說書集成續編

一二三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三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寧極齋稿一卷附愼獨叟遺稿一卷……宋　陳　深撰　宋人　一
秋曉先生覆瓿集四卷附錄一卷末一卷……宋　陳　植撰　粵十三家　二七
苔石效顰集一卷附一卷……宋　趙必瑑撰　雲自在龕　八一
張大家蘭雪集二卷附錄一卷……宋　繆　鑑撰　宋　人　九一
　宋　張玉孃著
　明　孟稱舜輯

詩文別集——金元

黃華集八卷附錄一卷……金　王庭筠撰　遼　海　一一五
　民　金毓黻輯錄
牆東類稿二十卷補遺一卷附校勘記一卷……元　陸文圭撰　常州先哲　一六七
玉斗山人文集三卷附錄一卷校語一卷……民　金武祥校　武林往哲　三七五
山村遺集一卷附錄一卷稗史一卷……元　王　奕著　武林往哲　四一七
牧潛集七卷……明　陳中州編　枕　碧　樓　三三三
還山遺稿二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元　仇　遠撰　適　園　四六一
清河集七卷附錄一卷……元　釋圓至撰　藕　香　五〇五
　元明善撰

雙溪醉隱集六卷……元　耶律鑄撰　遼　四
畏齋集六卷……清　李文田箋　海　明
竹溪稿二卷……元　程端禮撰　五　金
　　呂　浦撰　五　華

一參 齋 極 齋 稿

附 慎獨幽遺彙

庚 唐 題 雯

乙卯夏依宋
國藏鈔本校刊

宜極齋稿一卷附慎獨叟遺稿一卷

宋陳深撰深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今惟讀春秋編有刻本已別著錄其易詩二編未見傳本其詩則僅存此本而已卷首有顧嗣立名字二印蓋即元百家詩選之所據卷末有題識曰陳清全先生詩稾藏於荻溪王寧遠氏泰昌改元八月十日張丑敬觀丑以賞鑒書畫稱而不以收藏圖籍著詳其語意殆從眞蹟錄出歟後附詩一卷別題曰宜極齋遺稿考元詩選深詩之後附刻其子植詩五首核之皆在此卷中嗣立稱其遺稾若干首出於祝希哲手鈔併錄鄭元祐所作墓銘於後必當日親見墨蹟故有是言但元詩選題曰愼獨叟陳植而此本乃題宜極齋遺稿似乎深之外集殊爲淆混今仍題曰愼獨叟遺稿以相區別深父子詩並春容閒雅不失古風然核其體裁如出一手且深詩中多酬應仕宦之作與鄭元祐所作植墓誌稱其文行學術結知於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將私淑其子弟必厚脩延致者大槩相符而與深之閉戸著書者頗不相合疑或皆爲植詩而傳寫譌異誤以爲深歟然如鞏豬伯秀詩又似乎其時植年尚少未必即能作詩別無顯證姑存疑焉可矣

宣極齋稿附攷

盧熊蘇州府志

陳深字子微世爲吳人生於宋習舉子業宋亡棄故習篤志古學閉門著書有讀易編讀詩編春秋編其弟子受業者戶屨恒滿若江浙參政王都中皆出其門況嘗寓意筆札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之愈潛匿不耀以終別號宣極學者稱爲宣極先生云子植字叔方少負才氣喜與倜儻之士游既而折節讀書克繼父業有孝行晨夕奉養必躬事庖饌若親之中裙廁牖亦手自浣濯不以人代更世變以琴書自娛

凡辟召皆不起以慎獨名其齋

長洲顧嗣立元詩選

陳處士深

深字子微平江人宋亡棄舉子業閉門著書天曆間或以能書薦之潛匿不出所居曰宣極齋別號清全有詩一卷及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等書鄭元祐志其子叔方墓稱與子微爲僚壻而子微長三十餘年高談遺經亹亹不倦爲植字叔方深之子也克繼父業有孝行屢辟召不起善書工詩自號慎獨癡叟卒于至正二十二年有遺稿若干首祝希哲手抄并附鄭元祐所撰墓志于後

歸安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三

宣極齋稿一卷 舊鈔本 舊倦圃舊藏

宋吳郡陳深子微父著

吳氏手跋曰兩集皆見於顧氏元詩選經籍志續文獻通考俱不載此集之傳眞幸也乙未夏六月繡谷亭主記

又曰襲集元詩採宣城詩九首此本無陳集附深子植一帙因存鄭元祐墓銘一篇

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一

宣極齋稿一卷附慎獨齋稿一卷 鈔本

題吳郡陳深子微父著後附其子植詩并錄鄭元祐慎獨處士墓誌銘即顧俠君所見祝希哲手鈔之本也後有題記云嘉慶丁卯八月知不足齋重鈔通介叟記

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二

宣極齋稿一卷附慎獨叟遺稿一卷明鈔本 舊倦圃

吳郡陳深子微父

深字子微世爲吳人生於宋代習舉子業宋亡棄去篤志古學杜門著書有讀易讀詩春秋三編弟子從游甚眾江浙參政王都中其一也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應別號窒極學者稱窒極先生子植字叔方少負才氣喜與倜儻之士游既而折節讀書克繼父業有孝行更世變以琴書自娛凡辟召皆不起以慎獨名其齋此本有鄭元祐撰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志銘二篇及自序一篇又自爲志首鈐酉溪之印潔躬二印

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志銘

鄭元祐撰　張簡書　蘇靈篆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然皆隱約終其身至於叔方父三世於茲矣始子東入吳識其尊府君窒極先生沈潛問學淹貫羣經年登髦者生識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子與先生有妻黨維私之契而先生長於子三十餘年先生降屈年德時相過從談遺經亹亹不絕子於君有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於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將私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堅牽犬所能致禮也而君純行篤孝每館授歸具浣滌又不但於中裙厠踰若夫温清室廬則其上世薇風日者至於滌瀡飲食之奉必君躬庖其珍羞價雖極貴而必以娛親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寧無毫髮不如意者皆君有以致于養也君既純孝又能力學其爲文動以經爲準貫穿諸別集裒其精華以立言其爲詩尤刻苦精練本之於杜而參之於唐人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簡至於畫思之盤礴裸跣山林泉石幽篁怪木各盡其變態然貫富以挾而求之者雖百金不以予一筆兼之襟度灑落其

壽耆三姓之養以奉爸亦必有膳豐美器皿精潔與
人交尤重然諾然僅二子年七十卒於至正二十二
年冬十一月五日君首娶費早卒繼娶夏生兩男長
訥亦既有妻有子矣而皆早卒次謹尚未娶女二人
長妙慧適俞沂先卒次妙清適曹敬德謹即以君汲
之十又五日奉君柩葬之於吳縣靈巖鄉朱墩之原
君之曾大父諱德一配張氏大父諱暹配柳氏寧極
先生諱深字子微配周氏君諱植嘗自號愼獨癡叟
君既殁朋從乃以君所自號而私謚之曰愼獨處士
云謹乞銘於予乃為之銘銘曰士而處矣久則當舉

矣胡為乎更三世而益樞也身雖屯而道則純豈得
於天者而嗇於人耶既以有行有言無淄磷矣其亦
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乎

宋吳郡陳深子微父

擬騷

我思古人

陸君承之余畏友也其好古嗜學與余同而
天資爽朗邈不可及暇日撰此詞遺之冀有
以勵我也

緊古人之寥寥兮夫何思之弗諼蹇余生之獨後兮
曾不得與之周旋曠斯世而勿見兮故增欷而永歎
撫遺籍而玄覽兮委所聞之可尊彼丹心之耿著兮

諒雖亡而實存苟遡風而還契兮尚何有於古今覽
玄化兮無窮感徂景兮如駛余髮兮種種余懷兮亹
亹飜黃虬兮遐征仰超然之高軌猗聖言兮如天至
道兮如海超鴻濛兮何極窺浩茫兮無涘孰導余以
正適兮遵坦塗而容曳惟諒友之昭昭庶訂余之憒
憒嗚呼噫嘻古之人兮惠我無疆忽不見兮心之傷
余之思兮曷云其忘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非夫

古詩

送曹叔時歸淮東

羲農去我遠醇風日以澆遺經祕幽旨千載空寥寥
濂洛導其源百川始東朝我生性顓蒙望道彌堅高
鍼砭無良友窮居困煩囂東平曹叔子妙年振英翹
古心默相契一語神情超高堂奏綠綺長空激商飆
譚玄探要妙力學耡虛驕方期拾瑤草歸袂何飄颻
淮水白浩浩楚山青遙遙相思意無盡贈子一長謠

重玄寺旃檀林桂花

有桂生祇園團圞擁旌蓋蠹根挺蟠錯翠色深晻藹
疑從鷲峰移迴與蛾石對寺有蛾眉山石商飆動閭闔夜氣
凝沆瀣清芬彌六合芳意函纖芥華飄廣寒府金布

如來界天空氛翳滅冏冏涼月挂幽人夜禪起淨想
解清遊時獨行眞賞聊自愛妍華易銷落徒抱
貞心在蒼鸞盥復來臨風發深嘅

姑蘇臺晚眺分韻得高字

殘陽古城曲岌岌荒臺高不知何年創倘爾結構牢
青山擁危楯白水環空壕美哉此山谿慘澹悲雄豪
當時一戰覇意氣何矜驕蛾眉坐傾國忠魄隨怒潮
空餘故宮苑寒雀飛野蒿佳辰暇良友清眺舒煩勞
夕風振叢薄鴻雁中天號永懷五湖客一舸凌雲濤
浩歌滄浪詞願言從遊遨

送釋存游茗川兼懷于昂學士

吳興山水邦在藹雲氣萃岡巒抱榮廻溪流瀉清駛
洴林日彫疎子矜氣渝替側佇典刑人復理俎豆事
超遥烟中峯縹緲雲際寺振錫赴幽尋攬袂接遐契
是時秋正中曠朗天宇霽明月射神珠光彩難自閟
漁歌和遺音茶經詫幽事欲從煙屬遊苦爲塵軼繫
緬懷金坡英歸來雲壑媚采采白蘋花因風爲遥寄

次韻陸承之歲莫述懷

鵾雞晨先鳴緒緯夜虛織物情固有殊亦各競時急
遥遥丘中士荆扉晝常閉賦詩悲徂年閔卷懷往昔
廓然一言得不願千金易大江流湯湯白日如過客
春風溢慈幃曉日暉慶圖海桃摘霞實靈芝掇雲腴
南山爲爾壽北斗爲爾斟人生天壤內菽水歡有餘
矧茲壽且貴身與五福俱厚德獲隆報彼蒼黽相孚
虛堂拂朱弦再鼓三歎息西山遺清風顧水有奇迹
勗哉望前脩猛志庶可及自當葆天和政不慕人益

孤鳳簫上靜軒閣學士

南山有孤鳳丹羽何葳蕤朝餐瓊樹實夕飲天津池
岐陽曾一鳴千載今無期將從和風翔俯視塵壒卑
梁藻匪君食枳棘非君棲遐舉崑丘陽肯爲雲羅羈
坐遲簫韶成振翮還來儀

送周必明北上

天寒霜霰繁歲晏日月駛周子何倉皇孤征詣燕薊
辛勤奉旨甘言動無過舉陽春萬物新霈澤均施普
寥寥抱遺經矇瞍昔幽志肯雲既交薦白首期一試

乘風方高翔摧翅墮網罟飛文中善類橫逆夫孰禦
白日照丹心皦皦中自許有能辨治長終然脫石炎
操存諒深固夷險咸善處涉難知彌明履變德益聚
靜探玄化心憂患眞玉汝

慰陸子順喪偶

歲晏登禹陵山水清遊縱迴艫艤西湖壖麗諧伯仲
旅牕燈焰青炊臼感幽蓼絕絃聞遺聲攄藁發哀慟
重憐游子情懼乏尊章奉淒風動虛幌斜月照飛棟
芳膠解鈿朵流塵昔翠鳳荀香帳未歇潘詩應屢諷
孤獸駭哀鳴離禽感幽哢蒙莊亦何人敎倪自驚眾

遺情信良難至理堪折衷

題梅圖

玉妃還絳闕委珮煙江濱瑤華振英采照耀山水春
海若不敢受謂是天上珍掌管倩姮氏封護煩滕神
風標二公子素服靚且新邂逅蓬萊使翩然與相親
畫師何從見汎筆開清眞數幅懸高堂一洗几格塵
我欲商妙語喚起逋仙人

曹叔時見過索餞篇

泄雪蒙朝日微雨霑庭除幽人掩關卧門外無來車
曹子別經歲枉道過我廬謂余抱文藝胡爲守鄉閭
何年卓茆庵餌朮衍遐壽

丁酉元日

余曰匪高尙褊性涉世疎上奉白髮親餘暇讀我書
豈如叔時甫妙年美名譽詞華爛絺繡問學滋新畬
奉子一巵酒聊爲譚斯須威鳳翔高閣逸驥騰雲衢
及時樹遠業臨事毋踟躕

壽元俞治中

凱風蕩清淑秦溪鍾妙英世德裕後遠盛年振清聲
余昔客君家君甫十二齡期君世濟美事業如甘卿
微言副深望榮涂踐脩程東吳大藩地政繁任匪輕
剸裁得終貫游刃新發硎勉奉兢兢戒毋著赫赫稱
臨下必以莊事上必以誠勤勞慎細事惠愛甦疲氓

制動由靜壹養心貴和平嘗聞公輔量允矣王休徵

以王祥爲別駕世公輔期之 勗哉樹佳政繼此崇令名

題梁中砥詩畫圖 中砥有清聲兩松子落一片兩片楓葉飛夕陽在山新月上道人相伴一僧歸趙公子昂畫而爲圖中砥索詩漫賦一首

山昏歸雲斂葉落夕風驟疏松漏微月清光照巖竇
煙中二仙師一笑欣邂逅行行撲空翠杖屨相先後
清景適與期得句若天授畫成詩逾絕開卷消鄙陋
如飲中泠泉可嚥不可嗽我懷陶貞白日夕夢三秀
何年卓茆庵餌朮衍遐壽

丁酉元日

夜中不成寐卧覺風刻刻殘寒賈餘勇飛雪猶厲慘
黎明卷新霽旭日光晻暖啖窮陰得陽和春風已先感
負暄南軒下余生亦云忝高門誰能走蓬戶鎮常掩
馳車聽奔湊慶語絶媚諂自甘守疎慵豈復歎坎壈
濡毫苟柔翰隱几坐文毯壺傾酒不竭爐擁火始燄
吐詠探清新研書味眞潛流光信難駐華髮那可染
拊己欣有得感時能無憾貞吉宜嘉遯心亭由習坎
浮榮易盈歉神鑒常淵湛黽勉奉吾親力學深自貶
令聞起在今徵言毋我棄

送沈彥楚

清才不數見世固未易識如玉在荆山落落混于石
沈君義興彥恨我未易覿陸子不妄交稱許斯爲得
況有闕里孫延之致經席比聆道吳閶捧檄建德國
高歌誦唐虞諸子有矜式嚴灘浩煙霞山水澄鮮碧
暇日一登臨清賞慰愁寂

別衛山齋

何處桃花源超然欲高舉永懷塵外游遐契煙中侶
時從清夜闕默探玄化祖夢幽得佳勝將期結茅宇
任公五十掊竭來向江渚投竿魚不食歸興浩莫禦
遥岑下落日薄雲閣清雨揚舲吳松濱蓑裘采芳杜
長歌去英淑未卜重晤語相期會有時散髮卧雲嶼

送許希元尉德清

士生天壤內所抱者奇氣當觀人品高豈尚名爵貴
子貞第一流淪迹南昌尉至今疑仙去風節照百世
希元人中豪未識我深愧嘗聞畜愛馬童子刺而斃
略不動聲色度量有餘地豈易議淺深是固余所畏
陸子少許可欣然紀其事邇聆尉山邑芒及聊小試
茗水清且迅茗民號難治願言化以德勿但施法制
令聞起在今徵言毋我棄

題鄭伯窗所藏蓮社圖

白蓮生清池至潔塵不汚當時取名社亦以清淨故
樂國初無有莽莽果何處陶公嘗醉鄉蓋深得其趣
公何挽不入謝何推不去遠師信高識心雜固不取
盍循彼何人一見乃深許士固未易知身名期歲暮
遺風驚千祀流落見細素永懷名山遊樂與善人遇
匡廬青拂天江水日東驚我將解世纏已辨登山具
載酒酹淵明問津桃源路

內人臂白鸚鵡圖

華清宮中歌既醉南海奇禽遠爭致玉環最愛雪衣
嬝當時會得龍顏媚璚房雕檻春日長繡襦嬌兒在
傍戲君王憐汝解語言懷恩不說宮中秘臨風鸞鳥

何軒軒歎惜純亘遭猛厲茗翁寫出當時事側立紅
衫內人臂江花滿地不忍看空拂畫圖憐俊慧

壽金仁叟

嬌黃著柳回東風玉霙協瑞蜚璇穹金猊噓暖香霧
濛銅槃宿炬光如虹尊前笑挹南極翁海桃歷紬朝
霞紅蒼蒼五桂霏龍蔟南山翠色摩青空仁者靜壽
如山崇世間凡語難形容

書駿馬圖

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丹青亦希有開圖欻見神駿
姿對酒高歌雄劒吼秪今騏驥困鹽車落日長鳴謾

昂首嗤嗤俗眼迷天機相士嫌貧馬嫌瘦

贈道眼相士

岳生年少精悍姿雙眸照人炯秋水氣直雲天亦自
奇口譚風鑒政可喜一鶚盤空勢輕矯夕風吹波雲
欲起海岸相逢話不休一笑人間五百祀方瞳秪合
相山中燕領自堪侯萬里人生出處難豫期浮雲變
化無窮已巫咸一去不可追歸來心服亞子

近體五言律

南遊

驅車登遠道白日忽西流宇宙驚新夢山河感舊遊
雲迷江令宅月澹庾公樓已已知何奈長歌去國愁

晚望

莽莽荒城下悠悠古道傍秋風吹草木落日下牛羊
感慨悲新事登臨歎異方長吟意無極回首一霑裳

春日即事

忽忽春將晚幽窗趣亦佳山蜂時入座野鼠晝緣階
俗事何能已浮生信有涯莊書讀一尺聊復散幽懷

次韻贈錢德鈞

嗜書仍好古亹亹一生心搜抉無遺隱幽憂不廢吟
雲鴻渺何許煙海浩難尋悵望高深意秋空起莫陰

寄友

山中太立子比日復何如自恨數年別無因一寄書
江湖驚老大日月暗銷除會晤無期在憑詩問起居

寄友

海內皆兄弟情深莫若君那知經亂後翻作久離羣
皎皎雲中月悠悠嚴上雲相思不可見清夢遶江濆

懷錢德鈞

城南尋徒侶錢子數來過翰墨相娛玩文章互切磨
交遊常不厭閭閻竟如何風雨懷君夜空齋秋思多

登陽山妙淨院

野寺雖勞落山僧亦自如幽棲鄰虎穴靈跡近龍居
地勝軒楹古天寒草木疎憑高望城郭把酒一欷歔

賦月中桂

天上何年種婆娑碧樹幽根蟠蟾窟古花落鷲峰秋
祇恐氷輪礙時煩玉斧修素娥久延佇攀折使人愁

江上

放跡清江上悲歌惜歲窮孰能回白日我欲問蒼穹
天地遺民老山河霸業空清愁無著處卷入酒盃中

次韻沈沖叟見訪之什

卧疾蕭齋冷門深一徑苔空庭小雨過瘦馬故人來

把酒悲新事論詩畏逸才未能親往謝病眼怕風埃

次韻沈沖叟閒居即事

晨起盥櫛罷焚香默坐餘朝陽上窗戸寒雀下庭除
隱几商清句開槭閱素書吁嗟塵客從解賦閒居

答霜晴詩

旭日照蕭晨淒清不受塵冷光明似雪冬暖勝如春
紅葉煇相照黃花色愈新南窗差可愛曝背豁天真

送馮茂叔分教豐城

晉朝雷煥地君去是清遊神物今何處滄江空自流
客程二千里吾道一扁舟徐孺祠前過汀蘋爲薦羞

贈孝廉

海內知名士乘時各樹勳辭華咸冀進節行乃今聞
清月升林表白華開水濱緬懷純茂德遐睇楚山雲

送耕存大參使日本

東嶼久不庭抗疏出忠誠不憚殊方使期休四海兵
長虹貫日白巨鰲壓波清笑下扶桑國歸來致泰平
陸賈初馳詔終軍已請纓上方顦委任南國誦威名
挂席鵬風順敲舷蜃月明陽侯應拱護不遣海濤驚

挽褚雪巖高士

矯矯環中叟號環中子清強八十餘平生山水趣盡力老莊書嘗注老莊黃鵠人間世白雲天上居蕉花吹又落回首一欷歔所居種芭蕉又號蕉池叟

王太古偕遊靈巖余以事中止先還

峭峭孤峰起蒼寒倚太虛徊嫌凡子到那被美人汙

霸業消磨盡浮屠突兀居憑高怕棲愴興盡即廻艫

題潘臞齋容安書院

屋上即青山柴扉鎮日關煙霞三徑足天地一身閑

歸去詞堪和閒居賦可刪簞瓢差自樂高視眇塵寰

送范竹所赴吳江學職

多士乘時出亨涂志業優名家傳舊學文治佐新州

六月江湖冷三山風雨秋應懷霸越祖落日望扁舟

送趙仲明還山東

東吳隱散曹解印脫煩勞案上留丹訣樽中有白醪
北風淮水疾落日太行高遥睇雲飛處歸心正鬱陶

大韻高龍洲入道

軒車絕華念野服遂幽情白鷺臨溪迴玄蟬飲露清
時龍洲不茹葷棄家師季偉蒔藥友通明且結煙中客誰論
世上名

皐橋嚴中道院與梁中砥商巖翁會飲

夙有巖中約今晨得得來幽窗六人坐清思一時開
雪下宜看竹天寒未見梅人生貴會少莫惜共持杯

送王從政赴番易慈湖講席

揚子清而粹遥遥江漢靈無人繼絕學有客抱遺經
霜冷鴻飛磧秋晴馬在坰東蓬山似象回首靜儀刑

從政和韻來謝復就答之

并州沈厚士氣質得天靈吳下留三祀軍中講六經
微雲點肯漢清月出林坰載鼓汾亭曲令人識典刑
鵝溪甘靜處詩思妙通靈堂有慈親奉門無冗客經
佳兒誦書史深巷類郊坰應解莊周學全生不近刑

贈張受益撿校

山水經行遍蕭閑更隱情劒寒光不浪鶴老骨逾清
傾蓋逢知己論詩盡讓卿從來說張祜不是浪傳名
德刑相濟用自古意尤深肅殺冬神令慈祥使者心
月明清驛路風色淀寒林善政民應化毋忘魯叟箴

悼亡

短日一何急殘宵不肯明霜寒那有夢月落重傷情

送劉梅溪遊句曲

華髮蕭蕭兩鬢秋醉眠花竹舊風流天心橋地肺山中隱去休半嶺白雲容可玩一庵

老劉居吳

明月倘空留劉有故庵山中西風趣赴方臺約霞

老遊句曲有四平山亦名方臺

劉故人呂江嬉號四平翁

次韻叔時述懷

文學淵源百行餘浮誇深陋漢相如性靈偏愛居山

水才大難堪奉簡書毛義仕來身暫屈揚雄老矣計

全疎强顏微祿營甘旨已約煙霞共結廬

次韻子封承之游桃花塢二首

二仲相從共此遨濛濛花氣襲征袍幾家綠暗藏深

塢一徑紅芳落野桃春色暗隨流水去客懷空逐莫

雲高臨溪忽動秦源興應歎浮生何太勞

題沈葉溪詩集

暑夕坐無寐把君詩獨謠才堪敵冰柱韻不減江蛣

瘴海三年隔風沙萬里遙相逢欣有得傾篋盡瓊瑤

挽沈氏母夫人

允矣夫人德傳家慶有餘生存黃鵠操死葬白龍居

落月沉滄海浮雲散太虛曾爲陶侃客酹酒重欷歔

近體七言律

曉望吳城有感

嗚嗚寒角動城頭吹起千年故國愁才見專諸操七

首旋聞西子載扁舟霜寒古寺鐘聲早月落南園樹

影秋一笑浮華易盈歇白雲長在水長流

送劉梅溪遊句曲

華髮蕭蕭兩鬢秋醉眠花竹舊風流天心橋畔行將

老劉居吳

天心橋地肺山中隱去休半嶺白雲容可玩一庵

明月倘空留劉有故庵山中西風趣赴方臺約霞

老遊句曲有四平山亦名方臺

劉故人呂江嬉號四平翁

次韻叔時述懷

文學淵源百行餘浮誇深陋漢相如性靈偏愛居山

水才大難堪奉簡書毛義仕來身暫屈揚雄老矣計

全疎强顏微祿營甘旨已約煙霞共結廬

次韻子封承之游桃花塢二首

二仲相從共此遨濛濛花氣襲征袍幾家綠暗藏深

塢一徑紅芳落野桃春色暗隨流水去客懷空逐莫

雲高臨溪忽動秦源興應歎浮生何太勞

題沈葉溪詩集

暑夕坐無寐把君詩獨謠才堪敵冰柱韻不減江蛣

閶門行樂送韶華閑訪城陰野老家黃蜺得晴飛菜

葉翠禽隔浦啄桃花衡門倒屣臨官道古渡橫舟閣

淺沙亦有詩人時一到醉吟行盡夕陽斜

賀胡西軒入道

世外煙霞淨綺紈天風吹夢繞笙鸞清名久上丹臺

錄散秩新除紫府官九醞霞觴分帝所千秋銀牓表

仙壇蔡經一見心相契應許親傳蛻骨丹胡禮蔡君爲師

次韻王松陵

江上青山擁縣城江頭結屋放歌行散人昔有陸魯望處士今無禰正平萬頃雲濤聊自賞百年肝膽定誰傾何時適有扁舟興趁得垂虹夜雪晴

和龔翠巖雨中述懷韻

風流翰墨傳千古議論文章自一家靜愛雲林披白苧懶趨閶闔草黃麻江山故國閑停櫂風雨僧窗自煮茶甚欲從翁俱隱去雲深何處問桃花

雪後遊石湖二首

衆峰戴雪玉崔嵬風定湖光鏡面開山色可堪西子笑溪聲曾送越兵來天寒野水搖孤艇日落浮圖對古臺回首風塵翳城闕愁來誰伴倒清罇右汎湖

振屐重來事已非卻憐清景不相違晴湖盡屬盟鷗樂夜月還驚化鶴歸萬里吳船空野水百年庾宅倘斜暉醉哦昔日三高些千載何人復見幾右范公農圃堂

送鄧覺非赴金陵學職

城南不得遂相羊又著綸巾出草堂李白杯中停月影米家船上貫虹光西來江水知鄉近北望淮山引興長應傍荊公祠下過向來松竹倘蒼蒼

宿眞元觀

汎汎春風湖上舟幽尋不覺到瀛洲碧桃花落門前地翠柳陰垂水際樓半夜鶴鳴松院靜一天星照石池幽瑤林疑有神仙隱願得相從物外遊

贈陸稼村

風雨雞鳴江上村秖今遺嬰幾人存煎茶陸羽忘塵世學稼樊遲老聖門百尺蒼松心不朽千年古井水無渾丹崖翠壁何從見一笑相逢醉竹根

澄虛觀玉皇閣次韻

蹁然高閣鎮吳州妙手應煩玉斧修萬疊紅雲凝寶座一輪白日抱瓊樓濛濛瀲氣疑浮蜃炯炯神光遠射牛終待留侯辟富貴還來相伴赤松游

又代賦

狼籍風煙知幾秋中天傑閣煥然修移來世外神仙宅幻出雲中天帝樓眺遠但知觀萬象養生應悟解全牛帝旸宅日分餘懸咫尺鈞天得夢遊

贈周山人

牀頭會不置黃金野褐綸巾善陸沉七十康强疑有道一毫榮辱不驚心草根露冷霑芒屨柏子煙清暖布衾時放青囊看山水浩歌行入白雲深

又代挽

壯歲名登進士科青雲直上趁鳴珂子眞遐舉神仙隱作尉歸隱亦晏閑居製作多空掩高齋藏漫稾竟無貝藥赳沈疴諸郎毀瘠銜哀切爲報門人廢蓼莪

送悅心北上

便乘天驥上通逵笑拂吳鈎氣益奇徐庶交遊盡名士王維才藝重當時西風星斗寒芒動落日川原秋興悲莫向黃金臺上望霸圖消歇草離離

郭范寥寥數百年地仙還復出人間諮開天外一雙目看盡江南千萬山玉指暗撥烏兎定金盤活捉虎龍瑕我今欲卜神仙宅霧豹何妨露一斑

寄東皐叟

移家東去寄田廬始見高情與世踈愛酒定從蕉葉飲卜鄰應近仲長居天寒掃雪催煎茗秋雨臨溪命釣魚靜裏獨全山野樂人間榮利不關渠

近體五言絶句

題秋塘圖二首

蓼塘淨如鏡雲冷水菰秋溪鳥無情物悠悠不解愁

水落秋菰老夕寒煙樹微絶憐雙白鷺飛去似知幾

題畫扇騎驢蹈雪

雪沒驢腰白行行詩興催不因太清絶那肯犯寒來

題錢舜舉寫生五首

萬里乘槎來錦衣驚晝炬相逢秋風中忽發一笑粲

青瓜

蒼然藍田姿幽懷瑩冰雪避逅青門翁會救人間渴

水仙 蘭

翩翩淩波仙靜挹君子德平生出處同相知不易得

菊花

百卉盡搖落獨傲清霜裏披榛見黃花淵明元不死

戲嬰圖

祕矣宮中戲人間那得窺開圖付一笑能不類兒嬉

送人還宦思親還鄉

堂有期願毋天涯事遠遊人生歸養樂薄宦一萍浮

題王立章雲山卷

岌岌兩峰峙嵐光照寺門青山無今古白雲自朝昏

題扇上畫二首

老樹千年古精靈變化奇純陽有道士猶且被渠知

古木排山立幽窗傍水開直疑林處士獨棹小舟回

題秋塘小景

寒溪上下碧水鳥去來輕衰柳傷秋色應知畫不成

近體六言

題習齋先生扇上畫

石鐘脩篁踏爽水邊老樹槎牙氣味與翁相似咸寒長對蒼華

題扇上畫

蹇驢欲往何處落日空山莫鐘行到水邊幽寺白雲低覆青松

近體七言絶句

小園即事

淸黃楊柳著煙輕細草茸茸襯履行行到水邊心會

處夕陽一樹杏花明

南湖史君製暗香湯奇甚賦二絕求之

飛盡梅花重惜芳仙房想像製新湯猶疑清淺溪頭見地上詩人渴夢生時侍姬新至故戲及之

和南湖史君煙景墨梅圖時聞有惠州新除

依約羅浮翠嶺前美人玉立破蒼煙畫圖未許分明見一夜春風入夢先

夏日南軒

並水軒窗宜夏居夜涼如水似秋初科頭枕石卧明月仰面迎風看太虛

出城道上有感

岸上征人水上舟古今行役夢悠悠恰如河畔青青草死盡還生那得休

鄰圃求桂花并收墜英

萬里西風桂樹秋蟾宮雲箔夜香浮何當淨洗紅塵夢乞取一枝遮醉眸

收拾殘英擣作湯小山風味不能忘敢煩郎遣蒼頭去掃取黃金一斛强

題唐囿人調馬圖

飛龍天廐隘雲稠一匹驕馳掣電流櫪下舊奴眞厭養眼中元不識騅騮

賦桂山其人善琴書大字

小山桂樹碧雲西三疊琴心月未低曲罷便乘蒼鳳去廣寒瓊牓要新題

贈恒齋葛太醫

吳下謙謙抱朴孫妙年應過長桑君素心皦皦恒如月一寸靈苗手自耘

人間無地不嶮巇刺眼醫門劒戟森操術不爲流俗變始知夫子有恒心

少小煙霞痼疾深已將鐘鼎等山林年來更有耽玄癖頗向膏肓爲一鍼

濟南趙君成南使羈留三紀得還其猶子錄其遺事求詩爲賦一絕

三十六廻秋月明年年望斷雁南征蘇郎皓首還鄉去娓殺當時李少卿

吳市售藥

山夫聊作市廛居漫學壺公計已疎收卷向來經濟策案頭唯集古方書

題山水扇二首

青山綠樹蔽曾樓應有高人隱一丘客子門前過何急古今行役未曾休

江上曾峰擁翠螺人烟隱隱見嚴阿泊舟二子登平陸遮莫風波奈爾何

樂府

水龍吟 壽白蘭谷

此翁疑是香山老來愈覺才情富天孫借與金刀玉尺裁雲縫霧一曲陽春樽前唯欠柳蠻櫻素對蒼松翠竹江空歲晚伴明月傾芳醑 深谷脩蘭楚楚 續

離騷載歌初度麻姑素約天寒相訪遺余瓊露擬借青鸞吹笙碧落采芝玄圃奈玉堂催召文園醉臥草淩雲賦

賀新郎 壽黃春谷時自南州過浙右相宅合卺有期適逢壽日

丹鳳翔雲表覽德輝翩然飛下翠蓬仙島銀漢無聲天如水昨夜新涼多少 前夕立秋 聽一曲瓊簫音渺千尺秦臺淩空峻見一雙翠羽先飛到披紫霧攬瑤草風流別乘當英妙對江山掀髯把酒浩歌長嘯綠髮公侯何足洗台是無雙才調況槐陰青青天杪月殿姮娥雲深處近清秋丹桂催開早斟綠醑戴花帽

沁園春 次白蘭谷韻

浪迹煙霞有酒千鍾有書五車任從來蕭散閑心似水何堪嫵媚笑面如花濯髮滄浪放歌江海肯被紅塵半點遮誰知道抱無名鉅璞重價難賒 嗤嗟大澤龍蛇且蟠屈深潛得計些看淋漓醉墨神情自足摩挲雄劍肝膽無邪渭水煙蓑營丘繡袞出處何嘗有異耶今何在但素蟾東出紅日西斜

齊天樂 八月十八日壽婦翁龍號菊圃

秋濤玉漲西陵渡江亭曉來雄觀帝子吹笙洛妃起舞應喜蓬宮仙誕斗墟東畔望縹緲星槎來從河漢明月樓臺繡筵重啟曼桃譙燕 莊椿一樹翠色五枝芳桂長金蕊玉蘂自嘯疏狂樽前起壽不似衛郎溫潤一卮洗滿羨彭澤風流醉巾長岸老圃黃花清香宜歲晚

西江月

龍涎流芳旎旎犀沈鋸屑霏霏薇心玉露練香泥壓盡人間花氣 銀葉初溫火綴金猊靜裊煙微此時清賞只心知難向人前舉似

虞美人 題玉環玩書圖

玉搔斜壓烏雲墮柱頰看書卧開元天子惜嫦娥亭

嘯嫣然何事便傾城　馬鬼風雨歸時路豔骨銷黃土多情誰寫畫圖中江花江水千古恨無窮

洞仙歌 八月十七日 耕參夫人時命羽士設醮

銀波湛碧逢汎仙槎早參宿熒煌瑞雲曉慶芳傳丹桂歆動連枝稱語處一簇蓬萊翠窈　步虛聲婉轉清徹瑤壇疑是鈞霄鳳音渺正金姥禮虛皇天階淨涼入綃衣風鬟想金書祕字賜長生進九醞霞巵鍊顏長好

銘

梅山銘

子華甫隱於藥而寄興於梅嘗以梅山自號請銘於余廼爲之銘銘曰

天地變化其機不停玄陰既極萬物用貞由剝而復微陽始升蒼山沍寒幽花獨馨玉質朗曜鐵枝崢嶸皓雪讓潔素月並清得氣之先斯仁之萌自華而實斯仁之成吾宗子華攬玄化英觀梅於山而得養生寓仁于術慈視孩嬰充之自茲以達入紘

贊

俞時中小像贊服蒙古服手執周易一卷

渥丹其顏如戲其鬚服今之服執古之書吾聞古今

殊涂有如舟車知者自達愚者拘拘唯易之道變化不居孰爲俞子而作是圖蓋將示我隨時之義君子之中乎

老子贊

起物先玅自然見之者猶龍焉貫三極垂二篇疇復識玄之玄

西蜀傅增湘沅叔校

心遠堂爲清夫賦

淵明去千載吾猶識其心眇眇清風在遥遥白雲深
張子抱奇尚搆堂太湖陰發揮陶公蘊高視古猶今
茫茫方寸地冇受塵垢侵翛然坐遥夜片月生高林
朗嘯止酒詩笑拂無絃琴世味如嚼蠟勇進忘華簪
涼風起叢薄秋氣感我襟短髮已種種衰年復駸駸
及此樹明德願言式如金

爲朱自齋賦

三衢仁政妙如神曾活饑民百萬人歸去淮南山色
好定知草木借陽春
揚州二十四橋月此夜常如千古新个裏風光今攬
取得閑輸與自閑人

長羨寬弘好德人慶門雍穆自閭閻只將孝及施于
政拍塞乾坤總是春

代上張文卿秋官

曾種弋陽花滿縣又移佳政惠吳民公孫華胄遠流
澤東魯名家信有人斷事以經唯守道絲情用法果
如神甘棠聽訟期無訟坊見圖屏碧草春

卽席次鶴舟韻贈正之道人

十年學仙祈不死先生有道直如矢榮華看破等虛
空只似晴空霞綺小樓清話醉陶陶隔屋豔歌驚
靡靡安知廣陵老仙人面如紅玉心如水相期直上
玉霄峰欲別共飲吳門市枕杷正熟雨初晴送君高
步白雲裏曲江橋畔賞金華千似拳頭朶瑤蕊明年
約我來名山息念從翁問玄旨庭槐清閟晝陰濃喜
對南熏第一風欲得休徵仁且壽他年九十作三公

送歐陽耐軒職教吉州

白首春秋學青衫山水邦文星近南斗化雨起西江
烟樹籠朝日秋濤撼夜窗老懷隨處適莫惜倒清缸

贈耕隱鄭相師

士何樂於耕聊以隱其德君家有子眞清名振京國
後來鹿門叟猶往豈易得榮陽世逢掖髯也更超特
力耕不逢年習隱未絕迹嶺芝安能茹山薇那可食
寧爲嚴君平冇作揚執戟寸田可治生鋤耰去荆棘
眼光射牛背月冷秋漢碧長嘯來清風高視睨八極
欲識天下士何憚走破屐鳶肩客新豐識顧侯絶域
將相得若人海內自安息生民盡吐氣君亦與有力
我非嚴廊客自是山林客榮念久已忘頑鄙如木石

君顧乃誤許極口談嘖嘖見吾衡氣機求之殆聲色是相不可聞非相不可識放之大無外斂之微莫測或謂爲神仙華峰分半席願從麻衣子卒學先天易

題華清私語圖

深宮夜半語鬼神亦莫知如何播歌詠萬古星日垂

題逸馬圖

君子愼言行所守在隱微欲人不知事毫髮不可爲

送趙生

玄雷峰如畫別來勞夢思江鄉爲客久歲晚到家遲

題老虎橫卷

夜暖梅先發冬深草亦衰紅塵染衣袂莫使白雲知

送夏景揚之東流

閉戶三日雨聊題贈別詩江流向東處君去定何時

送馬唐卿北上善推數

窮達皆由數君行已信天老親年八十游子路三千

燕雪沾襟冷吳雲望眼穿緬懷忠孝祖濯足傲當年

五月風氣冷九華山色奇端能却舷去不媿木腸兒

寄本齋

衡陽南去能無雁漢水東來亦有魚珍重故人官已

貴三篇不換一行書

題水仙卷

翩翩淩波姝佇立江之汜明妝秋烟中水佩風宴委

濃然眞素姿塵世那有此吾徽擬其倫梅仙差可媲

題逸馬圖

逸馬脫鞿靮野性適其適人能解天駿何往不自得

雲西懷友畫山水寄之求題

幽懷渺何許悵望暮雲碧思之不容言畫之那可得

故人別去亦已久汗漫有期俱白首思之思之又思

之何如相逢一杯酒

題老虎橫卷

老虎嘯空谷猛氣猶未銷眈眈自雄踞一任妖狐驕

相逢行送方叔高之九江

相逢吳門市知自漁陽來朔風號歲暮落日心悠哉

綠水曲

綠水西關道送君江上行溢城應不住五老笑相迎

送周舉道解滿棨旋

矯矯中州士圖機妙剸裁清時期有用小試漫淹才

日下聲名起天池變化來還家綵衣樂第恐鶴書催

夷門有佳士大器本璠璵委吏那爲辱長才儘有餘

詩書藏歡粟德業寄畜畜斑彩歸賦樂誰云志未攄

次綦母潛龍興寺詩韻

先朝黃葉寺老屋白雲扉燈續長明火僧猶壞色衣

駐經馬迹遠念佛鳥聲微唯有閑閑叟坐看紅日飛

餞四明吳典史

翩翩入東去何異乘仙槎左攬扶桑日右挹蓬萊霞

桑頤絕巘味若手拔鯨牙應須佐覓政花縣謌春華

挽陸子順

早遂田園樂人推靜退賢安知名下士竟作水中仙

韋氏珠生蚌光寒虹貫船長朋驚頓失歲晚獨淒然

餞行之諸暨知州

晉人素重入東行況是山陰道上程浙水飲來鄉味

近鑑湖到了宦情輕臆裁棠樹陰還闊更給蓮花俸

題草蟲卷　仲寬持曾無疑草蟲七物橫卷見

示戲作演雅一首題其尾

蚍蜉趯趯常折肱小蠅營營工爲口蜻蜓點水何太

輕蜥蜴緣壁徒善走蜜蜂私己翻爲人螳螂貪前仍

顧後唯有玄蟬脫蛻來獨立餐風淨無垢

題曾雲峰草蟲

雲峰筆底超畦徑描寫草蟲得其性款云磊人差作

箋不見克兒幾殞命

挽西江鄧

三爲文學掾以鼻衄元侯故國逾千里寒山閟一丘

家藏嶧桐古墨漬楚花秋不見西江士空悲逝水流

書寫蘭家有古琴

吳臺卜居久忘卻在他鄉門柳蕭蕭古庭蘭畦畦光

好奇儲祕笈傳業付諸郎荒草驚埋玉江楓昨夜霜

題時太初遺文卷

海虞孕英秀天不假以年文翰俱散落唯餘十四篇

遺珠特精瑩修蘭自精妍有子絕肖似庶以永其傳

紫琳腴端研銘二首

余遊金華得此瑌石鸜鵒其眼馬肝其色精瑩而澤

如玉之質將昌斯文寶天所錫雲蒸霞濡揮灑玄墨

墾此石田以祈後穫號紫琳腴殊稱其德

落落三四點如晨星之光挾頹霞而朝初陽毓茲龍

淵之秀蔚爲立罔之祥號紫琳腴其稱允臧雲蒸露

湛揮灑六籍之奇銘而櫝藏以俟斯文之昌

吳江顧仁甫義塾

澤國漁歌裏喜聞弦誦聲切磨當以漸數學諒俱成

義塾安儒業高門躡世卿詩書有眞味被褐笑浮榮

次友仁泊舟虎丘獨步

西丘雨過落花村決決溪塘水漲渾樓閣日斜唯影

立轆轤泉滴尚聲喧無言蒼石空橫道倣世青山不
出門獨往忽驚春已去題詩猶記刻舟痕
和胡五山陪呂浩翁春宴時呂已捐館
華堂花氣勝春寒曾伴山公醉玉闌倪仰古今猶旦
暮去來生死異悲歡春風天女散花室夜月仙人承
露槃遺迹宛然成昨夢空留麗句與人看
送意無的遊東林
大師何方去上五老峯遠公不可見清池出芙蓉
醉石閑來坐幽香定裏逢向來的的意白月冷青松
題馬
奚官挾騎立舉掌氣桓桓語罷北風起蕭蕭馬色寒
題畫
風裏征帆驅上人前程路遠又斜瞟不知有客紅塵
表閑看青山起白雲
和山中送友
何年身外又生身始是乾坤自在人翠葵陽回非在
子碧桃花發自長春人間不違三山路心上渾無一
點塵回首芙蓉峯在眼二黃應許作山賓
題牡丹
京洛全盛日花開大若盤繁華驚憂覺風雨五更寒

慎獨叟遺稿
宛平劉家立劍白校

墓誌	一葉	六行	八字	生	疑誤
		十二行			
		十八行		盡思之	字句均有誤
	二葉	一行		詩寄	疑誤
宋極齋稿	一葉	十一行	十字	樞	疑誤
		十行	八字	奔	原作奇從傳本
	二葉	十一行	十字	岡	疑誤書當作書
		十二行		空格二	原作空格從傳本
	四葉	二行	十二字	行	原闕
宋極齋稿校勘記表				宜秋館	原作行
	五葉	二行	八字	墮	原作散從傳本
		十行	十七字	倪	原作隨從傳本
	六葉	二行	七字	年	原作脫從傳本
		十五行	二字	標	原誤摽
	七葉	七行		君南十二編	原作手從傳本
		十三行	注	楓葉飛	原作君南十可編從傳本楓原作佩從傳本
		七行	十七字	亭	原誤孚
	八葉	六行	十六字	芒	原作芳從傳本
	九葉	四行	十七字	噓	原作虛從傳本

十葉	九行	十二字	拱	原作拔從傳本								
	十二行	四字	玄	亦作玉								
	十八行	三字	寤	原作寘從傳本								
十一葉	九行	六字	比	原作屾								
	十二行	六字	沖	原作仲								
	十五行	三字	沖	原作仲								
十四葉	十三行	十三字	笞	原作會據元詩選改								
	十四行	十八字	差	原作羌據元詩選改								
			汾	原作分從傳本								
			穴	原作穴								
十五葉	十行	八字	校	原誤枝								
十六葉	十五行	十八字	穴	原作穴								
	十六行	五字至十六字	晴	原作情從傳本								
	廿行	十字	原	闕據元詩選補								
十七葉	五行	十三字	醞	原誤醒								
	六行	四字	垂	原作乘從傳本								
			龔	原作龍據目錄改								
十八葉	四行	六字	越	原作粵								
廿一葉	三行	十九字	蕉	原作焦從傳本								
	十五行	廿字	暘	原作湯從傳本								

廿三葉	五行	十九字	雲									
廿五葉	一行		二首三字	原作英據元詩選改								
二葉	十四行	十一字	榮	原本無從傳本增								
三葉	三行	二字	諧	原誤樂								
四葉	十一行	十一字	翔	原誤翔								
	十三行	十一字	溢	原作盈								
五葉	九行	十三字	士	原作士								
六葉	廿行		決	原作決決據元詩選改								

南風不競炎德既熸三后之姓於今爲庶蔑蔑無聞矣
揭來東邑有客舉以一二詩奇甚問何　作曰宋有官
宗子秋曉先生詩也遂從其子貞蘜得全帙口誦之清新
閒雅飄飄然有神仙風致予謂一歲之清氣在秋一日
之清氣在曉趙倏以是自名使君於此不凡矣乾坤有
清氣散入詩人脾則其人其詩清絶也固宜客又曰秋
曉節義人也因爲予言其平日出處大槩誠非常人之
所能企及嘗觀戰國羣公子如孟嘗春申輩裘馬輕肥
也忠愛寸忱拳拳焉以維翰維城爲已任離騷一經忠
貫日月千載而下聞風興起豈徒取其文而已趙倏世
擢高第居官有能聲年甫三十而宗國隕矣即韜晦不
以豪俠相尚彼知節義爲何事不足稱也屈原楚公子
仕放浪山水間長歌短吟寫其憂憤而終身焉宋亡未
十年子自楚而燕見夫內而金馬玉堂之署外而閩廣
州縣之間往往皆宋宗臣近就本支百世之義畧不暇
恤聞此可心愧死矣吁公之文學仍在前朝盛時則校
書天祿揮翰金鑾固不在劉李下宗國殄瘁而人云亡

可慨也先儒謂宋有宗衮而無賀白公之文固無遜賀
白凜凜高節又豈賀白所能企及哉諸郎競爽振振詵
詵克紹先業節義之報也邱山零落往事莫追西山朝
來爽氣固在秋曉之高風清節如乾坤清氣正宜壤間
百世不可泯也詩文云乎哉皇慶改元歲在壬子夏五
既望資中鄧應木居仁序

遺頌集敘

嗚呼此宋進士秋曉趙先生之集也先生系出濮邸爲宋宗臣宋亡隱居終身故其發爲詩歌多憤懣激烈黍離麥秀之致詩見言外請之令人淒其而不能已夫有宋祥興之際間關狼狽此猶以一縷繫千鈞臨不測之崖先生地遠位卑雖散財助軍興抗慨獻大計不過諉其區區睠顧宗國之心而已大廈以一木豈易爲力哉故謂致死無憾爲正道者此以親近樞要者言非所論於先生也彼抱祭器以往者夫獨非宗室之懿親乎有異政民立祠祀之尊以終養棄官歸隱會國祚衰微先生雖退居林下而區區忠愛不能自已策文丞相天祥集勤王師勒熊將軍飛檄宋主號竭捐家貲以孑邑子弟應之其事雖盛弗傳蓋人之子孫有至移三宮迫厓門大勢莫支論者謂先生有宗臣之誼乃不能奮身死國籍爲先生病嗟夫事固有當蹈而不可辭者有當審而不可蹈者故秦侯托跡於仇由晉臣沈酣於粟聖意固有在矧當易代之際先生獨能往謁天祥相與抵掌時事猶慷慨泣數行下旋勒能飛復捐已產上既不失爲忠臣而固乃艱於一旅向元人決雌雄者誠有見夫濮安懿王之派一十四字之傳所係綦

重刊秋曉趙先生遺頌集敘

歲甲戌余承乏永安檢閱粵東全志知鄰郡屬邑寶安有名賢秋曉趙先生崇祀文廟愛考其傳狀不惟高風鴻才足以超軼往哲名流而於仕止閒尤能大其智用低徊羨慕恍若親炙儀型曠代神交余誠不自知其何心也先生系出濮安懿王爲宋宗室裔弱冠當度宗朝與父同舉進士初任嶺南簿尉郡守知其才檄署縣事有異政民立祠祀之尊以終養棄官歸隱會國祚衰微先生雖退居林下而區區忠愛不能自已策文丞相天

祥集勤王師勒熊將軍飛檄宋主號竭捐家貲以孑邑子弟應之其事雖盛弗傳嗟夫事固有當蹈而不可辭者有當審而不可蹈者故秦侯托跡於仇由晉臣沈酣於粟聖意固有在矧當易代之際先生獨能往謁天祥相與抵掌時事猶慷慨泣數行下旋勒能飛復捐已產上既不失爲忠臣而固乃艱於一旅向元人決雌雄者誠有見夫濮安懿王之派一十四字之傳所係綦

秋曉先生遺頌集序

胡潮序

重存其身以綿趙氏下實不失爲孝子以與楊都尉並
宗室駙馬輩臨事偕行智用得失不較然歟是宜光昭
祖豆世其家於勿替者也先生著作甚富諸體悉備覆
瓿一集隨事應酬未嘗經意而憤懣不平之氣每欲盡
不敢欲掩不能見於言外讀之者莫不惜其遇悲其志
昔賓中郭公頤堂序先生詩文無遜賀白而凜凜高節
非賀白所能企及誠得之矣先生喬孫雪崖甲子舉於
鄉余忝列同年譜且從永安起家故自下車來卽獲通
音問今夏因先生舊本蟲蝕重梓以永其傳郵函徵序
於余余何能爲役然私淑先生既久更重雪崖之能珍

傳先人手澤也於是乎書時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夏至後四日

賜進士及第文林郎知惠州府永安縣事和陽鄭之琮
頓首拜譔

唐宋以科目取士几習舉子業者率多留意於場屋之
文間有能兼吟事之長者吾見亦罕矣東廣趙秋曉父
祖豆世其家於勿替者也先生著作甚富諸體悉備覆
瓿一集隨事應酬未嘗經意而憤懣不平之氣每欲盡
不敢欲掩不能見於言外讀之者莫不惜其遇悲其志
昔賓中郭公頤堂序先生詩文無遜賀白而凜凜高節
非賀白所能企及誠得之矣先生喬孫雪崖甲子舉於
鄉余忝列同年譜且從永安起家故自下車來卽獲通
音問今夏因先生舊本蟲蝕重梓以永其傳郵函徵序
於余余何能爲役然私淑先生既久更重雪崖之能珍
傳先人手澤也於是乎書時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夏至後四日

賜進士及第文林郎知惠州府永安縣事和陽鄭之琮
頓首拜譔

趙必瑔字玉淵東莞人系出濮邸咸淳元年與父崇詵同登進士時稱衙梓聯輝簪紳後爲盛事崇詵性恬淡任南安軍司戶參軍卓著賢聲尋曰父子竊祿是取盈於造物也解歸必瑔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有異政民爲立祠再任南康丞棄官歸養惠州守文璧辟爲郡從事璧兄丞相天祥集兵勤王必瑔往謁相與論時事慷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璧無堅守意卽歸適能飛駐兵於邑欲盡括稅戶財穀充軍費人情洶洶必瑔恐爲變請於飛願以家資三千緡米五百石贍軍免百姓苦擾飛從之卽以必瑔董其事必瑔隨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復語飛曰聞王師駐海上欲遣趙滑方二使尊宋主然後舉兵安撫東廣莫若用宋號通趙方二使尊宋主然後舉兵事成則可興復不成亦足乖弗朽飛然之卽日署宋旗號舉兵向城遂迎滑興入廣時天祥開督府於潮惠辟必瑔以僉書軍事判官兼知錄事相與殫謀恢復而勢已不支矣宋亡隱於溫塘足跡不入城郭一時隱者多就之至元甲午卒必瑔爲人才識俊邁多慷慨仗大義

樂周人之急所歷郡邑著循良聲有覆訫集行於世今

紀鄉賢宏治中進士壁者歷官清介有能聲蓋其後云

古之君子仕於中朝顯於當世及其歿也學行勳閥紀於大史雖然銘誌足垂不朽苟生也有聞歿也無紀則聲光澌盡孝子慈孫烏得不致謹於墓道之文乎吾邑秋曉趙公學行勳閥甚著而史氏之紀墓門之文缺焉今諸孫穎等以洪熙元年十月脩其塋域既成乃不遠萬里致前鄉貢進士陳紀景元所爲狀徵文表於墓予生也後夙慕公爲人義不可辭按狀公諱必瓊字玉淵號秋曉姓趙氏系出宋濮安懿王高祖不羈以少保觀

察福建會祖善企武節大夫南宗正司檢察主管台州崇道觀祖汝拾廣東鹽幹父崇詡修職郎南安軍司戶參軍司戶侍鹽幹於廣遂家東莞之柵口咸淳乙丑公侍司戶同試南宮父子俱擢高第人以爲榮公穉禔授從事郎肇慶府高要縣簿尉卓有能聲太守檄攝四會令邑有二人忿爭各自殘互訴於官前令毛舉細微根株相連搖動一鄉公至曰彼皆輕生豈可波及良善以長狠俗乎斥二家各收瘞鄉人德之爲建祠祝其壽後陞秩文林郎南安軍南康縣丞秩滿棄官歸養邑大夫政有未達嘗詣門虛己咨訪公爲陳利害洞中肯綮多所裨益人受其惠歲丙子邑人熊飛以勤王潰歸附奉主率命自循惠下招輯東廣而梁雄飛亦以招安兵自大庾下先入城飛與梁搆兵弗解公時閉居因語飛曰聞王師駐海上欲遣趙溍方鯨制置安撫東廣莫若用宋號通二使尊宋主然後舉兵入城事成則可靖一方不成亦足垂不朽飛深然之卽日署宋旗號舉兵向城梁遠遁遂迎趙方二使入廣復欲盡括鄉邑資財以充軍費人情洶洶公請於飛願以家資二千緡米五百石贍

軍乞寬邑人之力飛從之就以公主其事公爲第物力高下而均其輸鄉邑賴以不擾時丞相文天祥開督府於惠州辟爲朝散郎僉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丞相弟文璧爲行朝總領亦屯惠州尤敬愛公每事必諮焉更代無復仕進意雖以故官例授將仕郎象州儒學教授竟不赴退隱邑之溫塘至元甲午年冬十二月初七以壽終大德丁酉冬十二月丙申祔葬黃村之先塋娶肇慶陸氏增城王氏皆先公卒四子貞驥貞駿貞駿貞豹二女張寶大陳師善皆其壻也有覆瓿集四卷傳

於世公容止甚都才器俊邁家雖贏於資好交名勝士及喜周人之急所歷郡邑有循良風而官止一監州中遭世變棄官歸養不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處之落如非有道者乎初飛與梁揣兵所在巨室怖死不暇乃能捐家資以紓邑人之難復以大義語中飛飛竟死王事而祥興駐於淺灣得延一二年者公有力焉昨古之排難解紛而全高節者矣異以故名重當時慶延後裔豈偶然哉予素樂道人善爲天下後世勸因穎等之請遂摭其實表諸墓道非惟俾公後人知所

自將以風乎世之人士云正詔承大夫資治尹禮部左侍郎前通政使司通政使掌國子監祭酒事同邑後學陳璉頓首拜撰

故宋朝散郎簽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秋曉公行狀

公諱必瑛字玉淵濮安懿王之世也王四世孫少保不爲觀察福建因家於閩是爲公高祖少保生善踐成安郡王贈少師季曰善企武節大夫南宗正司檢察主管台州崇道觀是爲曾祖檢察生汝拾廣東鹽幹鹽幹生崇詡脩職郎南安軍司戶參軍司戶生公初司戶侍鹽幹公官於廣至東莞家焉公生於淳祐乙巳比南來年甫志學人見其眉宇俊秀言論機警不問而知其爲王

孫公子也性穎悟讀書輒通解工詞賦咸淳乙丑侍司戶同試南宮父子聯名登高科時公年總弱冠也鄉閭族屬以爲榮司戶曰吾父子挈挈南來而忝竊若此今俱祿食是取贏於造物也吾懼焉吾將隱矣乃結屋邑之柵口居焉插柳藝蔬角巾逍遙同俗諧世日狎漁翁鈞叟目送風帆鷗鳥以自樂公初簽授從政郎任肇慶府高要縣簿尉有能聲太守才之檄攝四會令邑有二民忿爭其一自殘以誣之彼誣者亦自殘互訴於官前令發摘細微延禍一鄉公至曰彼二民皆輕生豈可滋

蔓良民以長狠俗乎斥二家各收瘞之鄉民德之立祠
以祝公壽再仕文林郎南安軍南康縣丞時司戶公老
且病公乃棄官歸侍隱居讀書敎子丙子夏邑人熊飛
以勤王兵潰歸附奉呂元帥命自循下兵招安東廣爲
宋兵所過黃世雄梁雄飛亦以招安命自梅嶺下東廣
熊甫至邑而黃梁二使已入城矣熊與黃梁交怨黃梁
遣將姚文虎領兵攻飛飛擊之磯焉飛欲大治舟師以
攻黃梁時公閉居念欲爲宗國一吐氣因以語中飛曰
師出無名是爲盜也吾聞宋王舟在海中將遣趙潛方

興制置安撫東廣不若建宋號通二使尊宋主然後舉
兵入城事成則可雄一方不成亦足以垂不朽飛深然
之遂擇日返正署宋旗改衣冠舉兵向城而黃梁亦遁
去遂迎趙方二使入廣宋王舟駐淺灣一二年間宋之
顯仕而官止監一州壽不踰五十豈非命也公待人無
邊幅處朋友有義氣義苟當爲勇往不顧禍之及財之
殫不計也知官之不可以久居也故隱居以求志富不
可以獨專也故行義以及人名譽不可以太彰也故浮
沈以從俗其好飲也非取其昏酣蓋以消世慮其吟詩
也非欲留連光景蓋以暢幽懷其憑陵大叫也非故玩

愒光陰蓋以紓其卓厲不平之氣公家初以富名遂公閑居意士好賓客日擊鮮爲具無厭息意珍羞豐膳飫及童僕江湖之舊識周之鄉閭之義舉倡之公老而家貲亦落落矣晚歲所交如梅水邨陳匪峯趙竹澗李梅南張恕齋小山諸人年長則以父事之年相若則以兄事之皆得其歡心色有疵政公必力詆之以護桑梓邑大夫舉國以聽登門親薙水之規者踵相接亦其公心直道足以信之云耳有覆瓿集四卷永嘉林資山資中郭頤堂爲序引公詩文清逸樂府風流動盪得秦晁體宜也娶肇慶陸氏增城王氏皆先公卒子艮麟艮驥艮駿艮豹皆已板行蓋乾坤清氣鍾爲是人號曰秋曉以況其清大德丁酉十二月丙申諸孤祔公於黃村之先塋禮也艮麟泣曰先君之宰木拱矣而平生行事未有狀之者此不肖孤之罪也先生知先君爲悉且雅相敬愛敢以是請紀辭不獲因摭其行事而書之接於目見者其傳信而拙於立辭者其事核此紀論次之意也隧道有銘請俟當世之君子皇慶元年八月□□日里生前鄉貢進士陳紀狀

卷之一
律詩
和文文山中秋賞月韻
和張竹處韻餞陳匪峯之濂泉
至節寄家信
和黃秋三衢舟中韻
挽李梅邊二首
和李梅外韻以傷邑士之無朋
秋曉先生覆瓿集目錄 一
避地惠陽鼓峯用徐心遠韻
挽張縣尹
春行南山訪友不遇
元日客中和同年韻
和黃秋韻
和自村同年韻寄南山劉貳車
餞尹權宰二首
和尹權宰見訪韻
和黎簿韻
賀黎耐叟建經史閣
餞陳柳邊權惠陽教
挽趙北山
避地山中和楊推夜寒韻二首
別和明府歸帥省二首
和朱水鄉韻四首
餞陳匪峯之濂泉
重九宴陳東湖亭
和文文溪慶徐固峯六十得子韻
秋曉先生覆瓿集目錄 二
題竹隱梅外二先生祠堂
挽陳東湖四首
李月塋舍傍之李花於梅時郡齋有詩因次其
韻二首以下係絕句
懷梅水村十絕用張小山韻
再用前韻集句十首
挽李自玉四首
南康縣園賞梨花呈長官四首
贈黃槐谷二首

挽鄧南山二首
題雲岫半閑堂用李涉韻二首
賜相士陳神眼
題月巖
戲題陋屏四絶
吟社遞至詩卷足十四韻以答之爲梅水村發也

卷之二

古風

餞實齋趙朝
南山賞梅分韻得觀字
贈相士桂月巖
生朝鴈客卽席用韻
南山亭吟梅用韻
和同社餞梅
和李梅南見寄十四韻
遊濂泉
陸戶有塢蒲之招賦以答之
古端飲問梅亭作
和同社酒邊韻
重九卽席點韻
卽席點韻賦方硯
長短句
綺羅香 和百里春暮遊南山
念奴嬌 和雲谷九日遊星巖
薦陵王 韻上用美成韻
風流子 韻上飲歸用美成韻
風流子 別韻上故人用美成韻
齊天樂 舟中和花翁韻答自村同年
華胥引 舟泊萬安用美成韻
意難忘 過廬陵用美成韻
宴清都 舟中思家用美成韻
瑣窗寒 春暮用美成韻
隔浦蓮 春行用美成韻
蘇幕遮 錢塘避暑憶舊用美成韻
齊天樂 簿廳壁燈

詩雪軒校刊本

詩雪軒校刊本

燭影搖紅 賡麐壁燈
沁園春 歸田作
賀新郎 和陳新綠觀競渡韻
夏日宴賓堂 和竹磵韻壽匹峯使君
水調歌 壽梁多竹八十
賀新郎 壽陳新綠
賀新郎 生朝新綠用前韻見贈依調答之
賀新郎 用張小山韻賀小山納婦
滿江紅 和李自玉蒲節見寄韻
念奴嬌 賀陳新綠再娶
念奴嬌 餞朱滄洲
醉落魄 用韻賦九月見梅
浣溪沙 寄小黃
菩薩蠻 戲姜生
朝中措 賀益齋令子娶
朝中措 餞梅分韻得疎字
朝中措 戲贈東鄰劉生再娶板橋謝女
鷓鴣天 戲贈黃醫

卷之三
啓劄
賀太守年啓
秋
賀倅冬啓
宰
諸幕
趙糾
餞趙法
秋曉先生覆瓿集目錄
回眾同官招
回同官招
回幕官招
繳回趙簿啓劄
回宰餞禮
回林法招
送同官
回林少府招
回寓公送物
回仇香招

招藍田飲
招文代
同寓公送物
迎憲使
招梅外
李梅外歸里送羊酒
權四會同眾官餞劉
同四會簿送物
州學題名
秋曉先生覆瓿集目錄 七 詩雪軒校刊本
疎決同崔守折俎劉
同四會趙簿招
同賴明府招
送物百里
送物蒙百里
同吳巡柬
通惠守貢菊嚴
送憲副學士圓及端硯與縣齋
同長官送玉面貍
答宋矩窓侍郎書
送物廣文
送物趙法
答趙鷺湖
答陳清谿書
答文文溪書
干倉官借米
薦僧子謁外邑
同梅莊索猫柬
秋曉先生覆瓿集目錄 八 詩雪軒校刊本
徽同眾學職啓劉
答李梅南
與李晦堂柬
與平叔柬
徽呈竹隱梅外二先生祠堂詩

卷之四

文須疏語書詞附

謁先聖

謁城隍

祭雷
祭雨師
題陳東井日者卷
書陳孟剛蓬島集後
祭趙北山文
祭先父文
贈石頭懷行者求度牒疏
重建惠通寺疏
代老親薦祖母疏語
秋曉先生覆瓿集目錄
代三曾弟薦祖母青詞
卷末
名公祭文
名公挽詩

律詩

和文文山中秋賞月韻時在惠陽

中秋有月更有酒樂事賞心并二難萬里無塵銀世界一清徹底玉溪山素娥伴兔夜無寐仙侶乘鸞曉未還老子南樓動吟興風吹香句墮塵寰

和張竹處韻餞陳匪峯之濂泉

不愁官冷客無毬力欲囘瀾障百川無已晚年工覓句元龍豪氣諱求田

庭草蓮池總吾意詩人只合在濂泉

至節寄家信時在病中

薄宦駸駸已及瓜寒梅羞見舊時花年來吟苦形成鶴客裏愁多鬢減鴉浮世有身元大患此生何處是眞家白雲極目空搔首歸雁雨三寒日斜

和黃秋三衙舟中韻

壯志曾期搏虎鬚中年跛鼈困泥途糟糠富貴幾場醉盧雉功名一擲呼世事看來眞寒馬吾才祇可比黔驢

客遊倦矣歸休去三徑可松園可蔬

挽李梅邊

貞元朝士盡凋零一世龍門羨李膺靖節有詩題甘號德公無意入襄城牀頭點易朱猶澀几上遺書槁已騰收拾故家華萼集翩翩三鳳以文鳴

歸臥西樓理故書幅巾羽扇一癯儒家庭師友尊明道古史文章逼老蘇蓬鬢草囘時事白荷衣不受劫塵汙嗚呼天不遺耆老雨淚如傾一束芻

和李梅外韻以傷邑士之無朋

兀兀規規鐵限門鬚眉妾婦冠吾冠蜀南見日大羣吠井底觀天蛙自尊守望誰爲鄉里助典型藉有老成存書生脣齒久荊棘氣不能平又一言

避地惠陽鼓峯用徐心遠韻

收拾當門破勅黃山中蔥帳夢魂香風供松葉暖茶鼎雲臥茆窓凍筆牀一雨鳴蛙亂深夜數聲啼鳥怨斜陽風塵浩蕩愁如海怎得中山醉酒方

挽張縣尹

別駕新除墨尚鮮翩其鳧鳥已飛仙牀頭空有栽花譜

身後應無買木錢自古才人多薄命如今鄉國正思賢
纍纍孤冢相特泣說與天知天也憐

春行南山訪友不遇

瘦笻支我上南山縱到山中分外閑九十日春將解印
百年心事幾凭欄燕營一壘雛相慶鶴舞三臺仙未還
松菊把門牢閉著誰人彈壓此騷壇

元日客中和同年韻

歲堂堂去逐長江夜半東風送舊寒爆竹聲中人老大
梅花香外客平安一番春事從頭起萬里天衢著步寬
上下雲龍平昔願擬摩短翮附飛翰

和黃秋韻

騷壇分戍打愁城奏凱梅邊緩轡行詩債填償難一頓
酒緣結習是三生未能范蠡浮輕舸且學靈均賦落英
落魄平生成底事沙汀月冷負鷗盟

和自村同年韻寄南山劉貳車

空谷寥寥絕足音月明千里故人心功名蝴蝶半牀夢
歲月蚜蜍一息陰王粲曾聞附劉表華元何忍薄羊斟
買舟欲泛剡溪曲安道門前雪忒深

餞尹權宰春曦

半年筆底種甘棠棠未成陰又趣裝明月扁舟琴鶴共
西風一劒斗牛光人生易散情如海事會無窮鬢未霜
莫把屠龍斬蛟手便攜短棹釣滄浪
老我江湖倦送迎故人此別若爲情綈袍氣義千金重
故紙功名一縷輕我輩何心爭鴈粒人生到處有魚羹
何時握手孤山路共把梅花醉月明

和尹權宰見訪韻

牛下高眠扣角歌轡金裾翠重相過江湖千載知心少
風雨一庭愁思多君向青雲騰驥足我甘白髮老漁蓑
茅簷翦燭更酌酒人世歡娛能幾何

和黎簿韻月崗

月佩雲冠白雪纓枳花香裏見詩人武城半載嘗聞政
洛社他年儻卜鄰四海人皆知鑿齒一蓑誰復識元眞
斯文共締千年好杯酒歡娛迹總陳

賀黎耐交建經史閣

芹宮地屬淳熙祖芸閣功成四世孫千載詩書元氣在
百年文獻故家存卷還贈券珍公帑留取芳名傍聖門

當道宗工鳳樓手擬千條筆刻璇璠

餞陳柳邊權惠陽教

豪氣元龍習未除扁舟撐月過豐湖飯雖不足猶攜鶴
累既無多合載書野客慣曾憐鄭老諸公何敢薄相如
江湖交舊如垂問爲道衰顏只故吾

挽趙北山善醫

蓼緯孤忠泣黍離吟形如鶴不勝衣參苓信美難供病
松菊猶存欠賦歸魂夢三千餘里遠功名四十九年非
北山猿鶴多悽愴獨對梅花淚暗揮

避地山中和楊推夜寒韻二首

山藏皇恐邑溪訴不平聲落葉啼猿怨危枝宿鳥驚林
疎風四面霜冷月三更酒醒愁無寐燒松炙到明

浮生等萍汎前事總花虛橘外訪四皓林間逢二疎溪
山數茅屋天地一蘧廬怕有桃源路相期更卜居

別和明府歸帥省蜀人

江山如昨日人物已晨星往事風前絮浮生水上萍別
離頭半白邂逅眼終青客子愁如醉曉風吹未醒
幾度賦停雲重逢瘴海濱已成三載別猶是舊時貧酒

量病來減詩情老更新怒慙分袂意折盡柳條春

和朱水鄉韻

己落淵明後歸歟寂寞濱舊交松處士新寵竹夫人詩
國尊齊晉仙溪隔鼎辰南柯還是夢蠐蟻自君臣
江湖雙鬢短風雨一燈孤買酒初嘗茗抄詩細截蒲纖
耕同德曜編簡對韓符怕有傷時句磨教稜角無
何處著詩豪白雲高更高山中別天地門外自波濤夜
雨荒園菊春風媚觀桃歸來懷故宇招隱愧無騷
一我獨栖栖相逢又解攜驚魚依亂藻忙燕壘新泥亦
桃源渺何處夢短到家難不辦一邱費猶爲九品官鶴
有種桃者獨無芳草兮買舟欲乘興風雨黯前溪

餞陳匪峯之濂泉

嫌新俸薄鷗訝舊盟寒附翼攀鱗事書生不敢干

重九宴陳東湖亭

詩成歡未盡月下客重來清影共千里寒香更一杯龍
山秋寂寞牛渚夜徘徊飲待東方白人生能幾回

賀文文溪慶徐固峯六十得子韻惠州人

明珠生老蚌光彩射西湖歲晚親方實春榮本不枯鄉

兒是麟否陵母夢雲無他日浣花老騎驢索醉扶

題竹隱梅外二先生祠堂

一瓣瞻祠像形神道自腴衣冠千載事功力卄篇書老竹泰四皓寒梅淇二疎紛紛臨閣畫章服裹猴狙

挽陳東湖

諸公泂謝盡此老留靈光筆硯生涯舊詩書福澤長春園名獨樂秋圃賦寒香誰續斯文脈元方與季方東湖地百弓左柳右芙蓉老屋三間月童顏七十翁曉涼快吟履晚霽醉漁蓬一夜西風慘池荷不敢紅

懷梅水村十絕用張小山韻

人生南北浮萍耳四海九州都是家畢竟男兒心似鐵莫將愁淚泣梅花

十年騎鶴夢悠悠天地無情白髮愁歸到咸陽還似客幾回腸斷望幷州

小山山人荷爲衣松梅爲屋竹爲籬落花細雨青燈句獨憶鄭老同襟期

紙衾如水夢難成抱膝燈前讀北征懊恨鴈來無箇字海雲千里雨冥冥

暮秋已諛張郎約冬暮歸期又未成趁取歲前到家好春來怕有杜鵑聲

夢入羅浮歸興濃回程約莫到閩中何當載酒迎馬首先生莫負琉璃鍾

梅花集裏識眞梅曾讀梅花偈子來四海交遊君倒指江南只有賀方回

銀鉤鐵畫憶珍題筆法精神逼會稽可是荊州佳子弟爭憐野鶩厭家雞

鄰牆砧杵送秋聲雲掩香幃六曲屏燈下回文題未就祇嫌桃杏帶嬌妍

梅花明月一牀冰
君行千里無幾微亦見月掛珊瑚枝山猿野鶴俱無恙
獨有梅花欠數詩

再用前韻集句

我思君處君思我 東坡 一掬歸心未到家 惠洪 相見或
因中夜夢 羅鄴 孤燈何事獨成花 東坡
思君天闊水悠悠 黃後溪 醉裏眉攢萬國愁 山谷 所來
負予如此酒 秋崖 已教從事到青州 東坡
蔬飯藜牀破衲衣 東坡 經年兀兀槿花籬 秋崖 與君聚
散若雲雨 東坡 君問歸期未有期 杜牧
聞道騎鯨遊汗漫 東坡 寄書因見雁南征 王介甫 他年一
舸鴟夷去 東坡 莫羨搏風起北溟 介甫
相思一夜梅花發 玉川 吟破離心句不成 荀鶴 橫玉叫
雲清似水 崔櫓 夜鐘殘月雁歸聲 高適
千里萬里西復東 鄭谷 山川長在淚痕中 介甫 何當共
翦西窓燭 杜牧 一曲琵琶酒一鍾 山谷
少年心壯輕爲客 杜牧 不寄梅花遠信來 東坡 爲見行
舟試借問 王維 看花出約幾時回 陳翁

何所獨無芳草兮 屈原 歸田有計一何稽六二 吾儕流
落豈天意 東坡 俯仰天地身醯雞 少陵
草根何處不蟲聲 方岳 燈火昏昏獨掩屏 放翁 有約不
來過夜半 樂天 煮茶敲碎一池冰 趙德麟
忽憶故人天外去 樂天 感君贈我瓊瑤枝 誠齋 世間好
句無人共 東坡 郎罷吟詩囘和詩 平齋

挽李白玉

安樂窩中寄幅巾牀頭易註墨猶新 蓋棺只著深衣去
疑是堯夫輩行人

宗主文盟讓梓桑 春風一手種甘棠 葬時移近坡翁墓
酹取滄名伴菊香
百年心事兩眉頭 生死閭閻繫戚休 浩蕩中流無砥柱
乘風漲浪舞鯨鰍
醫至猶言疾可爲 酸風吹訃落茅茨 典刑諸老凋零盡
一束生芻雨滿壟

南康縣圃賞梨花呈長官

種花之暇點春芳 把酒花邊試洗粧 差勝當年潘令尹
空栽桃李滿河陽

點綠粧紅千萬般薰桃染柳更蒸蘭梨花也費東風力
九十日春無點閑
霜玉肌膚冰雪魂春風庭院月黃昏兒曹不解吟翁意
無雨無風也閉門
李俗桃麤不用評梅花之後此花清喚醒山谷商量過
差替山礬做弟兄

贈黃槐谷 善風鑑五星

我坐詩窮子術窮只堪雨笠與烟篷牢收相法無人問
路上相逢盡相公

上下乾坤亂失經禍淫福善事冥冥老天自是無分曉
更向癡人說五星

挽鄧南山

洛社耆英久隱居書田付與子孫鋤終南不是功名徑
說著功名俗了渠
老子生平不好諛莫教猿鶴費分疎只消題作南山墓
種竹一庭梅百株

題雲岫半閑堂用李涉韻

一塢白雲茅數間歸與釣水採於山寄聲靈徹休相笑
未必僧閑似我閑
臥月眠雲屋半間詩人到處是家山當年悔弄君房筆
只得忙中一半閑

贈相士陳神眼

憶昔初逢神眼時已於未第便相期不嫌屋矮重來訪
宦況蕭然且贈詩

題月巖

千年老桂影婆娑一半銀蟾掛碧蘿大抵人間天上事
圓圓時少缺時多

戲題睡屏

一別相如直至今牀頭綠綺暗生塵當年自是文君誤
未必琴心解挑人

點檢殘枰未了棋才貪著處轉成低一番輸後惺惺了
記取從前當局迷

翻覆于郎錦筒看紅邊墨迹未曾乾宮中怨女今無幾
那得新詩到世間

秋水盈盈嬌眼濶春山淡淡聳眉輕人間一段眞描畫
喚起王維寫不成

吟社遞至詩卷足十四韻以答之爲梅水村發也

鐵石其心腸冰雪其心胸晨陪玉蘭遊夕墮瘴海東
蕭艾穢羣芳草木紛零落梅花我輩人例合東高閣
紫薇號舍人紅荔名郎官梅花隱君子未可一揆觀
無詩對梅羞詩成梅花開梅自工於詩歐九却識梅
霜凋雪剝餘萬卉生意動梅花讓羣芳回施春風供
欲花未花時此妙無人知茗花已多事更爲花吟詩
子猷癖愛竹無夢到香影雪夜棹忽忽未必有詩興
香魂逐逋去翠羽招不還醉到趙師雄一身花影寒

我愛梅花清梅花憐我癯寧爲寒東野毋爲渴相如
對梅日一醉無酒如梅何塵世獨醒人卑之毋甚高
水月一聯詩桃杏不敢近卷錦歸之梅梅花無可遜
無贊謁梅花一詩我破戒春風如打勘具有案卷在
梅花老山林思與天下芳瓊花差清白薦之守維揚
懷哉大人行四海空交游桃李不識面一生慕荊州

古風

餞實齋趨朝廣帥劉應龍

四海人物如晨星老成典刑公一人秋月玉壺交皎皎
飛鸞不驂翔八表寒花晚節紛其香春風筆底多甘棠
景定東南民力竭天畀福星照南粵盡洗蠻煙瘴雨塵
茹洲草木欣然春至今民拜寵分賜古有今無此廉吏
清風去後凜冰壺前度劉郎又復來閫府清明民快活

滿腔子仁活潑潑一十四州生意多海鼇不動紅牙高
治平奏最居第一生平受用惟一實一朝徵入作侍郎
晉陞遂閣侍華光國家多難予誰與嗣王小慈新求助
矧今者俊莫如公泰占君子上下同大用之機其在此
周公家宰毋專美不然成王方幼冲何爲衮衣赤舄先
歸東送公此行登鼎席南豐瓣香此昕夕他時英俊館
翹材桃樹應思去後栽

南山賞梅分韻得觀字

老梅百窠霸騷壇崢嶸鐵骨傲歲寒千枝萬枝凍欲槁
玉蠆瑤車具飄飄銀臺路鞏姬擁蓋羽太眞衣縞素衣
一花兩花春尚慳愁聞羌雛吼玉笛羞見公子馱金鞍
芳魂久嫁逋仙去怨雲恨雨迷孤山憔悴獨醒者納交
惟芷蘭江南窮詩人鄙哉弟山礬甚而含毫吮墨之俗
子或比之粉面之何郎玉肌之阿環梅花酷怕渠點涴
所以未破冰雪顏與其玉堂分金屋孰若竹籬茅舍幽
且閑與其狀元宰相孰若收香斂華林壑間逆知梅
意同我意詩人合作如是觀

贈相士桂月巖

昔有道人張巖電口不言錢似王衍却言姓錢不姓張
滑稽玩世名猶昔昔有巖電今月巖月眼神舌和天談

生朝觴客即席用韻九月十七

西風吹客浮仙槎萬斛詩香散幽遐瓊裾翠裳佩九霞
賜我羔酒龍團茶翦錦飛落山人家黃絹幼婦無以加
衰賤何足辱齒牙相看白髮羞黃花西山薇蕨東陵瓜
前村烟雨黃犢車共嚼秋芳咀春華茅齋飲盡鄰可賒

南山亭吟梅用韻

玉蠆瑤車具飄飄銀臺路鞏姬擁蓋羽太眞衣縞素衣

宴瓊花圃玉郎騎鶴赴翠衣凍欲仆芳信誰傳付無夢高唐賦酒闌散香霧

和同社餞梅

花開春意動花謝春意靜道仙餘詩魂夢斷孤山境飄零萬斛香冷落一枝影玉笛聲聲愁月浸闌干冷吟翁餞梅行詩句眞傷永持螯醉酒船呼童滌茶皿欲調宰相羹且歸狀元嶺離騷不知音潑楚鄙鄢郢惟有廣平翁心腸鐵石勁無花實更奇此意要人領桃李兒女曹眼底紛蛙井酒醒動微吟心下快活省

和李梅南見寄十四韻

公歸乎山中神藏經濟策恨不雲龍遊相從老樵石樵溪釀泉甘樵谷嘉禾殖劉曹墜詩壘晉齊并酒國與其千戶侯何如千畝漆文星耿在目龍門今咫尺天風墮珠璣捧玩手不釋斧鉞太森嚴句法尤峭枚柰何士也賤至實道傍鄒平生釣竿手烹鮮抑何屑簞食與豆羹豈足動顏色閑愁惱吟腸義利自爲敵相逢開口笑無怨亦無德

遊濂泉

騎上天持此一瓢濂翁泉一雨炎荒洗蠻烟

陸戶有揆莆之招詩以答之

局促束縮抱羈獨頹然一我愚今俗酒病昏沈無詩醫詩腸枯槁欠酒沃閑牕坐與周公交焚香痛把離騷讀世情冷暖故人疎笑殺和靖籠頭縮夜長燈明弔影孤無情紅粉不可呼夢中猛省京華事園紅擁翠邀博徒銀燭高燒海棠睡醉豪一喝雉成盧贏却翠裘六郎恨丈夫此樂天下無君不見劉毅家四壁百萬祇一擲袁昉少不羈破帽懷相隨逢場作戲政不惡大抵人生樂

其樂

古端飲問梅亭作

把酒問梅開未開梅花問我何時來嫣然一笑醒塵夢
眼對黃花陶然已心醉世俗兒女倩飲菊莫繫臂長房
撩我詩興寬酒懷有梅無詩酒懷惡有詩無酒羈味薄
一觴一詠暢幽情人生須作及時樂去年嶺頭曾相逢
果神仙登高未爲智落帽狂參軍酴利窮所嗜興來盡
花邊釃酒酹師雄霜月三更天似水枝頭翠鳥睡正濃
君歌得句輸杜二牛山淚沾衣鄙哉馬千駟悠然千載
今年寒淺花較遲一花兩花時最奇春多爛漫無意思
吟高韻未易次人生聚幾何此意非酒爲徜徉林壑遊
此意梅花知不知孤山寂寞浦仙去香影之後更無句
磊落湖海義明年此會日老健天所賜

和李梅南對梅韻

幾回擬作梅花騷無力其如梅花何懷哉此花丈人行
三花兩花疎籬東玉堂何似茅舍中孤芳不受春風婉
千紅萬紫俱下風羅浮夢斷孤山杳寂寂誰躡二子蹤
滴仙天人霸梅國騷壇萬仞奴羣雄我交梅花二十冬
梅工於詩例合窮我窮於梅詩更拙豈無膏沐誰爲容
湘纍醒眼不相識蘭芷未必臭味同何時典衣買酒醉
梅下澆我磊落寫我悰詩成閣筆對梅笑此心領此一瓣香爲
梅翁

卽席點韻賦方硯

一片端溪雲至寶俗眼驚體方而質剛韜林叨寵榮楮
君同出處松侯難弟兄紫肝馬膚潤綠暈鴝眼明自笑
謫仙狂曾倩妃子摯我愛清廟瑟人吹高門笙龍尾與

鳳咮圖巧相逢迎吾友管城公奚假乎猩猩留此鎮山房移文鷗鷺盟好方已成癖焉用圓爲卿

長短句

綺羅香　和百里春暮遊南山

辦一枝藤蠟一雙屐縱步翠微深處無限芳心付與蜂媒蝶侶紅堆裏杏臉勻粧翠圍外柳腰嬌舞有吟翁熱惱心腸肯枯出美成佳句　九十光陰箭過趁取芳晴追逐春風杖屨消得幾番風和雨春歸去悵鶯老對景多愁倩燕語苦留難住秋千影裏送斜陽梨花深院宇黃叙玉分輕夢孤窗枕歌紈蠶久愁對春觴　司空會

舊夢憶錢塘笙歌裏幾度醉斜陽會載月一篷眠楊柳岸買春深巷過杏花牆腸惱斷香鬢盤鳳髻櫻口轉鶯簧叙玉分輕夢孤窗枕歌紈蠶久愁對春觴

秋曉先生覆瓿集卷之二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念奴嬌　和雲谷九日遊屋巖

一時四美對重陽邨頁無風無雨塵世難逢開口笑不飲黃花有語雲谷春生星巖秋好引領羣仙去滿襟露月山中一洗塵霧　濂翁舊說猶存淵明獨愛菊風流千古杜杖笑談卿與我不減晉人風度破帽欹風空檐眠月也有悠然趣秋容未老晚香尤有佳處

蘭陵王　贛上用美成韻

畫欄直餉飣千紅萬碧無端被怪雨狂風然柳僝花禁春色尋芳遍楚國誰識五陵俊客流水遠題葉無情雁足不來杳幾尺　浮生等萍蹟纔卸却歸鞍坐未溫席忽忽還又京華食嘆聚少離多漂零因甚江南逢梅望寄驛美人今天北　悲惻恨成積悵叙玉塵生貌金烟寂綠楊芳草情何極偏懶撥琵琶愁聽羌笛梨花院落黃昏後珠淚滴

風流子　贛上飲歸用美成韻

恨雨惟有春知

齊天樂　舟中和花翁韻答自村同年

東南半壁乾坤窄渺人物消磨盡官爵網羅功名釣餌
眼底紛紛蛙井蓁更朝令杆格了多少英雄豪俊身事
悠悠儒冠誤矣文章病　休休蕉鹿夢醒早牛衣無恙
鷗盟未冷相逃平吳終成底用不似五湖舟穩浩歌狂
飲休說我命通待他心肯浮世南柯夢邯鄲一枕

滄浪磯外小艤蘭舟旋沽竹葉雨過谿肥波心蕩漾鷗
華胥引　舟泊萬安用美成韻

瑣窗寒　春暮用美成韻

乳燕雙飛黃鶯百囀深深庭戶海棠開遍零亂一簾紅
雨繡簾低捲起春風香唇倦倚嬌無語嘆玉堂底事忽
忽聚散又江南旅　春暮人何處想歌館睡濃日高丈
五舊迷未醒負孤眠鳳侶長安道載酒尋芳故園桃
李還憶否早歸來整過欄杆花下攜春俎

隔浦蓮　春行用美成韻

東風吹長嫩葆花撼穿青窈玉管新聲金鈴顫響驚青
鳥行樂莫草草春光閒鴛浴垂楊沼　紅嬌小梳宮樣
鬢雲釵鳳斜倒酒邊輕別一枕相思到曉巫山難夢到
愁覺一些心事難表

頭曲竿直釣誰識嚴光

宴清都　舟中思家用美成韻

遠遠漁村鼓斜陽外賓鴻三兩飛度芳簷春小白雲隱
几青山當戶驚翁底事飄蓬渾忘却耕徒釣侶何時尋
斗酒江鱸悠悠千古坡賦　風流種柳淵明折腰五斗
身爲名苦有秫田二頃菊松三逕不如歸去山靈休勸
俗駕容我臥草堂深處問故園怨鶴嘸猿今無恙否

琐窗寒　春暮用美成韻

乳燕雙飛黃鶯百囀深深庭戶海棠開遍零亂一簾紅
雨繡簾低捲起春風香唇倦倚嬌無語嘆玉堂底事忽
忽聚散又江南旅　春暮人何處想歌館睡濃日高丈
五舊迷未醒負孤眠鳳侶長安道載酒尋芳故園桃
李還憶否早歸來整過欄杆花下攜春俎

隔浦蓮　春行用美成韻

東風吹長嫩葆花撼穿青窈玉管新聲金鈴顫響驚青
鳥行樂莫草草春光閒鴛浴垂楊沼　紅嬌小梳宮樣
鬢雲釵鳳斜倒酒邊輕別一枕相思到曉巫山難夢到
愁覺一些心事難表

蘇幙遮　錢塘避暑憶舊用美成韻

遠迎風回避暑人似荷花笑隔荷花語無限情雲并意
雨驚散鴛鴦鬧棹波心舉　約重遊輕別去斷橋風月
夢飄蓬旅舊日秋娘猶在否雁足不來聲斷衡陽浦

齊天樂　梅蘆蛩燈

紅紛綠鬧東風透煖得枳花香也雪柳撚金玉梅鋪粉
粧點春光無價珍蓬如請簇萬頃芙蕖桂華相射豔冶
逢迎香塵滿路飄簫鼓　人生行樂聊爾況辰美景
好天晴夜蜜帖爭先芋郎小巧細說成都舊話傳觴立
馬看翠陣珠圍歌朋舞社酒盡更闌月在蒲萄架　時簿
作蒲萄架

燭影搖紅　蘆壁燈

月浸芙蕖冰壺天地波凝碧太平歌舞醉東風花市人
如織桃李一城春色玉梅嬌鬧蛾無力粉圍紅陣燈火
樓臺綺羅巷陌　樂事還同遨頭引領神仙客高燒銀
燭照紅粧香霧笑瑤席款款檀牙細拍醉金樽東方未
白傳柑相遣探蜜爭先明年今夕

沁園春　歸田作

看做官來只似兒時擲選官圖如瓊崖儋岸渾么便去
翰林給舍喝采曾除都一擲問許多般樣輸了還贏贏
了又輸回頭看這浮雲富貴到底花虛　吾生誰毀誰
譽任荊棘叢叢滿仕途嘆塞翁失馬禍也福也蕉鹿眞歟夢歟何怨何尤自歌自笑天要吾儕更讀書歸
去也向竹松深處結个茅廬

賀新郎　和陳幸軒觀蓮歌韻

繡口琅玕腹美人兮陽春一曲奉貂難續喚醒荷花歸
棹夢猶憶紅塵迷目只消得烏飛兔逐往事已隨流水
去胸愁予鬱鬱哀時俗恨千纏淚一掬　不須青史流
芳馥也不須榮華富貴樽前頻祝但得山中茅屋在莫
遣鶴悲猿哭隨意種荼薇蹊蹊蕙菜可羹鱸可鱠聽漁
舟晚唱清溪曲醉又醒喚芳醪

赤城中奏鶴笙一曲玉珮丁東蒲節后七日宴翠閣瓊
宮年年王母來稱壽醉蟠桃幾度東風簇花間五馬輕
裘短帽雪鬢吟翁　魁宿耀三雍曾歸車共載非虎非
熊急流勇退淵底臥驪龍山中不用官三品墊角巾人

慕林宗記亳州舊事書鷗夷歌與恭公
水調歌壽梁多竹八十
百歲人能幾七十世間稀何況先生八十蕉境美如飴
好與七松處士更與梅花君子永結歲寒知菊節先五
日滿酌紫霞巵　美成詞山谷字老坡詩三逕田園如
昨久矣賦歸辭不是商山四皓便是香山九老紅頰白
鬚眉九十尚入相綠竹頌猗猗
賀新郎壽陳新綠
壽酒浮黃菊記年年重陽嘉節開樽華屋綠鬢朱顏春
兩尚祥盤谷更管甚雲臺玉局緊閉柴門傳語客道主
人高枕南牕曲有酒酹此生足
賀新郎用張小山韻賀小山納婦
沙上盟鷗驚笑吟翁夢今不到草堂深處金屋重重春
睡暖傍翠偎香步步已自摘蟠桃三度舊日畫眉情性
在更君房妙絕文章語消受得乘鸞侶　樓中燕燕誰
家住又從新移根換葉栽花千樹第一信風春事覺莫
遣緣羞紅汗早早做欄杆遮護天上禽緣千里合喜乘

槎先入銀河路人似玉衣金縷
滿江紅和李白玉蕊館見寄韻
如此風濤又斷送一番蒲節何處寄黍筒綵綫龍饒蛾
齒已矣騷魂招不返蘭枯蕙老餘香歇俯仰間萬事總
成陳新愁結　梅子雨荷花月消幾度頭如雪嘆英雄
虛老凄其一映回首百年歌舞地看濤點點孤臣血問
長江此恨幾時平花無說
念奴嬌賀陳新綠再娶
燒燈過也倩東風又翦芙蕖千朵翠陣珠圍依然是舊
低唱芙蓉有吟翁坐擁紅嬌宴黃金屋恰則紋麟三
日後燦燦眸盤珠玉不待夢燕懷楓腹自是嫦娥分桂
種伴靈椿千歲延清福回笑我龜藏六　歸歟老圃鉏

日笙歌社火一曲乘鸞萬錢騎鶴仙子來蓬島金樽滿
酌不妨斜戴花帽　人生能幾歡娛趁良辰美景綠嬌
紅小洞裏桃花應笑道前度劉郎未老眼兩眉雲情香
粉態恨不相逢早明年今夕犀錢玉菓分我
念奴嬌儀朱滄洲
中年怕別唱陽關未了情懷先惡回首西湖十年夢幾
夜籌花清酌人世如萍客愁似海吟鬢俱非昨風濤如
許只應高臥林壑　松菊儘可歸歟嘆折腰爲米淵明
已錯相越平吳終成底事一舸五湖差樂細和陶傑

尋坡隱時訪峯頭鶴羅浮夢尺春風寄我梅萼
醉落魄用韻賦九月見梅
西園飲歌倚欄杆玉簫聲微荷枯菊老秋芳歇兩藥三
花九月南州雪　何郎情思通仙骨觀桃繞杏成疎闊
醉騎玉鳳遊銀闕滿袖西風吹動暗香月
浣溪紗寄小黃
只爲相思怕上樓離鸞一操恨悠悠十二翠屏烟篆冷
曉牕秋　繡綫未拈心已懶花牋欲寄寫還羞懊恨郎
邊無个信暮雲愁
菩薩蠻戲菱生
紅嬌翠溜歌喉急舊絃撥斷新腔入往事水東流菱花
曉帶秋　幃香雙鳳集情淚層綃溼殘夢五更頭酒醒
依舊愁
朝中措賓益齋令尋娶
鳳凰臺上聽吹簫銀燭萬紅搖要覓瓊漿玉飲隔牆便
是藍橋　大兒清徹小喬初嫁雨膩雲嬌愁怕沈郎銷
瘦不堪十萬纏腰
又儀梅分韻得疎字

冰肌玉骨爲誰癯只爲故人疎憔悴粉銷香減風流不
似當初　聚能幾日忽忽又散騎鶴西湖整整一年相
別到家傳語林逋
朝中措儀贈東鄰劉生再娶板橋謝女
橘肥梅小蠟橙黃薄薄板橋霜春透謝娘庭院雅宜倚
玉偎香　舊情如紙新情如海冷熱心腸誰爲移根換
葉桃花自識劉郎
鷓鴣天戲贈黃醫
湖海相逢盡賞音囊中粒劑值千金單傳扁鵲盧醫術

不用楊高郭玉針　三斛火一壺冰藍橋搗熟隔雲深
無方可療相思病有藥難醫薄倖心

敬制

賀太守年敬

堯歷初頒欣際三元之會趙日可愛熏爲千里之和慶
藹雌堂福迎鴻祉恭惟春融留欠燠轉芒端燕寢香凝
望蓬萊之在邇恭睿授到種桃李以方新順承泰內之
期茂介履端之祉樹觴繩舉祝母壽於西池芝檢趣歸
珊官班於北闕某榛身矮屋席茆雄譙目朱幡皁蓋之
輝依光龍節屃玳筵珠履之後擬棒兒觴賀溢寸丹情
攄尺素

秋

堯歷授人時之正首肇陽和秋官奉天子之書務行寬
大

賀倅冬敬

線日添長陽已回於葭室屏星炳耀瑞交應於崧臺會
乘丈三測景之期即輅尺一催班之詔

宰

陽回六琯叶嘒竹之初鳴春到一同報潘花之先發茂
届線添之候益增錦製之光

諸幕

陽回葭室欣迎線日之長春到崧臺交映幕雲之瑞時
乘小至福輯大來

趙糾

瑞紀魯雲覺室葭之灰動長迎趙日喜庭草之春回會
乘一陽來復之期即輅五鸞齊飛之寵

餞趙法

有赫清聲依紅繡指一郵馳檄輟吟東閣之梅載筆乘
軺茂鞠圖扉之草初筵增重屬部均歡某久藉鴻毛豈
勝燕躍綈袍戀舊陽關忍別故人簪履新游幕府會有
此客

同眾同官招

幻稽何補徒羞短簿之卑玩惕懷慙均竊大官之庇苟
安半載榮幸三生忽蒙聯璧之頒寵有侍觴之戒退慙
小物過辱高情有命敢不承當效摳衣趨隅之拜無事
惟須飲酒誦聯鐃向闕之詩

回幕官招

稽籍卑微敢屈雄藩之名勝聯鑣下訪倭爲矮屋之光華遭際自天感愧無地云云既拜長者之命敢不摳衣第惟簉仕之初更祈覆錦

綴同祖簡欵劄

本同葛藟之宗未諧良覿何幸梅花之外獲忝常僚人矣倏於翔戀茲喜盼於叱馭允餚一牋而迎候首屢疊幅之俄臨感懌良多愧悚亦甚況禮文幾於太過在寅協豈所宜蒙珣報則難銘還爲當不敏之告容待以敷農之伍欲修名而未敢蓋與世以相疎豈期藻翰之華波之句

送同官

春宵敘別愧無畫堂紅燭之筵南浦話情聊誦碧草綠

回林少府招代老人

渠邨臥犢奚自儕於士夫之間少府開龜第自賀於老

墜落茅簷之底約之翼午款以春風愧拜命之難勝辰施謙之太過貴不下賤也久矣昭佩高情氓之事公當如何倘緻終惠

回寓公送物

羊肉蒸花擬賦東坡紅香之句麥塵飛雪飽爲山谷銀絲之供

回仇香招

對梅花笑薄莅宦情歌葛藟詩襲私宗芘喜近棲鸞之勝倏屢式燕之呼午帖執謙寅同示眷欲引辭而豈敢

懼拜命之難勝無夢李長庚安得對酒四豪之與一詣
習鑿齒尤勝讀書十年之多

招藍田飲

居子眞之官凄其梅隱傍斯立之壁清甚槐陰天開際
遇之緣日藉皤皤之庇僭龜翼午款燕台星槐非畫堂
紅燭之筵拱伺玉佩瓊裾之至無事須飲久藏酒以待
需協恭和衷喜佐琴之有韻

招交代

有華解綬羨隱吏之神仙來看戲衫笑癡兒之顚倒雖

忝龜交之好實多狗尾之慚梅下相逢機緣巧甚聞東
裘之有日慚開宴之後時擬卜翼辰款延露月槐無綠
樽紅妓之欸拱俟瓊琚玉佩之臨別莫匆匆禮慙草草
誰知此樂載歌一樽春酒之詩久不相忘永托百世雪
仍之契

同寓公送物

黃綬勞人來仕鳴珂之里翠裾過我曾沾玉潤之輝倥
傯如斯親炙未暇政此誦停雲之句俊然拜牕雪之牋
禮意勤渠情文絢爛杯浮黃蠟擬傾竹葉之春餞勝紅

綾喚醒杏園之夢萃茲二美溫此一寒云云

迎憲使

恭審繡衣霄立絲綸星馳問俗觀風寬六條而容察洗
冤澤物肅一道之澄清節下光生棠邊懽洽

招梅外

云云某久棲仁里賃出師門豈勝雀躍之私莫作燕閒
之語僭龜翼午款侍春風俎豆嘗聞之願侍先生而聽
教鄉黨恂如也勿云童子之難言

李梅外歸里送羊酒

文星歸次岫雲何心解印榮旋君子可處而則處鳴珂
養望官職有來還自來遊戲仕途光華仁里某一癯如
昨萬間焉依云芹獻至微或可旌野人之意李場堪
托願從游先生之門

權四會同衆官餞劉

覺仇香之棲枳愧匪長材觀儉府之泛蓮獲微餘潤方
喜三生之多幸奚求二者之得兼人謂我何力辭弗獲
是未能操刀而使割又何屢賜輶之寵招感激由中承
當不下敬容褫衣以進拱侍屑玉之譚聚復散兮忍聽

陽關之三疊遠猶近也均依屋之萬間墨擾詞蕪意長語短

回四會簿送物

越俎代庖幸蕘薪於賢者當場作戲必貽笑於傷人雖云聚日之無多深藉花雲之垂覆忽厪寵翰昭佩高情謂之賀則非所樂聞拜此禮則允爲過當僻受之際權衡其宜登嘉醞以養親庭納肥羜而歸使廚與俱拜等告勿再斯

州學題名

蘭宮浪戰豈期父子同年芹泮題名此則鄉黨盛事敢謂么微之跡過蒙褒拂之榮辱命之臨祔躬是幸先進之叔後進敢不樞衣大書而復特書尚期引領

疎決回崔守折俎劄

皁棲枳路奉臺檄以載馳藉庇枌私望使車而百拜先生子進童子何榮愧無疎決之能幸有遭逢之巧倏拜折觴之隆賜仰紉前席之盛心三薦登嘉寸忱倏感既非徐穉陳蕃之榻可空願事張忠孫寶之舍已徙

回四會趙簿招

渺然萍梗適漂危灘敬維梓桑方私巨庇蔆近棲鸞之勝首厪式燕之呼午帖執謙寅同示眷敢不望崇墉而趨拜尤當視隆施以爲酬祭寵詩比鄰何以當五漿之設摳衣侍榻俎尤勝讀十年之書

回賴明府招

久臥漁磯不至衙室聿來鴻使倏拜鄉雲且知製錦之有成行矣登俞而直上云云敢不摳衣拱聽粲花之論尚當載酒依然折柳之情

送物百里

爲儭棄家對梅花而自笑托根有地惟葛藟之是依在末屬當善事於長官然他人有不如同姓遭逢巧甚榮喜何其見固在於恭先贊敢稽於禮後于以采菲具之副藤特進之長者之前不勝其童子之瀆儻蒙不外幸乞留中薦沼毛於王公亦惟將意有庶庇於寒士自此懽顏

送物蒙百里元香山宰

恭審借賢制慕易治男邦移花譜於河陽春風雨處添棠陰於南國生意十分蓋聞公知其有撫字之長必賢

者可以甦凋瘵之證奪此賢宰惠我邑氓

同吳巡柬

比買舟而適興獲握手以論心幙人世之浮萍倏聚倏散荷騷壇之比杏藏詠載歌口腹重至於累人情分莫深於知已陽關唱處飲盡故人之杯林澗羞子勤同俗士之駕雖不若風流之范鑾亦何減雪夜之子猷恨話別之太忽空回首而悵望謝誠未擘謙翰先臨飄然秋水落霞之辭如在光風霽月之右中厪雅諭尤紉深知奈鷃鴳之未同人心難忖强委禽而或可古誼亦然始但憂齊大之難攀終何忠晉明盟之不講

通惠府守賈菊巖

伏旦霜晴妍煖梅兩三花恭惟某官節凜一麾光生五馬頌歌洋溢清寧翊扶台候動止萬福某三薰九頓東望鈴齋贊賤姓名于記府伏幾財幸某聞羅浮一大洞天也水晶宮之仙熊軾賁焉菰蓮寢凝焉吟西湖之梅愛一巖之菊濯之玉露冷然氷壺無復有點子煙火氣若某生晚無肖似偶叨末第鮪魚上竹進步良艱今春冒注茲缺葵邱瓜熟尙隔年餘閉門讀書求欲聞其所謂曰商鼎鹽梅周邦衣裘此五雲閣吏厭聽也某効顰則瀆道者槃桐廢馬誰肯過而睨之昌黎云揣揣焉不得出

於大賢之門是懼用是忘其厚顏之忸怩敢藉樛木之容以自謬儻棄薰蕕賜之以陶鑄假之以羽毛使枯株朽質得托根桃李之場此生之榮幸也若遇拂拭恩應知剸犀利當三頌長卿之詩以爲門牆謝決不至爲門牆羞惟先生裁之

某謂至敬無文無文何以致敬通名伊始況可缺乎走筆蕪詞申紊筵榻圖牆炳耀熒燭含羞欲匿不能非所敢僭某仰止紫蓬翌閒迴隔弱水罔敢冒申福輯之問以取大譴大訶至於委役書生責也敢端笏以請

送瀛洲學士圖及端硯與縣齋

聞瀛洲學士極一代清選閣立本繪之盛傳後世以爲清畫此本雖盡工筆然亦有塵外意思著之樵夫牧子家似有未安敢薦之琴堂之左右惟執事其進之則房杜諸公有所依矣雖然房杜諸公爲唐名臣彬彬相望史冊固無可議其間如許敬宗雖有才名如立后求助威勢臧灼何可逃秉史筆者之深文三宰嘯凶牝雞奪晨與義府遊藝齒則可其可齒房杜諸公間哉惜乎丹青宰相能繪其形不能繪其心執事以爲何如持端州

硯以獻儻侍姬捧進請執事贊一辭

同長官送玉面貍

困倚吟窗東風吹妙墨墮几案間知青州從事與奇章李貍同訪梅下揖而進之元端貂裘儼如玉面郎狀以之侍平園嬉樽俎則可囚之措大之家又安能飾茵以棲之給鱗以茹之他日當持倩牛刀一割封爲糟邱君進之竹裏行春之庖相與商畧一醉庶免東坡老子頌冤著也

答宋矩窗侍郎書

某少也交遊能幾番別而客鬢俱成絲矣君鵬我鷃蓬蒿之間安知有所謂搏扶搖九萬里者哉月初得梅南訊知騎鶴重來訪青雲故人於萬梅香外山深鴈絕欲一戔敘契濶未能也高誼薄雲敦篤交舊厘厘渠渠不遠數舍而先之書開緘如面一洗十年鬱結之思山林面目少入城市回首載酒西湖園棋崧驛如隔世事雲萍蹤跡誰謂二十年復聚首於汞之涯海之角哉明當泛舟剡溪不待雪後訪安道也寵喻下舍人相訪召初不鄙夷君之盛心聞此兄有貴者之客進之琴堂之左

右矣百里春風盎盎某民也何所容其力十云尊旆且
夕又出嶺道途亦勞苦況嶺海崎嶇人情巇險何爲往
來如是之怱怱況維山相公翹館天開藥籠之參苓公
門之桃李紛如也吾矩窗先生獨不能賦連雲大廈之
詩乎率易一介奉楷君問起居并謝不敏喜極不覺其
喋喋惟高明亮之相望一葦遡風不勝悵悵

送物廣文

幸甚同仕於萬梅香外且得敘同里同宗之好采芹棲
枳臭味又同集此敷同夫豈一喜云云

送物趙法

生同籍居同巷井又忝同寅梅花數萬里外見似人猶
喜況疊是契好耶云云

答趙鶩湖良階

某於先生姓同宦同而臭味又同其相與也一以眞實
世俗浮花浪蘂語悉芟去非於門牆乎略高明諒之某
芙蓉江邊翦袂黯然歸侍後卽同文溪過羅浮上下追
逐者兩載奈何黃埃漲天海鯨鯢而陸豺狼山林之密
一身無所容天地之大一物不能外于戈餘骸顧影尙

厭況尙平之債滿前離亂中起于一二淑後未知其所
以爲策昨承賜論如對玉立十年塵夢陡爾喚醒喜極
而不覺屐齒之折前此司簿在忠蓋嘗詢台纏次舍知
其居與潭對霞飛雲溢謂吾宗長雅得某水某邱之樂
豈謂猶屑屑坐廣文毬耶山深鴈杳未能奉一牋問起
居高誼薄雲敦篤寅好勤勤渠渠專走一介賜之書而
惠之饒焉盛德固有光矣如瑣瑣者孱弗能當何寵教
佳章備悉近況然魚相與處於陸呴以溼濡以沫安得
如相忘江湖時哉執筆及此旅思凄然凌江風景蕭條

歲晩江空何以爲懷霞佩尙留穗石城去邑一葦雪夜
之舟或肯訪戴山中度歲相與叫笑況亦不惡未審高
明以爲何如

答陳清谿書廣州教

某惟執事提椽筆魁蘭宮文名滿四方韋布口中辨香
青雲湯谷蒙汜七十四百晦明矣瓊林瑤樹尙空此眼
廣爲瀕海郡執事不鄙夷其荒遠鳴木鐸而時雨之績
文脈於一線扶吾道而千鈞蓋河汾之講德問業正觀
太平之卿相實胚胎焉或者造物有所擬矣某荷鋤山

中面塵三寸念欲晉拜百尺樓下恐不滿元龍一笑湖
海磔期屏去勢分勤勤渠渠垂謙德之光而先之書山
林么賤何以獲此於當世第一流入感激盛心永矢無
斁謹沐手捧墨卿詣門牆謝不敏儻台慈憐其臭味之
同而赦其慢則徼福假寵斯文之好實昉自今樽酒細
論未龜何日龍門咫尺遡風不勝依依

答文文溪書時以祕撰都承分憲重守惠陽

聞世俗以竿牘長語謂之敬頻書數訊謂之情先生拜
臺兩月矣而莫之書書於兩月之後而率其辭不敬不
有啼饑之妻哭飯蘿之孩兒耳汝俸獨不足以養親乎

汝俸獨不可以預借乎用敢乞憐于下執儻蒙推猶饑
之念而特賜借支則一飯實拜君賜羹煙纔起皆報德
之心香也兄毋曰劣弟非食煙火者

薦僧子謁外邑

某平生不作薦人書見於清嚴何敢干紊卿僧住殿若
者一見頗與常衲殊且言善政欲得披覩不過欲得琴
堂下接之榮而終始之以雲天老臣庶若夫干賄政事
覬覦縣帑則非此僧之心亦非某拜書之意某塵容萬
狀日汨汨於獄訟財賦之間思欲如畫簾花影之間則

仙凡隔矣議舍草草拜字仰干鏡融

回梅莊索貓柬

黠鼠之智坡老賦之其覆缶翻銘窺燈穿壁聲與情狀俱可惡也不意明窗淨几亦爲此曹蹂踐何不書朱符以驅之承擲至青蚨已拜卅金爲含蟬聘資矣茲遣小貍奴來前謹爲山房萬卷書之護食之魚坐之璽主人當粘出陸象山之詩以謝惟執事其進之

繳回衆學職啟劄

爲餓見驅來問瓜戍亦惟荷檻之庇是依相望千里欲通名未能也高誼薄雲厘厘渠渠繫素書於來鴈之足圖封疊幅豈瑣瑣者所宜蒙亟捧雙璧歸干典籤非承命不恭蓋由謙施太過也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敬誦此詩爲門牆謝

答李梅南

輕違丈席梅雨番花夜睇文星光燄萬丈欲往從之遊則六翮不我假也淡交歸蒙袖至十四韻嘗同諸友續貂謝罪至穗石則玉珮瓊裾已歸蓬萊矣臧幸解事特而歸覆訊焉

與李晦堂柬

一別三宿徒切仰高山居習嬾成癖不克造門牆伸履長之慶皇愧皇愧茲恃湖海襟誼僭越爲人有稟地主袁提督曉起相訪疑賊者與王君璋有舊欲求語言爲進見之容但某與君璋略一二番會面初無情分拜好也再三辭之而弗信且曰晦堂府教與君璋莫逆某欲飯投之而弗敢秋曉能爲我乞鄰乎某謝之曰僕之所不能晦堂之所能提督之所不敢僕之所敢以敢用干執黨之慈愛及屋烏則某均拜如天之賜也

與平交柬

昨蕃穗石得奉色笑輕別又數日矣望美人兮中洲欲與之雲龍追逐則不能也

繳呈竹隱梅外二先生祠堂詩

某昨廉車泝邑仗承立夫郎中引領諸生晉拜二先生祠下捐金命匠繪畫一新釋菜之日耐亥廣文以祠弗葺爲歉越數日而新之像之新亥夫郎中之美意也祠之新耐亥廣文之餘力也吾黨小子其能已於言乎於是辮香祠下操觚弄墨相與美盛德之形容繪畫日月

多見其不知量然高山仰止外是無以寫諸生之忱謹
用錄呈文席儻台慈恕其狂斐進而教之某等下情豈
勝榮幸

文類疏語青詞附

謁先聖攝四曾

道學愛人聖門有訓休光烈儀萬世輝映邑有庠序教化之基越俎承乏辭弗獲辭斷無他技惟心與理守此一言相爲終始

謁城隍

邑一也司明者令司幽者神剖微邮隱惟令之職陰相默佑乃神之職也委和於民而無厲焉是承乏斯邑者始終所望於神也敢告

祭雷

雷師之神豐隆其名電爲鞭策霆聲發榮導達和氣動暢羣生沛作霖雨福我農民邑有彝典舉祀將誠

祭雨師

維神屏翳是曰雨師飛甘灑潤膏澤下滋十日一至太平之期年豐穀稔田野熙熙預答神貺邑有彝儀

題陳東井日者卷

魏崔浩謂高允考漢五星行度以元年十月前三日聚東井如是則歷術之淺深爲星翁者固不可以易言陳君號東井不過以五星之所聚而言爾星經有云鎮星主東井然則君之談星將東井主鎮星耶抑鎮星主東井耶余不能無疑故書以諗今之知天文者

書陳孟剛童鳥集後

孟剛弱冠頭角嶄然吾意老眼及見其聳壑昂霄也云何得疾遽召玉樓遺藁殘編流落人世見之愴然讀之清然雖英物固天地之所靳然鍾愛乃人情之所同鳴呼痛矣哉痛矣哉吾黨不斯人之慟而誰慟

祭趙北山文善醫

嗚呼兄有馳騁功名之志而無其時有歸去田園之心而無其機十年湖海國危莫醫瘴雲之巔鯨海之涯窮天下之艱苦極人生之辛悲猶不爲造物見容遽然一疾而至於斯僕於北山如兄弟然此別千古痛哉蒼天猶記夏初兄弟鄰居昔之玉立今也鶴癯意其藥籠之參苓可以壽餘生而制頹齡奈日羸於一日龜於己而不靈臨訣欷歔哽咽語余死生數耳累以妻孥古有託

妻子於其友吾特患吾力之無餘經營後事一如囑書
衾不覆首衣不蔽軀所可憐者三歲之孤囘首白雲萬
里邱狐嗟夫僕既不能爲申屠蟠護喪歸里之行又不
能爲范雲移喪歸家之舉欲安厥靈權殯淺土今生以
來費敢不助襍香束芻老淚如雨兄其有知實聞斯語

祭先父文

吾父半生江湖容於南國持身以儉事事眞率起家以
勤鑿鑿精實早捷棘闈壯登桂籍宦情如水而不濁其
清世態如雲而不淄其白短褐瘦筇清泉白石笑語春

風琴書暇日孫子檀欒荼衣遶膝將百年奉菽水之歡
忽一旦有苫廬之戚喪事未終禍生不測家具蕩爲煙
灰屋宅化爲瓦礫死者無所安生者無所息吁窮天下
之哀極人世之慘未有甚於此時者孤也既不能奉先

大父遺體以歸三尺之土又不能從首邱之義以事千
里之役不孝之罪兩儀充塞時哉奈何曷容吾力漢土
茫茫欲歸何適望北山之白雲悵秋風之荊棘望邨之
原天相故宅日吉時良謹奉窀窆血淚滂沱昊天罔極

贈石頭懷行者求度牒疏

戴江山朝拱樓闕巍峩豈意天吳舞陽侯狂湧高波浪
遂使法界沈佛寶沒盡委泥沙何辜於天有如此水須
識壞而不壞莫言空則俱空況繡衣之額扁新臨將在
那邊安頓幸琴堂之首肯爲倡猶資眾力扶持欲令繼
後光前須是出無爲有小僧辦得心力大家拈出毫端
敬持和紫馬使君作功德主必遇布黃金長者結歡喜
緣幻化兜率天裝成極樂界

代老親薦祖母疏語中元日

萱草堂空重孝子思親之念孟蘭場設正地官宥過之

時枕塊呼天撫香皈佛伏念先妣某窀以立心和於待
物四十守寡堅誓節於柏舟百指遠遊復墮身於茅葦
喜繼世膴龍門之選念仲孫未嵗偶之諧尤冀享於長
年獲盡觀於美事奈菽水之奉弗逮而薤露之悲忽興
逝者如斯繞二雛而長往養而不待獨一子之送終牀
頭餘藥猶存耳畔遺音如在難掘泉而相見痛觸地以
興哀夢幻七十六年誰料棄生於東邑間關二千餘里
何當歸葬於北邙

代三曹弟薦祖母青詞

風樹纏悲無祖母失所怡恃露香旌敬問佛子有何因
緣憑茲岸筏之功濟我壑舟之度痛惟某甫離母抱蚤
失父天如此零丁嘆戶門之不幸更相爲命乃骨肉之
所依深期享鶴算之長豈意有烏號之戚五情震悼百
日倏臨夢幻七十餘年自是有生有死超脫四生六道
更仗大慈大悲庸闡蘭場小伸薄敬資法門之功果啓
冥路之緘藤伏願萬劫俱空一塵不染九品蓮花座卽
生無量壽國中雙竹旃檀林得度牟尼佛座下

秋曉先生覆瓿集卷之四

附名公祭文

張恕齋登辰

世有一人之死生關於吾道之興衰吾道之興衰關於生人之休戚是有天焉故吾於秋曉之死仰天椎心爲吾道哭爲生人哭非獨哭吾私也邇來姜舜之道不明利欲之啖薰灼仲尼之徒槁項黃馘衣冠了鳥庸奴阜隸獻笑見譏儒丐同至賤之科竟逢爲納侮之具謀身遠辱之不暇脩齊治平又何責焉毋怪生人之類不被吾道之澤也吾兄以卓犖不羈之才抱正大剛方之氣而不有素志所蓄巍乎可知少年出應時需攄吐膚寸則春官舉其文華藩侯資其畫諾使者詳刑任之以洗冤澤物大臣分閫訊之以治法征謀觀其抱負已不啻咏惜乎生不逢時莫究所蘊今涵蓄於三十年之久採芝茹薇以養其高級蘭攬桂以助其潔碩果不實之餘得如兄數十輩參錯於天下吾道其庶幾乎生人之類亦庶幾被吾道之澤乎奈何天不憖遺九原莫作死生常事於兄何憾所可憾者素志未施庸庸之徒不知其

聰明特達得於少成容貌辭氣斯遠鄙倍文章過人畧而不有素志所蓄巍乎可知少年出應時需攄吐膚寸則春官舉其文華藩侯資其畫諾使者詳刑任之以洗冤澤物大臣分閫訊之以治法征謀觀其抱負已不啻咏惜乎生不逢時莫究所蘊今涵蓄於三十年之久採芝茹薇以養其高級蘭攬桂以助其潔碩果不實之餘得如兄數十輩參錯於天下吾道其庶幾乎生人之類亦庶幾被吾道之澤乎奈何天不憖遺九原莫作死生常事於兄何憾所可憾者素志未施庸庸之徒不知其

如雨

梅水邨時舉

維元貞元年歲次乙未時維四月永嘉梅時舉竊聞故契兄南海前府教秋曉先生天水趙君之訃越十月望日遣次男慶翁具酒果之奠陳於柩前南向再拜哭而言曰嗚呼璇源潰兮難爲玉玉樹萎兮難爲花君游歆向之藝苑兮歷賀白之詩家心搗雲錦兮口吐天葩妙齡秀發兮闊步東華豈徒撚鬚於一第兮羌盛事之希詫橋梓雙摯桂殿兮騰南州之佳話實鍾閩山之靈奇

今氣奪寶山之雄霸挺生此大丈固今賢哉郎罷緊神
龍之苗裔今爰分瑞於濮邸豐芑數世之仁今蔚傳家
之詩禮允如旱麓今榛楛濟濟宜偉人之拔萃今對三
策於玉陛似太阿之出匣今逞游刃於盤錯方鸞棲於
枳林今靡克辭四會百里之託既代繡斧之平反今且
專黃堂之盡瘁詘簿書獄訟之紛糾今自請杏壇之末
鍔長材無施不可今盡橫飛於省閣俾判花而視草今
纘天花之漉落奈日月之無光今乾坤爲之反覆瞻禾
黍之離離今何怪蘭芭之不馥忳鬱悒其曷伸今姑離
世而立於獨不祓之既擷今枝葉零其何速何君子之
不得與今悵蒼天之無福欲從地下之脩文今瓌良朋
爲之慟哭嗚呼哀哉余從重耳之壺餐今因流落於海
角一傾蓋如舊識今心無適而無莫中嘗告以還故里
今分兩懷之作惡懷梅紛其靡和今獨聯篇而累牘嗟
集句如膠漆今誰於余而何篤重相遇於羊石今手無
日而不握泛夜月以橫江今聽簫城之鳴柝聯呼飜翱
以豪飲今借客與爲席寤倚梅南以浩歌今恍然若赤
壁共舟之樂慘回首欲其十年今遠聞淨覺子之訃遺

嗚呼閩山幾千仞今摩蒼蒼閩江幾千尺今流湯湯旣
扶輿之清淑今胸英鑄良魁人碩士之挺出今背項相
望公孕秀其間今佩飛霞而頡頏抱胸中之耿耿今登
搜奇攬勝於遐荒南士爭先快覩今景星鳳凰負湖海
之豪氣今直臥餘子於下牀賦飄飄而凌雲今前無班
揚持寸鐵而橫行今眇萬鵬之詞場年弱冠今摘一第
於太常脫蠟宮共闕步今踵郎罷而翱翔軔方發今駕
飛黃刷新露今試千將青雲方開今奈白日沒而無光
倦龍驤海而涸今膠龍驤萬斛於坳堂珩璜至寶今橫

道傍青衫白首兮因一邦萬牛回首而莫挽兮卒歸根復命於水窮天盡之鄉嗚呼鈞天寥寥兮滄海洋洋柄生死晝夜而贏縮兮孰居無事而主張何者而凶頑兮折而剛方何皎皎者奪兮而癡者臧嗚呼公之丰標兮頎而長公之膽氣兮慨而慷手植吾道之赤幟兮鐵作脊梁面折朋友之過兮心無太行公歸然一靈光兮今復淪胥以亡渺世路其風濤兮舍公孰航嗚呼公屈青雲之武步兮下追濁世之糟糠倚松柏而干青雲兮僕女蘿之不自量始接僕以交好兮不謂僕爲愚且狂復遊於八極肯戀戀於濁世之樊籠所可憾者後學失其典型斯文失其統宗鄉邦失中流之砥柱寒士失風雨何恨乎遭逢追赤虬而記玉樓駕青騾而主芙蓉想神之帡幪嗚呼先生襟誼兮薄雲聲譽兮塞空邑有疵政極口以攻宰抗上官面頸發赤不顧罪戾之叢其躬友有急難憂戚與同宰挺身以當如救頭燃不以小嫌而介其胸朋輩有過面折而納忠既暨其少悟則假以春風召笑未嘗停怨蓄怒於胸次之雲霧若茲數事當求於古人之中痛九原之不作嗟吾儕其曷從嗚呼吾儕之望先生兮眞黃鵠之與壤蟲而先生之於吾儕令無乃下體而採葑日交錯於觥籌時往來於詩筒砍鮹浮白沽蟻擘紅帳溪山之陳迹恨變滅之忽忽翩翩者旌閼

彼幽宮墓道之碑未蕆覆瓿之集未公發幽潛於不朽豈無椽筆之宗工是雖曰同志之責亦繼述者所當顯揚而封崇薄言東芻以寫我悃

黎拙翁代學中諸友

宋三百年進士彬彬髣我寶安代不乏人咸淳一榜轟山子亟耳兮騶騄駸駸駏蟨藻薦壤兮羔袖陸離驪珠抵鵲兮魚目眩奇公寧髡首而裸行兮不資髭而鬻羌公寧溘死以流亡兮長顧頷以何傷人孰不死兮公獨耿耿而有光我公雖死兮逝者短而留者長公貌不可復見兮猶想像於霞觴之章蹇子才非李漢兮不能爲潛德而發揚徒兒女之戀戀兮渙予涕之盈眶憶攜幼而升堂而不見人兮恍若割於衷腸跪陳辭而薦酒兮公歸寧兮嘗還我乎中堂載笑載言兮貯顏間之春陽兮天潢之英燕在之馨負向歆之望而對仲舒賢良之策於漢殆抱賀白之才而擢昌黎進士之第於明經二十弱冠之年九萬扶搖之程值龍漦之浩劫謝春夢之浮名全舊士於貞元老故侯於東陵雖衣冠之拘賤猶胸次之崢嶸望如林宗門如李膺劇衍口之雌黃任籍眼

之白青其放也似傲其高也若盈然而下交竟布味同
蠭盥戀戀故人之情氣如元龍量加劉伶杯一擲以喝
雉飛百鴞而吸鯨其狂也莫羈其縱也兢繩然而守信
金石言出肝膽洞洞此心之誠嗚呼傳經高閣人物晨
星奪士林之翹翹何造物之冥冥師善少遊魚隊已中
雀屏伴諸郎之燈火侍父執之籌觥記耳提而面命猶
服膺而心銘堦乘龍而甫爾公賦鵬以俄成痛孔氏之
山頹憶樂廣之冰清知德深而莫報嗟從重而服輕嗚
呼公之文章何異盛唐而僕無李漢之才不足以發其

文聲公之仕宦何異西川而僕有后山之貧不得以竊
其餅幡然於所遇以自揆蓋已喻分而過榮所憾者庸
碌報稱未能豈心之於僕偶知人之未明吉日奉柩朔
風飄旌褚幕一遷夜臺永扃矢辭致虔澆酒祖行倘靈
有知爲茲少停禮簡意長心折涕零

附名公挽詩

李梅外春卿

秀出天潢一派來廣寒早擢桂枝回生前笑破春風面
盡把浮名付酒杯

蕞地剛風折羽翰懶將動業鏡中看時危羞佩黃金印
乍可無擅作冷官
百尺樓中眼孔高氣吞餘子等兒曹才名赫赫天公妒
罰作人間詩酒豪
篋中遺稿墨猶新門外池塘草自春鄰笛一聲腸欲斷
騷壇失卻倚樓人
世上紛紛白首翁老天何獨死英雄想應仙魄乘風去
謫在蓬萊第一峯
五十年間富貴中生來玉樹飽春風買臣晚貴成何事
那得全歸似此翁
森森蘭玉出庭闈突過燕山桂五枝六逸風流誰得似
君家箇箇是麟兒

黎拙翁獻

父子龍門客衣冠濮郡孫海桑塵劫換文獻故家存白
璧今橫道青衫此蓋棺風流頓消歌些罷淚洒沈瀾
嶺海英遊少詩書壯氣衰先生今不起後死竟安歸文
曲星何暝靈光賦又非儒宗眞可憾豈但哭吾私
淨覺草未宿先生復踵之百年幾英特三載兩凋萎此

去無歡日重逢有夢時向來觴詠地衰柳帶斜暉

假館慚何補叨鄰卜偶從燈會分夜讀歌忍相晨春半

壁山河邈他生飲啄同眼前無此屋風雨憶帡幪

泮水題名記靈光獨此翁衰衣雋曼倩折角郭林宗湖

海襟期別風濤患難同斯人宜復得些罷涕無從

客至支筇出俱云步履強禮猶尚舊力病忍謂膏肓此

別終千古相陪苦一霜蕭蕭亭畔柳回首重淒涼

取友慚何益論昏不厭貧亦公自爲德而我竟奚因事

巧緣何淺言深死已灕枕邊呼別意生死見情眞

張恕齋登辰

儒風凋落盡生意僅如絲一自先生死深爲吾道悲顏

波誰砥柱善類孰綱維有子森如玉斯文想未衰

自古名而壽宗臣罕有之嘗陵終落魄賀白不期頤天

涸璇源漲霜摧玉樹枝遊魂歸故國忍見黍離離

羈卯分燈讀論交若弟兄羨君先得雋嗟我老無成幾

載同憂患終年隔死生夢中猶歷歷笑語若生平

翟孟卿佐

當年汗漫期蟾窟折危枝四海習鑿齒三生杜牧之淒

其一聲笛已矣八哀詩忍看亭前柳青青似舊時

矚昔追隨日團頭笑語同酒船浮大白荔圃擘輕紅入

祉慚招亮忘年肯友戎向來觴詠地古木起悲風

梅宗善慶翁

童孺蒙容愛重來拜起居豈期千古別只隔三旬餘愧

乏遭喪禮空持贄見書吾翁萬里外聞訃更欷歔

父子同年錄雲霄步武高功名方夢蟻宇宙適交鼇巖

壑淮南隱詩文太白豪九原不可作幾此二續離騷

張全德孺子

蚤袖經綸手歸歟臥首陽可憐心錦繡不補帝衣裳祿

與名俱靳身宜壽且康互鄉蒙子潔聞訃重心傷

陳仲卓繼善

燈火南城夜春風借齒牙阿蒙會刮目文舉幸通家尚

渴霏霏誨翻成起起嗟向來觴詠地衰柳夕陽斜

姚達泉然

已矣嗟麟趾青衫正少年才優合芸閣時異候桑田雨

散傷同輩風流痩九原何當芻一束揮淚玉人前

一枕春婆夢如君亦可悲人間無著處天上有歸期光嶽失英氣江湖欠好詩莫愁身後事跨竈有諸兒

梅水邨時舉

蜺宮年少夢成非橘梓空分桂一枝酒聖詩狂唐太白筆精墨妙晉羲之商山早隔人間世男子不成天下奇聞道寶安埋玉樹一航秋雨寄相思

自古詩人仕不高偉人底事占詩豪同年親友俱三釜半壁天傾空二毛守我冷官巾與屨任他巧宦帶而袍

秋曉先生寶誥集卷末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一篇寶誥生光焰地下脩文想和陶

僧半顛覺眞

合爪焚香敬牒著數符大衍爲君悲生如元德不爲天命許宣尼只自知方丈室中會示病三生石上又前期他年認取本來面依舊顛僧與退之

翟遜菴龍

蚤向南宮掇一籌英聲藉藉塞南州襟懷雪月五更曉氣宇江天萬頃秋方羨廬山高築室奚虞夜壑遷藏舟天胡弗爲斯文地才美如公不少留

李梅南士龍

汝陽眉宇信天人弱冠龍門客已新梅隱端溪先得月松哦橫浦已經春芹宮翁季題名記枌曲生徒墊角巾稽阮風流誰有此官窮回首已成陳

橘梓聯輝榜帖香霜硎甫試善而藏何堪袍笠失吾故惟有詩書教子强杜騾白龜俱爽邁荀龍薛鳳看飛翔人生有子萬事足壽比箋畊終亦亡

陳淡交紀

鵬運南來駐海涯毓聞諸老說瑰奇周瓜正接雲仍茂

秋曉先生寶誥集卷末　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郗桂騈生爻子枚閥世忽更龍漢劫蓋棺猶見義熙詩

每嗟嶺海無英特況失斯人重可悲

摩室興居問亦詳祇言永訣晤琅琅情知豎子膏肓病

謾試庸醫補瀉方華屋邱山眞俛仰長瓶短管付淒涼

平生會賞窮吟者莫訝銜哀人些章

年頭歲尾足追隨暢飲高歌送落暉賡詠每思彈丸句

談諧常落箭鋒機漸成瓜葛緣方熟共看茱萸事已非

數尺茅簷楊柳岸故應經此尙依依

羅桐江附鳳

壹叁叁册 96 版

發軔功名髮未華轉頭世事已堪嗟晚栽栗里歸田菊
早看長安得意花空憶去鴻留爪跡祇今舊燕傍誰家
重尋陳迹眞如夢踈柳殘烟噪暮鴉

趙華顚時淸

諸老凋零不忍聞奈何天又奪斯人漢初賈誼曾前席
晉後淵明恥屈身尙想醉歸松路月可堪夢斷草池春
同宗聞訃尤傷感老淚無多暗損神

黎善夫

年時父子記同登詎意天從杞國傾輦路春風三月夢

山莊夜雨十年燈率更帖墨知魁悟庾信文章邁老成
二妙風流今已矣薤歌賦罷淚沾膺
十載荒邨共亂離雲龍上下憶追隨生前已飽撞鐘問
死後方傳覆瓿詩此夕巷歌誰忍發他年鄰笛自應悲
傷心豈爲幽冥負重爲斯文一涕洟

鄧松蒼元金

文星隕向鳳臺城凶訃傳來驗莫楹天若假年加富貴
人生夢枕做功名謫仙詩在晩唐重坡老身亡兩蜀輕
豪邁如今存者幾惜乎吾道重傷情

葉南坡特

枕窩榮名未一炊谷陵事異牘堪悲應嗟公子猶麟趾
無奈宗周已黍離更恨并州同逆旅何堪蒿里致哀詞
詩書種有諸郎在公死猶如未死時

張古翁震

蚤歲看花遍上都謂宜東序著河圖亭亭玉樹風前皎
浩浩璇源夜半枯自是死生存定數絶憐神駿蹶長途
此行不返神淸洞應抗龍髯去鼎湖

李簡齋昌辰

諸老之中骨相奇天胡遽使哲人萎每懷釣月池邊落
尙憶編茅亭下詩隔面樹雲勞我夢傷心薤露爲君悲
典型已矣嗟何及腸斷天寒日莫時

張竹處昭子

亭亭玉樹世間稀天與科名不與時信厚每生同族敬
風流多結貴遊知吾於魯肅情偏厚客謂文園疾莫支
撫几自悲還自慨喜君跨竈有諸兒

家住靑山檀一邱菜畦花圃足夷猶哲人造物何堅毒
公子平生不識愁雞黍情緣成夢斷鶯花心性蓋棺休

草亭吟卷今猶在讀向西風老淚流

黎景初伯元

一榜科名萃此門當時盛事詫衣冠文章爾雅向歆上
標致風流晉漢間淚灑銅駝已荆棘眼看華屋又邱山
貞元朝士今誰在些罷招魂淚雨漫

陳季質師善

風低健翮偶南翔收斂虹霓萬丈光江左諸賢慕安石
貞元朝士獨劉郎尚期意氣風雲會竟老英雄潦霧鄉
如此典型今已矣天乎莫詰意茫茫

驚呼事定隔存亡天地無情此恨長冷落席門憐曲逆
婁涼詩法憶濠梁此生結習緣猶淺晚景追陪願未償
珍重韓公遺稿在忍將展觀怕情傷

右秋曉先生覆瓿集四卷宋東莞趙必瑑玉淵著先生哀切王孫居安粵嶠目覩慈元之痛心非文敏之降其風節自加人一等詩未算名家然筆殊清挺不屑爲靡靡之音倘遇陳起刻之江湖羣賢小集中足稱上駟文亦直抒胸臆雖邊幅殊窘然亦頗具素練輕纖之致閒作儷體則居官時尊常往來文字宋人結習大都如是等之自郤無譏可耳詞獨清婉可誦中多用美成韻知瓣香當在片玉一集吾粵倚聲自劉鎮隴如百詠厲樊榭等南宋名家詩引用書目及之而迄今未見其哀然

成集者文獻而外便推此集屈翁山廣東文選錄先生挽李梅邊七律一首而長短句獨多其亦心折之者歟附錄行狀陳紀景元撰紀亦工倚聲賀新涼一闋朱竹垞詞綜錄之其亦發思古之幽情而奮筆者歟按 四庫全書提要詩二卷長短句一卷雜文二卷附錄一卷今是書近體詩一卷古風合長短句一卷雜文二卷而附錄附焉不列卷數編古風於近體之後體例殊乖殆非復原書之舊矣温謙山粵東詩海謂是集久已淪亡僅無失墜則

亦未見此書也黃石溪明經獨惓惓於此書手寫成會借影鈔爰校勘而重梓之以慰故人於地下庚子小寒食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雲南社會龍
光緒十七年刻
江標署

苔石先生繆君實甫生宋季時文藝行業爲世所推
亟蓋宋自南渡大江以來中興於杭和議既成上下
率以詩文藻飾治具文教益隆至甯宗理宗朝經史
纂修發先儒之所未言者至於令昭然如日星之麗
乎上奐倫之所以攸敘人文之所以昭壹深有賴焉
道統固根於人心豈不因文而益著也先生生於浙
江之上密通杭都以英明之資際世小康味歌咏嘆
之餘得乎溫柔敦厚之化長篇短什宜乎爲繒紳之
所傳播光耀於古今者也或曰澄江無詩人得先生
始有焉是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先生之化被乎南
國正始之音鏗鏘金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徒吟
咏情性而已詩之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
卿大夫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義則有
比興賦而已世務苟且簡易采詩之官不立風化之
教不行美盛德形容之篇不得播之金石乃有無詩
之詩此豈理哉苔石齋孫宗敏崇凱好古而樂善修
身而踐言其主器又能相其志則是詩之傳有日先
生亦將撫掌九原矣

至德癸丑閏八月延陵吳仲子序

自題小像

白髮蒼顏豁藤巾　頹水月光中梅花弄影

詠妓

花木最無情春風一番好人憐新態度一歲一回老舊惟有時人眼力低

題竹

甚矣吾衰矣深居不用名瘦因詩思苦貧為利心輕有竹堪醫俗無花可間盟醉眠閒聽雨饑鼠齧書聲

詠馬　元詩選作哭

錚錚金鐵夜交鋒酷似秋聲殺氣雄戰退胡塵天塵不動依然橫朔漠待西風

鬼燈檠花

老死儒生習未除殘膏分得燎原餘一枝冷焰搖清夜要讀生前未了書

懷歸

折柳坰春春便歸叮嚀好與護柴扉東風怪我歸鞍晚調撥楊花到處飛

紙帳

龜紋薄薄勝紈紗不用銷金學党家却似矮篷晴載雪白雲橫幅亂梅花　元詩選作隔簾影弄梅花

詠元詩選作偶作

雖不知誰命牛刀手望斷函關夜度人

無題

漠漠冥鴻萬里飛倚闌身與白雲齊中原山色青如舊惟有時人眼力低

海棠

滴滴妖嬈睡未醒碎花猶帶馬蹏塵少年正抱憂時恨更有因花比太真

寄劉澹齋

聞說商山有隱仙劉郎引入洞中天誰知白石蒼苔客獨守孤燈夜不眠

詠鶴

青山修竹矮籬笆彷彿林泉隱者家酷愛綠窗風日美鶴梳輕毳亂楊花

詠菊

誰去東籬號菊莊飢來三嗅飽詩腸何如陶令歸南圃天賜西風萬斛香

詠圍棋

午睿簾影靜浮華對面機心萬里賒夾騎倒戈窺虎穴亂鳥橫陣占鷗沙當人不讓爭先着袖手須饒老作家欲訪爛柯山下客洞深春染碧桃花

解嘲

莫笑詩翁懶出門詩翁樂事在山村鶯啼楊

柳金一作歌舞蝶宿梨花雪夢魂翠畫丹青分曙色壓醅醞釀張溪痕燕簾風裏茶煙外自選唐詩教子孫

端居

修竹垂楊映戶栽清風長送午陰來門因好客時時掃窗為看山面面開此樂恐於兒輩覺長貧能免俗情猶儒衣不似牛衣好叮囑糠元詩選作山妻放窄裁

白髮

老矣無心競寸陰不知公道為何人晴梳柳齒千絲亂雪靜梅花一鏡春鑷處癡兒愁是種染來因藥怪無嗔兒曹共日誇頭角笑說非熊有漸濱

題悟空寺

不到招提二十霜眼明猶識舊禪堂元詩選作還識曾靈光雲餐已供伊浦塞風鐸猶傳替戾岡新寺金湯龍化遠舊家王謝燕飛忙行人指點驚曾犀地十里春風土尚香

得女

得駒未必真權奇中雀未必有淑姿男兒未必動鼎鼐女子未必光門楣吾今素髮紛如絲得此一笑春生眉蒼蒼天道不我遺猶勝伯道金無兒

春題

江雲元詩選作天漠漠水悠悠望斷春風燕子樓書寄碧雲千里雁鏡分明月半奩秋來時楊柳陰連陌歸路

頻花雪滿洲遙想瓊窗挑錦字淚珠如

銀鉤

梅花

鐵石槎牙玉粒姿詩中圖畫畫中詩半稜山色初晴後一截谿煙欲暝時流水帶雲棲瘦影小窗和月上橫枝老來自覺吟情拙莫道孤山怨鶴知元詩選作處士知

月屋

一室虛明萬境元詩選作境自寬水月簾櫳映玉關千不從此處逢仙子爭信人間有廣寒梅影夜窺霜鏡滿桂香秋吸酒壺乾客來試問推敲字元詩靜坐無作客來到笑指湖光上下看

咏妓

誰去江雲問牧之玉樓人醉半離披燭搖窗影三更月人醉花陰十二時訪杜秋娘惟我老夢揚州鶴有誰知臨風笑邯鄲楊下重解連環寄所思

春雪

撩亂春風作陣飛曉來餘片尚離披細看山色空明處應似乾坤混沌時一轉陽和回土脉十分清氣入詩脾芒鞋踢碎瓊瑤徑問着梅花總不知

贈僧

兩腳行來鐵石堅相逢去住總隨緣談空舌本原無語打破機關不用拳山檻看雲齋鼓後竹窗聽雨夜

讀效顰集有感

沈周

苔石新編僅拾遺絕勝楓落一窮辭我從南陂識此派誰謂澄江眞少詩藥物生涯老堪倚梅花影子自相知先生有病猶有藥扶持老自賛於今地下尋緒云冰月光中梅花影之語

余幼時於他人鈔本中見苔石翁門當車馬道旁閒倡雨酬風雨得宜

隔利名心之適警語心雖驚悚其超妙而昧其爲人今年及八十始獲見其遺稿妄贅拙語以致菜仰云

梅花別墅係苔石先生清玩行吟於此書道經有口占一首

陸文圭

一聲華髮老江陰伏臘上書無此心門外落紅春寂寂室中虛白晝沈沈瓦甌竹葉巢雲醉山墅梅花踏雪尋人海黃塵深十丈此開那得半毫侵

經苔石先生舊居有感

薛章憲

都院百年餘古宅青苔白石謝紛華陟廬尚爾留詩草乎尹猶疑帶墨花豈止初孫誇上世端令弟子記東家紙緣舊跡皆文字蝌蚪榮波鳥篆沙

經苔石先生墓有感

陳軾

風月吟魂不可招東風吹淚灑山椒年年墓石苔花紫疑是文華化未消

讀苔石先生詩

沈飛霞

澄江自古無詩人高士當年獨擅名十世雲孫思祖德兩朝文墨載時英蒼苔點點留遺石碧草森森伴舊盟珠玉聯編全不朽至今詩社說先生

苔石先生像

吳啟

苔石淵源世澤長暨陽分得一枝芳雲霄林壑羣賢志政事文章七葉香遺像至今留宇宙眞容如昔見羹牆更詩八世孫猶孝景仰追思作寶藏

苔石先生像贊

卞榮

嗚呼苔石先生而今安在詩名播於千秋豈獨豪於一代衣巾楚楚丰神灑灑賢子姓之繩繩惟餘澤之永賴肅雍遺像久而不改若屹白石於南山浩蒼波於東海也

先生爲繆汝英之始祖其像至於今殆三百年宛然如新而先生之效顰集亦並傳焉汝英父子則祖器復端謹爲守護永示其子子孫孫而無終窮亦可謂孝已乎世之爲人嗣者能如汝英父子則祖宗之聲光焉得泯泯無聞哉書讚之餘三嘆綴此數語云

再題苔石先生像

天之爵異乎人之爵詩之昌同乎人之昌詩之存者什一下與山川生色上與星斗爭光嗚呼此先生所以雖亡猶不亡也

苔石先生像贊　薛章憲

其外襜如其中謙如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今去先生殆三百年餘矣顧瞻遺像猶足以起予又況當時立夜雪於函丈挹春風於座隅而覩炙之者歟

先生製作之美贊之者衆矣無所容予喙諸孫復端復要予執筆因書其遺像云

再題苔石先生遺像

沂漢而無朕者淵寨之寢也淵默而無聲者鯤桓之逝也我我元冠莆莆元端何生氣之凜凜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自不覺其斂衽也

原跋　陸文圭

客況句云雁沈秋驛雨雞送曉窗燈書壁云門當車馬道策隔利名塵寄友云病猶有藥扶持老貧為無心俯仰人遣興云門因好客時時掃窗為着山面面開右澄江詩人苔石翁得意向也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刪後三百篇經聖人手議論不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有人矣翁名鑑字君寶繆氏詩號效顰集云

予嘗與澄江牆東陸先生會於錢塘評文之次論及詩家謂澄江無詩人賴有苔石繆老人因舉似其詩有鬼燈藥悟空寺及客況諸作亦可次渡江後三詩家之餘響惜未見其全集今年秋小齋劉公偕一白面生來謁曰此苔石老人之諸孫恭也袖出一卷乃左轄周公所書苔石二大字老人之警句聯書卷尾乞予一言為小序予既熟其名於三十年前而一旦見其詩知牆東之言為不妄雖然恭欲梓老人之詩以傳世孰與種學積文以顯老人之緒非徒演爾一家詩派也唐杜甫光其祖審言者豈得以詩之跋哉

風節議論振於前聞人者有在已恭勉之哉至正癸
卯秋七月初吉
鄭元祐

大江東流一萬里其將入海處乃在於申浦夫物之
至大者其旁礴而殊風聲氣習宜申浦人士多才彥
又豈但於賦詩也哉陸君子方父申浦之鄉先生也
至謂申浦無詩人於以見其諱抑耳繆君君實父亦
生於申浦其所賦詩多矣而陸君僅摘其數聯余疑
其詩佳者必多又何但此數聯而已也夫所謂詩社
者宋人之清談耳賦詩而知名於古今者又豈必入
詩社也哉近見澄江張孟膚手鈔其師余紹堂先生
所賦詩若干卷以示余可謂工於賦者矣乃曰澄江
無詩人乃得厚誣斯世也哉豈陸君工於春秋義他
不暇及也繆君號苔石歿後其孫恭念其祖所賦詩
幾於淪落既乞江浙左丞番陽周侯爲篆苔石二大
字又乞越人楊君廉夫爲品題其大父所賦詩恭之
於其祖其志蓋亦可哀也已至正甲辰孟春元夕後
二日識
張宣

苔石效顰集失於至正壬辰之兵宣兒時猶及見其
手書其孫恭遍訪諸故老口授三數十篇圖鋟諸梓
復命宣錄牆東先生跋語會萃成卷以求當世賢大
夫之言以光厥祖夫古今文學之士上無搢紳之授
下無子孫之賢浮沈乏偶隱約以終其身者何限恭
是舉也比之得爲而不爲者有間矣
鄭元祐

余少時聞牆東陸先生以碩學冤冕後進輕勢利亟
然諾於文章少所推讓有被其一言褒許者榮如華
衮今觀其爲繆君苔石詩序特見推與謂自古澄江
無詩人入社者今有其人則苔石之爲詩可知矣惜
乎兵燹散逸不見全帙其摘章摘句如斷珪殘璧猶
足使人寶愛況其全篇不墜者哉抑又惜苔石有才
無位令所錄者皆棲遑高尚之情不得國家太平之
盛爲可恨耳雖然吾聞乾坤清淑之氣其注於人者
迭運而開發家不能保其常有故文士之世壽續爲
難唯鬱而不耀有而不居者可以爽世載德今其孫
恭能周旋縉紳之間序述先世之遺德使文允不墜
得非造物者鬱於前而鍾於後將復啟於恭之子孫
哉迹其所從來蓋自苔石之基也恭其勉之
杜少陵云作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吾邑之先正繆
苔石先生詩作於當時者必多矣而遺亡十之八九
其裔孫復端采而集之成帙凡若干首倂錄陸丈圭
楊鐵崖先生輩跋語於後復端尊祖敬宗之心至矣

吾觀苔石詩正所謂凌鮑謝者多亦可也何必多亦可也國朝詩人如先生者殆不多見文中子云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然則當時人不集先生詩罪將何歸今而幸有復端者是詩之傳書知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將永永而無窮焉詩之多不多奚足論成化十二年丙申仲冬既望

跋

吾邑前輩有繆苔石者家城市善吟咏所作多警句如云門當車馬道簾隔利名塵修竹垂楊映戶栽清風長送午陰來門因好客時時掃窗為看山面面開此樂恐於兒輩覺長貧能免俗情偏衣不似牛衣好分付山妻放窄裁又病猶有藥扶持老貧為無心俯仰人之句詠韓信有云既能事漢誠真主何必下齊求假王觀此聲韻亦足覘其心事矣蓋與陸牆來文士字子方宋亡隱居城東張溝南端字希尹家於學者俱之日牆來先生元人張溝南端字希尹家於不名成俱為溝南鄉人重之於南先生亦元人同時共鴈者後其裔孫誼蓮字復周集其詩一卷曰苔石詩卞公華伯為之序云

嘉靖六年歲次丁亥四川巡撫大理寺卿湯沐沂樂

張雪玉集

附補遺

附錄

孃蘭二卷

南昌女士胡淑蘭題簽

南館孔榖城
宜曲谷阜秋
鈔本洪蔵刊
校

古體詩

川上女

川上女行踽踽翠鬢濕輕雲冰肌清溽暑霞裾瓊佩動春風蘭操蘋心常似縷却恨征途輕薄兒笑隔山花問妾期妾情清澈川中水朝暮風波無改時

古別離

把酒上河梁送君瀟陵道去去不復返古道生秋草迢遞山河長縹緲音書杳愁結雨冥冥情深天浩浩

人云松菊荒不言桃李好澹泊羅衣裳容顏萎枯槁不見鏡中人愁向鏡中老

結襪子

閩中女兒蘭蕙性寒冰清澈秋霜秋本作霜露堂感君恩重不勝情容光自抱悲明鏡

拜新月二章

拜新月拜月願月圓新月有圓時人別何時見

拜新月新月下庭除欲祝心間事未語先慘悽

白雪曲

簾白明窗雪風急寒威冽欲起理冰絃如疑指尖折

霜元詩選幃眠不穩愁重腸千結閒看臙梅梢埋沒清塵絕

搗衣曲

入夜站聲滿四隣一天霜月秋元詩選作婦作楚雲輕自憐歲衣裁就欲寄無因到遠人

明月引

明月度天飛團團散清暉中有后羿妻竊藥化蟾蜍碧海心如夢澹澹生寒虛關山一夜愁多少照影令人添慘悽

雙燕離

白楊花發春正美黃鵠簾垂低燕子雙去復雙來將鸚成舊壘秋風忽夜起相呼度江水風高江浪危拆散東西飛紅徑紫陌芳情斷朱戶瓊窗旅夢違憔悴衛佳人年年愁獨歸

採蓮曲

女兒採蓮搜畫船船搜水動波搖天春風笑隔荷花面面對荷花更可憐

楚調曲

班婕妤和王摩詰韻二章

自憐捐棄香跡玉階疏閨道西宮路近亦絕鸞輿

翠鈿玉嬋娟天街仙嬪絶抱恨坐夜長銀釭半明滅

凱歌樂辭狄本乃四章二字

塞下曲橫吹曲辭

寒入關榆霜滿天鐵衣馬上枕戈眠愁生畫角鄉心破月度深閨舊夢幸愁絶驚聞邊騎報何奴已收狄本誤收隴西還

塞上曲橫吹曲辭

爲國勞戎事迢迢出玉關虎帳春風遠凱甲清霜寒落鴈行銀箭開弓響鐵環三更豪鼓角頻催鄉夢殘勒兵嚴鐵騎破虜燕然山宵傳前路捷游馬斬樓蘭

歸書語孀婦一宵私昵難

從軍行

二十遊驍勇從軍事北荒流星飛玉彈寶劍落秋霜畫角吹楊柳金山險馬當長驅空朔漠馳捷報明王

幽州胡馬客

幽州胡馬客蓮劍寒鋒清笑看華海靜怒振河山傾金鞍試風雪千里一宵征報底揪羽箭彎弓新月明

鳴鴈嘵嘵凉風颯颯猧嗟變本作宵斷中宵

歌行

瑤琴怨

以忠勇自期娟人則以貞潔自許妾深有意

高

山之高三章

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

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

汝心金石堅我操冰雪潔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千里相思共明月

王將軍墓

宋王將軍名遠宜松陽人宋亡與元兵戰于

望松嶺死之遂葬於此

嶺上松如旗扶疎鐵石姿下有烈士魂上有青菟絲烈士節不改青松色愈滋欲識一本試烈士心請看青松枝

鳴鴈二章

鳴鴈征征白露既零荷陸清兮懷彼春冰

鳴鴈嘵嘵凉風颯颯猧嗟變本作宵斷中宵兮懷彼春宵秋本作聲

歌行

瑤琴怨

涼蟾吹淚濕衫漚貪看無眠冬延立欲將高調寄瑤琴一聲絃斷霜風急鳳膠難煮令人傷茫然背向西窗泣寒機欲把相思織織又不成心愈戚掩淚含羞下階看仰見牛女隔河漢天河雖隔牛女情一年一度能相見獨此絃斷無續期梧桐葉上不勝悲抱琴曉對菱花鏡重恨風從手上吹

秋江辭

烟迷浦口人跡稀老松瘦竹橫斜暉舟人鱠切蓴羹美竹葉香清盤正肥醉眠篷底呼不醒一任春風吹鬢影起來霜月白滿天浙瀝兼葭涼夜靜

春曉謠

到枕一聲鴉曉窗生虛白烟柳影參差薔薇紅半拆乘風雙蛺蝶欲入珠簾隔獨向花下吟翠篠刺羅襟徘徊吟不就婢子整瑤琴撫弦不堪彈調別無好音一弦腸一斷斷盡幾回心

牧童辭

朝驅牛出竹扉平野春深草正肥暮驅牛下短陂谷口烟斜山雨微飽采黃精歸不飯倒騎黃犢笛橫吹

五言絕句 狄本有詩字

幽居四景

山色

遠山翠木滅滿庭搖空青坐對太古色終日有餘情

水光

渺渺涵秋色澄澄生曉烟四山潦初歇寒玉一溪完

窗月

山月流素煇小窗絕囂響四壁寂無聲合座生靈爽

聲音

落木舊山寺霜清葉掃風已無雞犬聲虛殿鳴秋蛩

龍鱗石 在西屏山

古石橫青壁蒼蛟松下蟠日斜山氣濕瘦甲動餘寒

梅花

瀟狄水誤滿灑石池邊清標出自然東風零亂後蛻甲玉蜿蜒

題畫小景

山合雲初盡溪陰下夕陽眞看無限好柳底坐秋光

竹亭納涼

獨坐幽篁陰停繡更鳴琴葉齊林影密惟有清風心

西樓晚眺

向晚登高樓簾閒樓上頭白烟凝野水望斷使人愁

中路憐長別無因復見閨願將今日意化作陽臺雲

夜鷺

白鷺宿秋陂夜寒如墮雪久立不飛去月明霜氣冽

閒坐口號

獨坐看花枝無言雙淚垂痴婢不知意問我心恨誰

秋夜長

秋風生夜涼風涼秋夜長貧看山月白清露濕衣裳

聽琴 本作聽彈琴

竹外結柚桐琅琅生松風聽來還自惜坐對燭花紅

華清宮

柳暗春風遠花飛香夢殘夜深明月度寂寞玉雕闌

長信宮

珠箔疎流月螢歸定繡裳宮西燈火合歌吹起昭陽

六言詩 本作六言絕句詩

春曉

夜雨連階碧草東風滿院飛花湘竹簾凝曉色石榴樹散棲鴉

春殘

簾外落花萬點枝頭啼鳥一聲喚轉枕邊春夢倚闌終日凝情

幽居漫賦

細雨吹涼入戶閒花扶影移階愁人紫燕相語古道清風去來

詠楊柳

裊裊斜籠寒雨年年榮亂愁腸相對不堪憔悴畫眉羞閣纖長

閒謠

蘭徑香薰幽佩竹風涼度疎簾情長錦瑟絃斷繡倦金綫倒拈

七言絕句 本有詩字

春思

玉勒雕鞍燕北春閒愁空自惜芳塵楊花入戶還飛去應笑虛幃翠被新

晝寢

南窗無事倦春妍繡罷沉香火底眠清夢却同飛絮杳悵隨雙蝶度秋千

端午

曉慘蒲玉泛瓊漿臂結紅絲暗自傷莫漫相逢宜楚節獨憐清夢隔瀟湘

秋思

秋入銀牀老井梧能言鸚鵡日相呼蘭閨半月閒鍼線學得崔嵬一鏡圖

春曉和徐氏潤然作

夢回隔竹漏聲殘春起移燈看牡丹無力東風暗吹燭獨披清露倚雕闌

香閨十詠

桃花扇

濃花粧點一枝春影拂瀟湘月半輪歌徹覓裳風力軟斂橫鬢亂曉寒新

鮫綃帨

牛幅生綃雪色寒鮫人相贈比瑯玕華清浴罷恩波媚南浦傷時淚雨斑

鵲尾爐

漢宮早送瑤池信荀令堂前夜氣浮憑仗花間拜新月重添新篆炷春愁

扶玉椅

繡籠南窗睡思催花生銀海玉山頹東風斜倚嬌無力夢入湖江隔楚臺

凌波襪

天孫夜半剪雲羅翠幄春分巧思多一束金蓮微印月香塵不動步凌波

梅花枕

玉膚冰骨獨英英繡向珊瑚照睡屏疑有暗香生紙

青鸞鏡

雲鬟初展曉光寒幽思重重獨舞鸞自是傷秋憐瘦影不慚綵筆寫春山

鳳頭釵

金蹙釵頭雙鳳凰曉來巧拂鬢雲光自憐不帶蕭郎思獨對菱花學淡妝

題畫

伯牙

山家茆屋隔寒林獨抱枯桐覓舊吟門掩無人飛蛺蝶白雲垂地結晴陰

蔡璧

楚水吳山作勝游竹牀石枕寫離愁晚烟何處吹漁笛猶憶琵琶怨碧秋

蘇子

天白山高月滿川蘆花風漾木蘭船倚欸本作依舡一曲鳴鳴調驚起潛蛟夜不眠

子猷

日暮天寒白雪頻扁舟夜半亦歸人想因不盡山陰興留向舟青入夢清

漁舟

秋水秋空一樣明柳陰不繫小舟輕玉堂金馬非吾道終老煙波一釣翁

蓼月色蘆花同醉醒

海棠宿鳥

幽禽底事倦春芳相與棲遲宿野棠風攪一枝香夢醒四天烟景夜茫茫

詠史欸本作古

謝東山

風捲胡沙動地塵薔薇深洞藹餘春棋終偶折登山屐方信風流社稷臣

綠珠

珠易佳人勝阿嬌香塵微步獨憐腰危樓花落繁華盡總付春風舞柳條

蒨桃

愛賞佳人白雪辭雲綾一束費春機翻然膺上呈詩句羞殺歌喉與舞衣

黨奴

江雪寒連酒思豪歌傳錦帳醉烹羔爭如取水陶承旨茗椀清新與味高

伏生

楚炬秦坑六籍埃芳心爭忍不同灰若非斯道終難墜雪鬢應消異世才

馬融

堂下青衿日就文帳中絲竹遏行雲豈應魯壁遺經日雅奏洋洋滿耳聞

樂羊

自剪冰絲譬遠歸學成何異此成衣妾身不是輕恩愛祇恐蘇郎戒下機

賈浪仙

乘驢迢遞走紅塵十二街中草色春不是眼空京兆尹敲推原已大詩神

陳圖南

遯名高臥白雲深扶醉騎驢下碧岑一笑披袍驚墮處遯時知有濟時心

孟浩然

風剪銀潢雪滿天蹇驢騎過灞橋邊詩愁萬斛應難載非爲馳驅老不便

林和靖

飲盡春觴興轉賒竹陰扶日印窗斜騎驢踏遍吳山曲處處東風出杏花

幕春偶成

草香雲暖雨初晴對竹敲詩坐小亭畫永人閒啼鳥靜花飛無語春寂寂

閨笛

小樓吹夜笛聲飛暗度梅花入翠幃曲罷夢回腸欲斷起看秋月色凝衣

無題二首

征雁初聞廢織梭支頤機杼恨偏多溪頭返影留斜日湖上行舟蕩芰荷

閒來彈鵲漫停梭竹島花潭思轉多秋老莫言春度盡若邪猶自惜涼荷

暮春閨鶯

膏雨初乾風日晴綠陰深處一聲鶯喚回午枕傷春夢起向薔薇花下行

五言律詩

暮春夜思

夜涼春寂寞淑氣浸虛堂花外鐘初轉江南夢更長
野春鳴澗水山月照羅裳此景誰相問飛螢入繡牀

虞伯生讀至末句拍案曰此豈婦人所及大爲當時所稱

游春

侍兒傳野約趣件出隣姬竹外花迎佩溪邊柳笑眉
春隨流水遠日度錦狀本作碧雲遲拾翠人爭問含羞獨

有詩

秋夜

暮聲雜鳴葉靈籟生郊墟白露脆楊柳秋水翻芙蕖
蟾蜍澹簾箔機杼織寒虛幾度思蘋藻茫然愧鹿車

夏夜園亭納涼

南園有涼氣移席散餘情新月隱修竹清風開小亭
水骨靜香汗霜紈撲亂螢忽然微雨至爽籟拂簷楹

春睡

繡倦南牕下翛然睡思催紅日過墻去清風入幕來

幽夢逃莊蝶荒雲隔楚臺覺來香縷在虛室絕塵埃

新夏納涼

薰風初轉夏綠樹老春鶯暗溜穿花入輕元詩選作溪雲
隔竹生倚涼欹畫扇拭淚聽秦箏素襪香塵暗槐陰
樹底行

清晝

晝靜春偏遠詩成興轉賒看山凭畫閣問竹過鄰家
摘翠閒驚鳥燒烟曉煮茶無端雙蛺蝶遶袖錯尋花

元日

暝日破寒天紅光生紫烟詩情歸草夢春色染桃牋

眉月添明鏡梅粧靜翠鈿堂開諸弟集相對笑迎年

七言律詩

詠竹四首

風

滿庭修竹動秋風掠地無痕一徑通影弄綠窗金瑣
碎聲歸寶瑟玉玲瓏流雲不礙湘妃佩隔水還疑蔡
女桐曲罷豈知鸞鶴在翠霞飛去玉臺空

烟

數枝瀟灑碧溪寒水氣冥冥日欲昏青玉案前雙翡
翠紫絲帳裏萬琅玕湘江舊事迷歸夢陸海春陰無

羽翰晚來獨倚闌干望暝色連天何處村

雪

凍雪霏霏墮九皋竹枝垂地翠旋銷玉龍戰退飛鱗甲青鳳翻成白羽毛歲晚餘寒知勁節夢回佳興訝清標隔雲誰弄柯亭笛落盡梅花風韻高

月

幽幽萬籟竹千竿涼夜宜從月裏看翠節參差邀玉兎金波晃漾浴青鸞半簷蒼月催詩思一徑寒輝醒醉魂吹徹霓裳清露下嫦娥猶自對芳樽

詠案頭四俊

馬肝硯

一貢西支路八千端溪無石玉還堅龍媒帶雨滴秋月霜兎和雲染翠烟鳳咮山荒幽草合雀臺春老野花妍丹砂不用醫繁鬢留得毫翁芸窗最草玄

鳳尾筆

近來覓得管城子修竹枝頭彩影高氣拔風雲驅陣勢光搖文彩動旌旄詩成覽德三書後夢入生花五色豪聖代祇今皆有象晴窗處處鳳皇毛

錦花牋

薛濤詩思饒春色十樣鸞箋五采誇香染桃夭清入觀影翻藤角眩生花涓涓錦水涵秋葉苒苒剡波漾晚霞却笑迴文蘇氏子工夫空自廢韶華

珠麝墨

蘭煤薰透漏星房蒼璧無痕暈漆光萬杵龍珠原本作頷凝海水十分麝淚泣玄霜松烟入硯還矜色江雨翻雲別有香風靜月林秋氣逼滿天詩思動清商

燈夕迎紫姑神

淑氣回春雪漸融星河天上一宵通芙蕖萬點交秋月鼓角三更度曉風燭影暈迷光綿約簾環聲徹珮玲瓏不妨鳥篆留仙迹鳳聲殷勤出紫宮

春夜

松花香度漏初沈人靜庭空落暗金一枕嫩風清曉露半窗涼月弄輕陰坐移十二闌干曲興入千層積翠深彈罷雲和重問夜薔薇影裏復長吟

晚樓凝思

鴛鴦瘴罷閣新愁獨抱雲和散畫樓風竹入絃歸別調湘簫捲月笑銀鉤行天雁向寒烟沒倚檻人將清淚流自是病多鬚鬢釧不因宋玉故悲秋

和謫弟三一三峽曉征寄回韻

鳥道縈行入劍門謫居惟汝獨憐恩鎖天烟黑疑無

地隔樹人言知有村驢雨不生池草夢看雲應斷故鄉魂平安日問南歸鴈三峽清秋依曉猿

春粧凝思

春來常是見花羞終日簾垂懶上鉤淑氣薰人饒舊夢柔情臨鸞鏡獨支頤工餘綠線日空永愁伴珊瑚夢已違細數目前花落盡傷心都付不言時

沐髮

鳳滑青螺寶髻斜金盤香水吸寒蝦指尖巧弄琅玕影楚髮輕披雲母簾掠霧暗疑星點點拂波深見玉纖纖起來亂綰慵雙鳳熏徹沉檀强自添

秋千

瘦腰春病不成圍閑逐秋千蕩畫衣香散天風蘭佩墮聲搖環玉綵繩飛鳳鈿似跨雙鸞去閑雅宜從月殿歸無力倘憐扶不起翠蛾猶蹙怨斜暉

五言排律

石榴亭諸父夜酌

永漏報高閣榴亭出夜筵紫檀熏寶鼎銀燭散青烟靈籟生修竹香風入夏絃露濃羅袖重歌遏酒杯傳諸婦酣春夢雙娥失翠鈿玉山推不倒看月背花眠

詠夏雨

頭上雲俱黑一片雨浪浪慘澹隱高樹霏微迷綠楊冷冷添澗水點點落庭檣簾捲山流翠郊虛草自香靜嫌聲閒竹醉愛爽凝觴殿開羅扇池亭送嫩涼

荷珠圓復碎蘭芷脆還芳拂埃亂天際度雲喧草堂
乘空曳輕練向晚洗炎光幽徑荒苔滑短簷飛鳥忙
湛湛翻萍影溶溶浸柳塘無心留石洞有夢惱襄王
暝色欺明月高颸透薄裳入更生閒寂欵坐訝清商
潤氣清湘簟徘徊怯繡牀

七言排律

游春

護檻花濃夢欲欹五更清露鎖寒扉明朝恐負尋芳
約拂曉平瞻霽影依貼翠自憐羞舞鏡送春無奈聽
啼規金蓮破蘚留芳跡梨蕚翻風作雪飛沙上晴鳧

窺淺渚松邊黃蝶繞疎籬催吟片雨雲俱黑狂絮欺
人故點衣心事肯隨流水盡新愁不與酒尊宜青梅
已結梢頭實驛使難傳隴外枝笑折野花輕插鬢却
嫌溪柳妬修眉因過竹院參禪意覓得雲林舊日詩
聽徹游郎歌古調停看漁父下苔磯紫山迢遞行應
好蒼磴縈迴出每遲羅袖翩翩香氣滿綠陰冉冉鳥
聲微等閒無限傷春思芳草天涯腸斷時

詞

法曲獻仙音 夏夜

天捲殘雲漏傳高閣數點螢流花徑立盡屏山無語
新竹高槐亂篩清影看畫扇羅衫上光凝月華冷
夜初永問蕭娘近來憔悴思往事對景頓成追省低
轉玉繩飛澹金波銀漢猶耿簟展湘紋向珊瑚不覺
清倦任釵橫鬢亂慵自起來偷整

蘇幕遮 春曉

月光微簾影曉庭院深沉寶鼎餘香裊濃睡不堪聞
語鳥情逐梨雲夢入青春杳 海棠陰楊柳杪疎雨
寒烟似我愁多少誰唱竹枝聲線繞臨風自訴東風
早

玉蝴蝶 離情

極目天空樹遠春山黛損倚遍雕闌翠竹參差聲戛
環珮珊珊雪肌香荊山玉瑩蟬鬢亂巫峽雲寒拭啼
痕鏡光羞照辜負青鸞 此時星前月下閒將清冷
細自溫存漸燕秋勁玉郎應未整歸鞍數新鴻欲傳
佳信閣兎毫難寫悲酸到黃昏敗荷疎雨又幾度銷
魂

玉樓春 春暮

凭樓試看春何處簾捲空青滄烟雨竹將翠影畫屏
紗風約亂紅依繡戶 小鶯弄柳翻金縷紫燕定巢
銜舞絮欲憑新句破新愁笑問落花花不語

玉女搖仙佩 秋情

霜天破夜一陣寒風亂浙入簾穿戶醉覺珊瑚夢回
湘浦隔水曉鐘聲度不作高唐賦笑巫山神女行雲
朝暮細思算從前舊事總爲無情頻相辜負正多病
多愁又聽山城戍笳悲訴　强起推殘繡褥獨對菱
花瘦減精神三楚爲甚月樓歌亭花院酒債詩懷輕
阻待伊趨前路爭如我雙鴛香車歸去任春融翠閣
畫堂香靄席前爲我翻新句依然京兆成眉嫵

賞花聲 冬景

衾重夜寒凝幽夢初醒玉盤香水徹清冰起向妝臺
看曉鏡瘦蹙梅英　門外六花琴香袂稜稜等閒斜
倚舊圍屏冷浸寶奩脂粉懶無限凄清
念奴嬌 中秋月次姚孝寧韻

冰輪駕海破寒烟萬點蒼山凝綠清逼嫦娥秋殿靜
桂樹香飄金粟萬頃琉璃一天素練光徹飛瓊屋楚
雲無迹蕭蕭夢斷銀竹　都勝三五尋常夜高河新
瀉下雪波霜瀑臂冷香銷成獨坐顧影愁增千斛燕
子樓空鳳簫人遠幽恨悲黃鵠夜闌漏盡梅花聲動

湘玉

水調頭歌 次東坡韻

素女燦雲波萬籟靜秋天瓊樓無限佳景都道勝前
年桂殿風微香度羅襪銀牀立盡冷浸一鈎寒雪淚
翻銀屋身在玉壺間　玉關愁金屋怨不成眠粉郎
一去幾見明月缺還圓安得雲鬟香臂飛入瑤臺銀
闕兎鶴共清全竊取長生藥人月兩嬋娟

蕙蘭芳引 秋思

星轉曉天戍樓聽單于吹徹擁翠被香殘霜杵尚喧
落月楚江夢斷但帳底暗流清血看臂銷金釧一寸
眉交千結　雨阻銀屏風傳錦字怎生休歇未應輕
散磨寶譬將折玉京縹緲鴈魚耗絕愁來休窗外又

敲黃葉

如夢令 戲秋李易安

門外車馳馬驟繡閣猶醺春酒頻覺翠衾寒人在枕
邊如舊知否知否何事黃花俱瘦

憶秦娥 詠雪

天幕幕彤雲黯澹寒威作寒威作瓊瑤碎剪乘風飄
泊　佳人應自嫌輕薄亂將素影投簾幕不禁清冷
向誰言著

南鄉子 清晝

疎雨動輕寒金鴨無心熱麝蘭庭院深深人不到凭

蘭盡日花枝獨自看　消睡報雙鬟茗鼎香分小鳳
團雪浪不須除酒病珊珊愁繞春叢淚未乾

浣溪紗　秋夜

玉影無塵鴈影來繞庭荒砌亂蛩哀涼窺珠箔夢初回　壓枕離愁飛不去西風疑負菊花開起看清秋
月滿臺

小重山　秋思

秋入瑤臺玉簟涼藕花香暗度紫荷鄉軟羅輕扇動清商霜漸老庭外菊初黃　眉月畫應慵瘦癯羞對
鏡怨容光淚痕寒染翠綃裳梧葉盡疎影下銀牀

漢宮春　元夕用京仲遠韻

玉兎光回看瓊流河漢冷浸樓臺正是歌傳花市雲
靜天街蘭燄沉水徹金蓮影暈香埃絕勝三千綽約
共將月下歸來　多管是春風有意把一年好景先
與安排何人輕馳寶馬爛醉金罍衣裳雅澹擁神仙
花外徘徊獨怪我繡羅簾鎖年年憔悴裙釵

燭影搖紅　又用張材甫韻

梅雪乍融單于吹徹寒猶淺夜從燈下剪春幡笑罷
椒盤宴雲母屏開簾捲放嫦娥廣寒宮苑星移銀漢
月滿花衢繞成絃管　譙樓一任更籌換錦霞銀樹

玉橋聯誰道蓬山遠可是紫簫聲斷漫悵恨春宵苦
短不堪回首照芙蓉斷腸鴻鴈

雜體詩　刊集後續補入孟稱舜記

夢遊龍闕

香魂夜靜趨龍闕天風吹袂凌波襪鮫人愁織雪綃
衣飛瓊笑問青華髮肌徹冰霜玉樹寒步搖環珮玻
璃滑一聲夢覺曉鶯啼簾箔半枕梨花月

池邊待月

待月月未升看池池水清冰夷吹海浪薄霧約雲英
惟見寒波動嫦娥明鏡行

秋思

爽籟生虛逕清秋澹碧空乘涼賒月色閒夜出簾櫳
獨坐憐團扇羅衣吹暗風

哭沈生

仙郎久未歸一歸笑春風中塗成永絕翠袖染啼紅
悵恨生死異夢魂還再逢寶鏡照秋水明此一寸衷
素情無所著怨逐雙飛鴻

附沈生病中贈張玉孃詩

隔水度仙妃清絕雲爭飛嬌花羞素質秋月見寒輝
高情春不染心鏡塵難依何當飲雲液共跨雙鸞歸

張玉嬪傳

張玉嬪字若瓊松陽人朱仕族女也父曰樾字可翁號龍巖野父舉孝行仕爲提舉官媼劉氏亦賢淑翊之內政斬斬年將艾惟生玉嬪玉嬪生有殊色敏惠絕倫故父媼益愛之大父曰繼煜字光大由貢元仕爲登仕郎曾大父曰再興字舜臣登宋淳熙八年進士仕爲科院左迪功郎高祖父如砥字京固以慶恩詔下爲承務郎張以官爲家玉嬪上藉世澤旁窺家學日肆以宏結髮相媼視祀事齋沐以從供賓饋職

婦紅兼好爲精巧技能其所作文章醞藉若文學高第詩詞尤得風人體時以班大家比之嘗自號一貞居士侍兒二人家紫娥副霜娥皆有才色善筆札所畜鸚鵡亦辯慧能知人意事因號曰閨房三清及笄字沈生佺佺宋宣和對策第一人晦之後也佺與玉嬪爲中表未幾張父媼有違言玉嬪益不忍背負佺俊茂不羣從其父宦遊京師年二十有二雨感寒疾法曰不治疾篤勝侍通問者或附耳咕嘱語張曰積思于挹所致張聞而心慟私折簡於沈以死矢之曰穀不偶于君願死以同穴也沈視之並贈以詩曰若

兒忍獨生乎義當以殉主也遂自經而殞詰旦鸚鵡亦悲鳴而死家人異之咸從殉于張時或稱張墓爲鸚鵡塚云

慕朔先生曰張大家翩翩濁世之佳女子也或以病中私通問爲違禮固矣昔鍾離抗許于齊庭孟光自擇于梁氏匪賴當世君子表而章之一則不免于自獻一則不從於親命豈切切然繩檢于禮文之經者哉

按邑乘載王詔號龍溪邑諸生嘗遊治平寺閱藏帙記革除時事頂嘍嘍有聲緣梯上視乃抄本一

其字多斷爛不可讀止得梁郭十數人各贊數語
題曰忠賢奇秘錄載吾學編中觀此則龍溪必成
弘間人異時當於鄭端簡公吾學編中一考之順
治癸巳夏五錄張玉孃傳韋連記此

國朝 孟稱舜

祭張玉孃文

維年月日時會稽孟稱舜偕松邑諸子酌月泉之水
采雲巖之芝致祭於貞女一貞居士張玉孃之墓嗚
呼吾聞天下之貞女者必天下之情女也從一以終
之死不二非天下之大鍾情者而能之乎抑古之女
子美於色者有之豐於才者有之美於色者或絀於

才豐於才者或薄於行才與色合而以一貞自命不
食其言者千古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彼以卓礫邛之
色而琴心暗引遂成一世之瑕以李清照之才而瓊
琚恨投難鑄九州之錯孰如居士者飾綉雲以作肝
琢冰玉而爲骨貞而不字貞爲女士之師矣以靡他
特著共姜之節文迴織錦奪異巧於天孫淚灑成斑
追幽思於堯女天祿校書視班姬而無媿胡地流笳
笑蔡女以多慚心堅金石志格豚魚遂使翠顏雙娥
靈泣西川之魄綠衣好鳥精通東海之魂此誠情獨
鍾於一人而義足風於千載者也嗚呼恨血楓林赤
恨骨楓林白可憐籠中舊鸚鵡化作春規啼日夕鵑
陳祠而應觴魂仿彿其來格尚饗

國朝 孟稱舜

貞文祠記

貞文祠者以祀貞女張玉孃作也玉孃貞而能文爲
今昔所未有余故與松邑士民謀立祠祀之而題曰
貞文祠誌實也自余之至松也歲比不登而工作繁
興或有非之者曰與役於得已之日此賢者所不爲
也而余爲之不顧者則予固嘗有言矣曰衣食足而
禮義生是亂天下之言也無禮義則有布縷而不得
衣有粟而不得食矣故夫子告爲政者曰兵可去食

可去而信決不可去予之修學所以尊聖人之居也
尊其居所以重其道也重道所以示教也而今也則
爲表貞女之墓立祠祀之意殆所以明倫也噫松俗
簡樸頗爲近古而其陋者不能無也今歲當祲災其
婦女之不良者乘垣賀絲而相贈以芍藥者容有之
矣而衣食之不充將有徧謫以至於死者甚有告絕
求去放買臣之妻者孰能有殉夫於未字之前而守
信於既逝之後如貞女者乎予故表之以示勸也而
匪僅以其文之足傳焉已也楓林之野在昔號爲勝
地衣冠望族多卜兆於此高塚麒麟翼翼非之也今

而蕭然四顧求其遺跡固已無一存者而此墓以鸚鵡之名獨傳至今豈非生王之頭固不足以易死士之墓而尒卿將相之名將有一婦女禽鳥之不若者乎余初至松卽聞有貞女之墓過而弔之則荒烟彌望祇見路旁一小凸介峙兩田之間而此研然一凸者恐更數年數十年而必無或存則後將并其名與跡而遂泯之豈不大可惜哉予故欲封植其墓之碑誌之而以修學之工未竟卒卒未果今予身方告去而此志不遂深以爲恨因與好義諸生共計之曰欲封其墓必自闢其田始田不闢則耕者將日侵削之

至于亡且路在墓後則雖特牛羊蹂之而行履雜沓日踐其土雖封之奚益因以余所置田三畝許易其旁田而樹松以象其貞樹梅以象其芬也墓前立小亭植碑誌之復地濬爲長塘植蓮以象其出於泥而不染之節也更其路于墓前而立祠於墓後迎進提佛于中堂而塑貞女及霜娥紫娥鸚鵡于西偏蓋準提佛爲大士化身而俗傳貞女與沈生爲大士座前侍者化身皆在座前調弄鸚鵡相顧一笑私情所感遂墮凡閒生不獲偶殺而合葬楓林之野今故立像於丙置田二十畝以供香火而令僧定玄主之蓋非僧爲之主則此祠不能久存而非佛爲之主則僧亦不能久存斯長保此祠之術也祠未及落成而予復將旋里善後之圖全以屬之同志諸君時則有金沙史野雲者來寓于松深鼈此舉并欲闢其區而廣之是余去而野雲君在有以知此役之終不虛於無成也已先是予讀松陽縣志得三異人焉其一爲卯山道士葉靜能其一爲雪巷和尙葉希賢其一卽一貞居士張玉孃也余嘗作三詩弔之茲不盡載特載弔張玉孃詩于後

千年恨骨葬秋山一片楓林染丹豈是霜花夜凝紫相思淚血成斑斑一貞貞潔心如玉幽居長向蘭房哭綵絲繡作沈郎容生不相逢死相逐山高月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所思不見將何如玉容一日秋風槁閨道沈郎不勝衣夢裏依稀覺也非却恨朱顏不相見可憐白首空相期翠嫩雙鬟共生死綠衣好鳥重悲啼不及前春雙燕子足繫紅絲去復歸

畔斜陽路淒涼落照滿楓林今古傷心在此處

鸚鵡塚 借崔灝黃鶴樓韻 國朝孟稱舜

青雲夜載美人去鸚鵡朝來墮翠樓鸚鵡一去春寂寂荒城千載雲悠悠香魂欲問梨花月幽思空餘芳杜洲蘭雪有餅君莫唱夕陽烟樹不勝愁

弔張大家 國朝劉仁嵩

稗史雕零久未聞但傳英爽式荒墳不因斷簡留珠玉那識芳隣女廣文

讀蘭雪集七章 國朝劉仁嵩

子塞孟子自松陽振鐸歸悵其教之不能行於男子也而有感於貞女之遺詩既梓其集復爲傳奇以鼓吹當世人且屬予爲之歌自秋徂冬曾無隙暇幾爲擱管終未成篇直至丁酉驚蟄後二日忽然嚴冬無數蟄蟲出而遭劫且也雨中帶雪其實如予柔脆者立靡堅貞者自若因念蒲柳不堪經秋猶之螻蟻難當春冷爲賦七章略表予慕

其一

莫磬維蘭先之以雪香旣感人復加以潔香傳厥文潔傳厥身非香非潔萬物稱臣

其二

嗜茶加甘擇節取苦嗟嗟幽貞誰與女伍

其三

不必相見斷斷予夫不必相配關關永圖見者目止配者合止乾坤剛柔天地位止

其四

嗜彼縷烟與雲俱養雲濃在巔烟無所往亭亭澗水千溪必響衆響來同一音自奘

其五

凡爾能言孔孔皇皇不如鸚鵡哀號孔傷此有一邱彼有一墓彼有二侍女此有千言賦乃知泉巖以異不以富

其六

誰貽神羞識潛者稀何以配之計惟準提出千手眼捐與天齊幽幽坦坦上帝剡剡匪齋匪瀚

其七

慨世蒙頑宜莫如我搜我枯腸難當其可春晴維陰降雨及冰皚皚浩浩以起我心

鸚鵡塚贊 國朝唐九緯

子塞子自松陽歸貽我張大家蘭雪集一本

并備詁鸚鵡塚事且爲譜之樂府以垂永古緯深悲之又復深爲玉孃幸玉孃貞女亦才女其文其節自足千古然不得千古才人表而著之則其藁與墓能不湮沒者鮮因爲之贅庶附以不朽云爾

吁嗟乎鸚鵡能言人之心惟此鸚鵡超越衆禽其同乎族類者則抗節而高飛配鳴鶴於在陰綠衣翠羽同其文章幽情懷志等其貞忱彼王侯卿相之蘧俱滅沒於荒烟野草之岑而獨此鸚鵡之塚永垂芳紀焉以卓絕於古今

題蘭雪集　闕名

楊柳枝青蜿地長薛家蘭蕙舊爭芳唯餘一隻聰明鳥荒草荒烟問北邙蘭英蕙英元未能詩女子有柳枝辭傳世往事流傳望遠詩雙娥解意侍臨池寒烟疎雨愁多少似是千秋幼婦辭

松陽縣志

閨操載宋張玉孃字若瓊父授以孝經女訓過目成誦蓋張爲官族積書遺藝玉孃窮玩益深至其所作詞文不下漢之班姬遂號一貞居士父母擇配沈生從父宦遊病羸不起時玉孃年二十四矣矢志守節臨幃哀慟恨不同死忽夜夢沈生傳言燭影揮霍見沈生異駕聲相迎即披衣坐起謂侍兒曰吾事定矣未逾月竟不食而殞父母痛之與生並葬於附郭楓林玉孃舊玩能言鸚鵡及侍兒輕紅翠紅傳言紫霜姚異俱悲鳴死并遺以殉葬名其塚曰鸚鵡玉孃遺稿曰蘭雪或有攜上京師者學士虞伯生歐陽玄讀其詩至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撫几嘆曰可與國風草蟲並稱婦人女子所罕見者五律之暮春夜思豈婦人所能及若疎雨寒烟似我愁多少詞中佳句也七絕之春思明王詔云怨而不怒

蘭雪集二卷宋張玉孃著詩詞工妙在宋時可與李清照吳淑姬朱淑眞並稱順治間副講孟稱舜刊梓後附錄一卷兼作傳奇而傳奇已不傳此集且幾於湮沒即其詞爲南宋人妙品元時學士虞伯生嘆賞之朱竹垞太史王蘭泉司寇詞綜俱未載想未見也余得有此集鈔册幸不殘缺今歲春官下第歸來長夏錄出數本其詞函致陶鳧鄉太守嘱其補入詞綜補遺中並將傳中燭影揮霍事

余偶譜燈幻北曲一折溯宋末迄今已五百五十餘年矣同志者刊其集更可廣爲流傳又按張玉孃王將軍墓詩小引宋王將軍名遠宜松陽人宋亡與元兵戰於望松嶺死之遂葬此望松嶺在松陽境則玉孃卒時已在元初浙江通志以玉孃爲宋人祀於東吳烈女柳朱之次王詔傳稱宋仕族女玉孃詩自序有丈夫以忠勇自期婦人以貞節自許妾深有意焉數語傳褥女所未亡者有二親耳其貞孝大節出於尋常萬萬何異奇烈男子乾隆間無錫顧奎光元詩詩選雖選入暮春夜思春

思詩二首當以宋人爲定不泯其志也浙江通志載沈晦建炎間守處州致仕後遂家於松陽上方山著有上方山居詩爲樊榭徵君宋詩紀事選入三首傳稱沈佺爲晦之後佺乃玉孃同里人耳因附誌之

道光丙申之夏玉山生曲阜孔昭蕙琴南氏記

題詞

清風蘭雪灑覓裳一卷新詩弔玉孃此地曾經葬鸚鵡他生或者作鴛鴦眞仙與證三生石唐葉靜能法善兩眞人皆松陽古佛曾分一瓣香孟稱眞文爲建貞文祠與準提佛並供珍重石林

邀燕語雙鬟何處暮雲涼沈生病中贈玉孃詩云何當飲雲液共跨雙鸞歸故云

道光巳亥夏五望前一日葉君潤臣以此册見示爲題一律此册與柳依依劉碧巖兩人逸事他日可刊入叢書也劉柳事南中有之玉清散吏陳文述書於京師

情絲不作同功繭香塚應開並蒂花惆悵一雙鸚鵡語春陰猶傍綠窗紗

吳縣潘曾瑩題

右張玉孃詩上下二卷集後附小傳及後人題
咏一卷順治間副講孟稱舜所刻本也雍正乙
巳夏五從詹生樹本收購湍筆錄之以破
雨窗岑寂卷首磨滅六字卷末脫落數頁計兩
閱日而畢自貞文祠記後可以不錄慮見全帙
者謂是集尙有祠記及懇弔詩好事者必以不
得覩爲恨因幷鈔之譾言囈語令人昏然欲寐
然孟君記中所云立亭植碑以誌之餘地濶爲
長塘及更路墓前立祠墓後數語覺鷄鳴塚址
宛然在目且其功不可沒不必以詩文之工拙
論也望後一日記

宋代女士以詩詞著流傳至今者濕玉斷腸兩集而
已餘則楊吉之登瀛集王綸之瑤臺集等悉皆湮沒
不多概見張玉孃宋仕族女矢志守貞殉志而終所
著蘭雪集幾欲繼軌濕玉斷腸惟傳本絕少諸家書
目未見著錄明成弘間王詔爲立傳表章始顯於世
順治中孟稱舜又復爲之修墓建祠刊集行世但所
作祭文祠記文詞俚俗因其有功貞女亦姑存附集
後此本自孔氏微波榭鈔本迻錄孔氏原鈔則出自
長塘鮑氏知不足齋而鮑氏又鈔自小山堂趙氏者
也順治所刊印本罕見近年始有狄氏活字本較此
少跋一篇字句亦多異同后附望後一日記疑是孔
氏旌谷所跋周姬愛讀此集兼景慕其爲人慫恿付
刊幷任刊資亦藝林佳話也時庚申仲冬月李之鼎
識於世業堂

黃巢冢

上雲吳羅拾玉署

金源一代文學之彥以貴華山主王子端先生爲巨擘詩文書畫並稱卓絕同時作家如党承旨懷英趙滏水秉文趙黃山滋李屏山純甫馮內翰璧皆不之及也滏水幼年詩與書皆法先生且以詩稱之曰鄭虔三絕畫詩書其傾倒可謂至矣其後用先生薦入翰林遷上書指斥時相遣陵召問不能置對攀及先生坐與同貶時人皆不直滏水而先生不以介意其後滏水則謂子端才固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止是尖新蓋滏水幼年其名不顯故藉先生以自重泊其名重位高不必假借先生遂抑揚其辭而欲與之爭名不知其才其學皆非滏水所能及也當金之季世王淳南若盧讀先生詩有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之句謂小樂天實甚作四絕句譏之滏水所謂不免物議者也然問時李屏山則盛推先生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貴華人難及也而馮內翰挽先生詩則云詩名不知其幾人詩則無所見余之所知大略如是

金源一代作者衆矣著錄於元氏中州集劉氏歸潛志及全金詩者奚啻三百餘人其中不乏專集流傳多於金末毀於兵火今可見者九家而已滏水淳南莊靖遺山四家之外皆由蒐集得來無從窺其全豹昔歐陽永叔致歎於文章之顯晦有幸不幸之分今輯先生遺文於千載之下灰燼之餘得十一於千百是亦拙軒明秀二妙天籟諸集之比不可謂非幸也何可以其少而忽之哉讀是集者不惟知先生爲金源一代文人之冠冕即吾遼東文學之彥亦當以先生爲巨擘生乎其前者固莫之與京生乎其後者亦無人可與肩行今世之人若仍存趙滏水王淳南董思白諸公之見而橫肆其譏訕此所謂不樂成人之美以自形其淺陋者亦非余蒐輯此書之旨也

卷第一

文

涿州重修蜀先主廟碑

五松亭記
香林館記
李山風雪松杉圖詩跋
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
跋米海岳書
卷第二
詩
楊祕監下楯馬圖
書西齋壁
八月十五日過泥河見雁
示趙彥和
大安寺試院中寒食
獄中賦萱
獄中見燕
偕樂亭
野堂二首
韓陵道中
絕句
孫氏午溝橋亭
送士選山東外寨判官
張禮部溪山眞樂圖
內鄉浙江張浮休窪尊爲二兄賦
超化寺
舍利塔
夏日
中秋
被貴南歸至中山
送子貞兄歸遂陽
采蓮曲
秋郊
懷涸川
夏日
河陰道中二首
李輔之得鄴南城注雨瓦筒以之支琴
登林慮南樓二首
贈益公和尚道山
題南山友雲山
遊黃華山詩四首
黃華亭六首
棲霞觀
曲水園
清華臺
道村
題馬光塵畫
佚句
叢臺絕句
法具
殘菊
卷第三
詞
大江東去
調金門

鳳棲梧
菩薩蠻回文三首
清平樂
烏夜啼
訴衷情
清平樂
水調歌頭
謁金門
桃花水
卷第四
家集
博州顯學碑陰記 王遵古
過太原贈高天益 同上
野菊 王庭玉
李山風雪松杉圖跋 王萬慶
雙溪小稿跋 同上
與夾谷行省書 同上
失題 王明伯
昌寧公廟記 王遵古 補
卷第五
記事
王政 金史 元氏墓碑 中州集
王遵古 金史 元氏墓碑 中州集
王庭玉 元氏墓碑 中州集
王庭堅 元氏墓碑 中州集
王庭筠 金史 元氏墓碑 中州集
王庭掞 元氏墓碑 中州集
王萬慶 金史 元氏墓碑 中州集 全金詩
王明伯 中州集
王顯卿 中堂事紀
卷第六
題識
寄王學士子端 趙秉文
跋黃華墨竹二首 同上
曉雲次子端韻 党懷英
利涉道中寄子端 周昂
王子端挽辭 路鐸
挽黃華詩 馮璧
子端山水伺裕之賦 李純甫
哭黃華 同上
黃華畫古柏 蕭貢
王子端云近來陸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
予亦嘗和爲四絕 王若虛
題黃華江皐煙樹二首 雷淵
題子端雪溪小隱圖 張行簡
題黃華幽居圖 李獻甫
游黃華山 元好問
王學士熊岳圖 同上
王黃華墨竹 同上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同上
黃華峪十絕句 同上
墨竹扇頭 同上

跋國朝名公書 同上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耶律楚材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 同上
跋黃華墨蹟 王惲
題黃華與李彥明太守一十三帖 同上
跋黃華題郭壽卿雙溪圖 同上
跋黃華煙江疊嶂圖 同上
跋黃華老人二詩後 同上
跋黃華書法 同上
黃華墨竹 姚燧
題黃華帖 袁桷
題王黃華墨竹 同上
題王黃華詩稿 宋褧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稿 同上
金王庭筠書服胡麻賦 胡翰
書蒙翁所藏黃華老人眞蹟後 李東陽
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晉時舊
遊黃華山和王庭筠韻 李孝先
右王黃華庭筠
王元仲海岳樓同諸公賦 王惲
同知王公贊 失名
右王元仲遵古
九日月中對菊同禧伯郎中賦 張本
答王滄游冬日二色桃花詩 耶律鑄
春日懷王滄游禧伯 同上
跋滄游王先生詩後 王惲

王滄游墨竹 袁桷
題王滄游歲寒三友圖卷 歐陽玄
前題 倪瓚
前題 王蒙
前題 吳寬
右王滄游萬慶
贈王明伯 盧革
右王明伯
卷第七
雜記
歸潛志 九則
中州集 四則
滹南集 一則
滏水集 二則
遺山集 三則
續夷堅志 三則
金史 二則
靜齋至正遺編 一則
閻綸實錄 二則
詩史會要 二則
畫史會要 三則
六研齋筆記 又三筆 共二則
石墨鐫華 一則
畫禪室隨筆 二則
名山記 一則
蜀先主廟碑拓本 一則

式古堂書考 二則
金詩紀事 全金詩引 一則
庚子銷夏記 一則
李衍竹譜 元、道山醉注引 一則
雍正山西通志 三則
別本山西通志金石記 三則
乾隆汾州府志 三則
道光河南通志 一則
乾隆山東通志 一則
乾隆沂州府志 一則
康熙汾陽縣志 一則
乾隆蒲州府志 一則
居易餘 一則
諸石刻
異文考訂
卷第八
年譜 附世系
附佚篇目
文
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 元氏王黃華篇碑 此賦或非一首以無總題故不爲析列之
知勝亭記 歸潛志十三
與李彥明太守一十三帖 秋澗大全集
主事麻秉彝墓碑 山西通志金石記 蒲州府志 虞鄉縣志 臨晉縣志
詩
過龝桃山和二兄詩 二首 胡仲子集

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溫然屑士集
和同年九日詩 同上
題郭壽卿雙溪圖 秋澗大全集
次彥高問疾韻 經句一首 宋學士全集
次許子靖題光華堂韻 七言律二首 同上
扈從秋山應制詩 原三十餘首明初存十四首其目可考者僅六首 同上
香林
平頂山
温泉
牡丹
酴醾
松影
過龝桃山和二兄詩 二首 胡仲子集

右目所列悉由采摭而來用力雖勤猶恐未備別列佚篇懸而待訪亦告朔餼羊之意也近經銳意覓訪知黃華詩刻不難求得拓本五松亭記石刻亦在若有若無之間麻主事碑尚在虞鄉縣志不錄原文又其略也依此以求則先生之佚文存於天壤間者或非此集所能限是在吾儕之多方搜求耳采摭既畢附綴斯語方聞君子幸加糾正補其闕遺是所望也甲戌十月金毓黻識

文

涿州重修蜀先主廟碑

仁者未必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者之心以仁天下不仁者之心以仁濟其私故善論人者論其心之何如而成敗不與以仁濟其私者發於其言見於其事亦仁也蓋竊仁以欺天下夫竊仁者是有大不仁根著於心然竊仁易窮也而根著於心者卒不可掩天下之人莫不腹詈唾唾雖一時成功旋與草木同腐矣仁者之心不以其身其家而以天下故天下之人亦相與謳歌戴仰願以爲君雖生無成功天下之人莫不欷息至後世猶喜稱道精爽在天能推其仁心用之不已施之不竭呼吸而雨雲咄嗟而風霆咫尺萬里朝夕千載此理之自然無足怪者先主仁人也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雖不能如其言要之其心如是而已有厚愛天下之心必攀天下之人猶欷息其無成而喜稱道之涿之人又祀而奉之宜哉涿先主之故家也廟距州西南十里而遠庭有石乃刺史婁君迺重修記唐乾寧四年也則血食於此舊矣歲久屋老繡莊風雨承安二年夏四月里民始議增葺於是富者以資巧者以藝少者走以服其勞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門屏又作兩廡配祀元臣諸葛孔明關雲長法孝直在東廡士元張益德簡嶷和在西既成具興廢歲月乞文於庭筠將以刻諸石庭筠曰五季兵火之餘宝廬焚蕩殆盡而廟貌歸然獨存悍夫暴客過堂下斂兵鼎踞不敢犯則其仁之人民也深矣大哉仁乎蘊之於心充於天地被於萬物蓋有不與死而俱亡者幽而爲神其遺澤殘烈匄及天下後世以達其生平未厭之心必矣豈獨私乎一鄉哉祠而奉之者特其鄉人之情耳庭筠既書其事復作歌遣之使迎送神佐其鼓舞

范陽縣主簿兼管句常平倉事劉大有忠武校尉范陽縣令兼管勾常平倉事武騎尉張繹昭武大將軍行涿州刺史兼知軍事提點山陵提舉常平倉事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七百戶蒲察克温立石 此碑在涿州城西南十里檀桑廟中

郝經書黃華涿郡先主廟碑陰詩云稱道孔明獨有杜少陵論著昭烈復見王黃華君臣一體始無媿蜀相祠堂樓桑家昨因應詔又作兩廡配祀元臣諸葛孔明關雲長法孝直在東廡士元張益德過燕南青林一簇啼鳶鴉簫鼓寂寞村社散廊廡慘淡昏龍蛇西南一碑刻蒼玉每讀輒止驚杳嗟磊落一片恢復心始終於仁無少差當陽之言永安命三代聖王何以如仲謀雄畧祇僭僞阿瞞詭譎空姦邪論議到此眞不欺文采絢縟森芳葩書法二王作眞行得意韻勝如時花歌謠慷慨燕趙義士風但恨不能完漢軍敗崩三巴百匝細讀立復坐不覺午日傾簷牙徬徨欲去不忍去饑馬更繫枯荆楂東夷何以得此人日出之圖王氣韜朝霞滅遼服

宋帝諸夏禮樂制度無緻瑕家世章廟布衣臣貴胄鼎族來幽遐
春深徑渡鴨綠江太行山巔高挂浮海槎風流儒雅冠冕代碧雲
玉樹栽烏紗漢魏以來無此作作詩爲向諸生誇 郘文忠公陵川集

九

又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文曰廟又有碑金翰林應奉王庭筠詞
推明昭烈之志論義文采近世所無然猶題爲先主名號有未正
焉按春秋左氏傳稱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生則稱主沒
則稱先主非帝王之號也魏晉私計以昭烈父子爲僭僞故稱蜀
不稱漢以昭烈爲先主安樂爲後主至陳壽作國志即以漢統與
魏使昭烈父子與劉璋共爲蜀志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爲正統惟
宋司馬光更蜀爲漢初曰漢中王即位曰漢主前則曰漢主殂追
稱則曰漢昭烈帝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朱熹始奪黃初之
統以章武繼漢漢亡始爲魏夫高帝以寬仁得人心開漢統光武
討及崩而岑之孔明使復漢卒事其中興功烈雖不逮光武其出
師誅翳承高帝之業志揭示漢家神靈震竦叛僞若天假之年
必拓定中原如建武之際矣且與光武皆漢子孫豈容神器之他
歸而獨不與其統稱大夫之稱乎或者又以爲族屬疎遠不能紀
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此又
從而爲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信初昭烈見孔明
即曰今漢室頹弊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即
以復漢自任孔明即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使與漢室當是之時莫
不以昭烈爲漢帝曹氏爲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反
之哉故推本漢氏家法心傳統緒所在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

以謀厚得人心復漢統昭烈以信義得人心存漢統故魏篡漢之
始昭烈以爲天下不可遂無漢傳序在己故即漢中王位及魏遂
代漢廢漢帝而幽之乃即皇帝位于武擔之南正名定分聲罪致
討及崩而岑之孔明使復漢卒事其中興功烈雖不逮光武其出
師誅翳承高帝之業志揭示漢家神靈震竦僞若天假之年
必拓定中原如建武之際矣且與光武皆漢子孫豈容神器之他
歸而獨不與其統稱大夫之稱乎或者又以爲族屬疎遠不能紀
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此又
從而爲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信初昭烈見孔明
即曰今漢室頹弊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即
以復漢自任孔明即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使與漢室當是之時莫
不以昭烈爲漢帝曹氏爲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反
之哉故推本漢氏家法心傳統緒所在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

牓其殿而碑諸廟 圖上三十三
王世貞跋王庭筠先主廟碑云涿州有昭烈廟王庭筠撰記及書
篆庭筠在金與党趙輩俱負能書名行筆絕類南宮父子正書稍
存廉隅雖筋骨不乏而姿態遠遜矣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
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自是名語 弇州山人續稿一百六十七
又云涿郡爲昭烈桑梓地故金人亦知立廟以祀而王庭筠爲之
記且書之王庭筠作行草得海岳三昧此書乃楷筆雜有張從申
柳誠懸風骨而小以米意運之遒逸疎朗亦可貴也 同上
錢大昕跋重修蜀先主廟碑王庭筠
撰字體遒勁郝陵川所云書法二王作眞行得意頗勝如時花者
也朱錫鬯曰下舊聞載此碑全文但改題中蜀先主爲漢昭烈帝
又脫落三十餘字舛誤者亦數字皆當據石本正之張桓侯字益
德見於蜀志本傳惟世俗所傳三國演義謂益爲翼錢遵王謂內
府板演義猶未譌此碑本作益德而日下舊聞亦譌爲翼蓋錫鬯
得之傳鈔未嘗親至碑所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八

五松亭記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臥龍祁峪爲首天平爲脊魯
班門爲尾逶迤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
腑益深而益奇黃華之佛祠天平之道宮今皆爲墟矣惟祺峪寶嚴寺
爲獨完寺創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大定中寶公卓爲禪居鐘鼓清
新林泉改色始爲天下聞寺李輔之丞此邑也初人寺愛之不能歸
久之歎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蔽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未
盡必嘗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有平地數尋若
墳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
有亭焉覺前人欲有爲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笑曰此
留以遺我也於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舊構翼然出於舊將之間亭

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之春庭筠嘗一到其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
川阜逶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則巍堂修廡隆棲傑閣駢列層
見迭出竹巖花磵諸山線然窈然嶄然崒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綿絡
繹呈巧獻怪大略皆退之南山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尚未盡
也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祕此亭之得全而有功於此山也吾歷山多
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一二數即山中求之其華隱妙巧與人意
會者亦無如此亭焉加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之
龍蛇聽夜風之琴瑟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
文於吾以爲記吾於是山已結是緣雖不吾乞尚爲之輔之燕人名
弼輔之其字也清愼有禮敏於政事河南通志又金文雅引

劉祁遊林慮西山記云寶巖寺南厓五松亭亭亡止餘一松王子
端碑陰刻劉治中濤詩亦聞人
潘耒遊林慮山記云老僧導歷五松亭故址王庭筠稱亭中見西
山諸山星巧獻怪略如退之南山詩中所云良然
河朔訪古新錄云五松亭在西南岡縣谷山今已廢金王庭筠撰
五松亭記碑陰貞祐丁巳劉溥所作五松亭詩正作已委諸蔓草
字已磨泐
林縣志云五松亭在縣西南烘谷山五松並生挺然可愛金大定
三年縣丞李弼建今磨爲觀音堂
按五松亭記謂戊申之春嘗到其亭上戊申爲大定二十八年時
李弼尚丞此邑若大定三年作亭又後二十五年而遇先生先生
又後數年而爲之作記恐李弼官此無如是之久志文無徵斷不
可從

香林館記

承安四年春二月上以右宣徽使張公出守沂州明年公以書抵庭
筠曰吾下車奉宣詔條夕惕不敢暇逸遂今州民始爭像屬一日謂
吾曰民則安矣公亦勤矣盍謀所以燕息者於是築香林館館在思
賢堂之東南環階植青梅綠萼梅臘梅數十株開時花氣宜人故以名
焉旁有壞垣崇卑不齊乃破石絡以蔓草蒼然如幽山斫竹開徑回
線蔽翳地纔數畝可行者跬步相失疑其無窮也南亭曰雙清東庵曰
香界夫爲是者非徒燕息而已蓋將以致思於其中人之思出於心
心爲俗物所敗則亂故治心者先去其散之之物然後安既安而思
則思之精吾退食自公隱几孤坐每閱書至酉耳目之所接及者乃
林風竹月耳無一物相敗吾心甚安乃益思所以事君與夫治身治
家治民凡有爲者庶幾乎無愧焉像屬初惘吾勤而不知重吾勤也
閑嘗以此意爲之記庭筠復書謝曰公之治沂也馭民寬馭吏嚴橋
梁修學校舉野無廢田庭無留訟其爲政播於人者如此政隙游戲
翰墨詩句高遠似唐人書畫圖美似晉人豈特似之眞得其意焉其
遊藝散落於人者如此乃日坐香林思而得之者歟則其事君與夫
名汝方按原作芳誤字仲實太師南陽郡王之子平章政事莘國公
之弟高才絕識言議英發風標玉映氣壓一世云同上引沂州志

李山風雪松杉圖詩跋詩附

繞院千千萬萬峰滿天風雪打杉松地鑪火暖賓昏睡更有何人
似我慵

此參寥詩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也黃華眞逸書書後客至曰此賈
島詩也未知孰是金文最引墨緣彙觀

王世貞題李山風雪松杉圖云右金祕書監李山畫風雪松杉圖
而黃華老人王庭筠題參寥詩於後二君皆宋名家子爲完顏氏
禁近有聲余偶得三絕句題其後云云今二君而在不免泚顙然
李用筆瀟灑清絕有致出褒徑外庭筠翩翩遂入海岳庵三昧皆

可實也此君僅四十有七而沒然時時自稱黃華老人極可笑跋
後所謂萬慶者庶鴞子仕至行省右司郎中金史誤作曼慶當以
此爲正 金州山人稿一百三十七
按王萬慶曾跋此帖別錄於後王氏所謂跋後之萬慶即指此也
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
趙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秦紹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爲
京師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阨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
爲甸服遂遷德於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遷即魏之故
基敘位爲宮闕是曰四京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九十七即玉堂嘉話五此
篇其節錄非全文也

跋米海嶽書
鳥跡雀形字意極古變態萬狀筆底有神 玉虹鑑真帖

詩

楊祕監下槽馬圖

龍眠悔畫馬政恐墮馬趣我今破是說試下第一句道人三昧手游戲萬象具萬象初莫逃畢竟無所住譬如大圓鏡照物隨其遇少焉物四散影果在何處楊侯具此眼透脫向上路萬馬落人間蓋證龍眠誤

書西齋壁

世事雲千變浮生夢一場偶然攜杜杖來此據胡牀有雨夜更靜無風花自香出門多道路何處覓亡羊

八月十五日過泥河見鴈

家在孤雲落照間行人已上鴈門關憑君爲報平安信才是雲中第一山

示趙彥和

四柳危亭坐晚陰殷勤雞黍故人心兒孫滿眼田園樂花木成陰年歲深十畝蒼煙秋放鶴一旛涼月夜橫琴家山活計良如此歸興秋風已不禁

大安寺試院中寒食

東風日日漲黃沙供佛牀頭始見花寒食清明好時節年年憔悴獨離家

獄中賦萱

沙笳百戰場烏鬒不敏樹況復幽圄中萬古結愁霧寸根不擇地於此生意具婆娑綠雲杪金鳳掣未去晚雨沾濡之向我泫如訴忘憂定漫說相對清淚雨

柳州歐廂塔前亭樂東坡夏李春如雅女及賦王伯龜所藏趙吳興書凡九首梅花黃美芙蓉山茶四時党承旨世傑酉湖芙蓉晚菊王內翰子端

際無

雲自知歸鳥自還一堂足了一生閑門前剝啄定佳客簪外房顏皆好山

韓陵道中

石頭犖确兩坡間不記秋來幾往還日暮蹇驢鞭不動天教子細數前山

絕句

竹影和詩瘦梅花入夢香可憐今夜月不肯下西廂

孫氏午溝橋亭

閑來橋北行偶過橋南去寂寞獨歸時沙鷗晚無數

送士選山東外臺判官

秋天寥廓使星明光勤山東七十城玉署文章應閑冷繡衣風采試澄清人隨白鴈霜前到詩繞青山馬上成才力如君君未老只愁無

地避功名

張禮部溪山眞樂圖

悠悠春天雲想見平時閑朝遊溪橋晚暮宿山堂間澹然不知愁亦復忘所懽出山初無心既出還思山人間待霖雨欲歸良獨難山堂悵何許蕭蕭松桂寒

內鄉浙江張浮休崖尊爲二兄賦

巖花獲我酒酒面照幽妍風如惜花影不肯生微漣空山悄無人花枝自留連懷人成獨醉日暮山蒼然

超化寺

隔竹微聞鐘磬音牆頭脩綠冷陰陰山迎初日花枝靚寺褰清潭塔影深吾道蕭條三已仕此行衰病獨登臨簡書催得忽忽去暗記風煙擬夢尋

舍利塔

蒼山亭亭如覆盎佛塔東西屹相向林頭朝日射重簷黃金丹砂曄生光中華此塔第十五圖記所傳知不妄智慧薰成舍利羅夜半奇芒時一放想見當時阿育王鞭鬼匠雲車擘海挽炎沙底黃腸三萬丈石排方面蔑石段鐵鋼瘦中腰鼓樣功夫精密業長久位置尊嚴氣高張地皮浮水腐寸許旱益與之俱下上崧山歸山夏秋雨雨涼從衡歲相盪天龍圍護夜又守終劫不敢生波浪塔前樹秀老不死樹下水流多益壯再拜初嘗一勺甘洗我三生煩惱障

夏日

西窗近事查如夢北客窮愁日抵年花影未斜貓睡外槐枝猶顫鵲飛邊

中秋

虛空流玉洗世界納冰壺明月幾時有清光何處無人心但秋物天下近庭梧好在黃華寺山空夜鶴孤

被貰南歸至中山 丙申壻

短轅長路兀呻吟行李遲遲日益南親老家貧官職重恩多責薄淚痕深向人柳色渾相識著雨花枝半不禁回首觚棱雲氣隔六年侍從小臣心 案丙申疑作丙辰說詳見年譜

送子貞兄歸遼陽

青蛸江邊玉數峯煙梳雨沐爲誰容到時爲向山靈道歸意如君一倍濃

采蓮曲

南北湖亭競采蓮吳娃嬌小得人憐臨行折得新荷葉却障斜陽入畫紅

秋郊

瘦馬踏斷沙微風度隴斜西風八九月疎樹兩三家寒草留歸恨夕陽送去鴉疇村有新酒雖畔看黃花

夏日

憶涸川

極目江湖雨連陰甲子秋青燈十年夢白髮一扁舟

檇槃倒影硯波清注了黃庭譜鶴銘且喜過門無滓穢却憐流壁有寧馨 劉夏客時寧字平叟時

河陰道中 二首

棗葉成陰杏子青榴花相映可憐生林深不見人家住道上唯聞打麥聲

微行入麥去斜斜才過深林又幾家一色生紅三十里際山多少石榴花 以上俱中州集三

李輔之得鄴南城注兩瓦筒以之支琴

鄴城城南青雀來五樓突兀肩三臺胡桃萬瓦淨如水春陰不敢生莓苔舊雨閟千三百尺多年雨牆空階石繁華已逐水東流斷甃時

從耕者得可併此君落君手愛之不博連城璧錫花如雪錯菱花小
字與和猶可識晴窗拂拭支桐君上下一般蛇蚹紋哀蟬遽止不成
弄千古雨聲愁殺人 全金詩十六又續河南通志七十二

彰德志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
辭簡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簡瓦長二尺濶
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濶倍今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
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
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
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
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
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
若此物者毀碎無存矣齊磚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剗土求之衆衆
踰年不得鄴民乃僞造以紿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四陵歌舞塵
有奇姿無庸變蒼狗雲兮淡而貞載與尋宿盟論交須耐久持贈近
無情清風動亭側明月生空碧嘉時爲招呼相與成三益 同上

遊黃華山詩 四首

王母祠東古佛堂入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栗
葉黃

手拄一條青竹杖與來日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谷無人不
可留

帶遣名山護此邦千家落落嶺西牕山人乞與山前地鶴托先開二
十雙

挂鏡亭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歌避
碧宮 金石萃編百五十九續云黃華老人詩刻

河朔訪古新錄云林縣西北三十里黃華山爲林慮最著名勝以
秋深黃華滿谷故名石刻僅存黃華老人山居詩四方又引元遺
山集有王黃華墨竹爲郭
貫河朔訪古記云黃花谷多秋菊故名金翰林學士熊岳王公庭
筠子嵫縣居谷中號黃花山主所居曰讀書巖文章書法高出流
殿閉偏宜落照間倚天無數玉瀠洑黃華墨竹知名寺荊浩關仝得
登林慮南樓 二首

輩字學米元章墨竹類文湖州余章宗所謂昔之君子者也 按章宗稱其父遠古曰昔人君子此紀語誤

潘耒遊林慮山記云黃華山寺古慈明院也金詩人王庭筠嘗讀書於此詩碣尚存 河朔訪古新錄引

李元陽黃華老人詩刻跋云右詩金翰林修撰王庭筠書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章宗明昌元年召試館職中選尋罷歸路出輞川絕愛其幽絕因置田終焉自號黃華老人作詩十餘首鐫之山石世傳其四書法追米元章與趙承旨趙承文俱名家大明嘉靖壬子分巡金滄道提刑僉事郎中崔公官還石重鐫以示南中人士余摹得之謂人品與筆韻並勝不可無識 續雲南通志稿一七二引舊志 按志謂石刻在大理崇聖寺明郡人李中谿得其遺筆詩刻於石上又謂原碑在山西汾州明李元陽摹刻於大理崇聖寺末刻元陽跋滇南紀遊以爲仙人之筆殊誤

王昶曰此碑刻黃華老人七絕四首不署題及年月雲南通志雜記卷載黃華老人詩金翰林王庭筠四絕句原在黃華山嘉靖間僉事崔官携帖至檄李元陽重摹之今碑在大理雙塔寺所載詩正與此四詩大同惟字句稍異者碑云與來日挂百錢遊志作自挂深谷無人不可留志作深林千家落嶺西窗志作千家悲瑟嵌西窗鶴託先開二十雙志作招客先開四十雙挂鏡亭西挂玉龍志作臺西寒雲欲上三千尺志作直上又帝遣名山一首碑作第三志作第四挂鏡亭西一首碑作第四志作第三此恐志別有所本也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人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累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其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輞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彰德買田隱虛讀書黃華山寺因自以號中州集不載此四詩其歷而後舉之耶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小傳云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書學米元章其得意有中原四故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續雲南

李中谿嘗修大理府志其纂去寺不遠特往拜之按中谿即李元陽之別號王龍泉叙崔官携帖至檄可與游記互參大理一名檄城此云三塔寺即雲南通志之雙塔寺二者必有一誤又續雲南通志稿所稱大理崇聖寺即雙塔寺之正名也

又按先生於大定二十年至二十九年隱居黃華山王氏謂在明昌元年以後殊誤詳見年譜

黃華亭 六首

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峯悉悉嵌西窗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三人使二牛後駕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 續雲南通志七十五 十六又續河南通志

陶宗儀曰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三人使二牛後駕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

手拄一條青竹杖眞成日挂百錢游夕陽欲下山更好深一作空林
無人不可留 同上

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住滿谷西風栗
葉黃 同上

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
暑宮 同上

謝榛詩說云金王庭筠黃華山絕句云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
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邊華泉謂詩及行
草皆入化矣 全金詩十六引

道人邂逅一開顏爲借筇枝策我扉幽鳥留人還小住晚風吹破水
中山 全金詩十六又續河南通志七十五

一派湍流漱石崖九峯高倚翠屏開筆頭滴下煙嵐句知是棲霞觀
裏來 全金詩不載此詩見續河南通志七十五及河朔訪古新錄

河朔金石目云黃華老人山居詩刻共四方三方在林縣西北二
十里黃華上寺 即慈明院 一方在黃華下寺 即悅仁寺 縣文廟有
嘉靖年複刻本有二石文與上下寺者不同

河朔訪古新錄云林縣城內東南隅修文坊文廟有複刻金黃華
老人王庭筠山居詩 草書 四方亦列於應門之內也按此詩係明
嘉靖間複刻縣志盡文載七絕五首較複本多道人邂逅亦 按當
作一 開顏爲借筇枝策我扉幽鳥留人還小住晚風吹破水中山

一首與黃華山上下寺所存原刻較三四兩絕文字相同一二兩
絕又爲縣志及複刻所無又府志所載五首一二三三首相同第
四首與縣志所載多同第五首一派湍流漱石崖九峯高倚翠屏
開筆頭滴下煙嵐句知是棲霞觀裏來是黃華老人山居已有七
絕八首今石刻僅存六首知散佚者多矣

按王氏金石萃編載黃華老人詩刻七絕四首雲南通志亦作四

又案黃華山詩石刻前後凡五其一在黃華山中之慈明覺仁二
寺即先生讀書之所在亦即最初之石刻也其二在林縣文廟其
三在山西汾州府學其四在山西朔州右五縣白衣寺其四在山
東城武縣學其五在雲南大理雙塔寺後四者皆摹刻也

棲霞觀

偶尋溪水到仙宮身世渾疑是夢中風動霓旌高縹緲烟籠瑤樹鬱
青蔥會聞白鶴歸華表試爲丹砂問葛洪明日維舟重相訪桃花滿
路失西東 河南通志五十寺觀又全金詩十六

曲水園

山陰禊事記蘭亭珠玉琳瑯照眼明曲水至今無好客一觴還自契
幽情 河南通志五十一古蹟又全金詩十六

清華臺

埃扎有綢色雲深雲未開終南晴夜月彷彿似登臺 三希堂石渠寶笈

道村

樓閣明丹堊杉松振老聲僧迎方擁帚茶細旋探篇 同上

題馬光塵壁

珠璧佳城下丹青敗葉間殘年兩行淚絕筆數重山 續夷堅志二五

又全詩十六

佚句

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 潛南集四十五

畫壁絕句

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應人 綱上四十時都

法具

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 同上

殘菊

幽花寂寞無多子瓣與黃蜂實密脾 續夷堅志四

詞

大江東去　癸巳歲冬小雪家集作

山堂晚色滿疎籬寒雀煙橫高樹小雪輕盈如解舞故故穿簾入戶
掃地燒香團欒一笑不道因風絮冰澌生硯問誰先得佳句　有夢
不到長安此心安穩只有歸耕去試問雪溪無恙否十里洪園佳處
修竹林邊寒梅樹底准擬全家住柴門新月小橋誰掃歸路

謁金門

雙喜鵲幾報歸期渾錯儘做舊愁都忘卻新愁何處著　瘦雪一痕
牆角青子已妝殘蕚不道枝頭無可落東風猶作惡

鳳棲梧

衰柳疎疎苔滿地十二欄干故國三千里南去北來人老矣短亭依
舊殘陽裏　紫蟹黃柑眞解事似倩西風勸我歸歟未王粲登臨豪
落際鴈飛不斷天連水

菩薩蠻回文　三首

斷腸人恨餘香換塵暗鑪窗春小花簾月曉屏掩半山青
客愁楓葉秋江隔行遠望高城故人新恨苦斜日晚啼鴉
白雲孤映遙山碧樓倚一天秋斷腸隨鴈斷來鴈與書回

清平樂　賦杏花

今年春早到處花開了只有此枝春恰到月底輕黎淺笑　風流全
似梅花承當疎影橫斜夢想雙溪南北竹離茅舍人家

烏夜啼

淡煙疎雨新秋不禁愁記得青帘江上酒家樓　人不住花無語水
空流只有一雙檐燕肯相留

訴衷情

夜涼清露滴梧桐庭樹又西風薰籠舊香猶在曉帳煖芙蓉　雲淡
薄月朦朧小簾櫳江湖殘夢半在南樓畫角聲中

清平樂　題扇

瓊枝瑤月簾捲黃金闕宮鬢蛾兒雙翠葉點綴離南陌雪　東風扇
影依攜紅雲不隔天顏夜夜華燈為樹年年碧海三山

水調歌頭

秋風禿林葉卻與鬢生華十年長短亭裏落日冷邊笳飛鴈白雲千
里況是登山臨水無賴客思家獨鶴歸何晚已後滿林鴉　望蓬山
雲海闊浩無涯安期王舄何處袖裏如瓜一笑那知許事且看尊前
故態耳熱眼生花肝肺出芒角漱墨作枯槎

謁金門　賦玉蟾

秋蕭索燈火新涼簾幕翠被不禁臨曉薄南樓聞畫角　想見玉壺
冰鑄一夜西風開卻夢覺烏啼殘月落幽香無處著

桃花水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蓑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　汀草
外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個漁父家風一片瀟湘　全命時引醉眉垂正

家集

王遵古　文一首　詩一首

博州廟學碑陰記

博州廟學厥惟舊哉宋元豐間徐公爽以己俸置房廊施於學以贍學者厥後值宋季兵火廟學被燕學之故基因授撫間保聚爲縣署所占今聊城縣解是也聖朝天眷間學正嗣彪始謀指射舊郡隙解基以議興建學錄尚戢輔之適趙公懋來爲教授公與正錄戮力規畫以贍學之資郡人之施建版堂三間兩廡十六間儀門三間門樓一間又塑宣聖顏孟三像既成郎中甄公格宅有舊十哲像施於學又繪七十二賢像於兩廡亦可謂之苟完矣後十餘年防判趙紹祖與學正成奉世創蓋講堂三間至大定甲午歲防判焉子龔爲釋奠

行禮之隘以作新大殿請於州方委正錄揖紳路應辰以贍學錢市材木築基址會太守完顏國公允節來守是邦知諸生當此重任力不能勝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於清此數君子有權輿庠序者有分祿養賢者有富貴而好禮者宜專其美爲不朽之傳而廣道諸儒歸功於僕蓋欲使後來者用心益勤將有大於是者遵古惟陋成是懼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有其功哉若夫教化流行風俗移易人識康隅國興仁讓然後語其成功不負數君子之志僕亦以此仰望於後來者焉　末署曰賜進士出身太中大夫定幸壯季夏時則庭筠書門人李澄篆額曰廟學碑陰之記　拓本又金石萃編百五十五

王去非博州重修廟學記云夫有國家者欲成長久之業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風俗厚風俗之道莫大乎興學校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夏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之謂矣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時乃修六經以詒後人孔子既沒之後雖復楊墨於戰國火於秦佛老於晉宋齊梁然其道揭日月卒使天下尊之以爲先聖自京師至郡縣咸立廟學春秋釋奠與祖稷通祀之至今不能易者何耶蓋自暴秦之後二千有餘歲其間願治之君有能尊夫子而行其道者效著於當年澤流於後裔故也略以近古治化最隆者明之漢唐之興莫不敦尚經術問設學校爲先務而繼體承流者復能守而不失間得人如文翁當衰由是漢唐之風忠信廉恥庶幾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後德教政令因而失敝水旱緣以爲災是時雖有外陵內侮之虞而國祚猶能綿綿不絕至於三四百年之久者豈非人被先王之澤情止乎體義之效與即是以觀則崇學校以定教化有國者不可緩也本朝興太學於京師設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與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府泉修治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產經兵火沒縣官者亦復給於學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州縣能體是意而奉行之不無其人而能如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請生以爲政先出於中心之誠者幾何人哉公由太子司經來倅博州象提舉廟學事既下車謁宣聖廟斯時惟大成殿始新而未完餘屋皆敝塑像置平地土中公因諸生侍坐而問其故有對者曰始徐大夫與崇廟學置贍學之資速兵火廟學爲灰燼天眷間趙大夫爲學官以此地創建幾於苟完今弊若此適太守完顏國公欲修葺之既□新大成殿俄去郡厥功是用弗集公聞而歎曰今不嗣紹其功殆非體上意而昭吾道也於是確乎以興作爲己任必欲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焉乃請於州賴太守金吾劉公賢明樂善欣從其請於是正其地而垣之廣袤伍畝有奇鳩材募工自大成殿始塗堅潤色役不踰時而制作粲然宣聖之貌則取乎闕里之像顏孟之容則法乎祕閣之本皆作藻井華蓋以尊嚴之升堂之像自宜而下繪壁之像自甃而下皆循其規制而飾之其贊則有唐

名臣之文講堂雖仍舊增標以顯其制使寬而有容儀門復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廡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庖厨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堦序之布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潴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五百萬皆贍學之贏也原公之意以爲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唯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爲蜀郡守乃選里閭敏有才者親自飾厲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則經飾行者與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比齊魯于時人材有至郡守刺史者唐之常袞由宰相出禓建觀察使治臨於粤至爲設鄉校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於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既成果進士登第與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王公東漢彥方之苗裔家聲赫奕文采風流則與文翁常袞不相上下若乃

勸學則加於二人一等矣若二人止能待士以禮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獎其勤以厲其游尚其能而勉其未至其肯承口講指畫爲文者皆有法度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爲不安博關號爲上州從來服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王公之德將見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粤止稱文常所得人材而已哉去非老矣無能爲也郡庠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既嘉王公之興學又感諸君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曰自徐公之守是邦當宋元豐戊午距聖朝大定辛丑蓋百有餘年矣歷官者不爲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二數是知漢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袞興學校移風俗其美爲二人所專爲不妄噫王公方宣天子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王公之化風俗將益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爲遵東夫子其爲政也緣以儒雅故所口稱治云　拓本及金石萃編一百五十

五　按此碑在東昌府學行書額題新修廟學之記末云石頭王去非記

庭筠考東平党懷英篆額學正晉紳信武將軍門下州司候騎都尉高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耿得中金吾衞上將軍充博州防禦使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壹伯戶劉義立石

元遺山博州重修學記云博之廟學當泰和　按當作大定　中州俾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　道山

彭大翼云東昌府學有三絕碑金大定間重修文廟王去非撰記党懷英篆額王庭筠書丹時號三絕　山堂肆考

趙崡題博州重修廟學記云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考是時庭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爲得意篆額者懷英也　石墨鐫華六

又題廟學碑陰云此亦王庭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搆風骨似不及前碑　同上

盛時泰題博州重修廟學記云右黃華行書全學南宮史言老人儀觀秀偉善談吐胸次不在元章下觀之信可見矣元白收法書極富長夏坐鵝羣閣臨寫不輟余每借閱之故爲題此　元賜記

又題博州廟學碑陰記云黃華老人此書駿駿遂淩米顛直欲與之分庭抗禮虎兒在階下便當縮項爾嘉靖甲寅六月十八日睡起書　同上

右博州廟學記東昌人謂之三絕碑三絕者王去非文王庭筠書党懷英篆額也三人俱有傳庭筠之父遵古時爲博州倅以興學自任庭筠此書結束殊有力眞可與米顛蘇學記抗衡而去非作記時年八十有一卷而能文亦可稱也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爲遵東夫子其爲政也緣以儒雅故所口稱治云石萃編一百五十一見其名道當時稱遵東夫子官至翰林直學士而庭筠傳中祇

未免失之略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八

廟學碑陰記遵古撰亦庭筠書而筆勢尤縱逸以古文篆題其額者遵古之門人李穀亦不減党承旨筆法也記末自題熊岳王遵古熊岳縣屬東京路之蓋州故有遼東夫子之稱金史庭筠傳以爲河東人誤 同上 按金史王政傳政長州熊岳人子遵古庭筠爲遵古之子金史亦有明文則河東之誤不問可知遵古之名又見韋宗本紀非僅見庭筠傳鏡氏此語稍失之疏

青浦王昶曰此碑正面王去非撰文稱之東昌府志已載入學校卷中碑陰王遵古撰記府志不載東昌府宋金時皆謂之博州聊城縣倚郭當時祇有一學州縣合之故元豐間徐爽所建廟學其後淪爲聊城縣廨至金天眷間祁彪即舊都監廨重建今府學是也碑云徐大夫興崇廟學即謂徐爽不詳其里居永樂舊府志稱其元豐中知博州捐資修學校有惠政碑又稱趙大夫爲學官趙大夫者名慤時爲教授碑又稱太守完顏國公者名允節又太守金吾劉公者名義即碑末列銜者也碑陰王遵古撰記遵古字元仲其子庭筠兩面碑文皆庭筠所書庭筠時爲恩州判官金史文藝傳云庭筠字子端河東人中州集稱庭筠爲熊岳人碑遵古自署亦作熊岳文亦稱遵古天下目爲遼東夫子或者金時之所謂河東與唐宋以晉陽爲河東者自別歟庭筠卒後章宗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是王氏父子受知於章宗如此撰文之王去非無考篆額者党懷英傳稱其爲馮翊人而此碑自署東平未詳 金石萃編一百五十五

過太原贈高天益 天益能作大字

遼海渺千里風塵今二毛心能如筆正官不稱才高篋庫非君事山林必我曹相期老鄉國拂石弄雲璈 中州集八

王庭堅 詩一首

野菊

關雞臺下秋風裏白白黃黃無數花日暮城南城北道半隨榛棘上輜車 同上

案中州集八王內翰遵古錄詩二首其野菊一首下繫子貞二字按小傳庭堅字子貞蓋附於其父之後面不復別出也

王萬慶 文三首

李山風雪松杉圖跋

此老在泰和閒猶入直於秘書監予始識之時年幾八十矣而精力不少衰每於屋壁間喜作大樹石退而呪之乃自歎曰今老矣始解作畫非眞積力久工夫至到其融渾成就處斷未易省識今觀此風雪松杉圖其精緻如此至暮年自負其能亦未爲過而世俗豈能眞有知之者故先人翰林書前人詩以品題之蓋將置此老於古人之地也覽之使人增感云癸卯六月廿有二日萬慶誌書 金文最引墨

雙溪小稿跋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之人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眞仙語也彼騷奴詩偷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惟百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祕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王萬慶跋 雙溪詩餘集又金文最引

與夾谷行省書

即日槐夏清暑伏惟天人扶掖錫候起居禔福近違顏範不勝瞻詠之至計軒從屆朝即蒙恩寵矣今者天城張子瑋實與萬戶劉公同時舊人從軍歲久積有勞矣其口已能代其職屯於關中由是子瑋獲居鄉井初爲天城酒使今改充本處管軍家口千戶是某姪女之壻屢來燕京本人有家道人力願隸麾下相公亦曾知識幅敢率易

奉聞伏望鈞照比遂參覲伏冀奉時善保衛鈞嚴爲國爲民以益謙
重區區奉狀不宣 金文最引中州啓劄

王明伯 詩一首

失題

釣鼇公子鐵心胸興在三山碧海東千尺雲帆已高揭不知何日得
秋風 中州集三黃華王先生庭筠小傳附載

王遵古 補文一首

昌寧公廟記

古金天氏之子曰昧爲玄冥師臺駘玄冥之少子也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唐貞
元九年始廟於近郊昌寧之旁自石晉始宣濟廟額宋復加焉今累
詔有司祭名山川爲民祈福牧民者得不欽若天旨奉揚仁風洽神
人導和氣哉大定十三年春夏旱暵汾鎖葛侯有事近郊而膏澤遂

沛卜日虔謝而益以厭霖咸慶有秋爰因民請俾遵古實其事云公
汾神也山川之神水旱厲疫則禱之禮也交以德不以瀆侯感之誠
神應之速天子之德百姓之福此聰明正直之驗也銘曰
莫澗非汾莫靈非神玄冥之子少皞之孫世長水官有功於民禱不
崇朝膏雨既零禾麻菽麥既庭且碩豐年穰穰民揚厥德顧侯康强
神恆血食報之以文勒之以石非直爲報後世是則 汾陽縣志

紀事

王政　王遵古　王庭玉　王庭堅　王庭筠　王庭掞　王庭卿　王顯卿

萬慶　王明伯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才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遽巡引退吳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克從破白霫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振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爲燕京都總院同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族始定簒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懷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金史卷八十四

按高麗史十六仁宗十三年二月辛丑金報哀使檢校右散騎常侍王政來又案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癸酉遣使告哀於高麗及報即位又卷九十四宗本紀亦同金天會十三年即高麗仁宗十三年也遣使以正月至以二月兩書所紀正合惟金史未書使臣姓名耳政本傳云嘗使高麗即指此也

又按本傳不載檢校右散騎常侍之官蓋爲攝官故史從略

又按施閏祁金史詳校云遵古有傳有上常加子庭筠三字遵古無傳附見子庭筠傳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鄉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鄉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恕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鄉四分別註誤坐徇縱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

章宗讀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倣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藴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欺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詔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懷英作長白山册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願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類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戲語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鄜州防禦判官四年超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隨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殷之故人也乃子庭

鴈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蒙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子曼慶亦能詩並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金史文藝傳

按元氏墓碑及中州集俱作熊岳人金史於其祖亦曰辰州熊岳人獨於本傳曰河東人此宜訂正者也先生父遵古曾官汾州觀察判官又先生嘗隨父任而往然不可因此遽謂爲河東人且先生嘗留居相下十年何以不謂爲彰德人以此例彼可以知其誤矣施氏金史詳校云河當作遼又金石萃編謂金之河東與唐宋異也

其說雖當究不若作熊岳人之爲一致也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慚踔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讜遼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遷孫中作使咸訥避大延琳原作林逖誤之難遷漁陽咸訥孫六宅徙恩州刺史叔寧遷臼罄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遷大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詩人君子之目子孫以詩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朞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仝趙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聲郡民鄰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鄰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鄰四分別詰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望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砐硌天平黃華主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雞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坌集一水一石皆峴閬間物願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棲息之地時往嘯咏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窺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黃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纘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

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歷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拜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掞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彙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弱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別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書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漉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

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脅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孰雲之從望公修門劍佩從容行人會盟嘗伯秩宗燕閒論思衰職彌縫顧曷任非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斯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仙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寧陟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代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節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累之爲功畀鎡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蠶兮蒿蓬摧熊岳兮天之東望倒影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唫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認訣寫孤憤於迴風謫傅長沙蠢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古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令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幷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兼慕碑

王內翰諱遵古字元仲父政金吾衛上將軍三子遵仁遵義元仲其季也元仲四子庭玉字子溫內鄉令終於同知遵州軍州事庭堅字子貞有時名庭筠字子端庭揆字子文 中州集八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二年六月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仍勅無與撰述人直則奏聞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又同書孫鐸傳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此皆遵古逸事之可考者

庭筠字子端熊岳人父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道陵所謂昔入君子者也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州縣用薦者供奉翰林承安中爲言事者所累謫鄭州幕官未幾復應奉稍遷修撰卒官年四十七子端詩

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
殆天機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論也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
年自號黃華山主有集傳於世其歿也道陵有詩悼之其引云王遵
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
玉堂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詩
不錄屏山故人外傳云子端出 全金詩作大家子風流蘊 全金詩作藉
藉冠冕一時爲人眉目如畫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
敢與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衡宇間又其折節下士如恐不及
苟有可取極口稱道之故人人恨相見之晚也子萬慶字禧伯詩筆
字畫俱有父風仕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猶子明伯幼歲學書書
家即稱賞之倜儻無機智力絕人嘗有詩云釣鼇公子鐵心胸興在
三山碧海東千尺雲帆已高揭不知何日得秋風死於鄧州年未四
十也 同上三題曰黃華王先生庭筠

案麻革有贈王明伯詩見卷六

王萬慶字禧伯史作曼慶自號潞濱遺老人庭筠子也仕至行尚
書省左右司郎中詩筆字畫皆有父風時論金人字畫以黃華父子
爲最方之二米云 全金詩五十一

金史完顏賽不傳天興二年七月遣郎中王曼慶會徐宿靈壁兵
取源州金元帥郭恩統之又中州集王賢佐名治一字玄佐小傳宣
宗遣王曼卿授賢佐遼東宣撫使不拜曼卿當即萬慶此皆萬慶
逸事之可考者

王顯卿熊岳人黃華姪孫 王傳次湖大全集八十即中崔涕紀上題卿爲

案全金詩五十一引彰德府志進士題名五十一人內有王萬
鈞王萬石豈先生之猶子禧伯之昆弟行歟附著於此以俟博考

黃華集卷第五

題識

寄王學士子端

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悄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中州集三又遼水集七

按此詩亦見歸潛志謂趙閑閑少嘗寄黃華詩其詩至今爲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云詳見卷七

跋黃華墨竹二首　　前人

老可能爲竹寫眞東坡解與竹傳神墨君有語君知否須信黃華是可人

淡墨閑臨謝女眞蕭然林下自風神世間亦有丹青手只解尋常寫

市人 遼水集九

曉雲次子端韻

嫋溪經雨浪生花曉碧粼光漾曉霞川上風煙無定態盡供新意與詩家 中州集三　　党懷英

利涉道中寄子端　　周昂

行武昌望利涉高青煙低白雪岡陵彌漫溝澮滅氤氳冷日從東來照我清影忽作溪水臥明月凌兢嵐馬蝟毛縮詰曲微行蛇腹裂遺鞭脫鎧刃不知指僵欲墮骨欲折能裘毛襪良可念我自無備誰從幏人家土榻借微暖坐久清冰落燧頰黃華臞仙怯風取久向筐歌窟中螢徑須持此遠相餉一洗夜堂花酒熱 同上四　　路鐸

江瑤 中州集五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苦矣予亦嘗和爲四絕

功夫費盡漫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醫寄語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王若虛

東塗四抹闢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　　密璹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羣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 源有集四十五又中州集六僧無後一首

案中州集無百斛明珠一首且第三首第二句搔痒中州集作搔背第四句此老胸中具一天中州集作自有天又題予亦嘗和爲

四絕七字作漫賦三詩爲白傳解嘲又按歸潛志載趙閑閑之語曰王子端才固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來陸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所謂物議蓋即指此

題黃華江皐烟樹 二首 雷淵

疎柳靜茅亭亭下長江路不見亭中人蕭蕭煙景暮

江山萬里眼一亭略約之黃華未死在看取謹中詩 中州集六

題子端雪溪小隱圖 張行簡

出處皆天豈自由仙標終合冠羣頭不妨貌取黃華景時向鈴齋作臥游 中州集九

題黃華幽居圖

屑屑佛屠貼山腰山下幽居勝午橋物外人家無稅役閑中生理足漁樵雁蹤遠障凌虛迴人與高秋共寂寥何處人間景如此便應歸隱不須招 中州集十 李獻甫

游黃華山

黃華水簾天下絕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歡宮銀河下溜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耳更覺摹寫難爲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水赤立無春容湍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并帶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電日腳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月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爲雄歸來心魄爲動蕩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得窮攜盡重來巖下宿道人已約山櫻紅 遺山 集三 元好問

山河

樹經凍雨半青黃山人高秋老更蒼且就同游盡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陽

紅葉黃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秋山欲也堪人恨白與高歡作錦城

絕壁孤雲仔細看雲間龍穴想高寒碧澗寸寸橫秋色空對山靈說到難 唐人到蜀難有數澗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前人

玉立千峰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岡山要著黃華老千尺珠簾得似無 前輩圖山詩有向使早逢周處士子瞻應不識黃華之句處士指周先

星誰爲傳五百年間異人出卻將錦繡裹山川 同上四

團團石甕琢青瑤仰面看雲覺動搖誰著天瓢灑飛雨半空翻轉玉
龍腰
萬古飛流瀉不供枉教噴薄困魚龍謫仙賸有銀河句不道香鑪更
一峰
大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只愁駝背模餬錦翻倒龍宮復
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湍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塵浣才近山門便
狀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黃華識
姓名 同上十三 前人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處士醉來肝肺出

枯槎 同上 前人

跋國朝名公書

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
同上四十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元耶律楚材

雪溪詞翰輝星斗紙畫麈蒙詩一首洪然揮墨試續貂嘶嘯使人難
出口丁年彭澤解官去遨遊三徑眞三友悠然把菊見南山暢飲東
籬醉重九獻陵吳氏治荒園成趣爲名良可取養高不肯事王侯閑
臥林泉了衰朽今年扈從過秦川可憐尚有蕭條柳歸計甘輸吳子
先龐詞已後黃華手知音誰聽斷絃琴臨風痛想紗巾酒嗟乎世路
聲利人不知曾憶淵明否 淵然居士集一 前人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 十首

黃華與李彥明太守一十三帖彥明係公同年友也

而繼之前紋思歸之心後述參玄之志所謂倒食甘蔗者也
秋香眞可人不爲無人改自慚寒昔盟東籬子空待我獨搖酒巵不
得寒英採臨風望故園參商二十載
西風殘日秋有客嗟幽獨偶爾得香醪淒然懷霜菊世態屢遷變人
生多反復十年一夢中猶未黃粱熟
無花復無蝶不似今秋窮黃花歲歲別九日年年同我居北海南子
在西山東公餘會何日一醉開愁空
當年別吾山曾與黃華期富貴非予志卜築臨東籬今也違初心知
我者其誰挂冠猶未遂寄此相思詩
無意戀三公有心辭駟馬洛陽失金谷闔山有別野芳酒瀉盈樽秋
香折盈把沈醉臥西風不讓梨花下
汨沒紅塵中辜負黃華秋林泉與朝市試問孰爲優胡然久沈首令
歲月不我與彈指及衰年平生諳萬事抵死參重玄因緣不可滯愼
毋法自然兩邊都不立別有壺中天
無知豈眞知無見非眞見遮照玄縱橫機關千萬變虎口幾橫身臨
敵經百戰三折爲良醫一交學一便
五流分洞下一派起湖南春水無心碧秋山看意嵐林濟眞顏漢曹
山放酒酣許多閑伎倆子細好生參
水外猶逢水山前更有山元知非內外更不在中間測海繩盈掬窺
天見一斑樞機漫竭世一筆請君删 同上九

跋黃華墨蹟 元王惲

予觀公書多矣曰黃華山主者蓋公中年筆也其格調步趨要本二
王氣韻蕭散得元章之勝勁厲初不逮之然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
聞猶足以超人羣也殷溪云 秋澗大全集七十一

題黃華與李彥明太守一十三帖彥明係公同年友也

此數帖蓋公官翰林時書也至有飢寒之厄近在旦夕又云收拾屋
從秋山貧家至甚不易令人披誦可勝歎惋當明昌黼文之世公以
文彩風流照映一時其窘迫乃爾豈官散祿薄未爲道陵所知不然
貧乃士之常事造物者庸玉汝於成耶至於文翰之妙如荆金和璞
自有定價不待稱而後重也 同上

前人

跋黃華題郭壽卿雙溪圖

雙溪余家山物也今觀公此作所謂詩中有畫畫未必能得眞矣 同上

前人

跋黃華煙江歸艇圖

先生當明昌間以文彩風流照映玉堂今觀此畫所謂金鑾野鹿志
在長林豐草也 同上七十二

前人

跋黃華老人二詩後

觀公手跡多矣此幅恐是早年所作然淵松出土已有淩雲之氣識
者自當知之 同上

前人

跋黃華書法

昔黃華老仙方書翰得名求之者衆日不暇給張丹華家僮善於刻
鵠公時命代書至眞贋莫辨此又張奴之重貽者也 同上

元　姚燧

黃華墨竹

湖州再變到黃華兩竹離披自一家萬斛風雷擊旗腳軍民吹屈最
高牙 牧庵集三十四

元　袁桷

題黃華帖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
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由是始沈傳師實爲雲
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
抗衡柄舊閱金帝實錄老人爲修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嚾使在慶

可概見矣子端熊岳人官止翰林修撰字法初倣元章謫鄭州後氣
象橫放自成一家予甚愛之故識其後持歸金華山中以示子孫之
嗜書者或曰彦高與子端相去頗遠恐或別是一人余亦未能深知
之也 宋學士全集十二又全金詩十六

前人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藁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日之間羣臣一進起
居表其嚴慎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修兵政而紓民賦也
道陵如劔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修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
三十餘篇甚被奬眷蓋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
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緣物引興淡於太和此乃
金極盛之時奈何盛極忘治詒謀匪遠僅一再傳翠華遙遙南狩而
秋山者則已委於沙塵烽火之區武元文烈諸孫雖欲求一乳飛而
射之尚何可得耶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效

上林羽獵以侈大榮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圍爲風則庭筠者
亦良士也哉此卷庭筠所具之稿惟十四首而逸其大半詩序中所
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日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
十九日丙子至白秋山道途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
温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酴醾松影二詩則不知作於何
時按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修撰未幾謫鄭州防
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改元又轉修撰明年
遂亡詩止四十七篇詩既題曰奉旨而作雖不能必於何年其決在
禁林之日矣按存水秋山初無定處洪皓續松漠紀聞謂去國數百
里逐水草而居處也同上

金王庭筠書服胡麻賦　明胡翰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黃庭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
源事章宗爲翰林修撰是時余有國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

之間如党竹溪趙黃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黃
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蛤桃山和
二兄詩二首詞翰皆非近人可比遭值戊戌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
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楮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
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鄉日之頃如覩舊物然亦不復求之今乃歸
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澠珠晉火之喻爲不可曉蓋
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澠作在澠珠也獨未審晉火所喻昔朱子嘗取
文忠此賦以紹騷余不復尚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
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士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
有拱璧寧能過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八引倪仲子集

書蒙翁所藏黃華老人眞蹟後　明李東陽

右黃華老人書三十三字吾外舅蒙翁先生所藏翁及天全翁徐公
所題皆在焉老人本金人姓王氏名庭筠字子端號黃華舉進士官

王元仲海岳樓同諸公賦

十二朱欄倚半空元龍高臥定誰雄登檻翠濕蓬山雨枕簟涼生翦水風物色橫陳詩卷裏雲濤飛動酒杯中謫仙會有騎鯨便八極神游路可通中州集八附王汾州詩後

同知王公贊 元仲

顯允王公此邦賢倅治飾儒術政施寬愛學校修完士民感戴東堂紛眞永獲瞻拜 命文章推東昌府志載十四首末二人曰金張金吾曰麒麟碣贊凡三十首東昌府志

吾劉公眞同知王公眞眞著像也劉公則金金吾上衛博州防禦使劉義王公則金太子司經同知博州王遵古不序其名則知贊爲金人所作矣

右王元仲遊古

九日月中對菊同韓伯郎中賦六首

失名

花上清光花下陰素娥惜此菡萏黃金一杯寒露三更後誰信幽人更苦心

九月餘香伴月明一觴亦足暢幽情書樓夜半花相語不說人間有此清

子山牢落去江南賦主悲哀尚一堪只恐秋天聞亦苦併催紅雨下霜嚴

原傳哀江南賦所以悲哀爲主

病魂招得未渾全瞑倚秋屏覺是禪一夢忽成霜蝶去草深三逕若爲眠

鬼化斯文念賈生精神琱琢坐寒更一書草就渾衣臥悵煞東方不肯明

龍山戲馬賞秋光多少新詩入錦囊磨滅英雄豈勝數千年依舊一花香 中州集七

按郭元釪金詩紀事考定此詩爲入元後作詳見卷七

答王滄游冬日二色桃花詩

凍得梅花開不得笑他和雪倚闌干漫山漫嶺知多少倘對東風怯暮寒 見梁雍詩話

春日懷王滄游禧伯

長記尋春信馬蹤灞橋流水亂嘶驄別來往事渾如夢明月滿庭芳草齊 同上

跋滄游王先生詩後

黃華先生以海嶽精英之氣發而爲文章翰墨當明昌間照映一時惟其早世識者至今惜之余向客京師好事家屏圖帧軸無非滄游詩翰廼知老成雖遠典刑盡見於是此幅公之老筆尤瀟灑可愛豈神完守固氣自清明雖老而不衰者耶戊子冬陽生後一日秋澗惲

諸題 秋澗大全集七十一

王滄游墨竹

袁桷

陰陰密葉鐵鉤鎖淡淡疎柯水玉簪客向流離渾老盡臨風題筆望江南 續客居士集十五

題王滄游歲寒三友圖卷

歐陽玄

黃華山中夜氣清月明風定聞吹笙侑花開向竹松裏雪香零亂墨光生

京城好古之家多見滄游所作自是高古無俗氣皆未若此卷天真爛熳盡從書法中來絕去筆墨畦逕乃妙品也仲常其寶藏之

廬陵歐陽玄題 式古堂書考十五

前題

倪瓚

羲獻才情似水清書窗葵扇與桃笙中州父老黃華老信是前賢畏後生

中州人物獨黃華父子畫詩書逸出氈裘之表爲可尚也觀滄游此卷筆意爾然有蔡天驥風流蓋高尚書之所祖述而能冰寒於

水者歟卷後有歐陽承旨所賦詩不揆因次第其韻並正丙午六月晦日倪瓚倪雲林詩集六又式古堂書考十五

前題　元王蒙

房山仙人清似水醉倚長松吹玉笙梅花如雪孤鳳冷明月丹霄天籟生

溜游舉筆便自天然絕無一點塵俗態梅花雖不過貞要之北客不見江南繁花亂蕊稍生澀耳王蒙式古堂書考十五

前題　明吳寬

修竹風回玉佩清松聲相和紫鸞笙北人不識梅兄面難免王蒙說手生

金人書畫象美者以王黃華爲最溜游爲之子實肖之可方宋之二米也此圖世所謂歲寒三友者蓋嘗流入江南故倪元鎮王叔明皆次歐陽文公韻題其後足爲橘莊中佳玩也吳寬書下編卷

案全金詩以歐陽玄所題之詩爲溜游之作此實大誤式古堂書考可證也況吳寬跋明謂倪元鎮王叔明皆次歐陽文公韻郭氏輯此書時蓋未之深考耳茲經考定倪王吳三氏皆次歐陽氏韻並爲正其誤焉

又案明人汪砢玉珊瑚網著錄金王溜游歲寒三友圖

右王溜游萬慶

贈王明伯　金龐革

遼海遺珠在黃華秀未空百年書法裏爲事酒杯中耿耿此心在悠悠吾道翁好賢明達事獨喜與君同河汾諸老詩集一又全金詩五十

右王明伯

雜記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字畫有名王庭筠子端舊入翰林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 閑閑老人滏水集志一

李溉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峯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於黃華 同上三

韋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 閑閑老人滏水集志七

趙閑閑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姓王氏 句似有誤 非有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爲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 按此下脫一節 寄語澤溪王處士詩一首已見前不重錄 同上八

屏山又談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識謂得罪事云韋宗誠好文奬

用士大夫晚年爲人讒間頗厭怒如劉左司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事皆坐謗議朝政謫外官其後路侍御錄周戶部昂王修撰庭筠復以趙閑閑事謫繡每日措大輩止好議論人故秦和三年御試上自出題曰日合天統以困諸進士止取二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 同上

初趙秉文由外官爲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人秉文遑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獨持國詔訣驟爲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敗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讒謗文字復無所得翌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爲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故人爲之語有不檠欄檻只檠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

黃 同上十三附錄

記又云寶嚴寺南厓號五松亭亭亡止餘一松王子端碑陰刻劉治中溝詩溝亦聞人 同上 按五松亭記尚存已見前

記又云嚴下舊有亭號知勝王子端作記今無餘迹 同上

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子端內翰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其爲四方所重如此 中州集三

高憲字仲常遼東人黃華之甥幼學於外家故詩筆字畫俱有舅氏之風 同上五

李愈字公渡相人少從王內翰子端學詩能行書工畫山水就所長論之詩爲長 同上七

張汝霖字仲澤遼陽人父浩字浩然封南陽郡王父子兄弟各有詩傳於世王子端內翰太師之外孫其淵源有自云 同上九

詩人之語蔫謔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

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勝人若舉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靜志居詩話卷四十靜志居詩話）閑閑老人閭山懸巖寺觀宇文公吳東山題名詩曰山僧脫壁笑問吾他山還有此客無黃花老人醉騎驢向天亦藐懸岳閣（滏水集二）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党公於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脈者尤以公爲稱首（滏水集十一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汨於利祿不溺於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遺山集十七閑閑公墓銘）今宣徽舜卿使河隍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同上）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詞人龍巖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實惜之（同上四十題許汾陽詩後）

馬光塵畫　馬資深之子十許歲畫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畫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稿閒殘年兩行淚絕筆數重山人謂童弁而以畫稱且爲名流所惜古亦不多見也（續夷堅志二）

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饋至一島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捫血而笑獲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沈於水他日再往船人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婦至此不復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

元仲黃華老人也（同上四　按中州集王內翰遂古字元仲乃黃華之父此曰元仲黃華老人也疑老人下脫之父二字）

王內翰詩讖　王子端內翰泰和中賦殘菊云幽花寂寞無多子辦與黃蜂實蜜脾蕊絕筆也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同上）

趙秉文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苛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襄等夠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遊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贄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舉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金史一百十趙秉文傳）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同上）

王黃華翰墨名於金源時人比之東坡得之者頗珍重其價至至元戊寅夏在溧上時予見之伶人來自中原得一詞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衰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個漁父家風一片瀟湘（按此詞應題曰挽北水字體瘦勁不過北方遺氣初無書法至正己亥秋又見浙東帥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黃華紙上所書大字字體頗類小米之飄逸者與向之所觀山谷晚所寫不同未知孰是（金詩十六引靜志居正道編）

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華老人遼東人大定中進士官至翰林修撰遵山水古木竹石上追古人論者謂胸次不在米元章下尤善草書子曼慶（同上四）

王曼慶字禧伯號滄游善墨竹樹石絕佳亦能山水然不追墨竹官行省左右司郎中（同上）

按岡繪寶鑑謂張汝霖畫墨竹師黃華又謂謝宜休妻遺其姓氏小字阿環竹學黃華亦可觀

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華老人遼東蓋州人 史作河東 舉進士第官至翰林修撰儀觀秀偉善談吐書法宋米芾論者謂其胸次不在芾下 許史會要八

王曼慶字禧伯號澹游庭筠子官至行省右司郎中亦能書并詩 同上

按佩文齋書畫譜三十六引解縉書學傳授云庭筠南宮之甥其書法傳子澹游及張天錫又全金詩五十一引春雨雜述文與此同惟無及張天錫四字南宮謂米元章黃華乃張浩之外孫張汝霖之甥此謂南宮之甥殊誤

庭筠善山水古木竹石上逼古人論者謂胸次不在芾下 畫史會要三 澹游書墨竹樹石絕佳亦能山水然不迨墨竹 同上

元初嬰子山諸人不及也余見其行草一卷大如當三錢書杜子五言律四首乃宛馬蟋蟀螢火林猿詩既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之開滌 六研齋三筆二

金中岳廟碑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搆王庭筠輩似不及也 石墨鐫華六

學米畫者惟吳琚絕肖黃華楊寀一支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畫禪室隨筆一論用筆

湖陰曲溫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遒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予案上兩月余以溫庭筠溫字類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謂此

任詢字君謨號南麓易州人山水在王子端下 同上

黃華老人刻雪溪堂法帖有李贄皇眞蹟 六研齋筆記三

王庭筠號黃華老人善寫梅書法沈頓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

言律四首乃宛馬蟋蟀螢火林猿詩既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

金人王庭筠字子端畫枯木竹石山水往往見之獨京口石民贈家

幽竹枯槎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圖上逼古人胸次不在元章下也 同上引畫鑒

金人書畫時論以黃華父子爲最方之宋之二米然禧伯行事不多見中州集復不詳其所終惟遺山集云癸丑夏客燕中萬慶屬筆作黃華墓碑癸丑爲蒙古憲宗三年距金之亡已二十年矣則禧伯後亦人燕可知又張本敏之有九日月中對菊同禧伯郎中賦絕句六首內一首云子山牢落去江南賦主悲哀尚一堪只恐秋天聞亦苦併催紅雨下霜嚴其餘語亦多淒絕敏之木金之翰林學士從曹主訛可出質客居燕之長春宮以黃冠終者故其詞云爾題中所稱郎中尚是禧伯在金時舊官與遺山集所云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者合則禧伯人燕後亦未嘗仕元者也 金詩五十一引金詩紀事

按金詩紀事清郭元釪撰翁覃溪凌次仲二氏所撰元遺山年譜

皆引之而諸家未見著錄全金詩即成於元釒書前有元釒進書奏又題曰臣郭元釒補輯其中亦屢引金詩紀事蓋元釒自引其所著之書也此書蓋爲稿本未及付刊當日爲翁凌二氏所見故能徵引及之

庭筠負書名此碑風骨磊落有襄陽之勁秀而無其傾欹金石不多見者庭筠以名家子仕於完顏年未四十自稱黃華老人其意良可悲矣 康子銷夏記七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比從喬仲山祕書見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蒼甚欲取以爲法而無自得之或云黃華雖宗文湖州每燈下照竹枝模影寫眞宜異乎常人之爲者 施國祁元遺山詩注引李桁竹譜

黃華亭 汾州府汾陽縣 縣學二門外泮池西貯黃華老人行書詩石

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嘗讀書黃華山寺因號焉父遵古爲汾州觀察判官省親至此書詩石二史稱書法米元章而端雅過之 山西通志

碑銘 同上一百六十五祠廟

昌寧公廟在東南三里七人名臺駘神廟唐貞元九年建金大定十三年禱雨有應王遵古記 同上一百六十五祠廟

昌寧公碑銘大定十三年王遵古撰今在汾州府案遵古熊岳人金史有傳時爲汾州觀察判官 別本山西通志金石記一名山右金石記

按寰宇訪碑錄十山西汾陽昌寧公廟記王遵古撰大定十三年

惜通志府志及山右石刻彙編皆不錄其記文無由考見

又按山西通志載張守愚明昌五年汾州昌寧公家廟碑舊郡守

賈公禱雨獲應詩可證驗此或指遵古所撰之記蓋郡守賈公禱雨有應而遵古記之也

主事麻秉彝墓碑泰和元年王庭筠撰今在虞鄉縣按黃華耆人以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其年冬卒據碑所署銜則即末年筆也 別本山

按河汾諸老詩集補傳麻革字信之臨晉人祖秉彝皇統九年進士官兵部主事此即先生爲撰墓碑之麻秉彝也全金詩錄秉彝詩一首謂爲革父於革傳又云秉彝孫不知何故

黃華老人詩刻卓書今在汾州府學按朔平府志黃華老人石刻在府城內白衣寺未知亦即此四詩否滇行紀略謂以檳榔殼蘸墨書相傳爲仙筆者則邊土傳聞之誤也 同上金石記九

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城內白衣寺中黃華老人石刻金翰林修撰王庭筠書法 山西通志五十八

黃華亭在汾州儒學池畔西貯金翰林修撰王庭筠行書詩石庭筠父遵古爲汾州觀察判官省親至此州學改爲汾陽縣學舊石漫滅不存今府學及縣學各有石四皆重摹刻者矣亭亦久廢金史稱庭筠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 汾州府志二十三古蹟

臺駘廟在府城東南三里唐貞元九年建有碑今狐楚撰文五代晉封昌寧公宋稱宣濟廟又有金大定十三年汾州觀察判官王遵古碑銘 同上二十四祠廟

百福寺在平遙縣東南四十里超山北魏熙平中建舊名郭村寺北齊淨慈禪師住此宋嘉祐八年敕賜百福寺額有牒文碑金時釋益公名志益初剃渡於柏山後得法蒙山雲和尚參頌曰駿礴搓巇鈍復擬口如鼻孔眼如眉自從一吸西江盡天上人間更不疑舉士王庭筠子端明居寓雲和尚友因見益公益公歸晉遇庭筠庭筠贈以詩承安元年棲此貞祐二年坐化年七十有五 同上二十四

讀書巖在林縣西黃華山金王庭筠讀書處今慈明院有其遺像 河南通志五十一古蹟

黃華老人詩刻　在城武縣學宮金學士王庭筠草書四幅庭筠米元章甥 按庭筠爲曠浩外孫靜米氏之甥 山東通志九古蹟

香林館　縣治內金太守張汝芳按應作方築學士王庭筠有記後
廢嘉靖間知川何格重建有記沂州府志三十一藝文已錄入卷一
又王庭筠香林館記見沂州府志三十一藝文已錄入卷一
昌寧宮在縣東南三里俗名臺駘神廟金王遵古記略曰云云汾陽
縣志記文已錄入卷四之末

麻秉彝字仲常唐金吾衛中郎將麻嗣宗之裔嗣宗佐玄宗平韋氏
之亂嗣宗之子藏珍藏珍子長吉封齊國公謚文穆長吉子德修爲
禮部侍郎德修子温夫爲承議郎厲州團練副使温夫子繼禎爲承
奉郎濠州司戶泰軍幕王官山水乃卜居焉麻氏古家青州至是遂
爲虞鄉人繼禎之子岐岐子振振子有成宋末登進士有成子元餘
元餘子思誠登天會六年進士歷蒲磁二州倅吉鄉宗城汾西三縣
令二子長秉公次即秉彝登皇統九年進士天德二年調河中府市
丞正隆改元調西京都市令痛革舊弊豪强折氣留守徒單公重之
推官品第七乃陟爲第六自秉彝始時緒修宮室火禁嚴甚有百夫
長禍一役投火鏘鐵石以入考送府獄其鏘石裹以奇帛秉彝曰貧
人安得此乃遣人物色之百夫長之子所衣之帛正同一問而得其
情全活者數十人大定十一年調平陽府岳陽縣令時洪洞趙城爭
水歲久訟二縣不相婚嫁部檄委秉彝前此司水者十餘人贓賄狼
籍秉彝盡實於法自是無訟二縣之民刊石以紀其事十四年召入
拜右三部司正令史苗潤隔加投瓦礫中親軍傷額大興罪以故上
刑部秉彝以爲非耳目所及卒以過失論山東有殺人者法司當以
鬬秉彝曰問其鬬其人將死時猶有和同之語非鬬也卒以戲殺論
十六年冬借尚書兵部郎中館伴夏國使夏人例以賜馬買物秉彝
以失大體禁不許十七年改兵部主事明年正月遘疾卒年四十九

延置幕下有疑必諮焉大定初除大興府推官承正隆昏虐之後盜
賊旁午繫者纍如秉彝悉平決之以獄空聞世宗嘉歎賜錢六十萬
推官品第七乃陟爲第六自秉彝始時緒修宮室火禁嚴甚有百夫
長禍一役投火鏘鐵石以入考送府獄其鏘石裹以奇帛秉彝曰貧
人安得此乃遣人物色之百夫長之子所衣之帛正同一問而得其
情全活者數十人大定十一年調平陽府岳陽縣令時洪洞趙城爭
水歲久訟二縣不相婚嫁部檄委秉彝前此司水者十餘人贓賄狼
籍秉彝盡實於法自是無訟二縣之民刊石以紀其事十四年召入
拜右三部司正令史苗潤隔加投瓦礫中親軍傷額大興罪以故上
刑部秉彝以爲非耳目所及卒以過失論山東有殺人者法司當以
鬬秉彝曰問其鬬其人將死時猶有和同之語非鬬也卒以戲殺論
十六年冬借尚書兵部郎中館伴夏國使夏人例以賜馬買物秉彝
以失大體禁不許十七年改兵部主事明年正月遘疾卒年四十九

附朝請大夫勳騎都尉上谷縣男食邑三百戶賜服金紫秉彝爲
政主仁濟以强明故所涖人畏且愛有貽溪集二十卷沂州府志十二
人物

按同詩卷三金麻主事墓在縣臨晉縣南六十里東吳閘村臨晉
志云名秉彝有王庭筠碑存其孫革墓附於側又虞鄉縣志卷一
金麻主事秉彝墓在縣東七里吳閘村翰林修撰知制誥王庭筠
撰碑孫貽溪先生革祔又按臨晉縣志所載與府志同惟皆不錄
黃華先生所撰碑文府志及臨晉縣志所輯秉彝傳必采自先生
撰文今得此傳即當墓碑文讀無不可也

金黃華老人王庭筠自書高歡避暑宮詩四絕句詩字皆奇偉今石
刻在汾州府及城武縣學君實李日華字云曾見所書老杜宛馬蟋
蟀螢火林猿等四詩沈頓雄快與南宋諸老並行南北非元初巎巎
子山輩所及按東昌府學三絕碑庭筠書王去非撰党愚英傳居易

諸石刻附一

昌寧公廟記王遵古撰正書大定十三年山西汾陽寶宇訪碑錄

按續通志金石略亦載此碑

博州重修廟學記王去非撰王庭筠行書大定二十一年六月山東聊
城同上

廟學碑陰記王遵古撰王庭筠行書大定二十一年六月山東聊城
同上

按續通志金石略亦載此碑

超化寺題舍利塔詩王庭筠撰行書大定二十二年山東長清同上

過超化寺詩王庭筠撰行書承安二年河南密縣同上

過超化寺詩王庭筠撰并書行書承安二年密縣續通志金石略

題超化寺舍利塔詩王庭筠撰并書承安二年密縣同上

原按超化寺二詩刻於一石
按訪碑錄於密縣祇著錄一詩者殆因二詩刻於一石未及細檢之故至大定二十二年長清之詩刻似爲別有所作不能混爲一事

重修蜀先主廟碑 王庭筠行書 承安四年四月 在睢州 雪宇訪碑錄

重修昭烈帝廟碑 王庭筠撰 錄補通志一百四十引 吉金貞石志

昭烈帝廟碑在樓桑村金承安初年黃華老人撰 日下書閑考

王庭筠行書承安四年四月在樓桑村廟中 錄補通志一百四十引 金石分域編

黃華山王庭筠詩刻 草書無年月 實宇訪碑錄

主事麻秉彝墓碑 泰和元年 王庭筠撰 山西通志 山西通志金石記

五峰山重修洞眞觀碑 元好問撰 王禹襚正書 定宗三年十一月 山東 長清 實宇訪碑錄

五松亭記 王庭筠撰并書 行書 年月漶 河南林縣

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祇谷寺前西南岡上未著錄 河朔金石目三

黃華老人山居詩 王庭筠撰別號黃華老人 河南林縣

右共四方三方在縣西北二十里黃華上寺 即慈明院 一方在黃華下寺 即覺仁寺

縣文廟有嘉靖年複刻本有二石文與上下寺者不同

雲谿堂帖 王庭筠別 河南林縣 載黃氏中州金石考 河朔金石待訪目

黃華道人遺像 在讀書巖慈明院 同上 河南林縣 同上

異文考訂 附二

五松亭記 本書用金文雅本益以彰德府志林縣志校之

惟祺峪寶嚴寺 彰德志 寶作寶 至本朝大定中 大雅本皆作泰

必嘗得其全 彰德志作必知嘗得其全 林縣志作必知嘗得其全 戊申之春 彰德志作戊寅春 嘗一到其亭上 彰德林縣兩志皆無其字

舍利塔 密縣志作超化塔詩

蒼山亭亭如投盌佛塔東西屹相向 青林頭朝初日射重簷黃金丹

砂曄生光中華此塔第十五圖記所傳知 應不妄智惠熏成舍利

羅睺夜半奇芒時一放想見當時阿育王鬼 原此叱神工鞭鬼匠雲車

瘴海挽 校炎沙沙底黃腸三萬丈石排 擬方面護石 席段鐵鋼 理瘦

中腰 裏鼓樣功夫精 巧密業長久位置尊 提嚴 尊氣高張地皮浮水

膚寸許旱澇與之俱下上崧山歸山夏秋雨雨滔滔從橫衡 從歲相盪

天龍圖護夜叉守 此七字作帖然堂寺向東去 終劫不敢生波浪 此下尚有十四字作天龍圖護夜叉守山寺不受塔無慈 塔前樹秀老不死樹

下水流多益壯 旺再拜初嘗一勺甘洗我三生 千煩惱障 同上

李輔之得鄴南城注雨瓦筒以之支琴 本書用金金詩及續河南通志益以彰德府志校之

可憐此君落君手 招字作瓦 晴窗拂拭支桐君 書字作姿

登林慮南樓二首

按供見彰德府志二十九次第顛倒

遊黃華山詩 林縣志題作黃華水簾

按共錄五首一帝遣名山二王母祠東二挂鏡亞西四手拄一條五道人邂逅

年譜

金海陵王天德三年辛未先生生

按先生卒於章宗泰和二年元氏墓碑與金史本傳皆同惟墓碑作卒年五十有二中州集金史本傳皆作年四十七茲從墓碑則先生之生應在是年

四年壬申二歲

元氏墓碑生未弁覩書識十七字金史本傳同

貞元元年癸酉三歲

二年甲戌四歲

三年乙亥五歲

正隆元年丙子六歲

元氏墓碑六歲同父兄誦書能通大義

二年丁丑七歲

元氏墓碑七歲學詩金史本傳同

按據元遺山內翰馮公神道碑銘馮璧生於是年璧先生友也

三年戊寅八歲

四年己卯九歲

案據元氏閑閑公墓志趙秉文生於是年

五年庚辰十歲

中州集父遵古正隆五年進士元氏墓碑同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十一歲

元氏墓碑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愉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

金史本傳稍長涿郡王愉一見期以國士

二年壬午十二歲

三年癸未十三歲

元氏墓碑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也

中州集張汝霖小傳王子端內翰太師之外孫

按金史張浩傳張公卒於是年

四年甲申十四歲

五年乙酉十五歲

六年丙戌十六歲

七年丁亥十七歲

八年戊子十八歲

九年己丑十九歲

十年庚寅二十歲

十一年辛卯二十一歲

寰宇訪碑錄昌甯公廟記王遵古撰正書大定十三年山西汾陽

汾州府志臺駘廟在府城東南三里有金大定十三年汾州觀察判官王遵古碑銘

十二年壬辰二十二歲

同上遵古爲汾州觀察判官庭筠省親至此有行書詩石四片

十三年癸巳二十三歲

寰宇訪碑錄昌甯公廟記王遵古撰正書大定十三年山西汾陽

同上黃華亭在汾州儒學池畔西貯金翰林修撰王庭筠行書詩

庭筠父遵古爲汾州觀察判官省親至此

中州樂府大江東去注癸巳暮冬小雪家集作

按先生父遵古撰昌甯公廟記於大定十三年癸巳則正爲官於汾州之時先生是年二十三歲或隨父任而往或自家來省親故有癸巳暮冬小雪家集之作倘在其後不容於此時預書蓋其後州人求得先生之墨蹟而刻之耳

十四年甲午二十四歲

按據元遺山內翰王公墓表王若虛生於是年若虛曾作詩識公小視白樂天者也

十五年乙未二十五歲

十六年丙申二十六歲

元氏墓碑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

中州集大定十六年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

金史本傳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

按三書皆謂先生於大定十六年登科當無舛誤惟元氏墓碑中有弱冠二字則與年二十六歲不合此蓋遺山推算未密而爲約略之辭不得因此而致疑也

十七年丁酉二十七歲

元氏墓碑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鄰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鄰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鄰四分別詰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金史本傳略同

按此先生在恩州軍事判官任內事也依元氏墓碑及金史所叙次第繫於是年

十八年戊戌二十八歲

元氏墓碑再調館陶主簿金史本傳同

按先生之調館陶主簿未詳何年茲依墓碑及金史敘述次第繫於是年

十九年己亥二十九歲

二十年庚子三十歲

元氏墓碑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望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按金史本傳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閒處之此先生去職之由也元碑謂秩甫滿單車徑去爲賢者諱例應如是

又按元碑謂先生前後山居十年明昌元年再出據此推算則先生之去官入山當在是年

又按卜居隆慮指山而言金史地理志彰德府屬縣林慮即隆慮山之所在也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一歲

博州廟學碑陰記末署曰熊岳王遵古記大定辛丑季夏晦男庭筠書

博州重修廟學記王公由太子司經來猝兼提舉廟學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爲遼東夫子末署曰庭筠書

按東昌府麒麟碣有同知王公贊已見卷六蓋先生之父時官同知博州防禦使事故以州猝稱之先生或於是年夏至州省親承父命而書此碑金石萃編謂先生時爲恩州判官殊誤元氏墓碑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按即慈明寺仁二寺爲棲息之地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

中州集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

金史本傳先生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

按金史以先生卜居彰德事繫於明昌元年召試館職之後此或被罷之後仍返故山非於是年始卜居於此也元碑及中州集敘述甚明茲從之

元遺賢河朔訪古記金熊岳王公庭筠隱居黃華谷中所居曰讀書巖

按讀書巖在山中慈明寺一稱黃華上寺

又按先生撰遊黃華山詩應近於此時惟不能詳其爲何年耳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二歲

寰宇訪碑錄超化寺題舍利塔詩大定二十二年王庭筠撰行書

山東長清

按山東通志歷城府志皆不載此詩刻惟續通志金石略載之注云承安二年密縣豈訪碑錄有誤記耶詩已見中州集題曰舍利塔是也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三歲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四歲

二十五年乙巳三十五歲

二十六年丙午三十六歲

元牘記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儒學記筆勢在博州二碑之下

山西通志太原府儒學金正隆初太原尹完顏宗憲修大定丙午亞尹張子衍漕貳楊柏元立建賢堂於兩廡間

按太原學記當書於先生山居之時故錄於大定丙午年

二十七年丁未三十七歲

二十八年戊申三十八歲

五松亭記戊申之春庭筠嘗一到其亭上

二十九年己酉三十九歲

劉郡遊林盧西山記寶嚴寺南厓號五松亭亭亡止餘一松王子端碑陰刻劉治中溥詩

同上嚴下舊有亭號知勝王子端作記今無餘迹

五松亭記李輔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輔之燕人名粥輔之其字也

續河南通志李輔之得鄴南城注雨瓦筒以之支琴詩

按李輔之名粥時官縣丞五松亭記及瓦筒詩皆先生居隆慮時作知勝亭記亦當作於山居之日故皆繫於是年

元氏墓碑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窺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

元氏墓碑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中州集李澥字公度相人少從王內翰子端學詩能行書工畫山水

歸潛志李澥公度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號六峰居士詩及字畫皆得法於黃華

解縉書史會要王庭筠書法傳子澹游及張天錫

按李澥相州人少從先生學詩必在山居之日韓溫甫名玉見中州集路張二氏無考張晉卿或即張天錫其何時從先生游則不可考矣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四十歲

金史本傳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謂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嘗書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同上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歎其乏才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

元氏墓碑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

按據元遺山年譜遺山先生生於是年

二年辛亥四十一歲

三年壬子四十二歲

金史本傳三年詔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

元氏墓碑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同上畫卷既高嘗被旨與剪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祕府書畫因集

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

中州集用薦者供奉翰林

六研齋筆記黃華老人刻雪溪堂法帖有李贊皇眞蹟

按汝霖汝方皆張浩之子先生之舅氏也先生撰香林館記稱汝方以右宣徽使出守沂州元碑之汝霖蓋爲汝方之誤至汝霖於大定中爲相卒於明昌元年此時不得有汝霖也

四年癸丑四十三歲

五年甲寅四十四歲

金史本傳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懷英作長白山册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譬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

元氏墓碑遷翰林修撰

六年乙卯四十五歲

金史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歸潛志趙學士秉文少擢第詩及字畫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

承安元年丙辰四十六歲

金史本傳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同上趙秉文傳秉文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龍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亭等鞫之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贄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

歸潛志初趙秉文由外官爲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今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人秉文遑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上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故王庭筠等俱下吏翌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杖七十左貶外秉文狂愚爲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

元氏墓碑出爲言事者所累

中州集承安中爲言事者所累

按元氏墓碑謂先生之於人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不恨金史本傳略同即暗指秉文相攀事

又案中州集載先生獄中賦萱獄中見燕二詩當作於是時同上被責南歸至中山詩注云丙申春

按大定十六年丙申是年先生甫登第未聞有被責之事此當爲承安元年丙辰先生正於是春被責蓋誤以辰作申耳且詩云六年侍從小臣心先生以明昌元年膺薦至是正爲六年

汾州府志百福寺在平遙縣東南四十里金時釋益公名志益得法蒙山雲和尚學士王庭筠子端閑居與雲和尚友因見益公益公歸晉過庭筠庭筠贈以詩承安元年棲此

按汾州府志載先生贈益公和尚還超山詩一首即作於是時亦即先生被責南歸時也

又按汾州府志載先生題南山友雲亭詩一首亦當作於是時

又案先生父遵古時官澄州刺史澄州者今之海城縣也

二年丁巳四十七歲

金史本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

中州集謫鄭州幕官

元氏墓碑出爲鄭州防禦判官

續通志金石畧過超化寺詩王庭筠撰幷書行書承安二年密縣

同上題超化寺舍利塔詩王庭筠撰并書行書承安二年密縣

按超化寺及舍利塔二詩在密縣者刻於一石又皆著錄中州集惟舍利塔詩又刻於山東長清題曰大定二十二年豈長清亦有超化寺而先生別有題詠耶

又按河南通志及開封府志密縣超化寺在縣南十五里隋開皇二年建宋元游賞名區完碑尚有存者蓋先生謫官鄭州時過此題詩

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二年六月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仍敕無與撰述入直則奏聞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

按先生父遵古年已篤老故有是命遵古曾官太子司經故曰嘗侍講讀

元氏墓碑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

浩之女也

又按先生應於是年春或翌年春丁艱去職

三年戊午四十八歲

四年己未四十九歲

涿州重修蜀先生廟碑承安二年夏四月里民始議增葺既成具興廢歲月乞文於庭筠將以刻諸石

同上碑前題云前鄜州防禦判官王庭筠撰書篆末題曰承安四年四月

按此碑書於承安四年四月時先生丁艱家居故稱前鄜州防禦判官

元氏墓碑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

金史本傳四年起爲應奉翰林文字

中州集未幾復應奉

按是年先生服未闋故稱起復又其奉職應在是年四月之後

五年庚申五十歲

香林館記承安四年春二月上以右宣徽使張公出守沂州明年公以書抵庭筠公名汝方字仲賢太師南陽郡王之子平章政事莘國公之弟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三年四月庚子右宣徽使張汝方以漏泄廷議削官兩階據是記則又於四年二月出守沂州先生嘗與汝方品第祕府法書名畫茲復承命而撰是記

泰和元年辛酉五十一歲

元氏墓碑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

中州集稍遷修撰

金史本傳泰和元年復爲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

宋濂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稿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日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山道途所歷凡二十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

按金史章宗本紀泰和元年九月甲寅如秋山丙子至自秋山山西通志金石志王事麻秉彝碑泰和元年王庭筠撰今在虞鄉縣

按秉彝爲詩人麻革之祖父

二年壬戌五十二歲

元氏墓碑非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

官止承務郎緋衣銀魚

按此碑書於承安四年四月時先生丁艱家居故稱前鄜州防禦判官

元氏墓碑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

金史本傳四年起爲應奉翰林文字

同上題超化寺舍利塔詩王庭筠撰并書行書承安二年密縣

按超化寺及舍利塔二詩在密縣者刻於一石又皆著錄中州集惟舍利塔詩又刻於山東長清題曰大定二十二年豈長清亦有超化寺而先生別有題詠耶

又按河南通志及開封府志密縣超化寺在縣南十五里隋開皇二年建宋元游賞名區完碑尚有存者蓋先生謫官鄭州時過此題詩

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二年六月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仍敕無與撰述入直則奏聞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

按先生父遵古年已篤老故有是命遵古曾官太子司經故曰嘗侍講讀

元氏墓碑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

浩之女也

又按先生應於是年春或翌年春丁艱去職

三年戊午四十八歲

四年己未四十九歲

涿州重修蜀先生廟碑承安二年夏四月里民始議增葺既成具興廢歲月乞文於庭筠將以刻諸石

同上碑前題云前鄜州防禦判官王庭筠撰書篆末題曰承安四年四月

按此碑書於承安四年四月時先生丁艱家居故稱前鄜州防禦判官

元氏墓碑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

金史本傳四年起爲應奉翰林文字

中州集未幾復應奉

按是年先生服未闋故稱起復又其奉職應在是年四月之後

五年庚申五十歲

香林館記承安四年春二月上以右宣徽使張公出守沂州明年公以書抵庭筠公名汝方字仲賢太師南陽郡王之子平章政事莘國公之弟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三年四月庚子右宣徽使張汝方以漏泄廷議削官兩階據是記則又於四年二月出守沂州先生嘗與汝方品第祕府法書名畫茲復承命而撰是記

泰和元年辛酉五十一歲

元氏墓碑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

中州集稍遷修撰

金史本傳泰和元年復爲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

宋濂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稿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日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山道途所歷凡二十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

按金史章宗本紀泰和元年九月甲寅如秋山丙子至自秋山山西通志金石志王事麻秉彝碑泰和元年王庭筠撰今在虞鄉縣

按秉彝爲詩人麻革之祖父

二年壬戌五十二歲

元氏墓碑非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

官止承務郎緋衣銀魚

中州集卒官年四十七

金史本傳明年卒年四十有七

按中州集及墓碑同爲元氏一人之作而於先生卒年彼此不同何也中州集撰成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張德輝後序所謂己酉秋始鋟木以傳是也先生墓碑則撰於理宗寶祐元年癸丑即元憲宗三年碑中所謂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是也中州集蓋據所聞書之故謂年四十有七墓碑則據其子萬慶而請書之故謂春秋五十有二則有撰述先後之分一則有傳聞面詢之異自以得於其子及撰述在後者爲得實此又不待言也中州集鋟版在先元氏不及追改撰金史者未及考其撰述之先後遽從中州集而書之故以其卒年爲四十有七不可從也或謂墓碑有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之語若先生卒年爲四十七則大定十六年年二十有一正與弱冠語合以此致疑則又不然墓碑稱先生季女幼在室又謂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後四十餘年矣考先生卒於泰和二年壬戌下距癸丑撰碑之歲適爲五十二年其季女年將六十安得謂幼四十餘年之語亦有未審蓋先生於撰文時推算未密而爲此約略之辭或據其家行狀敘入未及改訂弱冠二字亦同斯例惟其卒年所繫纂大不容舛誤此又可推而知之者也余於先生卒年從墓碑而不用中州集及金史者以此

元氏墓碑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還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愧瑰琦之句 中州集及金史本傳略同

按王去非博州重修廟學記王公由太子司經來倅是記作於大定二十一年則先生父遵古之官太子司經必在大定二十年前是時章宗之父顯宗允恭尚未卒而遵古方爲其東宮詹事院官屬也金史章宗本紀大定十八年以司經徐孝美等侍讀是時章宗以世宗之冢孫居於東宮司經爲之授讀必有遵古在內且章宗本紀又有遵古常侍講讀之語並因其年老而爲之內調相視至厚尤爲確證故曰王遵古朕之故人也

中州集路鐸王子端挽辭一首

同上李純甫哭黃華詩一首

元氏墓碑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

續夷堅志王勉道挽詩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

元氏墓碑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掞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

中州集子萬慶字禧伯詩筆字畫俱有父風仕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猶子明伯幼歲學詩膂力絕人死於鄭州年未四十也

金史本傳子曼慶亦能詩並書仕至行省左右司郎中自號滄游云

按先生夫人及三子之卒及以萬慶爲嗣皆在何年爲諸書所不詳姑繫於此以殿篇末

世系 附

熊岳王氏

望出太原遼天慶中占籍熊岳

遼祖烈（即三十二代祖）—十九代祖文林—十二代祖樂德—九代祖繼遠—七代祖咸舫—高祖（五代）叔寧—曾祖永壽—祖政—

- 伯父遵仁
  - 兄 庭玉
    - 明伯
    - 顯卿
- 仲父遵義
  - 次兄 庭堅
- 父遵古
- 母張氏
- 黃華山主庭筠
- 妻張氏
  - 萬安
  - 萬孫
  - 萬吉
  - 從淨女
  - 琳秀女
  - 季女
  - 萬慶
- 弟 庭掞

金毓黻曰往余輯黃華先生遺事誤從金史以卜居彰德買田隱虛讀書黃華山寺之語置於章宗明昌元年不知此時先生山居已十年矣設使元年山居三年應召入京將何以釋於十年之語耶中州集載丙申春被責南歸至中山詩先生於大定十六年丙申登第旋授官外任未聞是年春有被責之事迨經詳考始知爲承安元年丙辰之誤被責之語指趙秉文相藥一事言也又如汾州府學有先生遊黃華山詩石刻修志者因謂先生省親至汾時所書不知王元仲官汾陽時先生年止二十三且在居山之前八年其身未歷黃華何從而書此詩凡此皆非取先生畢生事蹟分年臚舉不易得其端緒此年譜之所由作也此譜之作頗病疏略窮搜冥討所得僅此異日讀書稍多補闕拾遺有進於是固所願也

黃華山主王庭筠傳

遼陽金毓黻撰

王庭筠字子端熊岳人黃華山主其自號也家牒稱爲漢太原王烈之後烈於漢末徙居遼東子孫遂居於是其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殁於王事又傳八世曰樂德入於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圖欲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於遼陽東丹王甘露五年修遼陽城名曰南京命繼遠撰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立於宮門之南繼遠孫咸飭仕遼官中作使聖宗太平九年避渤海人大延琳之難自遼陽挈家遷漁陽其孫叔寧歷官六宅使恩州刺史遷居中京大定府一稱白霤是也叔寧子永壽遷家韓州又於天祚帝天慶中遷居辰州之熊岳遂貿居焉永壽子政當遷季世浮沈鄉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才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逸巡引退金吳王閣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克從破白霤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殁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振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爲燕京都轉運使事改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簽軍籍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姦政獨明會計嚴局鑰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揚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十三年正月太宗崩政以檢校右散騎常侍爲高麗報哀使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既仕金嘗

遵其俗易名曰南撒里生子三遵仁遵義遵古字元仲登金正隆五年進士第大定十三年官汾州視察判官入爲太子司經復出爲同知博州防禦使事澄州刺史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其言行皆可紀述章宗隨其父居東宮日遵古以司經侍講讀治章宗踐祚遵古應詔有昔人名所居之山君子名其泉其居汾州嘗因祈雨有應爲昌寧公廟撰記及居博州兼提點廟學學宮之工未竟而於州守詐而完之撰廟學碑陰記以紀其事其爲政能緣飾以儒雅北方稱爲遼東夫子歷亭孫鐸性敏好學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後果如所言承安二年六月授翰林直學士秩中大夫未幾卒娶太師南陽郡王張浩女生子四庭筠則其第三子也庭筠之長兄庭玉字子溫官內鄉令累同知遼州軍州事卒次兄庭堅字子貞有時名能詩嘗詠野菊庭筠亦有詩送其歸遼陽弟庭掞字子文庭筠生未非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翛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庭筠許以國士少嘗隨父任居於汾州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釋褐承事郎授恩州軍事判官臨政有聲郡民鄰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中朝遣大理司直王仲翰治其獄而四獨竄匿不能得庭筠以計獲四分別詳誤坐預謀者僅十二人人稱其平恕再調館陶主簿庭筠蚤有重名士夫想望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限於常選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已而以笔誤去職遂卜居彰德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祖磅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尚然衮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鋭臺直鷄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叢集一水一石皆峴閟閒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棲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因以黃華山主自號山居前後十年悉力經史無所不窺旁

及釋老所詣益博而名益重明昌元年有薦庭筠可用者三月章宗謂學士院曰王庭筠所撰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傚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獲笞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是年十二月章宗與宰執語及學士欺其乏材參政完顏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爲書畫局都監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內府法書名畫爲五百五十卷又集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摹刻之號雪溪堂帖十卷汝方者太師浩之子平章事汝霖之弟庭筠之兄氏也俄授翰林應奉文字五年八月章宗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覺懷英作長白山册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頗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六年庭筠薦趙秉文應奉翰林同知制誥是冬秉文上書論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完顏胥等鞫之秉文乃曰初欲上書嘗與王庭筠等私議乃下庭筠獄承安元年坐薦秉文削秩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時人頗不直秉文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二年庭筠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章宗嘉之二年十月二日卒年五十有二章宗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以名家子儀觀秀偉風流蘊藉冠冕一時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

負之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渥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斷琴飛來積雪賦及蜀先主廟碑記等辭理兼備爲人傳誦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朝使至河湟者多言夏人問庭筠及趙秉文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著有藁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黃魯直米元章論者謂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庭筠則得於氣韻之間世以爲然與趙渢趙秉文俱以書名家嘗草書遊黃華山詩人爭摹刻見之者疑爲神仙之筆焉畫品甚高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妻張氏亦浩女孫生三子萬安萬孫萬吉皆登進士第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於父歿後以能詩見召次曰琳秀人侍掖庭季女名不詳諸子既喪乃以弟庭掞之次子萬慶爲之後萬慶一名嶷慶字禮伯以蔭補官宣宗時咸平王滄年六十有賢名宣宗聞之遣萬慶往授遼東宣撫使滄不拜天興二年七月右丞相樞密使完顏賽不行尚書省事於徐州萬慶官行省左右司郎中賽不以州乏糧遣萬慶會徐宿靈壁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未幾敗還金亡不仕居於燕張本有九日月中對菊同禧伯賦六絕句亦在燕都作也萬慶詩筆字畫能世其家晚號澹游時論金人字畫以其父子爲最方於宋之二米元人王惲嘗稱京師好事屏圍幀軸無非澹游詩翰乃知老成雖遠典型盡見於是又云公之老筆尤瀟灑可愛豈神完守固氣自清明雖耄而不衰者耶庭筠又有猶子明伯蓋以字行失其名幼歲學書以工見稱倜儻無機穽力過人亦能詩死於鄭州年未四十又有姪孫顯卿元初官中書省典史餘無所見

論曰金代大定明昌之世遼陽張浩一門最爲貴顯父子先後執政昆弟子姓咸膺金紫而庭筠之父遵古以浩壻入侍東宮洊升翰林

直學士庭筠亦以外家之故數入翰林駸駸大用則其地勢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雖然庭筠之遠祖繼遠早以文學顯於東丹歷遼及金簪纓不絕而其祖政又以循良著聞於金初若乃遵古之表以文行庭筠之譽擅三絕萬慶之工於詩翰父子祖孫三世濟美求之今昔實所罕覩重以遼東世族遺澤孔長是非仰炯前徽卓然自樹不克致此謂曰悉由懇藉夫豈其然抑又聞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欲自致於不朽惟文章爲無窮若彼張氏父子得君甚專位極人臣可謂盛矣而其流風遺韻可爲法於後世者固無得而稱焉王氏之門文采風流照映一世後人得其一鱗一爪猶爲之珍重寶惜俛仰低徊其足以致不朽而垂無窮者豈止壽考榮樂之比哉熊岳多佳山水庭筠曾爲之圖用示不忘故邱元遺山作詩詠之人才之孕育由於山川之效靈觀於此而益信矣余以金史本傳次庭筠事及其家世不若元氏墓碑之審爰采諸書重撰此傳寧詳勿略題曰黃華山主王庭筠傳而不及其祖父兄弟子姪者名從主人故也世之覽者或有取焉

黃華集引書目

金史 元修　中州集 金元好問

中州樂府 金元好問　歸潛志 金劉祁

滹南集 金王若虛　滏水集 金趙秉文

遺山集 金元好問　滿然居士集 元耶律楚材

河汾諸老詩集 元房祺　陵川集 元郝經

秋澗大全集 元王惲　中堂記事 元王惲 大全集內下同

玉堂嘉話 元王惲　牧庵集 元姚燧

雙溪醉隱集 元耶律鑄　清容居士集 元袁桷

倪雲林詩集 元倪瓚　宋學士全集 明宋濂

匏翁家藏集 明吳寬　懷麓堂集 明李東陽

弁州山人續稿 明王世貞　續夷堅志 金元好問

圖繪寶鑑 元夏文彥　南村輟耕錄 元陶宗儀

書史會要 元陶宗儀　書史會要 明朱謀㙔

六研齋筆記 又三筆 明李日華　元憲記 明盛時泰

山堂肆考 明彭大翼　石墨鐫華 明趙崡

畫禪室隨筆 明董其昌　徐霞客遊記 明徐宏祖

居易錄 清王士禎　日下舊聞考 清朱彝尊

庚子銷夏記 清孫承澤　金史詳校 清施國祁

元遺山詩箋注 清施國祁　佩文齋書畫譜 清代官修

式古堂書畫彙考 清卞永譽　河朔訪古新錄 顧燮光

河朔金石待訪目 顧燮光　全金詩 清郭元釪

金文雅 清莊仲方　金文最 清張金吾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清錢大昕　金石萃編 清王昶

寰宇訪碑錄 清孫星衍　高麗史 朝鮮鄭麟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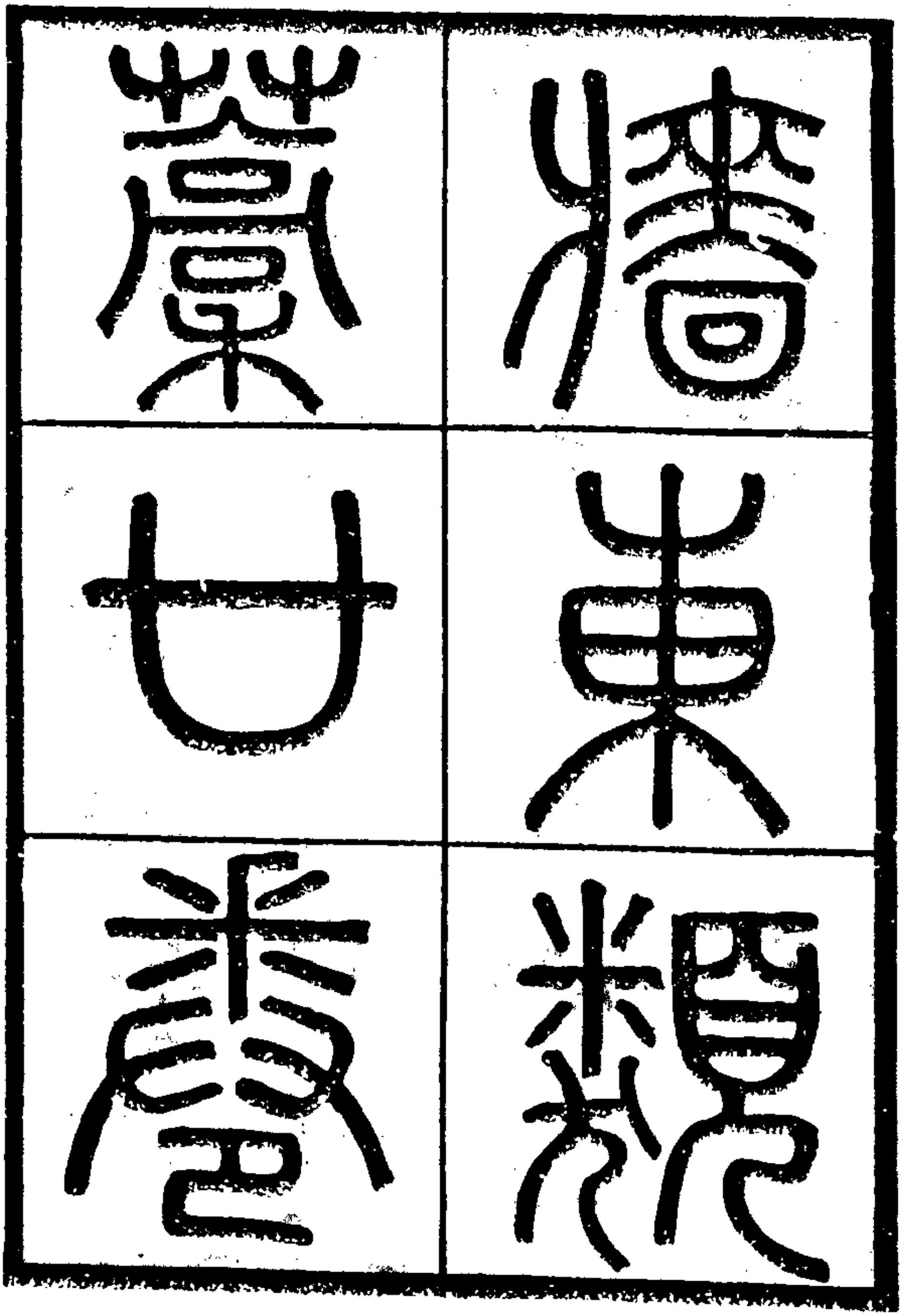
續通志金石略　光緒畿輔通志

乾隆山東通志
山東通志金石記一名山左金石記
山西通志金石記一名山右金石記
乾隆續河南通志
乾隆彰德府志
道光濟南府志
康熙開封府志
乾隆汾州府志
乾隆蒲州府志
光緒奠鄉縣志
玉虹鑑眞帖

引目終

黃華集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六	三	六	崇	崇
二	二	一〇	一	屨	履
四	六	二三	一一	龍	寵
五	二	九	一七	軻	翰
六	一三	七	一八	畫	畫
七	八	一九	七	渡	度
七	八	一九	二三	辟	澼
七	九	二	六	川	州
七	九	一七	一九	裏	褒
七	九	一八	六	遣	遣
七	一二	二三	二三	問	同
八	三	二一	九	薄	簿
八	四	一一	一六	猝	倅
八	四	一三	一五	貝	見
八	四	一四	一二	猝	倅
八	一一	二一	一七	師	師
八	一二	二六	一〇	藉	籍
附錄	一	二三	二	揚	楊
附錄	二	八	五	飭	飾



牖東類稾二十卷

元陸文圭撰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博通經史及天文地理律象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以春秋中鄉選延祐設科再中鄉舉以老疾不應徵召卒於家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文圭當南宋之末年已二十餘入元後五十餘年至泰定天曆間尚應聘設教於容山至順末猶爲陳敬叔作安定祠記又數年至順帝至正初始卒最爲老壽惟史不載其登仕版而集中吳縣學田記有至元辛卯余領吳縣學事語似亦曾爲教官然辛卯爲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文圭年祇三十餘而記中乃有余愚且老句與文圭情事不合或此記本代人作而失於標注歟史稱文圭之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其測其涯涘東南學者皆師之今核所作史言不謬史又稱其蹤於地理考核甚詳今檢集中惟存辨毛穎傳中山一條餘悉不載殆散佚不可考矣是集本二十卷世久無傳今從永樂大典中蒐采遺佚共得文三百餘篇詩詞六百餘篇仍依原目釐爲二十卷雖割裂之餘重爲緝綴亡失已多而據所存者觀之固元初良然一作者也

古來文章之得傳於後者大抵其子孫世保守之或自其鄉邦之人刊布之蓋愛重慕效故也江陰之習尚氣節而不知致力於文章故自漢以下以文章傳者無人至唐末魏不琢始以詩稱而存者絕少宋時科第漸盛如葛氏邱氏仍世館閣裒然大集著於崇文總目而未見流傳元時則有王梧溪陸子方繆苔石皆有聲譽王有梧溪集幸邑明經葉保堂捐貲刻之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中子方之遺書蓋他集皆世有傳本牖東類稾則散佚已久賴 四庫全書采掇永樂大典而存之如更不刊行則將遂亡之也既語消臣郎屬友人於浙之 文淵閣錄取原本以還令門人辭祉安承守丹校讐授消臣付梓消臣又搜集闕遺爲補遺一卷經數月而就以復於余甚喜其能表章先人以神邑中掌故也子方子孫居邑西之蘆墟無能讀書者消臣居邑東化成鄉其鄉以元時莊倘公而名族所聚處消臣建祠於其鄉輯譜之將墜於尊祖敬宗之誼汲汲不憚勞也僅中人產而慕義若渴其志甚可尚矣裒葉氏刻梧溪集以足本爲鮑氏所藏故就刻之而不以歸於江陰邑中人頗以爲恨今子方之集爲邑中刻先集發軔矣嗣今以往明張蘇仲之青陽集本朝徐青牧之惜陰錄其家皆有後裔傭閒風而起相繼刊布不郁郁乎邑中盛事哉余特企而俟之矣道光己亥孟冬初吉武進李兆洛序

丁酉之秋商藁承

天子恩命督學江左江左督學署故在江陰夙推爲文人淵藪意昔賢遺集必多既下車即以搜采爲己任乃自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元王逢梧溪集外槩本竟寥寥無幾閱二年暨陽書院山長申耆李先生始以新刻元陸子方牖東類稾見示按舊志稾于有明中葉已散佚不可得是本蓋即永樂大典中蒐輯之本而申耆先生借鈔于 文淵閣者也陸氏子孫不忘先德鳩工刊之以壽于

世又搜集遺闕以附于後而散佚者復得完整然非申耆先生嗜古之篤無以道其先亦非陸氏有賢子孫曷能聞風興起以慰余之癖好哉爰識數語以貽陸氏俾附斯槀以傳焉道光己亥之冬蔣陽祁寯藻序

牆東類槀目錄
○卷之一
經解
志學解
詔誥
擬求賢詔
擬勸學詔
擬郡國水災振貸詔
擬漢文帝十五年令諸侯王公卿郡守舉直言極諫詔
擬韋虛厚除翰林侍講學士詔
表
賀卽位表
太皇太后上尊號賀表
賀正表
牆東類槀目錄
賀戶府賀正表
擬行省進鄉試合格進士花名表
擬謝賜進士及第表
代謝進士及第錫燕表二首
牋
代上皇后牋二首
代上皇太子牋二首
代賀太子立詹事院牋二首
○卷之二
啟
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啟
謝友人賀請舉啟三首
答黃子高賢啟
回李義夫賀啟

上克誠宣差啟
回唐二君見招啟
回唐主事再招啟
回句容蔣教諭見招啟
回岑應奎山長啟
回句容夏君範投啟
回陸靜遠招入義塾啟
代回句容程宰啟
請曹教啟
謝徐教啟
立坊請王麟椒并謝保舉啟
回學生曹無易投啟求跋其先人所修家譜
賀朱南伯受鄧縣簿啟
謝人壽啟

回尤叔永弟壽啟
回繆惟肖弟壽啟
同生日啟二首
回表弟惠則之賀壬戌生日啟
戊辰回生日啟四首
回人壽啟
答慈雲長老壽啟
回無華弟壽啟
回吳季仁壽啟
回表弟惠則之壽啟
回湯氏贊壻啟
回辭壻啟
回王氏壻聘啟
代聘啟

代袁聘李啟
代張聘李啟
代李聘陳啟
代陳聘徐回啟
代李回陳聘啟
賀樂介軒婚啟
賀人納婦啟二首
賀人贅壻啟
回俞親家七夕問信
賀冬啟
與王明賀冬啟
送冬節啟
謝賀冬啟
答魏教冬啟

答冬至啟
謝心囷同年冬節送物問病啟
冬至謝子淵兄弟送啟
謝夏君範惠鵝酒麵啟
謝人惠雞酒青達而物不至啟
謝友人惠詩畧啟
謝送物啟二首
代回任送物謝啟
○卷之三
策問
制使
養士
士行
試策

科舉
江浙人材
課試
水利
水旱
備荒
策
儒學吏治
○卷之四
策
選舉
農桑
田制
流民貪吏鹽鈔法四弊
序
○卷之五
古今文孝經集注序
三國六朝事實序
喜雨詩序
農桑詩序
瑞麥圖序
任叔實遺稾序
玉田詞源稾序
送丁仲謙歸東嘗序
送史藥房序
送曹士開序
送何澤仁序
送史德甫序
送甘公亮序
送洪中行序
送曹子昭歸隱敬山序
送福安梁學正序
送盧彥遠總管序
送李良甫同知北上序
送黃節山序
送朱南伯序
○卷之六
序
送宋春卿序
送馮伯亨序
送蕭仲堅序
送焦君實杭州學正序
送蔚州尹序
送胸中山序
送張菊存序
送曹士宏序
送丁師善序
送陳無逸赴攸州博士序
送陳元復序
送家鉉翁序
贈朱自明序
送王君章序
送吳仲參序
送州同知序
送趙敏道序
送陳仲謙服闋回長興州序

贈華玉谿序
送朝請大夫江陰州尹序
送唐子華序
○卷之七
記
江陰改州記
江陰路重修總管府廳堂記
浙西道院記
江陰修學記
江陰重修學記
重作泮宮樓記
教授廳壁記
江陰州新作刻漏記
江陰什物記
重修安定先生祠記
吳縣學田記
陸魯望祠堂捨田記
通齋記
凝道堂記
止善堂記
明善齋記
勤敬齋記
怡順齋記
與閒堂記
居隱堂記
○卷之八
記
悠然亭記
本竹山房記
碧巖記
一山記
觀稼亭記
橫舟記
寶月亭記
菊軒記
萬松堂記
三皇殿講堂記
芹塘記
常州鷹福寺記
延慶庵記
報恩庵記
永福庵記
常州路玄妙觀莊田記
資敬觀捨田記
資敬觀記
樓眞道院七元閣記
靈芝記
○卷之九
傳
朱家傳
碑
常州路達嚕噶齊大中大夫德政碑
同知江陰州事韓承直德政碑
題跋
跋李良輔傳
跋徐和父折獄比事

跋仁軒訓蒙二書
跋曹氏家譜
跋陸莊簡公家傳
跋湯北村四六舊稿
跋周子華詩稾
跋漫塘先生詩稾
跋林彥達詩稾
跋袁靜春詩
跋陳元復詩稾
跋若石翁詩卷
跋蔡檜巖詩後
跋夏瑞卿詩卷
跋蔣民瞻詠史詩
○卷之十

跋
跋杜東洲詩後
跋陰德詩後
跋般若心經
跋邵僧坐化偈
跋黃子高先誥二首
跋柳公權帖
跋麥舟卷
跋坡翁與承天明老帖
跋放翁與文定劄子
跋蔣良貴梅堂竹亭二記
跋陳忠簡公駢與子帖
跋邱文定公手帖
跋趙學士書

跋子昂寫韓詩一首與鄉貢錢子原求跋
跋王本齋畫像
跋三生圖
跋李良心萬里江山圖
跋十梅圖
跋海棠圖有數鷓鴣集其上
題索句圖
題空隱和尙行卷并謝草蟲之惠二首
題畫牛小卷
銘贊
存存齋銘爲金尙志作
安處善齋銘
王泉銘爲琴士劉伯賜作
石澗長老贊
古硐長老贊
瑞芝贊
枯木蓋贊
文
勸農文二首
戊辰勸農文
○卷十一
說
文說
靜菴說贈都瑚布鼎錄事
心說贈凌湛然
琴說贈朱老
漁隱說贈顧仲仁
菊隱說贈趙與民

梅溪說
姚原魯字說
張仲易字說
徐宗起字說
陸安仲字說
曹氏四子字說
江子强字說
程光道字說
李叔成字說
朱子才字說
荆石和尚字說
法城和尚字說
賦
修祥宮賦
靈芝賦
天爵賦
民嶽賦
河圖賦
河源賦
高祖斬白蛇賦
木鐸賦
洋寶賦
○卷十二
墓志銘
中大夫江東肅政廉訪使孫公墓志銘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志銘
武節將軍呂侯墓志銘
故武德將軍吳侯墓志銘
同知邱公墓志銘
清和令王公墓志銘
故司獄趙君墓志銘
縉雲縣主傳朱君墓志銘
○卷十三
墓志銘
廣平張公墓志銘
郭雲仲墓志銘
王德秀墓志銘
梅山君墓志銘
故稅使陳君壙志
慈悟居士墓志銘
竹隱居士墓志銘
苹隱胡君墓志銘
處士單君濟之墓志銘
巽溪翁墓志銘
駱氏壙志
先考陸府君壙志
壯夫人墓志銘
亡室殷氏墓志銘
姜陳氏墓志銘
○卷十四
行狀
總管王公行狀
家傳
陸莊簡公家傳
祭文
祭運糧陳總管文二首

祭哀國華文
代祭朱南伯文
祭趙一山文
代祭叔父文
代祭南坡文
代哭外舅杜威州文
代弟姪甥祭亡者文
代人祭王郎文
代祭懷德嚴長老文
祭袁國華母文
祭袁國華妻文
代祭孺人湯氏文三首
代夫祭妻文
代祭某氏文

○卷十五

四言詩
題鄭子實秋溪釣雨圖
題猿石手卷二首

五言古詩
讀史
李杜
賦蕭仲堅所書汴梁節婦事
謝詹中美惠五典毓蒙書
得己堂
性齋二首爲分湖陸提舉作
怡顏亭曹若晦子無易爲奉親作
雜詩五首
次善卿雜詩五首

婺州傅仁贊詩求見依韻和之
和陸振之見贈韻
和丁師善韻
辛卯二月記異
有感
春日不出
清明日偕趙雲壁張仲實顧伯玉張見山游分韻得好字以百家衣補之趙故嘉禾宰今爲學官坐中多及學校事
三月旦日出游
三月一日偕善之無逸游南山桃園分韻得源字
癸卯二月仲實請人游野外飲花下得家字
申港道中
茅山道中
游崇禧觀南陽眞人置酒索詩

京口訪郭儀山出示陸丞相遺墨
渡黃河舟子作難久之乃渡
宿遷道中遇雪
入杭苦雪二首
至元重光單閼之歲春正月隴西郡太夫人介壽八十子侍郎率其昆弟子姪內外姻族賓友賓客奉觴上壽如儀州人士相與嘉歎爭爲歌詩詠其事而編使崇山胡公爲之序云
壽李仲明同知
壽理伯雍同知
庚寅臘月二十九日餞孫晉卿宿清孝里晨起呈嚴隱
皆山樓分韻得坐字
爲劉君符賦樂山詩
壬辰端陽後一日會潛齋以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分韻得淨字

贈劉宗道自金陵來游茅峰
贈翟良甫洛人南游
贈柯山夏梅月
贈季清隱道人
贈筆生楊自新
贈筆生林君實
題宋學古九天玄女數自云其師鍾堯臣得之襄城柳下老翁所授
別李宰
留別襄垜諸公
寄申屠御史
寄錄事王君玉
送周宣差除陝西廉訪僉事
送陸同知北上二首
送郝仲明代歸
送葉仲實赴鹽門州判
送王安之無錫州判
送宋春卿之官湘陰
送顧伯玉麻陽簿
送陳茂卿赴興國教授
送焦君實之采石學官
送王行可赴宣城學官
送嚴陵邵叔忠學錄歸侍二首
送華仲實譯史入京
送吳仲寶入京
送趙季舒之燕
送道成北游
送錢君瑜歸嘉禾
送若晦南游
送袁仲野赴毘陵
送黃雲心游淞江
送陳公南之松江并東山齋
古意二首送朱鶴皐
送陳子商
送吳寬齋并謝惠詩
送天台陳審中
送楊伯可
送張仲實
送師本竹
送徐允伯
徐觀伯將遠徙海陵介吾姪來索詩徐故家兵後流落三十年長子依許監倉客淮南因贅於海陵迎二親就養坡公謂此事今無古或聞者也感歎之餘爲賦二首
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句余一言余與翁游視其季猶姪也爲之言以勵其志
余先秀榮德人大父以上數世皆葬青鎮與習上人有香火緣已巳歲上人訪先子子暨陽嗣孫信講師實侍杖履余兒時侍側髣髴記其縣眉兵火後絕不相聞丙申歲師來自密印問訊邱墟無恙而上人塔松長數十尺矣己巳距丙申二十有八年如隔一世余與師白髮相對舉似舊話感慨久之師爲留數日將行索詩爲別師號古民性惇質不茹葷飲酒博極羣書講說暨不倦信而好古方外之逸民也
題質夫竹居
跋徐知事所藏祼帖
題沈華父送行詩卷
題月心詩卷併記遇仙事云

題百雁圖
詠風
夏雨
秋感
月
徐德文索雪岡詩云已得而復失余尋舊稾亦無見想滕六遣六
丁取之去矣再賦一首
新移瑞香不得雨有歎
生意堂賦玉簪花得相字
老桂古字韻
詠松
泗濱石
車
挽趙益之

挽鄧友梅
○卷十六
七言古詩
北入穆陵關皆山石崩沙北風塵起行人良苦因作
出鎮口止見小峰
訪何秸觀水陸功德
關題
壬辰六月旦日記異
庚子七月書事
臘月二十九日作
和曹士開侍御見寄韻
壽王君明
察罕布哈忠翊父歿王事母表門閭本官秉職侍養守制三年一
門節孝人所難能作詩美之

雅宜山在城西五十里有德慶巷在其門宵隆山福順寺長老紹
堯翁作詩取以雅宜爲號求詩
贈道人周大方
贈潘道士祈雨
贈鄭元明衛士自言安晚之孫故詩及之
贈張明德星士
壬申冬晦叔譚史歸別小詩奉餞
從聖國琲二茂才敘別
醵別山村樂閑菊存愛山梅村并寄景初慎與國華
送馬伯亨西省郎中
送子壽道同知北上
送祝君晟之官昌化
送經之僧義齋兩舍人入燕并呈善之待制
送節之衡之兩舍人入燕

送楊起之安豐錄判
送黃子高常熟教授
奉餞子華教授北上時癸酉三月
送吏員還調松江
送吳子長入京
送羅秋崖
送吳君遠
送黃子高如秦州謁朱南伯
送張子野
送徐舜輔
送仲華葛兄
送北禪澤天泉長老入燕
乙卯題吳江長橋一首舊有一橋亭曰垂虹兵亂毀之復創兩橋
相對

盥晉李照磨築室奉親名曰芝室索客賦之
寄題俞氏草堂
題南天四時佳致園亭
題立齋不碾雲山亭
書范石湖白髭行後
題程子充少監家藏二首遺墨前一詩程御史謚終遺其子端甫
詩也後一詩元遺山女初適端甫時送別詩也端甫子充之父
元氏子充之毋翰苑諸公題述徧矣
甲申春張菊存游洞霄諸公餞詩盈軸越明年余過故都補行卷
之末
題金陵海月潮卷
題尹存楩行卷尹居賈門下鍊金敗後流落海南依陳文二公竄
廬陵中齊須溪贈之記銘甚善復回杭州道過索詩
題分宜謝草廬行卷
題張南山慶九十詩卷
題王復初所藏子昂臨禊帖
題登瀛圖
跋明皇貴妃並馬圖
跋趙太祖與韓王蹴踘太宗石守信楚昭輔黨進環而觀
題萬戶府瑞麥圖
題劉晦卿月樓圖并餞秋閘之行仍不犯月樓字
題金君澤家山飛雪圖
應昌路驛傍有古松一幹生十八枝爲斧所傷江西胡生圖以示
州長官命余作詩
唐人洗馬圖
跋牧馬圖
栽桑
賦燒筍竹字韻
竹鶴寃基雪字韻
○卷十七
五言律詩
四月八日偕張蒋村鄧匪石洪巢閑游地西諸寺以山高水長分
韻得長字
春雨歎
驟雨
立冬
夏港道中
高郵寶應道中
客中度歲
喜雨上理同知
贈王容溪
和宋春卿寄詩韻二首
和誼齋惠詩
和心囷雷雨地震詩
奉和子華秋懷四首
和唐人閒字韻詩卷
贈游士艾介翁
丁酉春識慶上人於錢塘鄧君善之家余同賦孝僧詩余請以二
十字盡記其實既成善之喜而書之不知何人持去後二年上
人訪余江上復書以遺之
贈潘道士祈雨
送劉青壁赴湖北道按察
送班同知
送楊伯可赴省
丙申歲侯仲達之官洪澤
送王縣尹之官湘潭

送郭仁卿之官三衢
送吳次尹惠州巡檢
察罕布哈教授滿別
送廣平孫教授
送句景范教授之官澧浦
送張愼與歸海陵侍養二首
送周子華南歸二首
送魏叔華歸越
送長蘆穆生歸鄉來別
送張仁卿二首
送李正齋
送唐子華
送龐西山
送汪太無道人
送麻姑山道人
病中寄諸友
病枕
病枕不寐
病足
許正卿傷臂
題張招討墓碑
題孔平山墓銘
挽閻閻眞人父司徒
挽朱自齋總管
挽貢仲章學士
挽吳朝奉
挽許士元州判
李君美夫婦挽詩二首
挽孔東岡
挽沈梅溪
挽趙石居
挽李德夫
挽柴青山
挽何漢卿
挽朱南伯
挽謝竹所
挽杜華父
挽趙鼎之
挽容山陳同年
挽邱景游二首
挽俞時齋
立齋挽詩
挽陳蔡心
挽何有開
代挽奉政陳公
故夫人陳氏挽章四首
五言長律詩
送衛月山歸鄉
挽張宗師
挽吳埜堂
○卷十八
七言律詩
洛中鄭愍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使君林取大蓮葉盛酒以實刺葉令與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焉傳吸之名暑筒林故坡詩云碧椀猶作象鼻彎白酒時帶蓮心苦出雞肋集丙寅五月宜興州賞誠以此爲題爲賦十一首

孟德孔明
與琴師談琴
癸酉三月國亭小飲之明日又適潛齋所薄暮醉歸廣文寄佳句二首走筆次韻
同善之仲實無逸游飲夜歸分韻得星字
八月初游浮遠誼齋有詩同賦二首
句容賦歸
迴途入玉晨觀圖經云周時太史郭眞人宅周安得有眞人哉有丹井甃龍池白馬老君瑞像在焉壁間刻林靈素塵字韻詩戲次二首
無文上人捨財鳩工建新安橋普濟眾生問者讚歎隨喜賦詩一首
七月二十九日夜大醉宿陸宣慰廨旦日以一詩謝之
東人索酒

中秋見梅
十月下旬驟寒小雪
雪江獨釣
虎溪留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辛卯入杭呈王察判二首
入杭懷古呈史藥房
浙西道院井題雙檜詩
苦雨
居高明
七夕祈雨
偶書郎壁
效後村體
有感三首
閑題

寄戴帥初先生
和陳無逸見贈草堂詩韻
郡幕請講書和藥房先生韻
和蔣公秉思歸韻
和郭有章見贈韻
和陸振之見寄韻
代和翟知事舟中寄登光陽樓詩韻
和劉潛見贈韻
和鄧善之寄王一初并柬見韻
和戴帥初寄詩韻
次樊晉山長贊見韻二首
次韻袁艮所投贈
次鄭前山絲字韻
贈別王伯洪平章高顯卿左丞

別管部夫
送元帥移屯太倉
送陸龍齋按察
送葉敏卿提領
送嚴簡卿之燕爲司徒掾
送劉侯之官吉州
送侯仲遠安豐之任
送州官解任
送張文友州判
送邱景唐赴安豐教
送朱伯海入京
送朱鶴皐入京
送王君實游金陵
送李義夫出游二首
送魏叔華歸杭州得行字二首
餞劉繼明西歸
送留中齋孫歸三衢
題桃源手卷
題三洲詩卷
題陸義齋雙蓮圖
强南坡自作墓銘生求挽詩
挽吉州劉總管
挽李宣慰
挽晉千戶
挽唐可竹
挽孫石山二首
弔李古巖
挽闕南夫
挽陸義齋二首
挽東平張彥明
挽黃子高
挽邱景南
禁梅邊挽詩二首
挽張州尹夫人
○卷十九
五言絶句詩
絶句三首
雪夜不寐偶成短句十首用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爲韻
東風
秋塘觀魚
戲書所見
送祝君晟湖州提領案牘
題李義夫無鎖亭二首
題畫二首
題畫春景
題月汀圖二首
題畫梨花
題碧桃手卷
寫竹
題南宮子中畫鵜
題畫白雁二首
六言詩
赤壁圖二首
題蘚照山水
王黃華山水小景二首
題鷹捕雀圖二首

題戴嵩牛圖
七言絶句詩
讀史六首
偶作
偶書
舊題
戲狄懷英
己巳新春二首
山村示暮春三絶句和韻
王祁伊中秋不見月四首
臘月二十六日立春
丁丑元夕
石湖留題三絶
望三峰

上大峰四絶句
露筋娘子廟
桃源縣
文安縣
夜宿何莊唐主事宅
夜宿范以善提舉雲林清遠風大作偶成二絶句
臨沂沂水道中塵沙眯目不行聞東北有温泉即浴沂處不及往
除夕二首呈北溪
清明日泊舟甲馬營
清明
宿黃村上人索詩二首
入京二首
舟中追和邈卿早春即事十首
賦韻四絶呈句容諸友

題禹廟
仲冬雪夜偶書三絶句
諸生和韻復吟三絶
自笑
丁卯新正紀懷四首
窺園
井竭
啟山塢松
病中四絶
追和四絶
○卷二十
七言絶句詩
丁亥壽葉房先生四首
折梅壽宋春卿

又口號四首
贈松窗
贈復初二首
宣華張尉衛輝人也因寇失官妻子爲虜行乞歸鄉贈以二絶句
桂松巖以子平星禽二術推人多驗戲贈二絶
贈星禽趙顯微詩三首
和史葉房三絶
和張寶石絶句四首
山村贈禮敬龍澤上人詩有幾年不蹋澄江路者舊唯存陸子方之句和之二首
次伯機絶句
留別袁伯長待制凌德庸少監周南翁待制諸公三絶句
絶句留別善之仲實併呈松溪雲仲無逸四首
古意四首寄張可與孫晉卿

夜得二絕寄子華
絕句二首寄紹堂求巧石
送唐孟方教授三首
送李義夫出游二首
送吳仲魯回烏江二首
送留君玉高雲卿自江陰遷松江四絕
暨止堂
西苑
邱莊多稼樓二首
嘉客泉二首
四時佳興題徐景陽園堂五首
題園亭
同善之仲實無逸共賦雪中香亭
鶺鴒詩爲振之作

劉潛齋求米舡謾賦二絕
臨山谷帖不似
危金僊示容齋清暉堂詩求跋洪景盧乃危驪塘之座主也因成二首
題敬威卿參政贈許正卿鍼詩卷末敬公之章許卿之藝諸君發揮盡矣終以二絕貂續尾蛇添足乎
題李兄課卷
題趙子德修屋疏二首
戲題聽琴手卷
題昭君畫卷五絕
題二喬手卷二絕
淵明像
小銅屏鑄淵明歸去詩并坡和章以贈子華侑以絕句
移居圖二首

江陰有桃源圖方圖尺許宮室人物如鍼粟可數相傳有仙宿民家刻桶板爲之一夕而成明日遁去友人以本遺余戲題二絕
題于昂學士小景
馬道士爲倉仲明作柳城春色圖城門外柳樹連隄桃花夾竹小橋溫艇茅屋下有讀書人不知何處景也爲題二絕
王隱齋墨梅
題牡丹梨花手卷
題補之梅
題扇有所贈
亭下玉蘭花開
梨花
枯松
鹿蔥絕句
詩餘

點絳脣 情景四首
前調 王仲謙席上歌者魏都惜求子華爲賦
浣溪沙 次伯機
減字木蘭花 庚申六月三日同席徐君璋趙子源兄弟避暑飲于玄妙觀之荷池君璋不飲命歌者歌以勸之
前調 即席贈歌者夏奴
阮郎歸 舟中賦所見
臨江仙 坐客有出窗歌者乃主人舊所歌也
唐多令 梅隱庵席上贈歌者
前調 寄遠
滿江紅 送理伯雍同知改除轉運判官
前調 贈歌者
前調 己巳二月二十二日游北門有感
減字木蘭花 慢厲王
前調 和心因春雪詞

念奴嬌 贈王進人性
酹江月 初歸茅山
前調 送慕
前調 滄陽耆英會二首
水龍吟 次藥房韻一首
前調 再次韻一首寄藥房
探春慢 和心淵己巳元夕韻
沁園春 送李同知之官鄱都
前調 送楊伯可
金縷曲 代送同僚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江寧馬貞儒仝校

經解
志學解

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幼作句絶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朱氏以爲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薰陶涵泳善心瓏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棄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孔父道焉四十曰强孔氏曰强有二義智慮强氣力强呂氏曰强則材成材成者智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五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爲大夫也仕者始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才德成則爲大夫其間非無早知夙成之人也以爲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兒蘭之支竟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變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於位也大抵士修於家學優則仕王事鞅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纔可以有爲而不當使之爲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爲而不欲使之爲其用人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勢可以使人不可以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仕止矣八十九十曰耄耄悖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基取周基之義期謂百年已其義爲長此竝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窮博血氣充益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逸舞蹈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鰥之民凍餒之老猶得與焉盡其生況凡民之秀爲學士大夫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虛典教胄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鑿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便有這个性可堯可舜不學則失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誓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已然明者胥靡於城闕分詩所以刺之也鄭最爾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說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先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耶說與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

將沽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卽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爲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則將奈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考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爲中都宰一年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衞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繼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聞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夫子卽負手曳杖逍遙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爲

政而是亦爲政惜也用行舍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於堯舜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爲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何如蓋嘗論之困而學之視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視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閒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爲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以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其知道顏子不爲天使不知道彭聃不爲壽人生世閒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虞聖武公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嗚呼小子亦聿既耄其盜德至善如綠竹

猗猗皆自切磋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哲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嗇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遊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爲虛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个不良字下一章是个安字嗚呼漢儒以來此義不明久矣

詔諸

擬求賢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開廣賢路宣招四方之士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託於士民之上夙寤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盛德當今之務務在得賢而已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小大以得人爲本今天下賢者智能豈必不如古之人乎患人主不求之耳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今閭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士奚由進自今以後令郡國選賢舉能歲以爲常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明德達材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京師或年老疾病勿遣

擬勸學詔

蓋聞古之設庠序興學校所以教養人材將以致用也書不云乎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嗚呼自周衰以來先王之道寖微寖滅法度多缺禮樂廢壞圄治者以古爲迂措事者以苟爲得士習於空言禮義廉恥缺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棨育天下之英才使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弟之風行於鄉黨何修何飾而致乎此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明經篤學者有司具以名聞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眾浮華之習吾所不取咨爾多士尚懋戒哉

擬郡國水災振貸詔

吏有從南方來郡國被水百姓離散者衆保聚不完扶老攜幼困頓道路朕甚憫之洪範五行初一曰水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朕夙夜靡盬思執其咎古者有水官水得其性時修其利又吏牧民者爲浚陂塘立隄防以消息其災今不豫具無及已有司其議所以振貸之秋稼不登流傭未復農失其業有可以佐百姓者條奏其宜將施行之郡國不能爲朕究心徒文具著以不職論明詔中外知朕意焉

擬漢文帝十五年令諸侯王公卿郡守舉直言極諫詔

蓋聞古之聖人莫不求賢以爲輔翼大禹爲三王祖親拜昌言成湯統正萬邦從諫弗咈未嘗自廣以狹人也高皇帝建英豪屈羣策見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故能平暴秦定海內今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爲百姓之急明不能燭德不能綏何緣以承先帝之業今上而諸侯王公卿下而郡守不聞有薦一人以匡朕之不逮者何歟其令有司明揚在下博選能直言極諫者進登於朝朕當親策以當世之務古不云乎薦賢受上賞又曰能舉其官惟爾之能其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擬韋處厚除翰林侍講學士詔

朕以幼沖嗣大曆服未堪家多難惟古先哲王皆以講學爲務朕思樂忠讜博習之士朝夕講論經理輔朕之不逮期致於治爾以孝聞中第擢科揚歷中外先帝寘爾補闕上疏剴切深所嘉奬坐事出守旋入掌綸誥朕惟翰苑職親禁地時復侍朕講說非卿經行修明莫膺此選卿宜勉之以事先帝者事朕可表

賀卽位表天曆二年八月

日月逈明相繼四方之照乾坤再造復開萬世之基上符帝心下慰民望欽惟陛下人倫篤至天性謙沖方退處於青宮本無心於黃屋當年曆數傳舜始於傳堯今日謳歌之啟乃不之益欲三讓

三陽內長開萬世之太平萬國咸寧修三朝之元會慶流宗祐歡動臣鄰中賀欽惟皇帝陛下道邁羲軒德深堯禹表章經術崇正學於諸儒振耀武功懾餘威於殊俗乃參稽於乾繼爰乘執於震規臣等出戍柳營阻陪椒宴四方來賀職徒限於虎賁萬壽無疆心實同於獻舞

擬行省進鄉試合格進士花名表

詳延有詔議始於太常大比獻書名登於天府嚴郡國舉人之制體朝廷勸學之心竊惟賢才本所以致太平科目亦足以得奇士自後世虛文之專尚而古人實行之浸非賦敏八叉詩成七步競有看花之志共誇摘藻之工何補於時焉用此輩止可束之高閣豈宜寘彼周行遂令場屋之久虛或致山林之長往茲蓋欽遇皇帝陛下尊崇正道長育英才表經術以淑人心黜辭章以新士習臣某等身居南省面向北辰他無稱職之忠惟有舉能之益鄉以詢五物藝可考於周官郡不薦一人罪敢逃於漢吏

擬謝賜進士及第表

天下文明幸際風雲之會人才長育方深雨露之恩鈴聲繞檄於棘闈牘句忽傳於楓陛百年曠典萬國惟心竊惟成周獻賢能之書先漢試茂異之策雖漸興於科目未專尚於文辭迫作賦自擅於淩雲而明經或嗟於掃地俗士浸多於場屋遺才閒老於山林不遇昌時曷除弊事欽惟皇帝陛下修道謂教取人以身追三代之淳風崇四方之美化表章六藝示至道之恢宏罷黜百家開正途之堙塞臣等器非適用學未通方隨羣謾蹋於槐花出衆偶穿於楊葉蒙恩賜第釋褐起家以道事君敢謂詞章之小技盡忠報國惟知節義之大閑

代謝進士及第錫燕表二首

龍飛聖主昭賁火之神明鹿鳴嘉賓慶需雲之燕樂丁辰何幸攄己奚堪竊惟零露濃濃詩歌令德嘉魚汕汕時遇太平口明良千載之相逢豈疏遠一朝之敢望攷慈恩翬名之故事修閨喜錫燕之異觀多士屬心八方傾耳欽惟皇帝陛下美化厲俗明德新民推至誠樂與之心成恭己無爲之治曾是布韋之賤得沾醉飽之恩臣等小器易盈大烹敢受雖食薹之腸未變而傾葵之志難忘國利觀光眞自它而有耀臣能歸美豈報上之無心

山下火賁仰昭代以文明雲上天需豫嘉賓之宴樂一時盛舉千載難逢竊惟衍以至誠式播嘉魚之什食而將意載歌鹿鳴之三登茲太平淑我多士顧惟飯糗羹藜之子素乏含英咀華之能玉陛膺傳誤塵上選瓊林宴遂有玷清班欽惟皇帝陛下馭臣以禮覆物皆仁設庠序學校以明倫崇禮樂詩書而立教勤於作士既成追琢之章務在養賢又得飪烹之道臣等無任

代上皇后牋二首

北陸回春天肇開於泰象東朝獻歲人共仰於坤儀慶集宮闈歡騰臣妾恭惟姜嫄聖瑞太姒徽音萬物資生有賴順承之德二南化美茲爲正始之基當甲觀之呈祥宜辛盤之薦祉某等職居下土身際昌期成三陽輔助之功莫名地道上萬壽怡愉之頌願

螽臣忠

泰交用事喜交長於三陽坤道居尊貴資生於萬物祥開北極瑞靄東朝竊恭惟柔德孔嘉徽音是嗣鳳儀垂範毋道萬年燕翼貽謀孫枝百世當六褥化成之日值三朝元會之辰某等薇戍方勤椒花莫獻瞻蹈濟濟阻陪星拱之班怡怡愉愉遙祝天齊之壽

代上皇太子牋二首

祥儲甲觀衍昌曆於無疆斗指寅杓瞻前星之有耀龍樓初曉鶴禁方春竊惟德稟元良身居嫡長問安視膳不辭雞寢之勤入學承師尤重虎闈之選式開震治用介繁禧某等屬守偏方欣逢華旦青宮主器將貽萬世之謀金鑑獻忠願上千秋之錄泰陽三長是爲內健之爻離日兩重咸仰繼明之象式開震治用介壽祺竊惟明有敬仁素稱賢聖決大謀定大事已位儲宮行正道聞正言尤親帝學自天有慶與物爲春某等職在鷹揚情馳鵠禁筍班莫遏阻陪元旦之儀柏酒遙斟敬祝前星之曜

代賀太子立詹事院牋二首

震從一索初開繞電之祥離繼重明咸仰前星之曜慶延宗祐喜溢人寰竊惟敬惟玉潤重暉銀潢毓秀龍寢修閒安之敬虎闈習誦門之儀甲觀崇深已先昭於聖瑞春坊邃密復妙揀於英材左右皆良闡庭交賀臣等遠臨小壘幸際昌期芑水燕貽已極本支之盛芝山鵠衆會看羽翼之成

震宮主器傳正統於一家甲觀儲祥記神光之滿室庭閣有慶宗社無虞竊惟毓德星輝凝姿玉潤主鬯居少陽之位體元扶太極之尊岐疑天生入已優於聖域忠賢日近邇尤愼於春坊某等衛列虎賁情馳鶴禁元良大本成苞姬燕翼之謀左右正人扶炎漢鴻飛之羽

啟

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啟

桑榆已晚自憐野老之餘齡花柳無私均囿化工之一氣敢詫曹參之功次自甘胡旦之籌輸竊惟舉場得失之間亦係士子窮達之分白頭病叟不入時妝黃吻少年反輕宿學揶揄風漢指摘陳人儻非青鏡之明懸未必朱衣之暗點昔嘉祐之變文體有歐陽以興貢闈能使西崑盡崇古雅雖子瞻疑爲子固公亦何心然劉煇即是劉幾士終有命豈意敷百年之後復見第一流之人伏惟某官岷峨之英鐘呂之器自膠庠而發軔即藝苑之蚩聲抉雲漢分天章衣被昌黎之文彩上會稽探禹穴網羅太史之舊聞進而儀表於禁途出則澄清於列部風猷久著品藻尤精遂令躍冶之不祥竟使處囊而立見如某者髮亦種種視亦茫茫不記阿婆三五之時堪笑老翁七十之狀縱使戀袍之情厚奈何戴笠之分殊

況當諸公袞袞之同登又無筆勢翩翩之可識誰燒龍尾竟暴魚頭空想看花撲面之塵尚記枯梢號寒之苦既厭舟隨眾濫吹復先中焉然而一鼓之氣已衰竭再往之計終渺茫既失於東隅悵莫闚於南海人之倫五尚不廢朋友之琢磨士之品三又何必功名之芥蔕姑安愚分以答殊知

謝友人賀請舉啟三首

壯不如人尚記東西塗抹之戲惠而好我還貽四六駢儷之文自慚白雪之盈頭敢望青雲之平步況劉賁下第方歎遺才而雍齒且侯未愜輿論戰而弗捷庸有報志勝之不武何以賀爲然長者賜則不敢辭況氓也周之亦可受三美爲粲再拜以登老娘之孩兒幸免倒綳之誚幼婦者少女永藏絕妙之辭

眉有點黃笑阿婆之年老書來尺素歎少女之辭工加之及物之儀假以過情之譽半世誦兒園之冊頗厭啁啾一朝思雁塔之題分無僥倖計偕偶與臺餽何爲旅庭之百既登肅使之三敢後甚

吟雖會拜鹿鳴之三然意作鵲飛之六焚舟之憤未已伏櫪之志猶存韋帥老夫之重來不滿識者之一笑漏盡鐘鳴而不止頭童齒豁以何悲婆比少年奈愧何翁如小兒直戲耳有來貲喜益重慚惶顧惟雌甲之衰昜稱受辛之美伏惟某人播輿國器輔敝人文會穹楊葉以策勳宜對薇花而演誥暫淹騏足姑正皐比公瑾與伯符同年已服先登之勇管仲云鮑叔知我恐貽再戰之羞拜賜之多誦言則贅

回李義夫賀啟

素練不精宜從下點朱衣誤點忽占上游方將景迫於崦嵫敢望名登於員嶠如某者無丈夫志爲童子師精舍說書花颺講席空山振屐烏怪儒衣試羣踢於黃槐偶再攀於丹桂顧安取此無所用之伏惟某人負不羈之才抱深藏之器竹亭無鎖窺仙鶴之避人蘭社有香聽遷鶯之求友笑我老娘孩兒之戲寵之外孫女子之辭雖摘藻之甚工奈樓枝之無分擊北溟之鵬水不能怒翼以

上飛逐東野之龍雲唯欲低頭而下拜禀酬厓略感激輪囷原本無缺

上克誠宣誥啟

聞所聞而來君惠未忘是以在此悲莫悲兮別予去不遇豈所欲哉蓋新婦雖處於兩姑而烈女不更於二姓巢父盥掉頭而不住少陵空回首以尚憐猶可辭乎亦無及已如某者已何曾聞道百齒未至達尊三深林每好於入山喬木肯思於出谷誰云永部之索價乃以石生而爲媒既不能以禮辭又焉可以貨取偶因再命竟昧一來所恃今謀人以爲親不思新令尹之必告徵失吾嘗同僚之義遂致子來幾日之疑夫推車唯圭可行而操刀安能獨割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今一邑化行無上作下應之效多門政出有甲可乙否之嫌狐裘尨茸吾誰適從貝錦萋菲亦已太甚然苟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前受之是今受之非殊不思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不失爲利器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正所謂食功況卷書必

立之師師何至爲人之患而大事則從其長本無絕子之心或使之或尼之非人所沮其處也其久也何日之多先生欺余遲遲吾行也弟子蔵甚望望然去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早自圖可以無辱類我類我忠焉能勿誨乎歸與歸與知者爲無禮也皐比勇撤馬首欲東齊門之惡不投楚市之鉗將及歲聿云暮焉能待之秋以爲期會言近止權輿不設於四簋餽賸敢望於兼金未免傷廉何以報德茲蓋伏遇某官西山閒氣東觀名流幾年閉風露之簾一夕聽星辰之履製錦笑煩於妙手彈琴聊寫於清音緇衣之好方新綈袍之戀如故魯獻子有五友非惟百乘之家漢卓茂爲三公始自一縣之宰公豈久淹於展驥吾將亟返於屠羊眾人蓄之報以眾人莫我知也今日用我否亦今日唯君圖之欲謝分毫輒憑寸墨

回唐二君見招啟

爲文責沈恨未覩於雲天有句嘲邊怪頗同於雪日夫何拱璧以

老夫耄矣不入時妝先生欺余使代匠斲嗟舉才之誤甚感知己以忻然伏惟某人京峴名流茅峰秀脈文辭之炳雲漢爲章于天下士意獨憐才加四簋每食之勤訂一尊重論之約而某徼回已俗漏盡不休前度劉郎恍不知於歲換今生杜老儻得及於春遊洲源所漸庠序以化于邑肯借武城莒父之宰來游康成元方之閉棄其學學焉可乎以所事事之過矣法筵龍象必取笑於旁觀講坐皐比又奚煩子勇撤小遲覿面相與論心

回岑應奎山長啟

遠方下士愧百拙之無能大人先生聞一言以自寵堪笑老翁七十之狀尚思阿婆三五之時隨蹋槐花偶穿楊葉終然舉子之刺竟遭考官之疵謂士衡之患多俾曹參而居大進恐復貽譏于狗曲退而姑卒業于鱣堂手披百篇不免諸生之笑子來幾日竟爲長者所先驚雌甲之偶同辱受辛之嘉惠茲蓋伏遇某人詞林孤鳳學海老龍現丁卯之文星出而爲瑞題癸巳之石壁隱不求名人皆爲斲以汗顏公獨憑軾而觀戲孺子可教詎華袞之過褒將軍肯臨卽皐比之勇撤某埽門雖晚傾蓋如新載披貫道之文深

感憐才之意上飛怒翼不能擊鯤水于南溟下拜低頭惟願逐龍雲于東野

回句容夏君範投啟

敬爲曾南豐每思誦陳無己之句近舍皐甫湜乃徒取友無出一鄉之行得非自厭於家雖未免驟驚於越犬況尙論取友無出一鄉之中而患在爲師遠求千里之外疑之者問不相及之馬惡之者揮從何來之蠅幸賁貽書之甚寵奇哉抉雲漢分天章之手施之被辭荔帶女蘿之人信流水之知音奈陽春之寡和伏念某疏木之知有蓬之心始焉壯而欲行之今也老之將至爾桑榆落日獨倚行藏之樓花柳前村都非歡娛之地兎園之冊子雖熟雁塔之題名不存食牛之皮已七十矣搏鵬之翼奚九萬爲偶聞武城之歌遽下洪都之榻此非子之坐笑于列以何堪誰謂汝無家懷其安而不去遂作他方之遊客當爲東道之主人伏惟某官吐鳳詞工屠龍技進愛予以方之義教人爲善之忠屢撤皐比

盍扶鳩杖泳南溝之泮水采彼茆芹修句曲之宮牆敬夫桑梓匪不怪南州之雪方將逐東野之雲來啟云上下四方思隨東野論心甚眞握手恨晚友士之二者雖非利器之貢工適子之館兮不忘緇衣之永好

回陸靜遠招入義塾啟

北面弟子欲就貢工東道主人誤邀俗篇方小窗之聽雨忽廣坐之披雲雖同爲吳郡之宗敢自認汾陽之譜伏念某空空未學冉冉將衰再餘齡屢曾鵬鷃之橫秋久似蛟龍之失水爛熟兎園之冊半費精神崢嶸麟閣之名徒勞夢寢乏溫故知新之益蹈芸人舍己之非說詩不至於解頤讀書謾誇於便腹豈意癡頑之老子亦如起廢之浮屠俾攝皐比聿觀龍象茲蓋伏遇某人山川清氣海嶽雄襟能庇寒士以萬間得育英才之三樂曰見義不爲無勇而教人之善學忠家塾一新生徒四集盍取多聞之友共收半學之功某適從何來非所宜據安得秋陽之暴暵有慚幽谷之遷喬正恐犯

學必有師其聞道也先父不責善故易子而教凡潔以求進者吾未嘗無誨焉惟某人貌古神清才高學博一過目而史輒誦八叉手而賦已成淵源所漸範模甚正某子姪輩少壯不努力孩提巧相如就有道而求正焉微斯人誰與歸也昔長者絕子非子絕長者聞決意以西歸今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願降心而俯就

謝徐教啟（除講書）

入學招諸生幸過昌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慚非老杜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竊惟講書之選以待博學之人論史不及子長班孟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奈觀聽何必來狗曲之譏適重鄒堂之辱如某者天性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擬說古今之得失每自負不碌碌者今何爲是栖栖與所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於穀其餘經傳一卷之畢必立之師雖誤聽菊榜之鈴素不齒芹宮之籍嗟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占善者率以錄茲蓋伏遇某人秋雲雙鶴春浪一龍身閑梅閣之

仙游于葺杏壇之生意園蔬蕪穢苜蓿樵牧之童水藻精神今選英髦之士致令躍冶豫在鑄金某敢不首參諸老之門盡足三冬之學後生躐等莫逃鳴鼓之眾攻異日說書不滿斲輪之一笑
立坊詣王麟椒并謝保舉啟
某年迓九三大耋之嗟特無八十常珍之養甚吾衰矣莫我知夫每追思孔文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舉賢薦禰衡之表旌德立鄭公之鄉起當代之文風傳他年之佳話顧惟先輩素號名流有若無實若虛柔不茹剛不吐彰善而癉其惡當仁以讓於師一加聿褒之褒百倍青萍之價門闌之色多喜意亦頗濃玉帛所及皆餘我何以報有一尊酒與來欲盡於君歡無百年人會後未知其誰健儻不遐棄幸賜早臨
回學生曹無易投啟求跋其先人所修家譜
親幸未至予塗人又豈止五世之澤師不必賢于弟子當自成一家之言載披鴻藻之楠詞尤見青藍之出色竊惟曹叔振鐸之裔

昌于延陵季子之邦簪笏相傳箕裘不墜宜登名于竹簡矣借重于芻言西山之記睡亭惟存眞氏老泉之引族譜自述蘇宗況今家學之心傳尚有父書之手澤何勤四六引喻再三方愧狗之續貂猶幸蠅之附驥友古人尚論其世已與君爲再世之交後死者得與斯文之士薄言占謝不敢先施
賀朱南伯受鄞縣簿啟
伏以桑可懷鴟想泮林之化蠟載酒不煩于問字換鵝何待書之能乃有民社之寄昔在元晦曾仕同安至今思畏壘之居猶未忘紫陽之教雖泉明迥隔而官氏相同會見今人能行古道某年矻矻以猶學髮種種而奚爲嗟老死其無聞知後生之可畏是我主簿已素簡于上知謂君中書行即膺于大用
謝人壽啟
蹉跎五十九年無能爲已蹤畫二三百歲不亦難乎荷縕絺之故人念婆娑之老子申之善頌饗以多儀既推介壽之恩敢後拜嘉

羽奚煩于經換餌飪喜成功于新婦香蜜令乞巧于神夫更分鄰燭之輝又致瓣香之敬拜嘉敢不圖報則那辱遠使之騑騑答空函而咄咄罔之生也幸而免有愧聖人之遺言飲且食兮壽而康

戊辰回生日啟四首七十七歲

于渭之陽我見舅氏在沒之下莫慰母心撫存沒而興懷念劬勞之難報我辰安在君惠未忘歲復歲能常繼乎親其親亦可受也

耆英會上敢齊彦博之年靖節詩中獨載孟嘉之傳

安樂窩中多羨夫之十歲耆英會上與潞國以同年自憐衣褐之窮僅能食粟而已荷諸公之假借容老子之婆娑餘光已薄于崦嵫善須至形于嵩岳殊不念庚寅之枯槁誰能記甲子于泥塗此一瓣香思讚揚之敢受餘數尺錦幮裁答之未工

吾衰也久矣犯老而不死之譏人交而敬之有愛欲其生之意揆余初度享以多儀香涎煎龍海之雲花炬割蜂崖之蠟湯餅既宜于深注龍禽未免于生嫌喜手開諫議之槭知腹免將軍之負維其旨且有我指如此異味必嘗俾爾壽而臧以心卻之他辭不可

敢無下拜是用登嘉起聯一云疑年而使年分甘及物之儀益重懷親之感甚至廢蓼莪讀不亦悲乎如云無渭陽

臣老無能爲矣不惜餘生人交久而敬之獨存高誼已廢蓼莪哀

哀之什騶歌伐木滸滸之詩驚百實之旅庭忘寠空之在巷我生之初尚無造嗟皇皇欲何之長者有賜不敢辭使僕僕爾亟拜

回人壽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問生辰其安在字余靈均名余正則慮行道八千歲爲春爲秋古無此理九五福曰壽曰富他有其人我非艮士之嚅嚅君有故人之戀戀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終不樂于余心爾酒既旨爾殽既嘉乃用將其厚意何敢不恭之卻第慚匪報之投

答慈雲長老壽啟

某恨不託西方極樂國幾曾瞻南極老人星孰晏歲以華予在遠方之瘦弟釋氏親抱送每笑大兒之位卑彌勤遲下生不見阿婆之年少拈香一瓣祝壽八旬老夫乘興欲東遊思聽對牀之夜雨明年此會知誰健且挹在座之春風

回無羣弟壽啟

姓雖鴻漸齒本雁行元方季方未必皆難爲孔氏釋氏似曾親抱送嗟哉念母之不見豈曰事兄之未能每于初度之臨軒致瓣香之祝銖鐵爲限任鬼拍手笑人借板與搥請師逢場作戲信難開口且莫皺眉

回吳季仁壽啟

老子開居方闊三三之徑故人相問適當九九之期猶難保于百年喜又加于一日問生辰其安在雖後甲以何傷爾發既將我心則喜壽八十單一歲將沒齒以何言醉三萬六千場方開口而大笑不妨命駕相與盍簪

回表弟惠刀之壽啟

見我舅如母存焉今則已矣求乎弟事兄未也古猶難之況於中表之間講此尋常之禮每逢降寅之初度必有受辛之好辭更加及物之儀益重懷親之感甚至廢蓼莪讀不亦悲乎如云無渭陽情焉能有此四者具美矣美矣再而拜受之受之

回湯氏贅壻啟

遼闊先生之裔及見問孫淒涼內相之家有齊季女一言作合二姓爲婚令弟學士綽有祖風青氈可復某女幼離母訓繼組未工自傷貧而嫁之難輒從肚則贅之禮立冰冇請種玉何煩俄筐篚之厚將愧瓊瑤之莫報女不嫁凡子定知此士之非凡我疑是老奴但願與君而偕老

回辭壻啟

齊兄機名嗟久荒于喬木與君任齒幸新託于女蘿偶因一語之投遂結二家之好英嗣據牀坦腹士器非凡某女聖案齊眉姆儀未習訂金既定種玉奚煩茲逢納聘之期敢負論財之愧婚姻采蕨已言就于爾居幣帛承筐又以將其厚意便蕃所錫肅拜以登

回王氏壻聘啟

兄弟式相好韓如棣鄂之華男女得及時賁若天桃之實正塡薇

之其樂宜琴瑟之永諧令弟卓有才名列滕閣三王之次孫女劣無容德生華亭二陸之間作合自天子歸有日宜爾室家之壺厚其篤誧之將何以報之永爲好也會言近止迫其吉兮橙橘嘗時旅百既光於庭實柳梅近臘喜多行見於門闌

代聘啟

兩家生子得及乎男女之時二人同心實重以婚姻之好已訂百金之諾令姪女四德俱全宜家宜室而某子一經未就學禮學詩既鳴鳳之允諧信委禽之非强天桃灼灼是爲親迎之期采蘩祁祁喜有來歸之日

代袁聘李啟

汎濫奉高之器莫振衰宗聲名元禮之門敢攀華胄數仗立冰之語始諧差旦之期令愛在室有儀積工於組紃而某姪過庭無誨廢業於簡篇託根望桃李之春徙蔭恨桑榆之晚將子無怒愧之於良媒待我不來果成於後嫁久矣鏡臺之人老終然杵臼之仙

成雖過結髮之年幸有齊眉之日赤繩繫足信可驗於前綠紅綵纏缸慙莫將於厚意

代張聘李啟 小姨

留賓剪髻賢可佐於尚書對婦齊眉才不如於京兆恃通家之宿好諧再世之前緣令姪女姆訓婉從禮不愆於內則某男父書祖讀教何有於義方幼年誤中於崔屏中歲暫昏於鸞鏡昔參政爲薛公之兩壻而龍圖娶趙氏之九姨曾謂小兒敢希先輩偶仗冰人之語重尋月姊之盟團女同歸正值九月授衣之節魯人不敏敬陳二年納幣之儀起改云門闌多喜知異味之相江海一生漁長生之已老

代李聘陳啟

王孫覺貴自慙非李監之家公子出盟安敢望陳人之婦爰仗立冰之請遂諧種玉之緣令愛四德兼能夙嫻姆訓某子一經未識風射偶逢於中雀問名已定納吉有期陳初就師模卜既叶於飛鳳射偶逢於中雀問名已定納吉有期陳雁幣之五尋侑鯉魚之尺素六月徂暑近仙橋駕鵲之秋三星在

閫候賓扇迎鸞之夕

代陳聘徐回啟

擇聘徐吾犯妹何待委禽卜妻陳敬仲卿將諧鳴鳳信兩美其必合不三年而有成令弟學士庸敬在兄有似棣華之韡韡某姪女幼孤依母不知桃葉之慕慕方將借巧於天孫未免墜言於月老用幣必百兩深愧於論財及物享多儀謹從而拜賜兩家生子樂得男女之及時十月爲陽多見門闌之喜色今茲納采何以報瓊

代李回陳聘啟

師友通家敢尚記登龍之舊子孫有國已先開鳴鳳之祥睢然二姓之親殊非一日之雅令嗣允文允武已盡讀於父書姪女言德言容豈足稱於女史因久交而愈敬孱前好之不忘遠賜魚緘旅陳雁幣筐篚之將甚厚瓊瑤之報未能聘則爲妻聊薦蘩之是奉歸而宜室看華實之相輝

賀梁介軒婚啟

茲審年似劉郎婚如崔氏點易悟枯楊之義操琴感飛雉之音妾詠藕花何須媒氏郎騎竹馬不記幼時既協鳳占卽看熊夢樂得淑女求庶士迨其今兮疑是老奴未免俗耶復爾耳

賀人納婦啟二首

有子克家擇日授室富而好禮遙知百兩之將貧不以財愧之萬錢之賀顧獻芹而何補幸采菲之不遺婦嫁曰歸望門闌之喜色客來不速喜左右之先容

生男有室歸子宜家百兩盈門切卻荆釵之儉三星在戶交輝花燭之光某久辱恩知欣逢慶事微芹采獻副楮別陳

賀人贅壻啟

茲審令愛孺封吉符鳴雁仙侶乘鸞男室女家亟婚姻之大義君車我笠見故舊之交情諧兩家生子之盟爲百年偕老之計里閭稱歎姻黨交欣親迎則得妻喜見雀屏之壻嘉會以合禮愧非鹿野之賓不腆菲儀具陳副帽

回俞親家七夕問信
某方結奴車而送鬼又逢女隸之祠星豎子居育若我何舉室困纏緜之疾天孫施巧不余畀終身懷蹇滯之憂顧何人與白以論文忽此日道甫之問訊天上想秋期之近人閒望月影之圓先之儷六之文粲然旅百之寶諫議緘開於陽羨右軍經寫於山陰徵神夫以香饗詫新婦之餌飩喜具四美莫報七襲第占鵲喜之聲豫卜鴛和之吉臣有大拙自甘長竿犢鼻褌之貧君惠稱盟會見繡褥孔雀屏之美

賀冬啟
葭飛六琯苦人事之相催梅寄一枝想江南之無有既七日來復爲得輿之喜況二人同心如斷金之堅顧蘘一錢之不留而家四壁之徒立不腆敢犒從者豈曰以充君庖是謂獻芹何圖報李去寒食百五日此其時乎待明年第一籌腐之子矣更祈茂對以迓方來

與王明賀冬啟
才誇賦日笑五色之竟迷節屆書雲喜一陽之又復覺我襟懷之春益任渠頭腦之冬烘莫遽嗟吾道之窮且共祝斯文之壽葭飛琯內已占子月之初爻梅占花頭豫卜丁年之佳讖

送冬節啟
白雪催年笑夜行而不止黃瑣紀節喜陽長於方來此其爲君子之亭無以效野人之獻伏惟學士抱黃鐘之器當緹室之期暫六鷁之退飛終羣龍之接武自傷貧女豈知繡綫之添猶望故人或有綈袍之戀

謝賀冬啟
六鷁退飛壯心已矣一陽來復生意茁然緬懷蓉浦之仙人遠餉梅簽之詩客珍饌蹴圓蔬之味玉塵瀹湯餅之香分柑載詠於蘇詩乞米敢煩於顏帖粲然四美暖此一寒爰肅使以拜嘉併修辭而致祝冬烘錯認已迷古賦之日華晝短添長請繡今時之花樣

答魏教冬啟 時支學糧未得
某抱病既多惟須藥物愁吟已極不覺梅花感令節之書雲致徵勤而獻曝初非引玉何以報瓊履陽之七方來受物之三爲粲然監侯之粟未貸而使者之餽忽來活我以斗升既不免車中之呼畜之如大馬安敢爲門外之摽

答冬至啟
影添長綫七來復道之亭印啟斜封百致旅庭之實維其旨矣何以酬之伏惟某官居然碩果之才允矣黃鐘之器立節凜冰霜之潔存心秉松柏之堅茂對殊休益孚永好而某歎病懷之蕭索感節序之崢嶸竹屋多寒久冷地鑪之火梅簷小暖頓回江驛之春謝心因同年冬節送物問病啟

與伯符同年所少者非一月往子輿問疾莫逆者無四人嗟天時人事之相催感棣萼梅花而成詠聊爾獻野人之曝胡然贈驛使之春是謂報瓊敢圖返璧愛玉體享黃髮願同百歲之期添弱綫動浮灰均約一陽之慶斐然裁答無任感藏

冬至謝子淵兄弟送啟
已覺年深風送退飛之鷁又驚歲晚日迎長至之陽吟有腊梅食無瓶粟荷埏篪之伯仲記筆硯之交游心憐野叟之貧歲有廩人之餽問子桑而裹飯此意良勤射后羿以彎弓彼顏有靦謝夏君範惠鵝酒麵啟

君子靚止適我願兮尊者賜之維其嘉矣幸不拒以詘詘之色又烏用是靦靦者爲餅餌香來恨無淵姊之巧做麴葉醴作不待稚子之能賒粲物者三感德惟一簋食何飽想渠渠容膝屋之中鼎肉可常敢僕僕辭大門之外

謝人惠雞酒書達而物不至啟
伏承高明遙念孤寂賜之雙鷄先以乘壺偶被賽人之竊更併與從事而烏有不成享也可復許乎嘽嘽辱遣使之來咄咄答空函而去聊資棒腹更約論心

謝友人惠詩墨啟

老子作戲未免逢場羣兒不量殆幾撼樹怒水蟹而不釋傳市虎以皆驚江生忌王式之來輶固爲公孫所目斬頤從教萬段賣放不直分文或按劒以生疑或彎弓而反射妒能自古好善何人伏惟某人阿閣翔鸞渥洼神駿斂翮睨倦飛之羽袖手觀汗顏之工方且驅蹇浮圖爲師對醜道士聯句手加拂拭力借吹噓色絲幼婦之詞過於褒寵子墨客卿之寶勉以琢磨眾好眾惡而必能察焉誰毀誰譽而有所試矣動而得謗況無韓愈之虛名意獨憐才有戚杜陵之高誼斐然占謝普以珍藏

謝送物啟二首

八十常珍無望深衣之養九三大臺尚能鼓缶而歌方擬合於朋簪忽遠承於使聘殽核旅庭之百羽毛充庖之三飲羔恨乏於淺斟煮餅旋加於深注侑之以黃絹幼婦之句煜然爲絳縣老人之光暢暢旅力既愆可弔也而非可賀僕僕問餽亟拜不受之則爲不恭

扶靈壽杖每笑孔光結老人星曾嗤杜甫但願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敢誇多喜於門闌惟愧相邀之泥濘與敵人欲自謂中聖人可乎有顯者來姑以犒從者而已

代回任送物謝啟

方旋五馬忽惠雙魚有約論心尚未申於契闊開緘見而已先辱於勤渠驚旅庭之實數取之多愧物土之宜一無所有予者傷惠御之不恭所喜有母以嘗奠豈敢對客而捲錦朋友之餽不拜使顙以登玉帛皆君之餘我何以報稟酬匪略感激輪囷

策問

制使

問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其秦使之始與然王人微者非有生殺予奪之權也伯主陽推尊之耳漢之部刺史非今之宣慰司與唐之觀察非今之廉訪按察與太守得人足矣焉用觀察使與部刺史觀察使得人足矣又焉用遣使專行與漢元狩六年遣博士等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舉獨行之君子所舉者何人與始元元年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地節四年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漢之民何多疾苦與五鳳四年詔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所謂苛刻者指前使者與指郡國之吏與遣使者矣又以御史掾繼之豈使者不足任使與唐陳子昂有言出使巡按天下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爲使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宰相奉詔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子昂之言切中時病然當時何時毋乃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與昔有便宜持節發粟以振貧民者毋乃矯制與昔有埋輪都亭劾大將軍者毋乃犯分與昔有登車攬轡慨然有志澄清者何爲不免縲紲之禍與昔有以御史出使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者何爲所行不逮所言

養士

問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何以養養老也國老庶老何以別上下庠東西序何以分制可攷與米廩虞庠也所以藏粢盛非以廩士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未七十者不可養於學與五十異粻六十宿舂七十貳膳八十常珍皆何所取給與古之士已仕者也未仕者庶民也不得謂之士子與庶民有三下士與庶民在官者同祿足以代耕而已未升俊造之列者謂之民材指庶民之有材者也庶民不過百畝之田而已游庠序之閒者官給之與自給之與東都修贍宇千八百五十宅游學至三萬餘生史不載其營造廩給之費所出唐天寶閒二監學者千百數有司乃有學徒廢官廩博士濫天祿之譏以此推之廩士之費皆官物也其費隸於何官與監學自掌之與近世學校之盛名都大邑學租以數千石計偏方小縣亦不下數百焉天恩浩蕩凡貧羸老病之士咸沾及之然謂之士則眾所推服者可及之與爲眾所推服者可不及之與貧難者可恤也富連阡陌目不知書者在所當黜與老病者可矜也不任事者在所當黜與風憲之糾慝正官之提調有司之干預或過於嚴則拘或過於寬則弛如之何則可出納之吝則有司存何以在四惡之列食之雖寡用之既舒何以爲生財之道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不傷廉與不傷惠如之何則可若夫

版籍不明何以釐之萊田多荒何以闢之監臨自盜何以禁之通負積弊何以澄之養士之計亦學校急務也幸詳以告

士行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以盡堯舜之道與舜事難事之親烝烝乂不格姦所以謂之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所以謂之弟堯之孝弟果見於何書與孟子何以並稱之與昔有以御史出使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者何爲所行不逮所言王季立而泰伯之荊蠻詩何以言其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爲其慶與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豈孝于親即能友于兄弟與孔門德行科止四人閔子騫以孝稱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仲弓父賤而行惡顏子先顏路而亡二子不聞以孝弟不足盡德行與曾子養志可謂孝矣而不在德行之科何與信義二字五常中之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似合而爲一何與子曰君子義以爲質信以成之又分而爲二何與人而無信猶車之無軏也乃曰言必信小人哉何與君子不亮烏乎執亮信也乃曰

君子貞而不諒諒小信也何不同與小邾射不信大國之盟而信季路之一言以其無宿諾也夫子與蒲人盟既出東門而背之豈要盟神果不聽與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諸侯之餽曰其所取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爲不恭也故夫子受陽貨烝豚然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果合於義乎舍生取義二者不可得兼也子路結纓而死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也召忽舍生者也何以爲匹夫匹婦之諒與管仲之不死果合於義乎夫孝弟信義士君子之美行也夫子以稱孝稱弟爲士之次又何與孟子謂大人言不必信又曰非義之義大人不爲又何與方今詔下興賢務選實行必欲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然後取之諸生讀聖賢書爲君子儒平日之所講明而服行者果不出四者之外與顧析言之以祛有司之惑

試策

問隋立進士科初試策而已其法昉於漢孝文時有若晁錯孝武時有若董仲舒公孫弘其策可攷乎錯之策明五帝三王五霸之道惟人情終始一節可讀餘皆汎而不切之詞當時何以取之乎仲舒發明天人之蘊舒徐而不迫純正而不阿何以不當帝心一而至再再而至三乎公孫阿禹湯而薄周公帝何以喜之乎雖然漢之策士去取猶出上意後世則付之有司耳有司公賦明歟猶可言也不公不明則業精行成者皆屏之矣又何以能達上聽乎明主可爲忠言而諸公不喜生語爲士者將專攻上身乎將發憤滌譏公卿乎將上負天子而併負所學乎諸生次年皆將上春官盍各言爾志將以覘斜日丹墀之對

科舉

問聖代運啟文明舉百年之曠典招多士以興賢甚盛意也博觀往牒歷代舉人之制其詳可得聞與虞朝敷奏以言是時以言舉人與所奏之言不見於典謨何與周禮六德六行六藝之目不聞以言舉人何與孔門四科乃有言語宰我子貢之言語可得聞與漢世孝廉之科取實行也賢良方正止於對策而已以行取之與以言取之與隋唐以來謂之貢試策始於漢與後人以詞賦并取始於何時與漢賦最古賈誼司馬相如揚子雲班孟堅張平子之流最善鳴者也有益於治道否與三國而下左潘陸謝之徒極力模倣不及漢遠甚唐韓柳復志懲咎等作亦能髣髴於騷否與明水披沙律賦也近於戲矣亦載之集中何與方今輔弼之建明專取明經不尚詞賦其說曰經學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詞賦是文之空言吟詠景物而已詞賦爲空言是已明經果有用之學與論語爲帝師而黨王氏明經舉進士而八風舞漢唐之人才何言行之相反與抑厥浮華而取實行不專在於言語文字間與然不以文取人又何以知其行與今五經皆本之先儒又參之以四書可謂知所務矣抑古賦與律賦均之空言何別與詔誥章表雖諭苑之儲也然豈非空言與策以經史時務覘所學也仲舒與孫弘並進裴垍與僧孺同流用而後見與伊欲經學明而人心正辭章有用而絕浮靡之弊時事諳練而無疏謬之譏何道而可諸生博古通今之才願聞其說以覘所學

江浙人材

問江浙古揚州域也秦爲會稽漢唐以來析爲郡縣不可勝紀地產人材亦有可論者乎吳延州來第一流人物讓國不居卒亡其宗是與非與言游吳人文學橋猶存焉不仕吳而仕魯何與伯言幼節父子與吳存亡走玄德抗叔子才略如此不肯仕漢何與建中之敬輿慶曆之希文皆閒氣也論諫百篇天章十事有可施於今日者與閩粵谿谷之蠻古不通中國武夷出朱夫子而西山相繼其後四書詩易綱目皆成書也律呂新書讀書甲乙丙丁記古所無也學者於此有能究心者否與敢問

課試

問詔下寘與自甲至癸於是四大比矣澄江士淵藪前乎三舉乃未有一人上春官者何與豈學之無素與今茲俄藝不思所以砌

前恥與學校所以教養人才教養所以備選舉也州郡貢之以行考官試之以文文固不可少與月課堂試所以校文也所以擬鄉闈之試也前輩謂試者爭高下得失非義遜之風不若改試爲課均之時文也課與試何別與朝廷待士至厚提調有長官訓導有博士月有課季有試所以作成人才也挾冊而吟泚筆而作者何少與聞鼓而食指廩而賦者何多與抑未有勸懲之道與有司舉行於上或者沮遏於下又何與豈高才不屑於應舉與抑下才自棄於科舉之外與昌黎有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將來闈郡不薦一人豈不爲有司之恥與吾榜得人最多豈不爲多士之榮與槐花將黃舉子不忙何與敢問經疑何以免穿鑿之失經義何以免套括之弊詔誥何以不失古雅之體章表何以不失告君之體古賦何以及司馬二班對策何以對晁董公孫試據言之將以窺所蘊

水利

問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幅員萬里東南北皆距海而止惟西海未有考或以瀚海青海當之是與否與登萊之市青紅變滅信有之與四明之巖光彩現相信有之與蓬萊之山在何許與尾閭之泄在何地與黑水西夷之水入於南海禹貢可詳與雲帆杭稻之轉來自東吳唐詩可考與使節之崎嶇饟道之艱險至元以來嘗行之矣古道荊棘不知幾年蠻商海賈長年三老所不能知也創而開之者誰與姑以耳目所接言之西浙之蘇杭東浙之台明溫越皆濱海也魚鹽之所出職貢之所有其利不貲秦漢時自會稽以南以爲不毛之地不牧之民何與陰陽氣數盈虛消息亦有時與宋史載蘇公軾守杭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於是清茅山之湖以受江潮濬鹽橋之河以受湖水民獲其利然此特導江湖之水耳未聞滄海之爲患也致之圖志青白沙鎮前後洋街坦頭沙坑皆海之漲地也自鹽官之邑北至秀之海鹽昔有以隄捍海今水利不修龍宮失職井邑民居盡爲所吞齧蔽之勢未已何以禦之與祈禳有術與厭勝有方與隄防用人力與消長委天數與朝廷有道宰輔賢明百神受職行見玄冥退舍川后靜波矣或者過慮試相與籌之毋徒曰土克水

水旱

問水旱之災堯湯被之矣八年於外六事自責聖人之用心也人皆知之齋積多而備先具其事可得聞與國不幸有數千里之水旱胡以相恤五行失性暘雨不時浙之西江之東渺爲一壑自淮以北沿于宿亳彌月不雨蝗蝻遺種二者兼之矣備禦之方抑有可講者與庸田之設所以築隄防浚溝渠亦既後時豈無益與抑豈可不爲後日之慮與山川之神所以司陰陽雩壇之禱坊門之祭果有益與將應天以實不以文與振廩勸分非月下之急與矯制擅發國有明禁何古人不之恤與大姓閉糴愚民强借官法兩施亦有良策與檢覈之令牛是虛文貪吏受賑以十爲百何以得其實與寬租已責通商惠工非權宜之策與田宅既空調度何出孝文減半之令果可行與債有公私權行倚閣貧者之利富者得無怨與舟車所至負販通行非懋遷有無之術與關津邀阻價值高昂禁之與抑糴之與守令牧民牛羊立視其死斷隄之典可舉與漢唐遠矣富公青州蘇公彭城劉忠肅眞文忠江東之政朱文公浙東之績諸生亦嘗講求之與此時務也其悉心以對將以覘

備荒

救荒

問壬戌之秋浙西水旱相仍民食大窘朝廷軫念元元議振貸之民獲更生有司奉行惟謹實惠猶未徧及何與然事已在前矣天時無常繼今豫備之策不可不講立隄防浚溝渠厚儲蓄修義倉之法嚴檢覈之令孰便孰否孰利孰害請條陳之將轉聞於上

儒學吏治

問嘗聞聖門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之與學每相因

而不可相無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特子路率爾之言致取誚於夫子鄭子產曰僑聞學而後人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則敢績厥覆是懼何暇思獲使斯言非妄則未之學者決不可使之仕也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伊傅周召所習何業而所就無非有用之學於斯時也不聞儒吏之說也後世儒吏之說興遂判學仕爲兩途矣至漢有儒術飾吏治之語儒吏之分其殆起於此乎蕭曹丙魏之徒以刀筆發身其果能介儒吏而爲一乎唐宋以科第取士有不由科第出者衊共嗤鄙之而循良之吏代不乏人吏而不儒或有之矣未聞有不學而仕者子游聞之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言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皆不可以不學也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不報之聞以爲大故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信乎不學而仕者眞所謂俗吏也何足算哉彼有猴冠麟楦

鉗署尸餐仰視俗吏之踵若不能以追而及者此輩更可憫也嗚呼吏而不學可乎或者則曰周勃之重厚少文霍光之不學無術趙普之半部論語寇準之不及讀書皆足以寄大任臨大節若此者可無待於學也隨何鄭食其以腐儒敗事張禹孔光以經術誤國王安石之徒又以經學亂政因謂深於儒者未必能習於吏也然則儒又果無益於人國乎噫古之吏非今日之所謂吏員也古者之儒亦非今日之所謂秀才也不求夫古之仕古之學而切切析取舍於今之儒今之吏祇見其扞格而不相合耳當今聖明灼見吏弊悉易以儒眞救時之良法也然吏姦已極革之誠宜而取吏於儒得才能幾願爲酌中之說以俟觀民風者采焉

儒不習吏謂之拘儒吏不業儒謂之俗吏誚吏曰務刀筆筐篋不知大體吏詆儒曰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二者胥夫之然君子不以爲吏之過而以爲儒之過夫儒者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周公仲尼者苟卿氏之所謂大儒揚雄氏之所謂眞儒也四海皇皇枕奠于京周公用於周之大效也齊人章章歸其侵疆仲尼用于魯之小試也豈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者耶儒於道最高與天地並爲可與簿書期會之閒較優劣也彼之所以敢較吾儒者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耳周公仲尼以前儒之名未立也契敷教夔典樂皐稷陳謨安得無書可讀耕野之夫開口說仁築巖之叟開端言學安得無業可習特書非後世之書業非世俗之業耳自周禮有道得民治得民之說而儒始與吏爲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令爲師而儒大爲吏所擯自漢人以經術飾吏事而儒又爲吏所假司馬九流以儒者爲一略彼司馬氏劉氏父子漢之所謂名儒而自貶其道如此藝爲一略彼司馬氏劉氏父子漢之所謂名儒而自貶其道如此毋怪乎法家刑名家之眾喙爭鳴也吁有由矣泗上亭長布衣時蕭曹以爲吏掾故鄧侯入秦相府先收圖籍而不收博士所掌之書平陽侯相齊避堂猶舍蓋公而不用齊老先生之說規模大略可見乃翁素不修文學而蕭曹贊之彼隨何鄭食其之徒正復說客之靡耳而例以腐儒目之腐則腐矣何儒之有周勃霍光皆重厚可託之人然勃少文嘗東鄉坐召諸生趣爲我語其不遜如此一旦逮捕勃窘不知所爲行千金獄吏以贖背示之幸而獲免勃乃歎曰吾今知獄吏爲貴也霍光不學謂儒生多冀人子嘗妄說狂言心嘗嫉之一妄男于詣北闕公卿錯愕不敢發言京兆尹至引春秋斷之光乃歎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吁獄吏受賕變易獄詞京兆證經誤引古義漢朝皆不知覺可笑也已史言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然丙魏與蕭曹又自不同少卿學詩禮皆通大義弱翁學易對策高第皆稍習儒業因孝宣好法律刑名故二人總領眾職奉行故事考核名實以稱上意然相業亦止此爾太子常侍謁請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奈何純任德教亂我者太子也以當時觀之孝宣之言爲過然元帝以後孔光張禹用事依阿諛黨奸誤國卒如宣帝所料

用儒之弊一至此哉雖然漢儒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吏長
于孫非案牘之吏員也走馬看花浮薄是習雁行鉗紙貪墨是營
唐人又愧漢人矣內翰條貫隔截太甚中書吏額紛爭不息宋人
又愧唐人矣人才不古每況愈下少知治體者豈不爲寒心哉或
曰坐雪夜地爐之頃定先取江南之策卽半部論語之趙書記吟
野渡孤舟之句收澶淵一擲之功卽未讀漢書之寇同年人爲用
多學爲哉半山老子垢面讀書異時青苗取役大爲民害是以學
術殺天下也余應之曰趙韓王爲相焚利害文字於通衢寇萊公
用人叱堂吏不肯檢例簿二公之所爲亦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王
荆公祖老佛之緒餘談管商之末要未爲知道者安得以此病吾
儒哉太抵近世一種議論上自臺閣下至郡縣以趣辦金穀爲才
以句稽朱墨爲智以不報期會爲大故以謹守繩墨爲無能納賄
成風與奸爲市習熟聞見以爲當然至於巢穴隱伏之人守道而
莫前門戶孤寒之士無階之可入羣非迭毀極力擠排儒風不振

久矣朱博謂諸生曰吏奉三尺律令從事亡奈生所言何且持此
道歸待堯舜君出而陳之俗吏所言大率類此今天將興唐虞之
化而堯舜之君出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諸生幸得遭遇其時當
建萬世之長策輔太平之隆基啟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關朱
博之口而奪之氣可也豈止明經取青紫誇一時而榮一鄉哉雖
然崇儒道者非止設科目之謂也抑吏權者非止減資品之謂也
崇化厲賢彰善癉惡孝弟申明於庠序之間勸儉儀刑於表著之
位意向招徠可以鼓舞羣動政教清明可以臨照百官詩曰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

問孔子四科曾子不與何與或曰參尚少也有若長矣亦不與何與或曰是從我陳蔡之門人也是與否與德行四人吾無間然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子貢有不幸多言之譏其言語亦有失與聚斂也其臣也危而不持也顚而不扶也果足以爲政事與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文學安在與三子之中取七十焉七十之中取十哲焉然而四人之外猶有可疑者甚矣才之難得也唐虞至今以科目取人始也選之以德行又試之以言語又考定其學問之高下既中矣然後責之以政事一人之身四者欲其兼備不又難得與古之論人各取其所長後之取人不問其所短何與皆所未喻也諸君子試評之

有聖門教人之法有朝廷取人之制教人之法有高下優劣之分取人之制有兼收並蓄之意孔門之四科以德行稱者四人以言語稱者二人以政事稱者二人以文學稱者二人後世謂之十哲而先儒以爲皆從我陳蔡之人曾子有若子張之賢皆不得與孔門之高第弟子固不止此而此亦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夫子皆不及門之歎而記此十人且幷目其所長然其才品之高下優劣則各因此而可見焉顏子三月不違仁閔子之孝無間言伯牛之疾且角仲弓之可使南面四人之德行吾無間然矣子賜以言稱而聖人有聽言觀行之悔有不幸言中之戒是言語猶未當也由求以政事稱而聖人有爲國以禮之哂有聚斂附益之攻是政事猶未純也游夏以文學稱而聖人修春秋不能贊一辭是文學猶未至也聖人設教洙泗一時門人蒙被教育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閒閒者侃侃者行行者逞者藝者辟者嗲者而聖道之傳以魯者得之是四科之說猶未足以盡人材也吾夫子以庇覆生民之器歷聘列國轍環天下卒老於行一時門人顏天於陋巷寤適於孔門之言語而代王言而主諷諫宣上德而存忠孝可不以詩書以少牢平生之學者蓋春秋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賓興大比之制已壞諸侯弱卿驕大夫修世臣專政陪臣執命賢人在下無階之可仕無路之可升白首槁項於深山窮谷之中埋光匿彩終古不見可歎也已陵夷至於戰國天壞於秦經入咸陽之市儒入瓜邱之穿而仲尼之徒熄矣漢興諸儒區區修補千瘡百孔緜緜延延如一髮之引千鈞時君世主或表章宗尚或厭棄鄙薄隨其好惡爲之軒輊而吾夫子之道自若也由漢至唐以門第任子以科目取孤寒不出兩途門第之弊不過納祿而已科目之弊尤甚焉拘于聲病止于雕刻言語尚未能也況于文學珉中玉表厄貌蠅言文學尚未能也況于政事畫餅充飢談河止渴政事尚未能也況于德行蓋科目之弊極矣天朝神武混一區宇科場條貫廢格不用一埽場屋向時之弊士始知有務內之學眞人物興天下文明斷自宸衷不由奏請遵成周鄉舉里選之法考實興大比之制明詔有司必以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爲先猗歟盛哉不圖今日復見成周也執事先生首主斯文之柄下策承舉以孔門四科之別而有感于今日取人之制愚不敏竊有歎焉孔門之教人一人各專一科而今日之取人一人欲兼四科豈人才盛子古即是不然一人各專一科者直指其實事也一人欲兼四科者髣髴其意也愚生固不敢厚誣聖代以爲無人然四科以顏子爲先顏子之下不聞復有顏子千頃之黃憲不足比也四科以子夏爲後子夏之歿不聞復有子夏小冠之杜欽不足數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顏淵然何可以不希顏淵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子夏然何可以不慕子夏也今以孝弟信義取人縱不如孔門之德行而事親從兄交友待人之際可跌蕩子規矩繩之外乎今以五經四書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文學而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可視爲空談止于套括而已乎今以古賦詔表取人縱不如孔門之言語而代王言而主諷諫宣上德而存忠孝可不以詩書

爲程準而止于宏博而已乎今以時務對策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政事而朝政之得失民閒之利病斟酌于古便宜于今者可不以董賈爲比擬而止于制科而已乎嗚呼以千餘年科目之積弊而驟革于今日以百餘年文體之不振而更新于今日爲多士者當何以稱明詔而奉隆旨哉勸學崇化風厲四方上之人責也行義達道尊主庇民下之人責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愚敢誦此詩以爲今日賀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愚敢誦此詩以爲多士勸

農桑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內末則財不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以農桑爲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迫于人之肌膚欲其亡爲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絶其飢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制莫詳于虞周禹貢幽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鉅秸粟米供于甸服之內桑土既蠶而織文絲枲緜于貢篚之中于邦舉趾饁婦同于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采蘩猗桑筐女遵于微行九月授衣之收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爲主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民有孚爲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鄒國一叟懇懇爲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饗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爲田夫野老之俗務耕奴織婦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

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制莫詳于虞周禹貢幽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鉅秸粟米供于甸服之內桑土既蠶而織文絲枲緜于貢篚之中于邦舉趾饁婦同于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采蘩猗桑筐女遵于微行九月授衣之收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爲主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民有孚爲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鄒國一叟懇懇爲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饗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爲田夫野老之俗務耕奴織婦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幷天下一家煙火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斂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實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祿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贏縮貴賤之術農困窮失職貪惰成風長此安窮救之無術設使晁賈二子復生于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于今日者有司脩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舊葉東作方興戴勝鳴鳩采桑可采茲維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焉

田制

問孟子答井田之問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又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正經界均井地平穀祿誠爲國家之先務矣自秦廢井田開阡陌漢因之無所改至王莽欲復井田王田皆不得買賣于是農桑失業百姓日以凋弊魏文行均田法最爲近古歷周隋及唐而定均田口分世業天寶以後歸于兼

井之家而口分世業壞矣使井田可復何爲王莽行之而弊使井田不可復何爲魏唐行均田而便于民抑井田之法非口分世業之謂耶方今篤行仁政經理田土酌古揆今富國便民之事無出于此或者奉行未得其策滋以病民遂使良法美意貌然無成效諸友講明于此熟矣願相與推求其要以俟他日大廷之對

封建古法也司馬晉行之而叛者起肉刑古法也漢文廢之而人心說井田亦古法也新莽做之而失業者怨然則古法不可行耶曰不可行則古人不行久矣夫行古人之法當得古人之意故有尊賢親親之意則可以行封建之法有尚德緩刑之意則可以行肉刑之法有損上益下之意則可以行井田之法不得其意而守其法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吾觀孟子答文公井地之問凡二章始言貢助徹之異繼言公田世祿之制又言君子野人之別而終之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朱文公釋潤澤二字謂因時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然則先王之意奈何曰恭以禮下儉以取民仁以行政其在上者如此序以養校以教序以射而人倫明相友助相扶持而百姓親睦其在下者如此當是時也白墳黃壤青黎之地皆聲教漸被之餘而隴上輟耕之夫安得鴻鵠之興歎鄉師黨正閭胥之間皆德行道藝之選而絳縣老人之年安得泥塗之久孚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天意本雨我君之田我因蒙其餘澤耳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戒爾民當大發其力于爾之私田無尺地之不耕也蘇氏曰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法禁以厲之歟號令以迫之歟刑賞以誘之歟亦君民相與之意耳阡陌開而貧者無立錐王田禁而市道有泣涕仲舒師丹限田之請不行于漢漢民之不幸也魏文周隋均田之制卒定于唐唐民之猶幸也塞兼并之路減田宅之價此議法之善者口分給老小世業傳子孫此立法之善者然亦徒法而已楊龜山嘗論王荊公新法之弊引明道先生之語有闕雖

與之更始矣口口條貫次第舉行執事猶以成效藐然爲疑何哉僕也識字耕田夫耳願受一廛而爲氓鄉校議執政夫我則不暇流民貪吏鹽鈔法四弊

策者所以料成敗計得失明是非審利害也詞藻云乎哉記誦云乎哉科場廢不用四十餘年學士老棄林邱遺書束之高閣然時文之弊亦埽地盡矣天詔興賢策以經史當世之務以求博古通今之才于是執事下誥承舉以四者之弊書生不達時宜頗諳往事簞瓢壁聽粗有千慮之一得敢因明問而條陳之蓋今日之弊有四所以救弊之策十有二救流民之策三一曰擇守令二曰輕賦役三曰議振貸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亟盡備禦在得其人古之循吏所至郡邑浚陂渠立隄防課農桑廣儲蓄四民樂業安土重遷設遇旱潦恃以無恐今也爲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于里之師帥教令不先百里之父母撫字不職郡邑無承流宣化之人朝廷無考課黜陟之法常平之政不脩社倉之義不勸勞徠不怠招集有

功者不問顯賞閭境逃移戶口稀散者不必受罰何必受人之牛羊立而視其死與此守令不可不擇也小民難保天亦哀矜本固邦寧若古有訓升平之時猶宜輕徭薄賦災歉之後豈堪虐使苛征且鄉田同井誰甘死徙維桑與梓豈不懷歸而餘糧栖畝責之全租一室縣罄算之口賦檢覆之額未寬追呼之費已重役半飽之氓隸興不急之工役良由此邦之人莫我肯穀所以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九重勤恤之旨屢頒田里愁歎之聲未息是謂上慢而幾下不能已溺以視人何異扼飢者之吭而奪之食乎此賦役不可不輕也民以食爲天不再食則飢方其遇災之始儻爲措置之方通商勸民薄斂已責但有苟旦夕免溝壑之計誰無戀墳墓保妻孥之心惟其守死之餘遂起逃生之念山鄧野徑露宿草行蒙袂嗟來傍人門戶豈得已哉而所至之處不能存恤官吏便文自營封廩不發驅之出境委曰無他愚謂宜留者給之閒田貸之牛種行者與之裹糧續其口粲復業者返其田宅正其疆界利其家

復其身可也凡此破除之費一出公上之儲國家富有四海仁聖視民如子豈與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較是區區者哉此振貸不可不議也革貪吏之策三一曰清選法二曰均俸給三曰嚴糾劾官之失德寵賂日章源之不澄其流滋蔓方今大小之職頗稀清白之風良由入仕之初但由保舉賞緣請託靡隙不鑽既仕之後不試賢能日月爲斷不推功效閥閱是先吏掌銓曹有如互市視闕之久近計秩之崇卑儻未屬厥不無淹滯高下在手遲速惟心營求之力既殫取償之意愈急驅車在道見物垂涎不畏莫夜之知殆成白晝之攫而況倖門旁啟中旨特頒又出于常調之外者此選法不可不清也分田受祿古有常制苟無君子莫治野人吏俸不足以代耕人情必至于內顧雖欲潔身勢有不能故其廉精宜從優厚王事缺掌終窶且貧勤而無怨者能幾何人非禮不懷非祿不勸見便則奪者夫人皆是今越在內服取家遼遠不遑將父京師薪米旅泊良難月之所得不供日之所需故人思補外不樂

安窮救之無術不思公私之積務要流通慈父權子情所不忍上損下益曰益於計爲宜此官額不可不減也轉運之職始子開元在後租調度支漕運鹽鐵酒酤貢舉按察之權皆隸此官今既分有專屬所掌唯鹽似宜從簡而張官置吏有如大夫六曹分案動至溢員公事既稀復營差委場官已備安事催煎案牘無多豈宜典史如監運稱盤之類檢校管句之名色目橫生弊端百出一官之下必有數卒縱橫井邑莫敢誰何衣食所須包苴所入鹽課之外他無藉手巧爲支破公然剋剝利虧于官而不虧子此害及于下而不及子汝曹設使盡汰冗員政亦何妨國計此職員不可不省也濱海之民以牢盆爲業勤苦尤甚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濕天時不順則失其利官本不敷則失其利利耗民散亭場空虛于是遷撥之令行而亭戶重受害矣黠者行賕而規避弱者吞聲而受役倚權上交于臺府發憤激變于里閭破產立償輕生何忍令甲雖嚴于私販巡兵陰縱其橫行勢

有相容情難獨禁莫若效古之法聽其與商人爲市而官收其稅數年之間亭戶稍得蘇息而官亦無不利焉而其法又當熟議而行之此亭戶不可不恤也稱鈔法之策三一曰住印造二曰節用度三曰禁奢侈古者以貨爲幣采銅爲錢無所謂楮也漢以鹿皮蕝蟹民間未始行用唐有飛錢之制輕裝以趨四方合券而取京師楮之漸也今中統之造五十餘年矣物以少而貴多而賤賤則折閱貴則寶重此勢然也易之以至元以至大低昂太驟民聽惶惑已行輒罷亦勢然也故慮楮之輕莫若住造民間鮮得市價自平取數既多後何以繼或慮經用之闕則又有說矣此印造不可不住也朝廷初平中夏是時未有鈔法貿易不過絲銀科差以是爲準宮府創立制度一新征伐四出調度繁興未聞有乏財之憂也江南既平庫藏充溢金帛如山而用之者舒矣外而四方之朝聘內而千官之俸秩近而諸司之侍衛遠而邊庭之供億日增月盛時異事殊而況賞賜濫及于俳優營繕力殫乎土木商舶市寶價莫得名藏室翻經費不勝計山林莫供于野燒海水終泄于尾閭桑穀漸空工役方急楮輕物重職此之由眞人踐阼躬履節儉力改前非然財散不可復收弊久未能損革此用度不可不節也勤儉者衣食之源奢侈者匱乏之本古者衣服有常上下有制今倡優得爲妃后之飾皁隸可僭公卿之服塗金織翠佩玉曳綺物直如之何而不窮古者游末有禁務農爲上今鐘鳴鼎食醲酒封羊何曾下箸萬錢不足毛仲請客百事皆備財產如之何而不耗今世以豪侈相尚俗以淫靡相煽上行下效風流波漫惟其取之無術用之無藝是以生者莫給作者莫供蓋錢陌輕微百物騰躍之害小而工賈得志兼幷傷農之害大此弊侈不可不禁也故凡四者之弊已陳于前而十二策之可行與否則在乎上之人擇而用之耳然探本尋源又有所在而明問之所不及則草茅管見亦未敢究極而言之也執事覽之終篇勿以爲老生之常談

序

古今文孝經集注序

孝經上學二書先儒無有分經傳者離經析傳自朱子始二書皆孔曾傳授心法二傳成於曾氏門人之手經文首尾相應文藝連屬辭約理備言近指遠非聖人莫能及傳文分章釐句次第相承井井不亂其爲覆解經文無可疑者竊嘗伏讀二書自心而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庶人自洛物致知至於絜矩自愛親敬長至於追遠大義數十若綱之有綱若裘之有領自漢儒以來箋釋不明久矣東陽厲君直之參孝經古今文萃諸家自爲一編西州史先生爲之序先生之言曰自古國治而天下不治者文王是也家治而國不治者曾閔是也身治而家不治者舜是也予讀而疑之已而得其說曰文王之國紂之天下也曾閔之家定哀之國也舜之身瞽瞍之家也吾家吾國吾天下斯治矣二書本末古今不易易之則亂由之則治以余之說讀厲君之書思過半矣雖然大學經文二百五字一字不可損益傳十章錯簡雖多存者皆格言也孝經經文四百六十二字已不免離析增加之失傳十四章多裂取他書之成文而格言所存無幾矣大學傳引詩十二朱子取其反覆吟詠意味深長孝經傳引詩十朱子刊去其文二書去取甚明厲君置此談彼何也君曰世以孝經爲蒙童小學之書不知其兼大人之學今吾本朱子之說闡而新之使爲人子者知立身揚名之義全而歸之父母之身庶孝道之一助云爾余曰孝經爲蒙童之書未害也張禹傳論語杜欽明五經童蒙之弗如君方詣闕獻書聞余語默然良久曰吾不負所學

三國六朝事實序

嘗怪舜禹所都在太行以西黃河以東而巡狩朝會之地南抵蒼梧東並會稽相距萬里何哉想其時風氣肇開民物阜殷篤近舉遠四海爲家無南北疆里之殊也自太伯仲雍之竄而中州視荊蠻爲陋自若敖蚡冒之興而荊鬻與中國爲仇自巫臣于晉之弃而吳通于上國自句踐范蠡之起而越伯子東方并兼于秦亡秦者楚也總一于漢分漢者吳也自吳黃龍迄陳禎明三百二十一年皆都建業遷武昌江陵者僅十年耳晉地最廣乃承中原播蕩之餘陳地最狹實繼侯景喪亂之後其間創業之君如權如裕下至蕭衍霸先之流皆有可紀及其亡國則奢淫昏暴之所致歸命侯而下是也輔治之臣如遜如安下至王儉徐勉之徒皆有可書及其誤國則權奸諛佞之所致孔範而上是也是區區六朝者其肩祚之修短其風俗之美惡其法度之興廢其官制之沿革其兵戎之勝負其盛衰強弱之勢其混合分裂之形其得失是非之證上稽天時下察人事前列簡冊後存龜鑑嗚呼悲夫瀍川楊君手編江南六朝事實畦分田列粲然有條其嗣師文出以示余余三復焉爲之廢書而泣仰屋而歎嗟夫余不幸而不生于舜禹之朝身不及見太和之盛幸而不生于六朝之際目不及覩危亂之形俯仰遺編神融意會楊君之作是書也有心哉或者見其門分類別謂是可以訓童蒙利初學噫童蒙所當知者奚止區區六朝事實而已不有班馬諸書乎楊君不取乎班馬而顧爲是區區者楊君之意余能知之非童蒙之所敢知也楊君名某生端平甲午春秋六十有七矣

喜雨詩序

壬戌之歲夏仲不雨秧苗漸槁里農皇皇郡官僚各出俸金議禱龍湫湫在沙山之埜距城六十餘里眾憚暑莫往同知州事理侯伯雍慨然請行卽日買草履屏騶從步出城東門至橫塘之西陰雲遂興霔雨交作衣裾盡沾侯露次于野晨詣湫上焚香而退四顧村墅甘澤沛然老稚迎拜懽聲載路士民爭爲歌詩以歌而爲之序夫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惟至誠能動之禱以誠爲主求之而應自顧何以得此不敢以爲喜求而弗獲不敢怠吾心退而省其愆春秋傳曰閔雨有志於民者也僊公務農重

穀可謂有志矣故經書六月雨而詩有駁亦頌之今之歌詩與古不類亦訟之遺意也殆以志喜云

農桑詩序

泰定改元甲子制書下郡縣以學校農桑爲急務官吏奉行惟恪是時秣陵路句曲令程君首勸率十有六鄉課種桑四十餘萬株布滿一縣縣治後有廢圃隙地荒穢不治君手摘瓦礫吏民爭趨焉旬餘平坦植桑八千森列如戟暇日引縣庠諸生觀之登邱四顧而歎曰桑者衣之源而惰農弗知今吾先之勞之後人必有享其利者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於是諸生爭爲歌詩以記聲相聞員能以詔書從事者其治行爲江東諸縣最云

瑞麥圖序

大德改元之九禩春三月至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本養老卹貧議貸寬徭賜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金穀逋不能償者悉蠲除之萬姓大說先是江浙歲比不登旱潦爲灾有司體覈未能如式元元懷憂育澤隨下所以孚格天心導迎和氣信有兆也夏五月麥大熟佃人獻麥一莖三穗得諸陽暨白鹿之原民許氏家其占爲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詩之後張其事請聞于上惟漢之漁陽吏善爲政兩岐之歌流傳至今益生物一本乃理之常生二生三爲奇爲瑞今兹奇瑞視漢有加夫年之豐凶雖係夫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兹其驗矣守土臣不敢自以爲功謹摭民謠列之篇次自附于唐叔得禾之義以顯揚國家之休命

任叔實遺藁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眾慶元任君叔實藉藉有文聲最一見于南谷坐上恨不得傾蓋而語泰定間君之嗣子貞吏于澄川因出先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觀君之文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韻清雅有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

爲文士略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而獵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滿而君獨困蹟坎壈布衣終身不霑一命命也夫時也夫命者厄于天也時者窮于人也每觀漢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非惟一時所作不足以傳後而宋以前無鋟梓手鈔默記故爲難得近世鏤刻尤多流傳至廣傳而好之者鮮矣況敝而服之乎叔實之文可服者也貞金美玉定價于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子身後叔實未沒時忌而訾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揚子雲哉謄本脫誤數十字余一一是正而歸之子貞愼寶之哉

玉田詞源藁序

詞與辭字通用說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詞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子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侯邸館歌舞昇平君生處樂郊不知老之將至聚圖白髮吳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祕書閔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歎

送丁仲謙歸東魯序

山東之地古多君子守經學而矜節行其天性則然自齊魯建國以迄宋風俗不變矣不幸六十七年連厄於兵故家遺老典刑文憲日以湮墜然其閒豈無特立獨行之士卓然不爲流俗所變者厳居野處顧亦莫得而知焉而江左僻在一隅聲聞復不與中華相接乃未易知之也崴在丙子天下大定車書同文軌自南而之燕者道濟汴自北而遊宦者樂江浙繻節往來道路無壅于是周公太公之先烈仲尼孟軻之遺蹟名臣賢士之風猶悉得于所見所聞而江南之士見聞日廣余嘗有太史公之志欲周流天下訪古尚友考德問業而困阨未之能也庚申冬仲謙丁君實來申江

君魯人也余一見而知其爲隱士君子矣已而交之愈深知君愈詳君性剛介遇事輒發不屈招于物君好折人短不少恕權貴或召之辭不往或往議論不合拂袖徑去故見者嚴憚之然聞人一善嗢嗢譽之不離口誨誘後進獎予人物諄諄唯恐不逮聞與人談時事先見逆料如龜卜然人服其識所守廉潔非義所在一介不取與人交責以善道急難則以身赴之雖扯厄不悔其爲人大略如此亦可謂特立獨行卓然不爲流俗所變者矣以今山東之地而有古君子其人豈非聖賢之流風遺澤尚有可尋者哉余以文翰辱知於君間謂余曰吾老矣無經世之志又性寡合與物多忤將屏絕人事耕田築室退而老子濟河之上子盍有以贈我余應之曰君修身守道老而彌篤余少年學朱知方何以爲贈自念今別之後當益潛心增所未能養所未至使異時學業少自表見于世庶不負知己而卒爲善士也君其許之乎君笑曰然因筆以志之

送史槃房序

陸子讀孟軻氏書至周霄問仕一章喟然而歎童子隅坐而問曰夫子何歎曰嗟乎非爾所知也曰出疆載贄禮與曰禮也曰其禮可得聞與曰孟氏固言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仲尼亦曰爲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曰左氏之言是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箕子過故殷墟而麥秀之歌聞者泣下終不臣周老死朝鮮之東武王非可事之主乎烏在其擇木也曰箕子紂之諸父貴戚之卿也宗國顛覆固無臣僕之理矣曰孤竹君之二子豈貴戚之卿與曰微也則著書立言俟往聖而不識朝歌之市也扣馬而諫采薇而食武王非可事之主乎胡爲乎首陽之顛也曰武王應天而順人二子特立獨行而不順者也夫特立獨行君子之高致非天下之通義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則天下從之不從者獨二子也曰殷士之歸周京猶夏氏之在商廷也士之仕也夏不可則去而之殷殷不可則去而之周周衰政龐士裂則之魯之晉之秦之楚矣仕如此其急也然則烈女不踐二夫之庭非與曰何可非也士固爲知己者死女固爲說己者容也以衆人遇我則衆人報之以國士遇我則國士報之矣曰豫讓俠士未聞聖賢之大道聖賢之心亦以衆人待其君然而合則留不合則去若三宿出晝孔孟固未嘗以衆人待其君然而合則留不合則去若三宿出晝孔孟固未嘗滯一國而淹三年也曰孔孟之皇皇爲貧而仕與抑將以行道也曰固將行道亦有時乎爲貧蓋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君子之心也抱關擊柝乘田委吏豈其所欲說誠不得已也君子救世之心重而利己之心輕利己雖輕而所以自任者極重救世雖重而所以去就者甚輕學者宗孔孟是曰中道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曰後世之仕也爲貧而已矣亦有如古人之行道者乎曰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不可謂無人耳目所接則西州史先生者亦其人也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博學而篤志由義而居仁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興宗孔孟之教者也曰先生大儒世莫能用其將遯世而無悶者與曰先生之心以爲一命以上皆可以利物故雖褒裳而濡迹猶或屑爲之然枉道以徇人則亦弗爲也道之將行而斯文終未喪也先生進而得位斯民猶得以被先生之澤天未欲平治而歲月不我與也則著書立言俟後學之興宗孔孟之教者也曰先生大儒期來哲亦先生心也曰然則用舍可必乎曰用舍天也童子何知焉居數日先生將如京師帳飲郡城南樓陸子爲坐客舉其語先生微聞之笑曰子行亦良苦子自愛勿多言

送曹士開序

江南以儒試史名不登禮部者不在吏部選其弊也士不能執弓矢而國以弱亡天朝神武混一區宇盡矯前弊以法制從事自中州而之官南土者大率皆資性純朴材力猛健之士故所至俱以吏能顯而精其能者亦自謂毛錐子無復用也歲在庚辰濟陰曹君士開佐甄幕府始至觀其議論州人相與驚曰北方儒者不徒以其名聞顧有實用如此耶君聞之笑曰儒之道顧安止此於是益聘

名士崇禮學校孜孜焉求所未聞公退之暇書籍不去手執贄而見者無賢不肖悉延納蓋將食舉著而廢者日卒三四以爲常其好賢樂善之心出于天性士亦以此多歸之故聲名藉甚同僚有忌其異己者每加排毀甚則以謗加之君一不顧居之自如蓋君于進德修業如川之方至淵源深厚蓋非初來時比矣瓜已熟已代者不至君久任諸江鄉風俗益留意民事會開浚潰渠修東征樓船符檄旁午調度繁興跋涉雨雪中竭力盡瘁寢食幾廢民以不擾而事亦集郡民德君之深而君每自言權任不專恨不能盡致力也丙戌春東征事解始獲釋印其秋北歸祖帳于江城之隅士若民泣別者以千數擁馬首幾不得行或曰異日綰州紱乘使者車公其復來乎或曰公不來矣蘭臺鷰坡橫飛直上豈再莅南州不若天下之廣也則皆應曰諾君遂策馬徑去是日也歌詩以餞者甚眾屬某爲之序故書

送何澤仁序

一潭何先生咸淳間橫經申浦余時尚幼習舉于業先生一見器重爲忘年友朝夕相過從浩歌飲酒抵掌談古今事意人間世此樂常有也乙亥春潰師江上翌卒滿城守棄印綬去先生獨留州人奉以爲主肩輿巡城叱亂卒歸營伍塹關自守閱月警報益急一夕余與先生對榻而臥遍仄無寐余曰時事奈何先生歎曰吾妻子附海舶歸守先人墳墓知得達否吾留有死耳會盜起西境上斬關而入先生衣冠坐講堂上左右侍衛皆散盜不敢犯請與俱出遂東如海陵後有自淮南來者曰先生卒矣嗚呼天不予善人以至是也心事之落落能自于後世否耶自先生歿余更憂患家事益廢與世益忽諸索居十二年矣今年春永嘉二士扣門入謁視之其一則澤仁何君也余曰是非一潭先生子耶曰然因記從遊時澤仁纔十許歲隅坐撰杖屨眉目如畫曾幾何時而今之志氣聳整而昂霄矣追思疇時殆涉夢境君願不能以盡憶記也

送史德甫序

史自文惠起書生躋位保傅家傳鼎鼐門列棨戟漢之金張唐之蕭崔也二百餘年下逮德甫五世矣乃始被服儒者從諸生游謁官暨陽學舍德人之容吉人之辭望而知其爲佳公子也其文雅而不浮其行端而不倚退而服其爲賢師儒也余于德甫有世舊交與余深開謂余曰李文饒薄進士而重先澤於義何居余曰文饒姑未暇論先文惠非進士乎文惠教授永嘉遷太學正異時勤業家乘詳矣君應諾乎嗟夫書生未易少也六經經世之具庠序教化之源學官臯之無甚高論然抱關擊柝之上也德甫曰不然抱關擊柝爲貧而仕爾官于學者大將以行其道而今莫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而又莫之行也吾有先人之敝廬一區有負郭之田二頃則不爲是行矣余曰是顏子之意也彼顏于也居于陋巷足不至米廬東序之間然一日爲邦則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魯諸生必不辦此君其勉之德甫曰于言闕遠于事情姑相與論學事

爾何至是余曰士不希顯奚學而可德甫默然居無何卒解官去
祖道城南相與握手舉疇昔語感慨久之遂書以爲贈

送甘公亮序

歲在甲午僕始得廢地數畝于城東隅與老農圃鋤基養笠從事
一日飯已憩息簷下鄉之耆士率羣子弟造廬而請曰郡博士甘
君公亮老于文學講授有師法性方介聞人善譽不容口嫉惡如
仇譬朝夕飯脫粟肉不兼味始至米廩告匱擇愼金穀者司之出
納弗與聞已俸外一毫勿取復捐半以繕學以故士競勸殿閣門
廡丹堊一新人皆稱其賢能同列有欲云云輒持不可皆大怒久
而見其無私卒亦心服居二年代者已至入曰銓法以考計資君
未及格奈何君曰克讓美事也不知其他願小吏趣持印去多士
太息固請留君不可則相與投牒有司請留君有議欲閉蕃空舍中
者眾謂博士實知子今博士垂去子計將安出僕笑曰諸君奈何
不聽公亮去乎吾聞公亮寓濟陽時終日徜徉康廬泉石之下悉
取柴桑翁詩和之昔翁以乙巳歲仲秋守彭澤令冬十一月聞督
郵至即斂裳宵逝在官適八十餘日固不復爲資格計也淵明本
不計資格資格何足以得淵明哉嗟夫後世考課之法非古之法
也後世學校之制非古之制也君子之仕也大將以行其道而莫
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而亦莫之行也則亦已矣公亮負三宜去
諸君奈何不聽之乎出處無心久速無期見可而仕不可則止一
宜去太夫人老矣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二宜去況柴桑以高
風規我廬山以泉石要我三宜去僕年四十始學灌園不復聞當
世事爲我致意公亮何不尋君遂初賦耶眾聞僕言憮然曰是不
達時宜不足與計者去之居無何公亮卽受代去僕追而餞之南
埭之途授以前說公亮歎曰是吾心也聞命晚矣公亮名某其先
廣漢人僕江陰陸某也

送洪中行序

余讀宋史王洪忠宣公奉使女眞始末未嘗不爲之廢書而泣曰
嗟乎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忠宣有焉假令尚在願爲之執
鞭而不辭者也乙酉之春始識公之裔孫中行父子錢塘清規雅
量拔出流俗余敬慕之後又七年訪君湖上扣門沿花徑登小樓
緡詩冊龍相與道忠宣舊事慨然久之君曰吾老矣功業不逮懼
無以承先志奈何余曰君以樹功立業爲先志耶先世忠貫日月
志存社稷然早歲崎嶇於駒荒之北晚年流落子炎瘴之南吾知
其有所不堪也世家子弟經明行修厚身謹飭無愧古人足矣功
業成否所不問也君默然久之以書來言曰吾世居歙徙樂平之
洪巖忠宣一枝在青田山中則吾之所自出也移家來杭頗更人
事性疏嬾寡合自計難與久處姑返吾屠羊之肆子宜一言贈我
余記桓溫嘗問客曰小草一名遠志何也客曰在山爲遠志出山
爲小草安石在座有愧色每評此事以爲安石之出志在蒼生異
時匡濟危朝力遏勍敵八公草木皆爲疑兵其爲小草也大矣則
其出未可少也至於桓伊撫箏之際新城築壘之餘安石之愧其
在茲乎君老布衣功業不就出出來久輒歸可無安石之愧然吾
聞是行也實捧省檄而去晝錦之榮不亦微乎請卒辭之不然君
自以爲遠志或誤指爲小草若何青田山中多異人隱士會有能
辯之者

送曹子昭歸隱敔山序

余友曹子昭幼有雋才通經史能文章尤工歌詩曹暨大族祖若
父以文行鳴于鄉家饒財子昭施敔都盡少豪氣銳謂功名可拾
取屢舉輒不中久益困不得志挾所有走江湖抵錢塘愛其山川
甸居之乙亥歲江南大亂自錢塘復歸于暨奉其母依子族之廬
家徒四壁立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子昭讀書著文不輟故學日
進聲譽日高而貧亦實甚然性剛不以貧故屈揖又好議論人短
長故忌者日眾時天下方尚武功庠序廢壞吏不由科第進子昭
獨俛首于文字閒藝與時左愈鬱鬱不得志一日慨然謂余曰吾
窮而不達與人動輒得咎命也夫吾老矣不能與新貴人競敔山

之麓誅茅三間將歸守先人墳墓顧聞一言以自寵予持酒與餞
候于道左祖其行而告之曰百花百草之英逢春芳秀已而秋霜
拂之顏色剝落物之所遭時也吾道在世間屈伸消長亦有時焉
士之出處視時爲之去就昔漢川什方縣吏民聽猾難制特不喜
秀才每儒服謁縣門者吏輒坐門下罵辱之益宋初時沿五代亂
離儒風不競如此至天聖嘉祐間宇內太平荒州僻邑誦聲洋耳
几聞時平江南平蜀名將家于弟皆衣白衣從鄉進士舉于有司
夫彼此各一時也其嫺侮崇尚之意不同時有顯晦道有汙隆君
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失志而不憂遊
世而無悶嚴穴之側溪澗之濱采美釣鮮苦調清吟使百世之下
興盤谷少室齊高持此以較人間世之毀譽得失也不猶鴻鵠之
于鷦鷯哉子昭行矣勉之
子昭曰諾遂書以爲別
送福安梁學正序

史漢載甌閩之地谿谷水石深險不測叢竹叢生無城郭邑里以
爲不毛之地不牧之民自漢迄唐始大通于上國然其人安于山
泉禽魚之樂不去其鄉不爲北官聞有習文書吏事者正爲本州
州佐縣令而已閩士出閩自歐陽詹始詹與昌黎韓愈隴西李觀
清河崔羣等游聲名藉藉愈稱其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唐世閩士
一人而已自唐迄宋南方之學大興家遄詩書鄉習俎豆偏宗項
背相望公卿胥此焉出如詹者蓋不數也福安梁君以丙子丁丑
之亂去其鄉僑居暨水之陽聚徒講授一日泣謂余曰某不天夙
喪其親宗族又殲子兵二十餘年墓木猶未樹也每對門人誦蓼
莪之詩爲之廢卷欷歔今秋調官平陽學舍窘升斗之祿以餬余
口而吾親不及養矣言訖則又泣曰五雁蕩之田吾廬在其下今
之歸掃除先人墳墓凡宗族未舉之娶竭力爲事讀書教子終吾
天年而已干祿非吾事也況鄰邑桑梓之邦非吾父兄即交友也
安敢爲人師乎余應之曰爲人師者亦教之孝弟而已庠序所以

明人倫也昔歐陽詹不能卒父母之養于違去京師之後昌黎哀
之今君能舉父母宗族之喪于亂離飄泊之餘後世復有昌黎則
必許之矣雖然人子之孝殆不止是立身而誠委質而忠撫眾而
慈皆孝之推也師必師孔孟學顏閔如詹者終不數也君筮仕之
殆行矣勉之勿曰是處士之大言老生之常談大言者人所難言
常談者俗所弗談也
送盧彥遠總管序
廉者臬謨九德之七管子四維之三於四端屬義非止一介不取
也廉有稜隅有分辨此君子之大節故漢世舉孝廉居家以孝守
官以廉可以轉移風俗顧當相與言利之時不奪不厭於此有人
焉飲冰嚙檗玉雪自持非瑞世之麟鳳耶盧侯彥遠之尹暨陽也
寬而不弛辨而不擾敬士如賓視民如子人皆愛之而不忍欺終
三年私謁不至鈐下嘗曰吾以不貪爲寶或笑侯不能以脂膏自
潤侯處之淡泊也代且至倒囊無歸貲餘一馬鬻之僦民居步出

入閒從士大夫游觴詠陶然不自知五馬之貴也侯大參之子翰
林之弟無一點紈袴習被服受用如寒素太夫人年高左右侍養
無違菽水盡其歡心侯內行醇備金玉人也尤以廉著居家逾年
起擢州路總管府尹行有日士民咸惜其去辭曰餽鹽侯一不受
命貧者賂贈之以言維柯山郡趙清獻公之故里侯下車必首謁
祠下一鶴一琴千載高風侯視之可無愧焉加嘉祐熙盛立朝之
節成都會稽臨民之政侯勉之
送李員甫同知北上岸
天下郡國之吏可知已便文營私侮法以爲奸懷利以自殖是人
也蓋十之九矣拘職而勿敢以不勤畏義而弗敢以不廉懼法而
不敢以不謹是人也蓋十之二三矣若夫正大而不私循良而有
守寬惠而能斷是人也千百之一耳高唐李侯是千百之一也侯
世業儒自山東兵難衣冠轉移士族子弟失其故業流爲吏商降
爲農隸者多矣獨侯昆弟皆以學行鳴于時歷揚中外二十餘年

其爲政以詩書爲本以利民爲心屢更槩劇才幹優裕尤善出納毫髮不欺聽斷審允明察如鏡元貞中通守延陵威惠旁行適憲官廉問所部同僚皆以罪去獨侯以清白稱秩滿同知豐州豐與常都熟侯之政聞其來而說之延陵之民迫送出境涕泣而去猶歲時問遺至今不絕其得民心如此昔杜邠公自乾陵移守鳳翔二邦之民爭于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歐陽永叔後書其事以爲美談以侯觀之誰謂今人不如古也侯在二州治狀不可殫舉而二事尤著朝議括民隱田使者迎合增無名之賦十餘萬常民苦之侯執不肯署使者臨之以威卒不爲動民相率訴于上援侯爲證卒獨其大半侯由是大忤權要暨陽東南古河導湖大江歲久湮塞高原不利侯建策浚治議者憚役謗沮百端同列疑之侯自請督役往來雨雪中與夫插者雜居民力不罷水勢大泄溉田十餘萬頃會是歲境內大旱禾得不槁人始服侯之識而深得之是二事尤著者也益侯之爲人喜禮接士大夫常寬假之而所至多與僚宋不合喜爲百姓興利除害以身卒先而豪猾奸民一毫不貸是所謂正大而不私循良而有守寬惠而能斷者非耶侯爲當路所知他郡有疑事輒委審嚴在暨三年席不暇煖代者至州人遮道不聽其去侯亦愛其土俗簡靜山水明遠遂築室而留居焉丙午春將如京師歌詩餞者盈軸余謂不足以盡侯之美故敘其梗概于篇端俾來者有考焉

送黃節山序

永福黃君久客余鄉余屏居學道未之識也一日訪余而言曰吾世業儒宋乾道中曾大父魁天下子孫文行相續遂爲龍嶼名家不幸陵谷遷徙世祿之胄降同編戶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以故吾家無中人百金之產而里中之役一二歲必閒及焉鬻者吾父因役毀家吾幼而早有事焉筋力疲于將迎精神弊于期會泰山之虎搏噬不盡則不止吾不獲已棄家北出與吾母訣泣曰兒以先澤殞墜大恐顧今仕者類徒手獲兒才不後人老棄荒陬自苦無益句兒身以往遭時休明人思自奮宜得所欲旋以報母東書晨行北首燕路鉅公貴人咸眄異之居半載選部以不及格報聞卒困而歸歸慚其鄉人遂館于澄江里中今四年矣吾日懷親知親之亦吾懷也吾其歸哉何以贈我余閽其言而歎曰嗚呼好尚時也遇合命也子何戚焉且士豈必丁仕哉詩史以娛志畊釣以娛老赦水以娛親庶人之職也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召之見則不往見義也今鄉之出也是不往役也都之人也是往見也義何居焉而況子有母哉議者謂溫嶠絕裾與王勃進之使豈無它人雖身都將相幾力江左終天之痛猶莫贖也子太夫人年高且喜且懼歸哉歸哉它年瑞石再移龍爪復花出未晚也當于之時由于之道明詣以誠身致命以遂志如斯而已矣

送朱南伯序

里中朱君南伯少余數歲姿性穎拔進不可禦經子百氏書無不讀下筆無停思一紙數千言老宿斂衽不敢當去年秋策馬東游燕齊諸公貴人欽其才劇諸朝得海陵郡文學於其行也客餞諸郊祖而祝之余亦在焉客謂余曰偉哉朱君是行也子何以贈之余曰吾將告之以講學昔張安公妙年射策第一聲滿江左入司帝制出典方岳張公欽夫送之以序不遇勉其講學而已朱君才名雖不滅安國然膺書之除非如射策之榮也文學之職非如方岳之重也余于欽夫無能爲役朋友琢磨之誼顧豈以此爲嫌哉夫氣質之美有限而問學之功大名利之樂至淺而理義之味深語孟童而習之微辭奧旨關洛不能備也五經聖人之成言闕文疑義朱子不能釋也史氏往古之明鑑廣興沿革永嘉不盡詳也講學講此而已游藝博文學之細也修己成物學之終也昔爲子弟今爲人師矣昔教于鄉今教于國矣此效德問業時也此多畜前往時也若夫終身布衣不沾一命命也何足

爲朱君道哉海陵郡江淮雄勝景德寺之東富公讀書堂在焉今之捍海隄則范公監西溪鹽倉時所築也往事近二百年矣朱君儻有志乎客曰朱君好古敏求之君子也子盍云詣書以問之

序

送宋春卿序

癸卯冬十一月春卿宋君自暨陽幕遷江浙行省掾州人咸惜其去先是君未至長官以喜怒臆決賞罰吏冀之以威州人尤足而立君至之日風采立變事無鉅細疏決如神兩造在前君一覽輒曰甲某直乙某當罪吏請託不及行睚眦相顧走白諸長長或不聽吏叩頭曰某宮清直不敢違長又不聽君出幕廷爭曰事如是如是不如是不得行長愧謝乃已同僚或慰曰州事一由幕府邪君亦謝曰此公事也論曲直而已非較勝負也由是上下服其誠信州人有嘯詠之歌晡退卽閉戶謁不得入豪右飾貲以餽至門守者曰無汙吾門不速去且獲罪自後人跡絕不至人或疑其簡傲然喜與士大夫游舉觴花竹間談笑賦詠陶然終日與臨政時如二人焉辛丑孟冬一日余與春卿會飲軍將家日正午北風大壯江水怒溢入府寺漂廬居君策馬衝雨徑去家中人散莫知處一不顧急詣府閉閤徙囚按處其民明日大發倉稟官吏力持不可請俟朝命君怒曰老弱棲苴上餓立死奈何不以一人救數千人擅發之罪我獨蒙之不以累諸公當是時君自視如汲長孺開敷日廉訪趙公至嘉君倉卒處事有法力薦之君名益振至是秩滿代還老稚歎息泣下雜然呼曰宋君舍我去奈何余曉譬之曰一掾吏敘遷細事耳然所系極重奈何以重奈聽之去眾曰何也余曰今郡縣官教敕無素簠簋不飭罷不勝任甚眾閒有一稱職者指目爲異反覆訴而非之不少旌擢至滿歲舉代去是無以風列城也使今之佐天子出令者自掾吏而上舉爾所知省部而下各擇其人豈不足以致昇平使春卿既還之後不變其初異日立殿陛爭是非如在州時豈不足爲賢大夫明者能舉人賢者不負所舉非相爲賜也各盡其道耳余老矣無補斯世然憂民之心與敬賢之意一飯未能忘也因是喜而書之

送馮伯亭序

儒與吏不相入久矣漢起豐沛蕭何以刀筆取功叔孫以衣製求媚帝之厭儒自是始矣解冠已甚何至於溺之乎賈生有言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吏所能爲也生謂俗吏不知大體而大臣短之謂生新進欲專擅權夫定經制興禮樂豈新進之所能當時大臣留心簿書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此正賈生所謂俗吏其不喜生也宜哉然生議俗吏是已生於儒者之體亦未得其全也生精敏有餘而純正不及才比仲舒有餘而學比仲舒不及漢儒以仲舒爲首兩相王國正身率下動以禮法治行卓然有儒者之效當時張湯趙禹顧以深文巧詆爲公卿而仲舒率老於家豈勝歎哉晉魏以後選法不定隋唐以來科目大興而循吏之效不及兩漢則有由矣國朝深鑒前代之弊斥去浮華廢科場不用一切以格例從事官吏日月資品累次而升上有定制下無覬心此所以爲善也及其既久用事者不遍於學學者不適於用是六經載籍皆事外之空言也用事者不知學是三綱五常皆法外之贅物也亦惟學不適用用之輒敗是以用事者不說學謂學果無用也俗儒不知時變彼固以此藉口殊不知俗儒之無用今可棄也俗吏之不堪用今不可缺也以可棄之儒而視不可缺之吏儒固不勝吏也薛宣有言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何可學也當時以宣言爲然夫宣有子不能教乃謂吏不當學何其繆也眾以爲然者眞時俗之見耳善乎王通氏之論曰吏而登仕非古也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蓋吏而能學可謂之士已吏而不學執役之材爾鄂中馮君伯亭儒世其家妙齡志學經子之正史傳之博百家之雜靡不該貫古今之成敗人事之得失制度之沿革靡不攷核高談娓娓逼人抨論略不少恕好揚人之善而不隱人之惡以故譽之者不少而忌之者亦眾教授江南書院不數年入吏部選年未及格退補爲吏待次大部君忻然曰吾儒者也吏餘事耳歸刖其親東瞢北上人皆羨之余獨曰儒與吏不相入也久矣孤寒競

進媚之階也黨親盤踞爭之府也其慎之哉清心可以省謗檢心可以範俗非俊傑不足以識時務非器識不足以致遠嗚呼其慎之哉

送蕭仲堅序

隋唐選士之弊至宋尤甚數尺之紙謂足以盡己之長三日之場謂足以攷人之素文未必工也況實學乎學未必充也況實行乎行未必顧也況實用乎識治體者深病其故無術以救之雖文公私議不過改經義之式均州解之額而已鄉舉里選之制疑不可以復行也夫斯文關陰陽之運而易代有好尚之殊國朝刊削浮華敦崇簡樸廢科舉不用三十年來一洗時文之陋場屋遺才老死巖壑後生新學無榮進之誘專心詩書頗知古人爲己之業當是之時立禮興化敬教勸學可以一變至道奈之何武夫秉卒詆詞於其前庸賀俗吏絀侮於其後以故士之自珍者遠引而深遁而嗜進無恥者屢御而復上主事者患其然於是創爲茂才異等之法不拘常制所以求卓犖之器別庸常之品也大德乙巳暨陽以蕭君仲堅應詔君休之考城人世爲望族徙家南來客婺處閒多從儒先長者考德問業講學明理篤志力行夙夜不怠奉母以孝事兄以弟訓子弟以嚴閨門之內雍雍如也君性寡言稠人廣會斂襟危坐恂恂如不能及其商論古今剖析是非逆決利鈍如指諸掌蓋有沈潛精密之功而無粗厲趺宕之習是可以當此選矣夫重已者不至於求人而用人者好人之求己以好求己之心而待不求人之士士所以不至也賈生之英董生之雅上不得於君次不得於相而絳灌以軍功顯田竇以戚屬貴杜張以刀筆進猶謂漢有人乎君負賢董之稱而膺茂異之選過合未可知也余獨有感於歷代選舉用人之法與夫立法之弊詳爲君言之掌銓衡者或有取焉則所以待君者當何如哉

送焦君實杭州學正序

杭故郡也三學盛時江淮湖浙閩蜀之珍萃焉橋門冠帶動以萬計名未登三學者待次於杭謂之天府之學升進之階也視列郡爲優校官選第一流非進士前列不與考未終旋入館閣故當時之士貴以肆其得也身持風裁口吐清議上攻帝躬次及宰輔儒有益於人之國其夫也雷同比周廉恥道缺章句流爲小技行誼不以相先儒無疏於人國也嗚呼法之弊六七百年矣而弊莫甚於六七十年之近學之士蓋千萬人矣姓名百無一二傳焉文章亦百無一二存焉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未嘗不慨然歎息於斯也氣運衰竭崇極而圮三學之地廢爲官署鞫爲圜疏過而問者莫知其處獨杭爲江浙都會之府學得無恙亦復不如曩時盛矣游士散歸土著居民習爲吏商廊舍悄然不聞弦誦華髮台背之老或三五人持缽傳餐使柳子厚見之必不能仰視其徒而三十年來校官之選稱職者寡則亦無怪其徒矣嗚呼任是責者誰歟吏性不喜儒陽尊而陰疾之銓選之初不復區別其能否倒加摧抑幸其廢職敗事則羣誹而笑之夫士修之於身不以窮達易操行之於家不以古今廢禮措之於國不以用舍徇人若夫躁焉而興時競也泊焉而取俗諧也貿貿焉而莫知世之軋己也則吏之羣誹而笑之不亦宜乎里人焦君實吉士也好學而甚文入部選十年復出爲杭州學正於其行也爲敘近世學校盛衰之故而及夫正己治人之方抑埜人之言非後進之君子所樂聞也嗚呼是烏足以光子之行乎

送喬州尹序

冠氏喬侯仲山於大德丙午自杭來守暨夏大水居民緡筏以米且騰起侯下車吏抱牘以次歷階而上侯卻去不省曰噫吾受命馳暑塗五百四十里解倒懸急緩之卽斃今爲從容理辦書時耶豪右幸歲災封廩自殖細民晨入市攜什器易斗粟日晏徒手返婦子相攜泣牧不忍坐而視其議出粟勑分等貸之高下勿强進者以法繩之令始下豪右大聾各罄所有有無相通飢者得哺雖浸平侯始視州事精明而簡靜嚴而不殘清而能遍私謁及門

拒不得入成慨來上剖斷如流獄無淹囚庭無留訟綱紀初立明年丁未旱涼相仍歲大祲穀比不登價復增倍侯曰令之必行先自上始首捐圭租糜粥以飼餓者同列效之州人不勸而化得粟若干令飢民無出鄉鄉爲設局分券以給之猶不贍則力請於行朝官爲振貸久之不報州有財賦糧額隸正官禁錮嚴甚侯輒發之吏叩頭曰不侯旨易官粟比擅興罪奈何同列瞪目相視不下筆侯曰吾獨署字他日代償不累若等且吾以拯饑獲戾甘受如飴吾爲汲長孺矣既而劄下詰專發狀侯辨折數四卒無以加是歲饑而不害明年春招僕流傭懇剔萊蕪貸以種糧寬其徭役秋大熟田社晏然州遂無事乃興起學宮攷覈隱田先是掌計者去其籍上廩告匱侯分遣吏屬口授規畫履畝而實之租額幾及昇平時惡其害己者譁然議之主者利其利陰欲敗其事侯不聽持益堅籍既成藏之有司副在學宮歲入大充公膳豐渥視禮殿卑陋跪奠無所創增前楹高深廣長準昔有加庋書籍三千卷笵禮器五百斤前所無也教養備具多士厲心相率援借寇故事請部使者以聞會秩滿侯亦倦而歸矣侯通經術工文章明治體習文古幹略優裕具公輔之器而小試於一州州負侯侯不負州也余以廩俄深屏侯知余亦深知侯也歸有日土歌詩以餞之余序其梗槩焉古之爲序者序其所以然弗著美也著之所以勸後也侯之美多矣大者恤民養士餘弗著略之也略之侯志也吁襲黃之美班史序之侯似不及也今州縣之牧民者不及侯多矣此序所以有感而作也

送陶中山序

余舊讀韓文攷異王伯大音釋至毛穎傳蒙恬伐楚次中山注云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此固寓言然亦不爲無失是固指中山爲古鮮虞之墟矣及攷地志則金陵之溧水有中山羣兎所出造筆者所資非定之中山也況頃襄以來徙壽春城吳墟之楚非復子囊城鄀之楚則徼中山以懼楚雖寓言要自有據韓公搏洽未易詣而注書者亦難矣辛酉歲莫余病起負杖倚門有客來過手攜行卷則中山陶君鄧簴善之門人也余驚問曰君冀方唐堯之裔而徙居定武者乎曰非也世居大梁而宦遊於昇往來溧水間以此山自號云爾然則韓子之文因君之號而益彰程子所謂不可漫讀者此亦一驗歟余因歎古中山雄跨趙地北撫燕西□魏唐以來世襲爲强藩近世殘弊荒涼羣氣銷歇韓昭文蘇內翰之流風遺烈無可攷而況於建業下州之培塿者乎則其湮沒草莽人不復知有此山者固其宜耳陶君齒壯學銳異時當以功業自見與山東西將相齊馳中山自此知名矣吾友以能問不能以

送張菊存序

人倫有五朋友居一其道大矣曾子稱昔者吾友多問寡世指以爲顏淵然顏子二十九而卒時曾子纔十三歲始在舞雩童子數中已能追聖門第一流相與攷德問業於陋巷之中既沒而猶思之其篤於友誼如此士窮居百世之下尚友古人百世之上攷其學問自修之懿驗其切磋琢磨之實豈無聞風而興起者乎吾友張子仲實與吾交十餘年矣歲在甲申余適錢塘君年少甚新有詩名風致清遠器宇高朗翩翩佳公子也於是始傾蓋定交暇日命奚奴負詩囊並轡遊南北兩山窮泉源坐石上聯句掬楚筍而煮之日晏忘歸時事不一挂口余時隨計上省君敦諫甚苦又作詩諷切之余感其言拂袖徑歸杜門不復出復數年客自杭來者謂仲實經明行修諸生迎入學師事之省舉貴人籍籍道仲實名字余私念君人品甚高志不輕就殆家貧親老將爲祿仕計耳又數年余再適錢塘一見相與道舊感慨久之君學識超詣世故精練余遂不敢直以詩人命之閒爲余言自子別去得良友一人曰鄧子善之善之性溫亮朝夕相勖以理義之學有過必規吾愛而敬之子豈願見之乎余舊遊南北山時已識善之歲月於邁余髮盡白落落與世寡合如駑馬下垂放之於隴牧之閒無復驅馳千里之志聞二子之高誼深知會友講學之益未

嘗不自悔於離羣索居之久而不得日從之游以求聞其所未聞者也久之余還故山仲實調官暨陽學舍乃得日從之游相得甚歡君又能落其驕榮養之以沖和斂其英華趨之以平實屏詩文久不復爲專覃思於六經由是其學大進余亦畏之而衰惰之餘亦復賴以自警仲實以其親之在杭也歲一省焉居二年受代去志當世不知江之東西浙之左右亦有與君上下其論者乎子文以下諸賢之功業亦嘗攷論其故乎往者不復見來者未可期志士仁人沒齒有餘憾矣士宏北士見當代貴人併以是告之其不可告愼勿告也

送丁師善序

至治壬戌夏浙西旱秋大水災沴相仍稼不登者十九行省選官按視所部而丁君師善實來暨州州北阻江東高而南下以故旱潦皆及里胥旁緣或不以實聞丁君疑之謂人曰貧民誠可憫奸民不可縱也牆東老叟聞而告之曰牧民者職在於民不損猶應言損故當以寬爲本不奉法者義不容私民之情僞盡欲知之故當以嚴爲本然仁意流行於密嘗之中大綱振舉於節目之內嚴之中又未嘗不以寬也今惡檢田之不實而則歸罪於里胥里胥未免取償於細民細民抑納而無所訴而里胥之所獲則自若也昔人有言檢放之弊在於後時而失實後時所以失實也州縣近民者也稽之未斂驅車而出履畝而視之盡在吾目中矣時固未爲後也穫既空矣種既易矣後來者撫所攷矣田固不能言也田不能言而里胥代之言里胥之言則爲民也其意則爲己也而亦不盡然也懷刑而畏法者聞亦有之然則如之何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者何明德是已丁君學問淵源以經術飾吏事廉平而明恕不可干以私

送曹士宏序

至治壬戌夏浙西旱秋大水災沴相仍稼不登者十九行省選官按視所部而丁君師善實來暨州州北阻江東高而南下以故旱潦皆及里胥旁緣或不以實聞丁君疑之謂人曰貧民誠可憫奸民不可縱也牆東老叟聞而告之曰牧民者職在於民不損猶應言損故當以寬爲本不奉法者義不容私民之情僞盡欲知之故當以嚴爲本然仁意流行於密嘗之中大綱振舉於節目之內嚴之中又未嘗不以寬也今惡檢田之不實而則歸罪於里胥里胥未免取償於細民細民抑納而無所訴而里胥之所獲則自若也昔人有言檢放之弊在於後時而失實後時所以失實也州縣近民者也稽之未斂驅車而出履畝而視之盡在吾目中矣時固未爲後也穫既空矣種既易矣後來者撫所攷矣田固不能言也田不能言而里胥代之言里胥之言則爲民也其意則爲己也而亦不盡然也懷刑而畏法者聞亦有之然則如之何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者何明德是已丁君學問淵源以經術飾吏事廉平而明恕不可干以私

送陳無逸赴攸州博士序

攸故長沙邑貳太傅褚都督之文風治績意其猶有存焉者近始

升州陳君無逸爲之博士陳龍泉世家僑寓霅上距長沙里數千將行道過友人陸叟之廬君慨然曰家貧不仕非古之道也仕而爲貧非士之志也是行也吾得已乎哉叟應之曰往來屑屑不憚煩者王良所以見棄於其友也然良司直也太守也無忠言奇謀而取大位友所以棄之也今君博士也其位卑也又初筮仕未屑屑然也吾未敢以棄吾友也吾聞之朋友之義出與處皆有贈焉昔賈太傅之適長沙也前弔原以哀死後賦鵩以輕生悲憤其本懷曠達其寓言也移梁之日卒鬱鬱而死褚都督之徙長沙也再遷而桂三遷而愛以螻蟻之命乞憐於昏庸之主還陛下笏何其勇也上表陳情何其懇也古之君子窮理精至養氣完厚用舍無與於己禍福各安所遇憂世之情樂天之意並行而不相悖今二子之仕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與存不知喪與亡或激而憤或懼而哀然則平生詞藻之勁贈翰墨之精英煜然於當時者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嗚呼惜哉雖然有才如賈有節如褚用之不盡

老歲月於湘潭之境賈尚北遷褚竟南遷豈不悲哉杜少陵最善評亦有高名前後回首傷神之句重可悲也顧君子成人之美春秋責賢之備二論自不偏廢況尚論古人而較其長短亦格物致知之一事處人所以處己不可恕也今陳君之行也涉洞庭下湘水登衡岳之峰覽古興懷豈無有感於中者南中多士豈無與君上下其論者先正清規勁節照映一代君之才之學克紹其美臺閣器也州博士何爲者故以漢唐二子之功業望之望其出於二子之右也則吾之所以賀君者豈不厚哉君笑曰王良之友未能以是言也握手別去

送陳元復序

永嘉葉正則與周南仲孟良夫兄弟上下追逐庵廬擁被通晚詰難南仲論辨縱橫衣袖騰舉兩眼盡赤正則疑之後遂默默然亦心服其文上折旁峻不雜今人之體也莆田劉潛夫與郭子益曾景建黃天谷語謂郭專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惟景建浩博叩之不窮潛夫畏之二人者不足以涉其藩也前修往哲文獻相仍求益友之良規繹講師之緒論窮日累夕此樂何可數得文運衰歇雅道雕喪流風百年不絕如縷今僻處牆東鄉中子弟南北勝士時辱與之游雖其淺深高下不能一概而未見有髣髴之絕倫者陳君元復自山中來長身玉立眉宇昂霄與人商論不能下氣一言制勝聞者撫掌所謂絕倫者非耶余朴學無師坐守章句如蠅鑽窗不出故紙而君旁搜百氏橫貫九流悟性超入直詣津梁此學勝也余文思苦艱呻吟累日僅一二句不棘人口而君落筆奇偉如驟耳不羈自放於渥洼天駟之外此藝勝也余數奇不偶習隱終世甘與百草腐化而君妙齡馳譽籍甚方將詣北闕上書朝奏暮召建當世治安之策此才勝也君今而後致知而力於行明體而達於用循精粗之序審緩急之宜殆將進於道矣奚勝負之足言嗟夫潛夫正則今無其人也其人亦未聞道也余將與君遊廣信問鵝湖究當年朱陸坐中之辨以求眞是之歸

送家鉉翁序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性善則一修道之教所以明此善也先皇帝武定內難文致太平舉中原百年之曠典大比興賢天下之士雷動響應山巖藪澤之閒搜羅殆盡而殊方異俗釋掷掉甲理冠帶習俎豆來游來歌蹈德詠仁其不洗滌思泰明詔立踔厲仕然有司事不素講學識淺陋攻釋不精故舉一遺百莫口士論家君鉉翁輝和爾氏其先居北庭托克托（按原本作脫脫）太師窩闊公之裔孫幼穎悟自命不凡脫去紈袴習修孔氏之業讀文公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貢詣京師旋報罷自是杜門養志闡憲開其才而辟之君亦欲以所學自見不辭而就辟調行臺御史府掾泰定丙寅余自豐陽出應容山縣聘授生徒於學君以六月慮囚隨二繡衣至縣一見握手如舊交謂余曰知子名久矣乃今胥會於此相與道家世出處本末慨然久之君貌巍巍美髯如戟神采遒

人必能曉暢官事顧御史職無不統奚止訟獄而已今不幸南北方數千里水旱民且狼顧振濟之方未知攸出奸豪侮法官胥貪墨黃緣縱弛三尺無所施君能援經守律引義力爭何事不濟漢掾吏多爲三公當時流品未分士競節行避聰埋輪之舉非一手所能安知在下無佐之者御史風聞言事耳目不可無也君年富氣銳功業未可量余老墓木且拱惜不及見之姑序梗概而已

贈朱自明序

龍圖授義寵書畀刱赤文綠字能讀者誰天珠誰篆琬琰誰寫凡是物也東遷於洛之時失之乎西入咸陽之時焚之乎惜哉相府所收之圖書戶口阨塞之數耳竹簡載之乎木石刻之乎皆不可攷矣秦璽篆玉漢侯王印章黃金者銷毀銅鐵至今猶有存者伯喈石經髣石鼓之遺自洛陽遷鄴棄擲殆盡更以木鋟始於後唐不意讀兎園冊子人其功乃出於蒙恬蔡倫之上四百年來海內文字皆託之木矣書多而學者倦於讀坡翁所爲太息鶴山屢作藏書記亦申言之弊豈易革哉丙寅夏余來容山朱晦自明見於明德堂上鄱之浮梁人也余叩之曰習舉子場屋之文乎不答曰爲刀筆簿書之業乎又不答徐曰吾祖敷之尚書穆陵之師也御書樓猶存焉雲漢昭回之章則族多而散裂去之矣岸谷轉移落拓不振浪走江湖性頗好古工圖書篆刻之學遊戲三昧而已儒幼而學之吏亦嘗試焉皆能之而不爲者也余聞其言而心怪之會縣庠立文宣王加封碑君卽解衣盤礴而周旋焉體製甚古乃知韜光晦迹之士藏於醫卜技藝之閒者世多有之道雖小而必有可觀未可謂壯夫之所不爲也其秋余將歸君亦西向秣陵來求贈言余不知所以言也一笑握而別

送王君章序

阮嗣宗與阿咸爲竹林之游任達不拘謝安石與元等爲東墅之宴屢費千金識者皆非之杜牧之譽阿宜之讀文韓退之誇阿買之能書其後二子亦無聞焉高沙王君章挾其姪文憲文游來從吾游窮經稽古講學習文刻苦勤厲雖鳴而起夜漏盡十刻不寐爨日孜孜其志亦可尚已記丁巳冬余過其里重湖渺芒蘆葭夾浦雁聲西北來墟煙蕭瑟猶不改昔年邊塞氣象欲訪故里遺民求孫莘老秦少游少章兄弟風躅了不可得王氏世故興化高平文正公嘗宰是邑必有異政而叔姪俱生晚亦莫之聞也時代更換人物衰謝可爲太息吾子有意以振起之乎魚蒲解稻之鄉生理粗足無求於四方故雖孔道而賓客商旅之來居者少獨從師取友義不可闕則越境而來焉丙寅孟夏三子從子適容山之陽授業明德堂上久之余又將如金陵生告歸省親歲終將復來余呼而謝之曰嗟乎語孟庸學詩書易春秋鄒魯之學在焉述之者河南程子建安朱子胡蔡之徒相羽翼之句爲之解家有其書至足矣學不出乎此朝廷設科取士亦不出乎此子歸而求之蚤夜以思窮探力踐希聖希賢之階治人治己之術當自得之何必借靦於壟畝之中而鴟鳳之雛送紫霄而上征時或逍遙過之亦不復下靦之矣

送吳仲魯序

天曆間烏江吳仲魯來與僕遊講易漳東之下將歸省其親匄一言以爲別僕病未能也其請至五六不倦乃爲之言曰昔仲由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二子相與言不過墟墓閒事何其不切於事邪蓋孔門弟子雖居仁義道德言行忠恕皆已講習無餘無可言者今吾子學博而氣銳宏中而彪外將有用於時僕請以易爲贈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是三言者於己切於義當於時宜子其識之僕年八十將槁死林下不及見子功業之成矣抑未死以前皆臨深履薄之日月也子何以處我仲魯不答太息而去時庚午夏至之日

送州同知序

至順庚午十有一月昭信校尉同知江陰州事納琳哈剌秩滿代

歸祖帳城南鄉大夫士庶咸集牆東陸叟在焉或問之曰昭信君何如人也叟曰其先開國重臣列戟之家翩翩佳公子也廉勤而明恕心清如水門無雜賓才幹優裕左具右宜涖事之初適鹽官海盜朵石捍隄部丁夫以往時其寒暑而燠休之先期辦集民以不困未幾方隅俶擾人情疑沮馳驛上省參預機密事定而歸會船貨集鄞山市易難其人旋檄君往目不視珠犀身處膏腴不肯自潤視元估倍增人服其無私最後藏室翻經泥金費鉅又以委君監視嚴密鉄兩無濫漏三考之中在州僅數月差委無虛日席不暇煖而瓜已熟矣雖惠澤之施未洽於一州而孜孜民事無頃刻怠異時登臺閣秉樞要河潤九里猶冀江浙蒙福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象賢也叟言未既眾譁曰請書之以爲君贈且以爲後來者勸於是乎書

送趙敏道序

吾幼攻舉子業剽竊緝律賦經義套括以爭名於場屋閒吾之大慚

人以爲大好焉已乃事大繆禮部條貫束不用武夫健吏鴟張而儒其服者例遭訕侮吾故習弗能改度世不相容遂屏居林谷取選杜而下詩韓歐而下文誦而倣之技短不克進念士之所學又有進於是者旋爲貧講授復取四書六經諸史百家與諸生相切磋久之若粗有得其行已不敢有畔於道居家不至獲罪於鄉黨朋友歷攷古今成敗興衰治亂得失之迹亦欲少自表見當世時不我與日月其滔幸會眞人勃興文運重開江浙以予充貢於是周覽山川觀光上國公孫子之徒仄目相視卒報罷歸暨庚申再貢則不敢復往矣今年垂八衰基木將拱然猶栖栖不遑寧處誨誘後進不息其志亦可悲夫鉅鹿趙敏道僑居桐汭不遠數百里來從吾遊剛銳而誠篤勤苦晨夕不倦是可與共學者將歸省親求贈言以自勖吾應之曰學有序蹤等非也學有本游藝末也必若文公大學章句序中以年之長幼分學之大小撤去記誦詞章之習專爲修己治人之術然後謂之學我生平所業顚倒失序虛

浮無本不足爲法不願吾子之法之也嘉亦務其遠者大者乎或笑於列曰敏道之來將以學文干祿也昌黎讀書城南詩歐陽榮鄉亭記亦如是而已有是哉子之迂也吾又應之曰講學以明理修辭以居業詞達意而止不以藻麗爲工根本深固則枝葉暢茂以此應試何害於道哉大儒程伯子子朱子皆登進士第橫渠張子亦應制科何害於道哉孟子謂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當尚論古之人謂道若大路然歸而求之有餘師非求諸人求諸道也安用使吾抗顏爲蜀之日粵之雪也

送陳仲謙服闋回長興州序

至元中今憲使中丞曹公士開爲暨陽幕長朔望輒率府司縣吏詣學講習經史繼以夜分秉燭而歸余時代博士升講席惰弗省者聽之往往引睡獨陳君吉甫年甚少志甚銳與之語甚解若可與共學者余甚嘉之終以王事鞅掌役役州縣不得卒業於吾夫子之門有子仲謙卓犖不羣然亦俯首於簿書筐篋閒自吳興路

吏丁內艱而歸閉戶讀書復遣其子羽從予學羽尤穎悟夙成通春秋經下筆娓娓數百言逮將以儒起家辛未冬仲謙服闋復如吳興來與余別求一語以自勉予因是有感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達乎庶民此良知良能有不待學而東漢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劉愷陳忠屢諫不聽夫公卿不行而百僚行之二千石刺史不行而小吏行之有下而無上何其顚之倒之也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故建武以一時簡易之政禮義之方實爲彫損今天下一家自大德以來三年之制有詔通行大臣以至小民無敢冒喪犯禁者此善政也吏無大小皆可以爲政孝弟之本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而況於一偏州乎仲謙勉之矣余迂儒不堪時用講授鄉里五十餘年與君父子三世相周旋惜哉今耄矣墓上之木拱矣將不及見兩山喬梓之榮矣吁

贈華玉谿序

昔馬文淵少有大志就邊郡畜牧積穀數萬既而歎曰凡殖貨產貴能施振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施之轉游隴蜀仕洛陽爲建武名臣封侯取印綬人皆榮之其弟少游獨不謂然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死守墳墓鄉里稱善人可矣後伏波征交趾往浪泊西里閒仰看飛鳶跕跕墮水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馬氏昆弟所見不同出處亦異未見有文淵少游合爲一人如玉溪華君者也華氏錫山巨族羣從數十人以財雄一州君尤奇傑不凡喜賓客重然諾輕勢利義著閭里名聞江浙朝廷嘗命以品官不屑就家居養志優游自得傲睨物表已已庚午閒旱潦相仍歲大祲蒙袂輯屨者相枕於道君惻然憫之開發倉廩左餐右粥一境賴以安憲府聞而劾薦民懷其惠士誦其美爭爲歌詩余謂救荒之政權在上則順而易在下則逆而難然出於官吏之手則又有斂散不時抑配不均之患出於鄉大夫士而有司不與焉則無侵欺之弊而實惠及民矣然大夫之賢士之仁者未易遇也華君可不謂賢且仁乎或曰在禮家施不及國陳氏以家量貸以公量收春秋譏之殊不思子貢之在聖門以一布衣而問博施濟衆聖人告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事益講明者學施行者政使子貢爲百里之宰治千乘之國安知其不能濟施特患其不能博且衆耳分有窮達仁有大小勢使然也余年八十終窶且貧無復當世之志異時有綸巾少年如周郎者來求貲糧君家何止兩囷能指一囷以予之否

送朝請大夫江陰州尹序

暨陽一州如斗大北倚長江東西南距鄰境不百里地狹而不行土瘠而不腴樂歲郡計猶弗支況自天曆至順以來兵徭繁興旱潦交作饑殍滿塗瘟疫闔家黎民廬舍廢廢有子遺赤子失乳而呼父母宛陵張侯適於是時來守是邦國手一著死杯轉活於是抉摘弊端采求隱瘼以振恤爲第一議親行閭井家至而日給之勘分務穡公貸私助竭力盡心弗遑寢食纔風沐雨不憚勤苦生意稍蘇壞證略補則以其暇日起建學官延聘儒宿教養兼舉風化驟興侯接納雖賓慶饋不遑訟有曲直手無高下戶有消長役定差等爲政三年五事告備不惟巨室之所慕而下得細民之懽不但僚屬之所敬而上延臺省之譽以喬木之故家酌甘棠之遺愛益侯之爲人也簡明而惠慈恭覽而信敏眞吏之楷模郡國之師表也古之良吏爲治無赫赫聲而所去見思侯今未去而人已思之矣歌謠碑碣洋洋盈耳侯何以得此於民閒哉於此見人心之不可誣而公論之不終泯也至順壬申立春後一日閬郡人士設祖帳於南城牆東叟陸某書於席上

送唐子華序

水心葉公評天下山水以吳興爲第一其山脈地絡融液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每自恨海濱之人山凡水俗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嗟夫水心之恨亦余恨也吳興

之私情也哉

江陰改州記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三日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臣公楠奏暨陽與毘陵郡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設立總府非是請改州隸毘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官吏俸數十於事理便制曰可是歲十二月擢烏魯克錫布哈爲州長官刻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土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徭役今以屬州事統府其情不吾察奈何侯曰第安之吾在毋恐既而符檄數下調發無虛日泝流供給回遑百里民疲於奔命訊報淹留因多瘐死兵廩不時率有怨言侯慨然曰吾受命作牧民瘠即吾瘠也時廉訪使者適至侯具言其不便率州之士庶請以州隸行省事得直達免旁郡牽制之虞未報會至尊新登寶位勤卹民隱宰執條具以聞上可其奏令下之日士庶呼舞恩若更生侯亦喜曰今而後得

尊治吾民矣治之期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朝廷嘉之秩滿遷常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先是公嘗爲此郡治中常民喜公之復來而暨民惜其驟去也於是述置州之顛末謹刻諸石俾來者有攷且以寄去思之情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州民陸某記

江陰路重修總管府廳堂記

江陰故一縣隸常管下中析爲軍至元丁丑升路建總管府府治枕子城北隅廳事直府治北迺北堂曰雙檜經始本末郡乘逸不復錄歲月深矣棟宇彫落新者日趨於故故且摧壓江風颯來屋瓦皆震雨驟至泥淦殿踝吏抱牘襄裳以登非所以崇瞻聽澄智慮也成德李侯思恭來尹是邦一日視事庭上顧而歎曰居館必稱前賢所貴隸人之垣鄰圖所譏吾受命天子作牧千里居弗稱是何以見吏民乎顧調度方急供億日繁州力竭矣安所從出乃召幕僚孫君昭牛君宏李君君恭讓謀之皆曰役不可不興而費不可强取也於是集州之藏右大姓鳩於庭而告之曰吾爲若主若等皆有閭廬以避燥溼寒暑而吾屬歷是懼不可以居今爲此役非以奉己也代至輒去豈長享此願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而牧汝民爾鳩牛坐者皆起頓首曰願盡力於是木植金石之具彙彤黝堊之工一日畢集眷者襲會斤者杇者主給其直官無所預創始於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之春正月夏四月堂建秋八月廡建役三時而民不告病既成廣深高長視昔加倍基厚礎博楹桷豐碩鉅麗突兀直百年未見之偉觀也經營之上之字下仁也下之奉上義也亦惟吏有勤於卹下之心故民有樂於趨上之心此一役也仁義具焉抑古之循吏如文翁召信臣之屬興起營造爲美談不知當時其費一出於官耶或民業輸之也今海內殷富文軌萬里而州縣廚傳蕭然常有不給之歎亦復何哉當是時也賢侯良佐幷心協應鳩工力於經常之外幻瑰傑於圮隳之餘於法宜得書矣圭版籍一氓力不能備謹記成事以詔來者

浙西道院記

暨居江水之陰東西南百里而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煩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鬬訟獄之囂古稱浙西道院道院云者謂其清淨簡易無爲而化如眞仙隱士之居篛林絕塵凡不知其爲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南則如皐崇川江東西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漳廣之蒼梧皆是也而暨獨稱於浙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間列郡十有五六惟暨最微眾大不如杭奢麗不如蘇庶富不如湖秀然暨獨被美名者則以暨之俗非蘇杭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讓之節於爭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啟封於茲土而衣冠之藏隸刻猶存香火之祠緜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入其境農朴而商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窳拙而無事商賈裁通有無而無高貲厚殖之家士大夫處善循理好學而不弈競入其官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職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

散庭寂如水旁有老檜槎牙雙立清風肅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圖亭故有扁後遷之廳西己丑張溫文所書又七十有七年而郡人陸某爲之記

江陰修學記

暨陽文宣王廟宋景祐中博士范宗古立高平文正公記之自是卽廟爲學紹興中王侯棠始立學官講堂齋室略備迄今百七十餘年補弊架陋歲積月深大懼無以妥先聖之靈示列郡之則至尊賢寶位之首年至元三十有一年也詔天下郡國修夫子廟立教養法越明年元貞改元復申示之於是同知江陰州事密拉建議請以詔書從事廣平石侯穆爾布哈甫下車與州判官陳君皐忻然戮力日率其工徒命博士范君撙董其役闔州人士相與競勸輦材輸直聿相厥成金石土木之具糜形黝堊之工不日畢集廟南鄉前峙三門東西列兩序繪先賢像冠纓甚肅後餘口口中立講堂翼以二夾室崇其北爲藏書之閣東序之東建學官廳事

西序之北築小亭基下至米廩庖湢內外繕修斷甓朽椽無復存者經始於乙未夏落成於丙申春役止期月而百七十年之偉觀復舊功可書也眾議徵記於余謹識本末歲月如右若夫設學命教之意入德正己之方前志備矣故不書六月既望里士陸某記

江陰重修學記

皇慶改元暨陽廟學告成孰成之東平曹侯也初州有贍學田散漫數十頃比歲以來利己者去其籍無以稽數之多寡制用之出入米廩告匱掌計數易士患之侯下車祗謁先聖延問諸生顧瞻禮殿棟橈將壓或崇其軒瞰乎前楹侯曰噫非制也盍撤而新之士憮然徐應曰諾侯曰患力不足耶是不難命取古籍履畝而核之扶廋隱量高平額均賦實樂輸相屬倉庾既盈侯曰可矣召匠計之卜日涖事以辛亥正月告遷於先聖遂毀故廟增博其基廣頎其礎筏木於儀眞蒼石於蘇臺是斷是斲是尋是尺高甍鉅桷摩切霄漢丹碧絢麗觀者目眙期年迄工春丁上日釋奠禮畢在

先聖暨無學卽廟爲學昉於宋嘉祐三百三十餘年矣宮牆之上面南有樓當塗而高不避風雨歲久弗支天曆己巳宛陵張侯涖事之三日謁大成殿望樓下車顧瞻棟梁瞿焉將壓心惕不寧詢掌學計曰祭祀廩膳外有餘裕乎對曰有侯曰可矣命工視之楹柄朽腐欹甌毀折無一可恃者侯曰噫舊貫不可之聲石庀材賦工僦直明年庚午落成不愆於素高深長廣視昔有加闌檻憑虛簷牙飛動丹碧煥出雲表前對筆峰旁資麗澤芳趣淨植芹藻相依風光徐來生香不斷二月初吉鸞旗涖止聿觀厥成濟濟多士從公于邁咸曰邦侯之德惠我無私請紀侯績以配史克眾屬筆於牆東老人老人歎曰吾幼入小學及聞長者言茲樓之修百年間凡幾見矣金穀之糜亦廣矣往往架漏補苴苟完一時未幾卽圮主者屢更幸身不及見之耳巍巍宮牆豈傳舍歟傳舍猶當一日必葺而況於近聖人之居歟今樓之成非修也作也高明而廣大豈徒以遠眺望而已將以進諸生尊德性道問

學之地二三子懋敬之哉思有以副侯之盛心是役也前博士察罕布哈董其始唐君代之克相其終咸宜書遂刊之石以詔來者

教授廳壁記

吳興唐君子華謂予曰近代居官者有廳壁記記前人姓氏暨陽校廳獨無何也予曰昔有之今亡矣往者如電舊制可續乎予曰可乃自至元丙子以來追書之徐君元鳳而下得姓氏若干將勒諸石請予記之予謂教官不與他職等他官職乎民教官職乎士士者民之拔萃不當以治民之術治之也仁義以淑其心禮法以束其身陶而鑄之存乎學博而通之存乎辭率而先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不難其人哉唐君清淳而文雅洽古而暢今和而不流嘉善而矜不能眞修潔博習之士可以爲人之師表矣歲荐不登米廩垂罄君赴分憲百里外匄振餓之粟以哺之守者曰此民食也君曰士亦民也姑貸以周急請代之卒受粟而歸既而官索其直君以己帑代輸士免

塡溝壑德之深有獻利者籍江沙場人官重征之里胥旁緣學田數百畝亦在籍中君力爭數四且援舊碑爲證主者莫能奪乃歸田此二者有功於鄉校當併書之或曰題名者直書某人某人美惡自見今著唐君之美可乎余曰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數百年專美張公形之歌謠且曰名氏遷次末也編以能者爲首垂爲後式請循此例士皆曰然故書君名君於天曆二年某月之任至順辛未夏月鄉貢進士陸文圭記

江陰州新作刻漏記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涪箭之器以水火守之水以沃漏火以夜視刻冬爨鼎也漏之箭刻晝夜各五十冬夏之間有長短焉故有四十八箭古法則然夫曆象以授時曆步天之數象測天之器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豈眞有神人淩倒景薄日月往參乎其閒而寸量之哉行度之逆順遲速其初孰從而知之且制器以象之耶蓋造端創始非上哲不能若成法已具則一有司之職掌足

以專之矣然東方未明顚倒衣裳從來已有不得其職者而非挈壺氏之罪也近世州縣治所各置刻漏於譙門之上與軍中鼓角相應所以節興居時號令所在廢置不常規制亦異暨之譙樓徐侯葴作於宋治平二年之乙巳明年丙午銅壺漏刻成軍判官唐叔問記之距今二百五十有六年矣中更多故壺毀不存延祐中僊郡人陸文圭識其歲月而爲之銘曰智者創物循環不忒晝夜有經維政之則志其始貽後代善視之僊勿壞至治改元重光作噩之歲立秋日記

江陰什物記

古者郡國經費仰給縣官財得調用百姓無所與近世法禁益密官吏廩祿之外餘不得自擅故資用乏絕凡歲時燕享使客迎勞之具不得已取之民閒旁緣侵漁民以益擾而事不集蓋通以爲

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爲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爲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先生生於海陵歿於杭葬於烏程之何山故湖有祠泰亦有祠泰祠舊在郡泮之西宋景定癸亥提舉吳蒙更建書樓齋亭內外完好海陵被邊日尋干戈遑定之餘吏以柱後惠文爲急先生之道聊而弗彰既一星終勦爲茂草天曆庚午泰興陳敬叔由汴省貢士來長書院顧瞻棟宇有慘於懷首捐圭租續以己帑不資旁助盡力經營自堂及廡新構六楹長廊繼修遺象改飾祭器什物皆復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梓人告備州尹李某判官趙某貳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敬子也公裔尚數人賢者一人主祠於是敬叔來徵文以志歲月余記開封胄監昔有先生祠紹聖中林自一妄男子爲博士聞諸朝撤去自乃主紹述者先生非元祐人何惡焉吁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祠之興廢於先生之道何加損益焉夫是以見人之好惡相遠流芳遺臭皆當不朽雖美陳也實誅林也先生有知疑以余爲監至順壬申清明日毘陽陸文圭謹記

吳縣學田記

至元辛卯春三月余領吳縣學事始至進拜先聖退立廡下顧視壁宇翬然矜佩簡寂歎曰壯哉縣而學弗稱是何歟有士揖余言曰茲學之建始紹定戊子趙公汝誼所爲也六十餘年新者故矣親爲傳舍日不加葺田畸多荒會計不當又稱貸而益之士廩無繼則眾散而去弦歌之音不聞久矣近歲里中趙君糾錄於學慨然閔之率鄉之右姓各以租助計畝若干方將嗣有建請未卒事代去故籍可復也余復歎曰趙君今何在今人而能爲此也耶利之人人深矣官於學者常祿之外姑取贏焉未見有能廉者也千金之家廩有餘粟則厚以自奉未見有能施者也余不識趙君何如人乃能閔士之窮勤人以義鄉之右姓樂與共成之其志可謂仁哉是不可以無紀也昔三代盛時人各里居田各井授自國子而下爲士者皆出於鄉遂之夫家而入學有時故士得自食其力不仰給於縣官自田制壞鄉治廢士失其守反不如農工商賈之有定業也爲民者四今加而六異端之說由是入焉浮屠之室老子之宮鳴鐘鼓開坐而食者通都之內日不知其幾千人聚而給之者誰與女媧之敬信吾無譏也勇夫健卒固捨其身而奉之矣閭巷之無知吾無責也士大夫之家固捐所有而予之矣無他禍田利益之說惑之也子朱子有言曰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趙君之舉行也舍彼而之此其有得文公之心者乎抑學校之道二教與養而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養者之責也佛兮教者之責也余愚且老婆娑此行竊承荒乏之餘大懼教養闕兮有闕幸居是邦以友士之仁者樂趙君之事書而刻之庶有聞風而起者乎雖然趙君信有德於士矣士之饋於是弗於是何以報德愚聞之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有人於此共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干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乃兒素餐之譏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謂無恒產而因無恒心者民也士則有常心矣士有常產而猶無常心何以自拔於民哉

陸魯望祠堂捨田記

唐陸魯望居臨頓里皮日休以爲吳中勝處不出郭郭曠爲郊埜爲作趁泉澆竹候雨種遲之詩又有別業在甫里甫里距城東四十餘里則先生自謂四鄰多是老農家網魚繰車之具在焉清風素節照耀江湖之上今白蓮院卽先生故居而祠堂在其右里人指其地云此當時閶鴨闌也裔孫元吉捨苗田五十畝以供祠堂祭祀繕修之費俾僧某主之夫捨田之事微矣微而必書者以見陸氏之人人深矣官於學者常祿之外姑取贏焉未見有能廉者也千之裔今而尚存甫里之業久而不墜者也夫先生一隱淪之士耳同時若平泉莊之草木奇章公之石其權力有百倍於先生者矣再傳之後已不能保而二家之子姓無聞悲夫尚論者固不以彼

易此也先生之澤豈止五世而已哉元吉字安仲余所爲作字說
者好學而尚義與其弟德原字靜遠捨田建家塾以訓吳中之子
弟時人美之於是魯望爲不死矣

遵齋記

楊侯伯遵以中原世家出牧豐陽暇日謂牆東曳曰吾讀書之齋
字之曰遵曳爲我記之曳曰諾然不敢請其義退閱爾雅云遵遊
率循也郭璞云轉互相訓也遵聿音義同說文遹作㣇從辵從日
日亦聲於義皆無當惟文王有聲之詩凡四遹字朱傳以爲未詳
古注云遵述也孔李蘇氏皆從之以爲文王能大其先人之聲庶
諮之書亦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蔡氏云敬述文
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之質之詩書然後喟然歎曰侯之取義
其在是歟蓋侯之大父金朝進士第一器識宏偉論諫忠讜政事
絕人貞祐正大閒爲臺閣名臣見於閑閑趙公遺山元公所志人
品可知已從爲大梁歿謚文獻昔齊王儉卒禮官欲以文獻謚之

王晏不可卒改平頭憲字宋三百年豐功鉅德之臣不少亦無一
人得此謚者文獻聖人之所重杞宋尚不足徵公之得此此其人
品又可知矣今侯家世相傳踐修厥猷追孝於前聞人不亦休哉
或謂繼人之志述人之事非下臣所能是不然繼述達孝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一也文王大先人之聲康叔祗文考之德文王未嘗
稱王方伯也康叔諸侯也今之牧守古之侯伯也繼述胡爲而不
可彼期陵傳彧以附曹太邱至羣而忘漢獨何人哉大雅云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

凝道堂記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猶路也路者人之
所共由道卽理也理者人之所同得二氣停分五行錯布人得之
而爲人其端有四益之以信而爲五常其綱有三附之以兄弟朋
友而爲五品百骸九竅皆有妙用萬物眾美必有要樞執主張是
道也非耶道之源遯矣經子可考者十有二人訴文武而上至堯
舜而止沿仲尼而下至孟軻而止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是之
一字果何所主此非鑿空撰語愈殆有所見耶執中之旨略於魯
論詳於禹謨愈學不至此其見道分明豹一斑耳至謂軻死不得
其傳則非也道散宇宙開無古無今有其人則衆無其人亦未嘗
息苟揚王諸子謂非知道不可謂之知道不可得其一遺其一非
不志道德不至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
者也而異端之說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道在
我者也豈貞有一物而待於人進已乎又曰失道而後有德是道
德爲二物而先後之分尤非也異端起正學墜悠悠千四百年後
道出於春陵再出於河南幾於顏子不死復出於建安幾於仲尼
復生由其氣質清明學術純正窮探力踐默契道體而用工亦精
密矣道備於諸君子之身吾聞而知之反而求之吾身則無有乎
爾豈降才爾殊哉德性不尊無以適高明之域問學不道無以造
精微之閒道自道人自人血肉之軀與義理不相管攝塊然物耳

嗟夫道不遠人而人去道遠矣鄭公鷗南家碣石之陽攬灉淮浙
閒掌行御史府孝廉公直詳明果決風裁凜然名振一時晚悅倦
憩卜居蘭陵佳山水處誅茅作室聚書會友講習其中揭以疑道
二字夫道者修己治人之術上士聞道服而行之中士聞道勉而
行之下士聞道則笑之雖不笑不足以爲道而勉強者亦未易多
得公於道有聞亦既勉強而行之矣惟至聖達天德此古墨賢潛
心不息者也本於率性成於謹獨擇善以誠身而已中庸之學公
服膺久矣學固所以致道也然學道則愛人天下順而方賴於公
豈山中人乎中庸之二十七章既聞修德凝道之端終以明哲
保身之義語意前後不類朱子釋曰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
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嗚呼此義精矣疵賤姓名未能望履扃
之餘光仟來徵記盖有不知而作它日升堂尚能爲公數繹其義
公折衷之

止善堂記

趙相迂翁爲句曲樊君子芳書止善二字以名其東偏之室義出曾子書儒先發揮殆無餘蘊大概研精而未及粗究理而不言事其於天性人倫之本問學操修之益威儀德容之盛所以形容至善者極矣而行者止於王畿飛者止於邱隅各止其所而不遷以至仁敬孝慈信之目皆知止而得所止者就其說推之敬不止於陳善閉邪必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則敬之至也孝不止於服勞奉養必以舜之所以事瞍事父則孝之至也觸類而通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然人人何以得如舜哉不得如舜則善未得爲至也不得爲至則未可止也人多誤認至善爲善惡之善非也乃事理當然之極精徹之至有不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若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樂善不倦其爲人也好善乃善惡之善而非此之謂也然孟子之善學者可跂而致而大學之善則聖賢之極功未易以一蹴造其域也樊君居是室也仰而觀其名俯而思其義一經十傳皆吾儿案閒物講習服行如炊之熟矣近而求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友之際各止其當然之則父慈而敬子孝而儉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此爲禮之善物於止善之義爲近樊君殆庶幾焉君積勤果行居仁鄰睦與鄉閭信子姪彬彬敦敏志學有東都馬氏少游昆弟之風爲三峰名家樊君又進不已沿其粗而入其精著於事而依於理揭名坐右常惺惺法也昌黎有言曰子可以爲世有道之士今雖未能及已將不得爲善人乎吾於樊君亦云

明善齋記

明善齋者吳中周君子華讀書之屋也天下之物未嘗有無對者故善與惡對或曰善與利對利亦惡也中庸言明善不言去惡何也明善所以去惡也學先致知而後力行明明之也卽明明德之明也能明乎善則能誠乎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身力行也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非不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也不能實用其力耳不能實用其力者不誠也不誠者由不明也明則誠矣子華之爲人恢廓自信篤實無僞好讀書作詩然自幼卽親簿書期會之事故精力爲所奪宦途中輾轉二十餘年隨事不苟是非必辯所至與官長忤必得直乃已嫉惡之心太重故忌者眾自度不爲時所容深有退休之志遭其子及甥從余遊有意於講學明理者閒爲余言學無精粗理無鉅細致知之極功可以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聽訟之末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君子小大之獄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手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人亦莫吾欺也嘗扁中庸之語於室以自儆子爲我發其意余曰劉玄德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玄德所得於鄭康成陳元方講學之語也彼號爲以經術飾吏事如公孫弘兒寬者能發此語否乎今子華則能行此語者也吾嘗以爲中庸此章與孟子合孟子利與善之閒一章界限尤別白學者不可不體認而居官者尤不可不以爲戒也子華忻然曰君言甚善吾當併志

勤敬齋記

宋咸淳閒中吳胡君壽擢第進士筮江陰尉妙年秀拔文雅政術表表一時守器重之羅致幕府郡事皆屬焉守嘯諾而已余少君五歲時習舉子業聞謁鈴下顧視燕坐之室扁曰勤敬余不敢請其義已而時事浸異君解印綬去自是不復會者十有七年辛卯春余如姑蘇揖君館下容鬢蒼皓幾不復識顧余而歎曰與子別久矣昔吾自江山歸也家國俱破憂患併集獨行踽踽貿用不售今老矣還無田廬可以具饘粥蔽風雨吾性簡拙不能效新貴人軋與時競聞獨追念幼聞長老之訓惟勤惟敬以是立身以是居官則免於戾吾書諸紳將終身焉今乘於時不復有進取意然行己無愧四十餘年猶前時之處子也吾雖貧而不惰於志吾雖廢而不怠於學吾舊知子斯義也子盍爲我言之余生晚謝不敢當不獲命則復於君曰勤敬之義廣矣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使人誦於其側其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

齊又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其勤且敬如是故詩人美公學問自修之盛而綠竹猗猗之詩所爲作也君年不及武公之半退然若不勝衣而有任重道遠之意家無中人百金之產而有畏天命憫人窮之心此自古志士仁人之所以爲難而後世放達豪俠者之所不屑爲者也每觀魏晉易代之際士以風流相命登山而嘯臨流而詠據梧而鼓由賢而入抱甕而睡一時諸賢之心以爲身不得位於朝志不得申於時痛讒邪之害正憂明胥之自煎故發憤而寄於斯也然其邁往不屑之韻習以成俗倚仗虛曠望空爲高正始永嘉之際國事日非諸賢不能救也而甚者不免其身嗚呼悲夫當時學者明莊老之自然賤聖人之名檢也大學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勤敬修身之目也烏有慢惰其支體袒跣其手足以是爲達者乎吾聞之處世之道惟自治可以止亂惟遜言可以避禍惟勤學可以救俗惟持身可以篤世魏晉諸賢未之講也君讀書稽古窮攀力踐此義熟矣余髮種種視君矻矻若乎其後顧竊有志於學有志於嘗世請從君發明其義而相與懋戒之君曰諾哉

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儒以爲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愷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敘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倘爲之怡然而況於聖賢之經書乎而況於義理之至順者乎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蹏者在兔得兔而忘蹏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皆中理解也其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卽怡然理順之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也桓公讀書堂上斲輪者笑之斲輪之妙得之於心口不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達其奧之深而爲之躍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強識稽古而能文與其弟仲實友愛甚篤於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順昆季藏修於內焚膏繼日塤篪唱和業棣之華韡然鄉人皆稱之黃君子高爲之作記亦旣發明兄弟怡怡之樂矣而於元凱書中爲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義焉嗟夫枝葉扶疏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漓也今世之士負學問之才文詞煜然取光寵於一時者有之矣反而求之闔門之內倫紀之閒放利而多怨挾財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姻婭之歡有耕夫販婦之所不敢爲者而讀書之家或爲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其佔畢雖自號爲通儒亦何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爲後記

與閒堂記

舜之孜孜爲善也雞鳴而起周公之思兼三王也坐以待旦自強不息法天運也是故聖人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志功業者汲汲焉猶不肯流連光陰廢棄時日昔人流涕於髀肉之消辛勤於百變之運何乃自暬如是不如是不足以有爲耳然而道德之味無窮功業與時消長徒竭智慮疲精神窮日夜之力以僥倖於萬一幸而得之震耀於一時春華過眼瞥卽摧謝而況於下是一等析秋毫之利較錐刀之末以與賈人子賣菜傭爭者乎嗟夫人生百歲稀矣自嬰兒以至成童勿論壯有室矣強而仕矣三四十年閒可喜可愕可愛可悲者何限未幾壯而衰耄而倦衰耄而倦衰漏盡而行不休蓋棺而事未定可哀也已豈造物者使之然哉

以予爲此拘拘也老莊之學者悟於此發爲心齋坐忘之論室虛生白湛如也彼雖無見於聖學純亦不已之妙比之拘拘於造物者則天與壤之閒也里中陸君振之好學篤行幼以孝謹聞性不與物競其先莊簡公四持憲節揚歷二十餘年晚雖倦游不及享邱園之樂振之當襲爵讓於其弟無幾微見於色又出居里第之西偏築室數楹以與閒名之蓋取堯夫晚涼散步詩中天與一生閒之句意以蕭散自處也命余記之余放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之上堅苦刻厲不就席者數年夜半深雪山中危坐潛心虛靜見理明澈所以能推乾坤萬物之情盡內聖外王之道其工夫可謂至矣初年取友周流吳楚齊魯梁晉之郊年三十餘始居西洛蓬蓽環堵逍遙自如嘉祐熙寧兩召不屈主簿推官豈足爲先生浣哉安樂窩中鶯花高臥天津陂上酒月追陪蓋生於太平長於太平者先生之身而俯仰天地浩然無媿者先生之心也所謂英邁益世之豪豈得以散人逸士例視之哉因述堯夫一生出處大致以告振之使知道學自修之功不可以頃刻怠而營營於富貴利達以殉其身者固不敢一日閒居之樂也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居隱堂記

劉瀾翁爲周君國用書其坐右之室曰居隱而求說於牆東老人老人曰春秋時王道衰天地閉賢者退而窮處散之四方名姓不一求人知如荷蓧之丈人耦耕之沮溺狂歌之接輿或適齊適楚蔡或入於河入於漢入於海皆隱居以求志者而聖人以爲聞其語未見其人何也蓋此與下句當對看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爲近之若耕莘釣渭之人足以當此春秋諸人謂之隱居可也尚未知其志之何如而況於達可行之道乎宜聖人以爲未見也國用駭曰非是之謂也吾世居田里飽山林之味族大而離僑遷暨城之北一簾之外園閭也淮浦江濆之客舫羣之子負販之夫旦暮出入城門之軌日深而吾獨鍵關下榻不交人事日高而起日入而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詠淵明之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安敢自附於古人隱者耶予曰是何傷哉古人以市廛爲大隱而山林爲小隱蓋地雖近而心則遠跡雖動而神則靜也君有子七人應門戶聚綵衣於膝下擊鮮奉旨更起舞獻壽樂不可支當此時君自視如陸賈賈雖家居猶時與太尉丞相往來畫策君自幼無宦情布衣終身人罕見其面所以得安其居而遂其隱者諸子皆有助焉余髮皓皓生子不得力夜漏垂盡而役不休可歎也哉

濟與漯交流漯久枯而濟旁出源西北來環齊之疆東會于章邱之明水匯爲東西麻灣而繞江之水出焉江自縣東迤西而南故參政可與張公之別業在其左令子元樸實繼先職構亭其上而命之曰悠然介李侯復初徵記于牆東陸叟叟曰噫異哉公之名亭也昔淵明守彭澤令僅八十餘日不肯東帶見督郵賦歸去來詞返柴桑里間居重九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方其徘徊東籬之下悠然自得謂此中有眞意蓋低頭采菊舉頭見山景與心會所以爲寄而或人輒改見字爲望字遂使此句神采索然以見之出于無心而望之則有心也此老襟胷灑落直寄興于山川之外高情逸韻今古一人而已張公以家世入仕徧歷清要聲望煜煜三十餘年遂躋臺省長官值中朝多故國勢搶攘

之際南北驅馳朝受命而夕引道詔書敦迫使者旁午馬足車塵不得休閒以疾辭冰牀重茵鮮食而寢血氣未動不得免焉推枕而起皇皇焉未知稅駕之所豈復有倚窗寄傲登皐舒嘯一日之樂哉李侯曰不然叟所見者迹也而未知公之心也王仲淹有言心迹之判久矣淵明之時非今之時也公之心淵明之心也世以淵明爲隱者淵明豈無功名之志哉觀其命子之篇歷敘陶族之善人亦無蘇氏當年之憂患雅德之論固不以彼易此也今吾彥甲子故得朱氏綱目晉徵士陶潛之書則謂淵明爲隱者非知淵明者也謂淵明有志于功名者亦非也公則深知其心矣然則黃應少年之出或者其有蘇氏功名之志已而落魄不偶終身流寓至于扁故山而自號以寄西歸之懷自附于周子濂溪之義君子固深嘉其志而亦悲其身之不遇也雖然周子從容道德而處心于得喪之外故其處也樂以忘憂非士所宜法耶蘇氏喜文章好功名而竄身于是非之內故其出也多憂鮮樂非士所宜戒耶既以此說復于彥應顧兒居仁書而識之亦以自儆云爾

碧巖記

王君寶臣世居漯水之陽曾出金國完顏氏爲漠北貴姓祖父昆

余讀書江山閉戶罕人事師君彥應自吳中來風度凝遠器局修整望而知其爲儒林之老宿行輩也余從之游一日袖文示余曰此吾友人史君敬輿記吾本竹山房之作也吾之先蜀眉陽人本竹則眉之永豐山名也距州七十里而近其地產竹窮林秀壁仙官羽士之所宮師氏永豐之望家于下數世矣始吾幼而出峽泝江涉湖憂患風雨更數十年退而老于閭盤之內因結小樓二間榜曰本竹以識吾一飯未嘗不在豐塘西也史吾同郡知吾爲審記文云然子謂何如余應之曰昔春陵城西有村曰濂溪周先生居焉先生晚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築室其下以濂名溪張欽夫祠堂記中所謂寓于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者是也先生人品甚高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千載而下知有濂溪之所以得名則魯直諸人未之知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處父母國之道也古者井牧之法四民樂業安土重遷中世士大夫離親戚棄墳墓宦游忘歸備寓他境愛其山川樂其風俗留居之者十率八九歲

月之暮所應既倦則故鄉之思日夕在望蓋首邱之情有不能忘者每觀子瞻蘇氏之文見其兄弟壯歲出蜀飄泊彭宋之間顛沛嶺海之上憶喜歡而至勞遠夢指江水而誓欲歸田言不及踐而眉山之蘇遂爲潁濱陽羨之蘇矣師氏以經學行義世其家百年之間文獻相承其功名雖未及蘇氏當年之盛而優游鄉里沒稱善人亦無蘇氏當年之憂患雅德之論固不以彼易此也今吾彥

弟列官于朝君總角趨安西幕府以忠謹聞會權貴人當國崇貨無厭利君宅一區使左右怵君且曰君欲官乎與我卽可得君厥曰先人敝廬也且不願仕君母夫人愾曰此言何爲至我卽不幸吾州子死其下權貴人大不樂時用事久睚眦立齎粉君曰不與必懟我吾謹避之耳索馬疾去南抵江淮先人故吏多在焉聞君至大喜爭致之君往來其閒浮沈數年鬱鬱不得志一日詔下東征君慨然自奮請具橐羽從軍提銳卒操舟入洋中請先登岸擊賊會主將班師尋以君董海道饟事出東吳轉輸遼碣鯨波蕩潏歲一往復壬辰夏五漕臣議更鹽法偕君出司道過申江訪于寂寞之濱余前未識君君爲予敘出處本末握手山肺肝語且曰吾州太行迤北古桑乾河側鐵山峙其左玉山聳其右旁有碧落之巖穹林巨石水崖千仞吾兒時釣游其下日宴忘飢當時以口語心異日買田築室終老于是今四十年矣關河隴海崎嶇萬狀二毛始見髀肉皆消此志猶未遂也顧念得姓以來二百餘年積芬

滿牀不可以當吾世而墜先澤以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然故鄉先壠寒雲夕照夢寐每墮其閒嘗卽寓居榜曰碧巖不忘本也予爲我著其說余曰君侯知馬伏波之事乎昔者馬伏波衣羊裘起從軍遨遊涼蜀間從弟少游嘗謂之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鄉里稱善人可矣彼伏波擊交趾女子徵浪泊中仰視飛鴈詰詰不早言猶在耳及侯新息佩金紫復將樓船出九眞將騎兵出雁門據鞍矍鑠請擊五溪蠻卒之壺頭不進曳足臥石室中終身不復踐少游之語今君侯春秋方盛有茂陵壯士之風當其往來江淮此伏波遨遊涼蜀時也及其征海東饟遼碣此伏波擊交趾仕浪泊時也碧巖之號寤寐家山于是思少游平生之言矣今而後君侯投簪解佩御款段馬乘下澤車過家上冢擊牛釃酒以宴父老然後尋兒時釣游處返吾初服優游卒歲不亦可乎不然九眞之南雁門之北五溪之西唯君侯馬首是瞻則碧巖雖在吾懼蘿

貴馳騁于當年謂功名可唾掌取時移事改卒困阨不得志方求田問舍皇皇焉無所之此固陳元龍之所竊笑而欲臥君于百尺樓下者也然出處殊時老少異見隱居求志遯世無悶亦君子之高致也試與君倚浮遠之闌呼大江而問之自楚以來更國幾姓春申之後閱世幾人彼之豪勢富貴朝榮夕悴殆如秋種之花而一山蒼蒼千歲不改自古高人逸士所以定捨彼而取此者蓋有以也趙君其遠返故廬毋使猿驚鶴怨以動草堂之靈余異時樵服拜于庭下負薪汲水以相從請分此山一半鼎之名孟鎔少余一歲云

觀稼亭記

楊子築亭于野圃之上命之曰觀稼賓客登焉客曰異哉子之名亭也山有嘉卉隰有荷華漢南之栴洧水之芍藥皆足以供詩人墨客之翫若稼者田里閒事村甿野老之所務且須襏襫之具在焉子何觀之有主人歎曰書無逸詩七月皆言稼穡之艱難周公

豈欺我哉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以農事爲本故孟春躬耕帝藉三推孟夏司徒巡行命農勉作秋省斂而助不給若庶人則三時之間沾體塗足盡力于南畝者也今吾與子命名曰士幸免服田之勞偃仰一亭之上徘徊四顧開口而笑舉箸而食得無犯烹餐之譏乎客曰然請爲耕田之歌歌曰畇畇乃疆乃理春陽兮俶載良耜澤澤兮或耘或耔甘雨祁祁兮以膏我稷黍載穫濟濟兮萬億及秭曾孫不怒兮農夫樂只歌罷主人大說酌酒介壽而退

橫舟記

清暉堂之東得支徑出外圃行數百步曰梅臺臺下爲池池岸種木芙蓉夏秋開華掩映綠岸池北爲橫舟閣閣礎入池與臺相直望之如畫舫然壬辰秋尋侍公登其上徘徊四顧扣檻而歌之歌曰采芙蕖兮中塘美欲濟兮無梁留帝子兮北渚阻美人兮西方櫂木蘭兮雙橈清風吹兮野飛航晨趁墟兮爭渡溪口無人兮滿船夕陽夕陽兮奈何歸來兮滄浪滄浪波上兮寒煙水禽拍拍兮鼓枻之歌不愛菊然愛者卽指爲淵明則不可九日閒居東籬獨酌興直寄焉耳世遂謂淵明愛菊然則松菊猶存撫孤松而盤桓謂淵明愛松亦可演而伸之愛蓮花者皆周茂叔邪況今時之菊殊非淵明之菊也陶宏景言菊有甘苦二種花有黃白二色生南陽鄧縣最

舞客曰吾往年與謫仙對酌花間李謂吾不解飲嘗停杯而問我以古人之事後又與雪堂老人遊于赤壁磯下聞吹洞簫聲相與舉孟德烏鵲南飛之詩吾行天下知心僅得二士今子成三人矣主人聞之益喜笑語良久以如意指客示童子曰汝見吾平生有此客否童子假寐弗應須臾太白西沒野雞初鳴客辭主人而退期以來夕復會亭下葉如期而往候至夜分俄陰雲驟興風雨交作客遂不至葉君悵恨久之後數年道過彭城以其事語友人陸某遂爲之記

菊軒記

霜露既降秋芳獨妍昏而耐久枯而不墜故其功益壽延年人誰不愛菊然愛者卽指爲淵明則不可九日閒居東籬獨酌興直寄焉耳世遂謂淵明愛菊然則松菊猶存撫孤松而盤桓謂淵明愛松亦可演而伸之愛蓮花者皆周茂叔邪況今時之菊殊非淵明之菊也陶宏景言菊有甘苦二種花有黃白二色生南陽鄧縣最

蒼蒼倡漁歌兮和汝起漁罾兮鳴榔憶孤注兮倉卒倘不如老巳東之鄉拾瀾草兮忘憂又何必森戟與凝香歌闋而退

寶月亭記

永嘉山水甲東浙而南雁蕩占勝處第一山據平陽邑南林壑幽祕源洞紆縈眾峰峭呀互相吞噬巖巒出奇者三十有六里人葉君家焉環城繞闕角鴟一夕山空無人鶴唳松顛長天卷雲晴碧萬里葉君步至亭上手執鐵如意浩歌離騷九章歌未闋有客徑入坐山上寒光烱然神爽逼人清迥出塵俗表葉一見驚喜顧謂客曰子非纖阿望舒之流乎吾聞鳳凰之樓鵷鵷之觀眺蟾之臺影娥之池妙舞清縣宵擧未央子胡不往而獨于荒江之瀕窮崖之下辱以訪予得無淮陰侯之過樊將軍乎客曰王侯貴人之家款以延我亦未嘗不往然彼豈知吾之心者哉吾性孤耿每逢騷人羽士苦調清吟蕭然而長往者心輒愛之故今夕造予願與定交可乎于是主人大喜擧酒屬客酒半酣主人起

難多得宏景梁人上距晉宋不遠度淵明所賦之菊亦止此耳史正志范至能謂菊近六七十種已倍本草數十而陶未之見也然詳其名品俱甚平平無絕奇者近二十年海上吳中延及江左種種瑰異蟲見層出幹高踰八九尺花大徑三四寸五色淺深金粉絢爛殆與西洛牡丹廣陵芍藥相伯仲史范又未之見也豈天地之氣時有所偏聚而人力之工巧轉移其間神功造化有不能違者非草木之妖邪使淵明復生手掇其英未必不疑其美而豔以爲尤物而棄之也然則上脈之美惡植物之盛衰識必有所感矣鄱陽葉君宗陶蒔菊盈軒持以示余余何言哉噫時今非昔花亦今非昔矣淵明之高山景行今猶昔也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萬松堂記

芙蓉城東北可二十里有曾氏山庵後爲禮敬寺寺後有萬松之堂龍澤上人游方而歸介錢塘仇仁近詩爲其師求記于牆東叟

叟曰堂之鉅麗吾未嘗寓目焉烏乎記他日過之門廡深寂花竹淨姻尋師方丈拾級登堂坐語未竟忽聞笙簧之聲起于壁後寥喁喁高下疾徐似中律呂方傾耳聽之雄風颯然衆竅怒號如海濤萬頃浩浩湯湯澎湃鏗石駭逸奔雷攏百川而東之也爲之悚然而驚主僧微笑顧童子啟扉但見蒼松滿山修者偃者直者什者聳者桷者碑砢多節者拳腫者甲錯者虬髯者披髮者蒙茸而脊染煙而黛枝若翔鸞根若踞虎目覩之不能狀手約之不能數玆其爲萬松之上而築堂以臨之者取歲寒之義歟吾聞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一生萬萬不爲多會萬于一一不爲少此物理也有以少爲貴者故淵明喜孤松之秀矜獨樹之奇今師種松充牣巖谷將蔭堂階千歲乎將規匠石棟梁之材乎將爲樵夫斧斤所薪乎將受雨露所培乎將遭霜霆所摧乎吾與師皆不能知也師曰吾佛法悠久願力宏大叟無慮且叟以萬松爲多乎幷子可納須彌也叟不答是夕留宿山中頹窗上月影蘧蒢皆爲龍蛇夜且半猿聲四起孤鶴長鳴擁衾時時出自松間來聽吾師說法耳堂成于某年某月住山無極愚公別山參公今嗣孫某人某云

三皇殿講堂記

至元戊寅詔下所屬收揀明陰陽醫術之士是歲十月天雄趙珪實來江陰領本路醫學醫始別籍爲戶除徭役趙受代去又六年子德新來嗣父職武林徐谷陽副之先是太醫院奏醫學久廢後進無師謂宜隨路設學置博士弟子員歲時講肄制可于是中書省建言各學創三皇殿春秋釋奠著爲令符下本路施行開程李二將軍獻地若干于城之西南乃卽其處度材鳩工趙徐二君躬董其役歲在丙戌五月辛未殿成越八月丁未堂成朔望師弟子跪謁如禮退而升堂相與講述其一家言矣夫素問難經靈樞等書其徒相授以爲邃古之祕源遺不可追考殆與炎帝神農黃帝兵法之說相類然其旨蘊工巧理氣融貫知陰陽之故標死生之本濟人澤物其功殆出于諸子百家之上識者以爲六經之外不可以無是書也世不可以無是書而技之精妙又非書之所能盡者昔長桑君授扁鵲以禁方而戒毋泄其傳公孫光授淳于以奇方而願毋以教人上池之水菌川之法今人不能知也然則堂之講是惟無斲輪者在下有則必笑之矣會其徒徵記于余余儒家者流挾其師之說以鼓動斯世力顧不及彼也尚何言哉

芹塘記

國朝仁育含生周卹民瘼命京師郡國皆立醫學置博士弟子員以季春季秋之三月九月釋奠于三皇儀視孔廟前代所無矧見也暨祠在子城東南隅地迫民居涉增而北不百武有兵馬司舊址前列諸峰後帶江水面勢寬敞廟食爲宜延祐初守喬侯遷而築之正寢巍然廟貌甚古餘弗稱是歲久且圮天曆己巳某始至伏謁祠下顧瞻棟桷心惕不寧退與同列謀之同知州事劉君信甫慨然任責各捐己奉率屬鳩功備匠僦夫民不知役寫放鄰郡之制繪塑善濟公岐伯神應王扁鵲以下十人侑享從祀如十哲門廡講堂下至庖湢位置得所又以餘力甃砌苫牆通渠引流百廢具興落成有日屬記于某切惟古人所居之館一日必葺況古聖人之居朝廷之所嚴事者哉某與劉侯則既免于戾嗣而葺之豈無望于後之人哉或謂鴻荒之說聖人惡之者揚雄氏之駕說也

常州薦福寺記

晉陵郡薦福禪院創于唐天祐閒正涓玄策二師坐寂之地叢林儀矩甲浙之右至元乙亥用師江南常爲兵衝守臣以拒戰死破城之日井湮本刊而三百餘年之薦福卒燼于刼火中惟佛殿鍾樓僅存涉江而北抵暨陽界寺有田二千八百餘畝宜和中郡人卜居士捨以飯僧兵後其徒散之四方而田爲豪有力者所據丙子春僧笑巖來居之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說出餘力以葺刓其荆蒿殘磚斷甓幻出化人之居既又詣官訟理卒歸其侵疆而寺之

舊觀咸復壬午臘月過暨訪余具道本末求余文以志其起廢之歲月余聞歎曰盛衰興廢數存乎天而人力不預焉然所以盛衰興廢不假乎人則數亦不能以自行昔唐之將亡也茲寺創焉其廢而廢也以宋之亡與干戈實相終始疑若有數行乎其間則其廢而復當興也固有待乎其人今笑巖卽其人也笑巖雖爲浮屠其學幹略勤敏類世之有才者故所向如願而其功皆得書余獨于復田之事重有感也自西域王子以捨爲行中州化之彼怵子因果報應之說本非正道其用意則亦善矣世之貪者至攘臂而攫之取非其有之謂盜其貝心無從愧恥聞卜氏之風亦可以少省哉

笑巖名普說暨之永陵人

延慶庵記

距北江數里所轉柳巷而西石徑縈廻過野橋林樾扶疏屋瓦參差梵音經聲殷殷與海潮相應答而山僧野衲之所棲東西行人之所回顧者穎川陳氏之精廬也始榕山君旣寢疾豫爲終制粤

曉舍北樂哉斯邱旣得吉卜經之營之手植松檜成行鬱鬱佳城白鶴來翔旣又築室于其旁以爲享祀焚修之地名之曰延慶招僧可明如晦居之明來請記余惟禍福感應之理蓋天人精凝之文而陰陽善惡之積相摩相盪反復無端而眞有不可誣者故稱家有福田利益之可求而易家亦有積善餘慶之可必然求之說出于有心而必之說則無所利而爲之也每觀于公之高門王氏之三槐執券索償如取諸寄而造物者卒如其所期亦若有陰相之者豈其理之必然而氣不能不隨之歟抑氣以類相從善感之者亦善應故人無不老之壽而有可延之慶壽止于當年而慶流于百世故也榕山君富而不驕以濟人利物爲心時蘄歲歉江淮

爲宗以實爲妄以身爲幻是身本空君子何有無恩無怨不知所報余與師處于今世夢也師之居夢境也又欲以是傳之後世然則此夢何時覺耶師笑曰吾今日相與問答亦夢中語也昔顯公謂天衣禪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此事如何余默然不得答居數日師命其徒來徵記因次第其語授之且曰吾二人問答未竟百年後復當爲叢林一大公案師曰然命刻之石師朱氏甥之雙牌人

永福庵記

俏友山介余友義夫來請記其先未諾也請至七八而不倦余友之言曰師陳氏世居白鹿之新橋曰陳巷者族所聚也師幼有至性棄家游琴川受業淨居久之棄去主高氏之奉親庵高氏徵周氏以禮致之後主東舜之衍慶與周合謀崇飾其宇掇拾衣鉢俾匠石費居數年猛省作曰吾陳氏于吾親安在而爲他人地乎卽日挑包問訊家山汎埽松楸買田營室意想心畫種種莊嚴經始

報恩庵記

大德之己亥越丙午迄工佛法圓成聞者美之今過東譽村望之叢林蔚然隱隱聞鐘鐸聲者永福之庵也其中有庭翼如有邱曠如者他年求息之所也于是師之願力宏矣請子志之以示其徒俾世守之勿墜其勤無不可者余聞而疑之儒者宗孔氏立愛惟親奉先思孝報本追遠于五性屬仁與禮異者師畏曇斷愛欲之源等慈悲之施屏棄六親逃居山澤苫形鍊志滅盡眾有并滅而寂亦無滅者今師之云云殆用世法不出于世卒墮世網中類家人子年少浪走不自飾晚依田園家累百金願景自惜惟恐子其子若孫一旦廢墜而諄諄遺誡及之也此其著想正與畏曇氏之敷教相戾至子敦族懷親結廬墓左孝思老而彌篤則甚似吾孔氏之學耳世有墨名而儒行者豈非昌黎公之所願交者耶抑文暢之序公從柳子厚所請也余于昌黎無能爲役獨念子厚謫居湘中北望城南先墓所在寄託村鄰芻牧不禁自恨不得如馬醫夏畦之鬼受子孫追養者每讀其文而悲之死者如有知聞師之

且欲鐫其姓字以勸來者今住持雲巖華公痛前人之志未就不遠百里踵門謁記余嘉前後數公之勤嗣續弗怠弗私其躬吾儒教中能自樹立鮮及此者故爲之著其顛末觀中人簡于是師之願力宏矣請子志之以示其徒是以僭其口者可不知所自哉或曰是則然矣抑曠溽之不時出納之弗謹則如之何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自今以始歲其有矣況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雲氣御飛龍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哉若夫管鑰司存是其塵垢粃糠奚敝敝以爲事天曆己巳重午日記

資敬觀捨田記

余賴前人餘慶襲其衮衣之業顧惟鞠育深仁欲報罔極不能守志廬墓手護松楸親扞采樵者以誓畢此生之願規墓傍地可置萬家河流徑其左蔭以修竹樹之嘉木垣而築之構宇于其上延道流居之請于朝以甲乙住持著爲例晨夕香火上以致封人之祝下以存豐氏之祧又慮春秋享祀無以供粢盛而饘粥于是者無

以餬其口惟是先疇之獻敢不敢愛籍而置之觀中者爲頃二十有畸爲米豆若干麥若干石有畸制其出納爲之品節羨餘則儲之以給創修之費後嗣之賢者乐而廣之以成吾志其不賢勉而守之毋去其籍毋毀傷其薪木可也昔李文饒記平泉莊有毀吾一樹一石者非佳子弟而洛陽之亂醒酒石已爲監軍所得劉夢得游玄都觀桃花千樹後十四年重來則免葵燕麥蕩搖春風耳世故相尋人事相感令人悠然興歎由前之說觀中人責也乃刻規約于左方年月日嗣子某記

資敬觀記

資敬觀者永安華氏宜珍昆弟之所建也觀以居道家者流而名出于儒書何也華儒者也儒者則合爲從道非慕道也慕親也宜珍之父指山君力本以起家力學以起宗樂施予不求名所樹立甚宏闊里開稱德人不幸中壽以歿大德之末歲在丁未宜子梅里之呂橋厥施既遐二嗣競爽追孝于前人乃卽其旁闢地十數

欵梁道士之廬河流縈迴地勢亢爽松柏茂倩水竹觀深道過西橋者望之如化城之居鏗磬聲時出林杪居人指曰此資敬之觀也夫敬一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孝可移而忠能竭其力則能致其身矣傷哉華氏之親之不逮養也而猶幸雨露怵惕之懷之有此託也事親之日長也華君致遠之器自今展拓此敬施之于家則男女正位勿嗔嘻也施之于朝則責難陳善勿沓沓也施之于民則經營盡瘁勿燕燕也是爲資敬之義豈曰黃冠雅拜祝聖人壽而已乎豈曰深衣坐講席爲國人矜式而已乎存之以不倦之誠縗之以必葺之勤保之以勿墜之訓則此觀與天壤俱存可也或曰華氏之先有隱德焉其子孫又封崇之九京可作安知其不遡颯風而上征載雲旗驂玉鸞以就羽人于丹邱乎而憺憺乎茲土也曰是非儒者之言也夫孝于不死其親而非此之謂也劉盼讀孝經曰誦此能行足矣焉用多詔而不行乎嗟夫此儒者之言也宜珍名玠嘗爲吳學正與弟璋俱以考

莊氏昔有是語也且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遐而無所至極耶其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耶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古之博大眞人哉沖漠無形變化無常安知其不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六合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以降福于下民則斯飄飄神之地似不可無也余曰然吾二人問答卽記也視介甫贊矣歲在昭陽大淵獻戊午月癸丑日書

靈芝記

至尊登大寶之十有三年歲在敦牂中外恬熙民物康阜眞元块圠散爲休祥于是靈芝九莖產于古延陵郡逼守單某之室昭瑞應也公曹南人字吉甫貳郡有善政秩垂滿一日漫堉東軒書欄之下得異草焉萌出土中如玉筍踰月浸長數葉二十有七如佛指如重雲如虎拳如龍首五色眩目朝夕變見久之成紫金色背白如雪肌理聯屬珊瑚交加勢傾西北朝揖天闕人士聚觀請以上聞圖示四方仵來徵記憶歸附初延陵以儀刃受誅壇井刊木萬室飛灰遺民百無二三荆棘中創立城郭昇平日久流庸漸歸府寺一新廛市復合蝙居朽壤蒸出神奇嗚呼異哉氣化盛衰物理消息幽閨茆眛赫奕顯煥非至人莫能測非鉅人莫能當于是單氏有隱德焉是何祥也吉甫子禧爲僕言其先大父諱某金國進士調陽穀令棄官奉母逃難絕食拾甚采薺以自給晚節晦德焉是何祥也吉甫子禧爲僕言其先大父諱某金國單氏有隱德焉是何祥也吉甫子禧爲僕言其先大父諱某金國進士調陽穀令棄官奉母逃難絕食拾甚采薺以自給晚節晦居晝錦里中講授義學于舊奉堂名曰甚薺反晝錦之義也嗟夫芝菌之瑞其甚薺之積乎向培其本根今暢其枝葉者乎予讀風知薺之爲甘讀頌知甚之可食疑芝字獨不經見豈古有之而不爲瑞歟抑古無之而出爲瑞歟王介甫謂祥符中封泰山民間爲游人之壯觀而已三清九曜皆祕而不言豈非儒與道兩家九流各專其一固有所難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先天地生而不爲老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雖斗得之終古不戒罔殛得之立乎北極紫庭璽書褒寵下延陵郡襄靖之後此其昌乎吉甫明恕而亡老爲治道所尚然人之情多見爲常開出爲異今世不多見也治道雖不尚此非治世爲得此乎上聖道德甄和毓粹諸福之物莫不來

吏師子禋好學甚文諸昆弟彬彬焉爲玉筍之群滋未艾也僕耕牆東郊味飽葵蕨不識芝爲何物昔聞商山老人采以療飢本草亦謂五芝服之令人輕身延年誠仙藥之上品顧未知服食之方爾願從老圃而受學焉或曰是殆不可以力致也夫不可以力致者芝也有如商山之老人者又何力致之耶噫

傳

朱家傳

蓋民有朱姓者以賣撲爲業久之精其術輩流莫能及呼曰朱家而不名朱挾其術遊貴人之門無不喜之者重簾深院風微晝寂外聞閭市喧囂之聲於眾中必能認之曰此朱家聲也朱家所至雖兒童婦女皆栩栩迎笑競逐之其術善以寡得贏以賤易貴以物與人無吝色戲取之亦不屑較至有負其直者一毫不貸也故所得常倍以閭巷細民致中人十家之產嘗曰吾以十指上起家市少年有誚之者曰朱家脅肩諂笑以求媚於貴人俯僂終日在地獨不嫌崖烈之銅臭乎請易其業朱家歎曰吾聞勞力者食於人吾儕小人勞力者也吾目不知書無負郭田可以具饘粥飢寒迫人且爲溝中瘠矣今吾雞鳴而起皇皇焉適市鐙昏而歸視吾所攜具而醉飽之資在焉皆俯僂終日在地之力也然後具斗酒

匕飯呼屠沽兒輩環坐妻子歌呼擊缶酣暢而罷爲一餉樂也吾何以易此哉古之人淮陰袴下高陽博徒率由貧賤致富貴安知非吾輩中人也市人聞之皆曰朱家有大志不可測已卯中秋暑一夕而斃行路嗟悼有昌邑子作詩弔之曰孔方入手便通神使盡機關誤殺人血指汗顏貪取利財多福薄喪其身人傳以爲笑因命其徒歌之爲薤露以給葬云陸子曰朱家之出微矣豈古大梁朱亥之苗裔歟其事鄙俚污賤無足齒錄者然觀世之人巧力較利以術鉤取人貨財者亦獨何異於朱家哉且彼惟目不知書故抵此則讀書而行市人者雖與朱家執鞭亦何辭焉述其事作朱家傳

碑

常州路達嚕噶齊大中大夫德政碑

皇慶元年秋八月召大中大夫常州路達嚕噶齊達爾瑪吉爾迪赴闕昭異恩也舊制郡縣官三載成考代至乃更其有政績流聞

歲客舟過昇之龍灣爲盜所得衣貲盡沒昇府購捕甚急擒十四人痍死一人御史錄囚疑之徙鞫於常公立囚庭下察其色有冤且肢體殘瘠不勝考掠爲之惻然取成款閱實具得誣服狀因破械小愒之潛物色異盜踰月晉陵捕江賊八人併獲其贓訊之皆龍灣舟中物也盡縱十三囚還家一府大驚公之神政舉斯三者他可知也昔廣漢知閭里之姦鄭宏致隨車之雨若水辨女奴之冤前史以爲美談今無愧於古人矣公行有日吏民惜其去相與聚謀有欲援漢潁川借寇君故事以請者或曰君命召不俟駕乃止有欲援唐盧州狄使君碑故事以請者眾曰諾乃鐫石爲之辭且系之詩曰九州之外人物瑰奇美玉如公簡明惠慈三年報政弗亟弗遲泥金尺一命汝來歸臣拜稽首天顏不違蘭陵西道五馬騑騑公歸無遽民將疇依維石戞戞下有穹龜匪公之美維後之規式崇爾瞻以慰我思

同知江陰州事韓承直德政碑

兩京傳循吏文翁而下幾人蜀郡南陽潁川渤海之地不聞有片石紀牧守之遺愛寄民吏之去思者豈當時有之而千載之下漂沒刓缺不復可攷歟抑古者風俗質樸文未工於紀述也漢末魏晉間碑文始出尤盛於唐逼衢廣埜龜趺跂立道旁過者指而問焉則曰某刺史某縣令之德政所致也歸而考之史傳則姓名與其行事有不合者矣惟羊太傅在荊狄梁公在魏名德最著當年懷之後人思之出其碑下者爲之流涕徘徊而不忍去則其仁心惠政蓋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今二碑之文卒不傳而二公之名與天壤俱則雖無二碑可也丁巳之冬余將有遠行鄉人請曰子少止同知州事青社韓侯秩滿代去州人德之將刻石以頌儒子之文余曰侯之德政可得聞歟鄉人曰剛柔相克正直無偏侯之德也剔蠹除奸禁暴禦災侯之政也侯之涖職會歲大祲務稽勸分恤貧振窮豪右發廩細民受券是歲饑而不害杭民告糴省府令派江浙稅戶船粟往哺文移峻急侯屬申乞截留綱運止救一州久乃得請百姓呼舞米直頓減是其仁也主帥不職屯軍橫里中民有訴者侯命擒卒至於庭詰之有小校慝階上挾卒馳去侯大怒條軍中不法事將按舉之同列避去不肯署侯爭愈力迄取卒致於法城西有奸民假警邏爲名橫行境上脅取民貲久之益鴟張罪惡盈貫敗獲收繫行賂規脫去吏皆許之矣侯持不可窮劾奸狀得罪十數斃於獄竟除其害是其勇也公退之暇庭寂如水苞苴至門闌者拒不納倉庫羨餘瓜分之侯獨卻不受是其廉也有扶伏指斗民爲盜者笞掠誣服侯輒平反之解縛縱去訟不已推鞫數四卒得實果非盜是其明也侯性忠懇待僚案甚睦而不苟同長官縱其下受賄豪奪民妻侯戮於市歸其妻長官怒不恤也尤留意興學校修宮室教育生徒凡隸於學者不征於鄉儒服踵門者倒屣迎不及俗吏有誚侯私於儒人者侯笑不答侯爲政大略如此鄉人之詞未終余曰止爲官不當如是耶若有他美余不敢請是足以書矣請書之鄉人曰諾請爲銘銘曰

侯毋歸爾惠我民南墉之道江水粼粼執去而思視此刻珉

跋李艮輔傳

友光道示余李艮輔傳大者遞其盡忠外舅之家余讀未終篇掩卷問曰李父母在子曰無之余曰免矣不然則能無於陵仲子之譏乎昔者韓相擇壻得黃裳晏相擇壻得韓國事業光明照映史牒艮輔勉國之杜富二公亦人耳杜公詆執誼之奸富公斥元獻之黨艮輔之所不肯爲也然君子不以是咎二公之不義者以其忠且直也艮輔之所不能爲也若正常之事則無愧之矣

跋徐和父折獄比事

治獄之善三曰公曰明曰恕治獄之弊三曰誤曰酷曰賄夫治獄者習文法通經術明德化而已至如陰功惡報天地閒容有此理而亦不盡然余讀史由漢以來治獄吏如張釋之于定國者蓋寡有則史必譽之故爲吏者不可不知書徐君和父折獄比事一編條分類析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大抵存心明恕者上也執法奉公者次也畏遣而慢罪者又其次也今之爲吏者得是編而師之不必求之殺青汗漫之中而開卷瞭然其爲拯救生靈裨助刑政不亦多乎徐君之用心仁矣哉益君嘗吏湖之有子早世其子婦能撫諸孤今其孫皆克繼先志矣聖朝方崇美化節婦孝孫每加旌表然則州縣盡上其事而觀民風者察焉他日泥金詔下華表巍煌僕老矣尚能大書特書以記之但慮景純奪去吾筆耳君名庭秀父誠甫名以忠號檜巖孫曩麟鳳會孫泰

跋仁軒訓蒙二書

漢郭林宗痛賢黨之不淑隱德不仕然猶周旋京師誨誘後進不怠作史者悲之予昭訓蒙二書猶是意耶困阨不得志歸遁敵峰之陰殆絕世高蹈者方將著書立言以利後學非果絕世者也

古今簡籍充棟凡經子以言理諸史以言事大略具是二書矣或曰言理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事者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豈空言也雖然初學豈遽以是責之哉癸未菊節前二日書

跋曹氏家譜

余幼聞鄉老言後涇曹氏自蘇之梅里徙居暨陽三百餘年詩書之澤延衰不絕由章橋迤西抵北至叢桂坊院如蜂房家有衚道相通時節朔望往來雞初鳴男女咸起盥櫛具冠帶黎明適父母尊長之所省問拜跪祁寒盛暑不輟既退男入師塾婦具膳羞閨門內外斷斷如也或遇諸途步趨端謹長幼推讓言語敦厚文彩煜然不問而知爲曹家子弟也捧鄉書列仕版者金紫銀青兩派而下累百十人盛極而衰近世老宿行輩凋落後生閭見日寡習尚轉移家業頹墜者閒亦有之然流風遺俗隱然未艾終非他姓比也余舊與君選德正古直斯立若晦交皆曹之良也年皆長於余皆棄余而死矣若晦有三丈夫子長無易從余學初若困鈍驟進莫禦思如湧泉余甚畏之一日袖攜其家先人所輯宗譜索余著語余讀之慨然羨其家世簪紱之綿長而痛吾亡友手澤之如新也俛仰疇昔人壽幾何他日獲從先大夫於九原握手三歎不知生平論辨之氣習猶未忘乎否也噫

跋陸莊簡公家傳

東南人物宋渡江前最盛渡江後則公卿將相胥此焉出未有寥寥如今日者也將天之氣數與國俱盡耶抑地脈之盛衰不可測也陸仁重之材益浙以西傑出者百年前後名監司如趙季仁楊伯子范西堂胡石壁指不多屈仁重視之無不及焉問之江浙湖廣之人可知也況諸公爲之易而仁重爲之難政事出于一人之手而擊斷得以自專與同寮參署左右掣其肘者又不同也余與公三世通家情好尤密讀振之家乘所載如其人鳴呼九京不可作矣安得如公輩數十人布滿東南使數百萬生靈病得甦醒得醒哉振之好學自重進退有禮不競於時能世其家云振之舊於錫蜂識彥栗適蒞識下方

跋林彥達詩稾

彥達詩數十篇落筆輒不忘凡或感慨或瀟灑或雄肆或簡淡千態萬狀不拘一律益自成一家云余舊於錫蜂識彥栗適蒞識下方

跋湯北村四六舊稾

北村先生神示四六舊稾五十年前相與往復者皆鉅人達官問之王承福則所栖之屋今不知幾易主矣讀鐙細讀撩卷淒然若文字與雅精緻在所勿論余獨有感於文字之外者矣翁年八十餘寒窗一榻坐閱興衰久無復康世志新學晚生直以詞人視之耳嗚呼翁豈直詞人也哉

跋周子棻詩稾

杜子美爲詩家第一非獨以句律之清新格調之高古益其一飲一食不忘君親厚倫紀憂家國傷時感事慷慨興懷惓惓不自已王半山題畫像詩可謂得此老之心中吳子棻周君數歷江浙以能吏稱余不知其工詩也來澄江幕聚首兩載一日出故稾示余伏而讀之歎曰此非詩也一以寫其性情之正一以鳴其不平之聲而已憂心慇慇終窶且貧者北門之忠臣也役使不均從事獨賢者北山之大夫也憂讒畏譏歎老嗟衰此人之常態君獨且奈何哉雖然君之齒未也惜余年邁將就木焉不及見君他日展手經綸腰金衣紫載功名於竹帛此時得意之句又何如也

跋漫塘先生詩稾

崇禧方丈獲觀漫塘二詩手墨其一易小米詩兩字終不可省其一送當塗令王大夫入朝八句以頌以規二公皆居金壇去非在當塗治辨有聲後立朝出牧風采凜然惜不大用以歿平國履召不起至批印紙以自絕終身不仕以壽考終俱端平第一流人物距今垂百年矣王之孫劍劉之孫漢余皆與之友劍爲賢學紓不知所終漢今年八十一貧客村墅二公之後遂微悲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太史公所以傳夷齊也掩卷悽惻敬識下方

跋林彥達詩稾

彥達詩數十篇落筆輒不忘凡或感慨或瀟灑或雄肆或簡淡千態萬狀不拘一律益自成一家云余舊於錫蜂識彥栗適蒞識下方

廣何林氏之多才也他日得窺全集爲作小引

跋袁靜春詩

選詩唯陶阮近古神思清曠意趣高遠直寄興耳魏晉宋之間廢興之事可感矣悲遇之詩以寫其懷詩不自知也況寓之酒乎或談其流連光景殫情花草似矣而非也千載而下復有如二子之所遭者則知二子之心者矣具區甫里之間近世有隱君子焉結茅構亭出蒼茫之墟樵村漁舍混爲一區城市之跡疏而麋鹿之性馴嗜慾之機淺而鷗鳥之情親所交皆畸人逸士西鄰北里詩筒往來清江白月舉尊相屬優游不仕者四十餘年今來吳中與其子游而隱君歿久矣示余手澤一編伏而讀之體製精嚴而不雕音響和平而不激仰攀陶阮俯凌鮑謝而機軸自成一家余恨不獲登靜春之堂相與上下其議論而遺風流韻猶隱隱紙上可掬惜哉隱君袁氏名易字遁父子泰字仲長敏學自修克世其業云辛酉清明前三日書於成德堂

跋蔡枪巖詩後

南史載濟陽考城之蔡廓年移四代不殞家聲信矣葢司徒謨生絲絲生綝綝生廓廓生興宗其後有順有約有樹至凝殆八九世高風素節不乏於時江左名族如王如謝皆莫加焉今君俊豈其苗裔耶君俊爲僕言世居吳中徙秀之華亭家傳儒素大父棄世時祖母徐年方盛終身柏舟之誓吾父事之甚謹晨夕不離左右以故薄宦情面遣其子出入世故故姻黨稱吾祖母之節而稱吾父之孝吾賴祖父之慶而又有子三人焉孫一人焉雖無銀鹿之報耶常觀李令伯陳情表祖母劉九十有六奉養不離至言零丁孤苦終鮮兄弟外無菲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讀者未嘗不悲其志而憫其窮也蔡氏一門之勝李多矣重珪疊組之榮豈足爲君道哉

跋夏瑞卿詩卷

戊戌歲瑞卿挾甘石之學訪余滄江之上丙午復遲逅於錢塘余尚記君君不余識也葢相距九年矣君閱人多才非沈謝誰能模索余久遁世偶出子市其友固不識耶君愧謝出一巨編南北名流咸在就而閱之有文行相副者有名浮一世而實不足者有實有餘而名不足者有死而不朽者有不得其死者有老而未死者

有幼而學者晚而學者有學之進者學之退者窮者達者明者愚者富者貴者命耶性耶知天之學必有以辨之嗚呼豈獨以詩文驗之哉以其時考之可矣余晚學而退者故云仲春上澣牆東老叟書於流福橋西之寓舍

跋蔣民瞻詠史詩

昔西山編文章正宗歌詩一門委之劉潛夫以世教民彝爲主凡涉閨情宮怨者皆勿取後潛夫自作十臣十伎等五言百首句簡而括意深而確前無此體視胡曾詠史直可唾去選詩如昭君秋胡羅敷等辭直鋪其事而已未有斷以己意者杜牧桃花夫人赤壁等絕則拗峭爲工而斷以己意矣然僅一二首而止不如潛夫之多延陵蔣民瞻博學雄文妙年登第流落不偶卒老荆溪之下八十餘年手不釋卷作通鑑擬古七言絕句六百餘篇悉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參以先儒史評斷以己意從而褒貶之較潛夫多數倍篇篇精詣可讀余摭其尤者數十首如詠田單云仁義豈容詐力欺火牛計豈出神師自緣騎劫來何晚豈是田單智較遲范睢云入秦已報魏齊仇功縱無成合退休豈是甘心延蔡澤定應回首鑑穰侯坑儒云六籍咸陽烈燄紅諸生方士一邱同後來猶有高陽客笑著儒冠捋沛公簫何云沛公諸將入關初簫相謀深總不如秦府盡收圖籍去不知博士有遺書陳平云一雙白璧贖君過四萬黃金買主疑自是楚人愚易入誰言漢計誠能奇丁公云鴻門舞劒甘爲虜廣武杯羹脫若翁爲楚不忠如定罪未應項伯後丁公張釋之云盜環犯蹕得輕論廷尉持平信不冤誰爲絳侯書贖背此時何事竟無言王賀云不堪漢法似秦苛狗鼠紛紛觸網羅繡斧盡從天上出赭衣轉見路旁多田延年云空倚前功羞唾背謾追往事痛捫心僦車自謂罪猶小驂乘誰知禍更深魏相云洞洞天聰達四門清明重見漢乾坤方懲私室仲公議更倚旁睽借裘言二疏云都門供帳擁安車多少公卿愧不如他日更憐蕭太傅晚年竟死石中書韓延壽云此心元有吏民知恩信分明不忍欺御史他時來案事可會閉閤試深思元帝云豐芭貽謀數世仁奈何漢政雜周秦亂由蒸顯誰階禍儒用韋匡豈識眞薛廣德云中人怙勢權偏重君子寒心道浸消空溅車輪污頸血安危元不係從橘王鳳云漢火熒熒漸欲灰一天黃霧密難開昔年神爵書何瑞應爲陽平獻兆來王章云奏上囊封分死忠直排昏霧徹天聰牛衣女子區區見欽承諸人政與同孔光云昭陽殿裏方專寵安漢門前競貢諛後世無從窺諫草當時還有一言無梅福云一尉孤忠鬱莫攄忍看漢室墮新都寇甘去作吳門卒猶勝稱爲莽大夫逢萌云冠挂都門海可航誰扶漢室立三綱身名當日憐宣武官爵他年笑紀唐鮑永云謾將深意託朱紱寄興東鄰美少年玉骨終當同穴朽主裳更忍爲人妍桓榮云老更親往乘輿迎三歎儒風盛永平漢治不蒙稱古力諸生徒談一桓榮管寧云擾擾干戈京洛閒海雲空闊老龍蟠他時建業徵書至渾作蔬畦瓦石看荀彧云萬騎潛驅走賊營子房可是善籌兵兖州便作關中看九錫他時更死爭呂蒙云分取荆州一半回舊盟赤壁冷如灰阿蒙不識同仇義夜半白衣搖櫓來李密云聞道淩華醉撫牀天邊鴻鵠且迴翔夕陽亭下晉日短不及事劉光昱長潘岳云潘郎信是拙謀身甘作奴顏拜路塵謾賦閉居誇止足白頭終負太夫人王戎云早年曾作竹林游身到三公未肯休誰道清談多廢事不妨終日弄牙籌張華云空羨鷦鷯託一枝位高身與國俱危斗半早識豐城劒星拆三台自不知張翥云銓選無分赦羽林當時有識共寒心洛陽運去將分鼎懷朔人歸盡散金蕭衍云佛說當年割體膚太平寺主老仍愚是身三捨非眞捨捨與河南一破奴梁元帝云同室相屠危社稷擁兵不下棄君親何言萬卷有今日自是六經中罪人齊後主云翟衣馬上苦匆匆北旆南轅莫適從鄴下不憂無斛律并州更恨有延宗并州平云齊王神武非人敵一戰盡收河以東棄地償軍渾莫問在廷賜帛賞誰功秦王云兩矢臨湖太白秋上皇方汎海池舟房謀早贊周公事他日更憐蕭太傅晚年竟死石中書韓延壽云此心元有吏民知

魏諫終忘予紲雖放宮人云玉顏空閉掖庭春君寵雖疏聖德新
粉黛三千棄如土何須更進一才人武后云漫留富貴託英公老
將何堪制女戎長髮初來感業寺白頭直到上陽宮平高麗云三
十年閒幾戰攻坐看諸將取遼東武功幸可誇來世家事應難告
乃翁李敬業云風馳一檄挾軍聲可恨思溫策不行孝逸能爲灌
嬰計英翁何假子興名玄宗云樓西花萼倚雲端玉笛琵琶樂且
湛百福殿前晨省闕五王帳裏夜游酣肅宗云乘輿西去撫軍東
寶冊宜須屬使通良娣翟禕心更急黃袍肯釋望賢宮德宗云猜
心往往忌人言卻要推誠待吐蕃自是平涼多伏甲空教伐竹大
安圍高駢云成都冤婦訴將伸延閣妖徒術豈神要向天邊騎木
鶴那知地下綁桐人王師範云小車載仗固忠謀遺質求降竟忍
羞秤席一言身族滅當時只合死青州朱溫云初被梁家新衮冕
盡臣唐室舊衣冠乃兄醉眼分明處祇作碭山一盜看郭崇韜云
位極功高讒隙開欲謀還鎮更徘徊后宮巧結終身援誰道軍中

教目來李知誥云金陵城闕勢龍蟠覽鏡時時發浩歎受禪老臣
應恨晚更求盈壽餌金丹其餘佳句可摘甚多茲乃玉中之天球
珠中之夜光也余表而出之後之讀者慨然有感於其述忻然有
會於其心其于世教民彝未必無補云

跋

跋杜東洲詩後

歲在辛酉始識東洲杜君於蘇臺見其魁岸英宕眞奇男子也不知其爲詩人甲子夏五余自容山抵舍案上忽見東洲詩集手不及盥快展疾讀盡一卷如入武庫戈甲劒戟森森逼人于是曠然笑曰此非東洲之詩乃唐人古句君拾得之耳五言律似王維姚合下及劉長卿七言如許渾崔瀕絶句亦不讓岑參杜牧之蓋東洲好游北窮松漠東望海若有司馬子長足跡不到處宜其詩發揚踔厲奇中律呂可附極玄又玄之後也欲爲痛著數語而余篤方稅君舟已邁遂有餘恨他日寄全帙來鋟梓當以序引見屬庶蠅附驥云

跋陰德詩後

善惡之報有以理推之者以氣推之者理所當然而氣適與之符則其應也如響理所不然而氣之感也厚則惡亦有時而不報理雖正而氣之植也偏則善亦有時而不報若是者總歸諸天而天亦不能以自必故凡經傳所言善惡之積而祥慶殃之必至者常理也如伯夷餓比干死顏子夭則理之所無而氣之變爲之也嗚呼此聖賢之所不言而存世教也其意微矣仲鼎父論鄧伯道之事謂之裁度義理不當棄其子則可謂因如此而獲罪於天送絶其子則不可伯道以石氏之亂不得已而棄一子天猶絶之則永嘉之末盜賊羣起殺人以千萬計天乃恝然不省而皆俾之橫行得志又何耶余謂報應之理天不可知而不幸者當歸之命人之爲人但可爲善而不可爲惡則不易之性也然爲善者尤不可有責報之心有所利而爲之爲善必不誠則欺天矣仲鼎父以爲何如

跋般若心經

心者佛之別名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也神妙卓立不與物俱靈光獨耀迴出塵根不立文字不由見解風幡自動兒嘵自止若夫向塔相輪邊走去西川看競度便被狐精看破此理如何天英上人示余楷法心經余不通梵書讀之正自解其意據注家以色受想行識爲五陰眼耳鼻舌身意爲六入聲色香味觸法爲六塵而楞嚴悉指爲虛妄然則不妄者獨此心耳注家又以苦寂滅道爲四諦諦者審也審其理也又以菩提薩埵爲覺而有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上正等正覺波羅蜜多爲到彼岸以華言梵音又文之以理不知彼葱嶺以西諸國語果如是耶余獨愛其心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之語以爲有合於仲尼觀呂梁伊川渡漢水之意然西方之教以無心爲主魯東家之學以正心爲主此理又何如各請天英下一轉語

跋邵僧坐化偈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天屬也安上人不念其親有疾弗療趺坐瞑目默齋翁不念其于方懽喜讚歎眞以爲往淨土生蓮花也是之謂見解是之謂了空是之謂畢竟空是之學其心術冷冰冰地其天性離矣安乎惜無以曾子易贊之事告者翁乎惜無以子夏喪明之事告者雖然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余之謂矣久欲與迎禪老辨析此義當暑未竟

跋黃子高先誥

金鳳黃氏世爲暨陽望族家譜傳二百年舉字子高余同年友篤學力行克紹其家延祐甲寅初行貢士法子高首中鄉試授常熟州學教授待詔未上一日攜其六世祖諱待聘誥二通示余盥手捧讀其一通紹興三年七月可右迪功郎逸其首止云奉公體國宜加奬錄八字是時官制分左右左爲有出身人今曰右不知其奬錄之因攷之宋史元年六月邵青叛引兵趨江陰二年五月浙部淫雨害稼先數日江湖寇多綱運不繼罷發運司公之受賞意其非糾合民義則納粟振饑所謂奉公體國者此歟其一通則泞熙十三年四月可贈通直郎因公之子安豐判官諱嶷引郊赦恩

乞賜其父者也按譜澔字濟卿紹興十五年乙丑劉璋榜登第距乃翁受賞時不過十有餘年後仕至朝奉郎提轄行在榷貨務然則翁義方之教積善之慶概可見矣君于之澤踰五世而猶未斬子高方具而大之嗚呼太行王屋之山眞可得而移也又嘗記渡江初陳去非與席大光避地湖湘不過詩詠自娛無濟時康國之志相繼被召三年陳自中舍除小天官席由吏書拜參政去年八月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移屯金陵今誥中所書參知政事出使吏部尚書闕者此也權書洪儗則當時在禮部請兼用詞賦經義取士者也先是呂元直自江上歸過姑蘇守臣席益請去瑣闥黨魁呂大喜于是呂復相益入朝而給事胡康侯奉祠誥中給事中唐傅必代康侯者也不著其姓史無所考捨經明行修之安國用無所知名之唐傳將涉于里卻麒麟而策蹇驢相業如此恢復何望焉阜陵無宰相若王季海之奸邪梁叔子之庸默在所勿論卷中姓名歷歷可指追思曩昔撫几三歎使鄭叔則聞之必大笑曰何預我邪丙辰七月望後閱董弁所著閑燕常談云建炎三年正月黃唐傳爲中書舍人然則此人姓黃數月後必又遷給事矣

再跋

余跋後數日因閱中興奏疏胡明仲言於思陵曰今典章文物一切埽地百司庶府殆爲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爲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愼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留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敘奏薦常程之事一按而舉矣又曰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顚持危其責任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之末而已明仲此疏正建炎三年九月爲起居郎時呂頤浩爲相惡其切直罷之今觀此誥呂書字甚謹推賞一迪功亦親視之他可知也非明仲所謂常程文具之末者乎覽之太息後五十年至泞陘閒選人勅黃左右相皆免書不知始於何人建明嘗效

跋柳公權帖 盛明舊藏

帖云近過雲安種種未及但深反側外日盧橘奈其臨行不敢詣某呈歐跋云柳君此帖清奇出塵在諸石刻上深有晉人骨法數百年手削存乎其前景仰高風也吾友石君孟光祕收修爲跋之後又有臧彥發喬仲山跋史不載誠懸出處不知以何年月何事到有杜鵑處誠懸以忠諫自結主知亦何待人獎借末有呈字必上達官惜不詳姓名耳廬陵公跋謂此帖出塵在諸石刻上此墨蹟也以比石刻何耶況大和開成距宋昭陵亦未有數百年也歐跋不僞但恐不在此帖上耳石君孟光臧君彥發至仲山已三易主又爲明卿所得君其愼寶乃郎數百年矣

跋麥舟卷 跋者多請麥夫未稟父命不宜擅予可笑也

范高平清規粹德精忠偉度爲宋名臣第一忠宜爲之子豈不知父志與父之量麥舟之事乃其淺鮮者故志傳皆不載不足載也或者疑其不稟命想視此數石之麥爲重耳夫聞斯行諸有父兄在子路所聞所行有大於此者矣非麥舟之類也又有一說曼卿年長於希文堯夫視之嫡孫行也人徒知范公父子之好施而不知曼卿豪俠之氣輕視富貴非大賢之賜則亦不屑受也今人慣道一乞字而甘貪嗟來之食夫豈知芙蓉城有仙人哉

跋坡集板行甚多何掄所編三蘇大全最爲叢雜該備皆不見此帖何也坡再游錢塘與南北兩山諸僧最稔所謂廬山高人自有緣契者然別去五年已有湖上僧舍不復往日之歎邊鶴重來當何如其感慨耶

跋放翁與文定劄子

始意文定公帥越時與山陰往來必稔今睹墨帖所謂拜進崇仞者是此翁會至吳鄉也又有假鉞視師語而封函之首呼制置資政同如此必嘉定更化後再起帥金陵時也三幅合爲一通劄子提頭體當然放翁老矣蕆犢之愛情類楊彪亦恃公知己也

跋蔣良貴梅堂竹亭二記

梅堂竹亭二記與鶴山書院拱極堂矩堂相表裏皆端嘉一時崇尚理學之文前乎韓柳亦無是也非無是文也無是識也嗚呼美哉文靖之辭精贍文忠之辭明暢忠文之辭簡質一以世教民彝爲主藹然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豈可以文

論哉伏讀三歎敬識下方

跋陳忠簡公駿與子帖

前輩謂不可觀人私則不可傳也弗私何害忠簡與四九郎帖持身以潔訓子以儉藹然有文正公歐文忠家法賢矣哉或謂後溪除命公實沮之疑黨韓者然已之罷與諸賢相前後終不與余端禮京鏜同升公豈黨韓者耶疑史評未當

跋邱文定公手帖

戊辰己巳年朝廷多故方隅不靖羣寇未平西泝歸峽東出金閩兵鋒所交積骸枕山谷流屍蔽江而下赤白囊警報無虛日諸言

繁興民聽惶惑夏秋亢旱赤地千里餓殍滿野余老病臥家祈死不能適邱君立中攜示先太師文定公與其冰翁博古吳侍郎書得之渭陽家手澤如新伏讀三歎是時公自樞密院發詳予祠起知武昌淳熙己亥歲也書中首言苦旱祈雨百方不應村噎缺食繼言彊盜劫殺聞俾歸俾皆傳聞不得其死散榜捕緝而實不然然湖寇因此平靖有將錯就錯之語凡此數條皆與今日事相類殊可怪也上距百五十年矣然淳熙何如時也天運回環陰陽長歎人事變更又何如哉末言辰沅抄板價值堅厚者不易得得之爲僥倖余將就木木猶未辦此季孫之憤不可略取撫卷爲之悵然天曆二載中秋後三日里人陸文圭敬識下方

跋趙學士書

宋廣平梅花賦有虛谷獻之仁近三先生跋公自敘云垂拱三年戰藝再北客館東川觀牆陰梅花託根非所感而作賦皮襲美見用工夫又曰須是自得使當元祐間館閣爭論時或及此則必當與坡力辨不尤甚於哭則不歌乎簡卿出千里諸本示余書此一

無復加矣於公出處進退之義未之及也余獨怪垂拱何如時十月爲坤黃裳易位天地閉草木爲之不榮此賢人括囊而隱之時也廣平方欲出仕又恨其登第之不早何耶東川非其所鳳閣鸞臺乃其所耶公剛腸嫉惡勁氣逼人老而彌篤誠爲可敬計作賦時牝雞老嫗尚未得二雙也羅織之禍諸賢皆駢首就戮後人哀之而亦惜其才之輕試也公鞫獄太原而出使方力爭之幾不免虎口設有不幸不過洩冶之徒終未合讒伯玉君子之道故君子貴時中倘知幾若公晚輔開元正色立朝永保貞固相業居第一則議者無嘗焉余頃在吳子餘書几見公梅花賦未識偏旁讀不成句與今本絕異未知孰是所謂作賦補亡則虛谷以爲忠定伯紀山村以爲文清太初二李不同誠伯紀也足以配廣平然恐太初爲是更考之宋歐陽光祖壽丞相亦賦此

跋子昂寫韓詩一首與鄉貢錢子原求跋

昌黎屢舉不第遇陸敬輿知貢舉乃始得之感知賦上光範三書

皆貞元八年以後事遇不遇命也何汲汲若是耶然識眞者少世無敬輿將終身不第矣雖終身不第而日光玉潔之文萬古不磨豈明水一賦顏子一論能盡其概耶趙學士所書古詩筆法雄健似不爲子原設諸君期子原科第者淺之爲知子原者矣

跋王本齋畫像

總管王公幼躋膺仕江浙淮湘數歷殆徧每一官畫一像讚者盈軸莫不羨其金章紫綬之貴優加陟任今居嚴陵府幕他郡縣有事輒委君治之以廉能著聲江浙云君三衢士家今寓錢塘

跋三生圖

按三生圖出袁郊所記而坡仙嘗手鈔成傳以補天竺故事葛洪稚川之歌可謂夙契守儒端士多不之信夫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而非輪迴之謂也原始返終則知死生之說伊川謂嘗用工夫又曰須是自得使當元祐間館閣爭論時或及此則必當與坡力辨不尤甚於哭則不歌乎簡卿出千里諸本示余書此一

笑

跋李良心萬里江山圖

前代畫山水名家如大小李將軍范郭諸人尺楮丈素價重連城千金不易以其所繪似山川也而羈人逸士多好居山澤而貪夫龍山澤之利者赭山而采竭澤而漁所謂山深無計避征徭而魚鼈各有佛性活者卽動死者便靜死活只在紙上要人究竟

題畫牛小卷

枯梢淺草兩牯且行且嚙童子困臥其上殊自得也視其貌狀樸野必不能角上挂漢書讀項羽傳雖然日長睡足欠伸時不識字更佳也

銘贊

存存齋銘爲金尙志作

存存之義本乎易繫君子存之庶民反是存之有道養吾夜氣晝之梏亡則不存矣成性天與何待於存閑邪則誠多欲則昏勿搖汝精毋滑而魂虛以待之眾妙之門噫此求仙之術非吾儒之言安處善齋銘

大隱非隱眞空不空空在實裏隱在顯中儒釋兩家同異曰將無同

蠢蠢含靈各有佛性活者卽動死者便靜死活只在紙上要人究竟

題畫牛小卷

枯梢淺草兩牯且行且嚙童子困臥其上殊自得也視其貌狀樸野必不能角上挂漢書讀項羽傳雖然日長睡足欠伸時不識字更佳也

銘贊

存存齋銘爲金尙志作

存存之義本乎易繫君子存之庶民反是存之有道養吾夜氣晝之梏亡則不存矣成性天與何待於存閑邪則誠多欲則昏勿搖汝精毋滑而魂虛以待之眾妙之門噫此求仙之術非吾儒之言安處善齋銘

人之爲善皆有四端意所由來尤貴審觀所由雖善必察所安聖人知人如是而已董生之論蓋本諸此孔以待人董以處己人己雖殊善則均耳以危爲安以安爲處瞻宅弗居保子逆旅凝水焦火戒其傷汝

玉泉銘爲琴士劉伯賜作

三閭之潔孤竹之清萬古空山化爲泉聲洗月消消度風泠泠游魚出水誤作琴聽

石澗長老贊

水流涓涓久滴石穿磨成鏡面底不是磚

古澗長老贊

苔封老樹槎牙藤穿怪石頑獷半夜山空月明倒浸一枝梅影

瑞芝贊

公車人闖仁風載揚協氣嘉生煜煜煌煌華粲紫金虛凝截肪繪以爲圖播而成章咸曰休哉維公之祥匪公之祥邦家之光

跋十梅圖

靈隱老子跋云自召南說命言梅之實後梁唐宋詩人止詠其花以爲世道不古余乃爲梅解嘲云古今詠梅多矣自水部至茶山一聯半句收拾圖中殆盡然有遺恨半山眞宇裝宇韻唐律七言

題索句圖

咸平以後景祐之前結廬孤山有隱君子焉冥搜物外隱几嗒然影香得句佳處參禪起視湖光窗月在天梅瓶無香茶鼎無煙悵鶴夢之俄空泣茂陵之遺編畫史雖工意妙不傳

題空隱和尙行卷并謝卓蟲之惠二首

悟木莊贊

石瀨汩汩細水無聲西風葉脫老木孤撐碧篠叢苞青苔側生飛離雨雨山中來者見人不驚翔而復下此爲何處莽蒼之墜

文

勸農文二首

每歲孟春勞農於東郊此古之禮而朝廷之令典也州縣長官以勸農事三字繫之職銜之下於事爲重詔書每下率以農桑爲王政先申明禁約惟恐不至句容一小邑土瘠民貧近行移坊鄉凡有閒田隙地廣殖桑棗爾民亦既忻然趨令二月始和農出在野縣官率其屬以延見父老非爲文具務敦實業爾父老率鄉之子弟惟勤惟謹勿惰勿游勿好勇鬬很勿飲博爭訟惟耕耘是務耕耘者衣食之本不耕則飢不蠶則寒飢寒迫于身則放辟邪蕩無所不爲伊爾父老之羞爾其訓教之洊成之後農時有隙予弟各入鄉學習以孝弟忠信所以崇鄉里之化也若夫討征慢令貪刻以厲爾民縣官所不忍爲益思檢身繩下以無負於爾百姓父老

在此吾不食言

農亟事也州縣官以勸農二字繫銜每歲春月延見父老於東郊誡之農事禮也夫水旱之不時此天數也隄防必築以泄水患陂塘必浚以通水利修水旱之備也人事不盡諉之天時爾農所以重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桑或受之寒之患則不忖之心生爾農戒之哉古書有之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服字有用力之意力字有勤勞之意不用力不勤勞卽是惰農惰農安有秋成之望繼自今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妨農之事一切不爲毋游手好閒毋沈酗于酒毋好勇犯上毋不孝不友有一于此官有常刑此又爾農所當勸者其敬吾言毋忽

戊辰勸農文

暨陽一小州土狹民貧官府治從簡易一毫不肯科擾近者口盬徧敷塘夫遠役出不獲已然且多方區畫害不及細民爾父老所親見也去春飢民在野爲之貸糧接濟僅免流散夏秋蝗蝻繼發極力收捕幸無害稼歲小登一冬雨雪愆期深爲爾農憂之二月初吉田事載興官長親出東郊勸耕雖循舊典亦欲延見父老巡省田里爾等一鄉之老當帥一鄉之子弟胥訓告胥教誨浚乃溝洫慎乃隄防利乃耒耜修乃疆畎事事有備有備無患又須孝養父母遵兄長毋淫于逸惰農自安不勤不勞越其罔有黍稷爾農戒哉其或好勇鬬很博奕飲酒聚其淫祀驅誘良民邪有常刑罪及爾身弗可悔

說

文說

西州史敬輿嘗爲余言漢唐宋以來良相能更謀臣武將代不絕書獨文章之士鮮得漢董賈兩司馬劉向揚雄班氏父子而止耳王褒崔寔而下不論也唐韓柳宋歐曾王蘇而止耳李翺皇甫湜秦而下不論也宋渡江後詞章愈盛古體逾遠獨朱子詩賦本騷選文視韓蘇而理勝之其餘葉正則以下各自名家六十年來影響殆絕將盛極而衰歟抑待乎其人也敬輿此論上探前修下期來哲余聞而太息焉然嘗論之古之所謂文章非言語之謂也道德仁義之精華禮樂法度之彰著皆其具也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坦明溫厚已非秦漢經生講師所能道而三百篇章句皆出於微臣寡婦寺人伶官之口何其粲然而成章也蓋周召而上文章皆實用孔曾而下文章皆空言空言者言而不見用非無用之空言也以無用之空言而後世能言之士如向晨之星稀疏絕少豈不可大怪也哉自唐以來朝廷百司用人無方惟翰苑非文章之士不預所以承恩寵備顧問參謀議賾諫諍位親而地禁非止典誥代言以風天下而已唐以陸贄李絳爲之宋以歐陽修蘇軾爲之人品可知也夫文本於理根於識昌於氣兼之者賈董而下諸人雖不居翰苑名尤著也翰苑創於唐開元閒六百餘年學士名不著者何限然則視文章之能否知翰苑之盛衰居是職者學宜益懋行宜益修名宜益著故居之而不怍不然則昌黎氏必傲之矣因與友人論古今之文而併及翰苑之職縱書以贈之

靜巷說贈都瑚布鼎錄事

夫子言仁智動靜以其體樂壽以其效對舉而互言之無先後也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而中節則兼體用包動靜而戒愼恐懼與夫愼獨之旨則用工於未發之先未發體也體則靜也特不顯別之耳直至濂翁太極圖說方出主靜二字益太極分陰陽陽主動而陰主靜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靜居動之先也天下之動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生吉一也凶悔吝三焉動之不可不謹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矣常人感物而動動不知止故流於惡而失其性聖人全動靜之德而本之於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無欲故靜者非言人之欲也言天性之本然欲之未萌者也此固造化之根柢聖人所爲主之者也人能寡欲以至於無則靜靜則可以希聖矣古潤錄事長官都瑚布鼎字成之登己巳第沿檄至澄川訪余蓬蒿之下相與講明太極指要因求靜巷說於余余謂主靜之說先儒蓋之而巷字獨不經見成之曰紫陽亦嘗以晦名之矣無傷余曰然於其行書以贈之

心說贈凌湛然

湛然者存心養氣之學以靜爲主而動生焉非如虛室生白心齋坐忘又非如枯禪入定常惺惺法如鏡之磨一塵不留如水之停一波不起雲影天光上下昭徹豈胸中擾擾終日昏昏者能識之哉宣城翁以此自號而松雪齋爲之書其人可知

琴說贈朱老

唐郭琴師善者能鼓十二弦生雲中流落湘南子厚爲之志墓而悲之錫峰朱老年七十餘以能歌聞諸公皆俎豆之然守古道不變不爲俗耳所便故與爭師同一不遇一日訪余齋中袖出詩數十首自言將道江涉淮以游余時方與諸生溫舉子業取四十年前蠹冊子據槁梧呻吟不絕聲諸生見之皆大噱余歎曰是奚噱哉我異彼幾何王式老矣諸生強之出安知不被狗曲之譏乎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朱之心余知之余之心朱未必知也希矣漁隱說贈顧仲仁

古之隱於漁者雷澤潛龍也物論當以磻溪爲第一人富春次之玄真子江湖散人以下不數蓋吕尚非隱素負鷹揚之才坐盤石以待天下之清後車載去則牧埜檀車煌煌之事業立談可辦至封營邱已百餘歲矣子陵與文叔幼同學龍上天而蛇獨處足加

帝腹亦狂奴故態安知其應天象耶建武不出則無可出之時矣然雲臺中著不住此人今海陵顧君仲仁韜光于絲綸之下其將有潤叟之志耶抑終無故人之情耶吾聞仲仁富而好禮喜賓客重然諾有古烈士風朝廷方寤寐英豪非能入夢恐不免耳彼唐張陸之徒不過騷人詞客聊以自娛鳥足爲仲仁道哉古之有道者在緇帷之林湘江之濵河汾之亭姓名俱寂寂不傳其寓言乎或眞有避世之士也仰高山挹清風吾方尚友千載他日與仲仁傾蓋當細評之與和李瑞卿將如海上訪隱君持君說以往爲吾致意仲仁愼勿被羊裘物色者至矣

菊隱說贈趙與民

菊有黃華色之正也夕餐落英味之烈也以制頹齡性耐久也周濂翁以配隱逸之士得非以淵明故耶離之下山之北悠然其閒興直寄焉耳意不在菊也祖爲荊州牧孫爲百里宰官職高卑不論而卯金代興午矣靖節仕焉是烈女更二夫也歸來詞不作可知天時履方履而知地形然後可以稱縫掖之衣否則齊秦之夸父客東川覩牆陰梅花託根非所爲之賦於花中品最清高淩厲月霜傲睨冰雪正可與鐵石心腸人對襲矣雖知廣平恨不知梅耳梅豈愛人嫵媚者哉蕭山倪使君佐溧水長興兩州廉介清苦挺身拔俗有梅花之風骨又宜慰公在常德時實生使君庭有古梅一株異甚虬枝老幹圖傳江南兒時戲

乎然菊一也生於柴桑之徑則流芳百世生於南陽之潭則遺臭萬年物固係其所遭故耶伯始爲三公願不如一處士耶然則出處大節君子所宜講也永嘉故趙惠王七世孫由道敏而好學退然自得不與時競來澄川游其外舅張侯命之曰菊隱美其志也尊謁余求其說余謂君生侯王家妙齡秀發不可當吾世而墜先澤邦有道則見爲三槐王爲桐木韓世濟其美豈功名獲遂然後歸隱在晚節之香不亦可乎今毋太早計傳曰君之齒未也

梅齋說

唐垂拱中宋廣平隨叔父客東川覩牆陰梅花託根非所爲之賦後百餘年皮襲美見之疑其鐵石心腸乃解吐婉媚辭殊不思梅未止後堵於甘露林氏不見者十有三年今年春謁余於成德堂上氣局老成言動謹飭學益進而未止問其年曰三十有一矣問其字曰名彬字則未也余曰字朋友之職也請以仲易代子名何如夫易之道至矣仲尼七十學易猶未彬彬而待於數年之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豈易言之韋編三絕十翼乃成子年未及仲尼之半後生可畏然可自謂無大過而不學也哉夫文學彬彬士也文質彬彬君子也學易彬彬聖人也吾子愼擇之矣余老且死將見爾先人於地下亦有辭焉

蒸趙之雄鄭衛之靡未許其一變至道也吾聞周大夫有原伯魯者不說學閔子馬譏之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原魯賢而好學猶當以周大夫爲戒也夫

張仲易字說

永嘉張君耕叟淳愨瑞讓重然諾遷勢利善人也信人也客吳中與余交二十年君晚得子篤敏可喜既弱冠而孤遂從余遊學進未止後堵於甘露林氏不見者十有三年今年春謁余於成德堂上氣局老成言動謹飭學益進而未止問其年曰三十有一矣問其字曰名彬字則未也余曰字朋友之職也請以仲易代子名何如夫易之道至矣仲尼七十學易猶未彬彬而待於數年之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豈易言之韋編三絕十翼乃成子年未及仲尼之半後生可畏然可自謂無大過而不學也哉夫文學彬彬士也文質彬彬君子也學易彬彬聖人也吾子愼擇之矣余

徐宗起字說

余始至句曲之寓舍麻尉挾其鄉之子以見容止可觀問之徐姓自強其名余笑曰不祥宋開禧宰相之名也聞者唾去請更之歸而告其父父命之曰起宗謁字於余余曰甚善請字以宗起或者怪之余曰事載北史昔元魏專尚門地薛宗起以不得入郡姓碎戟於地孝文帝謂之曰卿非起宗乃宗起也夫尚門地而不拔才能魏之敝法也魯之三卿孰若四科故立宗起家士之事也楊名顯親孝之終也容山縣之徐舊爲著姓世有聞人自崇明寺以西接棟皆徐也而君非其宗君年甚少刻苦力學卓然自拔於流俗從師取友孜孜如不及父仲傑亦篤於教子屢謁余致意爲君肯構肯獲于公之門將自此高矣昔昌黎作城南詩先輩皆謂退之不當以科舉利祿訓誘子姪獨涪翁不以爲然益恐此論淪於高虛而不趣於平實也大抵古今之學不同鄒魯以前是一種議論漢唐以來是一種議論如夏侯勝韋賢桓榮之徒史爲美談退之

與魯直識見亦略同未可全以爲非也姑寘勿論請書自是關君門戶事君必勉之

陸安仲字說

易卦彖下係元吉者一象下二十有二元大也吉祥也陽剛則吉陰柔則不吉中正則吉不中不正則不吉元吉之義獨於鼎卦繫之者鼎器也夫器苟諸安處則安危處則危安則吉庶人之吉求安而已无妄之福不可覬也无妄之災不可值也故居仁由義心廣體胖一身之安也事親敬長宜其家人一家之安也鷄鳴爲善夙夜終譽一日之安也家有餘慶子孫逢吉百世之安也富壽康寧天之所以與我者修身立命則我之所以事天也天隨子之裔孫元吉字安仲請其說於余余爲之演其義云

江子強字說

句曲江聲伯名其子曰南傑友字之子強求其說於牆東叟叟曰義在中庸之十章子弗聞乎昔者仲由問強夫子告之以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君子之強釋者謂南方之強卽君子之強非也南方之強君子之強非也南方柔弱北方剛勁皆以風氣論南雖勝北律以中庸之中皆墮於一偏章內有兩君子寬柔以教之君子僅對死而不厭之小人非強哉矯之君子也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無道不變乎生之所守是爲義理之強是爲君子之強北方之強君子之強是則中庸之不可能者蓋南不及乎強者也北過於強者也四者之強強者中也長其善而救其失抑其偏而勉其全子路爲善問者夫子亦善告之也嗚呼子強懋戒之哉以弟子之問爲自己問以聖人所答爲自己耳聞此讀書法也舍是余無以告子矣抑論語載子路好勇處皆初見夫子時事晚年進德殆不可量子思論智仁勇次之舜顏回之後孟子論改過遷善列之禹與舜之前游夏求賜不

得與焉益子路乃問子之所畏故思孟皆推尊之傳載其屹然執
干而舞者豈升堂之由也哉

程光道字說

濂源程君子敬以選爲句曲令其子益從余游益字光道義取於
易余演而伸之益之爲卦巽上震下陽下居初陰上居四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先儒謂凡卦中有光者（一作堂）皆屬陽如光明光大光
亨皆是蓋陽則有光陰無光也然光欲晦晦則明欲潛潛則著欲
損損則益故曰謙受益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濟而光明
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益謙中有益良多益哉也益中有謙
自上下下也兩卦相須君子象之若震兌之未光咸之未光屯之
施未光夫之中未光皆陰陽失位失中失正也嗚呼吾子愼之卑
焉以自牧也欿然以自視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風雷
交益木道乃行篤實輝光所以日新觀國之光所以尚賓體達用
也焉存有之來春江南林谷之下間北方有儀儀老必子也夫

李叔成字說

燕山李繹侍尊人復初來尹鄖陽遂從余游年未弱冠立志超卓
敏而好問進莫之禦同門之友字之曰叔成義在予語太師樂之
卒章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何止言樂學亦猶是何止言
學道亦猶是學必時而習又當至於樂道不可自畫盡尤甚於
力不足續之則緝熙光明不續則閒斷荒落周頌兩言繹思爾繹
而思念也商須兩言思成思而成此人也斷章取義思過半矣樂
有八音獨奏自爲始終小成也八音並奏始金終玉大成也小成
攻輒敗走世尊一日親至城下以鞋尖踢倒大成也小成
片閒田地凡聖同居自往自來不亦善乎比邱合掌而去南游金
武仲以下四人之長亦可矣復初天下士也今移守淮陰弓名之
子必爲其裘藝成而下且然況德成而上者耶

朱子才字說

金鄉朱君元士隱居湖莊以行義稱年幾耳順一日謂雪村上人
曰君名元士元士視子男古爵也吾布衣終身名不稱是請更之

曰士元而謁字於牆東叟叟聞之曰可哉子生三月見於父父命
之名三十既冠而字故子已孤不更名今日士元乙之也非更也
字朋友之職也乃字之爲子才昔魯子敬謂劉元德曰龐士元非
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其驥足耳龐之才高於伏龍
鳳雛第一流人也龐以才見用不幸早世君之年乃過之而困阨
不求人知將抱才不用耶抑有待耶雖然犧樽青黃乃木之災擁
腫拳曲天年以永然則才一也將爲有用之用耶爲無用之用耶
請上人更下一轉語壬申夏五牆東老叟書

荊石和尚字說

晨坐容山齋房三僧入謁其一永嘉俗單氏名玘字荊石顧余若
有所請余扣之曰玘佩玉也而代呼以石義何居師曰玉亦石也
荊山之下以玉抵鵲人以爲寶我以爲石余因舉荊山有二條馮
翊富平之山北條之荊也軒轅鑄鼎處南郡鄢汎之山南條之荊
也卞和抱璞處師曰足既刖矣何不攜隻履去空效小兒嘵則歷

余笑曰是眞難滅是假難瞞師若不怕路滑他日迴荊山去拈杜
杖擊石三石當點頭

法城和尚字說

有一比邱發宏願心手捧淨土提金剛杵自蔥嶺西至震旦東築
大法城內包須彌山以恆河沙爲界開甘露門答三途列寶坊創
立精舍中有雁堂青蓮花樹有菩提無根自生草有苾芻冬夏常
青設小乘中乘大乘以戒定慧守之統八萬四千有降魔無數來
攻輒敗走世尊一日親至城下以鞋尖踢倒大成也小成
片閒田地凡聖同居自往自來不亦善乎比邱合掌而去南游金
山登妙高臺指江水東流曰好一箇背水陣侍者執拂在旁跳而
請曰收汝心兵師無言下臺去

賦

修泮宮賦

中山晉人氏客三峰之下飲水著書一日出游曳屣而西訪古茅

湘言至其閣有官廨層宅坳之隅蒼龍蚴蟉（渠黝切）以行蟠紫鳳軒翥而翬飛華表遠停於鸛鶴馳道橫截乎虹蜺兵閣畫棨（戟衣）帶金鋪銅塝山藏睟以爲基門闕（音杭）高也闉（音因）而無旁彤墀之內實爲中唐（廣中也）踏也勢墳而雄脈坫（丑壓切）而剛省薇綴鶩以交琴（音敷）公槐蔭廡而遠揚欲颯（音嫡）薄也堅綴於磐（音盤）美石美甃（音仕）甓（音壁）也徹朱扃乃煒蕭（燒香也）而陰而上（殷階也）涉拾（音級）以登扣玉陛（音仕）甓也徹朱扃乃煒蕭（燒香也）而承榱（音衰）黼於（九切）飾檻（柱）褊（音扁）欄上方閣切下閣閣切不純色駁（音駁）以相輝殷（烏閑切）赤黑色刻桷（古岳切）大赤色以相輝殷（烏閑切）赤黑色刻桷（古岳切）大赤色承榱黼於（九切）飾檻（柱）褊（音扁）欄上方閣切下閣閣切不純色駁（音駁）以相輝殷（烏閑切）赤黑色刻桷（古岳切）大赤色

大夫維伯林父而弗聞乎大夫之賢也脫粟一器水葅一盂雞鳴視事琴罷而晡馬首躇躇孔庭是趨我侯戾止多士從止獻材輸直徒匠傭止後者鏊者繼者尺者鑿（才敢切小鑿也）者斷者斫（鋤也）者戕（斧也）者埏（途也）者俯而鐕者仰而墐（墍也）者昏而鑒（敫皎也）者熄而壘者人徒見今日燕雀之賀戍而不知往日鴟鴞之侮毀也彈鑢寂寥侯未下車薨兒牧豎于刈于芻鵂鶹咮其水菩薪角贼於園蔬或叫（音斗破也）而敲（音敲不正）或窪而泐（石破）或窾（空不平）而不平或龍（干定切青黑也）而無色風箔（音薄）屬以屬（音燭高風）雨櫺（音零小雨）而霑霤疑塵（音疑大雨）黮（音黯黑也）霧（音瞀不分別也）漫（水敗物也）屐（音屐）厚半給於晨炊烏星旋供於夕鼇簋簋不飾籩豆乃亂疑伐樹之不容似率野之興歎非我侯之廉仁孰製錦而一新彼食桑之鳴鳩亦懷子之訂音於是晉人聞之樹碑崔躍命童子泚筆矢口而作非能繼汴宮之頌聊以同魯人之樂也

靈臺賦

原漸錄之開基兮始於有部之封塞向而壇戶兮幽原之風去之岐山之下兮如歸市之從世世修德兮至西伯而作邑於豐天下三分而有二兮七十里之圃而與民同時游觀而節勞佚兮望氛祲而知吉凶經之營之兮庶民來攻於論鼓鐘兮靈臺辟廱臺下有囿兮鳥飛而獸伏囿中有沼兮游魚充牣乎其中樂民之樂兮不煩於民力憂民之憂兮自朝至於日昃歌大雅之洋洋兮知文王之有靈德自驪山之峯燧而輦洛之東移故宮廟爲禾黍兮況一臺之遺基周道鞠爲茂艸兮我心西悲嗚呼噫嘻章華之長鬣兮楚敗姑蘇之游鹿兮吳亡通天承露兮求仙沛邑歌風兮思鄉何後人之修靡覽陳迹而堪傷惟有惜中人百金之產猶髣髴於

文王

天爵賦

墨卿問於楮先生曰子亦見夫曼倩之設難子雲之解嘲孟堅之咨戲誇紱冕之榮羨卿相之位或釋褐而待詔或紆青而游說嘗之智怨沈埋於執戟歎落拓於給事嗟得富而失貧憂朝榮而夕顇間徵審於禍福稍推遠於聲利或默守於太玄或誦言於六藝以是爲達人之大觀處士之高致口不道乎忠信躬不履乎仁義何昔人識見之卑而議論之敝也先生曰吁道之不明我知之矣昔者尼山毓聖玉振闕里抗高情於浮雲寓至樂於飲水知潔身之爲非卒周流而不仕孔楹既奠繼鄒孟氏謂萬鍾而何加眇千駟而弗視指義路以必由擇仁里之爲美性善而教於人信實而有諸己曰人人之有貴非趙孟之可比爵之所賤乃墉爲妾之所恥抱浩然而獨存凜聞者之興起孟軻既沒無有乎爾正學化爲異端斯文失其宗指氣質雜人之性利欲蒸人之慆迂儒坐守於章句墨客徒工於文史維不娶情於人愛安得究心於天理卿徒諂夫數子者學不知方吾亦詘卿不採鄒魯之精微而徒怪班揚之侈靡也爰有大物勢踰卿相位軼王公不軺軒而乘不

哀冕而崇貴非趙孟而莫能使之賤富非晉楚而莫能使之窮心既厭而體胖內自重而物輕靡名途之汩汩紲利窟之營營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非居安宅而弗危者耶由正路而弗歧者耶爲人謀而內自盡與人交而外不欺者耶雞鳴而孳孳與人而共信不薄居之無倦爲善最樂夫是之謂天爵

民嚴賦

容城大庭尊盧赫胥結繩而治埜鹿標枝居無所爲行無所之鼓腹而遊含哺而熙世德不衰至於伊耆微服康衢問乎童兒在朝在埜不識不知鑿井而飲畊田而食擊壤之老何知帝力載黃屋分非心除土階分三尺崇伯子之守邦始謂民之可畏貽厥孫而失之與哀歌於洛汭慨予懷之凜凜曰馭民如馭馬邦無本而不蟊民可近而不可下南伊闕而北羊腸兮予及汝以偕亡左孟門而右太行兮不能遏檀車之煌煌何仁人之崛起兮如磐石之安高祖斬白蛇賦

秦失其鹿兮天下並驅山鬼獻璧兮祖龍其徂發矢中兮決拾既次弦矰繳高舉注不虛發連雙鳧出藪林舉火兮鳴妖狐嘯山兮桓桓送役徒兮入關慷慨兮悲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等死兮求生何如竄伏荊榛閒夜行兮被酒風蕭蕭兮澤水寒有物兮蜿蜒白貫兮屈蟠行者辟易而不敢過兮矧可得而犯干亭長醉而起舞兮徑乘怒而往觀提三尺而一揮兮分首尾之兩端儻忽而不見兮惜莫知其故也何物老嫗兮哭聲之載路也陰靈之連蜷兮揮霍而變化金天氏之衰兮火德以霸當是時也宮中之獻鹿未指鼎上之降馬未迎而芒碭變蒸之佳氣已屬之龍準之眞人矣豐雲起泗水沸沛風揚五載而帝業成擊筑而歸故鄉於是仰悟東井之精俯協赤符之璽天人合應以發皇明厥後彭城元王之裔實開江左劉宋之基方其微時人莫之知偶伐狄於新州射長蛇之委蛇見青衣之童子潛擣藥而傅之謂寄奴之不可殺顯吉兆于神奇信王者之貞瑞必獲助于神祇履巨迹而吞玄鳥兮皆可信而無疑覽史牒以興悽遂援

河東乘月到于天心訪華陰之眺翁俯手遊于一圖寄百源之山中何窮更於劉牧幾混雜于龍龍賴鄒訢之見還轟雷聲而啟蒙

河源賦

將遠行而無所止兮乘文鷁以周游指大陸而尋九河兮求砥石之所由西訴龍門而訪禹迹兮三千里而至于積石欲窮源之所自兮路荒遠而沙磧想博望之僊槎兮載漢節于西域究兩源之分合兮出葱嶺與于闐之國又東注蒲昌兮一名泑澤遵吾道夫崑崙兮路茫茫兮阻脩揚霓旌之蔣蔣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於龍西兮夕余至于皋蘭之山山中高而四下兮水澄瑩而潺湲流既遠而色漸赤兮混滒流而相連石壁峭立于兩崖兮水盤東於其閒忽山開而岸闊兮豁然奔放而不還聲如萬雷之噴薄兮聲沙石而靡林樾吾令蛟鼉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得支機之巨石兮見天漢之織女濯余髮兮洧盤桓逍遙兮容與高祖斬白蛇賦

筆而鑄辭憶唐朝之制舉嘗命此以爲題胡白傅之佳篇反見黜于有司然至今長慶之集猶存而一時中式之賦則磨滅而無餘信乎文章之行定價而考官不得而瑕疵者也

木鐸賦

異哉鐸之爲器也金口而木舌維孟陬之月建爲警衆而特設道人在夏兮司烜在周日食必戒兮火禁必脩震雷發春兮先三日以令布行人采詩兮爾乃徇之于路智者創物兮命之以名或象其形兮或取其聲雨亟輶以聽夔假部以鳴鑄師奏鏄征人司鉦兹鐸之制始于何世嗟爾封人尚識其制方檄之環兮息駕乎儀之野彼何人斯兮請見于從者既出門而歎息兮必有得於所聞悼天下之無道兮喜天之未喪斯文集大成兮終始金玉聲振兮條理韶聲容之美盛宜聞者之興起鳴冉求之鼓兮和季路之瑟取瑟何意兮擊弊何心匪鐸之爲鐸兮聖人之德音惜招搖而過市兮或仰視乎畫雁遂行在陳兮歸與之興歎曳杖而歌兮寄餘哀于梁木升堂間其無人兮空開絳竹

萍實賦

發郢都而由脩門兮過夏口而東游凌陽侯之汎濫兮將運舟而下浮舟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沅湘兮無波漢水兮安流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采芳洁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波迴泝流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忽有物以觸吾舟兮疑攬洲之宿莽其形之圓兮色赤嗟荆楚之人兮莫識索瓊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卜之靈氛告余以吉占兮惟伯者可以獲之終亦莫知其何名兮遂遣使於東國非元聖之博物兮亦孰知爲萍實如斗兮如日味之甘兮可食信童謠之不虛兮吾開于陳之野何所獨無芳草兮烏得而嗜之也雜江蘺與杜衡兮搴芙蓉與蘭英雖信美而不適口兮又況夫萍蓾與芹藻岷江萬里兮日夜東注羣姓爲虛兮奇物千載而不遇合騷人之想像空援筆而爲賦

公墓志銘

中大夫江東肅政廉訪使孫公墓志銘

僕耕牆東閒廣之士應舉北上者閒枉道相顧言及憲使懶齋孫公之賢若如出一口善政數百略舉而不及詳也至治癸亥公之嗣子良禎詹暨陽判官寓舍與僕相鄰一日出公家狀泣謂僕曰先公官中大夫職三品例得加封賜誥令將上考功太常而隧道之銘未立無以發潛德之光吾子其圖之僕以疾辭逾年請益謹義不可辭按公世家其先本女眞人烏克遜氏居臨潢府曾祖彧隱德不耀祖璧仕於燕貞祐初從豐王南遷大梁授明威將軍兼軍資庫使壬辰歲天兵收河南汴京既破徙居大名始從漢俗以孫爲氏復爲稅課所詳議官娶河東劉氏三子長子倚官昭信校尉長社主簿次子義博學試中儒科次子仲卽公考也終大都廣濟倉使娶天水趙氏二子長澤是爲公次溫江西臨川三務提領

公字潤甫幼倜儻有大志以經濟自負遊金臺時南宋既降淮楚未下道尚梗朝廷差官綱運寶鈔一十萬錠赴江南人人憚行公請往徑渡江至瓜州行府交卸就辟充淮東大都督府令史至元十二年也十四年改差行征東元帥府提控案牘駐軍寶慶罷府苟創日不暇給公究心吏事務其遠者大者治法征謀惟己是出宋之遺民擁趙氏孤自立於福堂秋八月索多元帥征南檄公爲軍師進分水嶺剡建安批南劒趨三山宋師潰遁入海扈移攻莆賜既降同知軍事陳瓚復叛圍之將屠其城公曰首惡者瓚耳餘背脇從玉石俱焚可乎且此州城池非有險惡易與耳不宜極吾兵帥然之執瓚戮于市居民安堵已而知謀出于公咸以于加額曰公活佛也宋兵復圍泉州元帥提舟師救之圍既解是歲十月與西江達春左丞合軍自甲子門入海追襲取漳潮二州至惠州頓兵海豐縣南門猶盛公請濟師於喬萬戶摘提馬軍隨元帥直擣五羊臘月至城下入之十五年回屯閩中往復數千里水陸艱

險舟車器械之具糗糧芻稭之供委公力辦職勝攻取幕畫居多帥府保申行省轉咨都省勅授福建道宣慰司都事未幾改立行省就升都事元帥除參知政事赴闕公隨至上都代之占對進止詳度天顏喜說參政備言公勞績寵賚甚渥賜錦衣一襲宣授承直郎知興化軍十六年改路立總管府就升總管公前有德於莆人聞其來懽聲載道方擾攘之初土豪姦民私相叛援各立頭項役源小弱鄉人苦之或有追逮輒拒不納公至拘索付身或軍前文字盡行追毀姦豪束手州縣之令始行瓚既誅三縣之民以詿誤受戮者三千餘家有司以爲既受誅絕盡沒入其產行省委官分揀官吏觀望以爲不應繼絕民聞之逃竄鼠伏嘯聚林莽三縣騷然公既至散榜曉諭叛首伏幕餘皆吾民先首降者給還田宅不幸殺死無後許親屬承接官不得問於是遠近相應攜持而出各安其業省府聞而嘉之細民然鈔作佛事以報公恩社立生祠至今香火不絕先時郡多盜強者至攻劫城壁四郭之民罔給

義兵守圍鄉井事定後議者請拘刷充籍恤立手號公力沮不從乃親赴省爲言此等皆田野耕農自護室廬非有舊籍可稽聽爲民便從之民大說郡經兵疫墟邑蕭條一日公出行見棄兒在道枯胔填壑惻然憫之因制己俸給與衣糧以濟流離餵養者立慈幼局以處孤兒下令各鄉設立義冢瘞埋無主之骨以千萬數莆學最盛多士如林至是奔散過軍屯聚毀齋舍爲馬埒書籍焚蕩無遺公下車禁止驅出兵舍汎埽堂宇招延秀異分次學職刊補舊版就道化堂行鄉飲酒禮與鄉之父兄子弟幅巾深衣從容於俎豆之間觀者太息以爲復覩升平政聲流聞諸司交薦補建憲司言公廉潔公平勉屬學校存恤軍民等事宣慰司言公監造海舟招顧梢水起運軍儲覈實金穀攢報戶籍創置站驛皆不擾而辦行省咨公留意民事及廉能異績二十二事在任幾四年會例降驟遷官移公遍判永州散官如故百姓李公壽等數千人赴省乞借公復任不報皆泣涕而返莆多故家名族風氣淳古而後壞

之方九盛自日官起家至閣學忠惠公節行偉然爲一邦之望今
運使方君安其後也公勝去郡君安謂公仁義長者似古循吏且
有全城之功請以孫女女公之子世相好也公從之其得士心如
此以至元二十一年抵零陵湖廣平章烏珠木拔權相姻婭恣逞
凶殘吏民畏之重足而立一日遣其纛趙萬戶以取勘和買紗羅
爲由到州氣燄張甚公待之加禮徐爲言新附民易動難安一有
蹉跌牧民者譴死公獨得安乎公言懇惻發于至誠趙亦感動不
竟其事而去二十六年打箕令下公曰吾不親行其禍不解卽日
詣武昌用事者臨之以威公不爲動他郡之民根連株逮由此破
家者十有二三永獨無擾民立石頌之武岡寶慶賊發聲搖境上
省檄公收捕誅其首三十一人獲其徒五百五人釋驅擄良民百
五十一口一道肅清逾年烏珠木敗行省保充左右司員外郎升
奉訓大夫平章鹿爾濟蘇雅敬信公謂公語練軍事命領征收生黎
越海攻占城指授方略一以委之供應不乏每戰必克行省驛奏

其狀有旨增與名分宣授朝列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甫七閱
月改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元貞二年十一月也
海濱遼遠夷獠雜居吏民不遵王憲狃以爲常公創立司規二十
二章簡易明白可守而行建立西廣戶口稀疏連歲出征疲於奔
命宜減併站驛攢那馬匹以寬民力從之省二十二站又奏盜息
民安五事內一事稅糧太重況值災荒宜從優恤德音普免一年
公每出行部視民間利害事輒興除之孜孜訪問如恐不及分治
左江道經象州歲饑民流餓莩盈路取責官吏不爲用心辦以未
奉明降公曰無及矣可便宜啟廩以救涸轍擅發之罪吾自任之
卽出米二千石以振之又至臨賀訴缺食者擁馬首不得行公又
振米一千二百石皆不待報當路者惡其專而莫敢罪也雍管議
創屯田委公經畫公不避炎瘴徧歷荒僻徼臨交趾界起雷白等十
寨陂堰八所開水田五百二十二項編立排甲人夫四千六百餘
戶歲收五萬餘石公私便之憲臺保公發官廩以振饑凜然汲黯

罪名曰社長須知月集老幼以聽之倣周禮月吉讀書之意於是
人知自重犯刑者寡重囚林德蘊等一十四人無辜久繫公審錄
其冤悉平反之按海康志州之東西有潮汐之害西北有陂塘之
利宋何某爲守開湖萬頃久之堙塞隄防不存亢旱爲虐公深究
水利決意興復州北有三溪瀉四十里公出私帑口工四十人沒
通菁湖築二隄四千餘丈限之溪南隄旁置石閘七復鑿渠自西
而東環而南長八千七百六十餘丈渠上復置小閘六通支流以
溉東南際海之田新隄上復疏二十四渠以溉東北之田長萬三
千六百五十餘丈創八橋以濟涉者渠之首尾有閘官司之時其
盈縮而出納之附城山田水勢高昂又作石渠引西湖而注之築
塘禦家梢以障海潮風濤不能爲患撥水戶以守自後東洋萬頃
悉爲沃壤公之爲政規畫宏遠措意精密大率類此至大改元除
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首劾萬戶馬某僧錄趙某不
法事罷黜之書吏孫吳二人挾勢取賂治其罪復下學行鄉飲酒

禮部集卷三 卷三 五

何必去職況湘水合沙道里適均風景不殊迎侍回司未爲非計公皆不聽至潭奏太夫人如建業迤遇北歸蠹家聞奏除中大夫江東建康道廉訪使以便親公力辭不可題勉就職閱十有七月而太夫人卒官下扶櫬歸魏又北適燕啟皇考之櫬祔於宅兆衛旬跋行回遵數千里見者哀之公自無愈於世有廬墓終焉之志旋被疾不起以延祐乙卯某月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娶霍氏繼室杜氏二男五女長卽艮禎次天女適姓某姓某公天許卓犖才智絕人歷東南四十餘年嘉謀善績不可殫數而君子尤於江東之事有感焉宋暮年儒風驟盛荒邑小聚猶數十家書聲相聞科場旣罷士各散去經師老宿槁死山林後生晚進廢所矜式冒然進取者又闊遠於事情類爲操刀筆者所訕侮有中人之產則役使之困辱之產不盡不止以故儒道益輕至元有詔蠲免身役州縣奉行非虔差徭如故逮大德中有司奉準投下戶計與民一體當差雖然嘗曰儒人在內吾一綱盡矣公時持節金陵聞之奮然曰儒人豈投下戶計耶呈臺力辨其非徧行諸路禁約科擾一公讓不受尋請棄官歸養初至元間皇考旣沒於燕無力歸葬公旋南邁留弟溫侍母都下在閩廣時隨參政平章再入都兩得拜母程彥明爲汴省檢校溫往依之復奉母居汴公在海南念太夫人年登八衰旁無兼侍歸志甚篤值獨員不敢離任豎任監司卽日奔大梁母子相持而泣自謂慈顏喜生還煙瘴之鄉人子得躬致菽水之養樂莫大焉曾未數月又除閩憲欲援例懇辭而遠不行之任禁例甚嚴乃迎太夫人寓居長沙隻身入閩朝夕思慕寢食不安薦具選牘力請退閒且曰聖朝方以孝治天下焉用不共子職之人濫居憲長何裨風化又曰使徼臣如母之壽則報國之日尚長讀者感動未報聞公扁舟徑去本司首領官吏奏差分道邀請出西門至懷安河又至侯官縣門堅意不回追者自厓而返公自此遠矣山容海思岑寂無聊老稚謳吟如乳哺之失慈母也僚屬相挽士民敦告謂古人捧檄之喜板輿之奉正爲親榮

禮部集卷三 卷三 六

奮然曰儒人豈投下戶計耶呈臺力辨其非徧行諸路禁約科擾公讓不受尋請棄官歸養初至元間皇考旣沒於燕無力歸葬公旋南邁留弟溫侍母都下在閩廣時隨參政平章再入都兩得拜母程彥明爲汴省檢校溫往依之復奉母居汴公在海南念太夫人年登八衰旁無兼侍歸志甚篤值獨員不敢離任豎任監司卽日奔大梁母子相持而泣自謂慈顏喜生還煙瘴之鄉人子得躬致菽水之養樂莫大焉曾未數月又除閩憲欲援例懇辭而遠不行之任禁例甚嚴乃迎太夫人寓居長沙隻身入閩朝夕思慕寢食不安薦具選牘力請退閒且曰聖朝方以孝治天下焉用不共子職之人濫居憲長何裨風化又曰使徼臣如母之壽則報國之日尚長讀者感動未報聞公扁舟徑去本司首領官吏奏差分道邀請出西門至懷安河又至侯官縣門堅意不回追者自厓而返公自此遠矣山容海思岑寂無聊老稚謳吟如乳哺之失慈母也僚屬相挽士民敦告謂古人捧檄之喜板輿之奉正爲親榮有司旁緣法意持之迄不肯從而公已丁艱去矣公所學淵源不可放而見遠識徹所至表章儒先扶植文脈有基乎周公宣尼之事業嗚呼古人有言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世固有以儒進身及其得志反操吏之戈以逐儒者聞公之風可以洗顏矣公於書無所不讀尤精天文陰陽物理之學練達兵財講究畿田水坊纖悉至到諸葛木牛流馬之法不傳公以意創爲之轉運如飛渾天儀以水激輪公代以汞畧刻不差著基法十卷忍經一卷集字選玉二卷游戲翰墨亦可傳世公性儉約一布裘三年不易夫人裙不曳地子姓衣不華采三品之家一如寒士晚以懶齋自號宦游倦矣公豈自惰者耶某年某月杜夫人以艮禎奉而行之左右柩葬於大名祖塋之側夫人嚴整治家有法艮禎奉公撫遠公於是有子矣銘曰

金源北裔魏博東家儒學振華緇袍落落繡衣襜襜自朔而南車不旋軫馭不遽叱叩來之石維忠維孝維公兼美貽爾孫子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志銘

堪輿山川一氣耳凝爲神物產爲人靈其氣盛則遐陬絕域所不及之處異才錯出其氣衰則通都百城大邑萬家之聚衣冠薄海萬里悉爲臣妾龍吟虎嘯風雲感會名臣文武崛起要荒布列中外不可勝數宣慰公其一人也公諱拜珠布哈字延眞卽和爾氏居哈剌和卓爲北庭太族輝和氏列城五錫勒沁城尤嚴峻北連沙磧南撫諸羌公之先世守之曾祖諱布克布哈托克托考諱阿布納托克托相繼襲職開國初輝和國主齊達呼納款來朝考君實從賛謀居多太祖皇帝嘉之就遷錫勒沁城達嚕噶齊使歸領其衆尋內徙留直禁衛公與兄庫春皆得近侍時官制未定庫春累遷中書省斷事官恩幸無比內舉不避親嘗面奏臣弟年方壯得備奔走效犬馬之力臣死無恨世

祖皇帝奇公才亦欲試以事會舊燕士泉疏惡將營新都劉文貞公經畫指授命近臣伊蘇布哈典其役興工浩繁置副難其人旋以畀公時至元七年也禁省院監城池苑囿規制一新鳩工告備是年九月命公領校尉十八卒五百戶巡隸都城地北順州抒郊廬舍廉店咸寘莊等處苜蓿禁地兼典御廄畜牧蕃息天顏喜懌八年三月駕幸萬壽山伊蘇布哈乘閒奏公宜勞日久貴而能勤貧而有守由是錫賚有加再奏給員俸二千兩命尚方鑄印賜之至元十五年江南既平大朝會宗藩侯甸咸在頒物有差賜公白金五十兩戎衣一襲昭異渥也十六年三月創立太廟新守司天臺皇城內外橋梁中書省官諸海尚書等復以公爲薦於是董運木石指使眾工迄潰於成十八年廣陵都立行御史臺遴揀廉能糾察諸道公首被選授朝列大夫簽福建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十九年十月由巡至臨漳將渡番舶值建寇劇賊黃華嘯聚破政和松溪入古田殺掠不可勝計聲搖閩甸公曰事急矣不可拘以常法乃不待報擅發鋪遞分遣人騎調旁近民丁檄陳季二尚戶會兵邀截建安尤溪路口賊不得逞卒就擒滅行省方上其功會朝議以閩廣回遠難以兼制改福建閩海道公以例革至元二十一年授發山南湖北提刑按察司事駐車所至訪民疲苦除害興利知廢不爲道長沅開自北寺前至白牛堡兩站相距七十五里由五現嶺而上林木叢灌巖谷深峻下臨不測過者必悼不自禁公曰是豈置郵傳命之所耶於是鑿山通道四十餘里南出嶺下直抵平州徑而捷視故道半之公曰吾始雖勞民後有樂吾成者役不憚也二十七年轉授朝散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武岡路猺蠻依緣寧縣青城爲一欲以討捕爲功越境挑之賊首李威襄不從鳴鼓相格湖南行省劉右丞命萬戶孫定遠自寶慶會兵約武岡集義軍千餘人迎敵勦殺公持不可且曰愚民無知宜以恩信誘之可使鄉化若草刈而禽獮之所傷必多且蠻亦一氣所生不宜以多殺邀賞乃駐軍

從則又移書司中僚友以諷公公太息曰吾老矣豈耽榮喑進者耶顧朝廷待我厚臣子之義東西唯命馬革裹尸吾志也諸子乃不敢復言公素康強視聽不衰未明出署事日晏忘疲一日感微疾起居笑語如常顧左右索酒舉觴一飲而醉曰善藏之明當復飲翼日扶坐榻上呼長幼來前再醉一觴徧酌以賜如敘訣狀使人偵視譙樓漏刻日从未曰吾可以行矣顏色不變儼然而逝延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命閽人馭所乘馬戒騶從若將出者家人疑之已而市人讙曰吾見公由城西門去矣嗚呼異哉公既沒廣人追思肖公像於國清觀音寺中歲時祠之有訟必禱嗚呼此豈可以人力致之哉公生癸卯死甲寅享年七十有二娶某氏子男三人長袞布巴勒懋西南臺監察御史南臺經歷以清節著既終喪除海北廣東道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皆不赴今爲某官次達爾瑪先公一年卒次多爾濟巴陵州事女七人長適襄陽路宜城縣達嚕噶齊呼拉布哈次適阿

齊次適雷州路判官耀珠次適肇慶路達嚕噶齊圖們次適海豐縣達嚕噶齊努色爾次適多爾濟幼在室孫男二人拜住寶珠女四人觀音保明安皆長出拉拉次出鄂斡又次出袞布巴勒爾奔公之喪於五羊攢於建康路上元縣至治元年十月十葬於縣之某鄉平塘湖西多爾濟巴勒以其兄之命來求銘辭曰先公歷中外四十餘年久居風憲嘉謀善政不可殫述不肖孤不能詮次昭揭以貽後人罪大矣先生哀之死且不朽文圭聞命悚仄禮辭不獲乃掇余公璉所書事實孔君濤所述行狀合而爲之志且系之銘銘曰

漢竇氏融專制涼州建武來朝從以五侯維茲五侯功業卓卓鳳儀其羽蛇奪其角酒泉張掖漢地衣冠由余日磾迴隔河山九服之外六籍之表奇才偉器正復不少創物爲智擇物爲仁左右具宜國之蠹臣帝曰欽哉汝奠衡岳公拜稽首夙夜惟恪西里之西南粵之南公車載馳聖化是覃山黎海獠膜拜公豫穹龜蓍蓂百

世景仰匪公之庸維帝之聰宴爾後昆福祿來崇

武節將軍呂侯墓志銘

余居齊鄘閒呂於齊宗姓其來尚矣山東薦經兵火譜牒漫不可稽侯諱德宇伯亨世居東原曾大父以上無傳大父諱進始棄軍籍驍猛善射國初屢立功充拏手千戶有子數人諱成者侯父也不及祿而卒侯生長兵閒少孤貧常負其勇跳躍出沒僞商賈服探刺虜情擒捉生口南邊苦之購捕莫能得楚總管守汶上招致部下出屯宿之符離至元初大將庫庫特依索多李家努南征募士往淮南閒探侯應募而前與守順者提八十四人葬抵泗之安河口劫寨入之獲宋神將三人掠老幼三百餘口主將喜閒諸朝賜戎衣一襲至元六年九月呼圖克將軍李總管攻六安挾侯偕行咋至焦湖而李卒於軍侯北歸與大將鄂諾勒同赴京師獻策招集黃河迤南達爾罕軍以備出征從之以鄂諾勒爲統軍萬戶侯以千戶副之招集降戶李夢卿等七百二十三人就禮陳蔡十年樞密行院至淮西以侯充壽州等處招討使鎮撫九月引兵涉淮抵六安至野人原與宋將相拒月餘招降之轉攻安慶進泊丁家洲南兵阻江自守侯進擊之獲鬥都統十二年駐劉京口行省檄侯充江陰鎮江路軍民都鎮撫供給大軍糧草不乏積前後功擢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四年江淮略定帥所部隨招討李東波浙江屯處婺閒提嚴八月永康浦江强盜竊發侯往捕之獲其首張炎季文龍餘黨張三八陳壽三復聚衆剽龍泉李公擊之馬絓木而止墜傷股遂班師賊尾其後侯命反旗鳴鼓若將向賊者駭遁去侯擣招討司事次於東陽十五年宣慰史公以大軍抵龍泉侯以所部夾擊軍至浮陽張陳出戰擒之遂留鎮龍泉分屯慶元慶元賊陳其姓稱招討使號頭陀軍侯提銳卒數百人宵闌其壘一戰平之十五年升武節將軍管軍上千戶十八年處州賊寨平八鳩衆五千掠遂昌宣慰高公討之命侯特領平八歸復召其徒幾數千人侯整陣疾趍就梟其首行省節功擬管軍總管咨樞密院

不報二十年十二月吳提刑者居青田之鶴鵝與政和賊華通復謀叛用宋祥興年號鑄兩浙安撫司印聲搖閩粵侯與趙萬戶統兵入其境招之不至四面進攻賊負山阻不下侯直薄先發于刃其徒毛總制何惟寧賊大潰生擒韋尚五鮑吉獲宋陳丞相僞劉井賊首黃華印榜赴宣慰司侯威望益振二十六年楊震龍反會稽嵊縣壁龍與山構屋六十餘閒飾以龍鳳僞造法物自稱國主放兵四掠諸縣響應左丞相葬哈岱自維揚南討調水兵萬戶呼喃哈薛元帥前路迎敵二月渡西興即日以侯充行軍都鎮撫點視諸翼軍馬侯至新昌西南二十五里遇賊直前搏之殺二百餘人擒其首哀九駐軍蛟井賊入繼錦鄉追搭喇海千戶逐之不得侯與元帥帥大衆出桃源賊萬餘屯史家樓器甲精明官軍望之失色侯笑曰此輩鋤田夫耳何足浣吾馬足耶大呼陷陣萬衆披靡悉獲其器甲明日復出戰擒其先鋒張九賊遂解散長樂太平開元義和諸鄉皆降居民安堵三月行大司農卿托克托領兵出

貴門至玉山與史宣慰軍合侯及元帥偕來登龍興山瞰賊巢縱
火焚之賊拔寨去諸軍欲還忽報黃連坑賊陳萬將至侯遣兵六
百邀之大捷四月與圓呼勒萬戶會於天台曹榮等來降出仙居
涉嵇嶺入永康五月至婺州六月武義永康復叛侯與推官蔡某
出撫諭之賊王小朱菊相顧曰弁而甲者呂將軍也相率拜馬首
隨侯入城侯誚百人屯泉溪鎮撫之十二月復回婺州侯往來東
浙凡十三年大小數百戰其地溪谷幽阻夷洞雜居言語不與華
同俗易挺動吏稍侵漁之即嘯呼篁竹中放掠無忌兵至即散兵
去復合卒駢首就僇乃已侯知其然心竊憫之所至先散榜招集
降者甚眾不聽命乃殺之諸將或並坐論功侯歎曰取赤子頭顱
易賞級吾不忍也侯性沈鷙寡言笑與士卒同甘苦所得虜獲賞
賜輒分與壯士不私其家故人樂爲之死所向皆捷然未嘗自伐
其功以故久不益封二十七年正月呼爾哈齊元帥回屯暨陽侯
中分麾下出鎮許浦十月道過東舜風疾作仆地與而旋卧江陰

寓第不復起明年八月除東平等路中千戶散官如故侯已不能
拜矣尋請以子世英自代戊戌正月疾再作遂卒享年六十有四
夫人張氏繼劉氏楊氏子男六人長世英襲父職次世雄世榮張
出也次亡世隆世昌劉出也女三人長適崔次適昭信將軍元幼
未出室孫男八人女二人侯幼有志不事產業劉夫人以勤約起
家侯連歲出征夫人躬織家僮數十稱工藝廩食之無惰游
者以故資用豐裕侯得優游養疾數年中饋有助焉庚子二月諸
子扶柩北歸以七月吉日葬於東平汶上縣權家鋪之原從治命
也明年世英越雲南行營劉夫人俾其塔元侯來求銘辭曰先外
舅之墓有宿草焉而窆碑無言則罔昭於後敢乞子之銘余再拜
辭不可乃次第侯功狀授之復系之銘曰

渭水非熊牧埜揚鷹育世於姜載債載興有嚴虎臣躬秉武節搴
旗淮泗洗甲甌粵棲溪梯嶺兵不留行策勳飲至緩帶江城將星
宵隕空營聚哭素幔東歸平生部曲東原之柏有碩其庭惠我後

人降福攸寧

故武德將軍吳侯墓志銘

節義天下之大閑故忠臣不立兩君之朝烈女不踐二夫之庭然
伊摯醜夏而就湯微子抱器而奔周何哉蓋三代之士出處進退
合乎道義漢唐以來士以功名自見撫興王之運則智者獻其謀
勇者效其力故陳平仗劍歸漢馬援專意東方不惟君擇臣臣亦
擇君矣嗚呼吾讀西淮吳公之遺事不覺爲之太息焉沐宋之亡
也康邸南守兩淮爲邊障韓張楊劉百戰死守廬壽濠光之閒被
兵多于東淮者地險阻也其民狃于金革習于行陣目眩旌旗首
卧鋒鏑北風塵起三尺童子不介馬而馳之武夫健將由此焉出
及杭宋之亡也權奸騙柄刑賞顛僻將士解體故天兵徑渡長驅
淮浙首尾不相救廬帥先遁安慶繼降是時吳公祐鳩鄉兵守壽
春道梗不通遂以城歸附丞相忠武王引軍徇江東以公爲向導
由池口趨建康批渠水取建平長興兩縣據獨松關隨大軍濟錢

塘江攻越台溫三州入閩破莆陽以功除懷遠大將軍招討使大
勢略定從行省旋維揚時至元十三年也明年卒于軍子安民襲
父職十八年汎海征日本授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先鋒抵嶋上
颶風驟起眾散而歸二十年建寧黃華叛討平之移鎮南潯復移
海鹽已而遷守滇陽二十六年出軍江西討余賊鍾明亮破之就
鎮和州大德四年卒贈驃都尉渤海郡伯長子繼文先卒次繼武
字震之授昭信校尉壽春副萬戶延祐六年恩覃武略將軍泰定
初轉武德將軍戍歷陽如故于是兩淮之版圖歸職方氏六十年
矣向之荒城殘堡蓁草頹垣狐狸嘯聚其閒今則煙火相望雞犬
之聲達乎四境桑麻被野桴鼓不鳴侯祖父握兵再世南征西蕩
甲冑生蟣蝨無窟歲三傳至侯遭時昇平兵寢不用彎弓釋槊
超距跳踉軍中作色而已盍甲于一星終天道周必復治亂興廢
陰陽消長疑有數行乎其閒侯於是晦其韜略從容樽俎留意經
術教子讀書蓋侯家本壽春懷遠公先名棋曾諱鄉舉不第投筆

試劒學萬人敵家傳黃石公兵法至侯之子孫將復以儒起家云
至治二年流民千餘北渡淮白晝剽掠戕殺居民界上驚擾侯奏
之不聽遂至無爲之石碉擒其首賞八公乞赴州論如律天曆二年
田旱民飢侯勸率富民出粟官吏捐俸振貸爲糜以食之全活甚
衆明年請沛省漕舟湖米以贍軍得萬有八千石士飽而歌侯在
鎭三十餘年軍民安之至順改元八月疾卒年六十先是侯豫卜
葬地于祖塋之旁植一木志之人莫知也疾亟始語諸子於是遵
侯治命葬下蔡縣西壽河之原侯天性孝友篤於親誼服用儉素
輕財好施幼弟三人皆側出侯以同產視之懷遺時莊田產業皆
在壽春侯襲爵居屯所以產業委諸弟恣其出入不問久之諸弟
議分析止之不能乃聽其均搭而止取其一又以贍族黨之貧者
故沒之日家無餘貲人以爲有季文子之忠諸弟懷其惠間侯訃
皆匍匐擗踴遠來會葬如父之初侯有四子邦貞嗣職今爲某官
次邦彥應進士舉邦直獻女三人適許允謝致遠沙圖穆蘇孫

男五人得元得輿靈壽餘慶餘馨女三人銘曰

釣璜北海避殷歸周牧野膺揚世祚營邱侯封延伯森秋昜
云三世將忌陰謀纘戎祖考載揚王休星一周天武偃文修楊林
西口擁萬貔貅轅門晝寢緩帶輕裘思侯不見江水悠悠世業厓
碑永福川流

同知邱公墓志銘

公諱定夫字景游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封魏國
公謚文定邱公諱密之四世孫也文定起書生奮魏科躋膺仕踐
歷中外三十餘年爲宋名臣公生長世家能自拔流俗無一點紈
袴習好學聰明行己孝恭遇物誠信忠恕樂易不吝不驕出於自
然表裏如一德人之容望而可卽也早年有志事功祖蔭補登仕
郎姑赴銓曹連丁內外艱會國有大故服既闋杜門不出至元甲
午朝廷錄宋故官勑授田州路總管府經歷田左右枕江蠻蜑雜
居去家萬里人勸公弗往慨然曰班定遠馬新息何人哉瘴煙雖

毒生死命也單騎而去再考而歸而指畫經行山川談說南中
風俗以爲笑樂氣貌勝常無幾微不適意再調同知武龍州事猶
欲之官已而不果公中年有腫腳之疾在弘山時無慈回後疾浸
劇醫藥弗瘳从之不良于行或經月不踰外梱因自號爲息軒甲
第一區亘城東北隅高明宏敞累世同居弗忍析公天性友愛兄
揚州教授景唐弟淞陽縣丞景南三人相處無閒言親朋詣兄所
則弟具酒饌以從參坐笑語惟洽終日弟有客兄亦如之一門之
內怡怡如也歲時朔望誕日子姪甥壻男女長幼羣數十人冠綏
總珥佩玉紛帨羅拜堂下問安獻壽舉觴酬酢鄉人羨之公弗喜
也遇人齋罔屏去左右焚香鼓琴清淨自娛生平不廣貲產不畜
珍玩家務一不屑意然時事更革朝野動息亦無不知公學貫儒
釋晚年尤味禪說高僧野衲延坐接膝默參徑悟莫窺其際暨至
屬纊神思愈爽家人環泣問所欲言曰吾何言哉口須佛號趺坐
而逝將卜葬請子貞公行實來求銘謹按邱氏世居暨陽文定公

次子諱霽邁宋大中大夫司農卿公曾祖也祖諱汲宋中奉大夫
知桂陽軍事考諱必恭宋承奉郎知鎭江府金壇縣事母夫人馮
氏公娶趙氏繼胡氏江氏男五人長聖廣西路蒙古字學教授次
甚行宣政院宣政理堉增未仕女六人長慧明適鈕遂孫次妙淨
適趙德寶妙山適袁天麟妙琬適潘仲華先卒妙連適何之植妙
雲適趙元吉孫男五人長元鎭次海寶廣智普龍樹孫女五人長
被靚適鈕遂孫之子敬實次圓通議適何之植之子普賢端端如
如引珠三人未出室公生宋寶祐戊午之四月卒以天曆己巳之
正月享年七十有二是歲仲夏庚申公葬日也定山彌勒泉側公
葬所也嗚公顧息今息矣銘曰

文定之友伯恭欽夫穆軒石湖皆當代之名儒今其後嗣弗競而
遺垣故第淡煙衰草淒涼乎衡湘之下江渊之隅惟公之傳四世
其昌而五桂聯芳又將迭奮於亨衢嗚呼休哉吉人之符種德有
堂詎其然乎

清和介王公墓志銘

王西淮望族也世居光之固始唐季王潮昆弟者挾百八姓自固始轉戰入閩據其地傳國數世其族留固始者依大山以居自唐迄宋蕃衍益盛宋遷江南浮光爲極邊王氏生長兵閒以鞍馬雄塞上諱傳淮西路鈐公皇考也公諱反迪字允迪生而倜儻及壯大有志文武兼長族祖鑑爲殿馬帥穆陵名將也奇公之才常挾以自隨指公謂諸將曰興吾族者必此兒也公益自奮然性不喜曲事豪要以故宦游江淮二十年備嘗艱勞仕輒落落不偶公志不少衰清河當淮流之衝左顧豐楚右盼濠壽北通邳泗淮閘截築爲城城成擇守難其人公請行有旨立清河縣以令畀公邑當孔道甲馬宵發車舡夕濟警無虛日公一鎮之以靜居民帖然如在中州樂土至元乙亥師下江南諸郡邑各以城附公轉成務郎舊令尹如故居無何遷同知招信軍府事公老矣益無志仕宦丙子秋八月感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卒之日公所乘馬悲鳴躑躅有

頃而逝鄉人異之兩淮之士聞公卒皆爲之流涕清河邑人尤哀思之相率告於省臺以公舊勞于邑遺愛在人請以公子文信襲父職慰甘棠之思朝允其請始公之治邑也于邊瑣冗實餘暇常留意民事爲政本于仁慈濟之以嚴明不令而民從化故邑人歸心焉公娶夏氏子三人長文用次文信自盱貽尉升宰換授江陰路錄事廉恕有父風次文虎歲在戊寅殁公于郡石莊之阡伻來請銘銘曰

清流維河塘屹其峙中有美錦製自公始公祠百世名遠淮水

故司獄趙君墓志銘

重陽後五日友人沈伯享來言曰趙君仁甫之予一初往年識先生於錢塘今願窮有請也凶服未敢前予驚問曰仁甫之母無恙耶伯享曰趙氏母八十有六尚無恙也而仁甫以八月晦日逝矣予失聲歎曰天乎世寧有是事耶仁甫孝于其親篤于友誼勤于王事善人也乃罔或克壽天降之罰抑何酷耶翌日其子來拜且

乃爾對曰無疑諫無淹囚官長退食吾亦旅退閒無公事故從子樂耳予心服其幹局優裕刃有餘地超然不爲世俗所拘八月某從官僚以下迎詔使於南門之外君笑謂予曰我親僦居杜橋之西已約南山師幸僧過我將拂琴整局以待予諾之弗果往自是不復見君亦不聞其有疾也伯享又曰君驟疾豫知不起走价越上呼其子既至屬纊三日矣哀哉哀哉君眞棄我而先耶吾尚忍銘吾友耶按趙氏起涿郡王邸一派居開封之浚儀六世祖訖以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團練使從駕渡江徙居越之上虞嵩城里至元初又徙城之西南隅文林郎泰州判官諱時寬君曾祖也國子監進士諱若墩君祖也承信郎諱嗣椽君考也母李氏男三人一初一中一德女一人未出室銘曰

王宮侯邸降庶族兮噫州縣勞勞抗塵俗兮噫不卑小官不苟祿兮噫大雅卓爾立于獨兮噫百歲閃電往不復兮噫

緡雲縣主簿朱君墓志銘

人之生或哲而夭或愚而壽偶自生耶有生之者耶趨而壽者楊耳至於哲而夭者則氣有所甚偏而理有所可疑天漠然不可詰而人靈然以悲此吾于里中朱君南伯之喪一不知其溯之所從也君諱申長壽鎭人幼性敏悟天才脫穎伯叔父咸奇之曰是兒壯問學大進文思泉湧憲使陸公招致館下誨諸生主賓相得甚歡偕入京師歸復侵疆職業修舉確齋苟公忍齋申屠公廉按淮東西二公中原名儒不妄許可見君之文咸擊節稱賞薦君才可掌胄監不報秩滿授將仕佐郎慶元路鄞縣簿人疑君儒懦不更事且鄞劇縣負山瀕海民恃險爲姦殆難治君至之日縣長官因賄奪職已而同僚相繼敗績君獨署事從容治之猶有餘力郡檄往昌國體究振黜君嚴實欺隱官吏獲罪者自以爲不冤復往定海蓋造軍屋百三十間旬日而畢不愆于素民不知役軍遷如鄞素多盜不時竊發巡尉之官君攝逾年遠捕不煩私販不入境

一日海盜出沒洋中聲搖旁邑令畏弗敢出君鼓棹徑去直前賊獲其首幷從者八十餘人自是客商往來如履平地君性嚴明不受私謁尤惡豪右侵細民一繩以法民有拏舟入浦者遇雨輒刈道旁禾以蔽其首田主見而擊之斃曰盜吾禾吾擊盜耳吏欲獄不服府以委君君擬斷曰本圖把禾以禦雨初非竊食而充飢當論如律一府大驚更相傳誦謂君治獄平允自是帥府憲司轉委無虛日一月坐縣治事者無幾耳君盡心爲政居官以廉能稱四年代者至民遮留之泣曰復有洗冤澤物如朱君者乎有送至境上不忍去者居一年轉將仕郎調慶元路司獄丁內艱服闋補江浦簿繼丁外艱君齒未衰憂患幷集鬚髮盡白毀瘠之餘弱不勝衣人爲君憂之君亦杜門絕進取意緡經教子將終身焉閱二年再謝緡雲簿命下君歎曰祿弗逮親吾且休矣人謂君薄緡雲不赴君亦不答俄感微疾言笑如平常踰月浸劇神爽不亂顧謂諸子曰生死命也吾死布衣幅巾以斂倭靡不度之物愼勿置吾

墓志銘

廣平張公墓志銘

延祐改元之二年中順大夫廣平張侯國綱來尹暘陽至之日迓者未出城侯徽服先至學宮延見諸生問民疾苦既視事聽斷明允吏民驚服爭問其爵里家世或曰侯嘗掾江西省又爲其屬歷州縣所至有聲其先則洛之隱君子淳德不耀鍾美於是者也家世從來遠矣居數月侯訪余瀋東田舍勞問良苦意若殷勤者已而泣曰吾先君子資志九原墓木將拱瀧岡之表嵇有待也今吾老矣功業不建夕陽西流大懼無以昭前人之光發揮幽潛以垂不朽瞑目猶有憾吾子其圖之余再拜辭不可則敬復於侯曰中州兵燼垂二百年譜牒無傳名公鉅卿罔或登載況林邱逸士閭井閒民不求聞達姓名湮沒何限嘉言淑行孰從而求之侯喟然曰先公幼有至性事二親曲盡孝道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率循禮

經一無違者慈親先逝事繼母如所生有姑年遒婦屈無嗣迎歸侍養禮之終身女弟繼出適薛而寡二甥幼視如己子撫而育之俟其成立爲其冠婚閨門肅睦內外無閒言業儒不喜章句通古今治亂兵財大略有志當世逢時搶攘廉於進取浮沈州縣閒歲月淹久在潞磁幕府時與何公繼先同僚相好也何驟貴顯晚年平章政事或勸先公自結以求援且曰公縱無宦情曷不爲子孫計先公歎曰窮通命也吾其如命何卒不許久之授韶州路蒙古教授閒部佳山水將往游焉以親老不便而止遂不仕侯又曰吾掾江西省時年尚少休沐日或與其徒游宴先公聞之怒曰江西二十八省生靈之命懸於一省坐上皆貴人政在若曹若今怠惰其體漫不省事行獲遣矣尤嗣意刑獄公事每曰人命至重論死者必先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恨矣我爲小吏時不妄笞一人汝宜誡之一日吾自省戶歸侍次忽顧曰近閒某州獄請讞若何吾對曰已平反之矣先公喜見顏色吾自是留意

遷而祔焉卜其兆域而叙之昭穆禮也銘曰

登此廣平之邱縣縣生之瓜不在其身昌於而家降福孔遐

郭雲仲墓志銘

古來建功立業之人率少壯爲之蓋年壯則膂力方剛志氣初銳視天下事以己之精神運掉如意無不可者及其春秋既高閱歷寖久世故熟而機愈深思慮深而見方定老成遲鈍與少壯剛銳之時如出兩人端居深念直視無所見瞶瞶若不聞此固非狂夫孺子淺見之所能窺也始吾與同郡郭氏昆弟交時競習場屋舉子文字長君子炎字明仲妙齡挺秀獵獵有雋聲甲子丁卯兩貢於鄉弟雲仲癸酉貢吾亦預焉雲仲工詞賦與吾同歲少數月爾學同志同甲戌同上春官是時君兄弟如神禹出渥洼平步千里者必先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恨矣我爲小吏如太阿拭土直上無前餘子皆避三舍吾雖不敏亦摩厲以須其後諸侯軍從壁上觀秦項戰人人惴恐已而北余亦垂翅而歸雲仲殊不少挫將復進期年國有大故舉場旋廢士抑不用明仲

鬱鬱不得志周旋鄉校閒抗顏爲師不幸早殞雲仲相繼糾錄於學修葺祖豆呻吟佔畢抉剔隱祖學粗成立人以爲難君已六十餘矣力漸不逮心藝與時左鉏克舉之復長南徐之濂溪書院堂廡荒涼士散不收式遄其歸自是十年不調扃戶謝客甲唔窗下足跡不入官府至治壬戌之秋教授無錫州教君笑謂婦曰酤上竿矣余屏邱樊五十餘年卑校官不爲詘輳之服時與君往來勸君勿出君不答明年春赴錫山時前宋舊貢士江浙閒不數人聞君來以爲異爭先見之君鬚眉蓬皓音吐鴻暢衣冠步武規制落拓見者鄰歎君視學舍已不可爲爲之輒沮謝事不可默默而已黜其聰明養之以虛白墮其智慮示之以天倪士方追然從之而君已逝矣啟手足之夕諸子侍側顧曰吾夢與諸同年探籌吾先得之噫生不如死之樂君知之矣幾日而不女從也君生淳祐壬子十有二月卒以泰定丁卯十有一月享壽七十有六計至之日余哭之哀諸子擗且拜請銘謹按郭氏其先汴之祥符人先諱某中奉大夫安仁開國男女貫振中原護宋鄱南遷占籍於江陰高祖某通直郎知高郵軍事會祖某隱德弗耀伯父某生四子君第二子名暨龍出繼父某爲嗣娶王氏樞密使毅之裔孫性明慧佐理其家子六人長緒前卒次綺綬紳椿楠文學彬彬然女一人適劉某卒孫男二人曰孫關驢女五人長福娘適范某次繼奴迎娘佛娘引娘俱幼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己酉葬於由里北山之岡從治命也銘曰

先雁門距汾陽胡原之長茲由里卜允臧在後之慶

王德秀墓志銘

壬子夏五余素車出城西會友人王君德秀之喪於申浦君二子拜墓下哭而起曰先子齋志九原功業不少表見於當世獨行實猶有可攷先生累世通家宜詳知之將匄文以圖不朽方事之殷未敢以請余答拜辭請屬筆當代文士不可讓事前訖又以爲請嗚呼吾忍銘吾故友之墓也夫君會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耀考諱申字仲遠經明行修其人如玉宋咸淳中余始弱冠仲遠與之游爲忘年友歲在癸酉同領鄉薦仲遠以禮記義占名第一明年春偕上春官君侍親如杭余始熟君君長余一歲好學篤行如其父而通敏過之仲遠不幸終於乙亥之亂君俯匍匐葬其親遂屏居里中閉戶絕交棄科舉業於經子傳記百家之書無不誦而尤喜陶朱丹圭之術研精其奧初仲遠性儉素不營生產有田一頃宅廬僅庇風雨君辛勤三十年力檝務本以貲雄州里好施不倦求者如歸嘗笑訶客曰孟嘗不能自焚其券而使馮驩因以市恩浪得爲豪士矣故君家每歲積空券數百度不能償者棄不復取丙午丁未歲大饑君倒廩出粟振之全活不可勝計時募民入粟拜爵君不自言雅尚簡樸不以富驕人布衣糲食泊如也匹馬一童往來阡陌與野人參語雜坐見之不知其爲儒者也酒酣劇談貫穿今古過知己握手出肺腑語自負一世之豪江石隱然知名晚年新居落成二子宦學自立將以優游卒歲而天不假之年

矣所居鄉季子墓謀創延陵書院以待四方之遊士興義學以教育鄉里子弟跨夏浦建大石梁以濟病涉者俱有志未就而卒卒後數月朝廷錄君振施之勞賜以初命之服非君志也而已不及拜矣君名茂宗德秀字也生辛亥壽六十娶丁氏繼室余氏子二人天啟敕授盤陽路鈔庫副使昌道舉茂才異等女一人未出室卜四月二十日乙酉葬君下港西之原去家百武而近懷親也嗚呼君遂止於斯耶始與君父子以志業相賁望仲遠既不幸早世君才不用於時而以其餘力起家余獨偃蹇困頓老而衰矣俯仰疇昔感慨存歿泫然泣下嗚呼吾尚忍銘吾故友之墓也夫吾忍弗銘也夫爲之銘曰

考鍾慶厥嗣昌厥家胡福孔殷而壽弗遐數耶命耶嗣又競爽殆復盛耶

格山君墓志銘

岷江西來演迤數千里中流巨浪衝突擁沙爲洲以百數而馬馱

最大東過暨陽爲南江北抵泰興之滸爲北江東入於海馬馱據三江之中風氣融結地脈平衍人物阜蕃土俗龐厚廣陵陳氏家其上數世矣至榕山君而始大君諱傑字漢臣其先自潁川徙有諱德以孝弟力田起家者君曾祖也諱清祖也諱端明考也曾祖姚張氏祖姚沙氏姚胡氏君生而不凡身長七尺肰貌奇偉深沈有局量欲馳驟當世會考君病廢左右奉養志不克就嘗學書鄙俗儒齷齪不足爲法從計然丹圭之術觀時取予積粟如坻家累千金施窮周急略不靳晚歲田廬子孫之樂幾無遺憾而不獲躋上壽者病奪之也初調江征官未赴適汴梁相王聞君召之欲往不果俄患風痺偃卧里中優游養疾數年而卒君生王子終己未享年六十有八榕山其自號也娶張氏子二人筍範皆好學卓立女四人適劉埙陸庸李寅孫餘在室孫三人稱臨壯是歲十月二日癸酉葬於洲上延慶庵之西距家二里許君自卜息所也未幾張氏亦卒祔焉踰年其二子來拜且泣曰碑陰先友無在者銘以

累執事余答拜曰諾君與余同生少數月耳意氣頡頏相得甚懽時渡江握手笑語磊磊落落青天白日我知君心一夕痛飲古梅下慷慨劇論古今事旁若無人自是不復再會嗚呼而今而後此士不可復作此樂不可復得矣發揮潛德非後死者之責與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自幕至虞明德始大太嘗之墟元姬作配鳳皇鏘鏘眉子齊姜家貸公收陳世其昌中洲有廬江水瀰瀰厥土孔良之子洵美我田我桑我始我勤無秩與祿等之封君孰飢而啜予粟汝哺孰負而冤汝面予吐布衣長者名著江淮或縻以爵招之不來渥洼神駿逸氛千里竟尼其轅跬步而止西原桓桓鬱鬱蒼雲泉扃閟寥呼君不聞宿草芊芊過者下馬槐趺不磷百世之下故稅使陳君壙志（按此即陳傑壙志爲其子代撰故附次前篇之後）

嗚呼孝子之事親終矣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不肖孤銜哀忍死匍匐以襄大事懼無以彰先考之懿將乞銘于當代鴻筆而又儼然在衰絰之中未敢以請姑識歲月姓系納諸壙哀哉惟有嫣之後

慈悟居士墓志銘

幽冀古燕趙國土脈深重習氣剛猛人生其間雄傑魁偉毅然有烈丈夫之風可與共功名者顧自遐宋以來南北殊疆譜牒散逸所聞所傳聞朝市山林之閒姓名晦而弗彰者何限有志之士所爲慨然太息者也范陽張仲威一再仕于盛燁慨然急義人也清而不濫剛而不傲輕財好施與人交有終始暨人愛之君以暨人之愛己也遂留居焉鑿田築室于南墉之外讀書教子與余往來相好也聞爲余述其先考君之賢長身玉立鬚髯若神便鞍馬射命中軍中號爲萬人敵隨史丞相南征靳獲甚眾攻釣魚山先登陷陣第功賞將命以官一日單騎深入巖谷若有所遇亟歸焚其弓矢懺悔事佛終日趺坐手不釋經卷與人言姁姁如恐傷之無一點豪武氣鄉人稱爲慈悟居士嗒然有厭世之心病革口誦佛號不絕瞑目搖手而逝吁異哉傳稱韋應物初爲三衛衛士驕橫不羈晚年折節所至埽地焚香清淨自居世果有斯人也仲威急流勇退卓有父風棄定丁卯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會朝廷推恩考贈從仕郎大都路良鄉縣尹命下之日余率眾往賀之仲威愀然對其先人遺像而泣且告余曰先子歿四十餘年楸柏之實久矣不肖孤朔南奔馳不克歲時灑埽且墓左之銘未立敬以屬子毒授余以家狀余不敢辭謹案燕山張氏皆祖翼德散居山後諸州君曾祖諱建中占籍丞清縣之統和鄉家饒財畜牧滿野上腴居邑之半散卹孤貧延納賓友其門如市朝廷下令家飼官騎二十四匹者與循一資君詞如法歲且薈息與之官不願受人以北卜式里居一夕盜闖其門聲甚惡君呼而進之曰若等迫飢寒非獲已也吾素不儲珍產所有者絲纊耳悉聽置庭下恣所取盜驚駭欲棄去君徐以溫言撫之各負重而奔未幾兵寇搶攘君出避地卒困於沙漠垂殆逢三十餘人不知所從來翼而出諸險乃脫問其故對曰疇昔之夜受君賜今是以報詢其姓名不告廉得爲首者二人曰王庶劉琮云君既免於難遂不問家事蕭散林壑壽九十七祖諱益相繼隱居習岐黃之書收畜良方務以救人不邀其利州里德之晚授朝奉郎太醫判官壽九十六父諱德林始以良家從軍天兵攻信安四方阻水久之不下君策馬環視白其帥曰城如卧牛形背有廟焚之吉從之即日城破帥大奇之挾以歸朝賚馬四匹羊百口俄謝病去壽百有一實生居士諱山字某至元十三年卒壽纔五十有七葬於永安鎮曹家務娶完顏氏追封宜人壽八十三子四人長仲祥次政仁次政儀即黃巖州判官仲威字也女二人小奴素兒適盧某王某孫男六人思慶思用思善思道思遠思進四女適王某王某杜某桑某曾孫男五人女六人俱幼銘曰

君之祖若父三世皆登耆頤豈昌黎所謂未有佛之時邪君一超徑悟求佛利益乃罔或克壽髮半白而早萎豈命有所懸人固不得而移邪將覺性長存雖亡而不壞抑不在其身而子孫之貽邪

竹隱居士墓志銘

不妄與人救人之爭而無伐德之色尤重然諾由語可
復不務取進不競勢榮嘗爲松江學糾旋棄職去調會稽學正遂
不赴晚年益斂晦不預世事有問不答權貴人欲識其面不能屋
後竹千竿誅茅三間杖履逍遙觴詠其下自號竹隱居士余鄰牆
相去不百武時時過從君輒歎曰白首惟吾二人耳今者不樂如
逝者何余淒然輒爲引醉將別必曰數見無相忘歲不能我與哀
哉言之不祥者君絶嗜慾早善攝生鬚髮黝然顏渥如童筋力雖
衰精神充溢晚年飲食小損俄若痰眩終日嗜卧親賓之問疾者
皆在顧余若有所言余不敢請正月晦日疾亟呼家人屬以後事
恬然而逝訃聞傾城之人咨嗟涕洟俱懊惜曰善人亡矣君生宋
淳祐七年之丁未終于至治三年癸亥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同
郡化成鄉探花校書趙公發之孫女前卒子二人皆從余遊長巨
源博敏可喜不幸早世次天溥尤嗜學三應進士舉孫男四人之
植長出也亦習舉業之楩之格之楨次由也彬彬就學高曾之澤

未艾也孫女三人皆未出室曾孫男一人曾賢奴女二人尚幼初
君事父至孝奉先追遠必躬必敬老而弗怠義方之訓嚴整子若
孫晨入塾夜分親自課督卧起必偕詩禮閑習故君之喪棺衾宅
兆曲致其情卜以是歲七月二日葬君於昭聞鄉由里山之原先
期天溥之植來乞銘且曰治命也余答拜泣曰五十年故交也昜
敢不諾敬次緒君世裔實行且系之銘銘曰

陟彼瓠子之岡望其壙滓如也猗嗟先生息其下子孫其昌錫爾
純嘏我銘不磨承詔來者

華隱胡君墓志銘

余始至容山詢邑之賢士大夫而願納交焉或曰胡君宗尹醇儒
也子欲見之乎余曰諾介其友江聲伯請見君使其子長卿應門
肅客余舊於舉場中識之矣少頃君戴冠大帶而出揖客中席退
讓不自勝坐而言姁姁惟恐傷人記憶前言往行酬答如響娓娓
不倦時復歎息形於言外扣其所學淵源深不可測儼然至元以

前人物也余心敬之一再造其廬情稍款猶未識其議論也其里
中人爲余言君居家率親篤孝昆弟胥敬如賓施關不出官府罕
識其貌獨殷於教子日有程課夜分相守不寐賓興詔下喟然謂
其子曰吾老矣尚憶兒時場屋汝力學勿惰尚及見汝成名乎子
再拜受教家畜書甚富邑士求書者必之胡氏性儉約布衣終身
敝居纔庇風雨晚年稍加葺治明窗淨几湛如也癸亥日長至余
約客芳潤堂小酌期君不至傳者曰君死矣客皆弗信也而傳者
眾曰晨起固無恙日向晡瞑目而坐家人環呼之不應乃逝吁異
哉吉人而凶可哀也夫君生宋實祐丙辰之五月卒於至治癸亥
之十一月享年六十有八君諱澤民曾祖元霞祖南父庭桂娶趙
氏先卒繼王氏子體仁長卿字也孫二人尚幼卜以甲子二月甲
申葬於城東五里之岡君未死前數日謂所親曰吾欲以葦隱自
號求文于陸先生以記吾平生何如既不果至是其子來乞銘嗚
呼吾之文徐君墓之銘也銘曰

胡氏望安定建安猗君言行古瑚璉內希先賢卓爾志外愧薄俗
賴乃顏暮年拮据室苟完高邱宰木歸荒寒我評一鄉之善士山
石可移銘不刊

處士畢君濟之墓志銘

山南水北穹林長薄之下哲人元夫鉅公長者往往而在命與時
左浮沈閭巷化行於家義著於鄉功業不暴於當時姓字莫登於
簡策舶背皓首稿死牖下者不可勝數而蒼頭廬兒灑削馬醫僥
倖得志於一時此志士仁人所爲抵腕太息者也余丱角時與城
南畢君伯恭游伯恭學銳甚倜儻不羈乙亥之亂里寇竊發憚其
名首燬其家伯恭及考皆遇害季弟濟之字君濟年尚幼挺身匍
父命不獲焚其體半救至僅免尸而攻盜糾合民兵借助鄰壤卒
擒賊磔之既復父兄之仇遂闔門不仕非慶弔不入城市力田治
圃將終身焉特不喜與官貴交騶騎闖門輒避匿不見輸納井賦
必爲鄰里先佃貧負租者貸弗責歲饑糜粥以食餓夫全活甚眾

鄉人德之痛先廬不存手自拮据堂構丹雘煥然增舊君性無他嗜好牧畜書史尋師取友優游卒歲而已性純謹質直與人無競對人無一妄語歎坐一室終日欽欽人莫窺其際或登高臨流嘯詠自適志所存遠矣中年得二子皆卓然樹立始弱冠俾從余遊塾誦詩緝文君命之習舉子業余謂場屋廢久習是將安用君笑不答延祐改元科詔始下君於是老矣且嬰末疾手足癱瘓顧謂伯子曰天將興文明之運吾殆不及見之矣汝雖績學姑留左右又謂叔子曰城東陸塁吾所憩富藥幹蠱州今貢士遣而弟以往又謂叔子曰城東陸塁吾所憩也汝往復受學焉名不成勿止也丁巳之秋君疾浸革勢不可起家人環泣君喟然曰吾讀昌黎諸父與諸兄皆廉強而早世之謂未嘗不撫卷歎悼今吾年垂七秩家道粗立兒孫滿目得正而斃夫復奚憾汝等篤學力行勿交游非類勿墮先訓吾瞑目逝矣又曰我死幅巾布衣以斂世俗靡麗不度之物勿爲吾累屬纊之夕索筆賦詩其警聯云人皆有死豈我獨仙霧散雲收白月在天鳴呼可謂達生委順之君子矣訃至余往會哭葬有日二子哭來告曰碑陰先友零落無在者銘屬之子矣余歎曰子之先君子齊魯叔也最知我者銘曷敢不諾按春秋單爲王畿采地諸侯襄靖穆後以邑爲氏徙鄄陽者不知始何年今所居墅以單名山名單鶚田名單尖則族大而遠矣曾大父諱應里娶須氏大父諱從仁娶王氏考諱良輔將仕郎娶鄧氏子三人長作霖字伯恭次澤之君最稚早失所怙事母至孝至元中調晉陽縣學官內艱不赴廬冢三年娶高氏繼時氏皆先卒子二人高出也長曰祥次曰瑞女二人適黃適焦亭孫男五人恩同不花充延女孫三人俱未出室君生於宋淳祐九年十一月終於延祐四年九月晦日享年六十有九是歲十有二月某日葬於太監鄉秦望山上鄰之原與高氏同兆異域從治命也銘曰

巒巒秦原吉人之藏上有雲氣雙鶴來翔卜云其吉子孫永昌

巽溪翁墓志銘

吳或謂君盲不祥居無何疾作家人迎醫醫至曰疾尚可爲君笑曰吾年及此胡鄧之夢覺矣尚何俟焉卻藥不進客問疾猶正趺坐好語如常有頃瞑目而逝君生宋嘉熙三年己亥之十二月卒以至治三年癸亥之三月享年八十有五娶戴氏先四十六年卒繼唐氏主氏亦卒子男四人長才冠次才茂才富皆卒次才雛女一人適王德用又卒孫男十人長德新次德昭德賢德騤德輔德方德潤德壽德溥德純女七人長柔靜適笪至道次柔貞適許文虎柔淑適孫德榮柔潔適湯元善餘未出室曾孫男十三人長邦彥次邦智邦達邦傑邦本餘未名女八人長妙靜適笪某次某君舍東南泉流向巽故自號巽溪翁兩繼室殯黃塘木以拱今從之怡命也銘曰

嚴氏盛於漢望於天水居暨陽之花橋者不知世所徙先考諱起宇伯震幼失所怙自力起家隱晦不仕生宋嘉熙庚子享年六十有一宜人劉氏生三子茶艮敬艮好學能詩仕在錢塘縣幕早卒宜人慈惠幼儉手撫孤成立敬宜學四方聞兄茶偏侍敬辟司徒府掾解職歸養宜人弗善也再掾兩省出宰陽朔改番禺去家益遠懼宜人年高不欲往宜人怒曰而起寒族被遇龍祿向心報國何以家爲且近制弗許汝何敢不得已入南白雲在嶺晨夕北望逾年宜人寢疾竟不得供奉醫藥不幸泰定四年七月十有三日疾不救終冬閏訃哀慟隕越匍匐萬里撫棺濈血何嗟及矣嗚呼不孝孤子不肖之罪終天莫贖忍死襄事以泰定五年戊辰三月九日壬申祔於城北黃山之原先考墓側宜人生甲辰享年八十有四二女長適何屋次適黃鑑孫男二人炳閏孫女二人長適章立權次適楊邦達曾孫男五人觀孫聯孫眞孫圓孫歸孫女二人僧奴關奴敬今濕授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泰定丁卯正月例得蒙恩追贈先考承事郎建康路上元縣尹封母太宜人嗚呼漏泉之澤至矣不肖孤生弗能養歿敢以爲榮謹以黃副本井納諸壙先考姚之靈尚有以鑑之孤子茶敬泣血謹志

先考陸府君壙志 代嬀作

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止吾不自隕也夫而咎鍾於先君忽焉棄諸孤日月于邁惟是窀穸之事未得吉卜是用痛心疾首賴天之靈蓋踰年始相地於定山之余灣乃卜以延祐改元之閏三月甲寅朔越七日庚申遷柩而堋焉匍匐將事未暇謁銘於當代詞宗以章君之懿姑述梗概鐫諸幽有俟也嗚呼痛哉先君諱某字某陸爲吳中望族自青鎖徙江陰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妣吳氏父諱某妣俞氏先君幼失所恃遽事祖父供養繼母孝性純篤春秋忌日事亡如生齊潔祗事至老不怠博通書史工舉子業自場屋廢嗒然無他岐進取意韋布終身怵惕自守鄉里稱善人與物無競莫窺其際終日恂恂無疾言遽色家人不見喜慍然人有不善意所不愜稱人廣坐忽正色譙責不少恕已乃歡洽如故人亦亮其誠不怨也樂施與喜交游賓至如歸倚樓笑詠觴來引滿陶然就醉不知月出開之東也優游自適日夕以爲常晚益韜晦以家政傳諸子不問有無出入惡問時事若與世忘者癸丑六月感傷疾浹泄不止飲膳日稀意忽忽不樂閉戶絕客家人憂之醫禱備至久之疾遂亟諸子環泣張目曰若等志學無倦毋墜先業吾瞑目矣又曰吾志邱壑死則擇亢爽之地葬我焉又曰吾儒家恫勿以緇黃溷我云以皇慶元年仲冬之望日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嗚呼痛哉先君娶杜氏繼吳氏皆先卒子八人曰魯曰青曰質杜出也青出繼舅族質早夭曰常曰庸吳出也曰和曰雍曰渙皆側出女五人長適萬次適朱卒次適高餘未出室孫男七人女五人先君勤約與吾母起家訓諸子嚴而有度勝衣者卽就學手自課授未冠娶者不得出外舍相過從婦女不踰梱閫門之內肅睦如也嗚呼義方之教今茲已矣先君之嘉言徽行又可數乎瀧岡

之阡曷日可表也孤子魯等濡血銜哀以志諸石石可泐哀不泯

嗚呼天哉

杜夫人墓志銘

婦無公事內言不出諸梱雖有懿德人焉知之銘非古也然共姜孟母詩史登載後世無若人則已有則必書之況人子思顯其親禮也嗚呼吾於杜氏夫人之銘不敢曰不可夫人家於魏世爲宦族父某早年棄家從黃冠游呼通眞子母韓氏大司農某之女夫人幼而聰慧在孩抱聞知孝慕其親通眞子初渡江見文公四書喟然歎曰此吾心經也道在是矣自是日誦一書盡卷日不足則夕繼之誦已輒焚香再拜率以爲常至老不倦夫人在旁習聞其讀粗了大義久之於性學若有所悟父詫曰恨汝不爲男子及笄以適閭里憲使懶齋孫公時通判永州軍府事殷酬接不暇家一不問夫人治內米鹽瀡瀡之奉麻枲繼紝之供織悉必具躬儉率下惡綵大練靡事華飾動循規矩事姑如母敬夫如賓姑趙夫人年高性重夫人竟日侍側祁寒盛暑不輟得其歡心公年五十未有子夫人以爲憂仕西廣時有王安人者寡居公謀聘之夫人曰爲嗣續計何疑焉既至相處甚睦王氏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避正寢以居之公不自安越明年失人生男貞楨公曰向吾再聘懼無後也今有之矣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爲汰乎乃歸王氏贐萬金速返之夫人固請留弗許人兩賢之後持節金陵趙夫人有疾夫人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跪進湯劑十旬弗倦疾卒不起扶柩北旋甫襄大事纔七閱月懶齋遽捐館夫人哀毀敕左右停含玉曰吾將以身爲殉粒食不進者五日親舊交勸六月乃斂絕食如初越十有三日不死氣息惙然乃呼家人而喻之曰吾聞醫書云婦人七日不食則死今吾倍之而又不死幽冥之中或陰相予其爲吾兒尚幼而失所恃乎吾責殆未已也起強加一餐終以此得贏疾公既葬夫人以其子自大名如廣陵尋師授業親自程督夜分乃寐時時爲說四書謂此而外祖父焚香所讀之書也汝服行無怠勿交友非類爲不肖以辱而父夫人晚止一子鍾愛至甚然未嘗假以詞色家素廉貧束脩之問或不給至期必備子疑所從出夫人曰兒第苦學何問焉蓋脫簪珥質之其篤學教子如此良楨蔭授承事郎江陰州判官夫人就養視事之日夫人誡曰汝何修至是亦惟蒙前人休惟公惟勤世濟其美吾旦夕從而父於九原亦不忝爲汝家婦不然吾目不瞑矣汝敬識之良楨再拜受教故初筮仕卽以能稱乙丑夏夫人故恙復作似瘧而非醫拱手莫施病日侵神色不亂坐起如平常良楨捧手親診其脈夫人微顧曰汝盧醫邪修短命也吾行矣趣具湯沐有頃而逝五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夫人平生資性恬淡晨起盥櫛閉閤靜坐無故不履中庭父歿後不復歸寧親族有喪則弔若慶賀則不預不喜聽音樂待婢僕嚴而有恩閨門整肅余居去夫人寓所不百武與承事君相好也故聞而知之至是往哭君釋杖拜曰某不天母氏棄養將卜日渡江返葬於鄉惟是龍岡之表不待也銘以屬子余答拜曰諾夫人生男一人女五人長適某某次未出室銘曰

余讀草蟲采蘩采蘋之詩能以禮自防而循法度也豈止爲大夫之妻亦女中之師傅也展如之人兮惟古之慕也象服是宜卜荊布也靜安婉娩何慈照也春暉未報白日暮也同穴有誓遵吾素也異時天雄道上過者下車而揖曰此化鶴雙飛之墓也

亡室殷氏墓志銘

廬陵歐陽公銘其友梅聖俞之婦之墓謂聖俞能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者蓋亦有內助焉聖俞亦自嬰其室之賢能安貧處困樂與偕隱也予讀其文而悲之嗟乎丈夫處世或致身於青雲以位與金驕其家人者無足多尚或辱身於泥塗卧牛衣而泣見車服而慙以仲卿孺仲之賢其議度反出二女子下嗚呼二王之妻亦賢矣哉夫家貧之思賢妻猶國亂之思良相也嗚呼今我無望也夫昔歲在辛未吾始弱冠納幣於雲亭殷氏既聘之三月先府君棄諸孤吾母傅事於家婦殷氏事姑謹順待族睦娣遇下慈姆乙

亥之亂余奉母氏歸山閒縮以其裕歸窀已而俱免余自是捨晚不
倜杜門索居獨喜誦詩作文呻吟累晝夜不絕略不事生產作業
婦乃力勸紡績手自刺綻以補子之猶不給則謂余曰以子之學
講授生徒聊可卒歲何自苦若是從之稍自給則又靳余曰稽古
所蒙止是邪余報不啻君性儉約不御華采余雖貧頗樂施君助
之施友人妻喪窶不克舉脫簪珥解裙襦斂之里婦歎服居無何
驟感風眩忽忽不省事稍蘇誦侍婢愼汝走白諸姑自後手足遂
不仁朔望令左右扶拜堂下吾母憐而憂之居二年卒不起余時
以事適吳聞疾復作亟歸君張目曰吾忍死待卿願堂有老姑室
有羣稚逝不瞑目矣余執臂慟哭余母八十有八聞之泣曰天乎
吾不獲終於此婦之手也余懼輟哭時丙申七月二十有六日也
距納幣之歲二十有六年君以辛亥八月生享年四十有六是歲
十一月甲申窆於城東十里綺山之岡子四人雲孫辰孫靈孫暘
孫女七人銘曰

花綺蒙茸白石青峰壽姑在寢子弗汝從

妾陳氏墓志銘

妾陳氏暨陽悟空鎮人也生而秀慧里之豪強委禽焉父靳不與
曰吾女當擇才人事之豪怒燬其家父與余外氏同里閈往來識
余家與歸焉年十有八矣乙亥江南大亂暨爲兵衝余奉母竄山
谷間陳實從焉跋履草石蒙犯霜雨困阨流離之餘濱於死者數
矣余謂之曰吾或不免命也奈若何泣曰願以死奉君無他適
已而幸獲全閉關抵舍自是余閉居八句素不事生業久之家益
落左右散去略盡陳猶侍余無倦色每規余以儉德避難曰薄宦
徒困苦耳性嗜悟頗涉文學實至立屏後聽其議論退必白曰某
也忠直某語佞人也觀其言然余交朋中由是皆知其名壬午春
歸寧父欲奪其志輒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遽之而歸夏四月感
微疾臥經旬容止不類病人索坡集閱之一夕而卒享年二十有
七迨事余九歲矣卒之日廛無敝珥囊無纏帛閭者哀之子三人

長部孫早卒次星女次畀孫生三歲癸丑仲月丁酉擴於城北五里之
黃山原銘曰
葬矣兮秋暮閒芳容兮幽生六如亭兮梅花路別朝霣以終古

公諱顯祖字繼先姓王氏其先澤州之高平縣人也王氏爲高平望族宋遜之開籍紱不絕女眞有中原或仕或處壬辰之亂盜起河東澤潞孤危祖定避地於邢遂因而家焉定生明字光庭幼有太志燕趙豪傑悉與交結金遷汴梁柯北隔絕州人奉爲節度判官幽居被圍天兵南下太師國王徇地至邢邢人擁州官出迎奏聞太祖皇帝賜明金符升本州節度副使明年襲於位明四子長先卒次卽總管公公生庚子九歲襲父職爲邢州節度判官戊申歲也公追念志不就痛自激厲刀筆勤苦敏於政事聽斷明審如老成人己未 憲宗皇帝出征軍次鉅鹿時世祖皇帝龍潛護駕太保劉文貞 實從與節副公有舊引公入見公年十四狀貌屹然有奇偉氣 顧喜說酌酒賜之謂太保曰此兒不凡汝其子之

中統三年邢 順德府公爲府判官如故始受宣命會山東李璮叛據濟南河 震動公隨大軍往討先登陷陣李迄就誅公不言功調衛州判官衛與邢相聞孰公治行不令而化至元四年調汴梁路同知鄭州事鄭土狹民貧公撫卹有方鄭人德之七年調宣德府判官秩滿同知濱州事公進不求名不喜結勢援連爲州佐貳泊如也十二年江南初附維揚久圍不下主帥檄公領所部濟師城旣降公復歸濱兩考終代者不至遂棄職而去居邢三年復起爲同知德州事尋除汴梁路鈞州尹在任六年威惠旁行陽翟故無廟學掀口一切招師取友勸學興化會州境大旱公露禱輒應甘雨驟降田苗勃興士民各爲立碑紀其事二十七年丁母夫人憂時服制未定公首行三年喪解官廬墓二十八年服闋行省平章約蘇穆爾以貪刻失民心湖廣騷然世祖震怒命順德忠獻王建爾罕往按之除公行省副理問窮治黨與次第誅殛追贓以鉅萬計民大說官庫被盜不獲訊及平民株連甚衆公推問得實乃守庫兵自盜賦證明顯遂伏辜其無辜在縲紲者百餘家盡釋之皆喜舞羅拜而去三十一年行省委公整治湖南等七路錢糧弭無名雜科之賦除有徵無納之額至今民間便之元貞元年改差濱州州尹公去濱二十有一年矣父老聞公復來夾道懽迎公究悉一州利害知百姓苦貧貴鹽申請所司今後先散鹽而後支價較之常年可省民錢一萬二千餘錠官亦無不利焉從之州人受賜刻石頌德時山東鹽法壞亂民大擾朝廷以公才堪繁劇就俾整治選除山東東路同知都轉運鹽使司事首尾六載增鹽引一十四萬有奇商賈通行公私兩濟大德九年自山東回除少中大夫江西袁州路總管公慨然曰吾自東髮出仕至於白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賴先人遺澤幸得不墜今吾老矣日迫西山尚夜行不止耶力辭不赴任十一年公年六十七請致仕不報五月某日薨於私第之正寢公父子有德於邢邢人聞公之喪如悲親戚公性沈毅度量開豁騎射冠一時好古博雅善屬文結交當世名

士如易濟趙公肯堂王公秋澗盧公疏齋李公受益陳公吉甫張公孟符郭公白川劉公端甫董公朴皆深知公者碑陰先友不可勝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山之原公娶同郡張氏夫人先公二年卒繼室范氏夫人後公九年卒子四人長曰郁襲父爵授忠翊校尉同知州事曰山曰允曰信山早夭女三人曰瓊適侯某曰英適侯某曰娃適李某孫四人曰祐曰延曰梵曰盧皆長出校尉君再任江陰州判官挺挺有父風一日泣告余曰余不天早孤失業唯是先考君薤仕五十八年歷任一十有六不爲不久嘉謀善政不爲不多家乘散軼弗錄不孝是懼今僅裒輯一二大略敬以授子子爲我狀其事余辭有二難焉南北異疆隔絕久所傳聞異辭一難也先太師鴻名盛烈宜牒有功請誼牒史館編錄皆於狀取信必得當世鉅筆以發揮潛光顧衰老淺陋弗稱是二難也君曰毋庸吾屬之子矣不獲已乃撰具歷官行事次第登諸冊以授使者有司采擇焉謹狀

陸莊簡公家傳 代子孫編作

先公諱屋字仁仲陸氏世爲吳郡著姓常熟一枝不知始所徙八世祖諱景山遷暨之化成鄉今爲江陰人曾祖諱英才妣王氏祖諱大昌宋承直郎監慶元酤琦鎮妣李氏考諱渙江陰軍安撫副使妣蔣氏先公資性英悟學問絶人有經世之才既冠值乙亥丙子之難江浙寇盜蜂起安撫公招集民義捍衛鄉井公實左右之天兵南下暨當衝要公隨機應接境內帖然版授江陰軍判官事定朝京師授四品官朝列大夫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時至元十六年也始至新安人疑其儒家子少不更事易之公留心政事發摘奸伏人皆以爲神有訴其山鄰軼界若干丈者官驗之良是命歸之公疑焉曰吾聞揣高者以約法不以尋丈計也安知訴者不更贏乎合兩家質劑互審之果然訴者乃伏又有爭山葬者各指一冢莫知歲月遠近公視之曰必發而冢爭者曰法不許也公曰

吾故欲發之何如爭者變色公命具畚鍤爭者遁迫而視之虛冢也縣解官錢止驛舍或竊負而去莫知主名公呼在行者詰之指其一曰訊彼一訊卽伏贓具在或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覘其容止耳官命造舟江東諸郡集舁之龍灣公白宣慰司欽居萬山中道遠莫能致請就太白渡便從之役中止又欲運材之良者赴北公又持不可未幾宣之旌德卒以募民徙木召亂至調軍招捕乃定公在郡四年始代人追思之二十五年授朝請大夫江東宣慰副使時權奸秉國罔利析秋毫符檄旁午公據義力爭度不勝遂謁告去二十六年改除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副使浙西人物浩穰士俗浮侈公風裁清高剛腸疾惡一繩之以法撫所迴避海運萬戶之子緣私通久繫編民公捕而笞之州縣吏坐侵漁百姓者劾去數十人追贓以數萬計單車所至貪饕側目豪右斂迹最後分司杭州杭故都尤號繁劇難理是歲饑詔發廩粟十餘萬振之公親監視給散人蒙實惠郡侯及通守挾威恣橫公廉得贓穢獄等事捕繫其人各官博疾不出公操之益急申行御史臺停其職時權奸既誅奉御帥行省官雨監察御史就放太常寺趣詔獄窮治其黨與籍其家貲差委紛然通守因求自效冤名寺中反以飛語搆公公面對白發其奸奉御以下皆是公然事漫解會檄染局官以賄敗事連行省驛吏及胥典十餘人公移文右司指名取之既至一夕款服左司不善也詆參政公謂分司不當按省吏以進制論將奏其事先使人詰公曰右司吾子也又詰右司左丞公猶曰分司不得按省吏固也吏果受賕御史亦不得問耶乃以成款上御史府營救者甚眾御史迫清議具獄已成不得變乃速決之參政及左司怒然無如之何適使者至參政以他事獲譴胥靡而去有識相謂昊天不祐凶人矣居無何按察司罷改肅政廉訪使公以例去既抵家乃營舊圃拔行松菊建閒居堂燕喜亭歲時奉親與逍遙娛宴堂後古梅數十株苔幹槎牙銘臺其上本心文公書其扁曰天與清香日與賓客吟嘯樂飲若與世相忘者久之起除中順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入境聞簫鼓聲訝之乃郡人聚眾立社以迎鬼神者殆數千人公杖其爲首者舁諸木偶投諸江人大驚視事未幾閱牘有未具者悉釐正之罪人有淹禁者立理出之州長官束手受成然以其清直弗敢輕以元貞元年改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公治辨有聲故省臺交薦爭用之公益感激自奮風采愈峻部使者因市紅藍受賈人金公訐劾之有奉特旨造浮屠像者威脇官吏擾取金帛逾五萬錠公又劾之其他糾彈甚眾人多怨者值檢覆諸縣水災檄一令與俱令實病不自言扶曳上道邂逅身殞怨家挾其子訴謂公實死之公不自辨用事者將中以危法公不知也在郡陽曰思太夫人年高陳情歸養士民泣送舟過湖口行省使者將命逮公不知公在也風帆迅駛交失之暨入城公已去使者曰余知其無罪也而用事者遣余天相之矣以追不及返命使者獲罪公不還家徑北入都詣臺自理臺中人皆知其無辜畏用事者莫敢言會國有

大儒乃得釋尋降三官授朝列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公辭不可不得已就道湘楚去京師遠蠻猺雜居人不知法俗尚競渡歲多溺死峒丁盜牛畜因相鬬訟公皆厲其禁譬捕官捕盜拒捕格殺而取其首盜反誣以故殺久繫獄公問釋之里婦獨居夫不在僧出入其家或誣以與婦謀殺其夫指道旁尸爲驗僧不任笞乃誣服囚之六年公閱其牘尸死以夏月猶衣冬服疑之根問得實乃何人先數月受杖而踣於道者非夫也破僧械置圄中公歸之明年吏有部送征蠻糧過湖北者見其夫實存與之歸僧乃免公所至平反非一事此其尤著者也屢沙部十郡公按行其九所至宣明風化敦孝行禁淫祀爲首溪翁山獠駢首聚觀至今談公名者以手加額先是宣慰副使某受賂覺諉罪其下許代之償既而靳之無賍可徵其下自言公閩實卒正主罪先是行省欲削風憲之權請自今有罪者分司與民官居廳審問然後結正迫同審輒翻異公患之及宣慰副使敗公以爲言御史臺奏聞有旨

革去新例廉訪使復正其體自公始公固倦遊又以侍親棄官歸逾年升中議大夫海南廣東肅政廉訪使嶺南有討叛積功至大官者貲累鉅萬奸贓狼籍民重足立不敢言臺憲繼一舉按輒反噬至是事發御史置獄維揚逮者相望某官崛强不敢出嶺公至行臺稟方略人爲公危之公曰是何敢然吾杖國法驅之耳船至番禺遙望有盛服磬折俟水濱者偵視之曰某官也公使辭焉至期請見又辭覲事之日某官來賀升階請受事公辭曰均王官也不相統攝請毋勤姑歸治行明日訴某官者至公視其牒皆謂訶御之不受又明日訴者咨至如前復御不受某官喜曰公不害我矣蓋前告者皆某官遣爲之以嘗公公識其情置不問乃肯就逮北出英德百姓覘其去始稍稍出自言敢吐其冤公按問得不法事數十條絡繹呈臺某官聞之嗛曰吾他日復得南歸若種當無復遺其暴如此御史問未竟索其獄赴都尋赦不誅人以爲恨公在廣南修古廉吏祠免儒籍差役增贍學地租請復恩館田賜北

客之死南垸而妻子不能返者請留船貨在州市易免搉夫跋運之勞請禁官吏詭名行鹽奪估客之利者爲政期年復以侍親棄官歸公自初筮仕凡七拜宣命四握憲節持身廉介遇事果斷洗冤澤物興利除害不可殫舉性至孝居家侍太夫人旦夕不離左右親嘗甘旨三仕皆以就養去職請子縗勝衣者卽使就學招明師訓之身自程督嚴甚治家整而有法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家人十指廩給稱事喪祭一用朱子家禮不詔鬼神不佞老佛扁所居齋曰義嘗曰吾平生受用義字不盡待宗族尤有恩捐私租倣范文正立義莊法計口而散之婚嫁喪葬皆有助農隙則聚里中子弟設塾而教之患差役不均爲之區畫先所居化成一鄉始立式推排除詭寄虛椿之弊分戶九等各出助田若干以身爲率先後差次每歲以三兩戶應充里正主首卽以義粟與之收斂破除皆有籍輪一人掌之歲終會其成約數年後義粟有羨乃以置良田如義田之數以所助田還其主行之二十年鄉民享其

信之女俱吳興郡夫人子男七人曰鏞鏦銓鎰鑄鉉錡女幾人孫男幾人女幾人初鏞與先人昆弟也先大父安撫公棄世時鏞尚幼先公未有子大父謂之曰以是爲而子善視之故先公愛鏞特甚不啻自己出嘗曰吾非利其財異日嘗以田產半與之先公既歿鏞次當襲爵讓與弟鏦又以所居大第讓與諸弟而出居屋之西偏於是湯夫人畀鏞以先畤之半遵治命也鏦今爲承務郎湖州德清縣尹銓爲登仕佐郎規運提點所大使餘未仕先公之葬也速故不及請銘于當代名士日月逾邁往來於懷姑述梗槩藏諸家乘以俟太史采擇

祭文

祭運檢陳總管文二首

嗚呼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通家子弟異邦姻眷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談笑在耳慟哭失聲瑰奇之能卓犖之器居家而理居官而治馳車佚老牆翳華終哀榮始末世孰如公胡不百年云何一夕闔

訃罷市行路啃啃生芻致奠匪我愆期衰疾無堪止或尼之乃寨帷堂肅拜公像追念疇昔吾將安仰魚龍海水忽變枯桑白骨無言寒沙茫茫朝華夕悴古今共歎沒窀穸下公復奚憾

嗚呼生死之道通乎晝夜之道辰自子以至亥人自幼以終老達者覩之則商彭不爲夭蓋福祿之易求而身名之難保寄空榮於華屋棲餘魄於衰草長夜漫漫白日杲杲百年鼎鼎萬古浩浩如公學問之素充才器之獨抱負萬斛之舟而自任者重蓑千金之軀而不銷其寶蓋其胸中所得已多彼蟪蛄青松是匹區區者俱無足道某之所恨前哲之日凋而典刑之莫考念通家之契闊空臨穴而哀悼死者有知魄爲予顧

祭袁國華文

嗚呼哀哉生死有數聚散無端中身之壽行矣樹檟同心之友傷哉刈蘭憶淩雲之雅操懷竟日之清歡得句花落銜杯月殘止客投轄倩人整冠置馳慕鄭命車奉驪提博局以爭長擲布袍而戲

謾或掣牀而怒粥或賠囊而負安抱雋才而莫試聊放迹以自寬奈黃粱之未熟驚落枕於邯鄲自悼亡之戚戚疾浸淫尊足踽踽遂放柳枝凭几靜觀一夕昏霧入人鼻酸君乘葉舟冒此奇寒正脈中虛魘氣外干扁盧東手藥盡枝禪棄白日之旦旦即厚夜之漫漫嗚呼哀哉某等交如金石語出肺肝死生契闊況也永歎薄言往奠一慟撫棺傾淚塡膺書此血丹

代祭朱南伯文

嗚呼巨卿元伯之約素車白馬之馳藏在史漢人以爲疑要之朋友之義垂死不變而精氣游魂之感理或有之嗚呼友誼且然而況於親戚之悲乎君之妙齡問學最優諸老避之皆遜一頭嗟予生晚又不及諸老之門唯視君爲前修君既忘年辱與之游而三星東楚方結好於綢繆昔歲在蛇君疾弗瘳我登寢門竟日遲留握手別去遂往南州閩訃旅中涕泗滂流梧桐再華歲籥已周君歸玄宅青松一邱祖遮持觴君能飲不

祭趙一山文代其子作

嗚呼哀哉吾父生平竟有何樂宦遊離鄉家事蕭索其老懷寄此清酌忘形一醉適興自然嫏笑怒罵白眼青天中山千日農呼不醒豈期一夕無言長瞑嗚呼哀哉祖母年髦弟妹童幼不肖何怙號天莫救日吉辰辰輛車啟行薄暮一奠血淚如傾事死如生情敢不厚哀哀我父能復飲否

代祭叔父文

嗚呼叔父壽七十餘不爲無年子又生孫不爲無傳繙經閱古奉不爲不富杜門埽軌抗節不爲不堅所可痛者宗族無睦姻任恤之老鄉閭夫仁厚忠信之賢攷叔父之生平感世事之輪雲俄千金之易散惟一瓢之獨存雖室人之交謫公談笑如不聞豈小智之可窺信大雅之不羣今茲已矣空復何云某等幼蒙教育頭已白紛追念嚮昔幽明遽分輔車祖奠漠漠營魂血淚落俎言不能文

嗚呼我先君子講授於鄉舅氏從遊入室升堂實以伯姊來嬪于楊婚姻之重師友之良百年相好一日可忘遭家不造孤在新喪舅氏獨存魯殿靈光我見舅氏我心悲傷如毋存焉感詩渭陽今其既亡使我涕滂嗚呼哀哉如公心平而直氣和而剛棄質之渾厚操履之端方宜乎善積而慶壽永而昌義氣聚一家之樂文字發諸孫之祥天之報公八十之年不爲天人之望公千歲之日不爲長奈自非比於金石安能保於無疆嗚呼哀哉公之將殆易辈院於正寢屏紛縈於洞房自志墓銘生求挽章哀怨盡消於淮海曠遠尤過乎柴桑挽古道以自期豈今人之可望某所痛者喬松已老凋零繁霜弱羽無依中野徬徨懷舅甥之繾綣隔生死於蒼黃滴茲血淚來奠一觴同心盟在白水茫茫

代哭外舅杜威州文

某昔官於公之鄉乃識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夷考其行其鄉之人曰如其服若容訪其親知則皆賢士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交也後數年取公之長女公不我棄遠道送將聘余于居凡三日穀敝裎論心情義款篤始至如平生且別戒其子曰往之汝家善事爾長相爾夫子其恭儉是務既去則又數以書來會期我乎暮之春要我乎其家其悃愊無華亦如其服若容余將撰日月以婦道乃季春之四日致土之毛道人問無恙未三十里而反公之家隸遇諸途來訃公喪矣致書之日而公死之明日矣踵賡聲婦晝夜倍道行百八十里逮至而不及馮其棺矣余外姑以公之二子存而逆我矣吁嗟天乎爲善者果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三十年州縣以考進階階不過外郎以資授任任不過二千石今日薄臣以威州奏可而明月公寢疾病以死天胡奪之亟乎循公迪彝不事矯競不見知於世固也而蒼蒼者未知之乎善類惋嗟里閭驚愕而況余舅甥之至情乎薄奠不腆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疇昔將爾子以過余之日乎

代弟姪甥祭亡者文

先君鍾慶一女三子季弟先亡唯兄是恃兄之才德妙年挺出孝於事親友於弟姪舅甥之情尤親而密意團欒于晚歲舞共樂於斑衣胡傾逝於一朝空物是而人非嗚呼夜雨之牀猶疑對話白水之誓無復同心棄泉日之耿耿卽厚夜之沈沈命也奈何天乎無辜唯堂泣鶴髮之母堅室抱雛嬰之孤某等親親之義生死不忘有淚如傾敬奠一觴

代人祭王郎文

嗚呼才子王勃舟次南昌詠落霞與秋水弔陳迹于滕王知閻公之得婚殊不讓於子章奈陰幣之雖薄嗟宿債之未償豈行儉之先見偶墜舟於海洋嗚呼人事悠悠天理茫茫彼愚而壽此哲而亡予牖下之季女萱草凋於北堂求君子以偕老嘉坦腹於東牀差穀旦於鴻雁期桃夭於春陽忽東野之馬逸欲濟川而無梁痛逝者之如是慨予懷之永傷嗚呼白日冥冥碧水泱泱結桂爲旗

芙蓉爲裳乘雲上下與波翱翔儻崔屏其改素昏玉鏡而無光予女身未得以奉箕幕之役義不得以爲蘋藻之芳生芻一束予子是將敬酹馮夷共此一觴

代祭懷德嚴長老文

嗚呼佛法本空來無一物去亦無一物雙履翩翩行彼西方日沒處乃投我等大眾不了生死猶此枯骨愛緣心生禮緣情起不恁麼得桑下三宿猶自戀著況同居一室運水搬柴諸妙用喫盡師氣力茶毘煙裏光明現成佛不成佛

祭袁國華母文

嗚呼昔者孟母其居三遷有子如軻遂爲大賢軻之喪母也後喪父也先所以棺槨衣衾之美貧富不同後踰於前惟靈淑懿之資慈儉之性不可得而見焉然積善餘慶素鍾於天故身沒之後子孫百祿如瓜瓞之緜緜春秋享奠廡下之履幾滿而帷堂之殊弗克舉者二十餘年豈陽陰之避忌或時月之拘羣今者協禋祥於

龜卜啟吉兆於牛眠爰停車於中野永瘞玉於黃泉某等鄉邦子弟獲締姻連薄觴一奠生死怛然瀧岡宿草方表新阡

祭袁國華妻文

惟靈游宦從夫於蘇於杭春花在亭秋月在房聚散有期哀樂無常百年偕老一夕云亡昔日醉家羅襦下堂人今不見丹旐回鄉哭神傷靈兮來歸歆此一觴寒花浙瀝曉月微茫嗚呼哀哉

代祭孺人湯氏文三首

惟靈生自儒家嬪於名族姆傳婉娩閨門雍肅采葛歸寧之意舉案齊眉之義篤子策駿以游宦孫垂髫而習讀期六珈之偕老享五鼎之厚福夫何橐砧先逝帷堂遂哭未終日月之制復值風木之酷驚疑甫定憂患相繼嗟百齡其未艾遽一夕之不淑某等同里婚聯通家姻睦痛死別之傷懷想音容而在目薄言雞絮一奠江曲

嗚呼哀哉生存華屋零落山邱古人同悲今此其尤纂砧之喪相繼於中壹同穴之義尤慘於柏舟寧帷堂而重弔不崴簷之再周某幼而同里長也依劉受上牀之獨拜陪東閣之英游晚締婚于仲氏託松蘿之綢繆云胡一夕悶此千秋嗚呼哀哉年光過隙人世浮漚感念疇昔我心百憂隔州之山鬱鬱松楸殯宮雙奠淚灑江流

嗚呼哀哉先君之喪靈几未終女兒之卒血淚沾胷天乎何罪降此鞠凶惟靈體閨中之秀有林下之風溫柔良善貞靜懿恭幼鍾愛於家君長擇配於華宗教子之嚴斷機於孟母事夫之敬舉案於梁鴻意百年之偕老何一夕而俱空匪桃夭之家宜乃大耋之穴同嗚呼哀哉手足之情抱恨無窮舅甥之義敢不盡忠龔死者之有知俾降心以相從此言可質白石青松

代夫祭妻文

嗚呼哀哉夫妻之義著在三綱死生孔懷不言神傷昔君來嬪逮事姑嫜孝養無違迄於終喪手鞠二雛訓以詞章長也不淑季也在旁女歸窀家徹饋下堂意其晚節享壽而康豈性太慧故命弗長嗚呼哀哉君疾甚危醫庸弗詳始於憂勞七情內戕乘以驚疑至於胥盲回生無丹返魂無香嗚呼哀哉吾今而後撫汝生所命卜吉而藏輀車在野寒日無光嗚呼哀哉吾今而後撫汝子女念汝之自出眷汝姻戚如汝之未亡百年同穴此誓不忘靈其有知來歆此觴

代祭某氏文

嗚呼上壽百年止三萬六千日靈之享壽八十有九去百年而咫尺雖蓋棺而無憾終遇變而哀戚惟靈生自名家嬪於華宗溫柔良善貞修靜恭懿厥哲婦如冰如玉洵美且仁命也不淑棄砧先逝眾雛亦飛鶯鶯弱質靡寧曠依瞻彼西方瞑目長歸某遠道言旋入門驚訃總車素幔空堂日暮寄哀一奠瀉淚如泉清酒在壺嘉實在邇魂兮來歸有風蕭然

四言詩

題鄭子實秋溪釣雨圖江曉清歸谷能詩未能畫也今子實乃能之聊四言八句聊發一笑

水墨淡淡煙雨濛濛溪抱前山人倚孤篷我懷季鷹感慨秋風身羈洛下興寄吳淞

題猿石手卷二首

空山暮雨枯木曉霜此處聞聲若爲斷腸

楚山無人羣戲樹顛或據大石如君長然

五言古詩

讀史

魏延及楊儀兩人蜀俊乂各懷專妒心曲直竟誰在孔明惜其才未嘗輒偏廢渭南返旆歸師在千里外朝臣意在古魏爲楊所害楊亦不得死晚用姜維輩蜀竟以是亡束手付鄧艾艾復矜其功受制於鍾會四人共一律皆以專妒敗家國莫不然嗚呼可爲戒

李杜

子美坐同谷太白走扶風雖遭倉黃急轉覺吟詠工首亂者羣憸貽禍及二翁因知漆室女發論乃至公觚事機難審臨危計易窮川原愁夕照草木困西風鬼馬如龍遊鬼妾如花紅變滅不須臾焉能保其終擇禍莫若輕老遁林谷中

賦蘭仲堅所書汴梁節婦事

汴水流獨莫美人如冰清案無伯鸞夫袴無趙氏嬰姑老扶上牀夜寒機杼鳴停梭獨太息莫把鴛鴦織織成孤飛雁離羣不再匹河東柳家兒抉眼去其夫愚者生不諧直者死不渝太師漢復周相國秦又楚哉二丈夫愧此一嫠女

謝詹中美惠五典毓篆書

山上有佳木春風抽新萌勿縱羊與斧條葉隨教榮山下有流泉涓涓滴深清勿投泥與沙支派任縱橫物爾人亦然習與性俱成位可望賢聖教乃始孩嬰五典敘千古一編粹羣英屬辭不厭巧立義不厭精金玉二三子源委諸老生寒鐙讀未竟眵眼開雙明惜哉書晚出會使世盛行仁知貫洛紙報愧乏齊瓊

得己堂

爲己終成物爲人適喪己得之以爲重喪者深可恥與其乞墦生不若蒙袂死貧賤勿失色富貴亦勿競窮達本無心安於義與命人受命於天顏孟獨能正

性齋二首爲分湖陸提舉作

孔門性不聞學者失其義上中下爲三善與惡爲二鄒洛異而同韓楊同而異不指理不明不兼氣不備理無智無愚氣有駁有粹本體在涵養工夫由克治立義以居敬存誠以去僞曾思兩卷書學問千古事性外無餘天齋中有樂地

吾宗家湖曲虛齋納天光清源瀉活水中有菡萏香我欲袖兩圖再拜升公堂先天揭右序太極列左方見草憶春陵看花思洛陽花草各有性指圖試參詳

怡顏亭曹若晦子無易爲奉親作

冬青有何好婆娑歲寒姿每愛淵明句獨樹乃爲奇朝陽紫翠交夕月光陸離幽懷聊所寄宴坐輒移時陶冩得眞性絲竹亦何爲歡趣不自覺況令兒輩知

雜詩五首

田叟不知書指望升平年一生把鉏犁忽聞鑄戈鋌早晚征衡起

鷲訛走相傳腐儒寒窗下風雨正夠眠

夜半正相呼巷南連巷北人語何喧喧陰風何窣窣猛虎下山來

搖尾逐不得村中雞犬盡行擇小兒食

何處人夜歸一犬穿籬吠狺狺聲四起似各應其類月寒人影空

帖耳循牆去家家防穿窬披衣不得睡

秋聲何颼颼迺在枯柳邊疇昔韶鸎鸎歲晚棲窮蟬張緒少年時

春風正可憐流光不相待白首淚潛然

定遠未封侯發憤投其筆老儒七十餘毫禿手不釋才器有長短

壹叁叁冊 96 版
19 A

志趣各自適遙思玉關外萬里風沙隔

次韻卿雜詩五首

貞女不自媒蛾眉爲誰埽春風吹年華閉戸綠芳草靈修不我顧攬鏡紅顏槁焉得北堂萱聊用寬憂抱又懼青蠅讒善使黑白倒遂令親者疏我欲舁有昊

東坡譏舉子有類候蟲鳴退之譏詩人謂作蒼蠅聲制策直而核聯句新且清自作復自譏持論終未平無人解此意起我懷古情

蛙從井底語豹在管中見若遇大方家一笑頁自獻饋漿意已賤抱甕力殊倦因知巧若拙頗覺狂次捐玉以德保瑕珉以多故哉

火雲吐赤日旱勢千里閭古人救荒術貨食知本末家家算口賦殆類僧持鉢激水活肆枯植木蔭道暍諸公善努力赤子正飢渴

竊盜勢且昌莫保千金軀汝當安得長鍊炭不及炊寶玦空自將弃兒嘵莫問瘦妻臥路傍公廩已告匱私戸猶多藏嗟哉守錢奴

獨有黃巾寇不入鄭公鄉高賢古所貴薄俗今可傷

辛卯二月記異

客子遊吳中步上姑蘇臺是日天雨土四面集塗埃微明日漏出

半浪風吹開癡兒喜團沙智士疑劫灰天意復如此人事信悠哉

有感

六月南風盛秋意雖未多長養會有極搖落將如何

況乃蒲與荷一老坐太息羣兒笑且歌笑歌恐未終歲月已蹉跎

春日不出

春風不著人微寒帶微和落梅枝上稀桃李園中多桃李尚爲容

青草被陵阿時至氣自應美惡同一科無聲花蕙拍有韻山鳥歌

老人閉門坐如此景物何

清明日偕趙雲壁張仲實顧伯玉張見山遊分韻得好字以百家

衣補之趙故嘉禾宰今爲學官坐中多及學校事

清明花亂開今日風日好吾得及春游相期拾瑤草城市多囂塵

客衣日杲杲何時一尊酒且試開懷抱王孫丈人行生世何用早

爲樂當及時蹉跎覺年老盧名復何益弃捐弗復道但願崇明德

藏身以爲寶

三月且日出遊

季春已一日寒氣猶襲人齋中偷小暇陌上追餘春金華古精廬

幾劫化微塵入門何所見修竹出牆鄰迤北過崇明殿閣何嶙峋
山房閉不啟俗客來輒瞋徐歸偃籐牀息我定力勻殘書了一卷
古意口酸辛山芽聊止渴起瀹石泉新
三月一日偕善之無逸遊南山桃園分韻得源字
白雲起南山隨我渡溪園園丁荷鋤去季女出應門汲泉供煮茗
壖石開清尊人靜禽聲樂春深花事繁蛾眉映修竹掩袂嫣欲言
吾親白雲外未敢訪桃源
癸卯二月仲實諸人游野外飲花下得家字
散步逐芳草小酌慰殘花土銼埜人居茜裙蠶婦家汲流潤水渾
挽樹花梢斜圍童貢新蔬復邀啜杯茶我與偶然盡汝意良可嘉
申港道中
兀兀乘肩輿西風掠老鬢雲凍山色暝水寒江聲近籬根盈尺雪
晴釋穢及寸人事日相酬客路歲將盡急歸掩柴門地鑪撥餘燼
茅山道中

蜿蜒西北來土阜餘百里怪石聳巉巖勢距三峰止大峰東南傾
中峰伏龍起脈脈亙不斷小峰平而峙名雖漢代立山自開闢始
我來春雨餘峰色有如喜綠鬢光可鑑櫛沐初出水縹緲三仙人
婆娑一老子情知隔凡聖頗亦達生死埋金何必問采藥聊復爾
洞乳滴丹泉手掬漱吾齒
遊崇禧觀南鴈眞人置酒索詩
粉牆縈而曲轉入寶珠林卷簾鐘香出竹日淨沈沈天人一代師
功行夙所欽掀髯顧我笑呼酒得細斟雲廚薦黃獨飽慰飢歲吟
相攜鑑正宝試聽玉泉琴
京口訪郭儀山出示陸丞相遺墨
寶祐丙辰榜季世尚詞章功業已衰謝氣概猶堂堂壯士死海島
尤勝死洛陽遺翰落人間姓氏透紙香甲子行一周復見文運昌
遺黎存一二往事空口茫寒鐙客窗夢飛墮碉山洋留眼看中原
且勿悲故鄉

渡黃河舟子作難久之乃渡
四瀆水中大尋源河最長未必得漢津支機事荒唐導流始積石
以西入要荒龍門从東狹橫潰走徐梁奔流俟其定勢可一葦航
我來桃源渡渾渾流濁黃艤舟不肯濟奈此黃帽郎石瀨投千金
貞女可憐傷
宿遷道中遇雪
登車宿遷北萬頃鋪瓊田黑雲湧水光上下玻璃天六花時時飄
集我車上匪左右拍手笑翁似白鶴仙失卻翁白髮頓覺翁少年
入杭苦雪二首
雪天無晨昏尤難辨西東高低賦萬象偶爾一色同會覩日與月
終愁雨兼風居人掩關臥況乃逆旅中買薪呼斗酒熏頰生微紅
年年西湖上梅柳得春多新正十日雪重陰壓微和皓潔混泥途
輕盈赴寒波危橋驢失腳不如坐吟哦推窗無佳句不出玉峰何
至元重光單開之歲春正月隴西郡太夫人介壽八十子侍郎率

其昆弟子姪內外姻族寮友賓客奉觴上壽如儀州人士相與
嘉歎爭爲歌詩詠其事而繫使紫山胡公爲之序云
斷機碎錦續短轡鵝青絲殷勤謝師友老婦得佳兒長宦客四方
鶴髮在高堂安得淩雲翼高飛至母傍春暉不得報萱草日日長
今夕知何夕門有車馬跡堂下羅鐘鼓堂上合賓客春風吹綠酒
起舞兒獻壽客問年幾何舊歲七十九此去三千年蟠桃始開花
花開又結實瑤池度歲華客起再拜言遺核幸分甘小人亦有母
八十又加三核中有瓊漿飲之勝啜菽懷歸滿袖香仙霞燭幽谷
壽理伯雍同知
理侯人之父亦復兼母慈束吏如頑奴胸民猶嬰兒闔門無雜客
鈴下生蛛絲內閱讀書聲日晏忘晨炊上馬出署事坐看棠陰移
人靜報休衙閉閣方退思廷中相戒言慎勿干以私但祝公百歲
長爲良吏師公言撫字勞良吏安可爲方當上印綬自與赤松期

新愚父賈彪南陽毋杜詩東吏如官奴護民如嬰兒李侯妙政術
千古同襟期高寒月半弓清粹玉一規握菜朝爲齋脫粟暮作糜
但聞讀書聲不聞兒嘵飢褚衣敝再浣櫪馬瘦莫騎今朝侯生辰
父老持酒巵廚傳寂如水不知侯所之介壽古有言此意亦復辭
獨立古梅下遙赴天仙期
庚寅臘月二十九日餞孫晉卿宿清孝里晨起呈嚴隱
驅馬四十里悵然臨別情舉酒坐太息歲月空崢嶸河流日浩浩
此地幾送迎老我白板扉卿等致太平窗風吹酒醒起視天未明
小星爭餘光殘月西南傾
皆山樓分韻得坐字
無詩山不喜無樓猶自可樓上著詩人青山皆屬我得句山禽鳴
落筆山花墮翠屏招我隱欲往輒不果推窗呼與飲醉吸雲一朵
須臾成五采吐出驚滿座
爲劉君符賦樂山詩
山體本至靜仁體亦如之樂者有深味魯論無費辭目玩惟自得
心契若有期逝川同一旨妙理無容窺劉公本好古雅志非奇
諸君爲著語殆類愛山詩泉石涵清思松柏媚幽姿古來山中人
此道未必知蠛蠓毋乃癖拄笏殆成癡獨有首陽山薇苦甘如飴
得仁卽無怨千載眞吾師
壬辰端陽後一日會潛齋以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分韻得淨
字
日透朱櫻明雨拭白蓮淨布席開清尊授簡遞新詠謀樂須及時
養拙聊適性傳聞度遼師鎧甲冒暑盛
贈劉宗道自金陵來游茅峰
君家汴水陽弔古遊秣陵泰淮映江月歷代幾廢興古人所樹立
今人愧未能嗟我搔白髮空齋對書籤邂逅接條論談笑得良朋
我如蜩與鳩睨鯤化爲鵬歲晏蓬蒿安得齊飛騰東望積金峰
春游記吾曾鶴仙邀予來丹井歇寒冰

贈翟良甫洛人南遊
溫洛天地中父老升平年清遊盤石坐（謝絳游嵩梅聖俞書）醒酒落花眠
（邵伯溫見錄）勝地已陳迹故事空遺編銅駝泣秋雨禍機始杜鵑耆英
日凋謝嵩少無人煙懷古笑我迂慕學嗟予賢購書或千金臥榻
餘一氈低頭肯揖吏閉口不言錢情已寄邱壑足猶履山川蹇言
遠尋師胡爲近舍旃煌煌郡程業百世誰能傳
贈柯山夏梅月
五星配五行占法具春秋參以四時耀不知始所由經緯十二辰
一國係一州三河卽豫地係宋復係周晉自居太原衛本都帝邱
借問益與幷古有二國不三晉俱屬我得句山禽鳴
不語輒掉頭渠未通古今敢問儒者流氣化互生剋躔度有遲留
因之別貴賤庶人與王侯既云命在天何以身不修經籍古格言
較此殊不侔殃慶有所積禍福皆自求理數各一家二家果孰優
論數每多驗言理或不售忠信人爵從孟軻老於鄒仁者必有壽

贈翟良甫洛人南遊
溫洛天地中父老升平年清遊盤石坐（謝絳游嵩梅聖俞書）醒酒落花眠
（邵伯溫見錄）勝地已陳迹故事空遺編銅駝泣秋雨禍機始杜鵑耆英
日凋謝嵩少無人煙懷古笑我迂慕學嗟予賢購書或千金臥榻
餘一氈低頭肯揖吏閉口不言錢情已寄邱壑足猶履山川蹇言
遠尋師胡爲近舍旃煌煌郡程業百世誰能傳
贈柯山夏梅月
五星配五行占法具春秋參以四時耀不知始所由經緯十二辰
一國係一州三河卽豫地係宋復係周晉自居太原衛本都帝邱
借問益與幷古有二國不三晉俱屬我得句山禽鳴
不語輒掉頭渠未通古今敢問儒者流氣化互生剋躔度有遲留
因之別貴賤庶人與王侯既云命在天何以身不修經籍古格言
較此殊不侔殃慶有所積禍福皆自求理數各一家二家果孰優
論數每多驗言理或不售忠信人爵從孟軻老於鄒仁者必有壽
贈翟良甫洛人南遊
溫洛天地中父老升平年清遊盤石坐（謝絳游嵩梅聖俞書）醒酒落花眠
（邵伯溫見錄）勝地已陳迹故事空遺編銅駝泣秋雨禍機始杜鵑耆英
日凋謝嵩少無人煙懷古笑我迂慕學嗟予賢購書或千金臥榻
餘一氈低頭肯揖吏閉口不言錢情已寄邱壑足猶履山川蹇言
遠尋師胡爲近舍旃煌煌郡程業百世誰能傳
贈柯山夏梅月
五星配五行占法具春秋參以四時耀不知始所由經緯十二辰
一國係一州三河卽豫地係宋復係周晉自居太原衛本都帝邱
借問益與幷古有二國不三晉俱屬我得句山禽鳴
不語輒掉頭渠未通古今敢問儒者流氣化互生剋躔度有遲留
因之別貴賤庶人與王侯既云命在天何以身不修經籍古格言
較此殊不侔殃慶有所積禍福皆自求理數各一家二家果孰優
論數每多驗言理或不售忠信人爵從孟軻老於鄒仁者必有壽

贈翟良甫洛人南遊
溫洛天地中父老升平年清遊盤石坐（謝絳游嵩梅聖俞書）醒酒落花眠
（邵伯溫見錄）勝地已陳迹故事空遺編銅駝泣秋雨禍機始杜鵑耆英
日凋謝嵩少無人煙懷古笑我迂慕學嗟予賢購書或千金臥榻
餘一氈低頭肯揖吏閉口不言錢情已寄邱壑足猶履山川蹇言
遠尋師胡爲近舍旃煌煌郡程業百世誰能傳
贈柯山夏梅月
五星配五行占法具春秋參以四時耀不知始所由經緯十二辰
一國係一州三河卽豫地係宋復係周晉自居太原衛本都帝邱
借問益與幷古有二國不三晉俱屬我得句山禽鳴
不語輒掉頭渠未通古今敢問儒者流氣化互生剋躔度有遲留
因之別貴賤庶人與王侯既云命在天何以身不修經籍古格言
較此殊不侔殃慶有所積禍福皆自求理數各一家二家果孰優
論數每多驗言理或不售忠信人爵從孟軻老於鄒仁者必有壽

山中有緣事比欲相料理白鶴數日飢吾今且歸耳

贈筆生楊自新

雲屋夜明寒引紙一長吁貧無食肉相顏悔身業儒晨出生謁入被禍而長鬚顙脫殊可喜文翰定自娛自言中山徒常與陳玄俱醉留揮草聖聞或寫桃符最愛王逸少勉隨劉寄奴嗟生不自惜貌澤神亦枯世多弘鞏輩幸我非二蘇

贈筆生林君實

我愛古人巧創物掩前聞遐哉蒼頡氏賴此蒙將軍將軍絕地脈乃解開人文模寫不得力制作空云云祇今千載下藝圃專策勳貶黜毛錐子褒進中書君工拙無定在好惡有殊分老我翻墨瀋落紙無煙雲有友來被褐倩客試書裙雙金慙報贈隻字寄殷勤題宋學古九天玄女數自云其師鍾甯臣得之襄城柳下老翁所授

天九積陽數玄女夫何爲廣陵亦健將乃或一用之彼術信誕謾此猶希奇珍重柳下翁仙隱未可知言天以人證言數以理推守正死不避居貞凶可移堯富與堯壽此理殆無私顏貧與顏夭此性終無虧姑慎君子術勿與老人期

別李宰

句曲一山縣東西俱百里三茅地有靈出宰多才美前有趙與謝今有程與李李爲山東望聲價高莫比清明一古鏡冷浸玉泉裏敏哉製錦手洗卻鳴瑟耳仁心非邀譽直道不容毀慈煦牧細民謙撝揖多士學館盛文風講席究經旨有客東北來空齋几書几彈鋏笑馮驩下榻慚孺子樂雖足一瓢飽不望四籃既爲邑之垠是亦吾所恥飢餓欲胥之餽贐斯受已將歸重回首決去負知己

冉冉楚山雲悠悠斷江水

留別義塾諸公

婆娑七十翁已矣將焉求麋鹿違本性一朝出林邱故園在何許駕言東南游人才盛吳會講貫多儒流內顧衰朽質汙渠映清溝

坐有歌驪駒將貽識者嗟溽暑困朱夏偃息時休休南窗小容膝臥對紅葵榴年華不我待青鏡照白頭祇今已後死巨海吹浮漚諸君幸少壯勖學追前修

寄申屠御史

以至元二十年庚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貔貅走豺狼賢哉故安侯廉介尤剛方閉門杜私謁上殿肅朝綱今侯有祖風學術尤章章出擁簿書塵入薰秉書傳香胸襟漢石渠人物魯靈光終然百鴈鶩不及一鸞鳳秦國信孜孜問途何皇皇往歲金陵轍前年古浙杭鳴犢有餘哀河水空洋洋行役山川苦歸輿桑麻長廣陵挹雄勝平山弔淒涼瘦馬乏芻櫪寒妾無帛囊家癖道愈肥躬癖名逾芳昔在東都季愉佞沈忠良知幾獨子龍絕迹棲碣梁瞻烏止誰屋亦復可憐傷

寄錄事王君玉

時管押北人歸鄉

風沙眯行人日腳黃無光愁鴟蹲古木凍雁拾餘糧荒城雞犬寂古堠荆蒿長瘦馬兀冰塗龍塞天一方今晨發申浦何日抵漁陽道傍轉徙氓嘐哭勢蒼黃惰游散不歸信美非吾鄉錦衣雖云樂無褐可憐傷南泝江悠悠北視天茫茫遺煩公謖視雨雪上河梁從事豈獨賢蘭言詎能忘嗟爾居者逸擁氈坐高堂且置勿復道

擊筑飲離觴

送周宣差除陝西廉訪僉事

長安人

昔人比賢官繡錦以爲衣當晝與夜行故鄉歸不歸每評會稽章不及相州記公今往三秦身是繡衣使玉衡直而平寶瑟和而清當知九州外生此千人英南人去勿悲西人來勿喜明年當入覲垂紳佐天子

送陸同知北上二首

浙尾帶荒江土與村俱薄吳季獨終隱楚黃亦晚錯餘子不足數眼明兒卓落綠耳初歷塊青萍新淬鍔齒少逾老心事邇存遠略百金重氣義千里赴言諾可期功名會兼受生死託宦途入幽薊

訢句酣殷開出佐梁陽城一麾眞小卻炳燭照吏奸戾劑痊民瘼
一庭秋水淨萬戶春風樂河內泣酤恂幷州永思郭歸裝乍林邱
趣騎已沙漠梅花古驛寒別酒故人酌徑北道邳徐迂西趨汴洛
宮闕觀盛麗山川想寥廓成皋歎楚戰砥柱窺禹鑿舊邦弔二虢
古邑拚三亳望諸墓猶存戲馬臺如昨燕趙誇蛾眉雲代珍狐貉
壯士多屠沽逸人或巖壑訪古記宜勒登高賦須作訂訛靑簡在
得句錦囊著明年衣繡歸頗願聞其略鴻鵠看高翔茗枝伏燕鵲
瞻言愧非顏出處其志略
淳風日已薄恩義不相維吏無得於民顧吏有辭政化本不立
刀筆事愈卑李侯今之人而行古所爲外有屠嘉直內作五倫持
鉏奸如惡草護民猶嬰兒瀹河甦彼旱勸粟哺爾飢從容方報政
代者俄及期庸吏推不去良吏去復思誰歟觀民風入境采吾詩
送鄴仲明代歸
古之州縣吏久任各稱職任久則化行吏與民相得民或不安業
皆在吏數易代者如傳舍吏民不相識王嘉朱浮疏每讀三太息
豎城有賢佐溫良而端直爲政知大體人方飲其德瓜猶未及期
旌已催行色中州固多士此士去可惜老稚候城隅相邀臥車側
送葉仲實赴鹽門州判
我舟餘杭遊君馬薊北驟我衣素染塵君衣錦炫彩江湖著朋散
郡國需賢茂才高眞小試儒屬乃大繆輒讓祖生先策甘之反後
送王安之無錫州判
龍峰鄰吾州赤子久乳哺加手斲削誰肯頂摩拊有客來嘉禾
談我讀書陽口稱王侯賢可配循吏古廉不受私謁公不畏强禦
素秋下嚴霜陽春沃膏雨澤國鱸正肥山泉茗又苦州縣徒勞人
揚歷安足數莫思金帶橫長學彩衣舞
送宋春卿之官湘陰
乾霜落丹楓潮水清且淺雅志君山高離思湘江晚利名登津要
孤介分去疏遠來暮彼雖嗟去思此難挽何當升臺端繡斧煩臨

遣
送顧伯玉麻陽簿
放舟清河閘及此新雨涼故人得邂逅好語傾肺腸惜哉廊廟器
漂泊落湖湘前途阻勳業末技呈詞章營營百年短皓皓萬古長
共惜天下寶得志無相忘
送陳茂卿赴興國教授
彭城陳師道三州一學官高文曾蘇敬偉節章趙歎百世有斯人
嫡孫承後山君材中梓漆壞錯榛與菅藻芹味苦淡輒當梁肉餐
莫終三釜養竟墮一氈寒榮枯數前定出處身兩難腐鼠或靑冥
枳棘栖孔鸞升高足易蹶怙處寢亦安逆君散花洲西上卷雪灘
皐比第一義子佩正聚觀士方從北學音已變南冠徂豆器疑模
詩書味轉酸何人力不變此道獨追還金貂有陸叟昔仕乾淳閒
（隱曾爲興國教授）
送焦君寶之采石學官
江水日以逝山花日又新先吾不復少後我皆成人之子如良金
出礦以精純又如山中木始遇雷發春送子啟長途拔子升華津
青雲題柱客白髮倚閭親有志皆騰遠非才獨隱淪山林雙鬢古
井曰一生貧宇宙無窮事行藏各自身因風傳短句望月寄詞臣
閉關坐十年扣門得一士自言貧爲養非謂學優仕執手問何之
送王行可赴宣城學官
贈言聊復爾清溪生芹藻流入泮宮水先令我清心次令人潔己
太白宣城詩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鑄金師範巧琢玉士習美六經懸日月顏孟
元不死君欲從之遊靑鎚茅屋底相逢莫相問擾擾鼓篋子
送嚴陵邵叔忠學錄歸侍二首
薄官如秋菜冷淡不可食學官如傳舍敝漏棲不得訪君橋水東
一桐可容膝中央多佳士三載誰與適可憐泮林鵅止醉桑黯黑

出處老少各乃翁信奇士之子亦不惡斥鴈伏卑枝寄聲謝寥廓

送韋仲實譯史入京

蒼頡何代人後乃有冰斯智者能創物此理不復疑國朝重文字
設官如經師君才實楚產北學尤恢奇冥鴻登翰音威鳳呈羽儀
青雲睨子貴皓首笑吾衰尚白玄空守飛黃勢莫追祖行遲出郭
東眺正耘耔

送吳仲寶入京

余年長汝父汝季復余從季也難爲兄文史日從容兄也實競爽
立身期亢宗可念玉雪子五月上盧龍聚榆曝西日塵土吹炎風
爾欲赴爾志安得盤爾躬有方遊可遠揚名孝乃終歸來拜嘉慶
我酌壽汝翁

送趙季舒之燕

有客東南來白馬嘶北風問客將何之舉鞭指盧龍云是漢家子
出入明光宮古宮今爲在廢堵生秋蓬

送道成北遊

從遊十載前總角君尚少相逢十載後我鬢雪爭曜修鱗縱巨壑
脩羽落荒嶠盛衰各自異巧拙更相誚義理浩無涯經綸孰知要
立身如處女被服善窈窕止令公子慕莫博千金笑

送錢君瑜歸嘉禾

海東有孤鶴玉羽青冥閒衡風揚黃塵吹落蓉城山蓉城何寥廓
山木多高寒石泉翳荒薜飲啄常苦艱矯首復南飛涼秋生羽翰
蓬首寒機女枉顧生光輝一登君子堂松蘿因相依
中路忽有違願垂堂上鏡照妾心中徵生死要有託悠悠空是非
出門念遠道咸晏將安歸膏沐更誰容爲君曼羅衣

送陳子高

稜稜玉壺冰瑩潔絕纖塵無人手自將寘之霜臺下海東聞鶴唳
清思方在野遲明有公事恩恩催上馬

送吳寬齋幷謝惠詩

衰年八十一草露骨垂朽有客款荆扉甘言許吾壽假如活百歲
祇欠十有九辛勤拋書冊散誕耽棋酒時時課小詩不自覺妍醜
袖中出新句見客驚欲走反顧仍疾讀佳處輒肯首呼兒急傳觴

晚喜得此友久之來告別秋懷挂衰柳百金無所贈五言聊藉手送天台陳寀中

陳爲台望族不數謝與錢此以科甲貴彼以婚姻連吾猶及乃祖執鞭慕先賢亂後識嚴君握手吾同年事功竟落落世慮日日煎衣冠一不振抱恨埋重泉君如丹鳳雛五采何翩翩久客滄江上窮愁思浩然文運今再明六甲一周天老我終白屋看子收青氈浙水東西流北風送南船赤城幾日到雁影夕陽邊

送楊伯可

齊魯多平原江淮田高下戢戢如魚鱗土籍誰主者富人擅其利失業憫孤窮方今用禮天官出經野古法雖可行必得奉行者楊君古循良賢陽小民社原隰遍咨詢辭色每寬假經營始不擾期集乃多暇實思甦困窮先聲走豪霸隴牛閉臥晝邑犬不驚夜當年經行處愛此慰棠舍鳩工首上計列郡居其下傾城出送君飢童控羸馬坐中有征生出位獨難咤均爲受廉氓關市不親稼

鄉胥上下手輕重意取舍仁公力救弊立法宜少借聖朝天廣大馬用究纖鰌議政罪甘誅矧避官長罵

送張仲賀

持斧上東山伐木烏羣呼道義不相敦朋友良可無嗟我聚糠粃從君味膏腴方艱蹈先軌聯綴趨正途事功明遠志詩翰亦小娛但令交久長不恨別須臾歲律陰崢嶸客程路盤紆人事況寡憧月異時復殊疏梅憶孤嶼新柳懷清湖

送師本竹

魯國幾男子陋巷栩顏淵簞食何從出賴有負郭田養志本無求求人志可憐罵翁古奇士東書裹寒氈客來擁氈坐客去挾書眠索供廣文飯催送司業錢玉瓶何處洒翠釜誰家煙我乃遭數奇彼胡鍾美偏厄窮不自憫靜退猶爲賢揖士撤講席呼兒買歸船後游記何日今別已高年感翁出處跡撫几心茫然握手出門去梅雨暗江天

送徐允伯

古有淳寂鄉君與陶阮到每評伯倫須謂勝周公誥山閒童負鍤臺下人拾帽短鞭跨遼碣破毡眠雪窖歸來四壁立挾冊坐鄉校悠悠泮宮水藻有芹可芼案上方醉吟室中已飢告長鉏破釜架空籠翠眉方與齊頰忽自悼愁蹋布衾裂羞折海圖倒先生樂陶然美睡呼不覺達士多迂拙庸兒競嘲噪豈知海上鵬姑隱霧中豹歲晚空齋人杖履辱相好百錢呼兒沽一榻爲君埽浩興忽長歌衰意亦旁譟衙杯孤月落椎壁四鄰鬧明當遠行役寒雨映窗棹秋江補稗深伫子平安報

徐觀伯將遠徙海陵介吾姪來索詩徐故家兵後流落三十年長子依許監倉客淮南因贊於海陵迎二親就養坡公謂此事今無古或聞者也感歎之餘爲賦二首

甲與吾同生君子行一周少年各豐裕歲晚懷百憂菜地古城下我今手鋤耨君當往海陵絕江汎漁舟鶩言彼就養近將老菟裘

哀哉隨陽雁止爲稻粱謀君看橫江隼萬里淩高秋慈烏昔哺雛日夜望雛長安知風雨橫故巢墮草莽烏羽日摧殘雛飢竟何往其一止海隅雌飛鳴相向反哺若天性迎烏致其養我衰髮盡白兒長忽先喪贈君慈烏篇老淚滴紙上

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句余一言余與翁遊視其季猶姪也爲之言以勵其志

我生髮未燥汝父以詩鳴憂患涉世老襟義猶崢嶸晚乃得二雛美不減徐卿季也纖弱冠詩壇將父兵愈提氣如虹侯門識奇英下馬呼小友相願各自驚駸駸不受羈歷塊千里行分臺柏森森霜氣壓百城汝遊何所挾兩字直而清銳進年倍壯靜退事飽更欲令從雅操端肯迂修程遠遊重垂戒顯親須揚名但酬化鵙志足慰祇犢情

余先秀崇德人大父以上數世皆葬青鎮與習上人有香火緣己巳歲上人訪先子于暨陽嗣孫信講師實侍杖履余兒時侍側

髣髴記其鬚眉兵後絶不相聞丙申歲師來自密印問訊邱壠無恙而上人塔松長數十尺矣己巳距丙申二十有八年如隔一世余與師白髮相對舉似舊話感慨久之師爲留數日將行索詩爲別師號古民性惇質不茹葷飲酒搏極羣書講說亹亹不倦信而好古方外之逸民也

達士脫名檢高人落林邱體性未應殊作用終不侔講師得三昧宗學貫九流曾對樹說法解使石點頭劫火焚地水慈雲護松楸報恩心種種閱古事悠悠香火三生願因緣再世遊文辭重柳請衣服許韓酋殷勤翻短褐博雅愧前修

題質夫竹居

西園一叢竹歲久枝幹繁會見鸞鳳棲莫歷烏雀喧玉聲寒雨碎翠色朝煙昏蕭蕭黃葉風吹擁離根主人避俗客青苔坐柴門勁節諒無比幽懷不可言

跋徐知事所藏褉帖 徐山陰人

辨才將九十及見開皇初不知虞褚輩得似老僧書尤物世希有昭陵劫灰餘玉函人不見蔺紙乃蠹魚梅花一片石猶自寶瑠璃定武久荆棘長安復邱墟茂林有陳迹今誰山陰居

題沈華父送行詩卷 乙卯九月

孟陽索吾錦景純奪吾筆老我歎才盡秀句吐不出東陽有行卷展玩已盈帙乘雁豈爲多買菜復求益嗟君乃佳吏家世本經術一從冠惠文不肯事佔畢貞廉韜苦蘗和勁調玉琴簿書謝囂塵車馬動行色君如擊水鵙我似退風鷁出處兩忘言黃花秋淅瀝

題月心詩卷併記遇仙事云

東軒記待月縱譚說性命豈惟不知月實亦不知性文雖歐蘇工理至關洛定人心如明月塵垢失清淨霧收海氣澄天迴風力勁持我光明珠照此大圓鏡鏡中雙鸂鶒翔立請驂乘御宴影娥池神颸忽吹醒鸞飛曉鏡空龍睡淵珠靜依舊碧潭心無復瓊樓興韓郎固有言仙人來賢聖

題百雁圖

青天一張紙羣雁飛來遠秋渚蘆蒲蒲徘徊下清淺若烹不能鳴一一俱不免

詠風

好風何處來天籟出衆竅披襟懷楚臺擊筑思高廟扶搖九萬里自謂一息到安知大鵬運不滿斥鴳笑終當謝蓬蒿振翼絶海嶠

夏雨

仲夏井泉溢雨聲集虛堂銀燭瀉高簟靜聽何浪浪蓮葉不受水盤水走低昂海潤逼衣簿縫我新葛裳媿彼作田人簑笠排青秧出戶懶著屐埽地燒木香白晝生睡思徐徐到羲皇夢覺聞鼓吹草蛙怒方塘竹尾起寒煙溼螢度微光鄰翁閉門臥中夕哦蒼黃三日絶薪買積潦勢穨牆

秋感

遥夜百感集白露下空庭秋風入草木衆葉會飄零甘液始潤物履霜漸陰凝哀哉石柳樹讖語成添丁蘭艾既同焚孰別臭與馨

皇天默不語今古常青青

月

青天一片玉上有衆星列夜中光漸小讓此玻璃月白兔卯時生桂子秋後結天上有山河雨翼隔吳越何當御嫦娥萬里鴛飛轍

太白爲前驅綵鸞相繼發

徐德文索雪岡詩云已得而復失余尋舊藁亦無見想牓六遺六丁取之去矣再賦一首

雪飛不擇地因高勢易積玉龍二百丈橫臥前山脊隨香去尋梅路白無行迹鐵笛吹一聲驚裂蒼崖石

新移瑞香不得雨有歎

瑞香兒女花豔潔而芳妍得之古精廬移置列檻前易地戕人力不出花自然深慮本先撥枝葉隨之顯是時夏久旱不雨龜坼田林木且憂枯弱植豈自全既已厄於人況復遭此天天與人豈之

命也花自憐井筒濯朝夕小潤培芳年封植豈無心榮枯自有緣
何時回春風笑挽司花仙攜手共尊酒醉臥雲錦邊
生意堂賦玉簪花得相字 時陳無逸將之官潁州
娟娟我蘭花綠葉何披猖沙驚明玉羽冰戲吐綵腸倩盼宜素絢
追琢少金相居然鐵石心愛此風露香何當競春華亦復委朝霜
折花三太息援筆臨清觴明年花好在坐客思瀟湘
老桂古字韻
人受氣之精百歲驚風雨少壯會有衰神散無復聚木受氣之偏
生旺寄於土枝幹老更奇花葉落仍吐君看山中桂秋露滴金乳
種者是何人賞者經幾主天香入酒洌吸月空懷古素娥笑白髮
對影獨起舞
詠松
老松如枯骸短松覆兒髮城中薪價高斤斧不時伐難長虬龍姿
免藏虎豹穴樵童出山暮步擔挑新月

泗濱石
荆山石有玉楚國無人知再獻猶弗售抱璞空自悲他日遇良工
乃始稱其奇寶傳數百載邯鄲又得之秦人請城易趙氏以爲疑
不予宣貧曲予之恐見欺相如奉使往持璧指瑕衂衝冠遽如許
睨柱欲何爲衣褐已歸趙湯鑊安足辭奇哉古若人掩卷空嗟咨
是非定百世成敗止一時天生此尤物前後成禍基有美當韜匿
衒鬻誠非宜和氏不待價刖足將尤誰人才國輕重璧豈係安危
相如眞暴虎雖死悔莫追二子有遺憾仲尼眞吾師泗濱一片石
不染自成緇上有華林字疑是故物遺春官雅好古傳載煩文移
主人不敢惜持貢白玉墀埋光經幾年不與賞音期無意博連城
得失輕毫釐二事擬非倫聊以資吾詩
車
舟上奔牛堰始識丹陽車規製殊草草力不任馳驅淮安距宿遷
代之牛與驢軒蓋乃差大雙輪夾一輿紙衡輗軏軫名物與古殊
梓人不知經多以方言拘輸載亦稍豐日行百里餘御者非王良
阻杭不安車蒲輪召申公養老宜徐徐于詠以爲榮愧我非純儒
小兒問金根其制復焉如輿服漢最詳具載班范書愼勿似韓昶
問學當勤渠
挽趙益之
汝父昔吾友汝翁昔我師汝時侍親側楚楚玉雪兒稍長從吾遊
學問乃大奇風木不待養垣室空遺基成立汝有望修短吾莫推
四世積善心一門無羅眉俯仰三十載三喪路人悲受氣各有終
勞生嗟奚爲牆東荷鋤叟夙受汝翁知老懷念疇昔不覺哀涕垂
欲志殿中墓健筆慚退之
挽鄧友梅
蒲鼓何閧閧西風弔客船主人辭華屋輶車落荒阡蓮葬一片石
千古懷人賢喚醒梅花魂薦之秋菊泉

七言古詩

北入穆陵關皆山石崩沙北風塵起行人艮苦因作

大風北來沙舄面行人咫尺不相見寒日無光天地晦一似項劉睢水戰四山碻犖路推車澗壑涓流長一綫土麥煙突兩三家鬼貌鵄形何物變葛盧牛語誰能別公冶禽言難復辨古磁濁酒時招飲破甕酸酏聊自薦吾聞臨菑槨銘麗十二山河據形便姑尤聊攝舊提封夷吾小白初營建三歸反坫侈國中九合衣裳出幽鄧孟姜洵美共翱翔稷下羣遊逞雄辯盛衰氣脈不可測往來今古便相禪干戈流徙人物換水火崩騰陵谷轉會使雍門重感慨無復蘇秦昔誇談山東負海猶如此六合茫茫難覩偏安得長劍倚白雲手抉狂飆清九縣

出鎖口止見小峰

鎖東小峰獨無侶中峰徐來顧其弟大峰偃蹇背面去似嫌俗客不與語無奈我行節節高山欲藏身恐無所

訪何蕃觀水陸功德

山收雨腳雲氣溼葛藤刺屨穿徑入精廬桃李花漫山磬鐘聲繞落花閒埜僧淨設伊蒲供譯說西方如說夢我方談笑耳不聞寒窗暮對西山雲

關題

南窗陰陰日色薄北窗烈烈風聲惡破衲蒙頭睡正濃地鑪煮餅鍋折腳小奴驚叫老婢瞋我愧口腹煩他人豪家香閣暖生春人乳蒸豚嚼代薪

壬辰六月旦日記異

六月朔旦昧爽天我夢蝴蝶飛翩翩一聲驚覺不可執鏗然有物墮我前陰風蕭蕭棡震動褰帷一吃聲寂然向空抹漆無所覩堂上呼鋌人自眠一生學道心勿動養氣未敢輕先賢元忠昔日鬼染征衣歸不得空留明鏡照孤鸞妾顏如花心如石鬢雲漸變髮絲白蓬首何曾御脂澤北堂手植忘憂草幸有斑衣可娛老不須名德余不及鬼賊揶揄空自憐神姦無復照金鼎偷兒何暇哀青氈二端是否吁莫辨一夕倉卒嗟何緣吟哦未斷紙窗白山寺風雨鳴鐘懸起來極首空四壁溼薪窳婢愁炊煙

庚子七月書事

今年低窪水生魚去年高亢旱拆龜陰陽似屬天公事廟堂可是無皋夔勸分納粟令如火老稚依然鵠形餓嗟汝命薄獨可憐穹宮巨室無凶年

臘月二十九日作

夜漫漫塵冥冥大車道上檻檻聲三十餘里天未明一軒一輊不得寧倚坐兀兀搖心旌天寒歲暮霜雪零嗟哉客子誰汝令

和曹士開侍御見寄韻按曹士開名伯啟至元中以番陽令擢監察御史

開弘璧記曾緩帶理江城猶憶尊前坐談客春樹相思白日晚月梁入夢青鐙夕乘車戴笠高與下倚樓看鏡今非昔壯心無復夜

聞雞莫比司空掾恨赤

壽王君明

去年中秋月色高吳山痛飲推文豪今年依舊故鄉月紛紛青紫諮兒曹世閒兒曹何足數芙蓉仙人在江浦握荃懷瑾遺世紛黃卷日與聖賢伍曾舉月桂曰邊枝素娥夜半睡不知覺來薄怒赧自持與仙重約三秋期一朝功成九霄去小黠肯顧偷桃兒城東白髮龍鍾叟瓣香來祝仙人壽長生辟穀未要學千載與君期不朽

察罕布哈忠翊父殁王事母表門閭本官棄職侍養守制三年一門節孝人所難能作詩美之

正氣初不限中華至性未嘗根六籍門閭節行世所欽父子忠孝天應惜連環解玉理堅緻老蚌剖珠光的皪伯也執殳萬人敵血染征衣歸不得空留明鏡照孤鸞妾顏如花心如石鬢雲漸變髮絲白蓬首何曾御脂澤北堂手植忘憂草幸有斑衣可娛老不須

遣使寄當歸兒無遠志歸來早事親日短當愛日祇今三年已素
鞲宰予衣錦殊未安溫嶠絕裾非小失
雅宜山在城西五十里有德慶菴在其下宵窿山福順寺長老紹
堯翁作詩取以雅宜為號求詩
雅宜山低一拳石氣壓華嵩千丈碧不論城市與林邱愛山例是
詩人癖寒泉修竹蒼崖底青山解與高人語花落猿吟總是機舉
似山僧盡成句山僧來獻詩人號百種不如山色好德慶禪牀明
月夜館娃人海紅塵曉我知山心雅好靜舉碗不容車馬造草堂
宜雨又宜晴藜杖芒鞋時一到
贈道人周大方雙鳳人
道家者流雙鳳仙迂訪牆東老田叟叟讀儒書五十年一事不成
今白首道人過門何所求期將汗漫東北遊青蛇三尺風雷吼玄
鶴一聲天地秋吏商奔走日百里區區嗜利與名耳道眼視之海
中漚炎夏長途何必爾吾師之師杜下史紫氣曾驚關尹喜當時
出仕成誦姬旦坐明堂
壬申冬晦叔譯史歸別小詩奉餞
蒼頡製字傳義皇鬼神夜哭殊倉黃語言聲律未易卜嗟君楚產
學北方又稱經術飾吏事筆墨豈足盡所長郵亭一夕飲離觴他
年富貴勿相忘天無烈風海波靜白雉九譯貢越裳盛時努力早
贈張明德星士
二臞五緯萬古懸甘石之學今不傳術家能以天占人占天仁義禮智性所俱吉凶禍福命使然命天表賦定不易性
我受用修則全經文二百有五字明德乃在新民先君從何處講
此學直遡建洛窺先賢功夫潛深秋日靜本眞瑩靜霜月冏市聲
初散簾欲下龜筮未收客下馬一人妄計秩崇庫一人猥算貧高
下縱橫二位布逆順錯落五行分制化先生拊掌笑且咨二客相
看面如赭徐言至善同一初非愚不足智有餘萬物不齊氣雜糅
是心本明如太虛不須詹尹就決疑客如不信問千輿
贈道人周大方雙鳳別小詩奉餞
蒼頡製字傳義皇鬼神夜哭殊倉黃語言聲律未易卜嗟君楚產
學北方又稱經術飾吏事筆墨豈足盡所長郵亭一夕飲離觴他
年富貴勿相忘天無烈風海波靜白雉九譯貢越裳盛時努力早
出仕成誦姬旦坐明堂
贈鄭元明衛士自言安晚之孫故詩及之（鄭安晚初爲教授論薦帥趙方一見即以宰相期之元明衛士自言安晚之孫故詩及之
膴卻五千言爲用老人詩一紙
贈潘道士祈雨
人天相距尺有咫雷電六丁繞吾指藥師馬上寄小瓢夜半一滴
灑千里古湫源竭老龍泣新秧秀濯田畯喜匣收寶劒卷陰符師
歸晏坐茅峰裏
贈鄭元明衛士自言安晚之孫故詩及之
膴卻五千言爲用老人詩一紙
贈潘道士祈雨（期之且以二子爲託端平初鄭果大科范與萃許權大圖）
人天相距尺有咫雷電六丁繞吾指藥師馬上寄小瓢夜半一滴
灑千里古湫源竭老龍泣新秧秀濯田畯喜匣收寶劒卷陰符師
歸晏坐茅峰裏
梁瀕八十有二歲自從天福避雍熙中更乾德五星聚晚賜龍頭
拜玉墀吾今之年瀕相若布衣落拓何能爲吟詩獨與熊兒和作
賦那求狗監知龍鍾久納少年侮耿介尤爲詔子喘吾聞長沙趙
彥仁預知鄭相秉化鈞從容杯酒託二子端嘉之際俱名臣是時
宋德已衰謝扶顛江左尚有人安晚之孫今爲庶嗟我與子俱遁
迹不須諛我有許壽且道何時脫子貧清和四月天氣新共買一
醉拋青春窮通壽夭俱莫問蓋世英雄一窖塵草閒惟有石麒麟

送千壽道同知北上
甲寅詔下興賢才吳中多士薦春雷門外鵠袍那可數一人獨上黃金臺官途詰曲容不得直向東海窺蓬萊蓬萊水闊雲氣浮眼看健翮摩天游故鄉六載不歸去老徑西風菊盡秋歸來四壁亦不惡人羨錦衣君不覺館娃茂苑正淒涼古汴黃河復漂泊問卿安在遲一見承恩內直金華殿從容藻閣演綸綍花間應隔同年面自恨山中老樗櫟樵腫不堪逢匠石枯梢無復起春風一生空負吹噓力

送祝君晟之官昌化
九里河梁昔攜手酒酣共折城南柳春風六載忽吹過浮雲萬事無不有餘身閉戶忍寒餓薄官隨方困奔走徑從蓮幕換青衫猶勝兔園嘲白首我牀昨夜破卻襲君印何時大如斗肯將車服耀故人未覺來往煩佳友從今出處可忘言柳邊重飲城南酒

送經之偕義齊兩舍人入燕并呈善之待制
君馬三渡白溝河溝水東流青草多踏鞍顧盼聊試耳伏櫪悲歌奈老何古人千金重然諾把臂況受生死託肯先申白獨辭楚且伴機雲雙入洛道遠始知離別苦地僻應思宦遊樂榮名日久當日厭浮生花開又花落平世應無戰國才選言何日到金臺芳聲玉堂老仙伯桂樹秋風歸去來

送節之衡之兩舍人入燕
龍駒鳳雛兩陸子並駕秋風鞭騄駬老眼一見失驚喜定知乃翁元不死生子眞足恃人心景升諸兒豚大耳滿朝譽翁不容口世祿固應傳不朽爲官豈計多得錢取印終須大如斗我是韓家十八郎里中曾拜北平王碧梧停鵠已飛去玉雪娟娟今在傍往事傷懷淚如水吃吃窮年吾老矣欲追霞佩小頡頏手倦束書撋不起

送楊起之安豐錄判
芍陂茫茫古邊城雞犬相聞今樂土交兵往事空流水避亂居民無蹤黃金誰爲隗築宮茫茫宇宙今古同天時人事安有終江柳

白綠山花紅

送吏員還調松江
吏員務選才具良不問他邦與吾鄉珠玉出產已足貴蘭桂遍根亦自香諸君此行良不惡居家何如宦游樂季鷹曾憶松江鱸士龍空歎華亭鶴昔人還鄉苦不早今人離鄉涉遠道漁舟汎澤青茫茫客衣吹霜白嗈嗈朱囊結構井邑富書戟清閒官府好紛紛刀筆心自厭落落功名身未老要看入海運大鵬不恨出山成小草

送吳子長入京
乙亥江城守宵遁連營錦帳排鋒刃丁男釋耒兒女哺朱門一夕黃金盡我時擁卒護鄉井紹袍白馬君來省石牀試劍人血腥地鑪傳酒牛炙冷手揮談麈看落月平明索飯出門別虎林山頭卻寄書一字不問家何如乾坤風雨旦復旦家家昇平喫飽飯君才

兜庫炎繁劇我老詩書更憂思肯將出處問猿鶴自覺高低笑鵬鷃浩蕩炎風扇區野斜日征鞍古槐下功名不復念遠道富貴自覺顏色好俯仰嘯昔予何言梅雨敲窗溼詩草

送羅秋崖

宰相昔起當春山門生四海皆達官牋書爭寶朵雲樣題詩便隔紗籠看知君相與有瓜葛絕口不道人所難何不跨蹙上金鑾胡爲采芹上江干羣鴟飛來爭野棲三顧不足供朝餐人生榮枯何足歎海水會使桑田乾嘗軒下馬昔日盛閉門羅雀今朝開郡兒誌縮于不熱先生落魄猶寒范陽城南丹旐歸何人送者車班班羊曇獨遲西州淚孟嘗空感雞門彈老樹春殘蝴蝶去滄江晚白鷗還北風吹雪被長鬱詩囊酒榼隨征鞍請君讀詩飲美酒歸日謝客牢閉關世閒萬事不須問西湖柳色差可觀

送吳君遠

暨陽幕職無他奇置雄一本水一盂鏡鳴張燭起署事坐看日落庭西隅雁行釘紙走卻立高縣明鏡分絲鉄長官堂上口嘯詩時時隔舍聞歌呼荒村人閒花自落團扇聾靜草欲蕪褰帷使者上治牀爲出清水置玉壺小兒跟隣老翁怒細問代者如君無楚苦清雨古驛寒酒開寫出陽關圖君行上馬愼勿驅梅水綠漲南與湖

送黃子高如秦州謁朱南伯

采采江離步石磵東望海隅眇青不斷故人泮上誰飲酒尺素不來魚尾短黃子卓犖文更奇命駕于邠赴相思長江鳧雁不足數曠野虎兕將何之景德寺前讀書閣彥國九原不可作岣嶁故人加餐飯昨夜秋風淮水寒

送張子野

江淮落南俯闊嶠山水相背風馬牛閒關草就北征賦日暮彈鋏君何求袖中漫刺通姓名猶及慶曆思中州子京永叔老交友白首驚雁陪風流今無花月聽水調但見滿目森千矛長歌送君萬里游天荒地老令人愁

送徐舜輔父果薦出入信卷中扇之門

彥霖父子魏公客持國之兄招不得豪華落盡水流主人石眼扁醉白天傾地坼古今愁浣花窮殺老參謀窗寒雪壓鐙昏夜門靜蟲吟葉落秋平生故人渺江浦誰往省之遣宗武惜哉赤白兩洪崖敢道交情棄如土回舟蹟浦思依依忽憶桃花鱖鱠肥竹西騎鶴不可去西州萬里將安歸南山之陽木已老南山之陰木已橘不信春風吹不蘇珍重歲寒宜自保

送仲華葛兄

蓉城諸葛何翩翩一門青紫三百年聞孫流落湘江上手握美瑾懷香荃夜行衣繡豈足榮歸夢蠡蠡經山川君家元有紫荊樹一枝兩枝枯或妍當暑歸來憩其下傾仰陳迹心茫然牆東野人頭鬢白乃翁坐上琴書客鳳毛一見眼雙明豚犬吾兒空自責追思老少各時異坐閱興衰疑世隔江湖來往愼風波他年重會銅駝陌

送北禪澤天泉長老入燕

金身夢覺白馬東西來禪教各一宗講師高據獅子座繩素若集驚盲聾天華咫尺飛墜地夜燭神光滿室紅遠師道林嗣宗風專談義學雕禪峰三葉五性總超詣一枝學與天泉翁不泥筌蹏求解脫不執文字迷本空黃梅四月上盧龍騎驢不下莫相逢徐州麥飯足可飽青州布衫誰與縫盧溝橋邊石頭滑飛錫竟入明光宮手揮玉麈天顏喜身被紅綃帝渥濃回頭卻笑虎邱石夜半不憶寒山鐘君不見懶殘昔往衡山峰使者召之終不從天寒亟涕石窟中

乙卯題吳江長橋一首舊有一橋亭曰垂虹兵亂毀之復創兩橋相對

厲步投鞭涇馬尾吳江猶是衣帶水陽侯不見駕風濤神劒自斷長虹死木器夜半飛渡軍縛筏驅丁命如蟻波心雨龍忽跳山一

聲金鼓波神泣興廢相望五六載斜陽獨倚闌干立酒酹波神叫不應劒銛冷浸秋蒲碧江頭朱閣四千尺一望初疑幾千里左約江流右截湖橋東出日橋西雨漁歌答響遠相失羣雁旅泊迷葭葦荒村獨木橫野渡深夜纔能渡衣履乘輿足受兩三人猶當杠梁涉溱洧書生眼力小如甕一覩巨麗心驚喜吁嗟人力不可到毋乃神功役山鬼憶昔燕兵下江浙馬逸風駿卷灘尾長驅水陸一時進錢塘破竹從風靡川流衰竭王氣盡成敗反復固其理汴師平南將彬美南人死恨樊若水采石浮橋一夕成曉出降幡人姓李事見長編若水名若冰又改名知古

盥晉李照磨築室奉親名曰芝室索客賦之

口誦嚴君口授書手提慈姥手縫衣寸草安能報春暉遠志不敢回當歸嗟兒客宦遊有方舅姑晨興婦在旁手供鮭菜脯下堂几席代汝親扶將白雲英英趙州山玉琴石榻窗戶閒上池飲罷燕坐間生香滿室光照顏鍾英毓秀自乃翁草木臭味將無同借俎

取帚面滿紅偕飲甘露薰祥風

寄題俞氏草堂

浣花老人溪上住野梅官柳橋西路碧雞坊外少人行曉帶春星自來去荒基蘚合無尋處峽川萬古流詩句紫芝之孫居潛江瓊茅結宇青竹窗南牆夜深塔鈴語古寺白鶴飛來雙棗我新吟寫君趣開卷悠然起幽思我嘗十年卜山居經營未有瀼西地風流縱似老參謀資給應無賢錄事願君分借半閒雲勝日當攜茶具至

題南天四時佳致園亭

桐川博士老文學出處乃在可否閒舍東支徑劣百步牆北危亭俯兩山風花醉枝黏草碧兩竹卸籜連苔斑林皋紅葉白雁早江晨起昏昏秉燭愁夜闌蛩蛚生死寄黃壤烏兎飛走凋朱顏主人自得靜中趣物理常於動處觀從容琴書寓眞樂邂逅尊前追清歡及時佳友不易得惡客未至門先關

題立齋不礙雲山亭

英英山中雲蒼蒼雲外山雲山偃蹇若高士不傍貴人門戶閒窺堂老人家四壁詩句曾參浣花客一亭半落平疇外拾盡乾坤眼猶窄樵歌斷處起寒青鳥影明滅際空碧玉鸞不入巫陽夢滿牕凝塵室生白昨宵碰澗卜雨來岸巾閣角小徘徊忽然一片黑模糊失卻莓丈青崖鬼有風颯然起林薄如覺天日徐徐開推窗看山色如故斷雲飄零不知處

書范石湖白髭行後

渡江莫盛乾淳開虞范諸賢鬢未班功名草草眞遺恨老死不見輦洛山我近經行石湖路范家水名王家墓風流一代竟澌盡手澤何人爲珍護直當慷慨論興亡奚暇悲歌歎衰暮

題程子充少監家藏二首遺墨前一詩程御史臨終遺其子端甫詩也後一詩元遺山女初適端甫時送別詩也端甫子充之父

元氏子充之母翰苑諸公題述偏矣

教子惟欲諂嫁女惟欲官牀屏觸頭乃翁怒文書銜袖媒姥謾瘢人一笑可絕倒古訓相傳良獨難大夫有愧程監察上谷敢望元遺山易簀微言尚典型出門別語重丁寧子無裘裝與簪劒女無繡褥與金屏各贈驪珠五十六藏在肺腑爲深銘梓喬俯仰俱莫及冰玉清潤尤相形水衡使者直而溫遺山宅相監察孫視身務學承先志範世傳家示格言正大去今八十年流風遺俗猶有存誰能題詩墓柏下使兩仙翁起九原

甲申春張菊存游洞霄諸公餞詩盈軸越明年余還故都補行卷之末

春申邑下荒江濱有眼不識錢江春潮來南北兩高峰乍見西施眞美人曉妝濃淡看不足誓結鴛衣老湖曲安知湖曲有高人如此仙姿尚嫌俗別尋大滌登天柱氣壓羣峰三十六歸來書窗風雨夕潛聽三竺山靈哭賜言玉局老飛仙摩娑銅狄今幾年神蛟

飛鼠亦何有金臺玉室空茫然天風吹墮丹泉酒碧桃滿遠人回首石上禽餘擣藥弊絕憐無訣授長生今年卻被山靈笑依舊湖陲拾芳草

題金陵海月潮卷

太陰潮聲有盈虛海外隨之互消長口夜秦淮湧月來一輪卻挂鍾山上山中那得有潮音尊師鼻息如雷響

題尹存拙行卷尹居賈門下鍊金敗後流落海南依陳文二公寓

盧陵中齊須溪贈之記銘甚善復回杭州道過索詩

錢塘樂陽高於郡黃金鑄成九鼎移木棉鬻魂招不得方士入海從安期盧陵二老當時在齡墨光芒透紙背爾後空聞化鶴歸我今欲兒嘸鵑拜長安市上重經過逢人問是伯休那勸君且盡遂初賦人家國事竟如何

題分宜謝草廬行卷

袁曹官渡爭雌雄荊州僑寄大耳翁流髀肉消不盡試與元直

游隆中隆中自有躬耕者布衣抱膝茅廬下從容一曲梁甫吟不覺將軍三枉駕室中屏人繞數語跨荊包蓋成鼎峙南陽陌上龍山雲永安宮中魚得水古今成敗直郵傳英傑千年不一見識拔端由品藻公位置無嫌草茅賤山中謝客江煙昏誰攜行卷到柴門手披康樂草廬賦知是蘭庭佳子孫春塘柳禽成昨夢炎興相業更誰論洞庭三江風浪奔鯨魚出沒相吐吞何爲四方歸來些

山堂鶴怨能移文

題張南山慶九十詩卷丙寅六月余年七十五矣

翁年百歲少十年我少公年二十五天與翁齡百二十我已化作原頭土延年賸得飲食樂損壽多應作詩苦梅開黨獲登公堂一醉猶能戴花舞兒孫拍手向我語公漆點鬚眉齊齒墮原陵獻步如飛飽飯何曾飲人乳夢中猶記前朝事二老相逢必歡喜

題王復初所藏子昂臨禊帖

昭陵玉函出人間開平經今四百年永和遠距眞觀先倪仰陳迹

俱刊悌古人學書如學仙筆鋒誰入玄之玄水晶宮裏佳公子風流翰墨皆天然吾評逸少非眞逸史載深謀并絕識獨留蘭紙博千金似是藝成能掩德名士由來貴遍眞書空咄咄彼何人遺才流落稽山下修竹娟娟萬古春

題登瀛圖

世傳開公學士圖意象曠野難形模山僧臨本持索句展卷復掩長吁秦王功高塞宇宙搜攬豪俊供馳驅內懷矛甲伺氣外示開暇耽文儒臨城開館構傑閣坐見瀛海移西都分番夕宿無厭倦珍膳日給何豐腴天光下照天策府煌煌星象經天衢房喬夜半進危計平明一矢驚臨湖羣賢崛起輔貞觀亦有淹滯如顏蘇惜哉漆齒謀未善祥麟接武容妖狐殿階置笏怒未解田舍收麥言何諛策名書府眞有覩空與老姥扶天樞貴人一代骨已朽史筆千載心猶誅閻公絕藝今亦無長安落日明榛蕪

跋明皇貴妃並馬圖

聲殘玉笛梨花月笑指驪泉浴香雪宜來天駟玉花驄醉傲金勒搖東風阿環並轡微相顧一點芳心倩鶯訴五溪老奴侍案側招搖先入華清路行幸東西春復秋那知憂樂兩相酬朝元警蹕猶清道胡馬長嘶出薊幽猿聲霜冷巴山曉錦韉遺香清渺渺南內淒涼進御稀海雲空闊蓬萊小淚溼花容春雨餘縱有丹青畫不如

跋趙太祖與韓王賜第太宗石守信楚昭輔黨進環而觀

紫微垣近一小星作戲敢與太陽敵諸將旁觀信雄武不逃書記收兵策開封府尹眞天人受諸朱崖疑老臣幸自宮中啟金匱忍使涪陵竟隕身

題萬戶府瑞麥圖

河中之野木連理文人作頌何所美鯉湖之水蓮雙葩史臣記異不足誇木葉飢來豈堪食蓮花遠觀空有色由來上瑞是豐年芙蓉池外麥連天一莖三穗攢秀穎好事軍中萬口傳閱武堂成政

多暇刀劒不如牛犢價老農噉飯看昇平奇祥異產從天下乔師
先收夏隴雲雪匙可卜秋田稼絶憐西蜀杜參謀困飢空悵當世
憂崆峒麥熟無人穫且問王師休未休
題劉晦卿月樓圖并餞秋閨之行仍不犯月樓字
君不見劉越石晉陽鐵騎圍城急一聲長嘯震山谷拋弓散走孝
兒泣又不見庾元規武昌僚佐相追隨坐據胡牀夜笑語不知實
主竟爲誰枕戈待旦成何事終讓韝鞭先士稚況復西風塵污人
茂宏舉扇私還第嗟嗟二子逢世亂談長清談室致患爭如今夕
倚闌人一生飽哭升平飯百城桴鼓夜不鳴萬里山川秋愈明莫
鶴孤飛白鷗睡卷簾露氣下三更初聽笛聲何激烈再聽砧聲更
清越素娥密約無人知今秋丹桂來先折
題金君澤家山飛雪圖
吳姜楚態誰使然白石齒齒山娟娟孤雲欲斷不斷處中有萬朶
瀟湘煙黃榆日晚長洲路木葉山頭幾風雨一聲寒雁江南書凭
淡何人筆少陵野老最喜評弟子曾入將軍室
跋牧馬圖
平原淺陂水草甘美枯梢吹風日落塵起物色祁連山前路又似
踰關渡隴水一人解鞍枕欲睡一人胡服手仰指一人持獅卻回
顧萬馬攢蹴行復止飲者齧者各自然馳者忽在立者前駒而幼
者隨壯者浴者出沒晴波川風駿雪尾不受鞭並驅逐者如爭先
須臾兩騎獨殿後戎笠持兵相格鬬老羝挾乳自成羣牧羝人遠
傍無救何人丹青手模寫磵磵胷中有全馬陸子作詩配駟野千
古流傳好事者
栽桑
細聽鄰婦低眉說年年育蠶苦無葉山童執筐入市賣一稱百錢
猶未愜更兼春風上窗寒忍見蠶飢頭戢戢買絲織絹輸官外空
借鄰機閒一月阿姑卒歲無襦袴小兒露骭風吹裂今時縣官清
且明課民務本令必行擔桑趕肩荷鋤去青青布種環郊城明年
家養一百箔巷譽繰車棟花落滿籠新絲白雲香聽賽蠶官鼓聲
樂
賦燒筍竹字韻
先生朝盤厭苔蒨筍味得全差勝肉蒼頭塡地犀角出赤鼠騰煙
龍尾禿土膏漸竭外欲枯火候凝溫酒已熟擾灰可惜衣殊錦解
籜猶憐肩躍玉青青無日長兒孫草草爲人供口腹盧家丞相蒸
葫蘆石家無人煮豆粥去毛留項有何好擣韭作齏空自速不如
野人工食淡自辦行廚入修竹句裏留參玉版禪門中會著貧簷
谷主人不問不須瞋昨夜西風響林屋
竹鶴窺綦雪字韻
秦馬投鞭江可竭別墅從容謀已決蘭階小兒呼與綦敵手不覺
平時劣青岡鶴唳走先聲捷書上牀展齒折局中勝負俄今古身
後功名謾豪傑何如山中靜相對風度幽篁韻清絶林深有客過
神機柯爛無人傳妙訣白頭老姥獨解事化作仙禽欲饒舌石枰
汗血千里勢驅死塵沙那得避何如落日清水灣驊騮獨步春草
閑圍人祖臂沒兩踝控轡欲上未上聞靜觀物理坐歎息玉人慘

落子忽驚飛五月驪山啄殘雪

五言律詩

四月八日偕張菊村鄧匪石洪樂閑遊地西諸寺以山高水長分韻得長字

門外青山寺西行半里強童分泉茗潔僧供飯蔬香地僻紅塵靜心閒白日長少年餘氣習棋酒愧疏狂

春雨歎

山城春强半雨腳亂如麻潤麥還傷麥催花又落花閒來憂歲事老去惜年華臥聽空簷滴應無夢到家

驟雨

絳帳虛堂設簷牙雨驟傾已過驚蟄日未聽候蟲聲向晚飛蚊出偏工傍耳鳴山靈戲窮士遨渴夜相迎

立冬

旱久何當雨秋深漸入冬黃花猶帶露紅葉已隨風邊思吹寒角和心困雷雨地震詩

天公惡作劇翻手變炎涼海運五山動江高數尺强震雷驚失匕漏雨苦移牀不慮填溝壑員成老更狂

奉和子華秋懷四首

鴞室徒勞甚鳩居奈拙何田園空晚歲梅柳得春多徑合思除蔓埔高許附蘿呼兒淨埽地恐有故人過

村歌相晚舂籬門日高臥衰懶愧無功

夏港道中

微暖背曝日輕寒面受風人行官路側鵲起墊田中細草陳根綠疏林病葉紅故人雲水隔來往愧衰翁

高郵寶應道中

長淮昔戰爭廢地少人畊墊壁三家市官亭十里程田夫時識字水鳥不知名薄暮宿何處孤雲又一城

客中度歲

應徧青徐路東風送入京車中守殘歲道上拜新正椒酒今誰獻桃符舊未更故園梅正發不見玉崢嶸

喜雨上理同知

暮暮雖莫測誠意儘能回履草穿雲去鑪香帶雨來神龍如有喜早魃不成災四墜車聲歇懽聲卻似雷

贊王容溪

九日秋懷惡那驚暑氣隆苦吟愁作祟多病藥無功荷客來相訪扃門弗爲通怕談當世事遭患及孩童

兄值艱難日那當老病生後生欺舊輩俗吏笑高人易埽張超霧難清庾亮塵鹽梅正相得鼎鼐盍調新

痛飲消愁酒愁城未肯降陰風吹北戶斜日上西窗艱食懸不畝苛征及葦江何曾入官府深愧鹿門龐

得志瘳民瘼何期與願違青鐙疏簡冊黃土汙征衣道路嗟干役山川賦式微秋風動鱸興應不踐危機

和唐人閒宇韻詩卷

鼎鼎百年內何由一日閒衝冠無怒髮攬鏡已蒼顏未易杯浮海應難展上山春陰逢甲子愁聽漏潺潺

贈遊士艾介翁

三江懷故國七澤弔孤臣有客詩招隱何心賦問鈞明時無棄士晚節少全人遊子歸何日農工已及春

丁酉春識慶上人於錢塘鄧君善之索余同賦孝僧詩余請以二十字盡記其實既成善之喜而書之不知何人持去後二年上人訪余江上復書以遺之

稼穡已離乳干戈復異居關河行欲盡母子遂如初卓行先賢傳前緣釋氏書悲歡知已極讀詠欲何如

贈潘道士祈雨

白者早太甚天乎禱有諸震雷驚破柱驟雨喜隨車精意通無間神功斂不居詹侯明德頌好接有年書

送劉青壁赴湖北道按察

飄然南去客使者趣揚舲白帝秋雲滑黃牛暮雨腥尋詩行楚甸問酒宿巴汀北道人多樸無詞到訟庭

送班同知

專城鎮西土世祿食南方紈袴洗餘習綸綬襲舊芳高風仰喬木遺愛指甘棠他日循良傳應留姓氏香

送楊伯可赴省

秋水芙蓉幌時聞嘯詠歌簿書精力盡臺省故人多別酒禁愁得交情奈久何懷君四德備廉正復謙和

丙申歲侯仲達之官洪澤

淮楚俗輕揚蕭蕭古戰場殘兵空壁壘曠墊失農桑魚蜥西風市菰蒲淺水塘君山足詩景何事訪漁郎

送王縣尹之官湘潭

江亭重執手雪壓暮潮平臺閣踰三載弦歌又一城遺鄉因楚俗令尹似湘清別駕余知己分廷託寄聲

送郭仁卿之官三衢

憲府自清要胡爲墮穴曹平反猶用恕糾錄肯辭勞才富家何辦官卑志愈高青雲遲得路勝我落蓬蒿

送吳次尹惠州巡檢

萬古羅浮洞江樓著老坡子西相繼出廷秀晚經過欲訪先賢去其如遺道何天寒與君別瑛瓊屑屑歌

察罕布哈教授滿別丁卯鄉試郎一二舉不中保充掌書

小卻官雖晚先登藝最優文章九州外科目萬人頭桂折金天月芹空泮水秋澄清在君輩憲府正旁搜

送廣平孫教授

廣平河水北古豐浙江南兩地音郵閥三年宦況諳采芹聊共樂食糵豈能甘別酒黃梅浦情懷老不堪

送句景范教授之官澧浦

南楚離騷國清風澧有蘭相從泮水樂獨棹一葉寒遠地重逢少新知欲別難高平讀書室好爲塤荒殘

送淑慎與歸海陵侍養二首

胡風吹柳絮記別一年餘君出當歸養吾窮久索居乍逢論緒緌欲別又躊躇一葦長江隔時時上鯉魚

英才銷落盡世事一凭闌以我相思切知君欲別難暮雲南國與早雁北江寒獨羨萊衣樂春風鬢未蟠

送周子華南歸二首

江城少公事幕府得詩人乍見顏如舊相逢意轉親不堪時事改贏得鬢毛新後夜孤舟別西風返月輪

此日與君別重逢未有期衰年行欲盡近事戍難知浩蕩風雲會蕭條草木悲三吳多俊傑試與問安危

送魏叔華歸越

閱世滄江上柴門幾送迎雲若雖異路車笠見交情春雨西興渡梅花古粵城寄聲賣樵叟莫羨錦衣榮

送長蘆穆生歸鄉來別

開君返桑梓老我屏邱樊命駕輕千里臨岐贈一言爲山方進簣有水必觀瀾顏孟千年在遺經得盡繙

送張仁卿二首

四海張公子勝書盛贊賢論心纔幾日屈指逐經年駕鶚翻新牘

鄰宿理舊編遲君得小暇已索贈遊篇
作縣徒勞爾飛黃服短轅棄官眞不惡惜別卻無言再試知何地
孤生老是村去逢南國友梅嶺正花繁
送李正齋
襲黃吁已遠循吏捨公誰臥轍留行色歸裝減到時朝爭馳鷹刻
郡議立生祠寂寂燕臺客難酬國士知
送唐子非
海內多英俊交情得似君慇懃別後語嗚咽病中聞吟棹秋溪月
歸帆晚浦雲可憐江樹隔何日更論文
送嚴西山
行李不盈車西風兩鬢華歷官多在考歸蜀已無家人去空芹水
舟行及耦花飛騰君有日吾計老桑麻
送汪太無道人
面帶青山色道人何處來一壺懸日月兩袖裹風雷鉛鼎養活火
寒鑪撥死灰出尋方外友不語又空回
送麻姑山道人
麻姑一女子處處有仙壇地古留遺迹君今住此山流泉清洌底
落日亂峯間聞有蔡經者時時得往還
病中寄諸友
五福人間有吾兼病與貧死盡遭疫鬼生不媚錢神采藥思方士
遺書荷故人城東有別墅風雨失殘春
病枕
瀟瀟風雨夜病枕厭長更輾轉終無寐呻吟不絕聲鼠牙乘壁暗
雞鼠報窗明辛苦牀前婢頻呼睡不驚
病枕不寐
大率憂兼病尤非老所宜吟愁枯兩鬢時事鎖雙眉瘦削嫌衾薄
醒眠覺漏遲拒霜三五朵應愛北風吹
病足
筋寒苦蹠盤尊足詎能勝誰謂行多露全如履薄冰城非難可陽
階豈巉堪登設有蒲輪召安車未易乘
許正卿傷臂
危機在平地險不是邱陵偶爾一投足幾乎三折肱翰躬雖盡力
攘臂必須繩他日三公貴輜車好穩乘
題張招討墓碑
輕兵戒深入險寇勿躬追失勢因魚服留名有豹皮空歸先軫面
竟裹伏波尸廟食眞無愧嵯峨死節碑
題孔平山墓銘葬金陵臺下
東魯家猶在尼山道最尊教能行萬世福不庇諸孫薄宦三千里
遺銘數百言不埋防墓側空弔雨花魂
挽閑閑眞人父司徒
堂堂遺一老五福壽而康系出安仁譜身居榮祿鄉春山樵獨隱
晚圃菊尤香有子知何憾騎龍下大荒禮隱觀號晉堂名
挽朱自齋總管
郡紱雖重綰齋銘自修陰功淮海積遺愛浙江留世事桑田水
人生薤露秋盍棺笑復憾簫鼓咽原頭
挽貢仲章學士
才優如貢禹經行復精純海內多知己江東尚有人林泉隱君子
臺閣古名臣九轉丹成去青山宰木春貢臨終夢九轉丹成生羽翼之句
挽吳朝奉
幼時桑梓敬耆舊惜凋殘黼戒師吾儉龐言遺以安天乎非不壽
命也亦何歎誰筆延陵墓嗚呼永不刊申浦季子墓有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相傳
挽許士元州判
有數應前定浮生難豫期爲親嘗藥去俄自載喪歸循吏堪爲傳
遺民議立祠靈輀無路送老淚不勝揮
李君美夫婦挽詩二首

君宋金盛日父子佩金魚太毋常甘旨曾孫列起居榮華既消歇
憂患得乘除執紼門生老何堪數輓車
一死人誰免如君獨可哀離鸞不忍訣止鵬併成災從吏聊相去
喪車寂寞回淵明本無疾早歲賦歸來

挽孔東岡

此老典刑在粹然瞻德容百年守鄉經學一邑號儒宗泗水乾別派
泰山摧小峰孝哉廬墓子滴淚死青松

挽沈梅溪其子元從子學

末遊通德里曾識謝家兒鄉邑推先輩山林養令姿梅花記開落
江水閱興衰舊游凋零盡西風老淚垂

挽趙石居

地望倫魁重冰銜博士清棄官爲隱計因謗得詩名水竹方成趣
松楸忽愴情鄉中耆舊盡老淚灑銘旌

挽李德夫

一種金籯業相傳五世餘貧無司馬壁富有善如書四子供甘旨
諸生問起居典刑無復在丹旐泣隨車

挽柴青山

衣冠百世祀茵德一時尊白馬朝京客青山負郭門廢興疑有數
生死復何言空有懷賢淚西風滴古原

挽何漢卿

被服安儒素行藏任性眞終於太平世奪我老成人喬木瞻君古
孫枝奕奕新西鄰聞夜笛哀淚一霑巾

挽朱南伯

爵茵不踰德天乎奪此君官纔稱主簿郎已轉修文玉質埋黃壤
葩辭散彩雲從今書帶草不獨鄭公墳

挽謝竹所

江左稱羣謝青山幾夕陽田園遺一老詩禮訓諸郎勝日攜尊樂
清風悶几忘靈輀無路送東望涕霑裳

挽杜華父

鄉里多遺老朝廷少用儒公初升國學官止教生徒衛道心猶壯
憂時骨已臞遙知埋玉處風雨暗中隅

挽趙鼎之

太息佳公子尊中了此生吐茵人不怒罵坐客皆驚北闕□□就
南柯夢已成老親併弱子此恨若爲平

挽容山陳同年

勞勞百年內人物老滄洲大志生難測微官病即休江花自終古
格樹不禁秋雌甲嗟猶在哀詞淚不收

挽邱景遊二首

粹德如金玉鄉人稱善人百年蔭喬木五子拱靈椿桂管經行路
蒲龕宴坐身今歸兜率去弔客謾霑巾

遊公門下久公亦眷吾深疾病忘憂卜詩詞辱賞音衰年空滴淚
舊事獨傷心秉筆書潛德空疏力不任

挽俞時齋

襄陽耆舊傳一覽涕無從入社深衣叟齋居橅食翁市朝終不到
林澗或相逢有子能傳業棺衾得愼終

立齋挽詩

少日增庭秀葬年山澤臞吟魂繞花竹客淚灑江湖莫唱貞元曲
空遺洛社圖絶憐埋片玉幸喜產雙珠

挽陳蔡心

遺才今已老生計晚方宜臥病經旬月孤墳寄一隅逢原惟一女
伯道竟無兒執紼嗟何及哀詞與淚俱

挽何百開

奉檄垂三考還家甫一旬風雲千里志露電百年身講席辭多士
帷堂泣老親三生有遺恨五福少全人

代挽奉政陳公

江淮離舊隱遠碣著新功驟耳非凡馬蒼髯獨老龍韓銘空紀實

曾賚遂華終先世盟猶在寒山淚滴松
故夫人陳氏挽章四首
誓節攜孤塵隃不復妝夜機同婦織曉隴課童秧甘旨期終養
哀榮畢後喪前岡指隅墓弔鶴重淒涼
白首甯堂上兒孫卓有成膝前分栗果枕上聽書聲鳳詰將金闕
鸞驂遽玉京舍西蘿月夜鳴咽隴泉鳴
憶乍升堂拜通家指舊盟爲言兒有立多賴友相成喜檄方形色
哀銘忽愴情生弱一掬淚端爲玉人傾
萱草北堂深霜風一夕侵斷機思往訓捧檄負初心仙府雲軿遠
住城月魄陰平生五鼎養空復美衣衾
五言長律詩
送衡月山歸鄉大魁堡之孫
廬傳居第一科目豔當年慷慨誅奸佞從容秉政權諸孫今白屋
舊物止青氈幾見黃粱熟何當鐵硯穿讀書聲月廡下燈影雨窗前
學者師玉式時人老伏虔不令官濟濟空負腹便便桑梓鷄偏惡
桐花鳳可憐縱無當食祿猶有可耕田卒卒纔傾蓋依依願執鞭
二翁俱耄矣一別重淒然握手出門去杜花香滿船
挽張宗師
鳳曆歸明主龍韜識老臣衣冠朝日月劍履步星辰極品躋黃閣
齋居入紫宸存心妙經緯贊化極彌綸道教崇簪笏詞林歷搢紳
儉慈爲世寶安樂是天民夢卜親如見祈禳立有神穀城黃石老
衡岳白衣人密勿天心契便蕃帝渥新壽尊來玉醴法樂宴崇眞
重錦頒衣製精糜享膳珍青溪拾瑤草玄圃植靈椿化鶴聲逾遠
飛鳧路已陳松青凋晚歲林編失殘春世事柯山局人生桑海塵
十齡傳正印一德鑽堅珉
挽吳埜堂
保護兵衝日焦勞歲歉時江湖一老叟州里百年思家尚玄元學
人遵義役規陰功宜有後隱德固應祠擬作榮鄉記誰鐫有道碑
碧梧雖未識宿草尚堪悲偶泊梅江堰空吟薤露詩

七言律詩

洛中鄭監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使君林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爲傳吸之名碧筒杯故坡詩云碧筒猶作象鼻彎行酒時帶蓮心苦出雅集丙寅五月宜興州貢誠以此爲題爲賦十一首

外直中通異衆芳嘗來葉氣勝花香一杯先吸鑑湖月滿口清消玉井霜尤勝朱櫻煎作蜜何須紫蔗壓爲漿細看象鼻蟠蟠曲刺手猶嫌綠柄長

昔宴賓僚避暑林傳杯故事到如今屈莖聊當黃金杓刺葉先抽碧玉簪開得鼻端香馥馥流從舌底味森森坡仙愛釀柑爲酒卻道清蓮帶苦心

有客相傳避暑方來蓮不用來花房綠盤擎重盛珠露碧管虛中瀉玉漿象鼻捲風隨手曲麝臍入水透肌香醒來忽憶涪翁句摘摘蓮房瀉露漿

碧雲影裏倚闌干鯨吸詩人酒量寬惟有鑑湖堪避暑遙知玉井正生寒參開翡翠微通竅滴下眞珠滿走盤一葉偶因風颭破帕羅香沁幾時乾

荷亭避暑約傳杯醉引清香入手來象鼻形彎通曲柄鴨頭色重展開奔酒一江能吸盡始知李白是仙才

潑新醅中擎玉液休傾滿牛捲青心莫展開奔酒一江能吸盡始

當年避暑使君林暇日諸賢肯過臨荷帶露香須緩折酒無風韻莫輕斟玉簪先透玲瓏玉金注徐傾瀲灩金葉底可能甘勝蜜卻憐小苦是蓮心

不須酒盞吸雲紅刺葉潛令與柄通碧色輪囷彎到底黃流瀲灩注當中醉來欲捉波心月醒後因吹水面風卻笑求仙求不得金莖牛折露盤空魏明帝移長安金人露盤折置霸陵道

露盤淨植水中央好借詩人引玉觴象鼻巧能通玉柄馬蹄更與

實分甘共母嘗

碧雲影裏倚闌干鯨吸詩人酒量寬惟有鑑湖堪避暑遙知玉井正生寒參開翡翠微通竅滴下眞珠滿走盤一葉偶因風颭破帕羅香沁幾時乾

荷亭避暑約傳杯醉引清香入手來象鼻形彎通曲柄鴨頭色重潑新醅中擎玉液休傾滿牛捲青心莫展開奔酒一江能吸盡始知李白是仙才

當年避暑使君林暇日諸賢肯過臨荷帶露香須緩折酒無風韻莫輕斟玉簪先透玲瓏玉金注徐傾瀲灩金葉底可能甘勝蜜卻憐小苦是蓮心

不須酒盞吸雲紅刺葉潛令與柄通碧色輪囷彎到底黃流瀲灩注當中醉來欲捉波心月醒後因吹水面風卻笑求仙求不得金莖牛折露盤空魏明帝移長安金人露盤折置霸陵道

露盤淨植水中央好借詩人引玉觴象鼻巧能通玉柄馬蹄更與

摘蓮房潮州韓文公過洞庭詩吸川不覺西湖闊漱石尤便玉井涼醉裏興來休折遍也留數葉覆鴛鴦

越溪女子翠紅裳來與羣仙侑一觴葉展圓盤如許大絲連曲柄更能長清商勝飲金莖露甘滑疑餐玉蕊霜醉手傳杯猶未穩碧痕微損迸瓊漿

尊罍自古宴嘉賓末世風流意轉新筒葉捲來由鄭氏杯荷製出始周人一時花草空傳玩他日賓僚但飲醇外直中通比君子輪囷盤如許大絲連曲柄

他光露滿懷春

刺葉爲筒製頗奇鄭公故事老坡詩擎來入手成敧器注在當心即滿卮玉露有香貽謂翠碧雲無影浸琉璃假饒吸盡西江水鉢

因生蓮是幾時之鉢中生青蓮花佛圖澄取水燒香咒

孟德孔明

孔明孟德兩驅驅三國人才信有餘未肯草廬終此世不知精舍讀何書木牛古不傳遺法銅雀今成一廢墟畢竟忠邪天不識當

年成敗復何如

與琴師談琴

至樂無聲識者希有聲終是假人爲一時得趣惟元亮千載知音欠子期欲寫性情初動處當原律呂未生時夜寒月照虛堂壁鶴唳猿吟總是詩

癸酉三月圓亭小飲之明日又適澹齋所薄暮醉歸賡文寄佳句二首走筆次韻

名花濃淡總相宜對此如何不醉歸絲竹既無娛朗日鬥林可是樂清時蛙聲閣閣那成部蜨陣團團戲作圍酸杏不堪嘗煮酒纍垂空自壓青枝

綠陰未暗漸紅稀逢閏春遲一月歸古有惜花如子美今無好客似當時酒雖薄薄聊澆渴棋亦平平旋解圍斜日倚闌人半醒試尋青子摘梅枝

同善之仲實無逸遊飲夜歸分韻得星字

歲華搖落江頭樹客子漂流海上萍藍染縞衣無復素空留白眼
爲誰青對牀便可供高臥把酒何妨弔獨醒太息此心徒炯炯奈
何余髮已星星

八月初游浮遠館齋有詩同賦二首

曉渚風移書舫輕秋原日射繡衣明白擒玉鷹看山色盡屏繁弦
驄水聲季子高風喬木古春申往事暮潮平塔鈴自語無人會飲
散江雲露月生

此山猶姓楚春申珠履風流幾舸塵尊俎一時俱上客興亡千載
屬何人蕭蕭病葉悲霜木采采幽花識澗蘋白鷺不知今古事臨
江一笑岸綸巾

句容賦歸

誰教老子說諸君幸自庵中臥白雲舊令尹非新令尹今將軍是
故將軍相知自謂樂莫樂一見不如聞所聞通客急須回俗駕北
山早已有移文

迴途入玉晨觀圖經云周時太史郭眞人宅周安得有眞人哉有
丹井養龍池白馬老君瑞像在焉壁間刻林靈素塵字韻詩戲
次二首

洗淨人間萬斛塵玉虛壇上夜朝眞井深莫探丹泉髓屋小難容
老槍身廊下有石槍一株小屋圍之符召得龍聊小戲料分與鶴未全貧名山
采藥無空返不見仙方見異人

太虛自是隔凡塵惟恨神霄事不眞泥馬空遺玄聖像池魚恐是
小龍身久知天上仙宮貴不救山中道士貧舊宅固應存太史徵
稱早已號眞人

無文上人捨財鳩工建新安橋普濟衆生聞者讚歎隨喜賦詩一
首

高僧自有神通力杖錫橫空塔兩堤會見丈夫乘駟馬盍無學士
助腰犀一溪帆影浪花轉百尺闌干石筍齊有客天津開信步杜
鵑聲裏夕陽西

七月二十九日夜大醉宿陸宣慰廨旦日以一詩謝之

夜行被酒止公亭耳熱呼烏客盡驚襆下自慚非畢子吐中不覺
臥王生相寬吏舍情何厚誤污車茵罪亦輕戲馬儻容賓落帽更
拌投轄飲天明

柬人索酒

不到青州已月餘麴生風味近何如東坡杯小君應怪北海尊空
客漸稀奇士正堪來問字癡人那復肯還書分田種秫嗟何晚獨
盼庭柯望白衣

中秋見梅

雁叫霜寒木葉飛西風亭下立瑤姬從來冷淡能禁雪不意孤高
也競時松友舊盟寒歲晚桂昏佳約赴秋期倚窗索笑空姝媚汝
解能寬宋玉悲 姝詩奔月偶桂成幽香

十月下旬驟寒小雪

朔風翻屋浪誼厖潑墨濃陰埽不開天上撒來雲母粉人間喚作
豆稭灰細民共喜宜新麥老子先須採早梅爲怕玉容禁不得數
枝和淚折將來

雪江獨釣

極浦寒雲壓雁低石磯老叟手如錐茫茫沙上銀千頃裹裹風前
玉一絲鷺失蘆花驚月早魚吹柳絮上冰遲故人物色嫌相認縱
有羊裘不敢披

虎溪留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霸業荒邱春草長只聽兒女話眞娘虎來墓上猶應怪鹿入宮中
儘可傷太息乾坤空浩蕩不留豪傑管興亡屬鏤抱恨沈江底潭
碧猶生古劍光

辛卯入杭呈王察判二首

中州人物古猶今復見風流正始音當日乘驄持繡斧他年化鶴
度青林誰知救世安民術卽是求仙訪道心鯨浪駕風吹未散溪
山何處獨追尋

古人糟粕在遺經聖學非由積累成每向同中參孔釋時於異處
別朱程一川水滿源頭活半夜天高月色明下學工夫遲十載小
儒終在霧中行

入杭懷古呈史藥房

某邱某水記兒時陳迹迷茫問不知觀裏看花空有菜山南種豆
落爲其林疏想弋逋仙鶴壁壞應墁坡老詩只怪西湖頑面目濃
妝猶自學西施

浙西道院并題雙檜詩和子華韻

黃堂曾著宰官身髣髴兒時記不眞圖志猶存干載舊棟梁安有
百年新繁華開落無三日雙檜輪囷經幾春應比首陽高節士采
薇不食爲求仁

苦雨

積雨能令朱夏寒少曾見日上三竿風吹滄海俄然立水瀉銀河
透底乾誰辦好心來拯溺姑留老眼去觀瀾蛙聲只在牆根草卻
怪泥龍不久蟠

居高明

每愁仲夏多潛暑更愁今歲少南風身無臺榭可獨處眼到山川
便不同只從月令高明處參透中庸問學功處靜若能超物外炎
涼何必介胸中

七夕祈雨

彩雲朵朵西風散銀漢昭昭北斗傾車上耕夫愁欲泣橋邊織女
笑相迎蝗飛近境行將及龍臥深淵自不驚病枕怕聞簫鼓鬧誰
家乞巧到天明

偶書邸壁

俯仰隨人似桔槔功名落落倦英豪婆娑僅可供賓戲寂寞安能
免客嘲空有雲心懷鶴髮竟無風力舉鴻毛祖劉起舞成何事歲
晚柴桑是故交

效後村體

十載村居學養恬未忘習氣有人嫌課童薙草心先快助僕移梅
力尚兼不分烏鴉啼鳥樹絕憐紫燕傍茅簷路逢野老嫌相問新
歲囚穫可豫占

有感三首

場屋當年負雋聲白頭牢落竟何成一生受用菟園冊千載應無
麟閣名被服易招山鳥怪題詩難學野狐精羊裘老棄漁灘上印
綬新加少傅榮恒榮也

子美閒關離亂際堯夫生長太平年可憐憐椽栗天寒拾不似鷺花
日晏眠殘粟在人均是命盛衰有數總由天腐儒老矣無奇計獨
立斜陽竟惘然

歲晚田園半已蕪緇塵衮衮落征途送窮不見昌黎富乞巧翻成
子厚愚詆下早知嘲向白缶邊何似醉呼烏鳶肩枉作常何客只
合新豐伴酒徒

關題

區區抱甕不辭勞俯仰安能似桔槔兒子從教攀車服丈夫何用
樹旌旄但思有酒身無事始信求田策最高妄想虛憍無處著退
然斂手是英豪

黃山上先冢葬處

一盂麥飯一豚肩寒食風花淚眼邊儻得黃泉相見母勝如白日
上升天萬家置去成何用雙鶴飛來亦偶然事死如生莫言孝幾
曾廬墓過三年

庚午三月初九日寒食有感

祭筵跪拜膝難攞連歲何曾上冢來老子七旬看又過幻身多病
復相催人間願棄姑云耳地下從遊亦壯哉寒食江村舊行路道
旁相弔總悲哀

連日食粥兒輩愠見示之以詩

釵書鐙下語吾兒歉歲艱辛汝未知坡老忍飢常并日少游厭粥
亦多時但令後世師吾儉深怪諸人遷以危天意從今吾儘解窮

人大抵欲昌詩
耳礦二首
幾年本分做家公雖是癡頑幸不聾何必强皇驚蜩蠏更須辛苦
望攀龍溼窗暗想催花雨開戶遙知戛竹風問夜何其將夜半元
來野寺已鳴鐘
血氣衰微性不靈非非是是幾曾聽胸中不著許多事天下本來
無正聲但覺颼颼戰風雨誰知虺虺震雷霆先生耐靜坐終日怪
底作勞吾耳鳴
齋科詔使臣索詩
紫泥詔下九重天文治初興正急賢草木輝光霑雨露鳶魚鼓舞
樂天淵雲衢接武懷新湿雪案潛心理舊編禮樂三千攄素蘊丹
墀他日聽臚傳
贊楊子裕中丞
堂堂四世三公後今日乘驄出案臨坐上即時聞滅燭袖中雖暮

不懷金官民乘訪皆公論獄訟平成有恕心古柏臺邊霜氣冽肯
分春意到寒林
贊尤端木二首
漢家陵闕已蒼煙魯國靈光獨巋然衛玠音聞永嘉末陶潛詩著
義熙前可憐閣下投幾死不及車中寢獲全 范粲寄語牙郎莫酬
價匱中韞玉可求旃
萬里梯航走貢珍乾坤無地著孤臣湘江空記庚寅渡石壁曾題
癸巳人國士猶嫌先事范仙家莫問幾經秦願提草履從君後煮
茗寒泉代拾薪
代上樂平傅知州初庵
一代風流獨老庵再扶道脈起東南家聲可與諸洪繼易學曾同
小阮參畫錦羨君榮世胄寒氈容我坐清談願爲藥籠中閒物才
匪芝苓愧不堪
壽岩州路達嚕噶齊

結梅花歲緣
壽陸義齋二首乙巳九月自五羊歸
歸棹石門江水長肯留一片廣州香不須人祝千年壽但願公流
百世芳長侍潘輿游故里勝持漢節落南荒芙蓉金菊秋風逕好
和陶辭引玉觴
緑髮仙童馭彩鸞九秋彌節下人間明分日月影山河動渭入霜
草木寒已報除書來北闕不妨杜笏看西山霞杯淺注黃花酒留
取餘香晚節看
壽李侍郎母
雙成遙下五雲車獻壽仙杯吸紫霞愛惜孫枝長萱草摩挲老樹
著桃花斑衣就養榮三釜錦誥分封備六珈他日肩輿扶上殿侍
郎正踏相隄沙
寄戴帥初先生
詞章科目溯當年璧水名流孰子先杜甫生逢天寶末陶潛空憶

義熙前門庭結綬懷新渥晴燈理舊編約對青山譚出處一
冬湖雪長新泉
和陳撫遜見贈蔭堂詩韻
綈袍誰念故人寒轉徙蕭然老伯鸞辛苦雲山無屋碗始知天地
出門寬悠悠歲月蛾旋磨落落功名魚上竿金谷已無歌舞地輞
川猶有畫圖看
郡幕請講青和藥房先生韻
不爲祁寒輟冬青移蓮幕下芹宮深青豈必從藍出美玉何煩
就石磐殘雪五更侵几白一鐙深夜照書紅他年共赴長安召正
恐諸儒卻訪通
和蔣公秉思歸韻時寓普明後寺
不愁世路太行難自歎行藏愧孔顏借相寺中分雨寺白樂天詩廟寺元從分
寺思鄉山上又重山淒然碧草天還遠輸與白雲相對閒我亦
天涯流落客何時同賦大刀還

和郭有章見贈韻郭宣城人
敬亭山屬謝家詩太白重來又一奇天既生才宂用世士多有志
不逢時屠龍合讓高人手捫虱纔堪童子師大廈支顛要梁木獨
甘杞菊老天隨
和陸振之見寄韻
日長不廢讀書功我與宗人老頗同病起白羞黃面老興來人笑
白頭翁剖瓜未信能新巧結柳終須學逈窮尊酒論文定何日碧
雲幕合憶江東
代和翟知事舟中寄登光陽樓詩韻
登臨送目際天涯人物風流勝永嘉已訴消流乘蓋鷁尚留醉墨
應嫌見事遲縱欲著鞭何所往奚須按劍復相疑世人多享容容
看塗鴉長空黯淡吹雲葉別浦微茫蹴浪花老守江城閒兀坐秋
宵短夢苦思家
和劉濬見贈韻
蹋蹋涼涼莫我知讀書漸懶任嘲師荷鋤亦欲耕緜上把釣因思
入漢陂始讓著鞭先士稚何須舉扇障元規已人白雪難同調今
古應無兩子期
和鄧善之寄王一初并柬見韻
抱拙投閒計未疏但看歲晏復何如丹山碧水吟招隱白髮青顏
賦遂初逸少幽情誰與暢元龍豪氣未全除柴門有客辽雙屐何
不相逢許史廬
和戴帥初寄詩韻詩云清江一日走千艘獨有閒僧不喜邀
煞處白雲思暮合數行紅樹又秋高云云
入海逢車陸用舟仁人不遇歎遊遨登龍有意師元禮刻鵠何心
效伯高每笑囚山非國語絕憐投閣反離騷此身幸免官驅使兩
手猶能把酒螯
次樊晉山長贊見韻二首
閉戶柴車久不巾但思言行謹詩紳可憐廬畔山中友不是麒麟
閣上人作賦也應曾感舊爲師那敢望知新老龔誰獻先生詩曰

我羨君才桂一枝天門步擔來書歸藥方按古藏之龍花樣翻新
織錦機不恥縕袍自貴能知璞玉世尤稀天寒野曠來時路一
笑應疑吾道非
次韻袁良所投贈
意氣沖霄義海雲白頭傾蓋即相親耳邊久不聞瑰論眼底初驚
見玉人慨代文章空自愛致君風俗幾時淳世間別有經綸手不
屬柴門老病身
次鄭前山絲字韻
人笑學宦如兒絲出南北史誰能千里遠尋師歸田便覺知機早口口
應嫌見事遲縱欲著鞭何所往奚須按劍復相疑世人多享容容
福白璧從來不可爲
留別王伯洪平章高顯卿左丞
幼從翰墨場中出晚見車書寓內同四十年前沾雨露三千里外
犯霜風蛾眉共妒嫫娟女鶴髮誰憐嬖鑠翁回首東書歸舊隱江

南荀蔽滿山中
別管韶夫
胸中玦耿挾孤征刺口逢人說論兵投筆少年眞燕頷著鞭中夜
忽雞聲功名險處方成就節義窮時要講明別有中庸書一卷勸
君西謁范高平
送元帥移屯太倉
十乘元戎又起行澄川老稚送傾城北風吹轉旌旗影東海惟騰
鼓吹聲桑麥千村無吠犬波濤萬里息奔鯨新年鳳詔催歸覲殿
內金甌覆姓名
送陸誼齋按察
使星出照三吳地原隰驅遠有光鷹擊何如學鸞鳳狐多且莫
問豺狼懷金昌邑難汙霞置酒清和反怒章今日故人無請託他
年鴻燕勿相忘
送葛敏卿提領
牆東老檜屋三間几案亭亭背遠山時事浮雲蒼狗變機心滄海
白鷗閒歸與乍出紅蓮幕行矣催歸玉筍班老子婆娑今得計底
須坐客唱陽關
送嚴簡卿之燕爲司徒掾
漢儒多辟司徒掾掾屬雖卑地望高聞有袁安在公府可無陳寵
作辭曹（漢陳寵少爲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以不肯視事爲高寵獨閉門自守天下修鯨未肯隨鱗介威鳳終須見羽毛少壯功名當拾取金
臺落日射征袍
送劉侯之官吉州
聖州美政不三年江右遺民借二天早益朱旛新牧守青原仍鷺
舊山川邦衡奏疏雲中有永叔詩章洛下傳故里諸孫無恙否下
車第一表先賢
送侯仲達安豐之任
江上故人今送別淮頭往事獨淒涼陂成孫叔能强楚城破劉公
不負唐千載與君期事業一區傑我老耕桑升平幕府應多暇書
問時時遠寄將
送州官解任
小郡凋零不可爲長官賢厚莫能欺政聲卻邑皆傳說心事同僚
盡得知堪笑青蠅工點汙敢將白璧强取疵清時公論終難泯棠
愛空留去後思
送張文友州判
太息君侯有祖風栖栖五載簿書叢功臣昔繪雲臺上循吏今標
漢傳中絳水江風送行色荊關月照孤忠預人家國非吾事但
喜詩書氣味同
送邱景唐赴安豐教（宋卿宰撫懷寧之孫）
元樞出督宣威地名姓江淮草木知今見聞孫騎款段去爲博士
擁皐比詩書澤遠眞難繼功業時來不可爲往事百年無處問慶
豐亭下稻連陂
送朱伯海入京
燕黍寒生春未回可堪早別故園梅新豐斗酒馬周去京兆束書
韓愈來賦就不須呈狗監勅除先合拜鸞臺青雲附驥非吾願且
守書鐙檢冷灰
送朱鶴皐入京
故人天上調金鼎應念先生苜蓿盤博士不煩重講席袷遺無復
歎儒冠蓬萊海闊還須險太華峰高不道寒茅屋三間老書客逢
人懶問日長安
送王君實遊金陵
破氈吟雪擁清寒有客虬髯急扣關歲月蒼茫千里暮乾坤博大
幾人閒依乘自許風雲際遲速相逢草澤間西上秣陵春未半白
鷗黃鶴看江山
送李義夫出遊二首
與君卅角志相期歲晏行藏各有違老樹晚花空自媚秋林病葉
江上故人今送別淮頭往事獨淒涼陂成孫叔能强楚城破劉公

更先楠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總是機門外北風吹白裂旅
人珠璫欲安歸

少年有志東山臥晚歲方圖北海遊餬口飢寒甘半菽拄胸氣尚
食全牛問唐元振今誰在欲趙平原何處求赤白洪崖兩相厄不
妨詩句各風流

送魏叔華歸杭州得行字二首

青山出郭遠相迎潮去潮回客子程門外送車今幾輛延中祝酒
已三行對牀有弟酬佳約擁髻何人訴別情桂樹結花當灑埽重
來曾指白鷗盟

杜康橋下水如傾九里岡頭路轉城風雨小樓清夢遠山河古道
幾人行別懷漸覺傷安石祖席何曾傲正平是日體珍之不至重去逢南
國友爲言白髮老書菜

餞劉總明西歸同如子

人生有三事如一父子師友皆人倫入向親闈奉甘旨出當書案

服辛勤老成識見無如子少壯功名肯讓人老我卑枝棲鷁爵仰
看黃鵠上青雲

送閻中齋孫歸三衢

百花頭上和羹手乃祖聲名似孝先太息北朝開府老眞成故里
爛柯僊慶流家嗣承先澤學到孫枝又一傳野叟臨歧無別語勤
修世業復青氈

題桃源手卷武陵今鼎州常德路桃源山在縣北二十里古迹甚
多或謂此記爲湖南寓言即義熙題甲子此事二世之編也說爲東帶兒孫小兒然後
歸隱誠師旅皆出示此圖爲述此意

種柳栽桃總是春興亡千古一沾巾只評隱者非仙者莫悟素人
即晉人年號記曾題甲子兒孫肯使識君臣南陽高士空遐想不
向柴桑去問津

題三洲詩卷

潮擁寒沙匹練長東陽人物老江鄉藕花秋晚吳霜落杜若春深
楚水香問對漁樵談治亂貪看鷗鷺失興亡無人會得乘杯意東

西區區歎海洋

題陸義齋雙蓮圖

紅粉香中雙並蒂碧絲藕下暗連株主人一笑偶然爾客子競誇
前所無堂上埙篪兄友弟房中琴瑟婦隨夫君家和氣濃如酒此
即雙蓮瑞慶圖

強南坡自作墓銘生求挽詩

年光催客過郵亭八十餘翁尚典刑見說近成遺老傳未當上應
少微星履香竊笑空題墓寶玩何須自乞銘今古達觀唯一士山
童負鍤醉劉伶

挽吉州劉總管

畫戟清香彼一時歸舟素幔不勝悲墳成共負犍爲土堂在空留
蜀郡祠亂起赤眉徐自定憂侵白髮已先衰平原歲晚多賓客泉
下難酬國士知

挽李宣慰

燐草原頭十七霜宛邱改卜日辰良可憐先軫如生面疑住甽均
不死鄉杯土豈能埋宿憤遺民聊與發幽光護喪諸子皆稱孝萬

公騎箕尾上秋早忍見龜趺對石麟盛德固應祠百世陰功何止
活千人壯圖落落心空在華髮蕭蕭事轉新耆老凋零關世運可
能知己獨沾巾

挽晉千戶

燐草原頭十七霜宛邱改卜日辰良可憐先軫如生面疑住甽均
不死鄉杯土豈能埋宿憤遺民聊與發幽光護喪諸子皆稱孝萬
室他年置墓傍歐續畫卿生

挽唐可竹仁宋南臨鄧萬騎附後課水丞終于蕪

穿楊折桂黃粱夢庭下哦松白髮秋興廢乃關千古事榮枯付爲
一身謀江南有客朝金闕天上無人記玉樓丹旐西風范陽路行
人回首憶林邱

挽孫石山二首壬辰年卒

今年星度歲爲龍掩袂竟嗟吾道窮正始遺音從此絕貞元舊曲
爲誰工飾棺不待百年盡隱几元知萬事空里有水心銘筆古宜

潛德賁幽宮
榮華露槿落紛紛舊徇依然是白雲荆浩止稱前進士霸亭不識
故將軍人間無樂徒勞子天上求文即召君短些西風將淚去隻
雞他日酹秋墳

弔李古巖

堂堂山立萬人英一夕霜風玉樹傾公去隱然關世道客來何止
哭交情安知死不如生樂但恨才難與命爭幸喜肯堂丹牖手雕
西依舊振家聲

挽闕南夫號實軒乙巳年卒

惡夢無端歲在蛇先賢遺路重堪嗟粹然踐履終須實老矣婆娑
兩鬢華不見鯉庭人獨立忽驚鵬舍日西斜空碑好爲書潛德窮
巷誰尋仵作家

挽陸義齋二首

四持憲節遍南方屢表陳情返故鄉殊俗今猶歌德政老天胡不
愛忠良山空虎逝狐狸出春去花殘蛺蝶忙五十人生不稱夭獨
憐華髮在高堂

生平意氣每相期歲晚行藏各自知見事略同因撫掌憂時不語
共攢眉閶棺已矣公何愧閒笛淒然我獨悲回首秋山寒雨外青
松滴淚作枯枝

挽東平張彥明女樂舞

夢覺黃粱僅一炊人生適意不多時杜陵老病親桃竹白傅清閒
憶柳枝有意出山尋樹槓傷心歸棚賴門楣秋風淚滴長江水遙
寄東原薤露詩

挽黃子高

場屋初興選異才先生閒步上金臺蓬山渺渺仙舟隔泮水悠悠
講席開同是甲辰雌正伏胡然庚子鵬爲災天寒病叟那能出一
束生芻寄淚來

挽邱景南

五言絕句詩

絕句三首

車薪勝杯水與羽重鉤金物理原無定權衡只在心

買絲繡平原健金鑄子期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不知

杜欲詩雲師韓將訟風伯水旱不由天那是詩人責

雪夜不寐偶成短句十首用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爲韻

大夫愼出處功成乃身退古人夫何如八十釣清渭

四時循化機萬物隨動息眾星分熒熒天運齊拱北

縞素製野服誤染京華塵舊業在何處梅花江上春

男兒不得志壯心惜徂年長空起鵬鶚目送入寥天

布衾生淒寒夜夜夢歸去心恐秋風生摧殘紫荊樹

吟苦不成寐寒窗凝夜缸千古誰知心遙遙賈長沙

此身如斷蓬飄蕭隨北風錢塘一望地家住西湖東

客處千萬端長吁愁不出誰能事低首揮杯送白日

幾欲奮吾車老眼不識路弟妹今何之蕭蕭白髮暮

昨日家書至慰我久離羣遊子眼欲斷日日望白雲

東風

東風何太急日落黃塵起聳燈吹欲滅驟雨打窗紙

秋塘觀魚

野塘落芙蕖下有潛鱗躍漁多罟目深園園方是樂

戲書所見

雲英捧玉液眞是裴郎倆不知幾萬錢買得玉杵臼

送祝君晟湖州提領案牘

幕府今何處青山水遠城烏程有美酒暹肯餉春耕

題李義夫無鎖亭二首

清風四無邊曠然此君宅可不問主人不可容俗客

昨日蒼溪叟曾來斫釣竿山童尋鶴去失卻報平安

題畫二首

雲巢八十翁覩化得三昧無聲涼月下適意芳草外

物物具天機緣何紙上生有時挂素壁自動亦自鳴

題畫春景

青山多喬木柳枝低婀娜春風在毫端高遷無不可

題月汀圖二首

太陰水之精浴水光愈潔常怪市中人不識沙頭月

露垂蔺葉光風翻藕花影灘前白鷺睡夜半莫搖艇

題畫梨花

淡容露如洗生色春欲動紙帳小屏低同入梅花夢

題碧桃手卷

爛枝空有色飛羽本無情獨立春風裏如聞三兩聲

寫竹

傳神疑有月著色淡無煙此是詩人筆胸中有渭川

題南宮子中畫鷺

金衣何璀璀飛向垂楊樹久立卻無聲東風吹不去

題畫白雁二首

蘆花秋半黃三雨下寒塘北風正蕭瑟書遠不曾將

未曾至雁門安知食雁美君讀潛夫論當不保此紙

六言詩

赤壁圖二首

公瑾子瞻二龍文辭可敵武功卻怪紫煙烈欲不如白月清風

烏臺夜雨傷神赤壁秋風岸巾此老眼空四海舟中二客何人

題蘆照山水

閉門十日風雨神遊湘浦峽川樹影分開草杏雁聲吹落漁船

王黃華山水小景二首

試問滄洲漁叟長松山崦誰家終日琴舟不語江風吹老蘆花

此紙無脂粉氣之子有山水淫當時以意摸寫今我以目登臨

題鷹捕雀圖二首 其一 驚去 已摘其一
一雛已飽毒手反顧又欲其餘大貪得隴望蜀小貪取熊兼魚
死生命判須臾一去一不得去兩三竹葉成叢被敺復向何處
題戴嵩牛圖
隴上躬耕力倦歸坐茅齋展卷耳邊如聞笛聲卻看牧童不見
七言絕句詩
讀史六首
逐鹿紛紛盡向秦東門牽犬亦無人月宮穩上青冥去桂樹秋風
老此身
暮年百事已心降牀下無人拜老龐病眼欲開還又閉偷看日影
下西窗
曠懷雅思人人有濟世經邦事事無終日醉眠呼不醒明朝典午
代當塗
廣陵琴與山陽笛哀怨千年尚未平正始諸賢零落盡山王去作

晉公卿
曉口嵩少玉嶙峋枉駕應憐處士貧令尹若能爲保障長令盡覆
洛城人
司徒太尉總三公奢儉由來性不同金帳羊羔甜未省誰能偃臥
里門中
偶成
奸雄往往墮危機成敗安能論是非空笑狂生投益智絕憐老母
遺當歸
偶書
憂時耿耿丹心在無事悠悠白日過萬里山河音信少一春風雨
悶懷多
舊題
臘得清明一半春蜂衙蝶使往來頻東風自動秋韆索不見海棠
花下人
戲狄懷英
花樣精神月樣妝妖魂不敢近忠良如何鳳閣平章老卻事宮中
嫵媚娘
已巳新春二首
鞭春已罷燒鐙近十日西風未轉東料得化工無別意祇因不放
小桃紅
年年春色先催柳萬紫千紅次第開零落牆陰人不見可憐殘雪
一株梅
山村示暮春三絕句和韻
懷哉春晚故山薇冉冉江雲日暮低爲問柳橋看燕舞何如松嶺
聽猿啼
檻兒拾檐不畏虎隔溪看花如看霧鷓鴣聲在杯岡西落日暮鐘
下山去
畫簾朱箔燕爲家青草門庭只產蛙一樹櫻桃紅半落圓丁愁殺

雨如麻
王郎伊中秋不見月四首
秋空碾上一輪冰積雨連宵洗更清縱有浮雲容易散吹開不待
曾紘聲
家家望月試停杯怪底濃雲撥不開身入廣寒人不見御將袖裏
裹將來
中秋萬里共陰晴曾記坡翁最善評誰信九霄風雨外羣仙正賞
月華明
開元以後可堪憂秋雨淫淋稼不收此際覓裳歌一曲君王正在
月宮遊
臘月二十六日立春
隴梅未寄江南信鄒忝先回燕谷春忽憶少陵巫峽句菜盤思見
玉纖人
丁丑元夕

入夜不聞鼛鼓聲千門月色爲誰明無端還騎階前過錯認咸家
櫪馬鳴余居與趙潛婿相對
石湖留題三絕
仙子驂鸞不可呼故園花石久應蕪不知絲埜何人買試問干泉
有子無
高築詩壇據越城醉呼楊盧主文盟至今月下蒼苔石時有先生
杖履聲
當年栝父遣詞臣列戟旁觀色怒瞋穀水曾無歸壁日稽山已有
摸金人
望三峰
筍輿咿軋下山田遙指三峰返照邊安得肉身生兩翅霎時飛過
此山前
上大峰四絕句
懸厓石磴刷苔青空谷無仙鬼亦靈閒說遊人多好事誰能扶酒

半山亭勢傾將壓
風吹天朗見秋毫足力窮時所歷高老子何曾煩一步與夫舉陟
不辭勞
羊腸九折路盤嶇不覺騰身一太虛失腳從知高處險西風斜日
早回車
一家兄弟入仙門誰把名山鼎足分我讀儒書知長幼翦香先禮
大茅君
露筋娘子廟
玉眞仙子雪爲膚枉被羣兒識塞酥寂寞扶風三尺土可憐香火
至今無
桃源縣
張家橋西車馬塵北風刮地眯行人雒落枯桃三五樹不應此地
可逃秦
文安縣
平生知己富歐韓辛苦修書博一官自是朝廷重科目且教主簿
到文安
夜宿何莊唐主事宅
扶風豪士不知名尊酒相逢意便傾爭似何莊今夜宿梅花燭影
照三更
夜宿范以善提舉雲林清遠風大作偶成二絕句
猿啼夾溯聲逾遠鶴啄荒苔跡更清身在千林頭上立忽從腳底
白雲生
雲峰頂上玉皿家誤入修廊一逕斜夜半月寒風力勁滿山松影
走龍蛇
鄒沂沂水道中塵沙眯目不行開東北有溫泉即浴沂處不及往
臨沂以北沂水東行人障袂塵沙中縱有溫泉能自潔雩壇安得
可乘風
除夕二首呈北溪
臘雪窮途一月中明朝老鬢又春風遙知兒女團圞處飲徧屠酥
憶乃翁
杯盤今日偶相逢客路漂漂過一冬爲問玉堂春帖子不知學士
有誰供
清明日泊舟甲馬營
細柳東風甲馬營鞦韆花下笑相迎舟中自有傷春客暗數歸家
幾日程
清明
花開花落總無情贏得詩人百感生今日東關看梨雪坡仙去後
幾清明
宿黃村上人索詩二首
塵沙終日意昏昏落日炊煙又一村客子倦遊求止宿主人搔首
更無言
黃村落日下山低宿鳥歸林亦倦飛夜半驅車投北去誰能慷慨
文安縣

泣朱衣
入京二首
觚稜樓崔五雲深此日江湖向闕心朽骨不堪重拂拭消人莫枉
贊黃金
手攜布被入關中頗似藍川六十翁未必漢廷推第一不須側目
事轗公
舟中追和逖卿早春即事十首
柳色黃金醮碧沙隔溪遙指四娘家故年春事如今晚可見東園
芍藥花
清江漠漠漾晴沙門對青山買酒家牆外一聲金彈子流鶯驚起
落庭花
莫惜青衫汙酒痕欲將遺恨寄芳尊清明客裏恩恩過不記桃花
笑倚門
草色青青沒燒痕山川滿目酒盈尊只愁進客回家日先被春風
緊閉門
乍別親朋似久違西風塵起染綢衣不須杜宇聲先勸如此江山
胡不歸
壯圖落落與時違不信經綸起布衣縱使鵾魚從北化也隨烏鵲
向南歸
客至從容奉笑談晚知蕉境味尤甘曲江進士題名徧安用山人
起水南
虎溪何必與禪談惟有東籬菊味甘束帶肯爲兒輩屈悠然興在
此山南
科斗臨池學篆文燕雛帶雨掠香芹春閨應恨歸來晚南浦當時
錯送君
草堂未可便移文自煮清香碧澗芹更向白雲深處宿山頭回首
謝諸君
賦歸四絕呈句容諸友

丁卯新正紀懷四首
懶將詩句上桃符相[illegible]叹花一例無卻笑前齋元不簡舟中猶自飲屠酥
土潤耕牛不受鞭風和花鳥各欣然老人猶記兵戈日自後昇平五十年
紛紛兒女競新年老去思親獨愴然墓上只堪供灑掃無由紙服拜堂前
魯史曾書雨木冰坤爻切切戒陰凝衙門空抱憂時志無奈華軒盡日乘
窺園
先生日日好窺園學圃工夫細討論買李不須先去核耘瓜只恐誤傷根
井蝸
坎蛙曉涸上苔闌石甃泥渾底欲乾焦稼不爲簞食計一瓢飲水九
亦良難
啟山歸松
一妻一妾閉泉扃老柏蒼蒼蔓草青我肯播開求厭足魂歸不必詘中庭
病中四絕
南山處士老尤貧頗恨故交無一人若使知心得良友更因多病轉相親
老去無慘病轉多櫻桃楊柳奈情何故人又比佳人薄莫怪門前雀可羅
落葉蕭蕭壓樹根疏林帶郭半疑村臥聞車馬牆邊過無事呼兒早閉門
浪說蘇公已仙豈知翁自厭餘年雪堂二客能相從姓氏當時惜不傳
追和四絕
文士多嬰病與貧浩然東埜卽其人唱酬從此詩筒簡炮炙時於藥裏親
餔餟糟醨醉者多獨醒無奈衆人何窗寒細嚼離騷語遺恨千年弔汨羅
三十尋思擬學仙蹉跎已過古稀年一生只作邯鄲夢枕上奇方秘不傳
臥看山雲起石根意行隨犬至前村廬居自是無人識何必移家上鹿門

七言絕句詩

丁亥壽藥房先生四首

賀客門關刺莫傳日高廚傳尚蕭然遙知獨鶴蒼苔舞自點丹砂注內篇

蜀苑梅花號兩龍千金矯立受霜風若爲健步能攜取遠供寒香壽乃翁

出處窮通若命何月居南北類東坡底須內翰還公做勘破已輸春夢婆

曲度珠簾懷呂相麾排紅榜媚韓王先生清隱心如水消得編詩一瓣香

折梅壽宋春卿

南枝春早爲誰容遠供寒香壽乃翁不信廣平心似鐵能禁索笑倚東風

又口號四首 謹按此詩壽陸義齋作時乙巳九月前有七言律詩一首編人十八卷

洛陽亭下昔埋輪當道豺狼不避人昔日黃花故園酒獨攜野鶴伴閒身

仁挾翔風勇駕霆皇華使者出祥刑福星一夕遷吳分卻向龍山見壽星

華堂捧勸紫霞杯紅粉回頭御史來直道素知嫌嫵媚羞將白鶴放龍開

幼安伯可號文雄詞壽秦韓枉自工賢相肯交窮處士何如魏野祝堯公

贈松窗

故交皆疏柳子厚新貴不識王元之袖中刺字已漫盡一童猶負囊中詩

贈復初二首

昨夜春風到柳枝客衣偏愛薄寒欺囊錐穎脫無人見欲繡平原未有絲

有客袖中懷短刺何人門下曳長裾每評陸子毀茶論大勝顏公乞米書

盍華張尉衛輝人也因寇失官妻子爲虜行乞歸鄉贈以二絕句

苕谿縣縣長道邊獨行踽踽亦堪憐邯鄲正近君鄉里好借仙翁一枕眠

南來憔悴一身存歸雁哀鳴久失羣莫怪夜行人不問形容豈似故將軍

桂松巖以予平星禽二術推人多驗戲贈二絕

十二支神配十干此專日主論財官豈無辭祿安貧者說與先生子細看

異類於人總不干止聞列宿應郎官區區女蝸兼危燕卻與蛟龍一例看

贈星禽趙顯微詩三首

顯微元是紫微仙天上星辰手斡旋爲向人間多漏洩謫下茅峰五百年

莫把行藏問斗牛年將八十更何求願言奎宿長明健文治從今徧九州

奎宿如何號木狼尾箕虎豹若爲詳獸心人面凡皆是瑞物如何無鳳凰

和史藥房三絕

莫倚承恩賦上林記曾薄倖託琴心白頭又欲輕桐背令蹙山眉作苦吟

出處何如漢二疏返耕聊以遂吾初虎頭未可輕搖筆牛角何妨且讀書

春被山巔與水涯青供物料入詩家陸劉近世升沈異一爲梅花一杏花

和張寶石絕句四首

江梅茂晚郷清妍南國相逢亦偶然料得知心有寒月不消重霧與輕煙
平生夢不到黃扉安得京塵染素衣只把一竿江海去相看鷗鳥亦忘機
十年講習坐無氈盡把行藏付與天策馬已甘之反後苦鞭莫近祖生先
兀坐書林閉蓽帷時諏佳句寫烏絲兒時論語今忘卻且讓安昌作帝師
山村贈禮敬龍澤上人詩有幾年不踢澄江路昔舊唯存陸子方之句和之二首
西抹東塗衒一鄉阿婆羞憶少年妝如今閉戶無人識旋學仙翁卻老方
西山爽氣入吾詩拄頰含毫有所思欲把求田語玄德莫因學圃笑樊遲
次伯機絕句
梅天風雨一江寒溼卻江頭舊釣竿自著漁蓑沽酒去路逢賈客問長安
留別袁伯長待制凌德庸少監周南翁待制諸公三絕句
待詔明廷百有餘一人釋褐向江都諸生對策無奇語田寶何曾不喜儒
書生骨相太遒迫地位還須有福人老我終身友麋鹿看君他日上麒麟
猛猛虎豹守天關月殿蟾宮不可攀歸路春風無限好一聲啼鳥破青山
絕句留別善之仲實併呈松澗雲仲無逸四首
今夜征帆淺渚邊何時尊酒落花前白雲繞舍歸心切不爲春林聽杜鵑
手拈花草弄春愁兒女安知稼穡秋山北山南游未徧歸歟且復事西疇
江上春雲生暮寒故城回首離長安殘桃膩柳應無分留與諸君取次看
老檜榮枯不計春好花開落止經旬莫將衣鉢誇古人及古人
古意四首寄張可與孫晉卿
長安城頭紅日斜王孫金彈打烏鴉寄聲翠鳳穿雲去霜寒莫戀枯桐花
長松百尺蔭官街街吏斧鋸充官柴高寒自是飽風雪歲晚只合居窮崖
老翁持鏡向市賣銅光的皪秋水清醜婦鑑容驚墮地想巢嫌殺太分明
牧兒狹逕礙樵枝樵兒格鬬暮不歸於菟一聲嘯篁谷雨兒驚散走如飛
夜得二絕寄子聿
送客征衫秋八月懷人病枕夜三更牀頭稚子呼不覺窗外瀟瀟風雨聲
雞鳴風雨思君子雁過瀟湘憶故人別去情懷渾欲醉夢回詩筆已如神
絕句二首寄紹堂求巧石
籬根怪石起層雲淺帶春泥碧蘚紋乞與詩人時醒酒也勝豪奪任監軍
幾年石友臥蒼苔曾受南宮雅拜來老子暮年行腳倦只宜窗裏看崔嵬
送唐孟方教授三首
泮水三年惟飲水不知芹藻味何如羣鴉無故爭桑椹挾彈何人莫問渠
禦兒溪北浣征衣重拂蒼苔舊釣磯有弟對牀思久別呼童置酒聽杜鵑
手拈花草弄春愁兒女安知稼穡秋山北山南游未徧歸歟且復

話遲歸
城東老圃舊書生聚閉柴門懶送迎獨袖篇詩與君別相看白首不勝情
送李義夫出遊二首
梅花卻玉春寒淺柳色描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動又挑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渠脫九十日春須我遊出卻草堂三五里囊中無得一錢留
送吳仲魯回烏江二首吳寧易
老人白帽子青衿二水相滋兒澤深學易已隨丁氏去金蘭何日慰同心
黃田西望愿陽城風水蕭蕭數日程紙上陳言刊落盡滄浪時聽棹歌聲
送留君玉高雲卿自江陰還松江四絕

二君才幹俱優裕數載相從意未休短棹西風吹過泖相思霜月落南州
江浦買艫秋正美山亭閒鶴夜尤清送君此去因懷古海水東來意未平
老我卑枝甘伏鷁淚君喬木又遷鶯清平官府無公事分我絲蓴一箸羹
贛州風土今非昔安得珠犀買客船莫笑歸裝無一物江頭魚蟹亦論錢
鑒止堂
流水涓涓止水停要令漱玉結層冰深溪不汎桃花出誰識仙源在武陵
西苑
雪花翦白忘安蒂簡文詩雪花集有帶霜葉彫紅不戀枝爭似隋家宮樹上四時錦綵不曾離
邱莊多稼樓二首扇用余事所書
樓上西風埜望時冥冥禾黍沒高低勸農使者來行水還凭朱闌認舊題
萬畝耕耘卒歲勤可曾一飽慰農人催租令急如風火輸入官倉化腐塵
嘉客泉二首
幽篁夾道少人居山骨清寒草木疏泉見客來空自喜春懷渺渺正愁余
一飲懷金出嶺南廣東廉泉蓮花峰下絕清甘廬山廉泉我來欲與流泉約
獨喜廉人莫喜貪
四時佳興題徐景陽園堂五首
溶溶川上花光午丹丹窗前草色春能識此中眞樂處聖門只有兩三人
門前車馬客方散堂下尊罍酒半醒不信鏡中添白髮君山依舊

去年青
窮秋破屋檐頭雨殘臘征夫陌上霜公子閒居無一事可能忘樂兩相忘
華陽洞口金泉水流入宮牆作小渠任轉秦淮出江去不應久住化龍魚
半區玉鏡照鬚眉長笑東坡與水嬉直下琤然投小石一波先動萬波隨
題園亭
把酒看花貧亦樂攜琴對竹靜相宜客來若問朝家事回首東風謝不知
同善之仲實無逸共賦雪中香亭
冷雲低壓翠禽巢碎玉玲瓏不耐敲蜂蝶遲來探芳信暖風已遍杏花梢
鶴皋詩爲振之作

鵝鳴于垤婦長歎鴻漸于陸夫遠征何似山亭聞鶴唳迷人靜坐月三更

劉濬齋求米舡謾賦二絕

文士清高數米顛蔡公門下詎能賢探囊萬一逢江盜錯認眞州發運船

靈寶生平愛虎頭每傍戰艦聽輕舟晚無書畫眞無菹洗手莫嫌寒具油

臨山谷帖不似

曾草華清妙入神涪翁以後更無人捧心終是西施好里婦何緣學效顰

危金僊示容齋清暉堂詩求跋洪景盧乃危驪塘之座主也因成二首

卷中人物想乾淳老筆題詩意轉新卻怪洪楊交不合誠齋亦自獻女來

己恨丹青誤妾身何須更與妾傳神那知塞北風塵貌不似昭陽殿裏人

是詩人

清暉何處有園堂消得先生句發揚百世空留遺墨在後生併不識驪塘

題敬咸卿參政贈許正卿鉞詩卷末敬公之章許卿之藝諸君發揮盡矣終以二絕貂續尾蛇添足乎

江左知名許世微公來示之衡氣機天下呻吟尚未息公持肘後將安歸

正人一脈係安危溫公身事亦付醫此身强健無著處不如枕臥看兒嬉

題李兒課卷

集中有句儘堪傳一夢科名十二年音好空閒永嘉末命乖不過竟陵前

題趙于德修屋疏二首

公子王孫逞富豪連雲甲第競相高誰是錦里秋風客不辦三重屋上茅

神有青蠶號救貧如何無術自謀身道南大宅今安在欲向龍舒覓主人

戲題聽琴手卷

流水高山不用彈巴人下里衆皆懽只今何處求鍾子多向文閨作考官

題昭君畫卷五絕

當時隨例與黃金不遣君王有悔心近使來傳延壽死回思終是漢恩深

妍醜何須問畫工美人終日侍宮中奉春初計眞堪恨欲望單于敬外翁

青冢千年恨不埋琵琶馬上幾時回宇文高氏爭雄日突厥柔然獻女來

己恨丹青誤妾身何須更與妾傳神那知塞北風塵貌不似昭陽殿裏人

嘯雪中郎妾不如脫身無計謾相於勸君莫射南飛雁欲寄思鄉萬里書

題二喬手卷二絕

國色嬌嬌貴不如風流二喬盡消渠阿承醜女無人聘自挈衣裝過草廬

小郎斫案怒生瞋亞婿提兵算若神借使橫江風不便可能銅雀鎖嬋人

淵明像

宋文心腹寄王弘來剌江州卻有聲不怪孤臣書甲子時時送酒賞淵明

小銅屏鑄淵明歸去詩并坡和章以贈子華侑以絕句

五斗陶陶肯折腰眉山早計不如陶小屏一枕還鄉夢五柳門前月正高

嘐居圖二首

潛夫兩踐最窮研通老安身契是立偶向晴窗展臨本無人當日
扣龍眠
細君散髮抱嬰兒底事移家不皺眉有句曾嘲窮處士四婆元是
解吟詩
江陰有桃源圖方圓尺許宮室人物如鍼粟可數相傳有仙宿民
家刻桶板爲之一夕而成明日遣去友人以本遺余戲題二絕
不是柴桑記裏來似傳晨擊入天台世間多少荒唐事何獨神仙
有是哉（韓昌黎詩桃源圖之說誠荒唐）
人說桃源是隱民神仙幻景卽非眞如何谷口漁舟路不許人間
再問津（洪諸父諸人論桃源謂陶記中本言避秦者初非仙也東坡有詩得之如王摩詰退之夢得皆誤然余考之本記桐津者輒死桃源果在世間何不可復見耶）
題子昂學士小景
蕭蕭落木壞無枝冉冉細竹受風傲疑非松雪齋中畫似是唐人
埜望詩
馬道士爲詹仲明作柳城春色圖城門外柳樹連隄桃花夾竹小
橋漁艇茅屋下有讀書人不知何處景也爲題二絕
渭城客舍柳煙遮漁叟桃源去路賒松竹林中讀書處一圖風景
屬三家
城外春風埜水渾橋頭雙槳下孤村柳桃紅綠撩人眼獨坐書齋
懶出門
題牡丹梨花手卷
沈香宴罷索人扶重向銀屏覩雪膚一笑不償千古恨玉環當日
倚闌圖
王隱齋畧梅
曾看月下挂疏影更憐雪後折橫枝逋仙此景眞是畫王生非畫
卻成詩
題補之梅
舍章殿裏雪中開曾共君王索笑來著在荒蹊枯竹畔可知准敕
號村梅
題扇有所贈
圓如寶月潔如霜素手輕搖玉體涼報道明朝秋節至婕妤無復
望專房
亭下玉蘭花開
初如春筍露纖嬌拆似紅蓮白羽搖亭下吟餘步明月玉人虛度
可憐宵
梨花
粉香初試曉妝勻花貌參差似玉眞茅屋詩人嗟老去東風忽送
一枝春
枯松
誰見當年長髮鬚變成龍虎臥交衢雖然擁腫無人問投老猶堪
作大夫
鹿蔥絕句
丹砒信不類華蒿雨後常抽綠玉條此草豈宜充鹿食瘦莖卻比
沈郎腰（沈約作脫蔥詩云腰非華與蒿豈充鹿食識者取此詩以爲得罪但此花丹色略有瑣點似鹿紋原以得名非謂可以供鹿之食也）
詩餘
點絳脣（情景四首）
玉體纖柔照人滴滴嬌波濫墳詞未就遲卻窗前繡一幅花箋
適與何人手還知否孤鐙坐守漸入黃昏後
笑靨多羞低頭不覺金鍼濫憑媒將就鳳枕回雙繡 月地雲階
何日重攜手心堅否齊眉相守願得從今後
永夜無憀更堪點滴聽簷溜枕寒難就堆亂牀衾繡 人面桃紅
還憶攀將手君知否倚門獨守又是清明後
悶託香腮淚痕一綫紅膏濫將身錯就枉把鴛鴦繡 柳帶青青
攀向行人手天知否白頭相守破鏡重圓後
前調王仲謙席上歌者魏都惜求于華寫眞爲賦

小立娉婷歌聲低遏行雲住不勝珠翠玉面慵梳洗　除卻姚黃魏紫誰堪比君描取卷中人美得似崔徽未

浣溪沙 代作

翠玉峰高鷰點明穀紋波動鴨雛生湖山宜雨又宜晴　越女蕩舟蓮葉碧裴郎駐馬柳陰青折花調客訴衷情

減字木蘭花 庚申六月三日同耶律君瑞趙子翬兄弟避暑飲于玄妙觀之荷池君瑞不飲命歌清歌以勸之

雙聲疊翠低護金蓮裙窄地鐵石心腸無奈梅花一點香　歌聲繞流水泠泠雲杳杳白髮劉郎對景須拌醉一場

前調 席間賦歌妓者

香肌玉潤花前忽聽流鶯韻移步金蓮斜轉清眸瞬舞筵　困嬌無力蜀錦纏頭拌百尺安處奴鄉且住容山過夏涼

阮郎歸 舟中聞阮郎歸悅

風吹一捻柳腰輕春柔力未勝　眉兒喜學遠山青終朝畫不成　斷歸時絃管聲相逐怕夕陽飲散近黃昏燒銀燭

減字木蘭花 慢腸王國

試檢春光都不在槿籬茅屋荒城外牯眠衰草鴉啼枯木黃粱菜　花無意緒青描柳葉渾粗俗憶繁華不似少年遊傷心目　棠陰錦梨園玉燕衣舞鶯簧曲豔陽天輸與午橋金谷行處綺羅香不斷歸時絃管聲相逐怕夕陽飲散近黃昏燒銀燭

扉無滯訟憩棠田舍留遺愛問方今循吏幾何人公爲最　明而恕廉而介官易進身難退苦御書散委米鹽繁碎雁鶩自憐翠裹聚龍豬不計兒時會望美人又向碧雲西徙增慨

前調 贈歌者

兒女多情頗自恨風雲氣少春夢裏鶯啼燕語賢然驚覺寸寸淩波蓮步穩彎彎拭黛山眉峭似紅雲一朵單江梅天然好　舞腰細歌喉巧錦茵穩梁塵繞更盈盈笑靨櫻脣紅小金珰愛從心裏換玉山偏向懷中倒奈劉郎前度看桃花如今老

前調 己巳二月二十二日遊北門有感

試檢春光都不在槿籬茅屋荒城外牯眠衰草鴉啼枯木黃粱菜　花無意緒青描柳葉渾粗俗憶繁華不似少年遊傷心目　棠陰錦梨園玉燕衣舞鶯簧曲豔陽天輸與午橋金谷行處綺羅香不斷歸時絃管聲相逐怕夕陽飲散近黃昏燒銀燭

減字木蘭花 慢題王國

九皐明月夜跨一鶴赴仙都聽佩玉鏘鳴驂鸞小住高閣凭虛裘　裘草生南浦與未闌歸去東吳笑指尊前二客昨宵良會非歟

莊周蝴蝶兩遽如變化一華胥歎物換星移壺中日月鏡裏頭顱芳洲獨醒人在采芙蕖歲晏孰華予欲汎蘭舟容與煙沙漠漠正

湖

前調 和心園春雪韻

怪東風太早未鐙夕放瓊花是何處瑤姬來君玉樹光彩交加坐

人但知三白喜新年天意鷰休嘉肯念兵屯北塞誰上表賀南衙

西斜日影簷牙又被黑雲遮歎病骨支離別懷蕭索空負年華

籠山已成春夢歸去來空谷臥煙霞卻笑昌黎才子浪吟逐馬隨

車

念奴嬌

茂林修竹自山陰散後幾番陳迹修禊年年春故事悵恨風流非

昔當日蘭臺後來菊圃苗裔江南北覩君雅號恍然舊事重憶

歲晚木落天寒黑貂將敝倘作新豐客星斗胸中空燦爛磨蝎空名何益哀呂相逢知音一笑肉眼無人識訪予梅屋談天聊慰孤寂

酹江月 題王道人性初隱茅山

芙蓉城郭有羽仙騎鶴來從何處曾拉茅君峰頂會瑤佩隨風吹去玉笈偷開青囊拾得笑看人間世藏身壺裏箇中別有天地

共約手種蟠桃綴花結實已是三千歲欲膾長鯨麟作脯倒海聊供一醉偶憶寒梅更慚小草拂袖懷歸計蓬萊清淺雲帆他日相遇

前調 送幕

殘花賸柳正啼鵑聲裏郵亭別館三疊陽關聽未徹手執離杯引滿政坐諸君久煩老子今日纔蕭散翩然歸去放圓綠樹春晚

人世蒼白浮雲自舒自卷不入高人眼官事如麻何日了輪與川中不管翠柏臺高紫薇省近別有清華選功名歲晏江城回首人

遠

前調 洛陽耆英會二首

戴花劉監算耆英會上與吾同歲伊洛山川今如古人事幾番興廢夢枕初殘黃粱未熟已換人間世簞瓢鐘鼎看來一等滋味

天上赤白雙丸東來西往出沒眞兒戲惟有神仙長年訣長似功名富貴欲攜玄霜難尋玉杵何日藍橋遇裝郎老矣雲英那肯隨去

延年有術飧古松根下扶苓千歲縱是延年如何益命也道之將廢思古之人詞章節行杲杲行當世遺風流韻淵然尚有餘味

臺歌館樂事如今懶謝鄰伴東招西喚何消看試華鐙月光今夕無奈先哲凋零後生坦率多以儒爲戲每笑唐人書不讀直把貴

金買貴山澤奇才雲林眞隱沒齒何曾過人生如夢江流日夜東去

水龍吟 次藥房韻

西州玉局飛僊覽賞曾侍槐龍翠飛花麗句雅音猶在有人賡未

千載栽峰一江川綵又鍊清氣歎瀛洲路近剛風吹斷謾自有凌霄意草碧寒窗靜裏折瓊枝小闌同倚新吟婉美西施態度慵

本脫一字據洗按羽調絲雪兒薄相爲君心醉恨高樓暮隔江城花暗碧雲遙睇

前調 用史藥房作并序

清明後浹日過子方小飲簾櫳靚深絲陰晝寂闌邊玉茶正花香韻蕭遠主人出侍人彈琵琶侑觴酒未終上馬徑去恍然藍橋溢浦之遇也賦水龍吟以記其事呈子方一笑

等閒過了清明草痕深一庭新翠光風信息牡丹初褪荼醾猶未燕語清圓梅英鬆潤困人天氣笑文園倦客詩才減盡猶有傷春意別有留春去裏小房櫳玉英雙倚天香浮動銖衣乍試鉛華盡洗一曲琵琶輕攏挑撥未鶯先醉又恩恩上馬藍橋路隔謾增凝睇

前調 用史藥房一首 商調

燕芹香老春深微風颺動新篁翠驚敲夢斷忙呼小玉故人來未香綫餘簫游絲墮几暖薰花氣問春隨鴈到又隨燕去誰解得東君意　潤水流紅影裏小樓東有人孤倚殘桃著雨鬢容撩亂未堪妝洗冉冉年光悠悠時事不如沈醉更韋娘一曲司空慣見也應回睇

探春慢 和心翁己巳元夕韻

細草貂冰疏林補雪衰翁未覺春暖曝背低簷燎衣破竈誰識舞臺歌館樂事如今懶謝鄰伴東招西喚何消看試華鐙月光今夕無奈先哲凋零後生坦率多以儒爲戲每笑唐人書不讀直把貴金買貴山澤奇才雲林眞隱沒齒何曾過人生如夢江流日夜東去

逕春杉短

沁園春 送李莉知之宿藥都

東西二都史載循良不五六人記南陽有召潁川有霸并州如郭河內如恂直比朱紱清伴古鏡吏自秋霜民自春如公者守廉平

二字近古名臣　棠陰手種方新又五馬翩翩鄴水濱想臺高銅雀尚留遺迹堂深畫錦空鎖凝塵琴瑟從容雅歌緩帶美政遙知達紫宸期年後看快行宣召班冠廷紳

前調（送楊伯可）

雨足江皐月滿中秋使客將歸看扁舟空載貧無長物破囊收貯富有新詩清白傳家懷金不受潔己從來畏四知民何幸盡相安南里樂業熙熙　誰知經界良規是三代相傳古法遺要講明有素施行不擾寬嚴相濟表裏無私慚愧偏州久淹老子卻怪朝家選用遲公今去定致身鴛序接武龍墀

金縷曲（代送同僚）

乍到蓉城路聽兒童歌謠德政感恩如父好入西京循吏傳誰道今人非古留遺愛甘棠佳樹節操冰霜清凜凜看和風吹作陽春雨程去速遠如許　我來不見空懷佇望彼美碧雲暮合草萋南浦信是有才供世用敢擇東西何處又誰念嬰兒思乳不恨使君吾不識恨使君不與吾相輔聊寄意短長句

張可久去思碑頌

侯心如水不受私謁節朔歲時慶饋不通是其清也案牘如山剖決如流廷無留訟獄無淹囚是其明也事有不可署不下筆議如聚訟惟是之從是其公也撓之弗濁犯之不校同寅協恭不失顏色是其和也旱乾水溢勸分賙急躬履阡陌寢食弗遑是其惠也頌曰西京循吏傳止七人曷嘗其選艱得其循漢有生祠未立銘碣唐碑遺愛始自仁傑猗嗟張侯爲政廉平既去而思媲美懷英流水城南龜趺在軒匪佞于侯士有公言

李復初去思碑

范陽李侯之尹澄川也有五善焉約己清苦一也禮敬儒先二也勤恤民隱三也沮斥豪强四也期令信必五也始興起學宮延聘經師泥行御蓋救水潦之災露宿停車除螟蝗之害橫閭里者必治擾官府者必詰兩造在庭片言可折私謁及門一介不取法不曲于己之所親令必伸子人之所憚若此類者不可勝紀皆五善之實也致和閒鹽官海溢行省調諸郡夫修築石隄賦以尋丈侯帥所部晨夜督役以身先之期未半而工畢輒不俟報引眾而歸他郡淹延日久百姓苦之侯歸將及郭見有木筏萬計橫于官塘者阻客舟不行問其主權貴人也侯曰在法有禁命所在拘留之權貴人所遣卒無賴於廣會上極口詆侯坐皆走避侯弗爲動當路者轉行請託亦弗從其臨事如此或謂侯於同列專而不和然其恢廓自信勇往直前遇事不能屈揖致與物忤非不和也又謂侯嚴而少恩然其剛腸嫉惡取怨尤而不悔其人能改卽止亦不念舊非少恩也昔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司丞李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君子以爲嚴元禮雖不及日知之怨其事曲直今無可攷要亦各執所見未必持私心也昔郭晞在汾縱卒爲暴段秀實梟卒之首一軍盡甲秀實往讓晞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

俞時齊墓志銘 字仲山

語云貧無怨難富無驕易貧與富似指二人在聖門中其一人似原憲一人似端木賜軒車不容巷固不如蓬戶桑樞之樂也然未有先富後貧無驕無怨賜與憲合爲一人如吾里中俞君仲山之賢者君諱奕曾其先河間人有諱禩者五代之季奔南唐仕至節度使孫獻卿登宋咸平進士第歷官吏部尚書始遷于欽建炎後徙暨之鳳戈鄉悟空鎮力田治生家饒財宗族繁衍余先外氏寶章公居鎮上余總丱往來其閒及見君門戶昌盛時積穀如墉散金如土與臺卓隸日仰給門下者數千指治亭榭蘭花石四時鬻宴讌鼓不絕聲君獨被服儒者折節交當世名士壯年氣鋒銳期功業可唾掌取宮隆之基勢極而圮乙亥丙子江浙亂鎮邑爲墟寇掠所至器用無孑遺君昆弟逋竄返則無歸里人皆來唁君君夷然一不屑意改築環堵之室於故居之西偏四旁盡爲瓦礫壞垣荆蒿沒人長君嘯詠其側若富貴無紮者一榻容膝焚香獸坐

舉嘉慶庚辰日宴忘飢妻子望之而拊心君泪如也尤喜異書見輒收之架籤甚富校讐不倦杜門御埽四十餘年不到城府貴人莫能窺其面年益高性益簡伉殆若與世絕者不喜酒樂佳會招之率不往聞從野老泥飲田間幅巾藜杖竟日從容與人無恩怨自奉甚薄纖毫不以干人獨教子嚴甚寒暑不聽子遠宇紹堂淳愿端愨左右奉養無違時從余游學書續文籍籍有聲名所以隱居屏事得行其志者有子也夫君晚苦氣痞病日侵精爽而臥起如平時治命纖悉既具其家人環泣徐張目曰貧富命也死生亦命也吾達之矣作兒女哭何益斂葬稱家之有無愼不用緇黃法易貲前三日顧其倩惠經曰城東陸叟吾友也得志吾墓無慨矣汝以吾命往宜得請及吾目未瞑也尚克知之余泣拜曰諾既訃至來速銘余歎曰君達知者矣以文爲雖然死者有知吾不食言謹按君世次曾祖諱文宥故軍學諭祖諱延珪故迪功郎父諱光發女二人長適湯某次適惠經寶章公之孫也孫男一人樵女二明遠等十以二月之某日葬君於鄧陽之原從先生兆也銘曰植木榮枯譬人之生春不能凋秋亦弗萌達者不遑與時俱行噫時耶命耶何氣之屯節之亨耶

天慶觀丹樓詩

丹樓獨倚對青山歷歷西風十二攀曉氣淨連紅樹碧秋雲低護石苔斑仙人長嘯聞天外羽士吹笙帶月間安得置身蕭爽地捲簾時待鶴飛還

天壽觀載夢丹詩

中流一葉下寶瀛偃息猶便鶴骨清渾池未分龍伯國江山長繞化人城帆開細雨迷春棹梯拂涼波動石鯨回首天池三萬里臥遊何惜片時裨

梅花別墅繆荃石先生清玩行吟處道經有感口占一首

一簪華髮老江陰伏閾上書無此心門外落紅春寂寂室中虛白晝沈沈瓦甌竹葉巢雲醉山墅梅花榻雪尋人海黃塵深十丈此開那得半毫侵

牆東類稾一書據黃志云僅存三十六篇稱爲脫簡蓋在明初久已散失不獲全本以此知留心掌故者少也我 朝昇平日久嗜古者多凡從前不恆見之書盡壽梨棗此書初從永樂大典鈔出始得徧傳宇內惟傳寫既多魚豕之譌篇中多有茲悉心讐校又補其闕文一卷付梓雖非原本而壓緒得延未始非微文者所共寶也至於文章評論元史及邑志已詳無煩更述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孟冬族裔煒謹識於世德堂

元史儒林傳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强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家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牆東類稟二十卷

文圭以宋咸淳九年領鄉薦後入元延祐四年七年兩舉傳內稱一再中鄉舉以此元試不拘額有再試三試盖爲進士不得則後試云

牆東類稟校勘記

吾邑元時陸子方牆東類稟二十卷　四庫提要稱其爲元初褒然一作者道光己亥李申耆先生借鈔文瀾閣所藏永樂大典中蒐輯之本傳陸清臣梓之庚申亂後傳本希有余前在粵中赤溪任所擬重刻之校勘旣刻鵐舛處數十條適奉諱未獲重鋟因將校勘各條先記於此異日能償此願與否未可知也光緒癸巳正月金武祥識

卷一

第三葉上自當時王道脩明至不學則失之凡七行此數行雜語錄氣與通篇不類疑是小注編永樂大典者誤鈔作正文也　篇末上一章是个不息字二語亦然新刻第二葉上

第十葉上昭賁火之神明神明疑當作文明觀下篇仰昭代之文明可見　鹿鳴之三疑當作鳴鹿之三方可對上句嘉嵩之什第七葉上

卷二

第一葉下疑亦種種亦字重下句疑有誤

第四葉上新婦雖處於爾姑雖處疑當作難處爾姑下廡不有初鮮克有終口旱自圖可以無辱第三葉上

第七葉下徒勞蒙屐疑當作蒙寐第五葉下

第十一葉下頗衰老子衰疑當作哀顏哀老子見後漢書馬援傳成句也第八葉上

第十六葉上幽女同歸正值九月授衣之候幽當作豳第十一葉下

卷三

第十二葉上亂我者太子也我字下脫家字第八葉下

卷四

第二葉下危貌蠢言危當作桅第二葉上

第四葉下三壤成賦而秬秸粟米供於甸服之中秬當依禹貢作鉅第三葉下

第九葉下何必受人之牛羊必疑當作異下文何異扼飢者之吭句法正同可推而知也第七葉上

卷五

第十八葉上于時歷揚中外歷揚當作敭歷第十二葉下

卷六

第六葉上洎焉而取俗諧也洎當作泊第四葉下

第十一葉下不奉法者不字疑在字或而字之誤第八葉下

第十二葉上送陳君仲謙回長興州序文程君吉甫有子仲謙陳程二字必有一誤第十四葉上

第十二葉下爲第一議議疑當作義第十五葉下

第十三葉下而名陽古木日就槁摧名當作夕第十六葉下

卷八

第四葉下彼伏波擊交趾彼字疑當作後字第三葉下

第十二葉下笑巖雖爲其學幹略勤敏其學二字疑倒第九葉上

第十三葉下湖立巖石之下立字疑有誤第十葉上

第十七葉下儒者則合爲從道疑有誤或合字當作曷第十二葉下

第十八葉上又何力致之耶何疑當作可第十五葉上

卷九

第六葉上畏遣而懼罪者遣疑當作譴第四葉下

第九葉下落筆輒不忘凡忘字疑衍第六葉下

第十葉下豈敢如子產之面乎敢字疑第七葉下

第十一葉上刪前三百篇前字疑第八葉上

第十二葉上其友固不識耶似用豫讓事然耶字可疑第八葉下

卷十

第二葉上西川看競度度疑當作渡第二葉上

第七葉上前輩謂不可觀人觀人下疑脫家書二字第五葉上

第十葉下凝水焦火水疑當作冰第八葉下

卷十一

第四葉上與和李瑞卿與和二字疑有誤第三葉上

第十葉上聞北方有酸酸老老字疑當作者第七葉上

卷十二

第五葉上雍管議創屯田雍疑當作邕雍邕古通然邕管地名諸書無作雍者以與雍州涸也第三葉下

第六葉上公出私帑幕工四十人幕當作募第四葉下

第十一葉上浮光爲極邊浮字疑誤淮西路鈐鈐疑當作鈐第五葉上

卷十三

第二葉下江西二十八省省字疑第一葉下

第七葉下鳳皇鏘鏘眉於齊姜眉當作育第五葉下

第九葉上善地里者里當作理第六葉下

第十四葉下稿死牖下稿當作槁第十葉下

第十六葉下塘石未具塘疑當作壙第十二葉上

卷十三

第二葉下江西二十八省省字疑第一葉下

第七葉下鳳皇鏘鏘眉於齊姜眉當作育第五葉下

第九葉上善地里者里當作理第六葉下

第十四葉下稿死牖下稿當作槁第十葉下

第十六葉下塘石未具塘疑當作壙第十二葉上

第十九葉上向心報國向字疑第十三葉下

卷十四

第一葉上幽居被囿幽字疑

第四葉上監慶元鮑琦鎮鮑琦當作鮑琦鮑琦見漢書地理志第一葉上

第八葉下應充里正主首首疑當作者第六葉上

第十一葉上扁虛束手虛當作盧第八葉上

第十二葉下易華皖于正寢皖當作晥見禮記檀弓第九葉上

第十三葉上挽古道以自期挽字亦恐誤同上

第十四葉上其友固不識耶似用豫讓事然耶字可疑第八葉下

第十四葉上知閒公之得婚婚疑當作壻第十葉上

卷十五

第四葉下作者敦竊比敦疑當作敢第三葉下

第十葉下牖不死伯牛不當作下第八葉下

第十五葉下茗枝伏燕鵲鵲疑當作雀　渟風日已薄一首中有李

侯今之人語與題不相應題是送
原題誤列前首之後且前首長此首短體格亦不同第十
二葉上
第十八葉上客行困弔苦甚當作古下苦甚不致醉鶉食予何心鶉
當作鴞第十三葉下
第廿一葉下出位獨難咤難疑當作歎第十五葉上
第廿四葉下莫歷烏雀喧歷疑當作厭
上
第廿五葉上仙人來賢聖來當作未係用昌黎詩下秋渚蘆瀟瀟
瀟當作蕭蕭下銀燭瀉高簷燭當作竹見太白詩下盤
水走低昂水疑當作珠第一條十七葉下只下三條十
燕第七葉下
八葉上
卷十六
第十葉下子京永叙老交友白首鶯雁陪風流叙當作叔雁當作
第十一葉下身被紅綃帝握濃握疑當作渥第八葉下
第十八葉上誤長清談室致患室疑宜字或空字之誤第十三葉上
第十九葉上玉人慘淡何人筆玉人疑當作玉花第十三葉下
卷十七
第一葉下邀渴夜相迎渴字疑有誤第一葉上
第三葉上那當老病生生當作身方叶韻第二葉下
卷十八
第五葉上中秋見梅詩注成幽香香當作昏第四葉上
第九葉上官民乘訪宰公論乘當作采第七葉下
第十三葉上閑戶柴車久不巾閑當作閉第十葉上
第十四葉上置酒清和反怒章和疑當作河第十一葉上
卷十九
第二葉上圍圍方是樂是疑當作自第一葉下
第三葉下當時以意摸寫摸當作摹第二葉下

石牆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撰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宋咸淳以
春秋中鄉選延祐設科再中鄉舉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是集二十
卷久已失傳館臣從大典中搜得遺文三百餘篇詩詞六百餘篇
仍釐爲二十卷道光己亥陸氏後人清臣承陽湖李申耆先生之
指從　文瀾閣鈔出刊於江陰兵燹後板亦殘缺爰就印本重刊
金君泩生新讀是集成校勘記一卷附刊於後至清臣補遺詩文
六篇不注所出亦一病也光緒丙申小除夕武進盛宣懷跋

玉臺山人集

四庫館舊鈔本

玉斗山人集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南宋王奕撰考集中奠大成至聖文宣王文稱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江南儒生王奕等其玉窗如巷記則稱歲癸巳前奉旨特補玉山教諭癸巳爲至元三十年然則奕食元祿久矣蹟其出處與仇遠白珽相類題南宋者誤也奕字敬伯玉山人所著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屋雜詠七卷今竝不傳惟此集尚存本名東行斐稿明嘉靖王寅其鄉人陳中州爲刊板佚其詩四首而別附以遺文二篇始改題今名其詩稍失之粗然磊落有氣勝宋季江湖一派柔與謝枋得相善枋得北行以後尚有唱和詩十首又有和元好問曲阜紀行詩十首贈倪布山詩一首稱爲金遺其寄周月湖絕句亦有起觀疆字皆周士只有西山尚屬商句皆尚以來之遺民自居則其出爲學官當在已丑之後然其祭文宣王文稱天混圖書氣通南北九

甯於新朝無所怨尤祭會子文稱某等律以忠孝實爲罪人願保髮膚以遂終慕亦未敢高自位置視首鼠兩端業已偷生嘔飾而猶思倔強自異者固尚有閒矣集中詩文雜編頗乖體例然無關於宏旨今亦姑仍原本錄之焉

城南一可與可舟祖庭觀丁敦稱幸際天地還清

卷之一
東魯議約
謁大成至聖文宣王文
謁先師兗國公顏子
謁先師鄒國公孟子
謁先師郕國公曾子
謁先師沂國公子思
祖庭觀丁歌
詠歸歌
和元遺山紀行十首
和杜少陵望嶽一首
和李太白泰山一首
和元遺山太山一首
和趙若倫舊題多景樓
和羅隱詩再題多景樓
和盧疏齋多景樓韻
題北固亭
題焦山吸江亭
題焦山客位
題金山金鼇閣
書趙忠靖公祠堂
到揚州
題維揚
登黃龍峯
題陶狄二賢祠
彭澤新縣靖節祠
卷之二
四絕呈淮安周月湖
鶴林堂絕句
題彭澤舊縣狄梁公祠
題小蒜嶺
歸途有感
題池州郵亭
九日由屠伯驥同飲壽張崖丈塚上
題泰山仁安殿壁

新州枕上有感二首
和遺山呈太山倪布山眞人
呈申屠御史忍齋二首
次韻上雪樓程侍御
別宣慰王中齋
贊見五峯燕先生
再和韻上石塘吳
見陳月觀二首
五絕呈李惟學山長
呈招討李春塋
和中丞徐容齋貫戶維揚
和申屠忍齋隸籍泰郵韻呈范梅巖治書生
登秦郵文遊亭天壁亭長歌
庚寅五月十二日偕趙子甫拜宋石神霄宮太白墳
祭青山太白墓文
青山二章章四句
彭澤祭陶靖節祠

謝疊山已丑九月被執北行閩士以詩送之倚歌以餞
淮安路教授謝西溪已丑二月飲疊山于敬義堂有詩後三月僕至西溪疊山已行矣
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
閒疊山已丑四月七日死于燕
和疊山隆興阻風
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
和疊山小姑廟
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一閘
和疊山舟過潛港
和疊山拜李白墓
再和前韻娥眉亭
和疊山拜虞雍公廟
送泰山倪布山
和徐中丞容齋謁太山二百五韻贊見
石塘歌呈吳侍郎
謝吳侍郎

黃池大水歌
同建德寄馮和峯隱士
和李提學存耕鉛山酌廉韻
過江絕句
梅
黎山
茂陵封禪壇
漢柏
孫明復石首道洞堂
水簾洞
同馬嶺 原缺
諫鴈泉
大夫松 原缺
和段好古外郎二首 原缺
和趙道澳提舉道懷
和謝潛庵蔣山
和韓南澗朱石娥眉亭
過魯自葛水買舟至維揚往復經行故蹟
舟下崖廬有感呈張五峯
過彭澤發明靖節歸來之本心
過采石招李太白
過澉港丁家洲乃德祐渡江之地有感
金陵懷古
和辛稼軒金陵賞心亭
和朱靜翁青溪詞
秦淮關門舟有感追和思遠樓
和趙道澳金陵懷古
和辛稼軒多景樓
和陸放翁多景樓
題維揚摘星樓
和元道山題揚州平山堂
題新州醉白樓

卷之三
樂府
肯堂欲惠書不果借蕭彥和梅花韻見意
舟過桃源適逢初度和歐陽楚翁詞

憶蠻山翁
題揚州瓊花觀
客山陽偕諸公遊杜康莊劉伶臺醉吟
登淮安倚天樓
見王肯堂
和周美成金陵懷古
遺文一首附紀事
玉筍如庵記
東行紀事
附錄
遊懷玉覩斗山遺稿
遊懷玉和壁峒韻
遊斗山書院故趾
遊懷玉歌
過梅巖精舍
梅巖初度有感
和經閫二絕
梅巖弔古二律

李夢陽
費宏
丁磯
李夢陽
李夢陽
李夢陽
無名氏
陳中州

斐稿板成告墓文 陳中州

東行斐稿

先生文章冠冕照耀六經而氣節鋒芒獨銳於東行一稿歷年三百他作散亡僅存此稿揭之開卷繽有稽集炙灰而黎鳴呼誠先生之文誦先生之詩論先生之世庶先生之心果有不倚於筆硯形骸之粗者述斐稿

東魯義約

僕慕陶歸隱結屋琊峯十載耕雲吟計僅足起觀宇宙之間人道之大惟君師而已天門萬里力未能乘風雲依日月汶陽鄒魯之邦吾夫子之宮闕在焉今九域既一關河無阻學者不能致樽酒辭齊之敬是不知有師也欲壯茲行敢告吾黨伏以闕里宮牆久矣洙河之隔朝廷疆里適茲文軌之同欲瞻尼山師道之尊合致曲阜心香之敬況洙泗即非弱水而鄒嶧正是中原今既在邦域之中何自棄門牆之外愧聖師夫子救時猶老於轍環而吾儕小人閒世甘忘於株守敢邀同志同決此行或負笈或攜琴徜徉於長亭短驛可乘舟可策蹇吟詠乎名山大川覽天地之六經弔聖賢於千古慕溫恭儉讓之德想仕止從速時之心出處不得罪於春秋生死亦無慚於名教覩黃河登泰岱定有至人過盤谷訪南山豈無隱伴聚糧以俟涓穀爲期謹約

奠大成至聖文宣王文

維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八月丁未朔越三日己酉江南儒生王爽等幸際天混圖書氣通南北不遠數千里謹袖瓣香致奠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曰詩書世次以魯繼周匪敢私周甯爲魯謀厥有舊疆告我告猶於以素王於魯之陬姬今爲庶孰裂孰旒此猶南面配以公侯載瞻闕洛每仆不收或謨微言盛行中州昔在建興與馬俱浮有集者鵲巢貽魯羞元化推遷如彼傳郵緬想神靈轍環歸休粵謹與夜積而春秋郭公夏五缺誤難詮欲往從之江漢阻脩九域甫一可輿可舟今我不勇歲月其遒豈無他鶯載綿是憂奎光在天下燭六幽在邦域之中何自棄門牆之外愧聖師夫子救時猶老於轍環而吾儕小人閒世甘忘於株守敢邀同志同決此行或負笈或攜琴徜徉於長亭短驛可乘舟可策蹇吟詠乎名山大川覽天地之六經弔聖賢於千古慕溫恭儉讓之德想仕止從速時之心出處不得罪於春秋生死亦無慚於名教覩黃河登泰岱定有至人過盤谷訪南山豈無隱伴聚糧以俟涓穀爲期謹約

乞鄉鄒望魯千年今眞魯遊何以薦菉粔黍滿盨尙饗

奠先師兗國公顏子

三千同學惟公獨好一晝之復惟公獨當復則無妄其聖矣乎一日而天地萬物皆歸吾仁四代禮樂特仁中一事耳樂莫大焉何憂之有名垂萬古壽莫長焉今夕何夕獲瞻井巷某某士也所希者賢請事勿之一字服膺拳拳以終餘年

奠先師鄒國公孟子

曰戰國去春秋僅百年而人心之錄乾矣子利於父臣利於君士利於權謀學利於僞妄天下岌岌乎殆哉惟公馳仁義之車嶇嶇乎齊梁宋楚之郊擴正途而窒利藪夫子之未究者居多其有功於人心世教爲何如信乎其爲命世之大才也此何時哉得遊聖域而瞻廟貌百聖而不惑者也其至矣乎此夕何夕得遊聖域眞足以補平生之大欠某士也參贊之功不得以行所學惟有謹獨素位不爲無忌之小人乃所以報先師也洋洋如在尙其鑒之

祖庭觀丁歌

八月朔獲陪拜杏壇得覩先師廊廡公曾子

聖門三千之徒而一字之孝獨與之公不敢毀傷之學至易簡知免然後知生而學死亦學善學聖人莫公若也移孝於忠何後人之不多見耶與之於點造物報又之天者固如是夫秋菊寒泉之思魯人之報於公者則未至焉愚生尙有志焉幸混車書獲瞻儀貌某等律以忠孝實爲罪人願保髮膚以送終纂

奠先師沂國公子思

中庸一書性命道德之根本孟子親傳發爲仁義七篇自漢唐歷五季一千年間學者不得其傳至宋河南叔子表而出之建安朱子繹而明之大經大本垂世立法後之用下土者由之則興舍之則亡建天地質鬼神俟百聖而不惑者也其至矣乎此夕何夕得遊聖域眞足以補平生之大欠某士也參贊之功不得以行所學惟有謹獨素位不爲無忌之小人乃所以報先師也洋洋如在尙其鑒之

祖庭觀丁歌

八月朔獲陪拜杏壇得覩先師廊廡公曾子

吾祖河汾文中氏受恩未報夫子靈未孫願言無忝爾

幸際天地還清寓奔波水陸數千里袖香今得拜祖庭
天欲使觀周禮在時哉巧值開上丁北方學者曹博士
新膺上命來爻承聖門不敢負所學事事必欲行六經
爾時已丑八月朔大中門闢天徵明左開毓粹右觀德
燈毬燦爛交流星奎文閣下熱柴燎柏林鳩鵲爭飛鳴
金絲堂前班引出笙鏘隱隱金石聲三氏諸孫列左右
皎潔衿鷺排圜佇各崇尊長例就位深衣黴及江南生
禮官三請請罄所宋雁唧唧開中扃太常金樂爻迭奏
秩秩籩豆環縛纓首從先聖告祝後鄒宛次第彝尊傾
願與諸子歌詩詩庶乎可以報罔極養生未必終頑冥
斐然成歌記祀事刊作學者座右銘

八月八日偕廟學教授曹彥禮及孔顏孟三氏諸
孫畢齊集遊達泉到沂水緬想風雩之樂余乃浴
沂作詠歸歌

浴乎沂漱乎逵達泉一滿百步透合沂水清洽可受晞予髮兮
風飄飄兮吹衣高門出兮擊門歸千八百年之下兮何
時得蹁躚還歸兮遶迤欣慨交集兮眇黃唐之莫追已而
已而遊者如斯兮予將何之

八月望日深衣抱高廟御琴貰酒首歌南風繼作

憶顏三氏諸孫環立以聽爲杏壇一時之盛千古之下今人憮然作歌云

秋日暉暉兮槐市成林白鳩鬬鬬兮漢柏陰陰杏壇高兮幾尋奠桂酒兮孤斟蒼梧不可呼兮猶得抱南風之琴哀顏天之不永兮傷哉遺音契千古兮遐心歸兮歸兮乃今不負吾衣之深

孔廟旣拜之後又不遠三百里過泰山過汶河壯哉斯遊上日觀作續日歌少發葵戀之私

日月東行天左旋九中久矣知乾圖稔聞泰山有日觀願保初陽守黃道重離赫赫行純乾竝餘收淚盼下界

縞疑板蠶多兮傳甚言抱雞候其上雞鳴海水如炊煎火輪磨湯上復下崖撞石裂聲塡塡天門鐘鼓報清曉塵世正爾沈元幾問掩卷信且惑安得簪羽如飛仙誰知白髮際同軌得來鄒魯拜聖賢竟遊曲阜至岱嶽捫參歷井登其巔濯足就宿會賓殿如乘析木棲微垣是時八月二十夜明月正值奎婁躔窗明斗落懼失曉一宵卜起無寐眠倚行諸子大鼾睡笑我愁轆狂且顛

深衣端坐愈不寐滴腸滌胃玉女泉少需道人謂予言若欲觀日今當前忙迷狀草莽翩躚攝齊諸公前

西北迤邐生霞煙山如鱗甲水如帶八荒草木皆新鮮周視秦碑與漢篆神光燦爛生蛟涎古今聖賢幾登此乍覩莫不心虔虔歸來玩惕復弄影人夷出晉誰與憐蒼梧不返放勳死傾戀惟有葵心堅分陰寸晷正可惜人間兒女醯　然登封覩日世不少作如是觀能幾焉作歌歷歷紀其實後來請驗予長篇

金餘元遺山來拜祖庭有紀行十首遂倚歌之先後殊時感慨一也

和元遺山一首自南而北故先鄒而後魯孟廟在嶧山之下去曲阜七十餘里

穆橋御淮舸淮安登舟淖歷蓁蕪翠嶂倚天末髣
東南隅薄暮曲紀城即春秋紀王城在嶂山之下 三清做仙居平原
積磴砌鑪河鳴泉珠小徑斗折上行輿狐兎俱循崖索
斯篆李斯碑在嶂山恍惚東封書讖頗集蓮瓣峯頂名蓮花瓣巖巖瞰
青徐正途盡茅塞正爾宜羊車秦二世登豐蚌珍不敝
美招鼈到枌榆孟里指嶂山之所凝結 南門諸孟廟孟里在鄒縣南門冠
秋先摳趨氣太夙有配邾少不必都邑既覲慈靖孟母廟在
孟廟擁師誰復如鄒縣關王廟即于思教孟子之舊基
之東
元遺山詩曰荒城卧魯侯寒日澹平蕪千年素王
宮突兀此城隅我清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

玉斗一 十

不曉但有唾成珠少長授魯論稍與義理俱攝齊
念升堂壞壁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見舒徐慨
然望闕里日思膏吾車五原東北晉因循迫桑榆
今日復何日南冠頗庭趨隱隱金石聲恍如夢清
都偉哉神明觀
欣幸當如何

和元遺山二首

高垣門十一魯國有十一門云是魯城基浮浮化荆榛孔廟存
威儀奎門出浩蕩金時創奎文杏壇栽杏
廟前古今帝王所什影徘隨人間此天閼可望不可躋詩
書講老壁孫子緜遺規梁梁不可尚百世當前如

遺山詩曰殿屋劫火餘瓦礫埋荒基人門拜壇下
儼然想光儀儻當講授初佩服何遠迹登降幾何

人鵷鳳梧追隨千年仰階級天險不可躋文杏誰
此栽世世傳清規植根得所託在木將如何

和元遺山三首

聖人與天遊擇地豈必巧袁延千里林老碧鎮盤繞斧
斤不可尋兵劫不能燎翁仲儼冠帶孔墓前石翁
時强矯亦冀書生拜風木起立九腸攪築室今不多馳
蹕古應少春秋泉壤幽日月天地曉洙橋一線流洙水在
子墓前小橋小
澗僅三尺而已滲正入萬沼入陵見金椀公相計不早
父乾兮母坤白骨無壽天銜冤絕歸鶴誰復訴華表九
原信可作兩觀事未了

和元遺山四首

遺山詩曰堂堂魯三桓培植出天巧規模欲十把
奇秀供百繞誰言中戎亂未盡人
上翠鴻窈自矯哀哀嶧陽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
何限名取惟一少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雩臺
滿荒榛遶宮餘曲沼紛紛鬪成壞何異昇與早道
存有污隆物齊無薄天霜皮眼中見鬱鬱自鷹表
君看泰山石
萬古青未了

西偏顏樂圖屋角接聖境子廟之西偏顏圖陋巷在夫
聰明盡剔屏上植松樹株下種麻千頃想當坐忘時
絲牒密藏廢井東連勝果寺元此誕莊今皆
牌事終不永興亡有定在雖帝不可請緬想書讐時莊頻象教剃牀膚
公莊

臺在孔子廟西卽
冬至書雲之地　五色垂燦炳三家浚深井在廟西錄

乾水亦冷卓卓正憲祠周公太廟
正憲之祠蒸嘗猶定省金滕宗

老心復辟直要領照影弔伯禽伯禽并在
魯城之中抱渦笙筆綆

遺山詩曰陋巷陋俊陋老屋在人境門前斬盡多
閉戶自幽屏近郊無百畝貧郭纔半頃餉粥聊自
供取足惟一井此井越千歲清節傳箕潁上想瓢
飲初至味久益永德鄰與周旋聖域期造請貧中
有此樂日暮獨何炳泚然窺古甃一勺試甘冷上
地果能神轉盼得深省處埃莖何有素髮忽垂領
共學誰我容
從之抱脩綆

和元遺山五首

高門連曲沼上有泮宮臺芹藻非不深不復尼風埃靈
光突其石荒穢良可哀兩阜爪距地驅車儼臨淮雞蟲
爭得失擾擾胡爲哉何如袖春服行歌與時偕我來暗
白髮歸詠同此懷裴桑志童冠猶寐須借來酌逵洗逸
盼遠泉在沂水之東
清泠出於石罅　雅趣孰此諧步雩習風腋自覺聰
明開

遺山詩曰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泮水洞已久
北風捲黃埃顧瞻魯公宮咸極令人哀歔欷亦盛
事規模到平淮作計萬萬
悲翁不與三子偕宗周方訖錄聖師猶卷懷但欲
春服成風乎歸詠來我亦
天地位衛復侯庭廡所嘆世道衰師
授日莽鹵空餘千城林蘇黑照終古
世寧所謂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顏開

和元遺山六首

壯哉景陵宮龜鳳極神猛洪惟大庭庫制度合雄騁聖
世上封崇功擬天地並中天怪事發靈長轉俄頃我登
望嶽臺在黃帝陵後　一慨心自領涿鹿策奇勳自謂出天幸
大運旋丸碁捧首歸舊鼎富貴積金臺礎礫拚營屏儻
無六籍在詎胥胥猶獷下士位人上奈何不深儆

遺山詩曰大姦何所如狡猶雄且猛雖然弭耳伏
擇肉會一騁卯也不敗露名與聖賢并天刑竟莫
逃不待七日頃舊瞞盜漢鼎僅得保首領與卯均
小人脫網乃差幸小偷學不至適足污鍼鼎不從
市曹肆必就遠方胥兩觀餘坡陀萬
古示頑獷神兵憚可憮過此宜少儆

和元遺山詩七首

雞豚鄰柵翁盼盼延允譜仲尼二萬世豈必志百畝誰
知弗父何讓德報以魯蟻穴幾王侯林廟此其所東周
禮樂心其不在文武大器信有神予奪孰敢侮郊鄀鼎
鉉雄弱臂竟莫舉大廈庇生民雲仍合分廡詩禮世其
傳家種無莽鹵庭趨攝鬢眉返此末代古

遺山詩曰不見講堂處指似存世譜遺基洙泗間
荒蕪餘十畝聖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脩六
經卒業此其所當時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大僕忠
且壯持用方禦侮如何盛唐日一廢不在舉中和
天地位衛復侯庭廡所嘆世道衰師
授日莽鹵空餘千城林蘇黑照終古

和元遺山八首　舜國惟咎點父子無
廟此父事也故及之

荒荒望魯甸姬孔廟鄰鄰允祔五十代顏壠東西鄰旁
求待作翁草葬迷城闉豈應髮膚體竟此成涇渝鑿爾
續道韻亟此天倫親犂鋤供子職猶裕耕鑿民可能百
世祀不廟三省身亦必有壇壝尚稽廊荆棣五賢配西
序餘瀝波楊荀肥馬視輕服此景良清新微言苟不及
往迹亦易陳安得沂水上豹泉鳶斯人

遺山詩曰白塔表佛屋萬瓦清鄰鄰何年勝果寺
西與姬公鄰塔廟悉汝修爲設魯人惑異
教吾道宜源淪許行學神農乘耒耜自親當時子
孟子直以爲匪民況彼桑門家棄壤待其身一朝
斷生化鴻圖隨期椎孤民所期安得楊與荀丹
青寫神化禎染爲一新尚冀仝鉼魚地而靚鑾豆陳

吾謀未及用
勿謂桑無人

和元遺山九首

耕民昧帝力焉用興與謨桑何降衷後氣稟分賢愚天
錫孔孟氏一整緯有餘廓哉鄒魯地良尼容軒車皇皇
七十國轍迹何區區誰知百世下流作章句儒黨股弄
神器敝蹝直棄如遂令桐梓地墟化荆棘塗昏林畏饑
啖棗燭來趨閘巫咸倘可問我還其初

遺山詩曰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尊崇
小智祇自愚文章何物枝不直咳唾餘操戈競虛
名塗塵拜高車所得不亳髮咎責滿八區公論縣
日星豈直小人儒險彼失相者假不知所如指南

一授徵聖門有脩望陽光照薄暮尚
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漉掃今其初

和元遺山十首

人惟君與師得在天地間蜂蟻失所主生息決不蕃逐
日渴未死顧影悲余年平生東魯心皓首瞻聖賢上下
二千載歷歷觀遺鐫惜哉數墨子想像成虛傳十章記
大略盡和遺山篇忠腸攄葵漆喉棘不忍言持歸刻琳
石何用勒燕然

遺山詩曰林墓連魯城方廣十里間林間百草具
荆榛死不蕃楷槐作橫理青青閱千年壞人成一
慨何止召公賢博陵石翁媼名字無留鐫雨獸墓
前物崴久乃訛傳昨我遊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

與天大聖道難爲言所見不一記來
者何述焉詩成私自愧小子良斐然

和杜少陵望嶽一首

封禪七十二萬古事未了兩儀一開闢三觀幾昏曉自
昔祖龍來訖今歌鳳鳥吾嘗登東山魯亦未可小

和李太白泰山一首

泰山天地極鄒魯聖賢關周而二千里卓然位其間五
文合泗水八荒無競山扶輿清淑運日夜何曾閑尼山
連嶧阜豈徒翠淨蠶軒轅與羲皞孔孟乖曾顏正氣讌
此由高哉其可攀

和元遺山太山古句

我來拜鄒魯舟過歌鳳臺登嶧仰東嶽自謂高矣哉及登東山頂天級眞難階河濱走鏵沒嶋陵塲埏垓已大有覺沿崖剔碑者七十二君者太山已經七十二君來封禪謬迷良可哀王侯蹶蟻穴休王滋無涯三千六百葬治忽知幾回悠哉身後史聊爾生前杯大塊圍甕盎氣行風雷神功一收斂非去亦非來試出亭毒表倏翠亦微挨安得鐵柄帚掃盡兀突堆上下一無極釋然暢虛懷平明下山去天門掛芒鞋金童玉女夾道迎鸞鈴鳳翟紅雲開道逢明復與守道二公居泰山之前如欲看白日請騎黃鵠同上無色界外蒼梧帝子正與倏忽混沌高卧眞蓬萊

和趙若倫舊題多景樓

大地山河合九州秋風吹起故鄉愁洛山冉冉機雲出漢水瀟瀟巡遠遙東望海連廿露寺北來詩滿鎭江樓金臺萬里天門客且問東洋汝上舟

和羅隱詩再題多景樓

老了英雄費了吟鹿兒化馬不消尋死生壽夭蒼生命治亂存亡上帝心嶓冢西來山疊疊焦金東望海深深眼前參透山中意始識恒河只寸陰

和盧疏齋多景樓韻

一合乾坤氣脈連密甜本不揀中邊幾十萬劫本同此百八十年何間然北固英雄前去古中原文獻後來賢老懷登此成欣感日落蒼梧生紫煙

題北固亭

杜老當年識恨遺與天爭漢死奚疑伙類猶憶分三日老驥空悲混一時往事竟隨東逝水新題全是北來詩如今多景樓頭酒免得諸公賦黍離

題焦山吸江亭

甲子三千六百春此山堪擧起何時雄吞海瀆金獅子霸斷吳門鐵鏁兒水鏡照空三國恨浪聲撞破六朝悲後來儻有無窮事留與他年再賦詩

題焦山客位

鎖斷長江鐵戶門風帆雲海幾朝昏能依佛教緜遺趾大勝焦家欲後昆鶴背已仙義帖在焦山有王右軍鶴錦記故云鶴

身不動米碑存又有米元章所書銘住山傳得文殊印證莫前身是了元

題金山金鼇閣

誰鑿紅爐鑄寶刀關門太極奠金鼇尾搖光岳星辰轉背負乾坤日月勞潮落潮生通氣息帆來帆去動毫毛不知南北車書混此是番身第幾遭

書趙忠靖公祠堂

老臣將略服先零撑拓淮江五十年不把壑舟移半夜未應杞國墜中天父耆既不慙諸葛子括胡爲幌仲連節義功名父兄在磨拳豐碣重潛然

到揚州

仙去瓊花不見根津橋明月共誰論百餘載作江藩翰十五年來薊戍門淮海樓頭諸老眼平山堂外六軍魂番愁吳楚空遺彥作史無人歲月昏

題維揚

半生書劍走閩甌三十年前公此遊赤嗣有心尊魯國白頭無力賦揚州花明靴巷新朝市草暗城隅舊敵樓橋上更無何遜迹梅花明月爲誰留

登黃龍峯

黃龍峯頂接天高下視塵寰走蠭毛坤野未能休血戰鼎湖誰復戀烏號一杯彭蠡空浮淚萬里長江漫激濤安得鶱鵬翅鞭霹靂漲翻溟渤逞雄豪

題岡秋二賢祠

豐碑大字極謇揚並祀湖明與狄梁宇宙事皆吾已分君臣義亦本天常休官彭澤當存晉取日虞淵合爲唐自是後人無遠識不知遺臭與流芳

彭澤新縣靖節祠

已會宋石醉詩仙又拜蕃巖即靖節祠名 薦菊泉京口火頭纔負乘柴桑處士便歸田馳驅名士諸公驚尸祝誰碑百世賢近代從容人死義後先二尹合俱傳池陽荆鴛趙鼎發曾彭澤德祐間死於池之從容亭

四絕呈淮南周月湖

九中日月妙推移幾過三千六百春露月光風無盡藏
不應便黑小圈兒

不嗤脩眉不易妝鏡中猶是玉衣裳起觀疆宇皆周土
只有西山尚屬商

君住山陽岸口磯風帆雨驛去如飛十年多少金臺客
不知江石明經士曾識春秋兩字無

題小蒜領

西風策策麥花涼重把新詩自品量禽不為人音自好
路因無驛里偏長百年白髮空前輩兩載黃花笑異鄉
歸去玉琊牢閉戶莫教舊隱姓名香

歸途有感

少小從師讀魯書幾同掩卷想風雩得遊鄒魯聖賢地
誰創華夷道德塗地勢雖然有離合腳跟卻莫放模糊

曾有沿津問泗沂
草帶黏天只辨是燧樓盡化作郵亭柳橋梅驛多來使
只寄山中養鶴經

鶴林堂絕句

應是鵑花笑口開火頭天子果何哉遮公滿眼沾春酒
引殺胸潛不肯來

題彭澤縣狄梁公祠

周紀唐綱一線開旋乾察沙轉坤難不將廟祀來雄辨
焉得宗祧可再安國事固當元老定德碑留與具臣看

寄言彭澤親民者須學好人為好官

題池州郵亭

楚館秦郵世後先新柳不知迎送事短橋更授編
如今亭長皆民尹那復北橋更授編

九月申屠伯驥字子逸同飲壽張甘九家上

蚤九一夢四千年涿鹿如今又不然棚上懸絲重放下
華門朽骨尚高眠昇烏沈兔人今古點鵲巢蜩事後先
醉插黃花供一笑誰知吟客是喬仙

題泰山仁安殿壁

大極何年誕帝孫中居岱嶽鎮乾坤三千餘載昭明代
七十二君來至尊咎甸齊邱雄地勢秦松漢柏護天門
兵塵不動脩香火萬里王書誦一元

新州枕上有感二首

尼山拜了又何求驅鴈中原作壯遊泰岱峯頭觀日出
汶陽城外看河流朝吟閣縣盡尤家暮醉新州太白樓
從此不消刪白髮留簪江上對眠鷗
岱嶽名山天下無老來遊玩易嗟呼帝孫池畔秦松老
聖母祠前漢柏孤古象蝕苔悲建武漫碑荒草憾祚待

逢人不解從頭數牢記山名畫作圖

和遣山是太山倪布山眞人其年百二十二歲

江右書生粧白頭杖藜始得北山遊手摩紅日登三觀
神拂黃埃看九州及下誠明殿名　氣貌方知歲月老
春秋更須梓就諸公什焰焰聲名萬古留

是中層御史忽齋二首

世家矯矯漢中層博古通今命世儒豪傑雅知眞北學
扶搖久已作南圖揚州臺近催騎鶴閘水秋深尙憶鱸

好載白雲同一出磐頭新港聞榮塗

肝膈未能忘六經朔雪漸深頭轉白洛山雖遠眼還青
杏壇寂寂遺音在鼇得汾亭有父兄

贊見五峯燕先生

康廬岩嶂撐青空五風下有神仙翁黃金爲佩白玉珩
跨虹飛上燕臺穹紫垣著瑣白日靜薇花韻的明丹衷
帝謂公何久不升爲提明月江西東某邱某壑無隱耳
貽見漢庾堆陳紅周公六典冢宰事有功就畝方爲思
蹇予落魄不排子半生遺字悲吟窮蓋頭不思戀茅屋
負笈遠拜夫子宮黃河泰華幸一見於人須識歐陽公

枯根纔朽盡收拾藥籠未必遺芳窮品題願借濡許筆可以報德歌幽風

再和韻上石塘吳

髮燥開衿鄉衿宮玉溪盱水限西東惜哉宴龍瑤池晚乃在紫宸拜下風

不能隨劉轗商宮猶抱瑤琴過魯東翦滿鳥庭無過雀非君誰與借東風

人心六籍未嘗灰千古師存道亦存見說汶陽官路口幾年鞍馬上君門

聖賢多是葬名山星氣西流一擲梭起看斗柄夜如何篝燈急丁寧頭易破笈兵韜久已灰寧頭僅有易書存一觀周禮歸來後依舊白雲深閉門

見陳月觀

籠轉山空海失深仙人抱月自高吟春秋兩字尊王義皇極一編經世心千載文聲扶學校萬年史筆寄山林太邱古矣元龍老天遣先生續正音

又

仲尼日月幾曾昏白古君師盡必存水陸三千遊聖域風雲萬里望天閽燕臺接武何多傀吳國孤蹤未見雲

獄到東原掌樣平南州師友樹高名聖人門戶三千教
老子胷懷百萬兵學要絕時須著繼道逢夷處不消爭
鳳池烏府皆餘事急拯蒼生作九京

和申屠忍齋兼緒秦郵韵是荷治書生

笑認鷗江舊衲瑣大槐夢覺已無關看花要在雪樓裏
品士莫於文字間烏府清風如有約鶴樓明月不教閒
直須存活蒼生了卻把丹竈貯九還

登秦郵文遊亭天壁亭長歌

湖天瀟瀟湖水碧輿風冉冉湖雲收湖白幾頃菰米地
江南狂客歸來魯騎驢載酒遊文遊文遊已落鐘鼓界
斯文喪矣遊人蓋蜂胎明月吸蒼崖老湖有大蜂名蜂湖　鴉背落日悲少遊東坡雙井化異物神光奕奕犀斗牛文章不
逐歲月老精爽常與天地流賞心儻得際美景薄才自
許追前修安得老米雞距筆生紺百匹橫戈矛守遺舊
卒年九十頤隱於膂肩過頭六十年前邈鄙事且言且
泣氣吼喉甚言秦欲帝萬世據此要地置急郵海田陵
谷無定在如今非項亦非劉王生感慨重抵掌驚起一

地於是爲之歌曰蘆華書空兮風淒淒祠前有手種芒四時常青竹
壘邶地雨垂垂墓前葉上有壘點　青楓黑髮兮夢公者誰
青山二章章四句
青山美郭李也二公並祠於青山　郭公而李扶李顚而郭伐木久矣其廢今乃續之
青青者山並祠其間郭李遐矣高義莫攀
山之青青旣巍來經千古一日二公之靈
彭澤祭陶靖節祠
嗚呼與午去矣柴桑歸矣黃花老矣徵士卒矣尙饗
三斗二　九
謝疊山先生已丑九月被執北行闔士以詩送之
倚歌以餞
皇天久矣眼垂青睜睜先生此一行遺表死隨諸葛死
離騷長伴屈原清雨生無補泰與廢一出誠關魯重輕
白骨青山如得所何消兒女淚淸明
襄漢無人替一肩遂令杞國墜青天是誰鑄此一大錯
此事公知三十年讎愛中都爲宰相豈知上界有神仙
縱饒不返南飛鶻也合津橋化杜鵑
淮安路教授謝西溪已丑二月飲疊山于敬義堂
有詩後三月僕至西溪見示時疊山已行矣
收斂眉山草木英心潛義孔與時行浣花杜老驚人句
采石虞公貫日誠蘆川合上燕臺爲上宰舊勞楚泮領諸生沈吟敬義堂中句莫贖豪狂補正平
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
一水西來衣帶然界開北極與南天軌文車二百載
豪傑疏遑幾十年幸際干戈亟補極挽回禮樂泰和先
酒廉米賤山陽郡多少吟仙與醉仙
韶時盡簡剔殘灰皓首誰知吻帶挨召
三斗二　十
扣閽無力上燕臺茹芝四皓還須出緜蕞兩生終不來
中道喜逢傾蓋友相攜一笑亦奇哉
神仙無藥可醫狂未死男兒未易量東海水應隨血碧
西山薇亦逐名香君臣分義如能盡天地鬼神終不忘
自有人心香火在不消長壘與桐鄉
一代英雄不數人百年聚散重傷神歌闌牛角天還曉
鐸振鷺堂道又春泗水尼山聖賢地江豎楚月去來賓
淮安蕩蕩朝天路附驥新吟莫厭頻
聞疊山已丑四月七日死于燕

聲名如此付杯斝滿腹琅玕不得呈諸士儻能如孔子
殺身未心死益成骨堆北擾名山重冤入南天上帝驚
當日刀圭成謾祠金華仙籍在書名

和疊山陸典阻風

休將鑄錯悔當年事契天心或不然殷士莫睽留遯棹
孟婆久送過河船惜哉瓢谷空埋骨自是地橋少授編
畢竟火龍科甘貴二山忠義其蒼天壁山二甲人皆死

于燕

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

金臺去棹倚雲開和餞諸詩已罄懷行計竟爲尊督出
櫜鞬相逐過江來定逢鼯鼠榮桑里豈料危機伏茗杯
願祥新吟留宇宙也勝蘇武得生回

和疊山小姑廟

舟如飛渠浪如雷奇與江神不用猜貞士偶因諸老出
兩生端爲聖門來但沿沂水求童冠不向湘江吊屈原
可惜漢江風浪定磯頭不見子卿回

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二關

此是長江第一關孤峯矯首登還觀人今人古興亡事
帆去帆來上下瀾廟有神明司地險舟藏鬼蜮過門難
吾儕出處憑天道浪自春撞意自寬

和疊山舟過澉港

長江幾載界殘基未著何如此地危萬舸軍中馮用汝
一聲鑼罷竟何之六民墮劫誰階厲百調鞭尸悔其遲
欲識開頭搶手處推篷一問篙師

和疊山拜李白墓

唐朝組綬不能羈驢背人者醉似泥自從歌罷謫化往
不因飛燕誤宮題江湄采石吟天闊月落青山塚木齊

雅廢倫亡知已少青風黑塞夢淒淒

再和前韻娥眉亭

天經地緯脫龍鞿圍拓乾坤作孤泥采石青山知已少
川明月爲誰題令公華重恩重杜老名齊命亦齊
擬和岱吟才氣短半眉蛾影暮雲淒

和疊山拜虞雍公廟

滴血書箋額帝言此公端已與之天是非成敗人間事
生死去來方卧佛龍背豐碑督落日鴉巢老木倚孤煙
廟前萬舸隨風下應笑當年潛港船

送泰山倪布山隱人

赤松宗世違嶽地作神仙絕粟龜童碧昂昂鶴骨堅五
金皇極福三受聖朝宜道德交前謹聲名在集賢作詩
聊紀實歸與世人傳

和徐中丞咨齋舊太山一百五韻贊見

蹇予鉛槧生角冗雞鶩食青衿學校身白髮書傳癖萬
卷老邊氓一區守雄宅媚俗懶低眉慕古展長揖少年
揉抹枝志願靡終罷幾載拂高駕捨梧與西極開雲上
衡山県仰昌黎伯史記在山川踐蹻喜馳檄望嶽企少
昊見歲月歷雪塹想風沂恨不沃焦膚文理思楷林手
植槐檜柏雖難陋巷回豈不東帶赤髯年誦魯論捨卷
整天級神哉六鼇轉一夜混落國軀車上企臺卿相去
如纖芥日未化鄧心血自撞激旣慚西山夫尚堪東魯
峯心旌久搖搖夢寐在屋壁忽逢猴山仙扶我王川陂
百拜拙溫衷敘此宇宙隔秋丁杏壇下展膝陪丈席三
聖長幼間尊孔見徐疾盥朝謁休暮稽首龍門躅祥符
亭在龍門之上大庭與尼山歷歷撫遺跡韋腸廓鄙吝若有鬼

陵吟偕擬太白惜哉阻關河遊衡朽塵屐悠悠鄒魯心
坐見歲月歷雪塹想風沂恨不沃焦膚文理思楷林手
植槐檜柏雖難陋巷回豈不東帶赤髯年誦魯論捨卷
整天級神哉六鼇轉一夜混落國軀車上企臺卿相去
如纖芥日未化鄧心血自撞激旣慚西山夫尚堪東魯
峯心旌久搖搖夢寐在屋壁忽逢猴山仙扶我王川陂
百拜拙溫衷敘此宇宙隔秋丁杏壇下展膝陪丈席三
聖長幼間尊孔見徐疾盥朝謁休暮稽首龍門躅祥符
亭在龍門之上大庭與尼山歷歷撫遺跡韋腸廓鄙吝若有鬼

物擘慨思今何時文軌混南北春秋一太極鴻濛再開
闢草木復難鮮川原盡疏滌聽遊與秦隴可以勁氣吸
豈無中原學共此浩蕩膽扶輿久鬱滯一發定無敵倘
不登岱宗何由俯鵬翼遂借二三子崎嶇歷阡陌褰裳
涉五汶摯炙薄吟錫拂參上天門四海同一碧偃然帝
孫尊不放寸山出南衡走奴隸西華矢名額中宵旋紅
輪萬有破元關玉女毓淵泉流作聖賢澤正氣吐長林
不與錄俱訖浴陽帝王所興廢每不測尼嶧香火期未
可恨千百個指登封君令人亟驚懍金九五丐惜可惜

雉虛擲醜哉驪坑人終然化貔貅橫刻心假碑象儁俾
經兀豈知觀岳心正在述方職登埜雖殊時聖狂不可
域吟人類夸舉誰復詢順逆北方豪傑地罕見吾其惑
遊覽下山來低眉恣搜索或朵之道途或求之方册或
咨新少年或質古碑刻挑包到東平得士儘六七在昔
遺山翁盛美信難匹一笑洗鄂膩風依孤飾次室大
雅餘古調寄稿仕東南十年間往往家有集想今在十
牛安得挹芳芯西方有許平金陵不可襲翼翼望考亭
直欲跬步陟四書門戶正蹊徑捕曲韋門侯上界仙塵

淥珊暫謫中興聖人居光餘出睠望亦有河汾翁杜門守眞德深林見孤熊狐兔盡驅陣淮陽遺一帖留以鎮東邑復齊上玉樓往恨抱萬億蜂蝶不作雙未暇采織悉卓有容齋翁夜光難自匿弦鳴風鴈落孰樂箭鋒急所謂魯君子於斯信可必今石太山吟誰不媚封縢投崖匹夫勇亦有夸介石雄文痛塵掃與岳競碕礫一指回萬軍眾質出孤戟古詩三百篇無邪是眞識餘子月在雲乍明而乍蝕我來見長篇襟下臥百尺夫乃面餘人又復產今日文采起具瞻巖巖師羽赫北風灩化枳

獨此見佳橘橘中有仙翁可望不可摘試把珊瑚鉤輕拂蛟龍脊馮夷坐幽宮海若不敢斥方壺靈山高借我寸階立從今孕仙氣儻可絕塵粒茲行類南鵬九萬始一息越人出適齊語笑遺大國道無傾蓋程握手論略昔畏刖不三獻荊璞徒自戕舉蔑證堂上頁僕數一一保社多吟鷗望歸心未釋春風吹客夜臂羽不可縶願勿距互鄉引手肅之入招賢自隗始敢謂崇臺發人皆笑麾牆吾獨喜入室他昨報國士豈必在岌嶪定有雙白璧照我耀銷色山東出相地驛召在目即乾坤愈浩蕩人才甯促迫願言眼悲青及此頭何皤

石塘歌呈吳侍郎

誰剜太素一拳石石殼皺皺涵芳塘塘中清淑族查滓積成土塊如浮航三千界分有前贍休王帝伯更皇王堯衢漲作九年潦秦火煎成百沸湯入昏出曉烏定浴船風蓄電蛟龍藏巫姒鑿開通海浩女媧煉熟補蒼蒼三山縹緲出塘外人云此是蓬萊鄉誰令海乾臼石爛黑風吹散天風裝龍腥氣穢鮫魚愿立蝦螺鮻鱔生豪光西江老子一口吸噴作萬頃澄汪汪何當長嘯挈斗柄與君堂上酬酢傾天漿

謝吳侍郎

廬角梅花枕魯宮柏臺借重過江東月明烏定文書靜九郡樵樸起烈風誰道靈光獨不爽孔堂金石至今存皇王帝伯從開闢不毀乾坤一合門

黃池大水歌

五斗山人歸自稽赴途攜酒酹謫仙丹陽滯留十日雨坐見平陸成長川不衝不激不澎湃高漫長漫聲廬

黃池地勢低且曠築隄種柳名圩田一圩動是數百頃
畊民縛舍沿郊邦艮苗懷新交悤浪一刻拚作蛟龍洲
倉皇老稺競祈禱搬移兒女爭牽連村莊草屋浮斷梗
黃流黑氣蒸腥羶市民運土積塍脊危如燕壘懸梁攜
甲胄哭爾駃一決盡與河伯裾相遝或云獄瀆魍魎
眴沫吹浪如吹煎昌黎諭鱷許戮盧古今此理容或然
學從天一申入坎水德流動隨乾圖彝倫攸斁五行汨
君刑民水幾覆顚神姒鑿窮渝九載到今三千七百年
爾時粟麥天不雨君生何賴無將捐天變不能違者水

民命自以君爲天當今君相即堯禹書積期會雖嵗先
靈均李杜在水部叫　爲我變長篇

同逵德寄馮和峯隱士

王子歸鄉魯知公隱德鄉道爲千載惜身抱六經藏青
塵丹崖遠黃花白骨香百年交一膚悔不拜鹿牀

和李批學存畊鈐山酌廉韻

先生在荷峯此日賦泉石及今又亟午領客酌遵碧教
雨落九垓隨地成廉泖師友係天倫豈必同過客孔孟
與曾顏日月照不息神香拜鄒魯歷歷撫遺跡沂水并

尼山雩壇儼如昔晞髮濯我纓埃塵盡滌滌歸來見佳
吟轉覺肝膽易此事不得再此日艮可惜自憐飲食身
猶受氣形役何當坐百原一嘯脫塵屐

過江絕句

玉勒金臺逐去塵十年多少渡江民中流試扣金山老
曾有深衣過魯人

梅

愛梅坐至夜三更坐至三更氣未平酒以吾來爲已任
亮將漢去與天爭是心或可道前哲此理如何語後生

莫笑書生窮道老雖窮到老也留名

泰山

展齋機魯鎮天開左右微垣列兩班大展明堂俱翕受
黃酒東畔少遊山

茂陵封禪壇

祥符天子舊明堂二丈豐碑宿草荒人世已非壇更是
摩挲老淚涇斜陽

漢柏

膚剝心枯歲月深孫枝已解作龍吟烈風吹起孤高韻

猶作峯頭梁甫音

孫明復石守道祠堂

師生高掾兩山名千載誰云道義輕獄府柏林風雨夜
振衣亭乃孫明復讀書之所 琅然猶帶讀書聲

水簾洞

密織多因雨線添泉神高掛月鉤纖洞仙豈見秦丞相
故遣東風放下簾

回馬嶺

嶺人背山不可梯六飛到此盡遲遲異哉猶有秦皇馬

回向庭前化鹿兒

摸魚兒

肯堂欲惠書不果借蘭彥和梅花韻見意

問梅花幾人邀詠平生見外騷楚相思一夜羅浮遠姑射仙姿何處心情未吐雄蜂雌蝶空想遇歲年就與嘆皓首相看冰霜獨抱謾作賦平賦　黃昏暮半點酸羊誰訴訴陽眉恨妖嬈南來北使無明眼細認杏花眞譜

私自語道消息孤根還有春風主啟明未與驄誰角吹殘馬頭搖夢人巳山陽路

水調歌頭

舟過桃源適逢初度和歐陽遊翁詞

吾元終不白拗出老楊雄近日青衿綠鬢轉盼忽成翁縮首杷天壁地極力虞淵取日直欲入馮宮迂闊有如此誰不笑王公　十年後數椽屋隱堵峯人嘆乾坤許大醯甕老山中於是泛惟航泗於是沿鄒過魯千古慕雲風造物既生我斯道豈終窮

沁園春

和趙蓮澳提舉遊楡

耳目肺腸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也不必君平不消詹尹不疑何卜不卜何疑三徑歸來一時有見豈爲黃初與義熙天下事但行其可自合乎宜　大哉用易乘時飛龍鳥啄那能食子皮歎失若塞翁失爲得本嬴如劉豫嬴乃輸基大結小癡有餘不足誰必彭殤早與遲眼前物縱銅山金屋一瞑全非

南鄉子

和謝潛庵蔣山

搔首倚蕭風一幅畫圖塵土中鶴怨猿驚人去也潛龍誰絞香車起蠻松　歲月去熙豐世味人情自淡濃春去春來墩不競匆匆蜀羽吳山血又紅

霜天曉角

和韓南澗采石蛾眉亭

天無四壁底用量江尺五代樊若水爲建太祖量江於此建把乾坤分裂誰與帝扶民阨　幾年樊龍缺耳風腔轉笛三十年前有哭襄江南笛聲

此日雙蛾空蠖依然也幕山碧陽調

賀新郎二闋

僕過魯自葛水買舟水至維揚又自揚州買舟至孔林登太山復遂淮楚往復六千里共賦此詞括山川所歷之妙眞所謂茲行尠平生者也

有客過東魯自葛水泛舟西下帆開三楚萬里湖光靡水鏡際五老落星煙清又飛過二姑門戶彭澤柳青新舊色整九華依約池陽路風雨廟烏江羽　蛾眉牛渚背如故問緣何澹港汀洲德祐師敗之地江聲無語采石書生勳業在弔錦袍公子魂何處流恨下秦淮商女多鼎樓

頭吟北固笑平山堂裏誰爲主且爛飲瓊花露

醉醒瓊花露買扁舟邵伯津頭向秦郵去流水孤村獨萬點憶少游回首斜陽樹又著訪山陽酒倍細剔留城碑澀看上歌臺一嘯江東主望鳧澤過鄒魯

孔林百拜瞻楷瑟感曲阜少皞之墟大庭之庫竟涉汶河登泰岱候清光夜半開元圃邁邁問東平歸路嵐氣黃花吟笑罷新州醉白樓頭賦復淮楚舉故步

賀新郎

舟下匡廬因感已未歲侍謝虛舟遊山江空歲

晚物換星移如之何而不感遂賦此呈燕五峯帆卸西瀛側望匡廬老峯面目舊曾相識歲月滔滔江浪遠回首暮雲空碧今想見鬚瘦全白眠鹿磯頭茅屋爛問草堂誰管眞泉石還更有青牛蹟　老峯點首如招客道十年玉斗齒閒兩成疏靚覿贏得老夫諸閱世不作少年太息看雨餘依舊青山色汶上歸來重過我叔峯頭新長芝堪摘分半席共橫笛

沁園春

過彭澤發明靖節歸來之本心

八十日官浩然歸去知心者希謂詩有招魂山谷詩云欲招千載魂斯文或直出此　姑言其槩註其述酒陶陽樂聞註述酒一篇亦特其微不事小兒爲書甲子皆是先生杜德機看時運與夫樂水二篇陶詩始識眞歸　黃唐不可追慨四十無聞昨已非故懷彼先師策夫名驥志乎壹氣寤寐交揮人表何時諸生過魯願企高風暮浴沂兹壯行也倘庶幾短葛不負公衣　僕有化陶短葛

入聲甘州

李太白大雅一賦發少陵之所未發惜豪狂詩

酒一死疑之過采石賦此千載醉魂招之不醒
吾不信也
誦公詩大雅久不聞吾衰竟誰陳自晉宋以來隋唐而
下豈若無人光燄文章萬丈肯媚豕王璵卓有汾陽老
抱丈人貞　不是沈香亭上謾題飛燕蹴起靴塵安得
錦袍西下明月墮江濱青山塚知幾番風雨霜蹄走精
神回過魯擒一樽弔古疑是前身

水調歌頭

過瀋港丁家洲乃德施渡江之地有感

玉斗三　江

長江衣帶永歷代鼎彝功服定衣冠禮樂聊衡就江東
追憶金戈鐵馬保以油幢玉壘烽煙幾秋風更有當頭
著全局倚元戎　攢萬舸開一棹散無蹤到了書生死
節蜂蟻愧諸公上有黃天白日下有人心青史未必竟
滕膺停棹撫遺迹往恨逐長鴻

賀新郎

金陵懷古　金陵留時依約洛陽惜中興柄國
者巽詹入牀下蓬使金甌缺墮惜哉

決眥斜陲覆品江山洛陽第一金陵第二休論六朝興
廢夢且說南浮之始合就此衣冠故陛底事輕拋形勝
地把笙歌戀定西湖水百年內荷而已　縱然成敗由
天理歎石城潮落潮生朝昏知幾可笑諸公俱鑄錯同
首金甌醫徙謾沌了紫雲青史光媚幽花栖斷礎睇故
宮空拱英雄髀身世蝶侯王蟻

酹江月

和辛稼軒金陵賞心亭

英雄老矣對江山莫遣淚珠成斛一雁西風休掩面白
浪黃塵迷目鳳去臺空鷺飛洲冷幾度斜陽大欲書往

玉斗三　木

事前山應恨無竹　寧是商女當年後來腔調拍手銅
琵曲偃蹇老松雖拗而猶一枰殘局烏巷亟楊雀橋野
喜今爲誰家綠賞心何處浩歌歸臥梅屋

法曲獻仙音

和朱靜翁書窗詞

九山青淡千年陳迹往史不堪依據老我重來海枯石
爛須復斷碑殘礎應訝野王當日三弄能乍無語　高
牙大纛船如屋又少泓笙歌誰聽簫鼓流恨入樂笋離
合君臣真苦花落幾春無此一番風雨是何人倚秦淮

門館柳橋荷浦

賀新郎

秦淮關泛舟有感追和思遠樓

惆悵秦淮路慨當年商女誰家幾多年數死去方知亡國恨何激起浪花如語應不爲黍峯蒲縵花隔清溪燕非邀又誰省此時情緒雲鬟擁翠陰午　但雛無復鬬均楚到如今荃蕙椒蘭盡成禾黍疑是虬龍穿玉氣遺恨六朝作古留與浮歌載酒天外長江浪不管也無春無夏無晴雨流歲月滔滔去

木蘭花慢

和趙連澳金陵懷古

翠微亭上醉搔短髮舞縹紛問六朝五姓王姬帝閨今有誰存何似鳥依故壘尚年年生長見孫今古興亡無據好將往事俱焚　招魂何處覓東山等淚落清尊悵石城暗浪秦淮渡月東去西奔休說清談誤國有清談還有斯文遊眺新亭一笑漫漫天際江痕

南鄉子

和幸稼軒多景樓

豪傑說中州及此見題多景樓曹石當年徒浪耳悠悠成刀治治江自流　風雪老兜鍪不混關河事不休浪舞桃花顛又蹴贏劉莫與武陵仙洛謀

水調歌

和陸放翁多景樓

迢迢嘯冢水直瀉到東州不揀秦淮吳楚明月一家樓何代非卿非相底事裴桑老子偏宜不吹劉牛體鹿皮服千古嘗貔貅　過東魯登北固感春秋抵掌嫣然一笑莫狂少陵愁說甚蒲萄曹石古矣蘇吟米畫墨白猶

盤收對水注杯酒爲我向東流

八聲甘州

題維揚摘星樓

問蒼天蒼天閱無言浩歌摘星樓這莊莊馮跡南來第一是古揚州當日雙龍未渡風月一家秋中分胡越後橫斷江流　百年問春夢矣　槐柯蟻穴多少王侯設平山堂裏基局幾邊鷗是誰教海乾仙去天地付浮漚書生老對瓊花一笑白髮蒼洲

臨江仙

和元遺山題揚州平山堂

二十四橋明月好暮年方到揚州鶴飛仙去總成　襄陽風笛急何事付悠悠　幾閱平山堂上酒夕陽還照邊樓不堪風景事回頭淮南新聚熟應不說防秋

沁園春

題新州醉白樓

唐李太白訪賀知章浩歌此樓想斗酒百篇眼花落井一時豪傑千古風流白骨青山笑人黃土醉魄吟魂安在否江南客因來遊勝跡稽首前修　悠悠往事俱休

更莫道興七狂白頭也莫論高皇莫論項羽誰為黃帝誰為堯尤拶破愁城吸乾酒海袖拂妖梁二山舞暮秋題未了又笑騎白鶴飛下揚州

婆羅門引

憶疊山翁

佳人鬢髮幾回塗抹共嬋娟又何止三千擬侍盈盈寶鑑多少綺羅筵恨妖墓怪事長夜中天　中河影圓清淚落尊前鄽罷覓裳初服肯為人妍算惟有蓂宮天上仙猴山鶴亦欲騙躚

賀新郎

題揚州瓊花觀

試問司花女是何年培植瓊葩分來何譜樂苑豈無新雨露底事剛移不去偏戀定鶴城坏土卻怕杏花生眼覷先念年和影無尋處遺草木悴風雨遲暮繞欄干想憶沈吟欲言難賦根本已非枝葉異誰把贋苗裨補但認得唐人舊句明月樓前無水部扣之

梅梅又全無語詢古柏過東魯

沁園春

客山陽偕諸公遊杜康莊劉伶臺問漂母磯頭韓侯安在醉面挾風攜杜康酒酹劉伶臺問漂母磯頭韓侯安在鉢山池下喬崔魯同孝說仲車姓徐忠傳祖逖忠孝如今亦可哀清河口但湖生潮落帆去帆來休采且飲三杯莫枉被東烏西兔催更誰可百年脫身不化誰能五日笑口長開痛飲高歌糊塗亂抹快活斗山主秀才天下曰利而已何以乎哉

唐多令

登淮安倚天樓

直上倚天樓懷哉古楚州黃河水依舊東流千古興亡多少事分與白頭鷗　祖逖與留侯　公今在不眉尖上莫帶星愁笑拍危欄歌短闋翁醉矣且歸休

沁園春

見王肯堂

吾祖文中曾於夫子受罔極恩有宇宙以來春秋而後三綱所係萬古長存列國何時東吳何地十哲之中尚有言況今也與聖賢邦域同一乾坤　卑飛難傍天閽但勉繇衡香拜聖門要水看黃河山登岱嶽魯求君子得借蒙莊大瓠酌泗水之源

蘭陵午

和周美成西河金陵懷古

江左地興亡舊恨誰記腥風不攪洛山雲怒濤乍起淚睚歷落泓新亭碑砍猶臥江際　古今事天莫倚廢興元有時係女牆月色自荒荒盡平壘舞靈歌栩草痕深青溪彌望煙水馬蹄雜遲錦繡市認烏衣六朝東巷西望景物已非人世但長干鐵塔歸然相對舊鈴噌喤

遺文一首

玉窗如庵記

遺言斗山文集計十二卷又梅巖雜詠計七卷歷年三百湮沒散亡無從蒐拾僅幸存而未泯者裒稿披襲於文儒之手如庵一記碑石如新因言論世文獻不足徵矣述如庵記

遷有廬尙矣後迺曰庵寺則釋之所居也今名庵而實寺非固叛齊之學而穿因果之說蓋欲託堅固力爲悠長計耳此玉窗如庵所由創也王爲著姓居懷玉之陽

世以儒顯伯父德甫桂坡翁先君仁甫復齋翁塤篪迭韻鏗鍧有聲玉窗桂坡翁之長子也名遇字伯鎭讀書之櫩面對懷玉扁曰玉窗因號焉東髮競名學校椀志場屋游賢關者屢矣自運窮甲戌高旻不憖彼曰侵漸弟兄渴逐殘化鄧林風枝既偪航斛頗沛之餘幸完聚玉窗種花糚芭歸鎭里間三代一鄉卓卓有彥方丰度緣是謀身課子生理日裕

抱積而雙眚天下惱壁事遂不廑一盼迺營菟裘於佳山秀水間築庵居釋負販之叛矣若夫痛蘭高之生死泣峴石之游觀於非當世之幸民歟異時正枕牖下從二公于九京亦不

俟後人不得以掌股其與牛山者不可同舌語僕以已丑過魯拜謁宣聖廟基二年東歸驚見規創一新如九天移下兜率佛有殿有鐘樓僧有寺奉祀又有堂位置整整舉頁自爲歌文砧基密爲條畫環百里曠百年之所罕見又廊廡以鏞乎記高矣哉吾兄之處此爲身計也士亦多矣士而不癡於書不癖於傳精區神運潛乎密庸無不徐就其條理者莫兄若也冀干興亡死生之交如洪鑪員鏡了了虛明人曰吾兄我師信矣嗟乎落葉斛柯人生幾何誰能閱桑田視磨銅狄世之抱懷長息歎髮鬢皤皇皇爲鄰柵雞豚計一朝溘露臨化消質塚土未乾不肖孤捧而拔之仇者總之尙欲塞其空山香火鐘鼓木魚與黃面老子坐歷浩劫也耶而況五勝循環六籍無準名人魁士駢首陸沈者何限而伯氏乃得于小洙南山之南而築行窩僕得於玉琊北山之北而創吟隱一印一壑皆能捲耳目束筋骸以全蜂蟻之餘生非當世之幸民歟異時正枕牖下從二公于九京亦不負義方之敎矣若夫痛蘭高之生死泣峴石之游觀於

道殆未為達虎溪慧遠天竺圓澤香山崇滿區中元來之緣正不滿至人一歎後之夷倘矚友遊斯庵詠斯記斯人亦必抵掌一忱

歲癸巳二月朔前奉

旨特補玉山儒學教諭奕伯敬謹撰并書

東行紀事

此首得於斐稿詩餘分注皆出先生一時手筆蓋先生遺文作如庵記外他無所稽因併述之

僕訪捷學趙連澳到鎮江府學問之門役已知先一日

竟墜馬於金壇竟成一夢遂留甘露寺在石頭之上俯房下瞰大江倘空絕壁千尺俯視焦金誠為絕景將夜一月五月二十四日舊然渡江是夜至揚州回首甘露一火而寸木不餘老僧墜崖者六七輩與歐陽野翁相顧失色使江神噎氣少留半日骨亦灰矣庚寅亦月回次黃池丹陽書院亦留　月初五日打尖八十四打一夜成湖是晚與趙平甫出關一宿次日歸來水皆沒棟失刻不移幸其魚矣過魯一行只此水火二厄得全壁而歸非聖賢在天之靈有以相之安得返屠羊二年人

間人傳其死亦不為過

附錄

遊懷玉親玉斗山人遺稿　李夢陽

三百年來見此編留藏眞識子孫賢溪堂此日尋山到

玉斗風高想像前

遊懷玉過玉斗王先生故居覽東行裴稿和崖峒

李公韻　費宏

兵燹之餘見此編我從文字識鄉賢傳芳尙有詩書種

重整山房玉斗前

遊懷玉玉斗山房故趾

附錄　丁璣

一拂塵衣到上方水周山繞是何鄉老龍吐霧深潭底

孤鶴橫雲北斗傍天下佳奇幾人識古先蹤跡百年荒

我來無限懷賢意獨對蕪墟坐草堂

游懷玉歌　李夢陽

懷玉之山玉爲峯四面盡削金芙蓉東風破碎瀑布落

有潭十八龍爲瀧山頭草堂開者誰斫木通道予心悲

白猿嘯雨巖竹裂石路上天風林吹我聞龍乃變化物

羣然處此龍何爲胡不滂沱亟下土一洗四海無旌旗

過梅巖精舍　李夢陽

南州歲暮濛濛雨絕頂人居沁沁寒千古草堂成棟宇

百年巖穴又衣冠登高自覺諸山小遠道無歌行路難

俯視鹿寰雲露裏大江東海正風瀾

余嘗從空同李公遊懷玉見尊魯集和李公韻今

亟過再觀蒼然興感念惟鄉先生得如斗山者有

幾不能無言并書舊作於末云　無名氏

此道寥寥寄簡編斯香尊魯史維賢秋風愧乏溪芹藻

獨對寒山駐不前

又

附錄

言欲侏儒髮欲編之迷緒聖繼須先先生留句扶風教

心事當　玉斗前

梅巖初度有感　李夢陽

年今四十身千里生日登臨寓此中憂國未收南望淚

憶家猶阻北來鴻寒冬白雾峯巒黯車馬深山道路通

學海久傷青鬢改振衣眞愧玉巖風

梅巖書古二律

萬古雄魂尤骯儻當時此意故蹉跎蟲山義惠能何激

先生蟲山故人也尤人執盤山北去先生累詩爲行餞激烈具如斐稿塡

九殿北來新燕雀六經東菲舊山河洗天風雨和陽日
猶憶曾君洗劒無

又

蓼濱延哇只掩吟偶依玉斗瀉孤音琵瑟擲鐵樹存青骨
絕壁井書走赤心先生作梅巖精舍摩崖大書一日晴
其貝如一日古今一人一日至元逸氏光於裴桑東行斐稿
嚴巒自我先生地作古共誰不死到如今山花海月
梅巖諸君想見當時抱膝吟

斐稿板成告墓文

維嘉靖壬寅日南至刋斗山東行稿成太鶴山人陳
中州濮鑒爲裝太蘘元酒紅牖綠柒摛其弟子董良
材毛潮佐舒沛李延美等發玉山北走八十里告于
玉斗山人之墓曰先生至元逸氏光於裴桑東行斐稿
風乎裴離讀先生之文論先生之世固先生之言底
先生之心無所賴於一時不無所待於萬世惟其異
之是以辰之嗚呼遺墨在人臭我如蘭桔槩圖錦汗
竹流丹不作矣古不述矣今韓子曰哥有贈百世而

相感者予亦不知其何心尙饗

玉斗山人文集附錄終

玉斗山人集校語

目錄詠歸歌　此詩後尚有歌二股目二行

五絕呈李惟學山長　惟原作性依後改

卷一眞先師宋國公顏子一畫之復　畫原作誌館校云錄當改

眞先師鄒國公孟子而人心之錄訖矣　館校云錄當作剝　按訖止也剝止難解卷二和徐中丞詩有不與緣俱訖句錄即緣也趙岐孟子題辭孟子亦自知遭若姬之訖錄元遺山詩宗周方訖錄錄訖恐不誤

今仍之

眞先師鄒國公曾子眞公若也　若原誤君今改

與之至天者　二本同當有訛字

祖庭觀下耿各祟尊長例耽位　耽原作就左傳訛也

今改正烏絲闌本作執非

朱戶咿嗄開中扃　扃原誤扁今改

公堂交錯飛兕觥　觥原誤觴今改

不知無可無不可與時潛躍無將迎無至無十字烏絲闌本作裴行車陋法處今何道能塗去改從此文

詠歸歌高門出兮雲門歸　兮原誤衣今改

寔日歌葵戀之私　戀原誤變詩有句云傾戀惟有葵

心堅今據以訂正烏絲闌本缺下半字

須臾眉黛抹天杪　抹原誤林館校云當作抹今照改

蹴跣一氣不觀頂　蹴當作蹉蹈之或體

脫然寶鏡開微奩　寶原誤寔館校云當作寶今照改

起來恍惚抱影泣無何容易沈虞淵　泣無二字缺烏絲闌本缺半後有句云泣餘收淚份下界泣字與此何相應無字據半體定之

遭若姬之訖錄元遺山詩宗周方訖錄錄訖恐不誤

和元遺山一首注魯橋山蓮　橋原誤橋館校分校裴必昌發

薄暮曲紀城　曲字烏絲闌本同疑誤

注卽春秋紀王城　城原誤咸館校云城誤咸今照改

和元遺山四首厥事終不永　厥字當無此字當是厥之譌

和元遺山二首什影間隨　脫一字

聖域期遊請　請原誤詣館校云請誤詣今照改

共學誰我容　容遺山集作期

和元遺山五首雅趣孰此諧　諧原誤偕今改

宗周方訖錄　錄遺山集作錄

和元遺山六首詎肯肯狒猱　句有訛字

元遺山詩卯也不敗露　鳥絲闌本敗作　館校云其

字殘缺未詳是何字　按此本作敗誤今據遺山集

訂正

曹瞞盜漢鼎僅得保首領　遺山集鼎作璽首作腰

脫網乃善詐　脫原誤晚館校云當作脫今照改

校語　三

遺此宜少敬　遺山集此作者

和元遺山七首指似存世譜　似誤仍依遺山集改正

荒塗餘十畝　餘字缺依遺山集補

如何盛唐日一廢不再舉　按遺山集盛唐作唐盛再

作重

所嘆世道衰　遺山集嘆作嗟

空餘千歲淚點點照千古　林鵬潛遺山集作非歟是也

和元遺山八首吾謀未及用　及用原作及道鳥絲闌本作及用今依遺山集訂正

本作反就今依遺山集訂正

和元遺山九首小智祇　祇原誤秖今改

和元遺山十首持歸刻琊石　琊原作琅誤借今改

當作琊

荆榛死不葬　荆榛遺山集作棘刺

和李太白太山五文合泗水　館有校語殘缺不全但

存發末水有五故四字

扶輿清淑運　輿原誤與館校云與誤今照改

和元遺山太山古句請騎黃鶴同上無色界外著禪帝

子正與俠忽混沌高卧眞蓬萊　鳥絲闌本界下與

校語　四

下均空一格　按此廿五字為一句已甚長中間不

當再有脫字遺山原詩係七字句

和羅隱詩嶸峩西來山矗矗　嶸峩原誤崢嶸館校云

當作嶸今照改

題北固亭伏獰　伏獰疑伏獰之訛蘇軾詩很石卧亭

下窮隘如伏獰

到揚州淮海樓頭諸老眼　眼原缺鳥絲闌本亦缺其

半今詳其體是眼字

題維揚花明靴裝新朝市　朝鳥絲闌本作番塗去改

朝
梅花明月爲誰留　爲誰留烏絲闌本作重包修塗去
改爲誰留
登黃龍峯漲瀰溟渤遐雄豪
腥臊塗去改遐雄豪
彭澤新縣靖節祠戶視誰碑百世賢　碑疑誤
卷二四絕呈淮南周月湖　淮南二字脫今補
九月中屠伯驟同飲謔張掎尤家上點鵲疑雜事後先
點原誤點今改

校語　五

新州枕上有感馳驁中原作北游　驁原誤驁館校云
必昌發驁誤驁今照改
摯見五峯驃先生藥籠未必遺芳窮　館校云窮字韻
重且無義當作藭芎藭艸也
俯遊平甫拜朱石神霄宮太白墟惜哉生死世　死字
誤
元蝉訴輕暑　暑原誤著館校云暑誤著今照改
淮安路教授謝西溪浣花杜老驚人句　杜原誤杜館
校云杜當作杜今照改

和疊山到山陽郡學祭謝兩生終不來
改
附驥新吟莫厭頻　莫原誤英今改
和疊山隆興阻風休將鑄錯悔當年　休原誤休今改
和疊山小姑廟磯頭不見子卿回　子原誤予館校云
子誤予今照改
和疊山拜李白墓驢背人者醉似泥　者字誤
和前韻蛾亭令公望亟恩　亟　恩下缺一字眉烏
絲闌本作龍非

校語　六

和徐申齋敘此宿字隔　隔原作膈館校云膈字當
當作隔今照改
終然化肥膩　膩音黃不叶當是膩之譌
輕拂蛟龍脊　脊原作脊館校云當作脊今照改
石塘歌休王帝伯更黃王　上王字誤下王字上原重
一皇字今刪
與君望上酬酢傾天漿　天漿誤大漿今改館校有發
已殘缺
黃池大水歌市民運土積脛脊　土原誤一脊原誤脊

今改

危如譙壘懸來摽　摽當是摽之變體集韻二僄而宣紐下摽乃捎之或字煩捎猶拔拔也與此句意不相

附恐是訛字

和李提學埃塩盡湔滌　埃塩誤埃淦今改

一嘯脫塵殽　脫原誤睨今改

泰山屐齋　齋當作齊

黃酒　酒字誤疑是池字

卷三沁園春盬爲黃初與義熙　黃上原衍與字今刪

校語

韓南澗采石娥眉亭詣與帝扶民阨　阨原作強案字形

韻亦不叶當是阨之譌今改

舟下匡廬是歟五峯　歟誤爲今改

題新州醉白樓更莫遣與七狂白頭　館校云七字疑訛按七當是亡之訛狂字亦譌或是枉字

和陸放翁多景樓過東魯登北固　北原誤先今改

憶蟄山翁　舞龍覽裘初服　龍誤雜今改

和周美成怒濤作起　作原作怎館校云作訛怎今照改

馬蹄雅逞　逞原誤遞今改

但常干鐵塔　塔原誤錯今改正竿

此義

玉窗如庵記後遊曰庵寺　玉篇遊以喘切行也字與音兗

東行紀事絕壁千尺　千原誤手今改

亦不爲過　亦原誤赤今改

附錄遊懷玉過玉斗王先生故居　居字脫今補烏絲闌本作君訛

校語

游懷玉歌　歌上原脫游懷玉三字今補

四面盡削金芙蓉　芙誤美今改

無名氏和空同心事當　玉斗前當下脫一字館校不明了

梅巖书古疊山義惠辭何激　疊字脫今補烏絲闌本誤壘

小注先生作梅巖精舍　先誤死今改

告墓文北走八十里　八字脫今補烏絲闌本作人誤

元王奕玉斗山人文集三卷鈔本前有平江黃氏圖書
朱記一及翰林院印爲　四庫館所收是進之本原題
南宋王奕徠輯改爲元與提要之語相合余又假得烏
絲闌鈔本亦有翰林院印并有館校原簽簽中有補分
校葉必昌者是當日館中所收有二本此本鈔手步謨
字多烏絲闌本亦多譌字而鈔手較工故當日校者以
烏絲闌爲正本而以此本校之如祉庭覩丁歐超維揚
諸詩皆有據此本改正之句兩本殆非同出一原亦互
有短長也館校眞先師孟子文謂錄訖當爲剜改
跋

考集中多錄訖之文山人丁宋元易代之時故屬
詩和元遺山詩卯也不改露此本改鵠敢而改本殘缺
遂校云未詳是何字則又未取遺山集一對勘此館校
之未盡完善處總目題明浙江鮑士恭家本當即指烏
絲闌本而言卷末附錄李窅同題此集詩頗致想像之
思殆空同倡言復古不作庇以後語而山人詩雖涉干
粗頗磊落有豪氣無成化以後嗫嚅之音故沆瀣相投
欵宣統辛亥初秋沈家本跋

一稗山村遺集一卷史一卷附録卷

王元林書眉

光緒乙未錢塘
丁氏刊于越中

詩不特虞廷賡歌三百五篇爲詩也堯舜禹湯伊尹傅說告君箕子陳洪範周公作六典孔子讚易老氏著五千言戰國之士述吳越春秋司馬遷龜策日者傳揚雄太玄皆協音韻而便誦讀則筆之而不繁口之而易於不忘文辭之極致也是故變典樂以詩教胄子言志爲詩永言爲歌歌之中有五聲聲之中律上之化以此達乎下先王設官采詩祭祀賓享有郊廟朝廷之作而邦國閭里所賦之風亦取以爲房中燕閒之樂下之情以此達乎上降及西都蘇李東都建安七子晉宋陶謝律體繼興自盛唐中唐晚唐而及宋代

有作者雖未盡合宮商鍾呂之音不專主怨刺譏諷之事而時號爲能言往往相與筆傳口授于世而不朽此其故何也氣抑而難宣吾有所未愉時有所觸物有所感事有所不可直指形之爲詩則一言片語而盡之矣故摯華爲實鍛枉爲精文約而義博辭近而旨遠惟詩爲然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爲詩有棄二千餘篇予爲選四百篇猶以爲多則刪之而取百焉今夫世之不能詩者望洋而返或不以斯事爲然是固未知堯舜禹湯以來雖文辭之非詩尤貴乎叶音韻而便誦讀其亦豈無能詩之流然不隘淺纖巧則漫放怪誕終不入于作者之域仁近此百詩翳盡而珠明也氣至而果熟也箱

降而水涸也簡鳴而約破也琴瑟具而淫哇退舍衣冠正而强暴拱手者也仁近名道年甫四十有一詩之進未已云紫陽方回虛谷撰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杭社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
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遠嘗有辛丑出西
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
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二
時自序其平生出處本末略備庚子鎮東參軍使者已
有靜想田園好人閒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
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安參軍使者則田園日
夢想其意愈迫矣至秋去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
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
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

田曰遙遙沮溺心丙辰下潠田舍曰遙謝荷篠翁則往
而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爲斷
仇君自號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已酉九日
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穫耳是眞知慕淵明者可尚
矣陵陽牟巘

山村仇君過予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華
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盆盤中見此古趣洗
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
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
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氣渾
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之清浮煙雲之
鮮麗今君留情雅道滌筆冰甌其孰之從仇君曰近體
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融化事迹往往於融暢圓美
中忽而淒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向之
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焉鳥

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鳴號蹢躅矚焉小者至于燕
雀猶有啁噍之鳴焉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
居楚而不念儀髣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
故是無人心矣尚復有詩哉此余於仁父之詩獨證其
不爲窮所移又明年復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予
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
知之予知之後世必有知之者矣浦江方鳳韶父撰

序

景定戚酉之閒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所得兼余嘗臨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櫪徘徊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閒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亹亹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肎與之交

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錄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錄者尙什百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閒似不足爲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于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蚤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榮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卽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剡源戴表元序

興觀集序

興觀集者錢塘瞿迎以其弟遷集鄉先達仇山村髦存齋二先生所著七言近體詩凡八十八首迎持以質之于同邑翰林修撰希範王先生先生徧閱之已以傳曰詩可以興可以觀援筆于集首大書二字曰興觀于是迎遂名其集興觀云山村名遵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閒予知其爲人得知于元太史金華黃文獻公所寄詩稱道其學行不置其詩三十八首蓋遷得之于外家彭宗海之所藏在當時書以贈其同志盛元仁者存齋名佑字宗吉實迎之叔父當洪武永樂中累官中外既閒太師英國張公延之爲西席師名在兩京處雖不同而其學問要皆歸之于博見廣識有不可優劣論者也今觀其詩求其音節興悲思迭樂之趣未免有所不同誠以一在宋亡之季世一在當今文運亨昌之日良由其時有古今盛衰之異而然耳抑可不均謂之詞林中之傑作者耶嗟夫世之有志于斯者固爲學者之餘事而其所好亦未嘗不勞神苦思無晝夜忘有不啻若漱盡廚佔畢閒已及垂成則其作隨人而滅者何限今二先生之作得二昆仲以表彰之千既沒之後則其作也可謂之不徒作矣噫二昆仲不其賢哉茲又將鋟梓以傳諸人因介于友何舜賓請序其由願予後學何敢于二先生之所之前贅蕪陋之辭以瀆知者之觀特重二昆仲有不沒人之善亦義舉也姑

杭州府志文苑傳

仇遠字仁近一字仁父錢唐人宋咸淳中以詩名與白挺湛淵並稱于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一時遊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宋亡落魄江湖閒元至元中部使者強以學職起之爲溧陽州學教授以杭州知事致仕自號近邨又號山邨學者稱山邨先生洪武初祀鄉賢祠遠留情雅道滌筆冰甌其爲詩嘗曰近體吾主于唐古體吾主于選往往于融暢圓美中忽而俌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晚年謝事棲于湖山泉石閒多與方士遊名山勝地佛刹蠹區足迹所到輒有題詠又工書釋妙聲謂其詩沖遠幽茂而

靜退閒適之趣溢于言外釋宏道贈詩云吾愛山邨叟詩工字亦工波瀾唐句法瀟灑晉賢風僧守道贈詩云朝野眞遺老山邨有逸民書傳東晉法詩接晚唐人似是爲山邨寫照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山村遺集一卷浙江總士恭家藏本

元仇遠撰遠所撰金淵集皆宦溧陽日所作故取爲其他作爲方鳳牟巘戴表元等所序者僅散見諸家集中而詩則久佚世所傳興觀集山村遺稿皆後人以墨蹟裒刻非其完本此本爲歙縣項夢昶所編後有夢昶跋稱留意搜訪從瑚木難清河書畫舫成化杭州府志嘉興府志補上天竺寺志絕妙好詞花草粹編諸書中復得詩詞題跋如干首編排成帙雖其時永樂大典猶庋藏清祕外

閣不得而窺金淵集所載夢昶皆不及錄不足以盡遠之著作然此集之詩皆不作於溧陽不可併入金淵集內故仍存其書各著於錄以不沒遠之佚篇焉

仇仁近眞贊

廣秩長褊纓變其胡素絲以爲絢倘爲是雍雍于于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趨者乎

戴表元

山村遺集眞贊

山村遺集目錄

元 錢塘 仇遠 仁近

古體詩
采薇吟
步出上東門
素月出東嶺
雜畫
窗下
紀夢
相隨曲
題高房山寫山村圖卷并序

山村遺集目錄

春風謠
秋日曲
巴東西
聽杜將軍帳下兒歌
葛雄女子舞劒歌
海上圖澄江仙刻
題石民瞻畫鶴溪圖
贈張玉田
今體詩
圓通峰頂
雪花

渡越
韶華
和曹之才
鎭海亭
寄潘懷古
石窗
爲如鏡淨上人賦
寄題如鏡上人房
錦城方天瑞元英先生後人得白雲山居圖彷彿
桐廬山中隱所錢舜舉眞蹟別有一種風致謾
系以詩

陸君實挽詩
谷口亭看山
約山中友
寄宋飲冰
北窗
拜霞巖待制伯祖墓下
高臥
雨餘
元友山南山新居
再賦
答胡葦杭

次胡葦杭韻
送王仙麓使君赴道州斬歸三山
奉寄恬上人
閻氏園池
江上送友
送劉竹閒歸廬陵
道場山
何山
新安郡圖
拜孫花翁墓下
兵閒有歌舞者

寄道無益
題小閣一團和氣
董靜傳挂冠四聖觀
劉悅心入道三茅觀
同楊心卿過孤山訪靜傳不遇自游和靖祠下明
日奉寄二高士
酬鄧山房尊師
不應聘高士
懷古
和范愛竹三首
問趙元父病

贈金孫璧
再答元父
寄趙春洲莫雨山
和雨山二首
讀陳去非集
勾龍爽毛女
梅花
潮
湖上
春日田園雜興
次胡葦杭韻

秋日西湖園亭
飲陸靜復山房分韻得時字
石屋洞
蛇山
湖上值雨
同段吉甫汎湖
同陳彥國汎湖
陪戴祖禹汎湖分韻得天字
鳳凰山故宮
集慶寺
卜居白龜池上
過李山人居
題趙子固水墨雙鉤水仙卷
書與士曉上人十首
題溧陽市
魯菴尊師以彝齋白描四蘁命作韻語
題李公略示高郎中吳山觀月圖
橘李亭
寶如寺
劉伶墓
送晤侍者游茅山
集虛書院

游天竺二首
游智果寺
晦日攜幼湖上
己丑再游九鎖山呈介石
送西秦張仲實游大滌洞天
李待詔虎溪三笑圖
丹心
登寶林應天塔
朝天門城角
斷橋聞角
懷向古

博望
上巳感懷
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在青社時所
書以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者也後二百年大興
李侯獲得此本於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鄉里
卽訪公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求詩爲賦此二
首
題李成寒鴉圖
題燕肅畫卷
題趙松雪迷禽竹石圖
題和靖先生觀梅圖無懷上人徵予作
雲屋上人八別承寄以詩次韻謝
題趙子昂陳仲美合作水鳧小景
題三忠堂三首趙葵宅也
題趙仲穆山水二首
題趙松雪竹石幽禽
晶山
閒居十詠
題馬秀卿郊墅
題天壽觀清隱山房
泊桐鄉
宿本覺寺

來賢嚴書所見
遺句
八則
雜文
太上感應靈篇圖序
馬霞外詩集序
山中白雲詞序
書與元仁詩卷後
書與士瞻上人詩卷後
跋思陵御書東坡人蔘地黃詩
跋李西臺書
跋求志齋陸仲鼐居
跋顧德謙畫卷
跋東坡書楚頌帖
跋倪元鎭秋林山色圖
題陳仲美文禽
題江道貫百牛圖
跋趙榮祿小楷過秦論
題趙子昂書
山村遺集目錄終

古體詩

采薇吟

采薇采薇西山之西薇死復生不生夷齊陟彼西山我心悲兮

步出上東門

步出上東門肺肺東門柳彼美窈窕娘惜爲蕩子婦中堂裁衣裳刀尺常在手之子未歸家何以奉箕帚爲君長相思躑躅蹙歲云久思君頭易白惜無百年壽誰能學仙人辟穀但飲酒

素月出東嶺

素月出東嶺照我白玉牀牀上何所有纍纍書一囊詰曲科斗文讀之不成章君車自翱翔駕鼠朝紫皇蒼苔滿石匣瑤書空祕藏仙人百尺臺吹竹引鳳凰鳳兮來不來虛此明月光

雜畫

東風吹寒晴春事歸花柳既有杖頭錢何苦不飲酒嗟嗟王孫去芳草入戶牖惟有南山高曉霧亦白首去年秉燭游知有今日否所以晉名流酒杯不去手

窗下

黃昏忽上雲西窗竟無月燭花自盈枝可玩不可折天風吹鐘聲急急吹燭滅可惜窗下書少讀三四葉

紀夢

安翔紫雲軿游盼瑤仙家斜陽射巖谷眩目皆丹砂娃鬟挾鸞尾倦墀菖蒲花

相隨曲

腸結錐可解眉皺熨可伸獨不禁子規日日啼春心春風醉行客門外芳草深芳草已無路行行又何處東園花柳多賤妾不復顧秋胡夫不夫貿臣婦不婦人心匪金石悔不隨郎去

題高房山寫山村圖卷　并序

大德初元九月十九日清河張淵甫貳車會高

彥敬御史於泉月精舍酒半爲余作山村圖頃刻而成元氣淋漓天眞爛漫脫去畫工筆墨畦町余方棲遲塵土無山可耕展玩此圖爲之悵然而已

我家仇山陽昔有數椽屋誤落塵市間讀書學干祿井枯竈煙絕況復問松菊如此五十年一出不可復高侯邱壑胸知我志幽獨爲寫隱居圖寒溪入空谷蒼石壓危構白雲養喬木向來仇池夢歷歷在我目何哉草堂資政爾飯不足視吾舌尚存吾居有時卜

春風謠

春風吹柳枝柳枝拂短牆春風吹桃葉桃葉浮煙江春

風薄情不可當鳴鳩乳燕相頡頏春日長春夜短雪花撲帳春不煖

秋日曲

秋風悲梧桐知不知渴虹挾雨吸河漢嘹嘹數雁天四垂雁急不成字遠向瀟湘飛銅盤露下夜如水宋玉新自巫山歸

巴東西

巴東有杜鵑杜鵑啼春花正妍巴西有杜鵑杜鵑啼血花可憐巴東巴西久爲客目斷江南歸未得月明滿地山花白

聽村將軍帳下兒歌

桓將軍軍城南牛將軍軍城北他軍只有八千人卒愚臨洮攻未得

韃尖蹴城城未頹焉篁塡河河未滿十歲胡兒下馬行兩足胡爲自長短

什什伍伍金人降將軍忍殺令歸鄉歸時說與汝鄙長納土封汝異姓王

葛雄女子舞劒歌

葛家女兒十四五不向深閨學針縷偏身繡出蛟螭文赤手交持太阿舞紅羅帕兮錦纏頭口吐長安游俠語側身捷如飛鳥輕瞋目勇如獨鶻舉雲窗霧閣豈無情終欠嬌嬈太麤武黃堂張燕燈燭光兩耳喧喧厭歌鼓人言葛氏善舞劒曾向梨園奉尊俎矮衣結束當楚腰壯士增雄憾夫沮我慚健婦勝丈夫卻欲驕兵如虎女安得成軍號娘子直氣端能捷秦楚只愁逢著裴將軍公孫大娘汗成雨

海上圖澄江仙刻

老仙指甲堅如鐵夜讀枯杉出宮闕翠深紅遠十二樓猶理霓裳舞迴雪山椒覆亭小於笠石腳插船輕似葉桃花幾度春酣酣弱水何日通舟楫醉中作此狡獪事收拾乾坤入毫髮神刓鬼刻未百年不與丹青共磨滅天風頡頏飛霞珮水雲妥帖淩波襪我將就此逍遙游高步青霄拾明月

題石民鵝畫鶴溪圖

鶴溪近與練湖連一境秋水清無邊依稀淮岸瀟湘浦慣見月虹書畫船山翁幾年吳下客溪草溪花未相識筆牀茶竈老元眞宵與沙鷗分半席

贈張玉田

秦川公子謫仙人布袍落魄餘一身錦囊香歇玉簫斷庾郎白髮徒傷春金臺掉頭不肯住欲把釣竿東海去故鄉入夢忽歸來井邑依依鐵鑪步碧池槐葉元都桃眼空舊雨秋蕭颯太湖風月數萬頃扁舟乘興尋三高西北高樓一杯酒與子長歌折楊柳江山信美盍便圖蓴菜鱸魚隨處有

圓通蜂頂

結亭孤絕處登眺不辭勞萬木俯在下一峰如此高山
圍湖面小藤絡樹根牢揮手紅塵表天風欲跨鼇

雪花

仙人初翦水欲下復遲遲半夜忽自落東風竟不知無
香黏客袖有意補春枝卻憶江南柳飄絲送子時

渡越

蒼煙迷古道白水滿平疇落雁湘湖月孤砧粵樹秋壯
心消蠟屐老淚入貂裘市飲成凄斷何人識馬周

韶華

韶華已如此冉冉積芳塵石瀨先知雨山濃渾是春釣
魚臨積水隔柳見行人應有京忘歸者扁舟採白蘋

和曹之才

山林不可住欲隱更何之春去已多日客愁無了時斜
陽依樹下明月到門遲閒事誰消遣陶潛一卷詩

鎮海亭

海塘三十里此屋獨巍然有浪方知水無雲總是天苔
痕封石柱帆影下樓船閒憶童男女悠悠去幾年

寄潘懷古

園林搖落夜靜獨柰秋何黃葉下不止青苔埽更多回
風喧地籟濃露洗天河懷楚思無極長簫按九歌

石窗

瓏玲千丈厓高處倚蓬萊山月照得白天風吹不開渴
龍棲古井病鶴下蒼苔祇有麻衣叟時時把易來

爲如鏡淨上人賦

一片靈臺月圓明適中規誰知相對者會悟未磨時去
垢元來淨觀空了不疑水邊閒獨立照見白鬚眉

寄題如鏡上人房

吳城久卜居歸夢只西湖花木四時有塵埃一點無看
經常戒酒得句少催租盡日坐相對壁閒蓮社圖

錦城方天瑞元英先生後人得白雲山居圖彷彿
桐廬山中隱所錢舜舉眞蹟別有一匾風致謾

系以詩

翼翼山千朵蕭蕭屋數間石厓不可度門徑幾曾關絳
樹經秋在白雲終日閉依稀鏡湖曲西畫水迴環

陸君實挽詩

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
魂隨上下義骨有浮沉草木長淮淚秋風起暮陰

谷口亭看山

松下得古洞危亭當洞門羣峰翠曖曖冉俯視如兒孫神
仙坐能待星斗近可捫對面雙徑山屹立何其尊

約山中友

望極秋空無片雲前山歷歷見遙岑新鴻漸到邊塵靜

舊雨不來汀草深仙李有時會入夢伯桃死後少知心
如君眞是忘機者海上鷗盟便可尋

寄宋飲泳

欲共譚詩一解顏停雲望極思依依梅花賦就鷹平老
楊柳門閉靖節歸驛路數程征馬瘦家書千里過鴻稀
思君怕倚闌干北拄笏看山竟落暉

北窗

北窗隱几樂吾天莫遣新愁到耳邊一帽好花洪醉舞
半牀涼月伴閒眠故人自欲辭文叔明主何嘗棄潔然
留取長安遮日手養成指甲理朱絃

拜霞巖待制伯祖墓下

難尋華表與豐碑三尺墳臺山四圍翁仲多年蒼珮剝
子孫寒食紙錢稀瘦藤拔地長蛇走灌木維垣野鼠肥
遠也久違鄉族去忍將椒酒酹斜暉

高臥

人生天地一蘧廬耕鑿雖勞樂有餘因閱杜詩刪舊稿
爲觀羲帖學行書山公醉後猶騎馬渭叟閒來只釣魚
世道秋風總蕭索何如高臥白雲居

雨餘

雨雨鳴鳩語盡檐雨餘芳草欲生煙甕頭酒熟常留客
象外詩成頗類仙楊子有才猶執戟淵明無事合歸田
地偏時事人傳少收拾琴書且醉眠

元友山南山新居

桃柳參差出短牆小樓突兀看湖光出門便與青山對
讀易能消白日長硯石洗來如玉潤藥苗曬得似茶香
鄰僧亦有通文者常把詩來惱漫郎

再賦

幽居穩占南山下人迹稀疏水竹村轉巷始知猶有路
傍湖更好別開門酒尊盡日營謀婦詩課閒時略抱孫
孤鶴不來高士少暗香且伴月黃昏

答胡葦杭

久矣相期物外游長風吹不斷閒愁兩山翼翼青如舞
雙鬢鹿鹿白始休蕉鹿夢回天地枕蓴鱸興到水雲舟
舊歲方鏡明如月看去看來又一秋

次胡葦杭韻

曾識滿明上巳時纔能游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過
杜宇不鳴春自歸雙冢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來稀
江南尚有餘寒在莫倚東風褪絮衣

送王仙麓使君赴道州暫歸三山

家山小爲離支酋征旆催行莫待秋應有矮奴騎竹馬
相隨迓吏拜蘭舟舜山如黛當樓見楚水浮香繞郡流
念我有親頭雪白雲龍追逐恨無由

奉寄恬上人

竹笻輕健草鞋寬野外消磨半日閒病葉已霜猶戀樹

片雲欲雨又歸山燈分寺塔晴偏見水隔漁家夜不關
愧我莫如沙上鷺霎時飛去便飛還

閻氏園池

眞妃已返鳳臺仙獨立池亭思愴然海岳不傳青島信
石房誰伴白雲眠宮桃移種難生實院鐸初翻又引鞭
凝碧荒涼弦管靜萍花浮滿釣魚船

江上送友

知爾懷親憶故州相逢沽酒且遲留夕陽有恨荒荒白
江水無聲泯泯流孤鳥出潮投渚尾野廬飛雪壓船頭
卻愁明月中秋近不得同登庾亮樓

送劉竹閒歸廬陵

驌驦路梅花漠漠寒裁彩絮帽出長安懸知客久歸心切
自覺交深別語難春入西江隨馬去山留殘雪待人看
青原白鷺如相問十載湖濱只釣竿

道場山

山行龜背路羊腸伏虎禪師古道場老木陰中安御座
白雲堆裏撫僧牀勺泉清澈涵秋味尖塔孤撐界夕陽
笑月亭空人影散松風和雨動天簧

何山

溪轉峰回一徑平田頭白水照人清寺因何氏對山姓
客把坡詩證地名蘿月長隨行道影杉風猶帶讀書聲
雲津橋下遄流急僧灑裝客灑纓

新安郡圖

亭樹凌空眼界寬得朋來此獨憑閣春浮練水蒸城霧
雪被黃山入座寒古樹巢空羣鳥散荒池沙滿碎藻乾
白雲在望歸期定不見青油讓牡丹

拜孫花翁墓下

水仙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薦菊有亭今作圃
埽松無地漫留墳蝸牛負殼黏碑石老鶴攜雛入隴雲
欲把長簫歌楚些卻憐度曲不如君

兵閒有歌舞者

邊塵未定苦無謀年少金多絕不憂野戰已酣紅帕首
塗歌猶醉錦纏頭娥貪銀燭那知死月戀金尊不照愁

亦欲避秦高隱去桃花源上覓漁舟

寄董無益

郵鈴帶箭髮紛紛何日山深耳不聞遷客無鄉難避禍
飢民失業半充軍馬蹄亂踏湖西雪雁陣平拖塞北雲
我亦嬾談今世事自看弔古戰場文

題小閣一圖和氣

斷窗黏紙著方牀四面虛明取向陽既坐來終日煖
皮簾揭動北風涼挂餅水滿梅花活折鼎湯鳴芋子香
布被蒙頭晝眠熟不知門外雪洋洋

董靜傳挂冠四聖觀

靜按秋涤洗荷衣問隱孤山隻鶴隨得酒可謀千日醉

挂冠猶恨十年遲雲和家有仙人譜石鼎今無道士詩
莫對梅花談世事此花曾見太平時

劉悅心入道三茅觀

鵬冠高挂九松巔去結三茅香火緣相國向猶爲道士
將門今又出神仙坐看紅日生滄島吟寄青衣入洞天
跨鶴歸來雲舍近西風井邑只依然

同楊心卿過孤山訪靜傳不遇自游和靖祠下明

日奉寄二高士

飛仙又向別峰游竹下閒房且小留滿鬢朔風吹客帽
倚闌落日在漁舟梅花路冷難尋鶴家蓱草田荒半作洲
獨往獨來沙鳥怪山空木短使人愁

酬鄧山房尊師

山房閒伴白雲棲琴不須彈聽者稀北道主人新拜號
西湖隱士舊傳衣粤亡末合鴟夷去蜀遠難隨杜宇歸
亦欲共君聯石鼎龍頭豕腹怕相譏

不應聘高士

束書入谷起徵君盥耳淵棲似不聞知有故人來問字
喜無通客爲移文忍貧羞說黃金盡愛老慵將白髮芸
獨倚高樓南北望青天依舊有閒雲

懷古

吹殺青燈炯不眠滿衿懷古恨絲絲江東曾識桓司馬
滄海難追魯仲連吳岫月明吟木客漢宮露冷泣銅仙
何時一酌桃源酒醉倒春風數百年

和范愛竹三首

半生豪氣學元龍湖海惟知敬數公徒有貞心招隱逸
恨無巨眼識英雄天衢騎馬衣冠異雨屋鳴雞杼軸空
西崦東屯何日了定應愁老浣花翁

秉燭追游憶盛時歡悰終較昔年稀柳多客折涼陰薄
薇少人餐雨綠肥胡蝶覺來方識夢海鷗飛去未忘機
相逢且可談風月莫話興亡與是非

風雨蕭蕭白晝昏肅襟受此一涼恩邱園不作軒裳夢
陵谷空遺斧鑿痕乍可扣舷歌楚澤何堪抱瑟立齊門
有時散步西原上共醉田家老瓦盆

問趙元父病

裹飯無因絕往還惟應帖子報平安山公馬向花前放
岐伯書從枕上看貿易近來多北藥支持强欲著南冠
有時泥醉西園月只欠梅花共倚闌

贈金蓀壁

黃紙紅旗事已休莫思入谷有鳴騶天開東壁圖書府
人立西湖煙雨樓林淺易尋和靖隱菊荒空憶魏公游
客來把玩新題扇半似鍾繇半似歐

再答元父

驟裹龍媒去未還獨騎款段客長安青黃誰采溝中斷
黑白當從局外看尊俎風流陳日月山林人物古衣冠

桂花滿袖王孫遠空倚天風十二闌

寄趙春洲莫兩山

湖山滿目舊游空風景荒涼客路窮雨意忽生桐葉外秋光都在木樨中乾坤混混多游騎江漢寥寥有斷鴻自古隱人多嗜酒卻憐無酒醉新豐

和兩山二首

世事枰棊入角危身人袖手只攢眉路通巴蜀那須檄馬立澶淵更要詩公竟醉耶從汝笑樹猶如此信吾衰傳聞雙珥消兵氣猶把葵心向藿儀

窮鄉何處覓新豐身世悠悠醉夢中未學伏波尸馬革且隨甫里問龜蒙檐頭喜有桑榆日兵後那無草木風

亦欲飛神游八極扁舟坦臥不須篷

讀陳去非集

簡齋吟集是吾師句法能參杜拾遺宇宙無人同叫嘯公卿自古歎流離窮途劫劫誰憐汝遺恨茫茫不在詩莫道墨梅曾遇主黃花一絕更堪悲

句龍爽毛女

曾是阿房學舞人玉簫舊譜尚隨身喜歸尚嶺尋仙藥忍見秦宮化劫塵松蜜春腴差可飽槲衣秋碎不須紉憑誰嘆起句龍爽更寫湘妃與洛神

梅花

爲怕緇塵染素衣凍痕封蕊放香遲月來忽送關干影春到不分南北枝啼夢翠禽依樹宿斷魂玉笛隔花吹

任他萬片隨風去須有青青葉底時

夢想幽房無處尋相逢依舊感寒心要看月底玲瓏玉休折枝頭蓓蕾金清曉風霜和鹽冷黃昏庭院覺香深揚州一樹春多少殢得何郎瘦不禁

潮

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聲萬馬突圍天鼓碎六鼇覆背雪山傾遣朝魏闕心猶在直上嚴灘勢始平寄語吳兒休踏浪天吳罔象正縱橫

湖上

嵐霧濛濛曉未收青紅窗戶失飛樓雨添芳草侵官道水漲浮萍入御舟蘇小只傳身後曲江淹曾賦別時愁杏花風急清明近已覺新寒似麥秋

春日田園雜興

一灣新綠護茅廬草細泥鬆已可鉏野老但知分社酒地官甯復進農書鶯花眼界人煙外蠶麥生涯穀雨餘我愛賦歸陶令尹柳邊時見小籃輿

次胡葦杭韻

連作湖山五日游沙鷗慣識木蘭舟清風寒食荒城晚燕子梨花細雨愁賜火恩榮皆舊夢禁煙風景似初秋鳳絲龍竹繁華意猶爲西林落日留

秋日西湖閣亭

西湖一曲百泉通漠漠青山遶梵宮故國園林秋色淨
明朝風雨桂花空銀笙玉笛清歌外畫舫珠簾落照中
人物風光兩相稱兒童遮莫笑山翁

飲陸靜復山房分韻得時字

連轡行春自作期尋芳卻笑我來遲三杯雲液花前酌
一曲瓊簫竹下吹滄海桑田非舊日石泉槐火有新詩
山中道士閒於鶴門外紅塵總不知

石屋洞

誰擘空青露石坳游龍伸臂下南高鬼神穿鑿地脈碎
風雨支撐天柱牢峭壁蒼苔侵佛髻懸崖滴乳溼僧袍
伽藍聞是香山叟燈暗荒池沒野蒿

蛇山

閒尋石澗列雲扉樹影生涼怯芰衣靜碧軒窗聊寄傲
軟紅塵土竟忘歸滿傾竹葉春霞滑輕摘蕉花曉露晞
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更依依

湖上值雨

波痕新綠草新青有約尋芳苔不晴莎徑泥深雙燕溼
柳橋煙淡一鶯鳴山圍故苑春常鎖泉落低畦暖未耕
十載舊踪時入夢畫船多處看傾城

同段吉甫汎湖

西湖春碧淨無泥畫舫朱簾傍岸移寒食清明初過後
杏花楊柳乍晴時從教西日催歌鼓莫放東風轉酒旗
只恐明朝成雨去暗驚濃綠上高枝

同陳彥國泛湖

斜堤高柳綠連天且繫閒人畫畫船花事已空三月後
湖光還似十年前洛陽園圃惟詩在江左英雄託酒傳
亦欲扣舷歌小海恐驚沙上白鷗眠

陪戴祖禹汎湖分韻得天字

冉冉夕陽紅隔雨悠悠野水碧連天山分秋色歸紅葉
風約蘋香入釣船鐘鼓園林已如此衣冠文物故依然
當歌對酒腸堪斷倒著烏巾且醉眠

鳳皇山故宮

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

鷗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採官猶禁故苑煙花客自看
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

集慶寺

平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游更有誰願僧漫圖金粟影
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筍猶含擘自摘青茶未展旗
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卜居白龜池上

一琴一鶴小生涯陋巷深居幾歲華爲愛西湖來卜隱
卻憐東野又移家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花
阿母抱孫閒指點疏林盡處是棲霞

過李山人居

數椽竹屋傍秋江屋外疏籬隔柳椿客至旋分垂釣石
雨來自掩讀書窗癡兒詐鏡時翻背小婦彈箏不識腔
自古漁樵有遁逸未應只說鹿門龐

題趙子固水墨雙鉤水仙卷

冰薄沙昏短草枯采香人遠隔湘湖誰留夜月羣仙珮
絕勝秋風九畹圖白粲銅盤傾沆瀣清明寶玦破珊瑚
卻憐不得同蘭蕙一識清醒楚大夫

書與士贍上人十首

我本迂疏落拓人滿頭霜雪滿懷春登山有屐身恒健
挂壁無弦趣更眞往歲效官殊漫浪老來學佛離貪嗔
卻憐衛鶴齊雞輩空費心機不庇身

北風雨後忽南風頃刻開晴又轉東后土未乾偏有恨
漏天難補太無功小樓兀坐思猨鶴好客相期避燕鴻
壁上墨蘭香可掬令人常憶所南翁
豪氣年來漸塌除簞瓢自樂守臞儒江頭盡醉唐朝士
澤畔行吟楚大夫萬里鵬鵬何必羨一官蟻蝨不如無
葛巾草履從人笑莫問青衫似葉枯

題溧陽市

萬家大縣舊留都一派中江入太湖縮項魚肥人膾玉
長腰米貴客量珠府分南北寒蕪合橋直東西夜市無
卻是旗亭浮蟻美杖頭能費幾青蚨

魯菴尊師以彝齋白描四獅命作韻語

淡墨英英妙寫眞一花一葉一精神繁香曾入廬山夢
婷娶各隨兒女緣臼飯充腸聊當肉好書到手不論錢

遺珮如行湘水春小白凝珠還勝雪輕黃承讌不生塵

老僧嫻作浮華想空谷猶疑見似人

題李公略示高郎中吳山觀月圖

憲高宜晚更宜秋下馬歸來卽倚樓納納乾坤雙老眼

滔滔江漢一扁舟滿城明月空吳苑隔岸青山認越州

李白酒豪高適筆當時人物總風流

橋李亭

閒抱琴書橋李游仙壇古屋一茆留驛橋通市人沽酒

湖水依城客放舟葵扇桃笙聊卻暑蘋花楓葉已知秋

坡翁仙去詩聲在寂寞林塘臥白鷗

眞如寺

一橋天矯界雙湖野徑沿流到佛廬石塔殘燈猶閃爍

相家喬木已蕭疏苔封古井晴逾滑骨冷荒山草不除

長水法師癡太甚鈍根人定欲何如

劉伶墓

鳳浦鴛湖西有墳此塋寂寞淚花紅雨鬼仙句

淡月黃昏酒聖魂有鍤已隨棺槨化無碑空信艾翁言

螟蛉蜾蠃今何在起爲先生酹一尊

送峿侍者游茅山

雲開三茅古洞天借風一棹荆溪船所思緜緜常在夢

此行冉冉如登仙汲泉淨洗黃獨雪剔石深耕瑤草歷

蕙帳香凝蒲坐暖共讀南華秋水篇

集虛書院

築室東皐野水濱室中生白座生春了知空洞元無物

須信清明自有神幽徑草花聊適趣閉窗筆硯不霑塵

酒經丹訣非吾事萬卷書藏一老身

游天竺二首

行徧山巔又水涯尙無紅葉與黃花長松夾道六七里

小墅通郵十數家竺國雲深僧寂寞草堂洞古石嵯牙

野翁共醉官壚酒扶醉歸來已暮鴉

登覽欣逢勝日閒蒼松九里費躋攀行過綠水盡頭路

步入白雲生處山猨鳥尙能知異境仙凡原不隔重關

幾時拂袖逃塵網野衲樵夫往還

游智果寺

獨徑蒼苔引瘦筇牆陰修竹碧玲瓏青山猶及見坡老

小雨何須問社公雲冷石藏烹茗雪日長門掩落花風

定知神扈題梁字不與當時劫火同

晦日攜幼湖上

葛嶺蘇堤晝寂然東風吹我過湖船江山信美無人會

兒女情多只自憐柳色染勻春淡蕩楊花落盡日暄妍

麥秋天氣渾如此卻笑征衫未脫緜

己丑再遊九鎖山呈介石

瓊館幽深路屈盤千年香火未灰寒園荒久已無靈藥

蘚化何緣得大丹三尺草封潛閟墓一方雲護許仙壇

唐人多有畫題字白把松明入洞看

溪風吹雨掃寒雲盡見青山面目眞古石老松應識我

閒花幽鳥自娛人丹泉有術偏宜酒蒼壁無苔不受塵

昨日少年今老大笑看霜葉對秋春

送西秦張仲寶遊大滌洞天

天柱峰高鎖翠微痩筇蘚舊相知雲埋樹脚藏深洞

竹引泉聲過別池仙去豈無遺迹在君遊卻恨十年遲

松花酒熟須拚醉多看青山剩賦詩

李待詔虎溪三笑圖

偶然行過溪橋正自不值一笑三人必有我師不笑不

足爲道

上巳感懷

一春無況嬾游山風景依然三月三十里楊花深似雪

人生一笑良難莫問是同是別青山相對無言溪聲出

廣長舌

丹心

丹心只有杜陵知愁讀傷春五首詩傳語韋年休度卻

江南正是落花時

登寶林應天塔

越王城下草青青眺遠須登第幾層白髮山僧閒指點

斜陽古木是諸陵

朝天門城角

蕭蕭秋風起白榆山前吹徹小單于行人便作邊城聽

忘卻杭州是故都

斷橋聞角

柳外宮橋出戍樓和霜和月按梁州吹時莫近孤山下

千樹梅花不識愁

懷向古

曾同野竈煮溪魚別鶴歸遲信息疏不是山中無楮葉

誰嘗嬾寄入城書

博望

使者星明犯斗牛歸槎穩放絳河秋茂陵可是無仙分

不載丹砂載石榴

且讓春風與燕鶯

題燕肅畫卷

溪路迢迢繞碧峰白雲迷卻舊行蹤買舟歸去山中住
終日茆亭坐聽松

題趙松雪迷禽竹石圖

錦石傾欹玉樹荒雪兒無語戀斜陽百年花鳥春風夢
不是錢塘是汴梁

題和靖先生觀梅圖無懷上人徵予作

癡童癯鶴冷相隨笑指南枝傍小溪到處一般香影色
孤山只在斷橋西

雲屋上人久別承寄以詩次韻謝

月落城空鶴倦飛密雲深樹靜相依閶門北去山如畫
有日同師步翠微

趙子昂陳仲美合作水鳧小景

良工苦思可心降底事文禽不解雙欲采芳華波浪濶
芙蓉朵朵隔秋江

題三忠堂三首 趙蔡宅也

丞相當年握筆時封胡羯末總佳兒後來家有無窮事
便是天仙也不知

謝砌諸郎入寄奴機雲忘祖亦忘吳一門一品如今有
三世三忠自古無

一紙郁雲傲劫灰慈親一見一心摧如今王謝堂前燕
飛入人家更不回

題趙仲穆山水二首

溪路迢迢繞碧峰白雲迷卻舊行蹤買舟歸去山中住
終日茆亭坐聽松

題趙松雪迷禽竹石圖

錦石傾欹玉樹荒雪兒無語戀斜陽百年花鳥春風夢
不是錢塘是汴梁

題和靖先生觀梅圖無懷上人徵予作

癡童癯鶴冷相隨笑指南枝傍小溪到處一般香影色
孤山只在斷橋西

雲屋上人久別承寄以詩次韻謝

月落城空鶴倦飛密雲深樹靜相依閶門北去山如畫
有日同師步翠微

趙子昂陳仲美合作水鳧小景

良工苦思可心降底事文禽不解雙欲采芳華波浪濶
芙蓉朵朵隔秋江

題三忠堂三首 趙蔡宅也

丞相當年握筆時封胡羯末總佳兒後來家有無窮事
便是天仙也不知

謝砌諸郎入寄奴機雲忘祖亦忘吳一門一品如今有
三世三忠自古無

一紙郁雲傲劫灰慈親一見一心摧如今王謝堂前燕
飛入人家更不回

題趙仲穆山水二首

溪路迢迢繞碧峰白雲迷卻舊行蹤買舟歸去山中住
終日茆亭坐聽松

題趙松雪迷禽竹石圖

錦石傾欹玉樹荒雪兒無語戀斜陽百年花鳥春風夢
不是錢塘是汴梁

題和靖先生觀梅圖無懷上人徵予作

癡童癯鶴冷相隨笑指南枝傍小溪到處一般香影色
孤山只在斷橋西

雲屋上人久別承寄以詩次韻謝

月落城空鶴倦飛密雲深樹靜相依閶門北去山如畫
有日同師步翠微

趙子昂陳仲美合作水鳧小景

良工苦思可心降底事文禽不解雙欲采芳華波浪濶
芙蓉朵朵隔秋江

題三忠堂三首 趙蔡宅也

丞相當年握筆時封胡羯末總佳兒後來家有無窮事
便是天仙也不知

謝砌諸郎入寄奴機雲忘祖亦忘吳一門一品如今有
三世三忠自古無

一紙郁雲傲劫灰慈親一見一心摧如今王謝堂前燕
飛入人家更不回

題趙仲穆山水二首

溪路迢迢繞碧峰白雲迷卻舊行蹤買舟歸去山中住
終日茆亭坐聽松

題趙松雪迷禽竹石圖

錦石傾欹玉樹荒雪兒無語戀斜陽百年花鳥春風夢
不是錢塘是汴梁

題和靖先生觀梅圖無懷上人徵予作

癡童癯鶴冷相隨笑指南枝傍小溪到處一般香影色
孤山只在斷橋西

雲屋上人久別承寄以詩次韻謝

月落城空鶴倦飛密雲深樹靜相依閶門北去山如畫
有日同師步翠微

趙子昂陳仲美合作水鳧小景

良工苦思可心降底事文禽不解雙欲采芳華波浪濶
芙蓉朵朵隔秋江

題三忠堂三首 趙蔡宅也

丞相當年握筆時封胡羯末總佳兒後來家有無窮事
便是天仙也不知

謝砌諸郎入寄奴機雲忘祖亦忘吳一門一品如今有
三世三忠自古無

一紙郁雲傲劫灰慈親一見一心摧如今王謝堂前燕

更看山人一局棋

風扶濃雲起暗車捎窗雨腳亂如麻山中茆屋應安穩

不向溪聲送落花

新竹修修綠過牆讀書門外亦陰涼道人清福不宜受

卻入西山看夕陽

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踏破玉闌干空山月落春風換

直作羅浮夢裏看

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卽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

綠陰門外有紅塵

珠簾玉柵綺羅叢猶有承平京洛風飲罷歸來游騎少

一庭明月夜方中

題馬秀卿郊墅

仙人朝去莫知還埜色屋光一草庵少室何妨高索價

莫敎輕指作終南

題天壽觀清隱山房

紫極秋聲竹滿軒一塵飛不涴琴樽白雲自逐秋風去

臥看君山嬾出門

泊桐鄉

雪晴霜樹勝春紅回首臨平杳靄中正是詩人樓穩處

青山明月滿歸篷

宿本覺寺

竹樹號風似說禪青燈布被抱愁眠東坡三過我一宿

盡是人生淸淨緣

宿賢巖書所見

林深葉滑路乾遲草子青紅上客衣貪看宜霜亭下石

不知山後白雲歸

遣何

久欲脫塵網未有辟穀方釋然山中游世慮可暫忘中

鵰鶚亦知幾深入蒹葭藏臥豹南山放中流吾不如漁郎

逢顧君際

高荷不受雨傾瀉與低荷低荷强自持聚雨傾入波朝

雨尙滴瀝晚雨忽滂沱臨池臥以聽雨聲靜中多雨耳

螢火惟知夜燈花不待春

制蒲分坐具貯瀑入軍持

風雨不出戶兒孫共讀書以上見方萬

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里桐江集

老尙留樊素貧休比范丹以上見癸

太上感應靈篇圖序

人生天地閒凡吉凶禍福善惡得失消息盈虛之故一感應之理而已感應者其陰陽之妙用氣理之眞幾歟是故吾夫子釋大易中孚鳴鶴一爻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違之萬化不窮感應一理所以感應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實感應之樞機也善則明理不善則昧理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故曰動天地又釋坤履霜一爻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必有餘殃蓋以天下事未有不積而成者所積善則福及子孫積不善則蓄流後世慶以滅身其斯之謂歟蒙嘗見善齋李先生注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嗣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塘善士陳君實又能析條比事列圖附注揭之座右眞勉人立心行已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余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卽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冥冥可懼久

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應如響斯答事理必然無可疑者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其斯之謂歟蒙嘗見善齋李先生注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嗣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塘善士陳君實又能析條比事列圖附注揭之座右眞勉人立心行已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余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卽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冥冥可懼久

題陳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禍出入起居恐懼修省舉頭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目十手之指視何止一鄉之善士而止哉求余序篇首不敢辭凡我善友尙監於茲仇遠書

馬霞外詩集序

錢塘有隱君子曰馬虛中其資也粹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于孝弟清勤恬雅動以古人自飭暨出家著道士服隱約西湖之濱士大夫慕與之交不過習清虛談淡泊無一言及勢力聲利而世之能寒熱人者爾爾我我進退語嘿之閒一言不公屈蓋內重而簡外信已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誠心說服焉噫君子哉予與虛中游有年平昔已敬其人一日虛中攜詩卷相示大抵以平夷恬淡爲體清新圓美爲用陶裵于空令道于趣渾然天成不止於煙雲花草魚鳥而已鄉有雪巖褚先生者博學卓行之士也執古刀尺裁量晚後虛中從之學盡得其奧妙況汗漫萬里遠覽崧岱之雄拔江河濟淮之奔放近挹兩峰三潭六橋之佳麗秀整交廣視瀾胸次宏豁宜其筆力不凡如此昔人謂不行千里不可讀杜詩而夔州以後殊更老成予于虛中之歸不但放一頭且畏之矣西湖物物是詩料秋來日日是詩思尙當與子吟嘯於乾坤萬象之表大德六年九日里人仇遠序

讀山中白雲詞意度超元徃呂協洽不特可寫音楠且亦可破歌筰鸑鷟滿廟方之古人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之別若言順律外律協言謬俱非本色或一字未合一世謂詞者詩之餘然詞尤難於詩詞失腔猶詩落韻詩不過四五七言而止詞乃有四聲五音均拍重輕清濁句皆廢一句未妥一闋皆不光采信寔乎其難又怪隨邦腐儒窮鄉鄙叟每以詞爲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捌几擊街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予幼有此癖老頗知難然已有三數曲流傳朋友閒山歌鄙諺是豈足與权夏詞比哉古人有言曰鉛汞交鍊而丹成情景交鍊而詞成指迷妙訣吾將從叔夏北面求之山邨居士仇遠序

書與元仁詩卷後

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暇日與里人盛元仁言之余與元仁俱以筆墨受兩山先生知余之心元仁之心先生之心同矣元仁歸十錦將東書渡淮輒錄小卷贈行以寄君思若元仁小好詩錄以教我以寄予思明月天涯千里對面稍不孤矣

跋寅七夕前三日武林仇遠題頓首

書與王瞻上人詩卷後

王照十人徃靜好修與予晦翁笑隱長老三世交交求之古人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予斐章遂信手寫七言十首塞白上人其爲我佛前懺悔綺語業至治元年九月山村老友仇遠書於北橋躬行齋

跋思陵御書東坡人蔘地黃詩

光堯皇后憲聖慈烈楊娃御書也夫婦筆法追及晉人前此所未有書二藥草以賜人臣藥石之訓也俱非草韋觀者宜知山外之意丙寅清明日錢塘仇遠題于邵氏書館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三十年前極罕得見近數數見之大概雄實篤厚如其人涪翁傷肥之論無乃太嚴此六帖信意行筆天眞爛漫尤可愛世諺平圓攻媿後郗不善書輒欲評書予之謂歟

跋求志齋陸仲覽居

大隱山林小隱朝市不事外求各志其志義行義志仁行仁云何古昔未見其人攻苦食澹我志顏閔栖朋釣寂我志堅尹志一先定詎爲氣移朝斯夕斯心誠求之存則求志充則達道先求放心庶可深造延祐七年中和節書

跋顧德謙畫卷

蘇武奉上林帛書生入玉門關一事今古榮之而未有繪之爲圖者繪之自德謙始德謙畫人比之王維此圖雖無摩詰氣韻而筆力遒健人物精雅凱之而下不多見也楊氏家藏墨蹟

跋東坡書楚頌帖

坡仙足迹徧天下到處卽視爲傳舍作冷泉主蒜山房容海北天南九萬里風何時果能稅駕晚歸陽羨將卜居逍遙乎田野楚頌之謀未成而楚些作矣惜也南陽仇遠與古澗文心之新城羅云叔同觀于西湖之東鐵網珊瑚

跋倪元鎭秋林山色圖

雲林此圖不甚類平居筆清潤之致似全法巨然洪谷之意蓋其天資遒逸隨其步武無不妙絕雖簡略沖遠而濃淡高下似弱而老似淺而深洵得意之筆也寶之毋數六硯齋筆記

題陳仲美文禽

大德五年辛丑秋仲美訪子昂學士於餘英松雪齋新晴溪碧作此如活使崔艾後生當讓出一頭修飾潤色子昂有焉昔人有以千金換能言鴨者此雖不能言亦非千金勿輕與是年除夕題于躬行齋南陽仇遠

題江道貫百牛圖

山中人有以百牛圖相示余謂宣王考牧于阿于池九十其犉已詫其牛之多況濕濕之耳滿二百耶田舍翁每以多牛爲富安得一黃犢歸耕南山下余所愛一牛耳掩卷一粲

跋趙榮祿小楷過秦論

余十數年前遊白石披雲庵南谷杜先生出示于昂所書黃素黃庭經楷法端勁今復見過秦論于民瞻字畫比黃素尤縝密實爲二妙爾來子昂小楷與前微不同年事筆力日進日益眞余之畏友也大德辛丑長至日南陽仇遠書

題趙子昂書

余見子昂臨臨河序何翅數百本無一字不咄咄偪眞如郢人運斤成風庖丁奏刀批卻導窾因其固然如輪扁老子斲如大馬捶鉤不失毫芒得之心應之手在夫熟之而已此本經師道子俊鑒定增價十倍錢塘仇遠

跋東坡自書春帖子詞

殿閣位次春帖自歐公凍水之後惟有坡老因頌寓規才調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莫知工拙周美成亦有才思者代內制春帖子三十首率平平無奇及讀楊廷秀詩云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劉潛夫嘗充僊直恨不得

當筆揩詞以續古人使果楊劉爲之又不知能如坡否
若徒緝綺麗訣說之詞則在太白清平樂王建和凝宮
詞下風矣予曩年在道宮兒一本文雖完而字頗肥不
及此軸遠甚嗚元祐往矣咸淳而後不見春帖者四五
十年矣黃金臺下白玉堂中今揮翰手代不乏人太平
典故行當拭目錢塘滄祐遺民仇遠謹書時與四明藏
仁長僧本暢同觀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　周密

我昔游七閩百嶺爭巖巢白雲漲川原深谷如積雪又
游老姥岭阴燈緣曲折長林翳寒日千里行落葉轉頭
孔十年遐想正愁絕開圖意忽動懽悅生內熱何年賦
歸田初志遂所愜懷哉復懷哉清夢繞林樾

寄仇仁近　方鳳

憶昔三浙湄匆遽買舟訣大海漲波濤排空銀浪掣時
方逢杪秋涼風正淒絕況復嬰沈痾殘喘一身孑落日
古渡橫牽衣各嗚咽尚期營歸歟旋泛山陰雪詎料人
事遷芳春竟五閱寧無雙鯉魚寒溫敬曲折顧茲悲憤

衷未足陳一切階前金鳳花當車行復輟閣上西湖光
可似舊澄澈

次韻仇仁近至日　方回

浪說春回地底陽駝裘正怯北風涼未來事甚雲難測
已老身無日再長紫邏招魂千里雪彤庭待漏五更霜
閒人幸脫拘攣外客枕何庸蚤起忙

次韻仇仁近有懷見寄　方回

身歷干戈百戰塵休官仍似布衣貧每看事有難行處
未見心無不媿人秋稔粥饘猶可繼夜涼燈火已堪親
閉門讀易吾謀決莫用蓍龜問鬼神

次韻仇仁父曉秋雜興三首　鮮于樞

薄宦長爲客虛名不救貧又看新過雁仍是未歸人郊
屋寒誰補柴車晚自巾青雲有知已潦到若爲親

地靜莓苔合心閒落葉深炎方秋尚暑水閣晝多陰嵩
意時觀畫怡情偶聽琴起予賴詩友爲爾動微吟

身共賓鴻遠心同野鶴孤謀生知我拙學稼任兒愚北
望空思汴南游未厭吳餐須問藜藿興不在蓴艫

寄仇仁近先生　黃溍

一官十載尚沈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爲社友
從呼杜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僑步誰當出後塵
招隱詩成無處寄暮雲凝碧正愁神

陪仇仁近先生登石頭城　黃溍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游成汗漫高步覺岭嵘
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　吾邱衍

老去陶元亮歸來向子平鄉關成久別故舊喜相迎上
宅來江燕移尊笑海鯨新傳浣花句未怪作金聲

別仇山村　吾邱衍

劉伶一鋪事徒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玄何處問
西泠西畔斷橋邊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　趙孟頫

客居破屋苦秋雨黑潦侵墻廳欲沈青藥明朝不堪摘
誰能載酒慰幽心

送仇仁父分教溧陽兼寄張仲實　袁　袁一作柄

往讀大歷才子詩常恨諸人不公卿當時將相漫豪舉
誰如千年麗句留佳名破帽飢吟孟貞曜一尉辛勤晚
初調至今山水餘妖妍尚有當年賦詩料廣文清絕非
警曹況君意氣淩雲高襟宮寬閒矜佩集底用如彼雕
鐫勞丹陽湖西足煙樹想像昭關遁逃路六朝舊迹徧
蒿萊盡是諸賢醉游處人生自古幷合難詩人今日盟
未寒聯珠粲比百里聚會見十史昂頭看西秦公子眸
炯炯陽羨三年官舍冷憑君爲我致相思行矣追尋嘯
煙艇

次仇山村見寄　龔　璛

故舊相望憐索居病身禪榻了無餘從知聚散等夢
卻要寒温多寄書四海定交吾靡靡浮雲方駕自魚魚
惟君尊酒論量好出口他人得口徂

輓仇山村　錢惟善

詩窮八十年江海正淒然玉塵風生頰青山雪滿顛門
牆張籍俊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

輯山村先生詩藁　張　翥

昔在垂髫日今嗟薄暮年牀孤郗氏選詩得謝公傳故
國空戎馬荒山冷墓田祇今後死者忍淚讀遺編

錢唐數友皆不免以學正之祿餬口鄧善之得杭
張仲實得江陰居存博得婺白湛卽得太平仇
山村得鎭江一時皆有遠別次善之韻與仁近

戴表元

吳州西去水漫漫回首飛雲古樹端故國琴書今有意
中年歌酒我無歡江田雨飽魚龍橫湖郭春輕鴈鶩寒
暫濯塵纓作遊事儒官辛苦不須嘆
何處江湖不是歸吳聲不盡楚聲微客來可歎船魚賤
公退須吟堠馬稀歲熟名醪香市巷潮迴古刹照巖扉
頻年思拙疏酬和此去風情不願違

次韻仁近見和懷歸五首

諸公合沓據天津往事微茫問漢濱老病腐儒無可意
雪霜死草有重春散花不復來天女中酒焉能致聖人
誰且生塵賦羅襪吾家已恐飯生塵
輪蹄追想禁街馳尙有君平賣卜帷遁世久忘三接卦
懷人空賦八哀詩斂華就實嗟何及悟往知來尙可爲
歸去井梧應好在白頭江令自堪悲
日短晴窗頃刻陰乾坤萬慮入孤斟故交剩見車逢笠
初學誰羞屋畫金斐鏡豈堪朝幌覩茗爐聊伴夜瓶吟
生平不倚心如鐵似覺難禁世故侵
萬險千艱歷歷更是非他日付誰明著書何用心徒苦
欹枕無眠耳自鳴劫火不虞逃厄運浮漚亦復任殘生

說與稗官應未滅堂厨初未識魚羹簡齋謂此
端能何地脫塵寰蕭蕭松聲夢寐間無限三槐仍九棘
敦知東國與西山聲名赫奕終非福滋味悠長莫若閑
馬足車輪不到處陶門惟有晝常關

次韻仁近訪約予不至 方回

風塵矯虔稱寡孤披耘暴骨紛痕猶驟得如願宮亭湖
鬼妾色悲充爾娛老夫旅庖慳薪蔬饕僕揶揄朝連晡
疇昔過君觀異書諄語謂爲饑所驅前二千石出無驢
徒步亦無傍人扶忽往候還元不拘休官解縛身自如
有酒可再折簡呼索詩即恐投如鼈歸與歸與巾柴車
不用祖席歌驪駒青山白雲落吾手春天夢斷章臺柳

舊聲夜夜過更闌歸舟屢阻千灘漲暑簟頻驚五月寒
客心何日渡桑乾瑣瑣良難雨更難途潦家家踰戶限
會許燈花報晴信書帷新照玉蠹丹

再用雨不已韻答仁近 方回

良苗所至已沈沒寄語雲師盡少休暮境豈堪逢歲歉
腐儒可但爲身憂敗牆蛇出頻穿戶濕杜蝸升欲上樓
擬問鄰酤破岑寂督郵聞說酢如榴蛇出窩屋之主人家

次韻仇仁近暑中二首 方回

初減官河幾許深向來惟恐百城沈晴增近喜收舊滴
暑屋殊嫌乏樹陰妾婦齒牙工鬬閙比鄰痛痛厭呻吟
憑知壯士無顏色賴有同心可斷金
瞬息涼炎代謝頻沈冥自養靜中身讀書快意如抓痒
多公二十歲筋力早衰微棄物猶殘歷童心更美衣春
光終古在人事逐時非但願千戈息無庸詠戚薇
喧鄰巷語愁動故鄉心七裘從今始蒐裘可緩尋

次韻仁近客興二首 方回

得句言懷當寫眞幸不與開當世事可須常作半途人
忽思秦漢干戈際商嶺猶堪避戰塵

雨夜懷仁近二首　方回

平生湖海氣歲晚可誰鄰朋友非難得情懷未必眞孤
燈昏夜日破衲冷秋身明日天晴否過從僅此人

次韻仁近九日予病不出　方回

炎涼飄忽嘆如流久客仍逢歲不秋高處未應堪著眼
悶中惟可獨搔頭市酤太惡難霑醉晴色良佳竟倦遊
戲馬龍山總灰滅兒曹焉悟此身浮

次韻仇仁近謝詩跋　方回

鸚角朋從飾帨觿成人可更戲同圭萬鈞致力終能舉
一字爭工未易題魯頌向來晞考父雲風元自異公西
長江破浪輸君手肯學溪舡逆上溪

次韻仇仁近晴窗二首　方回

濶毛足可繼晨羞窗暗窗明日去留古道海深磐石壁
時晴風緩暖絲游天淵有閒終何恨人我相違各不求
四顧茫然欲焉往一寒端爲效忠謀

答仇仁近　方鳳

城郭相過嬾山房翳薜蘿谷當嘉客遯阿稱碩人薖竹
徑鳴騶斷芝壇野鶴多松風雲壑冷掃石待狂歌

謁仇仁近墓　張翥

前輩凋零盡南陽有古阡詩應傳四海酒不到重泉槐
未能略送始與錢細看好句無疵處時出名言亦自然
若海愛河并沒溺禪窗一榻篆茶煙

次山村先生新居韻　釋德淨

仁善坊中十隱居園林花木儘盈餘亭前傍水堪栽柳
窗下朝陽可玩書軟火異香浮寶鴨寬衣博帶勝金魚
虛名何似清名好笑傲西湖得自如

陪山村先生白堤舉宅清集　釋善住

展席當清晝凭軒野思饒苔隨屐齒陷雪入酒杯消看
竹鶴先舞彈琴梅自飄風流餘二老相對話前朝

次韻山村先生二首　釋善住

嚴陵臺下水潺湲漠漠高風去不還處士隱廬遺路側
永公書甕出松閒山田磽瘠民生儉郡邑蕭條吏事閒
幾欲清游身未遂煙霞盤礴鬢毛斑

定起空山尚有星悲笳杳杳上青冥壁閒燈暗鴉噪樹
池上月涼魚闖萍文錦薦枰風字研綵繩穿夾梵書經
舌端解使天花墜尋似無言對翠屏

次韻山村先生二首　釋善住

綠楊深處畫橋橫風掠平湖碧浪生待得笙歌城郭去
苧袍笻竹自閒行

驛亭楓樹著霜紅天際冥冥見斷鴻隔岸遠山青更好
澹煙斜日值秋風

春日至錢唐阻雨首寄山村先生　釋善住

客窗燈暗曙鐘殘泥濘從衡路未乾滿目雲山留我好
一樓風雨見君難湖邊雪盡梅應早吳下春遲麥尚寒

從識君三十春交淡如水情相親愛君長才淩鮑謝和
光接物同常人人生會晤眞難據君又之官溧陽去溧

陽地勝名士多道在絃歌閒適處春江漠漠春帆開柳
花風起如塵埃只恐文星爾不住玉堂金馬待君來待
君來請看天上黃金臺

集句題山村圖二首　馬臻

先生高興似樵漁更有何人在此居茅屋數間窗窈窕
睡時山雨溼圖書
高疊青山但一川一村煙隔林髣髴聞機杼
山人夢不離山林歸隱蹉跎愧孔賓平淡詩章心自得
猶記騎驢掠社錢

和仇仁近歲暮見寄韻　馬臻

瑤琴三疊此心閒目送飛鴻信手彈千里故人尋自遠
空濛煙雨畫難眞寧如懸磬那愁盜語不能神懶向人
一聲白雪和應難賀公歲晚稱狂客鄭老才高只冷官
莫道無金憂不足黃金入眼也成塵

朋愁常問竹平安竹外樓高眼界寬覺句不孤池夢草
休官猶得隴栽藥浮雲易散傷鄰篋至藥難成失露盤
莫負杖藜行處樂江花江草滿江干
得失悲歡較幾何西鄰雖富不曾過昔賢已分安漁釣
貧女無心在綺羅挺挺松椿禁雪老紛紛桃李占春多
袞來俯仰人間世背立斜陽讀九歌

休將野服染緇塵大患須知爲有身藥餌任從留過客
是非終不到閉人山中相隱懷弘景谷口躬耕羨子眞
午睡醒來春事晚枝頭梅豆已生仁
不成一事饕先瞻朋友偲偲喜琢磨千里音書歸雁少
滿城風雨落花多進階新筍微過竹脫蔔春蠶欲變蛾
惻悵少陵身老大壯心激越醉時歌

題仇山村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胡濟

南宋運方厄腥羶紛以揚吁嗟頹俗中見此孤鳳凰栖
栖既不偶長鳴悲亂亡所懷虎林彥顯謂諸中腸連篇
發光彩遺之期不忘雅律尊少陵金石恆鏗鏘奈何四
傳閱幾毀屠販行斯文幸不泯復歸君子鄉墨華久不
剝雪繭猶含芳金玉愼斯寶貯之宮錦囊儼然故家物
從茲有光輝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卽次其原韻　李東陽

仇山有遺老白首慕林屋塵途謝簪紱雅志不爲祿誰
將西湖水來灌南陽菊舊藏房山圖幽意時往復人皆
愛豪素此興渠所獨新聲世亦少遺響在空谷蕭條異
代閒不獨悲草木嗟余亦何心對此還駐目平生不識

盡賞此一詩足茲山幸我隣老矣願終卜

又　文徵明

春山擁春雲蓊然失茅屋下有幽貞士冥心謝榮祿卓
哉淵明志夫豈在叢菊李愿盤中居居深線而復亦有
杜陵翁長鑱剔黃獨豈無終南徑不博王官谷仇山在
何許郇居迷灌木乃今千載下開圖見天目青山臥有
餘白雲看不足願言往從之不疑我何卜

題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釋弘道

吾愛山村叟詩工字亦工波瀾唐句法瀟灑晉賢風交
好論方外英雄在設中天平宜寶護開卷氣如虹

又　釋守一作安道

朝野尊遺老山村有逸民書傳東晉法詩接晚唐入樂
易胸中道風流席上珍前賢不可見仰止挹清塵

送仇近仁溧陽州教序

昔之仕也難于仕而易于達今之仕也易于仕而其達也則難何謂難於仕而易於達天下三年一試秋闈數百人取一人三年一試春官百人取六人餘有待補太學生外舍內舍與春官取中人同到殿殿試前三名謂之狀元榜眼探花而釋褐兩優上舍恩例視殿試第二三名凡三年賜綠袍不過五六百人耳入仕何其難也然廟堂有知己則爲臺官爲諫官爲文字官爲左右司檢正官今日侍從明日樞參以至宰相甚易易而不難今之仕也何謂易於仕而難於達學校之士白縣教諭爲山長學正一任卽可入路府州教授以入流路府州

縣諸司存吏以年勞爲吏都目提控考滿則外省咨內省以入選軍功隨軍此不必論似乎入仕之甚易但自縣尹而上以至總管則極不易得內之六部集賢翰林紫樞黃閣未有敢垂涎之者吾友山村居士仇君達仁近受溧陽州教年五十八矣歸附垂三十年始得一州教則何其難於仕也仕之難如此而況敢望夫達之易乎近仁詩名滿世自有垂百世而不可朽者仕之達外物也何足控搏而芥蔕回口誦所聞以爲別贈紫陽方回序

跋仇仁近山村圖卷

山村圖故尙書高克恭彥敬爲御史時爲仇先生作於泉月精舍舍乃故宋漳州僉判張逢原淵甫之墳庵淵甫卽句曲外史伯雨之丈人也先生一爲溧陽教授卽不仕仇山在餘杭溪上因號山村民棲霞嶺在西湖北山先生墓在焉弁陽則草窗周公謹之別號弁山在武康溪上先生翥師也大德初元余甫十有一常從先生出入諸公閒今再三十年矣景密尙書得此卷以屬題傷年運之旣邁感時事之非昔愴然於懷以敘卷末庶幾覽者知四三君子文獻之徵也至正昭陽赤奮若夏五之望河東張翥謹書于京師所寓虛游軒

右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識仇山村周草窗詩皆絕無而僅有者河東張承旨嘗爲賦詩屬和蒲葵復和之余欲效顰老病未能也姑書此以識愧金華宋濂題

跋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余始就學時卽知仇白名蓋二先生乃宋之遺老同居錢塘名望略相等一時制作多出其手學者宗之爾時天竺南北兩山法席甚盛諸老尊宿咸在無不與二人遊者仇名遠字仁近自號山村民學者稱爲山村先生蓋抱道博達之士也今觀其詩沖遠幽茂而靜退閒適之趣溢於言外信可敬也此詩乃爲前住天平山士瞻和尙所書者今六十餘年矣今天平住山復菴禪師士瞻翁之法子也一旦得之如獲舊物且喜且嘆旣連爲卷俾識於左夫物之廢興成壞有數存乎其間自兵興以來故家所藏法書珍玩殘剝毀棄鮮有脫者而是書獨完於水火瓦礫之餘而又復歸於其後之人殊非偶然也俯仰今昔爲之一慨洪武戊辰八月東皐釋妙聲謹識

仇先生仁近宋季老儒也與白先生湛淵詩名並稱於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二先生晩年謝事樂於湖山泉石間多與方外士游名山勝地佛刹靈區足迹所到無不有其題詠兵後石刻墨本百無一二存也此數詩乃仇先生晩年所作錄與天平士瞻翁者兵後亦失去翁之徒今天平住山復菴禪師復得之於他人復卷以爲傳家之珍徵余題其後衍壯時過天平見翁於松下翁喜辨評論古今人物惟允於詩亦稱道仇白諸跋皆釋子所書字盡不苟豈皆賢而隱於衲者歟嘉靖丙辰春正月旣望箬谿七十四翁顧應祥書

跋仇山村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右仇仁近手書自作律詩三十八首與元仁二公皆咸淳名士觀其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亦可以見其爲人矣宅日貴遊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摹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至正甲午歲秋孟汾亭石岩民瞻爲盛季高氏書時年八十有五山村先生在宋時已有能詩聲至元中嘗分教京口余時尚童卯從先人杖履識之後每至杭必造其廬拜牀下先生雖生長繁華之地而神清骨聳翛然山澤臞儒也今觀所錄與虎林盛先生贈行小卷其閒多慷慨興亡之辭而優柔不迫平淡中有深味眞得詩人之旨者歟

也詩後題識歲月距今六十八年矣翰墨如新誠可愛玩季高其愼藏之哉至正乙酉七夕後五日晚學俞希魯敬書

延祐丁巳秋余至錢塘拜識山村仇先生於北村湯先生之讀易精舍既而屢承誨益唐律三十八首先生所作書贈虎林盛先生予表叔季高之叔父子之外叔祖也其年戊寅表叔始生但後此一月耳古人吟咏之妙又有在於用事之外風行水上貴乎自然耳今去先生百有餘載讀之慨然所謂顧瞻周道之悲此固先生之心也歟若乃辭翰之工有不待鄉里後學之贅辭也永樂戊戌夏六月四日王洪拜手識

此卷山村先生詩凡三十八首觀其所作當宋元之際好之物子盛彥清甥蔣元用寶藏之去歲元用彥清沒蕩然一空聞者莫不興歎元妙高士鄭本中偶爾得此不能無哀思之音故體物原情多感慨興亡之意讀之

不覺憮然至論作詩必以用事爲能讀書未免於固前輩謂少陵詩無一字無來歷不過言其學博而有根據耳非但謂用事也且詩言志苟適其性情之正而得乎事理之當亦何必拘拘於用事與不用事哉豈仇公學識該博固以用事爲能耶然其詩皆自書字畫清勁無塵俗氣其亦山林修潔之士哉翰林庶吉士萬克修持以求題遂爲書之永樂十八年夏六月豫章胡儼跋

山村虎林二公宋咸淳名士並以詩名於時至元初虎林將有行役山村手寫唐律三十八首以贈皆其自作也且又題識歲月於後謂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其言似有所激然亦切中寡學而輒談比興之病後有石民瞻跋語稱此卷豈特詞翰可重亦可以見其爲人它日貴遊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然至今百五十年矣竟乏刻石者何世間好奇者之寡耶可爲慨歎卷舊藏於盛公之裔季高後爲元妙道士鄭本中所得復轉而屬之士人彭宗海予姪暹壻於彭氏因遂獲之蓋四傳矣不幸乏好奇者爲之刻石以廣蓄於墨本然亦幸其不轉於墨本而失其眞蹟也故謹題附卷後以授暹俾珍藏之以俟有識者之觀鑒焉宣德改元歲次丙午暮春之初錢唐瞿佑跋

海寧馬氏仲安藏仇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乃贈盛元仁之行者跋者元石巖俞希魯蘇霖明王洪胡儼胡濟瞿佑共七人洪又大書興觀二字於首鄭雍言從而篆之裝池爲一卷山村集世久失傳此卷如吉光片羽誰不知寶重況予杭人也山村元仁王洪瞿佑皆鄉之前哲手澤俱存景行倍切借觀凡七日然終不可留也爰手錄其副而歸之康熙癸巳二月戊午虎林龔翔麟識

山村遺集附錄終

仇山村先生有金淵集久已散佚世所傳興觀集山村遺稾皆從手書眞蹟鈔得非完本也先生爲咸淳遺老及見宋先輩典型其詩清夷雅正一倡三歎若張承旨仲舉張外史伯雨皆出其門以詩名世素與同里湛淵白先生齊名謂之仇白予向喜誦先生詩頗意披訪從珊瑚木難清河書畫舫成化杭州府志嘉興府志補上天竺寺志絕妙好詞花草粹編諸書中復得詩詞題跋如干首分各體編排成帙刻於杭郡惜湛淵全集無從寓目僅見於顧氏元詩選中不得與先生合璧爲歉事云乾隆庚申春仲古歙項夢昶謹跋

志孝

吾里棠溪袁鎭天性篤孝父晚年得心疾體羸幾死一日割股肉和湯液以進疾乃愈活十五年而歿家君誄聞祥值母病經年每與醫接藥皆不愈家君灶香告天刃其右乳煎糜以食僅延母氏數月之命石門毛良孫父久患腹痛濱死良孫密割股託他肉以食之父病尋愈隣家陸氏母病一月危子淬刃批左乳以食之亦愈又有毛婦丁氏養姑甚孝姑病割股肉作羹食之而痊嗟夫割肉一也或生或死豈非命耶臧者誚劉傷股膚爲非孝則過矣夫身乃父母之身也父母病苟可以身

代亦爲之矧糝肉之足惜乎古人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其意謂鬬狠猖獗殘形之類耳若夫剜所受之肉活幾死之親發於眞情自不容已烏可謂之非孝乎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志善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售廬於隣家作一詩與之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西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值鄉人嘉其誚

志賢

徐司戶邈字無競天台人號竹溪又號抱獨子少與朱文公爲友公提舉東常平日過天台訪其家燃燈夜話至鐘鳴而別公嘗託無競作謝恩表書曰可放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意也其受人推奬如此

淸祐初元浙漕王楚子文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高託言得除以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忤時相罷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爲喜汝復何憂

李俛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也人有侵葬其先塋之側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鄰偪爾初豈屑吾事也況葬已掩藏忍使之暴露耶鄉曲賢之

志言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摘其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

慈湖訓後學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甚於聾身不遑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痴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理到

志異

通州有舜祠儿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百數跳踉詼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狽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狼朝廟

志諺

江西古翰蕭太山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亭曰亭亭亭越陳持節棠提舉江西日肅延飲徧歷亭館次觀其扁至洞公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蕭爲不懌

□□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虛有爺姓者世爲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過左永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熟其爲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悲貧賤也如期往爲優戲作諢云某寺有鐘寺奴不敢擊者數口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巨神神怪不能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既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藏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當困苦之中忽得所謁不低首下心以順承其意則諂貌諛詞以務悅其心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佞人以亡國之餘濱危隣死乃致譏於所活之人快其忠憤亦賢矣哉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羅雙鳧鄭大喜每宴集必出示之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饑辭願以爲羞乃曰此非頌兄之美乃譏兄也網卽罔雙卽兩鳧卽鴨其意以爲罔兩鴨也兄怒命焚之

錢大參貢臣自諱其名其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貢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貢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可笑可笑

稗史終

牧潛集

高安藍鈺署

光緒己亥十月錢
塘丁氏刊於南昌

牧潛集七卷

元釋圓至撰圓至字牧潛號天隱高安人至元以來遍歷荆襄吳越禪理外頗能讀書又刻意爲古文筆力嶄然多可觀者前有祟禎己卯僧明河序後一篇稱初得抄本於武林前有方回姚廣孝序後有洪喬祖跋又有姚廣孝序爲逃虛子集所不載後又得見刻本多詩數首因校付毛晉刻之此本卽毛晉所刻僅有喬祖跋及明河序文無方姚二序殆偶失之明河又稱嘗讀虎邱舊志見圓至修隆禪師塔記嘆其文字之妙今此記不見集中則不知何以不補入也自六代以來僧能詩者多而能古文者不三五人圓至獨以文見亦緇流中之卓然者都穆南濠詩話嘗稱圓至工於古文詩尤清婉寒食西湖送人再往湖南涂居士見訪五詩送人及再往湖南詩不免凡話餘三篇誠楚楚有清致蓋其詩亦有可觀而所註周髀三徵唐詩乃舛陋不可言狀知文章之道與考證之學分路揚鑣也久矣

詩

重登牛頭峯

霜葉黃蝶飛崖泉白蛇掛行行尋故迹往物已屢化高步萬石上獨立一木下悠然顧吾影殘日在林薄古夾遺世士泯覩混眞假所視既已齊乘險意亦暇智愚相與奪得失紛代謝吾欲營力耕穿巖樹茅舍

澆園

養素稀肉食豆羹止園蔬角智區噇間樂止在耨鋤火晶赫秋炎綠疇嘆爲墟百憂視七筋豈爲日無娛清池有黑池尺水涵十洲浴龍作霆骨騎入塵寰游我求寫龍眞畫仙許我不形全恐飛去爲君且盡頭

乖龍逃雨走急落西山陬縮入畫仙筆雷公不能挼畫仙有黑池尺水涵十洲浴龍作霆骨騎入塵寰游我求寫龍眞畫仙許我不形全恐飛去爲君且盡頭

次韻陪星子胡主簿遊報先寺

有佳泉分決救其枯揮杓沃高眇聯筒注卑渠稍回焦塊潤已覺拳葉舒連畦曉色開芳露晞鮮腴濯濯青甲抽如沐春雨餘繁香藹疎戶未歎貧屋虛一飽便當已五鼎將何如

送殉上人入浙

清氣嘍子口喤之成嘉言少作非全功固已見其端踢首齒桑梓羣行隨一簞揚帆指洪濤興欲飛羽翰闊月發氣泄季冬候猶暄既免冰雪沮自涉風水難吳郡古玉州冠劍逕且繁於茲罄所挾足以媒交權萬舌如傅郵裁子一舉奔

雪

窗鳴風片亂溜凍冰條直夜久忽無聲傍簷時漸瀝青薪焰方吐紅燈花欲滴閉閤有餘温業兀重席

送勤滅宗

出家旅殊鄉同里爲骨肉況乃情所厚而茲忽分躅清霜凋廣野露立凍羣木日暮行子身谿谷映浪宿吾聞舍德者凝視養玄瞩疾進氣雖銳久踐途乃熟歲晏能復來青燈共寒屋

贈玉龍僧道士畫龍頭

凝瑣樹日神動玉壺冰赤羽銜絃笛形弭閉組縢長鈎
王返鵲誤點巧成蠅秀句今無敵公才世共稱撫疲憐
蕭蕭駑朽戚兢兢九府泉初溢雙輪秩更增灘魚夢
熟淦水鱗波澄藻筆傳于蔦瑞衣製毳氈寒帷將問咎
懷殺旦尋僧任大官雖稱人存道可宏千林無祝網尺
水有懸罾尚急諸輿讜崇寬律見繩小煩施利器遙烓
鶴書徵

送建昌黃綺秀才踰淮教授

還山羞聽紫芝歌旅館干門講四科絳帳未懸知已少
黑裘漸敝閱人多秋風白下沾巾別落日青淮照影過
莫對飯盤嗔苜蓿桑榆雖暖易蹉跎

義塚斜

城闕干棺瘞此斜古堆新穴滿平畬春蒸亂哭鰥寡鳥
雨樹雜開啼笑花散骨已黏苔作肉癡魂猶認土爲家
何人薄葬焚錢去風捲殘灰滿柏丫

送馮君玉歸修厚齋所刻經板

古錢刓殘蠹篆斜以刀爲筆眞訛差傳家不絕書成種
入木能香墨噴花壽比石經垂更永用俾竹簡費尤加
百金何日投君贖眼底空空冀暫遮

次韻答許府判見嘲詩癖之什

君不見蓬萊仙人五雲深興來忽起塵寰心手拈造化
作一劇世上瓦礫皆黃金又不見珠宮靈娥睡新起賽
喫雲漿賭骰子驀然發笑成電光不料陰陽噓頰齒道
人文章亦如斯落筆心手不相知豈如曲士拾盡紙蔽
桀滿腹堆羣疑願君閉口毗耶室竺貝孔韋皆長物著
鞭捷出靈運前莫關生天關成佛

雪後荆林道中

冷風寒柳閉千門柳外啼鴉聚晚羣殘日暉暉烘雪氣
徘徊半嶺作晴雲

小汉

麻骨燈明竹壁疎更深人語在茅廬開蓬緣岸夫沽酒
點火撥船來賣魚

送才上人再往湖南

近閩歸又出何事迫身忙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長竹
枯湘淚盡花發楚魂香舊日曾行處因君思不忘

四月雨

噴煙含霧細難開撲入松房半入廔永日靜眠看更好
蕭蕭葉上似風來

葫蘆

葫蘆河畔洗趣裘日日花香滿水流嫁得夫郎愛官職
去隨太子取交州

女官墓

壠頭死樹丫徼活路口崩亭脚半斜玉骨年深無祭祀
變成蝴蝶撲松花

吳王廟

吳王廟近水邊山壁上雕青鬼臂纏白日爐中煙色變
散成雲氣滿人間

贈魁天紀

拈筆詩成首首新喜來豪叫欲攀雲難醫最是狂吟病
我恰纔將又到君

送宗岳歸青蓮

布囊詩幾卷歸計亦淒涼不惜經時別應知聚日長石
峰蒸玉氣井水浸蓮香曾許爲隣寺招余住竹房

寒食

月暗花明掩竹房暮寒脈脈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
獨遶迴廊禮夜香

暑途樹下偶成

火雲騰焰土生煙誰種清陰滿水邊借與閑僧眠半日
免教刼燒壞禪天

送宗傑歸青門山

歸路梅花樹樹春莫將好景付悲辛明年君到青門寺
直上大蒙山頂頭

悼霞彥標

我亦來爲寺裏人

富塘

漾漾復瀲瀲長涵十畝清亦供貧者樂獨以富爲名水
菜秋時死山苗早露生固應鍾異氣青樹鬱佳城

錦雞

錦雞元夕觀傀儡

能刻旃檀作屋形親從師授得般經不將名姓兼年月
寫釘牋陽京兆廳

福聖院寬陰閣

山根小閣瞰澄波側見青林入薜蘿六月人間嫌白日
即應此處得喦多

啄木詞

紫冠綵翅錦翻翻靜覺聲如客打門何處飛來庭木上
啄成屐齒印泥痕

寄志勝上人

自說冬前至深寒信亦稀非知爲事阻應怪與言違癖
月人南去花時鴈北飛危欄有斜日獨望更依依

懷本暢上人

長寒一月閉窗紗愁髮春來半欲華松院晚晴蜂亂出
故應山徑有殘花

寄海書記

著紙過寒如著錦近詩成集有人偷與來喫盡白盃酒
直上大蒙山頂頭

只怪君來入夢頻那知君是九泉人十圍菜甽禪千首
并作海公頭上塵

元夕觀傀儡

錦襠韈裏剛腰支記得京城此夕時一曲太平鼕鼓進

六街人唱看燈詩

逢陳道士

行脚參禪陳道士新春相見沈塘灣手持一卷廬山記
云在白蓮堂裏藏

芳塘

芳塘雨霽綠初肥折得青條帶露歸一樹殘花喧鬬雀
紅香滿徑撲人飛

匡山病起

雨餘白石氣如炊濃綠陰中霽影遲經月不行庵下路
樹含引子夫多時

寄恩以仁

風柳青青條葉新別愁江畔又逢春交情似我如君少
一度相逢勝故人

見新竹憶兄姚江村

愛酒嫌官姚縣令長年三徑滿荒苔曾因養笋添窗竹
一月柴門閉不開

土木渡阻風

空林路盡見波瀾輕槳何時掠水還日暮亂雲如宿鳥
隨風片片泊靡山

淦居士見訪

婆娑藏土蓮花國五濁羣生九品人並坐夜深皆不語
一燈分映兩開身

寄南峰表上人

白別陳湖寺清朋絕勝遊林中無半夏江上見孤舟夜
夢思山泣寒禪過雪修知君詩思苦天際下明鷗

退藥山能仁憩薦福觀化亭

解衣樟木影中坐露楊藕花風上眠絕喜此身今屬我
興來隨處得蕭然

訪泰上人不遇因題其壁

土牀竹壁倚禪蒲只有殘煙滿地爐童子出門迎客語
山人昨日去麻姑

暮至奉化縣

郭西水寺尋猶遠昏黑街名看不眞山縣閉門官禁夜
月明處處斷行人

逢故人

共看咸淳上苑花錦箋綵句敵春華白頭相見鍾陵市
我亦如君未有家

曉過西湖

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紘管動
半湖煙霧是游塵

憩青蓮寺

花磚凝潤午風涼日影鶯聲睡思長一陣打窗山雨過
忽聞滿閣焙茶香

初收黃衣

宣德亭前受牒還御賜新賜滿城看臣僧記得沙彌日
齊著青衣上戒壇

和徽禪衲韻

冷屋多虛響微風過亦聞窗光疎透雨火氣濕生雲野
日驚機度閒顏錯節分古今能有幾似我更如君

送宗倜

送子江頭水亦悲東能隨我定何時誰楊但爲秋來瘦
不爲秋來有別離

牧潛集卷一

銘

對翠軒銘

番陽山人開所居東室爲軒以臨大屋屋之外高松十餘離離見其尾青葱蒨鬱若几案盆缶之植榜曰對翠

筠溪牧潛銘之曰

洛園萬葉青蒼蒼秋霜一夕爲紅黃偉哉正色無炎涼青虬綠雲紺鬚長微從屋端露昂藏道人綠眼含秋光憑軒不言淡相望莫隨秦官立道傍空山歲晏無遺芳

合浦字銘并序

孟嘗爲合浦而徙珠還天隱子曰珠不徙民詭辭以塞黠吏之求耳世之惑久矣不亡而戚其失本有而計爲得者甯浦哉銘曰

記曰人生而靜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余謂未發者靜者也性也發者感而動者也情也故感於其所不忍而惻隱生焉感於其所不爲而羞惡生焉感於可欲可恚而忿忮淫辟生焉無不本於性無不感於情中者性之恒和者性之善性情之辨學之大端也世儒言中曰不偏夫性感而情興然後其發也有善惡偏正自孟軻氏以情言性世儒尊守之而棄仲尼子思之說謂其近於佛而不敢取余不可毋辨從余遊者表上人名其室靜中乞銘銘曰

靜中齋銘

孰迫焉而紛孰召焉而應曰此妄動非吾之正吾之所性不形而存是謂大本生生之元孰其無形其有無形惟寂不動乃以一貞昧罔聖言銘訊於明

日空宇銘

不可取非伯仁之斗不可繫非五龍之紐泯焉而銷不磷於無紛然而鑄不緇於有天地以爲鼞萬物以爲籀兼以子虛之章疊以烏有之綴縱衡佩之六國息鬬

合浦字銘并序

孟嘗爲合浦而徙珠還天隱子曰珠不徙民詭辭以塞黠吏之求耳世之惑久矣不亡而戚其失本有而計爲得者甯浦哉銘曰

聖須異軀人褐其珠惟騖以求其獲愈疎如彼饕官民

煩珠逋民怙逋集孰返孰徂子女淵淵赤水不淤常洵其珍以直浦誣

義空字銘并序

以旨引迷而義立焉迷無蒂也義有實耶銘曰

佛垂曲誘祖立直指迷既幻生義亦詭示求泊染於蔇腊夢拾金而旦矜所獲以盞聖之則維昧之惑

碧潭字銘

觀潭於潭其碧湜湜酌潭於器視碧無碧色生於深而潭不色上澄於內湛淳澄洋炳爲德藝維湛之光光由湛生湛非光相入鶩煜煜我泊無象不留以止不濟以

秀溪字銘并叙

理姪居天台秀溪白號秀溪上人銘之曰

溯之惡水之愚豈其實由所居吾宗之秀實其軀施及於溪乃其餘常流其名與溪俱爲彼不清深前汚

元釋 圓至 撰

碑記

雙嶺禪寺碑

西山南趾羣奔飲於江望水十五里張翼而立曰雙嶺雙嶺之趾石泉激激士田沃衍高壁隔其前大峰擁其旁藏焉若塢屏焉若國有麓垂首飲塢中圖志云東晉時有異比邱開其上爲寺列七石磴坐天神之稟法者西有臺曰雨華云謝康樂譯經感瑞其上有壇離峙曰羅漢環巒竦立境益幽樹物皆異狀更北一二里有臺曰禪儀則隱人資石爲膳屋其處眞詰稱白石子者也

西山仙聖古境雙嶺又最舊所傳藏皆異代故物有銅象三千七百軀軀高數尺陳貞明元年又獲阿育王所造像於梁安寺隋敬坍禪師又鑄瑞佛五軀錄經五千餘卷度焉則雙嶺禪之始也境既最則居遊皆賢偉聞人若德若遇若方若化咸駿望鴻德遇尤悍勁難敵世稱禪將一時聞士若張丞相商英徐參政俯向侍郎子諶蔣潤使之奇楊奉使傑程尚書師孟潘興嗣洪炎洪芻爭屈貴諏決留迹故在蓋雙嶺雖以山水勝觀致天下賢傑亦以客賢傑而勝益聞名與實更相致者也開慶元年兵亂屋燬舊藏無脫者又三十年而今竹隱居之竹隱有詞學廉温續厚導下不見聲威以已先之手

饒州梁山資福禪寺記

佛儒老氏均以性爲學爲教於天下其導物之方權巧之徑不同至於成性以通乎至神則說之宗學之序一也然必至靈甚睿之材乃足受其極深難問之旨孔子以爲器之有是者寡故中質不及者存諸筆舌之外而

窒言之於定書則首唐虞取世常行者爲典而祕義黃
以嚴大道蓋欲上智者察吾不言而默得之不欲以中
下之疑者駭常人之耳目以增其蔽此孔氏之酌其教
與二教張弛卑高夷峻之勢異也然伏羲之書雖世不
傳其先天數象猶畧見於宋而黃帝書間爲眾說所引
者其文亦時雜見於戰國諸子之間觀其論辯所明壹
皆死生化變神明之妙性命之原人諸老經釋典猶一
人之說比雅誥所述禮樂數所陳者其精粗詳簡特
異古今聖人以一道善世不相見而相同所謂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甯不信哉後之君子學止於傳所見之書
不能於綱倫數度常迹之間得羣聖人之同者以繼仲

尼上達之傳反守其耳目所知疑其智之所不及於一
本之教析而三之相仇相勝以希先儒扞衛攘斥之名
豈仲尼意哉距餘干南五十里有禪林曰資福圖記以
爲作於梁大同四號梁山宋嘉定二年邑豪士奪其田
籍諸僧庳寺無以食而廢皇帝既定南服乃詔有司故
僧田奪於勢者還之詔屢下而寺不能復至元二十年
今主僧曰東來自錢塘悅其道者於邱荒間復爲寺留
隊仕易之僅得其一焉今予居高明以臨視不越戶
之請於官願如詔然猶以廢久籍版之載不完每租儥
欵微發農相黨爲扞拒官爭室辨累歲而賦取輕重之
疑不決於是東之友宗琦以便宜居間爲平相田以酌
其利之出損益檢覈莫不得情而當其實嘫嵩乃屈東

始得以其人浸廣其牖築陶埴之功寄殿廣堂長廡遂
寢相繼而備不數年而梁山復振與諸禪齒蓋非東之
道則眾不附而勢不能與東非琦之材則無以彊其孤
怯而達其志相待而值相求而得茲興所以易也東以
侍先師受旨傳故求記於予嗚呼知衰盛之變不常則
私其教者不可以彊而暴於人知以力取者卒失於後
則以力復者當以難特爲懼余既推三聖人之志廢興
往復之鑒諭世之私其教者又以享成之不易勵吾嗣
世守業者焉曰東樂平人得業於邑之正覺嗣今薦福
月磵師元貞元年某月日高安沙門圓至記

好又足爲吾黨之厚享哉市聲不喧湖光渺然開軒而望之庸知無賀監陶令踵戶求見歎己之偏羨子之全也試以余言俟之

餘干縣臺山寺砌地記

至元二十二年臺山寺主僧正中始勸其徒合錢以甓其室之地臺山遭靖康亂屋嘗廢更幾世傳百八十年然後能復完然自有寺以來址常築而弗甃景定初寺之人始甃其祠佛之殿主僧行斌又出私錢甃其堂塗外門將甃講法之堂役具而斌卒中其再世也因斌遺材而拓之又合衆助足其費訖二年而役遍盡寺內外即屋所及無履土而室者焉蓋臺山在餘干南東當饒

徽撫信四驛之交兵車使客之衝地其勢易以壞壞必數世然後能興而宮室之功恒急大後小則棟宇雖完而下弗飾雖妨於洒掃害於步武猶百餘年不暇及亦力役先後之序使然此拗業者常有不畢之功而願其後之賢也辛卯冬余復至廬山中在焉謂余曰役小也然其財非一人之施吾不敢畧小以廢衆善爲我掇其概于石其佐吾之費者若佐吾祖之費者則杖書其施于石之陰余謂作室之患不難於成而難於備苟成矣雖有闕足怠以安故垂完之功或因循累世而不卒君中汲汲以畢其先志亦才於嗣業者哉又能圖不朽以慰其類其嗜善敬事之心可述也乃不辭而畀之文

平江府陳湖磧砂延聖院記

姑胥以水爲國民廬皆岸溝港濱泖涇而居畝畝之間有滄浪無涂徑雖東阡越陌非舟不通荒村下聚菰蒲魚鳥之鄉陂湖浸淫塗鹵滲溢至於水之不及人乃以爲桑爲田猶必隄其外以備水之爭環州四疆其內土耕民與食於爲海北西南爲具區萊菘之江貫其中水者戶相半猶商游販出疆入境之舟岸牽港刺夜歌晝行大抵一州之間民里往來以水爲徑不獨資之以生而已然其險不測非如蹈土駕陸之安故遠涉者必恃中流有避患之地乃敢無恐而濟陳湖在長洲東四十里當華亭吳江之間兩界民舟之東西行者魚銜而

蟻接然其水混江際海以雲爲涯旦而放舟日昃而後至岸其浪波湖汊之壯足以敗舟帆而宿姦宄宋乾道八年寂堂禪師來自華亭得湖中賈氏之洲曰磧砂乃庵其上爲中流之鎮民利其留而惜其勢之猶小也更爲大招提宮室居之於是穹殿涌堂屹流崛興據津瞰泖碇泊湊附旣成因所請故額曰延聖院而定其傳爲甲乙之居寂堂沒其子孫立浮圖以祀其舍利又刻三藏之經而棲其板於院北之坊其後磧砂四面沙益延而水日却東北皆爲田屬於岸延聖子孫益蕃衍富盛其才賢者爭以學術自緣飾時簡衆會文物布連絫然矣寧宗六年延聖大火獨巍殿與寂堂之塔不火成浩

初住山可但拔火所毀募其徒分而揹之益爲壯麗以
加舊觀迨今吉公之世延聖院復成吉爲六世之勤未
能有記以留不朽使其老清懋買石以請於余蓋自宋
之季年郡國兵饑大姓貧而施予之家少名山大川化
佛靈僧鼓鐘香火之宮編民毒國之祀其棟宇不幸而
壞廢則無以勘豪傑之財力而復于成能自植立於灰
燼之中以存其舊者少矣獨延聖益有餘力以增鉅麗
爲榮後其物興決起之勢非獨不撓於時之難而屋室
之盛貲聚之贏方且擠強於今而加富於昔雖其嗣繼
材智能爭翔號儕以大其門亦寂堂養培積種以遺其
後者豐堅根碩葉之蔭茂也嗚呼盛哉寂堂祝氏諱師

元華亭人嘗學於水庵一公密庵傑公有名孝宗時多
靈德異迹既老又爲白蓮寺於弁山之下而歸終於碩
砂其言有錄而行有銘故不繁載於記

延聖院觀音殿記

余記延聖院迺月其大淨圖惟吉來曰院有刻經室有
白衣菩薩之殿我所爲也請復得記刻之役始至元二
十四年六月成於明年七月成之明年然後舉殿所宜
有畢備役於下者曰清字曰志瑮實庀具弗相於勞者
曰清仰清懋志明志顒實欽其費殿之中菩薩西嚮天
王侍於前南北相嚮立凡二十軀其髹彤刻飾工材之
質又若干則出於里豪顧氏蓋湖濱之壯招提延聖爲

不能有況其後世哉由此觀之二子於石雖欲忘所挹以友之而石未嘗與友也惟殿穴之士無慕求於世者止則與俱游則與適取諸左右而逢焉豈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貴富強取歟夫以卿相之勢非其同不與友此所以獲友者可貴石之可貴也吳郡瑞無象聚師弟之間猶患所趣之異獨厚於石若此豈亦有所合歟夫玩物以害其志之正二子之失也不於其同於其益君子之取友也余知子於斯友也鑒其堅則勝物之操益厲儀其峻則違俗之行愈高確以誠乎中重以儼其外則斯友於子也豈少益哉

建昌州淨社院中興眾塔記

吾之法死而葬其身者禮有三葬諸天人龍鬼之宮者則其德之所成而願之所欲故其身已死猶能以堅凝不爛之體遺其後使爲善者有所慕而興此至人大士神道垂教者所爲也有葬諸鳥獸魚鼈之腹者所以潔有已之惑而成其仁此厲行之士遺身棄累者所爲也有葬諸棺槨電窆者其意蓋曰是載我以適道者也於其壞而無以報吾則以殿此篤木之士中道而行者所爲也是三者所以自待其身不同然所爲皆有意焉故致其神則雖慘天地慟鬼神震幽震明而不爲異指其累則雖委溝壑露草野不藏不斂而不爲恥降其報則雖

大備而有贏則以貿腴田沃林植材木爲繼葺者無窮之需而猶有贏則儲脂燭以給眾之燈事然則玉之恢超宗傳又藪而翼之凡淨社宮廬象物服玩用器至是前迪後有中興號而不愧者非獨一塔之勤一世之賴也

龍興府翠巖寺延壽堂記

翠巖爲西山禪叢臣宰其棲眾之參廬屋之廣以備雖暴泥磁曰之舍無不完獨省行堂故缺長老納公以爲癒老無養非建叢林意乃捐貲成之而使余記其爲堂之志以告於眾夫役於化而形生之本不立斯疾者老者所以資養於堂也鑒於人而思已之終雖壯者所以資養於堂也鑒於人而思已之終雖壯而勉耶然則公之成此也固養也有訓焉觀於

堂者毋徒以有養爲喜而以必入爲懼及其身之安而思善其身於形化之外則公志得矣

章江寺法堂記

法者斯人之大範祖之所以教佛之所以成也故必有隆座廣堂以爲其筵不若是則說者不尊聽者不嚴不嚴則法卑而斯人之範替矣然尊而嚴之必自能法者章江故紙衣禪師化地禪師既以其法爲教於此堂而又示從容爲問荅於將死之間以信其法蓋師所以居此堂者其道如此然其室負城而宇使當無事則室常安一有攻守之虞則其居爲矢石伐擊之地故寺廢徙於乙亥而復於丙子又二十年當余友靜山之四

年而後堂乃成嗚呼亦難矣夫吾之宮被天下然常患於難成而易壞者由繼而處者忘其先安坐而莫理也使後之來者知其祖之所以居靜山之所以成則烏有不恐然愧然愧其所享之安而恬視其壞者哉然則余其可不記乃記而使刻之元貞元年六月日能仁園至

記

平江府萬壽寺浴院柴庄記

僧之躬以恬泊無慾爲養其居也以鬼神爲衛與鬼神混故形必潔凝而不慾故血氣之閉必宣而後平爲之浴以洩其穢萬府勝之煩雖大暑嚴冰浴不廢焉所以管宣致潔也萬壽在郛郭之間遠山少薪一湯之費用

且施田以益其人之食連雲人嗣公以致其報明年兵

亂寺舊墟月臺傾巳刱眾爲庫爲庾爲廡爲演說之堂堂之旁復爲堂爲寮以居四方之至者者齒之倦而休者連甍坊屋壯廣搆築之勢不可以速成月寔久於勞思得其材者繼其志乃請於官以連雲傳其嗣獨峰獨峰顥月臺之智毀甃以誘眾助寺殿以成職司之居蒙養之堂湍瀑之室亦尋復其舊余居浙固久聞連雲之美而不能至於是獨峰弟仁傑遊太白爲余言如此且欲余記而不能從又二十年紹雲公有子事大元爲建昌刺史仁傑亦自括蒼至請刺史以未備者募民爲之民懷刺史之照舍覆蓋而不報聞其募不戒而從刺史君又捐錢相之使歸訖功余時承乏能仁竊食息於刺史之土而傑猶欲其記余亦奇其偶會不復辭盖自僧民異官吾之諍者喜背惠自弛而施者之心始怠故其居一室於廢則無以興若月嘉獨峰之賢卑卑以致其功刺史君之仁孝非巳以嚴其先人之祀是皆遵俗特起以振其行挺然古賢傑之風豈惟茲寺之遭亦括蒼無窮愈偉之傳也寺始唐大中歷宋初爲禪其境之美山水環踞之狀有詩洋石洞峻崗崇墉之勝見舊記詳矣余獨記其復興之概如此元貞元年五月日高安沙門圓至記

瑞相院髮舍利塔記

瑞相院徒居百人爲斛客十石以盛其眾之棄髮歲久

一登律高教授台州除太學正其季學沙門法諱如珙字子瑛生嘉定壬午師也處士以師孩孤猶潔不肉食姐養於俗其季父有爲禪沙門者名正明年十五從其祝髮預戒於州廣慈院以隨其志師猶俛慕不懌既慰教以出學於外乃喜受教初從石田於靈隱及癡絕至猶留從之然終疑礙無所入聞天目禮禪師太白眾盛往投以疑日參歸坐書所以訣眾者而化年六十八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也門弟子稟遵誡以化三日窆全體於塔師樸外少飾巾凝不難能持坦坦不變於怒喜怨愛晚居能仁有王道益光師亦擢於無傳請誘致教未有厭位郤眾啫閒意然或迫而欲之則欣然遊脫棄比毛秕不以退進順逆懷蘿芥學者挽執不置則棄

所從而從之守扃擁戶迄死乃釋嗚呼是區區者果師所待以晦顯耶余觀近世譔次名德行義率其徒私言誇增諱蓋不可據信余昔自太白至育王時二師學弟子黨闔有吻喙余單已自潔未嘗苟至師室才爲主以瞜使進引得名聲者纍纍兒獨晦避無覩求師罔無德於余余亦非德師者則其言豈愚愛減益倚筆吾爲私報者哉宜可信於後師所爲銘及訣眾語與一說法異有錄不見於此

建昌州福聖院方蛟峰祠堂記

余居青門山間旁近福聖院有水檻池閣之勝爲先德栖詠則往游焉行四五里憩倦藉草臥視壞甓斷礎突

兀勞榛棘間荒址隱然從者曰是故豪民某之遺也死而貧貧而徙其尚留者此耳爾余躍然願歎爲良久乃去既至老僧覺泰導余行殿旁觀所謂岐峰先生祠者而邑老何君爲酌余怪問其故則曰咸淳初吾田爲儒某氏以僞券有其半福聖且壞辨於縣縣黨其賂於州州幅其豪連歲弗直會先生司臬事吾奔走愬焉先生使法吏摘其僞以產畀寺儒不服走京嗷於臺且飛言刼先生先生不變卒據法爲寺何君亦悲儒之不義潛窠賄給訟費當是時吾輩幾淨微先生不食微何君之賜訟不終故吾每飯必祭然後敢食雖然吾老矣宜有以告後勿忘吾曰儒佛之鬬古無有其禍始於韓愈歐陽

修之好名然二子競於外而事其末故諍止於教而不及道伊洛學出始竊吾意以飾堯舜孔子之言其避號立名又二子之智所不及既竊之則諱之絕之然其竊止於道不及其財近世乃有壞寺而墓擴田以食而吏不罰者蓋宋季之昏俗敝政又眾子所不及矣夫尚孔子下楊墨孟子之志也使一旦蔑國禁奪楊墨之田以食孔子固孟子不爲也而況吾窮神極性之道天子所上以教者然或者攘其食而吏弗禁得稱才吏哉然則先生捲黨以從義益亦其責使然豈以譎節奇政市吾傳之私德哉先生姓方諱逢辰桐江人其文學廷策第一所試以能稱至元中召宋遺臣先生微服入宮森山

英知所終何君死其子孫益大今爲海昏甲豪而某氏者則余路所見者也

蘄州黃梅縣慶圓庵碑

黃梅縣東觀慶圓菴者異沙門朗公之遺也大業中公居此蓨茅以誦於華嚴寘達諸本魅類獦族咸贊瑞物以謁訓敕空氣雲彩效神獻異江淮民凶慶禱之卒於東永福院而像食焉慶圓因入東永福爲附庸南北爭而淮爲闢地慶圓無以立與仆相躡於千數百年之間嘉泰初永福人宗明與其師茂菅復爲庵於故址俄棄之遊食於吳楚越間至元十三年江南平淮始入隸陳留明亦自宿松返慶圓因其舊構增屋而居買田以食

始自別於永福異爲口藉派傳以爲不可無告於後使求予於南康國家用佛理隆化治歲下書詔尚僧衛法然南土之僧居日敝豐堂奐宇饑嗇窘詈莫克悟享其先傳獨淮稟政中畿裒歛簡少吾之居者往往以其暇力易頹爲新充貧以實非南裔可及者宿不以近而易達吏憚禁而澤不壅耶夫吾法有值以存於將季然下施隔之則上施屯而不達則夫居於近而幸爲上之所及者得不感勵奮踊慶於難值汲汲而僧其受哉余與門肯立於隆佛之代欲爲明之爲踴而莫可激而興之辭曰去律聽釋同修別食食阿練若釋之靜者彼以羣居衣蔬菜俱獨而不懼遐遊化初久哉慶圓隨季之倚

介今淮服爲汴屬連以近受澤帝貲不偏慶圄之闕或
誦或默各以其道來貪已力維祖之神以庵發聞居而
不怍則室之人

序

淦明甫詩集序

古者賦以觀志類於片語之間占其終身所享盛機發於心形於聲成於文若或使之雖言者不自知其然也其首余奔走天下遇厄窮困苦雖激於巾若羹火之沸鉦鼓之考終不能爲哀思怨憤嘯殺之言喜君所存得性情之正於余心不期而合也故不讓而言之

送天台座主原上人歸四明序

君子之取於人也視其賢則與之不以其學異已而嫌於自下也易曰同人於野亨亭通也又曰同人于宗吝夫善善以私則取友之途狹欲爲通人而篤其所學不肯博知廣見以盡天下之能其可謂通耶至於吾法三學其出一門均於爲教善世尤宜各以所傳互相博約以通知聖道之大合勢并力相鄙相救以衛其教之衰豈宜制溝垣於堂奧之上挺戈戟於同室之間以自鬬其道哉而比年以來三學浮圖不能窒其源爭伐擊於一佛之說有邪正是非大浮圖不能窒其源反嘵嘵爲諍首以媚其下辯無當於道勝無益於宗顧爲兒戲之爭市井之鬨聚訟於廣眾之上戟手於卿相之筵使新學小生騰其餘說以相訓口語紛然其勢若儒墨不相下此何道耶噫毋惑乎法之益微也至元二十三年余遊四明天台氏之徒原訪余於所止禪室余而君以康恬壽愷之身優游數者之間日引其客升堂後三年余留嘉興原復來曰我將自錢塘返四明子能有窮亭得瓊戚喜之事余然後知占於君者果信而古之驗其人於所賦者不吾欺也君出詩數百篇使余引其首余奔走天下遇厄窮困苦雖激於巾若羹火之沸鉦鼓之考終不能爲哀思怨憤嘯殺之言喜君所存得性情之正於余心不期而合也故不讓而言之

君子之取於人也視其賢則與之不以其學異已而嫌於自下也易曰同人於野亨亭通也又曰同人于宗吝夫善善以私則取友之途狹欲爲通人而篤其所學不肯博知廣見以盡天下之能其可謂通耶至於吾法三學其出一門均於爲教善世尤宜各以所傳互相博約以通知聖道之大合勢并力相鄙相救以衛其教之衰豈宜制溝垣於堂奧之上挺戈戟於同室之間以自鬬其道哉而比年以來三學浮圖不能窒其源爭伐擊於一佛之說有邪正是非大浮圖不能窒其源反嘵嘵爲諍首以媚其下辯無當於道勝無益於宗顧爲兒戲之爭市井之鬨聚訟於廣眾之上戟手於卿相之筵使新學小生騰其餘說以相訓口語紛然其勢若儒墨不相下此何道耶噫毋惑乎法之益微也至元二十三年余遊四明天台氏之徒原訪余於所止禪室余而君以康恬壽愷之身優游數者之間日引其客升堂後三年余留嘉興原復來曰我將自錢塘返四明子能有窮亭得瓊戚喜之事余然後知占於君者果信而古之驗其人於所賦者不吾欺也君出詩數百篇使余引其首余奔走天下遇厄窮困苦雖激於巾若羹火之沸鉦鼓之考終不能爲哀思怨憤嘯殺之言喜君所存得性情之正於余心不期而合也故不讓而言之

無言以慰吾歸於原余見其通異於嘵嘵爲鬬者也會
余病眩弛思慮務瘖默以休其贏求余言者皆拒不與
獨喜原之通得余之志也强言以慰其行因道余心不
樂者以勸夫三學之諍黨焉江西禪者圓至叙

廬山遊集序

夫所謂言者氣志之形容爾浩然溢乎中沛然發於外
不可欺也孟子善養氣故其言鯁槩磅礴辨肆出不懾而
禮稱風之哀樂亦由其志和怨然則言者志之動氣之
宣無所養而敏於言是撥其根賾其末之茂也故觀人
之道言爲著審其音而中之正慝見矣余居廬山友人
恩以仁印廷用來自錢塘出其道途所爲詩數十篇號

廬山遊讀之寬恬清平壯浪豪快泰然如得意者然視
其人則紫眉木項穴衣苞屨貌服喪其常度怪而詰焉
則曰舟覆於盜僅脫者身耳嗟乎君之家以聲貨爲鄉
智馳力取爲俗嘵嘵指顧足以自奮反捨其所樂自棄
於荒窮絕僻以背其進取之勢其所趣固與人異而又
衝濤波犯冦敗漂沈顛隕瀕死而後濟其困且勞如是
使無所養者居之方戚戚相嘆泣不暇何暇爲賦咏談
笑取無慘之樂而二君曾不少動其志有哀思黏懣悔
沮之言則其所養又可知矣然則是詩之工文詞之美
固君餘事不足言余獨樂言之者盡欲覽者如二君氣
志所養如此

雨塘字序

天之澤下者亦多矣雖雪霜之膚風霆電雹之威無非
成物之仁然發生所資功鉅而澤溥不可旬月無者惟
雨之用最急雖然沾灑之候及於物者或爽其期則物
皆焦然以旱嘆爲憂若無以遂其性豈天不仁有時而
愛其澤乎吾意寘漠之間氣之聚散爍爲歊赫沛爲霖
霈者雖造物不能以自必世之艮農知不可必者之難
恃也故備其具以俟之因地之下者濬止石設隄防謹
其滀洩爲先事未然之備雖旱乾水溢之變相尋於前
而不能災之者其所恃可必也君子之於才也亦然夫
聰睿材智敏得而捷見者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也然

矜其所授而慢於學則以聖賢人之才爲衆人者多矣
君子知其不足恃也故禮以閑其淫敬以存其亡學以
發之辭以出之滀之以深養之以厚其心以爲不能是
則其不至於聖賢者不可以罪吾才也南康新上人器
厚而質醇得於天者良矣而知以操修問道爲競競其
字雨塘乞言於余余以其義有似於天人之說遂以告
焉

送李伯達秀才序

余嘗患世之奇山水皆生於荒窮僻絕之州不與繁都
劇邑接非甚好奇士不能至使其美掩而不聞幸而慿
千百歲乃始得所托以見於世者固眾矣而翳藏委棄

於荒榛蒺莽之區狐貉之鄉不能自出者又豈少哉惟錢塘東南大都山水之勝又當郊關城郭人之至者不勞其秀潤清美之狀日接於游者之目傳於談者之口故其名壓天下縉臣旅士唫人賦客往往藉是出其所欲言不獨爲富貴者絃觴娛翫之具也武昌李伯達癖山水而湮於詩雖深荒蒼蔚無不至猶以未足暢其才之發思爲吳越遊縱觀以博其趣蓋非獨適意於耳目之勝固取彼而益此者也而問途於余余方懷舊遊之樂而以羣縶未更往爲憾感其求悵然出所見書以授之

橫川和尙語錄序

至元二十六年育王大長老珙公既以示滅門人本光集所說法一編授高安比邱圓至且囑以言首之圓至再拜請授顯者光曰子不見古錄耶由其徒以所聞見序引之故指明而事信末俗謁貴人求獎飾不足而借於外其足褻哉圓至既不獲命又四年乃克爲之蓋師之唱示不假梯引斗起欻絕隱顯迅疾乍此倏彼劈鉢之至角圭剡圓撤階窒戶不可攀閼故機之所觸則窒者暢其所久滯辯之所奪則夸者喪其所素蓄學者隨名滑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閭耉公一言之異則盧已自降踽踽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語之間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庵之道特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類人矣蓋名者道

送妙智上人入浙序

昔龍安悅公既首眾於洞山猶以已道爲未至更匿其器而有得於觀聽之間不皆呪飼羽養而成也嗚呼師於是其可謂至耳矣自宋衰宗徒趨習苟淺言禪者率剽摘乾涪以下師獨諄諄引古以正其訛聲希而味

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換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余友智上人自少時所就學皆耆德既首眾於石耳峰下余乃識之而上人視余退然忘其名之長也又聞吳越多山水奇觀賢師良友之會將冒千里求之以上人所有之富雖益之奚加然且汲汲不苟止亦見君之誠於道異夫以名自累者也余衰且病不復有意於世視道存亡宗法授受之延促兀然無悅戚於其心獨於子之行則拳拳猶有望焉子勉之異時得厚位廣眾以陳其所學張其道爲龍安之盛尙

毋忘衰疾於匡山泉石間也

瑞田字叙

穎上人以其字瑞田谷言於余昔周公以聖德休於天人帝應以祥粤有穡瑞異壟一穎嘉稔其野於是周君臣策傳之以爲邦休子今炳炳焉余謂古之文字所記瑞物多矣若麟龍龜鳳河圖洛書卿雲景星無非古帝王治化之應然皆世所難有不時出者所以赫奕煜爛詭耳目而光簡牘類非畎畝習見常物也天誠以是爲周瑞歟宜使其邦人取而獻之以公其事昭其應而得禾者獨公之弟何哉益周之先以播種得國而東征之禘至施刑於弟兄而不足釋王疑當此時豈直公一已之私憂亦周業廢興亡存之機也天意若曰骨肉咸而後邦業固故託類示兆以曉王感使得禾者昆弟之親而爲異者農畝之物微指所諭昭若誥命此變也非瑞也吾意歸禾嘉禾之作必周君臣相訓儆之詞若殷傳注者失其意妄以爲瑞也今子以問學爲未耜禁戒爲畎畝智爲種慧爲畔以植乎不貸之田未嘗以苛英翹秀之好誇於外而所至皆爭致取爲褻翫物惟恐失之此真瑞也子將闚其華蠹其穎而不可得又奚俟余言然後信其端於世哉

美中字序

四明暢上人請字於余余字諸易曰美中珠娠于淵其輝爲虹山有璞而草木雲氣染其澤美於中而暢于外也君子貞貴藏乎躬而言面蔚然禮行乎肩背手足而衣裳履屐化之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暢懋焉

修虎邱塔頌序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邱明年始以官命并西巷墟之徙其棟瓦椽桷完寺壞屋於是虎邱隆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閎與閟寞深邃容庭貌偉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振論者多秀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爲正嗣的受當教統之季葦宗遒支

微絕不嗣獨禪師眾曾嬰衍天下百年之間以道德表
荔山居禪師之居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也然皆
熟視其祖漠然欲壓於頹簷仆壁之下莫肯引手持一
瓦一木救其風雨寒暑而秀公異氏也獨知尊教基飭
祠宇致孝乎非已之祖豈惟善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
矯薄俗彼爲人後而遺其先者視公之爲宜何如也

贈塑者張生序

態見於容者塑之工也德見於態者塑之難也人鬼物
以態菩薩以德故塑之智至菩薩病焉駢木爲骨傅土
爲肉糜金膠采爲冠裾容飾操場以損益之豐而爲人
瘠而爲鬼粲然布列而爲眾物其形其事必當其類一

堂之上坐立有度貴賤有容怒者喜者敬者倨者情隨
狀異變動如誠人使觀者目憚魄悸不敢慢爲土偶此
塑之工也菩薩則不然慈眼視物無可畏之色以聳視
瞻其姣非婉其顏非愿其服御容止有常制巧無以顯
拙無以隱其慈若喜其寂若蛻德睟於容溢於態動於
神而手藝之巧智不能與故菩薩之祀通古今遍國邑
其像萬億而名世之塑無間焉豈非難哉塑者張生善
人物有生態作大士像於長庚新殿之陰盡其藝於所
難而不志乎利既成能偈者咸賦以美其勤而余爲之
序嘻以張生之藝之智也而所就僅爾可以知塑之難
矣

送印空上人歸四明序

人之於其與苟情之所厚則其去也必言以留之不可
則抒其不忍之意以送之所以極其情而致厚於交也
然交之道必好同乃合好不同雖合不厚人莫不有好
亦莫不有合賢不肖之好不同而知厚其所合一也賢
以德合不肖以凶合觀其與以知其人則人可不慎其
所合乎空上人得度於橫川禪師年甚稚而能不畏于
里自四明孤遊秀水上其臨眾疑然果於言動無恒兒
畏遊蓋縮之色輩類年少咸畏服推先焉秋七月東歸
其所厚十餘人皆舟而東其不能者則賦偈叙情以嗟
惜其行又十餘人噫奚合之多耶古之人知友之難多

而慎於取雖一友足終其身夔公智頭陀是也今子所
取之多將十倍古人不啻是其慈益宜博而成德宜疾
也果能然耶則人謂子賢也謂子之與舉賢也未能然
耶人皆於是觀子也亦以觀子之與也子也得不懼而
務其所未能乎哉余故獲教於橫川禪師於上人之來
未有報也故盡言以爲贈

蒙泉字序

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水之始達爲泉
五行並立於天地之間水境獨深以廣環九州被萬里
舟楫不能窮禹之智不能知往復循環畢萬古而莫見
其終始其長流巨浸湍奔悍激人力弗能勝也然卽其

源視之則積百川爲海積衆流爲百川而衆流之積則
山之泉耳方其溢於重壤之下洩乎穴隙之間混混滿
滿未知所出一左一右隨物所決畜之則止引之則發
若人之初生聽視雖開而辨事接物之機蒙而未達斯
時也欲窒其源則一引手之勞卷石撮土之力耳及其
流達而勢益壯則瀑騰潮激盪木發石雖百夫之勇莫
敢禦其怒廻其勢而況爲江爲河爲濤爲波蕩乎大荒
之溢放乎渤澥之尾尙得以隄防畚築之力限其所至
哉故聖人取是爲養正之功君子育德之象所以致其
養者豈必微於色發於言動於事而後爲之防哉視有
度以養目聽有物以養耳有儀有容以養其肩背手足

而猶未也於是刳念捐慮以養其心使所養者凝然靈
然周流於百體之間一動靜貫死生而不二此聖之事
蒙之至而養之成也聖上人字蒙泉才智而剛持已有
幅尺謹謹自克不恣恃爲遨放事其知所養者矣於蒙
之道其幾乎因廣其義而爲之叙

悼一了翁頌序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八日余友了翁卒於石耳峰下君
不年而無位賢其道者咸慟其不施無所寄其悲則人
以偈歸其姪而哭焉姪芳受而聯之以請於余嗚呼君
其竟止於斯乎雖然世以權利勸畏人者存則名榮之
沒則詬集之有能恒其操於生死之間而不失者耶君

莊子談本序

莊子爲談本然皆剽摘餘緒嘐稗滓澤喙吻爲妍其卓
然以訓詁爲家若向秀郭象元英林希逸之徒又皆無
見而意逆之其於道猶瞽之捫適足發莊子之笑者也
閒居有講以疑問及莊子余謂莊子言以忘言也忘言
之言余言不能明乃摭其易知者凡八章偈釋之以廣
莊子之意焉噫誠釋耶余猶數子之蔽也非釋歟是奚
施哉其必有知余者矣

虛中字序

器窪而後可以受滿之斯溢矣皷鍾而後考則鳴室之
斯瘖矣是知虛中以致乎外物之用猶然矧務富其道
乎夫蕩誕固復自是而畧人者中之所以實至道美言

所以不大也故善學者必先虛已自克不使滿假之害得驕其色盈其心然後能撫我無我故虛虛而道凝矣故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此皆智人君子求益之微術不言於人而陰行之天下善道所以爭歸而并集其身者也邑子智南字虛中其齒長矣而志貌恂恂恒屈於少已者誠知虛以受者哉夫卑已下人以取益君子之難也以虛受益至易也能其難以求其易於道將充然所執愈虛所入愈實又豈卑卑其外空空其內以爲虛者哉

送幡僧正詩序

靜巷法師掌吳縣同教之治秩滿以最調海昏吳之教

者禪者聞其行爭饋文辭爲餞嘯靜巷喜篋藏而貢之所適必與俱余時自潯陽往海昏入境而靜巷之政譽盈於耳既見挹其言色目其政治信前聞之不吾欺也君出所藏示余凡數百篇余愛其藏者多而貢者勞欲簡存其尤則靜巷致譽之形容不詳見於覽者之目故序紀其多軸存其簡使一目而二得焉潯陽於海昏隣而弗屬利害之勢不相及也則余爲是豈以筆舌之媚尊其求者哉

愚中字序

吾觀孔子欲以已道廣傳諸人而門弟子才人人異不能一受而竭其所有故爲四科以引之進使各隨所及以爲學於是子路之勇子貢之辯顏子之愚始皆得以其才自盡而不盡焉然夫子於三子者獨稱何好學則愚者固近於道而勇者辯者實有所不及也歟蓋求道之妙與世逐逐事物之求者異求諸物非辯且勇不足有得求諸道非返已不足自知已之愚返其智以自知者也非若眾子絜絜於外爲智亦非若世之椎者朘然弗辨以爲愚則彼所謂愚者又可以心思計慮之智測之哉修川俊上人字愚中甚銳而強於進視所以愚者咸無與焉余喜俊可與有爲而欲其返以求之也故告諸

士之韞道蓄德兢兢以貴其有非苟善己而已固將出以公乎人也然或所趣與時戾則又不肯少貶以售其身故有含聲滅影遁深翳薾不願揚聞於勢利之途者不以時勝道也雖然隱者潛身以存道也非其處而處焉則身危而道亦喪故士不得已而隱則擇所就不苟止目之所閱足之所歷雖勞遠弗敢憚必審其可而後安豈身之所繫者重故所以自慮者周歟潮陽有上人士之足以顯者也而安於隱謂余曰七閩吾邑隣也將訪於是擇其可止而老焉故名吾室曰尋隱觀而賦者未能盡吾志也願取其遺餘序之嗚呼以上人之道而使之窮於無所遁確然自絕於世吾固爲當世君子操

勝黜權爲教法求賁荷者惜也閎故多望禪席余未能至其主賢否莫可知雖然以上人之介豈苟容於人者非其道雖以大賓膳秩不一日顧留也則斯舉也豈直覩所就以覘子之志亦以子身去止驗所遇之賢否也

書

與某官書

大學士閣下某問之古之君子貴其美而掩於世則必借譽於知言之士以發已之光雖孔子聖賢不免乎是由漢以降士尤以知已爲兢兢苟有人焉雖布衣貧賤而道足以信毀譽言足以權是非則天下之士趨而求之夫趨而求之者豈必其口舌之權足爲進取之階利祿之途哉亦以掩於世者沒而不聞則無以自慰其爲已之志也惟其然故雖自獻以求合而其友不譏其上

不疑蓋有聆其一言覽其一文遂成其終身之名者眾矣及後之衰士之志於上者非貨則祿而於是學爲利而道始輕苟其能出於人惟恐其售之不先於人也柳宗元韓愈之徒嗷讙朝野之間狂奔怪號至爲危言以懼其上曳裾衒袖三拒於閽者而不知止上之人疑其求之急也益薄而厭之嗚呼吾之道由學而至於成其勤不爲易矣而以一日之求賤其所可貴顧不足惜歟伏惟閣下以博文贍學掌天子之制士之進於前者不能崇山名墅之間窮剞劂刻於故舊有所忘也寄示詩文皆清麗雅正能使讀者欽服僕何幸見足下之進僕願慊矣然足下之成本其質之妙非僕諛諛能有以發足下而足下推其所自必歸

答魁首座

紫垣足下辱書無不達然失於答者所居僻絕使然非

之然必其人之目若離朱之瞭則其鑒信之可恃竊謂方今有是目者莫如閣下故橐其所爲不俟儐介而進於閣下之庭某幸從其師之所教隱逸爲道於世無所嗜悅食其食足以無飢衣其衣足以無寒而又閣下所居亦非勢利權衡謁請之地則其願見豈有求也伏惟察其志而退進之幸甚

德於僕無其功而冒其奉使僕受之其色赧然雖然君子之厚其人也過則忠之以言欲其身之安且榮也況足下休戚之同榮辱足以相及者僕敢避其說之煩乎夫才之於人足以發名亦以媒患君子察其然是故甚懼而慎之以德所以消患而養名也辭學議辯才之發也溫恭慎讓德之行也二者不偏勝而成身之道終焉故藝掩羣而眾不忌名先於人而人安樂之以足下之才之文使老於學者猶莫不愛敬而不幸所至輒困於庸者之口僕得無疑且憂耶君子成學於文以榮身也使學成而辱至固不如不學之安矣天下能者不一二不能者恒十百不能者固害能者以一人而當十百之

忌於是乎不戒又夸其辭色以媒之則禍之來猶矢於的也豈足怪哉足下其反求之使才德交茂而身聞兩榮僕之望也僕孤寄於此且二歲思浙中朋故之樂慨然恨不即往而蘇杭之富尤所戀樂不忘者足下輩不厭之僕老於二邦決矣令師起居必佳不敢致書蓋萬壽亦不暇書也足下以僕意謹語之足矣餘惟自愛

答某官書

辱書訪以古釋子之文且求觀其能者釋之道寡文故爲者亦少則其能者固加少矣獨契嵩禪師禱而慧其文不學而能嘗爲書折世之嫚佛者獻諸昭陵歐曾之徒蓋避而莫敢也其下有惠洪則爲之而不至者已降

無足觀矣蓋文必贍而後明必簡而後能奧作者莫兼也惟嵩奧而贍其廣原教孝論彌高古蓋進於戰國諸子矣僕甚祕惜之非學圃知文不出也

與某官書

教授長官某比過邑庠望其牆屋塗塈煥然意主者必能官君子適謁於門而君已覩其後揖使坐語出所製唐律百餘篇鏗鏘絢麗皆此邦所無有又知賢博士才能不獨宮室事爲之間可畏羨也幸甚幸甚江西言詩必李杜而賤唐律爲不足爲彼豈知二子之名世者以長律古詩若律詩則太白不能作而絕句亦非子美所能何則彼所能者足以名世固無事於眾體之皆能也

今之言者既不審知二子所長又徇名而慕其所短故其古詩則莫知學而律詩絕句遂壞於粗厲嗷叫之音刺辯紛然徵於中而實無得其卓然不惑爲世不爲如君之審於擇者鮮矣又承使進所述山林之言豈足辱顯者之視聽然勇於自獻而不讓者抑中所志有欲陳於左右者也某嘗謂宋之文始振於天聖極盛於熙甯之初衰於王氏經義大壞於伊洛訓詁士大夫於學能是二者已足釣位而網名矣更化以來塲屋精舍之路既廢宿師老生稍棄其舊而趨於古然入之既深絕之已遽是以未獲其所欲而先喪其所能務爲離奇佶屈鉤咽戛吻之辭以矯其舉子之聲而律吕塞逆粉墨亂

雜反不逮其課試所爲者夫蛇所以能爲龍者固以其蛻也然不深蟠久伏以待其質之自化而剝其皮決其骨速求其爲龍則龍不可成而又喪其所以爲蛇今之棄舉子而爲古者其道類是某誠知之而病疾怠其志不能深探力挾以取其所欲得雖然豈謂其咸無得也舊所爲記序銘文十餘篇致諸座右公政之暇試取讀之亦足知其所存與課試訓詁之徒蓋少異矣

與明東川

自誠足下觀都寺嘉興歸及深書記入浙皆嘗致書亦皆微有所俯恩以仁至出所賜教乃無一語及二者豈皆沈耶眼中頻頻者連翩起吾徒退靜日深亦勢宜然

獨怪足下久足自奮勢異於僕反固守一榻坐俟耄及如燕松越檜不爲高蓺傑棟以用其材乃蟠枝摺榦爲妍肴缶之間充豪筵几席之玩豈所願於自誠者哉僕自失自誠樂況日少所至得訕嫉倍讚譽然不怨悔者其所操者致訓之具也近魁天紀自吳門至見迫出浙屬僕有繫未能遽如其言留數日出詩文百餘皆清麗可愛使僕懷如久病之瘳僕年來於世無樂惟賴朋友以此娛解其悒悒耳輒拔其十一爲寄非自誠知言則不敢以出之也橫川語序及塔銘牽課近就想求妙盡爲飾有未至就改之若立言本意則具恩以仁書中分弟保福和尚及故舊留山中者自誠以僕意遍言之見

與袁伯長

大祝伯長几下往歲至錢塘遇縣丞君於市詢其所館云與伯長偕館菜市門僧舍行省且以儒官署伯長而僕聞大喜以爲游食賓館再歲常患中之感愧非筆札摹繪可白乃得相見口言則其志暢矣亟至行邸則從隸空館皆出獨一榻結守兵坐東廂爲之悵然自去髮行四方見同味士大夫愛其愚者固眾然求如伯長翁季得我之盡識其志之非狂者實少也故常願老於君邦爲僧以沒其世雖有奪而未遂終必得其求耳所欲涪翁書跡僕及建康中齋已返廬陵無以副伯長之求

然聞名第亦爲謁燎所及不識舊所蓄者能無恙耶僕比年衰勢益迫去夏大疫不食半月而幸延平居蕭然日嗽不五合獨於文字鑽挾則力已竭而志不敢衰想伯長聞之必笑其愚且哀其敏於自賊也然伯長常患吾持束太過欲其文稍縱盡古之縱者非求於爲縱也束之極斯至是矣未能是而苟於縱則無以禦隔陳言然君此規實吾所汲汲者常佩之不忘一二年所爲覺與昔少異不敢自諱輒以往欲使伯長於千里外喜所規之驗也府君總管相公關府內外長幼起居萬福爲餘有未至就改之若立言本意則具恩以仁書中分小扇五握附獻陋郡所有及僕能致者惟此爾

雜著

書朱元晦與蔡季通手帖後

右晦翁與蔡元定論考亭地形晦翁居考亭道益光故末年信地理尤甚其葬也執紼者六日而後至壙古之墓者授地於有司其兆域有常日月有時卜其安否則誠有之矣至於擇形穴之好以市利於死者則余未之聞也聖人仰觀俯察求利天下後世雖曰星辰之高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之故以告人使地理之術果信則其以教不在佃漁種穫之後矣仁人君子福身而祚

其感發之過也今東雲廹於傳次繼寺長人之責加於幾年寺之人又幾世也古之人知會難恒而合之必睽故當歡而悲悼別以泣勢乖其所願而不能平不自知其中蓋甚銳而不忘動曰不能者特激辭爾憤而不怨君子之言也柳山禪師少時及見老先生爲客以才句學辦知柳山者皆當世豪顯士使柳山志於進取其大獲久矣然且辱於卑微猶且不安其席退隱於侯溪之上以賦詠圖史忘其老豈尒養銳以俟動耶斯銘蓋表推是道以行政於天下其凶身禍國也宜哉

書定惠院海書記壁

東雲與余偕去鄉並途而遊迹半天下余留鄧山東雲自太白先余歸後三年乃相見受業定惠院與東雲歎契濶悼故舊爲感愴悲慨余悵然爲留累日乃去而東雲猶睠睠止余謂余行之速也東雲之上曰成曰文余舊所識者今皆死其下二人則皆昔見時所未有也而余一去一來十年之間見東雲七世不知去此復見又幾年寺之人又幾世也古之人知會難恒而合之必睽故當歡而悲悼別以泣勢乖其所願而不能平不自知其感發之過也今東雲廹於傳次繼寺長人之責加於

身方盡力於所宜爲余亦肆心所之將大去其土漂乎未知所窮出處之勢益懸則茲會不再審矣余懼異時難於復見而二人之思無窮也故留其常見者於壁既以慰東雲則余心亦自慰焉

題悟栁山書唐子西硯銘及手帖後

唐子西視銘假物以喻其憤爾子西以雋才錮於廢謫其中蓋甚銳而不忘動曰不能者特激辭爾憤而不怨君子之言也栁山禪師少時及見老先生爲客以才句學辦知栁山者皆當世豪顯士使栁山志於進取其大獲久矣然且辱於卑微猶且不安其席退隱於侯溪之上以賦詠圖史忘其老豈尒養銳以俟動耶斯銘蓋表

其慎之同者也不然柳山之嗜博矣奚於子西獨諄諄
費其筆哉柳山精書得骨於顏太師假資於寶晉此書
尤秀韻可愛既自書其後復以乎畢將之前輩慎重之
風雖微事不苟如此

書明侍者挽詩後

月坡禪師董天童二年四方英士魁人他叢林不能致
者皆聚席下番陽明東礀與余亦在焉余友雖眾在鄉
人則惟海東雲琦楚石及明數子而已未幾明歸余止
之明曰我願來得明年且復出不背言也然自是不見
明蓋五歲余心怪明素不謾而忽遽其言所蓄未伸而
遽絕意於世也又明年余亦歸見其同室則出哀詩示

於余曰死久矣噫奚易耶世稱福壽人必賢明獨以天
殃慶之故昧而難測如是耶豈分之所受不可愚賢滅
益耶抑其稟之介多憤以賊其生耶然士不畏死而畏
無聞明死哭者皆齒德明雖短奚憤哉又況同室之
間猶而易恕獨能使之拳拳求述已于不朽則其自樹
立之賢不待用於世接於人而後見也余雖不及見明
而及出湖於哭者之後以一語飾潛德不愈於見哉

書興上人送行偈後

南昌興上人來集雲遊庐徒者以公事役於外集雲之
眾翠學無所師余獨怪興之歸其色充然莫益之而挾
貲其志不幾乎古哉其於技宜庐作古命授之以見雖
愈富然則彼以一人之出處爲道存亡者蓋惑酋
予之不好猶有取也

推命以知祿先王之墓無有也其本於日者詭惑之遺
技乎古之教盡矣而罕言命吉凶之行修於人殃慶之
政制於君事未然而欲逆知其故則採諸卜筮使民吉
則從之咎則違之而非曰此之吉彼之咎壹有命而不
可易也日者起於何時其戰國無政之世乎今之爲其
徒者奇冠而詭服闊視而縱談推支干驗生尅虛喝禍
利危言以乘人之疑匿距以鈎情設岐以逃敗高諛汎
佞預植其誣百失則諱而不言一中則挾而責賂使其
學出於化明俗正之世不免於疑民害教之誅而今貴
卿徹官以及井巷賤民咸信重其術無非之者亦有取

焉爾蓋自漢以來士之賤時貴已者恒伏匿於是若季
主屈賈宋管輅折何郤諝而中道介然有君子之言其
所以售於人者非唯術技之庐也三衢戴源海陰陽星
歷而不足資身也益學丹砂黃白水火之術術博而道
益罔然終不肯一以所挾干貴人走通都問從吾徒異
世離俗之士於荒山長谷間爲寂寞遊得一言之譽則
喜而藏之如獲饞嚨將適錢塘登鑒慈而泛西湖出所
藏詩若偈數百篇請余以言述之余謂審其藝者視其
人夫不苟以技從利而悅異世離俗之言則其人不亦
賢其志不幾乎古哉其於技宜庐作古命授之以見雖
予之不好猶有取也

而察飛冥區晃極萬象一色天黃地白迷曉以夕於斯
時也而有陟太白之崆峒淩蓬婆之岧嶢穿瑤林以散
展憩瓊樹以弭節履濕而塗不漸屢步燥而塵不玷穢
骨瀅玉府眸眩月窟斯亦遊萬物之至清御一氣之純
潔也瑛禪者字雪壑雪言清壑言奇鑒物以昜德者也
德之容不可言傳獨賦其雪壑之狀如此雖然迹其取
物之方亦足覘其志之所期矣

廷用字說

印之用自朝廷達郡國州邑然其權所令則各視其位
貴賤土境之狹廣故或施於一官或施於一邑一州或
被於一國其威之小大相去十百不啻豈才有所局則
任有所限而號令之行亦各隨其所不能及而止歟惟
朝廷之尊其印之權達天下雖窮壤荒陬遐紀曠域車
書所至符節所被罔不承風而靡然則勢足以盡印之
用無封疆職守之限惟朝廷之貴邦之冢宰爲然福唐
印上人爲才而高志作歌偈清麗秀婉蓋將以其道推
於世非止善其身者也余欲老其材爲天下用不獨爲
一州一國之士故酌其名字之廷用又說之如此

古玉字說

延聖懋上人有文孫懋曰山積秀而毓珍家積仁而才
生吾種德不蕆莠植善成菌會宜鍾美於汝以寶貴於

世乃稱其才而命之曰琮則又問字於高安比邱圓至圓至曰夫至美不常得至寶不俗售故價於市者無貞器狎於目者非貴質乃稱其名而字之曰古玉周有大筵奔公走侯他玉不陳獨登天球由其古傳貴莫與儔珩琪笄珥艷體眩眸雖媚於今維玉之羞琮拜曰唯敬憲嘉猷

愚隱字說

吾觀古賢聖師以身持教者皆椎魯不學之夫而世之孳然智穎然藝者復有所不及然則愚果適道之階耶而世之真愚者不悟聖人之冥權以爲道艮我有倣乎曰否斯固隱於愚頑道之曠非出類之智無以及少之堂既得戶而捨其級矣升而益高居而益安達乎自然而遠其患舍宗又誰望焉

禹川字說

琦石鏡謂余曰吾邑子濟名於師未字幸君有以命之余曰字者古以貴其名且隆成人也貴之隆之則欲其誠貴而誠隆故又遺之言勉其至於字之所云者而序說之贈繼焉是皆朋類以義相砥切之爲何絕致忠於其與責之善而必其成者也故言者信而後告取者擇而後求苟求失人苟告失言貴其身者弗爲也濟於余莫之識也莫之識而求之莫之識而告之果禮哉雖然石鏡之欲也乃傳其名之義字之禹川夫以智治物君子不得已也然因於彼以爲功則行乎物之自然而於己不費故曰禹之(一作知)治水水之道也不由其道而整險必

行禹之所惡也夫君子之治其性也有異禹之於水哉行乎不得已之間不幸而必以智濟亦因於物而已故定其內而外從之豈役已以必乎彼哉濬以自治禹亦禹之道也

險崖字說

昔乖崖翁自述其志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蓋以險絕爲行務立於物之不能至也夫君子居易以俟德於俗泯其大過人者卑卑與世爾汝彼不我卽猶將援而進之豈固爲窮巇峭嶸危巖峻嶭以拒彼之進也而萬物仰之常畏其卓然而難並然則君子所以險絕而異於物者亦彼之見然爾吾何有焉吳

郡志昻字險崖說其義如此昻慧而喜學才智穎然執已恂恂無不可犯之色然非得其穎然之同者終莫幸而近也曰崖也蓋肖云

四詢字說

堯曰咨四岳舜曰詢于四岳夫聖人資出類之智成已以成物欲有所爲豈復假於人謀之贊然且汲汲如是知取諸人以益已所未至雖堯舜猶然況衆人耶至於吾之道尤以擇師求友爲學之方雖跋山川轢州邑老死不敢止者豈非所求者遠且大非一偏一曲之學可成歟然或者自限於鄉自足於一師敖然以聖賢所存盡於是嗚呼果盡耶古之人笑悅於勢而不自已也

余友榮師之予岳從余遊且請字焉余懼所有不足歷岳之求而觖其師之志也因其名字之四詢蓋欲以堯舜所以聖者誘岳以廣其求毋以得於余者爲多而自止也

書近文與南峰表上人因題其後

余少嗜古文每讀戰國秦漢作者之辭愛其高儁雄渾銳意欲少似之由之不得其塗陷於聲律鄙淺之學蓋嘗慨然恥其失日夜刮濯求以自新然猶恨舊習旣固自克之力未充每一引筆則時語亥亥不可禁嗚呼古之道其果不可至矣乎余客游磧沙所過無暇而表上人顧余獨厚嗜好亦與人同余無以爲上人噫乃書近

文數首爲笑樂已丑臘日江西圓至書

雜說贈玨鍾山

吾聖人自稱文佛蓋以存其道於無窮非文莫能曰經曰綸皆是物也惟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質乃皆以天縱上智示爲椎樸少文與愚者同事乃聖人冥權非真然也愚者誘於其跡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躐至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豈不惑哉吾宗爲文而至者明教師一人而已餘雖時有可采要皆駁而不純駁積剽剝背馳於作者之徑雖止盜名一時而害正已甚皆文之賊也

鍾山有鍾霜至則鳴感於氣會於時則其聲出焉物之

無情猶爾君子學以成其器不求聞於人也然當其得時用世則鑿天地震萬物雖欲瘖其道伏其響可得哉玉兄字鍾山從余學爲文其於作者之塗余見其進而未止也以時之難感者之未會尚卑棲故林伏其聲而不震余欲出之於外而大其鳴也因其字而告以是言毋使黃鍾無射銷沉委翳於蕪蓁之間則余之願也

祭圓通逸老代

嗟乎好合之難信有冥契或並行而各詣孰不求而兩值方東湖之炎炎陶四海於鑪鉗挹光儀於始覩剗清明於醉寐既溘江之再逢仍聯序於末綴奮一搏其淩天震廣席而雷厲洗余喙其天池甘咀冰而嚥齋公每

借於隣光許跰躚之及驥迄倦勤而脫楷復登余而使繼閉白日於一簣匱虹芒而不試時載茗而就見沐霧雨於欵噓豈形跼之勞人委乾坤而寐蛻僕喬蔭於吾林紛猿咷而鶤泗愧余躅之殿公忽拍肩而並憩非仰及於先登良俯援其後至銘渥意之無窮酸余眶而集涕炳遺畫之可式誓懍懍其毋墜慮喙舌之罕憑酌茲盂於厚地尚饗

又眾察祭代

緊持密扶畢身拘拘一息之渝千形萬途況與疾擾風戰火爭力不勝形隨疾昏明公獨踦然視化猶臥病不廢俄死不忘坐俗衛口禪行疎語親不有生死孰明俄

憤扼腕悼我宗盟公論之源於公之存論喋莫呻呻於公死薦憤以文尚饗

榜疏

秀州天甯化脩延壽堂并什器疏

五蘊無常閻死生之傳舍一枝可寄爲老疾之菟裘歷歲時願成文具蛙產榻前之寵突久不黔鼠巢帳裏之花室將生白坐疑刮席臥恐如弓既爲他日同歸當及閒時預備架頭巾床下履教渠高枕現成身後事病中禪自有孤燈證據

江南諸山請秀州天甯因明叟住公安疏

續江左風流遺唱我妄能製麟膠主襄陽耆舊齊盟君玉振石腹昂藏鵠立雞羣千篇湧句裹雲濤親薝冷泉泮筆三尺耀眉間虹氣忽從肝水發硎循前賢慰試之

自可執牛耳小借上游勝勢要看下載清風某人仙苑階展參軍獨弄之手送青來將綠遠任紛紛山水爭妍三千年花天池九萬里翼轉乾龍鼻賦詩邀宕月漱雲吸盡鴛湖披腹露天光野色一夔獨奏眾楚皆瘖蟄戶有雷霆看清涼亦避三合洞門無鎖鑰笑雄峯自隔重關

大果寺化接待米疏

桑元人東肚尋師傀糧千里待逋客曳裾成市下節萬錢苦慚厨傳簫條難諱書詞千乞一鉢飯借他臂力從教漂母頓嫌五谷陳元在杖頭但要俵儒驚倒貲捐圭揑報溢倉箱

做普記住九峯諸山疏　末山尼道場

危棚掛月高然鋪砌之花大皷當風低颺鈞臺之柳舞盡邊笳十八拍只消童子六七人鮑老袖長已是郎當好笑祿兒腹大更能旋轉如飛清盼四筵纓頭萬錦

開先住東林諸山疏

花木瓜長孫生子有王謝一種風流白芙蕖集鷺藏鷗

用晉宋諸賢故事人境如承夙記山川頓換春姿某人

續隋碑親見永公唱鑾歌全似郎罷毛錐子敵連城玉

價非兔園册裏學成皮栲栳作擲地金聲是黃鶴樓前

悟得正獨步橫行海上忽乘流直至山陰唱樓煩三百

首別傳草木被文章錦綉赴西江十八灘怒漲風雲隨

棒喝雷霆同我輔車助公特角

陳湖法華六根懺會榜

形山有六處聚落億刼舊游法海出一味醍醐萬象同

嗜於此迴求真懺灼然度越餘脩湓盟駐涌地之浮圖

現瑞桑懸空之菌菖心兵奏凱摩尼王髻裏旌勳欲宅

救焚觳蘇君門外俟駕盡滌舊汙垢障別開更始福基

象王行處師子吼時慶后土皇天之長久玉鑑光中金

鼇背上峙泰山盤石之堅崇

宏老住南康城兆率山門疏

曳布袋遶市覓錢要顯西來祖意橫折牀解腰共飯亦

須北道主人是必真俗諦齊脩乃見法食輪皆轉某人

勁氣一毫不挫生機六出逾奇要索犀牛兒笑南州克

由薄相拈出聖箭子疑梅山徼涉鄉情同列皆驚後生

可畏正當使十丈塵飛避受匡舉排闥獻青何必恣三

寸舌縱橫鼓彭蠡湯空翻白芒觀促鴈滿慰坐馳

開先寺李主息辰疏

潛宮施佛餘澤未衰遺廟妥靈生氣猶在適及條風之

布又逢諱日之臨沉有芷澧有蘭慨冥思之何極溯宋

蘋漵采藻濆常享之敢違伏願整駕元津旋艫丹海顧

王成佛豈惟乘白雲而遊帝鄉佑我後人庶幾覩明月

而思故國主詞云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南康天甯造佛殿榜

匡水隱山西來圖畫擁金城百雉固陵騎雲北去遺弓藏寶地千年著法筵管領二奇爲嚴邑耕耘五福星霜換刼輪奐改容雖舊國靈光僅存奈世間無鐵門限可鑄使天竺先生猶在將雨中爲木偶人所喚折郎要德山令行重興較楊岐語墮喚十萬貫纏腰之俠將銅山金穴平地移來安千百億化身之靈有寶網璇題從天降下衍長極方來慶歷作星灣此去美談勇施毋疑冥償不爽

崇長老住南康能仁疏

三千年花實爲瑞明時比眼底青黃迥別八百里濤瀾作君玩物與胸中雲夢合并茲游清冠平生此行不推戒臘某人華岳峯尖秋隼巴歌聲外陽春謂南山虎即是石頭舌上不妨險峻將逕山龍拈向鉢底機先坐致太平乘興而來相契即住據關驗假雞俠客門前坦路全無臨湖招跨犢潛郎屋角舊山元在一音雷雨三祝晨昏

己亥之冬余往天目西峯忽覩天隱禪師文集一卷而虛谷方公叙其前且知天隱遠權要避名聞遐邇攜笈入山窮探巖壑越稔覽觀之富益靜定之光二三十言經日輒記故其爲文贍而奥固嘗有觀人之道言爲心之語裒集其緒餘耳世道不古玩習而好異昧本而趨新憫世之宗師嘗出沒儒釋而更爲之化導儒而禪釋而文其揆一也嘗謂博古明道然後可以學文古而不道則蔽道而不古則野博與明亦相須焉道無言之文文有言之道先輩淵落後學日以懈每嘅斯文之脈不絕如綫不歲有是人也責沈之愧深矣於是夜坐申旦而讀之既至

大壞於伊洛訓詁已錯愕歎詠又至佛儒老氏均以性爲學爲教於天下反覆論議則適然若得兀然若遺而不可自喻二百年無此作語非誇也非學古之道通乎文而明且博其何能見之確言之果沈著痛快使人如昇乎使鐔翁議此非數十百言意未暢而天隱數行耳文如是道可知也嗟乎其不延者天也其不延而延者亦天也虛谷見天隱之文於道余見天隱之道於文同駭膽慄魄人所望洋而不能措一詞者也況論文須論品夫品與文如人質影並呈不可遯以私天隱既得法印山欽師則與天目高幹妙公爲同門昆弟何筆墨間不少及之是猶莊子不談孟子此尤見天隱之品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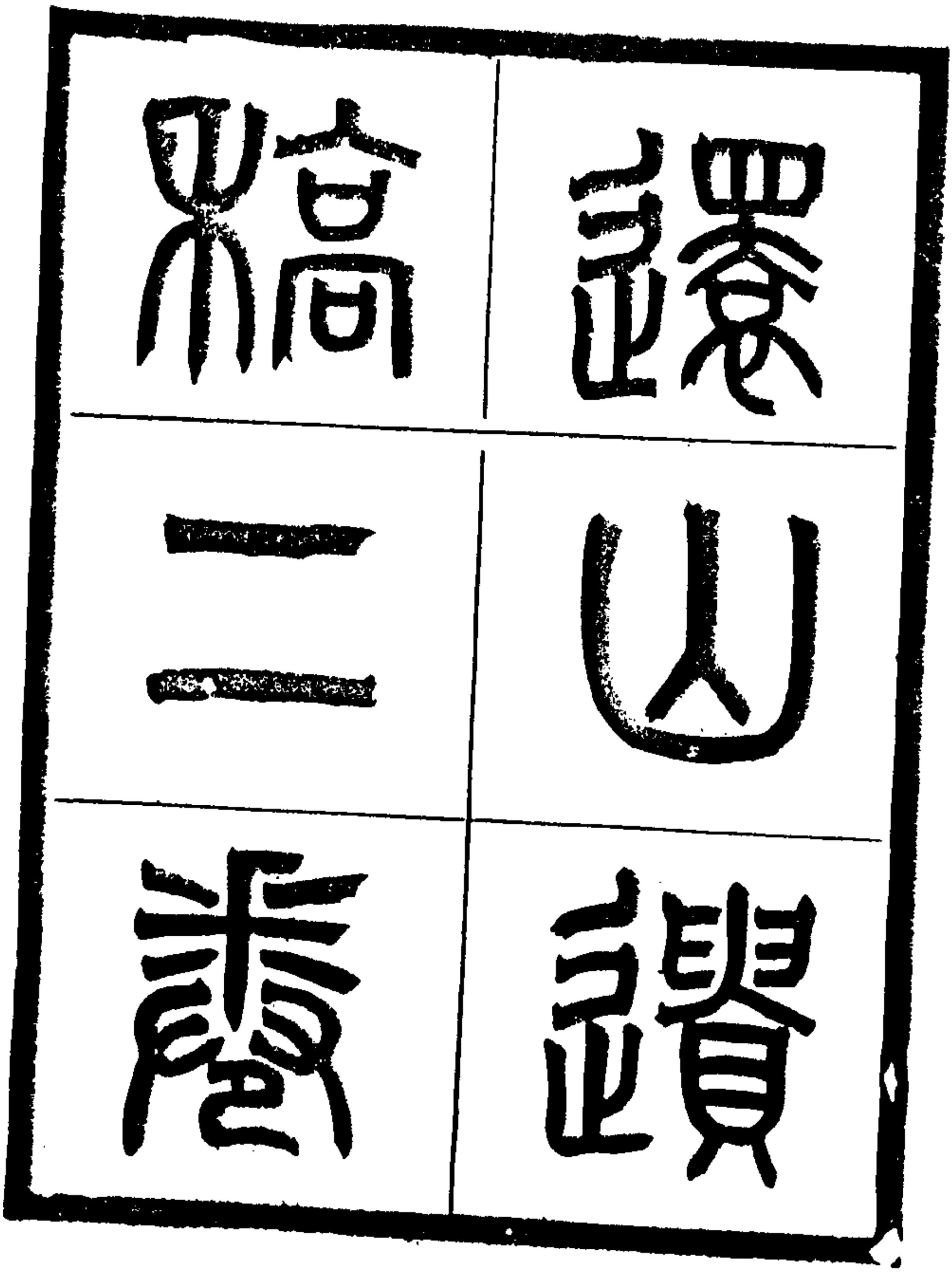
書姚序後

拜手敬跋

予讀虎邱薔誌誌中有修隆禪師塔記高安圓至筆也

古今則師此書自應與天地不老也崇禎己卯夏日吳門華山後學明河書

丁酉自豫章旋杭謁松生姻丈於里第以余補授高安出牧潛集示余且戲曰此亦一重公案披讀其書圓至雖產自高安而集稿則傳於天目是去爲天目僧矣亦武林文獻也慫恿付梓許諾因并出書數種屬付寫官梓匠兼任校讐乃寫竟而丈疾鐫竟而丈没一期矣笑談宛在人天已殊感愴懷思不能自已用識簡端藉存緣起庚子三月何敬釗記



余家渭川竹林自少遊筠溪南溪柳塘累視石上紫陽楊先生詩律清逸爽麗矮邁羣輩稍其名爲與字爲煥然世爲奉天人紫陽爲號余甚賞慕然祇目爲名騷墨後閱元史列傳暨其墓狀始知先生修家子金仕國于元造化關陝諸彥爲後學蒼龜乃近世眞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余喜曰人不得而睹也得覩其書幸哉歷詢諸鄉先進則皆曰聾夷一大變其書世或不有予憮然歎曰惜哉元以及今幾何日文獻泯如也今歲春余偶漂泊南陽太守宋西巖子先生鄉士館延余城南官舍談暇忽出書授余云還山遺稿余以爲全集也驚喜曰幸哉余終當饜嚮先生之腴而曰非也實我旁求三十年僅獲百一所謂泰山既摧片石是

珍而掬勺水于竭海者也故云遺稿耳余乃長歎曰文獻果泯如耶惜哉於是披書涉獵至正統八例東遊記內二告文與姚仲茂論家廟遺制而復自喜尚得以窺夫先生光明浩博之學足續古大儒之緒辭章自其枝葉後人追紹厥風即是可尋也而復歎先生生長老死夷狄之代徒抱斯文未或大磐厥施也而又深喜夫宋子致志之勤星金點玉搜羅無失字缺所疑事注所在俾先生之學卒不墜地不滅子弟於其父兄且將命梓以嘉惠天下厚之至也而又深歎夫余之玩愒日月視宋子尚友古人之篤瞠乎其未及也宋子斂容謝曰尚友惡乎敢亦惟仰師焉而未能耳余曰體哉謂尚友則近泰謂仰師焉則恭恭則虛虛則弘弘則永乎宋子名廷

佐字良弼嘉靖元年二月十五日終南山人王元凱堯卿書

楊文憲公考歲略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公生

丁未二歲

戊申三歲

己酉四歲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五歲

辛亥六歲

壬子七歲

癸丑八歲

甲寅九歲

乙卯十歲

承安元年丙辰十一歲

丁巳十二歲丁內艱按程夫人墓碑云夫人卒於承安二年丁巳四月三日則公年十二遭此謂十一丁內艱則元年之丙辰非矣

戊午十三歲

己未十四歲

庚申十五歲秋試長安中選

泰和元年辛酉十六歲春試復中優等

壬戌十七歲

癸亥十八歲

甲子十九歲

乙丑二十歲秋試長安中選

丙寅二十一歲春廷試萬寧宮下第

丁卯二十二歲

戊辰二十三歲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二十四歲

庚午二十五歲

辛未二十六歲

崇慶元年壬申二十七歲

宣宗貞祐元年癸酉二十八歲

甲戌二十九歲

乙亥三十歲丁外艱如洛

丙子三十一歲

興定元年丁丑三十二歲

戊寅三十三歲

己卯三十四歲

庚辰三十五歲秋試長安中選

辛巳三十六歲春試復以遺誤下第

元光元年壬午三十七歲

癸未三十八歲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三十九歲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爲當國者所阻

教授鄉里

乙酉四十歲在鄜

丙戌四十一歲在鄜

丁亥四十二歲在鄆
戊子四十三歲在鄆
己丑四十四歲乾州蒲爲議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
恆二州軍事始一應之
庚寅四十五歲以春試授館於左丞張信甫
辛卯四十六歲在汴梁
天興元年壬辰四十七歲在汴梁
癸巳四十八歲汴梁陷微服北渡
甲午四十九歲
元太宗七年乙未五十歲
丙申五十一歲

丁酉五十二歲
戊戌五十三歲試東平中中賦論第一授河南路徵收課稅
所長官兼廉訪使
己亥五十四歲在洛
庚子五十五歲在洛
辛丑五十六歲在洛
壬寅五十七歲在洛
癸卯五十八歲在洛
甲辰五十九歲在洛
乙巳六十歲在洛
定宗元年丙午六十一歲在洛
丁未六十二歲在洛
戊申六十三歲在洛
己酉六十四歲在洛
庚戌六十五歲在洛
憲宗元年辛亥六十六歲請老歸養
壬子六十七歲東遊秋王府驛召入覲
癸丑六十八歲春入覲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
甲寅六十九歲立宗人祠之子保童爲侍子
乙卯七十歲公卒

先生享年七十登仕者十有三年其事蹟多
不可攷矣今即其可攷者爲歲略加右廷佐
識

後學宋廷佐輯

文

臂僮記

余[illegible]髮未甚白精神未甚頹以年齒計之六十有九衰亦宜矣所幸者日讀蠅頭細字時平生著述外無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自樂也兵火流離中僅存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蓋起於唐虞訖於五代也閒歲憂患叢至自三國以降規模已定而點竄有所不暇嘗億度之滿百二十卷乃可爲完書上下千數百載是

是非非能免疑誤經史插架濺濺如蠶二三僮子備朝夕檢閱奈何索甲而得乙語東而應西能盡如己意耶夫器利則事善固也獨無知者乎方皇閎會黃冠宋魯班志明爲子斫圓轉書廚以便觀覽其級也三象三才也其隙也六象六虛也項未有樞紐常居其所而不移象極星也擬諸體用之妙則與天行健無異也是以正襟危坐聚所用書圜而帙之終日左探右取循環而無端既息呼叫之煩又絕奔走之亢或疾或徐或作或止不過一引臂而已因命之曰僮僮所謂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今而後吾書其完乎彼徒知惡其動曾知有無窮之靜乎且以器爲器止於斯矣抑知以人爲器乎惟其操乾旋坤斡之柄

圖垂拱仰成之適不以手足耳目自役急於得人而器使之雖四海至遠萬機至繁胥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遂孔子曰無爲而治者此也敢再拜以獻甲寅清明日奉天老民記

此記得於內兄王平川平川得於邑人靖川馬氏敬錄如右寓仰止焉廷佐識

汴故宮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史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攷乃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

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北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

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内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掖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大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蕭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聖壽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内正北尚廐局尚廐局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樓西曰三朝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并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并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士階茅

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文類

射虎記

吾友隴東康楫來乞射虎記問其故爲郿尉曹侯設也吁人之所欲詳誠吾之所欲略子徒知其去虎之虎爲知其去非虎之虎且多乎哉夫虎之殺人也見於跡人猶得而避之其害細所謂非虎之虎殺人也藏於心使人不知其所避必狎而就之其害巨一搜之後無地無之奚獨郿也哉若夫嘯囚嚙醜伏晝伸夜禁緩則跳跟勢窮則騰脚者盜虎也氣吞一邑塊視四鄉逞貪婪之欲啗孤羸之利者豪虎也矇昏昧由謹下罔上掉難折之舌吐無證之辭者訟虎也假威官府擇肉墟落志在攫拏情忘畏惕者此吏虎也爪牙爲名意氣自若倚事以下鄉幸賦以中人者此兵虎也又若鉤距成性搏擊充己據案弄威攘權護失者同僚之虎也公衙上檄私爭己忿施妖抱妍醉釀飽鮮者過客之虎也人謂郿有曹侯則盜者遁豪者懾訟者弭吏爲之縮手兵爲之斂跡同僚服廉而退讓過客憚正而引避綱而舉之其政亦足知矣宜乎邑之民途不掇遺瘼不閙庭熙熙然坦坦然各保其性命子以射虎爲虎則漢豈無李廣唐豈無裴公勇於政斯可矣裴李世聞其射而未聞其政如曹侯可謂兩得之矣然吾不以去虎之虎爲賢而以去非虎之虎爲賢者鄙意實在茲侯名大中字時正隆安人家世官職孔臨洮嘗載之省子袖此

以歸其告鄙人既去而思當淚吾文鄙縣志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濂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三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二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間異香出殿櫺閒一紫衣人顧子起問題之難易及氏名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覘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為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不能不惘然為敘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淡長楊曉色清天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鑪縹緲翠煙輕誰言夜半會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文類

錦峰王先生墓表

先生姓王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笑無雜賓客知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嘗涉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閒用薦者召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於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蓁葬城南雁塔之陰鄰永平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蕩荊棘榛沒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許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邠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析津張儼燕南毛居仁耿都陳殳雲中孟攀鱗太華郭時中鄴

郊范文炳平陸員擇加以衣衾藏之故穴蓋有待也文類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汀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豺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迓車擁路歡動牛斗

歎其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金夏剖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廡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蠶之淵而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媿負於冥冥也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宵夢飛飛不知在牀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開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耀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纂裝千金一揮廩無見糧賓客散

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拗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愼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與曰貶曰絕曰歸孰爲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未見其甚而

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蓋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度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虢又建敗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憎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曰堯舜而禹禹而啟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旁义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

武氏之燼復然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黜乎曰莽操之惡均御葬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篡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於篡弒若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皇帝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於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爲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略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蕭宗埽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譏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己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八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

揭爲不哲之鑑以舊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啟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啟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丞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榮紆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諡敬訟獄歸於舜禹榮紆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自也商周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歿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叛僭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屬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榮紆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眞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

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縣歷百
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荀察斯言而
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
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厚矣乎文類

與姚公茂書

奐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
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佳裕且知北還喜甚去歲子
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
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
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
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
以知之奐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以
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奐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
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奐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於堂
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
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
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愚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
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爲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祠殿
也凡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奐三十時入洙
泗而不宜襲宋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
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
眾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
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文類

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
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
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龍韓文獻德華
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
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桷器
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奐之所目覩者爲廟之定制天子與

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岳門幕府諸君若曹
南商挺孟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社李禎周卿江陵句龍瀛
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綏卿庫亭段
弼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曰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
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鄆定公九年宰
於此縣嚮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岳詩刻王彥卓墳嗣
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也戊申晨起器之從閒
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振文
話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登
南城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任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
不啻千里岱二百餘里呼二三千里之遠今一舉而至與

其終身拘拘儒儒於二百里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
東不四五里過泗水地頗高敞南望嶧峰諸峰出沒於煙蕪
雲樹之表使人豁然也又一舍許達於曲阜見曳而斷者其
魯城與鄰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
幾器之韋踵馬出迓入曰歸德門舊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
左曰章右曰零正北曰閘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
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
多由是門入故碑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出迓
于廟之西相與御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廊學自
號粹門之北入齋廬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恭王
事也是日私忘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毀

北向郇國夫人新嚴繪像修謁而板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
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一物也於問答之際見
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
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爲不惟不違其所長而
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笑閒焉
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
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
呼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問何負於魯也後有國有家者
獨不思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物
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
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
時無文章見於後世攷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
瓢而止緜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
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瓢祭
以告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
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
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
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
夫豈好辯者哉奚等去聖人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
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殷殷西而南向
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楊也
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

媿矣遂飲福於齋廳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例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泯也爲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丁石蓋石臞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蓋亦愼之壇南十步許眞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而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掀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大學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刻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粉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二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甬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水侯子思墓世

經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趾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許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軒轜葬所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爛烈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拂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未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貪侈之心之所激也禍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眾而爲之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誌云萬人慼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趺鼈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龜趺高十有八尺厚四尺龜趺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

而金兵至也陵曰詩陵者誠何謂耶入東門飯器之家復西南隗觀漢之魯諸陵大冢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安樂太守熊君囊家者有曰府門之某酋折而北渡雩水入大明禪院觀達泉水中石出如伏龍怒噴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雨觀寫然以少正卯妍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誅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下不爲不幸矣登泮宮臺亭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

北行十里許過桃落村南望修隴曼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脅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翊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東西峰五禮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峰而南渴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兗聖公孔總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上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家不可攷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元達東魯元館房氏家泗州公古具雞黍以待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古孔氏塒也問之不知其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

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接圖指顧若仙橋之鉅石七
眞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冢一如眼底如玉女
峰干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泉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
容縷數哉逼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
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
館縣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
寺孟氏諸孫復攜酒至由竹徑渡橫橋休於寺之靜室良久
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
趙氏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
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
公臺也不知書雲物者何所也容攷之北涉雩水由竹徑登

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
緬想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
飲丁巳將訪夔相圖會功叔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
至不果時功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
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
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于懷夢得
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廳已未辭先聖于杏壇之
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
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
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豐鎬之
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

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爲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
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素王紀
事

鄆國夫人殿記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
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
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親里之舊有鄆國夫人
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埽地無餘故
老彷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
之意以興廢補弊爲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
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

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閻公
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慶之也夫人姓孔官氏宋
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
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
於衛豈禮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
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郯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
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
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

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耶尚來者無忽文類

洞眞眞人于先生碑并序石刻在祖菴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爲寶也不以蘊於山淵而不聞況於人乎東魯宣文炳辟世辟地之訓歷代史臣列隱逸逸民之傳宜乎縣亘千數百載而不廢也僕儒家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眞之行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彥升主好時縣簿考道濟韜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丹陽同里閈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

法於金蓮道場臺稚雲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丹陽見而奇之且歎曰向畏重陽誥詞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之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眞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丁長春長春俾參長眞於洛陽得煉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屬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峰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閒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眞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赴覲平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輸貲有司買玉清之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沖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參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爲不逮也嘗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纍必盡力贖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沖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媿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眞觀環居弗出逼中使絡繹不絕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詔近侍護師降香濟源上初期望祀於

宮中而臨河阻風鐵札既沈斥鼓棹前進登岸風加故立致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約由中鑾渡北邁時苦於餓依附者眾船人疑其有金帛迨邁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隄潰乃定徐諭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能濟道清素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貉二舟駭逐舉脫其尼其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矚擁篲以相先玄通子范圓曦乃爲人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適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俯徇輿情投符盧溝乃雨

皇不爲災戊戌夏四月詔天下選試道釋進城通玄廣德洞
眞眞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眞常奉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
宮遷北京留守烏公築全眞觀奉之庚子京兆太傅移刺寶
儉總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卽日命駕入關總宮事基
白雲李無欲實綱維之而酉沖和志陽實潤色之丙午夏五
月西遊鞏昌以汪侯德臣敦請故也冬盤桓秦亭賓僚劉澤
琅王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月
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者曰眞人
壽垂九秩簪冠滿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過矣師曰禮無不
答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答
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日翌

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斂息坦然順化
春秋八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有洪鍾集行於世鎮
陽馮侍郎璧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尙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
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尙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
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澧長時可
吳大卿章張侍讀本在關中則參省王輔臣郎中邳邦用講
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
官孟攀麟署丞張琥蓋當世景慕者也咨力取而言詰之哉
師閒氣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之倨似和而不涉於流
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久於其事者未嘗見
喜怒之色形於顏閒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六

十八年務不沾席衣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
心誠意而已至於禽神隕眞之祕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
之強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鏝之細至經歲不易宵
以絲毫利諸己耶東徹海岱南窮襄鄧西極羣洮北際燕邊
瑰蹤瑋跡章章可攷葬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燕臺無
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懇徽文石嗚呼玄鶴不來青山已
塵遐想嚴扉駈勒之銘銘曰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
迺繁至人躍然起海門丹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瑰四垣
隱几坐觀萬物奔物生不願爲犧罇火烈始見玉性溫西翔
東翔動帝閽歲旱懷詔濟瀆源鴻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撝
慟老坤蜚廉馮夷掖兩驂焦穀再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戰死

魂冤旌豹尾交繽繙楊枝塵灑消沈冤隨檄應物忘清渾疾
雷破曀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軒道路掩
而泣宿恩洪鍾叩擊皆玄言包括鄭圃羅漆園陸陶殊派契
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琰磬蘭孫

重修嶽雲宮記 此記得於王平川

天下形勢之重莫重於河陽孟州附邑懷洛咽頤之地南通
湖襄北抵燕薊出入往來未有不由於此拏舟鼓枻啣息廢
暇承平日坐挾府庫倉廩之饒而猶病諸戰鬬三十載館舍
灰燼閭巷荆棘雖智者亦無及矣介乎兩州之閒宮曰嶽雲
大行王屋堆藍擁翠又極一方形勢之選五六月漲水瀰漫
藕花菰葉動搖於空濛晃漾中閒風玄圃徒費丹青途之人

望而歸之不翅其家饑者則思飲渴者則思飲止者則思寧
其樓神汎然應之未聞拒人以色余竊祿漕臺歲受約束於
燕嘗假榻以涸執事詰所以爲教曰今之全眞也以水譬之
重陽發其源丹陽長春廣其流衍其派譚劉王郝猶流派之
有江河其歸一也詰宮之自曰長春初年游秦載瞻鑾蓋揭
庵之名庶幾混跡市廛不忘乎雲山之勝歲壬子嗣教眞人
常大宗師準恩例故因庵而更爲宮其始末如之何曰登州
蘇公范陽許公金臺宋公草掷之泰和興定時事迫國朝棲
神子出修飾而潤色之棲神諱志祐姓王氏林慮人其至也
以乙未其升也以己亥壽八十有八具李翰林陽臺宮碑繼
之者包公志安也其取與如之何曰野人義以取之義以與
之而無親疏富貴之與貧賤也然而歲計出入之用綽綽而
無匱比之世人亦無憂勞迫其身困其慮也或笑於其旁曰
學仙者玄虛以爲本清淨以爲宗獨不憚煩之甚余曰不然
天仙也者各適其適也至於登明僊良垂拱嚴廊九重之仙
也言聽諫從官師承式卿相之仙也海波四澄羽檄不飛將
校之仙也草翳訟庭鈴索聲沈守令之仙也至於負販之兒
星行露宿東交西易而畏途之禍不聞耕稼之叟風雨以時
高廩寥差莫覩家離鄉之爲憂揣紳先生鉤軒橫几重編疊
誦得以講明唐虞姬孔之懿訓君臣父子之大義是亦仙矣
況方外之士居不聯乎里社齒不沾乎版籍無轉輸征戍之
勞無頭會箕斂之迫道之精微玄妙靡不洞貫而陶陶然以
盡天年孰謂非仙也乎且道不遠於人亦由學而可入所謂
絕學無憂戒其蕩而弗返向見棲神之徒香火之隙研精語
易者十常四五客堅謝之仰止高山撫襟興慨作迎雲送雲
詩二章遺志祥志雲其辭曰海濤紅兮晨露晞岳隆隆兮雲
飛飛款幽扃兮如期百年開闔兮窗與扉城郭良是兮人已
非夕日慘澹兮行路稀雲趨岳兮知歸同舟兮箭激沙鳥兮
忘機邀故山兮千里悵夙心兮獨違

總帥汪義武王世顯神道碑

公系出汪骨族貞祐二年西北虜阢階戰功起家爲千夫長
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進征行從
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調度窘迫公發家貲率
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絕去年以鞏州衝要之地
升鞏昌府改兼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
滅饑疫薦臻公與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
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旨大約屬以社稷
爲念公感泣自奮至於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城變郡縣風
靡公獨爲之堅守越三年猶按堵如故而外攻不弛謂其眾
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
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罪與其經於溝瀆姑徇一時之節
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頒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
幣迎謁焉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耳何也對曰有
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王大悅救其下縗髮無所

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且詣行帳寵之以章服職仍故郎
日南征鳩士馬裁嘉陵蹴大安未幾凱旋疊承奬賚　丙申
備前鋒進攻大安南田楊諸蠻結陣來拒公麾輕騎五百撓
之眾亂首尾不相藉潰圍出與南將曹將軍潛兵作掎角計
公單騎往突之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王嘉獎之
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部曰吾已撤彼之藩籬行寢其堂奥
矣　丁酉春夜入武信城燈市帖然出其不意全獲府庫遂
踩資普　戊戌軍葭萌之南都統青捌劉俠山爲柵公選數
百騎奪山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械乘勝赴資州壁山閱識
公旌幟驚怖奔遁抄嘉定峨眉以歸　己亥秋俾隸塔海公
節制道險霖雨阻潦攀木緣磴徹開州聞蜀軍列萬州南岸
與援軍遣復剿三千餘級比春分兵掖江引還及涪州修浮
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
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斬併力以拔其城天大暑
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
何預焉上樂其知體首肯者再四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
百萬眾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略地成都薄城而陣彼屢戰
屢卻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繩城投款覺之
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千餘口獲陳
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門閉

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由上流鼓革舟而下
襲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採之幾無噍類跨巫山
與援軍遣復剿三千餘級比春分兵掖江引還及涪州修浮
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
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斬併力以拔其城天大暑
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
何預焉上樂其知體首肯者再四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
百萬眾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略地成都薄城而陣彼屢戰
屢卻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繩城投款覺之
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千餘口獲陳
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門閉

盡陷三日軍薄城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王擊節歎賞仍賜
田顯錢物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召即戒首途既見錫虎符
總便宜總帥手劄付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
順鎮戎原階成岷豐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裁決
以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　公器局宏遠資仁孝奉養太
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滌濯處
喪不御酒肉劬勞之日必致齋薦祭喜儒術聞人介然之善應
接無少倦龍綏人寒士至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
自蜀輦書數千百卷而圖畫半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
之於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縱
所不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不聞告訐或有奉連議
而已燕居遨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刈旗斬將勇壓三軍雖
古名將無以加矣名臣事略

李狀元事略

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然諾不妄交
遊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文字南遷隱嵩州
鳴皋山北渡客鄧懷未幾入西山既而變起倉卒識與不識
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環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
而往隨問隨答曾無倦色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
蹙召不得已起而應之延訪無虛日遷乞還山王重遣所請

遣中貴護送之年八十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之名臣事略

後世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勢之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奄有天下之大不資於學雖堯舜孔顏之質有能不爲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以語政德禮修可以語教仁聖備可以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爲而欲與三代擬隆非所聞也又曰

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又曰三代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伯伯者始強而終弱也孟子箕歲在已丑十有一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近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稅易司爲所黜使稱長相豐歉察息耗以平歲入奏可一聽中書省總之開拂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劃其弊故官吏污濫得廉利之刑賦外錯得釐正之至於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惰貨之低昂得季奏之凡在吏許自辟以從被選者以爲榮

岡里題名

王子春三月甲辰二十六日庚戌奉天楊奐上谷劉訒盧龍韓文獻任城張鐸彭城王明遼梁山張宇陳郡王元慶古汴郭敏祇謁

西岳廟題名

河南路漕長奉天楊奐告老後應王府之召同前進士獻陵劉繹祇謁金帝祠下門人員擇同里王燦張宇張端繪之子克敬克讓從行時癸丑清明前十日題并門高簡刊

乾陵題名

楊煥然納南漕印後癸丑清明還故里與武功張君美同謁

陵下門人員擇謹高簡刻時親舊城居者七田居者二十有

還山遺稿卷上

五言絕

錄汴梁宮人語十九首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玉牀前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伯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

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鉤搴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

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

人間多柬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攢月賜錢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遷時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啟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

薰爐雙雙引珠簾一一開羣前齊下拜歡飲辟寒杯

聖躬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仗嫣無力紅綃貼玉肌

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

陡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卻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

爲道圍城久敗臣闕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聞

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宮時

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强敗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紙緣記得春齒閒

北去選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元文類

酬昭君怨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繡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同上

遊嵩山十三首

盤盤十二曲石嶺瘦崢嶸脚底有平地何人險處行

太室

茂陵骨已朽萬歲恐虛傳莫上中峰頂秦城隔暮煙

少室

方若植鬼冠森若削寒玉明月夜中遊誰家借黃鵠

啟母石

頑石本在世啟母人亦知可憐宋太后死禹安啓兒

少姨廟

路旁雙闕老蔓草入荒祠時見山家女燒香乞蘭絲

盧嚴

避名名自在身痩道還腴未到千年後空巖已姓盧

龍潭

肚哉昌黎筆談笑排佛福不言動鬼神翻疑觸雷火

五渡水

幾時落東溪曲折臥天漢語似登山人可飲不可盥

劉彭壘

一片開元石愈知天地中今宵北窗夢或可見周公

箕山

土階堕渺茫多少曹與馬底事住青山近代無讓者

頴水

邂逅洗耳翁去飲上流水此日倘相逢黃犢應渴死

阜錫泉

大士傳心要諸方叩道玄至今卓錫地塋徹有遺泉

巢翁家

既知田閭樂焉知田閭苦惟是唐虞朝所以有巢父 俱河南志

再題筠溪石刻在祖庵

朝游筠溪上暮游筠溪下瘦影浸寒流無塵更瀟灑

五言律

泊老鸛背

裊裊風生葭娟娟月印沙船頭平壓浪棹尾旋成花老去長爲客愁來轉憶家雙棲疏影裏羨殺柳橋鴉

青峰寺哭燦然弟

長別怕生死雖忘是弟兄但吾今到處想汝昔曾行鄉社三年阻兵戈一夢驚青山風雨夜此去更傷情

晚至青口

長年困行役短髮易飄零世事驚春夢交情散曉星燒痕侵路黑柳色夾隄青落日明饑底原情動鶺鴒

次答正卿

客愁青鏡裏歸夢白鷗邊故國人何在新秋月又圓米鹽逢此日詩酒負殘年長羨平林鳥雙飛入暮煙俱五倫詩

同完顏惟洪至樓觀耗石刻在樓觀

蓬萊隔滄海虎豹護天關白髮知誰免青牛竟不還茶分丹井水詩入草樓山顧我負何事區區鞍馬閒

宿草堂二首

百頃逍遙苑千年羅什家荒林藏屋小細逕逐溪斜老檜今何在瑞蓮春自花山靈憎俗駕朝暮白雲遮

廢寺人蹤斷幽溪野性便魚鬚分浪細虎跡印沙圓馴雀偷僧飯飢蚊破客眠獻芹吾豈敢直欲斷山田

寄商孟卿

無窮唯永日有盡是流年白髮誰能免丹經恐妄傳會心人
健否到處家鄉渺然袞袞風波地方思萬里船

河道村

官路人家少邊城驛使頻季鷹終去洛王粲近歸秦天地羣
龍鬬泥沙尺蠖伸親朋應笑我頭白傍風塵

寄朱生

不知朱記室歲晚更如何老舅家誰託孀親鬢已皤林泉憂
患少京國是非多爲客幾時了悲涼彈鋏歌

留別儒禪

溪行魚不畏巖宿虎相隨伯客談新事逢人誦舊詩衲輕聊
覆體米滑欲翻匙僧臘知餘幾霜髭已滿頤

謝顧副言問疾

久謝公家事時勞長者車可憐新病後未覺故人疏渭北偏
饒夢河南近得書相忘吾豈敢欲出怯籃輿

訪耿君玉隱居

居幽穿洞府岸狹束溪流細運鄉翁熟懸崖遠客愁橋明山
月上窗暗野雲浮世事何曾到年侵亦白頭

夜雨二首

關河隔千里筆硯寄餘生老覺鄉心重閑知世念輕微風搖
竹影細雨亂檐聲落魄緣何事吾今不用名

窗秋風猶獵獵檐夜雨頻頻蛩韻愁於我縱花笑向人此身猶
在洛何日定歸秦不必黃粱熟偏慚白髮新

未歸

渭水遙通洛南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夢雁嫌
爲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答京叔文季昆仲

何處音書至劉家好弟兄科名先世在詩律早年成嶺北饒
風雪淮南困甲兵論文吾有意尊酒阻同傾

飲山家

爲愛春風好乘時把一杯百年雙眼在萬事寸心灰花向坐
中落客從雲外來詩成無紙筆畫地惜蒼苔

浮生懷裕之

漢節飛雲外秦城落照邊浮生空自老歸計定何年淚滿陳
蕃榻心搖祖逖鞭短詩聊遣興羞向故人傳

撫州

北界連南界昌州又撫州月明魚泊夜霜冷鼠山秋爲客無
時了勞生有許愁殘年嬰世網吾欲謝浮鷗

至滑州隄

舊事悲存歿殘年厭往還孤城晴雪底雙塔暮雲間馬沒長
隄在龍歸老井閭隔林青數點多是濟州山

出鴉路宿北石橋

燒火連山暗春雲出谷遲避人投野店緊馬就疏籬舊宇頹
垣在新愁客枕知清明無幾日細與數歸期

宿南石橋

江流平入楚山勢遠連秦岸柳猶含凍溪花欲破春石衙車
轍古沙印虎蹏新晚境長爲客空山不見人

承德亭見訪

世事元無定人生只合閑君今悲白髮我亦負青山廢郭官
居冷荒年旅食慳最憐情義厚朝至暮方還

次答正卿

何人依玉樹有客隱京華老覺身爲累時勞夢到家且騎山
筍馬誰識子陽蛙日暮秋風起飛塵滿鬢叉

次答伯直侍郎三首

家貧餘四壁地勝接三鄉才賦狂司馬形容老遂良畫眉從
爾閣舞袖爲誰長生死交情在書紳示不忘

洛水西頭路桃花夾岸香偏宜紅吮撥小試紫游韁雨逕沙
初輭春山草正長杖藜猶過我此別莫相忘

口文紀行贈以小步馬

戲爾舊處想依然留著新詩筆教隨過海船

口楊飛卿

吾宗久零落之子亦中年紫閣堪高臥玄經擬共傳前言非
上陽門外路日暮獨歸時鬢髮已衰謝風塵仍別離斷雲橫
紫閣急雨掠蒼陂地勝饒新晚境長爲客空山不見人

得邵大用書復寄

百年貞夢緜園久風塵老去偏相憶書來恨不頻季鷹猶
在洛王粲未歸秦谷口知何似他時願卜鄰

口楊飛卿

吾宗久零落之子亦中年紫閣堪高臥玄經擬共傳前言非
戲爾舊處想依然留著新詩筆教隨過海船

口文紀行贈以小步馬

洛水西頭路桃花夾岸香偏宜紅吮撥小試紫游韁雨逕沙
初輭春山草正長杖藜猶過我此別莫相忘

東府倉皇別西河迤邐回元戎期坐嘯上客入行臺夢裏惠
連句生前張翰杯龍池清似染應恨不歸來

答張君美

我無茅一把誰有橘千頭應物機仍拙憂時涕欲流謾遣魚
鳥信豈爲稻粱謀老去輕三仕詩來捱四愁

宿重陽宮

村落到山盡軒窗臨水多野禽如舊識鄰叟漸相過林靜連
官竹籬疏補女蘿夜深眠不著倚杖看星河

陶君秀晉人嘗爲司竹監使因祖淵明嘗游五柳
莊爲立五柳祠在縣東西原方見有祠堂詩碑洎

呈君美

明詩寄陶監使君秀向禹城侯先生司竹時與扶
風張明敘六曲季仲常鳳翔董彥材從之學如白
雲樓海棠觀所謂勝遊也兵後吾弟主之亦西州
衣冠之幸感今慨昔不能不惘然也握手一笑知
復何年敢先此以為質兼示鄂亭趙秀才
今日弦歌記昔年挂冠吾有意送老白雲邊
邃別亦已久蕭蕭雙鬢絲自憐多病後不似早年時暮雨千
山道春風五柳祠臙留溪上竹到處刻新詩
不見長楊館人家只翠微溪流環監署林影入官闈花鳴夜
方靜竹翦秋更肥青仙無處問老淚日霑衣侯先生舜臣
沒後其家人輩夢為青仙觀管香使
老病鄉心重艱危世契疏少年知自立近日定何如渭上千
叢玉陂頭半尺鱸往來元不惡容我坐籃輿鄠縣志

七言絕

韻汝南遐事
軼道牽羊事已非更堪行酒著青衣襄頭婢子那知此爭逐
君王烈燄歸
六朝江水故依然隔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溫無遠略竟留
王猛佐苻堅元音

謁通艦
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然蜀婦髮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
入寇寇誰家輸耕錄

紫陽閣
碧瓦朱甍動紫煙清風吹袂渺翩翩夢回憶得三生事悔落
黃塵六十年鄠縣志

題二賢祠
從經操節狎孤兒世事尤非扣馬時若道後人眞可誣空山
馬有二賢祠

癸丑二月望奉天楊奐題首陽山夷齊廟同里王璨張端
平陸貞摽從行石刻在首陽山廟

涿南見蠶婦本汴梁貴家
蠶月何曾出後堂干戈流落客他鄉羅衣著盡無人問自把
荊籃摘野桑

山郭作
燕姬歌處囀鶯喉燕酒春來消似油自有五陵年少在平明

騎馬過盧溝

過湯陰崇壽寺二首

城荒寺古冷於冰絳帳誰燒照佛鐙閒繞空階觀石刻偶聞
音語得鄉僧
老僧七十六春秋霜滿頭見說故人偕病日幾時
攜杖入西州

憶君美二首

塞鴈明朝下五湖長安西望獨躊躇無情誰似張公子兩見
秋風不寄書
銅柱從君泣墮鴻夷心事五湖船頭顧如此人閒世不得
青山對暮年

延祥觀

重陽觀

終南佳處小壺天教啟全眞自此僊道紀宏開山色裏通明
亦符後遺風猶記老人村陝西志

遇僊觀

高聳日華邊南連地肺花浮水西望經臺竹滿煙最愛雲窗
無事客寂然心月照重玄盩厔志

答客

一飲甘河萬事休喚回蝴蝶夢莊周口傳鉛汞五篇訣神馭
雲龍入極遊寰海玄風罷羽客遇仙清跡想既裘百年更有
何人酌人自無緣水自流同上

通濟橋原題壬子秋九月被召過此石刻在橋下

五丁鑿石極堅頑陌上行人得往還月魄半輪沈水底虹腰
千尺駕雲閒鄭卿車渡心應媿秦帝鞭驅血尚殷爲問長江
深幾許雪風吹馬下天山趙州志

試萬寧宮

七言律

長安

此心直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空擊楫故人
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秦陵夜露滴金莖漢殿秋落日酒醒
雙淚眼幾時清渭向西流元詩體要

延祥觀

長庚誰遣降精魂氣應潛龍道自存玄女室中消日月春明
門外轉乾坤諸王決計戡多難睿主應期卽至尊天運已歸
亦符後遺風猶記老人村陝西志

重陽觀

終南佳處小壺天教啟全眞自此僊道紀宏開山色裏通明

月淡長楊曉色清天顏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鋪縹緲翠煙輕誰言夜半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文類

至日

憶初年少在南梁兄弟歡遊久未忘春色共傾花底酒雨聲常對竹邊牀怒鯨一夕掀洪浪斷鴈何時續舊行辜負亂來同被約尺書不到十年強五倫詩

謁廟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憑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零蹤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闕里志

題終南和甫浦提點筠溪石刻在祖庵

仙家靜住西南溪竹外須信無餘師平生高節鬼亦畏一點虛心人得知林深自有天地在歲暮不受風霜欺何時借我半窗月萬里黃塵雙鬢絲

五言古

孫烈婦歌婦姓吳小字二十平陸人適進士孫口口口

平陸有烈婦地望雄諸吳從居孩提閒體貌迥爾殊舉家愛林烏芙蓉羨顏色冰借心不啻千金珠眉拂夏蔪蛾翼鬢綰春林烏芙蓉羨顏色冰雪羞肌膚十二巧鍼指十四婉步趨姻戚未省識閨閣何曾踰孫郎邑中秀少小依師儒雙親爲擇對買紅纏酒壺青鸞得綵鳳誓結百年娛屈己接妯娌盡心奉舅姑孰謂連理枝半壁先摧枯春風合歡牀分守夜雨孤西鄰久欽慕指王氏子誠與六禮俱賄好靡不周下逮役使徒父兄去世亂倉卒誰攜扶母嫂憐幼簉且微反哺雛號訴竟莫察儕仆氣不蘇同穴大義在初言寧忍辜日閒勢轉逼託媒致區區將汝已死婦配我未葬夫朝決暮卽行參差當自厝王族忽承命搔首久踟躕此事難爲諧此理古亦無婦聞一撫掌天道卒敢誣腐骨尚知愛而況生人軀素志從此伸里巷咸驚吁秋風萬馬來所至皆止墟粟堆坡頭路月黑忘崎嶇鄉兵共烏合焉能保不虞俄頃鼓聲絕崩潰東北隅壯者被殺僇弱者遭縻驅婦時飛懸崖翩若赴水鳧皎皎盈尺玉未甘蒼蠅污鮮鮮全匹錦豈容溷穢塗向是健男子足拔丈二殳航海鯨長鯨盪荆縛於菟悲哉女子志裙裾鬱壯圖胡不具始末奏之達帝都外刑詔郡國內則正宮禰胡不搆祠宇揭之當官衢近使感義節遠使懲淫愚不然布臺閣直筆一再濡特書彤史上永世瞻範模山西志

諭內

天地具此身胚胎乃潛受甚者感異類焉敢計妍醜冠葢傳百世萬求無一售所以孟軻氏立言痛無後飄零風塵際拌作窮獨叟四年四懸弧吉兆自申酉顧我果何人報施嗟已厚今冬復爾耳喜在得分剖女亦吾所出胡爲生可否天下盡男子無姑卒無婦伏羲畫八卦錯綜定奇偶阿駒才五歲見客謹拜叩稍稍愛紙筆門戶知可守女生頗有家教之奉箕帚乘龍非所期隨分逐雞狗

有懷梁仲經父

美人熒熒在何處海隅天低隔煙霧珊瑚零落芙蓉空咫尺相望迷去路翠葦金輿雙鳳凰風吹環佩聲琅琅壺觴狼籍事已往一日萬里愁茫茫劉郎竟是誰家客歲晚霜華林葉赤美人熒熒在何處鴨綠江頭江月白元音

猶子嘉忠從予遊葢亦深知紫陽之學者嘗於友人家見鼠殘舊書一冊乃寫本紫陽詩也懇求得之錄以寄予向往可知矣茲登諸卷詩凡四十二首其不注所出者皆是冊所載云廷佐識

五古

陶九嫂 逃軼春劉爰莆所言以爲強暴不道者之戒

勿輕叙與拜勿賸裙與襦柘皐一女子健勝百丈夫家住廣州東庫藏饒金珠天陰夜抹漆暴客萌覬覦胠篋不足較父兄罹劉屠女年十五六以色竟見驅捕捉星火急亡命洞庭湖既爲陶家婦九嫂從渠呼寢息風浪中四鄰唯菰蒲琴瑟未免合積久產二雛春秋祭享絕對面佯悲吁向來耶鬢黑漂泊生白須身後乏寸土奈我子母孤于戈又換世幸在茑廛區何當決歸口卒歲容相娛閒語略不疑意謂凝且愚鋭然口輕舟攜抱登長塗青氈復舊物水陸多膏腴女兒拜夫前蠹貶馬可誣兒初有祕祝欲答神口扶紿耶俟西祠徑往公府趨畫地訴首尾曾不口鎦錄官長怒咆哮俄頃就執俘械杻滿蟻蝨口口臨街衢使女坐其旁笑頰如旋朱自推二口口口請加鎖鉄官曰產爾腹頗亦憐呱呱女口口口種不可謂不辜環觀交感泣猛烈今古無口事鬼神畏失機或斯須甘露若訓注反遭口口圖政類實桂孃兒同心實殊桂嬿建中時人見杜牧言隱忍寂寞濱豈甘盜賊污白玉投青泥至寶終莫渝此譬若不雪何以見烏烏一息傳萬口南北通燕吳夫願女爲婦婦願女爲姑綠林肝膽寒低頭羞穿窬佳人固不幸能還誰爾拘何事原巨先遂使輕俠徒見前漢原涉傳

五律

題城南陰氏永思亭

結廬守丘壟種柏長孫枝不爲城府屈況求時世知曾無採衣夢誰有角弓詩薄宦歸來晚因君涕滿頤

送張彥叔還陝二首

晉宰猶避世稗竈豈知天安穩將何日奔忙各莫年且陪山前醉未辨水衡錢便了公家事癡兒更可憐

翰墨知名久風塵會面稀病來嗟我老秋到惜君歸瘦馬駝殘夢寒蟬送落暉區區問進負直覺宿心違

題趙繼卿耕隱圖

惜君玉雪成老醜知君近出太常後太常名之傑以諫南北征知名求田問舍計差早恐君不是扶犂手長安冠蓋鬧於雲但說子眞耕谷口此心肯處萬事了直待鐘鳴奈衰朽溪山入眼畫樣新雨翠煙嵐浮戶牖松亭可琴水可舟中有石田三百畝臞鉏烏豆種紅秫十分桑麻居八九軟浸豆屑飯晨犒濃湯去聲秫腴簽社酒冷盆繰絲給公上挑鐙紡績裏妾婦索錢豪吏喜食肉準備羹材養雞狗荊棘滿野獨漏網太常遺澤亦已厚軍興科徭古不免爲勸比鄰死莫走殘年得飽實大幸傍舍偃簷插花柳君家平日無雜賓我輩過門須一扣若非代北百鬼出山風泠泠吹浪花花飛愁伯桂輪溼蟄龍潛抱神珠泣馬蹏剉落夢不到解后與君成雅集金斗澈澄浮新香蔡客思家偏斷腸曲江地館定何似滿眼青田空夕陽

少陵翁定是周南紫陽叟更闢朗詠除夜篇聊與蒼生洗塵垢

李王夜宴行

玉漏沈沈寒夜永瑤階月轉梧桐影重門深鎖寂無人醉倚銀屏呼不醒茜裙六幅拖朝霞飛雲髻穩盤雙雅一生偏得君王意笑酬新寵彈琵琶嬌小不禁弦索滑腸欲斷時輕一抹半遮粉面回春波等閒忘卻龍香撥歡娛未畢北兵來三十六宮如死灰茅茨老死定誰問紛紛哀樂長相催

晉溪行感故人崔君寶馮達卿至

井刀射日霜華起誰剪滄溟半邊水千年冷浸西南天瑠璃萬頃清無底瑤階玉殿聖母家春陽走碎油壁車天陰人靜

七言律

呈公茂

冰雪相看十五年照人風采只依然我今自分蓬蒿底君獨
何心道路邊渭北幾時無夢寐終南在處有林泉不妨便作
求田計伴取疲揚草太玄

寄商孟卿

一望東原一悵然芸窗誰與伴孤眠秋風有意招張翰春草
無由見惠連王母信音青鳥外溪翁心事白鷗邊殷勤爲向
侯芭道判卻殘年老太玄

病中趙之讓見訪

洛陽三月不得雨君家西來常苦陰酒杯雖好怕到手藥裹
底事猶關心對牀幾日肯相就擁被中宵愁獨坐莫疑衰疾
便揮謝解吐新句酬知音

次答庭幹

歲晚周南見此豸未應抵苦厭塵籠人須老後心方定詩到
工時例合窮飯顆儘從嘲杜甫荊釵元不笑梁鴻倚楹三詠
鵲巢句始信離騷繼國風來章有鵲巢□□之句

病中次答

一別南塘十五年□□虛賃買山錢梁園不□狂司馬洛社
偏宜病樂天□□形骸親藥裏□將心計事征棄他時擁翠
亭前水又是吾家□對泉

寄長安

七言絕

寄君美

不走瀛東走澗西八年迎送媿山妻長思醉臥高堂上滿枕春風聽竹雞以上詩皆出元詩二集中

列傳

後學宋廷佐輯

楊與宇煥然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與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與年十一母歿哀毀如成人金末舉進士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詩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歸教授鄉里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與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即延致與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實聞與名數問其行藏與終不一詣戊戌太宗詔宣德課稅使劉川之試諸道進士與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

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與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與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與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爲前此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與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乙卯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

笑而卒年七十賜謚文憲與博覽强記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古人爲恥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舊號多士名未有出與右者與不治生産家無十金之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爲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奬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所著有遵山集六十卷行于世元史

楊府君墓碑銘 并引 河南元好問撰

君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鄜國十九世孫鄜國寶於唐唐以奉天之田四百頃奉之子孫遂爲縣人鄜國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言生顒顒生舉舉生免免生珍珍生光贊光贊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爲西臺御史

襲封至五代漢國乃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貞公通公演公伏始分世田隨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隋楊氏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宗宗之子楙楙配裴氏於公爲王父母金初猶以大宗之家主祭祀事居大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尚氏正隆後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爾族人號城南翁公城南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同里張子文善嘗手鈔經傳尤愛王符諸論與賓客談時梅詢之弱冠仕州縣爲屬掾復興郡王括陝西民田日知公名選之以從甚信重之公因爲王言軍興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歎曰我正以此獲罪今日之役

再命也掾史尚何言哉事將竟吏有貝源山民姓名欲一切以盜拼當之者公謂同列曰奪人之田又誣以罪豈朝廷意耶吏乃止泰和中見公府文移因循苟簡私謂所親曰我往在丹州時見宋末衆賢不求事實止於虛文相欺比來官政殆似之矣及泰和律下閱之不樂者久之曰亂矣或問之曰我見大定制不如皇統皇統不如舊制聖人立法本從簡易人情不同罪狀亦異我於法令未嘗見一事可與相當者但比附爲義使司法者得以恕心從事耳今乃事事先爲之防是猶千隄萬堰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將日見抽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耶蒲城令祁大舉武亭令魏文叔簿劉彥文好古侯舜臣富平米顯道延安張用章時皆處下僚公嘗爲致禮又大舉顯道用章嘗以事忤上官幾至不測公力援之數人者其後皆有善譽至大官公之知人多此類也與好古文戒之曰無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耳吾雖不能想理當然也有以白子西詩遺公者公笑曰吾欲吾兒讀此耶必欲學詩不當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兒界上官推場兩國大商賈所聚且苦無的貨況入小牙耶手復何望耶所謂讀毛詩者喻如瓜果菜茹欲兒輩就地頭買之耳以貞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於華嚴里之正寢先娶同里崔氏生子燧繼室閻鄉程氏生子焯與炳炯燁與炳舉進士與三辟掾法命所縣袁氏五公楚獄一言者尚信其然耶東省署隴乾恆安撫司經歷官煒部令史諸孫六人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小劉村新塋城南翁墓次三夫人祔

程夫人墓碑　安陸趙復撰

世爲未遠公生於其間世族之所遺風化之所及重以資稟之美君子之言長者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耶今煥然學爲通儒有關中夫子之目往在京師時宰相張信甫侯莘卿禮部閑閑公盧尚書子懋呂內翰子成李都運執綱李右司之純皆折位行與交蓋自百餘年來秦中士大夫有重望者皆莫能出其右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銘曰鄠唐虞賓世食奉天子孫下衰渾爲齊編惟公之生其畀也全晨門抱關斗筲自捐公德不疇公息則賢藏書名山爲世太玄殆造物者權衡之以爲楊氏無窮之傳然則古所謂獄聖之矜法命所縣袁氏五公楚獄一言者尚信其然耶

夫人姓程氏其先閿鄉人故奉天楊府君振之妻今河南路
徵收課稅所長官奐之母也夫人以承安丁巳斂衾襚於華
後三年庚申奐以孤童子負遺櫬歸葬先塋之次亂離以來
文石猶缺奐前居汴時嘗乞銘於禮部趙公迫城下之盟而
不得書逮渡河來冠氏屬於內翰馮公無幾日公病矣今年
歲辛亥春正月奐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尋醫俾其
猶子元楨代領漕事子是始釋重負於私朝秋八月既望遂
投檄西上感遷徙靡常故再三以請將卒其夙心焉奐垂髫
時出就外傅一日夫人喻之曰詰旦盡偕若同舍兒來既羣
兒至則夫人肅衣冠坐堂上命各占其所好聞有欲讀書覓
官以養其親者夫人喜甚遽抱置膝上撫摩之曰兒若是可

與吾兒遊矣所得纔三四輩餘則以好語遣去傳後審其然
遂割席與處不數年詢之皆疑疑然若成人其風鑑多此類
府君嘗屬疾夫人率諸子冥禱請以身代府君病少閒大不
以爲然夫人曰世固多婦人公有一不諱患有重於此者今
幸無他使吾兒無廢學如次充植業士林鄉里稱善人足矣
榮仕非所望也次充諱閎奐舅氏也時有聲場屋未幾府君
勿藥而夫人竟不起時郡將王汝嘉束逕御下屬掾多引去
獨雅重府君之爲人公退未食夫人必徙倚以候嘗撫奐輩
戒之曰士立身行己教亦多術何必爾耶汝曹若不改圖吾
飯舍不與矣以故奐服膺畢精丹青可渝矣家所藏書數千
卷皆陰陽卜筮之承安五年奐與炳同試長安炳以疾作弗克

奐預優選明年春官復中優等奐前後凡五充賦於王庭涅
陽盧長鄉泊蒲人李欽若欽用惜其不偶勸就臺掾奐悼念
夫人曏昔終不忍負其言而歸一時名公鉅卿如李右司之
純苑司農極之李御史欽止宋內翰馮卿壯其恪守遺訓共
賦詩以序其志夫人姿淑媛有識度課諸子讀書必盈約始
聽休舍尤善援引故實因事指誨諸子侍立至夜分莫敢跛
倚奐自蚤歲緝學晚爲通儒及再抵燕不變於俗學而德業
益富士論厭然遂定頃歲戊戌秋八月詔郡國取士奐偕東
平上計吏以首薦登名於天府授河南課稅長官東履海南
際淮西至潼陝北抵河咸隸焉自大朝開國以進士用人實
由奐始而光夫人遺訓庶無憾矣夫人性沖澹平日邻埽一

室焚香養晦庭內若無人跡者嘗與諸姒坐城南別墅之前
榮蕭軒隱若心動視外戶忽啟雙屨出闔閒心知其盜揚言
如無所見遂下鑰升堂叱健者出之盜蒲仆斬死夫人怵然
曰是亦人子也政以失教至此既無失得不足探詰府君亦
憫而縱之聞者歎服夫人生六男伯子炤奐仲子也叔子炳
季子灼次煒次輝炤輝皆蚤亡煒用論者薦於朝試中部掾
壬辰春正月隨京西都水監隸事河陰兵至死於役男孫八
人奐之子保垣萬駒嵩山緱山煒之子元禎慶璋永興燦之
子郙璋女孫五人長適同里進士張篤次適奉天令華陰王
元禮之子亨餘皆幼奐初以子幼未任時將援例令元禎襲其職既而如約惟八之後祭葬而已甲寅

與六十九矣病且久感元禎遠宦於洛或時月不可待清明日會諸房故老命臨潼本房下潤之子保童爲侍子日奉粥藥以備倉卒從律義也復謹按程氏得姓其上世弗可攷已周之中葉有程伯休父者輔宣王中興與方叔召虎爲周世臣秦漢以後代有顯人則程氏蔓衍於閿鄉也久矣閿介於東西兩京衣冠車馬萬貨輻輳當宋崇觀時以資補官者十員外程與居一赭家居積奢僭而程獨樸素喜士圖書賓友爲邑中冠靖康末西入關止於乾復爲西州著姓古者賢妃貞女如宋伯姬以賢明有禮得書於春秋而不主於材敏於今閿鄉夫人見之夫人卒於承安二年四月三日年三十有二蓋五十五年而後始克銘之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成也有時而就也有候殆天所以厚楊氏歟銘之宜如何辭曰碩之大聲之也隆滴之深挹愈不窮燕之弧弗服於桃矢喬之松弗賴於游龍負明堂者不謀於步仞求藿蠋者速化於井蜂姆程懿徽婦楊有功胥保惠胥教訓淵泓雲鬱者可謂著矣然猶閟再世而後取必於公世以鼎峙車馬守屋姑無望其不逢終南在商河流在東有寧一宮有偃斧封神保是依天地有終

甲寅年九月二十八日男奐立石

右程夫人墓碑銘江漢超仁甫爲其友紫陽楊先生母作也觀其論次有曰今年歲辛亥春正月奐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秋八月投檄西上感遷徙靡常故再三以請又曰夫人卒於承安二年四月三日蓋五十五年而始克銘之攷其歲正辛亥也後三年甲寅先生年六十有九時諸子皆蚤歿乃立宗人潤之子保童爲侍子而碑文亦載之何耶豈事或後所增抑先生所自增耶仁甫號稱能文人靜庵所謂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亦所推讓者而敘事乃牴牾如此耶宋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予嘗先生還山遺稿錄此文見其所謂論著之難者如此其可不慎也夫廷佐識

故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并序　河東元好問撰

君名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鄜國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夫梓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喝歌有紫陽閣之句問其故則不能答也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凡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問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爲倉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必有大用者勸之官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迺出倫輩

32 B

風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弟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啟胎泉下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徼政求所以改絃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阻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諸爲請議安撫司牌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固辭不久再以參乾恆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代領渭事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毋以二家釋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亦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齎醵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嚼望東南灶香命門人員擇執筆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留詩三章怡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三平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五十七日遂葬於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垣元肇嵩山緱山皆早夭元肇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陞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兼以大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攝之庶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辟微之澠池翟致中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詞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之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代領渭事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論之曰吾鄉德遷豐鎬民俗敦樸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閒會門人朱極自京師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毋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嚼望東南灶香命門人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遂葬於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垣元肇嵩山緱山皆早夭元肇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卽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於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簇次葬陰王亭次柳城姚燧幼

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朝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爲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鄜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絲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也與明宗者何有人君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志舜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殷異端始皇十年貶絕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葬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有慚德武未盡善後世僻主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順天應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十卷概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疾病助葬祭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謂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白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譔述爲託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迄

請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者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鄠郊郎席唱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强記務爲無所不窺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鑷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劃刮塵爛掃爲裁製以盜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光甫編修張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新被三接文衡有在所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

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有文者螭有趺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泫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叢孤罷迫乎駢儷而變古雅快酒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歎舊同溪而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巢鄒窶於唐世久哀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爲達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緊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

氓矣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爲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庳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爲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慙德於斯文多矣濂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薈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才卒亦不能爾也而其故則可知矣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違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無所不窺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沈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緜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耶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蓋君子學以爲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自以爲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究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泰晉爲戶庭燕趙爲郛郭齊魯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賢其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

爲府庫雄河太華爲杯案奔肆橫放而益趨於約正大高明
鷄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櫝佔畢咿吟之習嗚呼學之爲王者
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
之辨誠僞定而王伯之略明矣門人員擇蚤侍函丈偏得紫
陽之道攗摭遺稿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
千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
旨悃愊牢不容避輒進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
恩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爲關中右姓紫
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文

類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二十有八
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
蠹其無味也遐而歎曰利祿其心組繡其辭質曰斷僞曰
翔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陷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
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道學之用二
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眞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
矣背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謂而羣議矣是以箝口重足
而不敢言動焉曰舍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駑置之隅坐霽
以懌色照以春言鼠腹而既果然矣再日而再侍示之以明
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
不行矣夫伏觀先生韓子辯正統例還山敦學志洋洋灝灝
若括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

未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夭閼而遂乘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自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訶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乎經

載拜陵川文集

與楊煥然先生　趙秉文

某拜啟某國大孝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　不遠相從話談終日極有開發違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面不意遘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苫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繭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柳義段子悚媿悚媿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畢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珠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恐於漢陰之抱甕遺山文集

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爲遠大節哀順變不宣中州敬札

又

某啟上某先生面丈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某眼昏如舊纔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邪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續當寄去次陝有經義已鵝四人詞賦未可知想此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之人欽羨今之士人少肯學往往知爲己其於爲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承簿亦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啟導一方萬一未遂

題東遊記後

紫陽先生東遊記記洙泗之迹也讀之神明之觀參於前竦然不覺起敬教諭國祥王先生錢諸梓願惠來遊者且曰記所見者迹也視聖賢之迹採聖賢之道則在乎人焉耳儻曰遊即吾性而由外乎哉雖然迹不踐則道奚其入國祥曰先生之意將在是按先生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泰天人唐鄜國公二十世孫紫陽其號也至元乙酉陳儼跋

山阜孔世德攜紫陽先生東遊記來番予謂南士多未之見也勉之再行摹刻用廣其傳且俾郡士稍加讐正緩个披圖覽閱聖域只在衆几閒豈非學者之大幸歟時至治壬戌五月既望通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麟臺清泉段

聖人天也坐井觀天固宜曰天小矣況以管窺乎生長南陬距聖人之居若此其遠也大哉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乃僅於遺編想像而形容噫亦陋矣僕曩聞之全齋萬侯云紫陽楊先生託交參政商公挺夢卿甚密既又得還山文全集觀之知與淳南王先生爲行輩往來講貫經義精深作文特餘事耳每慚舉場未放欲彷彿二先生之實學而未能孔君浩世德聖人五十三代孫之象賢者也由曲阜歷淮浙抵饒朝夕討論因示所刊東遊記驚喜過望廓我淺陋而萬侯之甥履齋劉君復出善本清泉段侯嘉惠南士仍與板行命僕校讐井敘其槩往歲上饒王斗山尊魯亦嘗有述然

不如茲記之詳且時寓微意其閒繼今讀之神明之觀參於前竦然不覺起敬信非誣矣聖人所以則天之大豈必直待躬造魯域而後見耶至治二年壬戌五月辛卯番易後學璩天淵謹識俱東遊記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辯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六十卷自唐虞至於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而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名臣事略

按公所著臂僮記云兵火流離中僅存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遺山元公撰神道碑云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此云六十卷近鑑碑記皆言三十卷此云三十卷乃後所更定而六十字乃前集八十字之誤而三之下或脫十字耶抑不知伯修之所得者其卷數上如此也諸書散亡無從攷證惜哉延佐識

宋韓林九嘉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愼無以佛老乃嫂之也屏山持之示交遊以爲笑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同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劉祁歸潛志

金末帝時北兵攻城急太學諸生亦選爲兵諸生訴於官請爲砲夫諸生劉百熙楊奐等數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效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官由是免砲夫之苦同上

王文康公鶚初侍王邸屢以史事爲言嘗舉楊奐元好問李冶宜令秉筆後申前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楊已物故乃舉李冶及李昶等爲應奉名臣事略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云云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輟耕錄

元兵悉力進攻金主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曰臣等

皆太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主敕記姓名即免其役金史

楊煥然先生錄汴梁宮人語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輟耕錄

紫陽先生楊奐字煥然又名知章奉天人以明經後進稱爲關西先生少年時自悟以前爲紫陽宮道士因以自號國朝有還山集行于世困學齋雜志

爲河南府課稅所官有還山集行于世困學齋雜志

杜佺字眞卿武功人宋末有詩名於關中兒時嘗作藥名詩有杜仲吾家好弟兄自然同姓又同名之句及以五言百韻上乾州通判馬涓涓大加賞異皐昌中登科莅官亦有聲馬鬼太眞墓過客留題其詩甚多道陵詔錄其詩得五百餘首

付詞臣第之眞卿詩在高等舊有錦溪集亂後不復見矣子

師楊亦能詩尤工書翰奉天楊煥然云然中州集

柳塘在鄠縣終南山下金紫陽楊先生奐隱居講學于此門人百人植柳千株號曰柳塘中有清風閣即紫陽閣紫陽泉

鄠縣志

姚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元史本傳

答楊煥然二首

梁苑當年記盛遊亂離南北恨遲留且教紅袖歌金縷莫對青山歎白頭人似賀皇還蜀郡詩如子美到夔州傳家況有玄文在應使童烏繼纂修

楊煥然生子四首　元好問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爲君開異時載酒楊雄宅知有斯文老更勤學濟天人宇有泮文如風水自成紋何時載酒清伊上奇字時來問子雲河汾諸老詩

迎門竹馬來

柳塘

長安西望少城隈楊柳陂塘手自栽渭水波光搖草樹終南山色入樓臺平生事業書千卷浮世功名酒一杯我亦陸渾山下去擬尋佳處斸菅茅

鄧縣志

清明拜楊紫陽先生墓

先生墓碑仆且斷久矣去歲冬予懇提學虎谷王公爲復立城內舊有先生祠予復懇王公書歸來堂扁蓋先生道德文章可師可仰往歲提學窯庵楊公建正學書院先生已入鄉賢祠今王公復爲之立碑書扁均可謂知先生者矣子雖不肖然景仰私淑不異父師故凡可以容力者無不殫厥心焉幸他日盡見先生著述尚當

梓之以圖傳諸不朽云廷佐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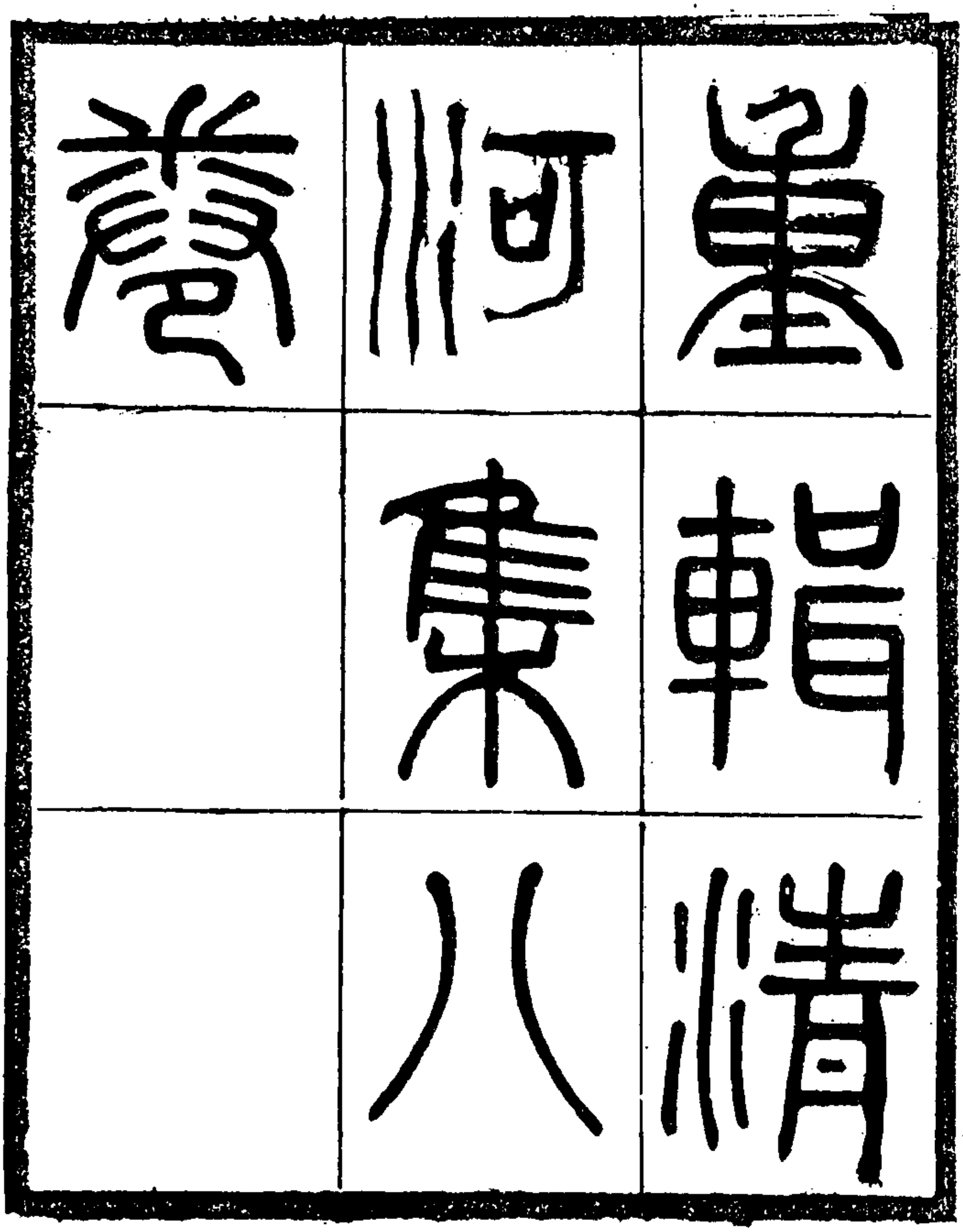
仰止楊夫子儒林第一流文章師後進道德匹前修荒壠源誰守殘篇獨我收傷心雙眼淚漫漫慕林楸

奉王虎谷請書歸來堂扁　廷佐

哲人菱矣泰山頹半畝荒祠盡草萊若欲表章新廟貌堂名只合寫歸來

還山遺藁二卷元楊奐紫陽撰明宋廷佐輯按紫陽字奐然又名知章自悟前身爲紫陽宮道士因以爲號奉天人唐鄜國公十九世孫金末舉進士不中第金亡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客之待以師友之禮元太宗詔宣德課稅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到官卽減元額四分之一公私便之時論翕然官十年引退隱居柳塘在鄜南山下門人百人植柳千株中有清風閣紫陽泉相與講學卒年七十誌文憲事蹟見元史本傳還山文集有云一百二十卷有云六十卷明嘉靖閒業已不傳廷佐字艮弼從羣書內掇拾殘賸得文十六篇爲一卷詩一卷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略見紫陽大意

艮弼各注所出亦明士大夫之篤實不苟者然明刻本亦已罕覩故爲傳之又從元詩遺宋遜詩十五首補之他日如得遺文再補於後歲在旃蒙單閼小春月吳興張鈞衡識



元學士文集序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馮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悔或失則狂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盡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好性乎群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相同既而任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葸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

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吳文正公集

清河集目錄　江陰繆荃孫輯

卷一

詩

卷二

至治改元詔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揀贈謚制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中丞于瑄贈謚制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卷三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卷四

樸樓亭記　順州儀門記　武昌路廟學記　保定路孔子廟講堂記　佑聖觀重建㊀武殿記　虛室記　萬竹亭記　安南志略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送馬翰林南歸序　政虛

幼清先生南歸序　送馬翰林南歸序　政虛

龍趙氏族譜後　廷試策問

卷五

裴君夫人史氏誌銘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氏清河新阡表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卷六

魏國忠懿公神道碑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棗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追封隴西郡伯李公墓碑　隴西郡伯張公墓碑銘

卷七

漢帥君廟碑　淮陽道院碑　棗城董氏家傳

節婦馬氏傳　張㊀傳　吳幼清先生內觀

象贊　檜象贊　宛陵集跋　元氏世系圖

附錄

元史列傳　張養浩撰

神道碑銘　馬祖常撰

跋南岳壽(盦)觀碑後

朱陵靈臺天柱巍太虛空(一作洞)綠煙霏上館赤帝

鳥飛祝融宅南參與(一作旗)娥雨曜愁蛟(一作)象維冷

逼嗟位迷四觀燕吳與秦齊恆滿泰華孰崇卑五氣順

布百志熙流祥阜物宣后祇雨風露雷畫其私惠雨下

土尸者誰中有異人餐玉芥(一作芝)夜哦秋霞晝天倪玄

以青雲裳白霓風車八極參(一作兩)蟾七十二峰足幽

棲琳宮貝闕輝陸離潛光煉魄如嬰兒大丹入咽無渴

飢誰其思之吳宗師神變候忽方張施泠然御風涉何

之太君歲晏嘉子期千秋萬歲受鴻禧皇圖景運永以

丕手持芙蓉朝紫微旋飆天闕此來歸彰靈荅貺達爾

重磨崖鐫我瑤華碑

題息齋墨竹圖并序

已酉秋(乞)卿道提舉求賦墨竹詩走筆快書子昂仲

賓見之當大笑其狂也

(乞)卿口哦子昂詩手持仲賓墨竹枝此詩此畫眞兩奇

似爲(乞)卿寫幽姿日光不下雲扃暗元氣欻忽寒人肌

楓林青青少陵夢無乃澤畔逢湘纍楚江小月晃初夜

洪園苦雨秋竹迷二妃殯悲淚如雨幽壑龍潛春欲飛

天路迢遙獨後來黑雨挾風山鬼啼老氣盤空根徹泉

地靈上訴(乞)冥悲摩挲老眼久知畫恍然吾與口物移

揮杯三叫我非狂墨瀋翻江江竹癭

題天冠山

仙翁昔住天冠山夜呵鬼神鑄爐丹丹

藥池丹井猶山開翩翩學子鳴鳳(一作佩)環華榱巨麗青

雲端思㘝壽蹋果安訪鶴歸月落前溪灣
寄直夫
獄雲低接使君舟湘水無波桂樹稠非列白酒千古月
紘清誰寫一旅秋青楓路暗空多夢白雁天遙不見愁
聞說匡廬當稅駕策勳殊未到滄洲
寄翰苑諸公
蒼煙綠樹滿汀沙負手行吟日又斜江水有時窮地脈
海雲何處是天涯生前幾醉尊中酒夢裏曾乘海上查
惆悵懷人重回首晚風吹盡紫薇花
書湖廣省中壁
洞湖龍去欲無天臣抱烏號淚作泉四海重瞻堯日月
鴻祿四朝無寸補何地酬恩西掖進經筵
京師送玉虛宗師還山
鴻年長履西山川恩波浩瀚霑民物文運休明屬聖賢

何曲山高冀楚氛神仙初祖大茅君遊天歸鶴盤秋月
眼底興亡誰解寫石琴秋水學氷絃
謁先主廟二首
合散扶傾老益堅荒祠重過為悽然君臣灑落知無恨
幽鑿潛蛟險夜雲丹鼎神光松桂室酒壺春色澗溪芹
一從待詔西清閣石髮梳香得夢聞
送湖南李直夫憲使
扇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宣武魏長編
君去湖南我上京思君欲見又燕城滄波留月能歸海
錦官羽葆今何在半夜樓桑叫杜鵑
江雁拖雲不到衡一代豪華誰識百年驚畏護靈名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為漢用
好來不作男兒事有水可漁山可耕
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送董愼齋左丞討城
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
負劍先驅意氣閒也勝局踏著儒冠古來每說從軍樂
祖孝子求母詩
寂月酸風夜長年聞哭聲母今猶在隸兒亦欲無生歧
此去不辭行路難使節再臨民志定兵鋒一舉城心寒
冷月酸風夜長年聞哭聲母今猶在隸兒亦欲無生歧
書生齊力效馳逐要寫功名久遠看
路固多阻人神孚至情相逢還細認悲喜此時併
次韻謝高象俱行客 元詩選乙集
介春堂
天籟已沈羣妙集隱几嗒然今坐忘雲扃不鑰畎虛白
眞常填人若冰雪大年夜食清溪月誰知袖裏陽初動
散作㘝元春滿堂鬚龍骨叭石壇秋老竹風生翻陸江

清河集卷二

至治改元詔

朕祗遹詒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攸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二月祔服衮冕恭謝於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易紀元於以導天地之至和於以法春秋之謹始可改延祐八年爲至治元年於戲奉先思孝式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聿敷錫民之福 文類九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賚良弼爲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子名爵之崇顧斯實斯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廉希憲粹德清忠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極青齊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銷大患進大儒擢大姦恥身弗及伊周恥君未遵堯舜言昔賢之所難爲人臣之不敢疑然三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慭遺哲人先斃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導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言得茲二美燮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恆陽王仍謚文正 文類十二

參政商挺贈謚制

若稽世祖聖神廣運徵聘英賢驅理天下時則有若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商挺以王佐之才濟經世之學越自侯服召列潛藩迨臨寶祚廟爲謀臣四鎮秦蜀而銷急變靖大亂武文迭效再入中書樞密而㊣帝業固邦本啟沃眾深几中統名臣率備師師終之典矧爾關國十有七祺遹勑在耳朕曷政私是用褒勳號定爽謚躋之極官胖之吉壤於戲道積於躬君子之美利也宜延於世帝王之大寶也服茲丕顯休命爾後人與有榮耀焉可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定 文類十二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昔聖祖歸自武昌啟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賀宗戚叶從無何僭逆之餘輒作陛梁之態誰其將指先二使以遏征謀則從權果鞏凶之畢殄興言及此軫念久之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庶務而洞察其機學貫三才而不滯織氛子雲棧易卉裳而冠帶澥一介于滄溟凡危衊和煦之突來必大義純誠而自處故平生之偉績恆簡在于宸衷寄每資于匡翼賜第之留未久引年之請彌堅雖婉良籌每不忘秦府之游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在今日孰堪倚重顧舊臣㊣復如卿特示崇褒盡申異渥於戲迪世以章平之訓有蔚其聲疏封於趙魏之才所憑者厚朕將示勸卿其欽承可特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 文類十二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大裘無文可用致饗良玉韜璞孰覩至珍緬懷遺逸之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父昕昉啟劻怡愉

里閭退讓開田種秫深期蔽日之輪囷如山出雲莫測
爲霖之變化子能擇卜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
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
報功推木叶孫枝之願寔兹異渥寵爾營魂可贈光祿
大夫大司徒追封趙國公謚宣懿

駿命握乾誕啟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光想
風雲之會匪常曠日月之流如馳爰加顯號以慰故臣
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俊被禍潛珍棄書學劍
戎馬折衝之未慊志已出塵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
日獨立中山於兎魄之際兩復眞定於攸攘之閒釋兵
爲農所活者衆延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閔
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沒世之榮德之厚者嗣必
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畴庸斯廣重封式

彰異數於戲修祖廟陳宗器在子君臣之交宇光王室
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斁精爽不昧寵渥其承可加贈
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
趙國公仍謚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佐命之殊謂
竹帛易能以既其勳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惟祖有訓
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書樞
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文炳正大
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官羞墨綬之卑杖策從軍
絕食望翠華之遠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
白日揮戈埤堄益服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
心政在養民市不易肆牌國可方於姬奭活人何減於
曹彬嶺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褒庭請討周公方且膺
之恂恂持儒者之風謂謂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

來深喬木之思格於皇天雖儼若帝庭之列國掌武襲建
號必有加乎宅之衰崇錫以嘉名胙之胥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終古永譽於戲英
才間出足爲邦家之立基盛德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文類十二

中丞于瑾贈謚制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殁猶不朽睠
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
丞于瑾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
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鷙咸伏結深知於世祖參大政
於武皇澄清每振於憲綱動靜允維於國體逮朕嗣服
召卿來廷賜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韜
寬南顧之憂遽何馳訃之聞盍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寬

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廣中庸謂當久台閣之任事
乖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贈推誠肅政
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簡
文類十二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粵若稽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
滅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金
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朮曰木華里及郎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世故朝廷議功
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月赤察兒姓許慎
氏曾大父郎博兒渾也自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
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斃於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
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
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

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爲懋薨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失烈門王之父也恆鎭徽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遘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石氏金宰相女也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王之父薨誓不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資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閔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矣卽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衞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線眞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兼領尚膳院光祿寺二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上討反者於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勍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遑然親屬襲鞬恭衞朝夕俾子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二十七年桑葛旣立尚書省簒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荅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

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葛黃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磴別墅賞其消彊桑葛旣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盛夷延袤數千里其閒土沃而人夥畜丁溪子善驚好鬬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剌合孫荅剌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八年都水二貫二十七年桑葛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蠻交趾盛夷延袤數千里其閒土沃而人夥畜丁溪子善驚好鬬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剌合孫荅剌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七年桑葛既立尚書省簒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荅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

篤娃之妻我弟馬亢合剌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
眾議爲允既遣始以事聞上曰公深識機宜既而馬亢
合剌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滅里鐵木
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
軍繼往歷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
驚潰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將萬眾深入其部人亦降
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眾至是我軍掩
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武宗入踐
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薦立武功朕嘉賴焉察八兒女
燕鐵木兒帝室之肩今以妻公賜公以世祖晏嘿成宗
御輦及嘿人樂工海東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
曰諸王禿苫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
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顯爲國患臣以爲昔
者篤娃先眾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

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
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
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
阿荅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禿苫滅欲奔款徹
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盡上詔王
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
國之元老宣忠厎績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
猷又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
印宗藩將領實瞻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
替所服四年王入朝今上皇帝燕之於大明殿眷禮優
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子大都
私第之正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皇太后賻鈔三
萬五千貫上敕少府以香木爲棺給驛馬百送葬北地

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
太常臣請謚忠武宰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
抹開公主宗王斡赤孫女也也遜眞公主既察八兒女也赤
女魯王脫脫女兄也燕鐵木兒公主宗王塔察兒孫
鄰別速氏千戶王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剌兒氏忽都
台扎剌兒氏右丞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王夫人
子男七人曰塔剌海夫人赤鄰所生端良剛毅有古大
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將軍左都威
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
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
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遷
知樞密院事武宗卽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裕宗皇帝
裕聖皇后爲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曰中
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嘗學樞密

宣徽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薛及春秋隨駕蒐獵
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制曰卿元勳賢嗣舍卿復
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
職他日詔曰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
奏曰萬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已利人謂
臣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上
悅而允六月拜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階開府
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修國史師保
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世祖未嘗以此官
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
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懷來以疾薨贈智威懷忠昭
德佐治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謚輝武夫人朔
思蠻公主宗王察帶孫女也也里干公主宗王失禿兒
女齊王八不沙女兄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

淇陽王夫人曰馬剌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效節於大敵臣羞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羅公主宗王幹羅思女也宗踶丁寧徽使性烈女也曰佩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時裕聖皇后命侍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今上淵潛時領府中四怯薛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以求賜者多矣臣願還田縣官有救依至大元年二月加階開府兼尚服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太師兼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尚服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我家公之輔朕克謙克謹小心範物今旌德錄功爵公爲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領事多恆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上曰公辭之良是然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文豹二年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錄軍國重事五月左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分忠武王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五段上曰特賜太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釀賞何可滂沛臣家準奏十月上命爲尚書省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所諳乞請新命上悅其誠聽焉今上之初詔曰公輔先帝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牧群黎慶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八藍苔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迭兒也不干抹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曰奴剌丁並也遜眞爲眞公主所生內供奉曰白都帖出女七人曰也遜眞爲干戶怯薛夫人曰蒙哥爲魯王愛牙赤妃曰閥闊失爲宗王小薛妃曰梭台爲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未適曰寶奴爲宗王徹徹禿妃孫男五人曰鐵木兒不干丞相子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奉大夫通政使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荅火者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曰八迭兒爲宗王沙剌班妃曰奴只罕爲越王阿剌荅失里妃曰卯兒罕曰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爲越王阿剌荅失里妃曰卯兒罕曰班丹俱幼曾孫一人朵烈不花鐵木兒也不干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故淇陽忠武王其視故廣平十一月兒魯爲之建碑都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事珪書丹翰林學士貫篆額臣既受命懼不克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敘祉而論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邇畏威懷德者蓋許愼氏與有力焉惟許愼氏五世六王六太師始終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爲父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爲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宜乎男婚帝族女媲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巖巖焉㬎㬎焉有令臣蓋將與天朝胥慶於億萬年臣不敏敢稽首而爲之銘詞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維聖創業賢臣興之維家開國孝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太祖實啟帝圖桓桓淇王爲帝前驅淇王子孫四世惟肖猗忠武王克忠克孝爰稽忠武始事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親猶股肱親猶腹心我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臣肆其欺姦廷爭面指羣罪不瞞堪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爲良弼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子倚毗北有金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往督師衣食予士

清河集卷三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皇帝嗣寶(寶)御宸極拜大司徒柏杜爲中書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温兀荅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賜碑額曰元勳世德廟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東平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夏鄉之通達猗歟盛哉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念功臣宣忠之亟勉丞相奮庸之恭歟臣承詔猥當執筆謹按東平王世家忠憲王諱安同姓扎剌爾氏五世祖皇帝起兵與乃是爲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太祖皇帝龍興之初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橐駝炙其肉啖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是爲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佐太祖定天下號爲四傑太祖戰失利單騎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鞹蔽太祖臥旦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太祖從三十騎行磵谷闖遇羣盜突射忠武三發三殪徐撤馬鞹障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可罕忌太祖嚴兵襲我我得其謀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銳迎擊王可罕敗走死諸部以次服太祖卽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戶乃以忠武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荊口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行迤南盡委經略金

主奔北忠武建牙雲燕南平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中原之地盡爲國守四十年閒無役不從無戰不在破國覆邑惜殺禁剽風降景附懷仁歸義癸未三月薨於聞喜遺命以未滅金償爲恨子曰孝魯忠憲王曾祖也嗣國王奉詔討夏攻銀肅二州斬甲首數萬擒大將塔海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一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都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東安戊子三月薨於鳳山子七人塔思嗣國王忠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自許嘗曰大丈夫受恩明主要須決機兩陣之閒取功名以報國家庶不墮我先烈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成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金師于三峰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樞密移剌蒲元朝行在所上顧之曰先帝肆天功建鴻業諸國悉臣妾獨爾東南鴟張一隅朕欲援桴鼓眾親繫孱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逮先臣武

然奉天子威靈汎埽淮浙取彼山川歸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政爾不煩大駕蹂舉淫之地上喜曰塔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征拔宋棗陽侵鄂陷光州略安慶已亥三月薨第三子曰霸都魯忠憲王父也憲宗皇帝命佐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諭江淮八帥師與世祖會鄂渚憲宗崩內難方訌世祖以武靖總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寶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與論形勢之地武靖曰帝者必居中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漠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大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於燕故有此旨未幾薨於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夫人㊀弘吉烈氏昭睿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卽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

國王次二人長適國戚木蘇次適太傅淮安忠武王伯顏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太夫人入朝皇后一日上適叩及忠憲太夫人起奏曰妾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器也上曰以何期之太夫人曰朝同必求魁公論天下事未嘗目一輕淺謂以是也上默然四年反者平執叛黨千餘人論之如法上問曰朕欲悉死此黨時年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曠蕩之恩顯奮私慽殺無罪人何以安反側上驚曰少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千人皆生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食四千戶辭曰叢爾宋窮號江南方宏聖略奮神武以臣謬膺宰相獻笑三方宋屏生侮上改容有閒曰熟思無以踰卿其勿辭奏請燕王省可中書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議中書事衡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及還籌思累日不釋上特召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卿所陳語使達朕衡對曰丞相資識聰敏雅有定操稽古獻議卽解要領臣敢不竭愚罄有四年奏曰碩德如姚樞輩三二人可議中書省事上曰此輩固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尚書省乃先奏忠憲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同國之杜石一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眾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規襄樊廟謨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尚書省宣奏如制其大政令大者程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尚書臣違詔徑行上曰阿合馬恃朕信用敢爾自專勅尚書如前奏曰盜犯強竊當罪重輕一切處死法何以立罪人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㊀弘吉烈氏以

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合馬欺國害民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奏擬非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出鎮北圉遂留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上召入勞之留語臥內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略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治期可立而待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加大夫玉速鐵木兒丞相伯顏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沮撓能者進能善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爲治哉

其年世榮敗中書條上世榮所爲掊克諸事詔皆罷之奏漕司諸官上曰平章右丞固取朕裁餘皆卿事顧欲一一相煩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比覺聖意欲倚近習爲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射罪從上賜奈何近習閒抵隙援引姦黨曰某人與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書曰準勅施行臣謂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甚是妄奏者入上其名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同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貽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上悼惜久之曰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護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只閘禿之先塋忠憲王兗然

若山莫揜其高澹然若淵莫測其深其粹如玉其精如金其嚴如秋其溫如春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皆不動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賢學士默尤傑者也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剏除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內㪷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天子嘉之曰安同爲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樞機以宗社尊安爲己任以民物阜豐爲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閤延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得失亹亹應接不倦而請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廚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者乃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望而尊敬每旦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木介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至有失聲者曰賢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加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令爵封謚以及父武靖王夫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兀都台嗣掌環衛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僖婦篤思剌氏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卽今丞相女孫一人適淮安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襲家帶之子同僉樞密院事相嘉碩利丞相幼從太夫人翰育稍長兼事華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武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遷榮祿大夫大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陞百揆自初仕介

特不阿剛廉有制眾已有忠憲王之望及作相上輔聖主下率羣僚恪司彝憲寔徇至公明嚴峻潔苞苴自絕方爾謀叶八座道即天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論曰忠憲王襲累葉之勳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徹近禮廣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玉元之初何滅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致盖收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業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於前或承於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乎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魁誰與並立夏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眞風元氣蕩滌幹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已

若夫紀竹帛銘鍾鼎光在邦家不得騰實同里而垂休華夏播烈蠻夷未必不在斯文其辭曰

正統天斬不永以畀猗維帝元眷命無已烈烈太祖眾人扼河踞踏偷生有據上游帝建九旂有開輿圖帝撫八州於穆世皇嗷出東方寁相忠憲抒誠進良兩相廿年萬彙皆昌徽車四馳元老秦康更褒迭進無材不揚文物其宣化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公而守也正巍然山立賞淑罰慝風行萬國定知誰力忠憲之職世皇之德緊今丞相相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有比何以熙載第思盡己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安物阜海寓晏清布寫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維孫儀刑在履之貞在繼之靈文武三相聖輔三帝光輝接日勳庸盖世維元世萬維帝業干維無窮年尚徽相賢尋河可源淩岱可巔荷稽高遠靡趾方邊景行其全不在斯鐫奚永夫傳質之自天風雲與宣文鼇負石炳耀山川文類二十四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朮木華黎博兒忽赤老溫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儁功偉烈寔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萬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謹按太傅淮安忠武王諱伯顏姓八鄰氏蒙古部人曾祖考尤律哥圖以其兵從太祖討定諸部嘗爲千夫長贈推忠贊治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郡王謚武定祖考阿剌罕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從憲宗皇帝征蜀卒於軍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考曉古台佐宗王旭烈開西域執國事以汲贈崇仁迪慶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靖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恆出延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勑中書右丞相安同女弟昭睿順聖皇后姊之女女王若曰爲伯顏婦不慙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爲極治七年

政同知樞密院事十年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爲皇太子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
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令戒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
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襲嚴衞師啟行薄
鄂州洪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
潢潦耶度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鄂城恃江爲固而兵
精食足擺兵不攻潛由平江堰邊舟而過鄂將將二千
人追我王以百騎嚴鄂人不敢逼平章阿朮公適至鄂
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
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
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
款遣別帥受之降阿朮公使右丞阿里海牙來期渡江
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公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
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

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
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
戰艦屬江餘三十里我以白鷁千艘爭陽遁堡夏貴分
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
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遁堡逕夏貴諸將
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遁之捷吾將遣使前
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
我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朮武勇將校
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
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牙守
之規取荊湖王與阿朮公等東兵興國斬黃南康江州
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妄慶張都統以池州來二月
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
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

無算太平㊣國建康無爲鎭巢皆送款請城主行省
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賑飢發醫起病
人大歡喜曰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
候秋冉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
之恐後少爾遲間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語使者曰
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攻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
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
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
師果降阿剌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
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舉亭山宋主遣其臣齎

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
府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衞罷易官
府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爲天助宋主求見
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左丞董文炳鎭臨安經略
閩越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于上都上御大安殿
降封㬎爲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
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朮效力臣具員而已何有功能
詔以陵州滕州增食戶爲六千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
宗王失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
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意俄引兵渡水擊賊失烈吉走
死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鎭諭太子曰伯顏才兼
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皇太子李次舍必與論天下事
待有加禮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勅
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同上問其故對曰彼罪

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二十
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
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二
十四年宗王乃顔將反報者遝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
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顔識王王以大義語乃顔乃
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
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以其實聞
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奴
埒不帶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及禽乃顔
王之謀畫居多二十六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
事總北軍討叛王明里鐵木兒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
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里鐵木兒其人奉書以
泣有譖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兒魯那演代之居
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

姑止待我覘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
我退如是而南七日眾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
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
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禽諸軍必欲速
戰戰非吾懼果失海都誰任其咎眾曰請任之王麾軍
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
授印而去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
月宮車晏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
兵馬使請日在鳴暮鍾日出鳴晨鍾問其故對曰防變
起也王曰汝將爲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
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也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
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四月成宗即皇帝位于上都大
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按劒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
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遂殿下拜五月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
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舅美酒我與諸
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
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
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爲完三院遂罷是歲十二
月薨于京師甘棠里第春秋五十有九遭重臣來賵勑
百官送葬送者盡哀葬於白只剌山之先塋夫人別宿
眞卽扎剌爾氏封淮安王夫人再娶斗奴氏生三男子
買的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囊加台通奉大夫樞密副
使朵眞普未仕俱卒副樞娶丞相興元王孫中政使買
苟之女生一男子一女子男相嘉碩利正議大夫同僉
樞密院事女適資德大夫大都留守晃兀兒不華王薨
成宗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淮安王謚忠武仁宗皇帝賜鈔十萬貫畀江浙省臣廟

祀臨安皇上勑建碑於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
命大臣之碑命臣明善製其刻文臣聞忠武王天質高
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有爲遇大
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慍莫測恆負天下之重以神器
尊安爲務仁視羣品無閒親疏義使英材無比適莫故
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
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
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
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
無驚歸馬蕭然囊帷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連出總
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閒氣良相名將見諸
行事乃知宇宙之閒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弼成正統
騰耀始日力扶寶運播烈終年請卽是而作頌頌曰

笞九垓冀掃兇苗祥慶有來糾糾雄豪英英俊髦樂世之遭陋時之逃或秉樞機或建旗旄纓冠自獻文奮武招維忠武王胥會明良雄圖遠韻聖度恢張制曰伊賢嘗吏天子左官諸侯奚爾器使乃命之相乃命之將爰資弼亮爰資開盪嗟茲中土鼎峙三主既殄其二一也無武天生聖人資之良臣顓組厥君稽顙軍門東涉扶桑西跡虞淵北盡窮髮南極鳥蠻咸受正朔襲我衣冠委勤不居歸衛帝廬出總北師馬騰士娛輿目睢盱望入中書鉅材乃儲翊運是須爾將天威劍而登殿揚命羣王羣王自愜策帝御天下拜登讌是日微王慶會幾變始知世祖神幾先見故抑王庸留垂後憲稽其一德始終交盡抒誠兩朝力殫無靳進官三公心不增隆追爵一王道不加崇維王達節高抱孤忠維王獻能茂建元功紀勳竹帛鑄銘鼎鍾並日不滅與國無窮勑臣作頌勒之貞石昭示萬國永著臣則文類二十四

清河集卷四

檥槎亭記

汲人張君錫氏作檥槎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閒徵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於鄂衡又至於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齎刳中息於水腹奪颿於覆柳漸於鯨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祥盲風猝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柁敗檝無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休於兒猶事於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眾乎環燕千里無湖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耆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閒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

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功亟詫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衢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爲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爲大舟乎天不爲大水乎實大舟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也無又何待於檥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蓋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爲之檝時爲之颿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

之運而不覆颯颯乎波波乎樓之進乎是也至矣 文數二十九

順州儀門記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者改舊舉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皋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温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爲饒郡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之尊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爲恥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

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迺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址會食曰休哉惟時請劃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吾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於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於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臒欻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浹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蔥佳氣之鬧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迺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

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之書尚不足乎是而要名勒民者爲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 文數二十九

武昌路學記

武昌壉山而城墜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履南越宋人二百年閒峙樓鍛兵岌爲邊鄙帝元一四海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及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如詔與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閒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筵帝皆視儀度尊豆鍾磬不

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拊而葺歲丁巳五月擘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鶴山書堂者廢而入於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龜趺子埋中別致貞碑於湖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衆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作謬嘗上直翰林曷敢弗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以來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絜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興北天弓劒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謚增秩若稽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宮不有望於聖道贊

化天下乎夫道不㊀遐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
周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
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閒矣若夫
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
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
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著智周行圓其用而
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
其人又子母錢萬貫月取其子爲舍□□□□□□□
□□□□□□□□□□□□□□□□□□□□□□□□
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響人學
蕭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顯㊀然嚴嚴焉本學者
養正以成聖功未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歛骸乃講張
聲焉無所入也懵焉善距來也宵屋華題資爾燕閒德
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
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
□□國家之所道者才賢也才賢何自而出哉養固□
先教詎可□□□□□□□□□□□□□□術而
勤者何業上固曰儒者固守綱常之道淵乎大哉聖言
之切也而經傳所述誠不是過師者苟能明諸此弟子
苟能□□□□□□□□□□之□有以副明詔矣往
年賜進士及第出身燕迤南蓋可數也豈清謹之士懷
良抱材不□□□□□□□□□□□□□□□□□□
將定見之嗚呼道哉小無內而大無外學無方而進有
序□□□□□□□□□□□□□□□□□□□□□□
忠臣烈士國家有以收其效矣登夫堂而講之者是何
講哉故曰學以明人□□□□□□□□□□□□□
□也有眞儒者出雖不見用沒世無悶保人士尙勉之
哉保之守尙□□□□□□□□□□□□□□□□□
佐其役者副達魯花赤哈荅治中荅剌海府判韓時麟
推官張琯趙貞知事□□□□□□□□□□□□□
佑聖觀重建㊀玄武殿記
杭州佑聖觀宋㊀淳熙年始建住持祖佐君安一嗣十有五
而陸君宗輔嘗更新之元貞元年制以王君壽衍住持
舍不廣何以爲弦誦游息之所師無以傳其道弟子無

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其不
遇吾爾恩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
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爲國家之屏之翰
也將自今日文類二十九 湖北金石存 佚名二
保定路孔子廟講堂記
皇上天縱神聖妙覽百氏謂儒者守三綱五常之道如
握斯固若曰施□□□□□□□□□□□□倫變
俗於是軼唐宋髣髴周漢大布取士之法天下長受翕
然□□□□□□□□□□□□□□□□□□□□□
□□□□□詔而多士疑然□□□□□□□□□□
得以才進矣保定密邇京畿承風爲最先適總管□□
推官張琯趙貞知事□□□□□□□□□□□□□
從事學官顧瞻齋廬不稱施設而講堂庳陋甚舍菜禮
□□□□□□金君曰宮不□何以爲揖讓周還之位
舍不廣何以爲弦誦游息之所師無以傳其道弟子無
師□□常□□之□爲□僉曰□□□□□□□□□
敦匠盡撤其弊而一新之爲堂七閒承堂之房二閒□
□□□□□□□□□爲□□□□□四閒題堂榜曰明倫齋
西曰日新東曰時習教授學正學錄皆有館而廚□□
□□□□□□□□□□□□神宇役凡五月在延祐三
年春暨秋孟一貳郡之別錢而民不告勞又曰□□□
□□□取□□□無名田九百九十畝予學官歲食
其入又子母錢萬貫月取其子爲舍□□□□□□□
□□□□□□□□□□□□文若來屬愚記郡得
賢守百廢以興方□□□□□□□□□□□□□□
□□國家之所道者才賢也才賢何自而出哉養固□
先教詎可□□□□□□□□□□□□□□術而
勤者何業上固曰儒者固守綱常之道淵乎大哉聖言
之切也而經傳所述誠不是過師者苟能明諸此弟子

提點越八年事有可書者載諸石王君入朝元武殿焚
提點觀事吳君存眞方任厥復制以孫君益謙住持提
點進其徒曰教風攸振未必不始諸道寓矧杭人士之
罹所奏假者不復之昭吾意事且何從祝釐于上而下
亦無於誠薦也遂偕吳君協力僝功索帑層資財賦總
管張顯泉府卿范宇鑒杭士翁泳許夢斗翁仲源各來
輸羣細積鉅用得以饒經營勿亟永之圖始大德七年
三月訖八年三月厎于成厥費萬計廣之百一十尺高
之七十尺髹塗鎏鎏鍋不侈而文有赫斯頒筵幕清邃厥
稱神棲明年以餘力樹修廊又明年嚴繪壁潔齋廬師
居徒館冈不飭整今年春孫君吳君繼來朝質其事於
㊀教嗣師崇文宏道㊀德眞人眞人曰世祖皇帝之既
成新都也龜蛇冬見新城西偏館之七日忽不見上神
之爲建昭應之宮成宗皇帝榮功懋神加元聖仁威于
宋之所崇帝號聖元紹百代正統一四海而帝之肇基
朔方卒獲斯應是揚靈顯於大者如此杭爲吳會宋嘗
國之百年物阜人夥燕以南無與爲大而㊀武殿又杭
之大禱禮□□□羣聚咸賴依私是旁澤遺賴於細者
又如此不金石刻斯無以騰神實詔能嗣俾爲之文虛
生一一生水道家師一水之神□□□□危七宿文錯
成象位北故曰㊀體孑故曰武物資始終故兩陰陽互
宅故交子當坤復之閒陰極陽生萬物之元必有主宰
□又□□天帝昔之王者必郊而五帝次亞昊天羣祀
類從今㊀武之有祠實此宗也儀以義起而極其稱謂
則始諸宋使天下之□□□□□屬寅走子其象設者果
有以翊運作福元元與不爾彼奚其貿貿焉將事于無
效也其亦聖人當出其下物化神設先事釁與不爾嗣
師之言迺徵於目者也雖然㊀武法天以行而妙用不
測謂之隱邪外柔內明廼□汐□□□著矣謂之顯邪
廟貌形崇陟降布寫兆朕微矣至若素履潔齋無禱猶
孚祝史矯舉不福無戾盡神與人一餘義則二鏡物□
□聰明矣在奉常歲舉典祀秩于無文不顯大神有開
厥初繼自今風雨宜穀麥人康食而無或艱阻用長我
大歷服以至於億萬年日月所照荷神之休其無歇而
豈惟杭人夫究心罷力勇于基植誰不曰陰厚吾之所
獲顧不於□歸□兆人□歸而國焉是歸其進於道者
之所爲也敢白隱美聲之悠久銘曰

國祀欽天殷厲無文維神司北顯相我元宇之象求變
見何所儼乎參前謂㊀而武杭人有言今雅依私不讖
神處而室奚歸憲憲其微穆穆其凝其凝其冥膚奏爾
靈載崇明祀來格來㊀主祠修能純嘏虔告繄國而家
罔或不淑勒石中唐聲功今始登世于下敬事無止

虛室記

居室而强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非古
而從爲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闇於理也嘗試
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琯參差地中以宗黃鍾之長由
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掇二十八字爲
毋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
雷奮地中雲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同宣脈沐達於無
垠大於無際氣卽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
厲則鼓盪眾峙和則噓撓萬植洌洌焉蓬蓬焉上無高
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麗雜
而荒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荒荒者亦無
體坱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闢之旋非有閒也而
地翕之人物于於兩閉陰陽司其生死旦夜一瞑昧也

閒閒一成廓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也指一草而質焉
句於土中甲於地上牙葉枝幹而華實又生也指一佳
而質焉卵也穀也俄而鳥也鳥復卵而穀也火也潛石
擊之則然續之則燎水也毋氣氣止潤滋匯而淵海謂
天無體舍日月星辰以求之井天亦無謂地無體舍水
火石土以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
矣形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咸坤不一實
應凡子於其閒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兆
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
之閒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
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
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
故化又道也毋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
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

太初合乎自然故强居室以名殆將處乎無我也元子
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
地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已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
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若曰人皆取
實已獨取虛芒乎芴乎歸然而有餘者耶文類二十九

萬竹亭記

李君仲淵由蜀省員外郎入爲監察御史余別十五歲
相寄文家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歎也問爲余言成
都之樂買屋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蠶埃周所居植
竹竹無慮十萬箇構亭竹閒覆之白茅名曰萬竹竹不
止萬而曰萬志盈數也亭之西雪山嵯峨玉立胥漢東
則岷江之支洪流達海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
而去與江會每風日清美目因境豁羣慮冰釋神情散
朗超然遺世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人清音幽

以覽全蜀浮江遨吳楚而歸遵逅見仲淵比騎問叔行
於蠶埃登萬竹亭質仲淵之今言然後厠賢兄弟閒猶
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也茲爲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
斯游之能遂與否也遂後百千年豈不爲萬竹亭之嘉
話哉文類二十九

安南志略序

我職方氏掌天下圖籍而交趾日南九真三郡亦已備
矣然沿革不同風土或異是又必其土人之博物者能
詳焉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黎前安南儒士也
往年王師伐畢安南安南族子彰憲侯圖存國中率三
萬人求降而黎君在焉俄而彰憲爲我戰沒黎君得至
朝廷遂爲我臣每哀彰憲之志不伸而名亦壞泯常懷
報國之願乃撰安南志二十卷可謂詳矣其區區之志
固可慨矣雖然是書也豈徒得其沿革風土之詳而已

有志於功者盍取訂之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愼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閒五十餘年耕鈞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博澹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而起郎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閒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已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

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去夫之事郎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興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簸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尚予辭無慊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卻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扶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羣人爭先覩爲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曰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爵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輝也雖然藐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

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者余於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家而已也 文類三十九

廷試策問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淳已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冤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滋而稼穡或蕩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

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文類四十六

清河集卷五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盦)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盦)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蔡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大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

有三年處州卒別葬於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武溫州處州三路總管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栁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嚴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璩珑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貲餘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女嫁娶終於袁氏處州葬之於夫人塋外翰林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栁生七日先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栁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遠或可以蓋栁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爲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歸咎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鄞誰其高閎奕世相臣相臣女孫來嫁於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閎右閱聯芳對峙維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遵被服閨閫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嫉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裸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夭咎天生也無憾沒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文類五十二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剛過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㑹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聞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剡州人曾大父遷那著戶版大父資祿姚韓父彥成姚李農焉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㑹祖㑹叔㑹蘭㑹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葬之日爲已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莅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於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聲配其德徵猗嗟後生於考於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文類五十五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咺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於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泉君曰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瑛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廬滁鹽場同管句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艮曰矼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

舉曰諱林曰榮曰瑩曰營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樺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葬於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於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益懼夫族大日遠昧於鏡考而涸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趨下漸卑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文類五十六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恆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荊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嚴嚴焉爲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虖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同鶴國王歸聖朝官至眞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謚姒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斡黃等路宣慰使次卽王王生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撫使關中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爲獷俗摧強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卽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駔貸母錢子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侔母後遂著爲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率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卽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囚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贖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者定師今入宋鄂城卽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閒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驁素附阿里勃哥憚王威明糾惑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王是發河朔民爲兵將

與上爭主旋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既饗語及渡江王大稱慕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遼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閒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倎爲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二日至宣即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

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八赤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面不東吾知其無能爲也悉殺此曹徒攜眾心因其怖死釋罪耕力乃送二人於京師餘皆縱去面諭八赤之子使曉其父果得此軍之用八赤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答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於甘州朝議欲乘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㪷糇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乘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既而汪帥八赤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覽答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

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鬬而就縛焉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詐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詠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子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赤將之戒八赤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鬬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濬隍完城儲材聚糧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肯戶諸康衢然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竣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

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測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

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官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
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
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
上扶中貴人何合馬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
書鞫實王窮詰其罪奏杖何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
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
已戚矣臣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
等未能以皋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懇對天顏今
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
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
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
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舉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
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罔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
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

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
者被執會詔釋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
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
測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匿
贊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
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爲罪第當罷相遂罷
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
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顏開一令害人則戚不能
寐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
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讒曰日與妻
帑燕樂耳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
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
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合馬與之二

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
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邊亟難於代者朕
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
法會魏國冀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輒血
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
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
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
承制行事東諸侯聾懼聽命其爲民害者發與除之爲
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冀力請終制
上不聽強起之黑衰即事自王居憂中書潛事千數上
曰其留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
相嘆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既罔殆將

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
疲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鞏哥
行省鎮遼霤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肩輿入辭
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
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婁述天命朕心不忘
丞相卿實當爲顧自退託爾遼霤戶不數萬政以諸王
國埠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
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王
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
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
日持牒告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人省
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
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
對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

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
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溼下
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
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
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
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戍諸軍毋
擅離部闢城門勿譏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
傳豐潔邸舍相望弭跸止虐掩骼埋胔鰥孥者罪之殺
俘者坐之文武效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閒新故王
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
倪人與王對瀉滀水於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
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
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
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

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請其王曰朝廷大臣
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
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
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子他郡他郡馬不入
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埠入朝縱
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
千貫王讌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
庖者國埠怒起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
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埠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
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使
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
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荆
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
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上夜召王賜

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旣不納諸人贄金見者輒獻
所俘男女王卽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
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
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
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遣
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
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
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
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
善化㮈鄉諸城籍編民盲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
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
奉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
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關
議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

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奈希憲沈痾何上卽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象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襲衣蕭然琴書自隨朝於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饋夫日敕供餽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惑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忩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於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特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爲兩五千敕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效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句恩幸方爾病退願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右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蠭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痾聞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子領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率土濱三代可復也又曰穆契皐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隕於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於宛平之西原訃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賞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孛正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恆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悉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恆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何德温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恆陽王夫人加封恆陽王夫人皇上既御宸極壹

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勳天
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恆陽王
碑文臣奉詔惟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
武王曰廉公宰相中貞宰相男子中貞男子可謂名言
然勳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
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天祐大君嶽降大臣君臣協慶㘝濟斯民烈烈世祖如
日亭午照臨萬國暉光草土惟恆陽王帝命肅將如雲
龍從鼎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㘝奏功效
良手援羣溺措之安康手援眾梵濯濯清涼饑食之食
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
曰相公卒相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霄安化齊魯
嗟痌天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荊南撫養其堪恩浹威
行坐嘯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

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
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
吾君藎契在我時無留閼何施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
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
畢世永歎尚在肖息鏡放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
名成紀奕葉襲祉帝㘝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疇其
前勳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劉詩千祀昭垂慕者儀
之肆其齊而文類六十五

清河集卷六

魏國忠懿公神道碑

章佩少監非菲由宿衛百官天子嘉之侍臣奏曰菲菲
之父易不刺金官至平章政事大父阿里罕官至中書
左丞曾大父札馬剌罕官至大名路達魯花赤□□□
□官□□□□□□□□□□□□贈推忠協公佐理
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惠
左丞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魏國公謚忠懿達魯花赤贈順節功臣資德大夫
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安順母阿木剌□祖
母□魯阿迷失蒙古乃蠻氏完顏氏并封魏國夫人曾
祖母□□□□氏封魏□夫人□□□□□□□□□
世加爵謚慕神道當有石刻請下詞臣□□□□非非之三
曰忠

懿碑可命元明善為之文臣謹按忠懿公小字剌罕阿
西域□□□人也為其國望□□□□□□□□□□
金虎符為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達魯花赤者夏言
□□也惠愛在民丁未歲□□葬焉夫人卒於戊申歲
安順公三子公居其次中統□年□□□為大名路達魯
花赤至元四年改□□路總管府事階朝請大夫九年
改□知太原路總管府□十年遷少中大夫大夫佩□□襄
陽路總管□達魯花赤□□□元□□□□□□年遷嘉議大
夫寶慶路達魯花赤十五年遷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
使十六年改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年改福建道宣慰
使二十四年改河東□西□宣慰使二十五年□□□
□□道宣慰使廿七年遷四川行尚書省參知政事不
赴二十九年遷資善大夫江西行中書左丞大德改元
改湖廣行中書省左丞進階資□未任以疾薨實是年

□□也子□□□護柩葬襄陽城西萬山之原從民懷
也春秋五十有九公娶乃蠻氏□□五年卒再娶完顏
氏大名宦族至元十四年□三娶□晃□□曰趙氏□
氏□□□□忠惠公完顏夫人出也次曰烏馬兒朝
□大夫監桃源州事趙氏出次曰□班□西行臺監察
御史□一女子皆□□□□□□□□□□□□□□
警疏明有□□才在大名□□□渠漲魏人苦之疏水道
嚴隄防□□人受其利在襄陽五年□□新附禁戢兵
士通商撫農□饑濟□民□□□□在寶慶□兆周龍兵
起□□□□殃不及民討占城討交趾□□皆嘗供
億軍興立而集事凡所臨蒞咸有能稱嘗□□為名臣
云忠惠公為侍郎為憲□□官宰相□為賢□□議
大□者必□□□忠懿公可稱有子者矣少監南出二
十而孤尚賢樂善禔身正立成其父之不逮其所至止

蓋未可量臣奉敕為之銘銘曰
漢通西域才不漢用元帝萬國寸才是送不挾詩書亦
歸聖統聖統煌煌卿士俊良士氣以昌帝(麻)以長維忠
懿公克奮於庸趨事赴功南北西東無倡不隨無引不
從秉我公忠濟之和同而無聲儂安爾髦童官五十年
十有四遷一日其賢罔或怨言反葬吉兆襄陽之堧豐
碑揭豎對峴之前耆舊追□靡不涕漣猗羊叔子千古
比肩忠惠又相大業端亮伊國之毗伊民之望宛其□
歸善人□喪司封□敕三世道飾詞臣奉詔爾文與曜
十祀其聞由有肖孫 拓本碑在襄陽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蔚人遠祖靑徒蒙城又徙
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心鉏耜氣
長出人上發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淮安

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差公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捘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算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凡七日賊陳弔眼聚眾十萬據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弔眼隘險公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弔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明日弔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弔眼釋兵面語弔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弔眼及捘賊二十四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㝡賊黃華反有眾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㝡急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黃華巖陳麾半日華敗走赴火死捘華二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赴闕敕副雪滴斤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為尚書行省復參政丁太夫人憂廬於汝㝡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鷂三萬溫州賊林雄四萬偽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潛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捘詹老鷂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秩砦捘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㳄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百一碎爾民能捘送賊者賞爾如百民雖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稅廿八年罷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冤滯安反側撫百愿閭人大和鈞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司海船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瓜哇縣我行人孟琪詔以公及史弼為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冑弓矢鞍轡大都百田千畝進階榮祿論公曹彬不殺降事以三十年正月一日㳄海二月十三日抵瓜哇界史弼將水軍期集八節澗王土罕畢闍郎舉國降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萬眾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西來賊戰至暮賊敗公虞瓜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虜葛郎王女子燒其宮比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闍郎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當及其子戮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畢闍郎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成宗登極改福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魯夏言冠軍也大德二年以誣告者改江浙平章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成宗御服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自至大元年至是凡廿年制賜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令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之路寢訃聞詔若

曰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祥符之史湖里春秋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贈推忠效順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某奉敕命臣明善為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始提孤軍為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一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功臣亦云厚矣建戲桴鼓萬人士靡而官極品壽七十男數人斯又何邪蓋世祖方夷大患致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民潛施於不識不知之地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太祖辟國勤金滅夏世祖一統乃

屋宋社維此宋孱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江凡爾征夫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劒愕睨萬夫失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攻既虜元王丞相還朝羣盜驩跳執戈鳥焚首鼠林莽乘暗發髓朝斬千聲暮集萬呶薈樓巖巢夜出民騷凡二十年有伐斯鬻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罪馭進王師兩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穴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帝曰噫嘻追厥罪魁汝賞彼笞梁公承聖百戰百勝勳在宗稷著於國令既蕃既宣樞機是權端揆之垣致理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宮歸完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奕

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繭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勑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僮病必手子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沈里社任眞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煊赫已獨怡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於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棄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君壽一年合葬于兆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朱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為元帥

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閔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眞州路總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鈞劍昔者君之哀聞於忠獻忠獻方留鎭宋都爲之慟左右曰公慟傷奈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於弟弟勞苦三十年吾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己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待表於信斯言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艮蓋大者哉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閎閣赫赫父暴佩黃金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非鑑而明匪冰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鍾清廟是承大廈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鑾和至止惟暴弟之榮惟嗇曠彼厚壤九門北原下有九泉孰急斯賢曠既彼旻天羽者翬聯瑞若皇鑾孰靳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大而弗達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泐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二子亟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瀆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眞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郭傳者妄邪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閒審矣雖然君生也無慽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於墓石者我與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於明善烏乎審矣忍銘子亡友郭是艮友可不與銘郭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因中與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眞足後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破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於二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毋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蓋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右謂君曰子賢乃公艮願兒子吾請兒子於朝君對曰得毋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眾咸曰臣者有其人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敕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兒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畧曰臣陛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册方册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

中書須制予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實範臣軌粲然譯爲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予男三人長卽宮也次曰寘曰宏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當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

肅穆閫門道誥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郭果人天孰疏親暱而其顓莊而謙謙敦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瞰嘗試大觀萬物皆塵存者奚哀遊者奚慼鬱乎數澤萃乎巒峯達諸不利惟吉之讒滅君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

題詩文獵卷六十五

追封隴西郡伯李公墓碑

皇帝臨天下第六年遂放封贈之制朝列太夫知無錫州事李謙品歷從四壐書贈其考彬朝列大夫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妣尚氏妻郭氏劉氏並封隴西郡君戴恩襲慶不□□將刻其事於石走余門求有以文之其事曰郡伯廣平曲周人農隱四世令著許州長社戶版當金季兵□挾其武勇將□功名於弓劒間走隸大將岳珍戲下岳珍從天興主出弈郡伯實執干戈征行金滅從岳珍入宋既二年天旗南指岳珍率德安人十許萬來歸元帥第功以郡伯爲許城都尉常從取光州戰疾力受上賞河南經略使□其能使督□盜城淮壖人懷其風烈久之請老長社至元二年二月十有五日卒於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越二旬葬長社□北□原郡君□之沈邱人尚處士女溫有婦德後六年二月廿有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四祔於郡伯之藏子男謙也女嫁□川稅使□蔚謙字□甫再取婦孫男三人師德師仁劉氏所生師道庶也曾孫男一人曾孫女四人□甫讀書向成都將引爲從事史歷□□襄城□城汝陽掾皆以能制劇稱湖南道宣慰司辟爲令史使督軍興俱征交趾軍丞相順德王時行中書省湖廣才□召爲□奏入敕授承事郎長壽令雨崖淫其田大築隄防改崇陽令建社壇於□亭上農千□十有七推其輸與下農鞭上農而□□□□塘百九十有九改公安令三縣儒學醫學大興通祀修舉民服其教趨約束如子姓□公安吳汝權兄弟廿年不一好語□□時時造縣庭化汝權爲義門改同知崑山州事築田圃六百廿有六所沚有遺惠利賴不小靳害雖在身不恤也遷令官□□致仕師德用父任將仕佐郎杭州路行用庫使嗚呼李氏日益起葢有以也□銘曰

嗟二郡伯生屬多艱亟國其艱踣踣荆蠻天厭在元挾眾來遷蠢生犀甲手殼黃閒貞幹不孱凝立猶山才也天難胡靳王官□受歸□□大年既有令子以受帝祉夫婦錫爵輝華葢里弗榮於生乃賁於死天道易諶彰善之侈謙甫是似屈身府史三尹劇縣倅州益理□我□□□先食肫□尚仁不示傲色天錫多男家慶方湛會弁嚴□士林具瞻郡伯德潛其昆之漸勒辭孔嚴讀者□厭

碑本碑在許州

參政商文定公墓碑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沒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統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聘公俾教

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下公教忠濟爲喪主哀而中禮甲者敬悅輔之見大臣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爲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爲琴詠會復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聘康(曥)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后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　憲宗朝世祖以貴介弟填撫中夏得專征誅聞公有經濟略左官諸侯遣使徵至鹽州召對稱旨字而不名聞倍燕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朐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朐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　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爲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須祿稍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秦民乃安誅一大猾羣吏咸懾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使登公副之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爲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它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鄜州長王姓者雅爲公所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平涼盡以代輸公大說載直與之他輸亦如期　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酬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懼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令縷道其善　已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邀荊鄂軍於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　憲宗崩于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及追及言之世祖大寤罷曰無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　公赴召開平初憲不曰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斬之宗征蜀季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咸會開平阿里不哥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后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上頷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卽位　阿里不哥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選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爲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恃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已下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駭輩昌汪帥兵號勁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八椿爲將公戒之曰公師未練之卒出應勍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而續出方略以摧之慎弗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八椿違戒而衄敵兵拒而西去公命八椿追至甘州汪良臣將兵來會咸聽諸侯王合丹號令合丹陳於北八椿陳於南良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藍荅兒渾都海斬首虜無算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廉公爲右丞公爲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　宋瀘州將劉整因我降人數百乃來歸附將論誅之公盡釋之開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帥紐鄰閻帥楊大淵青居山帥欽察也　與元倅費寘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公於朝上召公便

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訟卿者遝至卿豈有所擊邪亦驕而志隳邪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爲鉅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愆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伸手指凡十有七請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甯學士默王承旨鷟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合馬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大保劉公等奏燕王爲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銀符十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

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若干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一軍　十年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爲王相上曰王年少河迤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于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如殺王相趙昞於六盤辭連公及子獄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曹有臯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　公具文武材明允公亮慷慨既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胥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葢有以

葬西得地待賓里乃克葬使林居虞城後林卒人曰哀必傷其母孟夫人哭之曰而死天也吾天乎奚忍吾哭爾如何奚益遂不哭春秋九十有三卒辛巳臘月廿三日也合葬待賓之墓二子長卽林次卽公公璞茂尚質不出一言語其應世也不詔貴人不狎通于口恕唯恭少老一致劬躬敏敖日以饒羨或窘不能自濟輒輸所有濟之貸母錢者或子與母等審不能償卽舉券於火嗜德徇義以訖於終疾病戒諸子曰虞城先壟兄之息實克守茲成武也業自父母手殂吾食其閒以生脫死吾魂魄亦不忍它而葬我於是卒於乙未二月廿有二日春秋六十有七後十有口年爲至大四年用子恩制贈中憲大夫中書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夫人魚臺趙氏婦德婦工口與公宜封清河郡太君甲寅正月四日卒於京師春秋八十有三合葬成武之小房里

時乙卯之三月甲子也葬禮始具公男子四人長曰孜
卽運使次敏政敬運使由江浙行省都事入爲戶部主
事中書省左司都事遷員外郎參議樞密院事戶部侍
郎出使兩淮聲重廉畏有制劇才奕奕大用而爲太君
哀三年維祭事得白云女子一人適孟氏男孫十人震
泰晉升恆益復煥頤鼎女孫十三人皆適令族乃爲銘
曰

維昔之微　我道不口　世德不違
彼務高騖　以延時姅　維今之暉
顧安於田　我後爾先　突而飛天
子嗟乎公　孰謂不口　墜而沈淵
孰克有子　誕受帝祉　我亦汝憐
高閎揚揚　邑口口光　生榮則同
燮德永存　存則道尊　駿惠益彰
蕭蕭白楊　亦有楸松　里有公墳

翁仲是守　百祀其從
庸詔來者　式是法辭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三月　拓本　石在成武

胡口乎詩　慰子孝思

清河集卷七

漢番君廟碑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
今益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
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
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
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
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鋗助漢入
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
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
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
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
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
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眞人曰此眞人昔嘗勸我
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眞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
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宬有堂薦我溪毛莫我酒漿靈舞靈歌冀
其來享誰繫君駒番山之嵎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
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仿彿君旗導以兩
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粱
倉有絲枲飽煖而嬉疲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
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傚

華陽道院碑

道家者流有符籙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至者
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燠是形吾者天也周
吾形者無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
氣之戾始與天乖愚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

人德士棲身孤篁練行精純志之所在天必不違昔在
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上異之特詔
主其諸宮觀紹傳符籙許宗師將化手印待今王君至
而傳之大德七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八都
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有鷙蔽空而至啄
食之食而復吐吐而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
禱而雨淮南人大駭說爭持金帛拜而醻之卻之不退
送者塡道歸曰吾豈必夫景貺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
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德且贊
運方隆不當有餓民耳所酧金帛苟棄裝之是幸功也
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
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雷宮之東仰挹瀕輪俯瞰金菌
山得所峙水得所經隈隩卽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
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

於翼室壁基訖工盡六年號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天
子命元教嗣師吳眞人醮祀江南始於句曲君出迓京
口眞人曰香幣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無敢不恪
暑雨方溽詰朝當抵元符宮雨淖或沾亦惟神蓋君曰
敢敬諾翼日雨垂不下既莫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止
眞人還朝爲余纘言王君如右因爲求銘華陽余聞王
君簡而直莊而和靜方而動圓蓋有道君子也故出言
而災弭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約由是制
攄養素通眞明教眞人夫句曲之爲名山舊矣高人德
士游息其閒者以其幽深隔世囂紛絕迹駐靈光而賚
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倣步虛之聲寫其閒遠
之思君名道孟號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
辭曰

句曲嵯峨窈岭偕神仙所宅閣雲扃覽旌羽蓋摶紫清

倏忽運逝何杳冥通眞眞人鍊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
棲遲陽谷吹玉笙瑤裝駐鶴昆侖庭攜災弭變翼世平
主其諸宮觀紹傳符籙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上異之特詔
揚休儲慶奉天明遠心絕物思遂瀛手持青芝對丹經
傳之大德七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八都
瓊都琳館吾此營大招眞侶捫幽靈髮清髮靜無勞形
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有鷙蔽空而至啄
無搖爾精可長生下觀塵鼠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
食之食而復吐吐而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
重陰無罅窺日星有欲總之視此銘
禱而雨淮南人大駭說爭持金帛拜而醻之卻之不退
送者塡道歸曰吾豈必夫景貺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
棄城董氏家傳
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德且贊
國朝龍興幕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金滅
運方隆不當有餓民耳所酧金帛苟棄裝之是幸功也
矣若眞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雨張氏是也後史
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
孝義稱今遂大顯第其譜牒無徵不知世所自出其可
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雷宮之東仰挹瀕輪俯瞰金菌
知者徵生晳晳生昕昕生俊俊是爲龍虎公傳自龍虎
山得所峙水得所經隈隩卽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
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龍虎公諱俊字用彥少力田長
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
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閒邊事棘棄城令樹的募兵兵

射上中者拔爲將領眾莫能弓獨公能挽強一發破的
遂將所募迎敵歲乙亥木花里國王爲大帥而公審所
歸遂爲大元人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佩金虎符金將
武仙據眞定以撼定武諸城定武諸城皆應仙公率眾
夜入眞定走仙定武諸城復去仙來庚辰春金人大發
兵以張武仙威治中李全慮之中山公軍軍曲陽仙銳
氣來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秋獻捷於大帥由是仙以
窮降大帥承制授公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棗
城公謁大帥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我用當備其衝突
然之承制授公左副元帥升棗城縣爲永安州軍號匡
國事一委公乙酉仙果害都元帥史侯天倪據眞定以
叛我之郡縣大氐皆爲仙守公提孤軍介反側閒戰者
不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而年無所利秋來採我禾公
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去

潛出兵掩擊之仙敗去久之公復夜入眞定仙走死內史帥之弟天澤是爲史太尉王辰會王師圍汴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公及大軍追圍之急城人夜薄我於水我帥殊死戰公死之夏四月十有八日也公蚤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喪以能喪聞歲時有事於廟非病不可力不廢拜跪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曰祀以孝先也禮宜是凡族親故人待之以恩信里夫家僮接之亦有道汴陷時以侍其輔先生爲賢禮請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久不通屢誡諸子吾實一農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覬非望爲吾累也公忠實自許一心王室不爲夷險少移臨陳勇氣襲眾立矢石間然若無事中傷亦不動每慕馬援爲人曰馬革裹尸吾固多援故戰必持矛先士或不可公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顧趨安脫危犬馬不如竟死國事戊子聞朝行在所諸帥獻戶口牽增數要利吏請如眾公曰民實少而數多需求無應必重斂足承是我獨利而民日憊也且欺君不可其以實獻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坐其渠魁餘釋不坐深冀聞妖人扇惑圖爲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當之族公力請主者但首惡是誅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仙威州公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卽忠義士子其家才者官之眾果去成降沃州民若天臺爲賊旣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奪之孥仁者不爲眾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悉縱爲民鄉境人有被掠賣亦予直贖還其屬公器度弘遠善戰而惜殺人以樂爲之用大小百戰戰輒克爲政寬而明見人美其田廬召其丈人慊與之語惰不敏生者怒且罰之民惟恐其離部不得父依之也父老至

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東手吏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早蝗浒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民前令之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讙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已足責吾爲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閭田教之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閭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眾其力而寡其戶眾危不可公曰爲民猶不樂公曰後當德我由是棄城富完至今外縣民或亦不樂公曰後當德我由是棄城富完至今外縣民或衙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蘆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譏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剜民規利卽棄官去世祖皇帝在藩卽癸丑秋奉憲宗

皇帝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頗領蹐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公弟文忠先事世祖軍世祖亟命文忠解尚廄五馬載糗糒來逐既至世祖壯其忠閔其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已未秋上命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砦者宋光山縣寄治其上命公取之公馳往砦下示以禍福不應公脫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若人也不亟下今屠砦守者遂降九月師次羊羅湫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艦衝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颯船報捷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即皇帝位於上都是爲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就道會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即追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兵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公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琮愛將既降眾亂遂禽璮璮勝兵有浙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裔草上耳畏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之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璮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閫九月公次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若曹璮誅死若曹爲王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曹勉取金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至元三年上懲李璮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肆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先阨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溝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卅以供需河南戰以啟士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願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須將校俸錢以秩爲差七年改山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饋餉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眾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懾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緻襄陽以擣宋腹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脅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郛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陳公病創子士選請代

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東瘡手劒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王師大舉入宋右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羅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羅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陳於無湖似道棄師走次當途公言丞相曰宋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攻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劉建康行樞密院駐劉鎮江時揚州眞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旣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眞揚兵致死於我眞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蔽旗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

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輜船建大將旗破翼二子船大呼突陳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及爽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復爲宋公予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兒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告旗自麾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强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嫉敕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

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還覲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館且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於國史院典籍氏宋宗室福王與芮赴逮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卻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

平懷來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庾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斯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諸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踰嶺閩人扶老攜迎漳泉建㕓邵武諸郡皆送款來凡得州若干閭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若干戶口十四年北圍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比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卽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

方已平臣無所效請事北圖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竪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蹴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皆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船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招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鑑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卽聽陛辭裕宗在儲宮公求見敕曰董文炳任重見畢遣行旣見慰諭懇至且曰上嘗多卿公留士選宿衛卽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五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姦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汝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公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當坐是毎尚食上食輒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

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曰忠獻敕翰林待制李謙誌其墓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撰神道碑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已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衂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公薨後十餘年姦臣桑葛專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素愛士選有父風卽拜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召入卧內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爲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公平居不苟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屬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事人主三十年任大事豫大議其廟謨廷論逈不盡傳史臣無從考索最著於閭里者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卽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怛款受之以改及喪公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爲萬石君奮家云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道學士溥南王若虛先生眞定提學家侍其先生軸存則卽尊之沒則卽其孤而侍其提學

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
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
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
世其家子士元剛不下人以氣由內供奉爲武節將軍
侍衛親軍千戶佩金牌及宋將姜才戰於揚州身被十
七創而卒士選今爲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
士秀資豪爽才藝過人事裕宗東宮寵信無比裕宗崩
終明威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賁顯四
世子孫數十百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
公爲大將不妄殺濱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十萬人其諸
以是爲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雖然繼美大家斬澤
仆世孰非人子者

節婦馬氏傳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
十四年桑葛泰立尙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
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貲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
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賕之歸遂削髮
麤蓽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
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
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
吾楊氏寡婦也㕛死此疾不可畏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
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歷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獸死等爾不義而生無㕛義死此烈丈
夫之所以焜燿也馬氏亦足稱哉文類七十

張渭傳

張㵎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㵎早孤學軋箏

卽知求巧既長名貫京師凡爲調曲盡離韻㚔妙大神
成一家藝絕公宴集㵎戛新聲四坐爲傾然非其意不
可召也名在上所爲管句爲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
宴㵎必在一宴一賚資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
宸判官降玉宸院爲儀鳳司進㵎階中順遷儀鳳少卿
詔造軋箏岳杜龍鵬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
賜㵎加嘉議爲卿甚悅㵎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
而色懼君子監有取於㵎云
贊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戚之從容肆
體而豫焉㵎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
顧知音者謂居拗軋爭以來未必有㵎之手自足名世
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㵎也㵎乎其亦
殊遇哉文類七十

至大四年辛亥還朝燕居環樞堂作內觀像贊

儼然服儒邃矣宗聃陽輝喬林霜潔重淵溥兮春溫愀
兮秋嚴夷爾殷厓中自愒廉斯則畫史筆所形似淵然
其存我善摹擬寓跡高㚔道裕孝忠惟直惟誠克博而
公㚔于世用器也何宏將齊天放材也何英緬懷古人
若李長源吁嗟若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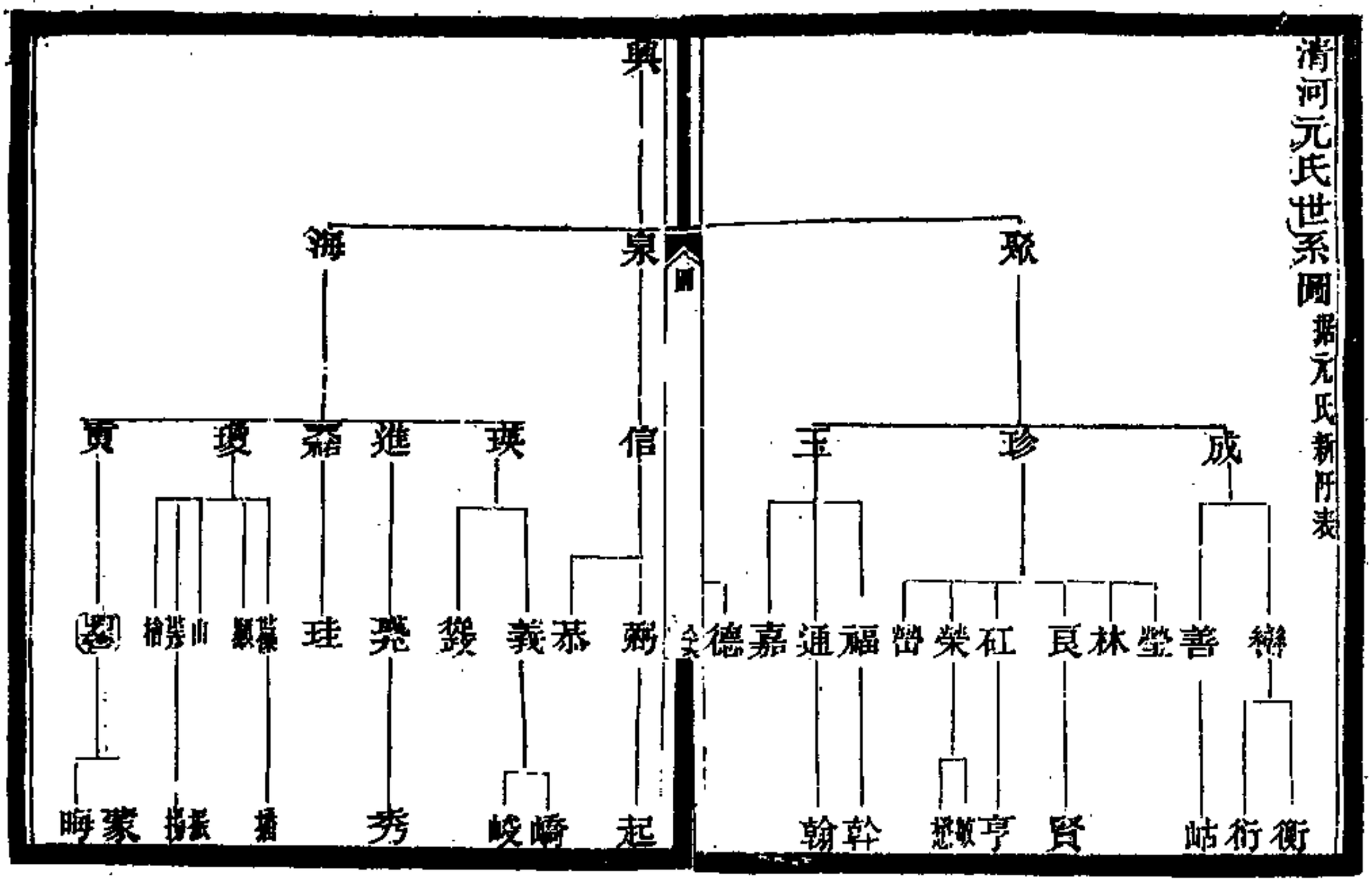
憲綱園鐵網珊瑚卷四

檜像贊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刻之爲宣
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
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爲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
而爲贊云
體則微埋則全孰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
植焉形所寓焉敬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爲甘棠之
堅邪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閻里文獻考三十八

宛陵集跋

梅宛一代詩名歐陽公吃吃推重想當日課一首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髣髴得其勁氣愈信歐陽公爲知人嘅本附錄



清河文集跋

右清河集七卷元明善撰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氏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頴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元史本傳復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清稱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進古作者之道虞伯生謂其發揚蹈厲藐視秦漢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鑛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燧鑒公而已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文集五十卷明文淵閣絳雲樓兩書目尚有其書南雷文定例言云余多敘事之文簡讀姚牧庵元復初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旨是南雷尚見全集不知佚於何時馬伯庸撰神道碑云其文賦五篇詩一百六十三篇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志一百三十分五十卷今掇拾叢殘存詩十四篇詔制六篇碑志銘表十六篇序三篇記六篇傳三篇雜著五篇分七卷詩存十分之一文存十分之二並錄吳文正公序元史列傳張雲莊馬伯庸兩神道碑以益之明宋廷佐輯還山遺稿收入四庫今雖吉光片羽而先生華實並茂之風尚可見其大概山左金石志有堂邑縣尹張君去思碑焦氏先塋碑二通未得拓本以竢异日光緒乙未三月江陰繆荃孫跋時寓江夏高觀山麓之蛄巢

附錄

元史列傳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頴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薦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升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升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暄假爲從騎久益壯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爲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卽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錄升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卿聖太后旣受尊號延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又升翰林侍講

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子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升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祼大室禮官進祝册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進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

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槖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愼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醻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眞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張養浩

嗚呼肇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相與同官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仁宗在潛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后轉侍講君侍郎則余未幾又余又以直學代君在禮闈尚書則君侍郎則余未幾又同簉幕及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十年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爲偶然非耶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元年六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去朝廷爲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爲失望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君不恙時嘗同過前修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后死者當銘先死者之竁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卽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默自度浦柳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耶誠使君先銘我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不朽適以爲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爲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及今若不爲銘則冥冥之中爲負滋甚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爲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

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爲撰次之桉元氏君嘗自言魏拓拔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會而下舉晦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爲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受業焉君爲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爲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卽張鬚岸幘聲聾聾竭底蘊以應初愼齋董公某僉行樞密院聞其賢過與語合愼齋略齒爵友之甚至後掾行臺行樞密院及入爲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其爲直學士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鎰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給之使謂此爲流民非爲驛也君曰驛與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計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歸及復之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仁宗皇帝正位

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庵姚先生燧以承旨居翰林修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略爲竄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常謂文有題者吾能爲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爲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踵牧庵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槊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讒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以示余或有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於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嗣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累然抱其孫觥船歸清河緘緘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㐲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鄧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襆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吾徒何能哆言以飾愧哉謹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頴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卽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轉江淮

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橐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以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卽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明年與修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升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旣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肯過可也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王子修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尙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家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賞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衰優近世無有也旣薨之三月歸葬於清河定間得請於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句蘆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尙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拔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書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鏐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時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篤徵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躓震鶩聲譽聲天衢名噪噪位踐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神柅其馳學乃頓天藻淡縟琢圭璧五十四年返乎宅

雙溪醉隱集

海叢書
張遂辰

原序

中書省掌書記李暐一日抽書一編詣余曰此雙溪之歌詩也即公蒙年所爲者約千首且十縑其一爲并附近作共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爲五卷今欲廣傳之庶在綺紈者見而思評焉因之可以起吾風之已僞者也請予文以引其端幸毋讓余受而觀之見輻輳以管窺以來其變極其所變面發諸心思間羅雲縠月級秋藻森以虬螭其情噫寘天下之奇作也如金粟夜延螢燭晞翠旆風綵月鉤闌此時年十五耳南漢水乾秋飲馬五城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語也蓋天與之性發言便高公諱鎛字成仲雙溪自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諱之孫中書令玉泉老杜之子鍊誠貫氣扇已以下人刮去驕佚折節以讀書及所爲詩文又如此在天地間豈易得哉故樂爲之引甲辰年上巳日龍山居士雁門呂鯤書文田案呂鯤出集有

呂文田案元呂誤字及余從行禮成長老拂儿捧祝請各賦詩雙溪即席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雲間見天闕回首超凡鄉元呂垂書余亦落筆既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蒙華山好在夢回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衆雛不回天地老白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會九日登瓊花島尸居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遺基在休對西風子細看又嘗觀次韻之作如蘭依桷竹蒨映青松輝彩省淨氣韻深長便覺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迴雪之態豈能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諧聲龍興雨岡休唳行路難大傳燕市便向之未深信者私川惆怅自是與燕之士大夫唱酬無虛日每一篇出識者益增歎服不及悉書俱在前帙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至今日方二十有餘便入唐人之閫奧而雕蟲象刻自首坐窗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夫驥駛地一日千里駑跕百里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文忠公有云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信哉愚謂源深者自長矣向玉泉作

太副以寧宗嘉和中稱元年至金貞祐末年宿西城時矣趙作此序時已入泄組朝不應仍稱金宣宗年號元尚貞祐則太副雖入泄組但金滅於太宗是詩元尚未滅金也玉泉即楚材之父今在滿然居士集中楚材詩集未入金國此必後來始見之耳非實居也親見玉

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時今雙溪思親三絕云一上居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野雲秋又云蹋踏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矣有是子良然纖作巇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鴛彩鸞感之至也又雪後吟立春前一日曲情之至也春日登蓬萊爲首聯云既解寶藏泰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陌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好山依舊水雲深遠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流皆可被之管絃矣容雅而體閎意深而情婉氣脩而色粹調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蕩搖性情者哉執此過余求爲後引懇切再四義不可辭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冥難以言狀噫古今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異者遁見此耳不然安能結天下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略推賢去惡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二聯喈人爲異及獲觀雙溪小稾始信鄉所傳不謬云趙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與古人嫌其少作往往削稾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今傳誦膾炙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況雙溪相門子生長北庭戎馬間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於斯噫亦過人遠甚博而躍之有激積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晴明之實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辭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芘澤天下此特其土苴耳雖然源於細流迺成江漢則是集其權輿與固不可以不志麻革序

雙溪醉隱集六卷

元耶律鑄撰鑄字成仲遼東丹王九世孫中書令楚材之子也累官中書左丞相卒追贈懿寧王謚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楚材佐元太祖太宗平定天下立綱陳紀皆出其所規畫鑄少而聰敏尤工騎射從憲宗征蜀屢建功績後三入中書定法令製雅樂多所裨贊經濟不愧其父而文章亦且有父風故元好問李冶諸人皆與相款契然楚材滔然居士集尚有鈔本而鑄集久佚不傳藏書家至不能舉其氏名惟明錢溥內閣書目有耶律丞相雙溪集十九册亦不詳其卷目檢勘永樂大典所收鑄雙溪醉隱集篇什較夥有前集新集續集別集外集諸名又別栽趙著麻革王萬慶諸序跋乃爲鑄年少之詩名雙溪小稾者而作是所作諸集本各爲卷帙頗有頭碴之嫌詮裒集編次都爲一集而仍以雙溪稾原序原跋分繫首末明其概鑄早從之心而已形諸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雙溪未晚云趙著序文詳案集中所稱著之趙虎巖即著也今集不有

征伐足蹟涉歷多西北極遠之區故所述塞外地理典故往往詳核如據和林城唐明皇御書闕特勤碑證新舊唐書作特勒之誤處月丁零二注辨論頗詳此類皆有裨於考證又其家在金元之間累世貴顯語習朝廷舊聞集中如瓊林園龍和宮諸賦敘述海陵章宗軼事及宮室制度多金史所未及其他題詠亦多關係燕都故實而帝京景物略諸書均未紀錄亦足以資博識也至於金史耶律履傳元史耶律楚材傳均不著其里貫於史頗爲不合今考鑄寓歷亭詩注云予家遼上後家臀無問又五湖別業詩注云余先居和林後寓隗臺今卜築緡雲五湖別業敘其遷徙之迹甚詳具足以補史之闕矣

雙溪醉隱集目錄

卷一

賦

天香臺賦
天香亭賦
瓊林園賦
龍和宮賦
獨醉道者賦
獨醉園賦
獨醉亭賦
方湖別業賦
四擬子賦
獨醉園三臺賦
雪賦
聽琵琶賦
大尾羊賦
毀假山賦
永歌賦

卷二

樂府

凱歌樂詞九首
南征捷
拔武昌
戰蕪湖一曰戰丁朔
下江東
定三吳
克臨安
江南平
制勝樂辭
聖統樂辭
後凱歌詞九首
奇兵
沙幕
梟將
翁科
遑急
降王
科爾結
露布
燭龍
凱樂歌詞曲
征不庭
取和林
下龍庭
金蓮川
析木臺
駐蹕山
益屯戍
進降附
著國華
後凱歌詞九首
戰盧朐

雙溪醉隱集目

三 遠海還舍

盥脫
克夷門
高闕
戰焉支
涿邪山
金滿城
金水道
京華
德勝樂二首
騎吹曲辭九首
金奏
玉音
白霞
眩霿
塞門
受降山
鳳林關
司約
軍容
後騎吹曲詞九首
吉語
金山
天山
處月
獨樂河
不周

雙溪醉隱集目

四 遠海還舍

還綈綠
遲迟
柔服
古戰城南
戰城南
結襪子二首
前結襪子
後結襪子
前突厥三臺
後突厥三臺
婆羅門六首
上雲樂
門有車馬客
夜起來
採荷調
大道曲
玉華鹽三首
沐浴子
築城曲
五言古詩
古意
遊僊
眞遊挾飛仙
問眞宰
小乖虹
村行一篇未第時在大坂作

隨堤田家行
送胡壽卿南歸
送潤甫行
送友人還燕然
對竹引
翦流水
同心結
春自來
對酒
眞金不死鄉
對月吟擬諸公體
七言古詩
讀新樂府
苦旱歎
觀友人所藏佛牙
漆城謠
逃實錄
密谷行
蜀道有難易
送楊子陽南還
送玄之
送張敬叔
送人還鎭陽
次韻趙德載大監餞行
摘阮行呈呂西岡
長笛續短笛引
天祐行
戰扼狐
五禽言
放雁詞
採蓮曲
長想思
壺天園歌
乾海子
紀夢
松聲行
和漢臣秋月海棠
大川行
十四夜月
夏夜對月
謹上尊大人領省詩
仰祝尊大人領省壽三首
哭尊大人領省
瑞井行
去婦怨
卷三
五言律詩
寄趙虎谿呂龍山
寄高仲傑
寄人
送元遺山行
送李敬齋行

送完顏奏差行
送正夫行
春日懷趙超然
寄郭隱君輔之
秋夜對月賦唐臣
永嘉周道人求詩一首
客中寄懷李先生九山居士
晚集瑤華殿
春日即事
泛太液池
伯哩行
老將
平南將
南征奏捷
西征
聞北耗詔發大軍進討
經扼狐嶺得勝口會河戰場
居庸關
仙居亭
題虛白齋
書後堂壁
迎風館
司春閣
雪香亭月下偶得名酒徑醉爲賦
擬西崑體後閣
讀新樂府集
秋閨
春曉月下觀白牡丹
詠雪二首
圓福院行
答座客
調人幽居
賀人飛泉幽居
旅興
倦夜
無何狂醉隱三首
窮廬篇
寓居靈州北村
雙溪月下戲賦觸熱衝暴雨者
戊申己酉北中大風
過東山縣有懷
再如番圻二首
追悼大人領省
五言排律
春色浮山外
七言律詩
立春二首
春日寓懷
三月和林道中未見草萌
西園春興因贈雪庭上人兼簡張公講師
清明
重和惜春詩韻余時經始西園

諱用尊大人領省十六夜月詩韻
中秋對月
冬日即事
日南至
諱用尊大人領省龍庭風雪詩韻
九月道中遇雪
途中值雪
欲雪
雙溪書院對雪
送貫彥從
送馮賢
送安善甫
送魏隱君

送誠之行
送子周行
送子華行
送孟端卿
送宿朔
送李稚川
其二
送人
送韓浩然
送子文還家
用西岡老人留別詩韻以贈其行
和子文留別詩韻以贈其行
西行留別諸人
留別諸友
讀甲子改元詔因敘懷留別諸相
早行
發涼陘偏嶺南過橫山回寄淑仁
近因北事和林親故離絕途次雲中先寄燕南二三知己
寄西平
春寒代人有寄
春日和林寄趙虎岡呂龍山
春日寄懷魏隱君邦彥
登疊巘樓寄本菴粹中
寄岡翁
寄李徵君
寄國純昌齡
寄尹仲明兼簡盧進之
寄李道隱之和
寄隱者
壬子秋日客舍紀事因寄家兄
貴友人久不寄書
贈盧隱君
贈酒鄉道隱李君之和
春晚懷呂龍山
晏鵬南學士
復次趙虎岡元韻
和光禪詩韻一首
寄題一枝菴主人
送張壽甫尚書出尹河南

燕市送客歸長安故居
送米君周還鎮陽
枕流亭
題枕流亭
池亭用前韻
秋日避暑塵外亭
泊白鷗江塵外亭高道士擒琴相訪
飲方湖菊州塵外亭
題四娛齋
縱遊壺天園
夜宴壺天園
春旱郊園諸花猶盛醉歸憩槐蓋陰下
題緡雲山五湖別業
五湖別業新圖
小隱園擬樂天
闌畹見和鄙語無塵亭復用前韻
春晴極寒登池樓書事
和林春舍敘西園前宴招一二友生重飲
清明前一日月夜對酒招季淵飲
憶雙溪
春日西園招雪亭
匏瓜亭二首
緡雲五湖別業書事
西園席上招雪庭裕上人
識臺
蒼官臺

耕侍中釣臺
獨醉亭
書三樂軒壁
醉書雙溪書院醉經堂壁
宴玉津園
和林西園月臺懷呂龍山
暮春登凌雲臺
鳳凰山別業寄潤甫儒醫尤嫻于攝生
春園
獨醉園對飲
贈漁者
贈仙音院樂籍侍兒
聽琴
戲詠花鳥名
春懷
病起書事
病中述懷
即事
馬上偶得
石梁
飲鳳凰山醉仙洞有歌稼軒鄰國正應來死鼠葉公原不好
真龍瑞鵠鳩者因爲賦此
閱舊稿有出六盤時干戈旁午鶯塵日書劍零丁去國時之句因足成之
桃花源別業重理舊稿戲題
自題擬樂天

庚申歲夏因六盤之變嘗與巴特瑪其名者貿諸天日約分二道邀擊而師頗聞其人爲敵謀將遂賦此爲食言者之戒
獵北平射虎
閬州海棠溪擬樂天
臨潼九龍玉蓮二湯合爲道院
遊奉聖州龍巖寺
次韻舟行次蓬州遊歷州境憩蓬萊堂
岳臺懷古
三月到旺結河有感
中統庚申詣闕寓居宮東寺口號
鄂諾道中
遊大翮山

卷四

七言律詩

寓歷亭
秋月酌蘭泉亭
侯家
松聲
春梅
梅魂
詶和尊大人領省雷字韻
獨酔園梅數年無花今歲特盛中觴有索賦梅詞者爲賦
和人落梅
落梅
擬詠落梅
玉泉新墨
從渙然覓紙
詶次尊大人領省火絨詩韻
爲曹南湖引阮摘賦
詠阮
楊妃菊
芍藥
對城南池蓮招曹南湖
天香臺牡丹
天香重單葉牡丹率成重葉多葉千葉爲賦此紀之
唐家牡丹
薦福山寺殿前牡丹
飲獨酔園牡丹下戲題
題西菴所藏佛牙
太極宮
戲書太極宮舊碑陰
登玉皇閣周覽燕都偶而成書
遊仙
琳宮月夜宴集
奉答翠華仙伯
題長春宮瑞鹿鶴詩二首
贈李隱卿
贈坐竿道士
寄白雲菴趙錬師
留題大防山孔水
登燕都長松島故基
擬詠落梅

又登瓊華島舊址次呂龍山詩韻
九龍谷
發藥兒嶺過永定關詩
傷古城次友人韻
和人黃龍岡懷古
誰和尊大人領省沙場懷古兼四娛齋韻
讀漢書偶成寄李稚川
見哲不受禪碑有感
因讀史偶成即書
題漢武內傳
宮怨
哀長安
煬帝
周室
題楊貴妃遺事
漢宮
煬帝故宮
綉嶺宮
次趙虎邕遊香山見故宮詩韻
遊玉泉
次張子敬遊玉泉詩韻
次趙虎邕過玉泉懷古韻
宮詞二首
征不庭
戰三封
侍宴萬安園

小獵詩
寓何有感
賢王有雲南之捷
獻上賢王
近聞賢王春水因寄
大江篇寄上賢王以代謝章兼賀平雲南之捷
挽皇太子詞
韓省幹子平薦章應格朋友漠然未知忽改京秩作七言近體一首賀之

卷五

五言絕句
高城曲
金微道
小獵詩
留別趙虎邕昌龍山
懷趙虎邕昌龍山
懷舜欽
寄楊誠之
寄李東軒
送趙伯玉行
悵高敞
代寄
代人寄遠
擬孟郊古怨
閨怨
池亭睡起

長春閣
登廣寒殿故址
春晚
落花
獨酔園寓興
飲逸園
飲南園
玉窗歌
夜坐
嘲漁父
漁父答
雜詠
示子
蕩子
題西山早梅扇頭
十六對月
樂聖齋對酒吟
春雷琴
燈蛾嘆
即事
錢幣
得雪齋所遺竹箭因以此寄時雪齋南游未回
南征過扃寄題故園
大河篇
次韻閩州逢事
閨思

七言絶句
雪嶺
陽關
陰河
回飛狐
南征紀事
達蘭河
拒馬河
千泉
西北
戰沙陀
玉門關
前出塞
後出塞
丁靈二首
秋山二首
庭州
濟黃河
金蓮花句
阿耨川詩
過長城
沙漠道中
過駱駝山
金滿城
渡陷河
翌日渡東陷河

過無定河
夏州寒外道
入蜀口號
遊果州鳳山觀
過花樓
曉發牛山驛
夜泊青海
靈州客舍春日寓懷
又和林春日書事
又春日即事
野宿
馬上偶得
客中吟

客中次人韻
客中次郭器之詩韻
客中二首
蒼官臺
山臺
銅雀臺
癸卯春莫經駐蹕院廢殿
經龍珍園衛紹王蘭香殿故基
遊玉泉山廢宮故基口號
春日遊玉泉道院
莫春過故宮
過庖丁故居
過萬松老人故居有感

過劉氏園
莫春過劉氏亭
太極宮
太和宮
過大明宮
瓊華島
重題燕都玄都觀壁
重題隗臺玄都觀壁
遊龍巖寺
暫遊北禪院鼓子花特盛鄰觀且有琵琶音後遊其所賦此
過懷來香山院
登吹臺凝翠亭偶成
天津早春

早春宴上次高麗國使人詩韻
玉津池早春
白蓮池
無塵亭
題霏香亭
玉津頭
書齋展西牆
魏焦孝然目其草廬曰蝸牛廬恐以行帳爲行窩尋亦號爲
蝸牛舍云
家園即事
銜薄
題夢窗
題庵窗

採霞亭睡起紀夢書畫夢齋壁
夢回
辛巳年二月初四日夜半後夢中作
紀夢
西園春事
西園席上調元子不至
席上
初上緡雲五湖別業
遊壺春園
翠水別業即事
題易安堂壁
終夕風雨早起書待旦齋壁
仁壽鎖柳浪

汎城南蓮湖
題合歡亭
曲水遊
方湖釣魚臺
玉溪
水平橋
白石山
山市吟
桃源
過北村
覩田
秋日田行
彙城元日
立春前一日對雪
立春口號
春意
春曉
雷發聲
寒食日見花開
白日
臨春臺
七夕
中秋不見月
秋日宜都道中
雨畢酌吟醉齋
詠雪

故宮對雪三首
園中對雪
月夜雪霽
雪中戲示漢臣
雪後吟
短艇
十六夜月得人字
對月吟
炭山窖子店大風後有回風數月不已
和林雨大雹有如雞卵者
雷雹
西園梅花
對後園梅花簡示諸公

早梅
飲梅花下
梅花引
春梅怨笛歌
三月二十二日夢中詠瓊花
題戀春牡丹
牡丹
唐家紅紫二色牡丹
題一花二名牡丹
雙頭牡丹
帶將來
戲題與牡丹同名芍藥
長春芍藥同坐客賦
題與牡丹同名芍藥
戲題所藏芍藥花辭
取維揚紅玉樓子千層閣芍藥種遲而未至
芍藥
牆北桃樹
燒桃樹根
路邊桃花
三月桃花詞
日日亭午大風樹杪忽見桃花一枝
冬日桃花同諸公賦
答王濟遊冬日二色桃花詩
落花
瓶院竹甚茂盛幽都一郡所未有起上人云原有桃樹百本余悉去之始植此君因爲之賦
司春園五月梨花是日因事不果
晨詣香山禪寺觀兩閑前後玉蕊
楊妃菊
楊花
詠苔
紫菊
乞花
戊午冬十一月二十八日過閿州楊氏獻小桃十二月二日又獻杏花
惜花御史
錦連錢
桃花馬二首
紅吮撥
晨雞
過瓊林園聞鶯
雛鶯
新鷹
秋鶯
早春歌
白雲謠
題黃梅出山圖
鮰魚辭
日將出
五將行
秋蓮怨

松聲
五禽詠
大麥孰簸箕漏
麥飯孰即快活
提葫蘆沽美酒
燒香撥火
卷六
七言絕句
嘲蝶
立秋前一日
蛙吹
覺鏡
聽苗君彈琴
聽琵琶二首
漁父嘆
御牀
大獵詩二首
行帳八珍詩
醍醐
塵沈
騶虞羹
駝鹿脣
顧玉膏
行廚
早發清冷泉戲題行廚家僮名二老者
茶後偶題
重和惜春詩韻余時經始西園
和曹南湖故宮二首
和人臺城
和人池亭秋宵思歸
和德卿秋日海棠
和人茶後有懷友人
和光祖
和人韻二首
春日席上次高麗國使新安公詩韻二首
次趙虎嵓春思詩韻
次盧希謝冬日桃花詩韻
次趙虎嵓詩韻
次趙虎嵓過玉泉懷古韻
復次過玉泉詩韻四首
擬回文
即日擬樂天作
答客問
繼韻爲答
答李仲玉白髮嘆
贈御史
戲贈隱士劉仲明
秋日行次池上戲贈釣者
重醉修眞宮鍊師
讀書樓贈道士
爲閔俳優諸相贈優歌道士
近體隔句贈人

戲諸公省集
送許大用還渾水
送劉仲素行
用輔之送晉之詩韻
送王彥高
送焦寶國
送王君璋
送侯君美
送丁仲華
送人遍遊江南
送行人二首
送田錬師行
憶李東軒
寄李淵
寄楊子美
寄國範
寄李稚川
寄趙虎兒
睡起有寄
賀子所寄
寄家兄
奉寄郭仲益錬師
西齋述事奉寄東都故人
寄題二首
寄人
春日懷王濟遊韓伯

懷李畔卿
懷曹通甫
代人作
席上和光祖上僉事壽詩韻
爲人壽
題壽人八十卷尾
代書答征西將士抑絕所請
膾劍行
醉去來辭五首
西園僦居亭對雪命酒作白雪曜
橫笛引
四公子廋辭體四首
少年行
醉吟行
曲延春
涇水謠
天寶謠
閱史
讀史
樂毅
讀汲黯傳
讀王濬傳
讀晉書謝蒼溪石壁
讀隋書
元夜讀唐開元天寶故事
月宮遊

讀裴綠野傳
讀劉賓客集
弔王文從之終於泰山
醉讀列子
觀唐太宗像
題明皇思蜀江圖
題廢館醉仙像
題鶴仙夢驚圖
題藍采和圖
題馬元章水墨美人圖
又美人二首
觀畫玩蝶美人圖
佳人惜梅圖
香迷蛺蝶讌
題綬成雙禽
太宗馬圖
題秋江柏石孤舟圖
跋醉仙圖
跋彭氏所藏寫雁
桃花源上避秦人扇頭
題扇頭
元日上尊大人領省阿鉢圖夫人壽
詠梅讌上尊大人領省
讌次尊大人領省懷梅溪詩韻
讌次尊大人領省題畫春圖詩韻
南行寄呈尊大人領省
寄呈
護先妣圖夫人喪南行奉別尊大人領省
寄呈尊大人領省
偉尊大人領省二首
偉尊大人領省二首
拜壽尊大人領省甕山原塋城寢圖之壁
晚閒行宮選居
惜別
漫興
信筆
讌懷
所思
述所思
自笑
青山
無何醉曜
對酒吟
獨自來
春詞二首
初閒仙音樂
因閒樂戲贈友人
金樂歌
明妃二首
征婦怨
詩餘
鵲橋仙

太常引
眼兒媚
木蘭花慢
雜著
花史序釋
四擬子釋
獨醉道者自贊
有以擬卞彬禽獸決錄目爲請者戲爲賦此贊
酒贊
獨醉道者自贊
醉聖贊
紅吆撥贊
銘
醉吟齋銘
觀銘
酒銘
頌
聖壽頌
有以瓢壽木爲王子壽者頌

元耶律鑄撰

賦

天香臺賦

余作此賦會姪子輩遞傳誦詠往往質問其所疑余時有嫉（音誓）讒（音饞）之疾未閒及爲酒所困倦於應對因命書史爲音注之不怨親之不比動無所趨靜無所泹心無所營故無惱而無喜守所抱之天眞任自然之榮悴信靈根之有宜其奕葉扶疏宜其名華盛大稔於中者必形諸外承休之徵於是乎在於穆令聞曾是不已得無令人渴見風彩有絕其倫有拔其萃惟道是從惟神是契不因物而顯不附物而起何立而不倚偉英靈之正氣呈瑞世之上瑞（牡丹有瑞雲之名）感鍾美於所天多化工之爲地千葩萬卉雲屯霧積（子志切）煙披雨沐擁階抱砌如屏氣動色駢肩疊蹟於朝會者尤知花王之榮貴倚扇成陰（倚扇猶孫氏瑞應）圖曰瑞草也一名蓬（音孝）德王則生枝多葉少根一名蓬（音孝）德王則生枝多葉少根如綠綸而生（綠綸見總錄）風七蠶役蟲蠶（地錦花名北花本記）地錦交展（地錦花名北花本記）天幕旁垂雲帷高捲御袍浮動（御袍黃花也色微黃）牡丹見洛陽花木記千葉黃花者名曰姚黃王也魏紫千葉肉紅大者徑尺名曰魏家（異人錄白牡丹變易）異香冶（異人錄白牡丹變易）穆穆皇皇臺隸（隸臺也公臺易玉臺名爲玉女花）翠展莎茵錦（錦花名唐康公有錦被爛漫者）園花障槐蓋傾儇（儇輕也）林幄開敞長樂惟宮（長樂花名唐康公有長樂花賦）合（天香臺前有槐俗謂槐樹者不憚故名謂槐曰合）名（天外海山記見）豈花中爲第一尤姿英豔道潤金璧姿有餘妍豔有餘色美不可奪操不可易名有餘香風有餘味炎而不附寒而不棄遠之不怨親之不比動無所趨靜無所泹心無所營故無惱而無喜守所抱之天眞任自然之榮悴信靈根之有宜其奕葉扶疏宜其名華盛大稔於中者必形諸外承休之徵於是乎在於穆令聞曾是不已得無令人渴見風彩有絕其倫有拔其萃惟道是從惟神是契不因物而顯不附物而起何立而不倚偉英靈之正氣呈瑞世之上瑞（牡丹有瑞雲之名）感鍾美於所天多化工之爲地千葩萬卉雲屯霧積（子志切）煙披雨沐擁階抱砌如屏氣動色駢肩疊蹟於朝會者尤知花王之榮貴倚扇成陰（倚扇猶孫氏瑞應）圖曰瑞草也一名蓬（音孝）德王則生枝多葉少根一名蓬（音孝）德王則生枝多葉少根如綠綸而生（綠綸見總錄）風七蠶役蟲蠶（地錦花名北花本記）天幕旁垂雲帷高捲御袍浮動（御袍黃花也色微黃）牡丹見洛陽花木記千葉黃花者名曰姚黃王也魏紫千葉肉紅大者徑尺名曰魏家（異人錄白牡丹變易）異香冶（異人錄白牡丹變易）穆穆皇皇臺隸（隸臺也公臺易玉臺名爲玉女花）翠展莎茵錦（錦花名唐康公有錦被爛漫者）園花障槐蓋傾儇（儇輕也）林幄開敞長樂惟宮（長樂花名唐康公有長樂花賦）合（天香臺前有槐俗謂槐樹者不憚故名謂槐曰合）名（天外海山記見）豈花中爲第一尤姿英豔道潤金璧姿有餘妍豔有餘色美不可奪操不可易名有餘香風有餘味炎而不附寒而不棄遠之不怨親之不比動無所趨靜無所泹心無所營故無惱而無喜守所抱之天眞任自然之榮悴信靈根之有宜其奕葉扶疏宜其名華盛大稔於中者必形諸外承休之徵於是乎在於穆令聞曾是不已得無令人渴見風彩有絕其倫有拔其萃惟道是從惟神是契不因物而顯不附物而起何立而不倚偉英靈之正氣呈瑞世之上瑞（牡丹有瑞雲之名）感鍾美於所天多化工之爲地千葩萬卉雲屯霧積（子志切）煙披雨沐擁階抱砌如屏氣動色駢肩疊蹟於朝會者尤知花王之榮貴倚扇成陰（倚扇猶孫氏瑞應）圖曰瑞草也一名蓬（音孝）德王則生枝多葉少根一名蓬（音孝）德王則生枝多葉少根如綠綸而生（綠綸見總錄）風七蠶役蟲蠶（地錦花名北花本記）天幕旁垂雲帷高捲御袍浮動（御袍黃花也色微黃）牡丹見洛陽花木記千葉黃花者名曰姚黃王也魏紫千葉肉紅大者徑尺名曰魏家（異人錄白牡丹變易）異香冶（異人錄白牡丹變易）穆穆皇皇臺隸（隸臺也公臺易玉臺名爲玉女花）翠展莎茵錦（錦花名唐康公有錦被爛漫者）園花障槐蓋傾儇（儇輕也）林幄開敞長樂惟宮（長樂花名唐康公有長樂花賦）合（天香臺前有槐俗謂槐樹者不憚故名謂槐曰合）

歡爲帳花語有合歡挑一朵二色又有合歡樹唐明皇與楊貴妃分合歡帶貴妃佩明皇帶外傳漢宮有合歡鉦 徑植忘憂天香叢天香庭三種昔植忘憂花卉古今注曰萱草一名忘憂人之憂則賦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即萱草也 榮延交讓榮屋榮也大貌榮對階州記曰夏蘭屋舒而昏合本草合昏也葉似皂莢槐隙歲器云即夜合也子華子云合昏又云合歡 葉英典厥依際落平露臨政採氏瑞應圖曰平不平則西低西方政不平露如蓋王者政平則承王者政教亦然白虎通 赫奕君子廣志曰君子樹名也 屈軼司直田饒子曰賈帝時有草生於帝階若屈而指之故曰屈軼 帝休光煜山海經曰帝休木名本草云生不愁帶之愁自消也 帝屋煥爛木山海經曰帝屋木名可以除凶 炳若子樹名也 清名無患藁文曰無患樹名也鬼所畏取此木爲器可厭邪魅故曰無患 炳若 於萬葉萬葉見花木紀 延鞏英之風慨耀榮名於閫牒外綰以百花朝之 青松森挺大臣介然而廷立翠竹旁羅穀士肅然而就列 池蓮澹漪儛然乎無塵君子居也籬菊亭亭兀然乎寄傲隱逸位也 無叢寄傲天香叢下二軒名 珍叢琦薄祥花瑞草一本作叢 深園遠繞端竦低默者百藥質內向光壁猶葵傾日靈雨均霑惠風同被含秀敷榮榮懷大德 天德紅見總敍牡丹譜 寶閣輝煜寶閣紅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花也 錦屏斐亹錦屏紅見道山清夜錄出蜀安定城山屏山色粉紅二房葉中心青檢細而長有緻 瑞玉樓臺瑞玉紅見脫珍牡丹品有玉樓子牡丹重臺牡丹亦曰越山紅樓子 綺紛品皇閨金碧閨金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舍繞腰闌頗八九寸許葉間有花也色微滯紫而點綴葉間紅花蕊黃牡丹有歐陽文忠公花品序云牡丹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人惟重名曰花其實關天下之眞花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變重之 非其業也紅植非時灌插要術云插種也 無度寶知自足忘能悵妒苟一矯棄枉不涉叢脞阿謗橫議雜然應和明其幾務執以不可謂出於 深園遠繞端竦低默者百藥質內向光壁猶葵傾日靈雨均霑惠風同被含秀敷榮榮懷大德 執事之謂也若仰若俯如揖如伏者尊其王之義也策其芳名委其

彼非出於我或僅有所采微有所挫爭引其功相推其過思求其治焉可致也余承其弊將任其責推心於物旁搜遠索索彼得失洞研究窮從其可從革其可革紬諸荒惑探諸幽蹟舉諸明算選諸成策辨乎根蘖根蘖見白氏長慶集歌劉郎中家白牡丹注曰俗呼木芽爲蘖名色甄其瑰奇駢古然切鄭玄御覽注曰甄表也 廉其瑕謫馳以殿最殿最馳以敍切物大第也 品以資格照以陽和沃以膏澤窮精極知馳神運思孜孜不落吾事矣有是治不足齒也然天下之事昷嘗有異於是邪九土一臺也六合一圃也百花一王萬物一君爲國之道在布此花之政也 牛羣臨政屈鉄司直之謂也 經國之要實理此花之任也 強其枝面翻其枝陸北本 緒言未既客芒然進曰旨哉言乎旨者言乎願以所聞書諸信史刻諸金石以壽其傳終古不忒天香亭頌弟紀風聲未勒磨滅蒙何以寧用是遂決敢獻其銘薄構其亭於彼露坐桃李無言蕪上聲 末大者其榦必折審其本之弱者難 雀相賀

天香亭賦

伊牡丹之王百花也豐華輝赫令姿煌煌大塊流其形柔祇播其芳以福勝之微致罷雲之祥（福勝紅見陳州牡丹品千葉深紫紅色罷雲見隴珍牡丹品如罷雲之狀外赤內黃）臨仁壽之域介溫柔之鄉（仁壽黃見隴珍牡丹品溫柔紫並玉色牡丹見花木後記）瑞氣薰蒸承露華房（承露白見總敍牡丹品）猶澡身浴德以薦馨香芬烈天香榮耀靈光觀時之光利用賓于花王出奇丰度孰究其詳弟而崇號苑而成章絕品姚黃（絕品姚黃見陳州牡丹品千葉深紫面大青瓶紫檀心開頭可八九寸）許深於紙黃）英逸之資固未可量正色處中不易其方漠然而神全然而眞示心忘情物莫之攖群雞雍與豕零而幸疾之僥名雖時爲其帝者豈能爲之抗衡哉金玉其相秀出羣芳特傾心其奚待爲殿春之餘光獨醉道者遊心聖域隱迹擢場有惜花痴疾姚魏壽肓愛其嬌媚展盡底蘊於明時尚其氣節榮聞日流於帝鄉推其道之所在曾不矜其所長彰眞宰之妙用染世界使都香（唐人牡丹詩號號開香擅界）一拂萬字（一拂黃見陳州牡丹品千葉淺粉紅心青色瓶宛如寓字）殿前禁中（殿前紫有托盤禁中紅粉紅花）以道爲本造化爲功其狀百變（圖經曰近世多種牡丹秋冬栽培以土壅至春盛開其狀百變）其能無窮其化如神其道尤隆亂擊薰炷繁錯懷叢況以珠露掃以香風何其貴也玉眞淑美（美玉見花木記）勝玉無瑕（勝玉見總敍牡丹品）卓冠時英特標國華進登天府就地仙家布濩元根頤養黃芽（金盞氏冰井宮牡丹以其地勢高寒每秋分後例以覆護謂之辟寒氣至次年夏黃芽寸許乃揭去之）調護冰蕤薰染珍花延喜日以難老（喜日紅見李絳公後園色類魏花與宮貴紅有深紅檢心開有短蕊一邊其枝比魏慢漫公遺守韓公綉以題老名之見道山居士錄）霞彤雲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花花將雲見於洛陽花白近苞漸深檀心蕾壘白香覆紅見總敍牡丹品）剪彤雲以香聖也女眞仙隊（女眞黃見陳州牡丹千葉淺黃花之第二品）小眞眞侶（小眞紅見青州牡丹品深紅色）何其冠微聲（玉冠子見總敍牡丹譜）絳衣輕舉（絳衣紅見陳州牡丹品千葉色近絳深紅花之第一）離時裝束分盛露（疊羅紅見總敍牡丹譜）凝脉脉之柔情歷雲朝與雨莫何其殿也壽眞（壽眞紅見總敍牡丹譜）疊羅裳出塵逸趣玉珠精神散花態度疏皴綃兮陳日（皴綃紅見總敍牡丹譜）疊羅裳

雙溪醉隱集卷一　六　遼海叢書

醴紅弭絳節勝雲紅惹雲衣（明霞紅見魏珍牡丹品勝聖紅千葉深粉紅隔鮮明色見陳州牡丹品）淺霞紅積絳雪勝羅紅翦雲幃（淺霞紅見陳州牡丹品千葉粉紅花尺面大見陳州牡丹）錦被堆壓銀牀（一作綢珊瑚）綴珠枝覆玉砌（宋景文帥越以石彤門牡丹品錦被堆壓銀牀一作綢珊瑚綴珠枝覆玉砌惟錦紋攢爲第一見蜀志）著遇仙之盛事抒劉郎之雅意（遇仙紅見洛陽花木記千葉淺紅花也出本長安劉氏之開花木記千葉淺紅花也出本長安劉氏之開下因以得名花如美人肥肉然勻整可愛）何其盛也鑄玉無瑕神工巧輸元力彌表尤功更爲光飾添色紅兮神奇添色黃兮尤異（添色紅多葉紅花始開面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也見六一居士花釋添色黃多葉黃花也無檀心既開黃色日增有類添色紅）

醴漿勝潛溪沃瓊皎（潛溪耕石皎心色之皎美如潛溪見六一居士花釋潛溪見道山居士錄）九蕤紅兮妖妍九蕤紫兮治奕（九蕤紅見陳州牡丹品千葉紅色）酒溪耕濡（酒溪耕石檀心色之皎美如潛溪見道山居士錄）

花開可盈尺九蕤紫色皎紫來開時九瓣八無檀心見總敍牡丹譜）順聖紅兮韻勝順聖紫兮

姚黃（順敘紅千葉淺粉紅見陳州牡丹品順敘紫千葉紫花也每葉上有白樓數層自脈至蕊深不同開頗可八九寸許見洛陽花木記）冠子黃列仙班冠子紫（一名鶴翎見洛陽花木記）冠子黃（見海山記）冠子紫（見洛陽花木記）多葉紫花（也）勝陽紅兮艷絕赫安陽紫兮傀偉（勝陽紅見總敘牡丹譜安陽紫千葉紫花開頭匾寸餘見陳州牡丹）鑲山東兮標榮大宋川兮擅美（鑲山東見道山居士錄色紫葉片有蕊梗有淡暈上單葉有如線梭其上複葉紫線梭多葉紫花也見洛陽花木記）綠稜紫兮繁縟青線稜兮綺麗（綠稜紫見總敘牡丹譜綠稜紫花也青線稜多葉紅花也見洛陽花木記）高都勝紅紫競媚（勝紅見總敘牡丹譜高都勝千葉紅並見陳州牡丹品）玉千葉兮騰秀碧千葉兮疊翠（玉千葉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白花無心者潔澄可愛多千葉見魏珍牡丹）拂子黃撲鵝黃拂子紅拂珠穩（拂子黃見總敘牡丹譜拂子紅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花也）合組列錦珠堆翠積摛章縟彩相錯如綺何振景拔迹而高謝氛埃照耀芝蘭玉樹庭堦適足幽然暢敘幽懷周流容與香界亭臺醉冠敧側若有德色放情肆意驕稗園隸且曰風塵物表表植神異聳振聲價宅犖倫類錦繡其文冰玉其質掩奪春葩張皇化國耿介英姿秀發其迹榮光萬狀芳氣四寒花政之盛光美之勝未有甚於此者混元蘊奧后土富媼不愛其道不愛其寶豈虛也哉子其有以語我來園隸曰唉人亦有言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易枯朽其性得則英挺其氣鍾則神秀其地平則難傾其根深則能久僕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爲全其天使引其壽故葉兮如雲花兮如斗是以聲名洋溢乎九有道者厭（益涉切）嘆已而辭曰要妙之言有所激也商榷萬類其義一也有本有末有名有實有榮有悴有開有寒煜然盛譽鬻然休聲必待名實相須而成名其末也去末猶榮實其本也舍本不生苟實其實庶主其名賓主易位亂是用興是謂開塞之門榮悴之所由也慮說曰論會不足繁研幾析理之辭子其證撰之（曰論耳曰之曰字或作自字非）歌曰

遲日蒸芳巡遊風扇綺寮韶華容豔冶飛燕語聲嬌王友延藍尾花奴促綠腰天香結成陳不說水沈消（藍尾本曰樊尾綠腰本名綠樊）

瓊林園賦　并序

迺翳翔鸞跨神龍（翔鸞位神龍位皆遼之大內瑤池位也）凌倒景蔽鴻濛森羅移乎地軸幻化出乎天工玉皇是導金水是通物湧太液匯芰蓉十洲繞簇方丈瀛蓬（後改瑤池位曰太液池又自芙蓉池三島北非宮之太液池三島也）瓊林璀燦玉藥巃嵸建木森烈瑞葉青葱（瑞葉瑤草朱英紫骨之名）珠枝玉果瑤花碧草珍禽奇獸奇薄珍叢良難殫記寧不可得而窮也繇聯翠苑紹映金塘樓闕差峩殿閣宮隆玉梯突兀矗似長龍蒼路蔓延積若垂虹（端明殿學士承旨第三橋名）虹橋絡漢磴道盤空下照無地勢出蒼穹謂天香之帝幕陰桂景之房櫳抗促調則秋淒播雅奏則春融滌暑無夏辟寒無冬凜祝融於冰壑晞元英於華幹儲陰蓄陽神其帝力冀主造化使天無功登明月御清風（明月海陵神龍位南二聖在翔鸞位北常居新雉所）延玉客列金童寶炬燦其星繁香霧爛其霞烘訪乘雲於姑射咨問道於蓬峒期固九鼎於靈根（魏伯陽曰九鼎謂丹砂之精）主衆妙之眞宗抱駐景之神方繼御氣之元蹤庶委質於金母而從

事於壺翁保後天之遐算延歷運之始終偷安宸極竊號天公憎自是之荒惑矜越絕乎凡庸奄萬象爲己有置六合於牢籠垂拱驕唐虞高枕傲羲農分豪華之駘蕩示湛恩之龐鴻傾海以爲酒并山以爲爨鳳吹擾龘歌鼉鼓揭華鐘白雨催花金蓮布月龍膏飛琴樂事未終玉鑾玲瓏翠蓋蔽蔭仙音雜沓紫霞淋漓臨素娥之庭院歷玉女之窗扉紅雲洞鎖長春花雨晴夫香霏香霏亭在仙景長春院內張以鈞天之廣樂燭以日月之光輝虎豹守護其天門龍蛇飛動乎旌旗迴晚廣道東顧總期庶臨芳而陋景徽俾宏模廓疑有脫字度紫宸之庭闕黃道洞達乎天街銀河旁繞乎金堤結合懽於鉤陳營長生於太微通明起乎中央纍珠延其西陲攄叢霄於凌雲表閒閻爲瑞儀案海陵初起都宮制亮仰發帝居元圃青都猶謂追脩不足廣樂燭以日月之光輝虎豹守護其天門龍蛇飛動乎旌旗迴晚廣道東顧總期庶臨芳而陋景徽俾宏模廓疑有脫字度紫宸之庭闕黃道洞達乎天街銀河旁繞乎金堤結合懽於鉤陳營長生於太微通明起乎中央纍珠延其西陲攄叢霄於凌雲表閒閻爲瑞儀案海陵初起都宮制亮仰發帝居元圃青都猶謂追脩不足

之垣屬乎碧城之基冠丹邱之巔枕絳河之湄寶蹇崖崖闉闉崔巍右環翠水左帶瑤池九龍蟠宛據中天而崛起五鳳儛蹇搏積風而忘飛十二玉樓兮駢羅三千花界兮低迷嶙峋焜煌焜煌焉信彼都會之勝概也景落天外晃銀海也聲華曠代何光大也窮奇極泰吁可駭也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締搆怨咨嗟交籍藉矣絕天流毒足失民矣雖智足拒諫辯足飾非萬姓仇汝汝將嘑依惟狂罔念人心惟危章華列而荊人解散阿房起而秦衆乖離是以聖哲克勤克儉無偏無頗惟居其實不居其華以百姓爲心以四海爲家豈縱無厭之欲實有生之用佐燕安酖毒之雄誇者哉海陵貶爲海陵郡王來金朋神空如落字凡一庭之飾多暗用金俛然後開以玉之貶以萬計化化而復毀殊極靡力困弊計不少情沈而警

人道不思忽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忘天下之歸仁由一日之克己爲釋己之所有庸輕彼之所以獨夫之號應人之貶不爲過矣

龍和宮賦 并序

龍和宮道陵李妃之正位也或曰龍和位道陵之崩也妃矯遺詔爲立東海竊市恩私龔保身於萬全卒不獲免其禍東海由窘步捷徑尋亦失馭而殉身國蠹竟嫁禍神州於陸沈固金源氏之罪人也然其庸隘不足以塞責前輩未嘗不以其罪罪妃之險詖究其顛覆之所自道陵亦不得無讓余從北闕言歸中州稅駕燕都因遊覽前朝圮宮廢苑訊諸遺老得睹龍和改址桂窟瓊林光沈燕歟但瓦礫榛蕪馳逐狐兔而已徒倚周章慨然有懷不覺形於歌詞噫詩人之興感物而作黍離之義於是乎在辭曰

抽思古之幽情索隱奧之冥藐眇妙妙凌雲兮凝絕覺天荒兮地老臨

閒閨以徙倚俯玉繩之階道（玉繩珠光樓之閣道名）望屏城之一（一本作兩）不見唯戰塵與煙草昔在天公（唐明皇自呼爲天公道陵寢事迹共作明皇）宸遊物表駕兮蒼鸞使兮青鳥相羊乎叢霄婆娑乎瓊島縱仙韶之遊韻激水雲之縈繞解語花之婉娩黃金屋之留篠傾四海之殊歡買嫣然之一笑態濃意遠瓊姿抱夢闌之心曲涼赤烏之失氣將飛燕之無悰魚何入乎深淵烏何飛乎高空冰肌綽約蕙風汕融含黎冶豔捧心爲容就處月姊之桂窟翼主星娥之旋宮（桂窟宮中國名李妃奏乞神遊宮中事廟使都北殿額特釀巫峽之雲雨嬛何闌臺之雄風（嬛宮宮中臺名）飄若神仙僑處溫柔戀居緜歷玉鸞啾啾布金蓮於寶地散瓊華於蓬邱（金蓮川即山北遊其宮瓊島即一南遊暑宮又名蓬萊島）典長春之花界顯不夜之珠樓南威西子洛妃巫娥經潮妒霧黛暨羞蛾淡隱隱之春山湛盈盈之秋波呈宛宛之舞獻玉樹之凝歌佳人傾國天子無愁（南齊後主自號無愁天子李義山亦借使陳後主詩云從臣皆牛酔天子正無愁）徵行要屈千萬纏頭（道陵常御侍清明酒每歲特設九市以要風爲務）灌池錦於雲霞貯璧月於帷幄紛中夏之豪華擅南朝之風流朝廷錄績於方策夕張燭燧於芳瀛效靈鳳以爲旌御翔龍以爲舟（方舟即泛太液池之舟）容與乎瓊田遙遊乎縣圃（瓊田縣圃亦皆行幸所）殊期與喬松永結爲眞侶佃以藥宸之丹粒（道陵沉玉帶爲燒丹院）挹以金掌之玻露保嵩呼之昊祥豈南山之足慕靈鎖忽忽其莫留神景微方之可駐喬鼎湖之龍駕振飛轡於雲路積玉體以橫陳戛玉音而號訴無靈藥之可竊託妾身於何處推天道於張弓甄四時之代序惟青春之告謝信落花之誰主羌神醉其凝愁隱取賊於妖妒（妒形於色）大業以之偷去帝乃以之震怒鑾鼎將與時遷形勝奚設險阻關山空鎖九重天府（史記燕所謂天府者也）昊天成命眷我聖祖風雲慘澹龍蛇騫鞿荅萬國混一寰宇籌西夏於拉朽奮天縱之神武殄烏月之狂瀾竟寢聲以委御爲天下之臕笑輒徇身於國蠹使寶勢之神州尋陸沈於顚仆長城萬里伯圖終古曾何足保一抔荒土惟聖哲名器之宗匠道化理國之良輔其致興替者進人係安危者非數靈遊子之寒心疚王室之多故宛赫赫之宗周蔽離離之禾黍通天臺（一作烏沙）之烏合擾狐之貔虎保中華之利器失緘扃之固護竭東海之汪洲竟寢聲以委御爲天下之臕笑輒徇身於國蠹使寶勢之神州尋陸沈於顚仆長城萬里伯圖終古曾何足保一抔荒土惟聖哲樹朝元洞戶基無完甓壩無遺堵弋林釣渚柳塘塢花流螢司夜野鼯典曙豺狼呀以雲屯梟獍紛以星布鬱叢薄以灌莽翳豫林與瑤浦喟三生之尤物忍此禹而遊處去塵外之仙藥據迷津於神澨（貞祐中人屢見李妃於天津陽非有詩東海之語）遲延凝睇含辭未吐顧景低徊玉顏增嫮擁返魂之香隊進淩波之微渡若迴雪之飄飄汎流風而輕舉弔故國之邱墟詰若人之遲莫何蓬萊之宮闕絕漢家之簫鼓（龍和在遲來宮左言）未足而沈吟遽傍徨於去住復恍惚之仙遊引迴風之神馭恨堉與殯垣鎖野煙與寒霧黯裂帛之聲消慘涴紗之入去信朽木之爲物斷不可以爲柱慨人間之何世將負心以自撫況臨風兮如失中

結轸兮延佇私自憐兮自訟知爲誰兮愁苦昔昭陽之遺事卒悉備於伶元爲有知之所配自不得而無傳撫龍和之陳迹庸初述乎玆編誠風化之所係故不得而無言險詖私謁固寵負恃窮奢極泰阽危吉士（如趙公閎閎等一時名臣凡自奉妃嬪得預賓）棄闕睢之大義廢鑫斯之微旨（遺陵）觸危機而奚暮悔不知其所止勿公其內務正其外苟譽其利莫勝其害盡以公而滅私忽區夏以博大既託寄其非人不危亡而奚待憾驪山之峰火淪灰劫於橫潰悼姑蘇之麋鹿走揚塵之滄海天下神器萬世攸賴御非其道足徼撓敗勤武元之經營佚大定之耿介（騶云彼菱之耿介）驕道陵之雄奢偃大安之庸隘周章遊目積蘇累塊凝情傾思益增感慨徹逸樂於憂勤遽顚覆於荒怠孰竦善之不昌孰恆諫之（下疑有譌脫）奪貌閒言柔詎味嚼蠟於橫陳希食畫餅爲端憂訟蕉鹿之眞夢化人□之神遊白蓮居士庸緣覺路去絕妄源六塵斯滔五濁斯鐲悠然忘情（心一作）澹然忘言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香雲布地花雨漫（一作遶）天倚淨土之香火結極樂之因緣塵塵剎剎極樂世界際天邊地之間逍遙自得違眞捨趣妄自生惑亦是一癡獨醉道者叩彼玄關了心遺境遊無功之鄉納無何之景結六氣之御遁八風之乘棄頑駭之穢德從聖明之醇政（聖明酒者頑駭）濯七情之內煎釋中腸之凝結延羲皇之至化與機猶而謝（一作社）絕門無雜賓不妄相接入室者有清風對酒者是明月或御鶴觴或進蜾蠃尼言不及道虛不及私處不知其所持行不知其所之何尤物之醇德曾無補於明時吾從衆之有道務獨醉以奚爲狎杯玩杓酌諮斟譏執謂先生假蹇拔遲凝神潛物有失推移方是一癡何其辯（魚略切）斫（齒略切）何其墨（晉眉）尿（晉凝）何其獠（口交切）怮（口家切）何其怯疑者青山背約黃髮垂期酒徒已矣吾誰與歸醒邪醉邪慧邪癡邪以是而非不可得而知也醉寐（晉薈）未乾癡慳（晉訶）相及矜其所兮蠖寃擁萬疊之雲山出紘歌樓於輕謫兮臨正已樓於高寒讀書臺之屹立兮

玩醉經之高堂狀寫寫以隆隆兮據（編一作）兩鞏之中央挹清風以元覽兮澹元心以含章（一本作抱清塵以通編兮纖雖心於文場）振塵纓以射獵兮弄神氣以應揚遒高情於沖澹兮開絃歌以宮商採歸昌之奇律兮奏和鳴之嚶嚶有客爲之鼓掌兮喘誚人之猖狂問方今之何物兮是周孔與羲黃得開口之一笑兮勝百代之流芳如先生者何爲兮設塵外而彷徨既慘澹而經營兮盡秉燭以盤遊貽傾城與傾國兮遍舞榭與歌樓過行雲於迴雪兮埽萬斛之凝愁看青霜以何許兮點華髮以成秋甚矣子之難悟兮舍吾道夫何求有琴書之眞味兮足陋志以消憂況愔然而無夢兮笑蝴蝶與莊周乘夫天地之正兮御元氣以周流誰憐子之羈世兮自絕迹於幽尋未悉陳予能事兮況凝坐已沈吟琴也者禁止邪以正人心湯鄭衛之淫哇發太古之純音元鶴爲之翔舞六馬爲之嘘天諒詔詔之流水猶（一作如）香穗縈紆儿淨（一作垈）淨窗明或煙霞閒遠月白風清但琅然一揮手亦道法乎自然或足以陶寫幽情曾不以絃歌而衒寶聲名射也者必先正其己者也或馳騁營域或容與園圃從者如雲觀者如堵決拾既備繁弱（一作鳥號）是張驚絃裂石流鍋穿楊獸不得發鳥不得翔亦丈夫一樂事樂在路絕豺狼弓矢之道意趣尤長兵機早露天道時光詩書乃經國之大業教化之成式宜乎實哲心醉經籍得教育天下之英逸藻鑑世間（一作今）之得失了萬事於一顧照千載（一作古）如一日於以定禮樂於以正人倫上以忠於人主下以化於齊民今投迹禮義之鄉徑誚仁壽之域醉之以道飽之以德此讀書者之所治非投筆者之所責嗟爾俗狀塵容曾何足與研幾探賾凝神至道味其無極執曾蔑爲以歌舞爲事客茫然神醉遽不自持忘其所以爲是失其所以爲非竟卷舌而固聲但捧手而吁歎先生怡然沐浴聖澤含情隱笑徐復顧謂客曰伊運自然之妙理與養浩然之氣惟頤神於造化徹化成於天地宇宙無窮物各有靈咸從其類固非一狀天之分與各適其宜

鶴長飛短斷續俱悲人生天地閒萬物之一名營營擾擾自以爲靈有察於未萌以己爲愚者有聞於所見以己爲明者有然其然而非其非者有然其非而非其然者有潛德自適者有賣嬌竊寵者有輸忠自許者有紛虛邪計者有任眞自得者有矯情飾行者有辭極貴之位者有爭毫忽之利者由是冥心相與推移人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與雲泥始知天之爲天物依然而不齊趣中之至趣言外之微言尤非吾子之所知也

獨醉道者賦

有物自然惠澤如春獨醉道士德其頤眞懷純抱粹齊心服形歷來樂之坦途款除憂之福庭引齊物之論注洗心之經（唐子西號酒爲洗心）洞滌嗜欲之邪穢淨盪聲塵之昏腥酣玉溜爲金液（王澄近日名酒）醞（非所釀玉所醞煬帝所釀也）營糟邱爲蓬瀛養其神於天和全其眞於聖明（鄧陽酒賦清者）鵠明渭黑（明渭黑者頑狀）言無所阿行無所傾豪無所奪雄無所爭靜不知其所待動不知其所乘隱不知其所辱顯不知其所榮純氣有所守神物有所接（神物見坡仙渴醪有妙理賦）穀烏而采乎元根烏行而拋乎浩劫漱玉露之華滋芳與澤其紛烈挹萬古之清風吞幾圀之明月（有清風對吾飲者懽當明月）聳懼不入乎胸次絲逆物之勿憎適志氣於贓放以堪與爲迫脅意毋固必行毋聲迹曾不知出榮辱之境曾不知入是非之域與物以之權移與道以之消息容與乎大庭之館優假乎建德之國樂其聖治感其醇化協氣旁流道濟天下何其風之滔和何其俗之溫雅佚忘機而棄智愚蚩聲而騰價總春風以爲御齊元氣以爲駕朝徜徉乎華胥莫追遙乎姑射驅其醉者矜其醒者一以己爲鑒天之醯雞一以己爲憩場之害馬必期道之所在烏乎往而不可通天下乎一氣無間然於物我一家執掌審乎庸陋而芥蒂窒其何長召風姨以度曲邀月姊以佐觴搖承雲之雅奏掬湛露於凝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踔之又從而歌之也歌曰至人披露天地心兮形骸放浪空古今兮威鳳傾冠聆玉音兮擁鼻長吟梁

得遊其道乃遂其生疏淪乎其慮澡雪乎其神神守其全天守其守邪氣之不能襲憂患之不能人隘靈均之凝澹懿無功之浮寂（王無功醉鄉記三閭氏之徒豈名畢行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蹈咏漁父之名歌吟頌大人之至德蹴空虛容蘇晉竟逃至於禪窟神遊八表李白豈謫除乎仙籍曷妨醉墨顚倒淋浪任聖友之眞率（愚號酒恣野人之清狂（酒名有作標仙人作野）居之勝概生長春之煙光遊赫胥氏之國與無何有之鄉王道蕩蕩聖德洋洋縱心乎浩然寄傲乎羲皇淳風導化和氣呈祥天香謳謳鳳鳴鏘鏘（天香鳳鳴皆近時名酒）伊麴生之風味殆不可以相忘融一壺之春色斟五雲之仙漿瓊蘇積其清潤金液注其澄光漲蒲桃之鴨綠漬薔薇之鵝黃捧合歡之金掌即懸玉之華堂抱玄聖之所務嗜至樂之所長召風姨以度曲邀月姊以佐觴搖承雲之雅奏掬湛露於凝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踔之又從而歌之也歌曰至人披露天地心兮形骸放浪空古今兮威鳳傾冠聆玉音兮擁鼻長吟梁

甫吟兮歌聲未竟泉涌風結白浪摧捲紫霞漿竭續稱歌曰碧雲日莫佳人信遲殊未來兮絲絲增慕咀冰嚼雪共此杯兮歌闋引觴砌然徑醉毀之不怒譽之不喜俠欲醒而復酌期必醉而方睡祈天長與地久使循環而無已

獨醉亭賦

維無懷氏之俗且有鳴夷異體而同名一味至道之腴一含至道之精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是謂一死一生而乃知交情五柳易也八仙效靈延致高陽之徒與夫大人先生濯纓濯器獻觴捧覽乞朝夕黽勉而從事計不可得灑埽其郊坰濟超然而特處主養生之園亭（唐子西號酒豪養生十）挹春江之綠漲就枕流而濯纓滌除元覽庸鏡至清尋躋壽域竟拔愁城揔自得之場儻無何之兵與導淳化之源爲軌清時之銘銘曰臨之以武略濟之以文經聖人臨其政而天下和平既勒而銘鳴夷積然道者盱衡曰伊除憂未樂而愈病醒神聖功用三閭將補不足與損有餘我知如斯人無我愚則自謂何如而清狂者乎

四癡子賦

覽江山之神秀卜嘯臺於雙溪養煙霞於朝莫牖化成神物尤物難弟難兄溥桂華之香露混丹山之鳳鳴瓊液零珠而玉音琅琅金泉漱玉而和鳴頌聲會從事於青州而問津於淄澠假道乎黃壚說鴛乎烏程將以沈酣縱適而情傳以清白（魏略以白酒爲清人）怡養而形遂右引螺杯而左引兕觥感聖澤之渥沐表天樂之榮光澤畔之行吟自非同調方外之酒徒素非同心翕二道之至趣特引聖爲證明苟賢愚是混而神心莫澄鑒知可崇君子之德而當澆小人之情哉（醉鄉日月以酒爲君子以醒爲小人）猶頌而德聖道以明任聖之和激聖之清耽道物之極研天地之精當不潛於萬物何醉醒之足攖特醒負醉適足驅矜以醒爲德以醉爲榮漫與醒而非醉妄此醉而非醒薄幽人之獨醉短高人之獨醒延譽自是之醉推忠自許之醒此之謂衒名之醉彼之謂徇名之醒醉其醒之所不醒醉其醉之所不醉醒其醉醒之所不醒醉其醉之

謂避地逋謂冥飛御白雲以棲息茹紫芝以療饑嬰以時網絡以塵
羈就稱逋客亦是一癡叶嗟勞生心痒營求陰傾之不迨（孟參政錄
（有無有之心道陵笑而不答徐曰然豈有此心但跋扈耳孟進曰趙朝
言虎賊）馬川跋扈臣焉後東海飄位孟數盧言極諫朋況賊無君之迹已著
（用是忤旨免相攝任虎賊後賊之變也東海仰天嘆曰若用孟卿沙陵道陵謂金
（有今日邪）文曰案虎賊謂金寔也）已矣乎非聖不無過過則勿憚改改過不吝是謂自愛濁流黷龍光彩
攲批逆鱗誠可駭鳳鳴朝陽反爲怪率德貴遷善思庸匪擬跼而樂
天下之心戴奈斂怨以爲德戾聖人之諄戒豈惟念之情孰足使聞
之心海閭荒涼之聲路突狐兎之馳蔓結愁陰於莽蒼積悲風於蒲
稗欻（音埃）天命之靡常忧大福之不再委窮塵之遺恨詎止歷乎萬
代彰直筆於信史以昭示於來載索微言以成章證殷鑑之斯在

獨醉園三臺賦

粵雙溪之書院實獨醉之園亭鄰九重之花界屬萬雉之金城翳慈
慈之佳氣扇濟濟之遊風隱天津於罨畫兮宛繞匝練於花叢挺虛
龍之神秀兮迴列翠之雲屏得風煙之濃淡陋意匠之丹青仙居
（亭名）秀出洞天之靈境勝概足播壽域（亭名）之芳塵延郢中之白雪（亭名）納
天外之陽春（亭名）竹窗兮松戶林檟兮莎茵駢羅兮三臺花柳兮橫陳
臨琴臺兮巃嵸陵千（一作萬）頃之煙波對射臺（上下疑有脫）得衛其所適知
有營宦事無終極擬醉之閒四擬之癡相與之
守不知之知孰知心聲可以攄懷孰知靜觸角逐罔厭胡爲乎寶地
胡爲乎蓬萊唯恬體道於擬醉如復嬰兒之未孩

雪賦

聖上御極之元年春國嘉開黌鳩合臬獍職爲亂階余澄自
朔方挺身東邁爲驚塵天闕而周流窮野僮達天閽聖上北
征還幸瓊華島之廣寒宮時余備員侍從會侍清宴雪作不
覺斐然技癢每欲攄若念爲發幽情曾不足自宣竊慕詩人
比興引紱永懷敢述是賦

有姑射之仙人爲玉華之眞君總攝輿之所統運混元於中宸宣五
穀之精華驅造化之威神望猊猊以薄天氣飄飄而凌雲光被四表則天之大罔不覆幬靈境奪晝陽烏隱輝幽寂寢照布清明和一之德遵純白無一之道風色靜昏靄以縞素爲質以豐登爲寶虛室宜其生白玉爐調於元造（符瑞圖云玉爐者瑞光也見則四時之色調如也爾雅云四時和謂之玉燭）雲將爲衛以備御風伯清塵而先導紛
花雨以汎灑振玉塵而進帚歷羣玉之靈幃擁瓊華之仙島倚天外
之清風巽江山之易老僊回中之荒寒陋齊宮之徧小駢昆閬於清
晝列蓬瀛於白曉（昆山閬苑蓬萊瀛州皆行幸所也）寒庭挺琪樹（大洞玉經曰廣寒宮中有寒庭瑤）
草承珠叢晃蕩水精都（劉向幹溝賦曰入水精之都）烜赫明光宮玉
麗引人無以希其蹤來飄然而憑虛去倏然而乘風揮斥八極神用
無方定靈居乎瓊田爲長生之福鄉受天花之仙供（仙經有玉女散天花之說）治
玉屑爲雲漿晧然寒乎天地與日月兮爭光白帝儀其羽衛玄冥慄
其威靈句芒沐其膏澤祝融儲其淳精其臨物也皓其御物也清其
利物也溥其爲物也明瀇然而不滓皎然而不濁蔽柔祇之貞潔卑
此君之腰折偉上天之飛瓊（天上飛瓊仙女詠理詞中語也）保歲寒之
之奇聲（琴曲白雪有奇聲）揚效瑞之光烈播陽春於嚴凝謳幽蘭於芳歇主
白玉之樓臺顯爛銀之宮闕散淨界之空花下郢都之
塵垢之外逍遙乎清白之業青女屏迹於環邱之庭素娥失色於金
樞之穴冰姿豔逸玉質呈露瀠然自潔旌其積素謝白雪之帝鄉瞻
飇車之容與辟驚塵之天閑竟裴回乎天路姑射仙人飄飄神舉經
其瑤域造其粉野（書堯典）風雲感會應化制變將襲三封之谷說飛遊之靡駕丹
（春正月乘雪大敗女貞於三封）重冠百王之瑞典抵太蠟（昔裘）之休祥（祭宗廟帝子辰）
山之白鳳麾玉鸞爲羽扇（隋和人卿雲爵扮故家縱千里玉鸞飛）解滬城之長圍卻玉
龍之酣戰密清滄海之飛塵彈壓禹强之健羨由廣寒清虛之府即
不夜通明之殿差瓊蕤於薄具駐倒景於清宴光宅眞居道映天下

夜光明月銷聲鍊價調兮何高和兮何寡原大塊而收乎神功命太素而秉乎元化包荒宏曠天然異稟臨照無私以爲己任御昭回之天宇逗陽春之花蔭致靈景於明庭延神光於清禁殊冀盪滌邪穢仍爲埽除氛祲計冰壺與涼簟始不妨其高枕（是日印選會集攸有神光靈景之語釋二祖慧可初名神光道書有靈景道君）

聽琵琶賦

有美一人兮秀發英華超然獨處兮高謝紛譁邀我乎仙居期我乎無何遺我以同心口我以聲婆挹之以綠蟻進之以紅螺引流風於迴雪弄卻月於凌波輕攏慢撚感怨相和曰如何明淑忘我實多激流波以漱霧結回風於陽阿縱曷雲之遊韻倚飛龍而長歌曰撫淩雲而自惜兮殊鬱伊其纖何慨良會之運莫兮悵佳人之蹉跎

大尾羊賦 并序

端卿持節使博囉回舊康居也其國多羊羊多大尾其大

不能自舉十人例以小車使引負其尾車推乃行且乞余爲賦以詠其事

賦

（文田案後文句送孟卿詩則端卿姓孟）

世有癡龍發迹康居 并渠播精惟玉效靈惟珠一角觸邪名動神都六蚕舊御聲振天衢肥遯金華與道爲徒體純不雜質眞不渝惟仁是守惟善是圖不食生物幸遠庖廚含仁懷善其德不孤義合麒麟與夫騶虞駝背上異烏尾後殊末大之名是專是沽小心惴惴中抱區區務以自保支體毛屑青蠅莫逐白鳥莫祛尾大不掉可怪也夫前偏而僂後蜷而痀牽草縈茅上曳泥婁蘇其土疽載以後車聽其自引縱其所如進不能卻退不能趨莫順而情實累而編冬委冰霜夏混蠅蚋末木之咎其至矣乎吁枝大於幹胜大於股不折不披是其證與是其鑑與

毀假山賦 并序

國東門外酒家泥爲假山窮奇極怪以盡其變都人士女蜂

偶以眞適足以賀逼眞以僞爲鬼所陋化人奇幻期復嫁禍翕然同辭騰聲附和疾甚則亂固知不可恐貪緣馴致誧脯鹿馬人爲物靈在境眞假披露精誠敢告來者與論橫議成功非毀我曰不然致遠恐泥推其誠者之謂信行而宜之之謂義義爲人之正路信爲瑞之符契舍信何守舍義何歸我知如斯人毋我譏著誠去僞是可謂有成也離實學僞非所以示民也有成爲難隳民孔易天地無窮古今同致多前聖之格言知慧出有大僞作僞心勞日拙抑先王之所棄夫其或者盆山之侈將新桓平之玉杯與夫哀章之銅匱使寂寞於陸沈更無聞於人世吾用是知所謂聖人者詎一時之利務萬世之忠而短義之氣也

永歌賦 并序

協洽之歲龍去鼎湖余之自蜀適值姦蜚蠆動蜂起越明年東歸居雙溪書院以歌詩爲事因采詩篇目凡五十題斷章

取義遂作此賦命之曰永歌謂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其詞曰

彼何人斯而比列星兮表武丁以進賢之爲心況蜉蝣出以陰兮蟄而俟秋吟懿文王之明德兮命靡常撫小成而遂大路兮獵非熊於渭陽有容炭其冠而長其佩兮起高臥之東山嘗烈文物於仁壽之域兮釋民勞乎又安齊國壽於南山兮延生民於羲皇播凱風爲頌聲兮化湛靈爲椒漿罔予小子寧知行路之難兮猗嗟國步之多艱晏昏侵之交僻兮由巧言而興端甘采薇而伏清白分孰與還乎故鄉步徙倚於噫嘻兮擬滄谷風而高翔歷吉日之良辰兮忽乎我其將行心既醉而莫持兮愧北山之英靈希依東方之日之休光兮欵東方之未明欵音埃 襲雞鳴之出關兮思慨慨以潛征野有曼草而閟其無人兮心瘁四牡之倭遲伏衡門之投迹兮乃載騙而載馳風雨淒其瀟瀟兮蒹葭蒼蒼仰鴻雁遠寒而迅征兮

何草不黃落而休芳日月汨其不淹兮流白駒之過隙惟北風之奮振兮戾青蠅於榛棘系曰終期王風化而條六合殊思文德以經國信南山而大有佳處惟清時不可以躁得

元耶律鑄撰

樂府

凱歌樂詞九首 并序

列聖尤宋食言棄好皇帝命將出師問罪奏捷獻凱乃作南征捷等曲云

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宋主聞信使苟夢玉已通好乞和解太祖皇帝許之敕宣差嗚哈羅等詔諭宋帝參玉還奉帝旨遣信使錞布只哈等使宋冬我太宗皇帝繼統之初丁酉歲宋帝又遣使奉表稱臣且貢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匹自是矣歲貢不絕其後宋帝以嗣位之慶遣使來賀又以太后之喪遣使來弔其文曰云云通好之初誓書有曰宋國主臣某謹奉書大金皇帝闕下今人殺之容之諸王大臣曰彼自攻城食言棄好由是殺我使臣今日之事曲直有歸可下分諸軍攻之闕棄好一北宋間代宣撫所制四川所屬蜀桂如舊略有增減於定元年戊子以時相賈似道合兵為辭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一都幹玉苟夢玉

顏入臨安祿國公北行十四年八月諸王昌里吉玛北平王於海都海都不納東道諸王亦孛從羅帥西道諸王至和林城北詔右丞相伯顏帥軍往禦之

奇兵

一旅奇兵出禁宸略時彈壓定鼙鏖遺條萬里無遺寇信道天家又得人

沙幕

金節煌煌下玉京魚麗三十六屯兵一軍電激穿沙幕萬燧雲繁戰野營

時大將北討偏師雲燉敵於大漠

梟將

張良傳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漢高紀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梟健也張勇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愚以爲六博得梟者勝故以梟將命篇

梟騎雲騰自北征領軍梟將最馳聲橫穿外壁風前陳直擣中堅月

下營

翁科

蜂屯蠭簇亂山窩蝟動鴉居亂草坡害體露形千萬指懇祈天語許降和

皇舍

文田案後文皇舍二字押七虞韻則舍即舍山之舍字也和林西南爲各扳王往來熟徑者莫甚於斡端故以斡端求之知皇舍即斡端也以後文皇舍二字押七虞韻放之則讀作舍山之舍即舍字之古文也然雙溪原文是否即此二字今大典散失無別本可考以元史放之大典與海都諸王所攻戰諸地名求之是元史之斡端耳與皇舍爲雙聲轉斡端二字係雙聲以元史舍闊台之當即斡皇惟西北地增錄又作忽察即今和闐也今案皇舍二字地名雙溪集脫大典本外人間又本紀列傳然無皇舍二字是否雙溪原文抑或經節臣宜改無可改也今案皇舍二字係雙聲以元史舍闊台之當即斡皇惟西北地增錄又作忽察即今和闐也

睥敵休矜戰騎多紛羅區落遍山坡那知未鼓投戈地待閱前徒競倒戈

我軍與敵陳於皇舍未鼓敵之名注曰不敢當敵攻戰爲睥敵也皇舍地名在和林西南文田案後文三書云遹多之西南有什五六馮拏毗條將軍山在林西南文田案後文三書云遹多西南皇舍又在遹多西南

降王

控黃龍戍爭雄地登白龍堆將戰場奇正相生神算在冀除勍敵獻降王

科闌結

初若疾雷威似虎復如脫兔速於神想當持節爲飛將祇是今如著翅人

我軍輕騎取敵帥於科闌結蓋河南地也徒駭國號爲著翅人文田案今俄國帥遂海西北人悍其勁弓趫捷號爲著翅人

布地名格烈吉疑即科闌結元史曷思麥里傳玉谷兒只部及阿速部此科闌結疑即科闌谷兒只經節臣改定作此三字耳

露布

露布突馳爭逐日電鞭攙遞瞬追風只自向時龍尾道羣來雲集萬

寧宮

燭龍

文田案唐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本庭州貞觀十四年置大都護府有瀚海軍本燭龍軍長安二年爲北庭大都護府有瀚海軍長安二年置三年更名

華嵩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鉢羅突騎施阿史那賀魯部落

封略誰容限燭龍終將天地人牢籠雲興颺起威名將也好先收弟一功

燭龍出奔西北大荒燭龍軍之邊地也

凱樂歌詞曲　并序

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凱歌以示喜也翟豹古今注引周禮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與其所引不同周禮無凱樂凱歌之別然則豹之辨君臣尊卑之說於理爲得不無所據郭茂倩編次樂府詩集有晉凱歌二首隋凱樂歌辭三首唐凱樂歌辭四首凱歌六首詠其君臣殊勳異績肇上恭行天討北服不庭今將問罪南畢江表國家盛事不可不述擬庶凱歌體敢作凱樂凱歌云

征不庭　大漠北征也

天下英雄入彀中得無威震折遐衝會須六幕氛霾了化日常明照

九重

取和林之宮城也 取和林之（按復卓居也文出案元張德輝邊堠紀行和林城西又有契丹小故城此當即注中所謂忽伽可汗

龍飛天府玉灤存德水清流復舊痕

原曷乾甃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清之徵也德水坤甃圜也紀人受命瑞必先見河河清水清也德水見史記唐凱樂歌詞千年水德清

自非電斷光前烈誰得重寄雨露恩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略中原太祖東北七十里有忠伽可汗宮城遺址歐史特勤碑案耶城史實歐陽公之子弟謂金吾將軍張也名陽可汗之弟也名逸都官郎中呂向之子弟謂之特勤開元十九年闕特勤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之子弟謂之特勤開元十九年闕特勤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

和林城志伽可汗之敬朝也歲乙未聖

偏降附優詔存恤降附也

一新汙俗浴恩波天地閎人感慨多我澤如春民似草聖元天子佈陽和

翻聖書使北甲祭幷爲立碑北面及碑文特勤書是盤勤之勤字厚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衙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通俗狐呼其可汗之弟爲特勤云特勤忠伽可汗之合弟也可汗之弟爲特勤

著國華西北諸王稱藩稱有平南之捷也

四海承風著國華更無龍虎龍虎二陳名也縕紛拏際天所覆人閒地今日都須是一家

後凱歌詞九首召陳諸軍有事於朔方也

戰虜胸文田案漢書匈奴傳徐自爲築五原千里千處胸爲塞元史太祖紀十一年還處胸河行宮

神策霆聲振九區縱兵雷合戰虜胸競將蔽野衝雲陳只片時閒埽地無

區脫文田案雙溪所稱區脫今官書所稱鄂托是其對音

雲屯區脫會天兵雲動龍趨從北平馳驅日逐飛龍陳夜薄花門偃月營國朝以出征遊獵帳幕之無幡識者皆謂之區脫凡軍一車一車相聚地各居其中閒之區脫史記匈奴傳所載區脫即此史記山戎傳匈奴東胡列其北邊以爲蕃蔽東胡彊而破滅之與匈奴間中有空地各居其邊爲閑田漢書匈奴傳東胡王與冒頓閒千餘里中爲閑田是也有謂拜爲骨都侯者謂之骨都侯猶漢言將軍也骨都侯即匈奴官名也

金蓮川上水雲閒營衛清沈探騎開鎖西虎旅臨青海追北龍驤遍黑山子史所載黑山不一北中黑山又多皆非子史中所見者

金城秦漢書燕然銘涉高闕下雞鹿塞北絕大漢跨安侯河西走廊以通西域也李奇曰北人邊境羅落守衛官也師古曰邊境以爲蕃蔽之室若今之伏谷舍也故備邊之以各居其邊及備漢捕生口之設明之是遷徙者之營耳

西北地也

析木臺元年七月阿里不哥自立於和林二年十一月大兵與阿里不哥遇於昔木土之地至元元年七月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云云傳有作昔木禿哥失木土者皆與此集析木臺一地也

金蓮川川東名金蓮川世宗曰蓮者連也取金枝玉葉相連之義

金城秦漢書燕然銘涉高闕下雞鹿塞北絕大漢跨安侯河西走廊以通西域也李奇曰北人邊境羅落守衛官也師古曰邊境以爲蕃蔽之室若今之伏谷舍也故備邊之以各居其邊及備漢捕生口之設明之是遷徙者之營耳

西北地也

翠華一動下龍庭生意還從一氣生樂國得非爲壽域聖人須自有

下龍庭龍庭是時王罕乃蠻俱滅故可寒和林西北也夏避暑在太陽罕故在太宮

咄特勒助討賊又有葛薛特勒胡特勒屋爍特勒忽斯特勒那顏爍又有特勒毒斯打見回鶻傳中

蟻擾蜂喧笑騎過鼓俊爭自落長河人人關說空鞍馬不似今番數最多

高闕

駢馳追銳翼擺鋒泉獵窠巢一夜空光射鐵衣寒透徹冷風如箭月如弓

山下平高闕南將六將軍軍出朔方高闕漢書衛青李息出雲中平高闕後漢書祭形出高闕北到受降城八十里即其地也通典高闕在朔方高闕縣西北狐奴山上有石三千餘里追錢擇皆軍名也文苑英華新城漢高

戰焉支

羽檄交馳召虎賁期門受戰已黃昏信剪鵾鵾覩知有處山川爭霎蕩乾坤

涿邪山

鼓譟灌山撼涿邪飛龍隊昔修翼掩螣蛇露營龍線神鋒弩雲陳猶轟轟

辭憲車

我軍敗敵於涿邪余嘗有處月之敗敵於涿邪鉢城唐碑文也未曉處月之爲言南鄰云南鄰其略於此云云有處月說梓

因爲之說云云處月之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後溪谷祭形傳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寘慮傳路諸軍會涿邪山皋林溫禺得

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寘慮傳後溪谷祭形傳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寘慮傳路諸軍會涿邪山皋林溫禺得

小山妄言以爲涿邪山即涿邪山後溪谷祭形傳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寘慮傳路諸軍會涿邪山皋林溫禺得

精王於涿邪山閒漠兵來悉度漠去班固燕然山銘經磧鹵絕大漠踰涿邪山者其在涿邪山北也涿邪復聲轉爲朱邪又聲轉爲

處月朱邪爲姓者沙陀部所祈也北宗紀其先本號朱邪後自號沙陀而以

牧而遞養之長成姓衆云人其言得大遂以諸邪爲姓朱邪者也華

此說可笑朱邪即涿邪也諸邪二字俱是蕃言遷荒殊俗隔絕中華

爲知蕃言以爲族望處月部居金娑山之陽浦類海之東曾沙漠磧

鹵地也西漢書注薛瓚曰月氏居祁連山北即今蕃及猶呼沙漠硝

爲沙陀突厥諸部遺俗至今亦呼其磧鹵爲朱邪其地亦以儲入爲

父也諸部初曰涿邪後聲轉爲朱邪又聲轉爲處月今又語訛聲轉

而又爲川關如竹音婦初曰身毒後轉爲捐毒又轉爲天篤篤音訛

竺初曰天竺後轉爲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訛鐵勒步揭訛爲鞮曷悉

從其狀譯及所書之人鞮曷悉重輕爲吐薛若此之類不可勝記是

能同況中國事記外國語元無本字且取聲音之近似不可取其訓

故訓釋所言之理音者通其指義者攷其所記之語既無本字豈有

紹之衆號曰鞮曷車體姓陳名見後魏書攷袁紹爲袁石車亦陳名

金滿城

元取北庭都護府府境都鄙有城曰金滿城後漢書云金滿城此其西域之門戶也

寄重旌分閫外憂順時驅卒萬貔貅迴臨金滿城邊日危奪蒲昌海氣秋

金水道

旁張虎翼撽風陳直突龍城襲雪山連夜可道金水道防秋豈在玉門關

京華

橫車組練似春花來自天涯與海涯說道掃除氛祓了凱還歌奏到京華

德勝樂二首

捍讓驕龍歷謳歌適鳳符鑒空十萬里攘地幾千都神斷光宏業天威震八區控弦三百萬自號感恩都

騎吹曲辭九首

金奏

大夏王庭前納款大秦歸義繼來降舞蠻歌鳳音相和未許天山數帝江

大夏國大秦國皆見漢海王庭歸義州見唐書觀察使州府

玉音

燕巢飛幕負恩私遠近嚴然共一辭烈聖玉音明在耳敢忘龍道請降時

白霞

文田案白溝原文當即別失即西北地名白霞里也蒙古語以八里爲城故可割二字別失改定又曰八剌合孫此以別失二字爲地名故可稱白霞

犬牙

白溝在和林西

眩靄

文田案唐元宗謚特勒碑北眩瓦之殺西降處月之交

毳幕雲羅寒露野羽旄星屬眩靄鄉悔將覘望風塵眼不爲長觀日

月光

塞門

遲騎紛紛與寇軍遞相窺隙伺殘昏憶曾延敵臨高闕示斂疑兵突

塞門

受降山

望風降附新爲地披露精誠示所天若非上將龍旂下會是中軍虎

帳前 自高岡之捷衆稍稍來附我軍遂屯古受降城山下其士俗仁愿所業三受降城之中受降城也因以受降名其山即述其事云

鳳林關

祇須盡敵巡烏水未可移屯過鳳林切索更虞蜂蠆毒恐還爭縱虎

狼心

司約

留犂可要教撓酒徑路何爲更契金事豈出人明算外慕容虛美漫

薰心 北中諸國風俗大凡盟約必以金屑和飲其所從來遠矣漢中于徑路契金留犂撓酒酈邵曰徑路北人貪刀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撓飲之顏師古曰契刻撓也撓呼高反也

軍容

雖許王侯復正封養威尤可耀軍容漁陽馬厭銀山草雞鹿屯營鐵

嵯峨 銀山在北祁連府境土人謂之若逢斜銀山外有大磧曰銀山磧陰陽俗所謂鐵堰者在金山下 文田案唐地理志西州交河郡有銀山磧元史西北地增錄有也速失即此若逢斜三字之譌傳寫志西州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

後騎吹曲詞九首

吉語

交鋒接矢無盧月按甲休兵定幾時計日必須聞吉語敢先期獻凱

歌辭

金山 文田案唐書突厥列傳突厥阿史那氏董古匈奴北都也居金山之陽其地三種突厥最強阿史那氏最貴又東鼻飛

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居金山之北三種中絕惟一面可容車騎據土爽博即據之拜延陀將教之率所部遁去頡利之

又回鶻則傳骨力裴羅立尽地愈廣極室西金山南接大漠愈得古匈奴地唐志西州交河郡貞觀十四

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日金山都督府

黃花堆上冷雲開獵騎雷奔去又還說敵紛爭自相潰迴戈霆鬪遍

金山 文田案唐書薛延陀傳顏利可汗之滅突厥別部處月處蜜維居貞觀七年始突厥也始畢可汗之滅突厥部稍東遷近頡利之衰遂侵薛延陀將教之率所部遁去頡利

亀茲又爲邏祿傳爲邏祿本突厥語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俱倫泊振水包多相鄰

天山 文田案唐志西州交河郡有天山南有平安昌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

曜我皇威下帝臺羆旂直儁北庭開定應六出奇寒雪澀海陰風結

陳來

虎月 文田案唐書沙陀傳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也始畢可汗之滅突厥部稍東遷近頡利之衰遂侵薛延陀將教之率所部遁去頡利

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維居貞觀七年始突厥也始畢可汗之滅突厥部稍東遷近頡利之衰遂侵薛延陀將教之率所部遁去頡利

太宗立利鄰啜可行而族人步真謀并其弟彌射彌射

犂處月等啜人朝西突厥漸強內相攻其大酋乙毗射匱陸

可汗處廷徙烏山之西號北庭而處月居金娑山之陽浦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突厥

云咄陸延伊州引二部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初

拔處月俟斤之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鼻祖

陳兵闕里黃蘆淀轉戰斜車 尺遽切 白草嶋飛騎星馳穿處月追亡逐

北入沙陀 我軍敗敵右部於處月磧名即處月南大漠又去斜車西

斜車山名在闕里南

獨樂河 文田案唐書突厥傳獻毀討九姓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故野古大敗 又回鶻列傳同紇

貝胄星離爭射日蜂旗雲合迴生風雷馳霆擊相紛薄獨樂河邊水

草中 唐史獨樂河又曰回鶻河

不周

熊羆此去從天定梟獍當來自不周清一八紘天意在已教克復了

殊庭

運泌

神州

運掃

長驅席捲盡連舊震撼點雷撼北溟虎豹騎從雲騎隊幾臨西極到

勝晨金字昆崙頡勒石銀書邏逻銘且述要知方略在聖人不戰屈人兵

柔服

柔服昌強總四溟神開寶曆昆兒時清夜陪鴛閣平望蹈詠清風播頌聲（後漢書鄧禹傳太平之術風）

古戰城南

結陳背南河指顧望城北冠軍申號令謂彼是勁敵今朝一戰在有國與無國但得社稷存此命不足惜風雲爲動色士卒爲感激奇正運雷合橫衝看虛擊雌雄勢未決忽忽日將匿以劍指虜和揮戈呼上聲天日天地有情時敢乞饒一擲貔虎張空拳搏戰到昏黑忽焉如海泄聲震裂區域對面不見人何許不追襲平明案戰所淵窒蓋平磧舉賀雪前恥有力於王室拜詔未央宮哀懇辭封邑五湖舊煙景遲迴先師有遺蹟

戰城南

自來古戰場多在長城南少在長城北茫茫白骨何如何直捨黃龍磧或云自從漢武開西域耗折十萬衆博得善馬數十匹胥軍勢務靡擊往來誰洗兵赤河水猶赤終棄輪臺地其地於中國失之且何損得之本無益歷計其所得皆不償所失雖下哀痛詔追悔將何及此是萬萬古華夏覆車轍底事貪緣其軌迄季唐競喜邊功好天矜英哲明皇不慮漁陽厄萬里孤軍征碎葉（通鑑天寶十年安祿山發兵三萬人討吐蕃石堡城敗於恒謝斯城敗於磧）婁輪曾不返得無五情熱暴殄生靈塗草莽忍徇虛名爲盛烈君不見世間人心固結是謂帝王眞統業君不聞西海內有美談至元天子平江南何曾漂杵與溺驂聖人有金城貴謀賤戰不戰屈人兵（白骨句在唐燭龍軍地有西憎智桑者誠通漢字云古老相傳白骨句從漢時有此名　文田案唐書地理志北庭都護府有濛池都護府有海軍本烟能軍長安二年置三年更名云案唐許大都護府有濛池都護府有海軍本烟能軍長安二年置三年更名云案唐許無白骨句之說誰爲遷疑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振水云云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本見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在北庭西北居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白骨句之名攷白骨與僕固振水云云僕僕固與白骨同書是骨桑所云古老相傳此名所臨國西遊記此白骨句大沙分流也然不書云漢時事

結襪子二首　并序

帝王世紀曰文王伐崇侯虎至五鳳墟襪係解顧左右無可使者乃俯而結之武王至商郊牧野誓衆左仗黃鉞右秉白旄王襪解莫肯與王結王乃釋旄鉞俯而結之漢書平生襪解張釋之跪而結之唐李白結襪子詞大抵言感恩之重而以命相許也郭茂倩編次樂府詩集所序如此燕南北土吳家豪筑中置銘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太白結襪子辭也可謂絕唱然則高漸離專諸之任君子不取詳味題意紬繹史氏感恩許命則太公其人也太公八十（孔叢子太公八十而遇文王諸書所載皆不同）而遇文王武王三年（史記作十一年）牧野之戰太公年近九十時諸侯兵會者軍四千乘紂之兵七十萬太公與百夫致師驅之紂衆崩呼走其感恩許命之效也故作前結襪子壬子歲夏聖上在潛僕受再生之恩自上即位西北諸藩弄兵不已因作後結襪子以寫思賢非致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姪而已

前結襪子

五鳳聲騰白日光牧野旌旗慘無色精誠（一作風雲）感激致師人叱咤雷霆天宮

後結襪子

未應一吐（一作只）明月珠便欲延光萬千（一作千萬）載諸呑梁猶前鯨鯢直蹴崑崙過西海

前突厥三章

驍騎生馬射雕兒恰似征西小月氏笑說漢家將野戰得非是我受降時

賜門開北分降地馬邑山南已弭（一作戢）旗盡道漢家無顧惜錦帆終

不有迴期（文田案唐書突厥傳武德四年頡利寇鄜州之明年頡利率十五萬騎寇鄜門秦王出浙州擊之引出敵明年頡利破代地一屯滻北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

後突厥三臺

陳雲寒胏渭橋低四野驚塵殷鼓鼙約定引還雲騎去一時爭贖北風嘶（突厥凡征戰惡馬嘶馬嘶以爲將敗之徵）

貔虎揚威指顧閒先聲已碎玉門關向來香史情何在已說元戎逼鐵山

婆羅門六首

有索賦婆羅門辭者時西北諸王弄邊余方閱西域傳因爲賦此廻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唐婆羅門西調曲也樂苑曰婆羅門商調曲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進會要曰天寶十三載改婆羅門爲寬袞羽衣）

熱海氣蒸爲喜雨凍城寒結就愁陰中心共欲期眞宰教使人知造物心（安西都護境內有熱海去熱海四十里有凍城唐新史同出案唐書地理志安西西出板城碉五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燕海又四十里至凍城）

雪海迆延窮地界雪山迢遞際天涯但爲日月光臨處終不曾偏照一家（雪海在安西都護境唐新史同案唐書地理志安西北渡乏歸磧五十里度雪山在其東鄰文田）

青嶺瓦如積碧落赤河長以浸紅霞是天柱折天傾處龍戰重淵尙攫拿（安西都護境內有青嶺赤河唐新史同志安西王鎮碎葉城渡赤河赤河來自疏勒西葱嶺文田案唐書地理流又云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青嶺不忍嶺大百里平愁嶺守捉青山守捉）

黃草泊圍青草甸白楊河繞綠楊堤依然名是參天道誰使唯聞戰馬嘶（北庭都護境有白楊河及黃草泊唐新史同國朝所設歸併東西兩位漥記黃草泊白楊河皆正歸路也文田案唐青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下注云又渡白楊河七十里有清鎮軍城又注云經黃草泊大漠小磧渡石漆河踰車嶺至弓月城）

弓月山風長似箭燭龍軍火亂如星祇除盡挽天河水可洗兵塵戰地腥（北庭都護府有瀚海軍本燭龍軍也府境有弓月城弓月山是弓月道出兵路也唐梁建方西討弓月道總管文田案唐

名曰希有一翼左覆東王公一翼右覆西王母得人備羽駕故能出入遊造化逍遙巡宇宙感麟鳳在郊藪至道之國常爲稱首驟來轍敢戀月明表其老羞知去就擁仙仗攜仙友羨拜聖君奉神祝鳳簫在前溢豉在後玉笙在左錦瑟在右作天樂獻天授（天授名）若鸞自歌鳳自舞焚返魂香頂玉斗健舞起自補天年浩歌發自談天口仍倚鳳臺曲鳳凰和九奏南極老人稱傷北斗挹酌天酒願與九州四海同上千萬歲壽（右今樂錄上雲樂有鳳凰曲又有鳳臺曲和云黃帝時西王母來獻白環玉玦其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高路悠悠遠阻且勞我心世間火山軍在西州交河郡夏經無雨其熱甚於炎方唐舊史北庭都護府白永徽至天寶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天山一名白山以其四時冰雪不消因以名之唐新史北庭都護府境內有黑水及黑水守捉文田案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有天山軍開元二年置白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百二十里至天山）

門有車馬客

烏鵲繞屋鳴有客停征騑問客何自來君家寄家書攝衣起迎客開書多苦辭蕙花不長好玉顏亦易衰水行有卻流人行無反期置書拜謝客豈不心懷歸事君有明義不得顧所私作書附客返路遠幸勿遣上言重自愛下言長相思相思勿相忘自古多別離

夜起來

是處聲歌席一一凝塵埃羞掩合歡帳獨燭夜明苦徒倚立中庭候蟲一何哀滿天秋色裏飛鴈過黃金臺所願隨清風明月入君懷中心有勞結期以向時開積想就珍簟遠出繞蘭堦美人來幾時知人起

夜來

採荷調 并序

汎舟方湖見其花艦布簟露珠淩亂有歌蔡商剛翡翠盤高走夜光詠蓮樂府催酒遂以荷杯相屬偶憶江從簡採荷調擬賦此樂府廣題曰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爲採荷調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以刺何敬容敬容時爲宰相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

荷盤承露珠何時成夜光荷蓋承日華何地得清涼雖曰是荷衣且難作兜裘雖曰是荷杯長難酌酒漿欲以荷作鈿不可飾時妝欲以荷有錢不可博明璫擬荷如寶鏡不能照膽知肝腸擬荷如紈扇不能鮮潔如雪霜其蒸有輕絲難織錦流黃其氣有微馨難剸水沈香有名無實不足取似是而非良可傷流螢將擬流火烏亦與姬發呈休祥

大道曲

春風吹綵陌花滿帝鄉樹綠柳裊芳煙細雨黃金縷分明須盡是引湯人心處車馬往來塵儘結成紅霧樓上琵琶聲倚歌臨大路鄭重且一作只休教放得春迴去

玉華鹽三首 并序

樂府雜記載隋薛道衡昔昔鹽一首又曰析析鹽唐趙嘏廣昔昔鹽爲二十章樂鹽以爲羽調曲樂府詩集又有無名氏

昔昔鹽一首朝野僉載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容齋載又迴西王母屢會瑤池宴仙佛王母瑤池宴宴蟠桃也前後三千年蟠桃開一遍爲我問羣仙幾見春風面

眞遊挾飛仙

勤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也因獨醉園對雪作玉華鹽三曲云

玉華仙詠玉華鹽愛玉華鹽分外甜但是黎花春在處不消重設卻寒簾黎花春見吉甫詩及梭沽此酒樂天詩青旋沽酒趁黎花時俗號爲黎花春吉甫時中所載亦樂天所詠黎花春也玉妃隱映水晶簾相與天花舞謫篴玉潔冰清誠可愛不應仍更有人嫌錦川集鄂詩白帝盛稠從以萬玉妃

瑞雪香融注玉蟾羨誰家醉捲珠簾風流柳絮因風起只謝娘宜唱是鹽自晉有雪香酒玉蟾盞名見逸居記

沐浴子

澄纓與濯足應欲任其眞沐芳及浴蘭應務潔其身難洗耳中事易洗心上塵世間原有耳常是洗心人一作紙書牘洗耳不似洗心人

築城曲

一行杵後一行錐只是嫌虛恨役遲誰謂築城堅不得堅城豈在隱去聲金椎

五言古詩

古意

黃鵠一作鴻巢高林龜鼈穴深淵且各獨抽宿人獨胡不然釋耕於隴上妻子耘其前人笑苦猷胸何以遺子孫聊以一二答不可求備論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以安春風吹布袖雲滿鹿門山

遊僊

絳節擁紅雲鳳吹隨慧扇遊歷萬華宮轉宴諸仙殿金母願接懽玉眞求識面爲我問謝一作時人誰曾是媒援高蹈步天衢眞遊不知倦

貞遊挾飛仙懸居何縹緲琪樹不知秋玉庭長似曉碧落無纖翳天衢淨如埽底許吟貞聲仙韶動雲表容與太素域時復隨青鳥朝遊閬風苑夕宴蓬萊島昌城玉蘂花昆墟玉紅草可醉亦可玩堪期後天老

問貞宰

九色夜明珠豈不有光彩終惜暗投人含情欲誰待不惜卼瑚鞭爲君策駑駘此意竟何如將可問貞宰

小垂虹

虹光迴曲遶似令殊有待延留五色節俄軫九華蓋泰山是邱垤黃虹細如帶且昔欲誰知遊心在天外

村行一篇未弟時在大坂作

青山護村落暗水通溝渠任行禾黍閒漫漫迷所之里社壓新醪擊鮮賽叢祠田父相勞苦雨暘無失時龍骨掛屋敖秋熟可豫期行行

度崗澗泉石多幽奇微風發清籟好鳥吟高枝此中有佳趣豈無幽人知去住兩不可空吟招隱詩

隨堤田家行

日月會龍豵三農能事休犁杖倚空室霜林臥羸牛十二三年閒不如今歲秋田翁復何事終不信眉頭云以縣官令稅租俱見收赤窮固有命白著非自由又云有飛詔少壯不一留半鑿通濟渠半構迷藏樓言罷長歎息涕交橫流出門竟無語回首漫夷猶

送胡壽卿南歸

雲山千萬里馳驛來帝闕君自到和林寓居四踰月客中太寂寞蘧廬事孤潔歸衣歸故里薄官試鹽鐵匹馬送君歸關山正黃葉征鴻聲淒淒悲笳鳴咽咽回首南州道行人愁欲絕龍庭八月初西風吹寒雪之子到甘棠黃菊重陽節信筆作此詩贈子以爲別

送潤甫行 得水字

分於一器安得使薰蕕各生於一地我志誠如斯未審化工意

眞金不死鄉

眞金不死鄉眞境延閒燕燦燦瓊瑤樹朝映朝元殿靈景一何淸寂
然聞鳳喈但見玉階前遊蜂弄花片

對月吟擬諸公體

獵人設網羅不掛月中兔豈無烹兎意難求登月路月殿兎長生人
間幾今古抱杵景徘徊天狼空自苦樵者勞斧斤不斫月中桂豈無
薪桂思難籌攀月計月殿桂長榮人間幾興廢倚鏡影婆娑天風搖
不碎恒影聽人歌揚輝伴人舞何事在華筵分明作賓主蹤迹各無
聊乾坤兩栖旅舉酒壽姮娥向人終不語

七言古詩

讀新樂府

兎裘羽衣曲玉樹後庭花不知相與迷春夢綿歷人間幾興家

苦旱歎

六月亢旱田苗枯自嗟自歎耕田夫差官思尺征秋稅今歲田家一
粒無飢民日日望霖雨雨意欲成雲散去天公胡不用老龍年年祇
被蛟螭誤

觀友人所藏佛牙

竺朝大夫哀鞏靈出自大教拔幽沈漢明夢兆頗神異具書梵釋來
千岑翕然風聲華夏寶方精像輝雲林傳聞遺骨未灰朽流散諸
國磨古今堪來偶得見一齒照座燦烟如瓊琳當時左右廣長舌咀
嚼風雷興潮音煙如珠珞吐光怪洗我囈劫塵埃襟目瞻頂禮固其
事豈必窣堵埋千尋憑君韞匱善持護爲絕陰怪窺窬心

漆城謠

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上一朝變起肇夷宮不及思旃曾技懷

遼寶錄 四十 編

脩征蜀道錄每以二鼓爲期方息中夜聞笛既覺想實錄事
迹亦如夢寐愴然以爲懷述此寫之

承天聖祖開天業四海爲家盡臣妾規模宏遠古無比（太祖討諸部東海西海白古未有如此規模之宏遠也）統緒艾惟亟萬葉場來海水不揚波向見靈河已淸澈（金大安元年河淸上下數百里次年庚申黃河易乾隆度日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淸河淸）

（詩之經太祖皇帝受命之符也）除天所覆樂心戴愈見人情皆感切折衝猛銳盡陳力骨鯁貞良咸就列恭行天罰攘搶著就鯨鯢殊覇截列聖未出無名師歷世彌光先聖烈推亡固存非一國迷不知時非俊傑世許青野食前言（辛巳年宋主寧宗遣國信使苟夢玉帝許之數宣差鳴哈礙丹逗留俱國幸卿冬太祖皇帝南征女眞遣信使蘇巴爾矛等使宋商野原宗鴻州統制張宣誘蘇巴爾罕殺之執其伐宋之檄也使朱有文回案蘇巴爾罕元史作阿不干原文功當如此蓋元史所據元實錄即雙溪所撰必無異文也此館臣改本又案太祖朋於丁亥年辛卯即太宗在位數年矣祖字當作宗）不若犬倫及鼠竊諫天復敢拘行人（按戊戌年七月嗹喇什等入覲戊戌年宋寧宗拘留不遣）安專狙詐誇明哲國猶攝生貴處順水背流時源易蜗即今日削蘄疆場其勢得無憂迫脅若然仍不畏天威曷異螳螂怒當轍未知其可將蠻觸相與區區較優劣武王問罪揮天戈徽發諸軍自淄碣翠華決紛馳傳檄啓途使英湯輔之混虎節懸指萬仞入雲端前馬不行應氣攝虹梁縹緲忽屏得（賴利州玉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七千一百零三十四高興動人殊可悅若非由蜀道登天豈與飛仙得相接（飛仙閣在佐卿化鶴墜泊之地故名飛仙上有閣道百餘閒鄧入蜀路）

遞下五雲來輒報錦城氛祓禊方入蜀便告之捷）屆蹕雖貔貅三十萬爭欲先驅埽妖孽搏熊攫豹捷飛猱（諸軍緣蜀道搏熊攫豹之狀）赴險蹈盧矜膽千堆萬壘殷晴雷捲起千堆萬堆雪飛閣尤非地上行劍門呼似天中裂（劍州劍門縣在北東五十里鄰元水經注曰大劍戍至小劍戍三十里飛閣相通謂之閣道）大壁立千尋冷翠屏碧霞城擁淸都閶闔振衣直上玉女臺下覩煙塵望吳越五丁碎徒青羝山萬族蠢蠢（一作蠢）亂堆砢金城雖包裹全蜀勝負莫非由勇怯孰云無所騁驍騎閉口勢何勞捕舌（時得宋鄂丸牛驗騎萬皁安所用之）天裒應未誘蛮前堪嘆蒙與天絕（劍門若竹關若竹關殺之不降遂殺之）寧知皇化如時雨欲濟迷津作舟楫會聞遂圖朝眞仙（遂昌等州皆納土降管食臺縻盡迎謁紛紛諸

將無虛日爭奏歸明爭獻捷旌門敕榻受降旌（時旌門外敕榻受降旌凡降者於其下待詔候）異致窮民遂安帖莫如天欲降何如英斌一日爲廬設無雷東陘孤山峰（即禁東山無道頂地）鷙風西捲旂杆折（御轡西軍旗折旂杆）龍橋忽焉悉中圮（攻約魚山上下浮橋逃中圮）夔鼓鼕然尋亦歇（大約戰最初聞數十里之外後雖三數不聞）忍令飛駕鼎湖龍持拔龍髯墮塵劫（列仙傳丁約曰龍之劫）笛聲喚得夢回來梅梢猶印西窗月

密谷行

金祟慶賜添壽榮祿領虢果駐京畿爲聲援聞聖朝太祖皇帝開守西京（文田案元史太祖本紀七年春帝破昌桓撫等州秋閏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東海遂命添壽將諸路兵八十餘萬號稱百萬援之仍賜手詔曰今悉國力當清北方次密谷口時太祖皇帝親率大軍先以前騎三千嘗之大軍繼至未鼓敵潰全軍覆沒

命虢銳爲聲援選步騎發畿甸號稱一百萬一一皆精鍊旌旗虹亂渡桑乾絙野如花陳組練移圃布陳密谷口吞敵出奇將伺便前拒避實勇中堅已受戰天兵震天威不異弄雷電先驅遊擊隊勢若風雲變（兵有風陣云陣鵬翼橫秋空舊翼驚雞犬斯須跆（音台）精銳八九終了不曾還一箭永安宮大安殿方待凱旋迴賜宴唯有孤臣饕成雪緣底肩頭殊不展智謀士見未然事竊歎終皆非所辯（參政孟總數上書言北方必調兵胡沙虎必變）堪憐當日金源氏誰編良將忠臣傳（金源氏實錄孟參政鎖無傳源氏實錄有傳）

蜀道有難易 并序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後陸暢感韋皐之遇作蜀道易云

蜀道易易於踐平地戊午秋予入蜀濁天嶺阻雨次年迴至此嶺帶雨因二公之作爲賦蜀道有難易云

有言蜀道難有說蜀道易難於上青天易於踐平地說易有所媚說難有所激君嘗不見與前修折衷誰秉江山筆我來高蹈仙人蹤控御遺風縱遊歷連雲氣象霸圖中（按總號蜀道險阻形勝限疆域爲連雲棧道）黑龍衝斷萬層山駭浪轟雷恣奔擊攢峰壁嶂冷雲閉綿亙倚天騂翠壁飛梁架雲棧勢欲跨南北虹橋絡河漢鳥道掛空碧歷其天險臨其峻極望舒按節陽烏斂（一作側）翼擬循雲路趨鵬程仰天直上青雲梯矚空且何異登仙但覺日月行寢低終臨絕險得馳驟驟步蝸皇補天石微茫一逕通煙霄攀緣更上蒼龍脊彌旬霖雨秋行潦迷原隰豈不虛跋跌路歧多蟄溺一聞漫天名心塞已如失況復擲大道與道爲通塞無盧千籌將萬計智推力引方行得請設漫天前後論蜀道一言或可畢未應難於上青天飛閣遞連通利走（去聲）名趨日夜往來何絡繹不應易於踐平地棧閣缺尋引天荒地老蕭條斷絕入聲迹致令振古豺狼心曾不祈天晴一擲自矗轟且稽代謝幾人（一作特）險曾終吉適足笑王公設險以守國在德不在險昭然如白日上青天踐平地始可與之言其道難與易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

蜀道之難若比行路是平地出處雖然全在人世路不能無險易畏途豈可比青天誓鋒漫天作平地

送楊子陽南還

鞭催瘦馬出龍庭白酒一杯送子行山頭積雪寒皎潔風物淒淒傷別情窮廬冰漸結吟硯行人欲去愁展轉功名人手頭未白世態浮雲幾千變何如有酒且高歌百歲風光如過電入生幾度春風面

送玄之

東風二月吹和林綠楊庭院空深沈整襟危坐罷舞琴時聽百鳥自在吟冷冷流水激寒玉半天涵颯松風音呼童爲我金波斟悠然一笑忘古今書齋盡日無入到門掩落花春自老裘回杖履夕陽閒回首春風又衰草長安遠客來紫宸紅座滿面初相親挑燈風雨秋夜永詩成落筆愁鬼神縱橫論議小天下當時誰謂秦無人一朝別我出祁連黑山風雪十月天分襟執手小溪邊何時客牀相對眠他年

乘興遊京洛詩酒無寒金谷約

送張敬叔

去年見君瀚海東蒼松鬱鬱山重重今日送君之鎮陽寒煙漠漠天蒼蒼休歎蕭湍行路難兩袖春風衣錦還二年兩度客天涯離合都無恨尺鯉一尊白酒羨君侯入手功名正黑頭今年旱蝗民切茹賦稅須知有輕重一生富貴將幾何西風吹破邯鄲夢自愧趙鳳池容有別離詩紅牋無處避擾擾心如醉何時高隱舊林泉臥看人閒等兒戲

送人還鎮陽

雲黯慘風浩蕩故里風光空想像寒餘三月索貂裘凍雪三千丈天淡淡路茫茫送君萬里還鎮陽楊花點點山城雪嘶鳥一聲春聲長多離別少歌笑功名催促行人老玉篴吹斷碧雲寒梨花寒食空過了君不見洛陽樓觀今蕪荒梧桐葉落秋風涼寒波寂寂山蒼蒼

蒼

次韻趙德載大監餞行

君不見畢毛召芮强周宗亮天不朽言行功閎平欲向漢人望道宗孝恭唐治戎一時十相九才傑白賀胸中五色芹聖朝舉親加簡擢封植教誘從元豐蕪泉卑飛華岳作鼓車暫屈翔麟驄召還喻蜀監王國三雍入對文清雄昨者臨分勤造請是時暑退火星中公庭之交似醇酎吉甫之頌如清風博山麝炷玉鎖席翠壁雪乳金樽龍小人自分悠悠者神謀野淵明窮急觴高詠鼓英氣嵐然危冠髮上衝端敏高明必貴遠果信頑鄙根中庸

撫阮行呈呂西岡

西岡老子古鄭客洒落心胸如（唐一作李白或歌或嘯或吟臥（一作吟嘯散髮披襟半）萬壑清風松下座呼童取得古錦囊月魄囊中暗驚墮制度風流特奇絕韻高不許俗人別試問先生是何物云是阿咸葬時物英

雄無限俱爲土如何此物傳今古寥寥千載阿咸志懇誰寫出阿咸意悠然抱此明月腹林下溪邊時一曲十三玉柱秋蟾淨指底松風四絃泠大絃烏烏純且雅小絃切切清且勁秋高千穴寒泉瀑露滿銅盤碎金玉千巖夜雨猿鶴悲半夜西風鬼神哭物奇不肯人間住變作孤鶴上天去

長笛續短笛引（并序）

戊午歲秋有自長安特遺余名笛數管短長大小不一余素蓄玉笛因戲作長笛續短笛引爲贈

長笛短笛有指的清濁有氣亦有質李謩吹笛動長安寓內競推爲第一笛聲斷絕續者誰得許雲封繼其迹落梅宛轉折柳聲（許雲封說笛有落梅折柳二曲與封李暮之外謝也）不止飛砂將走石石裂雲穿天亦愁哈龍許雲封怨笛雲封煙鎖不可開直至如今吹不得有客手把昭華琯未應曠代無人識什襲天然希世珍尤當祇自私珍惜會須奇寶吐奇聲（宋玉笛賦有奇賓兮）邪穢氣隨聲蕩滌靜尋白雪引流風（開元傳信記云李子（一作仙）故樓玉笛以手指上下尋之焉雖中取度於白雲綠水也）擬寫幽情聊自適遂據胡牀弄秋月蕭條萬籟沈凝寂凡奏一疊十二節每發一聲累九息流韻寥亮入太清嫋嫋餘音遊八極但聞天外鸞鳳鳴豈知海底魚龍泣高遷亭化爲灰爐平陽塌久生荊棘揄揚天下之至音非爲俗聲慇結習倫倫噎咏願從事列和悵然尋屈膝武昌老人請易業洞庭老人還自失欲儔清歌妙入神惜無李白生花筆孰知時尚紫雲廻歷變新聲延化日

天祐行

魏創紀勁觀齊崇嘉德樓忽名天祐旌功閣圖寫朱三在上頭

戰扼狐（文田案元史本紀太祖六年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

我太祖皇帝未始輕出無名之帥太祖皇帝伯父錫巴哈汗爲女眞所害（文田案元史太祖元年本紀初命教帝宗設成帥撫寧帝欲復讐乃定謀致討云云成帥海與

（錫巴哈爲資轉即此事也元祕史作俺巴孩）南伐中原此其辭也前戰扼狐嶺下敵之精銳盡於是役

龍旂天上來神兵落天閶問罪下中原先有扼狐捷勍敵四十萬一何爭勇決衝鋒競突刃犂不待成列矢雨注鼓雷殷長兵接勢遝擊天柱折聲海振地維絕烈日照雪霜幾何不殄滅若是數百陳然後成帝業信道守天元不易望統在乖千萬葉敢忘開國緬良難太祖新征戰時節（說苑武王伐紂云武王曰天落兵也）

五禽言

大麥孰飯箕漏麥飯孰即快活提葫蘆沽美酒燒香撥火不如歸去五禽也

我愛五禽言味之殊有味不唯由此知物情更是分明見天意大麥孰飯箕漏傷時節感農叟麥飯孰即快活祛煩領略契潤提葫蘆沽美酒繞山溪占花柳燒香撥火願言康且壽不如歸去莫僥舌只合吞聲牢閉口

放雁詞

御廬遠避鴛鴦聲人閒多避海東青冥飛休近雙鳧遊恐因誤引到天明稻粱足維網輕湖海多洲汀太虛無閡且何慕鸚鵡玉籠龍下生與爾同六翮好去恣飛騰若期寥廓求希有必欲翱翔從大鵬宜審遙弓鳴勿爲虛弦驚古來惟有一更盈（一作聆聲其月可聽者即緘縢海青或失擬君必及他倉文田案戰關策作更觀與顧同晉祠又與盈同義）

採蓮曲

錦雲承露珠盤冷玉女佩環鳴玉井凝歌聲人天鏡來闌撓擾碎蓬壺影弄香浮葉一何繁翠蓋霞幢不齊整可是芳心空自苦淩波無夢惟煙景

長想思

燕子不來花著雨鶯聲巧作煙花主滿庭重疊綠苔斑斜倚欄干背鸚鵡清渭東流劍閣深不知消息到如今相思前路幾回首一夜月明千里心

壺天圖歌

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共春長在一壺中儘可浮遊與（一作收）沈醉

乾海子

余因六鼇之變經西夏信都府過乾海子是夏其地無雨草衾水泪北中凡陂澤皆謂之海子

沙葱焦枯沙蓬乾海子乾枯龍子殫顧非海變桑田日如何一旦無涓滿琴高控鯉遊何許好探麻姑問消息（龍子馬名也）

紀夢

衰草淡煙迷故壘情思迢迢似流水關山目斷雁聲沈幾曲闌干悶獨倚倚闌還憶早春時款款東風綻桃李青春如昨歲云莫大抵人生如寄耳如何攜酒對月一笑紅塵等白蟻歸來夢蝶惱莊周蝶去悠悠幾千里吟哦猶在月明下詩就清歡未能已舉手欲折桂枝去行入青天廣寒裏

松聲行

水深深山重重前溪後嶺萬蒼松我來秋雨霽夜宿深山中霜寒千里龍蛇怒巖谷蕭條颯雌虎波濤漾漾生秋寒碧落無雲白飛雨瓏瓏丸丸驚俗聲餘韻飄蕭散碧空悠然策杖出門去方知萬壑生清風清歡一夕無今古句引幽（一作詩）人風雅句那堪更被山頭月團圓掛在青松樹

和漢臣秋月海棠

魂斷馬嵬西去路當時生被春風誤嫣然猶自帶餘醒貪睡那能慰遲莫難寫花仙舊所思褪青愁雪淡胭脂黃昏庭院瀟瀟雨更是梧桐葉落時

大川行

屯雲黑色日將莫晦明揮霍雨如注水聲夜半搖匡牀平且出門吁可畏盤渦洑湧湊天邊旁悍流洶湧行中央日中雨復緼縠下滿塍水躍皆渾黃黑風拗怒雷擊地浪頭起立三尺强杈枒老木根株拔峻蟾古屋梯枏裂快馬鵠號迸突而憑凌鬼百面洞而砯砰鋭兵鏖戰城柵倒猛虎嗥叫崖谷崩旁觀氣奪目力吃瀕流上下俱不寧升高避害叫舟楫篙工倚柂不敢行寂寥向曉頗衰落斷霞返照迴新晴鳥飛不識天界闊蒼煙淡淡山青青衡杯引滿幸無慙收召魂魄猶屏營往年秋水沈半壁閶門九死得一生今日思之猶方定一見洪波心震驚吾聞山挾河回衝底柱東峽江盤東灘漁魚龍百怪家其中風濤橫無終窮小溪常時清且淺漪漣不動平於板淺津可涉涉可梁一旦沸騰能滌莊傳聞潰溢山裂破黑蛟夜出作奇禍抉崖走石勢力粗十家六七無容廬百年枯塚尙漂泊變生倉卒人爲魚君不見去年四月不雨至七月溯溪一線皆斷絕川居人曾死於暍山居人今死於溺下田黃塵曾蓬勃高田白沙全陣沒嗚呼災變何其頻勤民之命誰宥任蒼天蒼天實照臨

十四夜月

秋風滾地來雲捲河漢淨盡觀東海底飛出黃金鏡雖未十分圓桂魄明且瑩停杯對清輝信筆成短詠憑憩聚杯屬姮娥休阻南樓夜來興

夏夜對月

斜陽樓閣西風裏暑氣著人難睡起覺來厭暑登東樓月明如晝天如水金波漾漾流無聲中秋月好常人倩青天休使浮雲蔽不是中秋月也明

謹上尊大人領省壽

騙馳半世誰能曉一點丹衷天可表中原不忍萬民疾冥羨蝸蠅利名好桑田晚見白蘋洲天上人閑無限秋筆頭橫掃千人軍詞源倒

捲銀河流閒來高臥煙霞裏笑看浮生等白蟻高歌一笑過東風春滿浸山桃與李華堂壽筵張再拜獻壽觴試看南山松柏姿歲寒依舊色蒼蒼

仰祝尊大人領省壽三首

觴前寫報天子來臨車下馬無疑猜衆車引袂呼不起夠夠酣寢聲如雷

風雲千載際會秋堂上嚴君正黑頭君王一顧聞天下春滿中原四百州

蒼蒼松柏貫四時造物兒童元是私獻綵高歌獻壽尼壽尼願約乾坤期

哭尊大人領省

尊大人領省臥疾日忽謂人曰天帝遣新起寶輪請吾爲記記已成吾爲汝輩誦之數過左右無曉書者即忘之又云天上寶刹亦成鐘聲甚佳謂侍疾者曰汝聽此否乎後數日有白雲突出帳中如虹蜺然上徹霄漢終日不絕人皆哭曰公行矣尋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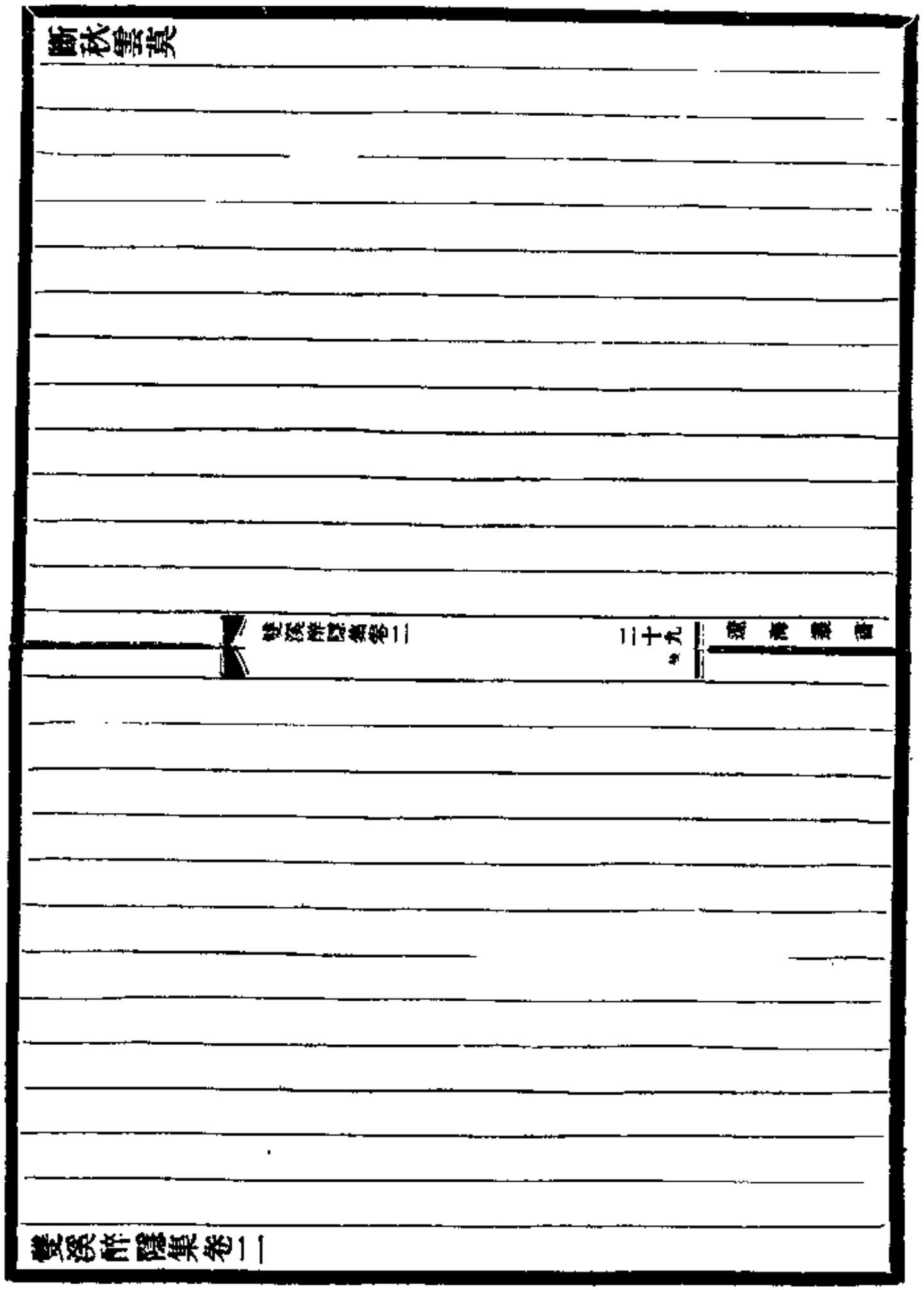
孤兒淚眼空流血一夜不知渾白髮寶燈輪畢新記成夢斷疏鐘叫殘月白雲隱隱入青冥生死悠悠兩長訣人間天上父子情遺憤有身終盡雪

瑞井行

赤子牛人井寧無惻隱心急走擊其足啼號呶以喑其親即偕來翕然集四鄰將謂相謝不世恩忽呼悲詰渠何人令我兒哭聲酸辛中心自誓數顧嗟孰顧若輩怨且嗔君子謀道不謀身

去婦怨

最苦人生生別離忽忽輕別幾時歸紫簫吹落燕南月龍澤門開馬似飛雨晴不定雲來去老雁叫雲雲不住長吁短嘆撥盡斷腸聲斷絃聲


画式書式
書式作題集巻11
二十九
題意解説

元邱律縢撰

五言律詩

寄趙虎岩呂龍山 文田案虎岩即作佐徐序之趙著呂龍山名鎜

年來緣底事不復出柴關兀兀千杯酒蕭蕭兩鬢斑 一作蒼色千峰涼年年雨鬢斑

月明河漢淡天闊水雲閒目斷故人遠去鴻猶未還

寄高仲傑

一枕功名夢半年風雨牀地高秋易老人去夜偏長悲賦傷鸚鵡哀

琴怨鳳凰晚風吹落日明月滿寒塘

寄人

空翠撲晴影輕黃著柳枝春風戀遊子渾似縱遊時除醉更無事憶

君方有詩如何一片月兩地照相思

送元遺山行

燕北秋風起幽花滿地開既邀今日別合道幾時來白玉煙沈閣黃

金草暗臺不須傷老大珍重掌中杯

送李敬齋行

一代文章老素車歸故山露濃山月淨荷老野塘寒茆屋已知足布

衣甘分閒世人學不得須信古今難

送完顏奏差行

君侯詣闕日款曲爲慈親故國少知己舊山多逸民林園隨分雨天

地自然春四海滿桃李惜花無一人

送正夫行

歲窮風景惡萍梗客天涯思尺辭關省優游出鳳堀霜寒箭鏃切天

遠雁聲遲瘦馬長途晚凝雲雪欲垂

春日懷趙超然

萬里故鄉夢五更殘月鐘去鴻書斷絕歸燕語朦朧流水豔春態好

山呈曉容是誰將怨笛吹斷綠楊蹤

寄郭隱君輔之

寄傲人閒世潛眞計未疏烏行恬豹隱鷺食濟鴛居座列清談客門

屯好事車不應馳素謁堅待假波書

秋夜對月贈唐臣

寒水搖空碧西風滿一琴孤光萬家月一寸百年心白雁驚殘葉青

霜急亂砧故山休掛夢無地可投簪

永嘉周道人求詩一首

氣昇期汗漫世法一黔婁敲鑰因師旨叩芝從祖求肆言諧律呂不

夢本精修玉室金堂涵飄飄竹杖游

客中寄懷李先生九山居士

相憶復相憶登臨百感生河山分野色風雨混松聲白雁書秋思蒼

苔篆古情如何千萬里獨自計歸程

晚集瑤華殿

月浸瑤華殿雲垂素女幃水晶簾半捲火玉燭交輝紫氣遊清晏休

光下太微不知留帝所疑執化人衣 火玉上尖下圓光照數千步

春日即事

運日照青春遊風蕩紫宸雪霜無氣力 一作霜在桃李有精神幽思平欺

酒閒愁自避人忘機殊不惡魚鳥看來馴

泛太液池 同虎岩龍山賦

爛縵飛龍馭凝神入醉鄉煙霞生縹緲絲竹韻微茫蒲劍割秋水荷

盤傾夕陽莫輕年少日青鬢易驚霜 飛龍道陵所製泛太液池之舟也又名翔龍

伯哩行

勝氣橫千里歡聲洽萬夫虎牙爲後拒犀首是前驅金練鴉光隊銀

槍雁子都率然乘伯哩二戰下崑崙 伯哩山名也選多伯哩者即此選多亦是山名所在和林西南

老將

結髮究一作事韜略馳驅一作從戎四十年長征秦五嶺苦戰漢三邊萬死
奮不顧一生今幸全雲臺無住處何日上淩煙魏徵曰秦瓊五代史事云

平南將

江淮平圮裂原不事梯衝銳氣吞堅陣威聲挫戰鋒高昂地上虎王
濬水中龍詎可同年語論功與定封北齊高昂字敖曹牛兵渡河祭地上之虎行經所居故柳沃酹

南征奏捷

宸算將雄斷天然是美談一征平漠北再舉下江南須不聞漂杵何
曾見溺驂元和歌聖德恐未免懷慚一作展詩陳此信頌德爲無慚

西征

白首征西將封侯儘未貪遠離窮髮北深入不毛南笑解重圍困威
延轉戰酣若須求虎子虎穴是當探

聞北耗詔發大軍進討

護軍承詔日驃騎佐輕車投豹韜攘惡教龍鈐辟邪除狼還得虎養
虜竟成蚰致使雲臺將如雲過涿邪唐耶

經扼狐嶺得勝口會河戰場

文田案元史太祖本紀六年二月攻金臨洮定西州壬午野狐嶺八月帝及金臨洮宜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進則虜人弼匿中都

烏兎縱飛步急於寒女梭扼狐名好在得勝事如何

文田案閻永禦北征錄萬全城北入德勝口二十餘里上野狐嶺元張德輝遊城紀行度扼胡峪金史地理志西京路應州秉忠縣得勝口俗名北口演大定二十年

更

暮雨連芳草秋風捲素波戰塵如可洗當與侍中過

居庸關

文田案金史地理志中都路大興府昌平縣有居庸關元史地理志居庸關兩山峻起中
缺

司春園

地偏饒勝事花事迴標奇春自長須在人誰盡得知笑宜教捧腹醉

雪香亭月下偶得名酒徑醉爲賦

瓊露融雲液金泉湧月波帶花浮綠蟻和月卷紅螺夜色依香雪春
容動綺羅是須聽玉笛倚弄玉龍歌予嘗作詩辭以桃花泛酒危時取花散酒醉遣花者依花片太白

擬西崑體後閣

夜枕雨聲細曉窗花氣濃玉爐掛秋月繡幕生春風藻井翠盤鳳畫
闌金走龍上名是何物只合付兒童

讀新樂府集

攬盡江山秀珠璣咳唾新盤浮天上錦情動月中人花鳥音容冶風
雲氣象頻郢歌將白雪顰領對陽春

秀拔延天險寒盤萬古根東西臨日月南北限乾坤影落梅山冷氣

秋閨

供給深閨怨秋聲又搗衣鴛鴦不獨宿燕子自雙飛塵暗芙蓉帳風寒翡翠帷馳心屬明月將此照金微

春曉月下觀白牡丹

小立猶擬睡凝情出翠籠玉盤承曉露金鏡掛春風豈爲梁娥妒不呈青帝功萬花推第一誰更忌專宮

詠雪二首

樓曉倚闌干天低欲壓闌削冰封岳色飛席下雲端風陣連寒夜星銑搖夜寒嶺梅應見怨何憚一來看

日淡隔雲幕地虛鋪雪氈捲簾看不見如畫舊山川豈憶三杯酒能迴六月天一聲何處笛吹裂野梅邊

圓福院竹

虛心雖涉世貞節自孤堅翠梢掛明月錦綢披紫煙豈無儀鳳日別有化龍年玉質捎雲裏唯須著列仙

答座客

千紅將萬紫剪染盡冰蕤莫曉誰施巧惟春自出奇向陽花易發伴冷雪難移老病難治若得如人意除天是國醫

調人幽居

戀戀苔封逕萋萋草暗階蓮舟浮太乙玉笛噴洪崖巾漉糊塗酒爐煨榾柮柴莫將干古計取次卻沈埋

賀人飛泉幽居

萬斛驚珠冷銀河落翠微自歌還自舞誰是復誰非高鳥知何處浮雲去未歸好風將落葉著意認柴扉

旅興

白眼看時事剛腸壓俗流也知蜂有毒未信鼠堪投熟睡消磨日清吟撥置愁倚門應望切早晚賦刀頭

寓居靈州北村

野色荒煙暗氛霾瞥影昏客情紛若絮塵事亂如雲楊柳春風渡（先有黃河渡）梨花暮雨春（村落梨花特盛）不如歸去鳥著意喚誰聞

雙溪月下戲贈觸熱衝暴雨者

雙入清虛府輕河漾月舟冰天通色淨水月雜波流雨橫蟻兵潰日燔山市收若然閑意況原不到心頭

戊申己酉北中大風

衝風迴白日飛碟滾青天富貴城西畔珍珠河北邊陽冰原不冶陰火更潛然直激龍荒外蕭條是野煙（和林東北斜連柯河有古城唐書回鶻牙帳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之東有水曰劍河鶻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而北入于海府書地理志中受降城入四鐵牙帳北六七百里乎倫北河北岸有富貴城又安西拔悉密山城龜茲又西北三十里有赤山城山北三十里有古城唐書龜茲國有伊逻河亦作昭怙厘河即色勒河河明人地圖亦作昔令哥河貿跋地志所謂仙娥河富貴城是也仙娥河今譯爲錫蘭河鳥孫所治赤山城龜茲又西北行二十五日至疊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又西北行二十五日至伊塞克湖）

過東山縣有懷

憶昨驂塵下腸迴望眼穿計程雖信宿恨別似經年自致青雲上誰來白月邊萬金遊子信空與夢牽纏

再如番圻二首

雲暝雨將雪天低風正寒簡書端可畏行李不遑安要路飛騰好躬途進取難折腰徒自苦吾亦悔儒冠

北走尊塘路從公敢憚行淒涼當殽日寂寞過荒城薄祿非吾願廉緣寄此生邱園原可樂何必問功名

追悼大人領省

稅駕知何處仙遊閱古今英靈千載氣松柏一生心白日空寒色蒼天更暮陰志終伸不得遺恨海長深

五言排律

春色浮山外

春色無高下寧分澤與邱世間依舊好山外若爲浮桃李花爭拆池塘草自抽綠涵峰勢合紅帶燒痕收運日千鍾酒東風百尺樓夜來甘雨足溪谷已成流

七言律詩

立春二首

東帝施恩似恤貧嚴凝時節喚回春未知和氣先歸柳便覺寒威不著人上苑三冬梅正發和林五月草初新世間公道惟春色春色年年來也不均

節物驚心若見催一年還見兩春來臘寒自向人間盡春色卻從天上迴午暖柳條先易綠向陽花樹不難開高歌買斷西城酒更對東風盡此杯

春日寓懷

燕語慵啼怯晚陰蝶狂蜂亂更關心冥鴻空自運寒著駭浪爲誰淘

古今每縱思吟輕萬戶但言眉笑抵千金閉門不出近十日忽到水邊春已深

三月和林道中未見草前

不覺清明夢裏驚問人人道過清明須知上苑花飛樹誰信和林草未前一作生綠水歸鴻空自感淡煙啼鳥若爲情翩翩瘦馬荒山路衰草斜陽正獨行

西園春興因賦雪庭上人兼簡張公講師

萬丈虹兒絡紫煙笙歌清沸雨餘天滿庭芳草翠如積一洞碧桃明欲然流水引來梅塢底春風吹到酒罇邊散花喚起毗耶夢從此無心號謫仙

清明

寒食清明失舊期蹉跎搔首日沈西風生楊柳鴉先覺寒過梧桐鳳不棲山色雪迷春意老雁聲雲遏暮天低蘇門二月春光好好逐東風發馬蹄

重和惜春詩韻余時經始西園

惜春情味舊情緣依舊中情似去年怪得玉音殊鄭重想將花事易唐捐白蓮已結爲詩社翠水唯浮載酒船誰謂惜花人老大買花輪得買山錢

謹用尊大人領省十六夜月詩韻

黃雞白酒管絃和一任浮生歲月磨銀管題詩應遠客玉簫吹恨憶秦娥人言皓魄今宵減我見清光依舊多一十二時爭幾許人間柰此世情何

中秋對月

銀燭煌煌十二衢冷金波浸酒仙居由來物外通明殿只是人間不夜珠玉女窗扉唯白曉素娥庭院更清虛桂花香陌無塵景全入壺翁碧玉壺

冬日即事

征鴻南渡老年華漸覺冬來眼界多寒雪狂風顫林木凍雲殘照鎖關河高低山勢黃沙磧遠近人家白草坡極目碧天長萬里醉邀明月一高歌

蠟屐五萬酬鞭直泝絖百金且食封蕭散不萌爭鬧趣眞醇繆覘養生脩滌滿研裏愁凡筆磨徹鑑中頻覽容傷到玄冥潛春令狐裘羔酒貯嚴冬

日南至

獵獵嚴風正酷寒一陽潛動舊關山人情徒怨融和晚天意何曾造化慳暗逐寒威歸漢外漸回春色到人間明年桃李知多少莫把一作東風作是一作等閒

謹用尊大人領省龍庭風雪詩韻　乃機則龍庭實沒北也　文田案元史太祖本紀太祖二年夏避暑龍庭是時已平

登高何處是燕然極目關山塞草邊落日幾峰寒帶雪西風一雁冷橫天冬居冰谷賴酬酒夜宿沙堤借草氈爲向中州豪傑道天涯如此過年年

凍折瑤琴三兩絃起來孤坐憶成連可堪此世成何事了卻生平莫問天門外共傳三尺雪帷中賴有四圍氈遙思千古功名輩回首西風不記年

九月道中遇雪

密密癡雲晚自凝飄零蹤迹斷蓬輕幽禽底事啼長咽流水何緣浪運運煙迷故壘襟分處月淡山城夢破時此去萱堂休忘卻堅持忠孝是男兒

送魏隱君

十年相憶不相逢一日相逢意氣同落落了無寒士態堂堂渾有古人風雨寒秋泣黃華淚霜重山涵碧樹紅歲晚可憐猶是客素琴孤劍幾西東

送誠之行

我此情無

欲雪

癡雲洩洩復溶溶底事龍公睡起慵薄暮遙看嵓岫失夜闌空把斗牛封徘徊天外心無定掠亂江頭色正濃寄與西風莫吹散梅花頰頓憶相逢

雙溪書院對雪

宴處雲華不夜庭爲餐瓊蕊更談經聽隨瑞葉風來處看散天花酒半醒白鳳羽毛寒蕩漾玉龍鱗甲戰凋零倘非太素司光化誰壓窮摩與效靈　是詩北征獻捷

送賈彥從

淡煙衰草兩無情寒鴈金波送子行可奈馳驅來瀚海不堪牢落過清明半簾皓月人千里滿目春風雁一聲瘦馬鞭椎低塞日數年江上雨初晴

送馮贊

北去南來畢利名紅鬃鞍馬老生平天涯海角長爲客薄酒新詩復送行秋早地高山敗色夜深風緊雁饒聲起來細把歸期數今日一作凄涼弟一程

送安書甫

龍庭二月送君歸底事人生足別離幽鳥一聲春寂寂東風千里馬遲遲煙迷故壘襟分處月淡山城夢破時此去萱堂休忘卻堅持忠孝是男兒

送魏隱君

十年相憶不相逢一日相逢意氣同落落了無寒士態堂堂渾有古人風雨寒秋泣黃華淚霜重山涵碧樹紅歲晚可憐猶是客素琴孤劍幾西東

送誠之行

惆悵分襟北海西悠然不覺淚漣洏自憐遠地無朋友思與君侯處
別離萬里風沙秋半後一籠燈火夜深時相期老柏三千丈不改淩
霜傲雪姿

送子周行

衰草淒淒寒日斜春風得意出龍沙南飛鴻雁三秋雪東望關河萬
里家林酌歧邊浮竹葉角吹隴上弄梅花征鞍迢遞中州道淡淡長
空點暮鴉

送子華行

雁行飛盡暮雲收送子歧邊酒一甌遠樹深埋黑山雪晚風寒索紫
貂裘悠揚鼓角千畳月慘淡關河萬里秋寂寞歸來回首處幾聲山
鳥語啾啾

送孟端卿

萬里歸來兩鬢霜百年間事也難量跳丸歲月無留計畫餅功名不
山共一觴

送宿朔

說從薛燭授吹毛從事孫吳與六韜應策騰空調赤電驚絃裂石試
烏號弭魚暮燕南西極伐氣遊魂在北郊擊悟擣虛原有策必須先
直取窠巢（淡武名烏孫黑狗西極馬時產兵者由烏孫故地而東款和林北境）

送李稚川

雲來雲去元因雨花落花開總是風白酒儘堪驕富貴青山只合傲
王公從甘雞肋功名後已墮羊腸世路中爲語屏山凝子弟虎狼叢
裏逞豪雄

其二

一尊濁酒與君同握手相隨出帝宮牧笛喚回千里夢秋風點破一
飛鴻參橫斗轉關河月山寂猿啼草木風酌別淡煙衰草路飄零蹤
迹又西東

送人

是是非非儘日宜掀然一笑且信眉休解沈醉過終日縱得再歸來
幾時極浦遊山遺別夢碧雲流水寄相思傷心去國頭如雪愧領春
風對柳枝

送韓浩然

開懷尊俎笑談傾未暇論文君已行富貴塗亨渠易致詩篇韻險我
難賡已成傾蓋金蘭友安用沾襟兒女情準擬秋深近歸騎一尊濁
酒遠相迎

送子文還家

道直如弦氣吐虹儘輸心計靜頹風倦翮待詔留金馬遷乞還山命
玉驄天幕幾曾巢客燕雲羅終不掛冥鴻多思高謝人閑了不似癡
仙醉夢中

用西岡老人留別詩韻以贐其行二首

可嘗鴻斷碧雲空落日塵飛滄海已生桑篤花未老春猶在更對青
健淩男兒得志秋錦衣歸去躍驊騮斷腸南陌人何在迴首夕陽水
自流故里得歸眞樂土浮生無地不天遊疲民正賴君侯手莫把功
名讓黑頭

昔年冷坐滔河濱獨釣寒波絕路塵流水高山千古事淡雲微月一
聞身祇知門巷無他客唯有琴書是故人今日聖朝方大用江山應
助老精神

和子文留別詩韻以贐行

天涯牢落故人稀與子論文眞所依萬里有行君有志雙親無恙我
無違愁如流水何時盡身似楊花到處飛明日不堪離別處高吟新
句贈玄暉

西行留別諸人

綠楊飛絮草茵茵到處春光隨意新幾箇道傍留別客萬重山外遠

行人淒涼幽鳥喚殘月狼藉野花傷莫春酒薄無由求一醉更堪歸鳥過來頻

留別諸友

還池亭上醉飛觴春暖波閒怕夕陽高掛無絃雲滿地一噴橫笛水千塘檻依蘭影香猶溼簾隔泉聲意自涼後會不知何處是對牀休避細商量

讀甲子改元詔因敘懷留別諸相

憶昔東征去國門翩然爲別更消魂若圖白首妻孥計是負皇家父子恩中統始開新甲子至元重整舊乾坤九州四海昇平望要竭丹誠期至尊

早行

窗外寒雞喔五更一作曉翻翩征旆掛疏星百年身世惛如夢半紙功名醉不醒一作物不記人曾醉得醒欲吐半吞殘月淡似迎還斷遠山青

莫教草草生華髮消得幾回長短亭

發涼陘偏嶺南過橫山回寄淑仁

文旦案大清一統志曰偏嶺在懷集縣西一百里當桂陽之南爲南嶺之一山名偏嶺王曾行程錄曰十八盤嶺十里至偏嶺即偏嶺也余案蓼程別紀曰十八盤嶺過偏嶺北面不可洗頭不可洗面下元陽尤峙凍雲泳時注過此始有暖意然非高嶺寒氣止凝於此可怪也

浮遊汗漫和南陔

南陔文山案金史移剌子敬傳世宗將如涼陘元史太祖本紀十年避暑恒州涼陘王惲中堂事記潛河北沙草凝茂極利者牧故有南陔之語百輿汗漫游于九垓之上見灌直指涼陘是九垓

白雁傳霜信已早去聲黃花帶雪開中秋夜霽可疏尺北中菊花每歲必期八月開徹想得玉欒河北畔有人獨上李陵臺土俗呼馬李陵築也古有李陵築在唐單于都護府金河縣界文曰案王惲中堂事記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李陵故城明永樂北征錄經豐州晚次李陵臺今名馬崩川地理志雲中都護府有蕭然山山上有李陵臺又謂之佛堂堆灤河北事和林親故離絕途次雲中先寄燕南一二知己

樓遲徙倚賦登樓休想情懷似去秋著意不來看鬢腳豈知何事在心頭莫愁歌鳳狂猶在見說屠龍老更羞誰料一雙凝醉眼戰塵西北望神州

寄西平

鼠偷狗竊敢煩休爭信貔貅已締交將壁連珠調鴈勺擬追逐日試蒲梢序移玉律陰風急氣應金商太白高惜別折衝尊俎地莫容南牧越臨洮

春寒代人有寄

睡鴨香消寶篆殘蕭蕭松竹雨聲寒水當流去雁將蘆花來放來春已闌斜日多情送歸鳥碧雲無迹問飛鸞不應鳳女祠前月只許吹簫獨自看

春日和林寄趙虎岑呂龍山

年年芳草怨王孫日日幽人獨倚門蹤迹飄零又寒食別離滋味奈寸心芳草不隨燕老好山依舊水雲深遙憐野鶴高飛去夜夜投林何處林

登璧獻樓寄本菴粹中

江山不盡古今情空寫相思遍鳳城滿眼氣埃昏落日一天寒色淡長戾近日長庾屋見吟魂豈爲閒情斷別夢徒因往事驚早晚重來風雨夜細傾肝膽話平生

寄笛翁

遊子不來春草碧忽聞啼鳥怨殘紅河聲忽與回青斷山色還隨落日融華屋煙霞簫管歇鳳樓城上酒杯空多應雲鶴相將去又在蓬

邱弟幾宮時尚未還東遊

寄李徽君

豈當容易慕陶潛莫枉明時振廢淹薄宦懷情雖自減棘人聲價爲誰添雷霆威重休輕許雨露恩饒可共霑縱是世無顏叔子更宜學避魯人嫌

寄國範昌齡

總道綢繆思好去聲在斷無人迹繼芳蹤情親便合稱三鳳友愛何妨號二龍莫爲鬢絲抽思緒不將學海淬辭鋒綠波煙草瀼陽渡獨倚危樓到下春

寄尹仲明兼簡盧進之

別後相思撥未平登高西望轉關情林邊殘日沒歸鳥天際斷雲飄晚晴久把功名爲外物擬將詩酒暢平生自從身世相忘後一作晚風吹破挽根夢萬事人閒一唾輕

寄李道隱之和

竦消馳聲牧九州聚玄心事傲王侯風情張日排巢父霜氣橫秋拉許山騰笑務光何足比獻嘲涓子不能儔北山逋客幽棲地可是英靈許再遊余時自號北山逋客

寄隱者

投老嘗期謝草萊有人懷抱待君開叩玄要給談人口盧白原宜養聖胎鳳尾諾雖徵不起鶴頭書合召將來莫慰此會知何處認取黃金是舊臺太宗第五皇子得召隱居故有風諸之語若是應召之者或作誠非志非

壬子秋日客舍紀事因寄家兄

判花歌鼓殷晴雷露葉霜枝漾酒杯金水淨穿深巷陌玉泉浮動遠樓臺可堪白鶴將秋去又著青雲人夢來原上春令何處所不聽遊子詠南陔

責友人久不寄書

彌縫千山落葉沈殘角萬壑歸雲入暮鐘近說鬢毛渾白盡可堪空憶舊音容

呈鵬南學士

妙齡特達冠羣英家世燈傳白與清氣壓西山正開爽學拿東魯獨精誠棠陰政簡琴心古瓜熟歸來句眼明他日宴堂香一瓣酒通玉燭兩忘情

復次趙虎岡元韻

道直如弦氣吐虹幾人臭味與君同西湖處士林和靖一作君復東里先生呂本中舉世是皆驚炙轂有人應更憚乘驄阿誰狂直今如此不是癡仙即醉翁

和光祖詩韻一首

西風望斷碧雲深萬里關河入俯臨客思暗隨愁共遠髯冰疑是老相侵霜鴻傍月傳佳信寒雪浸天擁納吟十載因循歸未得飄零蹤

迹到如今

寄題一枝巷主人

消息盈虛合費辭德人何慮復何思窮通不信無非命貴賤由來定有時方欲自專齊物論米知誰是大宗師擊搏九萬三千里何異巢林弟一枝

送張壽甫尚書出尹河南

滿路黃花照暮秋旌旄綽約促行輈名卿均逸膺宸算方牧分符聳士流翰苑文章饒雅趣伊川風物冠中州明朝黃閣求元老卻恐綸恩妨勝遊

燕市送客歸長安故居

黃金臺上望長安何處青山是故山虹斷橋梁分雨腳露搖珠顆偃荷盤歸心暗逐飛鴻盡病眼空將倦鳥還芳草不隨遊子去日斜煙淡倚闌干

送米君周還鎮陽

馳驅萬里赴龍庭今日還歸出帝京一夜雪寒添客恨三秋風物動離情臨歧把酒君離別信筆題詩我送行賤子一言君記取得無青眼顧書生

枕流亭

振溜塵纓奠枕流桃花源上玉溪頭春風來領長歡伯和氣追陪獨醉侯童子只知除害馬庖丁原不見全牛癡仙事業依然在甚識人閒有棘猴

題枕流亭

竊期摛藻挹天庭閒作篇章抒下情殊喜濂溪愛蓮說未甘桑苧著茶經逍遙方外無爲業整頓人閒不朽名緣洗塵囂耳中事畢家移住枕流亭

池亭用前韻

推窮理窟叩眞庭探索天心見物情憶昨冥心捕蛇說笑今凝思相牛經未妨招隱教投迹不信潛夫肯著名愛殺清風與明月肯隨人意到池亭

秋日避暑廬外亭

慳紅塵外水雲鄉隱映雙溪避暑莊雌霓去聲連蜷應計雨雄風迴穴自輪涼年光變弄蒲萄色天氣經營菡萏香只就北窗花柳下豈妨高臥羲皇

泊白鱖江廬外亭高道士攜琴相訪

引迴柔櫓款亭皋宛駐靈槎泛雪濤廬外水沈煮菡萏甕頭春綠漲蒲萄紅蠟山色秋尤健白鱖江聲曉更豪安得投簪招隱士攜琴來此聽松濤

玉從琴高寒玉質琴名見國史補家有琴亦名寒玉

飲方湖菊州廬外亭

三徑雖然已就荒菊州猶在水中央不愁廬外仙無路窺喜花前醉有鄉倦鳥也知人去就猶鷗原識我行藏浮游種種眞滋味更索誰教仔細嘗

題四娛齋

門掩春壺安樂窩紛紛俗事奈人何須懽歡伯攻愁陣自有桐孫伏鬼魔遣興色絲何擺落塵懷黃媚解消磨拍闌一笑遙天碧付與兒童學擊摩

雪滿蘭窗霧滿堦恍疑身世在瑤臺琴餘細嚼陶潛句書罷深傾李白杯流水淨拖飛練去好山晴衒翠屏開百年樂事能多少何必更歌歸去來

細細清風染綠槐絲絲疏雨洗黃梅山園樓閣周遭碧花繞闌干次第開

弟開日落青天見螢火雲歸滄海聽蚊雷知音不是王夫子誰爲陶潛送酒來

縱遊盡天圓

水搖晴影漾樓臺上花前載酒來楊柳不勝金縷瘦海棠空自錦
雲堆夢隨峰蝶尋春去興入煙雲盡處回欲紀所思吟不得卻誰先
篆滿蒼苔

夜宴壺天園

門掩山居不記重紫霞容與貯春風玉簫赴節徹雙鳳蘭燭颺香擁
六龍織女下時星自落姮娥來後月長空始知不死瓊田草唯在壺
中卷畫峰

春早郊園諸花猶盛醉歸憩坤靈草緣近水堤邊綠柳繞新池岸
渴雨苗雖未發榮可無芳意慰地上青花匠關供春制度麴生專與我調停且傾翠蓋誰如故依舊槐
陰滿後庭

題縉雲山五湖別業

爲愛煙花可拑懷并供幽思上靈臺縉雲直拔空青起落水橫吞野
園勝地栽（陶宏景有言山林奇絕乃欲界之仙都也）

五湖別業新圖

除卻五湖煙月外只容春色入重關可憐東國免三窟不見南山豹
一斑獨醉軒昂花柳下無塵喜立水雲閒誰期造物輸原力更許清
風恣往還

小隱園擬樂天

吏隱廳西小隱園小塘池在臥房前指垂楊柳爲煙客認白蓮花是
水仙歌案柳枝翻折柳醉斟蓮葉倒垂蓮不煩馳譽丹青筆勝醉仙
顏尊前笑語多

匏瓜亭二首

一壺天地備苑裘應結壺翁物外遊田仲儘當多屋穀惠施何得應
莊周豈容五石爲無用好辦千金預爲酬匏落縱甘成棄物世途元
（一作更有中流）

擬挹春風額水濱坐忘顏陋謝囂塵素知居士非田仲只識幽人是

卞彬僊辦仙家方外地徑轢花塢甕頭春豈爲無口辭供濟好盧爲
尊與問津

縉雲五湖別業書事

縱恬高蹇徇眞愚元也中心怯畏途共命不能同好惡寄生那有異
榮枯爲營獨醉成三窟方引雙溪入五湖就著鶴頭書背上已私宏
景兩牛圖（余先居和林後寓晚寨今卜築縉雲五湖別業書舊閣亭榜曰偶醉司空表墓碑有共命連頭異首而愛憎不同一其窟得卒乃餌之既而樂作俱死）

西園席上招雪庭裕上人

山光搖湯入簾櫳酒漾歌雲暖玉融煙柳翠涵深院雨露花香溼滿
樓風自從愁陣持降節擬與詩兵紀戰功借問飄零斷腸客爲誰幽
獨臥蓮宮

讌臺

萬象森羅動翠華謫仙名擅地仙家忽疑羽化隨青鳥空記嵩呼隔
彩霞休計露盤承玉屑枉徵雲液就丹砂兩龍勝迹空流水流韡臨
風野齊花

蒼官臺

誰贊君侯締構功盡收形勝壓天東洪流下瞰朝宗遠疊嶂橫陳堡
寨雄鳳闕凝眸雲掩鴻雞林指掌樹冥濛髯龍似識登龍意時擺寒
梢弄晚風

郝侍中釣臺

槎杭荊榛雜草萊欲令無一點塵埃行歌正則行吟澤坐嘯狂奴坐
釣臺鳥道不衝天宇斷雁行橫過海門恢黃花已爲西風瘦更對凝
霜鬢影開

獨醉亭

深雪精神住福庭放言須不逆時情推移殿最修花史分別賢愚著
酒經愛酒愛花俱有趣獨醒獨醉兩一作總虛名祇知仰挹清風處萬

古心期是此亭（醖珍花品序云花以候方其殿之酒色如金而貯若琥爲賞黑色酸酴者僞供）

書三樂軒壁

雖任無爲定是非更須教勒北山移筆驅造化天何補功賢聲名道
不知見說丹心明似鏡忍將書劍照成絲深根密極如無待越舍含
華卻是誰

醉書雙溪書院醉經堂壁

自從天隱自然庭愈覺羣喧鼻觀可要洞府齋物論（唐子西號洞府齋物論）
更須深味洗心經（予號家藏爲洗心齋）獨醒終了醒如醉獨醉那辭醉不醒列
百聖賢眞趣在古人糟粕是螟蛉

宴玉津園

碧玉池塘翡翠堤露軒飛檄擁旋題蝶迷芳徑有時見驚就綠陰深
處啼不覺徑來穿月窟可能須待蹋雲梯一壺春色長留在蕊壽岭
山取醉泥

和林西園月臺懷呂龍山

日薰花氣暖徘徊花影橫斜入酒杯不見海棠春睡足可憐江燕晚
歸來煙迷野色自芳草水落石根空翠苔誰勸柳陰深且住有人凝
絕在高臺

暮春登凌雲臺

水自長流鶯自啼雀來巢壁燕來飛紅銷歌殿夜棠瘦綠暗妝臺春
草肥今日不知明日事今人休笑古人非寥寥千古登臨恩分付東
風與落暉

鳳凰山別業寄潤甫儒醫尤嗣于摳生

淞陰習樂不可居鳳凰山豈瓶酒夫無花不欲教爲主有客須堪更
結廬元化唯珍五禽戲通明殊玩兩牛圖莫驚獨醉居無事心醉銘

勝事分明日月多金逵川上愛涼蟬珍珠柳蟲垂珠樹（金逵川坂下有楊柳十數圍）翡翠尚舒展翠莎虛白宝常安樂土輭紅塵不到行窩（魏孝然自號行窩詩亦號為牛舍云）索教妝點新春色且剩山花四五窠

獨醉園對飲

獨醉園中獨醉翁酣時還與醉時同紙因寫思原如矢竊自修身更似弓無可奈何倚玉友有何不可任摧公醉鄉縱裂封侯地且就揄袂莫論功

贈漁者

蜃樓鰲殿對柴扉旋挽新荷補舊衣短笛有時渾落調曲鉤何計可忘機滄波萬頃淡煙合白雁一聲黃葉稀回想滑濱人去後夕陽容與滿鈎魚磯

贈仙音院樂籍侍兒

著名仙籍擅芳春料理霓裳紀見聞欸唾隨風落珠玉笑談傾坐播蘭薰龍酣醉笛吟秋水鳳咽歌樓遏暮雲喚起沈香亭上夢海棠花睡月紛紛

聽琴

恰卢歌珠引玉清槃間早已暗塵驚風流迴結行雲住激水延緣漱霧生只道綿駒殊茹嚏豈知王豹竟吞聲若爲更得形容盡曲折浮沈怨慕情

戲詠花鳥名

綠窗鶯喚起來時（一作遲）不分香名屬玉兒長壽樓中曾鬬酒合歡牀窄更裹更聯詩舌生曉月鳴批頰時浸秋波浴畫眉蝶粉團香凝白雪背人含笑摧烏絲

呼盧爭戴勝簺時轉覺輕盈屬玉兒長壽樓空留鬬酒合歡牀窄更聯詩從他有怨教批頰卻自無言也畫眉蝶粉團香凝白雪背人含笑飾胭脂

春懷

碎擘桃花泛酒巵對春還詠惜春詩籌能承意歌楊柳蝶解令情舞柘枝世事儘他無定論醉懷卻自有開時歲寒亭下青松樹春去春來總不知

病起書事

性恬乖刺與纔疏誰說清狂病疾除可要更須教失馬祇應元自示懸車勝遊案辦煙霞緒業非攻種樹書多幸老民俱有趣醉鄉日月是華胥

病中述懷

雨聲一夜到牀頭一洗胸中萬斛愁世態低昂付蟹觸宦途消息寄蜉蝣暑天臥病猶凝較少日勤行半素休頻夢江頭豈無意此身栩栩見沙鷗

即事

可人天氣不寒溫詩滿花箋酒滿尊亂列曉山煙淡碧漫流春水雪消渾四時風月無佳客一榻琴書靜掩門吟罷新詩頻酌酒別離情緒已黃昏

馬上偶得

十年南北復西東萬里乾坤走斷蓬燕子不來春（一作天）淡淡雁行空過雨濛濛故園花柳依然好瀚海風光卻不同寂寞清明寒食節聲啼鳥怨東風

石梁

飛梁橫絕浪花中寒壓驪龍弟幾宮卻月暉光圖倒景渴虹乘影跨長空凌波自接昇仙路煉石應勞併鬼工好夢青雲上天去未應人世限西東

飲鳳凰山醉仙洞有歌稼軒鄭國正應來死鼠葉公原不好眞龍瑞鷁鳩者因爲賦此

風凰山色媚芳塵不著詩仙寫不眞靈境愛僊花氣味老恢欣辦洒
精神煙霞裏面長春洞天地中間獨醉人未續離騷唯痛飲可憑誰
說與靈均

閱舊稿有出六舡時干戈旁午慨塵日書劍客丁去國時之句因足成之

點檢吟懷課所思最關情是舊題詩干戈旁午慨塵日書劍客丁去
國時陳事上心空援據當杯入手莫推辭春風信染千紅紫合染幽
人兩鬢絲

桃花源別業重理舊稿戲題

無憂樹下無懷氏獨醉園中獨醉仙八斗待量珠玉價等閒不若一
錢辭鋒幾挫毛元銳心印都傳格守玄未礙劉郎長占斷桃花流
水洞中天

自題擬樂天

有客清談如妙玄笑思聲迹不虛傳風花煙月三千詠揔道霄肓二
十年玩世遨頭狂醉隱果眞稱首浪遊僊不知樂聖軒窗下解到南
華弟幾篇

庚申歲夏因六盤之變嘗與巴特瑪其名者買諸天日約分二道邀擊而師頗聞其人爲敵謀將遂賦此爲食言者之戒（文田案元世祖中統元年歲在庚申大理降澄即師甲寅歲也六盤即隴山也）

定交情分一何深許論傳烽過燧陰約雪神盟同脫口誓清天步共銘心我平高闕旋龍勒君取花門出鳳林須是存盟如皦日豈宜相與世浮沈

獵北平射虎

飛控遺風獵北平滄陰平野草青青南山白額威何振東海黃公厭不行徑捷鳴鶻延滿月危駕繁弱激流星由來一片爛斑錦別在神機制靡聲

共傳靈境可攄懷指示龍章與鳳釵臺白鼻騧膺橫吹去黃頭郎遞棹歌來青山綠水紆迴處萬紫千紅次第開莽獨醉仙無定所素知元只在蓬萊

次韻舟行次蓬州遊歷州境憩蓬萊堂

岳臺懷古

萬古神州就（一作覺）陸沈戰塵猶自結陰日邊笳鼓夜衣冠盡天外樓臺草木深江月和愁傳桂燭野棠無語寄春心如何黃鳥年年在不說東風怨上林

三月到旺結河有感（文田案金史地理志恤州武元王開建元年改爲旺州大德十一年割中都固安州之地立宮曰興聖元史成宗紀大德十一年趙王帶兵鎮旺元史武宗本紀至大元年旺兀即元史百官志中都留守司掌營繕宮闕及城池之事泰定帝紀泰定三年八月改中都爲大都泰定二年八月置行宮於旺兀即元史成宗紀大德十一年趙王帶兵鎮旺元史武宗本紀至大元年旺兀即元史百官志中都留守司掌營繕宮闕及城池之事泰定帝紀泰定三年八月改大都爲中都）

遼人曰王關隆察濼之地立宮曰興聖中都元史成宗紀大德十一年趙王帶兵鎮旺元史武宗本紀至大元年旺兀即元史百官志中都留守司掌營繕宮闕及城池之事泰定帝紀泰定三年八月改大都爲中都）

翁都行宮歲立中都留守司於迂火察禿之地（泰定帝紀泰定二年八月大王怨寫都）

申之地（史）女宗所引王怨察畫一地瓦農其名要之一地龜裂外史宗大斯蘇帖木兒曰農者見怨又云見怨又書明宗從北方來飲酪以前脚之地漢生大鍋云禹集云之旺結河書即此地但不知館陋未

作阿窩拄耳兒即元武宗之中都永樂北征還之沙城

楊柳盈堤凍未蘇年年旺結舊程途經春積雪隨山在慰眼幽花到
處無籬外月明人影寂枕邊燈暗雁聲孤又還虛度清明節獨倚東
風酒一壺

中統庚申詣闕寓居宮東寺口號

日華浮動臥龍邱便覺妖氛散不收佳氣鬱葱形勝地瑞煙紛郁帝
王州碧蓮花擁三千界白玉城駢十二樓可要翠深環寶勢不容滄
海更橫流

鄂諾道中 文田案鄂諾原文譯是幹難此無庸改定之本

自西宮發程至鄂諾河山重水複風雨相繼日復一日偶失
羊馬所在因記其事而賦云

歲月靜縻老思荒句中無畫寫荒涼山山水水三千里雨雨風風一
萬場致福不應煩失馬耽書堪笑竟亡羊百花留得芳非在傾蓋丹
心捧太陽一

遊大翮山

路盤空翠上青天下望皇州一點煙雲葉堆來人腳底日華垂在馬
頭前露花煙草芬蘭麝百籟笙鳴搖管絃可笑舊遊王次仲不來尋
謁酒中仙 山海經云其山在肥牛北登隊其鎮下祝燕都城郊原煙霞間如圖雉堞脈

元耶律鑄撰

七言律詩

寓歷亭

人閒無地避歊蒸忽覺涼從四座生好在醫無閭上月爲臨華不注
邊城千年遼鶴三生夢一曲南風萬古情今日濯纓知有處大明湖
淨舜泉清于家本遼上後家附無閭

秋日酌蘭皐亭

朝來爽氣撲蘭皐窈喜西山隸我曹孤奮自甘棲澹泊五噫寧苦遂
清高逆知江上鱸魚膾未抵尊前紫蟹螯誰似無何狂醉躁痛延杯
酌詠離騷晉蔡洪有孤寄論

侯家

探春人喜報來頻春色看看滿玉津紅杏雨疏桃臉嫩綠楊煙冷黛
眉顰鳳鳳篇咽歌聲轉鸚鵡杯深酒味醇應是雙溪新領要園林良
是主人新

松聲

數閒茅屋起雲峰明月天高睡正濃乍覺夜傾千丈雨不知風度一
山松人閒拍岸驚秋浪海底喧天怒老龍洗盡生平塵垢慮浩然爽
氣溢心胸

蒼蒼鬱鬱本無情何處風來吹有聲四面迅雷平地起九江湍浪一
時傾關山夜靜蛟龍吼河漢秋高鸞鳳鳴風定松閒無箇事喧天動
地可來驚

幽人耳淨聽錚錚一夕西風夢裏驚非玉非金非艸木似琴似阮似
秦箏夜闌拍枕三更雨秋冷喧天萬壑兵孤坐茅簷對明月一聲聲
是自然聲

巖聲何事韻錚錚風入寒梢鳥自驚七嶺行宮地名夜寒篩漢月九霄霜
冷奏秦箏歸心喚起陶元亮醉耳還醒阮步兵擬賦新詩慵把筆劃
然長嘯兩三聲

春梅

一夕雨風粹玉塵曉來策蹇到江濱枝頭金蕾安排破雪裏冰姿準
備春倚竹欲形閒態度臨歧微露舊精神此花底事年來早有意調
羹近紫宸

梅魂時香字

憶昔西湖雪霽芳轉頭瀟灑壽陽妝角中吹散含新怨夢裏飛來帶
舊香堪恨月樓三弄笛漫勞詩客九迴腸徘徊目斷江邊使爲問春
光底處藏

玉骨消沈一夢長羅浮山下幾昏黃祇須怨笛招遺韻一作新恨枉託風
媒返舊香蒼海樓臺渾縹緲紫陽宮闕更微茫寶貌只篆灰心字誰
伴同心與倩娘蒼海樓臺見明皇令方士跨海見玉妃太真院事紫陽宮闕見漢武致李夫人事有梅魂心字香同心梅

名

謙和尊大人領省雷字韻

乾坤昨夜淨氛埃春到南軒一樹梅驛使浮沈芳信斷東君委曲臘
封開竹篩涼月窗前雪風送寒濤枕上雷清入夢魂眠不得劃然長
嘯出門來

獨醉園梅數年無花今歲特盛中觴有索賦梅詞者爲賦

世外佳人幼婦辭袁豸之爲謂梅曰冰姿玉惜世外佳人愛春移入背陰枝鼇婆進奏
玉蓮鎖雲子勸延金屈卮世事儘他無究論醉懷原自有開時由來
萼綠花心在擬倩梅仙遣所思有緣夢梅好郎者比之仙人夢綠萼梅梁昶詩梅堂其下專植此本

和人落梅

晚來江上斷人腸占斷巖凝憶獨芳易得飄零驚短笛不勝憔悴褪
殘妝月明霜重得誰惜塵暗雲埋猶自香擬嫁與春春不管卻隨流

水怨昏黃

落梅 分得香字

咽咽戍樓三弄角悠悠江使九迴腸一窗夜月宜憐影滿地春風自好香樵悴縱無蜂蝶怨風流合有燕鶯忙水邊離下將誰惜祇對幽人怨壽陽

擬詠落梅

傲雪欺霜獨自芳雪消寒盡老何妨飄零最是堪憐處桃李無情空妬香夜月有知應惻惱春風何計可商量自從一識東君面贏得林生滿徑霜

玉泉新墨 并序

尊大人領省得江南楊氏子彬受造墨法甚神絕令舘學造一萬丸其妙即遠過雪堂覆視諸家可與李廷珪相先後焉命之曰玉泉新墨故作詩以紀其事云

柏液煤槎冷劑香枯膠點漆自仙方風生白兎硯名瞳睛瑩電走碧雲鴉背光可笑千金高索價更憐百紙碎裁鋼一作肪竚情看了人爭道且置三張在一牓一作玩冰一延方顯筆莫遮徨照酒欲狂從渙然覓紙

珍重含章承素業價高擡藻掞皇州祇緣布濩三都賦更欲恢張五鳳樓元銳銘心由白戰陳京研思爲冥搜風流坐上芸窗下落紙雲煙待解憂時余躬猶附圖猶辟亭園附遠者三賦

謹次尊大人領省火絨詩韻 并序

沙陀舊戍有老榆焉中朽者若蟬翼然附石以鑌鐵擊之即燧尋以焉通燥者穜薪之噓而可以爨尊大人領省爲首倡予從而和之

雨擊風摧歲月空臥沙老木暗藏絨一彎鑌撒手中月幾點塵飛吻角風放出夜光應有力挽回春色豈無功燧人勳業今安在惟有眞

芍藥

披猖二十四風花淑美豐融殿百華畀付碧蓬瓶粉蕊熏栽溫馥靨鮮葩無言似笑詩魔惱比韻侔嬌女豔加壯歲逐春心欲謝酥煎靡麗遠泥沙

對城南池蓮招曹南湖

淩波延佇滑相留應託微波怨未休閒偃露盤如欲語驟傾風蓋卻回頭歌珠串脫橫塘雨醉玉香凝罨畫樓好在水仙繁會處爛張雲錦待仙舟

天香臺牡丹

牡丹名品數姚黃分外精神分外香氣節得教稱貴客風標元索號花王玉妃醉露足春夢魏后倚風呈曉妝天賜寵榮光價在得無夸麗酒仙鄉牡丹有天賜榮

天香臺單葉牡丹率成重葉多葉千葉爲賦此紀之

靈根原自養黃芽（有靈根紅牡丹）標置長春胤此花（有長春紫牡丹）心喜芳時回上葉眼明今日見重葉玉樓壁起連珠樹（有玉樓紫牡丹）寶閣成屏結綺霞（有開紅牡丹）誰在一天香陣裏得人爭指是仙家

唐家牡丹（花譜有唐家紅紫牡丹）

花萼相輝瑞錦屏（有花譜紫錦屏紅牡丹）探春半度戀春情（一作明春戀春牡丹有探）貌同膩玉鏤雕就（有玉樓紅牡丹）衣是縷金絲織成（有金絲牡丹）應笑玉蓮頭鬢重（有玉蓮香牡丹）愛更金粟擘環清（有金粟牡丹又曰綫金）溫柔誰更魯傾國（有溫柔紫牡丹）只數楊家姊妹名（有楊家紫楊家花牡丹）

薦福山寺殿前牡丹

天女盤中見此花更須宜在竺仙家香名夙著謝靈運標致竟輸楊子華闕日爛摘丹地錦瑞雲開襯赤城霞（牡丹有闕日紅瑞雲紅）可憐宗正皆芳宴不著歌詩觸處誇（錄下歲時記新進士牡丹宴在宗正寺亭子）

飲獨醉園牡丹下戲題

誰作花王同樂國溫柔鄉裏醉鄉侯莫推花酒爲閒事難得侯王結勝遊婪尾豈辭延入手招腰可是要纏頭已將八斗新珠玉買斷春風與帝休

題西菴所藏佛牙

旃檀匱裏貯靈牙來自中天尊者家螳色冷侵秋夜月眞光明射晚晴霞本同舍利原無別疑是金剛事有差猶憶廣長舌左右嚼咀風雨震雷車

太極宮

空翠凝香激紫微步虛聲蕩綵雲帷金人承露夜應怪玉女散花春不知別起蟾宮修素月更明龍燭浴朱曦醉來還袖昭華琯待就倉鸞背上吹

戲書太極宮舊碑陰

憶乘縹緲命魚車登白空山詣紫虛天籟虛徐生洞府風簫冷激在

樓居九成絳雪無消息三變玄雲孰埽除唯記清寧年月日五雲關吏少霞書（蔡少霞夢書作龍溪新宮碑銘其末題云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五雲閣蔡吏蔡少霞書）

登玉皇閣周覽燕都偶而成書

勢傾幽谷控扶桑琪樹寃旌照八荒一種世間豪俠窟九重天上利名場翠簾籠日縱金鳳清蹕揭雲朝玉皇何事未祈心事了更休艱思媿平章

遊仙

六銖仙帔映花朝護蹕擬龍膽氣驕五色雲車迴日馭九莖芝蓋抵星橋閒攜鳳女批明月還縱鸞歌透紫霄半夜水晶宮殿裏碧桃花下更聞簫

琳宮月夜宴集

紅雪香閨露井桃彩雲輕葉擁霓旄三千玉女霞妝薄十二珠樓月燭高花界不應辭琬液海人休便獻龍膏文章好在通明殿醉墨淋浪鳳錦袍

奉答翠華仙伯（并序）

張唐臣等諸公夜祈大仙批以詩云玉皇香案晚朝迴小小星壇向夜開一炷信香通鼻觀翠鸞飛背酒仙來或有問予行藏者亦批以詩云春來看取百花叢粉白妖紅造化功燕子爲兒休調舌花殘明日起烹鳳祈求仙號批以翠華仙伯予平昔聞祈大仙以爲兒戲而不之信也是夜更有詩數首并滿江紅詞一闋氣語豪邁篇什可觀後因醜者以此爲答

龍燭飛光拂羽林珮環聲急蕩疏陰黃金閣浸明河冷白玉樓涵碧霧深雲隔鳳簫春濟濟月依鸞旆夜沈沈的知天必從人願得得親來拜好音

題長春宮瑞鷰鶴詩二首

蕊宸華供列仙班靈境清沈白日閒鶴駕競來趨北極嵩呼原不離

南山玉皇宮殿紅雲裏金毋池臺碧霧閑休應是彭皇化處鎮長春色在人寰

千年物外還丹使景不衡珠首重回邊還空香辭闕苑競隨虛駕到蓬萊宮有洼來門仙家得表明時兆壽域原從此日開不是瑤臺無戀處九苞金鳳感將來

李隱卿名谷與青城劉翁同舟至闌溪卿大夫修生者館之道侶贈李詩云李郎涉世似虛舟片帆來度楚江秋又毗陵家弟季天和此篇云夢蝶豈知眞是蝶騎牛何必更尋牛老夫亦慕道者次韻和之記劉李事迹劉本書生工詩奇異飄然塵外也

白公杜識郭虛舟劉李飛符袒劍裘與軼壺中身混世氣酣酒裏意橫秋運調朱鳳琢白石畊蒔金錢擊牯牛赤子返眞標指妙阿伽陀藥肯言不劉吐丹千白粒示人遺海叢不能傳者

贈坐竿道士并序

竿幾五十尺語人曰歲倍之則不數年可得上天矣其謬如此故作詩以懲之因寄長春李眞人

說似蓬萊恐更迷劉郎親涉武陵溪梭拋霞綺龍鱗澀格展虹橋鳳翅齊碁爛縱光然日月宴衣分色翦雲霓笑桃花零落春風起笑殺王嬌醉似泥

寄白雲菴趙鍊師

郊園日涉應成趣遠謝囂氛思不羣卷畫溪邊扁帽幌碧桃花下列仙班千年往事隨黃鶴一片閑心伴白雲縱倚風書徵不起可無芳信寄王孫

留題大防山孔水并序

唐明詹記大麻寺孔水云或有人浮輕舟探遠穴入須臾洞莫究其源但有仙鼠盡飛赬鱗時見又遼壽昌五年飛冥子鮮于鴻作孔水銘其序云案幽州土地記沙門惠珍嘗鑽火入經五六日方還亦不測其淺深也安知此水不與瑤池潛通桃源相接乎故開元天子每每待雨降必遣使投龍璧於此則休應響答事存諸往記焉山主如土人言洞有白龍時復出見輒化爲魚形狀絕異泰和乙丑冬忽流桃花花片皆五錢計至今洞中且有樂音不絕此孔水之大概也因爲書其

偏宮前小野桃

又登瓊華島舊址次呂龍山詩韻

不放笙歌半點閑紫霞香露怕餘殘水搖千尺地中月人倚九重雲外欄碧落更誰乘彩鳳翠屏空自掩金鑾蓬萊宮闕遺基在思對秋風仔細看紫龍西城瑤名

九龍谷

六龍遺蛻九龍蟠終古蟠龍氣象閒逐鹿得非緣石馬啼鵑應自恐橋山披天一鼎神移去落日孤林鳥自還猶託六陵惟有兩石馬在太祖陵前將春夢到人閒

發藥兒嶺過永定關詩地志作藥兒後傳作藥兒

山靈應也厭富埃宛寫幽塵象綠苔望氣莫疑非尹喜附輿須自是韓哀側驂翠壁侵雲起斜抱橫流捶地來好在舊時堤畔柳不知青眼盼誰開堤有前御時柳

傷古城次友人韻

每愛登臨趁雨晴涼生襟袂晚風清草鋪平野重繭綠水引斜陽一線明殘柳斷碑興廢地淡煙嘹鳥古今情繁華消盡市朝變花落月明空水聲

和人黃龍岡懷古（又名黃陵岡首唱作黃龍）

黃龍不負擾舟飛天意人情儘可知一擲乾坤將自賭雨周甲子是誰推若須要處長生鹿（長生鹿省中語也）可是曾收越影雖（遼南良馬有越影雖）睿德神功無籍在土花封合御園碑（燕都南御園有金元氏武元皇帝容神功碑燕俗呼爲御園碑）

謹和尊大人領省沙場懷古兼四娛齋韻

小沙場沒鐵衣堆憶昔英雄一窖灰青冢荒涼遺舊怨黑河嗚咽寫餘哀書癡信手翻新曲詩瘦扶頭怯大杯汗漫謫仙遊八表子卿歸後幾人來

讀漢書偶成寄李稚川

看罷人閒傀儡棚不知笑殺老禪僧（一作萬事從今一唾輕可憐秦隴漢鼎與）風雲依舊在無多日禾黍高低沒五陵紙上功名休理會夢中身世儘飄騰從今拼取生平醉莫惜王公喚不應

見曹丕受禪碑有感

從此建安王氣衰君臣離合可傷悲幾人石上留名日千載世間不毀時過客未知誰氏迹野夫猶道漢家基臨風讀罷一長嘆卻是曹丕受禪碑

因讀史偶成即書

一曲狂歌萬古情惜難將日繫長繩未容狐兔遊秦苑已放牛羊入漢陵夢穩幾曾驚鳥喚酒酣長欲看雲蒸莫將心事投明月領取繁花半夜燈

題漢武內傳

爛燭神光射九霄空香盧駕繞霓旌將臨紫極調金液更入明霞漱玉膏瑤水露寒芳草歇鼎湖煙暖景雲高可懷誰問秋風客忍委三山與怒濤

宮怨

脈脈情招鳳翼簫沈思塵事自無聊不唯只妬鶯聲巧且自嘗憎燕語嬌照臉光芒殊未歇守宮顏色若爲消梅花獨自驚時節肯放春風到柳條

哀長安

漢家宮闕五雲閒不似當時夢一般金殿夜延螢燭暗翠簾風絮月鉤閑笙歌竟逐人消息樓觀空餘燕往還斜日亭亭淡無語爲誰空下九峻山

煬帝（席上同諸人賦）

聲鼓凝笳宴未闌戰塵回首滿人間南山翠竹長（上聲）不起東海洪波流已乾寶鴛陸沈池館盡錦帆尾散水雲閒空餘仁壽宮前草遙接雷塘野樹煙（李密脅移檄州縣煬帝罪云舉及煬帝葬于雷塘）

決東海之波洗惡聲盡煬帝行逆于仁壽宮幾字文化

周室

風滿珠簾月殿涼水紋珍簟浪生香翠釵飛燕遠春夢寶鏡舞鸞呈曉妝空自不來行暮雨爲誰無語背斜陽含情擬絕凌波路未分蓮花是六郎

題楊貴妃遺事

玉笛聲沈玉漏長玉環心事夜來香如何更人金訶子卻比無言睡海棠雙鳳扶雲留翠輦九龍伏雨去蓮湯千秋萬古鬼坡夢應繞新豪怨壽王

漢宮

幻出壺天醉碧桃旋開雲實挹瓊膏龍蛾燭影承香霧風擁簫聲繞緒袍織女機臨銀漢動捧盤人共玉蟾高如何今日猗蘭殿吹盡雄

風到野蒿

煬帝故宮

鳳蹕鳴鑾入暮雲線牆傾影障苔痕三千歌舞春風起百二山河野
日昏石馬不嘶春自老玉樓無迹燕猶存舊時長送龍舟水空作寒
潮過海門

綉嶺宮

日射天門綺霧開慇珠宮闕照蓬萊霓裳動入清冥去羯鼓聲含白
雨來六轡玉虯罷劍佩九重花界映樓臺惜無測術（一本作揣）天公意忍
竭恩華養禍胎（首句見張祜集明皇雜錄自稱天公見獨孤及傳）

次趙虎苗遊香山見故宮詩韻

往事驚心話欲休併隨閑望入層樓爲龍爲虎人誰在鷗去鷗來心
自流翠黛影沈天地老紫簫聲斷海山秋長歌一曲西風起手把殘
花盡日留

遊玉泉

紛披容與縱笙歌蕙轉光風豔綺羅露冷桃花春不管月明芳草夜
如何靈珠浩蕩隨蘭棹雲錦低回射玉珂深入醉鄉休秉燭盡情擇
取魯陽戈（桃花夫人事見沿閑者藝劍伯謂二侍妾名宜草芳草）

次張子敬遊玉泉詩韻

併覺氛埃不更侵水天澄碧自相臨縱遊入在知魚樂浪作詩來羨
鳥吟花陣靄緣芳草合香雲濃鎖洞房深從今落筆驚風雨要識春
風是此心

次趙虎苗過玉泉懷古韻

玉泉瀟灑已年深昔日遊蹤尚可尋有意林泉堪作伴無情歲月任
相侵攜壺乘興開懷飲策杖閑遊信口吟地僻山空無過客松杉庭
戶夜沈沈

宮詞

玉輦聲沈不再過錦屏寒影夢如何露花凝夜香珠冷苔徑封春翠
暮多恐燭淚乾遺曉月妖蓮心苦起秋波短娥萬古青天在剩此人
閒受折磨

二

蜂粉蜂黃事已休凝塵空滿玉搔頭海棠酣睡醉無力人柳癡眠閑
自愁深掩綠雲籠曉月亂飄紅雨漲春流不知燕子時節幾度雙飛
入畫樓

戰三封（并序）

太宗皇帝馬渡大河睿宗皇帝馬渡漢江與金人大戰于三
封之原會雪蔽天金人大潰乃豁然雪霽月如晝一襲殆盡
因志其事云

河漢吞聲自請平冷光橫絕見長庚（是歲長庚見歲月不滅）驟揮戈去日西墜
觸折柱來天北傾威控望舒延苦戰勢微滕六縱疑兵（滕淳陽之美稱謂是日雪）
萬古名

征不庭

聞說天兵下八埏自臨華夏益精妍龍拏虎擲三千國岳鎮淵渟五
十年應欲昭堯新日月更爲殫壓舊山川可憐棘霸皆兒戲不似神
微計萬全

侍宴萬安園（和林城萬安宮園名也）

六龍捧日上層霄人海妖氛時自消五彩鳳聲喧鳥道九光芝色煥
蘭苕醴酺兕率黃金鼓（太宗皇帝降駕萬安宮爲遂宮）吹裂昆侖紫玉簫更覺鈞天
佳氣合萬枝華燭動虹橋

小獵詩

翠華東出萬安宮獵獵旌旗蔽碧空鸚鵡林停縱金勒鵰鶚裘袒控
雕弓寒鴻驚帶鵰毛雪野馬塵飛羊角風萬騎耳邊驚霹靂一聲鳴

鍋葦山紅

翠葆十月獵川中馬上書生自不窮濟濟威儀周制度番番人物漢英雄一封雲漢飛金詔萬國君王朝玉宮四合相連幾千里熊熊封入我牢籠

寬甸有感 并序

和林城有遼碑號和林北河外一舍地爲寬甸廣輪可數十百里列聖春夏遊幸所也

聖光寬甸舊煙光鋒鍋縱橫擾帝鄉昔是翠華臨幸地今爲白草戰爭場陰符消息成金匱一作傳金版六韜士將有陰符六韜雄戰分明勝鐵槍職官分紀有雄戰將軍鐵槍謂王鐵槍也從此不應將北極等閑容易許禺強莊子云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賢王有雲南之捷

詔出甘泉總六軍渡瀘深入建元勳旌旗動地慘遮日金鼓震天寒攪雲塵戰折衝貔虎陣先聲靡拉犬羊羣中朝詞客如椽筆擬一作已

與名王紀所聞

獻上賢王

神燭高明一作輝日月齊司分關艾入春睢虹霓渴飲滄溟竭星斗光垂碧落低寒暑縱催窮塞雁晨昏寧屬禁城雞無能自忖人堪笑唯有青雲是舊梯

近聞賢王春水因寄

風揭鴛鵝擾綠漪鳴蟬聲促越重圍海東青帖翠雲起照夜白侵瑤水飛玉鷺亂飛梨雪去彩鴛爭絕浪花歸非熊未必當時紀依舊煙波遶釣磯

大江篇寄上賢王以代謝章兼賀平雲南之捷

冷浸乾坤影蕩搖狂瀾萬古自滔滔遊風欲動雪還沸淫雨不收天更高留取蛇珠弄明月乞持虹釣拂神鰲渥注已厭江南草何事靈胥有怒濤

挽皇太子詞

象輅長歸不再朝痛心監撫事徒勞一生盛德乾坤重萬古英名日月高蘭殿好風雖領略桂宮愁雨自蕭騷如何龍武樓中月空照丹霞舊佩刀

韓省幹子平薦章應格朋友漠然未知忽改京秩作七言近體一首賀之

山雌澤啄競騰軒執與昂駒局短轅造物至公殊勿置窮交未喻杜焦煎鳳批一諾膺天陟馬頸三鞏朝日邊虎鼠猙兀隨秉筆銓曹常格勿從旃

元邱律縗撰

五言絕句

高城曲

城高一百尺枉教人費力賊不從外來當察城中賊

金微道

茫茫苜蓿花落滿金微道一千里驕足十二閒中老（出後漢耿秉傳又出居延塞五千里金微山）

小獵詩

虎落入長圍期門突似飛烏號驚薛寐白額藉忘歸

留別趙虎留呂龍山

燕南春色老燕北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

懷趙虎留呂龍山

過雁三四聲相思千萬里策杖倚西風行雲渡秋水

寄楊誠之

相去一萬里相思堪倚樓漢宮臨薄暮羌笛怨高秋

寄李東軒

一紀不出門三年不窺園有誰曾得似高士李東軒

送趙伯玉行

去雁失歸羣孤聲不可聞一樓花外月千里隴頭雲

懷高敞

春滿鳳城陌惜春人未來相思不可寄何處有高臺

代寄

露委花園雪夜寒香著枝春風端楊柳祇是漫搖枝

六年風雨夜一寸別離心日莫步芳草相思塵滿琴

懷舜欽

過雁三四聲相思千萬里策杖倚西風行雲渡秋水

寄楊誠之

相去一萬里相思堪倚樓漢宮臨薄暮羌笛怨高秋

寄李東軒

一紀不出門三年不窺園有誰曾得似高士李東軒

送趙伯玉行

去雁失歸羣孤聲不可聞一樓花外月千里隴頭雲

懷高敞

春滿鳳城陌惜春人未來相思不可寄何處有高臺

代寄

露委花園雪夜寒香著枝春風端楊柳祇是漫搖枝

代入寄遠

怨蝶休春夢驚烏遶夜啼唯應故山月相與過遼西

擬孟郊古怨

意妾似花枝願與春長在郎意似花陰逐日陰移改

閨怨

惜春驚白日不到回心院合照妾情人也逐花陰轉

池亭睡起

絲雨籠深院團花皺碧羅不憐孤枕夢終日戀池荷

長春閣

院僻人行少垂楊覆地絲閣高秋色早山遠夕陽遲

登廣寒殿故址

萬古消沈盡浮雲事幾場酣謌頹醉玉休得問興亡

春晚

雨餘芳草綠石盡野塘渾落日一聲笛斷腸人倚門

落花

不堪三月尾風雨又相和片片樹頭少紛紛地上多

獨醉園寓興

百品消愁藥三生解語花一時都聚在方外酒仙家

飲逸園

無何有醉隱稱是飲中仙玉瀣涵金液金波養玉泉

飲南園

皴紅醉濃露凝碧壓芳煙我有一壺酒置君花樹間

玉窗歌

玉釧垂翠箔珠幌背蘭膏花瘦露如洗月明秋更高

夜坐

香起深齋靜橫琴夜更幽千岩風雨冷一夜鬼神愁

嘲漁父

若爲逃世網卻訂釣名鉤自是鷺飛鸕鷀擊海上鷗

漁父答

世路披天險名韁足是非月明風下露吹笛放船歸

雜詠

我雖不解事知時莫如我須爲扇仁風吹滅權門火

示子

人皆緣祿富我獨以官貧富貴莫圖著恐他來逼人

蕩子

行雲思故山遊子何時還天地如逆旅光陰不可攀

題西山早梅扇頭

西山先得日南枝先得春朱曦與青帝豈屬穠花人

十六對月

月姊應吞怨無人寫所思柔情將綽態須是破瓜時

樂聖齋對酒吟

錦幛五十里胡椒八百斛那能知如許且盡杯中物

春雷琴

素匣開寒玉烏龍出秋水長到夜深時恐乘雷霧起

燈蛾嘆

白日不飛出夜燈安可親比朋不可投一作投明無意去何似暗藏身

即事

青州少從事平田少督郵洞庭春色裏誰是醉鄉侯

錢幣

白鹿殊持重青蚨豈致貧不唯堪使鬼且是更通神一作如何堪使鬼只是爲通神

得雪齋所遺竹箭因以此寄時雪齋南游未回

適足堪申意浮游亦識機未應爲信往著處即忘歸申意浮游信往忘歸著處即名鬼

南征過蜀寄題故園

水擊三千里鵬搏九萬程不應棲隱地猶待臥龍耕

大河篇

怒浪淘晴雪驚雷日夜奔洪流將碧落空自勢相吞

次韻閻州述事

首肯唐庾賦心推郭逸詩爲誰攜斗酒還酹魯公祠宋張俊自陝西回過漫天坡郭知有時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只因大小漫天後遂使生靈入四川

閨思

雁陣驚秋信蛩吟襲夜幃河源應凍徹方憶搗征衣

心事苧衣寬塵鎖菱花暗春入水聲滑水涵春景淡

問鴻鴻已歸問花花不知卻把鳳凰簫水晶簾下吹

七言絕句

雪嶺

折揚霆電決雌雄霆激狂峰電墜空如席片飛何處雪撲林聲振海

下望陽關我軍時出張掖之天山玉燉煌郡界大行宿衛將軍已抵陽關故境一作得陳雲西

陽關

振威馳突過天山擒敵如神指顧間底事戰塵收不起

天風我軍乘風雪敗敵于和林之雪嶺

陰河

虎臣信任國心膂嫉將樂爲王爪牙賈勇陰河西去路空拳轉鬬戰

龍沙我軍又自夏州陰河追擊西師前許漢燧煌郡正西塊堆後漢書烽尺龍沙注白龍堆沙漠也李陵傳士張空掌注曰爲漢佛張空掌注曰掌與猿同案亦作穿

回飛狐

震聲威聲遥出師偃旗臥鼓豈無時折衝樽俎風流在未要暄傳塞

上辭

南征紀事

揭雷鼉鼓傾天險絡漢虹橋并鬼工說是樓船橫海將擬輸吳越壽
重曜
達闥河 河名也在和林北百餘里
陳雲壓地勢眞容鵰鶚飛馳欲得風龍戰未分天欲莫不知誰復是
虞公
拒馬河
陳雲北壓飛狐口戍幕西臨拒馬河不獨擬虞公止日誓心期喬魯
陽戈 水經云巨馬河劉無
注地志作此拒字
千泉 文苑英華唐賈耽突厥列傳智
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
擁花羽騎附飛翼傾地鐵林和鳥翔黃金練愈凝霜重青玉龍爭擊
電光 千泉在大帳西北所見千泉也河間王孝恭戰泊騎于此飛鳥翔二陳名也碎甲所見千泉也河間王孝恭戰泊騎突陳乃知劍之銳也唐王仲初詩衣金棟甲也難知云常見青龍秋霜風金棟重劍光橫雪玉龍寒
西北
雙溪醉隱集卷五
遼海叢書 五
不宜有怒徒傾地自代無功可 一作爲補天爭忍競 一作效驅千萬騎又
相馳突三三年
戰沙陀 李沙陀
笑睡龍當獨眼龍更堪 一作件鴉軍都似李橫衝彼須要不從風靡除鐵山
來行戰鋒
玉門關
六合同風奉一君誰期貴介竟孤恩自從五夜傳金柝已早三年閉
玉門 時自玉門關磧路以西進路不通
前出寒
擬取安西襲玉關短兵鏖戰下皋蘭陰風勢挾天山雪凍徹河源徹
底乾
十年老將浮沮井萬里疲兵碎葉川 文苑英華唐李頎送裴將軍赴安西至衆支城出谷爭碎葉川口八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傳督諸君傳詔令問何時到海西邊
丁零迷遁遠去鳥桓傳匕土在丁零西南捍將嚴尤領丁令兵屯代郡及諸蕃丁令皆胥丁零然則令字亦有連音史記匈奴至令居絕氏
胥令爲連前漢書地理志令居孟康亦音令爲連通典丁令魏時開
爲康居北丁音鄭令音連御覽丁令亦音期連攻北海內經丁令在
隣烏孫至今尚或部落丁音顧令音連爲是北海內經丁令在東北
內其民從膝以下有毛馬蹏善走時含刺霧丁丁靈人馬蹏自膝其
日行三百里杜君卿採前史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脚以
上玉亦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蹏而走疾於馬
宗皇帝昔詔和瑞等入北海往復數年得日不落馬蹏之民是知諸家所說不加改戮相剥連
耳好怪不經世俗之所不免者也可勝詘哉
秋山二首
萬騎龍趨兩隊分翠華方自發期門內官急把朱旗颭傳道先教詔
虎賁
兩龍如霧發璿臺蔽日旌旗四面開疑自錦林花幛裏建章營騎下
天來
庭州 文苑英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阿里麻里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同鶻五城唐號北庭都護府
星羅遊騎遍氛埃似與殲風下九隊可道漢家哀痛詔未應元自爲

輪臺（庭州北庭都護府又曰後漢車師後王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今即其俗）

迴馳聲勢出崑崙拒霜人聞要路津快著靈濤天上去就傾銀漢洗兵塵

金蓮花甸（文田案張德輝邊堠紀行云吾渕嶋臕兒即大澤泊廣六七十里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與大澤州去約百餘里案此即金蓮花甸）

金蓮花甸涌金河流遠金沙漾錦波何意盛時遊宴地抗戈來俯視龍渦（和林西百餘里有金蓮花甸金河界其中東匯爲龍渦陰晶千尺松石寒晨俯視龍渦環繞平野是僕本時往來濈猴遊息之地也）

阿延川詩（劉無黨地志阿延川本遼東王夏納涼處故無殿宇惟松棚數楹而已）

倦比紛華說目人士階猶恐是勞民數間帶葉松棚下指綠莎爲翠茵

過長城

爲誰到（一作過）古長城外又自經今戰地邊木燭嶺空懸素月（一作片月）爐門山只鎖荒煙

沙漬道中

去年寒食在天涯寒食今年又別家天北天南人萬里春風開盡馬蓮花（本名馬蘭俗訛呼爲馬練今又呼爲馬運）

過駱駝山

天作奇峰象橐駝人閑牧圉肯來過紙緣頑獷成無用不識瘡肩陟峻坡

昔駕朱輪白棗駝石駝曾見屢經過蒼顏今日塵難識瘦馬服箱轉舊坡

入蜀口號

金馬可堪充錢馬錢牛那是糞金牛虛名豈得爲時用足致天兵下

益州

遊果州鳳山觀

誰是浮遊獨醉仙鳳來還上鳳山顛定應人不知名字只問南充謝
白然（高松老人名余曰風）

過花樓

絕徼層巒路屈盤欲教人歷畫圖閒行雲逼渡樓前水放出林梢一
半山

曉發牛山驛

山靈護野煙霞靜風伯清塵草樹香鶴背酒仙和醉夢不知延入五
雲鄉

夜泊青海

歸心日夜憶咸陽海角天涯不是長今夜月明何處好北風低草見
牛羊

靈州客舍春日寓懷

涼葉常先白露零草蓬寒節未敷榮十分體得春消息不似西風有
信誠（靈州塘寒過清明草始萌身前年立秋日清在此州其日便有深秋氣味）

又和林春日書事

凍折池塘百草芽颼鴻低雪怨凝笳晴窗一曲春風詠開徹滿山桃
杏花

又作日即事

客中草草過清明寒襲羅衣雨又晴夢覺畫樓春寂寂海棠枝上有
嘐鶯

野宿

清笳聲咽思裴回漠漠凝雲凍不開寒入貂裘眠不得通薪餘火撥
成灰

北風作惡晚猶寒征雁一聲雲漢間歸夢暗隨天際月清輝皎潔滿

關山

馬上偶得

誰念天涯久倦遊可堪回首又驚秋登高極目莫雲碧衰草荒山不
盡頭

客中吟

旅懷夜永夢偏饒明滅殘燈獨自挑雪外五更征雁急帳寒風冷雨
瀟瀟

白雁飛晴秋夜長玉闌黃菊傲寒霜寸心萬里雲山夢一日三秋鐵
石腸

萬里故人寒窗盟一尊清酒正含情夢迴星斗闌干夜腸斷西風征
雁聲

客中次人韻

寒鴻飛盡野雲收羌笛悠悠淚水秋有客北來歸未得倚門長嘯看
吳鉤

客中次郭器之詩韻

典盡征衣出醉鄉一回頭處九迴腸黃花滿地秋風老坐數飛鴻到
夕陽

客中二首

幾度求歸不放休翩翩蝴蝶思悠悠夢迴三徑黃花老題遍一林紅
葉秋

咽咽霜笳吹底怨浴山溜瀉何愁和林望斷白雲莫愁入水雲東
（一作天）

蒼官臺

層臺重到記登臨物態熙熙春意深手撫長松望西北晚雲千頃似

詰曲千尋近碧霄松無數繞山腰何當一値炎天候臥聽風濤吼

夜潮

銅雀臺

銅雀荒荒野草花阿瞞無復示雄誇愁煙忍鎖西陵地向日須曾屬漢家

癸卯春莫經駐蹕院廢殿 昔唐太宗駐蹕于此今有太宗佛像

野粉不留天日表夢回龍去鼎湖空東君若是繁華主滿院落英何處風

經龍珍園衛紹王闔香殿故基

國橐危時足藉辭國香消歇自當時教人普結司花恨恨不留心植佞枝

遊玉泉山廢宮故基口號

殿閣人稀樹草荒舊游空記五雲鄉劫前天地興亡夢借問山靈是幾場

春日遊玉泉道院

露桃香汎冷胭脂低映相思玉樹枝看取廣寒宮殿去涌金香汎月來時

莫春過故宮

柳陌風來雪滿沙錦宮春老野人家篤篤燕燕空饒舌明日西園自落花

過庖丁故居

青山坐對幽人老依舊春風綠庭草騎鯨一去不再來愁看落花曾未埽

過萬松老人故居有感

憶埽香雲謁上方一天花雨撲禪牀雲歸雨斂香花冷窓堵波沈替戾岡

過劉氏園

黃鳥含嚬怨未休露桃傾淚洗凝愁多情好在今成燕雙宿雙飛直到頭 今成夢中所得之地名也

莫春過劉氏亭

垂垂簾箔映重門不避貪飛燕子噴桃李晚來無藉在亂隨風雨併殘春

太極宮

步廬聲入海山寒併覺空香繞露盤天浸月波秋似水翠鸞飛滿玉華壇

太和宮

故人心事髮成絲猶指攢垣語所思元自道陵全盛日見遊麋鹿已多時

過大明宮

草履荒涼輦路開牡丹花謝已蒨苔苔錢不買春光住枉了銜花鹿又來

瓊華島

萬歲山頭萬樹松萬年基業一朝空如何太液池中水依舊羅紋起細風

重題燕都玄都觀壁

兌葵燕麥儘風埃何事消沈不再開憶得桃花凝笑處怨春愁寨滿蒼苔

重題隗臺玄都觀壁

洞鎖荒煙蒨綠苔桃花紅盡更難開劉郎依舊春風裏又到玄都觀裏來

遊龍巖寺

上方鐘磬隔花聞便覺仙凡勢自分爭信草靈堂也笑笑他猿鶴戀

松雲 北山移文詩松落陰白雲誰沼其山主自號松雲

錯落巖花是醉茵景因人勝畫難眞林泉盛迹幽棲地誰分松雲不

戀人 其山主松雲者林泉和尚闢也

管遊北禪院鼓子花特盛鄰觀且有琵琶音後遊其所賦此

鼓子花迷香世界聲婆聲振玉樓臺鬱輪袍竟銷沈了優鉢曇空取

次開

過懷來香山院

院染晴嵐樹染煙錦屏花障抱斜川不知日莫前途遠爲愛青山忘

著鞭

登吹臺凝翠亭偶成

春逐花枝落酒杯草隨春色上高臺殷勤更把重簾捲放入青天白

日來

天津早春

玉京桃李待花仙培養根芽又一年春事動人應不淺綠莎侵到水

傍邊

早春宴上次高麗國使人詩韻

白玉堂前一樹梅爲誰零落爲誰開人生顏色不常好且盡生前有

限杯

玉津池早春

嫩漪穀皺浴鴛鴦信逐輕鷗下野塘紅入小桃花綻處綠莎針短柳

絲長

白蓮池

翠扇平遮卷畫樓玉闌傾露避闌舟何如解語花長在花界長生殿

裏頭

無塵亭

白蓮自處無塵境不惜香風隔岸聞絕是冰紋珍簟下水偃潛著水

沈薰

題霏香亭

爲延花事帶香霏彌月兼旬醉不歸休道未知今日是當知四十九

年非

玉津頭

桃李無言各自春韶光堆疊與精神半皴倒景薰沈水徑引春風入

玉津

書齋展西牆

流水平橋花滿闌此歡童穉未期歡爲嫌不得西山色乞展西牆兩

步寬

魏焦孝然目其草廬曰蝸牛廬愚以行帳爲行窩尋亦號爲蝸

牛舍云

宴處行窩縮似蝸推移蝸角叩南華調停蠻觸將蝴蝶盡與華胥做

一家

絕勝元期絕戰塵指南猶示指迷津未應蠻觸相傾地不屬華胥枕

大 余湖西北弄邊蕃王遞相攻擊時也聞此語時有感絕勝學者爲賦此示之

家園即事

鶯聲圓滑綠陰涼如是青春白日長可笑晝梁梁上燕一年年似一

年忙

衡薄

舜臣過敝廬異其衡薄郁烈之氣逆鼻爲賦此示之

莫驚衡薄是流芳芬鬱癡仙起草堂試聽司園須也道主家門戶自

來香

題夢齋

文府中書五色衣含章未吐鳳先飛可堪歷歷將今是又對春風較

昨非

得鹿歎呼事已非可能蕉覆卻空歸多情最是閉窗蝶長繞瓊華蕊上飛

題庸齋

中庸今古幾人通這箇機關自不同笑殺西天青眼漢强分南北與西東

綵霞亭睡起紀夢書畫夢齋壁

浴蘭湯兮沐芳華睡起雞聲透綵霞怪得春風教夢穩盡吹蝴蝶上梨花

夢回

恨別故人千里外夢回孤枕四更過軒窗何處無疏雨不似芭蕉葉上多

辛巳年二月初四日夜半後夢中作

春寒每恨花開早春暖何妨花較遲休爲玉人驚老去春寒春暖總相宜

紀歸夢

睡鴨殘香隔夢聞曉鶯嘐破五更春千秋萬古蘭窗蝶只屬行雲行雨人

爲蝶爲周儘自分華胥元自是青春寒梅計豈羅浮月偏照凌波解珮人

西園春事

西園春事畫圖中難狀司春造化功何限花心爭動處不應都是夜來風

西園席上調元子不至

白玉堂前白日長滿前鶯燕語如簧那知沈飯非荒宴待與揚鞭問葛彊

席上

習飲醉鄉拋浩劫葆眞靈液反天和方知世上閒滋味元比神仙不較多

彩雲行雨陽臺夢羅襪生塵洛浦秋飛起一雙花上蝶晚風吹上玉搔頭

初上綰雲五湖別業

旋移松竹養煙霞人笑猖披不潤家可要廣栽桃李樹年來强半是狂花

遊壺春園

雨橫風狂過一春養花天氣少温存滿前何限關心事且是無人詳細論

翠水別業即事

或命巾車與鹿車就花深處便傾壺風流哲匠天然句狀出雙溪醉隱圖

題易安堂壁

且言居易有何難俟命由來足易安高謝畏途誠可意見人行險我心寒

終夕風雨早起書待旦齋壁

銀箭知傳弟幾更玉壺清漏不聞聲雄雞本是司晨物未可非時妄一鳴

仁壽鎖柳浪

柳浪風寒搖稻香旋移牀就樹陰涼待教野老題名號獨醉癡仙避暑莊

汎城南蓮湖

管絃聲破水雲幽浪裏香風過畫樓相與彙花折荷葉亂遮斜日上蘭舟

題合歡亭

只合歡遊引玉舟駢羅鐲忽列忘憂自從收得河邊水須信人間有
帝休

曲水遊

上巳日臨水中宴遂汎舟玉泉至桃園呂公洞

宴隨步障水西東曲水一作野色煙光錦繡中楊柳結眷垂柳帶桃花嘶上頭陽柳唐樂家歌姬名也燕俗上巳日結柳帶戴頭俗亦猶是意記上巳日柳脊之說

立落花風

延引仙人蓮葉舟衣冠雜沓載經州風流今日蘭亭會引入桃源水

方湖釣魚臺

杜梨花外杜鵑啼醉倚春風上一作釣磯眞是一聲聲更切不知猶更勸誰歸

玉溪

玉溪聲瀉玉聲寒流繞祥雲瑞靄閑卻是冰壺涼世界始知元自在

人寰

水平橋

洞簫吹罷思無聊卻下閑庭弄柳條寂寂小園春晝永一聲嘔鳥水平橋

白石山

山本無情不解愁年來底事也驚秋古今閱盡興亡恨知爲何人雪滿頭

山市吟

山閣連城日日新千形萬狀只無人自分長樂樓臺象不染長安市井塵

桃源

洞仙幽分與桃源儘與劉郎舊有緣兩手未爲無用處不妨和月弄清泉

驚風成陳花委塵白日如馳催老人只須深入桃源洞留住朱顏占
住春

過北村

麥穗經場穀倘青縣官嚴令督秋徵嘆他問著西成事斜倚鋤櫌並不應

覩田

漠漠屯雲翠拍天人諳鬼詠是豐年老農愁倚鋤竿立五穀雖成不值錢

秋日田行

野老郊迎頂斗鏟馬前行語更相呼田荒室露渾餘事乞免官徵一歲租

雙城元日

惆悵重明竟未遇塵揚滄海劫前灰誰期六合披攘際得引屠蘇是後杯

未待金鳴送曙光雁行羅列進桃湯如何白獸尊中酒盡日無人引一觴

立春前一日對雪

桃李無言盼斷春值春潛處暖生雲晚來縱有殘風雪明日人間總屬春

立春口號

細風吹綠水生波翠陌瑤阡豔綺羅春信朝來到人世滿城簫鼓醉人多

春意

千里萬里遊子去一行兩行歸雁來休倚高樓起惆悵滿城桃李爲春開

春曉

曉來雲捲四山晴睡起池塘春水平滿眼東風吹柳絮落花無語怨
嘅然
瓊枝委露凝香雪滃月籠花浸麝塵喚起丁寧休喚起苧蘿山下浣
紗人
雷發聲
連日陰雲慘不開依稀寒色滿樓臺一臺涌地鼓龍起六合洗天霖
雨來
寒食日見花開
寒食常年柳未黃今年花滿舊池塘如何春色今年早試對春風笑
一場
白日
玉溯鳴泉彈洛浦蒼龍橫沼寫離騷晴窗睡起爐煙冷滿院春風白
日高
臨春臺
爲臨春色上歌臺獨捲紅羅坐綠苔忽囀一聲穿九陌永新傳送莫
嫌來
七夕
一別相逢淚如雨不禁憔悴語相思佳期咫尺還知不明日傷情兩
別離
今日相逢明日離遨巡離合幾多時無情雲雨休遮隔人道相逢一
歲期
雨洗秋容秋氣清翠巖高捲莫樓晴似含羞色誰家女旋索金針拜
月明
中秋不見月
夜闌人靜漏迢迢雲景無情閉碧霄不見嫦娥眞面目表回盧度可
憐宵
秋日宜都道中
採蓮歌斷木蘭舟萬里長風入戍樓靈鳳不來青鳥去隴頭江月可
憐秋
儺畢酌吟醉齋
畢方鬼蜮避時儺便覺新穠氣象和歡伯解言應也道最難除得是
詩魔
詠雪
碧玉壺天白玉塵十分添起月精神從今休作輕盈態學殺楊花不
是春
故宮對雪三首
瓊室亂穿樵子徑瑤臺空映野人家天公也是灰心地更忍教開玉
樹花
更憐瓊室傷殷鑑可是（一道）作瑤臺屬夏家元自飛花將蔕葉已摶羊
角到中華
飄飄翠似覓裳舞爛漫橫陳玉樹花寧知點點飛來意生自幽人兩
鬢華
園中對雪
驚風不展瑤花限浩蕩年光落又開卻是仙娥相見處爛銀宮闕玉
樓臺
月臺雪霽
水晶簾下玉塵埃旋逐風姨去又來應審素娥殊有待已懸飛鏡上
瑤臺
雪中戲示漢臣
散花臺上千山雪晴雪樓前萬樹花觸處造門湛臘酒更休得問是
誰家
雪後吟

雪助夜寒更漏澀何能盼得到天明乾坤已落羲和手休更瓊瑤陌上行

姮娥

月姊應勞駕望舒可能圓缺爲陽烏如何竊盡長生藥卻種相思樹一株

十六夜月得人字

姮娥減卻舊精神桂魄難同昨夜新多謝清光不相負裴回終夕伴詩人

底事姮娥出海遲玉容寂寞不勝悲清光未必天邊減冷暖人情亦可知

昨夜銜杯寫我懨玻璃萬頃桂花寒素娥今夕如羞澀似怨詩人取次看

對月吟

誰遣姮娥到畫筵裴回清景不勝憐廣寒宮殿應蕭索想見人歸難自眠

崁山窖子店大風後有回風數月不已

西風颯颯過柴扉回裂雲衣纏酒旗懶舉扇來時自蔽祇知塵污庾元規

和林雨大雹有如雞卵者

誰擁珠璣積玉京縱期明月易愁晴若教不值驪龍睡不信波斯擅得名

波斯國王名阿克達布西域國土未可悉紀惟此國多出珍珠女山案阿克達布四字原文似是阿塔虫三字此館臣改定

元史郭侃傳至石羅子國敵人來拒侃一鼓敗之模斯干阿答兒算攤降　劉郁西使記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撲思阿塔虫云云

西南海也採珠蜑以革囊止露兩手屢經石墜入海沉得蚌賊縛舟人引出之住住有死者

不收

雷雹

喚起阿香雲外具低徊龍馭過神州翠甿萬頃無人掘弄散珠璣去

西園梅花

婆律膏融滴蠟開幾多香陳過樓臺風梅更是相料理吹到南華枕上來

姮娥

對後園梅花簡示諸公

莫訝冷姿淚是雪若存花態即非梅靈根豈受寒拘束直把陽和竟挽迴

早梅

一逕縈迂入草萊柴門雖設不曾開東風自洩春消息吹到梅花樹下來

燕都地寒梅僧在春

飲梅花下

除了孤高梅子眞蘭生更待與誰親無如清友延清客有似賢人對聖人

曾瑞伯云花中十友清友者梅花也博聞後集號梅花爲清客

梅花引

濟妝素服映冰肌香襲幽情暗有期滿地美人心下事怕拈橫玉倚風吸

散城錄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林間見美人淡妝服芳香襲人師雄醉寢明日起視坐大梅花樹下。

春梅怨笛歌

一聲愁笛吟龍起萬點驚香怨雪飛珍重冰魂莫回首酒痕猶滿去年衣

三月二十二日夢中詠瓊花

一樹瓊花手自栽栽成盼得到春來春來爛漫知多少羞教羣芳不敢開

題戀春牡丹

玉籍名延不世香含情惟務振流芳自緣始戀春料理是索東君力主張

牡丹

問誰能一作培養牡丹芽南一作西枕天津弟一家不枉得輪青帝力見不收

聞知是異凡花

唐家紅紫二色牡丹

誰齊（音祇）天香凝（去聲）霞彩露根培養列仙家漢皇可忍思傾國鹿走中原是此花（花譜云李唐時選種也臧云出民間氏家）

題一花二名牡丹

政綠中業擅英聲是索宜專第一名抱一足爲天下式儘消神筆與題評

雙頭牡丹

竝倚春風映畫堂相偎應說夜來長同枝同葉緣何事脈脈芳心各自香

玉盤雙捧九天香競負恩華示寵光憶得沈香亭北畔太眞臨鏡倚新妝

帶將來

野花新傍玉欄開長恨何人向此栽自是王孫不知道牡丹根上帶將來

戲題與牡丹同名芍藥

生倚英姿勝玉英一生香占牡丹名縣知也是陳驚座誰許分庭擬抗衡（勝玉一生香皆芍藥名也前漢游俠陳遵傳列侯有與同姓字者每至人坐中輿不發動既王而非因號其人爲陳驚座云耳）

長春芍藥同坐客賦

標殊孤芳蘊異香（異香芍藥名也）定知經歷幾炎涼自來不受春拘束顯是司花少主張（和林芍藥夏王前後始盛以元徽之芍藥詩開張九韶輿爲韻分得張字）

題與牡丹同名芍藥（花譜有御衣黃牡丹亦有御衣黃芍藥有酒仙紅牡丹亦有酒仙紅芍藥似此同名）

四十除品

英名竊比傾慕花王事業香奴隸萬花題品處不應花相敢承當（楊萬里詩好芳王作花相）

戲題所藏芍藥花辭

彫章開發自生春藻思敷花逐日新不獨筆端元有舌爲花須可與傳神

取維楊紅玉樓子千層閣芍藥種遲而未至

紅玉樓當在玉京千層閣合在層城延留應欲騰光價待合瓊花作伴行（孔常父芍藥譜云紅玉樓子初開時淺紅經數日乃黃或開之林州紫苗種子千層最大小開出千餘層其苗青或開青苗黃）

（缺子云）

芍藥

楊家一捻紅膩潤輿醉西施較等差倘使紅妝無籍在寶冠須也是開花（楊家一捻紅醉西施紅妝寶冠皆芍藥名也醉粉愁宜凝笑賞冠羅稱紅妝少時詠芍藥樂府中語也醉粉凝笑亦是芍藥名）

牆北桃樹

一樹緋桃幾萬枝餘花落盡未開時從今甘比牆南樹長得春風半日遲

燒桃樹根

碧桃林盡丁無痕溪色無光山色昏依舊負薪人不斷採殘枝葉更剗根

路邊桃花

不似劉郎初見時塵埃憔悴損胭脂多情閱盡行人面醉倚春風果笑誰

三月桃花詞

春盡山桃花滿枝怨春休道北來遲人人正醉春時節政（一作卻）是江南腸斷時

日日亭午大風樹杪忽見桃花一枝

贏得天桃街麗姿漸教開上最高枝司花未必能爲地便是禎風欲起時

冬日桃花同諸公賦

碧桃花擁長春洞秀出元英獨白芳一點香心瞞客笑探幽何意與劉郎

答王濟遊冬日二色桃花詩

凍得梅花開不得笑他和雪倚闌干漫山漫嶺知多少尚對東風怯莫寒

落花

瘦綠擬肥怨景澹一簾紅雪壓晴空驚湍飛去無消息吹折春心不是風

圓福院竹甚茂盛幽都一郡所未有起上人云原有桃樹百本余悉去之始植此君因爲之賦

忍教儀鳳籞龍孫縱酒劉郎道與存應說碧桃花解語可無桃葉代桃根

司春園五月五日梨花是日因事不果

雨迷雲夢夢迷春只自將春認不眞莫笑獨醒人索莫也須曾是洗妝人

已是春風釀雪香月波斜浸玉肌涼如何不入荊王夢卻逼何人娶洗妝

晨詣香山禪寺觀兩閣前後玉簪

玉簪花映清涼國露浥一作洗冰姿日未昇只是舊時香世界水沈香氣自薰蒸

楊妃菊

追尋秋色到東籬陽斷三郎足別離折得一枝香在手臨風何處寄相思

醉浮愁頰半朝一作湯紅流恨空遺滿六宮睡殺海棠春不管斷魂招得嫁春風

楊花

遊人枉自怨年華斷送春風是此花可是東君難管領一天晴雪過遊一作誰家

詠苔

露茵疊翠藉閑園神象斑斑世未傳推到東君翻古畫盡輸春色買苔錢

紫菊

濃妝新妝壓舊妝留連春色到秋光淵明老後無歸客籬下而今不孫黃

乞花

惜花入草乞花詩欲得花枝慰所思計取問花珠玉價素知都是買花貲

戊午冬十一月二十八日過閬州楊氏獻小桃十二月二日又獻杏花

誰意嚴凝運化機小桃生弩綻芳蕤東君枉了爲春主開到杏花猶未知

惜花御史

春事權輿未渠其切捕央惜花御史似蜂忙分明白著千紅紫陪奉宮花爲括香唐程宗宮中花開以币贖蒙蔽惜花御史章之號曰括香御史

錦連錢

玉炎云錦連錢余之良馬也擬其色名之

錦連錢靣玉連錢簪裊行吟輶玉鞭可愛金蓮花世界與人長結畫圖緣

桃花馬二首

花滿長春洞裏開萬枝雲錦映樓臺劉郎不道誰家物盡與龍媒帶取來

散花仙子神如水閑散瑤花剪霞綺春風吹滿錢連錢鞭碎玉鞭鞭

不起 予之繼職桃花色 備五彩來自屋上

紅吐綬

顧景驕嘶踏紫煙綠雲隨步步一作是金蓮天然紅玉飛香 花

閒醉玉仙 余避暑所川野無非命 逕金蓮川由此得名

晨雞

延予長鳴有所懷司晨期協宿陰開傾心解語扶桑日直是聲聲叫

出塞

過瓊林園聞鶯

神沈陡宮鶯在不忍頻將佞事題似與幽人說情緒盡情嘵了又

雨

雛鶯

一蕊亭皋洗清明曉殺東風陌上鶯寒勤百花開不得問他春色與誰爭

新鷹

逼駱駝山馳快馬近鶯鶯澀案新鷹 文田案金史地理志北京路大撫州柔遠縣有陽岩洞又名悲鳴定府金源縣有駱駝山西京路性耽神俊多成癖非爲霜前被凍蠅

秋鶯

落盡羣英一見愁只因天地雨經秋流鶯不道春光老對地如今調五柔

早春歌

朔風戰野地擘裂震匣瑤琴絃凍折春風不意到人間昨夜柳梢先漏洩

白雲謠

天花瑞葉將滕六明與天公示心曲一時三表表何事表曰孤忠作一臣有三獻玉

題黃梅出山圖

祖佛不識山中主良材可惜遭斤斧肩擔明月過前峰一時忘卻曹溪語

鮒魚辭

鮒託微波致微意上白蛟龍至鱒音尊俗音昨又音鯫今雖得百萬江湖寧比陰雲夜合乾坤失萬象不能分別得蒼涼海底浴重光卻與行人指南北

五將行

騰蛇遊霧相乘勢龍舉雲興相借力致使雲消霧散時要似枯魚過江泣

秋蓮怨

紅衣亂委鴛鴦浦羅幾塵消水仙府凝情照景竟無言應惜芳心爲誰苦

松聲

風低滿地蛟龍走風高萬壑龍蛇吼蒼蒼元是歲寒姿休錯思量比蒲柳

五禽詠

大麥孰簸箕漏

小麥青青大麥黃野老嘵飢空遶腸感大麥孰簸箕漏惆悵無由除秕糠

麥飯孰即快活

長安米貴不易居粒粒皆比明月珠彼麥飯孰即快活寧知西山有餓夫

提葫蘆沽美酒

黃壚邈若山與河人生安樂孰如他爲提葫蘆沽美酒快喚盡均酲

浩歌

燒香撥火

燒香撥火情發衷心知有願天必從千聲萬聲禱何事應禱時和將歲豐

元耶律鑄撰

七言絕句

嘲蝶

莫疑莊喜知爲蝶且恐韓憑有化身賭（晉情）取一生花裏活來宜隨定（一生開定今人名也御氏曰姓唐無一氏）賣花人（今江南俗潭有之潭是姓乙誤寫一也）

立秋前一日

大火西流暑氣廻青蠅心緒已徘徊（徘徊人言明日新消息天外秋風刮）地來

蛙吹 并引

樂府集曰鐃吹鼓吹也古今註曰橫吹通謂之鼓吹余清冷泉聞蛙因以蛙吹名之

兩部雜分曲調名莫疑喧聒是蛙鳴誰能碧草清泉上受用儀同鼓吹聲（齊張狗兒拜儀同日口自作鼓吹舞）

攬鏡

月讓清光日讓圓翠鬟伏背淺玻簻明知富貴自來逼誰不更教長少年

聽笛君彈琴

一溪流水漱成冰六馬噓天四座傾未是幽人堪動處試聽徽外兩三聲

聽琵琶二首

驚沙槭槭亦紛紛不覺清霜滿鬢根寒雁似啼還似說試臨窮髮望烏孫

冷風搜雨雁呼羣點點鳴鴉入暮雲何事荒寒千萬劫野人甘忍怨昭君

漁父嘆

直鉤釣鰲良可嘆片網鬬龍眞絕疑往來江上人無限鼓掌笑君不知（一作屠）

御牀 并序

閱大行皇帝所御玉牀時阿王僧儀已著窻有感爲賦

萬國趨觀上國光先皇臨御是明堂鼎湖龍去無回日更好教人惜此牀

大獵詩二首

營表交馳突騎過射聲雲布已星羅詔官點檢貔貅數奏比年來百萬多

網絡周陡萬里疆幅員都是禁圍場傳言羽獵將來到有詔唯教靜虎狼（禁地圍場自和林南越沙地皆淺以鹽上糜古之虎豹也比歲大獵特詔免殄除虎狼志西京路桓州金連川亦有扎賚營據此注以釋被文）

行帳八珍詩 并序

往在宜都客有請述行帳八珍之說則此行廚八珍也一曰醍醐二曰塵沆三曰駝蹄羹四曰駝鹿唇五曰駝乳糜六曰天鵝炙七曰紫玉漿八曰元玉漿

醍醐

粟珍彈壓倒淳之（切）純熬甘分教人號老饕饕大名非擬醉事待持杯

酒更持螯（周禮八珍第一曰淳熬注曰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特予號四凝子蒸又號稠酪蓮者）

塵沆

塵沆馬酮也漢有捐馬注曰以韋革爲夾兜盛馬乳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爲官又禮樂志大官捐馬酒注曰以馬乳爲酒言捐之味酢則不然愈捐治則味愈甘捐逾萬杵香味醇濃甘美謂之塵沆塵沆奄蔡語也國朝因之（奄蔡西漢西城傳無晉大宛傳宛王昧蔡師古曰蔡音千葛切書二百里蔡毛兒韻蔡桑葛切裘韻亦然奄蔡蔡音千葛切爲是今有異種率皆以徙事捐駕又田案雙溪以奄蔡二字爲飲蔡之本字也元史西北地附錄有欽察國欽察引漢書）

玉汁溫醇體自然宛然靈液漱甘泉要知天乳流膏露天也分甘與欽

酒仙 天乳甘降甘露一作要知天乳流膏乳天也分甘與酒仙

施蹺蹼

康居南鄙伊麗迪西沙磧斥鹵地往往產野駝與今雙峰家駝無異肉極美蹼爲炙有自然絕味

獨擅千金濟美名賓緣遺味更膾聲不應也許教人道衆口難調傅說羹

駝鹿脣

駝鹿北中有之肉味非常脣殊美上方珍膳之一也

麟脯誰教冠八珍不甘膰口說猩脣終將此意須通問會是調和玉鼎人 世號猩脣冠八珍之首呂氏春秋伊尹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輭玉膏

輭玉膏柳蒸羔也好事者名之 往高六盤產多來自熙河界有此作切開膏脂蒸見之因錄之於此

赤髓薰蒸輭玉膏不消割切與煎熬是須更可教人笑負鼎徘徊困鼓刀

行廚

已去取溫金盞酒還來請煮玉蟬羹未妨門外令三老長是簉前報五更

早發清冷泉戲題行廚家僮名三老者

玉液應期養聖胎萬花仙供爲人開祇從六甲行廚裏徑就行窩卒去來 一作案爲六甲行廚卦快就行窩酢裏來

茶後偶題

嫩香新汲井華調簪腳浮花椀面高飲罷酒醒江上月依稀瀛洲一遊遨

和人池亭秋宵思歸

風定清煙冷自消月明秋水浸闌橈歸心不與遊塵息空混滄波影動搖

和德卿秋日海棠

馬鬼別後若爲容猶帶宮妝醉暈紅把恨付春春不管似將餘恨託西風

和人茶後有懷友人

玉甌盈溢仙人掌雲脚浮花雪面堆兩腋清風歸不去爲誰吹上句樓來 史記有句強續姓施云句芒氏之後又勘志左軍官渠侯句扶晉垢今燕俗直呼爲章句之句左將

和光祖

詩篇足繼晉名流幾度思君倚寺樓十載龍庭歸不得玉泉何日更同遊

和人韻二首

十分著意送春來遠近人家花盡開多謝東君無彼此笙歌休放紫霞杯

忠臣四海年來少讒佞滿朝日更多灑淚問天天不語不知天意果如何

春日席上次高麗國使新安公詩韻二首

綠楊飛盡山城雪花影滿簾春日遲事異勢殊春是舊化工著意幾曾私

從來造物閙相弄自在翻騰夢裏身人事不知天意思欲迴天地一時春

次趙虎嵓春思詩韻

惜春彌月醉高樓不放閑人到上頭桃李亂隨流水去滿城風雨替愁

次愿希謝冬日桃花詩韻

嚴風獵獵雪成堆一夜桃花滿院開春自不知誰著力九重天上挽回來

次趙虎嵓詩韻

讀書學劍兩無成牢落無由話此情聞道太平公事了蓬窗閒殺老書生

寄謁幽都君子儒年來活計道人居而今擾擾封侯輩大劍長槍不讀書

玉泉泉下有魚龍風起波濤滄海同自是魚龍無意出月明愁殺釣魚翁

次趙虎嵓過玉泉懷古韻

綠迴芳草春長在夢與浮雲一段空休向玉泉悲故國咸陽無處問秦宮

路僻山荒碧草迷行人惆悵馬頻嘶當時樓觀尋無處落日疏林鴉亂噪

復次過玉泉詩韻四首

玉泉佳景昔人傳近築幽居碧水前他日卜鄰無我棄竹籬茅舍好相連

玉梅清淺野梅疏驛路塵空未得書獨坐窮廬情味惡漫吟新句寄雙魚

客夢時時遶玉泉碧山無數鎖蒼煙君恩未報歸難得且向龍沙待數年

廣文寥落客幽都我在天涯亦隱居料得因循渾忘卻數年不寄一封書

擬回文

詩成怨立小橋西晚日春懷傷鳥噪離別書情多寄恨遠山高處暮雲低

樓上獨來心上愁淚垂難道不腸柔秋深夜雨風迴夢煽熏空窗暗燄浮

即日擬樂天作

從臾新交與舊遊編排酒令與詩籌但言誤及功名事便索荒唐改話頭

答客問 并序

客有調余者曰閑君獨醉園賦君自謂蓮社上流又爲獨醉癡仙仙佛殊教君之所謂必有說矣因以是答

是佛盡居安樂國無仙不住沒愁鄉聽教共獻天花供更管清明分外香

雖顏爲答

日日浮沈賣酒家不知寒力戰風沙又誰知道新春色開到南枝弟

幾花 沈謂沈猶稱云浮圖也

答李仲玉白髮嘆

功名江海一浮漚睡得英雄雪白頭日月如飛留不住鴈行山色又橫秋

贈御史

四海嗷嗷屬望聲繡衣直指下天庭好將羅隱秋蟲賦自此書爲座右銘

戲贈隱士劉仲明

愛仙無藥可登雲愛酒無錢可計春只說南山有佳處如何猶自是閑人

秋日行次池上戲贈釣者

垂白窮居野水濱祇疑秋水是龍津神龜已死三千歲何事持竿不顧人

重醉修眞宮錄師

玉檢素書魚附去錦箋瑤句鳳銜來桃花流水長春洞也望羣仙許再開

讀書樓贈道士

道本無名莫强名在人呈露自然情樓頭山色門前水不是天公彩畫成

爲閔俳優諸相贈優歌道士

一曲春風踏踏歌月光明似鏡新磨誰遊碧落騎鸞鳳記姓藍人是彩和

近體隔句贈人

不知何事傷遊子漫折閒花盡日吟轉覺忘機是嘅鳥靜依芳草說春心

戲諸公省集

萬事人生前已定須知禍福不由人誰憐四海生靈望浪著閒錢問鬼神

送許大用選渾水

臨岐促我送行詩信筆成詩送子歸望斷碧雲天不盡西風殘日雁南飛

送劉仲素行

積雪凝雲失遠岑西風千里暗悠心送君歸去寒山外寂寞歸來獨悵吟

用輔之送晉之詩韻

執手溪邊酒一杯羨君歸路過金臺因風寄語能詩客褭褭新詩早寄來

送王彥高

世間無物可勞神風外浮雲陌上塵還笑鳳凰城下柳長條不解挽行人

送焦寶國

雲壓荒涼寒樹依倚樓停酒望君歸一天風雪晚來定凍合乾坤鳥不飛

送王君瑋

半嶺斜陽天淡淡一川衰草角悠悠雲山望斷中州遠衰草斜陽滿目愁

送侯君美

寒鴻不度暮聲哀況復分襟把一杯望斷野雲人不見滿天風雪下高臺

送丁仲華

歸旆翩翩挽不留別離詩思爲君求西風落日重回首何處青山是宿頭

送人遍遊江南
就花便買金釵澗縱酒休頹玉斗山須信人生行樂耳此行莫問幾時還

送行人二首
十年鞍馬往來程學劍讀書兩不成故國英雄應笑我苦吟佳句送人行
經過離亭知幾度從前端的一千場只疑折盡無情柳不意東風吹又長

送旧錬師行
從姪三山相見稀又馳雲鬲幾時歸楊花不領東風管到處將春自在飛

憶李東軒
枚卜雲山醉隱居可能無地置犀蘇鴛飛鴻去翔寥廓羨殺高人李上都（一作眼寒鴻翔寥廓此東軒留別余之樂府中語山谷何如盧郎鴈飛鴻注云盧微君詩飛鴻歸隱也）

寄李淵
只須臍覷鴛鴦錦更與重圍翡翠樓不信西風將白雪使教吹上遠人頭

寄楊子美
萬里關山人去後一江風雨雁來時悠悠自別無消息漫草新詩寄所思

寄國範
睡起有寄
連日輕陰護好花幾場春夢繞天涯尋思不記相逢處又入街西賣酒家

賀子所寄
風流玩世酒中仙獨醉仙名蓋世傳詩價一如聲價重且將錦繡裹山川

寄家兄
碧雲天外寄相思疊紙封愁鬢欲絲一枕曉窗春夢好東風嫋漫小桃枝

奉寄郭仲益錬師
瑤草祇堪塵外種風簫當就月中聞應憐漢女臨溪水閒洗榴花染白雲

西齋述事奉寄東都故人
酣觴始得離騷味恨殺靈均說獨醒待與解嘲還自笑默然翻守太元經

寄歸二首
深庵閴閉定自珍千金一笑萬金身筆頭無舌傾心事不善流觴說不眞

幾溯青鳥報芳塵終是將心寄不眞一紙短書分付與慈珠宮裏弄珠人

寄人
囊括乾坤計未疏不知胠篋竟何如如何萬里驚塵座未奉平安紙一書

春日懷王潛遊禮伯

長記尋春信馬蹏書橋流水亂鶯嘲別來往事渾如夢明月滿庭芳

草齊

懷李舜卿

北來得見鴻音少南去徒來蝶夢多一曲高歌人萬里幾回無語上

高坡

懷曹通甫

流水迢迢芳草勻相思吟殺倚樓人萬里關山一壺酒與誰重醉風

樓春

代人作

玉簫拋曲錦停梭卻倚妝樓怨夢多心在故園身在客一聲秋雁過

瀋沱

席上和光祖上僉事壽詩韻

西園仙居亭對雪命酒作白雪囑

素娥標板象牙牀低按秦箏薦壽觴翰林風月三千首一歲從頭上

一章

爲人壽

漫漫寒雪望來迷喜見孤松漸出堤一歲只能生一寸與君相約碧

雲齊

題壽人八十卷尾

未入非熊惜壯圖卻簪黃髮掩仙居空花不拼眞入眼一任春風撼

太虛

代書答征西將士抑絕所請

一同遊蜀道登天回首斯須十二年老我風神今不似劍門關內陳

場前

磨劍行

故國江山夢裏行不期今日果長征劍華休遣塵生澀萬事人間總

末平

醉去來辭五首

唯有樂天知道者（予昔自號獨醉道者）祇欣歡伯意安哉（安哉酒器名也）慇懃且莫相

迴避著去相將醉去來

爲慕公和愛嘯臺（雙溪北山有嘯臺）結茅特就北山萊須非樹揖風飄處

莫厭歌呼醉去來

啓事許誰當首肯謀生休自謾牙僕（牙僕見陽子）槃風捕影非吾事問柳

尋花醉去來（一作乘去安開醉去來）

日日名花次弟開看長春色映樓臺同花可要司春子準備西園醉

去來

可愛風流趙宋臺與香風引到蓬萊誠知宦海風波惡離了風波醉

去來（一作醉去來今醉去來）

西園仙居亭對雪命酒作白雪囑

囑與屬同音蘇回切李涪刊誤言屬酒二十拍促曲名三疊

屬屬合作喣喣馳送酒聲後誤爲平聲李正文所說亦然

則余以字書驗之爲平聲於義爲得啐一字凡幾音一音蘇

內切曰送酒聲囑一字凡幾音一音蘇回切曰促飲也又囑

送歌也程林曰屬與囑同則囑酒也以佐酒爲義唐人孰語

也

玉花團結就冰桃玉藥凝香襲凍醪時自唱歌囑痂飲踏歌白雪代

離騷（見曰園丁獻乘桃凍桃時為桃也）

情知白玉蓮花酌豈抵天然白暖杯玉友也須期白雪緩歌惟命雪

兒囑

誰長更得非中聖自愛惟知是上尊只許飛瓊歌白雪緩歌催捲玉

罍器

風流天上玉雀君應爲花開種玉人延命陽春將白雪立生春色人

壺春 生容酒名 憲春園名
浮雲盃裏酌雲液 西園有浮雲盃 明月杯中酌月波 廻娥遺劉明月杯 月波龍王家酒名 白
雪調商誰可和散花天女與韓娥
橫笛引 并序
許雲封說笛有落梅折柳二曲今逸其辭因次韻野梅官柳
以代其二曲爲橫笛引云
雪梅清瘦怕春知待結同心與阿誰誰許雲封將怨笛引吟龍去隴
頭吹 一作更教橫去聞如吹邊道驗泳梅香中別有酷清隔不知素良可人意阿京輯記有同心梅
爲誰折柳雪長絲橫笛知誰引所思春水綠波芳草路枉教愁殺路
傍兒 杜工部佳人雪藏絲兒曰雪袖藏也
落梅流韻遊金谷折柳傳情寄玉關蘊結長思無計解只應心曲是
連環 落梅流韻驗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良封洛京卜語也文伯宴遊一作幽
野梅官柳得長生寫出龍吟與鳳鳴已許雲封封怨笛不教人世有
更風
閨史

愁聲 一作人聞休更有愁聲

四公子廋辭體四首
細腰宮裏芳菲處唯有金衣公子知嘗笑何郎暮春怨紹蘭只寄一
墨兵
讀史
瓊枝秀出迷春洞碧月光生媚玉樓傾國佳人足傾國無愁天子得
無愁 高齊後主時號加愁天子
軒轅事業與唐虞總起規模後世書後世一作業玩兵除德讓不知終
古更何如
樂毅
一舉全齊縱二城風雲慘澹五年兵奈何不世興王業事已垂成閒
已行
讀汲黯傳
多欲危言已動心積薪餘論更駸駸足令不得中郎位枉被人譏淚
染襟
淺清
燕燕鶯鶯滿鳳城好花時節更關情自從雙鯉消池後惆悵春流越

讀王滌傳

隨波逐浪順東流幸得成名下石頭勾當江南公事了五湖須更有扁舟

讀晉書蒼溪石壁

錢神足惡魯元道崇讓莫推劉子眞由此儘知當世事得教懷愍不蒙塵

讀隋書

二百世猶嫌短促三千年已是尋常神州一作長安祇在天西北天下如何號李唐

元夜讀唐開元天寶故事

黃閣星繁千炬燭紫宸花爛百枝燈溫湯不沃權門火豈覺漁陽已沸騰

月宮遊并序

唐逸史羅公遠多祕術嘗與玄宗至月宮得霓裳羽衣曲一說開元二十九年中秋夜帝與術士葉法善遊月宮得霓裳羽衣曲更有數說皆不同開元傳信記玄宗夢遊月宮得紫雲迴曲韻遊客只伴兒嘗在月宮未到海棠花睡起豈知愁雨復愁風明皇雜錄曰帝幸蜀南入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即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讀裴綠野傳

未必求全便自全事須元自貴天然堂堂聖相裴中立晚節浮沈亦可憐

讀劉賓客集

仙桃滿觀紅似霞橫去聲得人人處處誇前度劉郎應有問兎葵燕麥又一本作是誰家

弔王文從之終於泰山

月搖滄海魚龍泣風蕩荒煙草木號自是清名埋不得巍巍千古泰山高

醉讀列子

獨醉亭中獨醉仙唯知仙道辨逃禪等閑嚼蠟橫陳際卻味沖虛立命篇

觀唐太宗像

丹青得許近天眞日表龍姿肖所聞功德兼隆古無幾可憐不贖益都君

題明皇出江圖

偃月堂成已禍基徒令千古罪環兒中原戰血生荊棘可惜一作何事三郎兒事遲

題廢館醉仙像

雲臥霓裳冷畫屏夢魂應繞舊旗亭如今醉著誰家酒猶自頹然醉不醒

題鶴仙夢驚圖

夢中了了久忘言戲寫雙瞳亦偶然萬古有形皆幻影此身初不異丁仙

題藍采和圖

終日躚躚舞綠袍有錢繩串戲兒曹爭如收腳床頭坐滿眼春風醉碧桃

題馬元章水墨美人圖

爲嫌脂粉污顏色故著尋常淡薄衣借問赤烏緣底事窮魚深人烏高飛

又美人二首

傾危花界總花神誰計還丹與反眞難說玉皇惆悵事分明差殺月中人

衣翦湘雲裳翦霞出門羞落樹頭花東君也雪司花恥卻縱春風亂
鬢鴉

觀畫玩蝶美人圖

花不知伊蝶不知粉香旦旦拂花枝玉纖不放輕盈去怕引君王顧
盼誰

佳人惜梅圖

玉骨冰肌瘦雪宮壽陽殘夢推春空不知吹人高樓笛卻挽長條問
曉風

香迷蛺蝶圖

竊處得非韓御史啖來知是薛瑤英只除哲匠生花筆得把南華夢
寫成

題織成雙禽

組工得許近天眞一段幽芳照瑞雲應是深閨孤恨切雙禽託意學
回文

太宗馬圖

大秦獻海爲封客大漢炎人乞（一作是）附庸遙（一作絕）想鞭笞天下日此
圖應自是雲龍

題秋江柏石孤舟圖

煙涵老柏蒼龍瘦雲靄高峰冷翠橫野渡無人渡秋水一江秋影浸
寒晴

跋醉仙圖

臥抱春風醉不醒幾時飛得到昆陵糟來恐洩天機事也待教人問
不應

跋彭氏所藏寫雁

瘦荻枯荷野水深畫工多意作輕陰雪聲驚破歸飛雁一片瀟湘萬
里心

桃花源上避秦人扇頭

碧紗洞裏桃花陌只許劉郎擅好春一片閑臺風外月不知元屬避
秦人

題扇頭

孤負提攜避暑宮見延明月引清風縱然秋風爲移奪終感殊恩在
篋中

元日上尊大人領省阿鉢國夫人壽

莫求天上長生藥已得人間不老方看破古今如一日年年春色似
尋常

詠梅謹上尊大人領省

長笑庭（一作卷）花各樣（一作白）妝競呈春色占時芳孤標冰雪年年伴只
作人閒獨自香

謹次尊大人領省懷梅溪詩韻

好將元亮林泉興濟寫王維水墨圖心遠地偏人不到閉門讀盡五
車書

謹次尊大人領省題靈春園詩韻

萬壑雲煙增壯觀一壺天地入雄歌公侯何物堪人老自是（一作付與）兒
童爲（一作撫）摩

南行寄呈尊大人領省

一夢黃粱不待炊若爲流淚滿征衣目前西塞（北界地名）身南渡腸斷東
風心北飛

寄呈

神詠人歌不忍聞若爲天地淨妖氛重封一紙匡時策哀乞蘭臺款
奏君

搔首躊躇淚滿衣東風渾不管相思相思一樹梨花發立到黃昏月
上時

護先妣國夫人喪南行奉別尊大人領省

淚滿雲牋未愴神高樓望不見飛塵重重門戶無人到深鎖桃花一院春

燕城之北乖三十里有甕山原先妣國夫人墳宅在焉予過之哀感不已而貯之詩仍寄呈尊夫大領省以慰其感云

仙佩飄飄鴛彩鸞白雲深鎖甕山寒自從好夢風吹斷誰念孤兒淚不乾

彩鸞飛去幾時廻望斷青天望不來二十二年恩與愛若爲心地不成灰

醮臺霜冷紙錢灰醮罷秋風獨自廻滿面塵埃人不識緩驅灰馬吾家良馬也入城來

憶尊大人領省二首

一上居庸萬里心居庸關上望和林和林城遠望不見日落雲明山水深

欲迴鬧棹更夷猶事出沈思得自求霜雁不來書斷絕水寒煙淡倚高樓

憶尊大人領省二首

一聲長笛野雲秋思上高臺最上頭紅葉暮煙人北望青山落日水東流

一度思量一度秋一回傷極一低頭躊躇搔首無人會一作悠悠無限關心事

待下樓來卻上樓

拜書尊大人領省甕山原塋域寢園之壁 并序

尊大人領省塋域在燕都面北一舍西至玉泉五里寶曰甕山寢園居在昊天罔極禪寺之右正寢去隧東北百餘步皆尊大人居臺省竟爲伴食所沮會不得行其道之萬一屹然特立如底柱之在橫潰天下人之所共聞知者也悠悠之徒

嗟嗟之口務欲中傷聞其橫議則必笑謂左右曰不足介意吾固知不免爲任尚輩謂班超無奇策其言平平耳若輩後必自知當無與論自定是非自別矣曾不數年一如所論

太平與亂俱無象先覺分明儘有閒閒氣欲常遊帝所旱霖終不沃人寰

曉聞行宮遷居

曙色將分夢欲殘一天星斗冷闌干攬衣推枕出門去揚子江豪怒曉寒

惜別

憶昔相逢各少年幾臨風月醉華筵悠悠別後空回首風起楊花雪滿天

漫興

誰會前得膠黏日誰解拽將繩繫風豈道花枝與人面大都都得幾時紅

信筆

自從得踐老成域曾不更登年少場空賦烏棲夜啞曲可憐誰是賀知章

感懷

屈蟄人間薄宦情千鍾從此一毫輕人心直要平如水水面風來更不平

所思

望外青山斷復連望中明月缺還圓碧雲暮合橫長笛目送歸鴻不盡天

述所思

忍竭聲華足笑林也須當問若爲心可憐一自施行馬更說重門似海深

自笑

獨醉仙居獨醉亭只緣耽味洗心經可能卻使談天口唯誦金人背上銘余號洗心經爲酒爲

青山

青山不作青春老萬古千秋色自新休去西園桃李醉晚來風起易愁人

無何醉隱

白石先生何日老青蓮居士幾時醒若須要得留靈景索與除憂舊福庭

對酒吟

莫勞鄒律喚春回雪盡北山空自來還笑獨醒成底事壯懷須對酒杯開

獨自來

日日樓頭獨自來別離情事若爲裁東風倚遍欄干曲入在天涯回未回

春詞二首

晚闌香露泣愁紅睡起沈吟遶露叢蕩子不來花落去教人怎不怨東風

容恨勒花春事晚及開零落卻生嫌春風若不曾相識何事頻來揭畫簾

初聞仙音樂

催花白雨街芳春香澤覺裳入夢雲曾是長安年少客天津橋上月中聞

因聞樂戲贈友人

薔薇露濕寇萱潤桂子風飄月殿香猶是蛙鳴聲醉夢欲教人說是歸昌

金樂歌

百花氣色雖千變萬劫光陰只一般金樂既和行樂在我將天地結心歡

明妃二首

漢使卻回憑寄語漢家三十六將軍勸君莫話封侯事觸撥傷心不願聞

散花天上散花 梁武帝 誰說香名更未聞薄命換移仙壽在不須青塚有愁雲

征婦怨

錦織迴文織過秋千絲萬縷織成愁停梭心口私相問誰在淩煙閣上頭

詩餘

鵲橋仙 閭州得稼軒樂府全集有西江月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閑宜睡戚曰不君道宜笑宜狂宜醉請足成之

皇都門外玄都觀裏露井樹傍歌意先生憑忍顏繼齊梁後塵清明季　酒龍歌鳳莫相迴避就取逢場戲且聽人勸要推移更宜笑

宜狂宜醉 古歌詞桃生露井上李生桃樹傍桃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

太常引 題李隱自文集

扣聲寂寞播陽春看流水混行雲大雅扶輪忍顏繼齊梁後塵清風明月四時長在光景自長新不見謫仙人更何處乘槎問津

眼兒媚 繪泉和高齋過煬帝故宮

隔江誰唱後庭花煙淡月籠紗水雲凝恨錦帆何事也到天涯寄聲衰柳將煙草且莫怨年華東君也是世間行客知過誰家

木蘭花慢 丙戌歲避永安故宮偶覽太液池遺趣桂窟殿天香閣同坐中諸客感而賦此

花枝臨太液解語入溫柔街桂窟低迷天香飄蕩倒影遲留須知畫圖難足更青山環抱帝王州　風吹繞瀛洲記水淺蓬萊塵揚滄海一醉都休華胥夢雖無迹甚鼎湖龍去水空流青鳥不來難問玉妃

幾度仙遊

雜著

花史序釋

雙溪主人因移接牡丹暨作天香臺天香亭天香園三賦後分種芍藥有芍藥花選辭三十三首由是繼編花史客有識者曰先生平昔以意氣自許而肆情花草其負初乎主人曰子不見夫前代明君名臣高人隱士吟詠悕性體狀花卉而遊戲翰墨場者不可勝紀唐內相陸敬輿（疑下有脫字）後不著書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吾修花史亦將傳諸同好有何過乎客曰然則君以牡丹爲花王唯芍藥爲近侍理宜盡乎主人曰不然吾以若使靈均閔吾衆芳蕪穢無啓予之嘆試爲吾子縷析之牡丹姿豔萬狀皆絕故以牡丹爲花王梅有和羹之任故曰梅爲上公槐爲三公之位故曰槐爲三公松有大夫之封故曰松爲大夫竹有剛毅之姿故曰竹爲毅士芍藥有近侍之稱故曰芍藥爲近侍紫薇本署以中書故曰紫薇爲中書（開元中改中書省曰紫微）文冠策名於翰苑故曰文冠備翰林（唐令要元文冠之在翰苑白之）木筆有可書之狀故曰木筆備太史（木筆似木蘭見洛陽花木記）拒霜有捍拒之義故曰拒霜備致師（拒霜即芙蓉也）屈軼指佞故曰屈軼佞草令人不惑故曰甘棠驅惑（棠梨蠹記曰甘棠令人不惑）迷穀曰平露爲省政甘棠驅惑令人不惑故曰甘棠驅惑迷穀佩之不迷故曰迷穀指南篦蒲驅殺蠱蠅故曰篦蒲驅蠱蠅蠱蠅依屏開落故曰莫莫知晦朔（屈軼平露篦蒲莫莫皆見天香賦注篦蒲即倚蒲也）照天有相日之光故曰照天有相日合昏有知時之性故曰合昏戒夜（合昏見天香賦注）香冠諸果之首故曰仙李司春（蓮異記曰仙李綠色李棠瓯史補云李直方楊第四果皆名以綠李爲首）榴有夏景之宜故曰榴花司夏本犀專九秋之香故曰木香司秋山茶有冬日之愛故曰山茶司冬蒼官有四時不悴之色故曰蒼官總四時玫瑰薔薇寒芒健刺卒不可犯故曰玫瑰薇蕪薔薇維垣臺有淩霄故曰淩霄維臺（古今圖記云有淩霄花品）宮有望仙故曰望仙維宮（望仙花見青州花品）

漢有仙宮（望仙殿在甘泉宮）殿有長生故曰長生維殿（華蓋殿在金沙洞口）洞有金沙故曰金沙維洞（金沙見王文公集及梅龍翁集金沙記）祠有王母故曰王母維祠（王母祠在玉蕊峰上西陽雜俎云唐昌觀有之）龍香芬馥故曰龍香郁烈（龍香出海南）春鳳婆娑故曰春鳳毬毬（毬即玉也）仙人承露（仙人掌名也）葵心傾日故曰葵尸朝日之位桂自月降故曰桂即夕月之次蓋有鳳蓋故曰碧鳳維蓋聚有鳳聚故曰金鳳維聚金蓮爲寶炬取金蓮花之制也（金蓮花炬見令狐綯傳）瑞蓮維蕙灶取瑞蓮蕙爐之比也（瑞蓮香爐前內有之）幌有珠幌故曰珍珠維幌繡帶若綾故曰繡帶維綾障有錦障故曰玉被維障裀有錦裀故曰地錦維裀（地錦花見洛陽花木記）仙樹可以療飢也故曰仙樹維庖帝幄之若帷也故曰帝幄維幄黎花巫娥之名也故曰黎花薦枕席（黎花巫山神名也王昌齡詩云落落冥冥路不分夢中喚起黎花雲蓋詠此也）櫻桃鄭后之諱也故曰櫻桃主中閨（櫻桃石趙鄭后之名也見酉陽雜俎）拒霜有捍拒之義故曰拒霜備致師（拒霜即芙蓉也）屈軼指佞故曰屈軼維御史平露旌政之得失故曰平露爲省政甘棠驅惑（棠梨蠹記曰甘棠令人不惑）迷穀佩之不迷故曰迷穀指南篦蒲驅殺蠱蠅故曰篦蒲驅蠱蠅蠱蠅依屏開落故曰莫莫知晦朔（屈軼平露篦蒲莫莫皆見天香賦注篦蒲即倚蒲也）照天有相日之光故曰照天有相日合昏有知時之性故曰合昏戒夜（合昏見天香賦注）香冠諸果之首故曰仙李司春（蓮異記曰仙李綠色李棠瓯史補云李直方楊第四果皆名以綠李爲首）榴有夏景之宜故曰榴花司夏本犀專九秋之香故曰木香司秋山茶有冬日之愛故曰山茶司冬蒼官有四時不悴之色故曰蒼官總四時玫瑰薔薇寒芒健刺卒不可犯故曰玫瑰薇蕪薔薇維垣臺有淩霄故曰淩霄維臺宮有望仙故曰望仙維宮（望仙花見青州花品）

十六國春秋）賞草宜男猶萱草花之宜男也女貞抱節猶女貞浚冬而不凋也花事之盛在春故曰長春司花酴釄以酒得名故曰酴釄司酒酴釄本酒名而新開花顏色似之故以爲名見一谷偶中）禮尚師古故曰古度典禮（輿錄地理志曰廣州有木名古度不花而實）樂者樂也故曰長樂典樂（唐蘇頲有長樂花賦）八仙有文昌八座之相故曰八仙侍坐（八仙花見洛陽花木記）萬年有天子萬年之稱故曰萬年稱觴而長壽仙有壽仙嘉名故曰長壽仙爲嘉賓蓮有君子之風故曰蓮爲高士菊有隱逸之說故曰菊爲逸民蕙有佳人蕙心蕙質之喻故曰蕙爲佳人蘭有穆若金蘭友之語故曰蘭爲勝友薝蔔花著釋典故曰薝蔔爲禪客海棠爲花中神仙故曰海棠爲仙侶（賈耽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椰子有靈根飲之得醉（見交州記）故曰椰子爲醉聖（見李珣仙集）青田核如瓠遺水成酒故曰青田爲醉鄉（許田見道書古今注青田大如五六升瓠）酒樹花汗自成仙醴故曰酒樹爲黃爐無忠子有傳故曰無忠子逃其傳（李昇山有無忠傳）檢有檢錢有檢夾錢魯元道有錢神論故曰檢兄有錢神之論

橘中一老後稱橘隱左太沖有招隱詩故曰橘弟有招隱之詩（樂府解題）云小山之徒作招隱之賦以擧其志後左太沖有招隱詩余昔游嵇山慕仙蹤迹補隱二字檢兄橘弟見淮南子）水仙迹著琴曲故曰水仙紘歌（水仙操見琴書水仙花見山谷集又見張文潛集加菉澤花浮黃其幹如萱葉秋深開至來者方已雖新得不貧）海仙嫋嫋故曰海仙低徊（海仙即錦帶也見王元之集）躑躅行不進也故曰躑躅徙倚（躑躅花見元微之長慶集有紅躑躅）虞美人可使昱舞故曰虞美人昱冶舞之態（虞美人草開似罌粟花吳香譜）長命女可使侑尊故曰長命女爲侑尊之容（長命女又曰二奈花見洛陽花木記）金錢有金錢之號故曰金錢買笑含笑有含笑之名故曰含笑承懽自碧蓮而下至乎君子皆花木花也故曰碧蓮花擁紫陽宮女玉簪錦髻四季承鮮萬葉迎春（迎春花見洛陽花木記）延嘉賓連都念時好交讓如何君子在焉臬桃厭伏邪氣主殺百鬼故曰臬桃辟邪（本草云桃一名桃枝一名荔枝）益氣理內故曰荔枝理內（張江陵枝賦云有冬食于百盤氣而理內）邪不能神內即平理可謂無虞矣故曰能事畢矣

四擬子釋

雙溪狂道之狀北山逋客之迹白蓮居士之行獨醉道者之德相與雍容澹乎自持恃其所長多其所宜或拒或違或行或隨相忘爾汝與夫研媸氣其合也道其同也滂礴爲一探其賾也索其隱也析爲四擬

獨醉道者自警

有雙溪詩（一作桐）隱謂獨醉擬仙曰願（一作敢）以蘭臭之言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夫以自然之閒氣爲不羈之毫傑彷徨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三日月而膽光一冰霜而抱潔推斯志也信斯心也齊萬劫於一瞬甄萬物於一寫蔑抱清風於箕潁傲表天下於姑射者也等章甫於泥塗埒靈圄於土芘者哉

有以擬卞彬禽獸決錄曰爲請者戲爲賦此

騶性蹇而驎騾性乖而劣牛性擬而頑騾性鈍而拙奔逸絕塵駑出軌轍非所望於斯列騾皆可以代步之勞實匪余心之所悅也

贊

酒贊（并序）

客曰僕聞賢哲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酣適爲務醉隱於是懷尊抱爵延聖引賢乃爲酒贊

羲皇上世康狄未作醇德爲酒饗道爲酌醉時以澹和味人以淡泊使耳目不營形神淡漠　德下衰澆澆散朴僞推妙理庸延來樂從事千鍾仁醨義酢委質糟邱流毒肆虐他彼殊爲尤物遇此反爲狂藥計吉凶之起造實就人之善惡無功華胥伯倫天幕純潛粹隱天民先覺近君子之醇懿遠小人之孱薄策優容於神聖審去就於清濁朝耽暮嗜古人糟粕囂變澆俗返眞抱慤庶宣聖賢之至化罔墜文武之斯道永期美祿於天公頤養天下之衰老

獨醉道者自贊

酒德有頌酒鄉有記酣觴自贊四擬獨醉或設武備或修文德足啓賢路足躋聖域

醉聖贊

爰有大人高蹈中區僑處無可嘉遯優居依聖附賢味道之嗾保其眞鑒守其天符竊號醉聖妄稱潛夫筆耕舌織鎔經鑄書簸斥戚施規逐讒諛論削闕茸議除閃撿離離優優睢睢盱盱迭居遞宿仁義蘧廬以天爲蓋以地爲輿揮斥八極縱意所如不爲物拘不爲物娛不爲世拘雍容樂國寄傲華胥榮如辱如有機有樞樂天知命獨與道俱

紅吆撥贊

余有良馬曰紅吆撥取韋莊紫陌亂嘶紅吆撥之語名之諸突厥部遺俗呼今之諸色桃花馬爲吆撥唐天寶中得大宛汗血馬曰紅吆撥丁香吆撥後易其名曰紅玉輦飛香輦

騾性蹇而驎騾性乖而劣牛性擬而頑騾性鈍而拙奔逸絕塵駑出

騰虛希聲超折九逸失其權奇八駿驚其沒滅飛雲鏞分越絕電朝
金微分暮玉關庶質子淵之頌人馬相得之說也 玉臥見水經注

銘

醉吟齋銘

形範天地耳隔雷霆援筆輒書醉吟齋銘詩壇酒將陣相與出奇兵
無何擅懽場偶戰拔愁城

鏡銘

應物無私不言善應黑白自證妍媸自定肝膽可昆衣冠可正亮聖
人之存誠其用心也如鏡

酒銘

維王養生擒奸奉公洋洋聖德蕩蕩神功宛然金液穆若春風是以
被其澤者必自化於醇醲 唐子西號酒爲養物逾余號以養生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頌

聖壽頌

鶴髮孤臣拜手稽首長跪稱觴金液玉酒竊比華封祝聖人壽天齊
其長地等其久

有以靈壽木爲王子壽者輒獻頌曰

時好古度無忠君遷靈壽君子長生萬年 註晉紹子曰北阜有木焉名曰古度不華而實蕪文曰無忠木名也崔豹古今注曰此木爲器以服御邪魅故號無忠劉欣期交州記曰君遷樹名也魏王花木記曰君遷樹似山茶子如馬乳前漢服虔注曰靈壽木名也由海經曰廣都之野靈壽實華背宮圍名曰君子樹如聖松洛陽記曰君子樹名也廣志曰君子樹之長生樹背宮兩名曰千歲樹名也華林園有萬年樹名曰光明殿前有長生樹鄭中

原跋

雙溪一代佳公子也垂歲作詩有聲每一篇出輒誦人口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有不可掩者使然也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寄趙虎巖虎巖趙君詩人也見之擊節賞嘆以謂天下奇才而欲板行一新耳目焉而屬予題其後或者曰及公之少作其可乎予曰不然昔唐元微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清都夜境等篇至於元和中李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閱孰能以少壯爲辨而少之邪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計其工拙矣歲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木庵老衲性英題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眞仙語也彼驅奴詩偷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祕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王萬慶跋

光緒十六年門人江陰繆小山編修從江左人都鈔得此集以其足與沈然集相配尤有資於元史也亟命工鈔之手校一過所謂如掃落葉愈掃愈多既無別本可對姑以意改定而已是集之貴在於攷證元人輿地非以文詞爲重吾意如此故凡屬地名必以史文校之若文義則以愚意改定之取雅協足矣不必原文定如是也輿地惟館臣當年校正時故木多有不可尋求原文者原文出永樂大典近來大典多爲書辦竊去流出外洋或散落民閒不可蹤跡可慨也已

順德李文田記

卷	頁	行	字	誤	止
序	三	一六	二六人	以	
一	一	一	九	弋左脫切字	
一	一	一三	一九上	止	
一	二	五	二二穀	穀	
一	二	一五	二春	在第三字戀下	
一	三	一	一五記	妃	
一	三	二	六庭	亭	
一	三	三三	二三龜	龍	
一	一〇	一一	七揚	揚	
一	一一	七	二遙	在第三字道下	
一	一二	一八	二〇塢	在第二十一字花下	
一	一三	一三	二暗	在第八字奪上	
一	一四	一三	二二執	執	
一	一〇	一七	八揚	揚	
二	七	一七	七間漢	聞漢	
二	三	二六	在字下	脫和字	
二	一〇	一	三日	曰	
二	一一	九	二三澣	瀚	
二	一二	一〇	二五天	大	
三	一一	一〇	四揚	揚	
四	二	一	一冷	冷	
四	四	四	一六揚	場	
四	一二	六	子字下	脫來字	
五	四	二一	一六書	在第十七字漢下	

五	八	二	七回
五	一〇	一〇	一六迴
五	一八	一三	九揚
六	二〇	七	二二揚
六	二四	一二	三幄
六	二五	一三	一九顓
顓	帷	揚	揚	迴	四

豐良齋集

明張氏約園開雕

艮齋集六卷

元程端禮撰端禮有讀書分年日程已著錄其詩文名艮齋集見於黃潛所作墓誌而不著卷數諸家書目亦多不載故世久無傳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詩文百餘篇謹依類編次釐為六卷其學以朱子為宗故作孫叔會詩集序云詩至七言而衰律而壞詞而絕自朱子出而古詩遺意復見蓋朱子之學不在乎詩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諷詠勸懲之實又送牟景陽序云蜀文再變於魏了翁了翁學程朱學故未嘗有意為文人之文而文特妙其全集宗旨不出於是夫朱子為講學之宗誠無異議至於文章一道則源流正變其說甚長必以晦庵一集律天下萬世而詩如李杜文如韓歐均斥之以衰且壞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論也然所作尚皆明白淳實不肭於正而其持論亦足以矯淫哇豔冶之弊於文章尚不為無功故糾其膠固之失而仍裒輯其佚篇備一格焉

序

吾鄉自楊袁舒沈四大儒出而象山之學傳東發果齋二大儒出而朱子之學又傳艮齋程先生得果齋之傳而私淑朱子者也先生之送阮照磨序也既詳述其淵源而送牟景陽序又云未嘗高談性命而略事功未嘗刊意為文人之文而文特妙此尤先生之自道者也先觀數千年治道得失士大夫行己大節不惟深惜介甫且以歐陽公之僕讓蘇公之南北郊司馬公之役法謂為擇善未精固執以自誤者更謂後世君子恥言理財而民益困苟祿之徒知進而不知退嗚呼大居敬而貴窮理先生有焉豈尋常談道之士哉夫讀書萬卷臨事袖手儒固為世詬病酒可翼延年服不終日欲希韓終又將為座客笑矣先生才高官小終身文學掾理義在得所養青衫白髮西楚東吳自樂簞瓢浮雲萬事故其詩文不矜刻楮之智而有自然之妙蓋其學之所至者然也又豈獨有功文字哉集六卷為清四庫鈔本世罕見余既付梓因論述之以見先生之為人民國二十年七月後學張壽鏞序

程端禮字敬叔元史韓性附傳號畏齋宋元學案先世自鄱陽徙家於鄞○案歐陽元撰程端學墓志遷鄞之孫仕唐爲文林郎衞率府參軍杜工部有詩送程率府歸四明是也曾祖振父宋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知常熟縣

黃溍撰墓志 父立年十八爲鄉貢生元初當道累薦入仕不就歐陽元撰程端學墓志 端禮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子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遊以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指元史○案黃溍進學工程跋敬叔之傳本於考亭門人冕氏蓋史冕正師陽邑師冕淵師朱子也 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教諭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起宗率僚吏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子楚鰲受學楚鰲後出入臺閫爲時名人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復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稼軒前賢遺迹多爲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畀院額臺府令有司遴辟端禮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

至稟考授鉛山州教諭新其廟學豪家築屋侵入仞牆久莫能正白於部使者命毀其屋乃懼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鵝湖書院旁有道觀端禮偶至其處有驢跑地驅去復來默卜而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羣賢像因爲作羣賢堂秩滿以將仕郎台州路教授致仕歸後郡守王元恭踵門禮請爲學者師○案李好文鄉飲酒禮圖端禮與葉伋鄭覺民等效訂肆帥閫及旁郡請行鄉飲酒禮皆俟端禮討論而後定○案李好文鄉飲酒禮記至正三年泰不華守紹興以書幣延致程君端禮仿而行之 郡故有史浩所置義廩實受其惠嘗謂門弟子曰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眞知實踐則在乎人至正五年六月病劇進藥卻之目已瞑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年七十五墓志端禮以文學行誼高一時黃溍進學工程跋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素有志於當世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朱子不爲無功於名教行省數聘校文鄉閭端禮以爲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且不合

力辭不赴其源流本末可概見也墓志所作文意皆明白純實不飾於正四庫提要著有讀書日程○案墓志作進學學規程浙江采集書錄作工程嘉靖志作進讀書分年日程互有異同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元史

艮齋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二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七言律詩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七言絕句
卷三
序
卷四
序
記
卷五
碑

畏齋集卷一

元鄞縣程端禮敬叔撰

五言古詩

古意

東林有棲鳥中夜棲復起磔磔繞樹飛悲鳴不能已翳
孤寡倚匹枝寒不可止幽人發寤歎起步東軒址大鵬
飛南溟搏風九萬里斥鴳無所適翱翔蓬蒿裏爲大既
云樂小者亦自喜爾於衆鳥中棲棲迺如此
南山有佳木枝葉何蓁蓁客問此何木云是杞與梓問
種此何爲棟梁耳所擬問種幾何時百年殆不止客子
歎以愀吾儕豈及此春種秋已穫口腹且不理人生不
可期百年詎能俟

儀鳳何濟濟棲息在梧竹置之雞鶩羣肯與同飲啄所
性自不同匪因事乖激從茲鳴高岡徵圖集帝側

次史耕野借書韻

掩關臥窄齋寡德嗟無鄰坐令日月易見茲夏木新俯
仰閱今古孰能返其淳有疑未云祛就正乏所親瞥車
適千里曠焉迷路津聞君忽叩門起迎正冠巾議論一

超越諒非今世人遺我金玉章把玩良足珍言欲假詩
書討論意彌勤爲君出所藏不辭筐篋貧儻足爲君益
敢厭來往頻

雪野齋

混沌昔云判高下散衆殊山川互阻深道路饒崎嶇滕
六若有意補塞歸模糊誰知甚險艱行客多迷塗何如
萬原野坦坦皆康衢常時人素履此日心亦孚平平展
天鏡蕩蕩開玉壺招遥踏廣寒汗漫遊青虛元翁心地
明直與此鏡俱融作一片玉皓皓歸太初

酬張荷屋惠酒之作

春風被草木華色一以妍散策登崇巘泛舟遡晴川悠
悠擔忘歸孤嘯激雲天嗟無同懷侶俾我心悁悁美人
在山阿貞操松柏堅攝衣往叩門一見情依然壺觴遠
見贈侑以金玉篇酒昭意不薄詩敘別經年惜哉不可
留整旆吾言旋短章聊爲報中懷詎能宣

送人遊越

會稽揚州鎮名實著典籍禹昔巡九土於焉會羣辟澄
湖三百里寒光湛空碧郊闉連崇山巑岏類天劃古來

磊落士多此託棲息王謝有子孫風流猶未革欲遊無
方舟魂夢勞宿昔今君挂江帆迴邅詣幽蹟上探神禹
穴下訪王謝迹茲特江南奇氣象猶迫逖更爲嵩華遊
馳車陵谷客嗟我足如紲坐使歲月易

寄內

去年汝歸時汝父扶汝輿今年汝歸時哭父攀靈車豈
期一年別罹此憂患俱人生不可保甚矣夢幻如汝哭
固有感汝行良可吁汝有堂上母亦復雪滿顱既無門
楣喜生汝將何如按如字重押幸汝有佳弟可樹先人廬汝
弟昔在雛今皆父而翼豈不念老母爲奉千金軀天寒
山日短雨雪滂在途作詩爲寄汝愼勿笑我迂詩成落
清淚梅月來庭除

呈信州路宣差

聖代仁配天生賢亦忠厚公任承宣寄一麾此出守巍
巍靈山高千里祥雲覆澤物寂無言但見禾黍茂沄沄
王溪水流長深且瀏魚不識數罟自樂免驚透公政亦
如此實德民父母小民雖蚩蚩口碑心亦鏤行看入秉
鈞八荒納人壽賤子生四明才疏學尤陋稼軒守藏書

豈惲遠奔走久懷仰德心未得遂良覿再進謦欬前不覺成宿留

病起有懷吳德堅時教授鄉鄉不歸二詩寄之

抱琴適南澗澗水流濺濺上有修竹林天風韻冷然我欲寫其聲竟日不能絃野老渡澗來牽牛飲我前自云作勞苦竟藉草石眠問我此何爲聒聒不暫捐鍾期無復生伯牙空自憐此人聽以耳誰能聽以天君不如二子不如抱琴還再拜謝野老歸哉樂亡年

日日倚高樓遙望西溪山山深草樹長煙雲何縈窅中有千歲松修柯出雲間鳳凰翔其巔好鳥鳴喤喤仙人紫霞裙招我碧玉環浩歌激林谷玉貌安且閒問之不我言無乃吳彩鸞裹裹欲從之山險道路艱默坐自歎息歲晏髮毿毿朱顏

桐廬舟中奉寄宋推官仲翔兼柬余知事伯貞

換舟桐廬驛寒雨沂清曉微茫煙雨來眩轉沙洲繞危臺依石壁釣者跡已杳念我平生歡語斷意未了方提文章即遠隔霄漢表前日過浦山穿梅度林徐壁間見妙墨筆勢蛇蛟矯高詞接眞九幽夢到蘇小邇來定多不改

彭云六十年茲邑得賢宰前宰子施子爲政實樂豈事事有利田里嗜若曝脯醢于時值歲荒老稚恃無餒境內盜莫侵畏罰當刑罪遺愛在人心歷歲久逾在公來適庚子慰此小民待渠渠護良善有若值蘭茝除惡絕本根豈復顧怨慈茲心實昭明皎皎冰雪皚前施後有公名聲兩巖嵓所恨事掣肘每使公心悔公處施子時未必功不倍彈琴不下堂戴星不得息爲勢有難易才豈云弗逮所同在邑治如水畢赴海他時繼者誰諺語當

凱之宰山陰山陰萬山環邑事號繁劇治者稱獨艱凱
之御以約簡垂清聲朋邑事既云理復得玩泰山建平
事豈簡公能息囂頑南山極雄秀大巖聳雲駿馬詣
幽窅杖履窮躋攀掇此山上茶舉杯酌潺湲能賦復能
畫日落猶忘還風煙遭擯揑披豁呈天慳豈讓顧虎頭
三絕專人閒
鄞水出桐柄西流百餘里臨流構新亭公日觀此水公
呼父老言茲可喻政理風恬水鏡淨清澈湛無滓明可
燭鬚眉一一見涯涘汲者纓可濯濟者舟可艤積雨混

濁流橫溢若奔駛牛馬暗莫睹蛟鰐森利齒豈徒濟者
危隄障將圮毀父老再拜言公念幸及此此水濁日多
清日苦無幾流清難自全濁者日瀰瀰公來水既清公
去復前似公有一寸膠慎勿賣諸己當往治河源餘波
俾霑被公謝父老言吾敢忘以止悟彼滄浪歌冲尼識
孺子
賤子家浙東承晤此山縣無術裨道化空忝文學掾人
生恨無位有志不得薦矧茲萬家邑公實施溺援素抱
匡濟才小試詎云倦馭吏若束薪曾不得輾轉鯨鯢牙

角利赤手欲拔靳于公任獄吏子孫尚昌衍所積公已
多百福報所先世儒漫讀書謬云破萬卷臨事輒袖手
瞠若正牆面遂使眞儒效曠世不常見作詩激厥愧匪
同事誇術
同知鄭公禱雨得雨禱晴得晴

鄭侯守建業惟飲建業水飢羸苦未蘇夙夜勤政理秉
德哲而肅所格無遠邇秋旱禱鍾山回車雨隨至雨多
侯復禱卽日爲開霽遂成大有年萬家高露積實德爲
侯心心動應茲氣無心鍾山雲敷斂惟侯意鍾山且無
功社鬼何所致
送周德可錄廣德學
我別三峰來復得靈山秀君拋靈山去三峰將爾覯靜
示萬古清仁體而效壽寸雲雨千里百穀膏以茂學山
我未能倚斯成宿留君學究體用別出元公胄講道三
峰下三峰列窗牖教雨媲三峰千里資善誘
菖蒲
鱗鱗菖蒲根蜿蜿類虬龍兒童競採掇泛此新酒濃共
言飲此酒可冀延年功座客笑而言求效何恩恩服此

不終日乃欲希韓終我謂客勿言萬事莫不同用力未期月謂道眞難窮送使羣聖言竟爲紙上空世無子童孰爲開愚蒙客但當飲酒何庸貫兒童

題有之得潘季通畫寄墨梅卷後

故人在天末相思江梅發攀條遠持贈貞心庶云託猶恐歲寒姿亦復有零落寫此歸髮楮用慰遙相憶勿云粉墨假百年不改色

庚午四月一日小飲光霽子實仲容有作次韻

春晚欣雨集復惜年光流園林入深宵風日尙妍柔繁華變清樾逕餘香留戢戢階下筍直節見萌勾而我得佳友攜手此尋幽華構旣空曠崇墉亦遷周抵罌混清濁雅荅紲服脩思與晴雲飛論若獨蘭抽嘉樹影自移好鳥聲相酬人事諒多感天遊本非謀未易輕虞卿著書守窮愁

題家鉉翁詩卷

家侯北庭彥令聞如圭璋學海究源委宦途起翱翔集鳥贊宋博士輪佐張綱疾惡惟務去視民乃如傷飢厥困水旱咨詢極精詳王成難偽戾汲黯先開倉實惠旣下浹英聲宜遠揚簡書暫風憲劍佩趨明光食祿善自愛寶此百鍊剛

題菊逸手卷

英英江梅芳粲粲雜菊鮮梅清未爲逸風占花信先雖避桃李俗後爲棟所牽季秋百卉歇新下粥芳妍貞姿傲歲晚獨以節自全所以陶處士愛之見詩篇八表同昏時醉石供高眠飢卻道齊米不書義熙年逸氣振古稀人花無間然誰與散人齋菊逸扁其軒

送孟後村赴臨海任

嘗聞興公賦永懷天台勝故人美無度宮協遊山興桃花遡溪源杖藜躡雲蹬相期何處好石橋共清凭

讀程雲心文集

長夜耿無寐起讀程子編涼颸入庭竹一笑當我前清角致風雨此語非虛傳鯨魚與翡翠未用分媸妍咸池張洞庭簫默本自然聽者得其外懶怠戞遷遷感歎在一牀月落西南天

己卯長至前二日同景陽侯遊鷺湖次呂海月韻

一首

鷰峰高入雲上下異晴雨嘉樹鬱千章六月不知暑堂
堂紫陽翁講道此谷與斯文統有宗異論廓宇遂增
茲山高巍巍亘終古裹糧訪遺跡豈爲尋佳塢
茲來遊招提霜葉譽風雨藏新碑已漫坐閱幾寒暑南
豐星斗文論正乃不與紫陽講道地教異去吾宇所習
有出入吾道無今古徘徊不能去夕陽下山塢

上巳陪東巖赤山蘭泉修禊分韻

祓禊記佳節浴此蘭泉清芳濆不待掇水止元無聲悟
悅竟忘言一振華裾輕采眞孰爲妄至樂無達生

代上高副使二首

大鵬飛南溟振翮萬里至天馬馭長道燕越一頓轡斥
鷃與鷽鴽側目不敢視我謂爾勿憂爾亦勿自棄天既
與爾足亦俾翎兩翅豈使長梗止終不履尺地二物聽
我言若有矜奮意欲走若不進欲飛還自墜願假東南
風秣以玉山穗

解谷有奇竹生彼深林幽伶倫遠見取遂中律呂求劍
埋豐城土桐爲爨人收有齊響人耳有光干斗牛世謂
雷蔡賢已非伶倫儔離構終老死衡嶺遍九州白璧固
不乏燕石價亦酬所以卞和氏不辭刖足憂

黨氏貞節詩

松柏當盛夏蔚蔚淪等夷霜雪摧抑餘挺然表奇姿婦
人主中饋無非亦無儀温柔實其德父母戒無違吁嗟
貞節名不幸乃見之黨氏嫁七年夫死少艾時生兒在
襁褓呱呱且啼飢當年罹閔凶晚節疇能知立志一以
定世故寧或隨期頤見豐腆曾玄列斑衣誰謂不幸中
報效如蓍龜聲譽溢閭閈餘風淑澆漓寄言後來者悠
久以爲期

送劉公佐御史任西臺都事

偉哉造物心生賢端爲國欲知國家盛臣輔視其德憲
憲子劉子器大實天得昔年聿道山持憲出南紀柔剛
迭用中德威眞畏喜誠爲器之鐵春得明道體古人久
不作此道已如洗我生苦恨晚猶喜及見此安得如公
百參錯俾視履

至正癸未春紹興總管兼善達公以禮幣招行鄉
飲回至七里灘舟中同陳君玉叔載鄭以道孫
子材姪季武玉敬中取山谷詩一江明月趁潮

船之句爲韻得一字

禮成發舟稽主送賓筵秩雪晴宿霤收諸峰春筍出舟下七里灘帆張如箭疾圓月正高懸極目天水一茶櫓和欸乃清練破鷗涵眞同泛剡情不羨乘槎術共載得才彥劇談夜連日史冊三千年毫楮窮得失飲江酌北斗浩氣逾崒嵂茲遊不可忘後會那能必

題越賁氏飛流亭

久愛越山勝晨喜春雪晴行訪香爐峰得窺飛流亭始知危石煉不補銀河傾長夏炎暑卻終古風來驚高源

東岩險奇觀頻天成賦詠劇雄辭窮搜雕元精水下比性善孟氏論已明志士達忠孝處難節乃名不見鏡湖水萬頃平無聲

朴劍一首贈人

利劍出寶匣耿耿耀冰雪持入衢九重一指妖氛豁坐令海宇內奸邪不敢發願君勿小用鋒鍔亦易折

題直齋陳氏詩卷

鈞弦衆所識無庸事窮稽吾黨子證父微生鄰乞醯聖或有不許始得窺端倪中山陳氏子齋扁以直題君看

岡上杉挺接青雲齊蔓草施中野屈曲叢終低惟人生本直不直逐物迷今愚詐狡訐異若穀與稊儻非敬義立詎免趨傍蹊

送婁所性赴鄉試

退之昔未遇光範書三上明復早爲貧睢陽幾來往天固使不售學術要開廣婁君識既高理義得所養眞腴在方冊大烹乃獨享春秋發其微一一如指掌文章爛五緯色正奪萬象連歲滯金淵罍洗混盆盎畜極今乃通餘子何能倣

壬戌二月二十九日與王艮夫伯仲飲酒梨花之下約次山谷韻各賦一首

世人品梨花爲說何拘拘謂脫桃李繁未比寒梅疏豈知幻雪夜夜見蠅頭書室虛白逾生不厭相與娛朝遊姑射巔夕宴瑤池墟肌輕旣飄飄襟清亦舒舒白石以爲糧玉芝以爲蔬高照倒影燭滿斟上池壺坐有王方平獨識我爲徒

送程仲章

得體期大用薦不辱吾筆濟美世有人憲府流聲實書

馳中臺辟傳乘入門驛聖世開太和治純用儒術賢路
久已開禮羅亦云密才難自昔然拔十期得一君學明
體用禮法嚴自律願言尊所聞使不虛此出曾見眞儒
效杲杲如皦日

送吳景賢

憶我初識君邂逅錢塘樓文妍六橋水氣淩兩峰秋平
生易賈董不數枚與鄒別去十餘年掾吏來昇州執戟
滯揚子蕭生抱關留但聞百事理不見有悔尤玉雪不
磷淄塵外自浮游果充崇臺貢千一乃爲收清高贊憲

府濟物心乃酬苗秀審芟殖寃洗澤乃流酌泉本素履
名節光前修他年早拂衣相期釣滄洲

送魯子亨

魯君宦武昌舟發建鄴時朋友並集送所贈惟苦辭謂
當戒食魚飲水操勿移伐木道久缺我幸今見茲君爲
時所賢徵辟始交馳名實久已昭義利分毫釐飲水云
不貪世不皆隱之嗜魚云不廉胡乃有公儀何擇水與
魚但問宜不宜君家魚頭公市飲不自欺當年在政府
骨鯁生益知第用君家法我言何能裨瓶釜試烹鮮定
知不磷淄

送戴與善

客有戴與善家世今移居讀書不求官富貴浮雲如愛
山事遠遊衡岳至匡廬會稍採禹穴著論準潛夫平生
景純術異人授異書擇地必與善葬法爲世模地善子
生善始悟胎教疏食我既生後聖子詎移愚天命性既
善地善配有餘使我此術行善人滿八區今年來鉛山
爲我言渠渠子行會有遇去去無停車

贈孫友仁二首

舟發甬水東遙望青山岑白雲既杳靄佳本亦蕭森下
有寒棲士緼紱鳴清琴調古知音稀自聽還自吟饑食
北山薇渴飲寒潭深持此永終日世塵詎能侵願言往
從之庶以慰我心
孫子隱泰山程子洛水涯山水得二子草木生華滋山
水無終絕二子名永垂斯人雖已遠蹤武可尋追我學
苦無厭君操我所奇君居青山麓我居南水湄無令千
載後泯沒無聞知

用韋蘇州韻送酒問彥實病

風竹掃三徑終日無來客我友隔南浦無錢供藥石聊寄一尊酒慰此風雨夕何日能過門莓苔生履迹

范得甫往昌國因寄馬雲北

日日鄞江流赴海無時息我友滄海去遠訪安期迹東望久延佇煙波渺無極憑君一問訊早挂歸船席

送陳錄事

今代錄事官乃與令長同列有會府壓更臨宣司崇兩造互請托黑白翻覆中常思擊其肘聽斷難爲工耐軒太巨後民瘼實所恫平易以近民下情悉上通不求赫

赫名保障以爲功鷰雷易失乙我心益從容所以貽弟政三年全始終耄倪遠走送遺愛思無窮

代諸生壽王豈巖七首

春月勝秋月三五初端正羣芳正含滋春陽尙沖靜人生稟茲氣清淨以爲性豈但富文史胸襟如玉瑩長松從澗底考槃發歌詠且盡一觴酒好月還如鏡

晨興望鍾山層巒鬱深秀色留萬古青其體仁以壽寸雲雨千里禾黍膏以茂下有高隱士絃歌在巖窦舉山期至山豈必雲出岫舉觴且勿辭鍾山以爲壽

蘇子瞻拄杖以壽張樂全倚杖撫銅盆謂與同清堅鐵杖莫爲詩銷蝕同飛煙壽公無一物多祝亦空言公心在精舍不息如流川斯文天所相公壽無窮年

安石恐不免淵明恨枯槁貧賤固難居富貴亦何好所以賢達士委命不離道淡公富學殖深藏以爲寶退得資素封進無危機惱堂上奉兼珍客至尊爲倒教子無他事絃誦夜連曉觴舉勿復辭樂事如公少

猗猗堂前竹挺挺萬夫特直節干雲霄清氣冰雪積虛心類謙受歲寒不改色此君一何茂一一公所植堂上

媚學子弦誦朝連夕切磋琢淇奧君子會林立公心在精舍見竹如公覿持酒起爲壽何以酬盛德

出門觀秦淮巨浸流洋洋盈盈晴空月墮此清夜光月運自沈璧水駛拖練長並行不相悖道體一以彰門內齋居子習靜萬慮忘持此爲公壽中有長生方

夢從晉魏來嘉節高重九愛此日月應世謂宜長久初度迫茲辰上壽宜公有今年兩九月九九分前後此名號復嘉瑞應瑞非偶去年八十一九九公已受今年八十二後九方爲首備福無不宜儘可笑開口今年兩開

筵痛飲黃花酒壽百六十二養老詢黃耆

七言古詩

長歌行

大族漢書作族之殆初飛灰春氣早已回蘭梅主人召客延鄒枚夜永燭光熹炎涼瑤觴屢舉傾金罍主人盛年絕外猜幸與公鄰熟往來我性迂俗眾所咍公獨顧我青眼開我不祝公壽考飴我不祝公家業萬金位三台願公祖德厚自培君不見王氏庭前符三槐

題臨川李教授盤居圖

田山小草且勿論志回白日窮追奔燃犀徒興牛渚怪投簪不救黃河渾盤谷自謀固得宜難則可許仁未知盤居先生顏是希盤桓居貞以隨時必宮盤中亦非已抱關擊柝皆可爲君不見江南丞相久無宅安上門監亦有祠金陵清涼寺尚存介甫遺像

秋日與客遊宋丞相墓

秋風蓍人已寒緊南山當戶轉孤鴞胡爲幽憂坐自纏豈得懷土生愁嘆郎山在眼水清漪魚有鱗鰭果棄黎一上前坂望岡壟岡壟委蛇斷復連纍纍荒塚歷其巔問言昔日卿與相祇今泯滅隨寒煙貞文譽已斷山石意欲功名示無極翻令後人得指數好醜毫釐不相匿可憐役役死聲利得倘如茲失無議古人志業元有在丈夫所歎非憔悴

勸酒

舉酒勸君君勿辭一年春好惟茲時風日暄暖啼黃鸝潛空紺碧飛遊絲綠楊萬縷垂水湄小桃破萼嬌晴姿今日何日風物奇花朝止有三日遲客愁頓釋如冰澌況有佳賓酒盈卮堂上主人文章師筆下縱橫蟠蛟螭胸中磊落載書詩年强學富仕則宜我生同里隔城埤束髮學校聯講帷在鄉已獲繼蕭規復來郎邑分皐比人生出處神所司千里會合非人爲夷吾鮑叔心相知交情歲晚無磷淄禮長十年兄事之在我豈止肩當隨君顏美好我反衰自鏡醜惡知蒙俱君已有子紹裘箕我如鳩拙巢無枝譬彼平坂天馬馳跛鼈欲與爭毫釐上天生人意有期但貴樹植勿自隳弧矢昔已射四陲豈得懷土生愁嘻郎山在眼水清漪魚有鱗鰭果棄黎勸君飲酒君勿辭坐上白日西南移

司牲之來郎邑勸酒二首

君來溪柳未藏鴉君去開遍溪頭花一尊未盡相逢喜
春色拋人去如此錢塘見君今十年豈知爲客俱桐川
我生緣無谷口田君亦未有買山錢世間萬事成多取
只此造物猶未許溪柳笑花尚惱人酒杯到手休言頻

送趙子采赴都言各路立帝師堯舜廟

趙侯曝歇嗜駭俗開卷不作豎儒讀治道上下三千年
得失照卜如龜燭太息者六笑賈傅八事爲律輕主父
每言論事在正本餘似牛毛何足數堯舜帝師萬事賴
孔孟稱述何能外子孫世昧不可封祀絕不祠事爲大

宜令禮官郡立祠俾知報本有所思人臣致君必堯舜
勳業未至非皐夔使民必爲堯舜民其知孝悌徐行推
刑措德洽俗自厚鳳凰覽德將來儀我言似迂眾所嗤
欲正人心玆其基淫祠廟塔遍天下大功大德祭乃禦
氓之蚩蚩諂非鬼性善誰惑無由知皇元治具已畢張
惟此未舉寧非虧泰定聖神方御極六甲肇子開昌期
詔下四海求直言我今走陳無庸遲此行我言會有合

陪王明府禱雨鎮山同諸友訪王氏隱居

坐令萬世長雍熙坐令萬世長雍熙我歸耕壑老不辭
戮和行日當午停旱雲不雨空鞭霆扇搖無風腕欲脫
六合爲窖難逃形偶到君家非有意忽得水竹涵清泠
今侯去去惟其時且倒玉瓶鄰江湄

解衣盤礴不忍去況有佳客來聯軒更喜主人能愛客
枕簟招邀入林坰冰盤夏實雜水陸不覺牆角風鳴瓶
可憐俗子走聲利紛紛有若蛾赴熒廣寒閟風豈有隔
置身諠囂由心扃

送溧陽同知杜君正攝江寧令二月還任

魯叟相事僅行攝國內大治消三月官無犨肘皆可爲
豈問趙魏與滕薛杜侯攝令兩月留撫字得民聲實流
略用家法稱父母妙割游刃無維牛彈琴戴星今孰優
問誰能識陳太巨

甲申送鄭榮卿都目得代歸桐泂

憶我昔年教郎川得事邑宰王公賢公用絃歌化文法
躬率縣曹來講筵鄭公時爲公所器誦書夾輾方少年
我歸敝廬既得謝君忽來宮甬水邊乍見驚問始相識
君貲已白我暗然一別歲閱四十五論新道舊如目前
僉憲又見王公子歎君尙淹心甚憐市舶幕長欣代去
竟歸桐泂便著鞭扉珠磊落守船法三年不嫌無一錢
家住三峰雨新過白酒黃雞秋正妍仕求稱職不在大
任大貲重憂所纏存心濟物亦易及日所爲事可告天

出處無求兩無悔願君守此彌貞堅此別再見知何時
病不得送徒悁悁我多故人在桐泂爲言耕讀早歸田

桐川三峰歌次劉教授韻

秦漢海上求蓬萊方士一去不復回三山元只在人間
蔽匿雲霧不爲開萬騎南遊上秦望乃獨道此何爲哉
此山召遞東南來勢至桐泂爲低徊三峰雄秀插天半
下視培塿皆陪塵此山報然如三皇初議制作陳尊罍
此山澤民如三后調燮雨暘符三台或疑女媧煉色石
補天功成遺餘材又疑張騫使河源歸襄拙載多奇瑰
疑不能決欲語神怪非吾儕安得辨口如齊諧劉公胸
中有邱壑酒酣筆下寫此磊塊懷我欲繼作豈其敵語
險韻絕如懸崖

髯林三年客楚尾食其倜儻聊相似有時取酒聽其談
抵掌扼髯殊可喜攜書絮劍別我去問言未遇且蓬累
未娶上書自薦達也未鹿門攜妻子但謀祭竈請比鄰
鬬雞走狗隨閭里我謂君言也大奇我亦起柂歸鄞水
二月一日與王夏夫飲播子玉園見梅花新發與

桃花爭妍再次前韻賦所怪

物隨氣質性乃殊各守爾性非自拘梅開本與春風避下視桃李賤且疏忽逐桃開失其性有此怪事史官書豈梅亦媚蕭艾化肖趁姿媚以相娛不思貞操獨秉太古初託根分在冰雪墟縱使孤高不爲俗所趨丈人行尊意儘舒如士一旦改素節心已慕巍屏茹蔬使我長歌擊破壺梅兮名存非我徒

贈墨客林松泉

李墨黃金兩相直世無潘谷誰解識林家得法亦有名試磨石堅光點漆我無論古垂不朽卻愛此墨可傳久儻書自鬻牘三千何以珍藏七十九

次道心六月六日雨韻

歲六月首五月尾得雨如金寧是水今年六月六日雨陰雲周匝遍田里四明野客喜欲顚不道此間無我田寄食乞漿要得酒也應易度龍蛇年去年縣官免租簿夏秋苦旱春苦雨今年一飽斷可期流民已盡歸鄉土問余何事不歸家十年飄泊來天涯此日不歸歸便得不曾題柱要乘車

建平邑庠堂後古梅久困斬伐同王明府賦

槎枒堂後梅鬱鬱含早春託根已得所植茲汴水濱能愛此樹一何少斧斤斬伐從比鄰條枚已盡根幹存況此憔悴誰復珍我願爾爲禹廟之梁勿作衆人之薪君不見衆人無知蔡邕死禹廟之梁爲龍變化如鬼神能與雨澤霑時人

代人送徽爾萬戶

將軍少學萬人敵書記姓名亦漫讀曾隨博望探河源遠將樓船從楊僕手提玉龍不顧身辛苦成功收爵祿

天下至治息五兵今爲君王護北平去年來戍郎水上秋毫不犯號令明身同甘苦士卒樂坐使境內消姦萌每得相從出射獵往往驅馳騁驍捷身輕一鳥草上飛弦聲雙鴻手隨接衙歌野舞同醉醒日暮歸來心未愜瓜期忽及回桐川送車百兩聲喧闐津亭把酒別我去天寒積雪千山連何時合并有此樂離心翻繞風中旃

與史祥叟別分和杜詩一首余得白鬼行

君不見造物戲人如兒童遺爾百憂看成翁人生只同蟻旋磨擾擾誰能出其中行未萬里豈爲別丈夫慎勿

悲西東陰雲散盡日弄影明朝一棹隨春風

乙未閏四月十日余宿東溪朱家得夢異甚覺而書之

夢行溪上遇一翁方瞳白髮兩頰紅踞坐磐石蔭長松問之不答耳若聾余不敢退禮愈恭久之顧我言始瘖笑指太白之高峰我將引汝遊其中余前謝翁惟翁從翁即前行如飄風山磴險絕杳莫通余怠憩坐氣如虹翁乃回視責我懶余復勉強行躑躅漸見佳樹碧青蔥石間流泉響淙淙謂翁此境已奇絕何必辛苦登高崇靈芝煜煜紫氣籠瓊林杳靄雲溶溶樂聲遠聞鳴球鐘異香縹緲來虛空頃刻萬變難形容余乃感激前謝翁匪翁安得登此中翁復呼曰來汝童我固教汝汝聽聰用力憚勞無全功見小忘大道莫窮汝年甚少勗汝躬再拜受教復謝翁請以斯語銘心胸送余下山余別翁回首視之杳無蹤我言茲夢誠冥蒙書之以俟巫咸降

安宰特開宴賞花分韻得杏字

梨花照窗方炯炯杖藜亦欲追少年酒杯不醉發深省大陶山色苟古春青眼相看還首肯

上完顏僉事

我聞麒麟與鳳凰舉世皆指爲嘉祥又聞古今所共寶荊璆垂棘與夜光有則爭欲快先覩不識遮恨心倀倀我言此物雖足貴求其實用無毫芒上天生賢誠更奇尊主庇民邦乃昌達則伊周窮孔孟豈此數物可比方聲聿煜煜東皐松攬轡澄清振臺綱明燭奸宵膽欲落仁風沾被蘇疲氓腐儒讀書守窮山欲見未遂徙徬徨

攝倅衣冠見候贏傳拜牀下願聞一言鍼膏肓不識此心滿足何所望

送楊友直赴刑部主事

君不見疾惡如風宋伯厚車如雞棲馬如狗又不見政無所避桓御史京師畏之行且止二公高節照千古曹李厭厭誰汝數上天爲國篤生德清白吏後發友直平生讀書師伯起今卻四知先蓋已事不見人惟見理非即日非是曰是嚴不爲酷寬不弛二十餘年任風紀百鍊不作柔繞指恥爲瓦全寧玉毀含沙射影從蜮鬼道

在終然直如矢棄征果見登君子君材堪止宜作士盡
職春官亦如此

送浙東帥閫都事宋公代滿還鄉

廣平大節堅徹石開元相業照今昔子京修史筆扛鼎
歐陽相推何敢易家聲爽朗爽朗久濟美篤生我公當盛世
弱冠柔翰步玉堂卓犖不負讀書志石渠白虎講羣經
持橐從容侍天子厭直承明佐雄藩南探禹穴觀海水
文事武備際昇平古來從軍本云樂萬竈貔貅我所監
月淡秋城夜鳴柝威行九夷皮弁外仁宣七郡民社間

置酒高會甘海錯挂笏爽氣看西山三年談笑了青油
旌倪攀臥苦難留勿笑歸裝只舊書還作朝中第一流

送金仲相赴建平幕

橫山之西麻姑東平岡斷續如游龍水山桐汭會白石
郎步臨流邑其中桑麻沃野三萬戶民俗儉樸無澆風
讀書竹屋夜達旦諸老文會猶從容東巖賢宰力興學
賤子倚席慚無功回首三紀事已非久閒凋弊多空窮
四明金君儒飾吏三郡採吏名聲隆案牘如山能立剖
萬事不理須胡公撫字正賴用寬和流徙會見歸耕農

更愛屋不礙雲山主人心與雲俱閒此心此屋俱是雲
從人遠向雲外觀

碧筒飲轉語一首注云六月二十二日同諸公爲避暑飲臨池池取荷爲杯故名

池上六月避暑飲池荷萬柄濯雲錦座客灑落無老兵
盤羞錯陳輕侯鯖飲客但取荷爲杯有客未許餅恥罄
豈但藕俾沈疴痊也知花任眞人眠原製衣裳人獨醒
白戀錨枸意乃冥黃流在中圭瓚盛玉露初下銅盤擎
月華漾漾墜碧波天光耿耿明銀河滿盈如戒敧器偏
古僊直想杯飲前願與下民鍼膏肓安得上池見壁牆

事屬眞宰有前定池未秋風且中聖聊爾爲樂意勿有
如荷盛酒不湮酒

次王伯循御史冬十月韻

枯梢無影日在地北風自語時爲冬橘熟寒洲艘集賈
稻棲南畝肩禎農江南薦災尙寥落敢屋逃亡眼誰著
繡衣御史天上來何當一使春意回

倪侯守濠州泰定四年夏產瑞麥自一莖兩穗至五穗泰定聖神方御極愼選守令司撫字玆州承宣實倪侯庶富而教心戶至田里熙熙致和氣示此嘉祥見天意治先使民不饑寒蠶麥爲瑞固同地不數朱草與靈芝肯比醴泉及連理漢陽之歌未足多陝虢所進差可擬唐叔得禾旣云書所紀倪侯何不獻天子只恐功大心轉小卻退祥瑞書災異

送王正卿錄事紹興

錄事昔爲郡督郵今代所職城內令得人宜若陽道州

撫字心勞是其政我知王君已十年廉公忠孝咸稱賢
會稽趙范所過化風俗禮樂猶依然絃歌妙割無雞牛
來莫其令有襦袴最是老叟識劉寵他日走送還如故

壽東巖

昔年嘗讀三星詩月宿南斗生退之子瞻之生還如斯
二子所以踵武遙相追天之生公也大奇公生之辰復
值玆學行節槩久自持不能諸俗亦類二子之所爲建
平之政我所知黑白是視勇奮揮豪右喘若竹筒吹精
金百鍊色不移願公益勵勿自疑但視二子在當時我

亦日夜祝公富且貴氣勢要薦楚宗師正卿期分買山貲

壽趙中丞

夾鍾初吹夏月季庚金伏火日涉二上相鍾玆清淑氣高材絕識生特異盥端使宅揆萬事欲理問伯始繩直準平方圓至十道儀刑在玆視功名富貴非公志一夫不獲謂由己仁者必壽此其理一身五福宜俱備

壽洪宣尉

使節煌煌莅江國闔郡歡迎走城驛此地寶公舊所治

郡人猶能誦公德重來回首二十年岸柳江梅有佳色政從一郡遍江南願早普爲天下澤存心濟物天所福長年富貴何須祝

元鄞縣程端禮敬叔撰

五言律詩

春日

年少逢春日歡呼喜欲狂隨人折花柳約伴釣池塘三十忽在眼前愁催我腸至今春日至轉覺意茫茫

送王季方入都

美玉良金質忠臣孝子門才名惟賈誼學行得何蕃胸次涵千古毫端吐萬言朔南從此別文酒會重論

一夕夢與人賦詩得前四句因有所感遂足成之

計世身何拙談經舌尚存三年從閣老一飯識君恩水竹溪邊碓山花舍後園老親頭雪白稚子候柴門

次杜彥通韻送唐漢卿司丞得代歸燕

學問涵天祿家聲著柏臺鹽車行峻坂驥足見高材詩思看花去歸程伴雁回會言民力困田里得眉開

挽阮申之縣尹

官滁六載久仁浹萬家深境絕石壕吏堂清晝父琴云亡昧天意走哭見民心安得百元結令予淚不禁

送項伯晉歸台之仙居

泮水師經術侯門禮上賓霞城動歸興黎杖及新春住

占神仙宅行知來往津君歸憑問訊吾亦此山人

客中看月得吹字

郎川今夜月客子獨看時光彩明纖末鄉關苦蔽虧驚

烏難自定短笛且休吹漂泊疑非我尊前舞爲誰

滹沱

有事滹沱古爲川浸迄今蕭王冰渡急馮異飯恩深浪

湧驚車馬星搖見獄岑同舟欣既濟得句慰歸心

寄單幕王三通叟二首

詩酒別猪後寂寥今十年逢迎長自失衰晚復誰憐虎

鼠遭時異龍離得路偏故人輿論許風格稱紅蓮

年少各輕別相望今兩翁聯吟無客與把酒待君同梁

苑花陪雪隋隄雁起風坐譚南北意流落半生中

諸將

諸將嚴威少三軍部伍繁追求無隙地慟哭有千村天

下歸仁政今朝仰至尊共傳寬大詔早晚到黎元

寄王仲肅三首

好在王經歷邦人說下車指揮清案牘談笑到詩書曉

幕香迎馬春閨食鴈魚大刀煩寄贈心折憶吾廬

聞說西京學金源舊制存兩公違配享列坐失常尊落

府多才彥宮牆入討論勒銘須大手不朽在功言

寄張伯任

義殺羊羔酒城南吏隱家攢眉哦柳絮呵手看梅花官

給桃花米鄰分薄荷茶誰憐山寨吏冷廟作官衙

留飲城南奇漢翔諸君子

盡以思親恨裁成寄遠詩墨濃多是淚語苦不勝悲桐

影風清處楓林月上時向來迎送地經過幾相思

丁丑正月四日縣尉陳子淵見招司理黃仲蠁處

士謝彥實州判葉敬常同會仲蠁有作次韻二首

老逢人日至喜見泰階平酒借衰顏渥梅欺素髮明惟

賦酒供春酌新詩換舊題巧聞禽語變羞黃見柳容齊遊

但隨藜杖貧從乏裘貂招邀話耕讀近在村東西

睦士何聲伯管庫於鉛山友朋多言其才美余於
歲暮方以得見爲喜又惜其去作詩以送之
讀經還讀律爲吏本爲儒管庫官能富大夫才豈無窮
冬催日短朔吹吼枝枯誰念客衣薄忍令田園蕪

歸烏

憐爾苗微細猶能有識知知尋舊巢處不失暮歸時飲
啄樂終日依棲足一枝人生眞爾愧役役竟何爲

丙午代人送頓尉九首

職卑兼邑小之子獨聲名僧孺官誰羨張綱志欲行涼
回燕谷暖冰置玉壺清卉發金沙驛西臺聽一鳴

念舊二首

淮漢終然別風霜永肯休阮公渾得醉賈傅漫深愁白
雁來何暮黃柑美易求且隨辭越艇兼泛逐波鷗

暗枝枝柳波明對對鷗舉杯時事改慘淡一登樓

晚眺

粗糲從吾賤金珠付汝求詩書江左客日月海東州城
漠漠復溟溟魚龍氣吐成江風吹欲斷沙日暝還生遠
蒼浦帆溼低連烟雨平滄浪垂釣者對此極幽情

新竹

月池添竹影風林帶籜聲白非緣粉澆節本挾霜清末

怯翠袖薄永偕朱顏情何當老蛬谷也作黃鍾鳴

大雲寺

脩竹藏低屋高峰擁大雲深居無客至幽意與誰分梅蕊添僧臘苔痕寫梵文夜深山犬吠庭葉落紛紛

挽靜齋邢公二首

自獻河汾策言歸甫里居時危聞善善身潔去舒舒子弟教惟謹琴書樂有餘使公爲將相較此謂何如

昔有黃承事功歆紫府君今公緣賑恤幾力事耕耘獨行哀榮備諸郎仕學聞誰言天道遠報德已殷勤

壽判官吳大任十一月二日

治平期第一通守職爲難今日酌泉操從人解組看已同陽獨復未曆陰能于會見臨雍拜何庸數李桓志士慕前修何曾與俗謀讀書三十乘種橘一千頭華炬明瑤席春蠟漫玉舟主人趣爲具佳客爲淹留

代諸生壽王豈嚴父仁齋

燈火萬芙渠賓歡罄百觚簡嚴遲夢相酋國獨眞儒絃誦期成俗愼修爲永圖紛紛求福者誰解適玆途

五言排律

送陳希靜四明學官任滿三十韻

送王君貴都事赴內臺御史

久簡王祥孝兼思汲黯忠聖明無闕事繩糾迺居中風正一帆速霜清萬宇同從容前席問爲述細民窮

曖子東歸日陳侯北上時盍簪寧恨晚傾蓋已相知德
似太邱長文如石拾遺鳳飛離丹穴鵬徙志天池久抱
一鳴願殊愆六月期江南成汗漫歲月委班資賦擬天
台作山看赤堇奇鄭圃冷劉禹志非卑久矣文風墜嗟
哉士習移渠渠空夏屋瑣瑣競刀錐子弟多無賴
典刑誰復師斯文終未喪識者有餘悲輿論歸常袞諸
生得翼之大鏞從叩擊宏鑒敢瑕疵端使驕吝失眞難
世俗窺量同黃叔度權避庾元規門有問奇客書無乞
米辭琴從子期聽吟和敬輿詩詹郎誰云遠陳雷豈過

斯夙籍雙鬢改新水一童羸寂寞人難處迢遙志自夷
京城連北斗心跡滯南陲落木仍多感驪駒動去思衣
冠塞郭出舟楫與風宜仲舉志仍在元龍氣未衰才猷
從此展富貴恐難辭志豈關榮悴名期不磷緇顧余誠
淺薄撰分合棲遲駐驥方開道驚駘敢共馳直當三舍
退何止兩交綏

挽倪濟亭

我返草廬日君開花徑時坐盈文舉客筆快正平思
蕘扶升梁園荷庇碧騎接歌禽自舞行酒主忘疲樂飲

次浙東宣帥府開閫楊外郎韻

聖世車書混仁涵覆載中大酺歡郡國重譯走蠻峒航
海南金重堆盤火齊紅懷柔深悅服智術豈牢籠威震
秋霜凜恩施愛日烘雁猶違肅殺葵亦仰曈曨海右三
藩外江南兩浙東漁商輕稼穡鼉鼉等菁菘絃誦今猶
盛衣冠昔所崇帆檣千里集洲嶼萬家叢人固多豪傑
材非但箭筒太平興禮樂武備飭刀弓閫寄軍民重權
兼節制隆令行領建水境拓杜標銅跡息鯨鯢怪聲收
風水淑祝融猶效職龍伯欲移宮久似星環北無勞檄

喻蒙麗譙新畫角儀羽絢華蟲品秩參台鼎耆英出陸
楓律身繩正木察物鑑懸空不擾惟持重原初每慮終
揉曹當代選才彥一時同銛利硎新刃調和絲應桐文
書知已簡談笑樂何窮言事方捫蝨揮絃復送鴻陸遊
首鄞鄂水泛卽瀛蓬島奠仙鹽託衙開日月通霞城人
境異台嶺客心忡橘滑足難躡泉驚耳願聾穴傳藏夏
后鼓說殷鑾儼秦望碑銘古蘭亭筆札工西堂池草句
百里藕花蓬雁蕩長雲幕龍湫自雨濛鼎湖驚屹石瀑
布瀉流虹羊角排山岫龍鬚比闕紅石鑪歸洛子柯爛

遇棊童太末垂名舊徐王布德洪雙溪吟已絕四井論
非公牧去思黃氏遊來記葛翁江山遺跡在田里屬年
豐勝極詩添興情豪酒有功夜舟蟾晶晶春履草芃芃
爲趁宜風便寧虛報國忠下看文法吏相遠馬牛風布
鞋遊方始滿輪召莫恩愛山生似渴吞海覺難充過異
鯖休念聞奇訪必躬新遊呼賤子一起豁昏矇願我材
無取登高志頗雄諸公如授簡曾使剡藤窮

挽楊處士

上饒楊處士名自孝親聞濟濟婁師德躬行萬石君貧

少年空好切雲冠霜前白雁能隨暖雛下黃花巧耐寒
客路秋光元不異與君寂寞兩相看

題袁御史餞行詩卷

洗冤善政浙東聞臥雪家聲世所敦共說范公宜御史
還思洛士俟昌言鐵冠雄峻權無撓柏府清高事不煩
仕宦豈須爲宰相太微執法一星尊

迎袁御史歸自南還

虐下專權孰此容滿朝切齒未渠攻直臣曾借上方劍
鐵漢今聞運判鍾四罪既誅刑果措萬邦咸悅已時雍

高名竹簡垂千古聖主金甌覆九重

壬寅孟春有之劉君來自金壇示我佳章因次韻

敘客懷以謝三首

劉子清才過慶餘乞余佳句錦難如春風且醉新豐酒
異日看成太史書不知我署見牽馬莫爲人欺輒舍魚
此意除君誰盡識男兒休歎老田廬

食蕨猶言不願餘家貧未與古人如陶公歸去多憑酒
虞子愁來始著書春老閒門驚入燕雨過南浦見生魚
黃塵眯目客衣化千里江山空屋廬

寄呂城諸葛用中

知君家居呂城隈八百株桑手自栽長日讀書依玉局
何年奏賦上金台梅邊月照輕車去松底雲將好句來
昭代右文天下盛曲阿古縣故多才

寄方叔高同舍

翳庭榕樹語幽禽雨暖三山海氣深天外遠峯應罷警
幕中奇玩豈多尋香凝翡翠懸朱戶春逐鴛鴦上繡衾
黃竹故人今白髮看雲南去重沈吟

寄吳秋山

未別愁心不可降況今別久隔他邦筆囊塵塞魚棲穴

士屋燈殘蝸嘈窗芸閣圖書如舊夢梨園歌管盡新腔
思君欲寄長相憶安得雲安尺鯉雙

遣小童歸寄山東諸君子

天街東去路迢迢南望長河水漸消客子頭顱羞攬鏡
冷官絃誦愧歌謠眼明翠羽雲間蓋夢老黃金雪後苗
想得諸君未忘舊時時對月話良宵

暮春江郊

江上新晴春色濃閒來遊伴得相從兩過遠岸桑陰合
風漾澄波日暈重幽鳥間關如學語小桃灼爍自爲容

浣花溪上蘭亭路千載何人躡舊蹤

寄題韓生五雲書屋

先生家住五雲門結屋仍須號五雲天上神仙寧有種
人間富貴不同羣與來獨載嵇山酒到處爭傳彭澤文
想得後園多種竹可能千畝比封君

次韻寄呈東巖宰公問赤山卜築

赤山了處水榮紆百變雲烟畫不如更有池泉煮山茗
可從硯席釣溪魚裴迪長爲摩詰客孔融願讀伯喈書
人生樂事無過此何日誅茅結小廬

送陶秀才二首

大江西上好青山猶記扁舟一往還翠袂小姑烟雨裏
白頭五老霧雲間子游仍及春風早我夢能如昔日閒
應過柴桑懷爾祖千年高節杳難攀

憶昔洪都與勝遊桂花莊上共鳴騶鎖深廢院書聲斷
劍化空函寶氣收往事十年春夢變斯文千古大江流
西山晴翠東湖月可是幽人遲子留

紫鯀初麗幾憑闌穠美燒春態萬般醉色上肌宜返照

妖妍入骨怯餘寒圓搓火齊輕塡粉深染胭脂半餌丹
過眼肉紅成雪白好乘細雨試來看
東風用意出穠華濯錦江邊第一花椒藭蒂垂新裹雨
蕊珠簇仰早飡霞名標海上神仙品睡足人間富貴家
滴滴嬌紅銀燭底休論翠袖捲輕紗

送周本心

夜來飛詔下蓬瀛萬里衡雲望使星戀豆鶺鴒閒白日
淩風老鶴徹青冥煙籠花影微微見風度車聲隱隱聽
總是長安留滯客驛邊楊柳幾回青

王元戴憲僉分按至四明過慈溪遇至日作詩見
寄次韻并呈憲副溥達識理

至日咨諏豈憚勞遠遺甘酒與嘉殽日長測景添宮線
臘近看春上柳梢畫自堯夫分子半復惟顏氏得陽爻
閉關宜守先王戒不敢逢迎出近郊

送江寧縣典史陳授之

吏隱從教雨鬢斑縣稱難治贊尤難傳家清白百寮底
範我馳驅九折問道在人孚終得譽官成官小本無慮
雪消舟北秦淮柂洗眼歸看西塞山

方今安得百元結參錯端能變惴頑

送御史趙仲文赴中書左右司都事

不將琴鶴更從容家法無慚清獻風方振紀綱繩十道
又司喉舌佐三公絲綸召急墨猶溼舟楫春生冰已融
定慰蒼生霖雨望駸駸揆路任方隆

送舒可道都事福建立省

至元天子正乾坤省闥曾分向七閩四海久無兵革苦
百年重見簡書新雲邊野老供丹荔幕下郎官坐繡茵
海氣東南細如霧椰瓢酒好莫霑脣

挽特進太師張眞人

赤松黃石元兼學宰相神仙世有人一品無官酬道德
五朝申命見絲綸儉慈外至寧爲寶明哲終能獨保身
化鶴歸來城郭是存唯冠劍總成塵

挽句容張南山壽九十四

有政宜家固已賢功名肯與世爭先忍同公藝增三語
樂過啟期虧一年不待賜金長會客無勞作賦已歸田
坂驅九折車多覆誰似先生得自全

漫興

樹遠雲晴江水流春深草綠隔人愁光陰擲去難駐
志業無成眞可羞未出柴門歸興起時傾林酒商聲謔
片心肯向塵中役一笑閒看波上鷗

新草

燒痕已沒春風到碧色初齊夜雨晴稚子鬬來誰盡識
馬蹄踏後又還生送人眞是難爲別得句何須待夢成
一上高樓望中國萋萋千里與烟平

次張荷屋遊錢湖韻

莫說吾鄉薄海州春來風物亦堪遊欲圖一片錢湖色

安得當年顧虎頭水暖荇香魚子散山空日靜鳥聲幽
看花忽作長安夢二十年來志未酬

送陳縣尉還吳

才高官小儘從容代去行騎御史驄尊酒吟同春夜雨
片帆歸及棟花風竟如梅福居吳市便作南昌視甬東
衰朽不堪君別我從教三逕長蒿蓬

書道心歸

千里去家爲五斗兩人作客今四年鱸魚蓴菜喚歸去
秋燕春鴻相後先已悟世事溪雲裏休停濁酒黃花前

遥憶建平王承事坐無我輩心悁悁

聞有達官禱濟瀆神池中出蒲萄酒一壺以賜之者衆有詩邀余同賦

濟濟神靈駭八區蒲萄尊酒捧文魚細看小字封題處當是何年祭拜餘不數歐明如願婢更祈思遲活人書忠誠移爲吾君獻亦有官壺載後車

落梅

臘後寒花始覺稠又驚香玉曉來收飛飛苦恨東風急片片愁隨野水流有客開尊移別樹何人吹笛在高樓

方當桃李爭妍日宜爾孤芳不肯留

送仲巡檢

韋布金門未易登太平無路效才能與埋鉛槧終身棄寧乞君王一障乘桑懌盜驚先遠遁王成民復豈虛增五羊政事家聲震幕府儲賢已彙升

正月十九日王舜玉贈詩次其韻

羈離千里逢初度輒軻半生緣我辰豈但松筠分霜雪也知桃李占陽春有錢沽酒從田父無術觀人充園賓塵世都非那有定一川鷗鷺自相親

謝林閒之惠瓜酒招其同飲

尊酒乍開浮臘蟻田瓜新剖瑩秋霜多愁漸覺心胸豁煩渴能令齒頰涼貴似邵侯難自保貧如陶令趣何長慇懃投我無堪報幸子相過共一觴

與李雲心宿通明堰作

對酒不知身是客論詩轉覺意相親孔融下坐常滿衡友鮑叔多憐管仲貧一路迴風翻巨浪滿天飛雪暗遥津他年若自當舟楫莫忘江湖未濟人

王宰勸農覆田同留水北

勸農不憚至村村老稚歡迎笑語諠滴水大嚴神翰墨野花幽草襯車轅樂聲遠共仁風暢旗影輕從愛日翻三載易過郎邑在心期留與後人論

寄純齋眞人

太乙眞人君絶似四明狂客我何如求君辟穀長生術抛我司空城旦書會看家家迎薊子不妨頓頓食鱸魚細看凡骨如堪換便欲相從結草廬

有之近交純齋眞人再次韻呈二公

二子丹成乞所餘問余還可悟眞如老人爲照青藜杖

劉向曾觀天祿書洞口來時休失路濛梁樂處定知魚
三生也是賀狂客憐我黃塵困旅廬

春雨

自入春來宜得雨肯因遊子卻教晴早營已到林寒在
吟客不來庭草生欄外花飛誰共酌枕邊聲斷夢歸耕
身自不歸歸便得一犁江上有誰爭

送海南吳巡檢棄官歸養

官向海隅乘九折夢歸堂上奉兼珍久知忠孝爲全節
惟恨尊陽止一身功紀鼎彝無定日鬢添霜雪有慈親

明朝起柁還西浙男子行藏不爲人

節婦汪氏前楚國樓公五世婦也早年孀居飢寒
困苦之極守志不渝教育其孤有歐母之風敬
以詩美

松勁梅清操不如風饗雪虐事尤殊食貧方念歐依鄭
撫幼深憂范姓朱滿篋藏書傳有業空機易粟任無襦
寒飢失節亡家國羞殺人間說丈夫

贈廉訪分司五首

憲幕嚴威地位高貪污未見已魂銷繡衣直指風霜厲
絲轡驅馳山岳搖玉尺直温知盛德冰壺瑩徹見清標
從今原隰咨諏偏趨入中朝珥漢貂

江左溪山第一奇煌煌星使此分麾柳搖春路迎絲轡
花燦晴原照繡衣豈樂鷹揚并虎視要令魚躍與鳶飛
鐵冠白筆司天憲會見臺端便趣歸

廉問奸貪膽自驚持平憲幕盛賢能光明可比照天燭
清徹端如出壑冰不憚驅馳遍咨度久知聲實已飛騰
芸稱治獄多陰德會見于公後代興

清才憲幕貴珊瑚寒露冰壺炯不如汗吏望風思解組

威聲搖岳見登車一時豪猾心方畏千里飢疲氣少舒
澤物洗冤儒者事此行端不負詩書

星軺玉節下青冥一道祥刑事豈輕白簡聲搖南紀動
繡衣光照大江明蠹帷盡見民間隱持法要爲天下平
自任洗冤今茂叔使華千古仰高名

代諸生壽王豈嚴父仁齋五首

今歲欣逢兩初度留賓從此接長筵觴浮黃菊纔重九
壽似南陽軼百年不問廣成傳道術自摩鐵杖鬪清堅
五湖豈待扁舟去大隱由來只市廛

不羨人間萬戶侯素封無事不優遊今年壽過陳丞相
通國人稱馬少游螺甲博山然永日菊花竹葉宴清秋
有兒有學剛嚴處文苑儒林傳定收
一歲難逢兩誕辰只緣九九又從新平生積善黃承事
上坐宜推紫府君新酒香橙臨節序蒼顏白髮倒精神
如公備福今能幾後月休嫌舉酒頻
年登九袠轉輕強積善由來望此鄉洛下同庚皆丙午
人間佳節近重陽爐然沈水瑞雲吐酒汎落英秋露香
誰鍊還丹眞得道願公乞我長生方

華髮從生臉要朱重添九九更堪娛聚賓稱壽須判醉
明日登高不用扶蘇子親觀鑄銅狄杜陵可笑把茱萸
菊花因公兩初度得得離邊未肯敢

代諸生壽王崑巖六首

高才絕識眞難比苦學清修孰與同豈但說詩勝匡鼎
也知著論過王充千觥酒罄蒲萄綠萬朵燈敷蓋菊紅
吾道極天終不墜江東教思與無窮
要須披腹有琅玕遠抱何庸與俗觀爲善本期尋最樂

讀書端不爲求官元宵燈火歡聲沸上古春秋壽域寬
料得此公百無慮一尊何惜侑清彈
可行未達身窮處外見浮榮守肯遷豈待當歸全遠志
從教甲子問疑年華燈夜半看齊放端月人間昔正圓
九十椿庭傳鶴算一杯家慶想欣然
年歲如公仕正强肯將美玉但深藏何曾官職疑兒了
豈似嚴君樂意長燈火漸開蓮萼朵賓朋爲罄酒千觥
慶門天衍詩書澤外傅孫添弟子行
直與前修追遠業但令餘子仰高風能成父志堯夫力
克闡師傳元晦功樂善自宜膺上壽居閒端不博三公

春蟾初滿花燈放豈惜開樽與客同
家世惟知讀是敎故宜有子大于門篇章神助昭雲漢
經術師傳極本源照席花燈連萬戶近人圓月在清尊
上奉椿庭幾九十讀書已下見諸孫

春日郊行二首

春來花柳惱人意日向川原至夕曛柳暗垂絲初著水
花明野火欲燒雲馬行平原芳草地棹入晴川白鳥羣
村市濁酒亦可醉林間麝香時一聞
二月常年花尚遲今年二月已芳菲且攜尊酒花前醉

從教扁舟月下歸遊客最後折花去鳴蜂猶自逐人飛
光陰一去不少駐早晚重來計莫違

郊行

秋郊勢兒川原闊靜戶聲聞草樹清村遠日斜歸艇急
天青雲盡去鴻明李斯難出東門猶鄭子寧甘谷口耕
世事悠悠行樂少杖藜今日未宜輕

春溪送別一首呈國瑞知事

雨長春溪送客舟一尊易盡客難留老參相幕貧依舊
歸過嚴灘得免羞取次岸花開不斷聞關林鳥語相酬

秋風雛菊期同采休羨班超定遠侯

戊辰韓大雅自南臺掾史赴湖北憲司知事

魏公勳為四賢冠吏部文興八代衰誰似高才輔家學
肯留南紀滯明時秦淮烟水蘭舟發黃鶴梅花玉笛吹
憲府清高少公事休因崔顥不題詩

送巡緯官汪仲罕知事還衢

棘闈深向浙江開喜得三衢幕客來遠舍珮聲秋宛轉
陽春花影晚徘徊羣公共說青雲器丞相親分白玉杯
遍寫新詩寄鄉里驛亭候吏莫相催

辛酉六月二日壽趙迂軒學士六首

海內蒼生心屬望朝端元老禮方隆共知貧似韓宣子
未許閒如裴晉公竹葉清尊能卻暑紅蓮白羽自搖風
他年得謝身康健會入耆英洛社中

柱石邦家豈偶然貞元會合鳳生賢掄才人實斗南一
執法身為天下先自是慈仁能備福不因導引得長年
清溪九曲幽居勝他日耆英作畫傳

潞國功名增耿介汾陽事業更文章試於今日聽清論
誰得如公備壽長壽酒滿斟欣轉健斑衣戲舞愛成行
富貴功名不待言詩書禮樂子孫番歐曾制作無浮靡
清溪九曲仙凡隔水竹園亭六月涼

洛陽推明極本原分陝三年有琴鶴移居九曲為溪園
奉觴稱壽酡顏喜不惜頻開竹底尊
天開昌運會明良崧嶽生賢任棟梁為相何曾數房杜
致君直欲邁虞唐清溪九曲紅塵隔壽酒千觴白日長
豈但階庭多綵戲已看朝罷勿盈牀
累朝勳業見丹心經濟宏才冠古今愛士力扶名教重
憂民惟恐吏文深希文心事千年在伯厚聲名十道欽

他日清溪爲綠野角巾强健足幽尋

壽潘溪隱老子

赤山桐水成眞隱秦望錢塘想舊遊鄧眾詞場收勝捷三朝宦業著聲猷主賓歡笑千觥酒松菊清妍滿逕秋肘後有方應得力百年身健炯雙眸

僕臥雪建平咨舍起已卓午忽憶仁父宰公初度急走爲壽歌鄙句以侑觴次日錄呈爲他年重會一笑

手推劉龍送行錢只取新詞換管絃酒接長筵先獻頌

單父政成身始暇去年星駕稅桑田

臘餘七日已添年繡舟凍解行千里鳳詔春新下九天

五言絕句

次陳季綽漫興十首

海內宗文體寧淹教一州未應如表聖那即賦宜休

愛酒同元亮爲文易子山方如六月息未許一身閒

地僻便人嫺時移動客情水流無凍跡禽語有春聲

萬事難前定逃嵇有醉鄉心情如老婦恥學少年妝

匡濟非吾任淹留豈此心春來歸夢切夜夜繞山林

文章眞小技鏤畫俾形臞ㇾ祝容司馬班超恥事儒

世人矜少得失意即驚呼茲病何難治莊生是扁俞

倦客懷農圃方知樂事濃林醪會鄰里社鼓響鼕鼕

時方事跨騖君獨不隨人此意誰能識嗟嗟勿重陳

六言絕句

送衛眞人暫歸茅山三首

郎水沿流泛艇豐圍倚樹題詩百年此樂有幾回首已覺堪思

解賦石鼎雪車才如彌明劉乂問君今歸何處笑指白雲吾家

孤鶴遲蹤矯矯馭風歸袖披披許我共餐昌歜五月五日期師

題商學士爲陳仲剛作澄江圖

江南水闊天低目極波光烟微閣老爲誰肯寫玉堂有客思歸

七言絕句

題強宏之少府枯木竹石圖

霜木棱棱踞盤石風篁嫋嫋搖清秋王孫落筆妙天下
前輩不數文湖州

題出洞羅漢圖

羅漢相傳五百人人人渡海用精神應眞事跡誰親見
筆本龍眠自足珍

潘伯勉以余得女見賀次韻謝之

中歲有女差勝無他時得力知何如陶兒倘不喜紙筆
班女或能成史書

送客

坂路威夷車百兩晴花爛漫酒千觴野鵑似惜征人別
岸柳不知離思長

寄馮彥思

一別馮君二十秋十書九說欲東遊爲君準擬遊湖棹
先入明州次越州

寄俞季友二首

子也才高又妙年自宜獻賦上甘泉雍陽客舍多明月
詩到春來有幾篇

山雪都消水見沙滿城桃杏欲開花青衫白髮東風裏
南信初通倍憶家

寄熊厚翁四首

自笑將軍不值錢學書學劍兩茫然今朝卻走豐城道
回首橫岡十九年

江上書來慰舊遊新詩滿紙不勝愁篝燈照壁元無寐
又聽疏鐘起寺樓

志道齋前芹草春游思閣下桂華新滿頭白髮非前日
祇有丹心向古人

潛江孔陽不可見黃家湖頭君讀書不辭入邑叩齋閣
徑買小舟歸釣魚

寄宣生

寄語宣生好讀書日長樓館小窗虛他時落筆生風雨
何根腰懸玉帶魚

作家書寄方伯異三絕句

曲尺塢中看止水雞籠尖上望遙天平生多少經邦策
卻與揚雄草玄傳

丹頰無光白髮蕃朝朝騎馬入橋門誰知一片思卿夢
長在江南野水村

侯家女欲嫁官人不料文章是告身何似癡呆田舍子
春來耕鉤自如賓

寄莘生三絕

莘也神清機事疎吟詩擩瘦要人扶看來自是風蟬質
肯作塵埃葉底枯

念爾才名百未能只宜辛苦向書燈他年縱不成梁棟
也勝空林挂樹藤

去年筆勢喜翩翩將謂名駒不受鞭怪得近來無一字
定應癡懶墮狂顛

寄都水經歷月彥明并柬仲禮監丞三絕句

遙望蓬萊海上山五雲樓閣在中間仙人借我三珠鶴
海闊風高去卻還

廟堂近日進阿衡四海謳歌荷聖明都水幀官才最盛
定裁封事報河清

行河使者幾時回喜得平安近岩來滿面黃埃休囘歎
濆關西去是烏臺

寄鮑仲安三首

客路新年風雨多歸心轉切奈愁何故人忽送梅花信
衙舍自效太平時

石磴蒼苔翳落花
遠樹重陰長似雨深山積潤易生雲短衣射虎成何事
青竹題詩漫寄君

寄令狐素行

問政春深啼杜鵑清湖風暖木蘭船梅花不寄江南信
詩到於今又幾篇

唐人病馬圖

志存千里困羈縻此病奚官豈解醫溺恨不如羣馬舞
銜盃自效太平時

陽關圖

輞川詩句龍眠畫畫出詩中腸斷聲疆域今分天所覆
出關還似入關情

和史信父晚步

西楚東吳倏去來客衣三歲化黃埃蒼烟翠木斜陽裏
長憶田園杖策回

贈術士峻峯

但問我辰求富貴不憑天理定窮通憧憧舉世已成俗
誰樂簞瓢陋巷中

三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邊閒步

秋花寂寂草芊芊野色園春帶薄煙蜀阜山前江岸側
分明認得魏家船

城上閒步三首

城上寒梅白雪花城邊嫩柳黃金芽平林望盡意不盡
回首城西日欲斜

萬里雲歸雨意醒城頭花草弄春晴欲歌風物無才思
更約諸公載酒行

春入園林意氣清花紅柳綠鬬新晴城頭望斷天涯路
城外黃鶯一兩聲

出池陽城南抵石門莊奉次可庭長老見貽韻三首

芙蓉城下且徘徊天遣看山向此來最是曉雲知客意
九峯一一爲余開

齊山積雪雁初時更勝當年杜牧詩僕已水濱余木末
日斜猶恨欠行遲

山到石門那得路龍灣水倒注山根老禪袖卻運斤手
只使詩無斧鑿痕

題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中州方岳岱爲宗誰寫巍巍第一峯膚寸雲生雨天下
何曾有意爲乾封

畏齋集卷二

三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孫先生詩集序

元鄞縣程端禮敬叔撰

古詩三百豈皆聖賢之筆哉庸夫匹婦之辭往往雜出乎其間然更千百年莫有過焉者豈非以其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哉夫古人之心易直而質確故其形於言也簡淡而和平忠厚而深慮故其寓夫意也婉婉而悠長不求其工而發乎情之不得已是以命辭不勞而

自成不思而自得嗟歎淫佚而諷詠之際善者有以興起善心惡者有以懲創逸志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必用之而不可缺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蓋有賴也後世之詩辭非不正也旨非不深也趣非不遠也率不過剽竊陳言綴緝綺語以誇一時而覬後譽甚至擁被而臥三年而得一聯者窮舉世之力而遂爲無用之物言愈多而眩目事愈繁而惑心邵子所謂刪後無詩者信哉愚嘗究其末流之弊以爲詩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五言五言變七言其後又變而爲律琢

子之學不在乎詩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諷詠勸懲之實自朱子沒幾百年而後有孫子焉其學推周程張朱以接乎孟子自明而進乎誠出孝弟以盡其性主乎敬以求至不愧不怍之地是以其詩從容不迫庶幾朱子之風焉某後孫子六年交而後師之講誦餘力以詩自娛猶懼玩物而喪志也作詩見諷愚以是益信孫子非求工於詩者其發於性者歟其有用於世者歟觀者非可以言語求矣孫子名叔會字友仁年三十二

道士吳友雲集序

余少暗學詩不得法或曰當如優孟學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皆叔敖可也卽取名家詩晝夜讀之何擬宇募以求其神似如是者數年非獨自喜以爲得或者不謬許之矣先生長者見之曰噫是三年刻楮之智不亦固乎古人一家篇句聲韻風度老少自不能似謝不似陶杜不似李建安大歷元和諸家各不相似今愈求其似將愈不似縱悉似焉還之古人則于無詩矣能名家乎余爽然自失曰然奈何曰學詩如學仙時至則自化在爲之不已焉耳余念儒者之學有大於詩者千萬焉

能畢世爲是以俟其化故棄之三年不作一語甬東吳友雲隱老氏學靈仙飛化之術爲詩外百事而得以專故詩之化視其學昔與余同時學詩詩過余十倍者近十年間又悉以科舉廢惜不得觀其成今友雲天獨厚其嗜俾得專且久以俟他日使人讀之如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者必友雲之詩也夫

喜雨詩卷序

至正元年四月不雨溝澮揚塵田疇坼坼兆苗之已蒔立槁未蒔失時四明郡守王公宿齋戒躬率僚屬致禱於神卽日昭格陰雲四合雷雨大作槁苗勃興郡人歌舞咸曰有秋之望由公之賜又曰公之莅政方六越月以公廉爲本而懷惠弟之政春仲時勸農首興水利嚴潴泄之備先時颶風歲饑公既爲萬民請濟卽捐俸勸分續食凡爲民利知無不爲是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宜其有禱卽應捷於桴鼓也余曰是果然矣而猶未究感通之所以然也蓋中和位育天人無二理況郡守實古諸侯有千里人民社稷之重寄一念之興上通於天果能致一身之中其力之所至自足以致封內之位育也他人昧焉而不能知之故其力效卓如此也咸曰然學校之士爲歌詩以志喜

慶元鄉飲小錄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世養老於庠其禮已臻至周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牖我民鄉飲酒禮得存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歷代郡縣蓋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墜之久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濟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

遂甲他郡舊錄可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荷簡徇俗寖失經意侵漁租入太守蠡吾王公元恭之至敦教化移文諸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鳴魚麗關雎鵲巢之合奏間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歡嗟以爲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王公可謂知爲政之本矣余之固陋幸得與行事之末

敬序小錄之首云

江浙進士鄉會小錄序

至正十一年春天下鄉貢進士雲會於京師羣試於禮部於時江浙行省與計偕者四十有三人前舉二人由胄監者六人既試江浙之仕於朝及客於京師者相率持金錢具牢醴張國西門外咸宜里之榮春堂以燕勞之喜國家之得賢樂郡縣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乃二月九日春和景明道無流塵褰衣裛冠車馬闐咽主賓升堂揖讓有禮斑白在上俊秀就列杯行樂作氣酣

小錄

燕臺嘯詠序

吳君仲雍之始來京師居佛寺中蕭然一室人未有知者偶作墨龍壁間風雲生於倏忽雷電興於白晝見者驚異以爲眞龍之窺室也於是京師之人盛傳吳君墨龍而吳君不自以爲能也余聞其名久與四明倪子靜過之援琴爲余鼓樵歌徵聲清切泠泠乎太古之音淵乎其若思忽乎其若遺轉而爲宮聲春容而重遲則清都之操是已坐客大悅於是又知君之能鼓琴也余竊

樂之請學焉君授余忘機然余身蚤衰心手扞格雖成聲終莫能得其妙嘗是時京師之公卿大夫四方賓客與其貴遊子弟之造門者唯琴是聽不知其又能爲詩也余一日於几上得小詩數首問而知其爲君之作求其餘則皆棄其稿矣蓋吳中士君子多工於詩君自視不如故漫不以經意殊不知詩本性情政不以雕琢組織靡麗爲工乃所以爲得也何可及哉因搜其稿得若干篇以示豫章塗叔貞叔貞稱其能既和其古詩十首又爲手錄一通題曰燕臺嘯咏以授之余爲之序嗟夫

人有一材一藝不自矜衒以求知於世者鮮矣況多能哉余與吳君遊三年未始知其能爲詩則其所蘊蓄有過於詩者余固不得而知也不得知則雖多材多藝亦何以知吳君哉使吳君得行道於時臨民而施政其不于譽以取名也審矣余故敘其詩而論之以告夫欲知吳君者吳君蘇之嘉定人名元英今襲父祖爵爲海道千戶云

東嚴王公集後序

右東嚴先生王公文集若干卷余爲校正幷以私篋得公詩五篇集中遺者補焉敘之曰大德四年春公宰廣德之建平余幸得備員邑庠凡其學道愛人之政得於目擊者爲詳公於書無所不讀才識高明而剛正志操公廉而仁厚爲政以洗冤澤物爲先立教以明倫習禮爲重先是戶無定名田無定數令民粉壁自實就收草檢爲冊民不敢欺而賦役至此均察詞訟變易於吏手積年不決公判牒令自勾至則立剖廷無留訟獄爲之空舉行開荒例勸民築濱湖地爲圩田使貧民得耕以爲己業遇旱絕淫祀之禱嚴社稷之祭有求必應兵卒

放鷹牧馬鄉落小民被其橫斂無告公給官印業空簿付社長令凡有取於民事無大小必書一月一報兵卒見簿望風遠去民得以安雖古循吏之政不能過此耆舊咸謂邑宰之有實在人心者百二十年宦得二人焉前有施公德懋後則公也士久習浮靡剽竊之文公諭令明經道學必宗朱子風俗丕變三十年間後進知讀書之法休休之日領文雅好修之士泛耶溪登赤山飲酒賦詠勤成卷軸畫詩書民間稱三絕得片紙持去傳以爲寶嗟夫建平江左小邑赤山耶溪亦未嘗名聞四

方蓋以公之流風餘韻藹然被茲邑去之三十年思之者深跡其舊故溪山之名亦得以著鄒湛所謂羊叔子之名當與峴山俱傳者是已公位不稱德而卒今其季子元戴居攬轡澄清之任繼洗寃澤物之志天之所以報之者豈必三槐之植而後驗哉某受公知愛最厚又幸得復讀遺編不勝峴山之感豈惟公之儀型不可復見如某之得在當時爲樽前之鄒湛者亦已老矣嗟夫

寶林越之名剎也倚山而並湖雄跨一郡郡飛來峰上有塔數層高切雲漢遠覽江海神靈之迹詭異之觀照耀耳目四方之士莫不遊焉今御史府移治於越而主山僧講師別峰同公又有道德能文章好賓客故遊者滋眾去年冬余以王事過越越望其塔心竊樂之不暇登也頃者屏跡江干師以扁舟邀余宿方丈會足有疾又不得登是塔窺鰼井嘯歌槃礴之軒以寓遊觀之目焉既而得師之弟子泰來所錄寶林編者讀之則前之所願遊而不得者歷歷在目矣不徒見當時之盛又若親見古人輯杖履而與之上也不徒觀文辭之富而佛氏之玄機妙用深宏簡密載諸經律論疏者亦可得而略聞也故實以爲天下之名山大川前王之宮先賢之宅不歸之佛氏則歸之老氏故二家得託以爲重文人才子又相與鋪張而羽翼之其徒率多魁奇卓絕之士得有所藉以晉而道於是乎久傳亦理之宜無足怪者況許元度房次律之事不偶然乎余以越之山川雖不得一登覽爲恨實喜寶林之有是編也故書之告夫欲遊而不得者觀是編如遊寶林焉至正戊戌二月之望端

禮序

張克寬義聚序

昔者聖人制五服禮有親疏隆殺之節而其情則無窮也父而子子而孫孫而曾自茲以下而仍而雲猶夫樹之根幹枝葉一本耳然五世而服盡者非聖人恝然也以義制恩使人可繼云耳非人之情盡於服也於是治大宗小宗之法以屬之自大宗之小宗之法行而人知已之所自雖疏而親雖遠而近而風俗厚矣余助教國學伴讀張生克寬借兄子汝遊從

予遊嘗詢其家世則曰總服外猶同居其爨餘百口無間言余嘆然曰是知一本者歟知服有盡而情無窮者歟余聞培其根者枝益蕃厚其本者末益衍張氏之自厚如此吾知其發於二生也然余且有規焉傳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傾者覆爾祖若父培之在上繼其志流其澤不在二子乎二子勉乎哉

送宋主簿詩卷序

泰定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吉安宋元禮主江寧簿得代且行大夫士出餞爲歌詩頌公之美謂余曰江寧號

難治公之來縣長以贓敗令望風解印去公獨立守益堅政益舉威行愛孚縣以治稱余曰子未知公建平之政也延祐間公以儒試吏尉建平以己之不欲弭盜民間外戶幾不閉既盡職又能盡言以佐其令朱仁父而歸美焉仁父用其言以廉明稱此余所見者先儒謂簿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令善則惟恐不歸於令豈有不得人者觀公建平之政有焉余於是不特知其能爲簿且知其能爲令也其爲尉能盡職不必言也其能進盡言於江寧令長可知也使用其言可不敗也昔王尊爲益州刺史叱服行九折坂守東郡河決隄壞吏民奔走惟一主簿在尊旁立不動觀公江寧之政有焉余於是不特知其能爲令且知其能爲尉能盡職不必言也其能進盡言於江寧令長可知也使用其言可不敗也昔王尊爲

送烏爾圖赴慈溪尉詩卷序

唐選舉志李德裕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少習

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固不能嫻習也史謂其言爲偏異余謂非偏異也言有未盡焉耳公卿大夫第當問其才不才如何使其不才雖小官不用豈敢比寒士果才也思其祖父勤勞國家以著勳烈必能繼述濟美以振家聲用之顯官且將爲伊陟君陳也豈特習其事熟其業嫻其儀而已此則豈寒士可比哉余每歎德裕之言有所未盡者以此也烏爾圖自其曾大父大父事世祖皇帝汎掃六合戰勝攻取功在國史本兵柄於朝廷任風憲於湖南江西

聲猷風節凜然今君承三世之傳耳濡目染前徽未泯所謂習其業熟其事嫻其儀者歟今之爲尉葱溪也以繼述濟美而振其家聲者不始茲乎鄞士與之遊而知其才也咸以是望之也行之日詠歌其志以餞俾余爲之序

送建平頓縣尉任滿詩卷序

清平頓謙父尉建平秩滿得代邑大夫士出餞詩以頌之咸曰公爲政以不欲弭盜田里底寧廉介之節三歲克終去爲邑民惜程某諗於衆曰公非欲以一節自表

見者以廉介稱公末也余家浙東知公爲詳初至元間更各道提刑按察使爲肅政廉訪使公贊浙東海右道幕一時觀聽之聳選任之隆用事者以遇事風生爲能獨公貞確沈毅不徇不激以忠厚服一府公今之廉介猶前之忠厚也以風憲中不皆如公故前得忠厚之名以州縣間不皆如公故今得廉介之名公何有於是第知守其所以爲公而已昔魏徐景山時方變易車服以求清素之名人稱其通其後相倣奢靡又以介稱之今稱公者其類是歟夫君子志一而行獨量宏而用周圄

未嘗標一節以釣名爲貢人人棄我取事且矯情者可暫又烏能有所三年終也聲大者器宏公前後所至咸著名實豈非志一而量宏者有以本之歟倘位高及廣其稱於人者又豈止是眾曰然子書其辭爲送行詩卷序余不得以不文讓

送巡鹽萬戶郝公序

古昔天子六卿帥六軍諸侯三卿帥三軍孔子相魯君會文事必武備魯與齊戰冉有用矛樊遲爲右蓋士自小學學射御舞勺象而文武兼詩書禮樂所以造士所以謀帥非若後世兵農分官不相能弊至於不相恤也

禮成樂備觀感悅服侯之還也士爲歌詩以送而余爲之序

送劉謙父海運所得代序

周以冢宰制國用洪範八政先貨古之制也自陳平謂錢穀非宰相所識後世遂以理財爲恥王介甫輔其君行堯舜之道政首理財至與爭者相詆訾介甫曰諸公坐不讀書爭者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且法始於義而成乎堯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謂其讀何書不亦誣乎程伯子首爲介甫三司條例司以至誠開納不合也然後

去之語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對塔說相輪如某則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而坐其中者此言深中介甫誤國之病然則讀書必若程子而後可定安劉謙父來官慶紹海運所轉粟數百萬斛給京師放舟萬里驚濤駭浪中爲之三年無圭撮弗以時達昔劉晏竭其心思而能之者公爲之易易然也去年秋得代邀余同遊鄞之湖山間踰二旬舟中聽其劇論古今得失上下數千載貫穿精核如昨日事蓋其讀書以本之者乃如此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如公讀書不

人者必封今次山豈止活千人而已其子又能力學任氏之興也必矣兩家憂患之餘懷可從容調四爲游徼於海濱而余亦走四方以求斗食別去逾三年今秋懷可訪余驚余之衰病余視懷可雖胸中之浩然者不衰而鬚鬢白矣相視憮然者久之曰今征商鉛山興子別余謂委吏聖人所盡心筦庫士趙文子舉爲大夫自後世君子恥理財而民益困懷可之盡心所職豈俟余言今世豈無文子者懷可艱而後通抑在此行也歟懷可有子又能力學守家法任氏之興不在懷可而在其子

也歟

送趙悅道經歷致仕歸序

仕未七十而謝事高節也得謝而歸樂自漢二疏至宋范歐歷歷輝映史冊夫人知慕也往往不自決至貽不去之譏昔朱子發問出處之宜胡康侯曰出處不宜問人且非人所能決旨哉言也信都趙公悅道以高材厚德讀書學古仕州郡風憲所至可紀前年來經歷宣慰元帥府於浙東方以精練望一府年六十六一旦謝事去噫公之高節配古人豈非出處決於平日之素者爲

之歟且公能教其二子皆以文學行誼名長已賜同進士受泰州判官迺以父蔭官讓其弟一門詩書之澤誦公之所獨得者歟鄞士能詩者詠歌其事而余敘於卷首云

送張縣尹致仕序

禮稱七十致仕蓋以人之氣血既衰可以告老而爲吾休息之計不過就其人之所自處者而論之耳而後世因之以爲例凡登茲年者悉不爲世用夫當齒德俱尊之時正有以決大疑定大謀而例去之則無老成人矣故國朝惟翰林集賢與他官之精力未衰者不在致仕限良有以也然翰林集賢既非勳舊人不得與而所謂精力未衰者或非盡悟退之人至有諱其年而苟祿者爲大丈夫與廉恥俱生廉恥既虧何以事上治民哉博平仁甫張君之尹鄞也務寬厚去矯僞吏民安之邑邇澠闔庶務繁劇君應之無倦色言談舉止若壯年在邑二年而以致仕告人愕然曰張君精力如此而引年甚力其廉恥重而自處厚歟古之人雖老而不忘其君然其進退之際必以其道苟知進而不知退正吾所謂無恥人也其自處厚者非薄於其君也惟如此然後可以事君云耳然則張君其庶乎彼諱年苟祿之徒聞君之風能無少愧乎於其行大夫士咸詩以送之余亦書其得於自處者於卷首

送衛縣尉致仕序

吾觀韓退之上表論孔戣致仕以爲朝廷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雖求退罷無不慇懃留止

以明尊賢敬老之道以當時許孔殘之去爲非又觀其送楊巨源序以爲中世士大夫官龍則無所於歸巨源年滿七十白丞相去又爲攀援二疏事以詩美之然則致仕乃人臣之節留之國家之禮也自後世有昏耄誤事貪之不止故有致仕之條是固其待之之薄亦其有以致之也方今承平日久資給一定士雖一命無遽得者使進取少遲至爲簿尉之日則已白首入仕既與古異似未易以致仕律之今人且禮七十致仕止曰大夫亦未嘗曰士也建平尉涿郡衞公正父莅事期年政平

盜息邑人方利賴之一旦上章告老解印綬去咸謂吾見仕吾邑者自非贓污罷去雖耄甚無不三年終者如公之去三十年間未之或聞莫不歎美驚嗟邑長老迭進留公曰致仕雖漢唐以來人臣偉節如二疏孔楊輩皆早歲入仕久爲大夫於朝或以先見或以知止得謝而去朝廷爲之賜金且祿之終其身今公自巡檢調茲任辛勤之久始得一命年雖及而精力尚强家之仰食者近二百指貧無以爲田園資似未宜忘祿而決然辭去也公笑不答將行邑士倣送巨源故事爲歌詩以頌

而某爲之序

送奉化吏目陸千里序

余友朱景陸來述雲屋孫千里言曰驥幼讀書急親養不得守先業由刀筆吏以進積月日今將吏目奉化惟是不孝無以事大夫之賢贊循吏之治是懼我祖之交程先生幸歸里願爲我請焉求一言俾得以自勵敢爲之請余謂雲屋陸君讀書弗遇以其才思一寓於詩其苦吟深入詩人畛域能與秋巖葛君齊名其遊務也余嘗以詩送之今又見其孫之仕俯仰四十年爲之感歎

老矣無能何言之贈且士顧所行何如耳千里以入仕由刀筆自愧則戚之甚矣周官府吏與下士同祿取士多途振古如茲漢尹翁歸王尊起獄小吏朱邑鮑宣起畜夫趙廣漢龔勝起郡吏其功業照映史冊去之千載使人歆慕在於以治得民而已奚入仕之足云此古人也請又以今之人爲眾所其知者明之吾鄉大嵩里有黃艮輔者起刀筆前年都目溧水廉公有威州民恃之如親父母遠近上下稱之日所行州事夜必一一手記露香告天所服焚香之衣百衲閱四十年年近七十或

勸之曰宜少取爲田園資不答余留金陵所親見者其高風苦節無愧古人是皆足以爲千里法矣景陸曰唯

送薛學正歸永嘉序

余至元間教鉛學友人祝志道歸自獨峰爲余言學官之盡心職業者曰永嘉薛君在心其錄括其學缺長官講學勸誘以新士習廟學隘且壞拓而隆之學田十餘頃悅於淨屠氏訟而復之米廩充而藏修游息者益眾士論歸焉明年志道又歸言在心今正明學往來者言文章經其口講指畫皆爲名士余大父與石巖交先人仲藩從祖大卿石巖公當宋寶祐間教鄞學諸生經術時在襟佩列大德間余來桐汭得交仲藩父味道與其伯仁父兄君錫日以讀書講學親師取友爲急務如巴西鄧善之眉山劉至善廬山曹士宏一時萃桐汭武林仲藩與其兄弟皆往來受業於門後十年余歸鄞正鄞學鄞之子弟曰是吾父兄之師之孫也以其愛敬石巖公者愛敬焉後余來昇仲藩正昇學缺正官主學事教養是力絃誦日興風紀所臨素號難爲翕然譽處交章薦之今之得代也昇生惜其去爲歌詩以餞余謂而略事功其來已久遂使俗吏嗤儒爲不足用觀在心仲藩之宜於其職昇士所知也其學術宦業之得於家少試學校爲人之佐已如此使爲世用得行其志效當

世與其師友者未若余之知仲春之悉也故爲序於詩卷後

送浙東元帥府阮照磨序

宛陵阮君受益世仕鄞余獲交相知爲深其父奉政公泰定間宰鄞爲受益擇師得東發黃先生子彥實彥實與余同師果齋史先生兩先生皆得朱子門人正傳觀奉政之所以擇師彥實之所以教授受益之所以學可謂至矣時鄞之諸老尚多見受益造詣莫不驚歎許其他日爲名進士雖奉政亦奇其能繼其乃祖祕書公世之南北郊司馬公之役法所謂擇善未精固執以自誤叔明遠甚介甫進說謂今無古者教養選舉之法故士勢不得不自進雖孔子猶爲季氏吏謂叔明有得已之勢而不自已未見其爲得余深有味乎其言然介甫爲叔明謀則得矣又歎介甫以堯舜其君自任得君專且久乃務財用進小人爲桑孔事與一朝君子力爭自以爲行周官法度者何歟豈惟介甫歐陽公之濮議蘇公之南北郊司馬公之役法所謂擇善未精固執以自誤吾斯之未能信受益有焉此非志於道德不能知也受益行有日故余敘其嘗以警余者送之因以勉焉

送田推官代歸序

保定田侯思温之爲四明推官也天資忠厚勤以行已和以待人凡獄州縣以成案上郡侯推理是親必反覆詳審以求其寃平反者不知其幾既得其情又必求情法輕重之當而後決一歸美於長貳僚屬而不自專長貳僚屬見或未一懇懇言之不直不止言益和而無忤

色爲之八年欽恤之盛誠心如一日政平訟理盜賊屏
息民得樂生於田里故戴侯如父母嗚呼爲政之難莫
難於治獄治獄之難莫難於欽恤誠心之持久吾見世
之莅官一二年平反一二事樹名聲者多矣能三年有
終者固難能持久於八年者尤難也吾見用其獨見審
克寃獄與長貳僚屬至於相忤者多矣至若事求情法
之當委曲周盡而不失和氣者尤難也侯之在職餘七
年無代至謝病去今其再求受代也明之士民遠近迎
勞歡欣鼓舞依依戀戀敬愛益篤倪遵道萬口稱頌

然則侯之得民豈偶然乎哉或者謂鄒人器小而俗薄
今觀其能不忘田侯之德若此俗果薄乎哉書曰昔司
寇蘇公式敬爾由獄用長我王國田侯有焉易曰有孚
惠我德明人有焉士歌詩以餞而余爲之序

送鉛山州判官吳大任代歸序

余泰定間得交大任於金陵其受學草廬吳公門爲高
弟余弟時叔歸自國學才美以大任爲稱首尋以春秋
試入高等調鉛山州判官至元三年八月余來教授州
後大任四月士民相與語某理得直某寃得洗染事得

序

送虞誠原夾浦務代歸序

余往年過雪舟中友朋言虞君彥高之賢也曰彥高教授湖學申舉胡先生法行之以誠士多悅服且示予以所刻教法石本予謂教官不知教久矣今乃有此人邪其後聞於朋友益信每恨往來西州不得一見彥高也去年夏歸鄞始知彥高子誠原來官夾浦務友朋又言

誠原承詩書世澤力學好修江浙人材淵藪試進士舉中次榜今不以清門自高肯從蔭調爲司征又克盡乎其職余謂晉管庫士可爲大夫漢倉庫吏子孫以爲氏爲官擇人古之制也小大之職思不出位故能績熙民阜猶天之必積日時以成歲功也後世之士卑小官鄙理財小人用事而民生困於是又歎誠原之賢且智彥高之教又行於其家也誠原終更至會府來訪于余遂敘於鄞士送行詩卷云

送王伯華歸永嘉序

余讀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愛其文詞竊怪其言衡山之南八九百里爲郴郴爲中州清淑之氣之所窮亦已誤

子夏教其門人灑掃應對子游以爲本之則無門人間交述子夏之云子張以爲異於吾所聞三子者同師孔子而其所以爲教乃不能相一所謂源遠末分不待再傳已若此然則學於前師問而欲其教之同也難矣余與朋友讀書江東精舍李季和先生應南臺聘從其弟子來自永嘉訓昇學昇士從之如雲見余所以爲教者曰是用朱子熟讀精思法也是吾師臨海方先生所以教吾者也卽退弟子王生卒業於余且使悉受讀書節目與說經之書余謂生之師學術過余遠甚徒以余守

朱子讀法持心堅苦積歲月以漸進者粗有以合於其心故忘其有餘在己云爾歲暮生歸有日求贈言顧余何以最焉昔秦王問取荊用幾何人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謂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信信大敗而還卒用翦計乃舉荊噫世之讀書孰不欲有成朱子法翦之言也勿謂爲老而怯哉

送郭芥巷歸永嘉序

余讀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愛其文詞竊怪其言衡山之南八九百里爲郴郴爲中州清淑之氣之所窮亦已誤

矣天下山川皆自西南入中州後世地理家卜葬者所能知也退之讀禹貢乃不知之何邪至其言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士生其間惜其沒溺於老佛之學而不出者則名言也又讀沈存中筆談言朱嘉雁蕩之奇秀昔未嘗見於圖牒至宋祥符間有同入山伐木人見之而始名天下又怪以謝康樂之善遊而不之訪何邪朱嘉人物周劉之學行具薛之經術陳葉之文華王龜齡之志節正大光明又皆生於山川得名之

後何邪蜀之山川奇矣亦自漢通中州浹文翁之化長卿東受七經淵雲以文學名豈山川之靈亦有待於世之知之而後生人材邪然則今世豈曰無人抑退之所謂沒溺而不出者是歟余少有志於遊今老矣蟄伏林下四方奇士之至未有不得與之交焉未有不得聞其山川之勝也去年冬永嘉芥庵郭君來鄞服道士服兄成甫于溧今又得交景陽焉其學一再傳而益粹著述行學者莅官行己具有本末二百年文獻之族孰與絕利一源爲長生久視之學且讀書多藝能善卜葬余因知其爲永嘉魁奇之士矣余友劉仲愚買山葬其親甲可乙否久不得葬君與之定穴眾咸服余方欲與之

劇論而君行矣永嘉王伯華嘗從余讀書江東精舍又皆君之所與遊且前言其鄉之賢豪甚悉過廖師之訪其所與遊而不以告者遠矣余因書以送之

送牟景陽都事浙東代歸序

余讀陵陽牟景陽大父清忠公奏議未嘗不歎蜀人之文之美至於斯也蓋蜀至漢已能以文擅天下司馬王揚閎其端一變於蘇氏再變於魏文靖公文靖學程朱學碩大光明掩前聞人清忠則學於文靖者也又能以其踐諸躬者格其君自朝廷宮掖賄相權姦宦官妾言人之所不能與所不敢其君不改不止也故終理宗世宋能以危爲安且未嘗高談性命而略事功未嘗有意爲文人之文而文特妙所謂蜀文變而益美者歟此有志之士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歟余大父常熟府君嘗受知清忠以余之生晚得拜景陽父大理公于嘗交兄成甫于溧今又得交景陽焉其學一再傳而益粹著述行學者莅官行己具有本末二百年文獻之族孰與爲比景陽都事浙東宣慰元帥府人皆知其器識高遠遇事立剖治法兵謀風行霆流恩淪威懾厥績大著而

豈知其本之家學者蓋如此也昔大理以不能媚權臣久歷外服嘗治浙東獄德在人心今景陽又莅此凡六年其去也益重浙士之思咸爲歌詩以頌其美而余因序其文獻爲世欣慕遠有所自著於卷首

送貢有源歸宣城序

奉化蔣申之致其鄉長老之請曰久矣吾州之學廢教弛也自貢君有源之來一新黌宇教養具舉惠我多士迫於代去矢於歌詩以寫我思惟先生嘗記其修學矣願書一言於卷首焉余謂諸君知有源初試爲學官已之講於家庭者有素不待莅其職嘗其事而後能也蓋自其曾大父祕書大監南漪公積德肇慶一傳已能以文學顯監學直翰林再傳而仕內外服知名於一時者幾十人今有源兄弟又駸駸仕路且未嘗以門地自矜而德義是尚貢氏之興殆未易量於是乎益信南漪公積德之厚也有源抱利器膺顯擢行濟物之志有曰安知不再莅吾郡以惠諸君耶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使有源果有孚以惠於諸君之心勿問而元吉可知矣

申之曰唯唯遂書以爲序

送婁行所歸安吉序

古者學制于二十五家之閭節目獨詳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蓋去民愈近而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下之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如後世遼親越鄉羣居族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也自學制田制壞士貧始出農工商賈下窮鄉晚學無書可讀無師可親故子游自吳北學相如東受七經退之讀書江南士之有志者其勢不得不遊且學也雖然士幸生今日又與前日異者程子朱子出而四書六經之道大明其書布天下在杜門下帷取其書熟讀精思反身而誠焉耳此豈求有弗得而待于遊使其家衣食粗給生讀書之鄉有父兄師友可資非有甚不得已又何必曠定省費日力以冒道塗風塵之勞苦安吉婁行所倦遊將歸出其師草廬吳先生遊說示余且徵余言草廬已言爲之盡顧余何言行所力學能文生讀書之鄉家世舊組詩書之澤甚深設有塾非有不得已而出今其歸也

豈不爲計之得因陳古制實草廬之說以塞請

送劉宗道歸夷門序

自昔田制學制壞士始貧出農工商賈下違親越鄉比閭無所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雖有志者亦不得不遊且學也以有志者少遊而不學也凡曰遊學云者俗例厭之噫子游自吳北學長卿東受七經退之讀書江南遊學可少乎哉夷門劉宗道奉親命遊學江南肄業明道精舍有年今其歸昇士喜其力志不渝能力學以歸慰其親歲適大比又將與其鄉賢能之興咸爲歌詩

以餞且求贈言于余余謂凡宗道學爲而得者皆足以自勗奚俟余言綱以爲自朱子集諸儒之成講學之方悉有定論儻歸取其書熟讀而精思之於窮理反身兼致其力而見于事親從兄之實此豈求有弗得而待於遊邪宗道志于學者故以告爲而書以爲別

送王副使序

至元三年春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元帥府事鄆城王公得代且行七路士民依戀攀臥如去父母既爲詩頌公之美又兼屬筆於廬江況君肩吾立去思之碑惟慶元爲治所得於觀感尤詳綱謂公之得民豈有他道哉亦惟實德素脩其爲政皆德之所形故風行霆流善彰惡殫潛遷陰改不待見於聲色而能培長治之基消未萌之姦其有功甚大此豈可與文法吏較簿書期會以爲得失者同日語至若公之平反冤獄化旱爲霖終始廉介貴而能貧犀珠磊落一不動心他人能是以爲奇在公特爲實德中之一二事耳原其所自蓋公母太原郡君馬氏守共姜之節敦孟母之教兄弟篤於孝友一門盛烈朝廷旌異外所共聞故其所至未施政

而人化服效宜然也昔君陳之尹東郊以孝友而施政畢公懋德而正色率下世言古今人不相及觀公之政果不相及乎哉鄉校士歌頌之而程端禮爲之序

送朶郎中使還序

天子既立左右丞相更新國政乃五月二十二日出詔書布告天下以江南之三省久勞于兵也遣使者六人往諭德意於是朶君仲容自翰林待制擢兵部郎中余以南台監察御史備員禮部員外郎承命如江浙海道取疾颿風一日夜踔數百千里既至丞相大夫兩府百

執事有司黎庶莫不鼓舞歡呼奔走聽詔北望稽首沐浴聖德以爲使者自天而下且謂天子遣曹官來至重不與他使等禮遇殊厚朶君國族也家世簪纓爲辛卯進士第一人年少而嫻於禮和順謙恭以正進退應對始終無違者贈賄悉讓不受余雖欲出意見補闕漏而卒莫得其間焉東手仰成微光叨榮而已既而與君詣四明奉御香於天如祠是時省臣有治兵海上者遂繇觀朱文公石牀望桐柏宮沿剡溪循謝太傅東山上會稽浮鏡水而迴皆山行滯雨余疾作臥越郊之僧舍而君入杭矣君之先君子嘗爲黃巖州監起爲御史今所過父老有識之者曰此吾邑賢大夫之子也門人故吏迎拜曰我公御史之英嗣也搢紳先生相謂曰今天子之門生狀元郎也君未嘗以名位臨人其見重稱舉如此夫國家興科舉以羅天下之賢俊政欲與共天祿治天職也唯蒙古生得爲狀元尊國人也然自有科第來求其傑然不負所學任致君澤民之責而無愧者蓋不多見豈富貴之移人耶抑明經舊足以取青紫而已耶

序

送浙東帥掾朱子中考滿序

余謂古之爲士自起居飲食仰事俯育無事而非學至於禮樂刑政甲兵錢穀亦無學而非事故其爲吏也入

治出長用咸宜之而冥儒之效始白後世三物之教不明士始離事以爲學浮華苟僞成俗而士少可任之材然士生今日能知明體適用任之以事而事治者可不謂之賢乎哉余至元五年教鉛山朋友之來自閩者能言朱君子中才美時閩寇發張甚至調官軍逾年尚稽伏誅閩帥旺扎勒公選君從軍犯煙瘴冒矢石晝夜治文書凡兵謀將略君策居多既勦除幕府上功列薦臺省遷調浙東帥閩余始識君儒雅廉靜日讀書事至而應無不曲當倭商久不至去年又舟入定海元帥米公

廉明公正有材略不輕許可統軍鎭邊獨選君以行懲曩年以金珠磊落官吏受陷致撤事變盡革其弊一新禁令令行禁止交易流通百姓寘然仁孚威懾島夷悅服深得柔遠之體亦多自君發之君名實益孚方專委任而考滿得代矣七郡咸惜其去鄰士尤不忍別爲歌詩以送余見世之論者多有取於倪寬以儒飾吏事之說余獨曰未也當曰以儒術行吏事不當曰飾也飾之也若曰飾吏事則以張湯之深文已能取博士弟子員爲廷尉獄吏矣奚俟於寬嗚呼此猶未免以儒者

章句爲文法之助也余因觀子中之行事當理而知其平日非離事以爲學也故喜而爲之敘

送教授鄭君鼎尹赴浮梁任序

余與景尹居甫東爲同里先人迎師訓不肖兄弟景尹就學于余塾爲同門情相好爲同志後景尹遷故相城居里居始異景尹師樗園劉公友伯長袁公篤意種學織文聲聞日起余兄弟則師果齋史先生學不加進而師友始異久之景尹與余教江左學校出處又同景尹能刊紫陽精舍朱子所著諸書板以永理學之傳力復

朱子祖墓宅里之侵于豪民二十年子孫不能復者表章祠祀以正後學之嚮望與余之區區所至用心教養教必以朱子讀法讀朱子所釋之經養必復田租使來學之士晝夜得以誦習如歸者其爲職業又同也景尹生與余弟時叔同年余七年以長自鉛學以早衰謝事歸至正元年明守眞定王居敬選訓導余力辭其聘不可與景尹同入齋同守朱子讀法六條以刊定日程督諸生學咸知自奮四書五經傳注通念曉析明之學校方有教養之實余以衰病辭去凡余所教諸子不屑從他師盡歸景尹卒業今年景尹又以教泮梁去諸生不層從他師至于痛哭而散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嗚呼學者志立然後見讀經之效朱子讀法豈欺我哉余爲之慨歎不能自已嗚呼學校不得師久矣景尹之去此爲可惜彼之得則可賀也景尹之教其州必自愼選訓導之能用朱子讀法者始豈待贅一辭余延祐間嘗教池之建德與浮梁壤地相接時則有知州文卿郭公與學能聘吳方二先生訓諸生自此人材輩出建德則余方教洪允文馮勉汪增汪培輩也兩地絃誦之聲相聞

亦一時之盛哉俯仰二十年士風豈能頓衰在作興者何如耳故因其行敘余與昇并出處職業之同者以贈

送自怡公序

餘干監州大布昉公行日浙東帥閫長武僚屬郡縣守令與凡交遊之士集送爲歌詩以餞程端禮舉酒爲壽言曰昔李文饒以唐相子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躐爲之蓋以少習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成寒士縱有出羣之材終有不能嫻習也或者疑其言以家自矜余因觀公而信其爲確論也公自其父輩國武

惠公於至元十三年江南初歸版圖慶元爲沿海重鎭將軍佩虎符繼爲沿海萬戶有年既以材略自見家聲益振一旦以官讓其兒子而歸讀書月湖之上扁其室曰自怡日延名儒討論修己治人古今得失小而篇章亦與寒士爭工朝廷徵參太尉府軍事方流聲實于中外乃一麾出守餘干玆非所謂少習其業目熟其事嫻習其儀者歟今公之往也帥閫之吝邊徼者孰與言山川之險要守令之咨撫字者孰與言田里之休戚鄉先生孰載酒而禮于其廬晚進之士孰訓飭以宦學事師之禮故惜其別歎此之失而賀彼之得也客有阮受益曰韓子云鬱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澤之道其亦有施乎今子之惜別私言也既不能止公之爲澤而不爲川矣澤之施而爲雨能止其不及我乎衆曰然

送馮彥思序

余自早年受學於甬東果齋史先生授朱子讀書法六

條所謂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者才識雖陋粗知兢兢固守而不敢廢其一皇慶開教池之建德學諸生洪允文汪務能輩從學者四十餘人有馮彥思年甚少資敏而志篤諸生之務求實益者未之能先也越二年改元延祐而設科取士之制行焉與余之所教明經作義之法大略相同蓋科舉取貢舉私議漢左雄明經守家法之說某經主某說兼用古註疏作義不拘格律條舉所主所用之說發明其於經旨之得失而論斷之也將代余首遵科制參

朱子讀書法以其先後本末節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於編以爲學校教法藏于六經閣彦思曰勉敢不確守繼而彦思訓導于學余時長江東書院彦思常以文字往來也彦思諄諄中江浙鄉試冠左榜擢第南歸錄事常州以廉慎不欺爲主時水旱相繼凡賑濟檢踏彦思戽至畝履躬任其勞凡久宦者皆笑其拙至風憲覈實獨舉彦思最他有司受成于吏胥以臧敗者十罷去七八又以所刊教法訓諸生故凡登彦思之門者知根本是務余聞而喜之彦思遷他官名實益昭余自延祐

三年別彦思至今二十有九年不得再見書問往來常以不得會爲恨其後聞彦思門人鬲哲臺舜臣鄉試中江浙冠右榜是年科舉罷不得會試舜臣侍父官慈溪與其友忻都舜俞來訪余于甬東林廬余視舜臣信道篤不以科舉罷而一日廢學舜俞其學勤苦嚴利義之辨而不苟合其友徐生立本侍父佐鄞縣幕日讀書不輟能輔其父行儒者之政不混俗流行害民事余于彦思之友雖不盡見見此三人知彦思之取友必端如見彦思焉今年舜臣再試再冠右榜舜俞立本又來曰某

實得學於彦思自喜入門之不差矣又喜舜臣之行踵馮先生武也想馮先生聞之亦爲之喜也且以爲先生賀余謂此非彦思與余之教一皆朱子之法也苟能守是勉勉循循何前修之不至哉奈何俗學雖日讀其書其志在於剽竊語言以作程文故資正誼明道之書以助其謀利計功之私而已甚者至於兜題作義全經且不盡讀況傳註乎士習日趨於見小欲速務外爲人終身陷于小人儒而不自知讀書既無眞知自得之實效窮不能獨善達何望其兼善宜其任州縣者離道失望貪酷罷軟而不自知愧也滔滔流俗孰與慮此無怪武夫俗吏嗤鄙儒者以爲不足用也儒者之道豈果若是乎哉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之者今賓興有制而學校之教法不立弊宜然也此余於二生之來既爲之喜今其歸也以余再删分年日程書贈之以勗其守而不能忘言也嗟夫念余之固陋無他技能在江左學校四十餘年職思其憂以爲教之根本在乎朱子讀書法養之根本在歸侵田贍學之士日裕幸自鉛山謝事歸老林下分甘食貧

毫髮無憾令年七十有三豈知不死猶得及見彦思舜臣舜俞立本師友再傳之能自樹植如此亦以自慰其終身歲月之不爲虛擲也然則史先生之學可以上接夔先生而無愧下行於方來而無弊也於二生之行故各書以送之他日彦思見焉亦當爲之一慨云

送王季方序

昔呂東萊以學時文始破累世以六經三傳鈔注圈點家法朱子因有近日眞少讀書之歎余以爲朱子之歎固宜而東萊豈輕變家法者蓋以當時科制相戾有不

得已焉耳今制本朱子貢舉私議之意明經傳註所主所參所用性理制度訓詁畢備一洗漢唐宋之陋非眞讀書不足以應之誠志士千古之一快也第以累舉所取之文未見有能卓然條傳注之辭而斷之如劉道原者冒原講證結乃宋末剽竊敷演所謂經賊之弊不能盡革文既刊行家傳人誦遂爲定式寧違科制而不敢其讀書歲月者多矣如季方者賢矣哉余既嘉季方之學且憂子實之教自季方之去人以爲迂而莫之從也少違時尙故教者學者見少欲速之心得以乘之而以積年誦讀之勞爲迂非今之科制使然也噫學術人材盛衰治道隆替風俗厚薄所係救弊之術謂宜推本科故惟學校教法考試定式未立之弊所致若此者序以送之庶有見焉而言於上者

送陳元弼序

余交陳君元弼於鉛岸其才氣文學未能或之先也出其詩文數百篇示余旣清遒析理明淨具有法度余深惜其屢試于有司不第而科舉罷未嘗不歎其久淹而未有以自奮也元弼尋侍父耐軒翁錄事于明別三年而余亦歸明之人士咸頌乃翁平易近民以行豈弟之政且其愛學校士如拱璧元弼左右之功居多余又歎元弼之敏於爲政而未有以自展也今年乃翁代而科舉適復元弼行得戰藝于秋闈明士之知元弼如余者旣眾則宜其爲元弼喜者不獨余也觀楚兵沈船破釜之戰能以一當百者其元弼也歎蓄極而通何天之衝亨其在斯時歟其在斯時歟

送家鉉翁詩序

自程子朱子出而眞儒之學復明自許文貞公以程朱學光輔世祖皇帝而眞儒之效復著自近年以程朱學設科取士而眞儒之道漸見於吏治嗚呼茲不謂之天之所相不可也家公鉉翁學程朱之學試于江浙以及格貢赴闕寔辟尋調行御史府掾已流聲寶泰定三年判郡以水旱災告公佐其長循行考覈躬殫勞瘁纖悉得實民獘上達流徙以安明年春有司賑濟公復莅其事戶沾實惠飢疲以甦茲不謂之儒者爲治之驗是殆不考所可也科目行十年或者疑未見卓卓之效不歎其久淹而得之士參錯中外百司者今幾處服官政者幾人也宜其道未行效未著也今公爲僚屬治效已若茲他日得專達固可知也予安得不喜道其事而張之也

送孫以成詩序

四明山遠在東南之表地際大海其山二百八十峰周迴一百八十里上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自昔生魁奇材德之士如左元放輩多隱於此往往遺趾尙存自雷谷陳君修煉存養淵默而雷聲世祖皇帝召其侍衛屬車有年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靈蹟顯著累朝被殊渥雷谷之嗣曰德初張君今以成孫君又德初之嗣其奉綸言出主四明之悟眞觀戒行堅確外物不能侵奪積力起廢恢拓舊規觀事旣修將北上省其師四明之士與之遊者爲歌詩以餞余觀退之送廖道士謂衡山爲最高郴當中州清淑之氣之所鍾當必有

魁奇材德之士生又非廖師沈溺其教而不出之比豈非四明清淑之氣所鍾者乎余于孫君之行而有感因題於卷首

送道士齋呂君序

至正元年浙東旱明郡尤甚二月至五月不雨秧不得蒔已蒔隨槁遍禱弗效公私憂惶郡守眞定王公居敬謀於郡人禮延大瀛海宮主齋呂君至郡治祈禱君登壇行事叱咤之頃陰雲若擁神物雷電交作大雨隨至觀者如堵且畏且喜雨三日夜四境霑足歲則大熟郡士爲歌詩以送余友王舜賓曰道家者流何以能執雨暘之柄玆理之有無吾未之能知也余曰有也

此在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是已此故感應於天人之際能若玆也舜賓曰然

送慈濟朽石遊山序

貴師本仕族與余有瓜葛童時已爲浮屠來請學于余弟時叔時叔令讀四書訓之以吾儒之道甚悉貴師聰慧異常時叔每惜其不爲儒以用世今主慈濟凡其興脩訓資事事畢就條理且戒行嚴甚近吾儒愼獨之學在其眾亦皆推以爲弗及今年春將遊四方以廣見聞請贈言余謂余言豈有出於四方之外者貴師所已知也今余縱有以韓子之所以告文暢者瀆告之拘於其

法終不能行也今其遊也往參當世之名有道者遍歷名山大川訪求上古聖人遺跡至京師見君民人物禮樂刑政明倫彛教之嚴且明五方異俗而同於尊君愛親歎觀天地日月山川人物運行流峙往來代謝實理實心貫萬古而不息能使物物各得其所者貴師得於目見心思而自悟矣奚以言語爲哉

四明鹿鳴宴序

延祐甲寅詔天下設科取士劃前代陋習一本之德行經術以程朱氏爲宗以行省鄉試鄉舉省統郡數十大郡不薦一士者爲其爲法甚眞而其額亦嚴矣四明由甲寅至丁巳得二士曰塔海曰圖哩由丁巳至庚申復得一士曰翁傳心由庚申至癸亥乃得四人焉曰訥古伯曰薛觀曰史駒孫顧余何人亦與茲選是歲澥帥馬公鑄命郡守酌古今之禮盛燕享于頖宮以賓興之方伯連帥文武僚佐與學之耆德咸在工歌鹿鳴琴瑟笙磬雍雍秩秩有三代遺風觀者嘖嘖異謂數十年無此舉而他郡亦無有禮儀如是之盛也丙寅之歲翁君再舉其禮遂廢戊耆非之歲在壬寅復得二人焉曰摯哩齊曰劉希賢于是帥府都事牟公應復慨然曰凡禮有其舉之何可廢也乃與郡守謀悉如初禮余自翰林歸于四明是日閒燕席禮畢士友咸請序其事惟周人貢賢書必拜受鄉三物教成則以賓禮興之古之待士如此士亦不敢自輕而思以報效其上國朝取德行經術之士將大有爲于斯世士之舉于鄉者其禮可不重歟矧禮廢樂壞正音不聞久矣有志爲治者因賓興之際舉其一二以爲之兆上以昭聖德下以勵英才非直爲觀美而已故余記其本末爲來者勸焉

宴貢士詩序

上即位之九年改元至正復詔賓興四明郡守王侯政首興學教養勉勵備至後五月二十三日集二州四縣之士試於泮以入優等者十人暨考官而次一十四人宴于泮禮意優渥即席以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分韻爲詩以紀侯勤駕之勤云

宴倪氏園池詩序

昔竹嶼高公園池之勝甲鄞城廢幾七十年今爲倪君

濟亭隱居才足用世早事退藏治其亭樓軒檻沼島圃逕位皆得宜濟勝有具花竹靚深而雲烟生水波空闊而鷗鷺集使遊者忘去第不知視高公所治孰勝惜遺老已盡不可問焉耳元統二年歲在甲戌仲春五日濟亨宴鄉之士二十八人酒半樂主賓景思之協也各爲詩記其事詩成程端禮爲之序

壽趙中丞詩序

上即位之三年詔以光祿大夫趙中丞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昇士德公之教曰天殆以公私我也余曰公以宏才正學爲國碩輔宅揆分陝侍從執法出入中外勳在宗社德被生民豈昇士得私曰不然惟昇幸爲治所學校公親戾止進我諸生耳提面命不明强廉立不止前二十年爲治書又前三十年爲都事凡三至而教我益虔且公愛清溪之勝也買宅以居他日得謝洛下耆英之盛將復見于茲謂之不以公私我不可也咸矢之歌詞以爲公壽余不能止編以爲永錫難老之詩聖人所易曰澤上于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蓋言君子之教如澤潤于地之無窮也天能生人而不能教契之教功大矣故篤生其孫孔子不得位而演其教思于無窮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意天之所相豈獨后稷之穡哉昇豈嚴王公其學得教矣二先生之傳既廣博而精演明體而達用用咸宜之斯之未信自守益重其居德已足以善俗矧擴乃父仁齋翁之志力創江東精舍公之于朝以裨教建極焉凡諸生受其教者方且人人修之而吉也受者且然矧施者乎易曰井謀不食爲我心惻以福公以相教思于無窮者豈待祝哉正月既望我公初度諸生爲歌詩以侑爲壽之觴而端禮序之

壽平章中丞迂軒趙公序

竊觀李鄴侯之言曰天命他人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亦曰皇極之建自五行以至庶徵各得其敘畀民以五福也五福惟天所畀實自造命者錫之也有造命之君必得造命之相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豈非以其人之難哉今平章中丞迂軒公以冥儒之學

屈百揆之位彌亮六朝爲國元老司憲南臺人見其身備五福而求艾也不知其自天生哲任造命之責者至重也自昔有其人無其位有其位非其人有其人有其位非其時今以公之學周公之位以輔聖明極盛之時殆不偶然也儒者功用所謂充拓得開以位以育者將于是乎見之江東書院諸生受樂育之恩作敬詩爲公壽而鄧程端禮序之

畏齋集卷五

元鄞縣程端禮敬叔撰

記

弋陽縣新修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殿堂廊廡弗稱且壞至元二年秋憲使暢公按臨郡守秦公適至顧贈咨嗟命縣令牟公撤而新之公承命惟謹卽捐俸爲倡諸儒協助掄材鳩工越三月大成殿成又一月明倫堂成公尋代去山長許公至門廡齋庭夾室櫺星亭之未修者建倡勸率悉力修之塗丹雘甃磚石繪先聖先師十哲從祀像器用悉備內外完美宏敞而藍山張先生孫某某亦捐資建先賢祠又以富春園地十畝有奇歸於院以歲租入供祀事而某奉祠焉始是年九月至六年十月畢工邑之士人咸曰弗紀成績來者罔勸使來請紀余辭不得命謹按書院乃藍山先生講學之地先生名卿弼字希契宋咸淳閒登進士第官至太學博士革命隱居邑之水南以經行師表一郡門人楊應桂申益章建書院前至元十七年提刑僉事王公勉勵作成設山長來學之士日盛而先

生之後擢高第者至今不絕書院爲田若干畝地若干畝山若干畝租米若干石錢若干緡余謂自後世所教與所賓興者一非先王三物之舊州縣學之設雖或如前日之盛有司所以勸勉督程者不過趣其文詞之工以要人爵故所得之士不惟德業無以追配古昔之萬一而離道失望者往往有之故前代志道之士寧棄舉業確守師說與其同志講學於宴閒之地以自脫於有司程督之外此書院之所由建也其後書院益多士之有志者少其所習者或無異乎州縣之所工此識者之所深歎也洪惟國朝自許文正公以朱子學光輔世祖皇帝肇開文運百年之間天下學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經以上遡孔孟其功大矣貢舉之制又用朱子私議明經主程朱說兼用古注疏經義不拘格律蓋欲學者讀經有沈潛自得之實其所作經義能條舉程朱與注疏之說辨漢儒傳注之得失一洗宋末反覆虛僞之妖經賊之獘俾經術理學舉業合一以便志道之士豈漢唐宋科目所能睨其萬一士之學於今日者豈非幸歟惜乎賓興有制而學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學不過隨

游息之所矣余既爲書其興修之歲月因敘古今學校之得失乃以朱子讀書之法爲學者勸牟公名某字某蜀人爲邑多善政許公名某字某番陽人是年十一月甲子鄞程端禮記

三一堂記

咸平李侯希仁以三一名堂蓋有取於漢馬季良忠經之言也客有問於余曰經謂一其心爲忠者何曰一者心純乎理而不雜不息之名一其心斯忠矣曰謂一於其身一於其家一於其國三一爲忠之始中終者何曰

猶大學言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其身也曰謂身一家一國一者何曰猶言身修家齊國治也曰謂百祿至六情和萬人理者何曰此言三一之效身一而意誠心正身修則動罔不吉而百祿至家一而孝弟慈則三者親而六情和國一而興仁興讓則萬人理也曰三一之有合於大學者然矣忠之所爲一而能一其三者何曰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則忠卽一而貫卽恕也夫旣事事物物皆此一之貫雖謂之萬一可也經言三一者亦特擧其切近而大者言之耳曰一有天地聖人學者之分者何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天之一曰於穆不已聖人之一曰純亦不已天與聖人自然而一者也學者之一則有待於敬主一無適而后能一之者也曰然則學者可至於聖人乎曰可周子曰聖可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程子曰其要只在愼獨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此希聖之功也曰經又引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何曰此上古聖神道統相傳之要指人心危而

扁三一以自警能終始惟一而日新焉則德業之崇廣也孰翼曰願記吾子所述者於堂之壁曰諾至正四年閏二月壬午甬東程端禮記

鉛山州修學記

至元四年六月辛卯暴雨三日夜水大至民居下者及舊學地高猶半壁屋歲久朽蠹前後修者徒事外飾故壞十六七知州秦議李侯顧瞻咨嗟卽捐俸爲倡州學暨宗文書院諸生欣然協助得緡錢若干益以學廩鳩工庀材書樓講堂兩廡齋舍儀門蓋瓦易木築牆甃道

從祠鄉賢奉祠嚴整貢士費君剛中獨新櫺星門內外完美朝散王侯繼之益以興學爲務州長瑚經承務通守布達錫哩承務張侯承務判官薩瑪岱從仕贊助之始是年七月壬子至六年十月乙未畢工端禮倚席茲學日以朱子讀書法嚴督諸生以求實效侯卽歲首遍勸鄉社令秀士入學朔望親爲講試咸知自奮方議修學水適壞因致力遂成州之士咸曰弗紀侯績來者罔勸而屬筆於余竊謂鉛山乃朱子與諸賢講道之地其記學之碑有曰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旣無事而非

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其警後學者至矣盡矣抑又謂讀書雖爲所學之事之一亦惟讀書有自得之實則所學事事有得矣李侯名榮祖字茂先廣平肥鄉人王侯名元綱字彥常霸州文安人又以學廩少不給經費究弊所由如遵通制學令田廣租輕者必使復額革豪戶之撲佃者令親種小民以租之入彼者納此至有增復三四倍者西鄰徐氏侵入學宮牆內占佃井亭廚基架民屋者照經理官籍令其拆除歸地於學以復永平志書之舊從其撥田二十畝有奇入

學歲收米十石抵租地幾取宗文佃占魚湖公留養士禁佃以絕後弊聚官書數千卷擇其要者點抹句讀以惠學者以田地山池錢穀所復之數及量租入爲經費制留師生廩膳以革所養非所教之弊悉刻石垂遠他皆類此云

康疆縣學修飾兩廡及從祀先賢像記

孔子廟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不同然皆所以尊崇聖人而闡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歸於學則一而已矣是故殿庭廡門有崇度容貌佩服有常儀

尊罍簠簋有常數師弟子有常員祭祀有常禮苟奉天子之命司牧民之寄者必有志於其間也冀州康疆縣舊有孔子廟學在東城之隅自宋歷金壯麗宏敞而兩廡不修從祀頗闕至正十二年某官丹珠爾策爲縣達嚕噶齊下車謁廟慨然以興學爲先務卽倡出俸錢若干好事者競發私幣以相之鳩工度材葺兩廡及旁舍之圮壞者裝塑歷代先儒百六人像冠冕履舄丹青炳煥端拱列坐儼如生存然後孔子廟內外完好不失典則有以大啟士民尊敬之心深知監縣承宣朝廷文德

之意翕然從事於學而不能自已也教諭龍君元德述其事以來請記夫宰百里而以禮樂爲治聖人固善之矣然在當時如子游之於武城蓋已不可多見視千載之下哉今瑯琊大夫能作新學校以先育政其事雖略而聖人之道實係乎此其功豈小補哉龍君日與諸生絃歌講習儀型親炙以達聲教以淑人心以無忘縣大夫之德其志有足尙者故爲書而記之然緝又有說焉聖賢遠矣獨其言與道存焉爾學者誦其言求其道必當究其心而泥於跡雖學爲無取

也後之君子亦有省於是也夫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記

三瑞圖記

寧海縣達嚕噶齊瑞齋公莅政之二年當至順三年戊申邑東老子宮鐵梭木閱二百餘年父老相傳此木作花則歲豐夏五月有花煜然邑果有年六月邑北浮溪之陽粟秀兩歧八月邑南龍山之麓靈芝九莖生焉惟茲三瑞昭不可誣謹按宋政和間番陽忠宣洪公主簿茲邑實德及民洫有雙蓮木有連理而子適適產焉後以異科躋宰輔邑人以三瑞名其堂郡乘載之傳爲盛事距今二百二十餘年而三瑞復見於公宜邑之人士繪之丹青形之歌詠見之紀述而不能自已也邑人述公之政曰勸農興學也推誠摘姦也治民無苛政橫斂也律己絕苞苴請謁也猛虎爲害雨暘愆期禱之而去且應也謂公之致祥者在此余謂是固得之矣而所以考引公德者猶未也洪範庶徵徵之庶草蕃廡卿士師尹庶民尊卑皆有徵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說者謂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今以三瑞徵公長百里而瑞應皆在百里內則公之敬用五事戒愼恐懼而愼其獨者必有以爲之本也公雖不自言而天固已知之矣凡其外之見於政事之善者雖皆此心之發若夫體信達順之實則在此而不在彼也余聞天人相與之際勢雖遠而應不虛使公日愼一日而修心不生他日陞而爲守漁陽之麥頻川之禾不難致又陞而居夔理之任四靈可使在郊陬宮沼也惟在盆愼以充之而已余旣記公爲邑致祥之美又勉其盆愼以充之也於是乎記

鏡波亭記

道廣德至建平八十里盡荒田平隴無居褁糧驛可爲
遊偃眺矚之所以其民朴陋儉斲力耕鑿勤工作不識
爲浮靡事有雍让之風道路過者莫歎無所休其勞焉
夫勞者民之所覬以逸者也而致民遊於逸者民牧之
事此鏡波亭之所以作也王君起宗假令玆邑之二年
八月作亭於治所之南以臨桐溪越七日亭成於是跋
涉於道者有所憩濟於溪而值風雨寒暑者有所避故
咸樂斯亭之成焉君曰吾亦與客飲此以同其樂乎是
時天秋霜落溪水鏡平扶桑出日微颸乍颺溶溶鼎鼎

流光不停滉瀁祖席注射檄覺加入廣寒坐瓊臺與列
僊將迎也客醉而謳孤嚮飛流下激弱波上薄太清又
如馭飄風凌清氣相羊九霄而聆天韶之鳴也公曰是
宜名曰鏡波命客程端禮誌之曰政道二厥也和也公
之始至絕苞苴謹法度正經界均賦役而民之病者與
與焉蘇矣吏之姦者厭焉阻矣非嚴以作其始乎教
令既明綱紀既布又作亭以休其勞而與邑之士民及
四方賢客飲酒言議以通上下之情而訊其得失非和
未嘗若玆之費辭也豈不以險莫大於涉川聖人因蓍
卦之神明以先民用蓋欲其視占之利否以爲進止也
政多庸無以示繼者乎遂刻石於亭左

重修靈慈廟記

至正元年冬十月庚申重修靈慈廟成廟史述鄞人之
意以事狀來曰國朝歲漕米三百萬石給京畿千艘龍
驤鯨波萬里颶風或作視天若夢號神求援應捷桴鼓
靈光一燭易危爲安捨我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
妃其將誰賴故歲時天子遣使致祭禮秩與嶽鎮海瀆
等屢加封號寵賜廟額廟宇損壞官爲修葺凡神之所
以護國與國之所以報神可謂至矣惟是廟在鄞之東

角者歲久弗葺門堂室寢木朽瓦摧像設漫漶甚非所
以揭虔妥靈也慶元紹興海運千戶所朱侯奉直莅事
謁廟顧瞻咨嗟念官無儲錢首捐俸爲倡同僚暨市舶
官吏欣助漕戶協力鳩工庀材剔蠹易堅瓦石丹臒內
之始至絕苞苴謹法度正經界均賦役而民之病者與
外一新侯日程督無敢苟且雖修實建與工於至元五
年夏六月越三寒暑而畢鄞之耆舊咸曰弗紀侯績來
者罔勸使來請記余謂易言涉大川之占凡十三他占
未嘗若玆之費辭也豈不以險莫大於涉川聖人因蓍
卦之神明以先民用蓋欲其視占之利否以爲進止也

夫大川之險不過言江河而已是猶未以大海之險言也他事可視占以爲進止歲漕不可以進止言也故前代無敢絕大海而漕者禹貢可考也當時帝都在冀東西南三面距河諸州貢賦以達河爲至其曰夾右碣石者以北境之水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入河口耳其曰沿于江海者是時江淮未通故必沿江海入淮泗乃能達河耳未嘗海漕也其後漢唐漕河淮三河以給關中風波之惡底柱之危十失七八水陸轉卸日力有限史載其十鍾致石用石運斗其艱且阻可勝言哉欽惟國朝都燕聖謨獨斷創爲海漕萬斛之舟祥颸送帆瞬息千里不浹旬而舉至京畿非惟前代不能致今日之大利亦未聞有明神能於大險中顯效靈績助成大順若今日之昭昭也於戲玆謂之非天不可也昔越裳氏以海不揚波知中國有聖人其言益信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旣曰自天祐之則其利涉之吉果有不占而孚者矣故余因紀其修廟歲月并考今昔漕運之異而識其略如此云

重建寶梵教寺三門記

至正元年十二月己卯寶梵教寺三門成住山居朗師以縣學教諭葉君桐事狀來曰明郡之象山實梵寺去縣東北一百三十步創於宋建隆間後爲東禪院治平中更今額歷四百餘年矣惟昔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教法大行於兩浙南城延慶實爲祖廷故明之諸邑近郊丈室地習其教者多博辨秀異之徒若居朗師者是也師主茲山踰一紀居一日必葺木石磚瓦歲積月累邑宰穆公承務里儒學錄史公德暉首爲之助士民之施財輸力者響應三門遂成翬飛宏麗壯觀茲邑師

元興天僖慈恩教寺記

世祖皇帝以神武一區宇治功底定期與休息因民俗嚮善求福咸歸佛氏以慈恩教法未行南方選僧任教師者三十人布江南諸路擇名山開講至元二十五年召見賜衣敦遣佛光大師德公來至天僖三十一年成宗皇帝寵錫師號有司復慮恆產之不贍爰益以旌忠廢寺之田入之皇上即位之元年賜寺今額初吳主感舍利金像之異迎僧會立塔建寺歷代崇奉有加追佛光師欽承明詔發揮素蘊開筵集徒大闡教法慈恩宗旨口傳心悟各有所就幾四十年自朝至夕寒暑不輟清修苦行彌久益虔飲食起居咸中禮節始至頹垣壞宇穿漏將仆又能鉄積餘財撤而新之千楹百堵宏敞倍昔金碧翬飛內外如一百爾所資悉皆完美較其功德爲江南諸師冠即世四年宗支嗣教一遵遺矩可傳永永其嗣某迹其事來請記余以爲佛氏日興以盛雖其爲法善誘其亦任事者得其人也吾儒學校之教有司勉勵敦勸亦云至矣近世職教者或望月與諸生一再會演說解語則爲盡職諸生經行皆所不問師生至未相識已代去能奮然以師道自任蓋寡豈世之日師云者爲彼得而此失之歟抑此之擇師之道未至以致然歟余爲記其事因書其所感者云

著存庵田記

桐汭子有王君謂程端禮曰余夫婦之藏得卜於鎮山之陽王村之原吾子既名其屋曰著存之庵俾某知致其愛慤幸矣余承先祖父之遺戶有民田若干畝官之二稅田營田若干畝惟是官田磽瘠易旱易澇所入絕少而輸賦重甚每歲必以民田之入助輸官田之賦僅免戶隸突捶楚之害念異日子孫貧富之不常民田易售而官田難除害將無窮乘今日之苟完預以某處民田若干畝撥入著存庵爲戶俾子孫貧不得賣永爲官田輸賦之助餘以供祀事歲使子一人掌之周乃復始以某處民田若干畝贍守墳之人及葺修之用懼其久而偷也吾子爲我識之余謂父之於子既生成之而全付其家又審其利害而預爲之備所以遺之者其心無窮也子之於父宜思承家之責至重繼志述事於無窮也往往苟安目前以自拔其芘賴生養之本害及其

身而不恤者何哉蓋以忘其身爲父母之遺體也倘知致愛致慤而著存不忘乎心則知身父母而心父母矣況若茲田之遺以避切近之害者乎凡當繼述者將無不力不死其父母在推著存之義而已矣予有田唯唯因書以爲記

碑

監抽廒元市舶右丞賛德約蘇穆爾公去思碑

至正三年冬賛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約蘇穆爾公監抽廒元市舶既去郡耆老述舶戶王良臣之

言曰良臣等爲舶戶有年監抽官之廉明革弊未見如公者賛德在人弗能忘願有所紀刻之貞石以式來者謹按國朝因唐宋於慶元泉廣建市舶司設提舉官酌古今之宜頒舶法二十有二條抽分省官親臨具有定制惟是近年或委他官選擇未精法外生弊舶戶病之洪惟今上龍御內外任官惟賢惟才大綱小紀惟監成憲重熙累洽太平之功格于皇天迺二年十一月預以蕃舶回帆申命行省而我公實來惟公自員外禮部陞郎中經歷內臺侍郎禮部刑部侍御西臺郎中中書左

司尚書刑部兵部侍講集賢宣慰湖南監江浙江淮財賦侍讀集賢廉使淮西治書南臺參政湖廣留守上都使行宣政二十遷而右丞江浙其於國家制繁治劇決大議成大功何可勝舉今監抽一事未足賛公才美然以玉雪之操金石之節久孚朝野正色率下不令而從事無大小莫之敢欺此則非公不能也公自下車宣諭德意撫恤海賈據法從事無所擬議不緩時刻防檢嚴密無罅可乘宿弊盡革至若變賈價直矜閔孤羸尤所盡心行之得實選委拘鈐巡邏得僉帥朝請鄂勒哲依公治中在朝列鄂勒哲公素著廉節協心賛助畢事之夕乘傳即行宜舶戶之額手忻忭頌德而不忘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惟舶人通道諸島憑國威靈必戒生事中國所寶必截其出是曰禁非征商薄入曰與曰取是曰正辭理財之義既詳諸法以義爲利可爲盡善自非大人君子克畏四知目眩珍貨鮮不動心矧其遠涉鯨波往以歲計疫寇不虞捐生易利期償稱貸何忍法外擾撫而取之乎故任法任人兼在所重宜簡上心也昔唐蕃舶至廣有下淀之稅有閱貨之宴犀珠

磊落略及僮僕後以孔殘之廉自右丞出鎮一切革之韓子紀其事今公亦以右丞來革慶元之弊豈偶然哉惜余筆力之不稱也既爲書之且爲頌詩三章俾舶人歌之以相舉棹云頌曰元德配天祚有所獲不寶遠物民康是富聖子神孫克類克承太平之功昭格天明篤生賢才永肩一心邦基是培天子之仁矜我黔黎國鈞海不揚波越裳入貢天子萬年郊藪麟鳳棐忝秉國鈞海不揚波越裳入貢天子萬年郊藪麟鳳

慶元路總管沙木斯鼎公去思碑

皇元統御萬方薄海內外悉爲郡縣郡有守守職視列侯任至重也明爲浙東大郡其陽大海遠通方物番商舶舉集事視他郡尤劇守是士者必貿遷風帆浪舶萬里畢集事視他郡尤劇守是士者必以廉爲治持大體寬嚴適中乃稱任至順三年沙木斯鼎公以吏部侍郎來守茲郡政成尋去郡父老狀公遺愛來求余記曰公飲冰食蘗始終一致犀珠磊落不以動心待人寬不能令其喜怒隱惡揚善俾自遷改政先有司不急細務由是化行民安如春雨膏物而無溝壑以教以戒穆穆有經我喜鼓歌歸相告語毋顚倒爛漫以憂召父維公之賢維人俱依維馬弗可羣奈何乎歸公而歸矣予曷弗思思而弗置我歌我詩

慶元紹興等處海運千戶朱奉直去思碑

奉直大夫朱公彥文以至元二年十一月爲慶元紹興

等處海運千戶公剛毅有材略凡職業急所先務不憚艱險利害興除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初皇慶二年冬十月省部奏准温台慶元每石腳價錢一十一兩五錢浙西紹興每石一十一兩蓋視道遠近爲差也遵行已久莫之敢易至元三年浙東歲歉無糧撥温台慶運戶餘空船往浙西劉家港安泊聽運既增遠數千里風逆則逾月不能至經涉沙潭嶕島之險修補船器工食之用費倍常運行省謂以空船至浙西爲易事止依浙西腳價減除每石五錢運戶至有罄家產不足以供費

者楊義等陳訴有司不爲准理哀苦莫伸公爲申請於漕運都府卽令馳驛赴中書省稟告公敷陳詳明宰相憐之送部下架閣庫照元定腳價全文明白咨行省下都府自此温台慶元運戶之撥浙西糧者得復奏准定例支給運戶之困得紓公之力也今公旣去人之思公不能忘使來請記余謂京畿萬戶輻輳食用衆大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所以控引東南漕運以給經費事至重也漢唐運於三河涉底柱之危險阻萬端十失七八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艱又官造運船欲其堅固倍

給其直以裴耀卿劉晏之智非不知其勞費蓋以事有終不可已焉耳洪惟國朝天祐神助聖謀睿斷創爲海運以數百萬之粟不旬浹而畢達京畿功力之易視漢唐何啻相萬豈在減此已定腳價毫末之費哉不有我公之仁能以下情上達豈不爲三路運戶無窮之害是宜刻石以紀公名額森布哈保定武遂人祖以碩學粹行教授鄉里兩徵不起父以茂異舉歷清要公以膳珍司克埒穆爾齊入仕積官至前職敦尙禮法以賞延合得官讓其弟宗顏其宦學蓋有得於家傳者如此公在

職興修靈慈廟余已有記茲不書

慶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

至元三年夏胡公代且行教諭屠達以事狀來曰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張氏以爲爲己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吾黨之士藏修閒暇兢兢焉以是自省至其臨事猶或失之竊觀胡公職刑獄之繁劇其處已接物乃能嚴利義之辨整暇詳密心跡始終三年一致茲豈有所爲而然者庶幾乎爲己之學矣人之稱其孝稱其廉稱其治獄之平允遠邇上下無間然也而鄙士之覩德尤

詳弗能忘願有所紀以爲士之學古入官者勸公名潤祖字敬先廣平之永年人也奉母來鄞量俸入以爲養雖味乏兼珍而婉容愉色曲盡其歡自奉至薄人所不堪公退卽杜門教子士非雅飭不交吏非謹厚不用苞苴私謁無路可通猶自視飲然日愼一日初公之來當積弊之極繫囚滿獄至淹十年或四三年公朝夕審鉤不憚寒暑其所平反不可殫紀洗冤澤物之心甚於飢渴死獄必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已其或循私變易是非至與誣謗終弗爲奪亦未矜爲已能也既代無以爲歸

公性行介潔早年由吏省部入仕以不能媚權貴恬於序遷前長永嘉郡幕亦以廉愼守法有聲余謂公之心知求事理之所以然所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而已豈他有所爲哉昔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雖齊魯諸儒質行者皆自以爲不能及如公豈多得哉今鄞士之去思亦曰有孚惠心自有所不能已焉爾故余不敢以不文讓而紀其事且系以詩曰聖門之學曰惟爲己其己伊何此心此理理爲心主其善無比利善之間毫釐非是明善誠身斯已爲是干譽爲善雖善亦利是曰爲人非

長齋集 卷五 三十四 明萃書 約園刊本

跋

跋泰山圖

古人皆有讀書之地唯泰山安定徂徠三人見於圖畫者豈非以其德與其功哉三人學行聞天下宋自三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出天下學者始知有師春秋泪於傳注久矣自三人

問其曲說學春秋者始知有經宜其名與泰山相高而

宗仰之無已也嗚呼盛哉

跋陳象賢竹素圖

古今藏書者多矣金匱石室朝廷之藏也壁經家紀季

世之藏也牙籤玉軸富貴之藏徒爲珍玩若歐陽子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卷子朱子擬之則士大夫之藏也夫窮鄉晚學無書

可讀無師可質見聞褊狹識趣污下雖良才不能有成

故書不可以不藏藏不可以不博藏之博讀之博又自

博而約諸己斯可以弗畔已所貴乎士大夫藏者良以

此也然而士大夫之藏常病其力無以聚之力能聚之

又常病其傳之不久其身僅讀而其子若孫懵不識所

以至爲鼯鼠之穴窗壁甕缶覆蓋之需者眾矣余原其

故身既享稽古之力位爲公卿名滿天下榮其生者過

盛則昭其後者無間是皆天運乘除代謝之理雖君子

或弗能免況其所爲獲罪于天者哉陳君仲模亦爲藏

書之室其子象賢獨能守而讀之不負其所藏蓋仲模

之生隱德弗耀其蘊諸已者厚而施諸世者薄宜其傳

之未艾也象賢勉乎哉吾知天意之有在也

說

蘭谷說

蘭臭香見易繫辭傳春秋內傳其久固可佩見禮離騷

其生隱谷見孔子琴操序自山續斷續蘭以惑世也世

之識蘭者絕少黃魯直且不免況餘子乎子朱子拨本

草注騷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

綠葉光澤尖長有歧陰小紫華紅白色而香是則可佩

與離騷合按水出通川爲谷今謂生水傍是蘭生隱谷

與琴操合自朱子之說行世始識蘭矣都事石侯景元

以蘭谷名齋其志于自修可知已嗟夫六經自程子朱

子出一祛漢儒傳注之惑士之自修者始識至善之所在是山續斷不足以惑而人識蘭也士之爲善於己所獨知之地是蘭之在谷不爲無人而不芳也士之獨善必可以兼善是蘭佩焉而不芳者無有也士知爲善而已用不知也蘭知在谷而已佩不佩不知也蘭谷之說不旣盡矣乎眞元徵辭於余請以是輔其志

儒吏說

儒爲學者之稱吏則其仕焉之名也名二而道一也儒其體吏其用也學古入官古之制也皐夔稷契伊傅周

召無儒吏之名而無非儒吏之實周官九兩始曰儒曰吏亦因其得民以道與治而言之耳自李斯嚴是古非今之禁一以吏爲師儒吏雖分而道法裂蕭曹以秦吏相漢至趙張而文法弊極矣漢非不知用儒以救之也有一董仲舒不能用所用者不過章句儒嗚呼章句儒與文法吏其弊等耳兒寬儒也能以儒術飾吏事當時稱之飾之爲言不過以儒術爲吏事之文飾而已若曰飾之而已雖以湯之深文舞法已能鄉上意取博士弟子補廷尉吏傅大義決大獄矣奚俟於寬哉其後薛宣

順遷說 一首遺章生

番陽章氏子克己父令其舍刀筆而爲儒學于江東精舍知自奮勵呻吟簡編夙夜勤苦比年素食身臞且病問之則曰曩嘗以身三年茹素盟于佛以禱母病今母病愈茹素未三年弗敢渝也余曰人之所以靈于物者以其能推也釋推之爲義者曰順遷也今爾母病而禱是孝子以動心也茹素三年是曰之于味不能勤而忍性也盟佛而(不敢渝是畏神明而戒愼恐懼也皆其良

心之所發不謂之善不可也今學于儒而猶守是焉則未盡善也爾其資飲食以裨勤苦力所學以慰父心雖曰渝佛盟而實順遷其所謂動心忍性戒愼恐懼者耳曰順遷奈何曰順其母病而禱之心而遷以孝其親凡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無不爲也順其茹素三年而遷以敬其身凡從欲以傷父母遺體者爲終身之戒也順其盟佛而不敢渝之心遷而爲暗室之不欺明理之即天獲罪之無禱福善禍淫非夷鬼之得司也非使之渝佛盟而渝其所謂動心忍性戒愼恐懼也順而遷之以至于盡云爾爾其勉之曰唯余既喜其志見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聖言以事天者少也故并書其說以遺之

王元實字說

會稽王元實名華祖字元實求余發其義以自砭昔年見元實受學余友黃君彥實亟稱元實讀書敏下筆蒂然宜其所得已深顧余何言元實請不已告之曰士之爲學惟實是務而已華實之效實斯華矣華非所致力也何謂實是務古之教者小學曰恒視毋誑曰請肄簡讀無傷也

箴

杜氏知能來請字余以叔貞字之而爲之箴

惟人之生形性陰陽仁義之心曰惟其艮其艮伊何善之本然曰知曰能一出於天始自孩提已知愛親長知敬兄義因乎仁艮知艮能孟氏發之謂不學慮而能而知擴而充之萬善可行火然泉達天之所命去爲庶民存則君子所謂大人以不失此眾人蚩蚩孰無是心放不知求乃獸乃禽此心未發敬以存之迨其發也敬以察之必由勉行以至安行勉勉行行聖賢是程杜氏叔艮知能其名我作茲箴以勗其成

艮箴

恐懼修省嚴恭寅畏夙興夜寐克己復禮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莫見乎隱十目所視莫顯乎微十手所指毋貳爾心上帝臨汝

銘

守拙齋銘

憲使高公以守拙名齋鄙程端禮爲之銘曰知及仁守聖訓昭垂守拙歸田陶氏之辭拙非成德守奚取斯世降而偷巧僞日滋子當死孝求生乃虧臣當死忠求生乃駕機變無恥皆巧之爲能逢比干申生伯奇節以拙完巧者所嗤巧令木訥鮮近在茲爲德爲賊燕越其馳惟巧似智與知遠而惟拙非仁成仁所資拙如寧愚聖猶取之顯允高公爲時羽儀南服持憲大邦秉麾迺以守拙扁室之私實德流芳本是以推淋漓墨妙百世是貽有泚儉人視此銘詩

存心堂銘

天心孔仁篤生我人全付天心俾主人身方寸之中萬理畢備體全用大贊參天地氣機所乘危動難安一刻弗存思失其官雖視雖聽弗見弗聞役于耳目私慾糾紛惟曰存存其存之方曰敬入門細微雜亂于察其放虛閒靜一于以致養天不在天於子中居凡此百體孰敢侮予番陽高君世儒其醫存心名堂是謹是治宜其所濟仁聲四馳我輔其志揭此銘詩

求放心齋銘

寧夏神保生治書室於家庭之內題其額曰求放心余爲之銘曰馬縱而逸鷹縱而飛不逸不飛維維與轡人心易縱捷甚鷹馬何以制之操而勿捨操之要念茲

敬茲酬酢萬變聖賢我師明窗之下風日清宴圖書几研頃刻無閒是故學者必求放心孟氏有訓勗哉德臨

寸草心堂銘

里人齊元幼孤事母以孝稱名其堂曰寸草心余爲之銘曰惟人之生得天地心守之以信發之以仁惟仁之施自孝親始堯舜克充光于四海眇彼寸草其生則同洋洋春榮偉哉化工我身如草親恩如天報天之恩何有旣焉非天曷生非親曷保豈人有心不如寸草嘻伯善父奉親肯堂徵名孟詩余銘不忘

懶懶齋銘 爲雍胡君質作

富貴利達畢世畢趨蟻慕蛾赴馬猪僕捕於茲退怯懶者誰歟可求有益執鞭爲己惟不可求曲肱隱几日惟懶懶所以存存大閑不踰棲遲衡門

苦齋銘

余與汪務能讀書建德學余以朱子小人惟思甜者君子惟思苦者之語書于壁以自警務能臨別請歸以苦名其讀書之齋而余爲之銘以發其義銘曰嗟世之人誰甜無慕匪苦無思君子反是豈曰異趣苦外無甜孰謂之苦其甜實苦甜將焉取棄甘如薺義陳于詩孚名大苦醫師所知豈惟在口耳目四肢誘我皆甜其機甚危克復之功在審于斯榮根是甘百事可爲我約我樂不我淫移嗜飴如兒近憂勿思名壞行隳時去志違枯落徒悲小人之歸商苦于行千金在箱農苦于耕秋穀乃登子苦于學拂亂困橫動心忍性不能乃能仁熟義精學道大成汪氏子增齋以苦名我輔其志用揭茲銘

存存齋銘 爲雲中趙去疾作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與其全知禮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靜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靜皆定無間無雜始曰存存虛閒靜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強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行狀

故中奉大夫湖東道宣慰都元帥兼蘄縣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謚勒哲圖公行狀

曾祖濟古爾管領河南等路軍民扎木齊達嚕噶齊祖

弗貲布哈懷遠大將軍益都路萬戶府達嚕噶齊父扎
哈倘昭武大將軍蔚縣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公諱謁
勒哲圖伯特氏世居燕山曾祖濟古爾平回回河西金
源從祖阿齡摩揄獲李坦父扎哈倘討貢花楊鼐龍等
叛亂功業益著公幼孤自知讀書稍識禮節暇日習弓
馬不樂嬉戲如老成人比長稍涉猶經史博通武經將
傳百氏之學時宗子卒祔後宗族僉曰宗子死無後若
當承澤蓋益年圖之公正色曰欺可乎延祐庚申欽受
符命授懷遠大將軍蔚縣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莅政
之初訪舊弊號令有條備防有法人無擾奪郡邑安
集軍民悅服奉檄鎮海口有功天子賜以金織文對衣
二襲越六年加定遠已巳微泰翼萬戶田特格子安圖
與其兄琪爭襲安圖匿其符命有司不能直者十有五
年省檄公駁其事公燭其奸狀詰之曰汝均庶子也襲
當以長欲誣以嫡而奪之可乎遂輸服而出符命人咸
服公若神明焉初倭寇來鄰防禦之官控御無度且啟
肆慝狡屢剽玉帛民甚患之公鎮遏嚴師控制貿易
持平表之以廉介懷之以恩威乃俛首讋服恭效貢輸

之禮營中夜倭奴四十餘人擐甲操兵乘汐入港公誡
訊之得變狀徵所賂上官金還之倭感泣其酋長諭之曰蠻不
商賈十有四掠民財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者役
之餘氓舁寘公誣劄巨艦追之進其酋長諭之曰蠻不
軌在律無赦聖上仁慈不忍殄殲汝敢怙終復肆蠆毒
汝亟用吾命幸覓貸之稍予遲違則汝無遺類矣皆股
栗戰恐願盡還所掠以贖罪公從之遂招徠其民給衣
食使之保聚皆兩舉手環公拜且泣曰吾父母也其州
牧徐敬率民立祠銘其德于石歲嘗旱疫民不聊生公

禱雨輒應時達官有掠買其男女以歸者公要於路讓
之曰爾當閫寄政令不修民罹害何忍奴人之子女
乎遂盡歸其父母至元戊寅詔旨許官屬侍親公投章
歸養海寇竊發商賈不能懋遷明年還躬率精銳水陸
並進浙江閩海之間擒獲甚眾漳州李忠甫叛亂公統
軍深入攘兵夾攻元惡授首俾脅從之民納戈甲復業
者眾行軍所過秋毫無犯雖暴風疾雨卒徒莫敢避至
元庚辰丁內艱是年冬十一月奉柩合葬于興和之宣
平野狐嶺之原時海寇復乘隙猖獗糧艘多被殺閒有

脫歸者言賊聞小萬戶來歸莫不相顧失色禱諸神願無與遇常覘公出處爲之聚散也主漕萬戶和斯嘉議聞之驚歎不已遂狀申于省部公還具舟楫利兵戈整部伍戒嚴海上遇渠魁周麻于等于韭山之南大縱迫逐親餌艫卒飯使破浪疾進幾至舟覆身溺者屬亶抵流求國界及之遂全獲初浮筏下令曰凡脅從者歸吾後歸者若干皆釋其非凡所有金珠楮幣之物戒之曰此不利之貨勿取之悉沈于海至正癸未上遣賜上尊旨酒金龍紵段以旌異之定海連諸蕃夷商越貿颶檣

湊集爲要害之地分鎭行營無次止之所公爲度地僦工拘舊大府譙樓營舍凡二千餘楹于是鎭治有所保障有蔽翠有高積兵有深藏士卒吏屬各有寧宇其規模可謂宏遠矣臺憲省府交章薦之于朝至正甲申拜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加中大夫兼前職臨政三月民瘼盡察百廢具舉善政畢行有若役法不能定者均之官價無以償者鬻之吏胥卒徒之濫和買和雇之害皆懲革之行鄉飲以敦禮讓之風興水利以重民食之本朔望親臨學校勉勵獎勸事無大小罔不怡七郡僚屬

畏威懷德敷政詰刑不禁而止風俗爲之不變公事親至孝躬扶綵輿遊戲于庭欲親之喜疾則嘗藥牒行以進殯則肩輿擗踊以前少時嘗夜讀書婢入白事輒叱去娶必三十而媵妾卒不納平居未始言無益事非談兵則論道飲酒未嘗至醉夜必三起以勞筋骨日或靜坐以銷念慮律令既嚴賞罰必信古今陣法訓練便捷士卒整肅而育餘勇少壯者教以百工之藝凡革木金鐵器械自裁制度極于精利以裕財力每出入從者十餘人凡竹頭木屑做屧荊楝之類必使藏而用之無遺棄其謀略機權皆不在古名將下愈遭疾踰月疾革乃撤藥物屏妻子沐浴更衣端坐瞑目而逝時猶聞忠國之言至正四年七月二日也年四十有六嗚呼公將大有爲以慰民望奈何天不憖遺士夫軍民巷哭悲悼如喪父母扁邑樹碑以旌其功立祠以妥其靈或繪像以祠者或陳祠立廟者非有德于民其何致多慕思若是耶公質氣剛正風儀峻潔德足以服人才足以幹事廉足以律己明足以燭姦是以貨財不能移其心志聲色不能惑其耳目有罪者雖親弗釋有過者能改必

錄恤罷弱則愛之如子弟疾疢究則視之如仇讐旌慝所指童叟歡呼觀者如堵奪攘矯虔者風聞消阻是以樵安于山農安于野漁安于海商賈安于市其有功于民不可勝紀歷仕二十五年始終若一日其愛國愛民之德樂災捍患之功渝於人心故隨處樹碑以頌之有曰不艾而威不敢而武斂不易習農安其畝倭弗來過海亦不波油油膴膴物阜俗和者有曰公匪徒武善禦侮國有干城民有父母者又有曰威若嚴師愛若嚴父不虐困窮不畏強禦者雖古賢哲無是過也觀其操

縱出處豈庸人所可識哉娶扎拉爾氏溫州路達嚕噶齊必里克圖女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人袭噶剌實女一人達爾瑪錫哩適眞定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僧保

子普賢努惟公之功績節行世所共知顧夫碑記銘誄不可無徵端禮居是邦知公顧末最詳謹錄所聞以俟采擇萬一程端禮謹狀

墓誌銘

元故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春公之長子好仁副使浙東宣慰一年德政

孚於七郡人頌其美則曰茲皆先人之教好仁兢兢弗忘圖免於戾焉耳惟是墓碑未刻雖曰有待慢久而湮以重不孝因出公行實請銘于四明程端禮辭不獲命謹序而銘之公諱璉字某姓郭氏世爲德州德平人自高曾而上仕隱不同皆以躬行德義稱于鄉祖源當金之季不仕以詩酒自娛考寶性資剛毅齊家有法騎射絕人當路薦于朝授懷仁鎮巡檢在職未幾盜賊屏跡未及遷職而卒妣賈氏公幼而穎異五六歲莊重如成人讀書日記數百言至老手不釋卷窮理修身動遵禮法持家應門親族鄉黨情文隆殺悉有條理時當皇元混一之初法制尚簡仕途方開凡進取者無不如意奔競成俗公獨恬然里居優游卒歲親友或勸以干祿公笑而答曰吾知爲善而已祿可干乎公事親孝朋友非德不交若志同道合久而益敬其在鄉黨平心應物人有爭競必質於公析之以理無不釋然而退尤好施與家不甚豐而急於濟人病必饋藥貧必賑粟賴以全活者甚眾諸子長而仕進家庭燕語未嘗一日不以公忠清白爲諄諄常曰朝廷設官分職養以直祿仕者本欲榮

親若貧以敗官爲辱已甚何榮之有若平生所見多矣
凡居官倚勢作威將人肥己雖累家貲至鉅萬而覆敗
不旋踵者皆是爾胥戒之諸子敬聽碓守所至爲政皆
著名實歷歷可紀由公教之篤也至大四年三月某
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葬德州德平東北盤城長
魁鄉之原至順元年追贈奉議大夫工部郎中驍騎尉
太原縣子至元六年加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娶李氏
淑德懿範稱于族姻初封平原縣君進封太原郡君後
公十八年而卒子男三長好仁由中書省掾累遷中順

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次好義東平等處管民提舉次
好禮終於承事郎山東鹽運司高家港場使令女四適
趙某劉某梁某賈某皆士族孫男四繼善部譯史擇善
奉訓大夫宣政院判官惟善蒙古國學生餘幼孫女六
長適開封院主簿閔克禮次適樞密掾史王思道次適
戶部書寫李善餘在室嗚呼公讀書爲明誠之學所謂
爲善亦曰爲其理之所當爲而止耳非若世之利其報
而爲之也利其報而爲善則其心已不誠不誠人且不
可欺天可欺而責其報乎今公之子孫奕葉簪組駿駿

三槐五桂之盛忠孝廉公顯聞中外善繼公志茲曰不
忘而後贈之典賁之泉壤君子行義達道隱居求志道
一而非二用舍行藏曰有義命惟公道行諸身施於家
以及其鄉里自任既重宜終身之樂此肯干祿而枉己
公墓我銘昭示無止

元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倪君濟亭卒以至元二年八月甲申葬其孤可朋請銘
君諱天澤其先簡顯漢若水在唐有聞曾大父居正大

父文珦父敬之俱隱德不仕君卯歲侍父自慶元定海
之清泉徙居於路之子城西君天資清淑幼受父兄教
知自飭勵長益溫恭重厚處善循理以孝弟稱人以急
難求焉者視義所宜奮然捐財力拔之一不自惜重然
諸賤言不後時刻讀書有才略路府屢舉薦輒謝不就
曰吾慕仲長統卜居清曠以自娛爾仕非所急也北城
有竹墅高公遺址久蕪廢公竭已資得之因浚池築室
手植花竹靚深鬱茂魚鳥翔泳如在林壑居成延高人
勝士講誦觴詠日以爲常篤於教子家事不以經意清
溪江公宣慰浙東廉介不妄交聞君之賢爲書齋扁以

輔其志元統二年四月乙丑以疾卒於正寢卒之日其
兄哭之曰孰敦手足之愛宗族鄉黨曰孰恤吾急士之
往來者曰孰與遊而久益敬生於至元十四年六月癸
酉年五十有八娶俞氏克以道相其夫內外無間言子
男七可朋可伯可與可觀可行可元可端可觀爲兄溢
後女二幸憐孫男仁翁孫女順妀迺保遺命葬勿遠父
墓得卜於鄞縣清道鄉清灣之原在父墓左一百一十
步可朋可伯持家教撫幼弟能繼其志余辱君與遊宜
銘銘曰濯清迫涼釣遊鯉有志舉知慕公理去幹就戚
誰與比

祭文

祭友仁孫先生文

異終始出者難工古皆是道遙一世此其軌心迹不違
乾剛坤柔五氣異性交合成物乃正性命氣有美惡有
清有濁所以哲人不繼而作惟我孫子鍾厥粹清師教
不煩已見幼齡緒事祗蘖出入馳騁六經百家略見要
領年既志學學無不貫一悟大道乃入鉤矩其窮理也
先後有節熟玩潛思隨物精察辨如懸河索如捕盜如
衡之平如鑑之照其存養也敬以直內遽色疾言不少
形外頭直氣肅手恭履遲造次必戒動靜弗違其克治
也改過不貳酒色貨利先絕言議乃克厥徵誠之於思
視聽言動惟禮是依其遊藝也禮樂書數天文地理文
物制度下逮詩騷韓歐所述醫卜小道亦入其室愛敬
二親隨事先意婉容愉色柔聲下氣洞洞屬屬捧盈持
玉疾藥必躬過諫必熟居後毋喪家貧父存勉往教授
以給清溫旦具枕席夜易苫塊潛服三年聞者驚愾友
愛厥弟怡怡而教有勞必分有拂弗較弟之庶母敬如

己出彼亦允若乃睦一室處族必尊事長必敬待下必
慈見孤必矜友必以信切切而勉鄰必溫恭無貴若賤
業未及竟志未及施胡不百年命止於斯順存正斃全
受而歸子之所安後生孰師智者過狂守者過狷矜文
少質任俠多變中行如子實我未見昔與子交晚事師
禮遽焉子乘有憤誰啟酌酒陳辭孰究予懷天地茫茫
予將疇歸

祭外甥文

嗚呼爲人父母孰不願男女之有家室昌熾盛大爲百

世之傳哉子之賢良弱女是托謂宜偕老以成厥家何期孟年相繼天折前乖父母之望後嗣子嗣之承豈子夫婦壽命之不長實我骨肉分薄之所致生不得以遂其愛死不得以視其終顧予何人尙在斯世嗚呼宗器河陽之役間關萬里此情何時而忘耶嗚呼婉婉吾不得而見女矣吾之期女也遠故視女如棄不如女之望我也恒在于目前自今觀之女歸寧而送我之日是乃訣別終天之年嗚呼吾實負女而又何言耶吾與女母俱老矣吾將去此而歸女而無知吾徒抱恨而已如有知也尙當見女于黃泉嗚呼哀哉尙饗

三四 明藏書 約園刊本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林鋟

太極賦

粵上天之載兮無聲臭之可言無極而太極兮妙萬化之本源曰動靜而陰陽兮陰陽分而乾坤立五行具質于地兮氣則磅礴夫莽旻由五氣之順布兮四序循環而迭遷蹊蹺人物之始生兮莫匪太極精眞道乾男而坤女兮物生生而葉分究萬殊於一本兮莫匪太極之一元由一本而萬殊兮各具太極之渾淪前乎莫究其始之所發後乎莫測其終之所因比視之而勿見兮聽之而勿聞妙沖漠之無朕兮極奧北而無垠是乃自然實理流行於天地詎可管窺蠡測私計而臆論原夫羲皇作卦有畫無書此曰太極孰爲權輿自宣尼之贊繫遡遺訓之云初秦世遠而言愷旨異說之虛無參千載孰匡軌扶羲月光風莽陵鉅儒悼斯文之抑鬱憤紅紫之亂朱析微辭於銷鑠乎銅山融液乎金谷萬歐震掉鞏鳥悲哭龍遊乎馮夷之宮虎嘯乎陰山之麓火雲扇天萬里相屬煽龍服馭會不停轂炎帝執鞭寓乎陰山之麓火雲扇天萬里相屬煽龍服馭會不停轂炎帝執鞭於罔極靡精妙而無餘匪識道之君子寸管括萬化於一圖啟聾瞶於千載惟曰一理而已爾

金蓮炬賦

嗟末葉之有唐則照臨於萬方何睿聲之學士寵殿陛之天光對金鼇之前久聽玉漏之初長更已闌兮欲轉夜何其兮來央取銀燭兮見跋紛蛾誤兮成行於是翠華風動鑾韻琳琅玉蟾煙歇蘭膏餘芳龍顏嘅歎顧鑒馭翔雯命學士歸于玉堂移金蓮之寶炬洩蘭燼之天香月美葉於秋水煙霏霧於朝陽丹儀直衛於午斗朱華不落乎風雷耀嬌步之潘妃照丰姿之六郎降神師於紫閣煥瑞彩於宮牆枝鵲飛繞以盤碓林鴉起散而搶攘出閶闔兮炫耀燭幽苑兮熒煌萬長鳴兮辟易更籌走而參茫評鑒奧之有幸恍玉珮之鏗鏘眾熱

而敢途祝融持節而後逐夸父追奔以渴死羲和捐轡而川浴百神徬徨四海痡毒痛乎血肉之微軀忍此蕞蒸而焰暴安得坐氷壑之寒風颺雪山之飛爆酔河朔之酣觴洗煩襟之濁俗今主人寄陶窗之傲詠廣絃之曲清風颯颯其徐來溽氣飄飄乎自足惟愛日之偏長又豈眞知熱之酷主人曰噫嘻客徒知今日之熱之熱之眞酷也昔之酷熱有痛心蹙頞不可盡言者客亦嘗聞之乎赫赫炎炎厥光燭天煙凝甍柱炮烙烹煎妖孽僵嫣於一笑糜爛不知其幾千傷哉此豈非商季世之酷熱乎火赩煌煌虐焰四張燬煉鬼樸焚爻忠良燬王室之枝葉見煙盡而灰揚悲哉此豈非厲中宮之酷熱乎若此者又豈非熱之眞酷者乎于斯時也炎飆所炙焰所薰焦頭爛額糜骨潰筋生斯世也深逃此酷熱之不暇又奚彼酷熱之足云況夫四序迭更寒暑來往陽居大夏生育長養荷一暴而十寒豈萌蘖之能長惟亢陽之爲虐慮歲事之或爽別今時和歲豐

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往伏之候應暑之隆迺式符乎月令又何怨乎

天工且客區區寓跡乎陰山之冰雪汲汲留心乎池館之荷蒲曾不愧夏畦之老圃憫水轉之耕夫盍洗煩襟之俗濁徒極酷熱之形容且夫居靜生涼心清敵暑疑爾精神慎爾居處侵皓月於寒潭澄微波於秋浦縱炎赫之蒸蒸亦情涼之得所苟役外而熱中務高飛而遠舉雖寘身於風露之玉壺猶混跡於炎埃之下士客觸熱而遠來宜施襪之自取反嗤我以不知豈清修之吉士客於是拱而立喟而歎曰非鄙夫之所及也主人迺揖客而退援琴而歌歌曰解吾惱兮南風薰清吾心兮南風琴清吾心兮混吾襟重華一去兮無知音

鱸魚賦

東吳主人問于渭川叟曰子客東南亦知吳都土物有可珍者乎曰未也主人曰吳江拖天浩浩無堰中有嘉魚純類超倫匪鱮匪鮪波行鱗鱗白質黑章巨口細鱗翹尾玉瓚膜肉氷紋松江既秋蓴羹尚春莽莽菰根於水渚吹蕈絮於江濱避曲鉤之新月驚沈網之行雲曰烏熟睨以延頸漁製臨談而遠巡退結網於江皐進鳴榔於水津看三春向晚九扈既鳴遺恨填臆悲哀塞膺週旋羽於北林遂鼓翼乎東垌望西土之萬里發商山之一聲訴悲風於千古慨往事於平生既蚤叶而暮號復夜哭而宵征至若源郊采蕨花雨猶濕之肥白喜風味之絲新鄙流水桃花之春鱖巖北溟跋浪之大鯤似者倘或樂坡仙於赤壁幻者亦能光曹瞞之會賓況其真者豈不能引秋風之西起鼓張翰之思蓴迺所謂金齏而玉鮓又豈非東南之所珍乎時蘭堂啟宴鑿刀紛紜雅瑤今研雪切玉今絲銀魚薰香今椒雜芼蓼橘今芳辛會蘭釐之公子來高堂之美人間春色於烏程醉妖歌之紅袖擅一筋之肥脆厭四事之羶葷且賞一鮹之鄙宮寧美雙魚於王孫又何慕乎熊之掌復何羨乎腥之唇曰魚固我之所欲又豈若鱸之美之純者乎子蓋未之味也惟川叟曰子吳人也味鱸之美矣亦嘗味吾礪鎔之魚乎小者曰鮒大者曰鯉釣必芳其餌豈假任公投以五十之轅徼人貪以半豚之體法釣餌之自然豈式魚之云爾終一釣以得璜敵八百於姬吉卜於非熊耀崇勳於青史豈屑屑乎一味之旨主人吞八珍餘則索筆而鼓吻溫則赴水而持頤風月不頒吾鼓吹井里熟識九雲夢於胸中乃獨美一鱸魚之足美盍一釣以連乎六鰲際風雲

井龍賦

東海龍問埒井龍曰汝知井中樂乎龍曰物各有天我井其天奚不自知我天之樂也試為爾言之我跳梁乎蹊隧之上沒身於缺甃之涯餓則索塗而鼓吻溫則赴水而持頤風月不頒吾鼓吹井里孰識

乎官私高笑蟾蜍窺靈藥以長生遠陋科斗登名字於詩書喜則動吾聲出吾氣於九仞之底而莫與吾並怒則努吾目服吾膺於一竅之內而卒無所施悠悠歲月朝斯夕斯生不我惡死奚我悲摶一勺之水以遊以嬉幾欲續寸綆而上瞻鴛鴦於爬尺又恐反失吾舊中之素矚再欲伏尺鯉而近訪離羣於沈籠又恐波及乎盆中之魚災故寧甘心於瓶冷之境而便腹於一塊之泥吾井天之樂也如是何啻乎神龍之飛翔乎雲漢而下睥乎天池也耶東海籠笑而復之曰固識樂天井中之天耳亦知有吾海上之天乎溯漫浩渺浮滄幽窈包乾端而幹坤倪環十洲而羅三島瀛萬川而不為之大洞千江而不為之小泄餘瀾於尾閭浮破陰於囹表鯤鵬於茲乎變化蛟龍於首於巖穴或曳尾於淤泥動則延頸而鶴顧樂乎容與而徘徊靜則縮頭而斂陰何慙乎澎湃而喧豗或深入乎蛟人之窟宅或高陵乎蜃氣之樓臺環海天九十餘萬里無所往而不可去來自吾蜎首以

戴山斷足以立極千秋萬歲不知幾樂暑之往而顧海族之繁夥孰若我之施猗然則井之天固不大於海之天海之樂又豈不愈於井之梁也哉於是井蠙適適然而驚規規然自失而末心服也仰謂鼈曰吾假汝偕見東海君而質之何若鼈俯視而笑曰古言井鼈不足以語海汝焉得遽出九仞國冷之下而窺窺吾海上九十餘萬里浩渺之天乎一日東海鼈見東海君告其故東海君笑謂之曰若等所見未知其孰大孰小也坐井見之則曰小居海見之則曰大吾聞吾東海有聖人曰仲尼者嘗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非若等所見者比也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鼈亦不敢復問縮頸而退

待客

一陣松花雨半窗蓮葉風老龍將雨去人卧月明中

鈴行

一路流水急兩岸夕陽閑與藍人歸去春愁山外山

春愁

花落黏蛛網芹香覩燕泥多情窗外月夜夜入空閨

偶成

住近清谿曲灘聲十二時雨深莎草徑風墮棣花籬欲學洌明瞬難禁朱玉悲翹生風味好時復一中之

孤山次李明之韻見邑志

古是逋仙宅今遊昔未過停車三奠酒彈鋏一悲歌鶴去衝霄遠梅存古月多春風枝上夢遺恨滿庭莎

山行

紅樹一村曉黃花兩逕秋好山原不改淺水自長流風落經霜果人驅渡水牛山翁問客至隔屋喚新篘

思歸

寒雀噪疎籬愁雪半垂梅函春信蘸松老歲寒枝心醉非關酒鬢愁欲厭詩雁飛山月上歸夢繞天涯

餞俞邑侯歸鎮江

名重金閨彥行魁玉節班春風花滿靜秋月映關開欹枕一軒雨帆兩岸山歸舟何日到北固是鄉關

秋曉

破扇未滿篋殘燈猶照窗夜涼人靜獨月曉鵲飛雙俗慮詩分遣愁魔酒借降酒醒愁復戰白露憐秋江

和美化普院范山長韻

五柳文章在南山依舊佳一樽新活計三徑舊生涯趣向靜中得心從忙裏差相思春樹綠何日慰山家

江村晚眺

極目煙村晚風帆未繫船沙明霞映日江闊水浮天失侶鴻孤下忘機鷺自眠一聲漁笛洗盡萬塵緣

曉角

朔風吹透夫雲盡烏鵲驚飛客夢醒悔落城頭霜月冷餘音哀怨不

堪題

西瓜

剖雪分開碧玉團綠珠數點水晶寒文園病客當青眼真作東陵一樣看

掬水月在手

纖纖玉手弄溶淡邀得嫦娥掌上看覆手驀歸天上去瓊樓玉宇任高寒

弄花香滿衣

拈紅撷紫弄芳菲惹得狂香滿素衣偏怪春心雙蛺蝶隨風步步逐人飛

雜興

客子悲秋雙鬢華西風吹老峯牛花明朝策馬問歸路今夜夢中先到家

三百三十有六度二十五葢秋點長中宵起舞不得寐野雞遠叫天非昨

梁武帝

竹谿稿卷上　七　夢選樓

未知

綠瓜

長藤綠竹過疎林密葉相仍張綠陰怪得賓家門巷側重重綢翠真黃金

秋夕

涼月娟娟夜色清谿村無處不秋聲山童隔竹燒松火驚斷籬根絡緯鳴

漢高帝

閱盡千辛與萬艱不如長戟守關山誰知四百年天下縮首甘心送阿瞞

秦二世

望夷宮中馬生角驪山未畢阿房作一宵白虎韜左驂渭水咸陽覓非昨

梁武帝

竹谿稿卷上　八　夢選樓

太極東堂五百兵淨居幽殿冷如氷早知不得金仙力肯作浮屠十二層

蕭相國

秦府圖書一旦收關中運漕幾時休獵夫功賞誠何貴便自輕身作楚囚

松叙火

滿地宮釵午夜風竹爐紅焰煖烘烘大夫灰却虵髯貴不比壽嘗歐炭紅

秋興

悲秋心緒怕秋聲砌下吟蛩枕上聽涼月空閨人未寐推窗隔竹數流螢

槿花雖落夕陽收秋色愁人易白頭涼月滿庭新促織溪風吹老碧牽牛

寂寂秋閨懶婦驚豆花新月草蟲鳴盧堂夜半清於水衾織梭梭夢客愁

旅思

澤國專舟入夢思涼颸絺綌漸凄其蕭蕭一夜簷牙雨老盡梧桐客

不成
故人千里一書歸報道尊鱸入夢思笑我鬢絲吟楊畔青燈永夜眼
吾伊
瑟瑟松風動玉琴不知誰解作知音月明獨坐石牀冷二十五絃秋
夜深
新月庭前樹影稀鵲翻清露滴人衣一筒斑竹風鏗玉說道秋來又
覺非

絡緯

庭前織女緯西風嫩婦心驚杼軸空白露滿天寒氣寂豆花深處月
溶溶

宿桃巖

一枕周公夢正酣天雞三唱五更開日離海底紅光湧月落天垠素
影寒雅子松根尋琥珀仙翁竹裏看琅玕一聲長嘯白雲起龍在碧
潭深處蟠

送徐養賢之閩

五夜雞聲破曉寒陽關初疊暫停驂事不如意十八九人到知心百
二三鴈帶寒聲來塞北梅先春信到閩南懷人後會知何日握手臨
歧酒半酣

謝養賢書至

一生讀不平行書放道傷短便誤儒帶月荷鋤居有竹臨風彈鈔食
無魚鴈辭寒北盧花冷鵲繞枝南樹影疎多謝故人情意重一封千
里到庭除

寄智者寺了然上人

滁滁暫辭幾歲零了然心鏡徹無生白雲茅屋初登岸綠砌苔蝸未
譯經送客虎溪恒笑別納交蓮社每尋盟何時脚踏招提境靜夜談
空對月明

秋日偶成

山頭老桂欲吹香昨夜西風特地涼宿雨未乾枝上露明蟾猶占曉
來光翠荷飽鷺閑秋水黃葉疎蟬媚夕陽何處高樓叫長笛聲聲催
欲斷人腸

九日

病倚西風雨霽扉門前水竹是吾家無錢誰解憐陶令有帽從教學
孟嘉絕岸未霜猶綠樹疎籬過雨欲黃花鄰家小婦今朝熟一笑呼
童且問賒

夜坐

半生羞戴豎儒冠按劍長吟坐夜闌雁影翠飛千嶂曉雞聲三唱五
更寒月龍隱柳陰全薄霜染江楓色未乾怪得當年彭澤令不如何
事早休官

幽居

覓得浮生未老閑柴門雖設昔常關荒疑惟有燕來去陋室全無客
往還雨後雙溪新綠水天邊五老舊青山牀頭夠得新醅白一笑能
朱鏡裏顏

殘夏

蓮脫殘紅帶曉愁柳搖疎翠失風流蟬蛩被斷欲來雨蟋蟀驚催未
到秋病渴況逢三伏裏夢魂偏泥五更頭一聲長笛殘陽外憶得當
年趙倚樓

益秋

雨滌高林夜氣清風翻蒲葉嫩涼生江村綠樹已秋色野岸黃鸝猶
曉聲松菊未荒堪適興蓴鱸雖美不關情閒編獨喜從舒卷早辦書
窗二尺榮

寄徐養賢

遠隔江山阻笑談不知何日卸征驂經旋已半江之北聲聲行過斗
以南書憶便風便寄一身驚對月每成三昔年記得花磚上疊疊陽
偏酒半酣

秋日書懷

破帽誰能學孟嘉愁來惟見酒頻賒除家貧渭水荒栽竹生計青門近

種瓜詩卷旋添秋後稿書齋小閉夜深花靜靜雨過西風裏幾向衡門數暮鴉

客至

自笑中年百念灰杖藜三徑慢徘徊談雞門有故人至封視苔無俗履開肝食剛抄紅腐粒曉釀聊藉碧筒杯杯殘未盡論文話更向舲頭過獨酌

秋閨

嫋嫋西風吹白蘋悲秋情緒勝傷春杏梁寂寞燕如客蕙帳淒涼鶴怨人夜聽清砧衣濺淚曉看蓬首鏡生塵美人綰有相逢日強半應知損舊神

曉眺

倫覓桑榆一晌閒杖藜信步山林側青黃秋色樹開樹紫翠煙光山外山飛鷺近衙殘雨宿歸鴉遠帶夕陽還舉頭滿眼皆詩料只恨西風鬢易斑

偶成

碧草黃蒹春復秋白衣蒼狗任悠悠霜空木髮明山骨水落江心見石頭雁影不隨明月去雞聲長伴暮煙愁古來豪傑今何在皓歎元龍百尺樓

秋晚書懷

窗日三竿起未忺愛看霜葉掩疎簾溪聲隱隱來茅屋山色蒼蒼到客檐晴沼寒魚浮白小雨畦秋韭長青尖莫嫌老景生涯滑三徑松高菊更深

雪

萬壑松聲滾夜雷五更天地逼瓊瑰因風作絮此時柳帶月浮香何處梅茶竈旋燒新汲水竹爐添煖半甜杯江邊一棹歸來早莫是山陰訪戴回

松風

颯颯千林響夜琴須臾怒激撼乾坤九天飄下龍吟調半夜吹醒鶴夢魂欹枕聽來山雨急關門推出海潮奔平生漱溟水箱操翻被封

花窗客中

漠漠輕寒惱客懷淡煙疎雨弄晴天杏花滿路人沽酒楊柳連隄客繫船采撚未來春已半鬱鴻歸盡月孤圓傷春腸斷那愁如海一點青山落照邊

寒食思歸

九十春光扇眼過無端風雨妬繁華因循客裏又寒食彷彿夢中曾到家浪白魚吹楊柳絮泥紅燕蹴海棠花傷心極目松楸遠倚遍闌干欲暮鴉

聽琴

古調相傳歲月深宮商信手可追尋高山流水心中事明月清風指下音露冷芝田孤鶴唳雪晴松壑老龍吟杏壇一曲紘歌後大雅寥寥直至今

歲晚即事

雅陽幾復又隆冬轉眼光陰醉夢中萬里雲黃天雨雪一江波白水

生風梅花破冷明殘臘雁陣衡寒落曉空勁節亭亭窗外竹歲寒心事此君同

慕陶

春到欣欣木向榮趁時齊把秫田耕怡情且進杯中物得趣何勞絃上聲五斗豈能拘我輩一尊自可樂吾生門前三徑猶存菊爛醉秋光泛落英

復從子椿韻

老我儒冠秋復春涇清渭濁誰能分學須勇出萬夫敵筆當掃去千人軍神仙任渠隔弱水富貴於我輕浮雲秋高木落遠天碧一鶚高飛特出羣

贈史總管

盛年三十奮才名況有胸中十萬兵八克功勞新將業千之閥閱舊家聲柳營夜月開刁斗花縣春風動旆旌聞道蠻煙新掃却敷天何處不昇平

五老峯　即桃巖去家西十里五世祖雲溪翁構亭爲憩翫地山有五峯因借廬阜五老以名之又構堂曰六老亦猶六一居士之意陳卒有雲迷五老難尋覓之句遂葬是山下

桃巖水落桃花洞散入江湖無盡頭明月不隨流水去白雲長伴故山幽龍歸雨送千峯暝虎嘯風生萬壑秋六老堂空山寂寂雙泉飛處使人愁

哭先師白雲許先生

忽聽消搖曳杖歌哲人一去竟如何北方學者情何限南國朋從恨更多蠹簡篇章新手澤鼎庭詩禮舊磋磨生芻一束霜風裏落木荒煙涕泗沱

派接仁山一脈春紫陽傳授最爲眞生徒天下可千數道學江南寧幾人北斗泰山尊仰望光風霽月見精神九原一去無由作空使儀林淚滿巾

文王說齋詠菊韻　五首

三徑蒼松翠竹中分香初下蕊珠宮染勻鶵色青娥巧剪碎鵝黃玉女工髣髴蓬萊新佩服裝嚴彭澤舊家風仙成擬著朝天去花樣從人笑不同　右道衣黃

仙馭乘風下翠微雪餅飄颺滿東籬平生三徑蒼松伴不向孤山老樹飛破曉縞衣凝露重欺寒雪鬢冒霜披滿頭捕取酬佳節誰憐華亭嘆陸機　右粉鶴翎

劉郎一旦厭芳塵移伴淵明自有神紅粉祇今新戀主芳心何事亦愁人元都觀裡仙風寂彭澤籬邊醉色新早爲恐搖騷客眼幾紅特地避陽春　右粉紅桃

分香移夢入秋叢忘却平湖十里紅彭澤賞音千古寂濂溪遺愛一時同薄勻紅粉酣秋日不學朱華怨曉風冷噴騷英清當酒藕絲何事憶陣前　右蓮花菊

西風籬落恥紅妝剪水裁冰壓眾芳三徑預期占臘信六花特地作秋香粉圍輝映寒窗日玉辨模糊曉徑霜冷艷逼人清入骨移節且玩紫霞觴　右雪裏菊

梅邊稿

歲晚天寒日易曛竹籬茅舍自相親楚牙老樹一痕月摘索疎花數點春山澗水明冰骨格江堤雪隱玉精神逋仙去後知音少誰倩微吟爲寫眞

酷愛寒梅爲寫眞無緣寫出玉精神雪霜庾嶺自春色風月孤山無主人嫩蕊香浮漢店曉殘枝花盡野橋春數聲羌笛來何處愁見江頭柳色新

姑射風標不染塵問渠誰是最知音春回庾嶺花南北夢曉孤山人古今花信風輕消息透柳條煙煖別愁深那堪舊角江城曉滿地香消恨不禁

趁暖晴蜂繞地尋被寒偷眼詫霜禽月材幾樹雪霜骨冰堅一花天地心驛使不來懷別恨詩仙已去絕知音偶然一見春風面三嗅清香爲苦吟

破曉浮香到小庭俄驚春信入荒坰向陽林谷胚胎早背雪溪山醉

夢醒數度相看頭易白幾回忽見眼頻青故人兩地稀消息擬折南
枝寄驛亭
孤芳不受浪痕侵玉株風標鐵樣心歲晚松筠三益友平生水月兩
知音山中老樹何年有雪裡清香無處尋夜踏瓊瑤折歸去幾回夢
裏亦高吟
夜踏江邊一徑沙手搖殘雪折梅花多情索笑探春信有恨相疎隔
歲華香透暗風過野徑影隨寒月到山家牖瓶貯水和冰捕到曉疎
開未吐葩
寒梢蓓蕾便精神雨濕三花更可人要結冰霜成素友羞看桃杏解
紅塵草茅雨過驚春暖花信風催人夢頻安得花神留絕筆長年幻
作隴頭春
相逢一見便清佳時送寒香入齒牙兩屐蒼苔禪客院一籬翠竹野
人家雲埋絕嶺何年樹雪壓前村昨夜花便欲杖藜閑問信不愁泥
滑路斜斜

人言清友是江梅冰雪林中妙剪裁近水不愁寒氣早向陽先覺暗
香來枝翹鶴膝橫疎竹韻韻龍鱗裹綠苔冷蘊疎花渾未已寄聲羌
笛莫驚催
千林剝落獨敷榮一樹凌寒鏤玉英人道雪霜堪比白天教水月與
同清香消暖徑春正月影落寒窗夜五更姑射風標眞骨格何須世
上問調羹
江路新晴雪未乾竹君特爲報平安懶隨驛使分春信樂與騷人並
歲寒香颺輕風浮屋角影隨殘月上闌干南枝一任花開落還取北
枝一面看
雪茹花魁不放花玉林何處覓香葩寒侵東郭先生履春隱西湖處
士家老樹影沈明月兔寒枝光動耀冰蛇山童認得高枝折碎落瓊
瑤散晚鴉
苦吟頗覺費平章遙想當年白玉堂疎影冷搖波底月清香暗拂夜
來霜酒翁醉處春風煖處士吟邊白雪香茅舍竹籬情分好只愁羌
笛謾人腸

遁仙去後更無詩底事窮愁苦費思只爲愛花成此癖縱多得句亦
何爲香隨風信來吟榻影襯蟾光落硯池花瘦等閒無足問自憐憔
得髮成絲
綃衣翠袖玉眞容姑射眞仙下碧空萬木寒聲秋以後一枝春信水
之東根生庾嶺冰霜裡人在孤山雪月中浪說廣平心似鐵文章又
是一家風
爲愛江邊一樹梅石頭滑路幾徘徊橫年寒雪庾不死新歲暖風吹
頓開賸喜多情便素月莫令遺恨落蒼苔只愁羌笛連雲起拋却東
君歸去來
翠竹蒼松許卜鄰只愁桃杏污清塵水邊月下多清趣臘後春前最
可人雪庾關山愁北使風暄花柳恨東君自從和靖知音後誰肯豪
吟爲寫眞
千林木落似飛灰江路衝寒獨放梅月下忽愁情影沒雪中難覓暗
香來向陽老樹重新發殘臘南枝讓北開寄語東君作盟主莫容桃
李遽相催
孤根迥在水之濱白石蒼苔許卜鄰瘦蕊飽霜初破臘枯槎蝕蘚半
含春天寒萬里有來使歲晚一枝無故人他日和羹誰有分暗香消
息問東君
盡日江行爲訪梅幾番欲去又徘徊數枝照水朝陽處一萼酣霜暝
夜開折得忽驚春在手遲來應笑客空回不辭此去頻清賞莫待寒
香落翠苔
一見梅花似故人巡簷索笑日相親五更入夢溪村曉千里懷人驛
路春月地寫成冰骨格水天照出玉精神山人不管調羹事只怕東
風花信頻
分飛何處問西東特恨羅浮一夢中半夜寒風山石裂五更殘雪老
枝空苔階過雨香消盡羌笛連雲恨不窮只爲調羹消息早故應飄
別太匆匆

漏洩春光鏁玉英百花頭上占魁名香浮屋角曉風起影落籬根夜
月明桃杏任通春信後松篁不爽歲寒盟暗香疎影孤山路想像仙
風夢亦清
近來春信到山家報道新葩發舊槎滿樹不粘霜後葉孤枝先折夜
來花月窗翫影人無寐紙帳籠香夢亦嘉索笑茅簷看不足幾揮吟
箋到昏鴉
先春花發太蕭疎雪後寒梢分外癯凍鶴立霜猶落蔬晴蜂媚日薦
香藏山窗寫影連吟壁野店浮香到酒爐自古愛梅人不少知心惟
有一林逋
自是羣芳斬發生無心獨占一魁名月天好影不長有雪後寒香無
限清歲晚不勞空寄驛天寒何必問調羹傷心二月東風惡愁向苔
階看落英
姑射眞仙孰與鄰青苔白石水粼粼參橫月落千山曉雪霽風輕一
澗春臘盡香風先問信曉來疎雨亦清塵隴頭忽得陽和信驚喜江
南有故人
看花幾立到殘陽盡寫孤標貯錦囊滿屋清風香入戶半窗斜影月
穿廊筠筒千里驛傳信鐵笛一聲人斷腸千古舍章羣下恨至今羞
說壽陽粧
梅花開處是吾家喜見枯槎發嫩芽竹屋經時索笑月窗讀易夜烹
茶枝頭蛛網經霜葉樹頂禽翻帶雪花自愛門庭全不俗暗香疎
影度年華
三花兩萼太蕭疎春色江南百萬殊乍見霜枝驚擁腫絕無雨葉見
清癯廣平端士堅心鐵姑射眞仙弄蕊珠破曉忽寒磨墨梅花應
亦笑狂夫
梅花笑我頭先白我笑梅花葉易青老去只愁春再再吟邊不管鬢
星星陽關三疊酒留別羌笛一聲香滿庭驛使未回春信歇江南斜
日短長亭
折得寒梢付膽瓶疎花滴滴照門屏一枝春色催詩信滿座寒香逼

酒醒幹鐵堅同心皎皎蕊珠冷照髩星星喜無俗客來相過索笑頻
看眼獨青
疎花的皪映朝暾鐵幹槎牙積凍痕萬壑雪霜明素曉一村煙雨暗
黃昏花開幾作陽和夢香盡誰招庾嶺魂熱讀暗香疎影句長疑春
色去柴門
竹籬茅舍慣淒涼何用移根白玉堂枝待月來方散影花從雪北不
分香調羹鼎裏誰留意裂石笛聲空斷腸聞道隴頭人有信幾驚馬
首到斜陽
越水吳山百萬株知心惟有一林逋冰肌綽約恥仙子鐵骨昂藏如
老夫霽雪關山春有信凍雲江路日將晡絞綃安得三千丈寫作江
南烟雨圖
凍雲含雪暗江村一見梅花欲斷魂吹破寒葩風有力移來瘦影月
無痕冰霜標格人尤識鐵石心腸孰與論賴有西湖隱君子暗香疎
影句猶存
莫管氷魂不易招逸簪索句孰推敲平生水月長爲伴行輩松筠可
結交霽露暖香春信蓋晴霜凍勒歲寒相平生不作羅浮夢免向東
君說斷腸
折却梅花欲寄誰東君恰想已先知故人塞北幾千里春信江南第
一枝驛路香風催去馬郵亭朶雪照征夫田廬二月春光暖羌笛一
聲花亂飛
眞愛梅花有幾人愛花誰更解傳眞半邊老樹枯不死數尺長條先
自春花蕊向陽偏眼色風標照水越精神百花頭上魁名久獨與蒼
松翠竹鄰

顓伯也歹野翁宣差家藏九逸圖

公不見移王八駿延八極萬里馳驅一休息又不見花萼樓中六駿
圖玉驄尤得君王惜爭如漢世良馬多九逸飄飄來代北天生駿骨
俱絕羣聲價豈特千金值一朝寵冠十二閑圉人太僕增顏色鑾旗
前令屬車後玉幣金鑾天咫尺朝夕出入承君恩豈惟稱力尤稱德

按圖索駿誰云拘駿逸今從圖裡識韓家子弟巧入神妙筆一掃傳
九眞風鬃霞鬣欲飛動五色雲錦天花紋平原蓑蓑草如剪濶水涓
涓煙樹遠或相踶齧或騰驤起立田眠沙地軟就中玉面五花驄四
蹄踣跌如游龍青絲絡聚綠楊下駿逸不與其餘同懷哉神物不常
有況覓遺蹤千載後當時骨相豈皆然形容巧出丹青手展圖一見
欲何言周鉄一兮唐厩三碧材優劣不復見古今治亂猶流傳西都
百年毫荒主馬跡紛紜還寰宇天寶漁陽聲鼓聲一時驚罷衙杯舞
偉哉文皇都西京千里誰却九逸生駿牝成羣遍阡陌民安物阜歌
昇平治亂安危類如許往事悠悠隔今古誰能索駿總一圖百拜陳
情獻明主

歲寒三友

蒼髯古大夫碧玉靜君子素質姑射仙風姿更清美同結歲寒交交
情淡秋水堅守鐵石心訂約冰霜裏千載襲高盟三冬足清致堯世
陽集由商山老黃綺管鮑何足論陳雷未堪擬嗟哉市道交瞬目變
竹谿稿卷上　十　夢選

寒暑咄哉輕薄花朝開夕還萎爭如三友交晉不替終始老我平生
心交情欲如此未審結交人心與吾心似悠然望三益長嘯清風起

秋夜吟

有客悲秋雙鬢華西風特地吹烏紗手激潺湲弄明月月明水靜無
泥沙懷哉當年謫仙子痛飲不怕杯中蛇仰天問月幾時有金貂換
酒歌樓鵜駒鯨一去不復反山頭老桂年年花留得文章光焰在千
丈萬丈凌丹霞人生今古共流水安得醉帽長欹斜

寒食祭宮屬府君墓　初稿一初書題清閟林泉壁間題讀

日望成都天盡頭蜀江千里春悠悠錦宮城闕不可見空餘蜀魄聲
喧啾中原一髮草青處登臨萬古難銷愁林泉清閟如桃源客來遊
地傷吟魂我今尋覓舊題句龍蛇剝落生苔痕沈吟對景坐歎息酒
盡花落枯空尊雙丸日夜東西馳人生百年寧幾時昨日朱顏今七
七傷春有恨難繫西日飛

台山行

碧天之山明三台神仙上應何雄哉玉霄屹立並寒翠赤城北聳齊
崔巍西風木落塵不揚極目遠見羣山蒼一片雲間臂忽羽乘風縹
緲來仙鄉不管蒼苔石頭滑一聲長嘯行雲遏佩高遠望大地寬征
塵車馬何轇轕翩然直蹴山之巔去天咫尺非塵寰桐柏眞仙在何
許從之我欲攀飛鸞莫問神仙僞與眞仙關深處煙霞扃則吟歸去
讀黃庭富貴於我浮雲輕飄飄便欲離塵俗一聲孤鶴山之曲羽衣
人夢忽驚悟寒月下天天欲曙

次呂叔和廣京口俞汝中韻

奎象騰新彩皇猷炳舊章沙場開驥驟駒駿出麟風徵士衣冠集趨
庭佩玉鏘鯤鵬俱變化鳧鶩獨迴翔笑我頭先白憐君鬢亦蒼松蟠
雙峴秀草占一洲芳琴劍生涯淡詩書興味長遊山空有屐浮海僄
無航憶昔雙溪尉尋幽五老傍交盟非一日話別又三霜夜月樽同
會涼颸扇獨藏自嗟才落魄尤恐學荒唐茅屋秋風句梧桐夜雨牀
欲尋顏巷樂肯學楚歌狂坐久雲生石吟成月滿岡竹存三徑逸桂
竹谿稿卷上　十一　夢選

負一林香燈暗匡衡壁螢空武子囊豈無吳下呂亦有渭川姜旅食
三家市灰心數仞牆詎能探虎穴況復問鷹揚酒醒愁還在詩窮債
未償昏曛飛亂蝶吽耳厭寒螿君子窮當固男兒志未量磻溪一竿
竹君可繼清光

月夜憶李白次陳澤雲韻

謫仙一去誰招魂春風年年青燒痕秋月生明復生魄幾醉清觴莫
來格我今更酌天瓢酒對月狂呼謫仙友仰天大叫呼不應倚視嫦
娥在吾手懷人愁恐方寸胷謫仙仙後誰能雙今人不識古人意徒
擧瓢明浮秋江天台老人謫仙客浩氣吞天雲夢窄慨然見月思古
人痛飲豪吟今太白渥渥金波千萬頃一聲橫玉青雲頂茫茫天地
冰一壺倏然不見騎鯨形須臾天顛空碧煙仰見長庚星在天飄飄
想駐蓬萊巔驂鸞駕鶴隨飛仙又疑厭看寰舞突然深坐清虛府
安得乘風下大荒飄飄暫寄塵寰士謫仙不來誰與遊任渠一去千
千秋猛吟搥碎黃鶴樓明月西落江東流

秋閨怨

燕城八月霜風高客子遠遊生二毛美人南國怨遲暮手弄機杼心慆慆厭書不寄鄉關遠庭樹蕭蕭日晚鞏蛾强寫相思字一字一愁腸欲斷越羅蜀綺裁爲裳雙杵宵鳴天欲霜素娥堂上伴孤影殘燈耿耿明秋房夜未央錦衾寥落牀蘭薰香繡羅帶冷雙鴛鴦兩地相思天一方裁衣寄遠道路長寸心千里徒悲傷夜深月照紅牙床魂清骨冷心飛揚夢見良人歸故鄉歸故鄉在何處鵲鵲翻金井梧桐露可憐好夢又成空風落桂華天欲曙

秋風歌

秋風起兮木葉下美人別兮悵何許燕城八月飛嚴霜鴈哀鳴兮度湘渚秋風起兮吳雲飛良人去兮胡不歸挑燈夜夜弄機杼霜花落杵鳴寒衣江南鱸美蓴羹滑冀北醍酥雪花白兩地相思各一天千里關山共明月南登衡嶽峯北望黃河水河水發崑崙一日一千里悟洎汩汩無盡期終然無復西歸理紅顏年少時艷奪枝上花青春

怨遲暮兩鬢生霜華忽忽流光若飛電百年心事成蹉跎勸君蒔蘼蕪酒聽我浩浩歌人生適意即爲樂何必碌碌悲天涯秋風吹熟燕山禾秋風吹白吳江波秋風秋風兮奈老何秋風秋風兮奈爾何

砧杵謠

洞庭木落天欲霜太湖紋石膩且光連理雙枝斷爲杵隴風飄忽聲琳琅一聲兩聲初激烈千聲萬聲愁斷腸翠環玉指捶欲折心與杵韻雙飛揚越羅蜀錦巧縫綴擣霞疊雪盈衣箱堂前皎皎霜月白樓上遲遲秋點長秋點長夜未央錦衾閒卻雙鴛鴦羅衣輕冷慵薰香香銷寶鴨翠屏冷夜深獨枕珊瑚床明朝題書寄遠去遙望飛鴻天一方

虞宜南白雲山樵隱圖

白雲山人王川子樵隱圖中寓柯斧不期王質偶神仙不雜當年買臣伍寂聞幽谷丁丁聲堪覺夷歌相應語千巖萬壑多白雲日暮薪歸樂煙起生涯長寄此山中紫綬金章不吾累樂哉勝採商山芝捷

徑終南寧不恥生綃一幅無幾秋山木那知變寒暑固知主人心地高亦憐畫者巧爲是同余一見心目開恨不相從白雲裏猛憶漁樵寄此生世間眞樂無如此誰能爲作漁隱圖磻溪老人吾鼻祖

漢戍謠

秋風起兮木葉飛霜侵夜夜鳴寒衣朱門玉指弄雙杵擣霰敲雪香芬菲傷心舍北孤樓婦遠念良人征戍苦春風回鴈憶寄書轉眼秋鴻又南聚擣衣雙臂竟欲折遠道霜風愁跋涉近聞天子欲和戎萬里關山漢家月

清閟林泉避暑

山泉漱石寒玲瓏恍然坐我蓬萊宮日當正午暑不到萬木玉立來清風清風似報秋蕭颯兩鬢倘倘動華髮世間萬事轉頭空且弄清波掬明月

補遺

梅邊稿

寫出寒梢一點眞苦吟在覺弄精神千秋凍合冰霜曉一萼暖回天地春大庾嶺頭存故跡含章簷下訪芳塵當年妝額同心點自是東風巧戲人

我家住在梅花村花開之處香比鄰千花萬花照殘臘一樹二樹含芳春街空歲晚見驛使天寒日暮爲佳人學吟暢飲解花下莫待風急翻龍鱗

一氣總回天地春枝南枝北自寒溫雪迷庾嶺難行腳月落羅浮空斷魂冷蕊霜融珠有淚晴梢雪凍玉無痕憑誰寄與東君道近被梅花惱得昏

芳心底事太忽忽恍惚羅浮一夢中江上月明三弄笛春來花信幾番風南枝落盡北枝老一片西飛一片東只爲風標大高潔羞看凡卉弄妖紅

上俞僉憲書

竊聞爲治在於得人而得人之本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則在乎存吾之心廣吾之視聽以及之而已天之生斯民也林林總總雖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乎其閒而爲之主然四海之廣億兆之眾亦安得以一人而獨治之哉故設官分職而爲之治然古明王立政不惟其人而人未易知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考績黜陟之所由始也周官亦曰大明黜陟蓋人之賢愚邪正之事是非得失蕪蒨雜糅黑白混淆苟不爲之采摭甄別推究考核則實不肖何由而分君子小人何由而別事之是非得失亦何由而得其實哉然所謂采摭甄別推究考核之道則在乎存吾之心廣吾之視聽以及之而已爲人君者一日萬幾所謂廣吾之視聽豈特專以一人之身而言亦在廷之臣相與任其責焉耳故其所視者遠所聽者周

賢愚既分邪正既別然後黜陟幽明信賞必罰此唐虞三代之世所以庶績咸熙萬國咸寧也三代而降用人雖多治日常少由黜陟之法不明官有不得其人地官不得其人欲求天下之治不亦難乎欽惟我朝勵精爲治稽古建官以守令者民之師帥承流而宣化者也人之賢否民之休戚係焉於是廣四方之視聽以明黜陟而閎下實憲臺之委任一道訪察之職是則一道生民之休戚係於閎下方寸之間其任可謂重矣至於跋履險阻按臨郡邑究政事之得失察人才之賢否考核名實訪求聲跡以至採里巷之謠擇蒭蕘之言所以稱答憲臺之委寄以上副吾君愛民之心者其勤可謂至矣雖人未易知然亦不過存吾之心廣吾之視聽以及之而已鑑之明者物之妍醜自見衡之平者物之輕重自明審吾本心之權度以度之廣吾視聽之聰明以及之人才之賢愚邪正事之是非得失必有不得遁其情者矣然又必平心易氣詳察而明斷之何患物之不得其平黜陟之不得其當哉昔舜舉一皐陶伊尹而不仁者遠今陟一人而

一道勿黜一人而一道懲異日尊居廟廊推此道而措之天下以進退百官將見不仁者遠治道日臻是廣廷之皐陶商邦之伊尹復生於斯世此吾民區區以此勇望於閣下者也還者閣下按臨下邑一邑之民莫不歡欣鼓舞知閣下有愛吾民之心也聞於學校之政尤切盡心則又知非徒愛之而已也又將加教養成就之恩焉此後學所之以振奮激勵而絃歌之聲自有加於昔之時某輩何幸身親見之某也田里鄙夫少壯失學衰病以來僅守句讀以教於家日與吸呼者居耳視聖賢爲已之學何有哉側聞善政私心竊爲之喜然以無任戰汗之至

上憲司委林縣丞書　林名彬福字彥文處州人至正乙酉進士家書縣丞

某不度荒賤欲以經理田糧數事干冒威嚴而區區愚悃有非立談之頃所能盡露用敢筆之尺楮冒昧以聞倘賞不厭煩瀆賜之垂覽幸甚夫仁政必自經界正則井地均而人有定業田有定賦民以力役事其上者有常數而民各得其所矣古井田之法既廢田無分而豪彊得以兼并貧力不等而賦役致有不均而民始病矣古法雖未可復行於後世然經理推排量田定稅亦古經界之遺意也故亡朱嘉定以經界爲名咸淳以推排爲目近歲郡邑之賢守令亦嘗有以經理歸併爲事者雖所行之法不同然皆莫不欲實田糧均賦役愛民之意則無不同也但隨地出稅隨稅出役之法則皆未之能行而始見於今日耳欽惟我朝愛民如赤子遴選守令課以六事而賦役居其一焉仁恤之意至矣奈何任承流宣化之責者無以稱上意旨徒曰均賦役而賦役實未均也惟見田連阡陌之家坻貧者例當一役貧無立錐之地者仍不免以蒼額當差又有無升合之糧而常充

鄉都之役者吁賦役之不均也久矣貧民之病者亦已甚矣天道好

還正在今日況吾民多幸適際先生以仁賢盛德之光輝照臨下邑此吾民之所以日夜引領東望焉首之回以大慰其霑覽之望而布衣老生區區深以寬仁之政勇望於閣下者也謹陳其五事如左一曰蠲宿弊二曰復水利三曰假寬限四曰還任使五曰謹文册惟高明裁之云云某田野鄙夫世居永康之太平少學於白雲先生許子之門今窮且老矣幽居讀書井事罔聞知惟閉戶課諸孫耳豈敢舉口妄談官府之事然而今有當言之事適際可言之時又幸遇賢明可告之君侯如之何其敢自默以得罪於吾父母之邦而重襲戾於大君子之門也某今所陳者大畧凡五事其餘叢碎未敢煩瀆乞閣下詳念某之所陳者爲公乎爲私乎若以爲公而可行則閣下當聽其言憫其志而力行之若以爲私而難行則某未嘗敢以私諸諸於大君子之前也惟高明其亮之徑情直遂言不能文知而不言某之罪也榦言而聽君侯之責也右開緣云

與郭閎夫書

頃因韓謁遂獲識荆且聆嬝花霏屑於茂林修竹間固爽矣但奇言異論則有吾輩平生所未嘗聞者深未能無疑也嗚呼理一而已豈有二乎哉未可以區區口舌強辯求勝也未免以所疑義華呈求教蓋亦切磋之義雖然此固難與俗人言矣惟高明亮之茲條列于後一程子有言古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曰訓詁也詞章也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具有文三綱五常其體也修齊治平其用也禮樂刑政其具也詩書易春秋六藝之文皆其文也斯文也經緯天地綱紀人倫扶植世教切於時用近可爲天下法遠可傳之萬世而不墜者也非後世區區無益之文也夫子之文章威儀文辭是也德之見乎外者也繇章繪句云乎哉世有號爲詞章之學者曰我善爲文我善爲賦豈事夫規規性理之學乎是小人而儒者也豈真識夫儒者之學哉然則儒者之學果何學歟曰學夫聖人之道也請得以評言之可乎曰舉其大本而言之則上帝降衷烝民秉彝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自其存諸心者言之則惻怛之仁羞惡之義辭讓之禮是非之智自其接於身者言之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至於日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四肢百體之所安身體髮膚之所愛近而宮室衣服之爲制菽粟絲麻之爲用飲食之所以養生棺槨之所以送死極乎天地之運古今之變陰陽之消長鬼神之屈伸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遠而至於草木之榮悴開落鳥獸蟲魚之飛潛走動大而一元之運小而一息之微平居日用一舉足跬步之間一動靜語默之際莫不欲見此理常流行於其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存諸心而見諸行事不可須臾而離者也此聖人之所謂道鬼吾儒之所謂學也非後世訓詁詞章之學也且其爲學多本於人倫日用之常明乎物理自然之妙非如素隱行怪之流有甚高難行之事者也又非如佛老之徒馳心冥漠之中探索虛無之表者也又非獨形之空言具之簡册爲無用之虛文也故童而習之壯而欲行之閒一動靜語默之際莫不欲見此理常流行於其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存諸心而見諸行事不可須臾而離者也此聖人之所謂道鬼鬼循循誘其力之所及而求至焉有惟日孜孜矻矻而後已者也

此所以爲吾儒有用之學也今有號爲詞章之學者輒以性理一家目之爲拘儒其意謂性理云者泛於高遠迂濶而不切於實用從而詆毀訕笑之可見其不知量矣彼蓋不識皆是實理皆是實事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君舜禹皐陶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爲臣孔孟之所以爲教顏曾之所以爲學皆自此出實一心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亘萬世而長存者也凡讀書者之所必當窮究者也外此則爲棄本逐末而非所以爲學矣且所謂性理詞章其本皆當有一哉自其純粹而藴於中者則爲德性自其英華而發於外者則爲文章有諸中必形諸外者也故有德者必有言順理者必成文且性理之士豈無文章之著乎外哉又豈絕詞章而不爲之哉但不泥於繩章繪句之末而爲華藻無用之文耳觀乎周程張朱楠子之作其立言垂訓昭如日星可爲法於天下傳之後世可爲學道君子而無文章哉陳編埋頭蓋備以苟歲月弄筆札閱隊仗摘章摘句學爲舉子文而特出之一旦一賦遣以自足忻經言泰交理有所不順而自快爲

詞章之學此又詞章之學之罪人吾儒之殘賊者也而可謂之文章之士哉且文者貫道之器也凡作文必以理爲主而以詞發之未有不明乎理而能文者也亦未有外乎理而可謂之文也方今設科取士舉人以德行爲首試藝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其學必以程朱氏爲主彼程朱二子者豈非性理之宗師道學之淵源乎今號爲詞章而力詆乎性理則其所作皆無理之文也安有無理之文而可謂之文哉而可鳴之場屋以僥倖於萬一哉宜其屢進而屢黜也必欲爲詞章之學則當以理爲主取法游夏規模屈宋縱觀先秦漢晉唐宋之文及當今名士之著作立言綴論往往傑然特出足以藺軼皇猷模範當世者方可無愧於平生之學亦不失爲有用之文矣否則區區綴緝既背於理奚足爲文無益於已而尚及人乎哉吾子自謂造詞章之閫奧者必不類是矣但不審以僕之言爲何如耳願明有以教我無吝也

一凡讀書爲學必有漸次有始終詩以關雎之亂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易以乾坤爲六十四卦之始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爲二百四十二年載事之始禮以曲禮毋不敬一言爲羣篇之始至于四代之書則以典謨爲百篇之始不易矣自始至終固其序也循序而進固其宜也今吾子教人自謂別有奇術五十八篇之書獨創讀自商書之湯誓始謂由易以入難不知所謂難者以其文義精深雅奧爲難曉歟抑以辭語佶屈聱牙爲難讀歟先儒已言之矣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先將文義分曉者熟讀之聲牙難曉者且未讀所謂聲牙難曉者諸如盤庚諸篇及康誥之屬是也今觀二典三謨語詞平正文義明白句句是實理件件是實事堯之所以爲君舜禹皐陶稷契之所以爲臣都俞吁咈揖讓賡歌嘉言善政昭然日星正好於此中綢繆玩味體貼自家身上來施之新學尤爲切要何爲以商書湯誓而先之且湯誓一書湯伐桀誓師之辭也以臣伐君世變可知矣視唐虞揖讓而得天下者爲何如哉此湯之所以有慚德也況堯典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一經之

全體係焉日用之所當先者也自明德至於時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具焉舜典命契敷五教而作司徒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而施教之法備焉至於舜禹危微精一之論則又學者傳心之要法帝王傳天下之要道也張宣公所謂書中第一義者此也百篇之義孰有大於此哉至於皐陶謨九德之目天叙天秩之論皆聖賢之格言修齊治平之大法也初學之士當先以此等辭義入之使爲此心之主而知所本務今乃置之而先之以誓師誓戰之辭祭禮固赦之語先後始終之序既乖又無以開導其良心而爲進德之基恐未足爲至論也不然則有私其說願明有以教我無隱也

送林子章遊學序

人不可以無學學不可以無師學必務求師而師則所以受業者也然古之學一今之學三訓詁詞章之外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人之學也聖賢格言至訓布在方册昭然日星雖千條萬緒用各不同然究其一本則皆不過使之學焉以復其性而已耳曰知與行則

其目之大要也果能眞知力行成已成物皆吾分內事耳豈有爲乎人哉吁何古之學爲已今之學爲人非惟世道之已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耶昔吾先師白雲先生許子以師道淑人四方學者多宗之而承耳受幾千人先生學於仁山金先生則紫陽朱夫子之傳授未遠也道學淵源有自來矣先生雖沒明先生之學而可宗者亦豈無其人乎余友林君子章世家子也材優而學敏科舉復興遂刻志絕去家務將擩其季子文貞發蒙師志則遠矣然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將爲古人之學則必求古人之學者而學焉自格物致知至於治國而天下平戒慎恐懼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是必有其道矣異日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章句儒將爲君子儒而祿也亦在其中矣又何人爵之不至乎君行有日邑士多爲詩文以餞余素不文徑述所聞以贈道經雙溪雙溪之士有爲吾同門友者君其以是質之

送傅生彥高遊學序

學不可以無師然聖人且無常師況衆人乎童子句讀傳道授業皆師也灑掃應對窮理盡性皆學也故爲學必務求師惟隆師乃可成學學校之興師道之盛稽諸三代可見已周德既衰學術不明師道日蔑嗣是以來世之學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已暨宋周程張朱數夫子者出然後吾道燦然復明如日月之行天源泉之流地也矧我朝大興文治科舉之設度越前古普天之下莫不家孔孟而戶程朱可謂盛矣然學者能明大義而已教者亦止以大義語之何復論其傳道受業必使之窮理盡性乎是師道未復於古而學術未明於今也且吾邑儒風素稱不振故讀書者益少傳生彥高年方弱冠獨能拔出羣萃不市道交能習舉子文纂從予遊講課不怠聽其言論往往出人意表且揖僻處一隅無以廣見聞資發遠遊而請言於余余謂之曰所未至終於管天蛙井耳今春將負笈遠遊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孟氏有言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生將有志於四方東而西南而北窮山川之勝歷都邑之壯訪耆舊之大儒結燕趙之奇士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豈無可師者耶所謂廣見聞資器識益所已能廓於子矣深余之所願也然學問之道求放心苟專心致志朝益暮習雖閉戶牖不出門庭可也或心馳神驚以鴻鵠將至則遠遊適足蕩吾心見聞反足蠹吾志則亦何益之有哉故學必求其放心而已也子其識之子行矣或朋友有問余者則爲我復之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子行勗哉

送葬師蔣濟民歸天台序

風水云者原夫山川風氣而爲之說也天地之間質最重而靜者山也體至微而動者水也無形而動物者風也氣則山川之氣運行乎其間不可得而見者也夫大塊噫氣鼓行乎兩間歘然莫知其所從來蕩然莫知其所由止若無所往而不達者然山川限隔則風氣爲之不通則固有不同者矣若夫山水則皆自東北而西南山於西北而特出者曰崑崙焉諸山此處闕一頁計四百字而日悄而王氣歇矣此又以

方孝婦序

孝爲百行之原盡其道以名於世者古聞其人矣今未之見也況爲人婦而得以孝名尤絕無而僅有宜嘉歎而表異者也璧陽楊君敬妻方氏事姑孝姑何氏腐道患澁弗能親御偃溲方每浸沃湯槃中指探出之歲久手紋遍裂無倦色姑得以壽終可謂行人婦之所難

者矣卒年六十二葬黃茅山之原金華宋君希濂父聞而嘉之恐其事之無聞也大書孝婦字表其墓且作辭以勸來者嗚呼樂道人之善者君子之心也行人之所難者孝子之行也今孝婦之孝其姑不啻爲之贊以俟夫觀風者

贊曰於戲孝婦淑德懿行孝養厥姑匪特溫清姑嬰奇疾醫療爲難竭力殫心不辭苦艱閱歲既深手紋龜裂一時淳風千古嘉餙茅山之原不碣不碑不有發揮其孰知之猗歟宋君豈弟忠厚大書墓表以勸厥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哀今之人不孝不友矯首崇阡寧無媿答於戲休哉

送琴士陳元吉歸天台序

樂由天作而有遺音自伏羲氏削桐爲琴有虞氏作五絃歌南風吾

夫子亦嘗遊緇帷林坐歌杏壇皆一倡三歎有遺音者蓋世有今古聲音隨之棄古調娛新聲往往皆是雖琴亦桑濮矣將禁人那心反有動其良心將焉用之是則琴之技小矣其能求純古瀹泊有遺音者安在哉吾家子弟近多習琴者天台陳君元吉來能琴且善斲盡必審於音者又問能讀岐黃書余因憶歐公有琴說送楊寘謂琴能愈疾琴能愈人之疾人獨不能醫琴之病乎陳君其必能移醫人手醫琴中桑濮音矣又豈可謂技之小者哉其歸也鄉之人士多贈以詩烏傷朱君伯清爲之序亦求詩於余余素不知音且不善詩姑書所感與所感者以贈

送王文玉歸天台序

天台王君文玉業於儒者也裹來於婁周旋丹谿翠峴間一日歸程道吾里攜諸名賢餞章來訪而徵言於予始得觀其丰采而知其志氣卓犖不羣又知其鬱然有歸歟之歎也吁豈有才難用而落落若是耶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物受變則材成矣且古之君子以玉比德焉今姑借文玉字義爲喻彼粹然而蒼白而元者玉之色亦玉之文也琢之磨之錯之礪之絕其瑕玷致其精美以之爲璧爲琮爲圭爲璋爲琥爲璜者人之力也玉乎玉乎其磨礱之功乎人之欲成其器者有其道天之玉女於成者豈亦必有其兆乎夫人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是天欲玉之成也文玉其勉之行也因書以贈

送術士謝雲山序

一日天台術隱雲山謝翁携其子挾古山孫氏子書來訪余竹窗之上科頭儒履被釋子衣自稱天台野衲問之則曰晦吾日者十年餘矣聽其言則儒叩其術則日先天之數吁是數也果能先天而天弗違乎吾不得而知也然爲術甚捷行囊溢然眾瑣視而異之莫不羣其術之動人而悼其明之喪弗克輝光發越以究其業也余曰不然蹇翁之折脾安知非福乎翁敏於才者也使其初雙瞳無恙必將散其精明殫其息慮眩瞀於多才多藝之場馳騁於曲徑旁蹊之域而

莫知所之矣豈能如今日顏溫氣和養其精明以驗其學術潤其囊以富其子孫而優游於桑榆之境者耶斯不幸之至幸矧天欲福之也翁必有以自慰於中矣又奚憾焉翁聞之而歎曰甚善教我其旋也故書所語以貺其行李

竹窗漁隱記

竹窗叟年過五十無聞於世更號竹窗漁隱竹窗者其地濱隱者其志也客有問曰師尚父之末遇於周也固嘗以漁而隱於渭之濱矣蓋避世者也今叟遇聖明之世而以漁隱稱無迺與昔之隱者戾乎叟曰噫嘻客何見之異也客不聞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獨居之男子乎吾尚父以雄武之才慨經濟之志雖遯世而漁鷹揚之氣固已充塞乎磻溪之上矣一旦非熊入兆爲王者師卒以功佐姬周有天下受茅土於營邱爲齊太公爲周方伯可謂命世之雄才識時之俊傑得山處之正者矣百年之下幾何人哉今余雖幸生斯世才不如古人而日月逝矣其無用於斯世也決矣幸於所居有

竹竹外有谿惟煙簑雨笠釣磯漁艇日徜徉其間而優游以卒歲是吾志也且客又不聞韓公盤谷之序乎世之富貴利達者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所謂上焉者也窮居野處惟適所安者其次也下此則爲奔走伺候之人矣今吾不獲乎上惟務其中故寧爲此弗爲彼也善學吾太公者無踰於我矣顧世之治亂則同人之隱顯特異或行其道或善其身亦各成其志而已耳諫伐而餓死此夷齊所以獨異於衆也何必同客無以對遂定竹谿漁隱以爲吾號云既記之且爲之歌曰心閒人始閒知足事常足一寸二寸魚三竿兩竿竹日暮罷釣歸還將我書讀五老峯長青雙谿水深綠此意竟何如竹谿我盤谷

論三皇

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三皇之書則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是也而太史公則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司馬貞補三皇紀則以太皞庖羲氏女媧氏炎帝神農氏爲三皇之首制作之先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正男女之別教佃漁而爲網罟取獵牲以供庖厨以龍紀官以木德王神農氏爲耒耜以教耕耨使民得以資其食始嘗草而爲醫藥使民得以助其生又教以日中爲市使民得交易以通其有無以火名官以火德王黃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歷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車區占星氣爲文章以表貴賤作舟車以濟不通創宮室以安居止豐野分州舉封禪之禮作咸池之樂以雲紀官合士德瑞凡此皆三皇之功德尊矣大矣深矣遠矣後世尊之崇祀于廟庭者不過借以醫藥一事致其追本之敬而已是特舉一而遺十識小而忘大所謂開天立極造端創始使後聖得以持循爲百王之所矜式者泯不得而稱焉惜哉若專以醫藥之一事而稱焉其功德則

不以天下而授之禹堯舜非好異爲異而不順其所同也舜受天下於堯禹受天下於舜始雖辭讓而卒踐其位者蓋亦以爲非己不足以任其責非昧其所同而苟從其異也然堯舜之所以授舜禹之所以受皆公天下之心使丹朱商均僅可守天下能不失爲中主則堯未必以天下授舜而舜亦未必受堯之天下舜未必以天下授禹而禹亦未必受舜之天下矣然禹受舜之天下不傳之賢而傳之子者豈禹之聖不及堯舜不能行其所獨乎曰禹非不能也亦非惡夫異而必行其所同也亦非詘益不能任天下之責而不傳之也亦非謂以天下自私而必傳之子也使禹之子不幸如朱均吾知禹不以天下傳之啟而傳之益矣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子賢則傳之子子不賢則傳之賢故夫賢者亦受之而不疑天下一戴之而不變此非公天下之心者能如是乎堯舜非必欲傳之子也以朱均之不肖也禹非必欲傳之子而不能傳之賢也以啟之賢爲可傳也三聖人者豈有心於其間哉所遇有不同耳易

地則皆然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然傳賢者聖人之事也傳之者堯受之者舜傳之者禹然後傳之得其人受之勝其任而天下又安若眾人而欲行聖人之所獨鮮有不致亂者子噲以燕與子之而蹈其禍子之受燕於子噲而醢其身蓋欲處堯舜之名而苟行聖人之事者也悲夫

三代

三代之興皆本於皇帝夏禹殷契周后稷皆黃帝之元孫也禹平水土九年而告厥成功及其身而遂有天下傳之子孫凡十六世四百五十餘年而歸殷契佐禹治水有功爲舜司徒敬敷五教而人倫以明以功封於商爲殷始祖後十有三世而生湯遂放桀而有天下湯之後傳二十七主凡六百四十餘年而歸周后稷教民播種農植嘉穀民賴其利堯舉爲農師以功封於部爲周始祖後十四世而生昌是爲文王至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凡三十六主八百餘年而滅於秦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其道同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

下也以仁則其德同也其於民也或安之或教之或食之皆利於當時而及於後世則其功同也其道同其德同其功同其所出又同然傳世有多寡享國有長短其故何也蓋氣運有厚薄之不同則人之所以值之者亦不能於不異曰以氣運言則所值者固不能無厚薄之殊矣然求之人事庶或有所不齊者乎曰難言也然培其本者其末盛濬其源者其流長理固然也夏之興繇以治水無功而殛死末聞其積行累功也及禹嗣興遂以功而踐天子之位禹之功固大矣而天之所以受舜之薦而報其功者亦速矣禹崩啟立啟後十五世至桀其間賢君惟少康一人而已桀尤爲無道而夏遂革命焉殷之興自契至湯十四世始有天下其間必有積行累功者況湯功加於時德垂後裔天之所以祚殷者未可量也且自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所以加扶養之功者不爲不至故能歷年六百使末世僥得中主而繼之則商祚未即泯也不幸受惡貫盈天命誅之雖先王之遺風猶在善政尚存又有賢者爲之輔相終莫能救其亡故遂久

以存天理於既泯救王室於將亡其功至深遠矣孔子沒而周益衰寖微寖滅至赧王而遂入於秦焉嗚呼原夫周室所以能綿綿不絕久而後亡者蓋以先世積累之功後王栽培之力周公扶植於其前孔子正救於其後而又有桓文之君相與推尊而翼戴之故能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冠乎三代而超乎後世者也是豈非人事之所不齊者乎抑又論之禹以禪讓得天下而享國淺殷周以放伐得天下而享國長又何也曰非禪讓放伐之殊亦所值之運不同而所積之功或異耳雖然三代之君獨於禹啟立啟後十五世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若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皆未能無慚德焉求之彼善於此則湯之於桀不遇放之南巢而自死耳史稱武王親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果如是謂非弒其君可乎故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

夷齊

孤竹君二子遜國而逃一以父命爲尊一以天倫爲重各執其理而

皆得其仁且無一毫怨悔之意三代以來二子而已夫二子之克讓國善矣設或既讓之後伯夷之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父命不可不逃叔齊之心猶曰父命立我特以兄在不得不逃若然則未免猶有怨悔之心與不讓而爭者蓋無以大相遠也惟其能讓而又無怨悔之心此孔子所以賢之也其後武王伐商叩馬而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當紂之時天下皆被其虐莫不欲助周而亡殷者況有以君臣之名分爲武王言之者乎而二子獨能以是爲諫此又普天下二人而已及武王滅商遂恥而不食周粟采薇於首陽之山作歌以寓其感傷之意遂餓而死太史公述其歌辭而歎之曰怨耶非耶怨之一辭蓋本乎夫子又何怨之說而其義則不同也夫子所謂怨指諫伐而言國而言嘉其辭讓而終無怨悔之心也太史公所謂怨指諫伐而言懷其忠義憤激而感其自傷之意也事雖不同要皆歸於仁而已矣且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雖爲二事然其心則皆本乎廉介義則一也嗚呼此二子者眞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古而不顧者也

故夫子以古之賢人許之而孟子又以聖之清與聖人百世之師稱之而史又尊之居於列傳之首有以也夫

孔子弟子

孔門弟子蓋三千焉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列四科者十人四科之目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唐開元間始以四科爲十哲以備配享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況曾子以爲世俗論其後顏子升侑者尙有人也豈止十哲而已哉故程子以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補之議者不以爲可至宋景定以顏曾思孟爲四侑公論惟允然顏子曾子子思乃子也升侑列而居於廟堂顏路曾晳伯魚父也備從祀而列於廡廡夫學所以明倫子升於尊位父屈於下列雖云位以道而尊然道豈不以明倫爲大乎是誠不能無疑也又弟子名數圖書所載多有不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及弟子列傳則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則一書之中亦自不能無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與史所載互有同異文翁孔廟圖七十二人其同者六十五人其異又可知已司馬貞索隱又謂文翁孔廟圖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三人然則二圖雖成於一人之手而亦不能無異矣蓋年代遼遠莫考其眞後人各以所見爲之增損去取其能同乎然其間顯然可疑者有二人焉則不可以不辨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又曰君子哉蘧伯玉夫弟子於師問避席矣於弟子之使而可與之坐乎且賢如顏曾夫子亦名之而已字之則未聞也況夫子之乎又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則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此數子者蓋孔子先輩與當時之賢大夫故夫子敬事之使伯玉而師夫子則事夫子者也夫子不反事之如數子輩乎決無是也公伯寮愬子路蓋小人之讒諂者矣爲登孔子之門且聖人之警眾人也未嘗不寬其責門人也未嘗不直責之也直親之之意可知警之也寬疏之之意可見責之也直如曰野哉由也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對祖畫寢之失於予尤深責焉於求則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使寮而在聖人之門則恕子路之事設或有之必將正言以責之矣託之於命非所以責之也玩夫其如命何之旨蓋與待桓魋匡人同意非特疎之蓋絕之矣由是觀之二人者雖君子小人之不同非特不當居七十二賢之列而實不在三千人之中矣故筆之以俟夫知者而問焉

論秦

秦有幷天下之勢而不能服天下之心有御天下之權而無安天下之慮此所以得之易而失之亦不難也蓋嘗論之關中之地用武之國也太華居其東而大河經之巴蜀之富殺函之險卒有急難閉關迎敵百萬之師順流而下譬之屋上建瓴水焉進則攻退則守據形勝以東制諸侯豈非有幷天下之勢者雖然有天下者在德不在勢蓋服天下之心者其德若也勢而無德適足聚怨而速亡耳秦亡之

易不亦宜乎夫秦自孝公用商鞅之法其國始大惠文繼立攘兵擴國昭襄以來吞并益熾遂使同列之國今歲約地明年割城譬之抱薪救火薪不盡火未滅也卒滅二周屠六國百五十年之間遂帝天下豈非有其勢謂天下可力致耶殊不思周之享國數十世其故何哉蓋后稷公劉積行累功至於文王有三分天下之二固可朝諸侯有天下矣然卒以服事殷者豈其力不足而智不及哉蓋以德服天下之心而須天命之自至也逮夫天厭殷亂武王乃起而平之向使受惡未極殷命未替武王亦效臣節而死耳奚必遽會孟津之諸侯勇仗牧野之黃鉞也哉此周所以得之難而守之安且久也若孝公之變法則固已失之矣儻其子若孫能變功利之習一新德政以洗人心睦鄰國諸侯有不遵王命者則上稟天子下率同列扶義而討之天下必將懷德畏力望風而歸當周祚既衰人心一歸天命有在徐起而收之傳之子孫數十世可安也何必汲汲計戰鬬功假儀之舌起之計以劫人之地掠人之城也哉斯可見秦不能服天下之心也至于始皇罷封建爲郡縣甚得御天下之權勇不惑愚儒之論可取也何以言之夏后氏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之世千七百餘國耳武王之時二分天下之諸侯會於孟津者亦八百餘國逮夫春秋之世列國相攻而亡者十七八矣陵夷至于戰國併吞之餘先王封國殆盡晉楚齊秦之彊皆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其勢皆足以劫周而自王至贏氏卒併之而周室遂亡矣然則封建者豈非啟天下之爭心馴致其禍若是其甚歟夫封建者固聖人立法之大經正上下之分使截然不紊者也使世有聖天子在上下有賢方伯維持而宗主之使襲守不亂天下之利孰有大於此哉聖王不作諸侯放恣遂以智力相雄亦勢然耳嚮也七國併諸侯而爲七國秦今滅六國而帝矣吞并至此已劇使湯武復生斯世亦將罷爲郡縣豈特秦乎此漢之高帝欲立六國後所以既刻印而卽趣銷印也且秦人狃於吞并之習俗皆亡恥嗜利勇鬬力爭封建天下之大利也安有貪詐鬬爭之俗見大利不競相安於再世者乎且所封之國寧無大小

強弱之殊乎夫強者勢足以兼弱而小者理不得不屈於大也況始皇之世先代之國盡矣其所封者子弟功臣多不過十餘國土地之大甲兵之富蓋與當時七國之勢無以異也且其間必有一二尤強之國使併諸侯而亡秦猶反掌耳秦欲不亡不可得也且漢之高祖懲秦孤立而亡遂大封同姓欲以鎮撫天下未及五十年而七國反矣此又其不遠之驗也或曰周世封建享國長久秦易郡縣二世而亡豈封建之不如郡縣乎曰周之歷年豈必封建之功也祖宗尚德之所致也秦二世而亡者豈郡縣之罪哉向使始皇舉封子弟功臣而王之吾恐秦山之封未乾而秦鹿已失矣然則秦之所以亡者其故果安在哉蓋以詐力得之又因以治之始則不能服天下之心則無安天下之慮也然則安天子之慮宜何如亦曰修文德行仁義云爾蓋嘗論之天下新併宜先定儲貳天子當立乃使監蒙恬軍於上郡胡亥昏暴而使指鹿者輔之卒致矯制望夷之禍則本已先撓矣創殘之餘宜偃武修文息民養卒顧乃伐匈奴坑學士尤未足以張其威逞其欲也於是封泰山而禪梁父登琅琊而訪蓬萊焉殊不知政事繆戾人心已搖而豪傑已議其後矣既而築長城作阿房杵聲未絕屋壁未乾鮑魚已腥而勝廣起矣赤旗隕日沛公已軍霸上矣素車白馬子嬰肉袒道傍矣吁是何得之易而失之遽也向使嬴六國之後布政修德與天下更始雖以詐力得之能以仁義守之其誰曰不可惜乎計不出此而惟欲之從卒至社稷邱墟子孫爲僇非不幸也亦理勢然也嗚呼有并天下之勢則易以得不能服天下之心則易以危有制天下之權則暫安無安天下之慮則易失也秦亡之遽由是也夫且秦亡發於始皇而見於二世其所以亡者豈皆始皇父子之罪哉亦累世詐力之所致也泝而窮之蓋必有首之者孝公是也秦至孝公始大儻貽厥子孫以道德仁義則世世相承民將樂其樂利其利而與國同休矣何至二世而亡乎由是觀之帝秦者非始皇也孝公也族秦者非天下也商鞅也嗚呼帝秦者族秦之兆也可勝悼哉

漢所以得天下者何曰三人傑之功也其所以得天下者又何曰高帝寬仁愛人任賢使能好謀能聽趣時嚮赴從諫如流與天下同利此其所以得天下也曰是則然矣然跡其行事尤有可言者乎愚聞之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强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願與沛公西入然懷王卒不許慓悍猾賊之人而遣寬大長者故沛公得以漢之元年十月兵至霸上納秦降王子嬰受秦皇帝璽符節又能約法三章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吏民既皆安堵如故又讓不欲以酒食獻饗勞人由是人心益喜惟恐其不爲秦王項羽後雖背約而王之巴蜀然其德惠之在人心雖久而不能忘也人心既歸天命有在雖欲弗王其可得乎史以沛公至霸上之十月爲漢元年者仍秦正爲歲首明爲漢受命之年以漢之得天下自此始也又項氏之從民望而立懷王所謂有名之兵也羽始與沛公共事之後迺佯尊之爲義帝遷之長沙

弒之江中是弒君之賊也當時諸侯畏羽之强莫敢問其弒逆之罪漢王獨能奮然從三老董公之言即爲之發喪悉遣關中兵收三河士縞素西來義旗東指人心一歸師氣百倍故能以五諸侯之兵長驅入於彭城戰雖不利然自是我則赫然爲伏義有名之兵而彼則顯然爲弒君有名之賊矣名正言順此項氏卒以弒逆爲僇而劉氏終以順德而昌也漢之有天下董公之力居多蓋正名定罪以伐叛逆所以能服天下之心而天下共歸之也夫王者之得天下必擇善地而都之關中左嶺函右隴蜀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洛之外不於是又奚擇焉高帝既得天下始欲長都洛陽虞敬之言參留侯之說遂即日西都長安蓋長安天下形勝四方趨仰歸嚮之地也凡此二者關係爲大漢之能得天下而安之者其亦以是也夫抑又論之高帝起布衣提三尺以有天下基漢四百年之業可謂英雄不世出之主矣其刻削羣兇掃除苛政與天下更始雖未能致隆平然較之秦世則

杏壇問答

竹窗叟坐磯上有童子笑而問曰杏壇之杏紅乎叟曰乎叟曰昔尼父坐杏壇之上在彌帷之林想其時也天天而申申亹亹春風之播仁逢絃歌而鼓琴蓋浴沂詠歌之同意樂與萬物而爲春爾知夫杏壇之名義乎杏之爲木也蓋花中之春色乃桃李之與鄰壇之爲地也是澤中之高處蓋扁乎水之濱傳古臧氏誓師之地有將軍戰馬之歌云後指杏壇爲地之名兮或地在而木不存是或啟後學之疑來童子之詢且爾所謂白者豈非鴨脚其葉而銀殼其實者乎或大人先生別有祖說則余蔑之嘗矣或爾故爲之說無乃幾乎變黑白易僞眞牛羊於齊鹿馬於秦又何異乎宰予妄對之栗社且何殊乎漆園傳於今爾豈知而戲我耶不識而問我耶童子俯首謝去叟因歸筆之以求徵諸博聞者

祭先師白雲許先生文

維至元仍紀之四年戊寅十一月辛酉朔越二十有七日丁亥門人呂浦謹以清酌之奠拜祭于先師白雲先生許子之墓而言曰嗚呼哀哉道喪千載天出周程繼作朱子燦然復明惟我先師仁熟義精學本仁山派接考亭貫穿百氏發揮六經覺我後覺開我聾盲謂宜壽考吾道以亨天不慭遺泰山其頹凡百君子罔不傷悲某也斂不憑棺葬不執紼罪奚自文嗷嗷天日哲人萎矣吾道衰矣異說紛霏執爲師矣讒慝佳城露沾宿草哭奠墓下聊爲薄薦藁人不復作天非不仁尊靈如在默相斯文嗚呼哀哉尚饗

永康胡宗楙補呂氏印本校錄

太平呂氏文集爲卷二十有四曰雲溪稿六卷曰敏齋稿二卷曰竹溪稿六卷曰雙泉稿九卷坿旌義編一卷雲溪敏齋二先生著述余先後校刊敏齋先生五世從孫諱浦字公甫游白雲許先生之門講明性理淡入閫奧所著有竹溪稿明洪武丁卯冬其從孫文堅持以示義烏朱廉序俛先生以眞知實踐爲事平昔信筆成文自有條理然其意趣清新議論明暢世有苦心鍛鍊求以句語之工自顯于世者匙能及之今讀是稿良然校成彙以付梓季樵胡宗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３３
作者＝
页数＝７６６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